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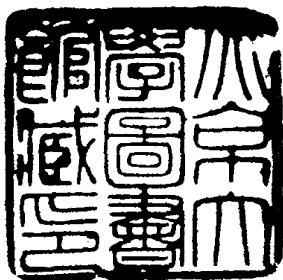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002/10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 史部第二二冊目次

## 史部・別史類

### 宋史新編二百卷附錄一卷(三)

〔明〕柯維騏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一

宋史新編二百卷附錄一卷

(三)

〔明〕柯維騏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宋史新編

二百卷》提要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四

明南京戶部主事

呂大防

字晦叔

呂大防字晦叔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贊比部郎中通葬藍田遂家焉大防進士及第調馮翊簿永壽令縣無井遠汲於澗大防疏泉為民賴之號呂公泉歷官權鹽鐵判官英宗立自太常博士與范純仁並命為監察御史東行疏言紀綱賞罰未愜四方之望者五進用大臣而權不歸上大臣疲老而不得時退外國驕蹇而不擇將帥議論之臣裨益闕失而大臣沮之疆場左右之臣有敗事而被賞舉職而獲非者京師大水陳八事曰主威不立臣權太盛邪議干正私恩害公遼夏運謀盜賊恣行群情失職刑罰失平時議濮王稱考又奏人君臨御之始宜有至公大義厭服天下以結其心今大臣欲加非正之號使陛下顧私恩而違公義非所以結天下心也章累上出知休寧縣神宗立歷知制誥出知延州環慶兵亂落知制誥知臨江軍數月徙知華州除龍圖閣待制知秦州元豐初徙京兆學士言陳九宜曰治本曰緩末曰納言養民教士重設此治末之宜三也治邊治兵此緩末之宜二也庶受言之賅



實優官之罰恕誹謗之罪容異同之論此納言之宜也進直學士居數年知成都府哲宗立召爲翰林學士權開封府遷吏部尚書元祐元年拜尚書右丞進中書侍郎封汲郡公三年起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哲宗年益壯大防以勸學爲急撫乾道以來四十一事足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祖聖學哲宗御選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寶訓至丁度所論祖宗家法大防因推廣以進曰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祖宗以來皆朝夕見此事親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爭長之法也前代

宋史新編卷五

七

宮閤多不肅本朝宮禁嚴密內外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預政事常致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預此待外戚之法也前代宮室多尚奢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仕官禁出輿入輦祖

宋史新編卷五

七

惟同心戮力以相王室進退百官不可干以私不市私嫌怨以邀聲譽凡八年始終如一懇乞避位宣仁后曰上方富於春秋公未可卽去少須歲月吾亦就東朝矣未果而后崩爲山陵使復命以觀文殿大學士左光祿大夫知潁昌府尋改永興軍使便其鄉社紹述說行運貶舒州團練副使安置循州至虔州信豐而病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氏尚有遺種遂卒年七十一大防自少持重無嗜好過市不左右游目燕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贊如神宗嘗曰送之與大忠及第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昏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嘗爲鄉約薄俗爲敦焉徽宗立復其官高宗又復大學士贈太師宣國公諡正愍大忠字進伯第進士簽書定國軍判官熙寧中王安石議遣使立緣邊封溝大忠與范育偕命俱辭行大忠陳五不可以爲恩信不洽必致生患罷不遣令與劉忱使契丹議代北地會遭喪起復知代州換西上閣門使知石州契丹復使蕭禧來求代北地神宗召執政與大忠枕議知不可奪議卒不決罷忱還三司大忠亦終喪制其後竟以分水嶺爲界馬元豐中爲河北轉運判官上生財養民十二事徙提點淮西刑獄時河決飛蝗爲災

大忠人對極論之詔歸故官元祐初歷知秦州進實文  
閣待制馬洧以進士舉官入幕府自稱狀元大忠曰狀  
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既為判官則不可今科舉之  
習既無用脩身為已之學不可不勉又教以臨政治民  
之要洧自以為得師謝良佐教授州學大忠每過之聽  
講論語必正襟斂容曰聖人言行在焉吾不敢不肅紹  
聖二年加寶文閣直學士知渭州行以秦澤之事大忠  
奏對欲以計徐收橫山不求近功既而鍾傅城安西王  
文郁亦用事章惇曾布主之大忠議不合又乞以所進  
藏為大防量移惇布陳其所言與元祐時異徒知同州

宋史編年

甲

旋降待制致仕卒詔復學士官佐其葬

大鈞字和叔父賁六子五登科大鈞第三子也中乙科  
調秦州右司理參軍歷諸王宮教授求監鳳翔船務制  
改宣義郎會伐西夏鄜延轉運司檄為從事既出塞轉  
運使李稷餽餉不繼欲還安定取糧使大鈞請於种諤  
諤曰吾受命將兵安知糧道萬一不繼召稷來與一劍  
耳大鈞性剛直即曰朝廷出師去塞未遠遂斬轉運使  
無君父乎諤意折彊謂大鈞曰君欲以此報稷先稷受  
禍矣大鈞怒曰吾委身事主死無所辭正恐公過耳諤  
乃許稷還是時微人鈞盛氣謂諤稷且不免未幾卒年

五十二大鈞從張載學能守其師說尤喜講明井田兵  
制謂治道必自此始悉撰次為圖籍可見於用雖皆本  
於載而能自信力行載每歎其勇為不可及

大臨字與叔學于程頤通六經尤邃於禮嘗論選舉欲  
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試法以區  
別能否脩辟法以興能備用嚴舉法以覈實得人制考  
法以責任考功庶幾可以漸復古矣富弼致政于家為  
佛氏之學大臨與之書曰古者三公內則論道于朝外  
則主教于鄉若夫移精變氣務求長年此山谷避世之  
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弼謝

宋史編年

五

之元祐中為太學博士遷祕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好  
學脩身如古人可備勸學未及用而卒

劉摯字莘老東光人十歲而孤鞠於外氏就學東平因  
家焉嘉祐中擢甲科歷興州南宮令與信都令李冲清  
河令黃莘皆以治行聞人稱為河朔三令案擢檢正中  
書禮房默默非所好也才月餘為監察御史裏行欣然  
就職未及陞對即奏論亳州獄數事及入見神宗面賜  
褒諭因問卿從學王安石邪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臣  
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曰君子小人  
分在義利而已小人希賞之志每在事先奉公之心

每在私後陛下有勸農之意今變而為煩擾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為聚斂其有愛君憂國者皆無以容於其間今天下有喜於敢為有樂於無事彼以此為流俗此以彼為亂常畏義者以進取為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為無能此風浸成漢唐黨禍必起矣願陛下虛心平聽審察好惡使會於大中之道又論率錢助役十害會御史中丞楊繪亦言其非安石使張琥作十難詰之琥辭不為司農會布請為之且劾繪欺誕懷向背詔問狀繪懼謝罪摯奮曰為人臣豈可厭於權勢使天子不知利害之實即條對所難以伸其說且曰臣所向者義所背者利所向者君父所背者權臣語甚激切不報摯明日復上疏曰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而助役之事興至於求水利行於田併州縣興事起新難以徧舉其議財則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至政事堂其征利則下至歷日而官自鬻之推此而往不可究言今西夏之款未入反側之兵未安三邊瘡痍流潰未定河北大旱諸路大水民勞財乏縣官減耗聖上憂勤念治之時而政事如此皆大臣誤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疏奏安石歛眉之嶺外神宗不聽但謫監衡州鹽倉繪出知鄭州號

亦洛職摯乞詣郵遞驛然後得赴所許之久之發書南京判官會司農新令盡斥賣天下祠廟依坊場河渡法收淨利併及南京關伯微子廟等款口一至於此往語留守張方平方平罪然耗摯為太師關伯遷商立主祀大火火為國家盛德所乘微子開國此地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者唐張巡許遠孤城死賊能得大患望留三廟以慰邦人崇奉之意帝謂慢神辱國莫甚於斯詔悉罷鬻人同知太常禮院元豐初再遷右司郎中初宰掾每於執政分廳時請問白事多持兩端伺意指摯始請以公禮聚見其決可否或不便摯所請坐以事罷歸明年起知滑州哲宗即位擢至侍御史講筵進讀至仁宗不避庚戌臨奠張士遜侍讀曰國朝故事多避國音國朝角音木也故畏庚辛哲宗問果當避否摯進曰陰陽拘忌聖人不取如正月祈穀必用上辛此豈可改也漢章帝以反支日受章奏唐太宗以辰日哭張公謹仁宗不避庚戌日皆陛下所宜取法哲宗然之又疏蔡確罪大略有十論章惇凶悍輕佻無大臣體皆罷去初神宗更新學制有司立為約束過於煩密摯上疏曰學校為育材首善之地教化所從出非行法之所雖群居聚聚帥而齊之不可無法亦有禮義存焉治天下



者過人以君子長者之道則下必有君子長者之行而  
應乎上若以小人犬彘遇之彼將以小人犬彘自爲而  
況以此行於學校之間乎願罷其制又請雜用經義詩  
賦取士復賢良方正科罷常平免役引朱光庭王巖叟  
爲言官執憲數月百僚敬憚時人以此包拯呂誨元祐  
元年擢御史中丞連進尚書左丞中書侍郎遷門下侍  
郎肇與同列奏事論人才肇曰性忠實而才識有餘上  
也才識不逮而忠實有餘次也有才而難保可藉以集  
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時勢改變此小人也終不可  
用六年拜尚書右僕射肇性峭直觸機輒發不爲利林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威誘子弟親戚入官皆令赴銓部以格調選未嘗以干  
朝廷與呂大防同位國家大事多決於大防惟進退士  
大夫實執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爲朋讒奇中  
先是邢恕謫官永州肇故與恕善嘗書有第往以俟休  
復之語鄭雍楊畏方交章擊肇遂箋釋其語上之曰休  
復語出周易俟他日太皇太后復子明辟也又章惇諸  
子故與肇之子游肇亦間與之接雍畏謂爲牢籠之計  
以冀後福以觀文殿學士罷知鄆州七年徙大名又爲  
雍等所過徙知青州紹聖初來之邵周秩論肇變法棄  
地罪再貶光祿卿分司南京鄆州居住將行語諸子曰

上用章惇吾且得罪若惶懼國事不遷善百姓但責吾  
曹死無所恨正慮意在報復法令益峻奈天下何憂形  
於色無一言及遷謫四年陷邢恕之謗貶肅州團練副  
使新州安置惟一子從數月以疾卒年六十八肇嘗論  
列文及甫又論其父彥博不可爲三省長官故止爲平  
章重事彥博既致仕及甫自權侍郎以簡牘補外母喪  
將除肇與呂大防猶當國恐不得京官抵書邢恕曰當  
塗猜怨於應陽者益深其徒實繁司馬昭之心路人所  
知也濟之以粉昆必欲以眇躬爲甘心快意之地可爲  
寒心粉昆者世以駙馬都尉爲粉侯韓嘉彥尚主以兄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忠彥爲粉昆也恕以書示蔡碩蔡渭渭上書訟肇及大  
防等十餘人陷其父確謀危宗社引及甫書爲證時章  
惇蔡卞誣造元祐諸人事不已因是欲殺肇及梁燾等  
嚴叟等以爲肇有廢立謀遂起同文館獄用蔡京安燾  
蹇序臣維治及甫託其亡父言以眇躬指上以昭比肇  
粉謂王巖叟面白如粉昆謂梁燾字况之况猶兄也又  
問實狀但云疑其事勢如此會肇卒京奏不及考驗遂  
免其子官與家屬徙英州凡三年死於瘴者十人徽宗  
立詔反其家屬得歸葬遂貶及甫并涓於嶺外復肇中  
大夫蔡京爲相降詔散大夫後又復觀文殿大學士大

申大夫紹興初贈少師謚忠肅學書自幼至老未嘗  
釋卷家藏書多自讎校少好禮學晚好春秋其教子孫  
先行實後文藝每曰士當以器識爲先一號爲文人無  
足觀矣子跂能爲文章遭黨事爲官拓落家居避禍以  
壽終

蘇頌字子容南安人父紳葬丹陽因家焉第進士歷知  
江寧縣調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脩委以政曰子容  
處事精審脩不復省矣皇祐五年召試館閣校勘同知  
太常禮院遷集賢校理富弼與韓琦爲相同表其廉退  
以知頤州通判趙至忠本邊徼降者頌待之以禮至忠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唯公與韓  
魏公耳歷擢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知審刑院時知金  
州張仲宣坐枉法賊罪至死法官援例杖脊黥配海島  
頌對神宗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雖其人無  
可矜所重者汗辱衣冠耳乃免杖黥流海外遂爲定議  
大臣薦秀州判官李定擢除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  
制誥封還詞頭復下頌當制頌奏廢秦法制未敢具草  
次至李定臨亦封還於是並落知制誥歸工部郎中任  
歲餘知婺州方沂桐廬江水暴迅舟橫欲覆母在舟中  
幾溺矣頌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母甫及岸舟乃覆

人以爲純孝所感徙亳州加集賢院學士知應天府凡  
更三赦大臨還侍從頌纔授祕書監知通進銀臺司吳  
越饑選知杭州及脩兩朝正史轉石諫議大夫使契丹  
遇冬至其國曆後宋曆一日北人問孰爲是頌曰曆家  
筭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  
刻則屬子時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曆可也北人  
以爲然使還以奏神宗嘉曰卿所對殊善因問其山川  
人情向背對曰彼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  
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離貳之意昔漢武帝自謂高皇  
帝遺朕平城之憂雖久勤征討而匈奴終不服至宣帝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十一

呼韓單于稽首稱藩唐自中葉以後河湟陷于吐蕃靈  
宗每讀貞觀政要慨然有收復意至宣宗時乃以三關  
七州歸于有司由此觀之外國之叛服不常不繫中國  
之盛衰也頌意蓋有所諷神宗然之元豐初權知開封  
府有獄連祥符令李純頌置不治御史舒亶糾其故縱  
貶祕書監知濠州後又被譖在開封時寬國子博士陳  
世儒夫婦重獄逮御史臺神宗察非頌罪猶坐泄獄情  
罷郡未幾知河陽改知滄州入辭帝曰朕知卿久然每  
欲用輒爲事奪命也夫卿直道久而自明頌頓首謝召  
判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因陞對神宗謂頌曰契丹通

八十餘年盟誓使禮將儀欲有無據并無不  
能早成此書耳書成帝前序引喜曰正統序甘之文賜  
名魯衛信錄除吏部侍郎遷光祿大夫元祐初遷至吏  
部尚書兼侍讀奏謂人主聰明不可有所嚮有則偏偏  
則為患大矣今守成之際應之以無心則無不治每進  
讀至弭兵息民必援引古今以動人主之意既又請別  
製渾儀因命頒提舉頌既遂於律曆以吏部令史韓公  
廉曉筭術有巧思奏用之授以古法則此未有也遷翰  
林學士承旨五年擢尚書左丞七年拜右僕射兼中書  
門下侍郎賈易除知蘇州頌言易名御史名敢言既為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監司矣今因赦令及下遷為州不可爭論未決諫官楊  
畏來之邵謂稽留詔命頌遂上章附位罷為觀文殿大  
學士集禧觀使繼出知揚州徙河東辭不行告老以中  
太一宮使居京口紹聖四年拜太少師致仕方頌執  
政時見哲宗年幼諸臣太紛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每  
大臣奏事但取決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  
宣仁后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貶  
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  
議此老徽宗立進太子太保尚書公卒年八十二  
贈司空頌器局闊遠不與人較其長以禮法自持雖

奉養如寒士自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律呂星  
官筭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尤明典故嘗議貢舉欲先  
行實而後文藝庶幾復鄉貢里選之遺範論者疑之  
范純仁字堯夫以父任為太常寺太祝登進士第調知  
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辭時胡瑗孫復后介李  
觀皆在仲淹門純仁從之游講肄至夜分不寢置燈帳  
中帳頂如墨父沒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詠民  
植桑有罪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號著作林歷  
江東轉運判官召為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會議濮王  
典禮純仁言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論奏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不聽純仁還所授告救家居待罪既而皇太后手書尊  
王為皇夫人為后純仁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何使命  
出房闈恐異日為權臣矯託之地尋詔罷追尊起純仁  
就職純仁請出不也遂通判安州改知蘄州歷京西提  
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以陝西城郭兵  
食為問純仁勸帝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為他  
日意外患拜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奏言  
王安石變祖宗法度裕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  
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  
對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帝曰卿



善論事宜爲朕條古今治亂可爲監戒者乃作尚書  
以進加直集賢院同脩起居注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疎  
遜小臣咨訪純仁言小人知小忘大舍近昧遠其言不  
可不察又論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  
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甚  
已者爲不肯合意者爲賢人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  
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執  
政遣人諭留已概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  
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凡所上章語多激切帝悉不  
付外純仁錄中書安石乞加重貶帝不從命知河中  
府徙成都路轉運使純仁戒州縣未得遽行新法安石  
怒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過關  
入對帝曰卿父在慶著威名今可謂世職卿隨父旣久  
兵法必精邊事必熟純仁揣帝有功名心卽對曰臣儒  
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時臣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  
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若  
開拓侵壤願別謀帥臣帝曰卿之才何所不能顧不肯  
爲朕悉心爾遂行環州種古執熟羌爲盜流南方過慶  
呼冤純仁以屬吏非盜也古避罪誦詔御史治于寧  
州純仁就逮民萬數遮馬涕泗不得行至有自投于河

者獄成古以誣謫亦加純仁以他過黜知信陽軍移齊  
州巧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復知河中哲宗立復直  
龍圖閣知慶州召爲右諫議大夫以親嫌辭改天章閣  
待制兼侍講除給事中時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爲政將  
盡改熙豐法度純仁謂光去其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  
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  
不必謀自己出光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  
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重哉元  
祐初進吏部尚書數日同知樞密院事三年拜尚書右  
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在位務以博大開上意中駕革  
士風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使郡旣而中止  
純仁請置往咎而念其私情鄧綰帥淮東言者斥之不  
已純仁言臣嘗爲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非爲綰也綰  
旣左降不宜錄人之過太深宣仁后嘉納因下詔前日  
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王覲言事忤旨純仁慮朋黨  
將熾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策前未解純仁曰朝臣本  
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  
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曆柄任各舉所  
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  
曰一網打盡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

之禍并錄歐陽脩別黨論以進知漢陽軍吳處厚上蔡  
確車蓋亭詩以爲謗訕廷議欲寘罪憲唯純仁與左丞  
王存以爲不可爭之未定聞太師文彥博欲貶於嶺嶠  
純仁謂左相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  
年吾輩開之惡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及確新州命下  
純仁於宣仁后簾前言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  
字曖昧不明之過誅策大臣今舉動宜與將來爲法此  
事其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  
也不能無損焉又與王存諫於哲宗退而上疏確卒貶  
新州大防奏確黨人其盛不可不問純仁面諫朋黨難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六

辨恐誤及善人退復上疏論之司諫吳安詩止言劉安  
世交章擊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明年以觀文殿學  
士知穎昌府歷拜右僕射因入謝宣仁后曰或謂卿必  
先引用王觀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對曰此二人  
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臣蔽賢宣仁后寢疾召純仁曰  
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  
明肅上賓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  
盡忠宣仁后崩哲宗親政所用二三大臣皆從中出侍  
從臺諫官亦多不出進擬純仁言陛下初親政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不於此舜舉皋陶湯舉伊尹不仁

者遠繼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又群小力排宣  
仁后垂簾時事純仁奏曰大皇保佑聖躬功烈誠心曲  
明共監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遂以仁宗禁言明肅  
垂簾事詔書上之李清臣殿試策問爲紹述之說蘇轍  
奏辨引漢昭變法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  
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略  
史無貶辭轍殆非謗也且進退大臣不當如訶叱奴僕  
右丞邵澗甫越次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純  
仁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帝爲少霽轍平日與純  
仁多異至是乃服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純仁凡薦引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七

人材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純仁所出或曰爲宰  
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  
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於我邪帝既召相章惇純仁  
堅請去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穎昌府  
徙河南府又徙陳州呂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  
惇先期阻其事純仁聞而憂憤上疏爲申理且曰臣曾  
被大防等排斥陛下所親見臣之激切蓋仰報聖德耳  
惇不悅詆爲同罪落職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  
副使求州安置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  
仁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

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關  
諸子怨悼純仁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純仁出  
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韓維責均州其子  
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役  
法與光異議為請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  
朝論事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有愧心而生  
者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居三年徽宗即位即日  
授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至末賜茶藥諭  
意虛相位以待不數月連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  
使賜以優詔又遣中使賜茶藥促入覲純仁乞歸許養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四

疾帝不得已許之因遣上醫視疾復從所請賜章服酬  
醫疾革口占遺表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為恨疆場未解  
嚴為憂凡八事卒年七十五詔厚賜官給其葬贈開府  
儀同三司謚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純仁夷  
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誼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為  
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在洛與司馬光諸賢為真率會  
脫粟一飯酒數行而已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  
子恩多先疎族种古之獄不少芥蒂且念先世契誼薦  
擢之嘗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  
戒子弟曰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

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戒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  
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為者亦若是  
爾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  
德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世子正平正思

正平字子夷有學行父平詔特增恩澤正平推與幼弟  
紹聖中為開封尉與蔡京有隙及當國乃言正平矯撰  
父遺表又言李之儀所述純仁行狀妄載二聖虛佇之  
意遂逮御史獄極楚甚苦驗皆實獄遂解正平羈管象  
州之儀鸞營太平州正平家屬死者十餘人會赦得歸  
頴昌唐君益為守取所賜碑額表所居為忠直坊二千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四

竟撤去之正平晚益工詩著荀里退居編以壽終  
論曰呂大防劉摯蘇頌范純仁咸先朝宿德負忠直之  
望元祐相繼秉政殆不媿溫公申公矣然調停回河西  
邊之議蘇轍於呂劉弗滿焉故曰知者千慮必有一失  
二人並為姦邪所構死於竄豈不冤哉純仁雖不能如  
頌之無咎然皆被卷徽宗以壽終牖下何四賢之禍福  
若是殊也申包胥曰人眾勝天天定勝人係於所遭焉  
耳



王存

字正仲

丹陽人

年十二辭親從師于江西五年始歸登進士第山簿令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史館檢討

知太常禮院存故與王安石厚安石執政論事多不合在三館歷年不少以干進累上書陳時政因及大臣無所附麗皆時人怨言者元豐初神宗察其忠實無黨累擢右正言知制誥同脩國史兼判太常寺論熙寧以來群臣緣論事得罪或誣誤被斥者宜隨材召擢語合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上意收拔者甚衆又言放令出上恩而議法治獄者乞不以赦降原減官司禁謁本防請託而弔死問疾一切杜絕皆非便執政不悅五年遷至兵部尚書轉戶部元祐初連遷尚書左右丞蔡確以詩怨訕存與范純仁欲薄其罪確再貶新州存亦爲確罷知蔡州蓋存初轉兵部確力也人善其能損怨云又知揚州進至資政殿學士召爲吏部尚書時劾黨之論寢熾存爲哲宗言慶曆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脩爲黨賴仁宗聖明不爲所惑今日果有進此說者願陛下察之由是復與任事者戾除知大名府改知杭州紹聖初請老提舉崇寧

遷遷右正議大夫以仕舊制當得東宮保傅以存舊嘗議還西夏侵地故殺其恩典既而降通議大夫卒年七十九贈左銀青光祿大夫存性寬厚平居恂恂不爲激之行至其所守確不可奪司馬光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

孫固字和父管城人登進士第始仕州縣爲宰相韓琦所知歷官顯王官符講嶺土爲皇太子又爲侍讀即位擢太草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神宗取綏州固上言兵凶器也動不可妄妄動將有悔大臣惡其說出知澶州還復領銀臺封駁兼侍讀判少府監神宗問王安石可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相否對曰安石文行甚高處侍從獻納之職可矣宰相自有其度安石稍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凡四問皆以此對及安石當國更法度固數議事不合又極陳青苗匪便時議尊僖祖爲始祖固議曰漢高以得天子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爲始封光武中興不收祖祧陵而祖高帝宋有天下傳之萬世太祖功也請以爲始祖而別爲僖祖立廟禘祫之日奉祧主東向以仲其益韓琦是其議而安石主僖祖語在禮志出知真定府又知開封府進至樞密直學士元豐初同知樞密院事諫者告夏人幽其主帝欲西討固數

書舉兵易解禍難必不得已訢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焉帝笑曰此真鄰生之說爾其後師果無功帝曰朕始以孫固言為迂今悔無及矣改太中大夫樞密副使進知院事以疾避位拜觀文殿學士知河陽尋奉祠哲宗立歷拜門下侍郎復知樞密院事累官右光祿大夫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溫靖固宅心誠粹不喜矯亢與人居久而益信故更歷夷險不為人所疾害嘗曰人當以聖賢為師一節之士不足學也又曰以愛親之心愛其君則無不盡矣傳堯俞銘其墓曰司馬公之清節孫公之淳德蓋所謂不言而信者也世以為確論紹聖時奪遺澤元符列黨籍徽宗以固嘗為神宗宮僚特出籍悉還所奪

趙瞻字大觀永城人父剛太子賓客徙鳳翔之蓋屋瞻登進士第初歷州縣有惠政治平初自都官員外郎除侍御史上疏曰英斷獨化人主至權也審至權者當主以天下之大公揆以天下之正論如是而後權可一也英宗稱善時議追崇濮王瞻引漢師丹董宏事力爭會使契丹及還聞呂誨等以諫濮議罷乞與同貶不報趣入對英宗曰卿欲就龍逢比干之名孰若効伊尹傳說哉瞻言臣不收奉詔使朝廷有同罪異罰之譏遂通判

分州神宗即位累遷開封府判官神宗問卿知青苗便乎對曰青苗法唐行於李世擾攘中措民財誠便今欲為長久計愛養百姓誠不便初王安石欲瞻助已使其黨餌以知雜御史瞻不應由是出為陝西轉運副使改求興軍轉運使以親老請知同州歷知滄州哲宗立擢至樞密直學士同知院事初元豐中河決小吳北注界河東入于海神宗詔東流故道淤高理不可回其勿復塞乃開大吳以護北都至是都水王介圖請還河故道瞻固爭之卒罷役如瞻議瞻又奏廢渠陽軍紆荆湖之力乞詔諭西夏使歸永樂遣民夏人聽命卒年七十

二太皇太后語輔臣曰惜哉忠厚君子也車駕親臨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懿簡紹聖中追奪所贈官列于黨籍瞻著春秋論二十卷史記牴牾論五卷唐春秋五十卷奏議十卷文集二十卷西山別錄一卷

傅堯俞字欽之濟源人十歲能為文未冠登第石介每過之未嘗不在介曰少年不以游戲為娛何也堯俞曰性不喜齟齬介奇之歷知新息縣累遷太常博士嘉祐末為監察御史仁宗春秋高堯俞請建儲以慰天下望及英宗為皇子有司闕供餽堯俞言非所以隆親親重國本也於是詔供具甚厚英宗即位轉殿中侍御史遷

起居舍人內侍任守忠讒劄兩宮堯俞諫皇太后曰天下之可信者無大於以天下與人亦無大於受天下以公兄皇帝以明睿之資貫通古今而受人之天下乎如誅竄讒人則慈孝之隆矣於是皇太后還政遂守忠堯俞言於帝曰皇太后給事左右之人宜頗錄勤勞少加恩惠上慰母后下安友側遷右司諫同知諫院帝眷遇堯俞嘗問曰多士盈庭孰忠孰邪堯俞曰大忠大佞固不可移中人之性繫上之所化帝納其言大臣議濮王稱皇考堯俞與侍御史呂諤抗論凡十餘疏遂易考稱親堯俞又言親非父母而何夫恩義存亡一也先帝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既以陛下爲子當是時濮王尚無恙陛下得以父名之乎又因水災言節制則水不潤下今以濮王爲皇考於仁宗之廟簡孰甚焉俄命堯俞與趙瞻使契丹比還呂誨等皆以諫濮議罷堯俞請同貶遂出知和州神宗卽位徙知廬州熙寧三年至京師王安石素與之善方行新法謂之曰舉朝紛紛俟君來久矣將以待制諫院處君堯俞曰新法世以爲不便誠如是當極論之平生未嘗好欺取以爲告安石愠之但授直昭文館權鹽鐵副使俄出爲河北轉運使改知江寧府徙許州河陽徐州再歲六移官困於道路知不爲時所容請祠先是

徐人告有談天文休咎者堯俞坐不卽捕削官職稍起羣衆陽縣倉草場柳據行縣堯俞從衆出迎盡禮守爲遣他吏代主出納堯俞不可曰居其官安得曠其職凡十年哲宗立召知明州召入連擢御史中丞奏言人才有能有不能如使臣補闕拾遺以輔盛德明善攻失以平庶政舉直措枉以正大臣臣雖不才敢不盡力若使窺人陰私扶人細故則非臣所能亦非臣之志也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堯俞請留不聽遂以龍圖閣待制知陳州未幾復舊職前宰相蔡確坐詩誹謗貶新州宰執侍從以下罷者七八人御史府爲之一空堯俞曰確之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六

黨尤者固宜逐餘可一切置之且言以陛下盛德乃於此不能平願聽之如蚊蟲過耳無使有纖微之忤以奸太之和之氣事至以無心應之聖人所以養至誠而御遐福也進吏部尚書兼侍讀元祐四年拜中書侍郎六年卒年六十八哲宗與太皇太后哭臨之太皇太后語輔臣曰傳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相遽至是乎贈銀青光祿大夫諡獻簡坐元祐黨奪贈後黨綱解下詔褒贈錄其子堯俞厚重言寡不設城府人自不忍欺論事君前略無回隱退與人言不復有矜異色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之德人所難兼

青於欽之見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

溫是為難爾從孫察見忠義傳

論曰方王安石得君當國平生交遊誰無希望存存  
固趙瞻傅堯愈寧輟舊好終不肯依阿受其誘餌及與  
政多獻替然一切持平無或矯激至謂蔡確不宜深罪  
與范純仁彭汝礪所見皆同何上議者弗之諒也羅仲  
素有言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存存得之矣

梁燾

王巖叟

鄭雍

孫永

梁燾字况之須城人以父禕任為太廟齋郎舉進士中  
第歷集賢校理通判明州檢詳樞密五房文字元豐時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七

又早上書論時政曰青苗之錢未及償而責以免役免  
役之錢未暇入而重以淤田淤田方下而復有方田方  
田未息而迫以保甲其為害之實雖有言者而上下相  
蒙竟成就其事臣謂天下之患不患禍亂之不可去患  
朋黨蔽蒙之休成使上不得聞所當聞故政日以敝而  
禍亂卒至也內侍王中正將兵千賞不以法燾爭之不  
得請外知宣州未幾提點京西刑獄哲宗立召遷太常  
少卿右諫議大夫又彥博議遣劉奉世使夏國御史張  
舜民論其不當遣被黜燾力爭之時同論者傅堯俞王  
巖叟朱光庭王觀孫升韓川七人悉召至都堂敕諭以

當權其輕重故不惜一新進御史以慰老臣等又

御史者天子之法官不可以大臣軼軼斥去章十一不  
聽燾又而責給事中張問不能駭還舜民制命為失職  
坐詔同列出為集賢殿修撰知潞州辭曰臣以罪冒美  
職守劇郡如此則朝廷命令不能明辨曲直以好惡示  
天下矣不報明年以左諫議大夫召上書言帝富於春  
秋未亨宸斷太皇保佑制政嚴帷後人易為欺蔽願正  
綱紀明法度采用忠言講求仁術兩宮嘉納焉則宰相  
蔡確作詩然謗燾與劉安世交攻之乃竄確新州鄧州  
甫除吏部尚書燾為御史中丞論潤甫柔佞不立巧為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八

進取不聽元祐七年自翰林學士連拜尚書左丞蔡京  
帥蜀燾言京輕險貪復不可用又與同列議夏國地界  
不合遂去為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故事非宰相  
不除使遂置同使以寵之力辭改知穎昌府紹聖元年  
知鄆州朋黨論起哲宗曰梁燾開陳排擊盡出公議朕  
皆記之以故最後責竟以司馬光黨黜知鄂州連貶雷  
州別駕化州安置卒年六十四燾自立朝一以汲引入  
物為意在鄂作薦士錄甚載姓名客或見其書曰公所  
植桃李乘時而發但不向人開耳燾笑曰燾出入侍從  
至位執政八年之間所薦不得盡用自愧多矣其好賢

樂善如此

王巖叟字彥深清平人仁宗初置明經科巖叟十八鄉舉省試廷對皆第一調察城海州推官甫兩月聞弟喪棄官歸養熙寧中韓琦留守北京辟為獨韓絳代琦復欲留用巖叟謝曰巖叟魏公之客不願出他門上君子稱之後知定州安喜縣有法吏罷居鄉里導人為訟巖叟捕撻於市眾皆竦然守呂公著歎為古良吏有詔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巖叟而未及識或謂可一往見巖叟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不見哲宗即位劉摯薦為監察御史入臺之明日即上書論社稷安危之計

宋史新編卷五

九

在從諫用賢不可以小利失民心又極陳時事謂不絕害本百姓無由樂生不屏群邪太平終是難致李定不持所生母服巖叟論其不孝定遂分司宰相蔡確以定策自居巖叟言確貪天自伐章惇不忠之罪蓋與確等於是二人相繼斥遷左司諫兼權給事中時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時望者巖叟即繳錄黃上疏諫既而命不由門下省以出又疏曰臣為諫官既當言承乏給事又當駁非臣好為高論喜忤大臣恐命斜出尤損紀綱疏凡八上命竟寢又言省吏月饗厚米歲累優秩而朝廷每舉一事輒計功論賞不知平日祿賜將焉用之姦

宋史新編卷五

惠相承流弊已極望飭勵大臣事為之制即詔裁抑權倖定為十七條遷侍御史坐張舜民事改起居舍人不拜以直集賢院知齊州明年復以起居舍人召拜侍進英講進讀實訓至節費巖叟曰須每事以節儉為意則國用自饒讀仁宗知人事巖叟曰人主常欲虛心平意無所偏係則是非邪正自然可見司馬康講洪範至乂用三德哲宗曰止此三德為更有德蓋哲宗自臨御淵默不言巖叟喜聞之因欲風諫退而上疏曰三者足以盡天下之要在陛下力行何如耳巖叟日侍講奏曰聖賢之學須在積累積累之要在專與勤屏絕它好始可謂之專久而不倦始可謂之勤進權吏部侍郎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質孤勝如二堡漢趙充國留屯之所自元祐講和在蘭州界內夏力爭之延師欲以二堡與夏蘇轍主其議巖叟曰形勢之地豈可輕棄乃止夏人侵定西之東通遠之北壞七庄巖堡掠居人轉侵涇原及河外鄭府州朝議或欲以七巖堡經毀之地皆以與夏巖叟力言不可定遠涇城皆巖叟之力拜中書舍人復為樞密都承旨權知開封府元祐六年拜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言於哲宗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此乃深

也上清儲祥宮成將肆赦嚴叟曰昔天禧中祥源成治  
平中醴泉成皆未罪赦古人有垂死諫無赦者此可見  
赦無益於聖治也哲宗選后既定嚴叟曰聖人言正家  
而天下定當慎之於始太皇太后以是語哲宗者再嚴  
叟又取歷代后事可為法者類為中宮懿範上之宰相  
劉摯右丞蘇轍以人言求避位嚴叟曰元祐之初排斥  
姦邪緝熙聖治執輿轍之功居多願深察讒毀重惜腹  
心無輕其去就後摯竟為御史鄭雍所擊嚴叟連上疏  
論救摯去位御史遂指為黨能為端明殿學士知鄭州  
言者猶未厭太皇太后曰嚴叟有大功今日之命出不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一

獲已耳明年徙河陽數月卒年五十一贈左正議大夫  
紹聖初追貶雷州別駕司馬光嘗以嚴叟進諫無隱稱  
之曰吾寒心栗齒憂在不測公處之自如至于再三或  
累十數章必行其言而後已有易詩春秋傳行于世  
鄭雍字公肅襄邑人進士甲科調兗州推官歷擢起居  
郎進中書舍人猗潤甫除翰林承旨雍當制制未出言  
者文章攻之換侍讀學士雍言二職皆天下精選以潤  
甫之過薄不當革前命以為姦邪不當在經幄今中外  
咸謂朝廷姑以是塞言者如此則邪正何由可辨善惡  
何由可明若每事必待人言是賞罰之柄不得已而行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一

非所以示信天下之道潤甫仍為承旨使契丹還徒右  
議議大夫侍御史賈易沽激自喜中丞趙彥若懦不自  
立雍并論之遂罷易左轉彥若以雍為中丞初邢恕以  
書抵宰相劉摯雍與楊畏釋其語論摯威福自恣又論  
王巖叟朱光庭梁燾等三十人皆為摯黨及舉出知鄭  
州光庭方為給事中繳還摯麻詞巖叟燾力救之哲宗  
以先入之言不納事詳摯傳拜尚書右丞改左丞雍在  
政地哲宗稱其事上有禮紹聖初治元祐衆臣雍頓首  
自列論使勿去二年始以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北京  
留守初章惇以白帖貶謫元祐臣僚安燾爭論不已帝  
疑之雍謂惇曰王安石作相常用白帖行事惇大喜取  
案牘懷之以白帝遂其姦雍雖以此結惇然卒罷政坐  
元祐黨奪職知鄭州數日改成都府元符初提舉崇福  
宮歸未至卒政和中復資政殿學士  
孫永字曼叔長社人祖冲蔭將作監主簿登進士第自  
縣令擢為諸王府侍讀神宗為皇太子進舍人即位累  
擢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王韶建取熙河策永以生事  
折之新築劉家堡失利衆請戮偏裨以塞責永曰尤人  
以自免於我安乎竟用是降天章閣待制知和州後以  
詳定編敕知審官東院召還神宗問青苗助役便否對



曰法誠善然強民出息輸錢代徭不能無重斂之患議復肉刑未奏曰漢文帝所不忍陛下忍之乎不果行復學士知瀛州進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時行市易抵當法神宗詔求及韓維究實御史張琥劾求棄同即異罷予祠元豐中判軍器監出知太原入判將作進端明殿學士病不能朝神宗虛樞密以待辭去益力乃予祠踰年起知陳州徙賴昌折宗召拜工部尚書徙吏部又屬疾改資政殿學士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未拜卒年六十八贈銀青光祿大夫諡康簡求外和內勁論議常持平事或悖于理雖逼以勢亦不為求未嘗以矯亢形于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五

主

色辭與人交終身無怨仇范純仁蘇頌稱為國器云

論曰山有猛獸則群妖伏國有直臣則百寮肅梁壽王嚴叟之在朝不其然耶第蔡確新州之貶啓紹聖之報復議者尤其已甚孫永不激不阿為堯夫子容所稱許將其器量有相符乎鄭雍晚易所守任情攻擊及章惇得政復與為黨以陷元祐諸賢鄙夫患失何所不至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六

列傳五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騷

許將 猗潤甫 林希 蔣之奇

陸佃 吳居厚 溫益

許將字冲元閩人舉進士第一簽書昭慶軍判官代還當試館職辭曰起家為官本代耕爾願以守選餘日讀所未見書宰相善其志以通判明州神宗召對得美除又自太常丞超改右正言明日直舍人院又明日判流內銓進知制誥特勅不試契丹以寒二十萬壓代州境遣使請代地歲聘之使不敢行以命將將入對謂北人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六

一

萬一言及代州事何以答之遂命將詣樞密院閱文書及至蕭禧館客果以代州為問神宗善之歷進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為同進所忌蔡確舒亶陷以罪黜知鄆州明年以龍圖閣待制起知秦州改揚州又改鄆州上元張燈吏籍為盜者繫獄將曰是絕其自新之路也悉縱遣之自是無一人犯法三圖皆空父老嘆曰王沂公後五十年今再見也召為兵部侍郎條奏八事西方用兵神宗遣近侍問兵馬之數將立具上之明日訪樞臣不能對也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元祐中復為翰林學士遷尚書右丞中旨用王文郁姚兪領軍執政復



用張利一張守約將始與執政同議復密疏利一不可用言者論其希旨賣友罷知定州移楊州又移大名紹聖初入爲吏部尚書拜尚書左丞中書侍郎章惇蔡下奏發司馬光墓哲宗以問將對曰發墓非盛德事左黨禍作或舉漢唐誅戮故事帝復問將對曰一代固有之但祖宗以來未之有本朝治道所以遠過漢唐者以未嘗輒戮大臣也哲宗皆納之徽宗進門下侍郎累官金紫光祿大夫以復河湟功轉特進凡居政地十年御史中丞朱諤謂將左顧右視見利則回幡然改圖初無定論言者不已降資政殿學士知樞密移大名加觀文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二

殿學士奉國軍節度使凡六年數告老召爲佑神觀使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文定子份龍圖閣學士鄧潤甫字溫伯建昌人第進士爲上饒尉武昌令熙寧中王安石以爲編脩中書戶房事神宗覽其文除集賢校理直舍人院改知諫院知制誥同鄧綰張琥治鄭俠獄深致其文入馮京王安國丁諷王堯臣罪擢御史中丞李憲借置熙河邊事潤甫率其屬上書切諫云豈可使國史所書以中人將兵自陛下始不聽又言前代帝王陵寢近議許民請射耕墾小人培克不顧大體願黜創議之人一切如令從之遷翰林學士因論奏相州獄

爲蔡確所陷落職知撫州移杭州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召復翰林學士兼掌三司閤牋記一時制作獨倚潤甫焉哲宗立惟潤甫在院一夕草制二十有二進承旨後爲吏部尚書梁燾論其草蔡確制妄稱定策功乃以龍圖閣學士知亳州閤歲復以承旨召數月除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請郡得知蔡州移承興軍元祐末以兵部尚書召紹聖初哲宗親政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之聲成王能嗣文武之道以開紹述遂拜尚書左丞章惇議重謫呂大防劉摯潤甫不以爲然曰俟見上當力爭無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安惠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三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第進士歷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遣使高麗希聞命懼形於色神宗怒責監杭州樓店務後復官遷至禮部郎中元祐初歷進中書舍人言者疏其行誼浮僞不足以玷從列山知蘇州更宣湖潤校毫五州加天章閣待制紹聖初進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道闕下會哲宗親政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希可惇欲使希典書命逞毒元祐諸臣且許以爲執政希亦以久不得志將甘心焉遂留行復爲中書舍人哲宗問神宗殿曰宣光前代有此名乎希對曰此

石勒名也乃更爲顯承時方推明紹述希有舊蹟其  
雖自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劉摯蘇軾等數十人之  
制皆希爲之詞極醜詆以至老姦擅國陰斥宣仁讀者  
無不憤歎一日希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了名節矣遷  
禮部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權同知樞密院知樞密會布  
在樞府間已使希爲試以相伺察希曰爲布所誘且怨  
惇不引其政遂叛惇會邢恕論希罪惇因并去之罷知  
亳州移杭州布不能救也旋以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  
徽宗立徙大名朝廷以其詞命醜正之罪奪職知揚州  
徙舒州卒贈資政殿學士謚文節弟旦

宋史新編卷六

四

日第進士熙寧中由著作佐郎主管淮南常平權太子  
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居臺五月以論李定事罷守故官  
久之復罷去累年乃簽書淮南判官入爲太常博士工  
部考功員外郎元祐初拜殿中侍御史甫莅職卽上疏  
曰去歲詔求讜言士民爭欲自獻及詳觀詔語約束下  
寧使不得觀望迎合犯令干譽於是人人知戒言將出  
而復止初詔乃蔡確章惇造端其詞盡出於惇今二人  
既去其餘黨常懷醜正惡直之心願深留宸慮以析邪  
謀遂論呂惠卿鄧綰雖能楊州猶莅小郡小郡之民羣  
靡焉乞假之散地以謝天下又論崔台符曹種民舞文

聚賭之罪皆逐之歷右司郎中秘書少監太僕卿終河  
東轉運使子膚坐元符上書陷黨籍

蔣之奇字穎叔宜興人以蔭得官登進士第中春秋三  
傳科至太常博士又舉賢良方正試六論中選及對策  
失書問日報罷英宗覽而善之擢監察御史神宗立轉  
殿中侍御史上謹始五事曰進忠賢退姦邪納諫諍遠  
近習閉女謁初之奇爲歐陽脩所厚制科既黜乃詣脩  
盛言濮議之善以得御史復懼不爲衆所容因劾脩帷  
薄事語在脩傳神宗批付中書問狀無實貶監道州酒  
稅仍榜朝堂改宣州累擢直龍圖閣江淮荆浙發運使

宋史新編卷六

五

元祐初進天章閣待制知潭州言者皆謂之奇小人不  
足當斯選改集賢殿脩撰知廣州加寶文閣待制徙河  
北都轉運使知瀛州入爲戶部侍郎未幾復出知熙州  
夏人論和請畫封境之奇揣其非誠心務守備謹斥候  
常若敵至終之奇去夏人不敢犯塞紹聖中召爲中書  
舍人改知開封府進龍圖閣直學士拜翰林學士兼侍  
讀元符末鄒浩以言事得罪之奇析簡別之責守汝州  
閱月徙慶州徽宗立復爲翰林學士拜同知樞密院  
年知院事崇寧元年除觀文殿學士知杭州以舊制  
事降中大夫以疾告歸提舉靈仙觀卒後錄其嘗陳

述復其官之奇爲部使者十二任六會府以治  
且喜薦士在閩薦處士陳烈在淮南爲孝子徐積每侍  
部至必造之特以畔歐陽脩爲清議謂子壻至侍  
從孫興祖用蔭歷官知武陽縣治最嚴邑靖康初金兵  
來攻力不敵死焉曾孫有傳

陸佃字農師山陰人居貧苦學映月讀書熙寧三年應  
舉入京適王安石當國以坐受經造焉安石首問新政  
佃曰頗擾民又訪外議佃曰頗以爲忤諫安石笑曰邪  
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安石  
召謂之曰吾與呂惠卿議云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  
宋新編卷六

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突矣既而承之還詭言使佃說  
不行擢甲科歷國子監直講安石以佃不附已專付之  
經術不復咨以政神宗問佃入喪襲衾佃考禮以對神  
宗悅用爲詳定郊廟禮文官每有所議神宗輒曰自王  
鄭以來言禮未有如佃者累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哲宗  
時去安石之黨事多譁變所從安石卒佃率諸生供佛  
哭而祭之識者嘉其無向背遷吏部侍郎以脩撰神宗  
實錄徙禮部數與史官范祖禹黃庭堅爭辨大要爲  
石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  
謗書乎進權禮部尚書鄭雍論其穿鑿附會改龍圖閣

待制知穎州加直學士又爲韓川宋光庭所譴詔下  
秩徙知鄧州未幾知江寧府甫至祭安石墓忽遇初  
實錄葬坐落職知泰州改海州朝論灼其情復集賢  
脩撰移知蔡州徽宗卽位召爲禮部侍郎上疏曰近  
學士大夫相傾競進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託人爲風  
采以忠厚爲重遲以靜退爲卑弱相師成風莫之或止  
正而救之實在今日夫善讀前人者不必因所爲否者  
善者楊焉元祐紛更是知廢之而不知楊之之罪  
也紹聖稱頌是知楊之而不知廢之之過也願咨謀  
賢詢考政事惟其當之爲貴大中之期亦在今日也  
宋新編卷六

命脩哲宗實錄遷吏部尚書拜尚書右丞諫官陳瓘  
嘗會布怒佃曰若不能容是戒其名也佃執政與會布  
比而持論多近怨每欲參用元祐人才尤惡奔競嘗曰  
天下多事須不次用人苟安寧時人之才無大相遠當  
以資歷序進少緩之則士知自重矣又曰今天下之勢  
如人大病向愈當以藥餌輔養須其安平苟輕事改作  
是使之駢射也轉左丞御史論呂希純劉安世復職太  
驟請加錮抑且欲更懲元祐餘黨佃爲徽宗言不宜窮  
治乃下詔申論揭之朝堂議者用是詆佃名在黨籍  
自及耳遂罷爲中大夫知亳州數月卒年六十一

資政殿學士仙署書二百四十二卷於禮家名數之譜  
尤精如埤雅禮象春秋後傳皆傳於世

吳居厚字敦老洪州人第進士歷武安節度推官殿學  
奉行新法計勞得大理丞轉補司農屬元豐間提舉河  
北常平歷京東轉運副使居厚精心計善籠利擢天章  
閣待制都轉運使當時興利之臣所在成聚居厚最為  
招克劇盜王冲因民不忍欲乘其行部取投諸治居厚  
聞知間道遁元祐治其罪責成州團練副使安置黃州  
章惇用事起為江淮發運使召拜戶部侍郎尚書以龍  
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坐事罷知和州崇寧初復尹開封

進中書門下侍郎以老避位後知樞密院政和中以  
武寧軍節度使知洪州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居厚初以  
聚斂躡侍從久在政地惟以周謹自媚云

溫益字禹弼泉州人第進士歷諸王府記室出知福州  
徙潭州鄒浩南遷過潭募投宿村寺益夜逼登舟而去  
他逐臣在其境內若范純仁劉奉世韓州呂希純呂陶  
率為所侵用州事者險之未及用而徽宗以藩邸恩召  
遷給事中兼侍讀陳確指言其過謂不宜處經帷不報  
改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兼侍讀遷吏部尚書建中  
靖國元年拜尚書右丞鄧洵武獻嘗莫助之圖帝初付

曾布有辭改付益益得藉手以為宜相奏京天下之事  
士一切指為異論時人惡之布與京爭事帝前京雖當  
益此曰曾布安得無禮帝不樂布由是得罪而京遂為  
相進益中書侍郎益後謫傳舍蓋天稟然及是乃時有  
立異京頗憚焉論年卒子萬石至尚書

論曰自熙豐迄崇寧君子小人迭當國仕於時者當論  
其心術何如詞學吏治弗與焉許將諫止發冢及誅戮  
士大夫庶知民救然見利改圖亦云鄙已鄧潤甫深治  
詔欲安表蔡確功又首開紹述之說凶恣類如此迨與  
國政乃稍持平與章惇異謂可以蓋往懲耶林希草制

忍於醜正士斥宣仁以圖柄用擲筆之嘆豈誠有悔心  
蔣之奇素行反覆兼贊紹述其好賢薦士或者假以自  
文吳居厚以聚斂見黜元祐後為章惇所拔歷通顯斷  
斷可知溫益侵困遷人已失之刻至於汲引蔡京為社  
稷蠹是同惡也陸佃出王安石門數有規諷晚雖與曾  
布比而能不失平怨俾元祐之黨免窮治不優於諸人  
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六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騭

孫覺

李常

孔文仲

鮮于侁

彭汝礪

呂陶

張舜民

龔鼎臣

盛陶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甫冠從胡瑗學登進士第調合肥主簿歲旱州督民捕蝗覺言民方艱食若以米易之是為除害而享利也守院推其說諸縣嘉祐中進館閣校勘神宗擢至右正言帝將大革積弊覺言革而當其悔乃亡帝稱善覺從容語及知人之難覺曰堯以知人為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七

難終享其易願觀詩書之所任使無速於小利近功則王道可成矣帝語覺欲用陳升之為樞密而罷邵亢覺退即奏疏如所言帝以為希旨奪官兩級覺連章劾去云去歲有罰金御史今茲有貶秩諫官未聞罰金貶秩而猶可居位者乃通判越州已而復右正言徙知通州熙寧二年詔知諫院同脩起居注知審官院王安石早與覺善驟引用之將援以為助青苗法行議者謂周官泉府民之貸者至輸息二十而五國事之財用取具焉覺條奏其妄曰成周賒貸特以備民之緩急故以國服為之息然國服之意說者不明鄭康成釋經乃引王

計廣家息無過歲什一為據不應周公取息重於春秋

泥載師所任地漆林之征特重所以抑末作也今以農

民之絕將補耕助斂顧比末作而征之可乎聖世宜講

求先王之法不當取疑文虛說以圖治安石覺之怒始

有逐覺意因請遣覺行視畿縣散常平錢利病覺既受

命復疏辭且言陳留不散一錢以此見民實不願望賜

寢罷坐反覆出知眉德軍歷知蘇州福州連徙毫揚徐

州知應天府入為太常少卿易秘書少監哲宗即位兼

侍講遷右諫議大夫論宰相蔡確韓絳進不以德進更

部侍郎擢御史中丞數月以疾請罷除龍圖閣學士奉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七

祠求舒州靈仙觀以歸卒年六十三覺為王安石所逐

不以介意安石退居鍾山覺枉駕道舊追其死又作文

以誄其德量如此紹聖中以元祐黨奪官徽宗即位復

之所著有文集奏議春秋傳弟覽

覽字傳師擢第歷司農主簿舒覽判寺且兼諫院欲引

覽自助拒不答覽怒用帳籍違事劾之出提舉利州湖

南常平改京西轉運判官累擢戶部侍郎與蔡京論役

法不合以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城葭蘆策動加樞密

直學士覽雖立邊功議論多觸執政屢遭絀削歷知河

南永興徙成都辭不行降實文閣待制卒年五十九

李常字公擇建昌人擢第歷官州觀察推官學運使  
佐將薦改秩常推其友劉琦佐曰世無此風久矣并薦  
之熙寧初為祕閣校理王安石與之善以為三司條例  
檢詳官改右正言知諫院疏言均輸青苗斂散取息傳  
會經義人且大駭何異王莽振折周官片言以流毒天  
下安石見之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為止落校理通判滑  
州歲餘復職知鄆州累徙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元豐中  
召遷至禮部侍郎哲宗立進元部尚書常對上七事  
時役法差免二科未定常謂法無新陳使民者良論無  
彼已可久者確今使民俱出貲則貧者難辦但出力則

宋史

三

富者難堪各從其願則可久爾乃折衷條上之拜御史  
中丞兼侍讀加龍圖閣直學士諫官劉安世力攻蔡確  
常疏論以詩罪確非所以淳風俗安世併劾常徙兵部  
尚書辭不拜出知鄧州徙成都道卒年六十四所著有  
文集奏議詩傳元祐會計錄常與孫覺齊名俱受知呂  
公著其論議趣舍大略多同云

孔文仲字經父新喻人舉進士南省擢第一歷台州推  
官熙寧初翰林學士范鎮薦制舉對策萬言力論理財  
訓兵之法非是王安石怒啓神宗御批罷歸故官齊魯  
孫固封還御批韓維陳薦孫永皆言不當黜五上章不

見錄其論太高而難合邪言太激而取怨邪後為  
國子直講學者方川王氏經義進取文仲不習其書因  
改官出通判保德軍哲宗累擢左諫議大夫會日食疏  
陳五事曰邪說亂正道小人乘君子遠服侮中國斜封  
奪公論人臣輕國命又論青苗免役首因天下保甲保  
馬茶鹽之法為遺弊留竊改中書舍人卒年五十一蘇  
軾指其極曰世方嘉軟熟惡崢嶸求勦直如吾經父者  
今無有矣弟武仲平仲並以文聲起江西時號三孔文  
仲後追貶梅州別駕元符末復之有文集五十卷

宋史

四

武仲字常父進士甲科歷遷禮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  
知洪州請從臣為州者杖以下公坐止劾官屬俟獄成  
聽大理約法以全朝廷體貌之意遂著為令徙宣州坐  
元祐黨奪職居池州卒年五十七元符末追復之所著  
詩書論語金華講義內外制雜文其百餘卷

平仲字義父登進士第又應制科用呂公著薦為祕書  
丞集賢校理紹聖中言者詆其元祐時附會當路譏毀  
先烈制校理知衡州徙韶州又坐前上書之故責重州  
別駕安置英州徽宗立召為戶部金部郎中出提舉東  
興路刑獄帥鄜延環慶慶論再起罷奉祠卒平仲長史



學上文詞著續世說解裨詩戲諸書

黃廉字夷仲洪州人第進士歷州縣或薦之王安石白  
神宗召訪時務對曰朝廷立法之意則一而四方推奉  
紛然不同所以法行而民病陛下不盡察也河朔被水  
河南齊魯旱淮浙飛蝗江南疫癘陛下不盡知也帝即  
命廉體量振濟東道除司農丞還報合旨權利州路轉  
運判官復丞司農為監察御史裏行論愈充結王中正  
致宰屬并言中正任便太重帝曰人才蓋無類顧駕馭  
何如耳對曰雖然臣慮漸不可長也河決曹村壞田廬  
受詔安撫凡所活二十五萬加集賢校理提點河東刑

獄遼人求代北地廉言分水畫境失中國險固啓豺狼  
心其後遼人果包取兩不耕地下臨鴈門父老以為恨  
王中正發西兵潰歸嫁罪於轉餉廉坐貶元祐初累遷  
起居郎集賢殿修撰樞密都承旨上官均論其往附蔡  
確獄改陝西都轉運使拜給事中卒年五十九

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第進士為江陵右司理參軍  
曆中天下早詔求言侁條當世之失有四其語剴切唐  
介與同鄉里稱其名於上官父章論薦侁盛言左參  
李景陽枝江令高汝士之美乞移與之介益以為賢  
通判綿州趙抃使蜀薦於朝未及用從何郅彞

宋史神宗本紀

神宗判官神宗詔求直言侁為  
神宗近臣舉所知范鎮以侁應選除利州路轉運判官  
初王安石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為相侁惡其沽激要君  
語人曰是人若川必壞亂天下至是乃上書論時政曰  
可為憂患者一可為太息者二其他逆治體而召民怨  
者不可殫舉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神宗曰侁  
有文學可用初助役法行詔諸路各定所役緡錢利州  
轉運使李瑜定四十萬侁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  
可矣瑜不從各以其事聞神宗是侁議論司農頗以為  
式因黜瑜而升侁副使仍兼提舉常平凡居部九年治  
所去閭中近姻戚旁午待之無所私各得其歡心蘇軾  
稱侁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為三難徙京東  
西路河決澶淵作議河書上之神宗嘉納後兩路合為  
一以侁為轉運使元豐二年召對命知揚州蘇軾自湖  
州赴獄親朋皆絕道揚侁往見臺吏不許通或謂侁宜  
亟焚軾所往來書文以避禍侁曰欺君負友吾不忍為  
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為舉吏所累罷主管西京御史  
臺哲宗立復以侁使京東司馬光言於朝曰以侁之賢  
不宜使居外顧齊魯之區凋敝已甚須侁往救之安得  
如侁百輩布列天下乎士民聞其重臨如見慈父母

爲太常少卿侍從議神宗廟配享有用王安石吳充者  
僉曰先朝宰相之賢誰出富弼右乃用弼拜左諫議大  
夫首言君子小人消長之理甚備又言王安石用事諱  
人詆訾新政廢制舉科今方搜羅後賢願通言路宜復  
六科之舊又乞罷大理獄許內省諫官相往來減特奏  
名舉人嚴出官之法復三路義勇以寬保甲罷戎瀘保  
甲以寬民力事多施行甫三月以疾求去除集賢殿修  
撰知陳州居無何卒年六十九僉刻意經術孫復與論  
春秋嘆其過出時輩所著詩傳易斷范鎮孫甫並稱譽  
之作詩平澹淵粹尤長於楚辭蘇軾讀九誦謂近屈原  
宋史有傳卷七

宋王自以爲不可及也

彭汝礪字器公鄱陽人舉進士第一歷彰州軍事推官  
王安石見其詩義擢至太子中允既而惡之中丞鄧綰  
將舉爲御史召之不往既上章自列失舉神宗怒遂綰  
用汝礪爲監察御史更行首陳十事一正已二任人三  
守令四理財五養民六振救七興事八變法九青苗十  
鹽事指摘利害多人所難言又論呂嘉問市易聚斂當  
罷愈尤詔中人王中正王出妻拜之不當檢正中書丑  
房事帝爲罷充詰其語所從汝礪曰如此非所以厲職  
明也及中正劾李憲王四師汝礪言不當以兵付中人

因及漢唐禍亂之事帝不憚詰折之汝礪持正不動  
間復言帝爲改容元豐初以館閣校勘爲江西轉運判  
官代還提點京西刑獄元祐初再遷中書舍人賜金紫  
論詩賦回河事尤力吳處厚得蔡確詩以爲怨謗諫官  
交章請治之欲寘之法汝礪曰此羅織之漸也數以白  
執政不能救遂上疏論列及確謫命下汝礪封還除目  
辨論愈切諫官指爲朋黨遂落職知徐州初汝礪在臺  
時論呂嘉問聚斂事與確異趣徙外十年後治嘉問它  
獄以不阿執政坐奪一官至是又爲確得罪人以此益  
賢之歷拜吏部侍郎哲宗躬聽斷脩熙寧元豐政事人  
宋史有傳卷七

八

皆爭獻所開汝礪獨無建白或問之荅曰在前日則無  
敢言於今則人人能言之矣進權吏部尚書言者謂當  
附會劉摯連降待制知江州數月召爲樞密都承旨命  
未至卒以告賜其家年五十四汝礪讀書爲文志於大  
者言動取舍必合於義與人交必盡誠敬少時師事祠  
廬倪天隱既死并其母妻葬之且衣食其孤所著易義  
詩義詩文凡五十卷弟汝霖汝方  
汝霖字巖老第進士以曾布薦歷侍御史執政李清遠  
與布俱布先諷江公望擊之將處以諫議大夫公望  
聽汝霖竟遂清臣果得諫議元祐禍再興吳材王能甫

不己汝霖言諸人罪狀紹聖要籍具在必不侯  
名彈擊於是司馬光以下復貶布失位汝霖謫濮州團  
練副使後以願謨閣待制卒

汝方字宜老以汝礪陰為榮陽尉歷通判衢州擢知州  
事方臘寇至汝方守孤城三日而陷罵賊以死年六十  
六超贈龍圖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諡忠毅

呂陶字元鈞成都人年十三能文為蜀守蔣堂所將登  
進士第歷知壽陽縣府帥唐介辟簽書判官暇日促膝

語告以立朝事君大節曰君卿願人也以介薦歷  
寧制科陶枚數王安石更法之過謂陛下惜意立法自

宋史新編卷五  
九

謂庶幾堯舜然陛下之心如此天下之論如彼獨不反

而思之乎及奏第神宗顧安石取卷讀讀未半神色頗

沮帝覺使馬京竟讀謂其言有理司馬光范鎮見陶皆

曰自安石用事吾輩言不復效不意君及此平生聞望

在茲一舉矣安石既怒孔文仲科亦隨罷陶雖入等緣

通判蜀州徙知彭州李杞蒲宗閔來權茶西川騷動陶

言立法太嚴取息太重宗閔怒劾其沮敗新法請降

安而稅或往巾之陶曰吾欲假外郡之虛名救蜀民

萬之實禍幸而言行所濟多矣敢有榮辱進退之念

起知廣安軍召為司門郎中元祐初擢殿中侍御史

歐陽正之辨曰然確確韓維張樂章等在先朝則與小  
人共為賊民害物之政在今日則觀望及覆為罪時子

孫之計安善李清臣又依阿其間以同勢所在而歸之

韓者負先帝今日自陛下傾承加斥遂於是數人相繼

罷陶與同列論張舜民事不合傳楚僉士嚴更改之大

皇太后不納遷陶左諫議繼出為梓州淮西成都路轉

運副使入拜右司郎中起居舍人大臣上殿有乞昇左

右及史官者陶曰昇左右已不可況史官乎大臣奏事

而史官不得聞是所言私也認定為令遷中書舍人奉

使契丹歸乞修邊備哲宗喜進給事中俄以集賢院學

士知陳州徙河陽潞州例奪職再貶庫部員外郎分司

徽宗立復集賢殿脩撰知梓州致仕卒年七十七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登進士第為襄樂令王安石倡

新法舜民上書言人主不可與小民爭利時人壯之元

豐中環慶帥高遵裕辟掌機宜文字王師無功舜民在

靈武賦詩紀其事坐謫赦還司馬光薦為監察御史上

西夏書臣爭權不宜加以爵命當與師問罪因及

傳左遷保羅直秘閣陝西轉運使知陝潭青三州

中罷職徵宗立擢右諫議大夫居職七日上六十

吏部侍郎旋以龍圖閣待制知定州改同州坐元

祔黨論楚州團練副使商州安置復集賢殿脩撰卒  
民賦慨吾論事自號浮休居士使遼見其太孫禧好音  
樂美姝名茶古畫以為他日必有如唐張義潮輩十三  
州來歸者後如其言紹興中贈寶文閣直學士

龔鼎臣字輔之須城人父誘衷武陵令鼎臣幼孤自立  
第進士為平陰主簿歷泰寧軍節度掌書記石介死讒  
者謂北走契丹仁宗詔充州幼狀郡守杜衍會問據屬  
莫對鼎臣獨曰願以闔門證其死衍採懷出奏蒙示之  
曰吾既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如是未可量也舉為秘書  
省著作佐郎知萊蕪縣大臣薦試館職坐與石介善不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召歷知安立縣以賢良方正召試秘閣轉太常博士賜  
五品服知渠州渠故僻陋無學者鼎臣請建廟學選  
子為生立課肄法始有登科者郡人繪像事之召擢起  
居舍人同知諫院累擢兼侍御史知雜事賜三品服轉  
吏禮二部郎中英宗登位屢乞延訪臣下親決國事上  
疏勸皇太后早還政又極論昭陵宜儉葬景靈神御殿  
不宜增多以彰先帝恭德鼎臣在言路累歲闊略細故  
至大事無所顧忌其言不為峻激使人主易聽退亦  
未嘗語人故多施行改集賢殿脩撰知應天府徙江寧  
召判太常寺兼禮儀事神宗即位判吏部流內銓王安

石侍講欲賜坐事下禮官鼎臣言不可安石不悅  
外知兗州改吏部提舉西京崇福宮復判太常寺留守  
南京時河決曹村流殍滿野鼎臣勞來振拊歸者不勝  
計拜諫議大夫京東東路安撫使知青州改太中大夫  
請老奉祠尋以正議大夫致仕年七十七卒

盛陶字仲叔鄭州人第進士熙寧中為監察御史慶州  
李復圭輕敵敗國程昉開河無功皆疏其過二人實主  
安石所主陶不少屈累遷侍御史劉安世等攻蔡確為  
謗詩陶謂不可長告許之風安世疏其附會觀望出知  
汝州徙晉州歷龍圖閣待制知應天府順昌府瀛州元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符中例奪職卒年六十七  
論曰宋世宰臣得君秉政未有如王安石之專者曾公  
亮依違其間諉之於天蓋亦無可奈何已孫覺李常乃  
其故人極論傳會周官之非黃廉奏對呂陶孔文仲應  
制科彭汝礪張舜民鮮于侁陳特務並列新法病民言  
甚切切龔鼎臣沮坐講盛陶劾李得敗績亦甘與安石  
忤不少忌遷詩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安石之蔽也又  
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數子其有見也夫

顏復 鄭穆 李周 顧臨  
李之純 王觀 馬默 喬執中

孫諱 孫升 韓川 朱服

章衡 黃寔

顏復字長道魯人顏子四十八止孫也父太初以名儒為國子監直講出為臨晉簿嘉祐中詔郡國敦訪遺逸京東以復言試中書第一賜進士為校書郎知永寧縣熙寧中為國子直講坐王安石罷元祐初起太常博士建言令禮官會纂古今典禮為五禮書以為士民式又請攷正祀典為後世法累遷中書舍人兼國子監祭酒以疾改天章閣待制未拜卒年五十七王巖叟等言復學行超特宜加優賜詔賜錢五十萬子政門下侍郎

宋史新編卷七

七

鄭穆字開中候官人性醇謹好學進退容止必以禮門人千數與陳襄陳烈周希孟友號四先生舉進士四冠鄉書遂登第歷集賢校理求外補通判汾州熙寧三年召為政王侍講嘉王出閣改諸王侍講府僚闕員御史陳襄請擇人神宗曰如鄭穆德行乃宜左右王者凡居館閣三十年而在王邸一紀非公事不及執政之門元豐三年出知越州加朝散大夫未滿告老與祠元祐初召拜國子祭酒諸生皆尊其經術服其教訓故人張景晟者死遺白金五百兩託其孤穆因哀其孤事也金於何有反金而收其子長之三歲為侍講

陳直集賢院復入王府州平為楊王翊善太學生為師復除祭酒兼徐王翊善明年拜給事中又明年除寶文閣待制皆仍祭酒又明年請老提舉洞霄宮給事中范祖禹疏留不報太學之士數千人以狀詣司業又詣宰相請留亦不從於是公卿大夫各為詩贈其行空學出祖都人聚觀嘆其稀見云逾年卒年七十五

李周字純之馮翊人登進士第歷通判施州州介群僚不習服牛之利為辟田數千畝選謫戍知田者市牛使耕軍食賴以足司馬光將薦為御史欲使來見周曰公之賢吾固願見但聞為山往所謂子身御史也神宗以

宋史新編卷七

七

近臣孫固薦君對謂曰知卿不游權門識今執政乎對曰不識也識司馬光乎曰不識也訪禦邊之術曰四邊手足爾若疲中國以勤遠略懼戍腹心之憂神宗頷之翌日語固曰李周樸忠之士也朕且以為御史執政意其異已請試以事除提點京西刑獄竟以直道罷判西京國子監哲宗立召為職方郎中累遷集賢院學士知邠州徙鳳翔府河中府陝州提舉崇福宮改集賢殿脩撰卒年八十紹聖中追復資州別駕後復之周自為小官沉晦自匿薛向使三司欲辟為屬及相見卒不敢言退而歎曰若人未易屈也以此是不偶於世

應臨字子敦會稽人通經學長於訓詁專補中興遺書  
科爲國子監直講遷館閣校勘同知禮院神宗以臨善  
論兵詔編武經要略且召問兵對曰兵以仁義爲本動  
靜之機安危所繫不可輕也因條十事以獻出權湖南  
轉運判官提舉常平議事戾執政意罷歸改同判武學  
累遷直龍圖閣河東轉運使元祐二年擢給事中朝廷  
方事回河拜臨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於是翰林  
學士蘇軾等言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宜留左右以補  
闕遺議議大夫梁燾言都漕之職在外豈無其人在  
朝求如臨者恐不易得皆不報臨至部請因河勢回使

宋史新編卷七

上

東流復以給事中召還歷龍圖閣學士知定州徙應天  
河南府轉運使郭茂恂伺時宰意劾臨奪職知欽州又  
以附會黨人斥饒州卒年七十二徽宗立追復之  
李之純字端伯滄州人登第歷成都路轉運使數歲始  
得代神宗勞之曰遐方不欲數易大吏使劍外安靖年  
穀屢豐以彰朝廷綏遠之意也遷至太僕卿元祐中累  
遷御史中丞建言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聞者國  
論稍虧雖睦語言播傳動係觀望不可以不謹蓋致逸  
黃慶基論蘇軾託詞命以毀先帝蘇軾以名器私所親  
之純疏其誣罔乃更黜之以疾改工部尚書紹聖中

孫劾其阿附轍出知單州卒年七十五從弟之儀  
之儀字端叔登第三十年乃從軾於定州幕府歷樞密  
院編脩官通判原州元符中監內香藥庫御史石豫言  
其并從蘇軾辟詔停徽宗初提舉河東常平坐爲范  
純仁遺表作行狀編管太平遂居姑熟久之徙唐州終  
朝請大夫之儀能爲文尤工尺牘軾謂入刀筆三昧  
王觀字明叟泰州人第進士歷官司農丞神宗時司農  
爲要官進用者多由此選觀拜命一日即求外韓絳高  
其節留檢詳三司會計絳出賴昌辟簽書判官坐公累  
免屏居累年起歷太常丞哲宗立擢右正言進司諫疏

宋史新編卷七

去

言國家治亂係於大臣今執政八人姦邪居半使一二  
元老何以行其志哉因極論蔡確章惇韓絳張璪朋邪  
害正章數十上相繼斥去又劾竄呂惠卿朝論以大姦  
既黜慮人情不安將下詔慰釋之且戒止言者觀言辭  
罪四凶而天下服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治當是之時  
不聞人情不安亦不聞出命令以悅其黨觀言雖切然  
不能止也時復行差役而罷免役觀言法無新舊惟善  
之從因采摭數十事於差法有助可以通行者上之遂  
論青苗之害乞盡罷新令復常平舊法又言刑罰世輕  
世重而寧重法行之已久今可以適輕之時願擇賢厚



通鑑之士載加裝正於是置局編纂觀預焉大抵採用  
中興元祐敕是也朱光庭許蘇軾策問呂陶辯其不然  
遂起洛蜀二黨之說觀言學士命詞失指其事尚小使  
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帝爲置不問遷至待御史  
右諫議大夫坐論尚書右丞胡宗愈出知潤州加直龍  
圖閣知蘇州民歌詠其政徙江淮發運使入拜刑戶二  
部侍郎與曹瑋偕使遼爲遼人禮重紹聖初以寶文閣  
直學士知成都府徙河陽連貶鼎州團練副使徽宗卽  
位累遷御史中丞改元詔下觀言建中雖取呈極然重  
襲前代紀號非是宜以德宗爲戒時任事者多乖異不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十七

同觀言堯不去四凶而舜去之堯不舉元凱而舜舉之  
文王作邑于豐而武王治鎬文王關市不征澤梁無禁  
周公征而桀之不害爲善繼善遠當國者忿其言遂改  
翰林學士曰食下詔觀當制件宰相乃力請外以龍圖  
閣學士知潤州徙海州罷與祠安置臨江軍觀清脩簡  
澹人莫見其喜愠持正論始終弗罹譴逐不少變卒年  
六十八紹興初復舊官從子俊義

俊義字堯明游學京師資用乏或薦之童貫欲厚聘之  
拒不答林靈素設講席寶籙宮詔兩學選士問道軍駕  
將臨視惟恩司成以俊義及曹偉應詔俊義辭焉曰使

鮮不獲命至彼亦不拜倘見困辱則以死繼之遂  
所去御幄跬步內侍呼姓名至再俊義但望幄致敬不  
肯出次呼曹偉偉曰曹俊義目之亦不出既罷皆爲之  
懼俊義處之恬然以太學上舍選奏名列其下徽宗親  
程其文擢第一顧謂侍臣宜超用蔡京邀使來見俊義  
不往僅拜國子博士居二年乃得改太學博士遷至右  
司員外郎爲王黼所惡以直祕閣知岳州卒年四十七  
俊義與李祁友善首建正論於宣和間當是時諸公卿  
稍知分別善惡邪正兩人力也祁字補遠官不顯  
馬默字處厚成武人家貧徒步詣徂徠從石介學登進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太

士第調臨濮尉知須城縣爲守張方平所知治平中方  
平還翰林薦爲監察御史果行遇事輒言無顧方平倣  
之曰得無累舉者乎默謝曰辱知之深所以報也時議  
尊崇濮王諱諫呂誨等悉補外默請還之不報遂上言  
濮王稱親義無可據願詔寢罷又言致治之要求賢爲  
本仁宗以官人之權盡委輔相故士趨權門必得顯仕  
願陛下明日達聰歷試而超升之以幸天下西京會聖  
宮將創仁宗神御殿默言事不師古前典所戒漢以諸  
帝所幸郡國立廟知禮者非之况先帝未嘗幸洛而創  
建廟祀實乖典則神宗卽位以論歐陽脩事通判懷州

上疏陳十事曰攬威權察姦佞正人明功罪息大害  
備凶年崇儉素久任使擇守宰無遺患除知登州沙門  
島囚衆官給糧者纔三百人每溢數則投諸海默爲奏  
請更定配島法凡二十條溢數而年深無過者移登州  
自是多全活者其後蘇軾知登州父老迎於路曰公爲  
政愛民得如馬使君乎徙知曹州召爲三司鹽鐵判官  
以默與富弼善且論新法不便出知濟兗二州還提舉  
三司帳司爲神宗言用兵應對如流神宗甚將用之大  
臣滋不悅以提點京東刑獄剛嚴疾惡部吏有投檄去  
者改廣西轉運使安化蠻歲饑內寇默上平蠻方略以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九

疾求歸知徐州召爲司農少卿司馬光爲相欲盡脩祖  
宗法問默以復鄉差衙前法如何默曰不可如常法自  
漢爲良法宜盡廢去其害民者可也歷寶文閣待制  
復知徐州改河北都轉運使初元豐間河決小吳因不  
復塞縱之北流元祐議臣以爲東流使水官遂與之合  
默與同時監司上議以北流爲便時不能用其後河竟  
決而北云久之告老予祠紹聖時坐附司馬光落待制  
致仕元符復之卒年八十贈開府階加贈太保

喬執中字希聖高郵人入太學補五經講書五年不謁  
告王安石爲群牧判官見而器之命子弟與之游擢進

士諫城主簿安石爲政引執中編脩歷事條例遷  
學湖南常平章督討五溪檄執中取大田離子二峒  
路險絕期迫執中但走一校諒其酋卽相率歸命錄功  
當遷秩辭以及父母就徙轉運判官召爲司農丞歷提  
點京西北路刑獄元祐中累擢中書舍人論邢恕蔡確  
之黨不宜以赦甄復遷給事中刑部侍郎紹聖初上官  
均撫執中爲呂大防所用以實文閣待制知鄆州執中  
性仁厚屢典刑獄雪活以百數明年夢神人昇以騎都  
尉詰旦爲客言之少焉談笑而逝年六十三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十

居士諱少樞特不群登進士第調哲信王簿遷爲國子  
直講陷虞蕃獄免元祐初起歷左正言紹聖治元祐黨  
謬言漢唐朋黨之禍其監不遠蹇序辰編類章疏謬又  
言朝廷當示信以靜安天下請如前詔一切勿問帝每  
患臺諫乏人謬曰士豈乏於世顧陛下不知爾立疏  
用者二十二人章惇惡其拂己出知廣德軍徙唐州提  
點湖南刑獄徽宗立復爲右司諫首論大臣邪正政事  
可廢置因革者帝稱其鯁直遷左司諫俄以疾卒謬與  
彭汝礪以氣節相尚汝礪亡謬語所知曰吾居言責不  
愧器資於地下矣及再入諫省不能旬月時論惜之

韓川字元伯陝人進士上第歷開封府推官元祐初為監察御史極論市易之害遷殿中侍御史疏言近制大中大夫以上歲舉守臣遇大州闕則選諸所表並雖考課上等皆莫得預然唯馳騫請求者得之為多至於淹歷郡縣治狀應法者顧出其下則是虛身脩潔之人不若營求一章之速化也於是詔吏部更立法張舜民論西夏事罷御史梁燾等為舜民爭之川與呂陶上官均謂舜民之言實不可行燾等去川亦改太常少卿不拜燾等校理知潁州歷進中書舍人吏禮二部侍郎以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三

韓川字元伯陝人進士上第歷開封府推官元祐初為監察御史極論市易之害遷殿中侍御史疏言近制大中大夫以上歲舉守臣遇大州闕則選諸所表並雖考課上等皆莫得預然唯馳騫請求者得之為多至於淹歷郡縣治狀應法者顧出其下則是虛身脩潔之人不若營求一章之速化也於是詔吏部更立法張舜民論西夏事罷御史梁燾等為舜民爭之川與呂陶上官均謂舜民之言實不可行燾等去川亦改太常少卿不拜燾等校理知潁州歷進中書舍人吏禮二部侍郎以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三

韓川字元伯陝人進士上第歷開封府推官元祐初為監察御史極論市易之害遷殿中侍御史疏言近制大中大夫以上歲舉守臣遇大州闕則選諸所表並雖考課上等皆莫得預然唯馳騫請求者得之為多至於淹歷郡縣治狀應法者顧出其下則是虛身脩潔之人不若營求一章之速化也於是詔吏部更立法張舜民論西夏事罷御史梁燾等為舜民爭之川與呂陶上官均謂舜民之言實不可行燾等去川亦改太常少卿不拜燾等校理知潁州歷進中書舍人吏禮二部侍郎以

以特制知揚州

黃寔字師是陳州人登進士第歷京東河北轉運

百宗以寔為監司又議召用曾布陰沮之杜布曰寔兩

女皆嫁蘇軾子所為不正不宜用乃以知陝州累擢

之閣待制知瀛州徙定州卒贈龍圖閣直學士寔等

睦世脩其內行紹聖黨禍起寔以章惇朋復免然亦

得久於朝著

以復鄭穆在朝不競經術操行公為

表侯李周論禦治內顧論用兵本仁義

王道輔其君也喬執中恤刑獄馬默更定配島法近古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七

之德史歐李之純片誣罔孫諤戒黨禍與夫王觀孫升

韓川黃寔為姦邪所忌蓋皆履止君子哉阿意倖

朱長章衡者復等蓋取之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七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

劉安世

任伯雨

陳禾

豐稷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父航第進士歷知處州

多盜犀浦民馴航寬猛不同兩縣皆治為河南監牧使

使西貢還上禦戎事六辯士好為可喜之說武夫微

不貲之寵或為所誤不可不戒為河北西路轉運使熙

寧大旱求言航論新政不便者五又上書言人主不可

輕失天下心宜乘時有所改為則人心悅天意得矣不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八

報乃請祠起知涇州一州王師西征徙知陝虜時倉卒

督餽餉急民多棄田廬或至自盡航獨期會如平日事

更整辦終太僕卿安世自少持論已有識航使監牧時

文彥博在樞府有所謂輅呼安世告之安世從容言王

介用求去外議謂公且代其任彥博曰介甫壞天下至

此後之人何可為安世拱手曰安世雖晚進竊以為不

然今日新政果順人所欲而為人利乎否則公當去所

嘗與所利友掌閫耳彥博默不應他日見航獎其堅正

登第不就選從學司馬光咨盡心行已之要光教以誠

且自不安語始調名州司法參軍司戶以貪聞轉運使

被之問於安世對云無之事遂止安世常悔對不以  
其違司馬公教乎後讀楊雄法言君子避礙則通  
諸理意乃釋哲宗立光入相薦為秘書省正字光曰光  
居閒足下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所以  
相薦也呂公著又薦擢右正言時執政頗與親戚官安  
世言祖宗以來大臣子弟不敢受華要之職自王安石  
秉政遂壞舊章今廟堂之上猶存故態因歷疏文彥博  
以下七人皆舊不少假借意惇以強市民田詞金安  
世言惇與蔡確黃履相素相文結天下指為四凶今  
惇久尚在而別籍其財滅絕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

宋史新編卷五

二

會吳處厚進確安州詩安世謂確指斥乘輿與梁燾等  
極論之竄之新州宰相范純仁及御史十人皆緣是去  
遷起居舍人兼左司諫進左諫議大夫有旨暫罷講筵  
民間謠傳宮中求乳婢安世疏諫甚切鄧溫伯為翰林  
承旨安世言其出入王呂黨中始終反覆乞行免黜不  
報遂請外予祠數月召為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呂  
惠卿復先祿卿安世爭之不聽出知成德軍章惇用事  
三貶新州別駕安置英州同文館獄起蔡京乞誅滅安  
世等家詭徙梅州事在劉摯安惇傳惇與蔡京必真之  
死因使者入海島誅陳行諷脅安世自裁又擢一土豪

宋史新編卷六

三

為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疾馳將至梅梅守遣客勸安  
世自為計安世不為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其  
僕顧客曰死不難矣客密從僕所視皆經紀同貶當死  
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二十里嘔血而斃劉賢妃立  
為后惇下發前諫乳婢事以為為后設時鄒浩既貶詔  
有司以濫車收二人赴京師行數驛而徽宗即位赦至  
乃還凡投荒七年甲午所載遠惡地無不歷之移衡及  
鼎然後以集賢殿脩撰知鄆州真定府曾布又忌之不  
使入朝蔡京既相連七謫至峽州羈管稍復承議郎卜  
居宋都宣和六年復待制中書舍人沈思封還之明年  
卒年七十八孝宗賜諡忠定安世儀狀魁碩音吐如鐘  
初除諫官入白母曰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有  
觸忤禍譴立至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諫官為天子  
諍臣當捐身報國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  
安世乃受命母亦竟如其言云安世面折廷爭旁觀者  
皆縮悚汗目曰殿上虎家居無惰容作字必楷絕聲色  
貨利之好梁師成用事求得小吏吳默嘗趨走前後者  
使持書來啖以大用默因勸為子孫計安世笑謝曰吾  
若為子孫計不至是矣吾欲為元祐全人見司馬光于  
地下還其書不答有與蘇軾論元祐人才者軾曰若

之其錢漢也死後二年金人發其家貌如生相傳其  
其人也為之蓋棺乃去

鄒浩字志完晉陵人第進士調穎昌府教授元祐中上  
疏論事蘇頌為相用為太常博士來之邵論罷之後哲  
宗親釋右正言陝西奏邊功中外皆賀浩言頌申救將  
帥母征屢勝圖惟厥終蹇序辰看詳元祐章奏公肆詆  
欺輕重不平浩言陛下之威福操柄下移近臣頌加省  
察以為來事之監章惇獨相用事威虐震赫浩所言每  
觸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賢妃  
劉氏立浩言郭后與尚美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并斥美  
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貴族所

以遠嫌也望陛下不以一時改命為難而以萬世公議  
為可畏追停冊禮帝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  
付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蔡卞安惇  
左膚繼請治其祖送者王回等語在他傳徽宗立亟召  
還復為右正言遷左司諫上疏謂公議不可不恤獨斷  
不可不謹伏見朝廷之事頗異於即位之初願陛下深  
思之政起居舍人進中書舍人又言陛下善繼神宗之  
志善述神宗之事孝德至矣尚有五朝聖政盛德願藉  
考而繼述之以揚七廟之光貽福萬世遷兵吏二部侍

所以賢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徙杭州初浩遷  
及陳立后事獎嘆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  
陳璘璘曰禍其在此乎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  
偽疏寬之昭州五年始得歸語在太子茂傳初浩除諫  
官恐貽親憂欲固辭母張氏曰兒能報國無愧於公論  
吾顧何憂及浩兩謫嶺表母不易初意稍復直龍圖閣  
聲疾作危甚楊時往省之藹然僅存餘息猶眷眷以國  
事為問語不及私卒年五十二高宗贈寶文閣直學士  
賜諡忠浩所與游田晝王回曾誕皆良士也  
晝字承君陽翟人以從父兄任知西河縣有善政與鄒

浩以氣節相激勵元符中浩為諫官晝監京城門往見  
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為何官浩曰天下事  
固不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貴有益也晝然之既  
而以病歸許即狀報立后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終  
交矣浩得罪晝迎諸塗浩出涕晝正色責曰使志完隱  
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  
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上所當為者未止此也微索  
立入為大宗正丞曾布數羅致之不為屈欲與提舉  
平官亦辭請知淮陽軍卒淮陽人祀以為土神云  
四學景深仙遊人第進士歷宗正寺簿元符中葉祖



爲親老講書與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遣浩歸告回力贊之且曰移孝爲忠亦太夫人素志也南遷人莫敢顧回斂交游錢與治裝且慰安其母逮詔獄停廢祖洽亦坐黜徽宗立召還權監察御史數日卒年五十三錄其子蔡京爲相奪之仍列名黨籍

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直浩書勸力請復后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以譏之蓋倣韓愈諫臣論云誕仕亦不顯

陳瓘字瑩中沙縣人中甲科歷越州判官攝判明州章惇入相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邀與同載詢當世之務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瓘曰天子待公爲政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瓘曰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唯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亦驚異頗有兼收之語至都用爲太學博士會蔡卞與惇合志正論遂絀遷秘書省校書郎紹述之說盛瓘奏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不同執政憾之出通判滄州知衛州徽宗卽位召爲右正言遷左司諫瓘論議務存大體未嘗及人晡昧事惟論蔡卞章惇安惇邪怨之罪御史龔夬擊蔡京將被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瓘遂草疏論京未及上時皇太后已歸政瓘言外戚南宗良兄弟與侍從希寵之士交通使物議籍籍謂皇太后今猶預政由是罷監揚州糧料院瓘出都門繳四章奏之并明宣仁誣謗事帝密遣使賜黃金百兩后亦命勿遽去界十僧牒爲行裝改知無爲軍明年還爲著作郎遷右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將卽真瓘語予正彙曰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公議私恩兩有愧矣吾將投書決去就旦持入省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辨移時至箕踞許語瓘色不爲動徐起白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嬰然改容信宿出知泰州崇寧中除名竄袁州康州移郴州稍復宣德郎抗守蔡疑京黨也因正彙告京動搖東宮執送京師瓘併逮開封制獄正彙坐流海上瓘安置通州瓘在明州嘗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脩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張商英爲相取其書旣上而商英罷及是瓘自通州徙台州宰相何執中善京今瓘所過州出兵甲護送至台每十日一徙且與謀命凶人石軾知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其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上邪軾失措始告之曰朝拜

奪取尊堯集陳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  
名乎蓋以神考為堯主上帝舜助舜尊堯何得為堯  
相學術淺短為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  
犯名分乎械斬使退執中猶以械為怯罷之在台五  
年乃得自便纔復承事郎帝令再敘一官仍與差遣執  
政持不行卜居江州復有譖之者至不許輒出城旋令  
居南康繼至又移楚壇所論京下皆披擿其處心發露  
其情慙最所忌恨故得禍最酷不使一日少安卒年六  
十五靖康初贈諫議大夫召官正曩高宗賜諡忠肅  
任伯雨字德翁眉山入父孜字遵聖名與蘇洵埒仕至

宋史新編卷八

光祿寺丞其弟汲字師中亦知名嘗知瀘州當時稱大  
任小任伯雨登進士第由縣簿知雍丘縣撫民如傷御  
吏如束濕歷擢右正言徽宗初政納用諫論伯雨首擊  
章惇章八上貶惇雷州繼論蔡卞六罪語在卞傳建中  
靖國政元當國者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故以中為名  
伯雨言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蓋  
君子易退小人難退二者並用終於君子盡去小人獨  
留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不戒  
又言比日內降變多或恐矯傳制命漢鴻都賣爵重累  
輒封此近監也居半歲所上一百八疏大詔異其多

言俾權給事中密諭少默即為真伯雨抗論愈力  
劾曾布布覺之徙度支員外郎尋知號州黨事作削籍  
編管通州為蔡卞所陷與陳瓘龔夬張庭堅等十三人  
皆南遷獨伯雨徙昌化姦人猶未甘心用匿名書復逮  
其仲子申先赴獄妻適死于淮報計俱至伯雨處之如  
平常曰死者已矣生者有負朝廷亦當從此訣如其不  
然天豈殺無辜耶申先鍛鍊無所傳致乃得釋居海上  
三年而歸卒年七十三子象先登世科又中詞學兼  
茂舉有司啓封見為黨人子不奏名調秦州戶曹掾聞  
父謫棄官歸養終身不復仕中先以布衣特起至中書

宋史新編卷八

舍人高宗詔贈伯雨官采其諫章追貶章惇蔡卞邢恕  
黃履明著誣宣仁事告天下孝宗賜諡忠敏  
陳禾字秀實鄆縣人第進士徽宗時初歷殿中侍御史  
蔡京遣酷吏李孝壽窮治章縱獄禾奏免孝壽京子  
及何執中壻蔡芝皆疏其罪罷之遷左正言俄除給事  
中時童貫黃經臣與御史中丞盧航表裏為姦搢紳側  
目禾曰吾位言責此而不言一遷給舍則非其職矣未  
拜命首抗疏劾貫經臣願亟竄遠方論奏未終上拂衣  
起禾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  
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

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內侍請易衣却之曰留旌直臣翌日貫等愬禾不祥語盧航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赦還里初陳瓘遣子正景從學後正景告京罪瓘竝就逮經臣莅獄檄禾取證禾答以事有之罪不敢逃或謂失對禾曰禍福死生命也可以死易不義耶願得分賢者罪坐停官起知廣德軍歷知秀州王黼得政禾不欲出黼門力辭改汝州辭益堅曰寧餓死黼聞而銜之禾兄秉時爲壽春府教授禾侍兄官居適章貫領兵道府下謁不得入餽之不受貫歸譖於上上曰此人素如此汝不能容耶久之知舒州命下卒南渡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後贈中大夫謚文介所著有易春秋傳論語孟子解豐稷字相之明州鄞人第進士爲穀城令以廉明稱從安壽使高麗大風橋折舟幾覆稷神色自若知封丘縣神宗召問海中風波何以不畏對曰憑仗威靈尚何畏帝悅擢監察御史治章惇請託事無所移撓出惇陳州歷殿中侍御史上疏哲宗願以洪範爲元龜祖訓爲寶鑑權右司諫多糾正累遷刑部侍郎兼侍講帝親政召內侍居外者樂士宣等數人稷言陛下初親萬機未聞登進忠良而首召近幸惡累大德以集賢院學士知制誥江寧府兼吏部侍郎又出知河南府加龍圖閣待制

惇欲困以道路連歲亟徙六州徽宗立以爲太夫召道除御史中丞入對與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符自知之是日論京姦狀既而陳瓘江公望皆言之未能動稷語陳師錫等曰京在朝吾屬何面目居此擊之不已京遂去翰林曾布得助嬖倖將拜相稷約其僚共論之檄轉工部尚書兼侍讀布遂相稷謝表有倭臣之語帝問爲誰對曰曾布也陛下斥之外郡則天下事定矣改禮部論宋用臣不當賜美謚不爲書敕哲宗升祔議配享功臣稷舉司馬呂公著或謂二人豈得罪稷曰止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論其有功爾如唐五王得罪中宗何嫌配享帝待稷厚將處以尚書左丞積忤責近竟以樞密直學士守越蔡京得政貶海州團練副使道州別駕安置台州除名徙建州稍復朝請郎卒年七十五高宗追復學士謚清敏初文彥博嘗品稷似趙抃及賜謚皆以清得名稷三任言責每草疏必密室退多焚藁未嘗以時政語人云論曰劉安世之諫乳媪鄒浩之諫龍妃皆敢於觸人上忌諱又焉肯默默於章惇輩哉惇謫之南荒備歷艱險徽宗既召權復爲蔡京所傾與豐稷陳瓘任伯雨相繼遠竄陳禾則坐擊重貫勒停彼讒亦太甚矣然此三凶

不得其死而安世等身後咸遷卹典錫之

陳次升 陳師錫 張庭堅 龔夬

江公望 陳祐 常安民

陳次升字當時仙遊人入太學時學官以王安石字說訓諸生次升作曰丞相豈秦學邪美問鞅能行仁政而為李斯解事非秦學而何坐屏斥既而第進士知安丘縣以薦為監察御史哲宗立使察訪江湖提點淮南河東刑獄紹聖中復為御史轉殿中初章惇蔡卞以次升在元祐間外遷意其不能無怨望卞又與同鄉里故延

宋史新編卷八

主

真憲府欲使出力助排衆賢而一無所附且上章論惇卞植黨為姦乞收還威福之柄又論卞客周穉貪鄙鄧居中儉佞由是惇下父惡之乘間白為河北轉運使帝曰潛臣易得耳次升敢言不當去更進左司諫宣仁有追發之議次升密言先太后保佑聖躬始終無間願勿聽小人銷骨之謗帝曰卿安所聞對曰臣職許風聞母語其所從來可也呂升卿察訪廣南次升言陛下無殺流人之意而遣升卿出使升卿查性慘刻喜求人過今使逞志釋憾則亦何所不至哉乃止不遣次升累章劾章惇皆留中蔡卞誣其毀先烈擬謫監全州酒稅帝以

為遠改南安軍徽宗立召為侍御史極論惇卞曾布蔡京之惡遷右諫議大夫獻體道稽古脩身仁民崇儉節用六事言多規切崇寧初以寶文閣待制知潁昌府降集賢殿修撰繼除名徙建昌編管循州皆以論京卞故政和中用赦恩復舊職卒年七十六次升三居言責建議不苟合劉安世稱其有功於元祐人謂能遏呂升卿之行也它所言曾肇王觀張庭堅龔夬李昭玘呂希哲范純禮蘇軾等公議或不謂然

陳師錫字伯脩建陽人游太學有雋聲神宗知其材廷試擢第三調昭慶軍掌書記郡守蘇軾器之倚以為政

宋史新編卷八

主

軾得罪捕詣臺獄親朋多畏避師錫獨出錢之又安輯其家知臨安縣為監察御史上言宋興享國長久號稱太平者莫如仁宗切考致治之本不過延直言御群下進善退邪而已願稽皇祖以興治功特詔進士習律師錫言陛下方用經術訓迪上類不應以刑名之學亂之用事者謂倡為談說出知宿遷縣元祐初蘇軾三上章薦入為祕書省校書郎歷考功員外郎知宣州蘇州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疏言元豐之末中外洶洶宣仁聖后再安天下委國而治者司馬光呂公著爾章惇蔡京

高世光等贈諡未還墓碑未復領卓極略以爲中  
之望蔡京爲翰林學士錫言京與弟同惡而京好  
大喜功交結內侍戚里以覩大用若果用之天下治亂  
自是而分祖宗基業自是而隳矣京援引死黨至數百  
人御洵武內行汙惡豈可滓穢史筆向宗回宗良亦陰  
爲京助是皆國之深患若出之于外社稷之福也帝曰  
此於東朝有礙卿爲我處之對曰臣當具白太后遂上  
封事俄改考功郎中師錫抗章言臣在職數月所言皆  
當今急務若以爲非陛下方開納褒獎若以爲是不應  
遽解言職如蔡京典刑未正願受竄貶於是出知穎廬

宋史新編卷章

古

滑三州坐堂論連削官置郴州卒年六十九師錫始與  
陳瓘同論京下時號二陳紹興中贈直龍圖閣  
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人進士高第歷官樞密院編脩  
文字坐折簡別鄒浩免徽宗召權至右正言帝方銳意  
圖治進延忠鯁庭堅與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民任伯  
雨皆在諫列一時翕然稱得人庭堅在職逾月數上封  
事其大要言世之論者必曰紹復神考然後謂孝夫前  
後異宜法亦隨變而欲纖悉必復則將敝於一偏又必  
有不便於民而招怨者如此謂之孝可乎是時議者  
往往指元祐舊臣在廷者太多庭堅爲帝言司馬光呂公

著之賢又薦蘇軾蘇轍可用頗忤旨曾布因少其  
命徙爲郎俄出爲京東轉連判官改知汝州李清臣  
而濟之改通判陳州初蔡京守蜀庭堅在幕府與相好  
及京還朝欲引以爲己用庭堅拒之京大恨後遂列黨  
籍又坐黨談瑤華非辜事編管虢州徙鼎州象州久之  
復故官卒年五十七紹興初贈直徽猷閣

龔夬字彥和瀛州人進士第三簽書河陽判官從曾布  
於瀛紹聖初擢監察御史以親老求通判相州知洛州  
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始上殿卽抗疏請辨忠邪以  
致太平時章惇蔡卞用事大極論其惡請正惇典刑而

宋史新編卷章八

古

下明示譴黜又論蔡京治文及甫獄本以償報私仇上  
誣宣仁歸咎先帝引用方天若賴其傾險以爲腹心立  
起行獄多斥善士天下冤之皆京與天若爲之也願考  
證其實以正姦臣之罪於是三人者皆去又上疏乞正  
元祐后卽位號及元符后不當並立崇寧初元祐后再  
廢言者論大旨尾建言詔削籍編管房州繼徙象又徙  
化徙步適貶所持扇乞錢以自給逢赦令得歸卒年五  
十五高宗加贈右諫議大夫官其後二人弟大壯少有  
軍名清介自立從兄官河陽曾布欲見之不可得乃相  
謁笑邀之出從容竟日題詩壁間有得見兩龔之

御史大夫劾使早去夫以爲畏友不

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第進士建中靖國元年由太常

博士拜左司諫上疏曰神考與元祐之臣非有射鉤斬

袂之隙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

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則爭興爭興則黨復立矣陛下

改元詔旨思建皇極皇天后上實聞斯言今若欲渝之

今皇天后土何內苑稍畜珍禽奇獸公望力諫他日入

對帝曰已縱遣之矣唯一白鷗畜之久終不肯去先是

帝以拄杖逐鷗鷗不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識其

諫蔡王似府史以語言疑似成獄公望論救出知淮陽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七

軍語在似傳召爲左司員外郎以直龍圖閣知壽州蔡

京爲政編管南安軍赦還卒建炎中贈右諫議大夫

陳祐字純益仙井人第進士徽宗初自右正言遷右司

諫言林希在紹聖掌書命草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

制皆務求合章惇之意陛下頃用臣言褫其職自大名

移揚州而希謝表具言皆出先朝人抵姦人詆毀善類

事成則慮已所憤事敗則歸過於君希再降知舒州又

論章惇蔡京蔡卞卽隨鄧洵武忤旨通判滁州下乞貶

伯雨等祐在數中編管澧州徙歸州復承議郎卒

安民字希古卽州人年十四入太學王安石稱其文

欲見之安民堅不肯往第進士授應天府軍巡判官

成都府教授與安惇爲同僚惇嘗借謁府帥輒毀素所

厚善者安民退謂惇曰若人不厚於君乎惇曰吾心實

惡之姑面交爾安民曰君所謂匿怨而友其人乃李林

甫也惇笑曰直道還君富貴輸我安民應之曰處厚貴

天下事可知我當歸山林豈復與君校是非邪第恐累

陰德爾惇深銜之秩滿寓京師妻孫氏與蔡確之妻兄

弟也確時爲相安民惡其人絕不相聞調知長洲縣以

主信爲治人不忍欺元祐初以薦擢大理鴻臚丞是時

元豐用事之臣雖去朝廷然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七

搖時政安民竊憂之貽書呂公著其略曰善觀天下之

勢猶良醫之視疾方安寧無事時語人曰其後將有大

憂則衆以駭笑惟識微見幾之士然後能逆知其漸故

不憂於可憂而憂之於無足憂者至憂也陳蕃竇武協

心同力天下想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

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得

志至於竄移淪沒凡此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

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瓌卓之才不得一行

其志甚可歎也猛虎負隅莫之敢撓而卒爲人所勝者

人衆而虎寡也故以十人而制一虎則人勝以一人而



制十虎則虎勝奈何以數十人而制千虎乎歷朝  
舊官紹聖初召對為哲宗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士不知  
恥願獎進廉潔有守之士以厲風俗拜監察御史論章  
惲顯國植黨乞收主柄而抑其權又論蔡京姦足以惑  
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  
天下之是非否內結中官外連朝士陛下不可不早覺悟  
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又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皆  
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  
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近乞毀司馬光及公著神監  
碑周秩為博士親定光謚為文正近乃乞斷棺鞭尸陛

宋史新編卷五

太

下察此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章前後數十上度終不  
能回遂勾外帝慰勉而已大饗明堂劉賢妃從侍齋宮  
安民語頗切直帝微怒曾布與章惲不相能布始以安  
民數憾章惲意其附已屢稱之於朝其後安民併論曾  
布於是布與惲比而排之取所貽呂公著書白于帝七  
日帝謂安民曰卿上宰相書比朕漢靈帝何也安民曰  
姦臣指摘以文致臣爾雖辨之何益董敦逸再為御史  
欲劾蘇軾兄弟安民謂二蘇負文章重望恐不當爾至  
是敦逸奏之詔與知軍惲徑擬監滁州酒稅至滁日觀  
細務郡守曾肇約為山林之游曰謫官例不治事安民

謝曰食焉而怠其事不可滿三歲通判温州徽宗立  
論欲起為諫官曾布沮之以提點永興軍路刑獄蔡  
為相安惲亦在樞密陷安民黨籍流落二十年卒年七  
十高宗贈右諫議大夫安民先事之慮其後皆驗而安  
惲之子坐法誅祀絕亦符陰德之謂云子同自有傳  
論曰紹聖元符崇寧中章惲曾布蔡卞蔡京輩相繼用  
事士大夫有宿怨或稍拂意者非顯斥則陰擠舉莫能  
脫而諫官陳次升等持正論不為撓至暴其罪狀請加  
之罰何工於謀國拙於謀身也徽宗嘗因物議逐群姦  
于外然京兄弟結援嬖倖方罷即召還諸賢羅報復之

宋史新編卷五

五

禍固不足言如宗社何嗚呼建中之號與唐德宗同也  
而產亂招寇曾不異轍易戒小人勿用豈不信哉

傅楫 李昭玘 孫鑾 吳時

徐勣 陳軒 吳師禮 路昌衡

陳暘 席旦 張閤 俞棗

王漢之 劉嗣明

傅楫字元通仙遊人少自刻勵從孫覺陳襄學第進士  
歷官太學博士居四年未嘗一跡大臣門永福清時受  
知郡守曾肇輩弟布方執政由是薦為太常博士徽宗  
以端王就資善堂學升楫記室參軍進侍講靖善五年

不遷鄭浩得罪貶樞以贖行免官徽宗卽位歷官御史中書舍人曾布自以汲引恩冀爲之用榘略無所恤下布大失望帝以舊學故多所延訪榘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爲言在朝歲餘見事寢異竊歎曰禍其始此乎遂上疏劾去以龍圖待制知博州卒

李昭玘字成季濟南人少與晁補之齊名登進士第歷祕書丞開封推官俄提點永興京西京東路刑獄坐元符黨奪官徽宗立召遷太常少卿韓忠彥欲用爲起居舍人曾布持之布使山陵命始下爲陳次升所論出知滄州崇寧初罷奉祠遂入黨籍居閒十五年自號樂靜

宋史新編卷之八

三

先生寓意法書圖畫貯於十囊命曰燕遊十友爲之序以爲與今之人友或趨附而陷於禍吾寧與十者友又益有味也初昭玘校試高密得侯蒙蒙執政使人致已意昭玘唯求祕閣法帖而已使陝西時延安小將軍吉者被誣爲盜昭玘察知無他吉後立戰功至皇城使相遇京師以名馬爲獻笑却之晚知欽州辭不行靖康初復以起居舍人召而已卒高宗追復直徽猷閣

孫鑿字叔靜錢塘人用父任登仕徽宗時由福建轉運判官召爲屯田員外鑿微時與蔡京善常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至是京還朝遇諸塗

鑿曰我若用於天子願助我鑿曰公誠能護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絕口不言兵天下幸甚鑿何爲者京默然既相出提點江東刑獄未幾入爲少府少監戶部郎中縣官用度無藝鑿與尚書曾孝廣侍郎許幾共疏論之孝廣幾坐是罷而徙鑿開封遷太僕卿殿中少監四輔建以顯謨閣待制知曹州論經始規畫之勞轉太中大夫徙鄆州邑人子爲草祭之謠指切蔡京鑿以聞京怒使言者誣以他謗予祠起知單州遂致仕卒年八十六贈銀青光祿大夫謚通靖鑿篤於行義黨事起家人危懼鑿一無所顧時人稱之

宋史新編卷之八

三

吳時字伸道邛州人初舉進士得學究出身再試中甲科歷官太僕少卿張商英罷相言者指時爲黨出知耀州又降通判鼎州未赴提舉河東常平童貫經略北方每訪以邊事輒不答還爲大晟典樂擢中書舍人給事中內侍何訴謫監衡州酒猶領節度使時奏奪之又因進對及取燕事曰祖宗盟血未乾渝之必速亂王黼聞之怒斥爲腐儒時求去以徽猷閣待制兼侍讀俄提舉上清太平宮西歸遇其里人趙雍爲言取燕必召禍吾老得不遭其變幸矣卒年七十八時敏於爲文未嘗屬箋落筆已就兩學目之曰立地書廚

勸字元功南陵人第進士調吳江尉選轉判教授  
師討賊轉運使檄勸從軍舒實聞其名將以御史薦  
勸堅辭為人辭不答求知建平縣入爲諸王宮教授歷  
諸王府記室參軍徽宗立擢實文閣待制兼侍講遷中  
書舍人帝謂勸曰朕每聽臣僚進對非詐則諛惟卿頗  
直朕所倚賴詔與蔡京同校五朝寶訓勸不肯與京聯  
職固辭奏京之惡引盧杞爲喻遷給事中翰林學士上  
疏陳六事又言神宗正史更五閱未能成書蓋由范祖  
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事蔡京兄弟純用王安石日  
錄各爲之說故論議紛然當時輔相之家家藏記錄何  
得無之臣謂宜盡取用參訂是非勒成大典帝然之帝  
初政銳欲損革新法曾布始以爲然已乃密陳紹述之  
說帝以問勸勸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今是非未定政  
事未一若不考其實姑務兩存臣未見其可也又因論  
葉渥州請自今勿妄興邊事以貽後悔勸與何執中偕  
事帝於王邸蔡京每曲意事二人勸不少降節俄而遭  
憂京入輔執中亦預政勸行章惇詞以爲詆先烈服  
關以主管靈仙觀入黨籍起知江寧府言者復論爲元  
祐姦朋罷歸大觀二年知太平州召入覲極論茶鹽法  
爲民病帝嘉納之加龍圖直學士留守南京蔡京自

錢塘召還過勸微言憾之曰元功遭遇在伯通君伯通  
既相矣勸笑曰人各有志吾豈以利祿易哉以疾除  
謫閣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九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  
勸挺挺持正尤爲帝所敬禮而不至大用時議惜之  
陳軒字元興建陽人進士第二元祐中累遷中書舍人  
高麗入貢軒館客其使求市歷代史策府元龜抄鄭衛  
曲譜皆爲上聞禮部尚書蘇軾劾其失體以龍圖閣待  
制知廬州徙杭州江寧穎昌府徽宗立爲兵部侍郎兼  
侍讀言比更定役法欲以寬民力而有司生事急切苟  
營贏羨散青苗以抑兼并拯難困不當以散多予賞入  
朱史新編卷八  
侍總閣每以治貴清淨法文景之恭儉爲勸加龍圖閣  
直學士知成都不行改杭州福州卒年八十四  
吳師禮字安仲錢塘人太學上舍賜第歷太學博士祕  
書省正字預餞鄒浩免徽宗初遷至右司諫改右司員  
外郎師禮工翰墨帝嘗訪以字學對曰陛下御極之初  
當志其大者臣不敢以末伎對以直祕閣知宿州卒凡  
師仁字坦求篤學厲志不事科舉喪親廬墓下日倩  
手僧造飯一鉢以充飢不復置庖爨及畜僮僕郡守陳  
襄等皆以遺逸薦于朝後爲穎川吳王宮教授卒  
路昌衡字持正祥符人第進士累遷工部侍郎以寶

開封府李清臣有任婦人之訴屈衡政之重  
碑出知瀘州徙永興軍進直學士知成都徽宗立應  
上書謂頻年以來西方用兵致興大役利源害政使臣  
嚴主四者皆陰之過盛俄坐清臣獄事責司農少卿分  
司居郢州起爲滁州定州復直學士知開封府徙南京  
留守又坐前上書事落職入黨籍卒贈龍圖閣學士  
陳陽字晉之福州人中紹聖制科授順昌軍節度推官  
徽宗初進逐衡集以勸導紹述得大學博士祕書省正  
字禮部侍郎趙挺之言陽所著樂書甚備乞援其兄祥  
道進禮書故事給札既上遷太常丞進駕部員外郎爲

宋史新編卷八

五

講議司參詳官魏漢津議樂用京房二變四清陽四五  
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蠹也時論方右漢  
津絀陽議實未有知其謬者語在樂志進鴻臚太常少  
卿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提舉醴泉觀坐事奪官  
已而復之祥道字用之元祐中爲太常博士終祕書省  
正字所著禮書一百五十卷與陽樂書並行于世  
席旦字晉仲河南人元豐中舉進士禮部不奏名時方  
求邊功旦詣闕上書言戰勝易守勝難知所以得之必  
知所以守之神宗嘉納令廷試賜第歷鄆州河陽教授  
教令所刪定官徽宗權右正言遷右司諫御史中丞

等諸廢元祐皇后用劉氏爲太后旦而贊爲不可  
効旦左轉吏部員外郎累遷御史中丞兼侍講內侍邪  
隨驕橫旦効能之帝以其章有指斥旋改吏部侍郎以  
顯謨閣待制知宣州召爲戶部侍郎還吏部郝隨復入  
侍乃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坐進對淹留黜知滁  
州久之帝思其治蜀功復知成都威州守焦才叔言欲  
誘保霸二州內附旦上章劾才叔爲姦利宰相不悅代  
以龐恭孫而徙旦永興恭孫俄罪去加旦述古殿直學  
士復知成都卒于長安贈太中大夫旦立朝無所附徇  
第爲中丞時蔡王似方以疑就第旦糾其私出府請推

宋史新編卷八

五

治官吏議者哂之子益紹興初參知政事

張閣字臺卿河陽人第進士歷官翰林學士蔡京免相  
閣當制歷數其過詞語逾拔人士多傳誦之京復相以  
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杭久闕守閣經理有敘去惡少年  
之爲人害者州以理聞召拜兵部尚書兼侍讀復爲學  
士徽宗有意大用未幾卒閣初出守杭思所以固寵辭  
日乞自領花石綱事應奉山是滋熾云

俞泉字祇若江寧人崇寧四年以上舍生賜進士第歷  
官中外兩爲給事中蔡京再相憾向所用士多畔已  
夢得言泉獨否遂拜御史中丞陳士風六弊又發

世曹劉炳為舉子時陰事京方倚炳為腹心  
與翰林學士遷兵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德府石  
公弼在襄州以論衡前事謫言者謂與實倡之罷于祠  
竟以毀紹聖法度貶常州團練副使安置太平州未至  
復述古殿直學士知江寧府卒

王漢之字彥昭常山人父介舉制科以直問至祕閣校  
理漢之進士甲科歷官太常少卿蔡京置講議司漢之  
其客也引為參詳官權禮部戶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  
知瀛州徙江寧河南府不至而為蘇潭洪三州召拜兵  
部侍郎進直學士知成都又不至連徙五州入為工部  
宋史新編卷八

侍郎使還言其主指克荒淫亡可政而待徽宗悅以  
知定州徙江寧進至延康殿學士卒弟渙之

渙之字彥舟未冠擢上第歷官太學博士校對黃本祕  
書通判衛州入編脩兩朝魯衛信錄徽宗立以日食求  
言渙之用大臣薦召對稱旨欲任以諫官御史辭曰臣  
由大臣薦不可居是官累擢中書舍人崇寧初進給事  
中吏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廣州言者論渙之當元  
祐末與陳瓘張璠堅游解職知舒州入黨籍知  
福州未至復徙廣州召詰問言者復拾故語沮之罷為  
洪州改滁州歷潭杭揚三州張商英相復為給事中吏

給事中商英去亦出守越八年知中山府加寶文閣  
學士朝廷議北伐渙之以疾提舉明道宮卒渙之恬於  
仕進每云乘車常以顛墜處之乘舟常以覆溺處之仕  
宦常以不遇處之則無事矣其歸趣如此

劉嗣明祥符人入太學解褐補承事郎至給事中時鄭  
居中雖以嫌去樞密然陰殖黨與竊伺益固嗣明與之  
合計傾宰相張商英得遷大司成士子肄雅樂被恩嗣  
明亦升班與學士等言者論其取悅權貴妄升國子生  
預舍法以抑寒士黜知潁州未幾入為工部侍郎翰林  
學士工部尚書卒贈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

宋史新編卷八

主

論曰傳揖而下竝徽宗朝侍從也揖乃曾布所薦為  
之用李昭玘於侯蒙有舊恩却其延致孫翬雅善蔡京  
而守法節財寢兵規諷良切京嘗曲意結徐勣勣不少  
貶且奏其惡均可謂不黨矣方京倡豐亨豫大之說陳  
軒則曰宜遵恭儉章貢王黼相與經營北方吳時則曰  
必召亂徽宗喜祥瑞路昌衡則曰陰盛致災耿幹墨吳  
師禮則曰當志其大均可謂不阿矣若陳賜導紹述席  
且擠蔡王張閣以花石蕩上心念吳王漢之劉嗣明猶  
權貴視數君子者何霄壤也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尹莆田柯維騭編

沈畸肅服

張汝明

黃葆光

毛注

石公弼張京公附

洪彥昇

沈畸字德侔德清人第進士崇寧中擢監察御史六察無言事法畸詣匭上十事言花石擾民土木弊國冗費多恩澤濫議論異同下情睽隔其論當十夾錫錢最為剴當進殿中侍御史蔡京與蘇州錢獄欲陷章縱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御史張茂直鞠之株連至千百強抑使承盜鑄罪帝獨意其非辜遣畸及御史蕭服往代京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九

啖以顯仕畸至即決釋無佐證者七百人嘆曰為天子耳目司可傳會權要殺人以苟富貴乎遂閱實平反以開京大怒貶監信州酒稅既而獄事竟復羈管明州已卒矣建炎初贈龍圖閣直學士子濬為右正言

蕭服字昭甫廬陵人第進士調望江令訪古跡得王祥臥冰池孟宗泣筍臺皆為築亭俾民知所嚮歷將作少監以使事得入對論人主聽言之要纒纒數百言徽宗謂有爭臣風擢監察御史奉詔作崇寧備官記帝稱善俄偕沈畸使鞫獄坐羈管處州踰歲得歸張商英當國引為吏部員外郎以父老得請知蘄州卒

張汝明字舜文廬陵人少入太學有聲國子司業黃葆光以女汝明約無飾華侈協承親歡然後受室葆光第常州縣二十年未嘗干進大觀中召貢學制局改宣教郎擢監察御史嘗攝殿中侍御史即日疏劾政府市恩招權以蔡京為首帝獎其直京憚之徙司門員外郎出通判寧化軍與遼人文移名觸其諱坐貶遇赦簽書漢陽判官最晚知岳州卒年五十四汝明至孝母病疽刺血調藥傅之而愈石喪飯脫粟飲水無醯鹽草木之滋浸病羸行輒跽夢父授以服天南星法用之驗人以爲孝感汝明學精微研象數貫穿經史百家所著書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九

不蹈襲前人語有易索書張子危言大究經傳於世黃葆光字元暉徽州黟人應舉不第以從使高麗得官試吏部銓第一賜進士出身歷擢左司諫始在職即言三省吏假多大弊有十徽宗亟命釐正蔡京怒密請降御筆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為衰亂減損之計徒符寶郎帝念之明年拜侍御史遼人李良嗣來歸擢祕書丞葆光論其五不可帝感悟自崇寧後增朝士兼局多葆光以為言乃命蔡京裁定京陽請一切廢罷以激怒士大夫葆光言如禮制局製造局監員最多豈不能省去一二以副上意時皆壯之後因歲旱又上疏曰陛下恭儉



聚朴以先天下而太師蔡京修大過制陛下以紹述為心而京所行乃背元豐之法太宰鄭居中少宰余深休違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責疏入不報京中以他事貶安置昭州京罷召為職方員外郎改知處州州當方臘殘亂後盡心收養民列上其狀加直祕閣再任卒州人祠之葆光善論事會文切理不為橫議所移本出鄭居中門故極力攻蔡京無所顧然亦有迎時好者方作神霄萬壽宮溫州郭敦實泗州葉點皆坐是得罪葆光遂疏建昌軍陳弁秀州蔡寔岳州傅惟蕭祁門令葛長卿不即奉行制書悉坐停廢議者尤之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三

毛注字聖可西安人第進士歷官殿中侍御史蔡京免相留京師注疏京擅持威福結葉夢得為腹心徽宗遂夢得而遷注侍御史遂極論京受孟珙妖姦之書與逆人張懷素游處引凶朋林摠置政府用所親宋喬年尹京時論者和繼京遂致仕夢得再見注又言蔡京怙恩恃寵宜早令去國消弭災咎京始出居錢塘注遷左諫議大夫張商英為相言者攻之力注亦言其無大臣體然訖以交通商英罷奉祠卒於家建炎末復諫議大夫石公弼字國佐新昌人第進士調衛州司法參軍章惇方求太學官或薦公弼使往見謝不往後歷宗正寺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四

人見言朝廷比日直詞罕聞願蔡京交其願蔡京正其爭徽宗善之擢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三舍法行志子計等第煩事告訐公弼言設學校者要以仁義漸摩欲人有士君子之行願使之相告言非建學本意也由右正言改左司諫遷侍御史論蘇杭造作局擾民之害請稍罷進奉帝納之蔡京始與公弼有連故因得進用至是意浸異京忌焉徙太常少卿遷起居郎兼定王嘉王記室故事初至宮賜金絹二百萬公弼辭不受大觀二年拜御史中丞京西轉運使張徽言欲因方田籍增立汝襄鄧三州稅以公弼言罷之公弼遂劾蔡京罪惡章數十上京始罷又言吏員猥冗元豐舊制於是堂選歸吏部者數千員罷宮廟者千員都水知埽六十員縣非大郡悉省丞在京茶事歸戶部諸道市舶歸轉運司仕塗為清京雖上相印猶提舉脩實錄公弼復言願持必斷之決以消後悔又因坐變言之竟出京杭州劉達反京所為公弼論其廢紹述良法啓用元祐和黨學術人知其非一意於正者進兵部尚書兼侍讀張商英入相欲引為執政不果以樞密直學士知揚州改述古殿直學士知襄州京再相責秀州團練副使台州安撫年赦歸卒年五十五後復其官初名公輔徽宗以

勿謂同故改云

克公與中丞石公弼論之京罷徙克公至右諫議大夫

京留京師克公復因星變論之京致仕張商英為相與

鄭居中不合克公為御史中丞治堂吏訟歸曲商英

疏其罪問英罷京復召衛克公弗置徽宗為徙吏部尚

書京欲以部事稽達中克公既又摘其知舉事帝不問

卒贈資政殿學士

洪彥昇字仲達樂平人第進士歷監察御史遷殿中

御史彥昇孤立任言責閱五年疏論蔡京再居元宰

宋史新編卷九

蔡京國既已上印而偃蹇都城上憑眷顧之恩中懷

危之志願早賜遣何執中殊不事事唯貨殖是圖願解

其機政呂惠卿與張懷素厚善序其所注般若心經

我遇公為黃石之師張良為漢祖定天下惠卿安得

以為比他如鄧洵仁蔡幾劉拯李孝稱許光凝許幾

章李諶任熙明皆條陳其過右僕射張商英與給事

劉嗣明爭曲直事下御史彥昇蔽罪商英商英去遷給

事中宜諄告一日而商英復官之命下言者以為顧

封駁出知滁州尋加右文殿脩撰進徽猷閣待制

之知滁州

大夫

沈疇蕭服承風旨太微悉平友張

彥昇論誤國罪發其隱隱毛注石公弼

上務遂去乃已蓋皆激於忠憤寧慮後患乎

京則彥昇等何京每去即召其所中傷自

外無多言而彥昇等權移可以主天下

賈易

采之邵

吳執中

吳材

中歷左司諫弟併及文彥博范純

宣仁后怒知州御史言其謝表文過從屬

年以點江東刑獄召拜殿中侍御史疏彥博至和

之議為不然彥博不自安竟解平章重事去蘇轍

丞易引嫌改提點淮東刑獄復入為侍御史

下大勢可畏者五志於抵阨時事無他奇畫

訴浙西災潦甚苦易平去依楊畏安鼎論

乞考實詔下給事中范祖禹封還之易遂

詩以奉先帝遺詔為聞好語草呂大制云

引周厲王詩以比熙寧

之政史弟轍

無人臣禮至指李林甫楊國忠為喻議者由是得免  
知宣州除京西轉運副使徙蘇州徐州加直祕閣元和中  
中累謫保靜軍行軍司馬邵州安置徽宗立召為太常  
少卿歷寶文閣待制知鄧州尋入黨籍卒

董敦逸字夢授宋豐人第進士歷梓州路轉運判官元  
祐六年召為監察御史同御史黃慶基疏言蘇軾為制  
語指斥先帝其弟轍相為表裏宰相呂大防奏曰元祐  
以來言事官用此中傷士人兼欲動搖朝廷意極不善  
轍復奏曰臣昨日取兄軾所撰呂惠卿告觀之其言及  
先帝者曰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鯨終然孔子之聖不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信宰予亦豈是謗毀邪臣聞先帝末年亦自深悔已行  
之事但未暇改尔元祐改更蓋追述美意而已宣仁后  
曰先帝追悔往事至於泣下大防曰先帝一時過舉非  
其本意宣仁后曰皇帝宜深知於是二人並罷敦逸為  
湖州運判改知臨江軍紹聖初軾轍失位劉拯訟敦逸  
無罪哲宗曰非前日白髮御史乎復除前職論常安民  
為一蘇之黨凡論議主元祐者斥去之累遷侍御史瑤  
華祕欲成詔詣掖庭錄問敦逸察知冤狀握筆弗忍書  
郡隨從旁為之乃不敢異獄既上終不自安幾兩旬意  
疏謂臣恐得罪天下哲宗怒蔡卞欲加重貶草草一

布以為不可而止明年用他事出知興國軍徙江州  
宗即位加直龍圖閣知荆南召為左諫議大夫敦逸  
言蔡京蔡卞過惡遷戶部侍郎卒

上官均字彥衡邵武人神宗熙寧親策進士擢第二為  
北京留守推官國子直講元豐中蔡確薦為監察御史  
裏行時相州富人子殺人獄欲為審刑大理所疑京師  
流言法官嘗華等受賂蔡確引猜險吏數十人窮治華  
等慘酷無敢明其冤均上疏言之乞以獄事詔臣參治  
坐是謫知光澤縣華等卒無罪天下服其持平還都監  
進奏院哲宗即位擢開封府推官復為監察御史自熙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寧以來京師百司有謁禁均言以誠待人則人思竭忠  
以疑遇物則人思苟免願除開封大理外餘皆釋禁以  
明洞達不疑之意遂論青苗願罷之而復為常平糴糶  
之法又言官冗之弊詔有司議久之不能有所省復上  
疏又因請對力陳之宣仁后曰當從我家始乃自后屬  
而下至大夫悉裁其數蔡確弟碩盜貨官錢萬計獄既  
上均請正確罪以厲百官張璪李清臣執政與正人異  
趣相繼擊去之歷殿中侍御史西夏怙勝氣驕朝廷  
葉四砮與之至是又請蘭州為砮地均疏謂蘭州復  
則熙河數郡孤立難守若繼請熙河故地將何辭以

之不如治兵積穀畫地而守使夏人曉然知朝廷意也  
時執政傅堯俞許將韓忠彥論事多同異俱求罷均言  
堯俞等事皆緣公無顯惡太過望令就職詔從之御史  
中丞蘇轍等尚以爲言均上疏言許將舍同列之議上  
奉聖旨是能將順其美不當反以爲過惡也將罷均又  
言呂大防堅強自任同列不收其唯許將時有異同轍  
素與大防善盡力排將期於必勝臣恐綱紀法令自此  
敗壞矣遂乞罷出知廣德軍改提點河北東路刑獄紹  
聖初召拜左正言時大防轍已罷政均論大防轍六罪  
並再黜大防史禍由此起宰相章惇出吏部尚書彭汝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九

礪知成都府召朱服爲中書舍人均言汝礪不可出服  
不可用惇怒遷均工部員外郎尋提點京東准東刑獄  
歷梓州淮南轉運副使知越州徽宗立累遷給事中宰  
相欲盡循熙豐法度爲紹述以風均均曰法度惟是之  
從無彼此之辨由是不協以龍圖閣待制知永興軍徙  
襄州崇寧初與元祐黨籍奉職奉祠後復集賢院脩撰  
久之復龍圖閣待制致仕卒

來之邵宇祖德咸平人第進士元豐中黃復薦爲監察  
御史未幾買倡女爲妾復劾其汙行左遷哲宗卽位累  
遷殿中侍御史之邵資性嚴譴與楊畏合攻蘇頌論頌

劄實易知蘇州之命又論梁燾緣劉望舉燾復  
弼又論弼純仁不可復相乞進用章惇安燾爲御史  
聖初之邵逆惇時惇先劾呂大防惇既相惇爲御史  
王安石配食神宗之邵又請加美謚疏司馬光等咈道  
逆理典刑未正獨劉望存實天以遺陛下其阿恣無  
忌憚如此進刑部侍郎陽翟民蓋漸以訟至有司之邵  
二子皆娶蓋氏誣漸非蓋氏子以規其貲諫官張商英  
論之以直龍圖閣出知蔡州卒蔡京爲相特贈太中大

夫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十

孝不事科舉其後第進士調成紀主簿不之官刻志經  
術以所著書謁王安石呂惠卿爲鄆州教授自是尊安  
石之學以爲得聖人之意除西京國子監教授舒亶薦  
爲監察御史裏行時有御史中丞出爲郡守監司薦之  
畏言侍從啓者上所素知監司乃敢妄薦蓋爲畏言地  
爾乞戒其觀望言有給學士院廚錢罪爲王安石禮所發  
畏抗章爲辨亶罷出降宗正丞出提點夔州路刑獄  
元祐初請祠歸洛畏恐得罪司馬光嘗曰畏官夔峽雖  
深山群僚閒用司馬光皆相賀其盛德如此至光卒畏  
復曰司馬光若知道更是事變稷契以不知道故於政

事未盡也。呂太防劉摯為相俱與長善。廣權中侍御史畏助大防攻摯。事行言梁燾王巖叟劉安世朱光庭皆其死黨。必與為地。阮而壽等果收摯皆不納。摯罷相。蘇頌代之。畏復攻頌。頌能畏意在蘇轍而宣仁后特召相。范純仁畏又攻純仁不報。畏本附轍知轍不相復上疏。詆轍不可用。其傾危反覆如此。百僚莫不側目。遷侍御史。宣仁后崩。大防欲用畏諫議大夫范純仁以畏非端士不可。乃遷禮部侍郎及大防為宣仁后山陵使。畏首肯大防稱述熙寧元豐政事。與土安石學術折宗信之。遂薦章惇呂惠卿可大任。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十一

有紹述意。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畏復考悉下之。拔畢漸為第一。惇入相。畏遣所親陰結之曰。畏前日度勢力之輕重。遂因呂大防蘇轍以逐劉摯梁燾。方欲逐呂蘇二人。覺罷畏言職畏。遂在元祐心在熙寧。首為相公開路者也。惇至徙畏吏部。以自助中書侍郎李清臣知樞密院。安壽與惇不合。以復陰附安。李惇覺其情。又曾布蔡卞言畏平日所為。以惇遂出知真定府。天下於是目為楊三變。謂其進於元豐顯於元祐。遷於紹聖也。後竟落職奉祠。入元祐黨。京為相畏自明出黨籍。尋復寶文閣待制。政和二年。以人詣闕請封禪嵩山。畏上。

累千餘言。極其諛佞。方以行得疾卒。畏頗為鄉里所忌。才濟而多押闊。與卿相無交。其好功名富貴亦同然。疎而多失。畏謀必中。其死後為棺糾禍云。

劉拯字彥脩。南陵人。進士及第。知常熟縣。有善政。元豐紹聖再為御史。言元祐前。先帝實錄以司馬光蘇軾之門人。范祖禹黃庭堅秦觀為之。竄易增減。誣毀先烈。又言蘇軾醜詆厚誣。請正其罪。時祖禹等已貶。軾謫英州。而拯猶警視不悞也。累至給事中。徽宗立。歷戶部尚書。論朋黨及財賦事。違蔡京意。徙兵部。旋罷知蘄州。徙潤州。張商英入相。召為吏部尚書。左轉工部。以樞密直學士知同州。商英罷。言者併劾之。削職與祠卒。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十一

錢適字德循。婺州人。進士甲科。徽宗時。兩為殿中侍御史。劾罷右相曾布。遷侍御史。旋進中丞。乞治元符末大臣。嘗請復孟后廢劉后者。韓忠彥曾布李清臣黃履及議者。會肇豐稷陳瓘龔夬皆坐貶。復與殿中侍御史石豫左膚言。元祐皇后得罪。先朝當國大臣因一布衣何大正狂言。復還廢后位。號當時物議固已洶洶。乃至疎逐小臣。詰闕上書。天下公議從可知矣。今已貶削忠彥等及追褫大正誤恩。則元祐皇后義非所安。宜蚤正厥。明日又言之。由是復廢。適遂言元符皇后名位未。

正乃而為崇恩太后通所言小臣上書者崑州推官  
解也解因得鴻臚主簿蔡京謀取青唐通助成其議會  
籍元祐堂適以為漏略給事中劉逵駁之左轉戶部侍郎  
俄遷工部尚書兼侍讀踰年知穎昌府言者疏其罪  
黜為滁州徙宣州復為工部尚書舉馮解自代言者又  
疏其罪以顯謨閣待制知秀州中書舍人侯綬封還之  
又奪待制久之還故職改述古殿直學士屏居十五年  
方臘陷婺適逃奔蘭溪為賊所殺

石豫者寧陵人第進士以安惇薦為監察御史與左膚  
鞠鄰浩獄文致重比以論邊事不稱肯出為淮南轉運

宋史新編卷九

十一

十一

判官陳瓘又追論羅織鄒浩事降通判亳州崇寧元年  
召拜殿中侍御史遂同錢遹造廢元祐皇后議亟遷侍  
御史至中丞景靈宮繪像臣僚請削文彥博司馬光呂  
公著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王巖叟諸人既  
以論罷軍器監蔡碩碩訟豫平生交通狀黜知陳州徙  
鄧州歷刑部侍郎卒廬州人亦用安惇薦為御史復  
歷大略與石豫同累至刑兵戶三尚書以樞密直學士  
知河南府政求興軍卒

吳執中字子權松溪人登第官州縣同門皆呂惠卿方  
貴盛不肯附以進取三十餘年始提舉河南常平歷

司郎中大觀中擢至御史中丞疏論外戚鄭居中求  
在政地帝還其章論所以用居中意初蔡京忌張康國  
欲引執中言路執中先劾劉頌兄弟宋喬年父子皆  
客卿嘗誣執中嘉其不阿康國曰是乃為逐臣地耳已  
而章果至帝怒黜知滁州歷知河南府過都復拜中丞  
京以星變逐執中謂大臣當全體貌於是得不重貶遷  
禮部尚書張商英罷御史張克公言執中與商英皆由  
郭天信以進除樞密直學士知越州竟奪職卒于家  
吳材字聖取龍泉人登第歷左司諫首論范純禮為朋  
黨不宜復其職程之元為蘇軾心腹不宜亞九卿

宋史新編卷九

十一

張舜民徇狂不宜以從官處鄉郡其後受右相曾布指  
與王能甫疏罷宰相韓忠彥材驚忍疾視善類所排逐  
最多蔡京用為給事中吏部侍郎陞見有所陳京不悅  
以天章閣待制知光州趙挺之作相拜工部侍郎卒  
論曰所貴司言責者非以其扶植天下之公議乎廢公  
議則為讒為佞是惑主聽而生亂階也當哲宗更化海  
內離新法之苦實惟諸賢輩力買易求之邵楊畏友  
媒藥其過相繼去朝然則使元祐之治不終者易輩之  
為也無何楊畏紹述之說售而熙豐之黨進劉摯與之  
邵並致逸上官均力攻元祐諸人欲重進然則使



情等凶焰愈熾者極輩之爲也徽宗釐敝政召用正人錢通石豫吳材乃疾視巧詆連及益衆然則使建中之治遽變者通輩之爲也蔡京以星變逐吳執中從而營護之然則使姦相爲國蠹既深且久者執中輩之爲也若均者其他建白頗切時病且能非紹述崇京忤罪差薄云

張近

鄭僅

字文昌齡

許幾

程之邵

蒲直

張近字幾仲開封人第進士累遷大理正哲宗命鞠發運使呂溫卿欲諭之曰此出朕命毋畏惠卿對曰法之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五

七

所在雖陛下不能使臣輕重何惠卿也歷大理少卿以集賢殿脩撰知瀛州遼爲夏請地而宿兵以臨我近請亦出秦甲戌北道伐其謀邊吏執北盜呂懽兒遼略我民爲質近言朝廷方繼好息民當使曲在彼釋之便出鎮高陽累加顯謨閣待制直學士徙知太原府以疾奉祠先承詔買馬三千給於戶近來斂諸民不予直爲御史所劾失學士三年而復之

鄭僅字彥能彭城人第進士累遷直龍圖閣陝西都轉運使論餽餉河湟功進集賢殿脩撰顯謨閣待制政知寧州諸軍多殺老弱持首要嘗僅下令非彊壯而能生

殺者賞半之有內附羗追寇得老人不忍殺擒之乃其父也相持哭一軍感動時諸路爭進討奏捷僅獨保境不生事寇亦不犯徙秦州復爲都轉運使召拜戶部侍郎改吏部侍郎知徐川以顯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卒年六十七贈光祿大夫諡脩敏子望之自有傳

字文昌齡字伯脩成都人進士甲科歷太常少卿詔議郊祀合祭昌齡力辨合祭之非後竟川北議改直祕閣知梓州歷壽州河中府鄧鄆青三州徽宗立擢至戶部侍郎陝西餽芻糧於邊舊制令內郡轉給爲民病昌齡建言止輸其州而令量取道里費助邊糴從之歲省糴價五百萬公私俱便以寶文閣待制知開封府復爲戶部侍郎知青杭越三州卒于常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六

七

常字權可徽宗時提舉成都路茶馬是時馬政大壞率虧歲額提舉官歲以所入進羨餘吏緣爲姦市馬裁十

一二且負其直夷人皆怨常盡革其弊馬遂溢額加直祕閣改知夔州進祕閣脩撰官累中大夫卒許幾字先之貴溪人第進士歷顯謨閣待制知鄆州崇山濠多盜皆漁者窟穴幾籍十人爲保使晨出夕歸悉則以告輒窮治無脫者幾善理財四入戶部至尚書參軍再貶永州團練副使安置袁州遇風復中大夫卒

鄂字慈叔眉山人曾祖仁霸治獄有陰德之風  
歷藥路轉運判官除主管秦蜀茶馬公事徙知鄭州  
元符中復主管茶馬歲有增羨董貫用師熙岷不俟報  
運茶往博羅發錢二十萬億佐用度連進秩爲熙河都  
轉運使秦鳳出師命之邵經制即言已備十萬騎可食  
三百日矣徽宗喜擢顯謨閣待制敵犯熙河攝帥事俄  
卒贈龍圖閣直學士子唐至寶文閣學士  
蒲昌字君錫閬州人母任知書里中號任五經占第進  
士歷提舉湖北京西常平崇寧均田轉運使將度費定  
稅內曰詔旨所以嘉惠元元非增賦也提點湖南刑獄  
知鼎遠諸州復提舉潼川路刑獄有議權酷於瀘敘間  
云歲可得錢二十萬占言先朝念此地夷漢雜居故弛  
其權禁以惠安邊人乃止累官中大夫卒  
論曰衛國在兵裕國在賦二者非得良有司鮮不病民  
况當哲徽紹述時乎張近剝下此何足齒若鄭僅不徹  
邊功宇文父子能酌邊餉脩馬政許幾弭盜理財各著  
其績程之邵經制茶馬以給軍需蒲昌議稅權以惠民  
安邊爲本斯謂之良有司非耶

宋史新編卷一百十九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

列傳六十二

明南宮戶部主事甫田柯維祺編

鍾傳

陶節夫

毛漸

王祖道

張莊

趙適

鍾傳字弱翁樂平人本言生用李憲薦爲蘭州推官坐  
對獄不實羈管郴州章惇與邊事奏還其官得入對爲  
哲宗言夏衆夥而勇難以一舉滅但當擇城險要以正  
不朝制地之法坐待其斃帝然之命幹當熙河涇原秦  
鳳三路公事以功累進集賢殿修撰知熙州傳自始仕  
至此僅再歲遂擅帥熙秦騎四萬出塞無功而還惇方  
主其議不加罪初傳請合三路兵築天都城工既集復  
言水源不壯不可興役坐所奏乖舛褫職俄而詐增首  
虜事覺再貶連州別駕崇寧中復起知河中府歷鄆瀛  
渭三州擢顯謨閣待制建言河南要地靈武爲根本條  
上十四事未報詔諸道進討傳遣將折可適至靈州川  
有功進龍圖閣直學士會別將高末年沒於西而可適  
遇雨失道爲虜所乘傳以逗撓黜知汝州奪學士未幾  
復爲杭州真定未與太原延安府以故職卒贈端明殿  
學士傳所行事大抵欺妄故屢起屢償云

陶節夫字子禮鄒陽人晉大司馬侃之後第進士累官

中知安府以招降先有功加集賢殿脩撰集賢殿學士  
城石堡以天淵為隄可趨者唯一路夏人審粟其間  
以千數既為宋有其酋驚曰漢家收我金窟塙亟發鐵  
騎來爭節夫禦之敏矣退連擢龍圖閣直學士方議城  
銀州謀告夏人已東節夫料必西趨涇原乃遣裨將耿  
端彥疾驅至銀州五日城成夏人果從涇原至則城備  
已固遂遁去進樞密直學士節夫久在延安蔡京張康  
國從中助之故唯京意是徇尋領經制環慶涇原河東  
邊事陳取興靈之策加龍圖閣學士會朝廷罷經制司  
且棄所城地節夫乃求內郡歷青秦二州太原府坐疏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三

留本道兵勿移戍降待制知永興軍卒追復故職

毛漸字正仲江山人第進士知寧鄉縣歷寧經理五溪  
漸上利害於察訪使章惇遂諉以區畫建新化安化二  
縣擢著作佐郎知安化召為司農丞提舉京西南路常  
平哲宗時歷廣東荆湖轉運判官江東兩浙轉運副使  
浙部水溢案錢氏有國時故事起長安堰至鹽官徹清  
水浦入于海開無錫運漕河武進廟堂港常熟疏涇梅  
里入大江又開崑山七耳茜涇下張諸浦東北道吳江  
開大盈顧匯柘湖下金山小官浦以入海自是無水患  
累遷秘閣校理陝西轉運使攝渭秦熙三州復攝帥涇

原日夜治兵乘夏人犯邊伺其虛破沒烟若進直龍圖閣知渭州命下卒贈龍圖閣待制

王祖道字若愚福州人第進士又舉制科會罷調韓城尉歷官中外累典方州最長知桂州積遷祕書少監直龍圖閣蔡京開邊祖道乘時微言貴誘王江曾使納土夸大其辭言向慕者百三十峒六千家十餘萬口王江據諸峒要會幅員二千里宜開建城邑控制百蠻以武臣為守置溪峒司主之詔以為懷遠軍又言黎人願為王民得地千五百里遂以安口隘為允州中古州地為格州增提舉溪峒官三員又言地州文州蘭州邠州皆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三

內附請於黎母山心立鎮州為下都督府賜軍額曰靜海知州領海南安撫都監徙萬安軍於水口南丹州莫公俊獨拒命發兵討擒之遂築懷遠軍為平州格州為從州南丹為觀州并允地文蘭那五州置黔南路連擢龍圖閣直學士召為兵部尚書未行徭黎渠帥不勝忿蜂起侵剽圍新萬安軍及觀州殺官吏初祖道徙城時言黎人伐木助役及是詔問不能對京范之猶除端明殿學士知復州召為刑部尚書卒贈宣奉大夫祖道在桂四年厚以官爵金帛挑諸夷建城邑調兵鎮戍羣蠻內地錢石鹽粟無復齊限地瘠瘠戍者歲計什五六費

無天地一民益於縣官蔡京既自以為功至謂混中廢風氣之殊當天下興圖之半祖道用是超取顯美張商英為相治其誕罔追貶昭信軍節度副使京再輔政復還之然所創州縣不旋踵皆罷是後龐恭孫張莊趙通程鄰皆以拓地受上賞大抵皆祖道云

張莊應天人第進士累遷龍圖閣直學士廣南西路轉運副使上祖道建請立朱崖諸州縣徙萬安軍詔莊按覆相度實與祖道相表裏授莊集賢殿修撰代知桂州奏安化諸州納土幅員九千里尋又奏寬樂諸州納土幅員萬里蔡京帥直官表賀進莊兼黔南南路經略安撫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使知靖州莊遣黃忱築安化城忱蠻將也知蠻情偽力言不可莊怒別遣胡超儂昌等往築果為蠻所擒超等沒者幾千人中書舍人宇文粹中言祖道及莊擅興師旅啓釁邀功妄言諸蠻效順納款得地當時柄臣攬為綏撫四夷之功奏賀行賞張皇其事自昔欺君無大於此朝廷既追貶祖道莊責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再貶連州移和州起知荆南府徙江寧復進徽猷閣直學士歷知涇寧襄州鎮江東平府宣和末坐繕治東平城摧罷降兩官予祠卒贈宣奉大夫

趙通開封人太觀初以發運司勾當公事為梓州路轉

運司判官以勞加授龍圖閣直學士為正使政和五年晏州夷酋卜漏反陷梅嶺堡初瀘帥賈宗諒以斂竹木擾夷部且誣致其罪夷人咸怨漏遂相結四出剽掠已而樂共城監押潘虎誘殺羅始黨族首領其族蠻僨奴合漏等攻樂其城適并効之詔斬虎罷宗諒代以康延魯而聽通節制通陰有專計意兵端益大矣於是詔移陝西軍義軍上軍保甲三萬人以適為瀘南招討使通與別將馬覺張思立分道出期會于晏州漏據輪縛大固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篁深密適軍不能進間從巡檢神友直田祐恭按視其旁山崖壁特峭絕賊恃之無守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五

備通欲襲取命友直祐恭迭攻之友直所部多思黔土丁習山險而山多生篠適遣土丁捕之伐去蒙密緣崩石挽藤葛而上得篠數十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於篠背暮夜復遣土丁負繩梯登崖顛迺縋梯引下人人銜枚挈篠蟻附而上比雞鳴友直祐恭與其眾悉登擁刀斧穿箬入及賊柵出火然炬篠熟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篠竄其上火輒發賊號呼奔撲篠益驚火益熾適望見火靡軍蹕雲梯攻其前兩軍相應賊擾亂不復能抗赴火墮崖死者不可計俘斬數千人卜漏突圍走追獲之晏州平諸夷落皆降拓地環二千里適為建城營

以轉運副使孫義叟為安撫使加道龍圖閣直學士  
外關遼經略安撫使適以疾請祠不許既入對賜上舍  
出身拜兵部尚書適與童貫有隙力請去以提舉醴泉  
觀兼詳定一司勅令六年出知成德軍拜延康殿學士  
賜其子未喬上舍出身秘書省校書郎涑水人董才得  
罪亡命上書請取全燕以自效王黼童貫大喜將許之  
適言不可疏奏上斥還才書才窮蹙轉入河東詔以問  
適適復具疏極論其害迫適徙熙州黼等平納才又慮  
適過關有所陳趣便道赴鎮諸番聞適至相賀曰吾父

宋史新編卷五

六

來朝廷真欲無事矣爭出鉅餼午價為頓犒居數月以  
疾乞致仕予祠起知中山順昌應昌府金人舉兵召赴  
闕尋卒未喬歷知眉州言者論適欺罔軍功未喬遂族  
罷

論曰宋西園有夏州諸羌南服有溪峒諸蠻舊矣叛則  
討順則撫祖宗之謨烈具在章惇蔡京乃襲王安石餘  
知務以恢拓疆宇嗚其君任鍾傅王祖道輩日興干戈  
爭不毛之地邊氓暴骨儲峙為虛是何嘗以介鱗易衣  
裳也况善功僭賞人懷僥倖圖無之議起而虜禍構矣  
由茲言之漢相蕭望之匡衡唐相姚崇宋璟咸抑邊功

其慮誠遠哉

郝質 賈逵 竇舜卿 劉昌祚

盧政 燕達 姚兕 字子雄 楊燧

劉舜卿 宋守約 字高敏

郝質字景純汾州人少從軍挽強為第一充殿前行門  
換供奉官為府州駐泊都監累功超遷內殿承制并代  
路都監又為大名路鈐轄計貝州賊平遷六宅使歷安  
德軍節度使為殿前副指揮使神宗立易節度武軍為  
都指揮使卒贈侍中謚武莊質御軍有紀律犯者不貸  
而享犒豐渥公錢不足出已奉助之自奉簡儉食不重

宋史新編卷五

七

肉篤于信義在并州與朝士董熙善約為婚姻熙死家  
貧無依質已為節度使竟以女歸董氏自為官不上閤  
閱從微至貴皆以功次遷云

賈逵豪城人隸拱聖為卒至西染院副使從狄青征儂  
智高戰歸仁驛既陳青誓眾不待令而舉者斬時左將  
孫節戰死逵為右將軍先鋒將私念所部兵數困易蚬  
兵法先據高者勝苟復待命而賊乘勝先登吾事去矣  
即日引軍趨山既定賊至逵麾眾馳下仗劍大呼斷賊  
為二賊首尾不相救遂潰逵詣青請罪青拊其背勞謝  
之邕州城空青使人括公私遺墜固辭是時將校多以

高陽關麟延路副都總管積遷至昭信軍節度觀察留  
後元豐初拜建武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卒年六十  
九贈侍中諡武略

寶舜卿字希元安陽人以蔭為三班奉職歷府州兵馬  
監押夏人犯塞舜卿舉烽求援於大將王凱弗應舜卿  
度事急提州兵出戰勝之明日經略使問狀凱要以同  
出為報舜卿雖狀相許不自以為功為青淄路都監海  
盜行劫執官吏舜卿募上三百悉擒之湖北蠻獠彭仕  
義叛徙為鈴轄兼知辰州建請築州城不樓而辦仕義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九

降擢康州刺史累遷邕州觀察使歷邕寧環慶路副都  
總管熙寧中十上章求退且乞易文階改刑部侍郎以  
官祠致仕再轉金紫光祿大夫卒年八十八諡康敏  
劉昌祚字子京真定人以父賀戰沒定州錄右班殿直  
遷至涇原副都總管神宗命將西征詔與總管姚麟率  
兵五萬受環慶高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以出既入境  
而慶兵不至昌祚出胡盧川次磨臍隘夏眾十萬扼險  
不可前昌祚挾兩盾先登敵小却師乘之斬首千七百  
級進次鳴沙川取其窖粟遂薄靈州城未及闔先鋒奪  
門幾入遵裕馳遣使止之昌祚曰城不足下脫朝廷謂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九

我爭功奈何命援甲勿攻是夕慶兵始距城三十里而  
軍圍城十八日不能下夏人決七級渠灌遵裕軍遂潰  
而還復命涇師為殿至渭州糧盡士爭入無復行伍坐  
貶未興軍鈴轄明年復徙涇原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  
使知延州時水樂方陷士氣不振昌祚先修馬政令軍  
中校技擊優者給馬夏人寇塞門安遠砦拒破之殺其  
獻帝喜遣營馬步軍哲宗立以知渭州累遷殿前副都  
指揮使冀州觀察使武康軍節度使卒年六十八贈開  
府儀同三司諡毅肅昌祚氣貌雄偉善騎射箭出百步  
之外夏人得箭以為神持歸事之所著射法行於世  
盧政太原人以神衛都頭從劉平與夏人戰延州平敗  
政脫身歸黃德和誣平降賊仁宗引政問狀政言平被  
執非降也因自陳失主將當死帝義其言赦之以為供  
奉官德州兵馬監押累功歷泰鳳高陽關都鈴轄治平  
熙寧中為涇原四路副都總管遷至武泰軍節度使政  
時年七十三氣貌不衰早朝暴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燕達字逢辰開封人以材武隸禁籍授內殿崇班歷泰  
鳳副都總管遷至忠州刺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郭  
遵招討安南為行營馬步軍副都總管神宗諭之曰卿



名位已重不必親矢石也達頓首謝國臣得感威靈  
賊雖死何憚初度嶺聞前鋒遇敵苦戰卷甲趨之士  
自奮傳呼太尉來驚驚演即定廣原師次富良江蠻  
船於南岸欲戰不得達默計曰兵法致人而不致於  
人吾示之以虛彼必來戰已而蠻果來擊之大敗乃請  
降還拜榮州防禦使元豐中累進殿前副都指揮使武  
康軍節度使哲宗立遷為使徒節武信卒贈開府儀同  
三司諡毅敏達起行伍喜讀書神宗以其忠實可任每  
燕見未嘗不從容嘗問用兵當何先對曰莫如愛帝曰  
威克厥愛可乎達曰要以愛為先耳帝善之

宋史新編卷五

姚兕字武之五原人以父寶戰沒定川錄右班殿直為  
環慶巡檢與夏人戰一矢斃其酋衆潰乘之遂破蘭浪  
敵大舉寇邊圍諸砦有悍酋臨陣甚武兕前射中其目  
斬首還明日來攻益急兕又敗之敵退攻大順城兕復  
往救轉圍三日斬級數千卒全二城神宗召入觀試騎  
射賜銀槍袍帶遷為路都監徙鄜延涇原累功拜通州  
團練使卒於鄜延總管贈忠州防禦使兕幼失父事母  
孝凡圖書器用皆刻仇讎未報字老不廢書尤喜讀  
卿翰墨曰吾慕其人耳弟麟關中號二姚子雖古  
詩學君瑞初從兕兵間中矢透骨以強弩出其鏃發

自若積功至東上閣門使英州刺史元豐西討以涇  
州總管從劉昌祚出戰乘勝向鳴沙趨靈州而高遵裕  
敗還降秩復以副總管督諸將討堪哥平哲宗時歷拜  
武康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王瞻取青唐麟謂朝  
廷討伐方息肩奈何復生此大患已而瞻果敗徽宗立  
進都指揮使節度建雄定武軍檢校司徒卒贈開府階  
麟為將沈毅持重不少縱捨宿衛士嘗犯法詔釋之麟  
殺于庭而後請拒詔之罪故所至肅然

雄字毅夫少勇鷙有謀年十八即佐父征伐歷涇原秦  
鳳將累進驍驍使紹聖中渭帥章楶城平夏雄部熙河

宋史新編卷五

七

兵策援夏人傾國來與之鏖鬪大破之先五日折可適  
敗於沒煙士氣方沮雄賈勇得雋諸道始得并力城威  
擢東上閣門使泰州刺史明年虜攻平夏勢銳甚城幾  
不守雄與弟古合兵卻之徒知會州領熙河鈐轄王瞻  
略地青唐羌人攻湟鄯詔雄與苗履援之徙河州种朴  
戰沒王瞻軍陷敵中雄自鄯主湟四戰皆捷拔出之遂  
築安鄉關夾河立堡以護浮梁通湟水漕運商旅負販  
入湟者始絡繹於道加復州防禦使建中靖國初議棄  
湟州詔訪雄利害雄以為可棄遂賜趙懷德徙雄知  
開建華州觀祭使蔡京治棄地罪再竄雄金州凡累

高永年死起雖略歷河累遷武庫軍器監  
熙州熙河十八年問更十六帥惟維三至共六年以  
機校司空奉寧軍節度使仕卒贈開府階諡武憲

昔亦以邊功官累熙河經略靖康元年金兵逼京城古  
與种師中及折彥質抗可求等俱勒兵勤王時朝命种  
師道為京畿河北路制置使趣召之師道與古子平仲  
先已率兵入衛欽宗拜師道京畿兩河宣撫使平仲為  
都統制二家竝山西巨室平仲恐功獨歸种氏忌之乃  
欲夜劫幹離不營謀泄為所敗既而議和金兵退詔古  
與种師中折彥質范瑄等領十餘萬兵護送之粘罕陷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一

隆德府以古為河東制置种師中副之古總兵援太原  
師中援中山河間諸郡粘于圍太原內外不相通古進  
兵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與金人戰互有勝負太  
原圍不解詔古與師中犄角師中進師平定軍乘勝復  
壽陽榆次等縣朝廷數遣使趣戰師中約古及張灝兩  
軍齊進而二人失期不至師中回趣榆次兵敗而死金  
人進兵迎古遇于盤陀古兵潰退保隆德詔以解潛代  
之古之屯威勝軍也帳下統制官焦安節妄傳寇至以  
動軍情既又勒古遁去故兩郡皆潰李綱召安節斬于  
市林苑中丞陳過庭奏古罪不可恕詔安置廣州

楊燧開封人隸軍籍從征貝州穴城以入論功第一補  
神衛指揮使又以征儂蠻功擢萬乘都指揮使終寧遠  
軍節度殿前副都指揮使贈侍中諡莊敏燧穴城時為  
叛兵所傷同行卒劉順救之得免及貴順已死訪恤其  
家故人妻其貧不能活者一切收養之人推其義

劉舜卿字希元開封人父鈞監鎮戎兵馬慶曆中與子  
堯卿戰死於好水舜卿年十歲錄為供奉官歷昌州駐  
泊都監諭降瀘水蠻八百人誅其桀驁者知水洛城神  
宗經略西邊近臣薦其能召問狀對曰自元昊稱臣泰  
中不復戒嚴今宜先自治帝善之又歷秦鳳鈐轄知代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一

州雄州遷至西上閣門使元祐初進龍神衛四廂都指  
揮使高州刺史知熙州夏人聚兵天都連西羌鬼章青  
宜結先城洮州將大舉入寇舜卿使姚兕部洮西嶺武  
勝兵合河州熟羌講琛城又焚河橋絕西援种誼部  
洮東由哥龍谷宵濟拜金川黎明至臨洮城下一鼓克  
之俘鬼章斬馘數千計再遷徐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  
揮使知渭州召還宿衛未上道卒贈奉國軍節度使諡  
毅敏舜卿知書曉吏事謹文法善料敵著名北州  
宋守約開封人以父任至河北緣邊安撫副使累遷步  
軍副都指揮使威武軍節度使神宗以禁旅驕惰為簡

之法屯營可併者併之守約率先推行約束嚴峻  
其待軍太急帝密戒之對曰臣爲陛下明紀律不患使  
恩出於臣而怨歸陛下帝喜欲擢樞樞府宰相難之乃  
止故事當郊之歲先期籍士卒之兇悍者配下軍以警  
衆當受糧而倩人負者罰久而浸弛守約悉舉行之所  
居肅然無人聲至蟬噪於庭亦擊去莅職十年卒年七  
十一贈安武軍節度使諡勤毅子球

球以蔭幹當禮賓院條奏川券馬四弊群牧使用其議  
馬商使之再使高麗還獻圖紀神宗崩告哀于遼遼使  
易吉服球折以理不能奪積遷至上閣門使樞密副都  
承旨卒球性謹密朝日所聞上語雖家人不以告云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高敏登州人爲涇原指使數與西夏戰有功范仲淹韓  
琦皆薦之歷利州路邠寧環慶都監羌人聲言出鄜延  
敏屢白帥李復圭曰兵家之事聲東擊西環慶嘗破白  
豹金湯結縻已深不可不備已而果以兵三十萬來寇  
總管楊燧以敏爲先鋒將夏人攻奪大順水砦敏出通  
路自寅及午且戰且前多斬獲次榆木援不至戰死熙  
寧三年八月也年五十七官止東頭供奉官贈嘉州刺  
史錄其子時鈴轄郭慶魏慶宗秦勃等俱死之  
論曰郝質以下皆名將多以壽終而高敏獨死於陣何

所遭不幸不幸歟姚氏世用武奮而古隨家

苗授子 王君萬 張守約 王文郁

周永清 劉紹能 王光祖 李浩

和斌 劉仲武 曲珍 劉開

郭成 賈鼎 張整 張蘊

王恩 楊應詢 趙隆 高永年

苗授字授之潞州人父京慶曆中以死守麟州拒元昊

授由國子生以蔭至供備庫副使王韶取鎮洮授爲先

鋒破香子城拔河府羌率衆迎歸師韶遣將田瓊爲援

瓊死乃簡騎五百爲授授奮擊敗之羌復要於架麻平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五

注矢如雨衆懼授今日第進毋恐斃牌數百且至行前

者傳呼羌驚亂力戰數十斬首四千級取珂諾城盡得

河湟地知德順軍三遷西上閣門使鬼章寇河州授一

戰克撤宗論功第一遂知州事加四方館使榮州團練

使從燕達取銀川降木征加引進使果州團練使涇原

都鈐轄召使契丹神宗勞之曰香子之役非汝以寡擊

衆幾敗吾事歷昌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徙

知雄州熙州授持議不苟今初在德順或議城饒南授

謂地阻大河糧道不濟非萬全計遂止師征靈武詔援

高遵裕卽條進退利害甚以爲歷遷武泰軍節度使殿前

劉鄩指揮使踰歲以保康節度知路州提舉上清宮  
寶復後殿前卒年六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

復東髮從戎歷熙延渭秦四路鈐轄知鎮戎軍及其父  
時也官四方館使吉州防禦使矣以事竄房州起爲西  
上閣門副使熙河都監又青右清道率府率監峽州酒  
稅元符初悉還其官以熙河蘭會都鈐轄知蘭州阿章  
叛詔復與种朴過河討蕩辭以兵少朴遂陷錄復前功  
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成州團練使知慶州徙渭州  
進捧日天武都指揮使是後史失載子傳在叛臣傳  
王君萬秦州人以殿侍爲秦鳳指揮使積功至熙河路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鈐轄進領英州刺史達州團練使又累遷客省使爲副  
總管坐貸結糴錢數萬緡爲轉運使孫迥所糾貶秩討  
西山鐵城有功復之君萬怨孫迥使番官木丹訟之鞠  
于秦隴又貶鳳翔鈐轄籍家貲償逋遂以憤卒子贍  
贍始因李憲以進立戰功至皇城使領開州團練使元  
絳中知河州坐事奪十一官猶令領州贍欲以功贖過  
乃密畫取青唐之策遣客詣章惇言狀惇下其事於孫  
路路以爲可取贍遂引兵趣邈川路知贍校槍難制使  
總管王慤統軍而以贍副贍爲前鋒忌慤分其功給自  
食食用乃發慤信之夜半贍忽傳發平明入邈川據府

庫徑上捷書不以白軍府慤後至因訴於路路亦怒  
以兵柄付慤留贍屯邈川贍與慤交惡又訴路指畫相  
違惇不直路曰首謀者贍也路欲掩其功故抑贍乃徙  
路河南罷慤統制以胡宗回爲帥時贍征已來降青唐  
戍將惟心牟欽氈父子百餘人在贍不即取二羌遂迎  
溪巴溫之子龍撈入守暨宗回至日夜督出師遣使威  
以軍法贍懼急進攻龍撈及心牟等皆出降贍入據其  
城詔建爲鄯州進贍四方館使榮州防禦使知州事黃  
履謂賞薄乃拜維州團練使爲路鈐轄贍縱所部剽劫  
羌衆攜貳心牟等結諸族帳謀復青唐贍戮心牟等積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級如山初贍諷諸酋籍勝兵者涅其臂無應者籤羅結  
請歸師本路爲唱贍聽之去遂嘯集外叛以數千人圍  
邈川夏衆十萬助之城中危甚苗履姚雄來援圍始解  
已而王吉魏釗种朴相繼敗沒將士奪氣書聞帝震駭  
轉運使李諲等劾贍盜取二城財物因此致變又殺心  
牟欽氈以滅口曾布言贍創造事端以生邊害萬死不  
塞責詔貶右千牛將軍房州安置言者論不已熙河又  
奏青唐諸族怨贍入骨髓日圖報復樞密院乞斬贍以  
謝一方詔配昌化軍謫于途贈保平軍留後  
賈守約字希參濮州人以蔭歷定州路駐泊都監徙

宗開拓德河及關曰王紹勳辦事奮對因以天威  
之當無不濟但董賊忠勤效順恐不宜侵逼因請  
古渭爲軍以根本隴右帝從之建爲通遠軍加通事舍  
人熙河鈐轄仍統秦鳳羌率衆欲復舊地守約度洮水  
擊破之取窖粟食軍鬼章圍岷州守約提敢死士鳴鼓  
張幟高山上賊驚顧而遁遂知岷州降其首領千七百  
人遷西上閣門使知鎮戎軍徙環州從征靈武以機事  
言於高遵裕不聽果敗還守約有捍海南鹹平之功亦  
不錄進爲環慶都鈐轄知邠州徙涇原鄜延秦鳳副總  
管領康州刺史夏人十萬屯南牟畏其名引去遂知涇

宋史新編卷百十

本

州召爲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道卒年七十五守約典  
七州皆有惠愛神宗嘗訪武臣可任者以燕達劉昌祚  
姚麟王崇極劉舜卿等對其後皆爲名將云

王文郁字周卿麟州人由供奉官歷麟府駐泊都監以  
功遷通事舍人神宗召見問曰向者招納香崖群議不  
一對曰竝邊生羌善馳突識鄉導僅能撫柔之所謂以  
外夷攻外夷也帝乃決意招納多獲其用文郁後歷熙  
河路鈐轄會夏人圍蘭州募死士夜突賊營解去及  
知蘭州諜知夏人將大入清野以俟大破之收其尸  
京觀徙知河州築安西城金城關累遷至冀州觀

卒

周求清字肅之以蔭從仕累功至秦鳳鈐轄其治邊  
安撫副使知代州遼人求地朝廷命韓績分書求清武  
焉入對言疆境不可輕與人臣職守土不顧行固遣之  
復䟽陳利害竟以母病辭歷高陽關定州涇原路鈐轄  
知涇州保州又爲定州路副總管終東上閣門使

劉紹能字及之保安軍人世爲諸族巡檢父懷忠官內  
殿崇班閣門祗候元昊叛厚以金幣王爵招之懷忠毀  
印斬使泊入寇力戰以死錄紹能右班殿直累遷洛苑  
使英州刺史鄜延兵馬都監紹能世世邊將敵每設疑

宋史新編卷百十

本

間之神宗明其不然手詔云紹能戰功最多忠勇第一  
此必夏人畏忌爲間害之計耳紹能捧詔感泣守邊圍  
四十七年大小五十戰以皇城使簡州團練使卒

王光祖字君俞開封人父珪爲涇原勇將號王鐵鞭戰  
死好水川錄光祖爲供奉官閣門祗候歷真定鈐轄徙  
梓夔渝僚叛詔能本安撫而命內藏庫使楊萬成都鈐  
轄賈昌言梓夔都監王宣與光祖同致討皆受本節度  
本疑光祖不爲用分三道進師使光祖將後軍出黃沙  
拔比發日已暮士以杖索塗相挽而前夜半抵絕頂質  
簡德望見大駭一鼓而潰萬等困於松谿又亟往援出

其險促黔先登賊寨金其先驅夜泊八  
上始遇萬等與俱還本懷謝上其功第一積功至四  
方館使知瀘州置瀘南安撫使俾兼領邊事聽願決遷  
客省使嘉州刺史歷涇原河東定州路副總管卒

李浩字直夫西河人務學通兵法以父定陰積官供備  
庫副使廣西都監東西北疆事著安邊策謁王安石安  
石言之神宗召對改管幹麟府兵馬未行又從章惇於  
南江引兵城懿州進討黔江蠻復城黔江擢引進副使  
累遷引進使隴州防禦使知蘭州兼熙河涇原安撫副  
使坐西關失守及報上不實再貶秩旋以戰吃囉兀井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連立功復之哲宗即位進至黔州觀察使歷鄜延太原  
永興環慶路副都總管再知蘭州卒贈安化軍留後  
和斌字勝之鄆城人選隸散直爲德順軍指揮使狄青  
南征使部騎兵倍道繞出賊後敗之師還張破賊陳形  
於殿廷仁宗杓勞擢文思副使權廣西鈐轄改秦鳳廣  
西乞留秦州亦請之詔留廣西累歲徙涇原召對盛言  
取交州有害無益願戒邊臣無妄動神宗歎曰卿質直  
如此兩路爭卿不誣矣進帶御器械安南入寇復徙廣  
西累遷皇城使昭州刺史撫水蠻羅世念犯宜州斌大  
敗之世念率酋黨四千八百內附遂以榮州團練使知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辛

宜州遷西上閣門使知邕州以老請還除高陽關副總  
管歷永興軍路遷至步軍都虞候卒年八十贈寧州防  
禦使斌老於爲將以恩信得邊人心嶺南珍貨一無所  
畜邊吏欲希功造事皆懼不敢發或巧爲謀報啓彙亦  
必折其姦謀故所至無事子洸以蔭至右武大夫威州  
刺史知雄州上制勝強遠弓式能破堅於三百步外邊  
人號爲鳳凰弓進相州觀察使重貫攻燕召計事悅之  
坐覘候不實貶秩筠州安置洸始與取燕之謀見事勢  
浸異則又以爲不宜故平燕肆放不得預後復官卒

劉仲武字子文秦州人熙寧中試射殿庭異等補官累

爲邊將遷至客省使榮州防禦使副高永年西征仲武  
欲持重固壘永年易賊輕戰遂大敗仲武引咎自劾坐  
流嶺南命未下與夏人戰傷足朝廷聞而貸之以爲西  
寧都護童貫招誘羌王子臧征僕哥收積石軍邀仲武  
計事仲武曰王師入羌必降但河橋非倉卒可成若稟  
命待報慮失事機貫守以便宜僕哥果約降而索一子  
爲質仲武卽遣子錫往河橋亦力仲武帥師渡河挈與  
歸貫掩其功亦不自言徽宗召勞之曰高永年以不用  
卿言失律僕哥之降河南綏定卿力也予九人悉命以  
官仲武累官瀘川軍節度使以老奉祠再起爲熙州卒



年七十三贈檢校少保

曲珍字君玉龍干人世為著姓以材武雄邊關珍從

劉溫潤城古渭與羌戰先登陷陳為緣德城監押提孤

軍拒寇斬其大酋加閣門祗候有功洮西遷內殿崇班

郭遠趙禹南征珍功最諸將遷西染院使擢鄜延鈐轄

進副總管從种諤攻金湯永平川斬二千級累遷客省

使拜懷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徐禧城永樂

珍以兵從板築方興羌數十騎濟無定河規役珍將追

殺之禧不許謀言夏人聚兵甚急珍請禧還米脂而自

居守明日果至禧復來夏兵且濟珍欲乘米集擊之及

攻城急又欲乘兵氣未衰潰圍而出使人自求生禧咸

不許數日城陷珍縋而免子弟死者六人亦坐貶皇城

使神宗察無罪慰諭之元祐初為環慶副總管夏人寇

涇原號四十萬珍檣虛馳三百里破之曲律山俘斬千

八百人進東上閣門使忠州防禦使卒

劉開字靜叔青州人初為軍校從文彥博討貝州以穴

城先登功擢虎翼指揮使累遷宣武神衛都指揮使昭

州刺史辰州團練使韓絳宣撫陝西詔開自河東為將

角遇夏兵大集衆懼開自殿後率銳驍搏戰飛矢蔽體

不為却敵解去為冀州駐泊總管開青楊道口以退河

郭成字信之德順軍安堡人以從軍得供奉官至師趨

靈武成將涇原兵從劉昌祚大破夏人奪其隘至城下

有羌乘白馬突陣成躍馬梟其首進秩四等朝廷築平

夏城環以五砦使成往守俘阿埋都通二酋進雄州防

禦使涇原鈐轄徽宗詔諸軍并力築綏戎懷戎二堡成

獨當合流之役暴露雪中感疾卒成輟財好施名震西

鄙既沒廉訪使者王孝竭白於朝帝手書報曰郭成盡

忠報國有功千民宜載祀典廟榜曰仁勇子浩有傳

賈昂字民瞻開封人以材武選為內殿承制慶州荔原

堡都監林廣討瀘夷辟將前鋒又為河東將敗夏兵於

明堂川累功轉莊宅副使遷路監紹聖中夏兵數萬圍

麟州神堂砦甚急出以數百騎往援一矢殪其酋衆駭

潰加皇城使威州刺史又遷路鈐轄出在兵間二十年

有智略能拊御士卒所鄉輒勝遷至步軍都虞候濠州

團練使卒年五十二贈雄州防禦使

張整字成伯亳州人由供奉官為利文州都巡檢使邊

夷歲鈔省地吏習不與校至反遣之物留久乃去整募

死士時其來掩擊幾盡有司劾生事神宗壯之不問調

朔湖將領拓溪蠻地築九城軍其鎮守又破蠻於大田

中三遷後萬乘舟屯托口迫黔江城時守兵才  
五百人情大恐整分兵設伏大破之爲廣西鈴轄坐殺  
降僞賊官復爲涇原真定京東環慶鈴轄整涇軍嚴明  
哲宗嘗召對擇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管幹馬軍司卒  
官至威州刺史

張蘊字積之開封將家子也從軍爲小校隸劉昌祚西  
討以戰功賜金帶從征安南次富良江寨蒙先濟衆隨  
之蠻遁走使巫被髮登崖爲狀勝蘊射之應弦而斃一  
軍謹諫歷京西涇原將知綏德寧順寧軍等六城儲  
粟至三十萬斛將兵取宥州大破夏人又與宥州監軍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戰敗之夏人寇順寧置伏陘中俘斬及獲馬械甚衆累  
遷至通州防禦使開德河陽馬步軍副總管顯肅皇后  
母自鄭氏再適蘊微宗屢欲以恩進其官輒力辭人以  
爲賢卒年七十二贈感德軍節度使諡榮毅

王恩字澤之開封人以善射入羽林補供備庫副使爲  
河州巡檢遷涇原將嘗整軍出萬惠嶺士饑欲食恩倍  
道兼行衆洶洶已而遇敵數萬引兵先入壁井甯皆具  
諸將始服羌和壁願見恩單騎徑出遙與語一夕羌引  
去哲宗召見語左右曰先帝時宿衛人皆傑異如此留  
爲龍神衛都指揮使遷馬軍都虞候出爲涇原副都總

管并議秦渭延熙四路兵城西安築臨羌天都等堡  
堽圍平夏恩止諸校出戰而設伏於歸路曰彼野無所  
據必攜攜而遇伏必敗已而果大獲徽宗立以衛州防  
禦使徙熙河改知渭州括隱地數萬頃分弓箭士耕屯  
以省餽餉邊臣獻車戰議帝以訪恩恩曰古有之然今  
非所習恐緩急難用夫操不習之器與敵周旋先自敗  
耳帝善其對遷至殿前都指揮使武官軍節度使屬疾  
以檢校司徒致仕卒年六十二贈開府階

楊應詢字仲謀楊淑妃族孫也歷知信安保定軍霸州  
涇樂地沮如水潦易集居人浮板以濟應詢增隄防爲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長衢渚其旁以泄流民利賴之爲河北沿邊安撫使又  
知雄州朝廷多取西夏地遼爲乞還不從擁兵並塞中  
外恫疑應詢曰願治兵積粟示有備彼將聞風自戢明  
年果還兵尋兼高陽關路鈴轄邊人捕得北盜呂懺兒  
遼謂略執平民有詔縱釋應詢言吾知執盜耳求而與  
之是示怯也不與遂管我民固索之應詢坐貶再遷洋  
州觀察使入提舉萬壽觀復爲定州真定大名副都總  
管卒年六十三贈昭化軍節度使諡康惠

趙隆字子漸成紀人應募從王韶取熙河人將姚麟被  
重創渴欲死時已暮有泉近賊營隆獨身潛往漬衣泉

中賊覺隆且聞且行得歸以飲乃馳又從率兵  
西市師討鬼章降斷河橋以絕諸寇之援為澤原將  
平夏川功最多中鈐轄熙河復鄯廓夏人寇澤  
原詔熙河深入分其兵無令專鄉東方師至鐵山隆先  
登士皆殊死戰敵解去徽宗召勞之重賞與論燕雲事  
隆極言不可貫曰君能共此當有殊拜對曰隆武夫豈  
敢干賞異時起靈萬死不償貴貫知不可奪白以知西  
寧州充隴右都護遷溫州防禦使龍神衛捧日天武都  
指揮使仍為本道馬步副都總管卒贈鎮潼軍節度使  
命詞臣製碑帝篆額曰旌忠

宋史新編卷三

王

高永年河東蕃官也為麟州都巡檢從王贍取青唐屢  
與羌戰有功乾溝之役單馬援矛刺羌酋雞斷萬眾  
之中斬其首餘眾宵遁已而隴移通鄯州永年佐王贍  
拒守及姚雄棄湟鄯皆以永年殿歸師崇寧初知岷州  
蔡京議復兩州王厚使永年帥兵拔湟州即知州事自  
皇城副使進四方館使利州刺史為熙秦兩路兵都統  
制與溪賧羅徽戰大敗之遂平鄯州遷眉州團練使知  
其州溪賧羅徽合夏國四監軍之眾逼宣威城永年出  
禦之行三十里逢羌帳下親兵皆永年昔所推納熟戶  
也永年不之備羌遽執永年以叛遂為多羅巴所殺

其心食之曰此人奔我國使吾累年落無處所不  
不殺也是役也王厚實主其事而謀策皆出永年乃  
永年信任降羌坐受執縛故贈恤不及而厚亦坐是  
永年略知文義范純仁嘗令贊所著書詣闕作元符  
右錄不以書達部為是故蔡京用之雖成功然竟以此  
死云

宋史新編卷三

王

論曰宋制知州參用介冑之臣中世有事邊疆彌重茲  
選郭成勞王事以死臣節懋矣張繼其分辭榮趙隆不  
敢啓屢干賞劉仲武敗不飾咎勝不言功雖被服儒者  
或有規焉苗授錢南之計審和斌父州之對直王文郁  
香崖之議驗周永清守土之言壯曲珍圖功之志決以  
至張整御衆嚴賈岳射藝精李浩劉紹能臨敵銳王恩  
王光祖察機中劉開張守約楊應詢撫民惠不均為良  
帥哉王贍父子狡焉喜功死不償貴高永年有餘勇而  
不足於智可憫也夫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

明南京戶部主事蕭田柯維繫編

韓忠彥

韓忠彥字師朴宰相琦子也蔭為將作監簿第進士歷給事中官制行章惇為門下侍郎奏給事中東省屬官封駁宜先稟而後上忠彥奏事當封駁則與執政異何稟議之有左僕射王珪為南郊大祀使事之當下者自從其所書旨忠彥以官制駁之詔皆從其議元祐中累擢知樞密院事紹聖中以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移定州忠彥初以用兵西方非是願棄所取地以息民力至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一

是坐降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徽宗立以吏部尚書召拜門下侍郎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踰月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是時蠲逋負敘復流人忠直若知名之士稍收用號小元祐云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儀國公為右相曾布黨所排出知大名府蔡京為相又以欽聖欲復廢后為忠彥罪再降秩懷州居住又以棄涇州謫崇信軍節度副使濟州居住逮復厚部又謫磁州團練副使後以宣奉大夫致仕卒年七十二子治太僕少卿治子肖胄亦登政府別有傳

論曰韓忠彥輔徽宗之初政善矣不幸與群姦同事執

相容故曰一薰一蕕十年尚亦有臭夫其初覺也以曾布其連竄也以蔡京帝皆不之庇獨於京則四拜相而寵彌隆迄于禪位嗚呼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厲王所以奔于莒也帝甘蹈前轍何哉

趙挺之

張商英

劉正夫

何執中

鄭居中

趙挺之字正夫諸城人進士上第熙寧建學選教授登棣二州通判德州哲宗召試館職為祕閣校理遷監察御史初在德州希意行市易黃庭堅監德安鎮謂鎮小民貧不堪誅求及召試蘇軾曰聚斂小人豈堪此選至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一

二

是挺之劾軾誹謗先帝既而坐不論蔡確通判徐州歷遷中書舍人給事中徽宗立為禮部侍郎拜御史中丞曾布知禁中密指諭使建議紹述於是挺之排擊元祐諸人不遺力由吏部尚書拜右丞進左丞中書門下侍郎時蔡京獨相帝謀置右輔挺之以京薦拜尚書右僕射既相與京爭權屢陳其姦惡且請去位避之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留京師乞歸青州將入辭會彗星見帝默思咎徵罷京除京諸蠹法召挺之曰京所為一如卿言加挺之特進仍右僕射京首與邊事連年用兵帝語大臣曰朝廷不可與四夷生隙挺之退謂同列

上意恩在息兵吾曹所宜將順已而京復相撼之仍以大學士使佑神觀卒贈司徒諡清惠

張商英字天覺蜀州人長身偉然豪視一世章惇經制  
張夷仲偃郡縣商英知南川著道士服長揖就坐惇肆  
意大言商英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惇大喜延爲上客  
歸薦諸王安石擢至監察御史坐論樞密檢詳官劉奉  
世語侵樞臣文彥博等上印求去詔責商英監荆南稅  
更十年乃得館閣校勘檢正刑房商英嘗薦舒亶可用  
至是亶知諫院商英以壻王滂之所業示之亶繳奏以  
爲事涉干請責監赤岸鹽稅哲宗初爲開封府推官屢

宋史新編卷之三

三

諸執政求進朝廷稍更新法商英上書言三年無改於  
父之道可謂孝矣且移書蘇軾求入臺其庾詞有老僧  
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之語呂公著聞之不悅出提點河  
東刑獄哲宗親政召爲右正言左司諫商英積憾元祐  
大臣極力攻之疏論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大防援引  
朋儕議議先帝遂論內侍陳衍以搖宣仁至此之呂武  
乞追奪光公著贈諡仆碑毀象又言文彦博背負國恩  
及蘇軾范祖禹孫升韓川諸人皆相繼受譴又言願隆  
下無遷元祐時章惇無忘汝州時安燾無忘許昌時李  
清臣曾布無忘河陽時其觀望彈壓以論帝意然世

宋史新編卷之三

四

張商英字天覺蜀州人長身偉然豪視一世章惇經制  
張夷仲偃郡縣商英知南川著道士服長揖就坐惇肆  
意大言商英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惇大喜延爲上客  
歸薦諸王安石擢至監察御史坐論樞密檢詳官劉奉  
世語侵樞臣文彥博等上印求去詔責商英監荆南稅  
更十年乃得館閣校勘檢正刑房商英嘗薦舒亶可用  
至是亶知諫院商英以壻王滂之所業示之亶繳奏以  
爲事涉干請責監赤岸鹽稅哲宗初爲開封府推官屢  
疾見商英能立同異更稱爲賢徽宗因人望相之時久  
旱彗星中天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徽宗喜大書商霖二  
字賜之商英爲政持平大革弊事勸帝節華侈息土木  
抑僥倖帝頗嚴憚之然意廣才疏凡所當爲先於公坐  
誦言故不便者得預爲計何執中鄭居中日夜醢織其  
短御史中丞張克公疏擊之以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  
府旋貶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京遂復用未幾太  
學諸生爲訟冤京懼乃乞令自便繼復還故職卒贈少  
保商英繼蔡京作相小變其政故蒙忠直之名高宗賜  
諡文忠天下不謂然况唐英

慶英字次功及進士第調穀城令英宗繼統上謹始事  
云他日必有引漢定陶故事以惑宸聽者帝不豫皇太  
后垂簾又上書請立皇太子神宗卽位擢殿中侍御史  
薦知江寧府王安石經術道德宜在左右未幾卒唐英  
有史材所著有仁宗政要宋名臣傳蜀檮杌

劉正夫字德初西安人未冠入太學有聲元豐八年預  
南省奏名後歷太常博士除左司諫入對徽宗語及蔡  
卞獄徐引尺布斗粟之謠以對帝感動遷至給事中蔡  
京據相位正夫附翼之京罷又與鄭居中陰援京京憾  
劉達次骨而達善正夫京雖賴其助亦惡之因章縱獄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諷有司追逮帝知其情第貶兩秩京又出之成都入辭  
留爲翰林學士京愈不能平謀中以事作春宴樂語有  
紫宸朝罷袞衣閒之句京黨張康國密白帝曰袞衣豈  
可閒竟改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召爲工部尚書拜  
右丞進中書侍郎帝喜其不與京同擢拜特進少宰屬  
疾告老除安化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徙節安  
靜軍起充中太一宮使封康國公卒謚文憲再贈太傅  
正夫能迎時上下持祿養權性吝嗇惟恐不足於用晚  
年築第悉取其旁軍營民舍議者譏之

何執中字伯通龍泉人進士高第調台亭二州判官毫

有妖獄久不竟執中訊諸囚聽其相與語謂牛羊之角  
皆曰股扣其故閑不言相視色變執中曰是必爲師張  
角諱耳卽引伏知海鹽縣邑人紀其政有十異入爲太  
學博士選爲王府記室轉侍講徽宗卽位歷遷吏部尚  
書兼侍讀辟雍成請開學殿使郡人士女縱觀大爲士  
論所貶拜尚書右丞進中書門下侍郎一意謹事蔡京  
遂代爲尚書左丞加特進制下太學諸生陳朝老詣闕  
上書曰執中夤緣攀附致位二府亦已大幸遽俾之經  
體贊元是猶以蚤負山多見其不勝任也疏奏不省而  
眷注益異執中與蔡京相無所建明及張商英任事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六

執中惡其出已上與鄭居中合擠之陳瓘在台州起遷  
人石城知州事使府取尊堯集謀必死瓘語在瓘傳會  
正宰相官名自少保轉少傅爲太宰又遷少師封榮國  
公輔政凡一紀被疾以太傅就第其在政府嘗戒邊吏  
勿生事重改作惜人材寬民力置義莊瞻宗族性復謹  
畏至於迎順主意贊飾太平則始終不能自克卒贈太  
師清源郡王謚正獻

鄭居中字達夫開封人第進士崇寧中遷至中書舍人  
直學士院居中爲貴妃從兄弟妃家世微亦倚居中爲  
重由是連進權會妃父紳客祝安中者上書涉謗訕居



中坐罷知和州徙潁州明年歸故官遷給事中翰林學士大觀初同知樞密院時妃寵後宮於居中無所賴乃以外戚秉政辭改資政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蔡京以星變免趙挺之相與劉逵謀盡改京所爲政未幾帝悔更張之暴居中往來紳所知之卽入見言陛下建學校興禮樂以藻飾太平置居養安濟院以周拯窮困何所逆人而致威譴乎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正夫繼請對語同京再得政兩人之助爲多居中厚責報京京言不效怨之乃與張康國比而問京都水使者趙霖得龜兩首於黃河獻以爲瑞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罔見之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七

而霸者也居中曰首宜有二帝命棄龜金明池謂居中愛我遂申前命進知院事妃正位中宮以嫌罷爲觀文殿學士政和中再知樞密院官累特進時京總治三省益變亂法度居中每爲帝言帝亦惡京專尋拜居中少保太宰使伺察之居中存紀綱守格令抑僥倖振淹滯士論翕然望治丁母憂旋詔起復踰年加少傅得請終喪服除以威武軍節度使使佑神觀還領樞密院加少師連封崇寧燕三國公朝廷遣使與金約夾攻遼復燕雲蔡京童貫之居中力陳不可由是議稍寢其後金數攻遼口蔡京童貫復議舉兵居中又言不宜幸

災而動待其自斃可也不聽燕山平進太保自陳無功不拜暴卒贈太師華原郡王謚文正帝表其隧曰政和寅亮醇儒宰臣文正鄭居中之墓時又有安亮臣者亦嘗上書論燕雲事謂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棄之舉微宗然之命以官後竟爲姦謀所奪竟臣嘗舉進士不第悖族子也

論曰國有小人雖治世不能免然未有叢集蔓引若微宗朝者自韓忠彥罷而蔡京繼爲宰相皆京之徒也趙挺之由其推拔張商英過爲褒舉及競利爭權遂相傾構方京罷而政更帝頗動念鄭居中與劉正夫力援之責望弗償復揚其惡正夫與劉逵雅相善逵既改京所爲則正夫可樹恩於京耶何執中謹事京漫無可否然與居中合擠商英決非爲京地矣夫此五人者其他行事槩不足道卽其姦友且同尤徵險狡歐陽子曰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觀此信然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八

張康國 朱諤 劉逵 林攄

管師仁 侯蒙 余深 薛昂

張康國字賓老揚州人第進士知雍丘縣紹聖中戶部尚書蔡京薦提舉兩浙常平推行役法徙福建轉運判官歷崇寧不三歲連遷中書舍人仍不試而命未幾遷

翰林學士至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初蔡京定元祐黨  
籍看詳講議司編纂章牘康國皆預密議故汲汲焉  
及得志震爲崖異徽宗惡京專懷陰令沮其姦黨許以  
相一日康國朝退暴得疾仰天吐舌昇至待漏院卒或  
疑中毒云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簡

朱諤字聖與華亭人初名紱進士第二宗寧中爲給事  
中以同黨籍人姓名故改名進御史中丞帝曰今朝廷  
無事宜審重以稱朕意對曰前此中執法類不知職守  
言事多妄至過天津橋見汴隄一角墜陷乞修葺如許  
細故何足論哉俄兼侍讀徙兵禮吏三部尚書大觀初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

拜右丞相數月卒贈光祿大夫謚忠靖諱出蔡京門善  
附合不能有所建白既死京爲誌其墓

劉達字公路隨縣人進士高第崇寧中歷兵部尚書同  
知樞密院拜中書侍郎達無他才能以附蔡京故躡進  
京以星變去相達首勸徽宗碎元祐黨碑寬上書邪籍  
之禁凡京所行事稍稍澄正達與趙挺之同心然挺之  
多智每建白務開其端使達終其說達欲自以爲功直  
情不顧未滿歲帝疑達擅政而鄭居中劉正夫之策售  
矣帝意既移於是御史余深石公弼論達專恣庇其婦  
兄章繼使之盜鑄罷知亳州京復相再責鎮江節度副

陳安州居住京再以星變去稍起知杭州加資政殿學士  
上以醴泉觀使召及都而卒贈光祿大夫

林樞字彥振福州人以父邵蔭至敕令檢討官蔡京講  
明熙豐故事引爲屬遷屯田右司員外郎特遣朝士蔡  
諸道樞使河北入辭言河朔事宜徽宗喜曰卿所陳已  
盡利吉毋庸行賜進士第連擢翰林學士達遣使請還  
夏彊命樞報朝京密使激怒以啓釁入境盛氣以待廷  
者小不如儀輒辨詰及見遼主即抗言數夏人之罪謂  
北朝不能加責反爲之請及辭答語復不異遼人大怒  
空客館水漿絕煙火至舍外積潦亦汚以矢洩使饑渴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

無所得凡三日乃遣還蔡餽祖犒皆廢議者以爲怒鄰  
生事猶除禮部尚書既而達以爲言出知穎州尋召爲  
開封尹同治妖人張懷素獄得民士交關書疏數百據  
請悉焚蕩以安反側京與懷素游最密樞實爲京地也  
京德之用鞠欲明允加秩改兵部尚書進同知樞密院  
尚書左丞中書侍郎集英殿唱贊士樞常傳姓名不識  
甄盜字帝笑曰卿談邪樞不謝而語詆同列御史論其  
京學僞倣失人臣禮黜知陳州言者不厭能奉祠起拜  
端明殿學士久之知揚州徙大名府過闕爲帝言頃使  
遼見其國中攜貳若衆而有之勢無不可蓋以曩辱故

修其後北伐蓋兆於此加觀文殿學士拜慶遠寧節度使復被論罷還姑蘇湯生於首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嗣紹靖康初以京死黨追貶節度副使

管師仁字元善龍泉人第進士歷左司諫論蘇軾蘇轍毀熙寧之政其門下士是補之輩不宜在朝廷逐去之累擢戶部尚書以樞密直學士知揚州徙定州時承平百餘年邊備不整而遼橫使冉至為西人請侵疆朝廷詔師仁設備至則增裨浚遼繕葺甲冑徽宗手詔獎激召為吏部尚書俄同知樞密院才兩月以病請拜資政殿學士佑神觀使卒贈正奉大夫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一

侯蒙字元功高密人未冠有俊聲急義好施進士及第由尉令擢至殿中侍御史崇寧星變求言蒙疏十事徽宗有大用意遷侍御史西將高永年死于羌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蒙往泰州逮治既行拜給事中至秦又拜御史中丞蒙奏言漢武帝殺王恢不如秦繆公赦孟明子玉綏而晉侯喜孔明亡而蜀國輕今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繇之而死是自艾支體也帝釋不問累遷同知樞密院進尚書左丞中書侍郎一日帝從容問蔡京何如人對曰使京能正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領首且使密伺京所為京聞而銜

之中以事罷知亳州旋加資政殿學士宋江寇京東上書言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清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東平府未赴卒年六十八贈開府階諡文穆

余深福州人進士及第累官御史中丞兼侍讀與林摠沿張懷素獄為蔡京掩覆京力引之大觀中由吏部尚書拜尚書左丞歷中書門下侍郎京致仕深不自安請罷政和二年京復相深復入中書宣和初為太宰進少保再封衛國公加少傅出為鎮江軍節度使知福州靖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康初加特進觀文殿大學士深與林摠諂事蔡京結為死黨京姦謀詭計得二人助為多以數被論勾致仕高宗降中大夫臨江軍居住尋赦還卒

薛昂杭州人登元豐八年進士第昂寡學術惟宗王安石嘗在安石坐圍棋賭詩安石代其作在哲宗時請罷史學哲宗序為俗倭徽宗時歷給事中兼大司成子子有川史記西漢語輒黜之及為翰林學士不稱職改刑部尚書轉兵部至尚書左丞門下侍郎尋請罷授彰化軍節度使佑神觀使改特進充資政殿大學士知應天府昂因蔡京進始終附會至舉家為京諱有犯輒登責

昂曾誤及即自批其口靖康初言者斥其罪詔致仕  
州軍亂昂擅領州事責徽州居住

論曰甚矣蔡京之恣威福也同已者超躐異已者傾擠  
並時兩府誰非所締合哉朱諤林攄余深薛昂咸之死  
靡貳而攄深贊其計畫為國買禍罪尤止焉張康國劉  
瑋晚與京異然一當主眷之衰一當罷相之後所謂權  
相盡則交疎豈虞死灰尚復然乎管師仁昔為諫官忍  
於逐二蘇客不令立朝其阿附可知及與政以疾早退  
豈素心耶若侯蒙者行事論議不失正庶幾略之

宋史新編卷三十一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一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一

明南京戶部主事

白時中

徐與仁

李邦

趙野

唐格

王安中

王襄

趙野

曹輔

耿南仲

韓昌

白時中字蒙亨壽春人登進士第累官吏部侍郎坐事

降知鄆州復召用政和六年拜尚書右丞中書門下侍

郎宣和六年加特進太宰封崇國公進慶國初時中為

春官詔令編類天下祥瑞其有非文字所能盡者圖繪

以進時中進政和瑞應記并贊及為太宰表賀翔鶴霞

宋史新編卷三十一

一

光等事園丘禮成上言休氣充應前所未有乞宣付祕

書省時燕山日告急而時中恬不為慮金人入攻京城

修守備時中謂宇文粹中曰萬事須是涉歷非公嘗目

擊守城事吾輩豈知首尾邪欽宗召大臣決策守京師

時中以將兵非所能與李綱爭論語在綱傳等罷為觀

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御史劾其不才落職卒

徐與仁字擇之應天人進士甲科歷知金鄉縣以薦者

召見徽宗問京東歲事以旱蝗對問盜賊曰有之上謂

不欺除宗正寺丞太常博士時初置算學議所祖或以

孔子贊易知數與仁言仲尼之道非專門比黃帝迎日

魏徵之始也擢至給事中戶部尚書拜中大夫  
永既而以資政殿學士知青州徙知永興軍重賈使  
陝西欲平物價處仁議不合改知河陽落職知蘄州父  
之以顯謨閣直學士知潁昌府民得罪官掖者雖赦不  
原重賈因其奏齊之奪職奉祠復延康殿學士知汝州  
再奉祠知徐州召為醴泉觀使徽宗訪天下事對曰天  
下大勢在兵與民今水旱之餘賦役繁重公私凋弊兵  
民皆困不及今謀之後將有不勝圖除侍讀處仁復中  
家宰制國用之說上稱善詔置裕民局討論振兵裕民  
之法蔡京不悅言者謂今設局曰裕民豈平日為不裕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民哉乃罷局出處仁知揚州未幾以疾奉祠歸方臘為  
亂處仁亟見留守薛昂畫戰守事聞起為應天尹河北  
盜起徙大名以剛廉稱徽宗詔詢所以備金者處仁上  
備邊御戎十策進觀文殿學士召為寶籙宮使特陞大  
學士二府得除大觀文自處仁始欽宗即位金人犯京  
師處仁合銳兵勤王奏乞下詔親征以張國威奏至詔  
適下以李綱為行營使即移書綱言備禦方略金人請  
和歸奏宜伏兵濬濟擊其半濟召為中書侍郎欽宗問  
割三鎮對曰國不競亦陵且定武為濬濟不當棄吳敏  
以議合為處仁可相拜太宰兼門下侍郎處仁變前議

與吳敏李綱共嘗與敏爭事擲筆中敏面鼻頰為黑唇  
恪耿南仲聶山欲排去二人而代之位諷言者論之與  
敏俱罷處仁為中太一宮使尋知東平府提舉崇福宮  
高宗即位起為大名尹北道都總管卒處仁為首相無  
建明神師道請合諸道兵屯河陽諸州為防秋計處仁  
謂金人豈能復來不宜先自擾以示弱南都受圍時處  
仁在圍城中都人指為姦細殺其長子庚幼子度吏部  
侍郎

李邦彥字士美懷州人上舍及第授秘書省校書郎試  
符寶郎邦彥俊爽為文敏而工然生長閭閻習假鄙事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三

應對便捷善謳詠能蹴鞠每綴街市俚語為辭曲人爭  
傳之自號李浪子言者劾其無檢能符寶郎復為校書  
郎歷起居郎邦彥善事中人爭薦譽之累遷尚書左丞  
父死起復與王黼不協迺陰結蔡攸梁師成等譖黼罷  
之拜少宰無所建明都人目為浪子宰相徽宗內禪命  
為龍德宮使升太宰金兵薄都城李綱神師道罷邦彥  
堅主割地之議太學生陳東數百人伏宣德門上書言  
邦彥及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忱之徒為  
社稷之賊邦彥退朝群詬而欲毆之邦彥疾馳得免迺  
以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充太一宮使不旬日復起為太

言者交論之出知鄧州遂請特餘服奉祠建炎初

吳敏字元中真州人在辟雍有聲即為蔡京所知後為  
秘書省校書郎京薦充館職中書以敏未嘗過省不可  
京請徽宗御筆特召上殿除右司郎官繇是權倖爭請  
御筆而繳駁之任廢矣升中書舍人同修國史改給事  
中鄭若中秉政敏數言其失若中中以事罷奉祠久之  
復給事中權直學士院兼侍講既而除門下侍郎命章  
詔禪位太子欽宗既立上皇出居龍德宮敏與蔡攸同  
為宮副使遷知樞密院拜少宰敏主和議與太宰徐處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四

仁議不合紛爭上前並罷為醴泉觀使言者論其比蔡  
京父子出知揚州再敗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建  
炎初移柳州以薦起知潭州敏辭免勾宮祠紹興初復  
觀文殿大學士為廣西湖南宣撫使卒

唐恪字欽叟錢塘人以蔭登第累官右司員外郎起居  
舍人出為河北都轉運使加集賢殿修撰中貴人稱詔  
有所市恪不答憤而歸中以他事降秩知梓州凡五年  
徙滄州河決水犯城下恪悉力營治城得全進龍圖閣  
待制知揚州召拜戶部侍郎京師暴水至汴止溢付恪  
治之決金隄注之河決旬水平宣和初遷尚書為王黼

所陷罷知滁州言者論其治第擾民踰制予祠五年起  
知青州未行召為吏部尚書徙戶部復請外知潭州改

杭州靖康初拜同知樞密院事至則為中書侍郎進少  
宰兼中書侍郎金人邀割三鎮恪集廷臣議以為當與  
者十九恪從之使者既行諸道勤王兵大集輒諭止皆  
反施而去泊金真薄城下始悔之密請以太子居守而  
西幸洛連據秦雍領人下親征以圖興復欽宗將從其  
議而開封尹何栗引蘇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  
遷之甚者帝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擢栗門下  
侍郎恪從帝巡城為都人遮擊策馬得脫御史胡舜陟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劾恪智慮不能經畫邊事但長於交結內侍今國勢日  
蹙不可以備位乃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  
讀罷臬代為相帝留金營金人議立張邦昌取百官推  
戴狀恪既書名仰藥而死

王安中字復道陽曲人進士及第仕州縣至御史中丞  
有徐禔者以增廣鼓鑄之說媚于蔡京京主其言安中  
獨論禔欺上擾下禔竟得罪時徽宗方鄉神仙蔡京引  
方士王仔昔以妖術見朝臣戚里黃緣關通安中請嚴  
臣庶往還之禁并言京欺君僭上蠹國害民數事上悚  
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上曰俟過天寧節當為卿罷京



知大懼其子攸日夕侍禁中泣拜懇祈上為遷安  
中翰林學士又為承旨宣和中遷至尚書左承旨人來  
歸燕謀帥臣安中請行王黼贊於上授慶遠軍節度使  
河北河南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遼降將郭藥師  
同知府事藥師跋扈府事皆專行安中不能制第曲意  
奉之俄加檢校少保改少師時山後諸州俱陷唯平州  
為張覺所據金人入燕以覺為臨海軍節度使其後叛  
金金人攻之覺敗奔燕金人來索急安中不得已縊殺  
之函其首送金郭藥師自是解體語在張覺傳安中召  
還除檢校太保建雄軍節度使大名府尹兼北京留守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六

司公事靖康初言者論其締合王黼章賁及不幾察郭  
藥師叛命罷奉祠又連貶單州團練副使象州安置高  
宗卽位內徙道州尋放自便卒安中為文豐潤敏拔尤  
工四六徽宗嘗宴睿謨殿命賦詩百韻紀其事既成令  
大書殿屏凡侍臣皆以副本賜之其見重如此有初寮  
集傳于世

王襄初名寧南陽人登進士第歷官中外坐事奪龍圖  
閣直學士尋祠大觀中為兵部侍郎使高麗還對稱旨  
先已更名至是賜名襄遷至吏部尚書同知樞密院  
事坐薦引近侍罷知亳州又坐交通郭天信落職予祠

久之起知郢州尋加資政殿學士知淮寧府以言事忤  
王黼復予祠起為河南尹金人再入出為西道都總管  
張杲副之高宗卽位復為河南尹坐靖康勤王與趙野  
迂道宿留降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卒

趙野開封人徽宗時為第歷翰林學士至尚書左承時  
蔡京王黼更秉政植黨相擠一進一退莫有能兩全者  
野處之皆得其亡京黼亦待之不疑靖康初為門下侍  
郎以諫言罷之出為北道都總管顏岐為副已而落  
職予祠元帥府建命與范訥為宣撫司守東京尋帥師  
屯宛亭以待王師王襄既責野亦降安遠軍節度副使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七

邵州安置建炎初起知密州屬盜起棄城去軍校杜彥  
等乘間作亂追野以歸彥坐堂上數之曰汝知州而攜  
家先遁此州之人誰其為主野不能應遂見殺

曹輔字載德南劍州人第進士中詞學兼茂科歷祕書  
省正字自政和後帝多微行乘小轎于民間猶未知及  
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四方而  
臣僚阿順莫敢言輔上疏略曰陛下出入塵陌之中郊  
坰之外極游樂而後反陛下當宗廟社稷付託之重玩  
安忽危一至於此昔者仁祖視民如子惻然惟恐或傷  
一旦宮闈不禁衛士輒踰禁城幾觸寶瑟俚語有之姿

情主人主人何負於我上得疏出示宰臣令赴都  
審問太宰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對曰大官不  
言故小官言之官有大小愛君之心則一也少宰王輔  
陽顧左丞張邦昌右丞李邦彥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  
知輔曰曾此不知焉川彼相黜怒其侵已令吏從輔受  
辭輔操筆曰區區之心一無所求愛君而已退待罪於  
家遂編管郴州凡六年黜當國不得移輔亦怡然不介  
意欽宗立召為監察御史奏言宰相因循苟且誤國大  
計乞正其罪而罷黜之復因面奏曰陛下用此數人於  
艱難之中敗事必矣帝曰卿姑待之輔曰存亡所關不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容猶豫帝曰朕已有處置次日猶未行遣輔因奏事曰  
言官論列大臣勢不兩立臣言不行不敢復居此職退  
而居家待罪帝手詔褒諭遣中使押令供職王雲使金  
議加十六字徽號及王輅家覓儀物之類輔上疏極陳  
屈已崇奉為失計且引魯仲連却帝秦之說為証輔在  
試院中聞諸奉使計議人並改為和議一二大臣議不  
協遽圖引去輔奏疏願以和為名以戰為實二者不可  
一廢惟吾先後用之耳帝深然之即試院中除諫議大  
夫既出院因論朝廷急而緩者五事以獻如邢昺相  
當虜南衝而不命將分兵團集民伍置屯列寨之類皆

務務遷給事中輔以言不用懇辭不允未  
中丞遂拜延康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金人  
相以宰相領守禦輔副之梟忌輔奏遣報謝虜軍  
虜營七日而歸梟贊帝再請金營輔曰虜意不  
果厲聲詆輔輔復率馮澥說之梟堅不從卒如所料  
從二帝留軍中張邦昌請歸輔輔歸乞奉祠邦昌不從  
輔仍舊職數日卒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耿南仲開封人登第歷太子詹事寶文閣直學士欽宗  
立累升尚書左丞門下侍郎金人再舉鄉京師請割

鎮以和議者多主戰守唯南仲與吳玠堅欲割地金人  
次洛陽不復言三鎮直請盡河為界於是議遣大臣往  
南仲以老辭聶昌以親辭上大怒令南仲出河東昌出  
河北議割地初南仲自謂事帝東宮首當柄用而吳玠  
李綱越次居已上不能平因每事異議尤力沮李綱而  
戰守之備皆罷高宗立罷與祠言者論其誤國罪詔錮  
學士秩其子中書舍人延禧亦落職與祠尋責南仲  
江軍居住言者不已帝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  
欲手劍擊之命降授別為安置南仲行至吉州卒  
平寓字元惠江州人

政大學士兼侍講

唐部尚書翰林學士康王之使金也。寓為...  
不副之寓憚行假夢兆。可免易簡亦上書以請上。...  
追毀左丞命降單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并易簡宮...  
黜之建炎中賊馬進破江州易簡等三百人俱被害...  
聶昌字貴遠臨川人。繇太學上舍釋褐為相州教授。...  
倣薦除祕書郎。歷戶部侍郎。昌本厚王黼既而從蔡...  
為黼所中。罷知德安府。又以鄉人訟。謫崇信軍節度副...  
使安置衡州。欽宗立。吳敏用事。以昌猛厲。徑行為可助...  
已累遷戶部尚書。封小駝。不為川始憚之。引唐...  
格徐處仁等共政。獨遺昌昌舊名山。至是帝謂其有周...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昌抗節之義乃命之曰昌京師復戒嚴拜同知樞密院...  
入。陳扞敵之策。帝壯之。命提舉守禦。以便宜行事。然...  
實無所能。何桌議建四將統勤王兵。昌與耿南仲力沮...  
之。語在桌傳。金人議割兩河。須大臣報聘。詔分命南仲...  
與昌俱辭。不往。帝怒。固遣之。昌出河東。行至絳絳人閉...  
壁拒之。昌持詔抵城下。縋而登。州鈴轄趙子清壓眾害...  
昌。扶其目而轡之事。聞贈昌觀文殿大學士諡忠愍。昌...  
為人疎雋。喜周人之急。然恩怨太明。睚眦必報。王黼之...  
死。昌實遣客刺之。善屍道旁。遂結南仲取顯位其誤。...  
均也。

論曰。昔歐陽脩作唐六臣傳。推論漢唐之亡。由國無君...  
子而君子盡獲譴者。由朋黨之說也。觀宋徽欽之失國...  
其故。豈殊哉。蔡京以恣睢之行。佐紹述之政。凡鯁正士...  
悉目為黨。而禁錮之。徽宗頗亦疑京。參用王黼等。陰分...  
其柄。是何異以酒解醒。以鴆療毒也。時政府曰。時中輩...  
竝和佞。甫瑣多出二家之門。左右姦謀。微功買亂。及虜...  
犯關。束手莫展。寸管內則勾和不為。備外則逗留入援...  
之師。尚謂國有人乎。徐處仁曹輔。匪由附麗。進然處仁...  
晚節懦弱。輔實蠟詔雷同。和議亦惡。益於事耶。嗚呼。...  
康之鑒近矣。何南渡復有偽學之禁。俾亡習大壞國勢...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日頹以底于亡。非甚愚乎哉。

何桌 孫傳 陳過庭 張叔夜

何桌字文縝。仙井人。政和五年進士第一。歷中書舍...  
兼侍講。或論桌與蘇軾鄉黨。宗其曲學。與郡已而留...  
御史中丞。論王黼十五罪。黼抗章請去。而猶豫未決。桌...  
繼上七章。辭及其黨。胡松年胡益等皆罷。桌亦出知秦...  
州。欽宗立。復以中丞召。閱月為翰林學士。進尚書右丞...  
中書侍郎。會宰相主割三鎮。桌論辦不已。帝頗悟。桌請...  
建四道總管。使統兵入援。而唐恪耿南仲聶昌相與謀...  
曰。方繼好。息民而調發不已。金人聞之。奈何。亟撤止之。

東坡政事俄以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尹金兵長驅傳  
城下帝罷格相拜東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始復三  
省舊制時康王在河北信使不通東建議立爲元帥密  
草詔臺上之金兵陷都城命東使其營語在李若水傳  
東與若水勸帝再幸金營遂留不返既而議立異姓金  
人曰唯何東李若水母得預議既陷朝廷仰天大慟不  
食死年三十九高宗贈親文殿大學士官其家七人  
孫傳字伯野海州人登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靖康元  
年爲兵部尚書上章乞復祖宗法度欽宗問之傳曰祖  
宗法惠民熙豐法愚國崇觀法惠姦時謂名言拜尚書

東坡新編卷五

十一

右丞俄改同知樞密院金人圍都城傳日夜親當矢石  
讀丘濬感事詩有郭京楊適劉無忌之語於市中訪  
得無忌龍衛兵中得京好事者言京能施六甲法可以  
生擒二將其法用七千七百七十七人朝廷深信不疑  
命以官賜金帛數萬使募兵無問技藝能否但擇其  
年命合六甲者所得皆市井游惰或上書見傳謂不宜  
委之大適懼爲國家羞不聽又有稱六丁力士天關大  
將北斗神兵者大率皆效京所爲京曰非至危急吾師  
不出東數趣之徙期再三乃啓宣化門出京與張叔夜  
坐城樓上金兵分四翼謀而前京兵敗退隨護龍河填

東坡新編卷五

十一

死皆滿城門急閉京遽白以夜曰須自下作法因下城  
引餘衆南遁是日金人遂登城明年正月欽宗詣金營  
以傳輔太子留守仍兼少傅金人來索太上帝后諸王  
妃主傳留太子不遣密謀謀乏民間別求狀類臣者二  
人殺之并斬十數死囚持首送之給金人曰宦者欲竊  
太子出都人爭鬪殺之誤傷太子因帥兵討定斬其爲  
亂者以獻苟不亡則以死繼之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  
傳曰吾爲太子傳當同主死金人雖不吾索吾當與之  
俱行求見二酋面責之庶或萬一可濟遂以留守事付  
王時雍而從太子死朝廷增開府儀同三司謚忠定  
陳過庭字實玉山陰人登進士第初名揚庭徽宗改焉  
歷遷御史中丞兼待讀睦寇竊發過庭言致寇者蔡京  
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朱勔父子罪惡盈積  
宜正典刑以謝天下由是大與權貴迕既外除旋責海  
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欽宗立擢至尚書右丞中書侍  
郎時議遣大臣割地與金耿南仲聶昌辭過庭曰主憂  
臣辱願效死帝固遣二人及城陷過庭亦行因留金軍  
不得還卒于燕山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肅  
張叔夜字樞仲者之孫也以蔭歷官開封少尹獻文召  
試制詰賜進士出身遷右司員外郎從弟克公彈蔡京

京邊巡夜貶監西安草場久之召為祕書少監權至  
禮部侍郎又為京所忌以徽猷閣待制再知海州宋江  
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叔夜募死士得千  
人設伏敗之擒其副賊江乃降加直學士徙濟南府又  
以平盜功進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靖康改元金人南  
下叔夜再上章乞假騎兵與諸將并力斷其師路不報  
徙鄧州四道置帥叔夜領南道都總管金兵再至欽宗  
手札趣入衛印自將中軍子伯恭將前軍仲熊將後軍  
合三萬人翌日上道至都入對言賊鋒方銳願暫詣襄  
陽以圖幸雍帝領之連進資政殿學士俄簽書樞密院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古

連四日與金人大戰斬其金環貴將一人帝遣使齎蠟  
書以褒寵叔夜之事檄告諸道然迄無赴者城陷叔夜  
被創猶父子力戰車駕再出郊叔夜因起居叩馬而諫  
帝曰朕為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再拜眾皆  
哭帝迴首字之曰嵇仲努力金人議立異姓叔夜謂孫  
傳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書二帥請立太子以從民  
望二帥怒追赴軍中至則抗請如初遂從以北道中不  
食次白溝馭者曰過界河矣矍然起仰天大呼不復語  
明日卒年六十三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文紹興末立  
廟祀之

論曰語有之治強易為謀亂弱難為計當靖康之難何  
果孫傳陳過庭張叔夜竝在政府以彼疾邪擊姦之素  
志宜若有濟顧朝綱官埋蠹壞於崇觀宣政已極河決  
魚爛之勢誰能壅而收之縱使淵聖得伊呂之才亦無  
所復施况桌輩庸庸者乎抑春秋時諸侯卒于師葬之  
加等所以勵臣節也四人者皆從主播遷以死其節胡  
可沒哉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古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二

明南康府知府事甫田柯維翰

崔公度

沈銖

葉壽

龔原

孫梅

崔台符

楊汲

呂嘉問

崔公度字伯易高郵人用父任補三班差使非其好也

益開戶讀書歐陽脩得所作感山賦示韓琦琦上之英

宗授和州防禦推官王安石當國獻熙寧稽古一法百

利論安石延與語累遷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公度

附安石晝夜造請雖踞廁見不屑也嘗從後執其帶

安石反顧公度笑曰帶有垢敬以袍拭去之見者皆笑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亦恬不為恥歷知瀕閩宣通諸州以直龍圖閣卒

沈銖字子平真州人少從舅氏王安石學進士高第歷

起居郎權中書舍人講詩南山有臺至萬壽無期以為

此太平之基立而可久之應者宗屢首肯之真拜中書

舍人兼侍講俄引疾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卒弟錫

錫字子昭以王安禮任至徽猷閣待制知應天府徙江

寧張懷素誅朝廷疑其嘗有脫者江淮間往往以誣告

與獄錫至郡按告者皆安疏于朝由是他郡繫者並得

釋歷知海泰諸州以通議大夫致仕卒贈宣奉大夫

葉壽字致遠龍泉人進士乙科為國子直講處善訟起

建寧府知府事甫田柯維翰

宗並上書自理得太學正歷校書郎曾布薦權中書舍

人司馬光等追貶呂大防等責官皆壽為制詞文極醜

詆後忤蔡京連三黜曾布引為給事中病奉祠卒

龔原字深之遂昌人少師王安石進士高第至國子直

講以處番訟失官哲宗即位詣訴理所得直歷遷權工

部侍郎為安惇所論出知潤州徽宗初擢至給事中多

論駁坐議哲宗喪禮黜知南康軍改壽州俄用三年之

制乃復職知揚州還朝歷兵工二部侍郎除寶文閣待

制知廬州陳瓘擊蔡京原與瓘善或謂原實使之奪職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居和州起為亳州命下卒初安石改學校法引原自助

原亦為盡力為司業時請以安石字說洪範傳及于

論語孟子義刻傳故士靡然從之孫楫建炎初率家僮

百人襲擊金兵於新塘鄉里從者二千餘人獲其二將

遇金兵大至不敵被執猶挺劍刺一人罵不絕口金人

衛割之年二十二

崔台符字平叔浦陰人中明法科為大理寺詳斷官

至判寺初王安石定按問欲舉法舉朝以為非台符獨

舉手加額曰數百年之誤今乃得正安石首附已故用

之案遷大理卿時中官石得一以皇城俱避為獄台符



與少卿楊汲輒迎伺其意鍛鍊成之都人謫藥其不敢  
偶語數年間麗文法者且萬人遷刑部侍郎嘉祐初以  
御史言出知潞州貶秩徙相州後兼監牧使卒台符嘗  
建言武臣自供奉官卽川蔭庶與文吏準從之

楊汲字潛古晉江人登進士第歷官權都水丞與侯叔  
獻行汴水淤田法遂蠲汴流漲潦以溉西部郡土皆爲  
良田神宗嘉之賜以所淤田千畝歷大理卿遷刑戶二  
侍郎元祐初以寶文閣待制知廬州在任符被劾汲亦  
落職知黃州歷徐襄越州後復爲戶部侍郎卒

呂嘉問字望之以蔭歷權戶部判官筦諸司庫務王安  
石用魏繼宗議卽京城置市易務命嘉問提舉上建置

十三事居二年連以羨課受賞神宗聞其擾民語安石  
曰免行錢所收細瑣市易需及果實大傷國體安石僞  
辨自解至譏帝爲叢脞不知帝王大略初市易隸三司  
嘉問恃勢陵使薛向出其上曾布代向懷不能平會帝  
出手札詢布布訪於魏繼宗繼宗憤嘉問掠其功列其  
與初議異者布得實具上嘉問多收息于賞挾官府爲  
兼弁之事帝將委布考之安石言二人有私忿於是詔  
布與呂惠卿同治惠卿故憾布脅繼宗使誣布語言增  
加繼宗不從布言惠卿不可共事事未決安石去位嘉

問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薦惠卿矣惠卿繼繼政  
前繼繼成布得罪嘉問亦出知常州明年安石復相名  
檢正中書戶房安石罷以知江寧府歲餘轉運使何瑋  
劾嘉問營繕越法徙潤州復坐免久之入爲吏部郎中  
光祿卿言者交論市易之患被於天下削三秩黜知淮  
陽軍悉罪前被賞者紹聖中擢寶文閣待制戶部侍郎  
加直學士知開封府專附章惇蔡卞多殺不辜焚牘以  
滅口罪薦鄒浩南遷坐罷知懷州徽宗時屢暴其宿  
惡至分司南京光州居住郢州安置然爲蔡氏所右其  
壻劉述筦序辰其死友鄧洵武羽翼之故不久輒起以

龍圖閣學士太中大夫卒贈資政殿學士初嘉問竊從  
祖公弼論新法奏蒙示王安石公弼以是斥于外呂氏  
號爲家賊故不得與呂氏同傳

論曰王安石雅負儒學名及爲相以事功自喜嘗言曰  
經術所以經世務也奈閣於大道以仲尼春秋猥與後  
代之史等弗列學官所頒新義字說如詩堯驚章實  
騁修其他非雜管商則涉佛老至於揚雄仕莽馮道更  
事四姓無譏焉此豈可以訓而施諸政哉神宗雖其言  
是聽盡黜中外沮格之臣常情鮮有與岐路而不遲回  
者况人主導之使趨乎崔公度之獻賦沈銖葉濤龔原

之治經崔台符楊汲呂嘉問之治賦與獄皆甘心爲之  
左右黨與滋蔓歷折徽猶述其法而科目用其學取士  
迄南渡弗之廢流毒不既遠乎然則高尚謂母以政事  
殺百姓母以學術殺天下後世良有激云

葉祖洽 時彥 霍端友 蔡薺 附 薺孝聞

李南公 董必 虞策 弟 策 郭知章

謝文曜 陸蘊 姚祐 樓昇

沈積中 李伯宗 汪澥 何常

葉祖洽字敦禮邵武人熙寧初策試進士祖洽所對專  
投合用事者考官宋敏求蘇軾欲黜之呂惠卿擢爲第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一元祐中歷禮部郎中給事中趙君錫論其對策訕及  
宗廟出提點淮西刑獄紹聖中遷至給事中祖洽性狠  
愎喜諛附密言王珪於冊立時有異論哲宗曰宣仁聖  
烈婦人之堯舜也其於社稷大計聖意素定朕已令作  
告命明述此旨祖洽復言若以珪爲無迹則黃履劉拯  
相繼論之矣願稽合群情決之獨斷珪遂追貶又言司  
馬光呂公著獲終牖下恩禮隆繆蔡確受遺定策而貶  
死嶺外乞恤其孤其論率類此坐舉王回出知濟州徙  
洪州以牟利黷貨聞祖洽與曾布厚人目爲小訓孤布  
用事引爲吏部侍郎布罷乃出知定州且行言於徽宗

云當時王珪果遂姦謀則神宗遂失正統臣竊朝廷  
社稷之功正珪之罪勸沮忠邪於千萬年以此報神  
宗足矣帝怒其躁妄降集賢殿修撰與祠久之知洪州  
改惠州加徽猷閣直學士卒

時彥字邦美開封人舉進士第一累官集賢校理紹聖  
中遷右司員外郎使遼失職坐廢旋復校理又坐前受  
賜增拜隱不言復停官徽宗立累遷吏部侍郎徙戶部  
爲開封尹遷工部尚書進吏部卒

霍端友字仁仲武進人徽宗即位策進士第一歷禮部  
侍郎端友言朝廷尊安重內輕外可令內外侍從更出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六

送入以奉禁闕殿大邦俾天下之勢如持衡庶無重輕  
之患疏入卽請補郡廼以顯謨閣待制知平江改陳州  
復以禮部召轉吏部至通議大夫卒贈宣奉大夫  
蔡薺字文饒開封人崇寧五年以諸生試策揣蔡京且  
復用卽對曰熙豐之德業足以配天不幸繼之以元祐  
紹聖之續述足以永賴不幸繼之以靖國陛下兩下求  
言之詔章以聞至言收實用也而見於元符之末者方  
且幸時變而肆姦言乘間隙而投異意於是擢第一以  
所對頒天下甫解褐卽除祕書省正字遷起居舍人未  
幾爲中書舍人自布衣至侍從纔九月前所未有也薺

遞給事中一意附蔡京敘族屬尊為叔父京命攸備  
出見疑亟云向者大誤公乃叔祖比諸父行也遽列拜  
之八寶赦恩詔兩省差擇元祐黨人情輕者出籍疑不  
肯書言者論之出知和州明年加顯謨閣待制知杭州  
始疑未第時以書謁陳瓘稱其諫疏似陸贄剛方似狄  
仁傑明道似韓愈及對策所持論頗異遂欲害瓘以絕  
口因其子正彙告蔡京不軌執送京師疑復入為給事  
中又與宰相何執中謀使石賊治瓘幾不免御史毛注  
言疑巧言惑眾造為慶端疏入不報疑遷翰林學士坐  
妄議政事罷予祠起知建寧府方建神霄宮疑先一路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七

奏辦下詔褒獎召為學士承旨禮部尚書嘗陰附權倖  
事覺徵宗令入對將面詰之踰月不奉詔帝怒命黜之  
御史疏疑罪請重寘諸罰遂貶單州團練副使房州安  
置宣和中復龍圖閣直學士再知杭州西北戍卒代歸  
人得犒絹疑禁民與為市乃下其直彊取之卒怒乘疑  
夜飲客縱火焚州治須臾其出救殺之疑踰垣走免詔奪  
職罷歸明年以微猷閣待制卒時有雍孝聞者蜀人也  
在太學屢上封事極劄切崇寧初省試奏名第一及對  
策力詆二蔡及時政匪便者徽宗大怒竄海外宣和末  
思其忠授閬門宣贊舍人命下而孝聞死乃錄其子或

謂疑希有德云

李南公字楚老鄭州人進士及第歷京西轉運副使入  
為屯田員外郎南公有女皆適人而同產女弟年三十  
不嫁寄他妹家為御史所論罷與祠又為河北轉運副  
使坐議迎陽孫村水利為御史所論詔罰金加直祕閣  
知延安府累遷戶部尚書歷知未興軍成都真定河南  
府鄭州擢龍圖閣直學士後坐哲宗祠廟議弗當奉學  
士未幾復之遂致仕卒南公為吏六十年幹局明銳然  
反覆詭隨無特操于諛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八

陵起使京西諫官任伯雨言祖宗之世朝廷有大事邊  
鄙有兵革將相大臣召為待從乃不得已奪情今山陵  
事人皆可辦何至以一諫議事體哉命遂格終制以直  
龍圖閣知熙州蔡京使王厚復河湟諫與之異召為光  
祿卿厚奏功能諫守號坐嘗言招納未便停官後數年  
為陝西轉運使京兆麥價賈貴諫議和市民弗肯損價  
諫移府勒上戶閉糴府帥徐處仁不聽且責之諫上章  
奏處仁詔擢諫顯謨閣待制代其任鄭延帥錢昂奏處  
仁不當黜坐謫未州諫又代其任復從未與偽為處  
仁獻徽宗疑曰螭動物也安得生芝命漬盆水一夕而

解坐國上貶散官安石三年復之歷數郡卒

輩必字子疆宣州人嘗謁王安石於金陵咨質諸經義為安石稱許第進士紹聖中提舉湖南常平宰相章惇與蔡卞將人誅流人造呂升卿往廣東必往廣西察訪哲宗既止不治然必所至猶以慘刻按角立威為五書歸奏除工部員外郎中書舍人郭知章封還其命詔以付趙挺之權給事中陳次升復封駁不下必於是訟知章次升為元祐黨人坐貶知江州歷左司員外郎初舒覃守荆南起邊事必蓋與之謀及是覃卒加必直龍圖閣往代乃城通道等六此置市易公私煩費荆人病

之進至顯謨閣待制卒贈龍圖閣待制

虞策字經臣錢塘人第進士元祐中為監察御史進石正言數上書論事哲宗納后上正始要言遷左司諫帝親政條所當先者五十六事後多施行遷至給事中累知州軍府歷刑戶吏三尚書屬疾祈外加龍圖閣學士知潤州卒于道贈左正議大夫策在元祐紹聖時皆居言職雖不依人進取亦頗持兩端故黨議之興已獨得免弟奕

奕字純臣第進士崇寧提舉河北西路常平治相繼徙東路既而西部盜起復徙提點刑獄擢監察御史坐漏

泄語有龍去久之還故職提點河北刑獄自何承矩創邊地為塘築有定界既中書人典領以屯田開拓為功肆侵民田訴者皆不得直奕由折上之疏其五不可詔罷屯田累遷戶部侍郎陞州亂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鎮江府寇平增兩秩還為戶部徙工部襲慶守張宗使郡人詣闕請登封東平守王覲以京東歲凶多盜諫止為政者不悅將罪覲奕言覲憂民愛君所當獎激奈何用為罪乎覲獲免未幾卒贈龍圖閣學士

郭知章字明叔龍泉人第進士歷監察御史哲宗親政上書言自大河東北分流生靈被害今水之趨東者已

不可遏順而導之開北而行東其利百倍矣遷殿中侍御史史院究神宗實錄誣罔事知章請貶治呂大防等

紹聖復制科知章校試言先朝既廢此科近年復置誠無所補遂復罷又請復元豐役法大抵迎合時好進左司員外郎改左司諫權工部侍郎為中書舍人坐河議以集賢殿脩撰知和州徽宗立曾布援之擢至刑部尚書知開封府為翰林學士言者又論河事罷知鄆州旋入黨籍數年復顯謨閣直學士卒

謝文瓘字聖藻陳州人進士甲科教授大名府元豐中上疏言臣下推行新法多失本意而榜笞禁錮民受其

唐大臣以為訕神宗不之罪哲宗時歷右司員外郎徽宗立擢至給事中詔脩神宗實訓文璉請擇當時大政事大黜陟節要而為之說以進然所論率是王安石謂神宗能察衆多之謗任之而不貳於是朋黨消而威柄立他皆放此以使遼失職貶秩崇寧元年出知濮州尋治黨事坐元豐上疏及嘗詔呂公著書再謫邵武軍移處州帝披黨籍曰朕究知文璉本末命出籍以集英殿脩撰知濟州卒于貶欽宗時提點京西北路刑獄金人犯汝州貶自襄陽領兵往援戰死

陸蘊字孰信候官人登進士第崇寧中提舉河北兩浙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上

學事召對言元祐異俗學既不為我用近詔不以使一路而猶得為守令臣愚未知其可遂遷至太常少卿坐議原廟不合貶復還太常累遷御史中丞蘊頗論事皆中時病以龍圖閣待制知福州改建州時弟藻由列曹侍郎出為泉州閩人以為盛事加顯謨閣直學士引疾奉祠方二浙用兵旁郡皆結治守備蘊聞命就道使者劾為避事奪職稍復集英殿脩撰卒

姚祐字伯受長興人元豐末第進士徽宗初除夔州路轉運判官且行會帝幸禁苑御弓矢祐奏聖武臨射賦帝大悅留為右正言歷陳紹述之說遷左司諫建議置

祐以拱大畿三為殿中監至延康殿學士禮部尚書後知太原府縣有小胥造家逼其先墓祐疑為厭已請解官持服先是詔許祐悉買墓旁地遂併徙他家小胥不從故祐持以為說言者論其挾仇要君乃止以提舉上清寶錄宮卒贈特進諡文僖

樓昇字試可明州人進士高第歷官中外政和末知隨州入辭請於明州置高麗一司判百舟應使者之須以遵元豐舊制州有廣德湖可墾為田遂改知明州出內帑緡錢六萬為造船費治湖田七百餘頃歲得穀三萬六千加至徽猷閣待制郡資湖水灌漑往者為民包侵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上

昇令盡洩之墾田自是苦旱鄉人怨之睦寇起善理城戍有績進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卒

沈積中常州人賜進士出身歷戶部尚書知河間真定府積中本王黼所引拔黼方圖燕地使覘邊隙中書舍人程振語之曰當思其時覆族之禍積中感其戒至鎮以書謝振盛言其不可振宣告于朝已而師敗於白溝童貫還罷積中既得燕山又命以資政殿學士同知府來行而卒或曰為盜所殺或曰婢殺之終不能明也貫惡其曩言追削官職建炎中宰相上其書乃悉復之

李伯宗字公之河陽人第進士歷知太康縣崇寧初括

縣壯丁爲兵得千人上其名數與按閱之法知樞密院  
蔡下喜而薦之提舉京畿保甲使行其說增籍二萬已  
而牒訴者九百人坐左遷歷大理卿爲徽宗言今情重  
法輕者許奏請而情輕法重者弗許恐非忠恕之意帝  
納之遷刑部侍郎與王黼不相能罷奉祠起歷陝西都  
轉運使終顯謨閣待制贈光祿大夫諡曰榮

汪解字仲容宣州人少從胡瑗學易又學於王安石著  
三經義傳解與其議又首傳其說熙寧太學成分錄學  
政復第進士遷至大司成議學制不合以顯謨閣待制  
知婺州改穎昌諸州後徙應天府上章辭行予祠卒贈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上

宣奉大夫解自布衣錄天子學至爲正爲司業祭酒迄  
于司成官以儒名者三十年一時人士推之

何常字德固京兆人登第爲開封兵曹紹聖初或言蘇  
軾主文取士之非毀宗廟者常預焉出通判原州歷將  
作監丞熙河轉運副使與熙帥議事不合坐劾貶秩徙  
成都路中使持御札至今織戲龍羅二千繡旗五百常  
奏旗者軍器之飾敢不奉詔戲龍羅唯供御服目衣一  
匹歲不過三百有司今乃數倍無益也詔獎其言爲減  
四之三除直龍圖閣加集賢殿脩撰爲使徙陝西以顯  
謨閣待制知秦州元六年察訪方邵劾其越法貨酒借

與米於官而毀其屋獄具責昭化軍節度副使數月  
之終右文殿脩撰

論曰世風之變不有自來哉東都士大夫名節相高至  
江左遂變而爲恬曠何則懲於黨錮之禍也宋養士有  
素其出科目爲世用者皆忠信端厚漸摩成俗不幸壤  
於新法而繼以紹述彼見忤時獲咎曷若易節而躡顯  
榮哉如葉祖洽蔡薳竝以譽詎對策竊倫魁既又朋姦  
誣善廉恥滅矣時彥霍端友亦濫茲選究其行事不過  
如水中之鳥隨波下上奚賢於李南公諸人耶自昔曲  
學邪說害人心術則邦國從之宋人有言國家一統之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上

業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諒乎

劉曷 宋喬年 強淵明 蔡居厚

蔣靜 賈偉節 許敦仁

劉曷字子蒙東明人初名炳賜今名元符末進士甲科  
歷秘書省正字校書郎兄煒通樂律煒死蔡京擢曷大  
司樂付以樂正遂引魏漢津鑄九鼎作大晟樂曷撰  
書新樂書皆漢津妄出已意而爲之緣飾累遷給事中  
京置局議禮曷又領之爲翰林學士改工部尚書提舉  
紀元曆有所損益爲吳執中所論以顯謨閣直學士知  
陳州曷與弟煥皆侍從而親喪不葬坐奪職罷郡復以



事免京再相召為戶部尚書高貴為京書策排御  
故京力援高由發黜中還故班御史中丞俞秉發其  
利事京徙東他官徽宗儲三代韓器詔昂討定再為翰  
林學士又為太子賓客復還戶部加宣和殿學士知河  
南府與王冢交通事敗長流瓊州死

宋喬年字仙民庠之孫也父允國刻意問學以鄉書試  
禮部既自謂宰相子輒能舉仁宗知之召試學士院賜  
進士出身累遷知太常禮院東西府建上二箴以戒大  
臣大臣不憚會廟饗宿齊其妻遺兩妾至寺允國自劾  
罷禮院遂致仕性剛介孝於奉親至太中大夫卒喬年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用蔭監市易坐不檢失官落拓二十年女嫁蔡京子攸  
京當國起歷龍圖閣學士知河南府京罷貶官鄆州安  
置京復相還舊官知陳州卒諡忠文子昇

昇字景裕父子依憑蔡氏陵轍士大夫陰交諫官蔡居  
厚使為薦大擢至顯謨閣學士方是時徽宗議謁諸陵  
有司預為西幸之備昇治宮城廣袤十六里創廊屋四  
百四十間費不可勝會縣漆木灰人骨為胎斤直錢數  
千盡發洛城外二十里古冢凡衣冠簪兆大抵適其極  
用是遷正議大夫殿中監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延康公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陳淵明字隱季錢塘人父至以文學受知韓琦  
郎中淵明第進士歷國子司業與兄浚明及葉夢得  
蔡京為死交立元祐籍分三等定罪皆三人所建錄  
成黨禍亟遷秘書少監中書舍人大司成翰林學士京  
罷相淵明亦補郡後召為禮部尚書復拜學士進承旨  
翰林廣直廬徽宗書檄文堂勝賜之兼太子賓客以疾  
改延康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兼侍讀監修國史卒贈金  
紫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諡文憲浚明早卒

弟有直名居厚第進士大觀初為右正言奏疏曰神  
宗造立法度瞻古絕倣雖符祐之黨力起相軋而終不  
能搖者人心理義之所在也陛下繼志廣聲政事具舉  
願如明詔敕有司勒為成書以明一代之制遷起居郎  
進右諫議大夫後改戶部侍郎言者論其在諫省時為  
宋喬年父子用以集賢殿修撰知秦州坐事削職罷蔡  
京再相起知諸州加徽猷閣待制為應天河南尹初建  
神霄宮度地汙下坐徙汝州久之知東平府復以戶部  
侍郎召未至又以知青州病不能赴卒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六

蔣靜字叔明宜興人第進士歷知陳留縣與屯將不協  
罷去徽宗初立求言靜多詆元祐間事蔡京第為正等

吳伯舉坐封還書劄人歷典諸州移疾奉祠越九年召為太師成

出知洪州復告歸加直學士卒贈通議大夫

賈偉節開封人第進士累擢直祕閣為江淮發運副使

蔡京壞東南轉般法為直達綱偉節率先奉承歲以上

供物徑造都下籍催諸道通負造巨船二千四百艘以

備供奉花石海錯之急切自此興論功進秩遂拜戶部

侍郎改刑部終顯謨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

許敦仁興化人第進士崇寧初入為校書郎蔡京以州

里之舊倚為腹心亟遷右正言至御史中丞疏請五日

一視朝坐罰金左遷兵部侍郎靖康中諫官呂好問

論敦仁之疏乃蔡京授指欲顯竊

論曰春秋之法罪黨惡使為惡者

而無助則亂弭矣

方蔡京用事暱交死友往往而是

蓋京阿意紹述設黨禁以杜異議

之飾五禮作雅樂

自謂太平豐豫無害為宮室花石之娛

因之蕩上

竊國命而鬻等實喻指效力共為

天類王

過之豈誣乎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四 列傳六十六

明南京戶部主事曹田柯維騏編

崔鷗 張根 弟 任諒

周常 李朴

崔鷗字德符陽翟人登進士第歷筠州推官徽宗初立  
以日食求言鷗上書大略謂方今政令煩苛風俗險薄  
未暇一二陳而特以判左右之忠邪為本夫毀譽者朝  
廷之公議故責校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為姦而  
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為忠而天下皆曰姦  
此何理也傳曰謂狐為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光忠  
信直諒聞於華夷雖古名臣未能遠過而謂之姦是欺  
天下也至如惇徂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京師  
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比  
年以來諫官不論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  
其特喑默以為得計昔李林甫竊相位十有九年海內  
怨痛而人主不知頃鄒浩以言事得罪大臣拱而觀之  
同列無一語者又從而擠之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  
所係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  
誰使行之帝稱善除相州教授後蔡京籍上書人以鷗  
為邪等免官又之調績溪令移病歸始居郟城治地數

敵爲婆娑園屏處十餘年人無貴賤長少悉歸之  
和六年起通判寧化軍召爲殿中侍御史至則欽宗立  
授右正言上疏曰六月一日詔書詔諫臣直論得失以  
求實是有以見陛下求治之切也數十年來王公卿相  
皆自蔡京出嬰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  
一故吏來更持政柄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已者此京  
之本謀也安得實是之言聞於陛下哉諫議大夫馮澥  
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大學之盛也澥尚敢爲此姦言乎  
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  
同陵夷至于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

宋史新編卷五

二

馭士人如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  
黃庭堅之文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  
藏其苛錮多士亦已密矣而澥猶以爲大學之盛欺罔  
不已甚乎仁宗英宗選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  
目爲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  
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爲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  
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詭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  
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材衰紹述開  
邊而塞廩犯關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遺腹心  
考定之同已爲正異已爲邪解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

京之術破壞天下於姦極矣尚忍使其餘蠹再破壞  
京姦邪之計大類王莽而勿黨之衆則又過之願斬之  
以謝天下累章極論忽得攀疾以龍圖閣直學士奉祠  
命下卒鵬平生爲文至多輒爲人取去尤長於詩清峭  
雄深有法度無子壻衛昂集遺文爲三十卷傳焉

張根字知常德興人甫冠第進士歷遂昌令當改京秩  
以四親在堂冀以父母之恩封大父母而地妻封及母  
遂致仕得通直郎如其志時年三十一屏處凡十年廷  
臣及本道使者上其行義徽宗召詣闕爲帝言清心省  
欲以寧禍亂之原遂請罷錢塘製造局帝改容嘉美以

宋史新編卷五

三

爲親賢宅教授未幾通判杭州提舉江西常平大觀中  
入對言陛下幸滌煩苛破朋黨而士大夫以議論不一  
觀望苟且莫肯自盡陛下毀石刻除黨籍與天下更始  
而有司以大臣仇怨廢錮自如爲治之害莫大於此卽  
命爲轉運副使改淮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徙兩浙辭  
不行乃具疏付驛遞奏大略謂今軍須匱乏邊備缺然  
東南水旱盜賊間作西北二國窺伺日久安得不豫爲  
之計因條列茶鹽常平等利病之數遂言今羣臣賜一  
第或費百萬臣所部二十州一歲上供財三十萬緡會  
不足給一第之用願陛下斬之其次如田園邸店金帛

好賜之類亦不可不節也書奏權倖則目尋以花石綱  
拘占漕舟官買一竹至費五十緡而多人諸臣之家因  
力陳其弊益忤權倖迺奏牘注切草略為不恭責監  
信州酒既又言根非詆常平以搖紹述之政再貶濠州  
團練副使安置郴州尋以討淮賊功得自便以朝散大  
夫終于家年六十根性至孝父病盡臥臨根為食浚母  
嗜河豚及蟹既終根不復食母方病每至雞鳴則少蘇  
後不忍聞雞聲子諫自有傳弟樸

樸字見素弟進士歷侍御史鄭居中去位樸以朋黨分  
攻非朝廷福若不櫛其尤父則難圖於是宇文黃中賈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四

安宅等六人皆罷凡蔡京所惡亦指為居中黨而逐時  
郎員允監至五十五人徽宗喻樸使論列乃櫛其庸繆  
者十六人疏斥諸外改祕書少監蔡攸引為道史檢討  
官召試中書舍人卒

任諒字子諒眉山人徙汝陽九歲而孤力學自奮年十  
四冠鄉書登高第調河南戶曹以兵書謁樞密曾布布  
使人邀詣闕既見覺不能令經去布為相猶欲用之諒  
手書規以李德裕事布始怒諒之奇章案在樞府薦為  
編修官布持其奏不下為懷州教授徽宗見其所作  
碑曰文士也擢提舉慶路學事歷江州運使累官

徽宗閣待制蔡京破東南轉般漕運法為直達綱  
者率游手亡賴盜川乾沒漫不可核人莫敢言諒入  
首論之京怒會汴泗大水誣漂溺千計坐削籍歸田里  
復陝西都轉運使尋復舊秩進直學士重賈更錢法必  
欲鐵錢與銅錢等諒言為六路害寢其策加龍圖閣直  
學士知京兆府徙渭州以母憂去宣和七年提舉上清  
寶籙宮修國史初朝廷將有事於燕諒曰中國其有憂  
乎乃作書貽宰相至是又言郭藥師必反帝不聽大臣  
以為病狂予祠是冬金人舉兵犯燕山藥師叛降皆如  
諒言迺復起為京兆未幾卒年五十八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周常字仲脩建州人登進士第以所著禮檀弓義見王  
安石呂惠卿二人稱之補國子直講太常博士以養親  
求教授揚州年未五十致仕久之起太常博士辭元符  
初復申前命兼崇政殿說書遷至起居舍人鄒浩得罪  
常於講席論救貶監郴州酒徵宗立召為國子祭酒起  
居郎從容言自古求治之主未嘗不以尚志為先然溺  
於富貴逸樂蔽於諂諛順適則志隨以喪不可不戒元  
祐法度立有得失人才各有所長不可偏棄進中書舍  
人禮部侍郎蔡京川事不能容以實文閣待制出知湖  
州尋又奪職居婺州復集賢殿脩撰卒年六十七

李朴字先之興國人登進士第歷西京國子監教授  
顯器許之移虔州教授以言隆祐太后不當廢處  
華宮事有詔推鞠者欲擠之死使人危言動之朴泰  
然無懼色坐勒停會赦注江州司戶徽宗卽位翰林承  
旨范純禮自言待罪四十六日不聞主首謂朴曰某事  
豈便於國乎某事豈便於民乎朴曰承旨知而不言無  
父風也純禮泣下右司諫陳瓘薦朴召對首言熙豐以  
來政體屢變始出一二大臣所學不同後乃更執圓方  
互相排擊失今不治必至不可勝救又言今士大夫之  
學不求諸已而惟王氏之聽敗壞心術莫大於此蔡京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六

惡朴鯁直復以爲虔州教授又噉言者論朴爲元祐學  
術不當領師儒罷爲四會令改承事郎知清江縣廣東  
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欽宗卽位半歲間五遷至國  
子祭酒以疾不能至高宗卽位除祕書監趣召未至卒  
年六十五贈寶文閣待制朴自爲小官天下高其名蔡  
京俾所厚道意許以禁從朴拒之中書侍郎馮熙載欲  
遷迺見朴朴笑曰不能見蔡京焉能遷迺馮熙載邪居  
官所至有聲譽自誌其墓曰以天爲心以道爲體以時  
爲用其可已矣蓋敘其平生云有章貢集二十卷  
論曰徽宗政出權姦仇視善類士之頌利者其謬庸

者猶默習俗風靡矣崔鵬張恨住諒周常李朴並負  
直節歷歷陳時弊諱帝未嘗不嘉美乃竟厄於讒或  
竄或廢所謂善善不能用其失國宜哉

何灌

本熙靖

王雲

譚世勛孫逢瑜

梅執禮

往振

劉延慶

歐陽珣

何灌字仲源祥符人武選登第歷府州火山軍巡檢遼  
人舉兵犯我灌迎高射之發輒中或著崖石皆沒鏃敵  
驚以爲神爲河東將與夏人遇鐵騎來迫灌射皆徹甲  
至洞胷出背疊貫後騎羌懼而引卻知寧化軍豐州徙  
熙河都監見童貫不拜貫憾焉張康國薦於徽宗召問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七

西北邊事對稱直歷知滄州遷至引進使詔運粟三十  
萬石於並塞三州灌言水淺不勝舟陸當用車八千乘  
沿邊方登麥願以運費增價就糴之奏上報可安撫使  
忌而劾之再貶秩罷去未幾知岷州引邈川水溉田湟  
人號廣利渠徙河州復守岷提舉熙河蘭湟弓箭手入  
言漢金城湟中穀斛八錢今西寧湟廓卽其地也漢唐  
故渠尚可考若先葺渠引水使田不病旱則人樂應募  
而射士之額足矣從之甫半歲得善田二萬六千頃粟  
士七千四百人爲他路最改知蘭州攻仁多泉拔之正  
拜鄆州防禦使坐救震武追邈罷爲淮西鈐轄從平方

從機統制兵馬涿易平以知易州遷寧武軍承宣使  
山路副都總管又加龍神衛都指揮使召還管幹步軍  
司選步軍都虞候金師南下悉出禁旅付梁方平守黎  
陽灌請留精銳以衛根本不從明日又命灌行辭以軍  
不堪戰疆之拜武泰軍節度使河東河北制置副使未  
及行而帝內禪灌領兵入衛竟行靖康元年正月二日  
次滑州方平南奔灌亦望風迎潰黃河南岸無一人禦  
敵金師遂直叩京城灌至乞入見不許而令控守西隅  
背城拒戰凡三日被創沒于陣年六十二帳下韓綜雷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八

彥興奇士也各手殺數人從以死長子薊至閣門宣贊  
舍人從父戰箭貫左臂拔出之病創死言者論灌不守  
河津追削官秩紹興四年復焉

李熙靖字子安晉陵人唐德裕九世孫也祖均父公弼  
皆進士第公弼崇寧初通判潞州以議三舍法不便使  
者幼其沮格詔令坐削黜以死熙靖擢第又中詞學兼  
茂選爲辟雍錄太學正歷右司員外郎以忤王黼貶秩  
僅遷太常少卿黼罷乃拜中書舍人蔡攸又惡之出知  
興州越兩月復以故召入對言燕山雖定宜益謹思  
東豫防之戒靖康初回譚世勛事龍德宮改顯謨閣待

之終無生意故人視病相持啜泣索筆書王維百官何  
日再朝天之句明日卒年五十三高宗追贈焉

事雲字子飛澤州人舉進士歷中書舍人靖康初以給  
事中使幹離不軍議割三鎮以和使還傳道幹離不之  
意執政以爲不然能爲徽猷閣待制知唐州金人陷太  
原召拜刑部尚書再使許以三鎮賦入之數雲至直定  
遣從吏李裕還言金人不復求地但索五輅及上尊號  
且須康王來和好乃成欽宗從之且命王及馮解往未  
行而車輅至長垣爲所卻雲亦還至言事勢中變金人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九

必欲得三鎮不然則進兵取汴都詔集百官議雲固言  
康王舊與幹離不結歡宜將命王遂行而雲以資政殿  
學士爲之副頃雲奉使過磁相勸兩郡徽近城民舍運  
粟入保爲清野之計民怨之及是次磁州又與守臣宗  
澤有憾王出謁嘉應神祠雲在後民遮道諫曰肅王已  
爲金人所留王不宜北去厲聲指雲曰清野之人真殺  
賊也謀而殺之王見事勢洶洶乃南還相州是役也雲  
不死王必北行議者以是驗天命云贈觀文殿學士雲  
兄憲崇寧時爲謀議司詳議官上書告蔡京罪諫諍海  
島欽宗復其官從仲師中戰死



世勛學彥成長沙人第進士教授郴州時  
世勛雅不喜曰論多而屢變無不易之論也又中  
舉兼茂科除秘書省正字以不附蔡京六年不遷京能  
相乃至吏部員外郎京起罷奉祠久之復還吏部擢至  
中書舍人以謹命令惜名器廣言路者賜予正上供省  
澤費六事為言又取嫉當路以閣職知婺州未行復留  
徽宗禪位同主管龍德宮禁出東方大臣或謂四夷哀  
死世勛面奏當修德應天不宜惑誤說進給事中兼侍  
讀改禮部侍郎金駟駟駿南下世勛言守邊為上策  
河則京畿自固中策也巡幸江淮會東南兵以捍敵下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策也再扈車駕至虜帳以十害說其用事者言講解之  
利詞意忠激虜使聽張邦昌僭國令與李熙靖同直學  
士院皆稱疾臥不起以憂卒年五十四建炎初竝贈端  
明殿學士方金人立邦昌也有司趣百官入賀太學博  
士孫逢堅臥不起祠部員外郎喻汝礪捫其膝曰不能  
為賊臣屈遂掛冠去逢義不受汙憂憤而卒  
梅執禮字和勝浦江人第進士歷武學博士或薦於宰  
相宰相以未嘗識面為嫌執禮聞之卒不往謁累遷  
郎中郎素與王黼善黼嘗置酒其第夸示園池妓妾之  
羅執禮曰方臘流毒殄瘁未息是豈宰相宴樂時乎退

又戒以詩黼懼而銜之會孟饗原廟後至以顯謨閣修  
制知蘄州又奪職明年徙滁州復集英殿修撰欽宗立  
徙知鎮江府召為翰林學士道除吏部尚書旋改戶部  
金人圍京都執禮勸帝親征請太上帝后皇后太子皆  
出避用事者沮之泊失守金人質天子邀金帛以數百  
千萬計執禮與禮部侍郎陳知質刑部侍郎程振給事  
中安扶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相與謀曰金人所  
欲無藝極雖銅鐵亦不能給盍以軍法結罪儻室其求  
而宦者挾宿怨語金帥曰城中七百萬戶所取未百一  
但許民持金銀換粟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酋怒呼四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人責之對曰天子蒙塵臣民皆願致死雖肝腦不計於  
金綰何有哉顧此屋樑空亡以塞命耳酋怒先取其副  
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侯各杖之百執禮等猶為之  
請俄遣還將及門呼下馬搃殺之而梟其首時靖康二  
年二月也年四十九高宗即位贈通奉大夫端明殿學  
士議者以為薄復加資政殿學士  
程振字伯起樂平人少有軼材入太學徽宗幸學以諸  
生右職除官為辟雍錄升博士歷國子司業左司員外  
郎兼太子舍人方臘起振謂王黼宜乘此時建革天下  
弊事以上當天意下順人心黼不擇太子薦之甚力遂

權給事中備白俄資淺且雅長書命請以爲中書舍人  
侍郎馮鳳載出知亳州補德興載欲振詆以醜語振不  
從補使言者劾爲常罷奉祠居三年復還故官欽宗卽  
館進吏部侍郎奏言柄臣不和論議多駁詔令輕改失  
於事幾金人交兵半歲而卒人不解者以和戰之說未  
一故也裁抑濫賞如白黑易分而數月之間三變其議  
以私心不除各蔽其黨故也時金兵至河北振請糾諸  
道兵倚角犄之一牽於外廷不能用拜開封尹改刑部  
侍郎金騎在郊數車駕出城振爲何果言宜思所以析  
之策果不從未幾與梅執禮等同遇害年五十七初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三

王黼圖燕振戒以後禍而振乃用是死聞者痛之初宣  
和崇道家之說振侍坐東宮從容言孔子以鳴鴉之詩  
爲知道老子亦云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今不固根  
本於無事之時而事目前區區非二聖人意他日太子  
爲徽宗道之徽宗寤頗欲去健羨疏近習而宦寺楊戩  
輩方大興宮室隳不得肆因讒家令楊馮以爲將輔太  
子幸非常徽宗震怒誅馮而太子之言亦廢高宗贈振  
端明殿學士端平初賜諡剛愬

劉延慶保安軍人卽爲將家以雄豪稱數從西伐立戰  
功官至保信軍節度使馬軍副都指揮使從童貫平

方臘節度河陽三城文從北伐以宣撫都統制督兵十  
萬渡自海州藥師曰其行軍無紀律扣馬諫不聽至良  
鄉遂將蕭幹帥眾求與戰敗績遂圍壘不出藥師曰幹  
悉力拒我燕山必虛願得奇兵五千倍道襲取今公之  
子三將軍簡師爲後繼延慶許之遣大將高世宣與藥  
師先行卽入燕城幹舉精兵三千巷戰三將軍者光世  
也渝約不至藥師失援敗走世宣死之延慶營于盧溝  
南幹以計恐之燒營而奔相蹂踐死者百餘里自熙豐  
以來所儲軍實殆盡退保雄州燕人作歌賦謂之坐貶  
率府率安置筠州遼人知中國不能用兵由是輕宋未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三

幾復爲鎮海軍節度使靖康之難延慶分部守京城城  
陷引兵奪開遠門以出至龜兒寺爲追騎所殺光世有  
傳

歐陽珣字全美廬陵人徽宗時第進士歷將作監丞靖  
康元年金虜勢張甚珣適詣京師道出豫章故人爲帥  
慧珣勿行行且及禍珣曰國蹙如此而謀國者日益鄙  
吾將有所聞說說不合而死是得死所矣及至虜犯京  
師朝議割河北絳磁深三鎮地講和珣率其友九人上  
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及事急會群臣議  
何樂而下三十六人無異詞珣復抗論謂割地奉虜匪

策且曰虜志不在地願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我師取之直今舉以與之他日我師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迺白遣珣使虜軍割深州珣即取告身文書界同年生戴特立曰持此歸報吾家吾不生還矣遂行至深州城下擗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我臣所誤至此吾已辦一死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金人怒執送無遂死之論曰金虜入宋廷臣死於難者多矣若水哉何灌劉延慶提兵捍禦雖收猶奮程振梅執禮閭都民茶毒其無厭之求李廌靖譚世勳取事一姓堅拒張邦昌召諭歐陽珣力阻割地爲忠義倡七人之事雖殊其爲殺身成仁均也王雲斃於衆怒設免焉高宗能中興乎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四

四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四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五

列傳六十七

明南京戶部主事許印柯維祺編

李綱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自其祖始居無錫父夔終龍圖閣待制綱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歷官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以言事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郎遷起居郎宣和元年京師大水綱疏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爲憂朝廷惡其言謫監沙縣稅務七年爲太常少卿時金人渝盟邊報狎至朝廷議避敵之計詔起師勒王命皇太子爲開封收令侍從陳所見綱上禦戎五策具語所善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五

一

給事中吳敏曰東宮恭儉之德聞天下以守宗社可也敏曰監國可乎綱曰肅宗靈武之事不建號不足以復邦而建號之議不出於明皇後世惜之翌日敏請對具道李綱所論與臣同有旨召綱入議綱刺臂血上疏云大敵入攻安危存亡在呼吸間猶守監國常禮可乎於是徽宗內禪而欽宗立綱上封事謂復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以副道君皇帝付託之意李綱使金議割地綱奏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尺寸與人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以吳敏爲行營副使綱爲參謀官金將

韓嵩不與渡河徽宗東幸宰執議請上暫避敵鋒綱曰

道君皇帝宗社以授陛下委而去之可乎上默然太  
寧白時中謂都城不可守綱曰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  
在捨此欲何之今日之計當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  
上問誰可將者綱曰朝廷以高爵厚祿養大臣蓋將  
用之於有事之日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未必知兵然藉  
其位號撫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忿曰李綱莫  
能將兵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使治兵願以  
死報乃以綱爲尚書右丞宰執猶守避敵之議有旨以  
綱爲東京留守綱爲上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且言明  
皇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手范祖禹以爲其失在於不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二

能堅守以待援陛下奈何輕舉以蹈覆轍乎上意頗悟  
會內侍奏中宮已行上色變倉卒降御榻曰朕不能留  
矣綱泣拜以死邀之上顧綱曰朕今爲卿留治兵禦敵  
之事專責之卿綱皇恐受命未幾復決意南狩綱趨朝  
則禁衛環甲乘輿已駕矣綱急呼禁衛曰爾等領守宗  
社乎願從幸乎皆曰願死守綱入見曰六軍父母妻子  
皆在都城願以死守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且  
敵兵已逼知乘輿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上感悟  
遂輟行綱傳旨語左右曰敢復有言去者斬禁衛皆拜  
伏呼萬歲命綱爲親征行營使以便宣從事綱治守戰

具不數日而畢敵兵攻城綱身督戰募壯士繕城而  
下斬酋長及其衆數千人金人知有備又聞上已內禪  
乃退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上遣李稅綱口臣  
恐李稅怯懦誤國事也上竟遣稅金人需金幣以千萬  
計求割太原中山河間地以親王宰相爲質稅不措一  
辭還綱謂所需金幣竭天下且不足三鎮國之屏蔽割  
之何以立國至於遣質即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若遣  
辯士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  
孤軍深入雖不得所欲亦將速歸此時與之盟則不敢  
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執議不合綱不能奪求去上慰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三

諭之綱退則誓書已行以皇弟康王少保張邦昌爲質  
時朝廷日輸金幣而金人需求不已日肆屠掠四方勤  
王之師漸有至者种師道姚平仲亦以涇原秦鳳兵至  
綱奏言金人貪婪無厭虎恃已甚其勢非用師不可且  
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以計取之如  
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俟其食盡力疲然後以一檄取  
之書復三鎮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  
深以爲然約日舉事姚平仲急於要功先期夜斫敵營  
欲生擒幹離不及取康王以歸夜半中使傳旨諭綱曰  
姚平仲已舉事卿速援之綱率諸將旦出封丘門與金

入戰却之平仲竟以襲敵營不克懼誅亡去金使來宰  
相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廷意遂罷  
綱以蔡懋代之太學生陳東等詣闕上書明綱無罪軍  
民不期而集者數十萬呼聲動地悲不得報至殺傷內  
侍帝亟召綱復爲尚書右丞京城四壁守禦使金人  
稍稍引却且得割三鎮詔及親王爲質乃退師除綱知  
樞密院事綱奏請如澶淵故事遣兵護送且戒諸將可  
擊則擊之乃以兵十萬分道並進將士受命踴躍以行  
已追及金人於邢趙間逮得還師之命無不扼拳比綱  
力爭復追而將士解體矣詔議迎太上皇帝還京徽宗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四

還次南都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至  
具道皇帝思慕欲以天下養之意徽宗泣數行下詢近  
日都城攻圍守禦次第因及行宮止遏角等事曰當時  
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他也綱奏方艱危時兩宮隔  
絕朝廷應副行宮亦豈能無不至者在聖度燭之耳且  
言皇帝仁孝每得詰詔輒憂懼不食陛下回鑾臣謂宜  
慰安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徽宗感悟出玉帶金魚  
象簡賜綱且曰卿杆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子間  
使無疑阻當遂書青史垂名萬世綱還具道太上意宰  
執進迎奉太上儀注耿南仲議欲屏太上左右車駕另

選綱言如此是示之以疑也且面責南仲南仲怫然曰  
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爲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  
御史置對上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  
爲此言臣何敢復有所辨願以公輔事下吏臣得乞身  
待罪章十餘上不允太上皇帝還綱復上章懇辭上手  
詔勉留綱不得已就職上備邊禦敵八事時北兵已去  
太上還宮上下恬然置邊事不問綱獨以爲憂與樞密  
許翰議調防秋之兵吳敏乞置詳議司檢詳法制以革  
弊政詔以綱爲提舉官南仲沮止之綱奏邊患方棘調  
度不給宜稍抑冒濫以足國用執政揭其奏通衢以綱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得士民心欲因此離之會守禦司奏補副尉二人御批  
有大臣專權寔不可長語綱奏頃得旨給空名告敕以  
便宜行事二人有勞當補官故具奏問乃遵上旨非專  
權也時太原圍未解种師中戰沒師道病歸南仲曰欲  
援太原非綱不可上以綱爲河東北宣撫使綱言臣書  
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爲陛下料理兵事今使  
爲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退而移疾乞致仕章十  
餘上不允臺諫言綱不可去朝廷上以其爲大臣遊說  
斥之或謂綱此非爲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  
許公堅臥不起繼者益持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書杜

其二字遺網是思受命上手書裴度傳以賜宣撫司  
其俸萬二千人庶事未集綱乞展行期御批以為遲  
拒命綱上疏明其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為  
專權今以臣為拒命願乞骸骨解樞筦上越召數四曰  
卿為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臣行無復還之理昔范仲  
淹以參政出撫西邊過鄆州見呂夷簡夷簡曰參政豈  
可復還其後果然今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  
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當求去陛  
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之義上感動及罷辭言唐格  
許山之姦後必謀國進至河陽望拜諸陵復上奏願深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六

考祖宗之法進君子退小人益固邦本以圖中興行次  
懷州有詔罷滅所起兵綱奏河北河東日告危急未有  
一人一騎以副其求甫集之兵又皆散遣臣誠不足以  
任此且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  
有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疏上不報御批曰促解太原之  
圍而諸將承受御畫事皆專達宣撫司徒有節制之名  
綱上疏極陳其弊時方議和詔止綱進兵未幾徐處仁  
吳敏罷而相唐恪許翰罷同知樞密院而進攝山陳過  
庭李回等吳敏復謫置涪州綱聞之歎曰事無可為者  
矣即上奏劾罷乃命仲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領宣撫

司事召綱赴闕尋除觀文殿學士知揚州綱奏請  
以專戰議喪師費財落職予祠責授保靜軍節度副  
使建昌軍安置再謫寧江金兵再至上悟和議之非除  
綱資政殿大學士預開封府事綱行次長沙被命即率  
湖南勤王師入援未至而都城失守先是鼎王自北軍  
代歸至是開大元帥府承制復綱故官且貽書趣之即  
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  
之所喜宜增重其禮李綱為金人所惡宜及其未  
至罷之章五上曰如狀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語  
塞而退綱遣人封其章示綱綱以記其未上趣綱見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七

三殿綱涕泗集上為動之綱奏曰臣愚意但知有  
憂氏不知有金人宜為所惡因力辭等語綱收與祠  
而諫議大夫范宗尹亦以論綱罷為知州綱力辭上  
溫旨勉受命綱頓首泣謝云臣孤立寡與望容言仲害  
言留神於君子小人之間使得以盡志畢慮雖死  
無憾因效姚崇要論獻十事一議國是二議巡幸三議  
赦令四議僭逆五議偽命六議戰七議守八議本政九  
議久任十議修德翌日班綱議于朝惟僭逆偽命二事  
留中不出綱言二事乃今日政刑之大者陛下欲建中  
興之業而尊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又僞



節度使一切置不問何以厲天下士大夫之節時贊  
華主邦昌其力上顧呂好問以爲何如好問附潛書  
兩端綱言邦昌僭逆豈可使之在朝廷使道路指目曰  
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  
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罷臣乃詔邦昌謫潭州吳玠  
莫儔而下遷謫有差綱又言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  
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願加贈恤上從其請有  
旨兼充御營使入對奏曰今國勢不逮靖康間遠甚然  
而可爲者陛下英斷於上群臣輯睦於下庶幾靖康之  
弊革而中興可圖然非有規模而知先後緩急之序則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不能以成功夫外禦疆敵內銷盜賊修軍政變士風裕  
邦財寬民力改弊法省冗官誠號令以感人心信賞罰  
以作士氣擇帥臣以任方面選監司郡守以奉行新政  
俟吾所以自治者政事已脩然後可以問罪金人迎還  
二聖此所謂規模也至於所當急而先者則在於料理  
河北河東蓋河北河東者國之屏蔽也莫若於河北置  
招撫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爲之使宣諭天子  
恩德所以不忍棄兩河於敵國之意有能全一州復一  
郡者以爲節度防禦團練使如唐方鎮之制使自爲守  
朝廷永無北顧之憂矣上善其言問誰可任者綱薦張

所傳亮所嘗爲監察御史在靖康圍城中以蠟書募  
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有一張察院能援而  
用之應募者凡十七萬人傅亮者先以邊功得官嘗治  
兵河朔都城受圍亮率勒主兵三萬人屢立戰功故綱  
薦之上乃以所爲河北招撫使亮爲河東經制副使綱  
立軍法申明改更者數十條又進三疏曰募兵曰買馬  
曰募民山財以助兵費諫議大夫宋齊愈聞而笑之謂  
虞部員外郎張浚曰李丞相三議無一可行者齊愈將  
極論之浚曰公受禍自此始矣一日上與論靖康時事  
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至終夜不寢然卒致播遷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九

何耶綱曰人主之職在知人否則衡石程書無益也因  
勉上以明恕盡人言以恭儉足國用以英果斷大事上  
皆嘉納又奏臣嘗言車駕巡幸之所關中爲上襄陽次  
之建康爲下陛下縱未能行上策猶當且適襄郢示不  
忘故都以係天下之心不然中原非復我有上爲詔諭  
兩京以還都之意讀者皆感泣未幾有詔欲幸東南避  
敵網極論詔墨未乾遽失大信於天下上乃許幸南陽  
黃潛善汪伯彥賁陰主東南之議客或有謂綱曰外論  
洵洵咸謂東幸已決綱曰國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  
去就爭之初綱每有所論諫無不容納至是所言常與

中不報已而遷綱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黃潛諱除  
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言招撫經制臣所建明張所傳  
亮臣所薦用今潛善伯彥祖所及亮所以沮臣臣每覽  
靖康大臣不和之失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議而二人  
設心如此願陛下察之亮竟罷乃再疏求去初金人議  
立異姓朱齊愈自敵所來吏部尚書王時雍入問之齊  
愈取片紙書張邦昌三字至是齊愈論綱三事不報章  
將再上其鄉人唯齊愈者竊其草示綱時方論僭逆附  
偽罪遂逮齊愈戮東市張浚為御史劾綱以私意殺侍  
從且論買馬招軍之罪綱罷奉祠陳東言潛善伯彥不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可任綱不可去東坐誅後有旨奪綱職居鄂州綱為相  
僅三月而張所旋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  
二司及凡所規畫悉廢罷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關輔中  
原盜賊蜂起矣建炎三年帝治行宮於臨安大赦惟綱  
不赦紹興二年盜擾鼎澧潭三州除綱觀文殿學士湖  
廣宣撫使兼知潭州綱至盜平上言荆南一帶皆當屯  
宿重兵倚為形勢使四川之號令可通襄漢之聲援可  
接議未及行呂頤浩言綱縱暴諫官徐俯劉黼劾綱罷  
奉祠四年冬金人及偽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詔行之  
時韓世忠等兵屢捷車駕進抵江上勞軍金人退師

問群臣以戰守備措置緩急之方綱奏願陛下勿以敵  
退為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可安而  
以中原未復亦縣神州陷於敵國為可恥勿以諸將屢  
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而疆敵猶得以潛  
逃為可虞則中興之期可指日而俟議者或謂敵馬既  
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為不然生理未固而  
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  
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又以為不然祖宗境土  
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乎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  
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此二者守備攻戰之序也至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於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南荆襄以為東南屏蔽有守  
備矣然後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因利乘便收復京畿  
以及故都斷以必為之志而勿失機會則逆臣可誅疆  
敵可滅若失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為駐蹕之所然後  
能制服中外以圖事業建康自昔號帝王之宅江山雄  
壯地勢寬博六朝更都之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  
中為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為便願詔守  
臣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初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  
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其  
心未嘗一日忘宋天威震驚必有結納來歸願為內應

者宜給之土田予以爵賞許其自新使陷溺之民知所  
依恃莫不感悅益堅戴宋之心此緩懷之所當先也臣  
竊觀陛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英武敢爲之志然自臨  
御迄今九年而中興之效邈乎無聞則群臣誤陛下也  
夫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  
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不爲  
長久之計天步艱難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  
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  
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槩  
可觀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秋高馬肥不再擾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一

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臣夙夜爲陛下思所以爲善後  
之策惟自昔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復行陣而不  
避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  
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  
尺往時自南都退而至維揚則關陝河北河東失矣自  
維揚退而至江浙則東西失矣萬有一敵騎南牧復將  
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爲退  
避之計可乎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讎之邦鮮復  
遣使金人二十餘年以此策破契丹困中國而終莫之  
惜夫辨是非利害者人心所同豈真不悟哉聊復用此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三

以僥倖萬一曾不知爲吾害者甚大此古人所謂  
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者也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  
之使可乎二說既定擇所當爲者以至誠爲之力可有  
爲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  
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蕃朝廷  
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惟陛下正  
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  
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  
足憂此時在陛下方寸之間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  
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  
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凡此六者皆中興之  
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昔唐太宗謂魏徵爲敢言  
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  
徵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疏奏上爲賜詔  
褒諭除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有旨赴行在奏  
事畢之官六年綱至引對內殿朝廷方銳意大舉綱陛  
辭言今日用兵之失者四措置未盡善者五宜預備者  
三當善後者二明年淮西鄆虜以全軍叛歸劉豫綱指  
陳朝廷有措置失當者深可痛惜者及當監前失以圖  
方來者凡十有五事奏之張浚以鄆虜事引咎去相言

諸將武謀王恢為此綱奏張浚區區衛國之心有可  
稱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車駕在建康將幸平江賊綱  
已罷聞而上奏曰自昔用兵以成大業者必先固人心  
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事而不肯先屈豈可  
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耶果出此謀人情動  
搖士氣銷縮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虎踞臨張雖欲如  
前日返駕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中不可得也借  
使敵騎衝突不得已而權宜避之猶為有說今疆場未  
有警兵將無失利朝廷正可懲往事脩軍政而遽為此  
擾擾棄前功蹈後患以自趨於禍敗豈不重可惜哉及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四

聞王倫使化還復上疏曰王倫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  
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  
何禮也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今奉藩  
衛臣其志猶未已也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  
盡廢反為兵端以為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  
者非愚則誣也上不以為忤曰大臣當如此矣九年除  
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曰臣罷自江  
西為日未久又蒙滿被界以帥權昔李布謂漢文帝曰  
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以窺  
陛下之淺深也臣區區進退何足少多然數年之間

重請十年正月卒年五十八計開上軫悼厚賜其家  
少師官其親族十人孝宗諡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  
身用捨為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川用有不久而其  
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  
鼎安否朱熹嘗稱綱為一世之偉人云所著有易傳內  
篇外篇論語詳說文章歌詩奏議百餘卷

論曰李綱兩柄川於靖康建炎間皆匪久廢黜遂使主  
辱國削卒莫之振其故諷人之為害也蓋當時排和議  
以禦敵復讎為已任者在廷惟一綱綱黜則可以悅虜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五

而紆患斯唐李汪黃輩之謀實然要之欽高二君竝聞  
弱務苟安是以全軀保妻子之臣得售其說厥後宣撫  
安撫亟徵而罷命隨下諺所謂狐埋而狐搯之豈足與  
有為哉夫綱之進退布衣之士捐生為白于朝非忠誠  
所動曷能爾顧反不信於主上取嫉於同列至如張浚  
賢者亦不免見忌而訾其短嗚呼無亦天未悔禍使然

邪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五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祺編

趙鼎

趙鼎字元鎮聞喜人幼孤力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對策斥章惇誤國累官開封府司馬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鼎曰祖宗之地不可與人何庸議已而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卽位除權戶部員外郎張浚在樞密薦之除司動郎官上幸建康詔條具防秋事宜鼎言宜擇精兵以備儀衛其餘兵將分布江淮使敵莫測巡幸之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定所上嘉納之及雨詔求闕政鼎言自王安石變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闕國之謀造生邊患興理財之政窮困民力設虛無之學敗壞人才至蔡京託紹述之名盡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今安石猶配享廟庭而京之黨未除時政之闕無大於是乃罷安石配享擢右司諫遷殿中侍御史劉光世部將王德信殺韓世忠之將而世忠亦率部曲奔建康守府解鼎言德信兵專殺漸不可長遂行鼎鞫之鼎又請下詔切責世忠而指取其將吏付有司治罪諸將肅然上曰肅宗與靈武得一李勉朝廷始尊今朕得卿無媿昔人矣

中丞趙鼎言故事無自司諫遷殿中者上曰鼎言此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有六遂遷侍御史北兵至江上上幸會稽召鼎議去留鼎陳戰守避三策拜御史中丞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荆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韓世忠敗金人于黃天蕩宰相呂頤浩請上幸浙西下詔親征鼎以為不可輕舉頤浩惡其異已改鼎翰林學士鼎不拜改吏部尚書又不拜疏頤浩過失凡十言上罷頤浩復鼎中丞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金人攻楚州鼎奏遣張俊往援之俊不行山陽遂陷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鼎上章勾去會幸金宗除節度使鼎言金宗非軍功忤旨出奉祠除知平江府改知建康又移知洪州京西招撫使召拜參知政事時紹興四年三月也宰相朱勝非兼知樞密院言者謂當國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為勝非所忌除鼎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改都督川陝諸軍事鼎所條奏勝非多沮抑之鼎上疏言頃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疏逐今臣無浚之功而當其任遠去朝廷其能免於紛紜乎時人士皆惜其去奏諫有留行者會邊報至即

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  
鼎論戰禦之計諸將各異議獨張俊以為當進討鼎是  
言上亦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於是詔張俊以  
所部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  
世忠至揚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軍駕至平江下詔聲  
逆豫罪欲自將渡江決戰鼎以為不可語在豫傳未幾  
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先見也張  
浚又廢鼎言浚可大任乃召除知樞密院命浚往江上  
視師時敵兵又駐淮南知南兵有備漸謀北歸鼎曰金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三

人無能為矣命諸將邀諸淮連敗之金人遁去上謂鼎  
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效乃朕用卿  
之力也又嘗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  
謂宗社之幸也五年上還臨安制以鼎守左僕射知樞  
密院事張浚守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  
鼎以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  
第奏行之又監脩神哲二史上親書忠正德文四字賜  
鼎又賜御書尚書一帙曰書所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欲  
卿其由斯道張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呂祉入奏事所言  
語大鼎每抑之上謂鼎曰他日張浚與卿不和必呂祉

也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言臣初與浚相見第因  
言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  
臣當去上曰俟浚歸議之浚嘗奏乞幸建康而鼎與折  
彥質請回踰臨安暨浚還乞乘勝攻河南且罷劉光世  
軍政鼎言擒豫固易耳然得河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  
光世累世為將無故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鼎以  
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七年鄺瓊以全軍降偽齊浚  
引咎去位召鼎入對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樞密使進四官張浚謫置嶺南鼎留不下詰旦約  
同列林解上怒殊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耳凡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四

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儻因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  
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上意乃  
解遂以散官分司居永州鼎既再相或議其無所施設  
鼎聞之曰今日之事如人患羸當靜以養之若復加攻  
砭必傷元氣矣鼎嘗聞和議與秦檜不合及鼎爭疎封  
國事拂上意檜乘間擠鼎事在檜傳檜又薦蕭振為臺  
官振本鼎所引及是劾罷參知政事制大中鼎曰振意  
不在大中也檜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為去就  
會殿中侍御史張戒論給事中勾濤濤言戒之擊臣乃  
適鼎意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上聞益疑鼎引疾求免



言太中持正論為章惇蔡京之黨所嫉議論出處  
大中同大中去臣何可留乃以忠武節度使直知紹興  
府尋加檢校少傅改奉國軍節度使檜率執政往錢  
不為禮檜益憾之鼎既去王庶人對上謂庶曰趙鼎兩  
為相於國有大功再贊親征皆能決勝又鎮撫建康回  
鑾無患他人所不及也先是王倫使金從鼎受使指問  
禮數則答以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以大河為界  
二者使事之大者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與  
金使俱來以撫諭江南為名上歎息謂庶曰使五日前  
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初軍駕遠臨安內侍移竹栽入  
內鼎見責之曰是獄花石之擾皆出汝曹今欲蹈前轍  
耶因奏其事上改容謝之鼎嘗薦胡寅魏杞晏敦復潘  
良貴呂本中張致遠等數十人分布朝列暨再相奏曰  
今清議所與如劉大本胡寅呂本中常同林李仲之流  
陛下能用之乎妬賢長惡如趙鼎胡世將周秘陳公輔  
之徒陛下能去之乎上為徙世將而公輔等尋補外始  
沒薦秦檜可與共大事鼎再相亦以為言然檜機穽深  
險外和而中異浚初求去有旨召鼎鼎至越勾祠檜惡  
其過已徙知泉州又諷謝祖信論鼎嘗受張邦昌偽命  
遂奪節御史中丞王次翁論鼎治郡廢弛命提舉洞霄

雲鼎自泉州歸復上言言時政檜忌其復用諷次翁又  
論其嘗受偽命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得謫居興化軍  
論者猶不已移漳州又責清遠軍節度使潮州安置  
在潮五年杜門謝客時事不掛口有問者但引咎而已  
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賄屬潮州被編置人移吉陽軍鼎  
謝表曰自何歸恨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  
不移檜見之曰此老倔強猶昔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  
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元時饋醪米檜  
知之命本軍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語于汾曰檜必欲殺  
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  
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  
上氣作山河壯本朝屬其子乞歸葬不食死年  
天下聞而悲之孝宗謚忠簡贈太傅追封豐國公高宗  
祔廟配享廟庭錄其孫十有二人鼎為文渾然天成凡  
高宗處分軍國機事多其視草有擬奏表疏雜詩文二  
百餘篇號得全集行於世中興賢相以鼎為稱首云  
論曰趙鼎自為小官已著懿節中興興寧陳時政皆鼎  
議天下屬望公輔久矣紹興入相者再其初力贊親征  
國勢不振數年後南北之勢已成務持重養威以固根  
本所謂險在前而能需者乃以便利議為秦檜所擠

軍以死然壯懷報主之志雖歷顛沛臨難不少  
渝觀其自題銘旌有氣作山河壯本朝之句視夫爲厲  
鬼殺賊者豈異耶

張浚

字德遠  
孫忠恕

張浚字德遠綿竹人父咸舉進士賢良兩科浚入太學中  
登進士第靖康初爲太常簿張邦昌僭立逃入太學中  
聞高宗卽位馳赴南京除樞密院編脩官歷禮部侍郎  
御營使司參贊公事建炎三年春金人南侵車駕幸錢  
塘留朱勝非于吳門樞禦以浚同節制軍馬已而勝非  
召浚獨留會百傳劉正彥作亂浚勸其謀張俊起兵脅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蠟書約呂頤浩劉光世以兵來會而命浚分兵扼吳江  
上疏請復辟傅等謀除浚禮部尚書詣行在浚以大兵  
未集未欲誦言討賊託云張俊驟回人情震驚姑少留  
以撫其軍會韓世忠舟師抵常熟張俊曰世忠來事濟  
矣白浚招之世忠至今以兵赴闕而戒其急趨秀州據  
糧道以竅大軍之至會傅等以書招浚浚報云自古言  
涉不順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遜謂之震驚宮闕廢立  
之事謂之大逆不道大逆不道者族傅等得書恐乃遣  
使扼臨平亟除俊世忠節度使而誣浚欲危社稷實係  
州安置俊世忠拒不受會頤浩光世兵至浚乃聲傳正

彥罪傳檄中外率諸軍繼進初浚遣客馮轡以計集  
說傅等轡卽康國語在康國傳會入軍且至傅正彥憂  
恐不知所出轡知其可動卽白宰相朱勝非請復辟高  
宗御筆除浚知樞密院事浚進次臨平賊兵拒不得前  
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傅正彥脫遁浚與頤浩等入見伏  
地涕泣待罪高宗問勞再三解所服玉帶賜之傅正彥  
走闕中浚命世忠追縛以獻與其黨皆伏誅盜薛慶嘯  
聚淮甸至數萬人浚徑至高郵入慶嘯諭以朝廷恩意  
慶感服浚歸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取  
蜀則東南不可保遂慷慨請行詔以浚爲川陝宣撫與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八

置使得便宜黜陟將行御營平寇將軍范瓊擁衆自豫  
章至行在先是靖康城破多瓊之謀至是入朝悖傲無  
禮且乞貸逆黨傅正彥等死罪浚奏誅之分其軍隸神  
武軍然後行金人取鄭延驍將婁宿卒董引大兵渡渭  
攻未興已而窺江淮浚卽治軍入衛至房州知金人北  
歸復還關陝檄五路帥悉所部兵來會以復求興命劉  
錫統之初浚問計於諸將曲端吳玠郭浩皆謂虜鋒方  
銳宜分守要害以待其弊浚不以爲然金人聞出師急  
制元术等由京西入援至富平諸將議戰吳玠謂曲端  
謀利敵驟至軍大潰浚退保興州貶劉錫斬環慶帥趙

秦鳳三枕險于和尚原大散關以斷敵來路關師古等  
收熙河兵于岷州大遇孫渥賈世方等收涇原鳳翔兵  
于階成鳳三州以固蜀口浚上書待罪帝手詔慰勉紹  
興元年吳玠兩敗金人兀朮僅以身免亟易其須髯適  
特拜浚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使浚以劉子羽爲上賓  
任趙開爲都轉運使裨吳玠爲大將守鳳翔子羽慷慨  
有才略開善理財而玠每戰輒勝故關陝雖失而全蜀  
按堵且以形勢牽制東南江淮亦賴以安云曲端者素  
有威望然嘗與王庶吳玠有隙而端腹心部將相繼降  
虜致陷五路故二人之譖得行浚初超用端中坐廢猶  
欲再用之後卒下端獄論死會有言浚殺趙哲曲端無  
辜而任子羽開玠非是朝廷疑之三年遣王似副浚浚  
求解兵柄且奏似不可任宰相呂頤浩不悅而朱勝非  
以宿憾日毀短浚詔浚赴行在四年御史中丞辛炳率  
同列劾浚乃以本官奉祠居福州浚既去國慮金人釋  
川陝之兵必將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乃上疏  
極言其狀未幾劉豫之子麟果引金人入攻高宗思浚  
前言策免朱勝非而參知政事趙鼎請幸平江乃召浚  
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入見高宗手詔辨

除知樞密院事浚既受命即自赴江上視師兀  
末聞之夕遁五年除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趙鼎除左僕射浚與鼎  
同志輔治務在塞倖門神近習特巨寇楊么據洞庭屢  
攻不克浚請行至潭賊衆二十餘萬相繼來降湖寇盡  
平浚遂奏追岳飛屯荊襄以圖中原乃自鄂轉淮東  
大會諸將議防秋之宜高宗召對便殿進中興備覽四  
十一篇六年浚力請幸建康車駕進發浚先往江上謀  
報劉豫與子猗挾金人入攻浚謂賊豫以逆犯順不勦  
除何以爲國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且命楊沂中往屯蒙  
州劉麟逼合肥張俊請益兵劉光世欲退師趙鼎及發  
書析彥質欲召岳飛兵東下御書付浚令俊光世沂中  
等還保江浚奏俊等泄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敵  
共矣且岳飛一動襄荊有警復何所持乎詔書從之沂  
中兵抵濠州光世舍虛州而南淮西洶動浚聞疾馳至  
采石令其衆曰有一人渡江者斬光世復駐軍與沂中  
接劉猗攻沂中沂中入破之猗麟皆拔柵遁高宗手書  
嘉獎浚浚還勞之時趙鼎等議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  
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今  
去歲一還人心解體言回蹕幡然從浚計七年以浚却

功制除特進既又加金紫光祿大夫徽宗皇帝奉懷  
后先後計聞上哀其浚奏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願揮  
涕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乃命浚草詔諭  
中外浚又請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中外感動浚  
請乘輿發平江至建康幾事叢浚以一身任之浚奏  
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遂罷光世時岳飛被命赴都  
督府與浚議事浚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欲以為都統鄧  
瓊副之呂祉為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瓊素不  
相下一旦樞之在上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  
衆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浚曰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一

然則楊沂中耳飛曰沂中亦豈能馭此軍浚不悅曰然  
則非太尉不可迄行之瓊果叛執祉歸劉豫殺祉於途  
事詳祉傳浚悔不用飛言引咎求去初浚嘗薦秦檜共  
政及是上問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  
知其闇檜由是憾浚遂予祠先是浚遣人持手榜問劉  
豫及瓊叛復遣間持蠟書遺瓊金人果疑豫尋廢之臺  
諫交論浚以祕書少監分司西京居永州九年用赦復  
官予祠未幾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大  
使金使來以詔諭為名浚五上疏爭之十一年除檢校  
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免奉朝請後又封和

國公十六年彗星出西方浚將極論時事恐貽母憂  
訝其齋問故浚以實對母誦其父對策之語曰臣寧言  
而死於斧鉞不能忍不言以負陛下浚意乃決上疏謂  
當今事勢譬如養成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  
惟陛下下謀之於心謹察情偽使在我有不可犯之勢庶  
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秦檜大怒令臺  
諫論浚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連州二十年  
徙永州浚去國幾二十載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  
慕之武夫健將言浚者必咨嗟太息至兒童婦女亦知  
有張都督也金人憚浚每使至必問浚安在惟恐其復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二

用當是時秦檜怙寵固位懼浚為正論以害已令臺臣  
有所彈劾論必及浚及謂浚為國賊必欲殺之以張柄  
知潭州汪召錫使湖南使圖浚張常先使江西治張宗  
元欲株連及浚捕趙鼎子汾下大理令自誣與浚謀大  
逆會檜死乃免二十五年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浚  
時以母喪將歸葬念天下事二十年為檜所壞邊備蕩  
弛又聞金亮篡立必將舉兵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  
以居喪為嫌具奏論之會星變再見求直言浚謂金人  
數年間勢決求釁用兵而國家弱於宴安蕩然無備乃  
上疏極言而大臣沈該方俟禹湯思退等謂敵初無釁

浚為狂臺諫湯鵬舉浚哲論浚歸蜀恐搖動遠方  
復遷永州服除落職以本官奉祠三十一年春有旨自  
便浚至潭上疏請早定守戰之策未幾亮兵入中外  
震動復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時金騎充斥王權兵  
潰劉錡退歸鎮江遂改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浚  
至請乘輿臨幸三十二年車駕幸建康浚迎拜道左  
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時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  
民皆倚為重又兼節制建康鎮江府江州池州江陰軍  
軍馬金兵十萬圍海州浚命鎮江都統張子蓋往救大  
破之孝宗即位召浚入見賜坐降問浚從容言人主之  
學以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  
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  
當人心自歸敵讎自服孝宗悚然曰當不忘公言除少  
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進封魏國公翰林學士史浩議  
欲城瓜州采石浚謂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弱  
弱急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及浩參知政事浚所規  
畫浩必沮之隆興元年除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府江  
州池州江陰軍馬時金將蒲察徒穆及知泗州大周  
仁屯虹縣都督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為南攻計浚  
欲及其未發攻之會主幸殿前司李顯忠建康都統邵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三

宏淵亦獻構一邑之策浚具以聞上報可浚遣行在  
命先圖兩城乃遣顯忠出濠州趨靈壁宏淵出泗州趨  
虹縣而浚自往臨之顯忠至靈壁敗蕭琦宏淵圍虹縣  
降徒穆周仁乘勝進占宿州孝宗手書勞曰十年來無  
此克捷浚以盛夏人疲急召顯忠等還師未達聞會金  
帥紇石烈志寧率兵至顯忠與戰連日小不利忽謀報  
敵兵大至顯忠夜引歸至符離諸軍大潰資糧盡棄  
由二將不協而士怨犒薄不用命云浚降授特進江淮  
宣撫使是役也廷臣皆議浚失策御書賜浚曰前日舉  
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復召浚于棧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四

學以心為本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  
理而已必兢業自持使清明在躬則賞罰舉措無有不  
當人心自歸敵讎自服孝宗悚然曰當不忘公言除少  
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進封魏國公翰林學士史浩議  
欲城瓜州采石浚謂不守兩淮而守江干是示敵以弱  
弱急戰守之氣不若先城泗州及浩參知政事浚所規  
畫浩必沮之隆興元年除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府江  
州池州江陰軍馬時金將蒲察徒穆及知泗州大周  
仁屯虹縣都督蕭琦屯靈壁積糧修城將為南攻計浚  
欲及其未發攻之會主幸殿前司李顯忠建康都統邵

奏事浚附奏云自古有為之君腹心之臣相與協謀同  
志以成治功今臣以孤蹤動輒掣肘陛下將安用之因  
乞骸骨孝宗覽奏謂棧曰朕待魏公有加不為浮議所  
惑帝眷遇浚未嘗斥其名每遣使來必令視浚飲食多  
寡肥瘠何如尋詔復浚都督之號金帥僕散忠義貽書  
三省樞密院索四郡及歲幣不然以農隙治兵時檜黨  
湯思退為右相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持書報金浚言  
仲賢小人多妄不可委信已而仲賢果以許四郡辱命  
朝廷復以王之望為通問使龍大淵副之浚爭不能得  
未幾召浚入見復力陳和議之失孝宗為止誓書留之

令通書官胡昉楊由義往諭金以四郡不可割者必欲  
得四郡當追還使人罷和議拜浚尚書右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如故思退為左僕射胡昉  
等至宿金人械繫道脅之昉等不屈更禮而歸之孝宗  
論浚曰和議之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二年議進  
擊建康詔之望等還思退聞之大駭陽為乞祠狀而陰  
與其黨謀為陷浚計俄詔浚行視江淮時金人屯重兵  
于河南為虛聲脅和有刻日決戰之語及聞浚來亟徹  
兵歸且以檄諭遼約為應援金人益懼思退乃令王之  
望盛毀守備以為不可恃令尹檣論罷督府參議官馮

宋史新編卷五

五

方又論浚費國不貲奏留張深守泗不受趙廓之代為  
拒命浚亦請解督府詔從其請浚留平江凡八章乞致  
仕除少師保信軍節度判福州浚辭改醴泉觀使朝廷  
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既去猶上疏論尹檣姦邪必誤  
國事且勸上務學親賢或語浚勿復及時事浚曰君臣  
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上設欲復用浚浚當即日就  
道不敢以老病辭如若等言是誠何心哉聞者聳然行  
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為相不能恢復中原雪  
祖宗之恥死不當葬先人墓左葬衡山下足矣年

計開孝宗震悼贈太師諡忠獻浚幼有大志及為庶

河幕官樞行邊臨觀山川形勢時時與舊戍守將議  
軍飲酒問祖宗以來守邊舊法及軍陣方略之宜故一  
旦起疏遠當樞密悉能通知邊事本末在京城中親見  
三帝北行皇族係屬生民塗炭誓不與敵俱存故終身  
不主和議每論定都大計以為東南形勢莫如建康人  
主居之可以北望中原至如錢塘僻在一隅易於安肆  
不足以號召北方與趙鼎共政多所引擢從臣朝列皆  
一時之望人號小元祐云浚事母孝學邃於易有易解  
及雜說十卷書詩禮春秋中庸亦各有解文集十卷奏  
議二十卷栻自有傳栻弟杓杓子忠恕

宋史新編卷五

六

杓字定叟以父恩歷官知臨安府進直龍圖閣權兵部  
侍郎府治火延及民居詔削二秩杓再疏乞罷移知鎮  
江尋改明州辭仍知鎮江召為戶部侍郎面對言事連  
時相意高宗崩以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並山陵事召  
還為吏部侍郎光宗即位權刑部侍郎復兼知臨安府  
累進徽猷閣學士知建康府繼復命還襄陽寧宗嗣位  
歷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以疾乞祠卒杓天分高爽吏  
材敏給遇事不疑滯隨宜變通所至以治辦稱南渡以  
來論尹京者以杓為首

忠恕字行父以祖任監樓店務入府幕韓侂胄奪民財



婦女太家以告忠恕自非歸其父母累遷司農丞知  
寧國府夏旱常平使者欲均濟勿勸糴忠恕所見寢興  
以言去奉祠起知鄂州歷戶部郎官入對言邊事其慮  
至遠理宗即位忠恕移書史彌遠請收法孝宗行三年  
喪既而宰相率百僚請太母同聽政忠恕復貽書彌遠  
謂英宗以疾仁哲以幼母后垂簾有不容已惟欽聖出  
於勉強務從抑損今吾君長矣若姑援以請此亦中策  
爾寶慶初詔求直言忠恕陳八事其五曰陛下於濟王  
之恩自謂彌縫曲盡矣然不留京師從之外郡不擇牧  
守泥之民居一夫奮呼闔城風靡雖弭患莫副初心  
中史新編卷一百二十六  
謂當此時亟下哀詔痛自引咎優崇恤典選立嗣子則  
陛下所以身處者庶幾無憾而造訛騰謗者靡所致力  
自始至今率誤於含糊而猶不此之思臣所不解也始  
魏了翁嘗勉忠恕無墮家聲及是嘆曰忠獻有後矣真  
德秀聞之更納交焉忠恕又因輪對引伯父杅告孝宗  
之語曰當求晚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伏節死義  
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語益剴切自知不為時所容  
力請外以直祕閣知贛州言者指為朋比落職降兩官  
罷紹定三年復官進秩一等提舉冲佑觀卒  
論曰張浚在孝朝荐歷將相之任觀其平劇盜討除

通鑑始紛排和議與強虜抗非篤於忠義能然乎秦才  
陳量福往往自用於賢者弗能容是以國事鮮濟王師  
屢劬沒身有遺恨焉朱熹晚年頗悔傑狀失實元儒揭  
傒斯亦極論其罪蓋事久而是非彌定修史者第襲狀  
中語何耶雖然晉魯莊與齊不共戴天乾時戰敗仲尼  
以為榮而不諱金固讎也可以用兵勝負議浚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六

中史新編卷一百二十六

大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七

朱勝非

呂頤浩

朱倬

朱勝非字藏一蔡州人上舍第靖康初爲東道副總管權應天府金人攻城勝非逃去會韓世忠部將楊進破敵兵乃還視事明年詣濟州謂高宗言南京藝祖興王之地請幸之以圖大計從之建炎改元試中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時方草創勝非憑敗鼓草制辭氣嚴重如平時總制使錢蓋進職勝非言其章師誤國封還貼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七

黃蓋遂罷二年除尚書右丞時宰執蔭補多濫勝非奏宰執子弟例不堂除宜和諫官疏云尚從竹馬之遊已造荷囊之列今不可以不戒遷中書侍郎三年拜宣奉大夫尚書右僕射兼御營使會苗傅劉正彥與其徒王鈞甫王世修等謀作亂擁兵犯闕請高宗避位太后抱皇子聽政太后不可傅顧勝非曰今日正須大臣果決相公何無一言耶勝非還告上曰王鈞甫乃傅等腹心適語臣云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此語可爲後圖之緒於是太后垂簾高宗退居顯忠寺勝非請降敕以安傅等又奏母后垂簾猶二臣同對此承平故事今日事機

有須密奏者乞許臣僚獨對日引傅徒二人上殿以研其疑因諭鈞甫爲朝廷協力鈞甫唯唯又諭世修曰國家艱難若等立功之秋也世修喜時往來道中情實擢爲工部侍郎傅正彥乞改年號及移蹕建康勝非白太后若盡廢社誥則倉卒變生乃收元明受傳等欲挾上幸徽越勝非諭以禍福而止傅聞韓世忠起兵取其妻子爲質勝非給傅曰今當啓太后召二人慰撫使報知平江諸君益安傳許諾勝非喜曰二凶真無能爲也諸將將至傅等懼勝非因謂之曰勤王之師未進者使是間自反正耳不然公等置身何地乎卽召學士作百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七

官章及太后手詔四月朔勝非率百官詣睿聖宮親掖上乘馬還宮上旣復辟勝非曰臣昔遇變義當卽死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耳乃乞罷政上問誰可代者勝非曰呂頤浩張浚問孰優曰頤浩練事而浚喜事而疎上曰浚太年少勝非曰臣向被召軍旅錢穀悉付浚此舉浚實主之御史中丞張守論勝非宜罷不報授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尋除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江州紹興元年侍御史沈與求又論之降秩分司南京江州居住二年左相呂頤浩薦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給事中胡寅國侍御史江濟文章論罷頤浩欲傾右相秦檜故

力引之改除侍讀檜等能相拜勝非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母憂起復兼知樞密院事時日外郎江端友請營宗廟議者謂國家期於恢復不常厥居勝非方主和議途自上營宗廟于臨安待御史魏玠劾罷之五年起知湖州引疾歸檜得政勝非遂廢居卒諡忠靖勝非張邦昌友婿也邦昌僭位勝非嘗械其使及金人過江勝非請尊禮邦昌錄其後以謝敵苗劉之變保護聖躬功居多既去力薦張浚然受黃潛善風旨草罷李綱制詆其狂妄再相忌趙鼎宣撫川陝欲重使名以制吳玠勝非曰元樞出使宜論此耶蓋因事出鼎而輕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三

其權人以此少之及著閒居錄亦多其私說云

呂頤浩字元直齊州人登進士第累官徽猷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伐燕之役頤浩以轉輸隨軍既得燕山爲燕山路轉運使頤浩奏開邊極遠其勢難守又奏燕河北危急五事徽宗怒褫職尋復焉進徽猷閣直學士謝病與祠高宗卽位除知楊州車駕南幸進至尹部尚書劇賊張遇衆數萬屯金山頤浩單騎與韓世忠造長壘諭降之進吏部尚書建炎三年金人逼楊州駕幸錢塘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還屯京口金兵退改江東安撫制置使兼知江寧府明受之變頤

浩約張浚及諸將會兵討賊俄有旨召頤浩赴院供職上言興衰撥亂事屬艱難請亟復明辟以圖恢復遂以兵發江寧舉鞭誓衆士皆感厲將至平江張浚乘輕舟逐之相持而泣浚以大計頤浩曰頤浩莫謀開邊幾死宦臣之手承乏漕挽幾陷臍膺之域今事不諧不過赤族爲社稷死豈不快乎浚壯其言卽舟中草檄進韓世忠爲前軍張浚翼之劉光世爲游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軍殿後頤浩發平江苗傅劉正彥之黨託旨請頤浩單騎入朝頤浩奏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傅等懼乃請高宗復辟師次秀州頤浩勉勵諸將曰今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四

雖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翟義徐敬業可監也次臨平傅等拒戰頤浩被甲立水次出入行陣督世忠等破賊傅正彥引兵遁頤浩等以勒王兵入城都人夾道箛觀以手加額朱勝非罷相以頤浩守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建炎御營使本以行幸總齊軍政而宰相兼領之遂專兵柄樞府幾無所預頤浩在位尤顯趙鼎論其過章十數上頤浩求去除鎮南軍節度開府儀同三司禮泉觀使尋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池州李成馬進敗淮南民未復業詔以頤浩兼宣撫領壽春

將除廣州無爲軍張琪自徽化饒州願浩大破之拜  
少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紹興二年上自越州還臨安會桑仲在襄陽欲進取京  
城乞朝廷舉兵爲援願浩乃大議出師而身督之時  
願浩與秦檜並相上諭之曰願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  
種蠡分職可也檜知願浩不爲公論所與多引知名士  
爲助欲傾之而擅朝權上爲下詔戒朋黨除願浩都督  
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願浩至常州前軍將趙延  
壽叛犯金壇又聞桑仲已死遂引疾不進詔還朝以朱  
勝非同都督諸軍事願浩既還欲傾檜力引勝非爲助

宋史新編卷百七

五

給事中胡安國坐是罷檜乞留不報侍御史江躋左司  
諫吳表臣皆以論救安國罷程瑀胡世將劉一止張燾  
林待聘樓炤亦坐論檜罷斥臺省一空語詳安國傳於  
是檜免相願浩獨秉政屢請興師復中原時盜賊稍息  
願浩請遣使循行郡國宣德意李綱宣撫湖南願浩言  
綱縱暴無善狀請罷諸路宣撫之名綱止爲安撫使時  
李光在江東與願浩書言綱有大節四夷畏服願浩稱  
先結黨言者因論光罷之時方審量監賞願浩時有縱  
舍右司郎官王罔持不可曰公秉國鈞不平謂何尚宗  
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聞近蘇湖地震

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侍御史辛炳殿中常同論其  
罪遂罷願浩爲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奉祠改  
將進觀文殿大學士五年詔問宰執以我守方略願浩  
條十事以獻除湖南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潭州帝在建  
康除願浩少保浙西安撫制置大使知臨安府行宮留  
守明堂禮成進封成國公八年上將還臨安除少傅鎮  
南定江軍節度使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  
宮留守願浩引疾求去除醴泉觀使未幾卒贈太師封  
秦國公諡忠穆願浩有膽略善鞍馬弓劍當國步艱難  
之際人倚之爲重自江東再相胡安國以書勸其法韓

宋史新編卷百七

六

忠獻以至公無我爲先報復恩讎爲戒願浩不能用時  
軍用不足願浩與朱勝非相立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  
椿錢於是郡邑多橫賦爲東南患云  
范宗尹字覺民鄧城人上舍登第累遷侍御史右諫議  
大夫靖康初金人必欲得三鎮宗尹請棄之以紓禍爲  
言者所非罷歸張邦昌僭位復其職建炎元年李綱作  
相宗尹論其名浮於實有震主之威不報出知舒州言  
者論其嘗汚僞命責置鄂州既召爲中書舍人遷御史  
中丞拜參知政事呂頤浩罷相宗尹攝之時諸盜據有  
州縣朝廷力不能制宗尹言太祖收藩鎮之權天下無

事百五十年然國家多難四方帥守單寡束手環視  
法之弊公當復藩鎮之法付以兵權俾藩王宰較之  
壤地夷狄豈不相遠上從其言授通議大夫守尚書右  
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時年三十近世宰  
相年少無如宗尹者宗尹請有司討論崇觀以來濫賞  
修書營繕應奉開河免夫獄空之類皆釐正之明堂覃  
恩請舉行討論之事上手劄云朕不欲歸過君父敏恕  
士大夫始秦檜力贊宗尹建此議及見上意堅反擠之  
上亦惡其與辛道宗兄弟往來遂罷沈與求奏其罪狀  
落職未幾命知溫州退居天台卒年三十七宗尹有才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智當北敵肆行之衝毅然自任建議分鎮以是得相位  
然其置帥多授劇盜又無總率統屬且不遺援不通餉  
故諸鎮守鮮能久存者及為政多私屢招物議云  
朱倬字漢章閩縣人宣和五年登進士第調常州宜興  
簿張浚薦除福建廣東西財用所屬官宣諭使明臺再  
薦于朝因賜對策劉豫必敗高宗大喜詔改合入官與  
丞相秦檜忤出教授越州歷知惠州陞辭高宗問卿久  
淹何所倬曰厄於檜上愀然慰諭目送之旬日間除國  
子監丞尋除浙西提舉且命自今在內除提舉官令朝  
辭上殿蓋為倬設也累遷中丞嘗言人主任以耳目非

報怨任氣之地每上疏輒風興露告若上帝鑒臨  
凡數十率焚稿不傳遽參知政事紹興三十一年拜尚  
書右僕射高宗自建康回鑾有內禪意倬密奏曰靖康  
之事正以傳位太速盍姑徐之心不自安屢求去詔以  
觀文殿大學士奉祠孝宗即位降資政殿學士明年致  
仕卒復元職贈特進孫著登第仕至吏部尚書

論曰朱勝非在靖康委城避敵其屈身明受要為自全  
計耳呂頤浩雅著直聲而撫寇討逆勇略孰如焉范宗  
尹嘗污偽命特以片言竊上宰小人乘君子之器者也  
夫道不同不相為謀以勝非宗尹所為宜與李綱趙鼎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莫能容何頤浩亦有媚嫉之累耶朱倬在相位未久無  
赫赫名然見忌秦檜所守可知矣

馮解 范致虛 權邦彥 徐俯

呂好問 劉珪 滕康 葉義問

馮解字長源普州人父山熙寧末為祕書丞通判梓州  
鄧綰薦為臺官不就退居二十年范祖禹薦於朝官終  
祠部郎中解登進士第歷官入朝以言事再謫靖康元  
年為左諫議大夫金人圍太原朝廷命李綱宣撫兩河  
解奏罷之除尚書左丞欽宗誚金營解意從張邦昌僭  
位與解有舊取之歸建炎初除資政殿學士知潼川府

者論解罪汚偽命奪職已而復官紹興三年以資慶  
學士致仕卒解爲文師蘇軾論西事與蔡京忤郡人  
張庭堅謫死妻子流離解力振其家然議論主熙豐紹  
聖而排鄒浩李綱楊時君子少之

范致虛字謙叔建陽人舉進士爲太學博士鄒浩以言  
事斥致虛坐祖送停官徽宗嗣位累進中書舍人蔡京  
建議置講議司引爲詳定官議不合改兵部侍郎自是  
入處華要出典大郡者十五年以附張商英貶通州政  
和七年復官入爲侍讀修國史尋除刑部尚書提舉兩  
京鴻慶宮初致虛在講議司延康殿學士劉易嘗乘蔡

宋史新編卷七

九

京怒齊之後主宋坐妖言繫獄事連易論死致虛爭之  
易得減竄士論賢之遷尚書右丞進左丞歷知鄧州提  
舉亳州明道宮帝方好老氏致虛希時好營飭道宇賜  
名鍊真宮靖康元年除知京兆府時金人圍太原聲震  
關中朝廷命錢蓋節制陝西除致虛陝西宣撫使金人  
分道再犯京師詔致虛會兵入援有僧趙宗印者募議  
兵鼎益薦之致虛以便宜假官俾充宣撫司參議官兼  
節制軍馬致虛勇而無謀委已以聽宗印宗印徒大言  
實未嘗知兵金將婁宿以精騎衝之不戰而潰死者過  
半致虛收餘兵入潼關高宗卽位言者論其逗撓徙知

鄧州尋加觀文殿學士復知京兆府致虛力  
州次年宗印領兵出武關與致虛合會金將銀朱良  
境致虛遁宗印兵不戰走轉運使劉汲力戰死焉致虛  
坐責安遠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後召復資政殿學士  
知鼎州未至卒贈銀青光祿大夫

權邦彥字朝美河間人登太學上舍第歷都官郎中與  
王黼議不合黼職知冀州金人再入高宗開大元帥府  
起兩河兵復汴京邦彥提所部兵二千五百人與宗澤  
自澶淵趨韋城據刀馬河諸道兵莫有進者會敵兵大  
至移屯南華二帝北遷邦彥與澤王表勸進建炎元年

宋史新編卷七

一

五月召還命知荆南府改東平府時東州半已入金至  
是圍益急邦彥誓以死守居數月城破猶力戰不已民  
義而從之突圍以出遂奔行在帝以其父母妻子皆沒  
於敵纔貶二秩歷江淮等路制置發運使以治辦稱絕  
興初連擢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初邦彥獻十議  
以圖中興謂人事盡則天悔禍不可獨歸之數呂頤浩  
表邦彥薦參知政事帝嘗對輔臣言湖南事頤浩言李綱  
繼鼎忠治潭無善狀帝曰綱在宣和間論水災以得時  
罷邦彥曰綱元無章疏第略虛名耳蓋助頤浩以排綱



也逾年卒邦彥錄錄無所建明充位而已有遺集十卷號藏海錢編藏於家

徐附字師川分寧人以父禔死難授通直郎至司門郎張邦昌僭位俯遂致仕時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其弟昌展避邦昌皆改名俯買婢名昌奴客至即呼前驅使之內侍鄭誼識俯於江西直其詩薦于高宗胡直孺汪藻迭薦之遂自宮祠起右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程俱言考之古今非陽城种放則未宜不循序而進願姑以所應名命之不報俱遂罷紹興中賜進士出身兼侍讀遷翰林學士未幾擢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又兼權參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一

知政事宰相朱勝非言襄陽上流所當先取帝曰盍就委岳飛參政趙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俯獨持不可會劉光世乞入奏鼎言方議出師大將不宜離軍俯欲許之鼎固爭俯乃求去與祠既而知信州言者論其邵事不理復予祠卒

呂好問字舜徒講希哲子也以蔭補官崇寧治黨事好問以元祐子弟坐廢兩監東嶽廟司揚州儀曹欽宗擢至御史中丞初徽宗將內禪詔解黨蔡除新法盡復祖宗之故而蔡京黨戚根據中外官事莫肯行好問言人主皇詔旨備矣願一一施行又言今不盡革京貫

事所為太平無由可致欽宗鄉納好問疏京過惡乞授海外黜朋附之尤者以厲其餘又建白削王安石王黼正神宗配饗褒表江公望張庭堅任伯雨龔夬等除青苗之令滿元符上書獲譴者章前後數十上每奏對帝雖常食輒使畢其說時金兵既退大臣不復傾慮武備益弛好問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當速講求禦敵之備及邊警急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好問言彼名和而實攻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千畿邑以衛京城疏上不省金人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猶以和議為辭好問率臺獨効大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一

臣畏懦誤國出好問知袁州帝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既而金人薄都城帝思好問言進兵部尚書都城失守帝再幸金營好問寔從帝既留遣好問還慰拊都城已而金人立張邦昌以好問為事務官邦昌入居都省好問曰相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為之圖爾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太后在內此殆天意盍亟還政可轉禍為福以好問攝門下省好問既繫銜仍行舊職吳玠莫侍請邦昌見金使於紫宸垂拱殿好問曰官省故吏玠見御正衙必將憤駭變且不測邦昌默然止王時雍議辟好問曰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前維放乃先放城中

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好問以書白王宜遠避且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既又語邦昌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於是邦昌謀遣謝克家奉傳國寶往大元帥府須金人退乃發金人既行好問趣遣使勸進請元祐太后垂簾聽政邦昌易服歸太宰位高宗卽位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請行在所高宗勞之曰宗廟獲全卿之力也除尚書右丞侍御史王寅論好問寔汗爲命不可以立新朝高宗曰好問心跡非他人比好問自慙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爲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昌圍書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七

於陛下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奉祠以恩封東萊郡侯避地卒于桂州子本中孫祖謙祖儉皆有傳

劉珪字希范長興人登崇寧進士第初游太學以書遺中書舍人鄒浩曰公始爲博士論取士之失免所居官在諫省斥宮掖之非遠遷嶺表豈逆計禍福邀後日報哉固欲蹈古人行也今庶政豈盡脩明百官豈盡忠實從臣繼去豈盡非才言官屢逐豈盡有罪信任踰躐皆而拱默不言天下之士竊有疑焉浩愧謝宣和中擢監察御史坐言事知舒州留爲主客員外郎靖康初除中書舍人陳十開端之戒曰外年曰營繕曰任用失當曰

命今數易曰大臣不和曰臣下誕謾曰內侍恣橫曰言路壅塞曰政事失信曰爵賞僭濫李綱出知揚州安扶持不可珪言韓琦好水之敗韓絳西州之敗皆不免黜責綱勇於報國銳於用兵聽用不審數有敗衄宜降黜以示懲戒綱改宮祠吏部侍郎馮澥言珪持兩端爲綱讎說珪遂與祠建炎初以舊職召遷給事中論內降營繕二事曰除授不歸中書工役領之內侍此人言所以籍籍也孟忠厚邢煥除從官珪封還言舊制外戚未有爲兩禁官者遷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言淮南備敵兵食爲先今以降卒爲見兵以糴本爲見糧無一可恃維揚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七

城池未修軍旅多闕卒有不虞何以待之已而金人果乘虛大入帝亟如臨安以珪爲龍圖閣直學士知宣州連遷吏部尚書隆祐太后奉神主如江西詔珪爲端明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至洪州疏言修治巡幸道路之役乞降詔悉罷金人攻吉州分兵追太后舟至太和縣衛兵皆潰珪奉太后退保虔州言者論不已連責秘書少監貶衡州紹興初許自便明年以朝散大夫分司西京卒于梧州追復龍圖閣學士有吳興集二十卷集議五卷兩漢蒙求十卷

滕康字子濟宋城人登進士第又中詞學兼茂科歷官

高宗在元帥府開康習憲章乃至漳州  
羣臣勸進除太常少卿使定登極禮儀凡告天肆赦之  
文皆康爲之累遷試中書舍人會孟忠厚乞用父誡年  
還官康言忠厚隆祐太后之姪也太宗以來凡母后兄  
弟之子無爲侍從者武義大夫康義用登極恩遷遙郡  
刺史康又封還詞頭言義之遷雖名一官實升五等紊  
法之甚也自古召亂之源非外戚排法則內侍干政漢  
唐可鑑凡再降旨竟不肯行後軍統制韓世忠以不能  
戰所部坐贖金康言世忠無赫赫功祇緣捕盜微勞遂  
亞節鉞今其所部卒伍至奪御器逼諫臣於死地乃止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罰金何以懲後詔降世忠一官知江州陳彥文用劉光  
世奏錄其守城功遷龍圖閣待制康以光世所上彥文  
功狀前後牴牾閣而未下宰相力主彥文趣康行詞嚴  
論不已宰相銜之會布衣省試卷子不合式康以其文  
取之諫官李處遯論奏遂以集英殿修撰奉祠未幾移  
神錢塘再除中書舍人上封事上稱其有諫臣風除左  
諫議大夫旬日間封章屢上遂擢翰林學士翌日除端  
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建炎三年宰相呂頤浩議  
議武昌爲趨陝之計既移建康又議欲盡棄中原徙  
居民於東南康力持不可上悟而止未幾上請太后養

如江西以參知政事  
爲資政殿學士同從駕以行郎辭疾又命康權知以劉  
爲貳康從衛至洪州劉先世護江不密金人絕而渡  
康等倉卒奉太后燬虔州半論責授祕書少監分司南  
京永州居住未幾許自便復左朝請大夫與祠卒後追  
復龍圖學士有文集二十卷

康義問字審言壽昌人登進士第歷知江寧縣召奏檜  
湖親役同僚不可義問曰釋是何以服他人卒役之通  
判江州豫章守張宗元什檜或中以飛語事下漕臣張  
常先宗元道九江常先檄義問拘其舟義問投檄曰吾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得罪不爲不祥常先白檜罷去檜死召擢殿中侍御  
史累章劾湯鵬舉有一檜死一檜生之語并黨方崇等  
皆罷之累遷同知樞密院事金主亮南侵命視師義問  
素不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頗  
吏曰生兵何物耶問者掩口至鎮江聞瓜洲官軍與敵  
相持大失措會建康留守張燾遣人告急義問乃遵陸  
云往建康催發軍市人皆譟罵之又聞敵據瓜洲采石  
兵甚衆復欲還鎮江諸軍喧沸曰不可回矣回則有不  
測遂趨建康已而亮死師退義問還朝力請退遂罷學  
士即位坐論謫饒州數年詔自便卒

論者謂諛佞固則其附讎逆  
亦何足怪范攸虛左道媚上權邦彥朋邪害正乃  
參以折衝禦侮之寄何異羊質虎皮日豺則慄也徐俯  
不失身逆臣似矣顧反趙鼎而江岳飛時於協恭體國  
之義呂好問劉珪陸康業義問並數有忠諫然或汚爲  
命或失戎律責亦容辭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七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七

七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八

列傳七十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騭編

李光

許翰

許景衡

翟汝文

富商柔

王庶

李光字泰發上虞人童穉不戲弄父高稱曰吾兒雲間  
鶴其與吾門乎登崇寧五年進士第歷官司封首論士  
大夫諛佞成風妄引苟卿有聽從無諫諍之說以塞言  
路又言怨嗟之氣結爲妖沴王黼夢之令部注桂州陽  
朔縣再遷符寶郎欽宗擢右司諫上章東幸憐人間兩  
宮光請集議奉迎典禮又奏朱勔李彥蔡京王黼竭天  
下之財名爲應奉實入私室乞依舊制三省樞密院通  
知兵民財計與戶部量其出入選吏考核使利源歸一  
遷侍御史時言者猶主王安石之學詔榜廟堂光言祖  
宗規摹宏遠安石欲盡廢法度則謂人主制法而不當  
制於法欲盡逐元老則謂人主當化俗而不當化於俗  
蔡京兄弟祖述其說五十年間毒流四海今又風示中  
外鼓惑民聽豈朝廷之禍金人逼京城士大夫委職而  
去者五十二人罪同罰異士論紛然光請付理寺公行  
之李會奉懼復以諫官召光奏蔡京復用時會擢迭爲  
臺官噤不發一語及京城被圍與白時中李邦彥專主

避敵割地之謀時中邦羣坐是落職而會擢及被召用復慎諫諍之列乞寢成命不報光旬外亦不報誓出寅良間耿南仲輩皆謂應在外夷不足憂光奏孔子作春秋不書祥瑞者蓋欲使人君恐懼修省未聞以災異歸之外夷也疏奏監汀州酒稅高宗卽位擢秘書少監除知江州未幾擢侍御史皆以道梗不赴建炎三年車駕自臨安移蹕建康除知宣州光以宣密邇行都乃繕城池聚兵糧藉六邑之民保伍相比謂之義社擇其健武者統以土豪得保甲萬餘號精練軍又柵險要二十三所謹戍之事間授管内安撫許便宜從事進直龍圖閣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二

又進右文殿修撰潰將邵青自真州擁舟數百艘剽當塗蕪湖兩邑間光招諭之遺米二千斛青喜謂使者曰我官軍也所過皆以盜賊見遇獨李公不疑我於是秋毫無犯除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歷擢吏部侍郎光奏疏極論朋黨之害議論之臣各懷顧避莫肯以持危扶顛爲己任晉元帝區區草創猶能立宗社脩宮闕保江浙劉琨祖逖與逆胡拒戰於并冀兗豫同雍諸州未嘗陷沒也石季龍重兵已至歷陽命王導邵督中外諸軍以禦之未聞專主避狄如今日也上欲移蹕臨安被旨節制臨安府見屯諸軍兼戶部侍郎督營繕事光經營

樽節不擾而辦權吏部尚書大將韓世清李由傳餘久屯宣城擅據倉庫調發不行光請先事除之乃授光淮西招撫使光假道至郡世清入謁縛送闕下伏誅初先於上前面稟成算宰相以不預聞怒之未至道際端明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壽春滁濠廬和無爲宣撫使秦檜既罷呂頤浩朱勝非並相光議論素與不合言者指光爲檜黨落職奉祠尋復寶文閣待制知湖州歷知洪州兼制置大使擢吏部尚書踰月除參知政事時秦檜初定和議將揭榜檜言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議自息遂用之同郡楊煒上光書責以附時相取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三

尊官墮點虜數計虧平時大節光本意謂但可因和而爲自治之計旣而檜議徹淮南守備奪諸將兵權光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徹檜惡之檜以親黨鄭億年爲資政殿學士光於檜前曲折之又與檜語難上前因曰觀檜之意是欲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怒明日光因去章九上乃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改提舉臨安洞霄宮中丞万俟卨論光陰懷怨望書授建寧軍節度副使藤州安置越四年移瓊州居瓊州八年仲子孟堅坐陸升之誣以私讐國史初成呂原中又告光與胡銓詩賦倡和譏訕朝

移昌化軍論文考史怡然自適年踰八十筆力猶健  
又三年以郊恩復左朝奉大夫任便居住至江州卒  
宗即位復資政殿學士賜諡莊簡幼子孟傳有傳

許翰字崧老襄邑人登進士第宣和中為給事中為書  
抵時相謂百姓困弊起為盜賊天下有危亡之憂願罷  
雲中之師脩邊保境與民休息高麗入貢調民開運河  
民間騷然中書舍人孫傳論高麗於國無功不宜興大  
役傳坐罷翰謂傳不當黜時相怒落職奉祠欽宗即位  
復以給事中召時金人攻京師甫退翰造闕即日賜對  
除翰林學士尋改御史中丞上疏言邊事因陳決勝之  
策張邦昌為太宰翰上疏力爭之种師道罷翰言師道

名將不可使解兵柄欽宗謂其老難用翰曰自呂望以  
來用老將收功者難一二數師道雖老可用也且謂金  
人此行存亡所係令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不  
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憂宜起師道邀擊之上不能  
用擢中大夫同知樞密院論益不合以病去除延康殿  
學士知亳州空言者落職奉祠高宗即位用李綱薦召  
拜尚書右丞兼權門下侍郎黃潛善等請罷綱澤翰極  
論以為不可李綱罷翰言罷綱臣留無益力求去高宗  
未許曾淵吉奏誅陳東翰曰吾與東皆事李綱者東

東市吾在朝堂可乎求去疏力章八上以資政殿大學  
士提舉洞霄宮復以言者落職紹興初復資政殿學士  
卒贈光祿大夫翰林通經術正直不撓以與黼攸潛善  
許志卒不展所著有論語解春秋傳

許景衡字少伊瑞安人登進士第宣和中為監察御史  
遷殿中侍御史論事忤王黼意又論章貢貢繆不可用  
者數十事會知洋州吳巖夫以私書忤執政予道景衡  
之賢詔致致王黼黜用是中景衡遂之欽宗即位以左正  
言召歷遷中書舍人李光弼瑀以鯁亮忤執政斥景衡  
為辨白坐落職守祠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既至除御

史中丞宗澤為東京留守言者附黃潛善等多攻其短  
景衡奏曰開封宗廟社稷所在苟欲罷澤別遣留守不  
識搢紳中威名政事有加於澤者乎疏入上太悟封以  
示澤澤乃安除尚書右丞有大政事必請問極論潛善  
伯彥以景衡異已共排沮之初李綱議建都以關中為  
上南陽次之建康為下景衡為中丞奏南陽不若建康  
至是謀報命人攻河陽汜水景衡又奏請南幸建康  
而有詔還京罷景衡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  
宮至京口卒年五十七諡忠簡景衡得程頤之學志  
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遂借渡江之議非之既沒高宗



恩之賜景衡家溫州官舍一區

翟汝文字公異丹陽人登進士第歷除秘書郎三館主  
建議東封汝文曰治道貴清淨今不啓上述三代禮樂  
而師秦漢侈心非所願也徵宗不悅責監宿州稅累遷  
給事中內侍梁師成銜汝文言其奪民墓田廣園圃  
諷宰相黜守宣州召爲吏部侍郎出知廬州徙密州欽  
宗召爲翰林學士改顯謨閣學士知越州兼浙東安撫  
使建炎改元上疏言卽位赦書裁損上供額外之數今  
越州貢輸倍他州乞視戶等第減能楊應誠請使高麗  
圖迎二帝汝文奏其欺罔若高麗辭以金人問津頭吳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越將何辭以對後高麗果如汝文言紹興元年召爲翰  
林學士兼侍講除參知政事同提舉修政局忤秦檜面  
劾汝文專擅右司諫方孟卿助檜論之罷去以卒先是  
汝文在密檜爲郡文學汝文薦其才故檜引之然汝文  
性剛不爲檜屈對案相詬至月檜爲濁氣汝文風度翹  
楚好古博雅精篆籀有文集行于世

富直柔字季申弼之孫以父任補官敏悟有才名晁說  
之奇其父薦于朝召賜同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正字建  
炎初累遷給事中監官團練使王繼先譖恩轉防禦使  
繼當回授得旨特與換武功大夫直柔論之上謂宰相

范宗尹曰此除出朕意今直柔抗論朕屈意從之以伸  
直柔之氣四年連遷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紹興  
初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言宗社大計直柔從而薦之  
於是孝宗立爲普安郡王以寅亮之言也除同知樞密  
院事侍御史沈與求論其附會幸道宗兄弟得進并論  
其所薦右司諫韓璜先是直柔嘗短呂頤浩於上前頤  
浩與秦檜皆忌之由是璜與直柔俱罷直柔與祠後起  
知衢州以失入死罪落職奉祠尋復端明殿學士徜徉  
山澤放意吟咏與蘇遲葉夢得諸人游以壽終于家  
王庶字子尚慶陽人舉進士第歷陝西運判兼制置解

宋史新編卷五十二

七

鹽事疆事益棘欽宗欲幸襄鄧以庶副席益爲京西安  
撫使高宗立除直龍圖閣鄧延經略使兼知延安府累  
立戰功進集英殿脩撰陞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  
軍馬先是河東經制使王玘既遁歸留守宗澤承制以  
庶權陝西制置使庶傳檄諸路會期討賊涇原統制曲  
端雅不欲屬庶以未受命辭居數日告身至又辭金人  
知其不協併兵寇鄜延庶屢督端進兵訖不行遂陷延  
安端謀欲誅庶不果語在端傳庶時自劾得罷後張浚  
自富平敗歸始思庶及端言可用乃竝召之庶地近先  
至力陳撫秦保蜀之策勸浚收熙河秦鳳兵扼關隴爲

後國凌不納版授庶參議官庶因謂端有反心浚始有殺端意矣紹興五年知興元府利夔路制置使庶以士卒單寡籍諸邑強壯號義士日閱於縣月閱於州厚犒之不半年有兵數萬浚言于朝陞徽猷閣直學士有議於浚者徙庶知成都改嘉州明年浚劾庶輕率傾險落職奉祠尋起知遂寧固避得請六年除湖北安撫使知鄂州趨關上因燕見庶言陛下欲保江南無所事如曰紹復大業非都荆不可荊州左吳右蜀利盡南海前臨江漢出三川涉大河以圖中原庶操所以畏關羽者也上大異之復顯謨閣待制知荊南府湖北經略安撫使又復直學士七年以兵部侍郎召明年入對因奏恢復之功十年未立其失其偏聽在欲速在輕爵賞是非邪正混淆誠能賞功罰罪其誰不服上喜即日遷尚書閣門拜樞密副使命措置江淮邊防秦檜再相以和戎爲事詔趣庶還庶力詆和議請誅金使及張通古來庶乞免簽書和議文字累疏求去乃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論罷之十三年又以御史胡汝明言貴鄉德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卒貶所孝宗思庶言追復其官謚敏節子之奇乾道中知樞密院事

論曰易寒之九五曰大蹇朋來豈不以艱難之運必資

多賢乎宋南渡果何時也納忠宣力之臣可倚以共濟者有若李光等數人雖皆登政府秩或沮於汪黃或抑於秦檜而王庶至被竄以死則安望其能興復哉嗚呼賢如李綱趙鼎亦不免屢謫何況其他甚矣高宗之不知人也

鄭穀	張翥	張守	李邴
沈與求	韓肖胄	胡松年	王綸

鄭穀字致剛建州人舉進士歷御史臺主簿張邦昌僭號穀挺身見高宗于元帥府卽位擢至諫議大夫苗傅劉正彥等逆亂穀庭立面折二凶且計凶燄熾甚須得外援乃上章待罪求去退居呂頤浩議興復計太后降詔不允朱勝非言穀面折事拜御史中丞時二凶竊威福之柄肆行殺戮日至都堂侵紊機政穀言宦官用事于上則生人受禍于下匹夫力不能勝則羣起而攻之是以靖康之初攻之者庶民也睿聖皇帝南渡駐蹕未安攻之者衆兵也今當痛革前弊或有招權納寵屏之與方俾無浸淫以激衆怒則賞罰自朝廷出國勢尊矣仍諭軍法便宜止行于所轄軍伍其餘當聞之朝廷付之有司不報穀遣所親謝嚮變姓名微服爲賈人徒步如平江告張浚等起兵謂持重緩進使賊自遁無驚動

三宮此上策也俄詔睿皇帝為皇太弟天下兵馬大  
亮帥幼主為皇太姪即與大臣進議以為亂常逆天退  
與御史王庭秀上疏力爭太后不可毀又奏人君位號  
豈容降改間之天下孰不懷疑太后令毀至都堂朱勝  
非出朱頌等所上書示毀與庭秀二人力言昨詔書不  
可宣布必召變毀與李師望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  
密院事上復辟進簽書上甚悼之

張慤字誠伯河間人登進士第累遷龍圖閣學士計度  
都轉運使高宗為兵馬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慤飛輓  
踵道建議即元帥府印給鹽鈔以便商旅不閱旬得緡  
朱史新編卷重事

錢五十萬以佐軍高宗器重之命以便宜權大名尹兼  
北京留守馬步軍都總管已而為戶部尚書除同知樞  
密院事措置戶部財用兼御營副使至中書侍郎慤善  
理財論議可否不形辭色未嘗失同列之歡卒謚忠穆  
上每念之謂慤謀國盡忠遇事敢諫古之遺直也

張守字子固晉陵人登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歷擢監  
察御史丁內艱去建炎初召還改官上在維揚黏罕將  
自東平歷泗淮以窺行在宰相汪伯彥黃潛善以為李  
綱餘黨不足畏上召百官議葉夢得請上南巡阻江為  
張俊亦奏敵勢方張宜且南渡守獨抗疏上防淮渡

利害六事疏再上一相不悅遂遷守知樞密院事  
守聞命即就道三年正月還奏金人必來顧早為之圖  
止測然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金人果渡淮上幸臨安  
遷御史中丞論宰相朱勝非罷之上幸建康呂頤浩張  
浚叶議將奉幸武昌為趨陝計時方拜浚宣撫處置  
使身任陝對守與諫議大夫滕康皆持不可曰東南今  
日根本也陛下遠適則姦雄生窺伺之心況將士多陝  
西人以蜀近關陝可圖西歸非為陛下與國家計也守  
又陳十害議遂寢六月久雨恒陰頤浩浚皆謝罪去  
詔郎官以上言關政初守為副端時嘗上疏以二帝母

朱史新編卷重事

后為言至是復申前說且曰漢制災異策免三公今任  
宰相者雖有勳勞然其器識不足以幹旋機務願更擇  
文武全材海內所共推者親擢而並用之上書論事或  
有切直宜加褒擢以來言路先是守嘗論呂頤浩不可  
獨任張浚不可西去與上意異乞補外除禮部侍郎以  
趙鼎言遷翰林學士知制誥九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  
書樞密院事四年除參知政事守嘗薦汪伯彥沈與求  
劾其短以資政殿學士奉祠未幾知紹興府改知福州  
上既還臨安詔問守以攻戰之利守備之宜緩懷之略  
措置之方守言明詔四事臣以為莫急於措置措置每

劉餘不足為陛下道矣其一請置軍旅其二請置路之  
舊措置既定俟至防秋復遣大臣為之統督使諸路之  
兵首尾相應緩急之略亦在是矣究其本原則在陛下  
內修德而外修政耳累請去郡以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召還甫兩月引病去知平工府力勾祠歸紹興六年  
冬召見復除參知政事明日兼權樞密院事七年張浚  
罷劉光世兵柄而欲以呂祉往淮西撫諭諸軍守以為  
不可以曰改圖亦須得聞望能服諸將之心者乃可浚  
不聽遂有鄉環之變及臺諫交章論浚御批安置領表  
趙鼎不即行守力解曰浚為陛下捍兩淮罷劉光世正

朱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以其眾烏合不為用今其驗矣羣臣從而媒孽其短臣  
恐後之繼者必以浚為鑒誰肯為陛下任事乎浚謫永  
州守亦引咎請去弗許八年正月上自建康將還臨安  
守言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可為別都以圖恢復鼎持  
不可守力求去以資政殿大學士知婺州尋改洪州兼  
江兩西路安撫使徙知紹興府會朝廷遣三使者括諸  
路財賦所至以鞭撻立威守求入覲為上言之詔追還  
三使秦檜當國不悅守亦不自安復奉祠建康謀帥上  
曰建康重地惟張守可至鎮數月卒守嘗薦檜於時守  
張浚及檜為樞密使同朝一日守在省閣執浚手曰守

前議公矣守在江右以郡縣供億科擾上疏請  
實罷和雜檜怒曰張帥何損國如是守聞之嘆曰彼謂  
損國乃益國也諡文靖孫抑戶部侍郎

李邴字漢老任城人登進士第累官試中書舍人北方  
用兵酬功第賞日數十百邴辭命無留難遷至翰林學  
士嘗與禁中曲宴徽宗命賦詩未幾坐言者罷奉祠欽  
宗除徽猷閣待制知越州再落職奉祠高宗即位復元  
官踰歲召為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苗傅劉正彥迫上  
遜位上顧邴草詔邴請得御札而後敢作朱勝非請降  
詔赦邴就都堂草之除翰林學士初邴見苗傅而諭以

朱史新編卷五十六

五

逆順禍福且密勸殿帥王元俾以禁旅擊賊元唯唯不  
能用即詣政事堂白勝非適正彥及其黨王世修在焉  
又以大義責之人為之危不顧也時御史中丞鄭穀又  
抗疏言睿聖皇帝不當改號於是邴穀同簽書樞密院  
事邴與張守分草百官章奏三奏三答及太后手詔與  
復辟赦文一日而具拜尚書右丞改參知政事上巡江  
寧太后六宮往豫章命邴為資政殿學士權知行臺三  
省樞密院事以與呂頤浩論不合罷未閱月起知平江  
府會兄鄴失守越州坐累落職明年即引赦復之又升  
資政殿學士紹興五年詔問宰執方略邴條上戰陣守

年六十二謚文敏有草堂集一百卷

范與求字必先德清人登進士第累遷殿中侍御史論  
范宗尹年少爲相恐誤國事高宗不悅以直龍圖閣知  
台州宗尹罷召還再除侍御史論朱勝非赴鎮太緩致  
馬進陷九江勝非罷去遷御史中丞兩浙轉運副使徐  
康國自溫州進發宣和間所製間金銷金屏障什物與  
求奏康國以微物累盛德乞斥而焚之仍顯黜康國從  
之與求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其言切  
直自敵已下有不能堪者上時有所訓教每曰汝不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古

識沈中丞邪移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遂出  
爲荆湖南路安撫使知潭州引疾回祠紹興四年出知  
鎮江府兼兩浙西路安撫使復以吏部尚書召除參知  
政事金人將入寇上諭輔臣曰朕當親總六軍與求贊  
之上書車攻詩以賜上曰朕以二聖在遠屈已通和今  
豫逆亂如此安可復忍與求曰和親乃金人屢試之策  
不足信也因奏諸將分屯江岸而敵人往來淮甸當遣  
岳飛自上流取問道乘虛擊之彼必有反顧之憂五年  
兼權知樞密院事六年張浚出視師不告同列與求數  
失事不與聞何以居位遂乞祠罷出知明州七年

同知樞密院事從至建康還知樞密院事七年卒謚文敏

韓肖胄字似大相州人曾祖琦祖忠彥再世爲相父治  
肖胄以蔭歷開封府司錄徽宗問其家世胄同上舍出  
身除衛尉少卿尋假給事中使遼時治守相州請祠肖  
胄使還因乞補外侍疾詔除直祕閣知相州代其父任  
建炎二年知江州入爲祠部郎遷左司應詔陳五事曰  
遠斥堠戢戍兵防海道援中原修軍政擢工部侍郎時  
召侍從問戰守計肖胄條奏千餘言高宗稱善紹興二  
年應詔言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策多所采納遷吏部

宋史新編卷五十二

古

侍郎時條例散失肖胄立重賞俾各省記編爲條目舞  
文之弊始革且嚴六部出入之禁而請託不行三年拜  
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充通問使以胡於年副  
之肖胄慨然受命時金酋黏罕專執政方恃其強恃和  
戰離合之策行人皆危之肖胄入奏曰大臣各循己見  
致和戰未有定論然和乃權時之宜他日國家安疆重  
聲大振誓當雪此讎恥今臣等行或半年不返命必復  
有謀宜速進立勿顧臣等也將行母又語之曰汝家世  
受國恩勿以我老爲念帝稱賢母封榮國夫人肖胄至  
金知其家世其重之往返纔半年自帝即位使者凡六

七年未嘗報聘至是始遣人偕來省曹先北使入朝  
宋勝其議不合力求去以舊職知温州奉祠五年起知  
常州召赴行在提舉萬壽觀尋除簽書樞密院事和議  
已定復命省曹爲報謝使接待者逆於境謂當稱謝恩  
使省曹論難三四反遂語塞既至金遣人就館議事省  
曹隨問隨答衆皆從聽其還給駝車及頓遞宴設自省  
曹始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葺奉祠與其弟膺曹寓  
居于越幾十年事母以孝聞弟不至不食所得恩澤皆  
先給宗族卒年七十六謚元穆琦守相作畫錦堂治作  
榮歸堂省曹又作榮事堂三世守鄉郡人以爲榮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六

胡松年字茂老懷仁人政和二年上舍釋褐補維州教  
授累遷中書舍人時方有事燕雲松年累章弗時相意  
與福高宗時密奏中原利害召赴行在出知平江府未  
入境倉吏解印斂跡加徽猷閣待制奏防江利害召爲  
中書舍人除給事中奏恢復中原必自山東始山東歸  
附必自登萊密始不特三郡民俗忠義且有通泰飛艘  
往來之便除兼侍講王倫使金還言金人欲再遣重臣  
計議以松年試工部尚書副韓省曹以行時使命又不  
通人皆疑懼松年毅然而往還拜吏部尚書除端明殿  
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首奏八事立規摹以定中興之基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七  
按予奪之柄察毀譽之言無以小疵棄人才無以虛文  
廢實效謀報劉豫於登萊海密具舟楫淮陽順昌積芻  
粟欲憑藉金人侵我邊鄙詔遣松年往江上與諸將會  
議進討因覘賊情帝決意親征遂次平江命松年權參  
知政事專治戰艦張浚專治軍器松年曰議論既定力  
行乃有效若今日行明日止徒紛紛無益俄以疾奉祠  
卜居陽羨雖居閒不忘朝廷事屢言和糴科斂防秋利  
害帝皆嘉納病革呼其子曰大化推移有所不免乃就  
枕鼻息如雷有頃卒人謂不死也年六十松年平生不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七

喜蓄財每除官例賜金帛以軍興費廣一無所陳請或  
勸其白于朝曰弗請則已白之是沽名也秦檜秉政天  
下識與不識率以疑忌置之死地故士大夫無不曲意  
阿附爲自安計松年獨鄙之至死不通一書云  
王綸字德言建康人幼穎悟能屬文登進士第歷諸王  
宮大小學教授兼權兵部郎官御史中丞魏師遜薦爲  
監察御史與秦檜論事忤其意師遜遂劾罷之踰年知  
興國軍檜死召爲起居舍人兼崇政殿說書尋兼權禮  
部侍郎又試中書舍人高宗躬親政事召諸賢於散地  
詔命填委多綸所草歷除同知樞密院事金將渝盟邊



相沈該未敢以聞綸白其事乞備禦朝論使  
太臣爲泛使覘敵且堅盟好綸請行乃以爲稱謝使  
暫勦副之至金連發數問綸條對金主不能屈還朝入  
見言鄰國恭順和好然當時金已謀犯江特以善意給  
綸爾綸疾作力勾外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明年知  
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卒贈左光祿大夫諡章敏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大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八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九

列傳七十一

明南京戶部主事蕭田柯維祺編

宗澤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自幼豪爽有大志登元祐六年進  
士第歷官登州通判朝廷遣使山登州結女真盟海上  
謀夾攻遼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結  
廬山谷間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  
使金議和澤曰是行不生還矣或問之澤曰敵能悔過  
退師固善否則安能屈節北庭以辱君命乎議者謂澤  
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上不遣命知磁州磁經敵騎蹂躪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之餘人民逃徙帑廩枵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  
募義勇始爲固守不移之計除河北義兵都總管康王  
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反今敵又詭辭  
以致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  
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衆不從  
迺自將兵趨渡道遇北兵遣秦光弼張德夾擊大破之  
金人既敗乃留兵分屯澤遣壯士夜擣其軍破三十餘  
砦時康王開大元帥府檄兵會大名會簽書樞密院事  
韓輔齋蠟封欽宗手詔至自京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  
人狡譎是欲款我師爾宜急引軍直趨澶淵次第進

以解京城之圍萬一敵有異謀則吾兵已在城下汪伯彥等難之勸王遣澤先行自是澤不得預府中謀議矣明年正月澤至開德十三戰皆捷以書勸王檄諸道兵會京城又移書北道總管趙野河東北路宣撫范訥知興仁府曾楙合兵入援三人皆以澤爲狂不答澤以孤軍進連敗金人進至衛南度將孤兵寡不深入不能成功先驅云前有敵營澤徑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王孝忠戰死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王承制以澤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二

爲徽猷閣待制時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卽提軍欲徑渡河據金人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兵卒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得大元帥府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于王曰自古姦臣皆外爲恭順而中藏禍心未有竊據寶位改元肆赦惡狀昭著若邦昌者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天意可知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又上書言今天下所屬望者在於大王大王行之得其道則有以慰天下之心所謂道者近則正而遠柔邪納諫諍而拒諛佞尚恭儉而抑驕侈體憂勤而忘逸樂進公實而退私僞因累表勸進

王卽帝位于南京澤入見陳興復大計時與李綱同入對相見論國事慷慨流涕綱奇之上欲留澤潛善等沮之除龍圖閣學士知襄陽府時金人有割地之議澤上疏曰天下者太祖太宗之天下陛下當兢兢業業思傳之萬世奈何遽議割河之東西又議割陝之蒲解乎臣雖駑怯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上覽其言壯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李綱薦知開封府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三

不效力遂解甲降時楊進號沒角牛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侵掠爲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上疏請上還京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上疏言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唱爲異議者非爲陛下忠謀不過如張邦昌輩陰與金人爲地爾除延康殿學士京城留守兼開封尹時金遣人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府澤曰此名爲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置別館澤曰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上乃親札諭澤竟縱遣之言者附潛善意皆以澤拘留金使爲非尚書左丞許

憲衡抗疏力辨且乞厚加仕使以成禦敵治民之功  
詔如准甸澤上表諫不報秉義即岳飛犯法將刑澤一  
見奇之曰此將材也會金人攻汴水澤以五百騎授飛  
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升飛爲統制飛由是  
知名澤視師河北還上疏請帝回汴京不報復抗疏言  
京師二百年積累之基業陛下奈何輕棄以遺敵國乎  
詔遣官迎奉六宮往金陵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  
兩河雖未救寧恃一手臂之不信爾今遽欲去之非惟  
一臂之弗瘳且并與腹心而棄之矣又條上五事其一  
言黃潛善注伯彥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輒爲潛善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四

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爲狂金將粘罕據西京與  
澤相待澤遣部將李景良閭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  
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斬以  
徇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  
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爲忠義鬼今反爲金人  
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  
而已汝爲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  
乎亦斬之謂仲祖脅從貸之金人入滑部將張撝請往  
撝力戰死之澤聞撝急遣王宣救之撝死二日宣始至  
與金人大戰破走之澤迎撝喪歸恤其家以宣權知滑

州金人自是不復犯東京山東盜起執政謂其多必  
師爲名請下令止勤王澤疏曰此詔一出臣恐草澤之  
士一旦解體倉卒有急誰復有願忠效義之心哉王策  
者本遼酋爲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爲  
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真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  
協謀雪耻策感泣願效死因問敵虛實盡得其詳遂決  
大舉之計召諸將謂曰汝等有忠義心當協力勦敵期  
還二聖以立大功言訖泣下諸將皆泣聽命金人戰不  
利悉引兵去澤疏諫南幸除資政殿學士又遣子穎詣  
行闕上疏曰天下之事見幾而爲待時而動則事無不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五

成今收復伊洛而金酋渡河捍蔽滑臺而敵國屢敗河  
東河北山砦義民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以幾以時  
言之中興之兆可見而金人滅亡之期可必在陛下見  
幾乘時而已先是澤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統  
制趙世隆殺之至是世隆及弟世興以兵二萬來歸澤  
數世隆罪命斬之時世興佩刀侍側衆兵露刃庭下澤  
徐謂世興曰汝兄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  
泣金人攻滑州澤遣世興往救世興至掩其不備敗之  
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  
爺爺澤疏言丁進數十萬衆願守護京城李成願護從

渡河勦敵楊進等兵百萬亦願渡河同致死力  
下及此時還京則衆心翕然何敵國之足憂乎上乃  
降詔擇口還京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爲潛善  
等所抑潛善等又疑澤爲變以郭仲荀爲副留守伺察  
之澤憂憤疽發于背諸將入問疾巽然曰吾爲國積憤  
至此汝等能殲敵我死無恨已而歎曰出師未捷身先  
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無一語及家事但  
呼過河者三卒建炎二年七月也年七十都人號慟遺  
表猶贊還京贈觀文殿學士通議大夫諡忠簡澤質直  
好義親故貧者多依爲活而自奉甚薄常曰君父側身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六

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邪始澤招羣盜聚兵儲糧結諸  
路義兵連蕪趙豪傑自謂渡河尅復可指日冀有志弗  
就識者恨之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澤卒數日將士去  
者十五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會朝廷已命杜充留守乃  
以穎爲判官充反澤所爲頗失人心穎屢爭之不從乃  
請持服歸自是豪傑不爲用羣聚城下者復去爲盜而  
中原不守矣

論曰靖康建炎之禍微欽囚而北高宗播而南一時忠  
義之臣紆籌策以冀匡復者有執政李綱舊都留守宗  
澤顧皆阻於姦佞屢失事機綱既弗安于位而澤亦曾

以死悲夫按澤撫羣盜集義居精思之地也  
潛善等慮變遣其察陰伺察之亦詎知非高宗意設澤  
不死必與岳飛同獲罪矣劉向有言執狐疑之心者來  
讒賊之口其不然乎

岳飛子雲

岳飛字鵬舉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饑者有  
耕侵其地割與之貲其財不責償飛好左氏春秋孫吳  
兵法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於周同盡其術能  
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於其家人義之宣和中應募累  
功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慮其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七

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  
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耳高宗卽位飛上書請乘敵穴  
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以越職奪  
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待以國士借補脩武郎充中  
軍統領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用兵在定謀勇不足  
恃樂枝曳柴以敗荆莫敖米糗以致絞皆謀定也所憂  
然曰君殆非行伍中人飛因說以收復河北所大喜  
補武經郎命從土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  
獨引所部盛戰遂拔新鄉已而戰侯兆川又敗之又戰  
于柘山擒金將拓跋耶烏斡數日復遇敵飛單騎特

八鐵槍殺黑風大王敗走飛自知與產有隙澤爲留守司統制及充代澤飛累功授直州刺史杜充將還建康飛曰今舉足此地非我有他日欲復取之非數十萬衆不可聽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李成與戰皆敗之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合寇烏江充閉門不出飛泣諫請視師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迎戰王瓚先遁諸將皆潰獨飛力戰會充已降金諸將多行剽掠惟飛軍秋毫無所犯不趨杭州飛要擊至廣德境中累戰皆捷金所籍兵相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建炎四年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兀朮攻常州飛移屯宜興遣王貴等追破湖盜郭吉又遣辨士盡降其衆有張威武者不從飛單騎入其營斬之避地者賴以免圖飛像祠焉金人再攻常州飛四戰皆捷尾襲於鎮江東又捷戰于清水亭又大捷橫屍十五里兀朮次龍灣飛馳至新城大破之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兀朮歸飛又邀擊于靜安敗之詔討戚方與戰數十合皆捷會張俊兵至方遂降遷通泰鎮撫使兼知泰州金攻楚急詔飛往援而命劉光世出兵援飛飛承州三戰三捷殺高太保俘酋長七十餘人光世等不敢前飛帥孤力定楚詔飛還守通泰尋有

隨宜棄守飛以泰無險可恃退保柴墟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李成時成將馬進犯洪州連營西山飛請爲先鋒重鎧躍馬潛出賊右突其陣所部從之進大敗走筠州飛抵城東賊出城布陣十五里飛設伏以紅羅爲幟上刺岳字選騎二百隨幟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賊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吾不汝殺坐而降者八萬餘人進以餘卒奔成于南康成聞進敗自引兵十餘萬來飛遇於樓子莊大破成軍追斬進成走蘄州降偽齊張用寇江西用亦相人飛以書諭降之江淮平俊奏飛功第一加神武右軍副統制留洪州彈壓盜賊授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九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升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據道賀二州命飛招成成不從飛連破其衆成奔連州進兵追成成走宣撫司降嶺表平授武安軍承宣使屯江州甫入境安撫李回檄飛捕劇賊馬友等皆平之三年虔吉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南安建昌汀邵諸郡帝乃專命飛平之飛令勿殺受其降投徐慶等方略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帝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請至三四乃曲赦人感其德繪像祠之飛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

飛使又改神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吳金果  
李橫牛阜皆隸焉爲齊遣李成挾金人入破襄陽  
鄧諸州又約湖寇楊么趙兩浙帝命飛爲之備四年除  
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  
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  
兵湖湘以殄羣盜帝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  
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抵鄂州  
城下僞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而登超投  
崖死復鄂州連復隨州襄陽鄧州唐州信陽軍襄漢遂  
平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鄂岳乃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以隨郢唐鄧信陽竝爲襄陽府路隸飛移屯鄂授清  
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  
子元木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金兵一戰  
而潰廬州平五年授飛鎮寧崇信軍節度使湖北路荆  
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又除荆湖南北襄  
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命招捕楊么飛先遣使  
招諭賊黨王佐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封其子曰  
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至湖中  
招捕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  
叅政席益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

也兵有深機固可易言未幾佐果薨周倫若殺倫者  
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都督  
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許之飛遂如鼎州佐招楊欽  
降禮遇遣歸欽說余端劉訢等又降獨么負固不服方  
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  
碎飛伐若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  
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賊怒來追舟輪礙不  
行飛遣兵急擊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  
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么投水牛阜擒斬之果  
八日而平浚嘆曰岳侯神筭也詔兼蘄黃制置使未幾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加檢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  
討使六年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  
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  
京西改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  
往武昌調軍毋憂起復飛扶視還廬山連表乞終喪不  
許累詔趣起乃就軍又命宣撫河東節制河北路首下  
虢州降其衆數萬復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縣再戰皆  
捷中原響應七年八月見帝從容問曰卿得良馬否飛曰  
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愛  
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三



百里視鞍甲而不自汗若無事然此其受太而不  
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  
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總未安踴躍  
疾驅市百里力竭汗喘始欲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  
易窮駑鈍之材也帝稱善拜太尉繼除宣撫使兼營田  
大使從幸建康以王德卿瓊兵隸焉飛數見帝論恢復  
之略又手疏假臣月日便則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  
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彼必棄  
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立蓋復然後分兵濟滑經略  
兩河如此則劉豫成擒金人可滅帝曰有臣如此顧復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主

何憂命節制光州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遂不以德  
瓊兵隸飛詔詣都督府議瓊事忤浚語在浚傳飛即日  
上章乞終喪步歸廬母慕浚怒奏以張宗元監其軍語  
在帝紀帝累詔趣飛還職飛力辭凡六日燭朝待罪帝  
慰遣之飛奏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  
未決又奏錢塘非用武之地願建都上游親督六軍未  
報忽瓊叛如飛所料飛請進屯淮泗伺便擊瓊期於破  
滅不許詔駐師江州為淮浙援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  
朮惡劉豫可以間而動作蠟書與劉豫同謀誅兀朮  
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發豫飛表宜乘機長驅以取中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主

原不報八年還軍鄂州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和  
不可恃相臣謀國不誠恐貽後世譏槍銜之九年以復  
河南大赦飛表謝有唾手燕雲復讎報國之語授開府  
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訓兵飭士謹備不虞  
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三詔不受帝溫言獎諭乃  
受會遣士優謁諸陵飛請以輕騎從酒埽實欲觀橐以  
伐謀槍白帝止其行十年金人攻拱亳劉錡告急命飛  
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  
卿朕不遠度授少保河南府路陝西河東北路招討使  
尋改河南北路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  
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鄆城兵勢甚  
銳兀朮以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俾力一  
戰中外聞之大懼詔飛審處自固飛曰金人伎窮矣乃  
日出挑戰且罵之兀朮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與韓  
常之兵逼鄆城飛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  
勝先斬汝虜數數十合賊屍布野初兀朮有勁軍皆重  
鎧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拐子馬是役以萬五千騎來  
飛戒士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  
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遂大敗之兀朮大慙  
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兀朮益兵來又連敗

之方郾城再捷飛謂雲曰賊屢敗必還攻顧曰賊  
援王貴既而兀朮果至貴將遊奕雲將背鬼戰于城頭  
殺兀朮塔夏金吾副統軍黏罕索革兀朮遁去梁興  
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等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奏  
興等過河人心願歸朝廷金兵累敗兀朮等皆令老少  
北去正中興之機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  
兀朮對壘而陣遣鏡將以背鬼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  
朮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先是紹興  
五年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鈐孫  
謀等斂兵固堡以待王師李通胡清李寶李興張恩孫  
琪等舉眾來歸金人動息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盡  
磁相開德澤路晉絳汾隰之境皆期日與兵與官軍會  
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  
餽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號令  
不行兀朮欲發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從者金帥烏陵  
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俟岳  
家軍來即降金統制王鎮等皆率所部降以至禁衛龍  
虎大王下忙查千戶高勇之屬皆密受飛旗榜自北方  
來降金將軍韓常欲以五萬眾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  
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爾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盡進

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時不再來機難輕失  
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  
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絕  
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飛班師民遮馬  
慟哭訴曰相公去我輩無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之  
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而南  
者如市亟奏以漢上六郡閒田處之方兀朮棄汴去有  
書生叩馬曰太子母走岳少保且退矣自古未有權臣  
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况欲成功  
乎兀朮悟遂留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  
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十一年諜報  
金分道渡淮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飛方苦寒嗽力疾  
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  
為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覲至斬黃以議攻却帝得  
奏大喜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俟命  
帝以飛小心恭謹不專進退為得體兀朮破濠州張俊  
駐軍黃連鎮不敢進揚沂中遇伏而敗帝命飛救之金  
人聞飛至又遁時和議既成檜飛異已乃密奏召三  
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檜又用參政  
王次翁計伏之六七日既至授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

上飛因請還兵柄五月詔同俊往楚州措置邊防繼  
世忠軍還駐鎮江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  
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已下之金人攻淮西俊  
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即行遂解廬州  
圍帝授飛兩鎮節俊益恥楊么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  
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悅俊反忌之及同行楚州城俊欲  
脩城爲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爲退保計俊變  
色會世忠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紉言二樞密若分世忠  
軍恐至生事紉上之朝檜捕老下大理寺將以扇搖誣  
世忠飛馳書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大憾飛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去

遂倡言飛議棄山陽且密以飛報世忠事告檜檜大怒  
初檜逐趙鼎飛每對客嘆息又以恢復爲已任不肯附  
和議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爲師之語志曰君臣大  
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謾其主耶兀朮遺檜書必殺  
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  
殺之以諫議大夫万俟卨與飛有怨風萬劾飛又風中  
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大率謂今春金人攻  
淮西飛略至舒蘄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欲棄山  
陽而不守飛累章請罷樞柄尋還兩鎮節充萬壽觀使  
奉朝請檜志未伸也又諭張俊令劫王貴誘王俊誣告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七

張俊謀還飛兵檜遣使捕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  
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  
示著有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既而閱實無左驗鑄  
明其無辜改命万俟卨誣飛與憲書令虛申探報以  
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言其書已焚飛坐  
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萬以臺章所指淮西事爲言萬  
喜曰檜簿錄飛家取當時御札藏之以滅迹又逼孫革  
等證飛受詔逗遛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傳  
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妻贊其決檜手書小紙付獄即  
報飛死時年三十九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南幕屬于  
鵬等從坐者六人飛被收時其女痛父冤負銀瓶死井  
中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  
罪萬俱劾去宗正卿士儼請百口保飛以竄死汾州進  
士智浹建州布衣劉允升各上書訟冤智浹編管袁州  
允升下獄死飛獄之將上也韓世忠詣檜詰之檜曰岳  
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  
字何以服天下洪皓在金蠟書馳奏以爲金人畏服惟  
飛至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留河  
北訪求迎歸母卒水漿不入口三日家無姬侍吳玠遺  
名姝結驪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少豪飲帝戒

之曰卿其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為飛鸞  
飛辭曰敵未滅何以家為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  
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  
束易者立斬以狗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  
凍死不折坐餓死不齒掠卒有疾躬為調藥凡有頒犒  
均給軍吏善以少擊衆符遇敵不為動敵為之語曰撼  
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嚴  
闕一不可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飛跋其  
後指操為姦賊尤愴所惡也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  
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推功將士然忠憤激烈議論

宋史新編卷九

太

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紹興末太學生程宏圖訟  
飛冤詔飛家自便初檜岳州同飛姓改為純州至是  
仍舊汪澈宣撫荆襄故部曲合辭泣訟之孝宗詔復飛  
官以禮改葬賜錢百萬悉錄其後建廟於鄂號忠烈謚  
武穆嘉定封鄂王理宗改謚忠武王子雲雷震霆  
雲飛養子年十二從張憲戰多得其力軍中呼曰贏官  
人飛征伐未嘗不與數立奇功飛輒隱之張浚廉得其  
實曰岳侯避寵榮廉則廉矣未得為公也奏乞推異數  
特升遷三資飛累表不受賴昌大戰無慮十數出入行  
陣體被百餘創中裳為赤以功遷忠州防禦使飛又辭

金帶御器械飛之力辭終左武大夫提舉醴泉觀飛  
二十三孝宗初與飛同當恤典贈安遠軍承宣使雷忠  
訓郎閣門祇候贈武略郎霖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贈  
大中大夫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辨驗彙次凡出師  
應援之先後皆可考嘉定間為額天辨誣集五卷天定  
錄二卷上之震朝奉大夫霆脩武郎閣門祇候

論曰昔晉文之拔卻穀孫權之崩呂蒙文武豈不欲兼  
哉岳飛本以勇敢進而旁通儒業恂恂檢飭以忠義自  
誓觀其所撰表詞真有諸葛孔明之風矣數卻呂輩耶  
當時盜平而敵屢挫設非阻於秦檜和議則雪國恥復  
飛之所遭亦不幸矣

宋史新編卷九

九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九

明南京戶部主事蕭田柯維祺編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鷲勇

絕人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不可繩檢年十八以敢勇應募隸赤籍崇寧四年西夏騷動郡調兵捍禦世忠在這中斬關殺將屢破其衆再轉進勇副尉宣和二年方臘反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賊敗而遁世忠窮追至睦州挺身渡險擒其穴禽臘以出山東河北盜賊竊起世忠從王淵梁方平討捕禽戮殆盡積功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

至武節郎欽宗即位轉武節大夫詔諸路勤王兵領所部入衛會金人退河北總管司辟選鋒軍統制累以功遷嘉州防禦使康王如濟州世忠領所部勒進金人縱兵逼城世忠據西王臺力戰金人少却翌日酋帥率衆數萬至時世忠戲下僅千人單騎突入斬其酋長遂大潰康王即皇帝位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初建御營爲左軍統制建炎二年升定國軍承宣使帝如揚州世忠以所部從授鄜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左將軍也淮陽會山東兵拒敵黏罕聞世忠扼淮陽乃分兵萬人趨揚州自以大軍迎世忠戰世忠不敵夜引歸敵驕之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

宣贊舍人張遇死之在陽城後合賊之衆千人開帝如錢塘卽緣海道赴行在苗傅劉正彥等發浚等在不江議討亂知世忠至更相慶慰張俊喜不自持世忠得浚書大慟舉酒酹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士卒皆奮見浚曰今日大事世忠願與張俊身任之公無憂欲卽進兵浚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急則恐有不測已遣馮輔甘言誘賊矣以所部發平江至秀州稱病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傳等始懼初傅正彥聞世忠來檄以其兵屯江陰世忠以好語報之且言所部殘衆欲赴行在傅等大喜許之至矯制除世忠及張俊爲節度使皆不受時世忠妻梁氏及子亮爲傅所質防守嚴密朱勝非給傳白太后召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近世忠速其勤王梁氏疾驅出城一夜會世忠於秀州未幾明受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其使取詔焚之進兵益急傳等大懼次臨平賊將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河爲陣中流植鹿角梗行舟世忠舍舟爲前軍張俊繼之劉光世又繼之軍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面不被數矢者皆斬於是上皆用命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傅正彥擁精兵二千

開寶金門以通世忠馳入帝步至宮門怪世忠事慟哭  
曰中軍吳湛佐逆爲最高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卽  
謂湛握手與語析其中指戮千市又執賊謀主王世脩  
以屬更詔授武勝軍節度使御營左軍都統制請于帝  
曰城雖精兵距固甚適僅成巢窟卒未可滅臣請討  
之於是爲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至漁梁驛與賊  
遇世忠步走挺戈而前賊望見叱曰此韓將軍也皆驚  
潰擒正彥及傅弟翊送行在傳亡建陽追禽之皆伏誅  
校檢校少保武寧昭慶軍節度使兀朮將入侵帝召諸  
將問移蹕之地張俊辛企宗勸自鄂岳幸長沙世忠曰

宋史新編卷五

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棄江淮更有何地於是以世  
忠爲浙西制置使守鎮江旣而兀朮分道渡江諸屯皆  
敗世忠亦自鎮江退保江陰杜充以建康降敵兀朮自  
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  
江灣後軍駐海口俟敵歸邀擊之會上元節就秀州張  
燈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金兵至則世忠軍已先屯焦  
山寺金將李選降受之兀朮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  
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盡歸所掠  
餼道不聽請以名馬獻又不聽棧辣在淮州遣李黨太  
一趨淮東以援兀朮世忠與二酋相持黃天蕩者四十

八日太一率黨重江北兀朮軍江南世忠以海軍  
金山下順以鐵綆貫大鉤設驍健者明旦敵舟謀而前  
世忠分海舟爲兩道出其背每艘一綆則曳一舟沉之  
兀朮窮蹙求會語祈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  
土則可以相全兀朮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遜世忠  
引弓欲射之亟馳去謂諸將曰南軍使船如使馬奈何  
募人獻破海舟策聞人王某者教其舟中載土平版鋪  
之穴船版以擢槳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  
不可動也又有獻謀者曰鑿大渠接江口則在世忠上  
流兀朮一夕潛鑿渠三十里且用方士計刑白馬剔婦

宋史新編卷五

人心自割其額祭天次日風止我軍帆弱不能運金人  
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徐世詢嚴允皆戰死敵得絕江  
遁去世忠收餘軍還鎮江初世忠謂敵至必登金山顧  
觀我虛實適遣兵百人伏廟中百人伏岸濤約聞鼓聲  
岸兵先入廟兵合擊之金人果五騎闖入廟兵首先殺  
而出僅得二人逸其三中有絳袍玉帶旣墜而復馳者  
詰之乃兀朮也是役也兀朮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  
人帝六賜札褒獎其能拜檢校少保武成感德軍節度  
使神武左軍都統制紹興元年十一月命世忠副李

滿江江西荆湖宣撫使討閩寇范汝爲二年正月世



忠設雲梯火樓連日夜攻賊震怖巨洲五日城破放  
為窟身自焚殛從者汰遺獨取附賊者誅之民感更生  
家為立祠捷聞帝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賜黃金器世  
忠因奏江西湖南寇賊尚多乞乘勝討平廣西賊曹成  
擁餘衆在郴州世忠遣人招之成以衆降得戰士八  
萬遣詣行在遂移師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  
營柵相望世忠伏精兵夾擊大破之斬忠首湖南遂平  
授太尉三年三月進開府儀同三司充淮南東西路宣  
撫使置司泗州四年以建康鎮江江東宣撫使駐鎮江  
是歲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飭守

宋史新編卷五

五

備圖進取辭旨懇切世忠受詔感泣曰主憂如此何以  
生為遂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候金步卒親  
提騎兵駐大儀當敵騎伐木為柵自斷歸路會遣魏良  
臣使金世忠微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  
云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賊吾鞭所嚮  
於是引軍次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即起  
擊良臣至金軍中金人問王師動息具以所見對聶兒  
孛董問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撻  
孛也撻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  
色阻金人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背軍各持長斧

州人胥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  
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撻孛等二百餘人所遺董政亦  
擊金人於天長縣之鴟口擒女真四十餘人解元至高  
郵遇敵設水軍夾河陣日合戰十三相拒未決世忠遣  
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生女真及千戶等世忠復  
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甚衆論者以此舉為  
中興武功第一五年進少保六年授武寧安化軍節度  
使京東淮東路宣撫使置司楚州世忠披草萊立  
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觀織薄為屋將士有怯戰者  
世忠遺以巾幘設樂大宴俾婦人粧以恥之故人人奮

宋史新編卷五

六

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為重鎮劉豫兵數入寇  
輒為世忠所敗時張浚以右相視師命世忠自承楚圖  
淮陽劉豫方聚兵淮陽世忠即引軍渡淮旁符離而北  
至其城下為賊所圍奮戈一躍潰圍而出不遺一鏃呼  
延通與金將牙合孛董搏戰扼其吭而禽之乘銳掩擊  
金人敗去既而圍淮陽賊堅守不下約曰受圍一日則  
舉一烽至是六烽其舉兀木與劉觀皆至世忠求援於  
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  
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  
如是不足以激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尋繼

班師復歸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三月除東淮東宜撫處置使兼節制鎮江府仍楚州置司四月賜號揚武翊運功臣加橫海武寧安化三鎮節度使金人廢劉豫中原震動世忠謂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招納歸附為恢復計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徙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又力陳和議之非願効死節章十數上皆慷慨激切帝率優詔褒答後金果渝盟如其言金使蕭哲之來以詔諭為名世忠聞之凡四上疏言不可許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又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為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且請馳驛面奏不許既而伏兵洪澤鎮將殺金使不克九年授少師十年金人敗盟元末率撒離曷李成等破三京分道深入八月世忠圍淮陽金人來救世忠迎擊敗之又遣解元擊金人於潭城劉寶擊於千秋湖皆捷親隨將成閔從統制許世安奪淮陽門而入大戰門內世安中四矢閔被三十餘創復奪門出世忠奏其功擢武德大夫閔由是知名世忠進太保封英國公兼河北諸路招討使十一年元末心順昌敗復謀再入詔人合兵於淮西以待

宋史新編卷之七

七

皖而金敗於柘皇復圍濠州州破三日世忠至楊州

世忠南奔世忠與金人戰于淮岸夜遣劉寶泝流將幼之金人伐木塞青龍洲扼歸路世忠知之全師而還金人自渦口渡淮北去自是不復入侵世忠在楚州十餘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秦檜收三大將權拜世忠樞密使世忠為檜所抑遂抗疏言檜誤國檜諷言者論之世忠連疏乞解樞密柄繼上表乞骸罷為醴泉觀使秦朝請進封福國公節鉞如故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遊西湖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後改潭國公又封咸安郡王又改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卒年六十三進太師通義郡王孝宗封

宋史新編卷之八

八

王諡忠武配饗高宗廟庭世忠常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諱而不言是忘忠也岳飛冤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嬰檜怒而抵排和議觸檜尤多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瘢如刻畫然創克敵弓常用以取勝嗜義輕財錫賚悉分將士知人善獎用成閔解元王勝王權劉寶皆超起行伍秉將旄皆其部曲云解兵罷政臥家凡十年澹然若未嘗有權位者晚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子彥直彥質彥古皆以才見用彥古戶部尚書彥直字子溫生期年補右承奉郎尋直祕閣六歲從世忠入見高宗命作大字即跪書皇帝萬歲四字帝喜

其背國他日令器也親解孝宗升角之縑傳其首年十二賜三品服紹興十八年登進士第調太社令秦檜奏衛世忠會彥直除喪出爲浙東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檜死拜光祿寺丞累進直龍圖閣司農少卿總領湖北京西軍馬錢糧尋兼發運副使會時相不樂密啓換武階授利州觀察使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乾道七年授鄂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條奏軍中六事朝廷多從之八年勾歸文班授左中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台州勾祠養親提舉佑神觀奉朝請遷刑部侍郎明年兼工部侍郎以議奪吳名世改正過名不當降兩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

九

官會當遣使千金在廷相顧莫肯先帝親擇以往聞命慨然就道既至幾罹禍者數守節不屈金卒禮遣之帝嘉歎遷吏部侍郎尋權工部尚書復中大夫改工部尚書兼知臨安府方控辭以言罷提舉太平興國宮尋提舉佑神觀奉朝請尋知隰州海寇出沒勢甚張彥直授將領士豪等方略生禽賊首海道爲清以功進敷文閣學士而以弟彥質爲兩浙轉運判官引嫌易泉府勾祠奉親差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特令佩魚示異數也淳熙十年夏旱應詔言時政久之再爲戶部尚書會歲旱乞廣糴爲先備又乞追貶部曲曾誣陷岳飛者以慰忠

魂以言降充敷文閣學士尋提舉萬壽觀有疾帝賜之藥進顯謨閣學士嘗撫宋朝事分爲類目名水心鏡爲書百六十七卷光宗覽之稱善進龍圖閣學士轉光祿大夫致仕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論曰史稱韓世忠之忠勇動烈尚矣然當時從臣汪藻輩奏諸將祿極貲盈驕悍無聞志而世忠屯京口掃儲避敵秀州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其事跡顯暴如此要之覲蹶復舊後功可贖千城之材難責以細行也他日世忠爲河東宣撫請以賜田及私產自昔未嘗之稅併歸之官無亦懲人言而勵檢操視劉光世求膏粱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

十

張俊與民爭利不差賢哉是故南渡名將岳飛爲最世忠次之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

明南京戶部主事蕭田柯維驥編

劉錡

吳玠

吳玠子玠

劉錡字信叔德順軍人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  
澤如洪鍾善射嘗從仲武討牙門水斛滿以箭射之  
拔箭水注隨以一矢室之人服其精宣和間授開門祇  
候高宗錄仲武後授開門宣贊舍人差知岷州為隴右  
都護與夏人戰屢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歷  
擢果州團練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主管侍衛馬軍  
司紹興十年金人歸三京充東京副留守節制軍馬錡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一

自臨安浙江絕淮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曰此賊  
兆也主暴兵卽下令兼程而進五月抵順昌金人果敗  
盟來侵錡與將佐舍舟陸行先趨城中謀報金人入東  
京知府事陳規見錡問計錡曰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  
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召諸將計事皆曰金兵  
不可敵錡曰吾本赴官留司今東京雖失幸全軍至此  
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惟部將許  
清號夜叉者議與錡合錡大喜鑿舟沉之示無去意寘  
家寺中積薪於門戒守者曰脫有不利卽焚吾家毋辱  
敵手也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戰守婦人礪刀劍爭呼

錡曰當為國家破賊立功時守備一無可恃錡於城上  
躬自督厲凡六日粗畢而游騎已涉潁河至城下及金  
人圍城錡破其鐵騎數千特授鼎州觀察使樞密副都  
承旨沿淮制置使時順昌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乃移  
砦於李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募壯士夜斫其  
營是夕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  
五里錡復募百人以爲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皆奮擊電止則  
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聲卽聚金人益不能測  
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婆灣兀术在汴聞之卽索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一

靴上馬過淮寧留一宿治戰具備糗糧不七日至順昌  
錡聞兀术至募得曹成等二人諭遣作間第如我言今  
置汝綽路騎中遇敵則伴墜馬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  
太平邊帥子喜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  
樂耳已而二人果遇敵被執兀术問之對如前兀术喜  
曰此城易破耳卽置鵝車砲具不用兀术至城下錡遣  
耿訓以書約戰兀术怒曰劉錡何敢與我戰訓曰太尉  
非但請與太子戰且謂太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  
所濟而大戰兀术曰諾乃下令明日府治會食遲明錡  
果爲五浮橋於潁河上敵由之以濟錡遣人毒潁上流

及軍中戒軍士雖渴死毋得飲于河飲夷其族敵用長  
勝軍嚴陣以待諸酋各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將軍錡曰  
擊韓雖退兀朮精兵尚不可當法當先擊兀朮兀朮一  
動則餘無能爲矣時天大暑敵遠來疲敝錡士氣閒暇  
敵晝夜不解甲錡軍皆番休更食敵人馬饑渴食水草  
者輒病往往困乏方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逮未申間  
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以數千人出  
南門以銳斧犯之士殊死鬪入其陣敵大敗兀朮拔營  
北去錡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時兀朮兵皆重鎧甲號鐵  
浮圖戴鐵兜牟周巾綴長簷三人爲伍貫以韋索每進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三

一步卽用拒馬擁之又以鐵騎分左右翼號拐子馬長  
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  
至是爲錡軍所殺棄屍斃馬血肉枕藉車旗器甲積如  
山阜兀朮平日恃以爲强者什損七八捷聞帝喜甚授  
錡武泰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知順昌府沿淮制  
置使是役也金兵數十萬沿西北亘十五里錡兵不滿  
二萬出戰僅五千人惟以逸待勞故輒勝洪皓在燕密  
奏順昌之捷金人震恐喪魄燕之重寶珍器悉徙而北  
意欲捐燕以南棄之故議者謂是時諸將協心分路追  
討則兀朮可禽汴京可復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良奇

惟也七月命爲淮北宣撫判官副楊沂中破敵兵於太  
康縣未幾秦檜請令沂中還師鎮江錡還太平州岳飛  
以兵赴行在出師之謀寢矣十一年帝測知敵情必不  
一挫遂已詔大合兵于淮西待之金人攻廬和二州  
錡渡江抵廬州與張俊楊沂中會而敵已大入錡據東  
關之險以遏其衝引兵出清溪兩戰皆勝行至柘臯與  
金人夾石梁河而陣錡命曳新礮橋須臾而成會沂中  
主德田師中張子蓋之軍俱至翌日兀朮以鐵騎十萬  
分爲兩隅夾道而陣德薄其右隅引弓射一酋斃之因  
大呼馳擊諸軍鼓譟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四

應戰沂中以萬兵各持長斧奮擊敵大敗錡與德等追  
之又敗於東山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卽退走錡駐  
和州得旨乃引兵渡江歸太平州時並命三帥不相節  
制諸軍進退多出於張俊而錡以順昌之捷驟貴諸將  
多嫉之後與沂中爲腹心而與錡有隙故柘臯之賞錡  
軍獨不與濠州告急俊與沂中錡趨黃連埠援之距濠  
六十里而南城已陷或言敵兵已去錡謂曰敵得城而  
遽退必有謀也宜嚴備之俊不從命沂中與德將神勇  
騎六萬人直趨濠州果遇伏敗還一夕俊軍士縱火  
劫錡軍錡擒十六人梟首梁上餘皆逸錡見俊俊怒曰

有卒歸言未嘗劫些許一人出對錡正色曰錡爲國家將帥有罪宜撫當言于朝豈得與卒伍對事大將上馬去已皆班師後沂中還朝每言岳飛不赴援而錡戰不力秦檜主其說遂罷宣撫判官命知荆南府岳飛奏留錡掌兵不許詔以武泰之節提舉江州太平觀錡鎮荆南凡六年軍民安之魏良臣言錡名將不當久閒乃命知潭州加太尉復帥荆南州三十一年金主亮調軍六十萬自將南來中外大震時宿將無在者乃以錡爲江淮浙西制置使節制逐路軍馬八月金人攻揚州錡大敗之錡病求解兵柄留其姪副都監汜以千五百人塞

宋史新編卷五

五

瓜洲渡又令李橫以八千人固守詔錡專防江錡遂還鎮江十一月金人以重兵逼瓜洲汜先退橫以孤軍不能當亦却統制魏友王方死之橫汜僅以身免錡憤懣病益甚都督府參贊軍事虞允文自采石來督舟師戰敗金人允文過鎮江謁錡問疾錡執其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召詣闕提舉萬壽觀明年二月錡發怒嘔血數升而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武穆錡慷慨深毅有儒將風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罪不赦枚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答如響至錡莫

有應者金主曰吾自當之然錡卒以病不能成功云

吳玠字晉卿隴山人少沉毅有志節知兵善騎射來寇以良家子隸涇原軍累功升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坐違節度降武顯大夫罷總管復知懷德軍張浚惜玠才尋以爲秦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時兵火之餘玠勞來安集民賴以生轉忠州防禦使張浚合五路兵欲與金人決戰玠言宜各守要害須其弊而乘之及次富平都統制又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見其可已而敵驟至進薄玠營軍遂大潰五路皆陷巴蜀大震玠收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

宋史新編卷五

六

守計紹興元年金將沒立自鳳翔別將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陣北山索戰大敗移砦黃牛會大風雨雹遂遁去沒立方攻箭箬關玠復遣將擊退之兩軍終不得合張浚錄其功承制拜明州觀察使居母喪起復兼陝西諸路都統制金人自起海角徃常勝及與玠戰輒北憤甚謀必取玠妻宿死兀朮會諸道兵十餘萬攻和尚原玠大敗之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張浚承制以玠爲鎮西軍節度使弟玠爲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二年命玠兼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節制興文龍三州金人窺蜀以玠駐兵和尚原



據其衝不得遂將山奇取之時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將  
李彥琪駐秦州祝仙人關以綴玠復令游騎出熙河以  
綴關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轄上津三年正月取金州  
二月長驅趨洋漢興元守臣劉子羽急命田晟守饒風  
關以驛書招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  
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  
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領金人登山仰攻爲大石摧  
壓死者山積凡六晝夜不退會玠小校有得罪奔金者  
導以祖溪間路出關背乘高以關饒風諸軍不支遂潰  
玠退保西縣敵入興元劉子羽退保三泉築潭毒山以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自固玠走三泉會之未幾金人北歸玠急遣兵邀于武  
休關掩擊其後軍墮澗死者以千計盡棄輜重去金人  
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道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  
郡而失不償得進玠檢校少保充利州路階成鳳州制  
置使四年二月敵復大入攻仙人關玠以萬人當其衝  
璘率輕兵由七方關倍道而至與金兵轉戰七晝夜始  
得與玠合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  
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金分軍爲二元木陣于  
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榮右繞隨機而發  
已而金人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

之復正金人復以火攻以酒岳樓滅之玠急遣統領  
展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正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  
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  
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皆遁玠遣統制官張彥劫橫  
山砦王俊伏河池扼歸路又敗之以郭震戰不力斬之  
捷開授玠川陝宣撫副使四月復鳳秦隴三州七月錄  
仙人關功拜檢校少師奉寧保定軍節度使璘自防禦  
使升定國軍承宣使楊政以下遷秩有差六年兼管田  
大使易保平靜難節九年金人請和帝以玠功高授特  
進開府儀同三司遷四川宣撫使陝西階成等州皆聽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節制道內侍賜親札至則病甚卒於仙人關年四十七  
贈少師玠善讀史凡往事可師者錄實座右積久牆牖  
皆格言也用兵本孫吳務遠略不求小利故能保必勝  
御下嚴而有恩虛心詢受得以情達故士樂爲之死晚  
節頗多嗜欲使人魚色於成都喜餌丹石故得咯血疾  
以死方富平之敗秦鳳皆陷金人一意睨蜀東南之勢  
亦棘微玠身當其衝無蜀久矣故西人至今思之諡武  
安作廟于仙人關號思烈淳熙中追封涪王子五人長  
拱亦握兵云

吳璘字唐卿玠弟也從玠攻戰積功至閣門宣贊舍人

紹興元年箭箐關之戰璘功居多超遷統制和尚原  
馬於是玠駐師河池璘專守原及兀木大入玠兄弟以  
死守之兀木中流矢遁歷遷榮州防禦使知秦州節制  
階文玠敗於祖溪嶺時璘猶在和尚原玠命璘棄原別  
營仙人關以防金深入四年兀木撤而喝果以大兵十  
萬至關下璘血戰連日金兵大敗二酋自是不敢窺蜀  
者數年露布獻捷遷定國軍承宣使熙河蘭廓路經略  
安撫使知熙州六年新置行營兩護軍璘爲左護軍統  
制九年升都統制尋除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玠  
卒授璘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時朝廷恃和忘戰欲廢

宋史新編卷之九

九

仙人關於是四川權宣撫胡世將抗奏謂當外國歡和  
內脩守禦今日分兵當使陝蜀相接仙人關未宜遽廢  
魚關倉亦宜積糧於是璘僅以牙校三隊赴秦州留大  
軍守階成山砦戒諸將毋得撤備世將尋真除宣撫置  
司河池十年金人敗盟詔璘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撤離  
喝渡河入長安趨鳳翔遠近震恐世將急召諸將議惟  
澤原帥田晟與楊政同至衆謀官孫澤謂河池不可守  
欲退保仙人原璘厲聲折之曰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  
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指所居帳曰世將誓死於此  
不遑遷之澤原命田晟以三千人迎敵璘又遣姚仲拒

于石壁若敗之詔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璘以書遣金  
將約戰金鵬眼即君以三千騎衝璘軍璘使李師顏以  
驍騎擊走之鵬眼入扶風復攻拔之獲三將及女真百  
十有七人撤而喝怒甚自戰百通坊列陣二十里璘遣  
姚仲力戰破之授鎮西軍節度使升侍衛步軍都虞候  
十一年金將胡蓋習不祝合軍五萬來攻璘與胡蓋戰  
剡家驛川姚仲計及疊陣法敗之復秦州及陝右諸郡  
胡蓋走保臘家城璘圍而攻之城垂破詔趣班師世將  
浩歎而已明年竟割和尚原與敵撤戍割地皆秦檜主  
之也十二年入覲拜檢校少師階成岷鳳四州經略使

宋史新編卷之九

九

十四年朝議析利州路爲東西路以璘爲西路安撫使  
治興州階成和鳳文龍興七州隸焉時和議方堅而璘  
治軍經武常如敵至十七年徙奉國軍節度使改行營  
右護軍爲御前諸軍都統制安撫使如故二十一年以  
守邊安靜拜少保二十六年領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  
統制職事改判興州渡江以來未有使相爲都統制者  
璘已爲開府儀同三司故改命之三十一年金主亮叛  
盟拜四川宣撫使金兵扼大散關及黃牛堡璘遣將敗  
之文兼陝西河東招討使明年遣將攻拔大散關分兵  
據和尚原金人走寶鷄時又遣姚仲取鞏昌彥卓南渡

陳華東逢取熙河或又攻不下或既得復失仲舍輩攻  
德順已踰四旬璘以知夔州李師顏代之遣子挺節制  
軍馬挺與敵戰於瓦亭敗之璘自將至城下八日而克  
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拜不絕璘尋還河池四  
月原州受圍璘命姚仲以德順兵往援璘趨鳳翔視師  
仲敗績失將三十人璘亦無功還璘奪仲兵欲斬之或  
勸而止械繫河池獄孝宗受禪賜璘札命兼陝西河東  
路宣撫招討使璘策金人必再爭德順亟馳赴城下而  
完顏悉烈等兵十餘萬果來攻萬戶豁豁復領精兵自  
鳳翔繼至璘築堡東山以守終不能克時議者以爲兵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宿於外去川口遠恐敵襲之欲棄三路遂詔璘退師敵  
乘其後失將士甚衆三路復爲敵有語在王之望傳拜  
少傅隆興二年冬金人侵岷州璘提兵至祁山金人聞  
之退師遣使來告曰兩國已講和矣會詔至俱解去沈  
介爲四川安撫制置使與璘議不協兵部侍郎胡銓上  
書語頗及璘璘抗章請朝上親札報可未半道請罷宣  
撫使及致仕皆不允乾道元年入謁拜太傅封新安郡  
王越數日詔仍領宣撫使改判興元府及還鎮宴餞甚  
寵璘至漢中脩復褒城古堰既而數千頃三年卒年六  
十六贈太師信王厚賻之璘剛勇喜大節略苛細讀史

時大義代兄爲將守蜀餘二十年隱然爲方面之重威  
名震於高宗嘗問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  
之高宗曰此孫臏三戰之法一敗而二勝也所著兵法  
一篇知兵者取焉王剛中嘗談劉錡之美璘曰信叔有  
雅量無英傑天下留同譽之恐不能當逆亮剛中不以  
爲然錡果無功以憂憤卒璘選諸將率以功有薦才者  
璘曰兵官非嘗試難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僥倖者獲  
志而邊人宿將之心怠矣子挺

挺字仲列以門功補官從璘爲中郎將累遷利州東路  
前軍統制繼改西路紹興三十一年金人渝盟璘總三  
宋史新編卷五十二

路兵禦之挺頗自力軍前璘以爲中軍統制王師既復  
秦州金將合喜孛堇介叛將張中彥以兵來爭挺破其  
治平砦已而南市城賊亦犄角爲援轉戰竟日挺令前  
軍統制梅彥履衆直據城門衆弗喻彥亦懼力不敵挺  
督之彥出兵殊死戰挺率背嵬騎盡易黃旗繞出敵後  
憑高突之敵驚敗挺不自爲功狀彥第一璘亦引嫌併  
匿其功擢榮州刺史尋拜熙河經略安撫使明年挺被  
檄與都統制姚仲率東西路兵攻德順以功授團練使  
又以瓦亭功授鄧州防禦使孝宗卽位拜武昌軍承宣  
使尋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熙河路經略安撫使中

軍統制時年二十五會朝廷主議和詔西師解嚴父

遂旋軍乾道初升本軍都統制歷左衛上將軍拜主管

侍衛步軍司公事淳熙元年改興州都統拜定江軍節

度使四年入覲除知興州利州西路安撫使十年冬特

加檢校少保成州西和歲大侵挺身爲振恤諭總賦者

分軍儲佐之全活數千萬光宗詔問備邊急務卽建增

儲之策由是糧糗不乏以疾乞致仕詔加太尉卒年五

十六贈少師開府儀同三司提少起勳閔弗居其貴禮

賢下士雖遇小官賤吏不敢怠忽拊循將士人人有恩

父故部曲拜庭下輒降答卽失律誅治無少貸孝宗被

宋史新編卷重主

遇深厚光宗賜內府珍奇以示殊禮子五人次曦以叛

誅見叛臣傳

論曰按張俊傳南渡名將以張韓劉岳並稱劉蓋指鎡

云順昌之捷強虜魄魄而困於疾疫命實爲之豈乏英

槩如吳璘所短耶璘與兄玠荐却金兵保川蜀而子挺

亦克繼家聲崇勳華閣一代鮮比不謂挺子曦遽覆其

宗三世爲將固道家所忌歟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一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二

列傳七十四

明南京戶部主事蕭田柯維騏編

張俊 從子 劉光世

王淵

曲端

成閔

楊存中

張俊字伯英成紀人好騎射負才氣起於諸盜年十六

爲三陽弓手政和七年從討南蠻轉都指揮使宣和

初從攻夏人仁多泉平鄆州河朔山東羣寇遷至武德

郎靖康元年以字重明縣功轉武功大夫金人攻太原

俊從种師中往援屯榆次師中戰死俊率所部突圍而

出且行且戰至烏河州再與敵遇斬五百級金人圍汴

宋史新編卷重主

京俊勒兵從梁揚祖勤王高宗時爲兵馬大元帥見俊

英偉擢元帥府後軍統制累功轉榮州刺史建炎元年

積遷拱衛大夫既而汴京破二帝北遷人心皇皇俊懇

辭勸進且白耿南仲奏之表三上乃發濟州俊扈行至

應天府卽位初置御營司以俊爲御營前軍統制又除

帶御器械時江淮羣盜蜂起俊討杜用子淮寧趙萬郭

青千鎮江陳通子杭州蔣和尚等于蘭溪皆平之落階

官除正任觀察使二年升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進武

寧軍承宣使帝如臨安苗傅劉正彥反俊時屯兵吳江

傳等矯詔加俊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以三百人

趙鳳命他將領餘兵俊知其爲拒不受卽引所部八千人至平江張浚語俊以起兵問罪俊泣拜且曰此項靜叔濟以機術母驚動乘輿呂頤浩至俊見之亦泣曰今日惟以一死報國劉光世以所部至俊釋舊憾韓世忠來自海上俊借一軍與之俱戰于臨平傅等兵敗開城以出世忠俊光世入城見于內殿帝嘉勞久之拜鎮西軍節度使御前右軍都統制尋爲浙東制置使金人分兵深入帝如明州俊自越州引兵至元術攻臨安帝御樓船如溫州留俊於明州以拒敵帝賜親札曰朕非卿則倡義誰先卿捨朕則成功俱廢宜戮力共殄敵兵卿則倡義誰先卿捨朕則成功俱廢宜戮力共殄敵兵

用據襄漢李成尤悍強據江淮湖湘十餘州連兵有席卷東南意范宗尹請遣將致討俊慨然請行遂改江淮路招討使成黨馬進在筠州豫章介江筠之間俊聞命就道急趨豫章岳飛爲先鋒楊沂中由上流徑絕生米渡出賊不意追奔七十里至筠州賊背筠河而陣俊用沂中計夾擊敗之復筠州臨江軍乘勝追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遁號俊爲張鐵山復江州已而旁州羣盜聞俊兵至皆遁去俊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賊衆數萬俱潰馬進爲追兵所殺成北走降劉豫諸郡悉平拜大尉四年十月金人與劉豫分道入侵以俊爲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宣撫使也建康旣而改淮西宣撫使瀕江相拒逾月敵不得入俊遣張宗顏潛渡至六合出其背敵將引去俊繼遣王進薄諸淮大敗之獲其二酋以獻六年改崇信奉寧軍節度使劉麟兵十萬犯濠壽詔併以淮西屬俊楊存中亦聽節制與俊合兵拒敵俊分遣存中與張宗顏王瑋田師中等自定遠軍次越家坊遇劉猷左右軍擊走之俊率大軍鼓行而前至李家灣遇猷大兵與戰殺獲略盡降者萬餘人猷僅以身免拜少保加鎮洮崇信奉寧軍節度使七年改淮南西路安撫使置司盱眙俊與韓世忠入見議移屯乃命俊

廣州八年金人請寢兵許之賜俊安民靖難功臣  
少傳九年冬金復渝盟再破河南圍順昌府命俊策應  
劉錡俊督軍渡江金人引退繼而金人分道來侵抵毫  
州北渡河俊收宿亳諸軍擊之盡復衛真鹿邑等地十  
年鄆瓚在亳州都統制王德下符離乘勝趨毫與俊合  
俊引軍入城金人棄城遁復亳州進少師封濟國公十  
一年二月兀朮入合肥漸攻歷陽俊遣兵渡江屢敗之  
敵斷石梁以拒俊俊疾作力疾引眾涉岸追擊王德與  
楊存中劉錡會兵敗金人于柘皋拜樞密使俊知朝廷  
欲罷兵首請納所統兵力贊和議與秦檜意合言無不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四

從薦士大夫監司郡守者甚眾雖劉子羽自謫籍起家  
亦俊力也加大傅封廣國公尋進益國公十二年殿中  
侍御史江邈論之罷為鎮洮寧武奉寧軍節度使充醴  
泉觀使初檜以俊助和議德之故盡罷諸將以兵權付  
俊歲餘俊無去意故檜使邈攻之尋進封清河郡王奉  
朝請十六年改鎮靜江寧武靜海軍二十一年拜太師  
以其姪子蓋為節度使南渡後俊握兵最早屢立戰功  
與韓世忠劉錡岳飛並為名將世稱張韓劉岳然俊與  
錡有隙獨以楊沂中為腹心故有濠梁之敗岳飛冤獄  
韓世忠救之俊獨助檜成其事心術之殊也遠哉帝於

將中秦俊特厚然擊敗之者不絕口自淮西入見則  
教其讀郭子儀傳召入禁中戒以毋與民爭利毋與士  
末年六十九卒帝臨奠哭之勅追封循王

子蓋字德高父宏應募從俊軍戰死子蓋初從韓世忠  
累功遷武功郎紹興中從俊擊劉祝敗兀朮歷遷興寧  
軍承宣使和議成改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十  
三年授龍神衛四厢都指揮使兩浙西路馬步軍都總  
管帝幸俊第授子蓋安德軍節度使三十二年春金人  
攻海州急以子蓋為鎮江府都統往援之即日渡江亟  
趨漣水取便道以進率精銳數千騎擊之賊大敗圍遂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五

解退屯泗州孝宗即位以疾還鎮江授檢校少保淮東  
招撫使未上卒年五十一贈太尉諡恭壯子蓋藕塘柘  
阜雖多奏功未能出諸將右惟海州一捷可稱云  
劉光世字平叔保安軍人延慶次子以蔭歷威武奉寧  
軍承宣使充鄆延路馬步軍副總管靖康元年擢侍衛  
馬軍都虞候濟州謁康王命為五軍都提舉王即位命  
為提舉御營使司一行事務行在都巡檢使斬山東賊  
李昱遷奉國軍節度使平鎮江叛兵改滁濠太平州無  
為軍江寧府制置使討張遇破之以功加檢校少保命  
討李成光世以王德為先鋒助成遇於上蔡驛口橋敗



之成收散卒再戰光世以僞服臨軍成遂見白旗  
與之爭奮再戰皆捷成近執其謀主陶子思加檢校  
少傅尋加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苗傳劉正彥爲亂  
素憚光世遷光世爲太尉淮南制置使張彥在平江馳  
書諭以勤王光世不從呂頤浩遣使至鎮江說之乃引  
兵會于丹陽兵進光世以選卒爲游擊仍分軍殿後遇  
苗翊馬柔吉屯于臨平與韓世忠等破之至行在遷太  
尉御營副使遣王德追傳至崇安縣盡降其衆傳僅以  
身免逆將范瑒被執張浚使光世撫定其衆又招賊靳

宋史新編卷重主

六

寨降之命光世爲江東宣撫使守太平及池州受杜充  
節制降祐太后在南昌議者謂金人自蘄黃渡江陸行  
二百里可至命光世移屯江州爲屏蔽光世既至日置  
酒高會金人自黃州渡江凡三日無知之者比金人至  
遂遁焉檄貽書光世言賊深入最兵家之忌伏兵掩之  
可使匹馬不還光世不能川鄴瓊固始縣光世遣人  
招降之又遣王德擒妖賊王念經于信州充御前巡衛  
軍都統制召赴行在授浙西安撫大使知鎮江府光世  
言安撫控制一路若但守鎮江則他郡有警不可離任  
望別除守臣光世專充安撫使從便置司時光世慮金

人必過江故預擇便地帝覺之止許增辟通判言者約  
其擇使求佚中外所憤帝釋不問加寧武軍節度使開  
府儀同三司以遣之光世乞便宜行事不許時金兵留  
淮東光世頗畏其鋒楚州被圍已百日帝手札趣援者  
五竟不行但遣王德鄺瓊將輕兵以出時奏殺獲而已  
楚州破命光世節制諸鎮力守通泰紹興元年金人渡  
淮真揚州皆闕守命光世兼淮南京東路宣撫使置司  
揚州措置屯田迄不行張俊討李成又命光世分兵  
巢穴光世以江北盜未平爲辭命兼淮南宣撫使領真  
揚通承楚州漣水軍郭仲威謀據河南通劉豫光世遣

宋史新編卷重主

七

王德擒之并其衆光世以枯枯生穗爲瑞聞于朝帝曰  
歲豐人不乏食朝得賢輔佐軍有十萬鐵騎乃可爲瑞  
此外不足信淮北人多歸附者命光世兼海泗宣撫使  
以安輯之光世因招降羣盜明年復命移屯揚州時至  
鎮江視師光世不奉詔入朝言鄰寇有疑或致生事願  
仍領浙西爲根本計右司諫方孟卿劾之乞召宰執與  
議使之必往光世猶以乏糧爲辭光世之來以繪帛方  
物爲獻帝命分賜六宮中丞沈與求以爲不可命還之  
呂頤浩與光世有故怨頤浩出視師奏光世兵亢糧乏  
月費二十萬緡乞差官考覈帝方倚其成功詔兩漕臣

鎮江酒稅務助其軍費仍省上供織造七百萬緡  
益之加寧武寧國軍節度使給事中程瑀言光世兵未  
渡江金人或渡淮江浙必震光世方遣人按行宜興湖  
狀之間以備退保詔以章示之光世遷延如故三年金  
光世與韓世忠易鎮同召赴闕授檢校太傅江東宣撫  
使世忠既至鎮江城下姦人入城焚府庫光世擒之皆  
云世忠所遣世忠屯登雲門光世引兵出懼其扼已改  
途趨白鷺店世忠遣兵襲其後光世以聞帝遣使和解  
仍書賈復寇恂傳賜之命為江東淮西宣撫使置司池  
州金人劉豫入侵時光世張俊韓世忠權相敵且持私  
隙帝遣侍御史魏在至軍中諭以滅怨報國光世始移  
軍太平州以援世忠金兵退光世入覲遷少保光世請  
以所置淮東田易淮西田給事中晏敦復言其營私而  
止又請竝封其二妾為孺人南渡後諸將封妾自此始  
加保靜軍節度使遂領三鎮張浚撫淮上諸屯劉豫挾  
金人分道入侵命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與韓世忠張  
俊鼎立湯沂中將精卒為後距光世奏廬難守密于趙  
鼎欲還太平州浚命呂祉馳往軍中督師光世已舍廬  
州退浚遣人厲其衆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  
不得已駐兵與沂中相應張浚入對言光世驕惰不戰

不可為大將請罷之帝命與趙鼎議鼎曰光世將官于  
孫將卒多出其門罷之恐拂人心遂遷護國鎮安保靜  
軍節度使右司諫陳公輔劾其不守廬州張浚言其沈  
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拂然乞賜罷斥光世  
引疾請罷軍政又獻所餘金穀于朝拜少師充萬壽觀  
使奉朝請封榮國公九年用講和恩賜號和衆輔國功  
臣進封雍國公十年金人圍順昌拜太保為三京招撫  
使置使援劉錡光世請李顯忠為前軍都統又請王德  
用謀德不願受其節制顯忠行至宿州軍多潰進至和  
州秦桧主罷兵召還光世入見為萬壽觀使改封楊國  
公卒年五十四贈太師謚武僖孝宗追封安成郡王寧  
宗追封郡王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不嚴馭軍無  
法不肯為國任事通寇自資見詆公論嘗入對言願竭  
力報國他日史官書臣功第一帝曰卿不可徒為空言  
建炎初結內侍康履以自固又蚤解兵柄與時浮沈不  
為秦桧所忌故寵榮終其身云  
王淵字幾道環州人善騎射應募累功遷拱衛大夫寧  
州觀察使靖康元年為真定府總管就遷都統制吳玠  
據趙州叛淵討平之金人攻汴京從宣撫使范訥勸王  
為先鋒尋以所部歸康王府明年張邦昌僭立康王如

濟州命淵以三千人入衛宗廟淵至以朝服見邦昌  
謂曰參寥宰相公邦昌始易紫袍延之政事堂淵慟哭  
責教康王即皇帝位淵與楊惟忠韓世忠以河北兵劉  
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等以帥府及降卒盜兵皆在  
行朝不相統一始置御營司以淵為都統制扈從累月  
不釋甲帝如揚州連擢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進保  
大軍承宣使時羣盜蜂起以淵為制置使提兵四出所  
向皆捷遷嚮德軍節度使建炎三年金人攻揚州帝倉  
卒渡江劉光世見帝泣告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  
決不誤事今臣所部數萬二千餘騎皆不能濟淵忿其  
言斬江北都巡檢皇甫佐以自解中書侍郎朱勝非馳  
見淵督之乃始經畫已無所及自是淵失諸將心帝欲  
如鎮江以援江北羣臣亦固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  
面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議遂決命淵守姑蘇尋自平  
江赴行在拜簽書樞密院事仍兼都統制諸將籍籍帝  
聞之乃寢其命先是統制官苗傅以淵驟用頗缺望劉  
正彥亦以招巨寇賞薄怨淵而內侍康履頗用事及淵  
入樞府傅正彥以其由宦官薦愈不平俟淵入朝伏兵  
殺之併殺康履淵時年五十三淵為將輕財好義家無  
宿儲每言朝廷官人以爵祿足代耕若事雖刁曷若為

當南大賈卿帝嘗遣中使問疾還言帷幔茵褥皆不具  
帝輟新御紫茸茵以賜然其卒羣盜多殺降與康履深  
交故及於禍累贈少保錄其子孫孝宗賜諡襄愍  
曲端字正甫鎮戎人父渙任左班殿直戰死端三歲授  
三班借職警敏知書善屬文長於兵略歷權涇原路第  
三將夏人入寇帥司調統制李玘捍禦端在遣中庠駐  
兵柘林堡為夏人所薄兵大潰端力戰敗之整軍還夏  
人再入寇西安懷德相繼陷沒鎮戎當敵要衝無守將  
經略使席貢疾柘林功奏端知鎮戎軍兼經略司統制  
官建炎二年虜入長安鳳翔關隴大震游騎入涇原  
端遣副將吳玠據清溪嶺與戰大破之六月以王庶為  
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遂授端吉州團練使  
充節制司都統制端雅不欲屬庶頗不協金人謀知併  
兵攻廊延時端盡統涇原精兵駐淳化庶日移文趣其  
進又遣使臣進士十數輩往說端不聽庶知事急又遣  
屬官魚濤督師端陽許而實無行意延安已陷庶無所  
歸以軍付王玠自將百騎與官屬馳赴襄樂勞軍庶猶  
以節制望端欲倚以自副端彌不平端聲色俱厲問庶  
延安失守狀曰節制固知愛身不知愛天子城乎庶曰  
吾故令不從誰其愛身者端怒曰在耀州屢陳軍事不

一見聽何也庶留端軍終夕不自安端欲即軍中殺端奪其兵夜走寧州見陝西撫諭使謝亮請誅庶亮曰人臣擅誅于外是跋扈也公爲則自爲端意阻復歸軍明日庶見端爲言已自効待罪端拘縶其官屬奪其節制使印庶乃得去三年九月遷康州防禦使涇原路經略安撫使時延安新破端不欲去涇原乃以知涇州郭浩權廊延經略司公事自謝亮歸朝廷聞端欲斬王庶疑有叛意以御營司提舉召端端疑不行議者喧言端友端無以自明會張浚宣撫川陝入辨以百口明端不及浚自收攬英傑以端在陝西屢與敵角欲仗其威聲承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一

制築壇拜端爲威武大將軍宣州觀察使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知渭州端登壇受禮軍士歡聲如雷浚雖欲用端然未測端意遣張彬以招填禁軍爲名詣渭州察之彬見端問曰婁宿以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萬一黏罕併兵而來何以待之端謂宜審主客俟時而動萬一輕舉後憂方大彬以端言復命浚不主端說四年春金人攻環慶端遣吳玠等拒于彭原店端自將屯宜祿玠先勝既而金軍復振玠小却端退屯涇州金乘勝焚邠州而去玠怨端不爲援端謂玠前軍已敗不得不據險以防衝突乃劾玠違節制是秋兀朮寇江

端浚議出師以撓其勢端曰金人新造之勢難與爭鋒端既與浚異浚積前疑竟以彭原事罷端兵柄與祠再書海州團練使萬安州安置是年浚爲富平之役欲慰人望敘端左計大夫興州居住紹興初敘正任榮州刺史提舉江州太平觀徙閬州於是浚自興州移司閬州欲復用端玠與端有憾言曲端再起必不利於張公王庶又從而間之浚亦畏端難制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庶告浚謂其指斥衆與於是送端恭州獄武臣康隨者嘗忤端鞭其背隨恨入骨浚以隨提點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天者數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一

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是連呼鐵象可惜者數聲乃赴逮既至隨今獄吏執維之糊其口燭之以火端乾渴求飲予之酒九竅流血而死年四十一陝西士大夫莫不惜之軍民亦皆悵悵有叛去者浚尋得罪追復端宣州觀察使謚壯愍端有將略使展盡其才要未可量然剛愎恃才凌物故及於禍云成閔字居仁邢州人靖康初應募捍金兵高宗南渡韓世忠追苗傅及蘄元朮討范汝爲閔皆在戎行積功至保寧軍承宣使紹興二十四年拜慶遠軍節度使母憂詔起復金主亮將敗盟命閔提禁旅鎮武昌進屯應城

宋徽宗除胡北京西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復兼京西河  
北招討使俄詔回援淮西閔喜得歸冒雨兼程趨建康  
士卒多死又匿朝廷犒物有怨詈者閔斬之除淮東制  
置使亮死閔引兵渡江趨揚州及敵自盱眙渡淮北去  
閔列兵南岸軍士喏聲相聞敵笑曰寄聲成太尉有勤  
護送閔至泗州奏已克復淮東尋入朝人侍從卿監閔  
門內侍皆有賂遺左正言劉度劾之猶超拜太尉主管  
殿前司公事御史又劾之罷太尉發州居住奪廖正節  
乾道初聽自便歸湖州尋復節都統鎮江諸軍後請祠  
致仕治園第于平江年八十一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古

楊存中本名沂中字正甫紹興間賜名存中代州人  
宗閔求與軍路總管與唐重同守永興金人陷城迎戰  
死之父震先死難在忠義傳存中魁梧沈毅少警敏  
孫吳法善騎射宣和末應募擊賊積功至忠翊郎後隸  
張俊部曲高宗問將於俊俊以存中對召見賜袍帶劇  
賊李昱據任城久不克存中以數騎入擊殺數百人帝  
乘高望見介冑盡意其被重創召視之皆汚賊血壯  
之飲以酒曰酌此血漢存中請復往大破之復任城遷  
爲門祇候建炎三年破賊徐明子嘉興苗劉之變從張  
俊赴難金人攻明州又從俊與田師中趙密殊死戰破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之積遠文州防禦使御前中軍統制紹興元年從  
平成連敗之迨至九江成遂遁去遷宣州觀察使  
進神武中軍統制兼提舉宿衛親兵明年又討平妖賊  
總羅千巖州遷至神衛四州都指揮使密州觀察使  
於是張俊視師謀渡淮以圖剽掠倚韓世忠爲用世忠  
圍淮陽從後乞張俊將趙密爲助俊拒之趙語俊曰  
世忠所欲者趙密爾存中武勇不減於密蓋公存中助  
之於是後請存中於朝既被命以八隊萬人趨督河助  
世忠其冬與劉猷戰于藕塘大破之猷以首抵謀主李  
昌曰適見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以數騎進  
去餘黨萬人僵立失措存中躍馬叱之皆怖而降麟  
順昌孔彥舟方圍光州皆拔砦遁去捷聞帝遣中使勞  
賜謂宰執曰卿輩始知朕得人也除保成軍節度使殿  
前都虞候尋兼領馬步帥九年遷殿前副都指揮使十  
一年元未賜順昌之敗復謀來侵詔大合兵淮西待  
之於是存中以殿司六三萬卒戍淮與金人戰于柘皋  
敗之時張俊爲宣撫使存中爲副使劉錡爲判官王德  
爲都統制田師中張子蓋爲統制官是役也失將士九  
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而濠州猶未解俊與存中論  
莊師會謀報金攻濠甚急倉卒復回聞城陷矣俊

中何以處此存中曰戰爾相公  
 在後存中當居前鋒曰本來救濠濠既已失進無  
 人懷歸心勝而索此危道也不若退師據險俟其  
 為後圖諸將皆曰善鼎足而營遣人俟敵曰已去矣  
 自以為功謂綺母亡命存中與德偕至濠列陣未定  
 煙起城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中諸軍散亂南奔無  
 復紀律金人追殺其眾存中乃自宣化渡江歸行在加  
 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兼領殿前都指揮使蓋錄柘  
 軍之功而徐濠梁之敗也十二年拜少傅二十年封恭  
 國公二十八年拜少師存中久在殿嚴權寵日盛李浩  
 陸游王十朋陳俊卿相繼以為言三十一年罷為太  
 諫泉觀使進封同安郡王時金主亮有南侵意存中上  
 十策步帥密謀奪存中權因指為喜功生事存中聞  
 之上章乞身亮竟代之未幾邊警日急復詔存中為御  
 營宿衛使劉汭戰敗瓜州命存中往汭口為平江計虞  
 文自采石來會存中協力拒敵敵不能濟帝如建康  
 詔存中扈蹕因語幸伯曰楊存中唯命東西忠無與二  
 朕之郭子儀也已復奉祠隆興元年王師潰符離復起  
 存中為御營使二年金人再入關議割蜀和尚原此之  
 存中曰和尚原隴右之藩要也願毋棄伐金人復

攻淮甸詔同都督江淮事尋以廣請盟班師加昭慶  
 節度使奉祠符興也川存中獻私田在楚州者三萬九  
 千畝卒年六十五以太師致仕追封和王諡武恭存中  
 致勇大小二百戰身被五十創宿衛出入四十年最寡  
 遇高宗假借諸將眷存中允深趙密代領殿帥則舉唐  
 崔祐甫奪王駕鶴兵機事豫戒大臣之守亦禮異之呼  
 郡王而不名天資忠孝位既顯請表父祖事宗閔曰  
 忠介震曰忠毅賜廟曰顯忠曰報忠又請家廟祭器許  
 祭五世前所無也祖母劉流落蜀隴存中日夜禱祠訪  
 問間關數千里卒迎以歸御軍寬而有紀將士專以  
 勇選不私曲之舊嘗以克敵弓雖勁而張難遂以  
 意創馬皇穹極工巧發易中遠人服其精營居室千鳳  
 山十年而訖極山川之勝後獻於朝廷更卜築焉一使  
 工部侍郎俊至簽樞昭慶軍節度使  
 論曰高宗之南遷也諸臣廢立強敵侵凌近寇賊盜  
 起而終獲偏安諸將之功何可少然究觀張俊等五人  
 之行事其為身圖者非猥鄙不廉則阿附權倖以保富  
 貴其及於禍者非剛愎傲上則驕盈失將士之歸其  
 天人寧無愧耶楊存中被眷兩朝數致臺論其真  
 獨然歟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三

王彥

張憲

牛自

趙鼎

郭浩

楊政

李實

王彥字子才上黨人言韜略詣足師隸弓馬子弟所徵  
宗試補下班祇祗為清河尉從神師還入京國有功  
建炎初金人攻汴京彥慨然棄家赴闕求討賊河  
北招撫使張所具其才擢都統前使率裨將岳飛等十  
一將部七千人渡河與金人戰敗之復新鄉縣金兵攻  
萬溝彥與數千眾寡不敵彥潰圍出諸將散歸彥獨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三

保共城西山結兩河豪傑圖再舉金人購彥急彥慮  
夜寢屢遷却曲覺之咸刺而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于  
以示無他者益感勵撫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  
眾十餘萬刻日大舉告期於東京留守宗澤澤召議令  
宿兵近甸以衛根本彥以所部付留守司以親兵趨  
行在會遣使識和彥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北伐言辭  
憤激忤其意遂以彥為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差充御  
營平寇統領彥知平寇前將軍范瓊有逆節稱疾不就  
乞改仕許之張浚宣撫川陝奏為前軍統制浚與金會  
戰宿相持于富平欲大舉初至漢中會諸將議彥獨以

為不可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皆未相通少不利則五  
路俱失不若止屯利州興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數五  
路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浚不聽彥即請為利路  
轉俄改命均房州安撫使知金州時中原盜賊蜂起  
桑仲既陷淮安襄陽采勢西向均房失守直趨金州白  
土關眾號三十萬彥將門立戰死諸將譁遁其鋒不可  
勒兵趨長沙平與戰賊敗走追至白磧復房州紹興元  
年權京西兩路副總管李忠反攻金州諸關彥戰不利  
關陷退屯秦郊設奇以待大敗之追躡至秦嶺遂復乾  
祐縣忠走降劉豫初桑仲既敗復熾彥又敗之又有三

關重貴守中阻兵窺蜀勢雖不及桑仲然小者猶子  
減數萬彥悉討平之是冬敗復偽齊將郭振復秦州張  
浚承制以彥節制商虢陝華州軍馬三年正月元入  
侵撤離曷自上津疾馳不一日至洵陽統制郭進死之  
彥退保石泉縣金人入金均彥趨西鄉二月金人攻饒  
風關彥與吳玠禦之不能却關破彥收餘兵奔達州五  
月彥遣兵至漢陰與劉豫將周貴戰大敗之復金州  
五年四月彥知荆南府充歸陝荆門公安軍安撫使六  
年張浚奏彥為行營前護副軍都統制督府參謀軍事  
毋更起復以為浙西淮東沿海制置副使以所部屯

趙州因事爲言者所論貶秩二等彥不自安乞終餘  
未幾復洪州觀察使知邵州入辭常慰遣之卒于官年  
五十五彥稱名將威聲振河朔顧捷於和議遽召之還又  
率其兵柄于郡士謀情之彥事親孝居官廉子弟有戰  
功不與推賞將死召弟姪以家財均給之

張憲岳飛愛將也飛破曹成憲與徐慶貴招降其黨  
有邾政者率衆走沅州爲成報首被白布號白巾賊  
憲一鼓擒之復隨鄧憲威有勞金人派盟入侵憲戰賴  
昌陳州皆大捷復其城兀朮頓兵臨賴楊再興戰死憲  
至破其衆兀朮夜遁憲將徐慶李山繼破之中原大震

宋史新編卷之三

三

會秦檜主和命飛班師憲亦還積官至龍神衛四廂都  
指揮使聞州觀察使未幾檜與張俊謀殺飛密以優  
誘飛部曲告飛事卒無應者聞飛嘗欲斬王貴又杖之  
遂以屬貴貴不可曰爲大將軍兒以賞罰用人苟以爲  
怨將不勝其怨後乃劫以私事貴懼往之時又有王俊  
者善告訐號鵬兒以姦貪爲憲所裁檜使人諭之輒  
從檜後謀以張憲王貴王俊皆飛將使自相攻發囚及  
飛父子庶主上不疑俊自爲狀付王俊妄言憲謀還飛  
兵今告王貴使貴執憲憲未至俊預爲獄待之使憲自  
誣謂得雲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全膚竟不伏俊

宋史新編卷之三

四

事自且獄成告檜檜遂至行在下大理寺檜奏召飛父  
子證憲事帝曰刑以止亂勿妄追證動搖人心檜矯詔  
召之万俟卨誣飛使孫革致書憲貴令虛申警報以動  
朝廷雲與憲書規還飛軍妄稱書已焚但以衆證具獄  
憲坐死籍家貲後追復故官贈寧遠軍承宣使錄其家  
牛皐字伯遠晉山人初爲射士金人入侵皐聚衆與戰  
屢勝補保義郎累功遷至蔡唐州信陽軍鎮撫使知蔡  
州加親衛大夫會岳飛制置江西湖北將由襄漢規中  
原命皐隸飛軍飛章甚即辟爲唐鄧襄郢州安撫使尋  
改神武後軍中部統領偽齊使李成合兵入寇陷諸州  
皐率兵復隨州執其守將王嵩礮之又以騎兵破李成  
復襄陽偽齊驢甲騎五千薄廬州皐遙謂曰牛皐在此  
爾輩胡爲見犯衆愕然不戰而潰皐追擊三十里斬其  
副都統及千戶五人百戶數十人軍聲大振廬州平進  
中侍大夫從平楊么么枝窮舉鍾子儀投于水繼乃自  
仆皐投水擒之楊么即楊太僭稱大聖天王者也子儀  
者盜鍾相僭稱楚王之子么立爲太子也皐既擒么  
湖湘悉平歷轉寧國軍承宣使荆湖南路馬步軍副總  
管紹興十七年上巳日都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皐遇  
毒亟歸詔所親曰皐年六十一官至侍從幸不帝足所

張通和不以馬革裹屍顧死牖下耳明日卒

秦檜令師中致毒云

王德字子華通遠軍熟羊砦人以武勇應募隸熙帥姚古會金人入侵古軍景澤間童德謀之斬一酋而還補進武校尉古曰能復往乎德從十六騎徑入隆德府治執偽守姚太師械獻于朝欽宗問狀姚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又耳時遂呼德爲王夜又建炎元年以勤王師倍道趨關改隸劉光世平濟南寇李昱池陽寇張遇又討李成敗之語在劉光世傳授武略大夫三年春遷前軍統領屯天長金人攻揚州西軍多潰德趨宣化時和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五

州爲叛將張昱等所圍求援於德斬昱俘其兵騎數萬會苗傅劉正彥走閩中詔德追擊隸韓世忠德欲自致功名而世忠必欲德爲之使遣親將陳彥章邀德於信州彥章拔佩刀擊德德殺彥章尸諸市德至浦城斬苗瑒擒馬柔吉送行在世忠訟其擅殺下臺獄當死帝特原之編管郴州時光世以便宜復德前軍統制遣平信州妖賊王念經一鼓擒之詔還舊秩加武顯大夫榮川刺史四年光世薨京口以德爲都統制金兵復南光世將退保丹陽德請以死捍江諸將恃以自彊分軍扼險渡江棄金人收真揚數郡旣而又遇敵于揚州北有被

重鎧突陣者德揮刀迎之卽墮馬衆號駭靡棄之所殺萬計紹興元年與秀州水賊邵青戰崇明沙青軍大潰翌日餘寇復索戰謀言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變此成擒耳先命合軍將滿陳始交萬矢齊發牛皆返奔賊衆殲焉青自縛請命遷中亮大夫同州觀察使二年光世宣撫江淮當移屯建康命韓世忠代之德從數十騎逆世忠徒步立道左抗言曰擅殺陳彥章王德請死世忠下馬握其手曰鄉來纖介不足宜懷乃設酒盡歡而別歷環慶副總管六年冬劉豫遣麟猊分道入寇德大敗覘兵于藕塘麟拔砦遁德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六

追至壽春弗及獲其糧舟四百艘第功除武康軍承宣使真拜相州觀察使七年改熙河蘭鄜路副總管行營左護軍都統制駐師合肥會光世罷宣撫詔德盡護其衆以鄺瓊副之瓊與德故等夷恥屈其下率衆叛從劉豫八年命隸張俊名其軍曰銳勝十年解頴昌圍俊檄德就取宿州已復乘勝趨亳州鄺瓊屯亳聞德至曰夜又未易當也遂遁策功第一再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封隴西郡侯十一年金人入侵游騎及江俊議分軍守南定德曰淮者江之蔽也棄淮不守是謂唇亡齒寒也敵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可

以擊侯俊德。未許德請益堅曰：願父子先越江伏和州下。然後宜撫北渡。俊乃許。德即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已而俊拔和州，是迎俊入敵，退保昭關。又擊走之，追至石鼻。張俊後至，諸將欲待之，德怒曰：事當機會，復何待？遂渡河，決戰，自犯敵鋒，一矢斃其酋，乘勝大呼，令萬兵持長斧如牆而進，敵大敗退也。紫金山德復尾擊之，劉錡謂德曰：昔聞公威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召拜清遠軍節度使，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歷浙東、福建總管，荆南副都統制。二十五年卒，贈少傅。

宋史新編卷重事

七

從張俊討李昇，俊輕騎先行，遇伏，密奔射斃數人，乃脫。擢閣門祇候。又平賊董青趙萬徐明等，累功轉武節郎。左軍統領苗傅之變，破赤心軍于臨平，金人犯明州，密及楊沂中與殊死戰，敗之，進武功大夫，陞統制。紹興中，李成馬進擾江淮，俊復遣密大破之，金犯毫，宿從俊營，合肥與敵遇，敗之，敵分兵犯滁濠，又敗之，海寇朱明暴橫，密授張守忠方略，遂降明，歷進定江軍承宣使，崇信軍節度使。以年勞轉太尉，拜開府儀同三司，領殿前都指揮使。上疏告老，以萬壽觀使奉朝請。隆興二年，進少保，致仕。俄報金獲犯，淮復為殿前都指揮使，和議成，

韓浩字充道，以父成任三班奉職。徽宗時為邊將，累戰

夏人，遷至中州，刺史欽宗即位，進安州團練使，以神師道薦召對，奏言：金人暴露日久，思歸，乞給輕兵間道馳滑，待其半度可擊也。會和戰異議，不能用。建炎元年，知原州。二年，金人取長安，涇州守臣夏大節棄城遁，郡人亦降。浩適夜半至，郡所將財二百人，得金人不殺，使之還，曰：為語汝將曰：我郭浩也，盍來決戰。金人遂引去。非本路兵，馬鈴轄知涇州權主簿鄭延路經略，安撫再除涇原路兵馬鈴轄，知涇州。浩去，夏人復來，權帥耿友

宋史新編卷重事

八

諫，僅以身免。一路盡陷，張浚為宣撫處置使，以浩為秦鳳路提點刑獄，權經略使。知秦州時，浚經略陝西，有言敵可討者，諸帥恥於不武，莫敢出言。浚檄五路帥悉所部兵會于富平，浩獨謂敵鋒方銳，且當分守其地，犄角相援，跋躐而動，浚不聽。帥出果敗，五路俱陷。帥府皆徙，置他所。浚復以浩舊官，移知鳳翔府，寓治寶雞縣，又退保和尚原。金人抵原下，浩與吳玠隨方捍禦，蜀以安全第功，遷正任。防禦使紹興元年，金人攻和尚原，浩與玠率往援，斬獲萬計，遷邠州觀察使。歷知利州，金人破利州，玠與吳玠大破之，遷彰武軍承宣使。玠故本路

點刑獄宋萬年除與敵境通利所拘不同由是與敵  
不協朝廷乃徙浩知金州兼承興軍路經略使歷遷奉  
國軍節度使仍節制陝西河東兼措置河東路忠義軍  
馬十一年金將胡益祥不視內使宣撫使胡世將召浩  
及吳璘楊政會仙人原授以攻取之策浩遣裨將設伏  
破之十四年召見升檢校少保還鎮是歲分利州爲東  
西兩路以浩爲金房開達州經略安撫使兼知金州樞  
密院都統制也金州仍建帥府未幾卒年五十九贈檢  
校少師謚恭毅孝宗詔立廟金州俾僕其孫也累  
世爲將寵利益溢弗之戒故及於禍賈家聲云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楊政字直夫原州人崇寧中夏人舉國大入父忠戰歿  
政應募爲弓箭手建炎紹興間累從吳玠擊收金人遷  
至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環慶路經略安撫使改經略  
安撫涇原兼帥環慶利路三鎮事叢集剖決無滯母留  
敵境間遣人省視母惟勉以忠義和議成始得迎母及  
兄弟歸乞祠便養不許以爲熙河蘭鞏路經略安撫使  
知熙州進武康軍承宣使徙利州又徙興元會金渝盟  
政建迎敵之策兼川陝宣撫副使司都統制政偕統制  
楊從義劫金人于鳳翔城南若敗之拜武當軍節度使  
金二將內侵語在郭浩傳政引兵敗萬戶通檢于寶雞

枹之和議成帝召政還軍民詣部使者借留再歲  
鎮加檢校少保後分利州爲東西兩路政屯興元府又  
之拜太尉卒年六十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果毅政守漢  
中十八年六堰久壞政爲修復漢江水決爲害政策長  
堤捍之凡利於民者不收以軍旅廢政故爲吳璘裨將  
及與璘分道建帥執門下之禮益恭世頗賢之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寶雞發蘇州大洋行三日風惡舟散不可收寶雞慨領  
左右曰天以是試李寶耶寶心如鐵石不變矣酹酒自  
誓風爲止明日散舟復集士寧自密州回得敵耗甚悉  
且言公佐已挾魏勝得海州寶喜曰吾兄不負乃翁矣  
取衆抵東海敵已雲合圍海州旌麾數十里寶麾兵登  
岸握槳前行遇敵奮擊將士賈勇無不一當十敵出不  
意承引去勝出城迎寶與世忠義勉以其立功名勝感  
泣乃維舟犒士遣辯者出招納降附聲振山東豪傑  
如王世修輩各著旗集義勇爭應援多者致萬人寶列  
名上諸朝檄所部會密之膠神命公佐以郡事昇勝與

俱發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僅二  
山時北風盛寶禱于石臼神俄有風自柁樓中來如鐘  
鐸聲眾咸奮引舟握刃待戰風駛舟疾寶亟命火箭環  
射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  
其舟短兵擊刺盡殲之俘大漢軍士三千餘人斬其帥  
完顏鄭家奴等六人上喜曰朕獨用李寶果立功為天  
下倡矣詔獎諭書忠勇李寶表其旗幟除靜海軍節度  
使沿海制置使亮聞膠西之敗大怒召諸酋約以三日  
渡江於是內變殺亮向微唐島之捷則亮之死未可期  
錢塘之危可憂也寶戰具精利宰臣陳康伯取其長槍

宋史新編卷之三

十一

克敵弓弩俾所司為式製之卒贈檢校少保

論曰王彥從張浚張憲牛皋從岳飛王德趙密從張俊  
皆累奏奇績吳玠兄弟保有全蜀郭浩楊政實左右之  
魏勝復海州李寶亦與有勞經營中興人豈云乏乃為  
和議所撓竟不能建古人錫祉之勳而憲皋以飛故奔  
父於禍斯志士所以扼腕而長歎也

李顯忠

魏勝

楊再興

張宗顏

解元

王友直

姚興

張玘

李顯忠綬德軍青澗人舊名世輔南歸賜名顯忠初其  
母當產數日不能免有僧過門曰所孕乃奇男子當以

劍矢宜毋旁即生已而果生顯忠立於膝咸異之年士  
七投效用隨父永奇出入行陣有敵人夜宿陶穴顯忠  
絕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補承信郎充隊將由是始知  
名轉武翼郎充副將金人陷延安授顯忠父子官永奇  
聚泣曰我宋臣乃為彼用邪密戒顯忠曰汝若得乘機  
即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元木授  
顯忠承宣使知同州元仲微里曷來同州顯忠以計執  
之馳出城至洛河舟船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勝  
顯忠憩高原望追騎益多乃與微里曷折箭為誓不得  
殺同州人不得害我骨肉皆許之遂推之下山崖追兵

宋史新編卷之三

十二

爭救得免顯忠攜老幼長驅而北至郿城縣急遣人告  
求奇求奇即挈家出城至馬翅谷口為金人所及家屬  
二百口皆遇害是日天昏大雪延安人聞之皆泣下顯  
忠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國具言父母妻子之亡願得二  
十萬人生擒微里曷取陝西五路歸于夏顯忠亦得報  
不共戴天之讎時有會豪號青面夜叉者父為夏國患  
乃令顯忠圖之請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以  
歸夏主大悅即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哆訛為  
陝西招撫使顯忠為延安招撫使時紹興九年二月十  
四日也顯忠引兵至延安總管趙惟清大呼曰郿延路



歸宋矣已有赦書顯忠與官吏觀赦書列拜顯忠  
大哭眾皆哭百姓哭聲不絕顯忠知勢不可乃出刀斫  
哆訛不及擒王樞縛之揭榜招兵旬日間得萬人行至  
鄜州已有馬步軍四百餘散里曷在耀州聞顯忠來一  
夕遁去四川宣撫吳玠遣張振來撫諭云兩國見議和  
好不可生事可量引軍赴行在高宗撫勞再三賜名加  
資又賜田鎮江以從行世阜輩充將佐兀朮犯河南命  
顯忠為招撫司前軍都統制兀朮屢敗焚廬江而走  
太后至臨安顯忠入覲加保信軍節度使浙東副總管  
顯忠熟西邊山川險易因上恢復策忤秦檜意金使言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三

顯忠私遣人過界遂降官奉祠台州居住復寧國軍節  
度使升都統制二十九年金渝盟詔顯忠以本部捍禦  
敗之殺獲甚眾金主亮犯淮西和州失守將濟采石朝  
廷詔顯忠代王權命虞允文趣其交軍軍中大喜於是  
有采石之捷盡復淮西州郡金主亮切責諸將不用命  
諸將弑之而還顯忠以下遷秩有差既而顯忠擢太尉  
寧國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赴行在孝宗即  
位賜田百頃兼權池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節制軍  
馬隆興元年兼淮西招撫使時張浚開都督府命顯忠  
渡江督戰遂復靈壁入城宣布德意不戮一人中原歸

附者踵接時邵宏淵圍虹縣未下顯忠遣靈壁降卒諭  
邵宏淵恥功不自己出又有降十戶訴宏淵之卒奪其  
佩刀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益不相能兵傅宿州城金  
人來拒顯忠敗之遂復宿州捷聞授顯忠開府儀同三  
司殿前都指揮使宏淵欲發倉庫犒士卒顯忠不可移  
軍山城止以見錢犒士士皆不悅金帥孛撒自南京率  
步騎十萬來晨薄城列大陣顯忠親帥軍遇于城南戰  
數十合孛撒大敗翼日敵益兵至顯忠謂宏淵并力夾  
擊宏淵按兵不動顯忠獨與所部力戰百餘合殺獲甚  
衆宏淵顧衆曰當此盛夏搖扇於清涼猶不堪况烈日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四

中被甲苦戰乎人心遂搖無聞志至夜中軍統制周宏  
鳴鼓大譟陽謂敵兵至與邵世雍劉旆各以所部兵遁  
繼而統制左士淵統領李彥孚亦遁顯忠移軍入城殿  
司前軍統制張訓通馬司統制張師顏池州統制荔澤  
建康統制張淵各遁去金人乘虛復來攻城顯忠竭力  
捍禦斬首虜二千餘人敵始退顯忠曰若使諸軍相與  
犄角自城外掩擊則敵兵可盡金帥可擒河南之地指  
日可復矣宏淵又言金添生兵二十萬來儻我軍不返  
恐不測生變顯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孤立歎曰  
天未欲平中原耶何沮撓若此遂引還至符離師大潰

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幸而金不復南顧思連黃果  
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後朝廷知其故移撫州歷威武  
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賜第京師孝宗奇其狀貌  
命繪像閣下復太尉乞祠許之淳熙四年召提舉萬壽  
觀奉朝請卒年六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襄

魏勝字彥威宿遷人多智勇善騎射應募爲弓箭手紹  
興三十一年金人將南侵籍諸路民爲兵勝躍曰此其  
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  
殺一人漣水民翕然以聽遂取海州勝權知州事遣人  
諭朐山懷仁沐陽東海諸縣皆定分忠義士爲五軍紀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七

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自兼都統制益募忠義以圖收  
復遠近聞之響應左軍統制董成謀取所州勝以我軍  
器甲未備戒成勿動成不從勝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  
州巷戰殺其守金人生兵復集斃登屋擲瓦擊之成軍  
幾敗勝欲斬成以其驍勇釋之金人遣同知海州事蒙  
恬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勝帥兵出迎設伏于隘賊大  
敗殺鎮國敵千人軍聲益振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  
師之至沂民望蒼山者數十萬金人聞之告急於勝勝  
提兵往救無敢當者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峇趨  
賊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勝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七

州義久朝廷尚未知沿海制置使李寶遣子公佐由  
海道謁敵至州始遣忠義將朱震緒道詣行在白勝姓  
名于執政其後累敗金人以功授閣門祇候差知海州  
兼山東路忠義軍都統遣其子昌同峒嵎山首領張榮  
持旗榜往結山東忠義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旌揭曰  
山東魏勝金人望見即退走初勝起義時無州郡糧餉  
之給無府庫倉廩之儲勝經畫市易課酒榷鹽勸糶豪  
右環海州度視敵兵攻取處築城浚隄塞關隘在軍未  
嘗一日懈弛恒如寇至方糾集遠邇犒勞士卒期約有  
日會金主亮被弑金兵北歸王師亦南還矣都督張浚  
在建康招勝詢以軍務轉閣門宣贊舍人差充山東路  
忠義軍都統制兼鎮江府駐劄御前軍統制仍知海  
州隆興元年詔以鎮江御前同統制魏全來守海州督  
府亦遣賈和仲充山東河北路招撫使節制本路車馬  
海州駐劄和仲忌勝陰誘忠義軍使不安勝與辨是非  
和仲又讒勝於都督惑之呼勝至鎮江計事罷其職改  
京東路馬步軍副總管都督府統制建康府駐劄既而  
督府知和仲所誣罷之復勝舊職仍遣鎮江御前後軍  
屯海州代前軍還鎮江勝既還海州民安其政改忠州  
廟更勝等自創如意戰車數百兩砲車數十兩詔下其

式於請軍二年以議和撤海州戍命勝知楚州時和議尚未決金兵乘其解以舟載器甲糗糧自清河出欲徑趨勝聞知之身帥忠義士拒于清河口金兵詐解欲還繼往泗州山清河口入淮勝知其謀率諸軍拒於淮陽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軍增生兵來勝與之力戰又遣人告急於都統制劉寶堅謂方講和決無戰事迄不發一兵勝矢盡救不至死之年四十五事聞贈保寧軍節度使諡忠壯命有司刻木以斂葬鎮江賜廟褒忠官其二子削劉寶兩鎮節鉞籍其家貶瓊州死

楊再興賊曹成將也岳飛破成入莫邪關第五將韓順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七

夫解鞍脫甲以所虜婦人佐酒再興率衆直入其營殺順夫又殺飛弟翻成敗再興走躍入淵張憲欲殺之呼曰願執我見岳公遂受縛飛奇其貌釋之曰汝當以忠義報國飛也襄陽以圖中原遣再興盡復西京險要中原響應飛敗金人于郾城兀术怒令兵逼之再興以單騎入其軍擒兀术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兀术憤甚併力復來再興戰死後獲其屍焚之得箭鏃二升

張宗顏字希賢延安人父吉為涇原將解宜威城圍死之宗顏以父恩積官至涇原副將權殿前司統轄御營軍統制張俊選為統領從討浙西寇敗李成將馬進

劉猷劉猷累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武信軍承宣使紹興八年知廬州總帥事敵數百騎抵城下宗顏以時首餘禦之敵退有至自淮北者傳金人言曰此張鐵山弟也明年卒年四十四贈保靜軍節度使諡壯敏

解元字善長保安軍德清砦人疎眉俊目猿臂善騎射起行伍為清湖都虞候建炎中謀大將韓世忠敗金兵刺其酋追苗傅劉正彥擒之金人攻浙西元躍入敵舟以短兵擊殺數十人擒其千戶繼從討閩盜范汝為及湖外劉忠諸盜累轉相州觀察使紹興四年金人與偽齊合兵入侵世忠自鎮江趨揚州命元屯承州金人至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六

近郊元度翌日必至城下遣百人伏要路百人伏嶽廟自以四百人伏路隅令曰俟金人過我當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視我麾旂則立幟以待金人必自嶽廟走伏者皆出又決河岸過其歸路金人果走城下伏發金人進退無路乃走嶽廟元追之獲百四十八人止遣二人時城中兵不滿三千金萬戶黑頭虎直造城下約降元歷其兵以微服出偽若降者金人稍懈俄伏發擒黑頭虎未幾金兵四集元戰却之追比數十里赴水死者甚衆改同州觀察使六年從世忠出下邳以數百騎破敵伏其校保順軍承宣使十年略地至淮陽道遇敵戰退之

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明年世忠罷兵柄為樞密使以元為鎮江府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以統其眾又明年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尋授保信軍節度使卒年五十四贈檢校少保

王友直字聖益高平人金人渝盟友直結豪傑志恢復謂其眾曰權所以濟事權歸於正何害於理迺矯制自擬承宣使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餘擬官有差徧諭州縣勤王得眾數萬制為十三軍軍置都統制提舉提點提轄訓練統之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眾庶諭以紹興年號乃與王任馮穀張昇牛汝霖列奏于朝欲領眾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七

南歸救除友直檢校少保天雄軍節度使王任天平軍節度使馮穀左通議大夫徽猷閣直學士張昇右朝奉大夫直祕閣牛汝霖通直郎直祕閣職任各從舊得使宜行事時三十二年正月一日也友直旋率所部渡淮見帝于金陵恥前功不遂自陳政復州防禦使以忠義軍統制隸鎮江都統司越四月詔偕統制張子蓋援海州敵敗走圍遂解轉宜州觀察使孝宗受禪友直與統制宋寧數出奇轉戰張浚都督江淮一見喜之辟建康前軍統制累遷承宣使殿前副都指揮使淳熙元年授奉國軍節度使四年總殿步司明年進殿前指揮使晚

節度使安軍政稍失律授宜州觀察使尋罷官觀幾居信州以郊祀恩內徙三奉祠復武寧軍承宣使卒年六十一追復節度使贈檢校少保

姚興相州人靖康中以州校川劫殺金人有功借補承信郎累功歷遷建康府駐劄御前破敵軍統制充荆湖南路兵馬副都監紹興三十一年金人渝盟興統王權麾下金兵渡淮權遣興往之而退保和州興與金人遇于尉子橋興麾兵力戰手殺數百人權奔仙宗山嚴兵自衛興告急數不應初李二者嘗有私恩於權因得出入軍中往來兩界貿易間竊權旗幟遺金人至是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十

金人立權旗幟以誤興興往奔之父子俱死焉贈容州觀察使官其後三人賜廟曰旌忠開禧元年謚忠毅時統制官章求壽與金人戰和州子承節郎世堅救之同死各褒贈

張玘字伯玉世居河南澠池建炎中以家財募兵討金人從者數千人積功補武翼大夫成州刺史並先為制置司前軍統制玘佐之每戰冒矢石為諸軍先紹興二年春偕先鋒藍田渡渭規取長安時劉豫據京師先平之食偽降豫不挈家記事其夫人如舊豫使人迎其妻先書報玘勿遣且迷必還意王倚攝虢州從偽意

玘患之會別將董震自商州來倚曰震與我善今玘  
來天贊我也乃與震謀害玘震陽許而陰以告翌日倚  
詣玘議玘叱下責以大義并推官祁宗儒斬之先是  
豫遣人持詔撫諭以玘為商虢順州路兵馬都監同統  
制軍馬玘囚其使至是并戮之升霸州防禦使三年春  
先自偽齊歸玘還兵柄退就位時人義之累功進拱衛  
大夫入侍衛始以誅王倚事開進親衛大夫三十二年  
領御營宿衛前軍都統屯泗州時金人攻海州急詔玘  
會鎮江都統制張子蓋赴之玘麾精騎衝其陣手殺數  
十人殲其長殺獲萬計海州圍解玘中流矢卒子蓋上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三

三

其功特贈正任觀察使廟號忠勇官其後九人孝宗再  
贈清遠軍承宣使子世殺歿於符離贈武節大夫  
論曰李顯忠破家徇國圖復中原魏勝以匹夫崛起集  
義兵抗勅敵兩人皆名震一時乃為眾所忌墮其前功  
惜哉楊再興張宗顏解元姚興張玘悉善戰有威名然  
或沒於陣或限於年或罹意外之禍何其不幸也王友  
直義槩亦豈出數子下晚以怠事黜將誰咎矣古今有  
善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其有由夫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三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四

列傳七十六

明南京戶部主事蕭田何維祺編

張所

鄭剛中

胡閔休

劉子羽

柳約

胡世將

見府

呂祖

孫昭遠

曾孝序

陳求道

劉晏

陳淬

張所青州人登進士第靖康初為監察御史事見李綱  
傳高宗即位遣所按視陵寢還疏言河東河北天下根  
本昨者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  
骨髓至今無不扼腕堅若因而用之可藉以守不則兩河  
兵民無所係望陛下之事去矣且論還京師有五利又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四

一

條上兩河利害上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  
不可用乃改兵部郎中尋責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  
後李綱入相薦所乃借所直龍圖閣充河北招撫使許  
便宜從事所入見條利害賜五品服遣行河北轉運副  
使張益謙附潛善奏所置司北京非是且言自置招  
撫河北盜賊愈熾不若罷之專以事付帥司命下樞密  
院江伯彥論用其奏詔責招撫司李綱與伯彥爭於上  
前伯彥語果所方招來豪傑以王彥為都統制岳飛為  
舊備將而李綱已罷相所落職殆南安置卒  
鄭剛中字亨仲金華人進士甲科累官殿中侍御史剛

中由秦檜薦于胡檢主和議剛中不敢言歷禮部侍郎  
為四川宣撫副使剛中治蜀頗有方略秦檜怒其事檜  
令侍御史汪勃奏置四川財賦總領官以趙不棄為之  
不隸宣撫司不棄檜宣撫司剛中怒由是有隙不棄頗  
求剛中陰事言於檜檜陽召不棄歸因召剛中剛中語  
人曰孤危之迹獨賴上知之耳檜聞愈怒遂罷責桂陽  
軍居住再責濠州團練副使復州安置徙封州卒

胡閱休字良敬開封人宣和初入太學時方諱兵閱休  
著兵書二卷靖康初知兵科閱休應試中優等補承  
信郎從辛道宗勤王南渡以忠義進兩官湖湘盜起或

宋史新編卷書

二

曰招之便或曰討之便閱休作致寇禦寇二篇言天地  
之氣先春後秋招之不伏則討之岳飛為招討使辟閱  
休為主管機宜文字以誅鍾子儀功進成忠郎飛被誣  
死閱休發憤杜門佯疾十年卒有勤王忠義集

劉子羽字彥脩崇安人父幹在忠義傳宣和末歷衛尉  
丞幹守真定子羽辟從會金人入父子相誓死守金人  
不能拔而去由是知名除直祕閣幹死難免喪累除樞  
密院檢詳文字建炎中大將范瑄擁強兵江西召之弗  
來來又不肯釋兵知樞密院事張浚與子羽密謀謀之  
一日命張浚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

宋史新編卷書

三

召俊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飲食食已諸公相  
顧未發子羽坐應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曰  
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  
右擁置與中衛以俊世送獄光世出撫其眾瓊竟伏誅  
浚以此奇其材浚宣撫川陝辟子羽參議軍事至秦州  
立幕府節度五路諸將規以五年而後出師明年除徽  
猷閣待制金人窺江淮浚令禁衛募弱計所以分其  
其兵勢者遂合五路兵以進子羽以非本計爭之浚曰  
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事方急耳遂北至富平與金人  
遇戰不利金人乘勝而前宣撫司退保興州人情大震  
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進  
退失計悔將何及浚然子羽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子  
羽即自請奉命北出復以軍騎至秦州召諸亡將諸亡  
將聞命大喜悉以其眾來會子羽命吳玠柵和尚原守  
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金人知有備引去紹興元  
年金人復聚兵來攻再為玠所敗浚移治閬州子羽  
獨留河也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浚許之二年玠以  
秦鳳經略使戍河池王彥以金州房鎮撫使戍金州二  
鎮皆饑餓元帥臣聞玠二鎮病之玠彥皆願得子羽守  
漢中彥乃承制子羽利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通



趙翰栗二鎮遂安除寶文閣直學士是冬金人犯金州  
三年春王彥失守退保石泉子羽亟移兵守饒風嶺  
告玠玠馳至饒風列營拒守金人悉力仰攻死傷山積  
更募死士由間道繞出玠後玠遽邀子羽去子羽不可  
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西子羽焚興元退守三  
泉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食不甲食之遺玠書訣  
別玠時在仙人關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  
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問道會子羽  
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復  
往守仙人關張浚欲移潼川子羽遺浚書言已在此金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四

人必不南浚乃止撒離曷由斜谷北去浚乃劔師卒全  
蜀子羽之力居多子羽還興元四年坐富平之役與浚  
俱罷尋為言者所論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泉州安置吳  
玠始為裨將未知名子羽獨奇之薦於浚至是玠訟子  
羽之功請納節贖其罪詔聽子羽自便明年復元官與  
祠張浚還朝議合兵大舉乃請召子羽令諭旨西帥以  
集英殿修撰知鄂州歷徽猷閣待制知泉州七年淮西  
鄭瓊叛張浚罷相八年御史常同論子羽十罪上批出  
白州安置趙鼎曰疏中論及結吳玠事今方倚玠恐不  
自安同疏再上以散官安置漳州十一年張浚薦復光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五

官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使金人議和復徽猷閣待制  
秦檜風諫官論罷之復與祠卒弟子玠並有傳  
柳約字元禮華亭人大觀三年上舍進士試中學官為  
霸州教授歷辟雍博士廣親宅宗子博士約深於經學  
屬辭粹微大為學者師慕靖康初自監察御史兼權殿  
中侍御史論三鎮不可棄改官再進左司員外郎父喪  
終以直顯謨閣充御營司參謀官遷太常少卿高宗將  
幸平江約疏言兵可進毋退以示怯於敵乃以直龍圖  
閣知嚴州兼浙西兵馬都監時金人大入杜充擁衆北  
去列郡震恐莫有奔問官守者約於橫濱中屹保孤城  
悉力捍禦境內按堵則慨然上書請糾合諸郡克復吳  
會上嘉其忠進右文殿脩撰再詔褒獎其備禦保綏功  
充集英殿脩撰召對嘉勞再三擢權戶部侍郎約感激  
盡言凡例外宣索皆執奏不進論吳玠等罪未正非所  
以厲臣節諸大將提兵入觀各名其家將有尾大不掉  
之患皆人不敢言者遣使高麗且將大用當路忌之諷  
言者誣以事罷奉祠居七年復祕閣脩撰金人歸侵疆  
起知蔡州被命而往一無所顧既而金人渝平傳檄河  
南守臣皆舉城降約獨遣使數輩於武昌得報而後返  
未幾以數文閣待制食祠祿十有五年卒贈四官約天

性至孝母病甚泣禱于天願損壽以益親母尋愈約先母兩月卒

胡世將字承公常州人宿之曾孫崇寧間與兄唐老同登進士第歷兵部侍郎等以樞密直學士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先是軍餽困於遠輸半歲始達世將奏用轉般摺運之法公私便之紹興九年以寧文問學士宣撫川陝明年除端明殿學士又明年秋朝廷復用兵會母喪命起復遂復隴州破岐下諸屯又取華虢兵威稍振以疾除資政殿學士致仕卒年五十八

唐老字俊明歷官殿中侍御史當金人再犯京師也唐

宋史新編卷重吉

六

老請對曰城危矣康王北使爲河朔士民留不得進殆天意也請就拜大元帥俾召天下兵入援宰相何臬是之遂遣秦玠持蠟書詣相州拜王河北兵馬大元帥京城破金人根括金銀分命朝臣董之以臺臣糾察唐老預焉出知無爲軍高宗竄逐僞命之臣坐降二官先是金人怒民間多匿金銀杖唐老幾死以疾得免稱臣於僞楚至是唐老不自言故例從貶秩建炎三年知衢州苗傅敗走以亂兵犯城唐老戰却之以功進秩未幾進徽猷閣待制充兩浙宣撫司叅謀官知鎮江府兼浙西安撫使杜充降金建炎失守濟卒戚方等趣鎮江唐老

度力不敵因撫之無何方欽犯臨安妄言赴行在請老部衆以行唐老不從遂遇害詔贈徽猷閣直學士諡定愍時安撫司機宜鄭凝之亦以兵死詔官其家一人疑之戰孫也

呂祉字安老建陽人宣和初上舍釋褐建炎中爲右正言以論事忤執政出通判明州紹興中歷直龍圖閣知建康府祉與通判吳若安撫司準備差遣陳充共議作東南防守利便三卷上之累遷兵部尚書陞督府叅謀軍事往淮西撫諭諸軍張浚以劉光世持不戰之論罷之乃命行營左護軍前統制王德爲都統制又以統制

宋史新編卷重吉

七

官鄺瓊爲之副瓊與統制靳賽皆故群盜與德素不協社還朝瓊與德交訟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命德還建康以其軍隸督府數月復命社往廬州節制之瓊等復訟德社諭之曰儻能立功雖有大過亦闕略况小嫌乎當力爲諸公辨之瓊等感泣事小定社乃密奏乞罷瓊及賽兵權其書吏漏語於瓊瓊令人遮社所遣郵置盡得社所言大怨怒會朝廷命張俊爲淮西宣撫使置司肝貽楊存中爲淮西制置使劉錡爲副置司廬州召瓊赴行在瓊懼遂叛諸將晨謁社坐定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官張璟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

聞之朝廷邪社爲項所執項遂渡淮降劉豫擁社次三  
瑤距淮三十里社下馬曰劉豫逆臣我豈可見之又語  
其衆曰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鄭瑤去乎衆頗感動凡千  
餘人環立不行項悉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社置瑤等  
碎齒折首而死時有得社枯髮之帛歸吳中者其妻吳  
氏持帛自縊以徇葬聞者哀之慶元間詔立廟賜額以  
旌其忠社同時翟興亦爲裨將楊偉所殺

翟興者字公祥伊陽人劇賊王仲起興與弟進應募擊  
賊號大翟小翟興以功歷陝西宣撫司前軍統制高世  
由以澤州降金金以爲西京留守興與進提步卒數百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卷五十四 趙洛陽擒世由等斬之進爲叛寇楊進所害興  
愬死事于朝以興代爲京西北路安撫無制置使兼招討  
使兼知河南府興擊楊進于魯山縣進中流矢死餘衆  
潰去累功至武功大夫忠州團練使劉豫將遷汴以興  
屯伊陽憚之遣蔣頤持書誘興以王爵興斬頤焚其書  
豫乃陰遣人啗裨將楊偉以利偉殺興攜其首奔豫或  
云賂偉爲內之以兵徑犯中軍興奮擊降馬死事聞贈  
保信軍節度使興威貌魁偉每怒鬚輒張在河南累年  
金人不敢犯諸陵詔賜軍名忠護字琮沈勇有父風繼  
興爲鎮撫使琳閣門祇候進字先之贈左武大夫忠州

刺史其後五人

孫昭遠字顯叔其先眉山人元祐間進士建炎元年爲  
河南尹西京留守西道都總管至洛收集散亡得義兵  
萬餘人柵伊陽使八人保其冬金人來攻昭遠遣將姚  
慶和戰軍敗慶死昭遠命將官王仔奉啓運諸殿神御  
間道走行在金兵益熾昭遠戰不利其下欲擁昭遠南  
還昭遠罵曰若等平日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南去  
何爲叛兵怒反擊昭遠遂遇害官屬無免者追贈徽猷  
閣待制

曾孝序字逢原晉江人以蔭累官至環慶路經略安撫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九  
使過關與蔡京論議議司事曰天下之財貴乎流通取  
民膏血以聚京師恐非太平法京銜之時京方行結耀  
依耀之法盡括民財孝序上疏論之京益怒被竄頌表  
京罷移顯謨閣待制知潭州復以論徭事與吳居厚不  
合落職尋復之連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青州訓練士卒  
儲峙金穀有數年之備金人不敢犯高宗卽位遷徽猷  
閣學士升延康殿學士召赴行在既而青州民詣南都  
借留許之先是臨朐上兵趙晟聚衆爲亂孝序付將官  
王定兵千人捕之失利而歸孝序責以力戰自贖定乃  
以言撼賊卒奪門斬關入孝序出據廳事瞋目罵之遂

與其子宣教郎計皆遇害年七十九城無主遂陷知縣  
潘縣陸有常率民兵拒守死千陣知益都縣張侃千乘  
縣丞丁興宗亦死之贈孝序光祿大夫諡威愍許承武  
郎餘並錄贈

陳求道字得之咸寧人登進士第靖康間判都水監金  
人立張邦昌下令不朝者死求道稱疾不往嘔血累日  
建炎四年命為襄陽隨郢鎮撫以奏兵食不給待命未  
行自咸寧挈家就食嘉魚值亂兵起過之蒲圻寓龍堂  
僧寺未久招撫劉忠版一夕救千人麋至驅求道家還  
嘉魚至荊山逆旅具酒食奉求道為主將南走湖湘求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四

道正色厲辭賊怒殺求道妻蔡及二子符佺罵愈厲賊  
斫其口拔出舌斷之獨符子凱竄山谷得免

劉晏字平甫嚴州人入遼第進士為尚書郎宣和四年  
帥眾數百來歸授通直郎金人犯京師以晏總遼東兵  
號赤心隊建炎初從劉正彥擊淮西賊李進進不戰而  
降遷朝散郎正彥反晏曰吾從逆黨者耶以眾歸韓  
世忠世忠追正彥及苗傅于浦城晏以所部力戰正彥  
既擒世忠上其功遷一官累功進直龍圖閣保馬跡山  
以捍寇寇再至晏迎戰降其眾郡人為立生祠戚方圍  
宣城急命晏往援為賊所害事聞贈龍圖閣待制官其

子四人立廟曰義烈

陳淳字君銳莆田人紹聖初下第挾策西遊時呂惠卿  
帥鄜延淳戎服往見補三班奉職累遷忠州團練使真  
定府路馬步副總管金人入真定淳以孤軍禦之妻孥  
八人皆遇害建炎元年擢知恩州上善者金之種落也  
擁兵十萬長驅襲恩淳與長子仲剛拒戰賊飛刃及淳  
仲剛以身蔽刃死之明年善復圍陳州淳大敗善兵拜  
宿州安撫使李成以淳為御營使六軍都統淮南  
招撫使討之三戰三捷未幾金人犯采石又檄淳回援  
建康金兵犯板橋諸軍皆潰淳獨與戰勢窮力盡據胡

林大罵刃交於胷而色不動與其從子仲敏俱死詔贈  
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官其家二人

論曰南渡戎事孔棘儒者釋組豆以戮力其間或贊  
府或專方面寧非濟時之傑然成敗禍福人固弗能預  
圖也張所鄭剛中皆以忤權奸竄死胡閔休憤主帥之  
冤杜門佯疾劉子羽柳約數遭譴構胡世將中道而殂  
斯並君子所深恨者况呂祉諸人隕身亂賊之手乎

明南京戶部主事蕭田柯維騏編

鄭望之 王倫 係傳 宇文虛中 朱弁

張邵 洪皓 子遵 崔縱

鄭望之字顧道彭城人僅之子登進士第歷駕部員外郎兼金部員外郎靖康元年金人攻汴京望之假尚書工部侍郎俾爲軍前計議使既還金人遣吳孝民與望之同入見望之言金人意在金幣且要大臣同議迺命同李稅再使幹萬不遺蕭三寶奴偕稅等還又除望之戶部侍郎同稅再使金營金人拘留望之踰旬會再遣宋史新編卷重五

宇文虛中持割地詔至望之得還因盛言敵勢強大我兵削弱不可不和朝廷以議和非策罷望之與祠建炎初李綱以望之張皇敵勢沮損國威以致禍敗責海州團練副使連州居住綱罷望之復起戶部侍郎轉吏部侍郎屢罷屢起終徽猷閣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四贈中大夫

王倫字正道文正公旦之弟昉之玄孫也家貧無行爲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汴京失守欽宗御宣德門都人喧呼不已倫乘勢徑造御前曰臣能彈壓之欽宗解所佩夏國寶劔以賜倫曰臣未有官豈能彈壓遂

宋史新編卷重五  
才欽宗取片紙書曰王倫可除兵部侍郎倫下樓挾惡少數人傳旨撫定都人乃息宰相何果以倫小入無功除命太峻奏補修職郎斥不用建炎元年假刑部侍郎充金國通問使問舍人朱弁副之見金左副元帥宗維議事金留不遣有商人陳忠密告倫二帝在苗龍府倫遂與弁及洪皓以金遺忠往苗龍府潛通意由是兩宮始知高宗已卽位矣久之黏罕使烏陵思謀卽驛見倫語及遼時事倫曰海上之盟兩國約爲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嘗饋師贊成厥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況亘古自分南北主上恭勤英俊並用期必復古蓋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幸執事者特之思謀沉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黏罕至詰倫曰比上國遣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侍郎自爲此言耶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爲哉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黏罕不答是後使者宇文虛中魏行可洪皓崔縱張邵相繼至金皆拘之紹興二年黏罕忽自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是秋倫至入對言金人情

偽其奉帝優獎之除右文殿脩撰主簿萬壽觀時方用  
兵討劉豫和議中格三年韓肖胄使金還金遣李來燕  
王訓繼至二人倨傲以倫充伴使倫與道雲中舊故稍  
為禮遂拜詔訖事倫請祠宰相趙鼎請召倫赴都堂果  
議倫陳進取之策不合復請祠七年春徽宗及寧德后  
計至復以倫為徽猷閣待制假直學士充迎奉梓宮使  
以朝請郎高公繪副之入辭帝使倫副金左副元帥昌  
曰河南地上國既不有與其付劉豫曷若見歸倫奉詔  
以行因附進太后欽宗黃金各二百兩仍以金帛賜宇  
文虛中等倫至睢陽劉豫館之疑有他謀移文取國書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三

倫報曰國書須見金主而納若所銜命則祈請梓宮也  
豫脅取不已會還者至渡河見撻懶於涿州具言豫邀  
索國書無狀且謂豫忍背本朝他日安保其不背大國  
是年冬豫廢倫及高公繪還左副元帥昌送倫等曰好  
報江南目今道塗無壅和議可以平達倫入對言金人  
許還梓宮及太后又許歸河南地且言廢豫之謀由已  
發之帝大喜賜予特異八年秋以端明殿學士再使金  
知閣門事藍公佐副之中間諱日期還梓宮倫入辭引  
至都堂授使指二十事既至金國金主亶為設宴三日  
遣簽事宣徽院事蕭哲左司郎中張通古為江南詔諭

使借倫來朝論以哲通古肆嫚抗議甚喧受書之禮又  
未定多歸罪倫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詣都堂與秦檜議  
存倫責曰公為使通兩國好凡事當於彼中反覆論定  
安有同使至而後議者倫泣曰倫涉萬死一生往來虎  
口者數四今日中丞乃責倫如此檜等共解之曰中丞  
無他亦欲激公了此事耳倫曰此則不敢不勉倫見通  
古以一二策動之通古恐遂議以檜見金使于館受書  
以歸金許歸梓宮太后及河南地九年春賜倫同進士  
出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充迎奉梓宮奉還兩宮  
交割地界使既又以為東京留守兼開封尹倫至東京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四

見金右副元帥兀朮交割地界兀朮還燕五月倫自汴  
京赴金國議事初兀朮還密言於金主曰河南地本撻  
懶宗磐主謀割之與宋二人必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  
勿令踰境兀朮遂命中山府拘倫殺宗磐及撻懶十月  
倫始見金主于御子林致使指金主悉無所答令其翰  
林待制耶律紹文為宣勸官問倫知撻懶罪否倫對不  
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來割地汝但知有元帥耶倫  
曰比蕭哲以國書來係出上國意使人只通好兩國耳  
既就館金主復遣紹文諭倫曰卿留雲中已無還期及  
貸之還曾無以報反聞貳我君臣耶乃遣藍公佐先歸



論歲貢正朔誓表冊命等事拘倫以俟報已而遷之河間遂不復遣十年金渝盟兀朮等復取河南倫居河間六載至十四年金欲以倫爲平灤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益脅以威遣使來趣倫拒益力金杖其使俾縊殺之倫冠帶南鄉再拜慟哭曰先臣文正公以直道相兩朝天下所知臣今將命被留欲汗以僞職臣敢愛一死以辱命乃就死年六十一贈通議大夫子述與從兄遵聞入金境至河間得倫骨以歸官給葬事孝宗錄其孫三人光宗賜諡節愍孫枬知名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五

枬字汝良有才具其初未有官既以倫故被褒錄遂得調通州海門尉乘輕舟入海濤捕劇賊小吳郎奔其徒十七人獲之獄成不受賞韓侂胄以恢復起兵端天子恩繼好息民凡七遣使無成續遣方信孺往將有成說矣坐白事忤侂胄得罪欲再遣使顧在廷無可者近臣以枬薦乃擢枬監登聞鼓院假右司郎中使持書北行枬以白其母母曰而祖以忠死國故恩及子孫汝其勉旃毋以吾老爲念枬乃拜命疾驅抵敵所金將烏古論等四人列坐問韓侂胄貴顯幾年矣枬對已十餘年平章財二年耳又問今欲去此人可乎枬曰主上英斷去之何難四人和顏而笑有完顏天寵者袖出文書云王

枬特許侂胄書乃朝廷有旨遣其來完帥府議和議遂以報於是金人知侂胄已誅和議遂決枬待金人歸求函侂胄首以起居郎許奕爲通謝使枬爲通謝所參謀官枬自軍前再還議以侂胄首易泚陝侵地從之枬奏和約之成皆方信孺備嘗險阻再三將命之功臣因人成事乞錄信孺功而蠲其過朝論以枬不掩人揚已多之守軍器少監知楚州崇官至太府卿告歸以右文殿脩撰知太平州加集英殿脩撰致仕卒贈寶章閣待制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六

宇文虛中字叔通成都人登進士第歷中書舍人宣和間承平日久兵將驕惰蔡攸童貫貪功開邊將興燕雲之役引女真夾攻遼以虛中爲參議官虛中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論之王黼大怒降集英殿脩撰督戰益急虛中建十一策上二十議皆不報幹離不粘罕分道入侵粘罕迫太原帝顧虛中曰王黼不川卿封殖契丹以爲藩籬之議是以有此可奈何虛中請降詔罪已卽命虛中榻前具草謂言路壅蔽而諛口聞恩倖持權貪穢得志上天震怒而朕不悟百姓怨望而朕不知又言出宮人罷應奉等事帝曰今日不吝改過可便施行又謂虛中曰卿與姚古師道如兄

帝宜以一使名護其軍遂以爲政殿大學士軍前宣諭使虛中檄趣姚古師道兵令直赴汴京應援會姚平仲劫金營失利虜復引兵逼城下虛中縋而入欽宗欲遣使解劫營非朝廷意大臣皆不肯行虛中承命卽往都亭驛見金使王芮因持書復議和渡濠橋冒鋒刃而進既至虜營露坐風埃自已至中虜注矢露刃周市圍繞久乃得見康王于軍中次日侍王至金幕見二太子若語不遜禮節倨傲抵暮遣人隨虛中入城要越王李邦彥吳敏李綱曹晟及金銀騾馬之類又欲御筆書定三鎮界至方退軍令虛中再往必請康王歸虛中再出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七

明日從康王還除簽書樞密院事自是又三往金人固要三鎮虛中泣下不言金帥變色虛中曰太宗殿在太原皇祖陵在保州詎忍割棄諸酋曰樞密不稍空我亦不稍空如中國人稱脫空遂解兵北去言者以議和効罷知青州尋落職奉祠建炎元年竄韶州二年詔求使絕域者虛中應詔復資政殿大學士爲祈請使楊可輔副之尋又以劉誨爲通問使王貺副之明年春金人並遣歸虛中曰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於是獨留虛中有才藝金人加以官爵卽受之與韓昉輩俱掌詞命案官翰林學士知制誥兼太常卿封河內郡開國公書金太

祖竊德神功碑進階金紫光祿大夫金人號爲國師然因是而知東北之士皆憤恨陷北遂密以信義結約金人不覺也金人每欲南侵虛中以江南荒僻得之不足以富國王倫歸言虛中奉使日久守節不屈詔存卹其家檢虛中沮和議悉遣其家往金國以牽制之金皇統四年轉承旨加特進遷禮部尚書虛中恃才輕肆好譏訕凡見女真人輒以礮矟目之貴人達官往往積不平媒孽其罪遂告虛中謀反鞠治無狀乃羅織圖書爲反具虛中曰死自吾分至於圖籍南來士大夫家家有之高士談圖書尤多豈亦反邪有司承順風旨并殺士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八

談虛中百口同日受焚死淳熙間贈開府階諡肅愍賜廟仁勇具爲置後語在宇文紹節傳開禧初加贈少保賜姓趙有文集行于世朱弁字少章婺源人少穎悟既冠入太學晁說之見其詩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靖康之亂家碎于賊弁南歸建炎初識遣使問安兩宮弁奮身自獻補脩武郎借吉州團練使爲通問副使至雲中見黏罕邀說甚切黏罕不聽使就館守之以兵弁復與書言用兵講和利害甚悉紹興二年金人遣宇文虛中言和議可成當遣一人詣元帥府受書還虛中欲弁與正使王倫探策決去

留升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觀偉光顯耀上使  
棄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則  
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升請曰占之死者  
有節以為信今無節有印亦信也願留印使升得抱  
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升升受而懷之以起與俱金  
人追升仕劉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升曰吾嘗恨不  
食其肉又忍此而臣之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歸道升  
固拒驛門忍饑待盡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  
易其官終不能屈王倫還言於朝帝為官其子厚賜其  
家後倫復歸又以升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為獻其辭有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九

曰歎馬角之未生鬼消雪窖攀龍豈而莫逮淚洒冰天  
帝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賜田五頃帝謂丞相張浚曰歸  
日當以禁林處之十三年和議成升得歸入見便殿升  
謝且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  
者幾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形  
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帝納其言  
賜金帛甚厚秦檜沮之僅轉太議郎明年卒升為文惠  
陸宣公詩學李義山有聘詩集四十二卷書解十卷曲  
清舊聞三卷續散轍說一卷雜書一卷風月堂詩話三  
卷新鄭舊詩一卷南歸詩文一卷

邵才彥烏江人宣和中登上舍第建炎元年  
州司刑曹事三年金人南侵命邵假禮部尚書充通問  
使武臣楊憲副之即日就道至滁州左監軍撻懶命之  
拜邵曰皆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之曰兵不  
在強弱在山直今大國復裂地封劉豫窮矣不已曲有  
在矣撻懶然取國書去執邵送密州因丁祈山若明年  
又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呼為殿院責以君臣大  
義詞氣俱厲豫怒械置千獄楊憲遂降豫知邵不屈久  
之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後又徙會寧府距燕三千  
里和議成乃及皓升南歸升至敷文閣待制屢奉祠奉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

年六十一累贈少師邵負氣遇事慷慨常以功名自許  
出使囚徙屢瀕於死其在會寧金人多從之學喜誦佛  
書雖異域不廢初使金時遇秦檜於濰州及歸疏檜忠  
節議者少之後弟祁下大理獄將株連邵會檜死得免  
有文集十卷子孝曾後亦出使歿于金  
洪皓字光弼番禺人登進士第王黼朱勔皆欲婚之力  
辭宣和中為秀州司錄歲歲發廩賑直別以清白幟溫  
民千為識無紛競者又邀留浙東綱米以濟人感之因  
贈號洪佛子後秀軍敗過信州相戒不敢犯建炎中張  
浚為帥便金即喪次起之皓入對言天道好還金人喪

能久陵中夏此正春秋邾郢之役天其或者警晉訓楚也帝悅擢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爲通問使龔璘副之議國書欲有所易願浩不樂遂拘還官之命時淮南盜賊踵起李成甫就招卽以知泗州鞫縻之乃命皓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成以所部衛皓至南京北過淮而成方與耿堅擅兵圍楚州皓先以書抵成復密諭堅以大義堅遂強成斂兵皓至泗境迎騎介而來璘曰虎口不可入皓遂還上疏言成以朝廷餽餉不繼有引衆建康之語此舍垢之時宜優進官秩畀之以京口綱運如晉明帝待王敦可也帝卽遣使撫成給米五萬石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一

願浩惡其直達坐以稽留貶秩皓遂請由他界以行至太原留幾一年及至雲中黏罕迫二使仕劉豫皓曰恨力不能礪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卽豫亦死不願偷生鼠狗間黏罕怒流遞冷山流遞猶編竄也惟禱至汴受豫官雲中至冷山行六十日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居百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八子或二年不給食盛夏衣纈布弊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麪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持問皓皓力折之悟室銳欲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爾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

止者悟室怒欲殺皓皓不爲懼悟室義之皓爲悟室條析和議十事甚至悟室與如燕莫將沮其議事復中止留燕甫一月兀朮殺悟室黨類株連者數千人獨皓與異論幾死故得免紹興十年因謀者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歸達于帝帝在劉錡傳十一年又求得太后書遣李徽持歸帝大喜初皓至燕宇文虛中已受金官因薦皓欲以爲翰林直學士力辭之皓有逃歸意乃請于叅政韓昉乞於重定或大名以自養昉怒始易皓官竟不能屈未幾金主以生子大赦許使人還鄉皓與張邵朱弁三人在燕中已而復追留七騎及淮而皓已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一

登舟矣旣至入見力求邵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朕去邪請見慈寧宮帝人設簾太后曰吾故識尚書命撤之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皓于適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呂乃可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因議事觸檜怒又言室樞密檜怒益甚語在檜傳翌日侍御史李文會劾皓不省母出知饒州明年大旱中官白鐸宣言變理乖謬洪尚書名聞夫

下胡不用檜流錮嶺表諫官詹大方遂論皓錮列頸交  
更相稱譽罷皓奉祠錮初不識皓特以從太后北歸在  
金國素知皓名耳尋居母喪他言者猶謂皓畔睨鈞衡  
終喪除饒州通判李勤又附檜誣皓作欺世飛語責濠  
州團練副使安置英州居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  
南雄州卒年六十八死後一日檜亦死帝聞皓卒嗟惜  
之復敕文閣學士贈四官父之復徵猷閣學士論忠宣  
皓留北中十五年不堪其苦然為金人所敬所著詩文  
爭鈔誦求錢梓既歸後使者至必問皓起居性急義當  
艱危中不少變同時使者十五人惟皓邵升得生還而

有傳

遵字景嚴皓仲子也皓留沙漠母亡遵孺慕號號既葬  
兄弟即僧舍肄詞業夜枕不解衣以蔭補承務郎紹興  
中同兄适試博學宏詞科中魁選賜進士出身擢秘書  
省正字宰相秦檜子熹為官長警效為人輕重遵不之  
附二年弗遷皓出守遵亦乞外通判常發越三州以湯  
思退薦復為正字又兼權直學士院父喪終召對陳父  
冤曰先臣與薛瑄同出疆瑄仕劉豫以妄殺兵官被誅

而秦檜贈以節旄擢用其子先臣拒金人之命留十五  
歲乃得歸顧南竄以死臣兄弟又屏跡在外檜不分忠  
逆如此高宗采為道諺語所起遂拜起居舍人奏乞以  
經筵官除罷及封章進對宴會錫予講讀問答等事萃  
為一書名曰淵英記注其後乾道間又有祥曦殿記注  
寔自遵始遷起居郎兼樞樞密院都承旨又拜中書舍  
人論者欲復鄱陽永平永豐兩監鼓鑄詔給舍議遵曰  
唐有鼓鑄使國朝或以漕臣兼領或分道置使釐為三  
司自中興來置都大提點官屬太多動為州縣之害聞  
者亟行廢罷又無一定之論初委運使又委提刑又委  
郡守貳號令不一鼓鑄益少竊以為復置便遷至翰林  
學士兼吏部尚書汪澈論湯思退罷相遵行制無貶詞  
澈以為言遂勾去以徽猷閣直學士奉祠金人由海道  
窺二浙朝廷以浙西副總管李寶瓚之寶駐兵平江守  
臣朱翌素與寶異朝議以遵嘗薦寶乃命遵知平江及  
寶以舟師持膠西凡資糧器械舟楫皆遵供億寶成功  
而歸遵之助為多孝宗即位升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  
詔問宰執侍從臺諫曰敵人來索舊禮從之則不忍屈  
不從則邊患未已中原歸正人納之則東南力不能給  
否則絕向化之心遵與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唐文

起居郎周必大共爲一議其略謂不宜直情徑行亦未可遽爲之屈謂宜遺金繪如前日之數或許稍歸便地如海泗之類則彼亦可藉口而來議矣拜同知樞密院事壽康殿產金芝十二同列議表賀遵引李文靖奏災異故事風止之會湯思退爲左相而次相張浚罷御史周瑛策遵且超遷上章致劾上亟從寬他官遵連章乞免訖與御史俱去以端明殿學士奉祠乾道六年起知信州徙知太平州前守周瑛以嘗論遵不俟合符馳去遵追餞十里勞苦如平時曰君當官而行我何怨聞者以爲盛德徙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兼行宮留守孝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志

宗諭當制褒其治績且許入朝時虞允文當國有北征志先調侍衛馬軍出屯其在府者五軍悉送其孥謀築營若無慮萬竈張松用不能罷特勅遵同宰執赴選德殿奏事進資政殿學士以行營卒醉妄言搖衆磔于市三軍無敢譁有畫入旗亭擬刃椎墟者械付獄驛上奏未下統帥懼得譴請自治之孝宗怒能統帥遵亦坐貶兩秩未幾五營成復元官仍拜資政殿學士淳熙初提舉洞霄宮卒年五十五諡文安

邁字景虛皓季子也博極載籍雖稗官虞初釋老傍行靡不涉貫中博學宏詞科歷勅令所刪定官皓忤秦檜

復問檜憾未已御史汪勃論邁知其父不靖之謀遂出爲差教授福州累遷左司員外郎紹興三十二年金主亮遣左監軍高忠建來告登位且議和邁爲接伴使知關門張掄副之入辭上曰朕料此事終歸於和欲首議名分而土地次之邁於是奏更接伴禮數凡十有四事自渡江以來屈已含忍多過禮至是一切殺之用敵國體既而高忠建有貴臣禮及取新復州郡之議邁以聞且奏言土疆實利不可與禮際虛名不足惜禮部侍郎黃中聞之亟奏曰名定實隨不可謂虛上疆得失不可謂實兵部侍郎陳俊卿亦謂先正名分名分正則國威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志

張而歲幣亦可損矣進起居舍人時議遣使報金聘邁慨然請行於是假翰林學士充賀登位使欲令金稱兄弟敵國而歸河南地高宗親札賜邁等曰祖宗陵寢隔關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寔痛之若彼能以河南地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已亦何所惜邁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閣門見國畫呼曰不如式抑令使人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必欲用舊禮邁初執不可既而金鎖使館自旦及暮水漿不通三日乃得見金人語極不遜欲質留不果邁還

孝宗已卽位矣言者以辱命論罷起歷起居郎拜中書



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仍參史事邁與父兄四人皆歷  
此三職縉紳榮之除知贛州又知建寧府婺州整軍素  
無律奉給不欲以縉易卑吏不可則羣呼嘯聚于郡將  
之治郡將惴恐姑息如其欲邁至衆紐前事至以飛語  
謗譏門邁以計逮捕四十有八人置之理黨衆相嗾擁  
萬橋邁曰彼罪人也汝等何預衆遂巡散去邁戮首惡  
二人梟之市餘黥徒有差莫敢譁者事聞上語輔臣曰  
不謂書生能臨事達權特遷敷文閣待制明年召對百  
論准東邊備六要地上嘉之以提舉佑神觀兼侍講同  
脩國史累遷翰林學士上四朝史一祖八宗百七十八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七

年爲一書浮照改元進煥章閣學士知紹興府過關奏  
事言新政宜以十漸爲戒上曰浙東民困於和市卿往  
爲朕正之邁再拜曰誓盡力提舉玉隆萬壽宮明年再  
上章告老進龍圖閣學士尋以端明殿學士致仕未幾  
卒年八十贈光祿大夫諡文敏邁兄弟皆以文章取盛  
名躋貴顯邁尤以博洽受知孝宗宗請其文備衆體邁考  
關典故漁獵經史極鬼神事物之變手書資治通鑑凡  
三有容齋五筆夷堅志行於世其他著述尤多所修欽  
宗紀本之孫觀附收南仲惡李綱所紀多失實朱熹鑒  
江允之論言後臣不可使執筆蓋指觀也

羅綱字元矩臨川人第舉承議郎幹辦審計司高  
宗遣使通問三帝廷臣以前使者相繼受繫莫肯往縱  
綱然請行乃授試工部尚書比至金首責以大義請還  
二帝又三遺之書金人終從之窮荒不少屈久之金人  
許南使自陳聽其還縱綱以王事未畢不忍言又誘以官  
爵縱綱悲恨成疾竟握節以死

論曰宋亡女直虐之與隣也聘問之使率慮禍惟虞  
是從曾弗顧君命與天地間之名義如鄭望之宇文虛  
中何足算矣王倫屢往復屢留竟從容就死不肯屈  
而臣之謂市井無行能如是耶朱弁張邵洪皓崔縱並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六

亮節不爲大宋羞而皓留最久方之蘇武無愧然武賞  
不及嗣論者猶謂漢薄皓之譴乃不免於其身高宗真  
少恩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五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祺編

何鑄

王次翁

范同

楊愿

懷紹

何鑄字伯壽餘杭人登進士第歷官州縣累遷御史中丞命鞫岳飛獄無友狀以白秦檜檜不悅曰此上意也鑄曰臣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卒心非社稷長計檜語寒改命乃俟兩時金遣使來議事檜言先帝梓宮太后鑾輿須大臣祈請乃擢鑄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爲報謝使鑄曰是行猶頗真卿使李希烈也既返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命檜諷乃俟兩論鑄私岳飛爲不反擬寘鑄嶺表高宗不從止謫徽州時朝臣有使金還者言金人詢問何鑄於是復起鑄知溫州未幾以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赴行在力辭再遣使金使事祕不傳既歸報帝復許以大用又力請祠除資政殿學士知徽州居數月竟與祠卒鑄孝友廉儉既貴無屋可居力辨岳飛之寃似與檜異然其論趙鼎李光周葵范冲孫近諸人未免迎望風旨至於慈寧歸養梓宮復還雖鑄祈請之力而金謀蓋素定矣先是金諸將皆已厭兵欲和難自己發故使檜盡室航海而歸密有成約紹興以後我師屢

以金欲和益堅至是遣鑄衛命蓋檜之陰謀以錢鼎孫爲繼欲而飛竟死使金知之而其議速諧也鑄死四十餘年謚通惠其家辭焉嘉定初收謚恭敏

王次翁字慶曾濟南人入太學禮部別頭試第一歷廣西轉運判官召對不合旨出知處州乞祠歸寓于葵山頤浩帥長沙辟爲參謀官頃之乞致仕秦檜召還道出繁人翁見之樓州言頤浩與次翁同郡頤浩再相次翁困至此檜笑曰非其類也檜居朝累遷御史中丞金人敗盟入侵次翁爲檜言於高宗謂無使小人異議乘間而入檜德之在檜傳先是檜兄子與其內兄王喚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以恩幸得官檜初罷政二人擯斥累年至是次翁希檜旨乞罷建炎紹興前後累降指揮由是二人驟進次翁既論罷趙鼎檜忌其復用令次翁又言之鼎遂謫居興化軍旣而以何鑄言謫鼎漳州檜意猶未厭次翁又言之遂安置湖州次翁除參知政事兩浙轉運司牒試主司觀望檜聞次翁了姪多預選士論大駭金人敗于柘皋檜召三大將除樞府罷兵柄次翁歸語其子曰吾與秦相謀之久矣太后回鑾次翁爲奉迎扈從禮儀使初太后貸金于金使以爲從者至境金使責償乃入次翁以未得檜命且懼檜疑其私相結約欲攘其位次翁未

曾領持境上凡三日中外憂慮副使王映衷金與之  
太后歸泣訴于帝帝震怒欲誅之次翁先白檜檜力爲  
營救奏爲報謝使以避帝怒使還帝立中宮奏爲冊寶  
使帝終惡之檜論次翁辭位遂以資政殿學士奉祠  
引年歸居明州檜憐之餽問不絕卒贈宣奉大夫錄其  
諸子親族檜擅國十九年終始不二者惟次翁爾  
范同字擇善建康人登第再中宏詞科歷吏部員外郎  
與秦檜力主和議累遷給事中紹興十一年檜再主和  
議患諸將難制同獻計於檜皆除樞府罷其兵權帝召  
同入對復以爲翰林學士俄拜參知政事兼修實錄同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三

始爲檜所引及在政府或自奏事檜忌之乃俟禹因論  
朝廷收天下兵柄歸之宥密同輒於稠人中貪天功以  
爲已有遂罷與祠檜意未已禹再論責授祕書少監謫  
居湖州再復太中大夫知太平州卒

楊原字原仲宣和末補太學錄二帝北遷愿奔元帥府  
勸進辟爲屬高宗卽位歷越州判官秦檜薦之必改樞  
密院編修官登紹興二年進士第累遷御史中丞踰月  
升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仍兼脩王  
牒未幾罷奉祠初高宗侍經筵帝問張九成安否翌日  
又問檜檜疑問所薦以語愿愿嗾李文會攻問去藤州

年臣書遷客李光伯詩諷刺時政愿傳會其說再請尤  
其處愿希檜意附下罔上未幾亦斥天下快之起知宣  
州王牒成加資政殿學士移建康府愿守宣城也表弟  
王炎調斬水令過之醉中謂愿曰堂於呂丞相處得公  
須臾所通書頗及秦丞相之短尚記憶否愿聞之色如  
死灰遂留炎不聽去會愿移守宴監司大合樂守卒皆  
忿炎卽青溪得客舟以行愿憂稅卒

樓炤字仲暉永康人登進士第歷右司郎中紹興二年  
秦檜罷炤亦以言者論去累擢中書舍人與勾龍如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四

淵並命尋遷給事中兼直學士院九年兼侍讀除端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繼命往陝西宣諭德意還朝以  
親老求歸省于明州許之十四年以資政殿學士知紹  
興府過關入見除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爲  
李文會詹大方所劾與祠久之除知宣州徙廣州未行  
卒諡襄靖炤蚤附蔡京改秩爲臺諫所論其後立朝至  
位二府皆與秦檜同時其宣諭陝西妄自尊大或者論  
其好貨失將士心云

論曰秦檜以和虜要君權勢震赫鄙儒之夫率黨附爲  
才圖如何鑄鼎五人雖因之躋要途竟亦不免廢黜可

為不知義命者之戒矣

勾龍如淵 羅汝楫 蕭振

尹稿 薛弼 梁汝嘉

勾龍如淵字行父永康軍人勾姓本出古勾芒高宗即位避御名更勾龍氏徽宗時登上舍第沅浮州縣二十年張浚薦於高宗召試館職歷起居舍人嘗進所為文三十篇帝曰卿文極高古更令平易盡善後因進對帝復言文章平易者多淺近淵深者多艱澁惟用意淵深而造詣平易此最難者累遷御史中丞先是檜力主和多上書諫止者檜患之如淵為檜謀曰相公為天下大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為臺諫使盡擊去則事遂矣檜大喜即擢如淵中司如淵嘗與施廷臣忿爭廷臣謂如淵有指斥語帝頗不悅初如淵與莫將及廷臣皆力主和議緣此得擢用張燾晏敦復上疏專以三人為言如淵入言路即劾二人至是與廷臣俱罷其後檜擬如淵知遂寧府帝曰此人用心不端遂已兩奉祠卒如淵始以張浚薦召而終乃翼秦檜檜趙鼎讎呂本中遂劉大中王庶為世所少云

羅汝楫字彥濟歙縣人登進士第高宗時歷殿中侍御史與中丞何鑄交章論岳飛罷其樞筦朱哲李若虛

為飛謫主帥有異意而不能諫又言飛獄具其罪狀謂死有餘罪寺丞何彥猷李若樸獨喧然以飛為非皆坐黜劉子羽知鎮江上言和好非久遠計宜及閒暇為備檜風汝楫論罷之汝楫累遷侍御史求去益力遷吏部尚書充國信使除龍圖閣學士知嚴州秩滿請祠居憂卒累贈開府階六子皆有文願字端良尤博學好古朱熹特稱重之有小集七卷爾雅翼二十卷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祠之甫拜遽卒人疑飛之憾不釋云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六

秩乞祠以執政薦拜監察御史明年以親老累章乞補外高宗不許遂除提點浙西刑獄尋召為宗正少卿俄擢侍御史振本趙鼎所薦後因秦檜引入臺時劉大中與鼎不主和議振遂劾大中以檜鼎大中既出振謂人曰趙丞相當自為去就鼎遂罷後振知紹興府改兵部除徽猷閣待制知湖州將行白檜曰宰相如一元氣不可有私私則萬物為之不生檜不悅振至州檜欲取羨餘振遺檜書謂財用在天下如血氣之在一身移左以資右則病矣檜始以私事又不克盡從以親老乞祠許之後知台州以楊燁在獄供涉鑄伏謫居池州逾年

除數文閣待制知成都府安撫制置使帝嘉振治行誼  
聖臣曰四川善政前有胡世將今有蕭振進秩四等加  
數文閣學士卒振兩爲蜀守威行惠孚死之日民相與  
聚哭於道振居瀕江自入微時見過客與掌渡者爭多  
溺死振造大舟傭工以濟人感其德名其江爲蕭家渡  
云有文集二十卷

尹穡字少稷建炎中興自北歸南紹興末與陸游同爲  
樞密院編修官召對稱旨竝賜進士出身孝宗獎用西  
北之士除穡監察御史尋爲右正言明年除殿中侍御  
史歷遷諫議大夫上書者攻和議之失且言穡專附大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七

臣爲鷹犬如張浚忠誠爲國天下共知穡不顧公議妄  
肆詆訐凡大臣不悅者皆逐之相與表裏以成姦謀皆  
可斬上雖怒言者而一時主議之臣與穡皆相繼廢黜  
先是胡銓亦力排和議大臣不悅命銓與穡分往浙東  
西措置海道二人挈家以行爲言者所劾遂皆罷

薛弼字直老永嘉人登進士第高宗時爲湖南運判進  
直祕閣王彥自荆移襄遷延不卽赴彥所將八字軍皆  
中原勁卒朝廷患其恣橫以弼直徹敵閭代之彥殊不  
意弼徑入府受將吏謁大駭弼曲折譬曉彥感悟卽日  
出境除岳飛參謀官又除戶部郎官再知荆南遷祕閣

修撰陝西轉運使以左司郎官召知虔州移黃州時  
州大盜有號管天下伍黑龍滿山紅之屬其衆甚盛詔  
弼集英殿修撰與守臣莫將兩易其任弼至郡凡四  
年而賊平後知廣州擢數文閣待制卒初秦檜居永嘉  
弼游其門弼在湖北除盜歸功于万俟卨檜誣岳飛下  
吏以中司勦成其獄朱芾李若虛坐嘗爲飛謀議奪  
職惟弼得免且爲檢用至從官云

梁汝嘉字仲謨麗水人以外祖何執中任入官累遷權  
戶部尚書兼江淮荆廣經制使汝嘉素善秦檜殿中侍  
御史周葵將按之汝嘉計紿中書舍人林待聘曰副端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八

將論君待聘亟告檜從葵起居郎葵入後省出疏示待  
聘曰梁仲謨何其幸也待聘始知爲汝嘉所賣汝嘉求  
去以寶文閣直學士奉祠未幾升學士知明州兼浙西  
沿海制置使更溫宣鼎三郡復奉祠以歸卒

論曰自昔權奸斥逐異己之士必假手於言責其甘心  
爲用壞公議以苟富貴非鄙夫誰忍爲如勾龍如淵羅  
汝輯蕭振之黨秦檜尹穡之黨湯思退視万俟卨王次  
翁輩何殊耶薛弼梁汝嘉雖非諫列均爲檜腹心而弼  
於主帥之寬曾不動念無重規胡閑休乎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六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祺編

王居正

程瑀

洪擬

李彌遜

家愿

王居正字剛中揚州人少嗜學工文辭入太學時習新經字說者主司輒置高選居正語人曰窮達自有時心之是非可改耶流落十餘年司業黃齊得其文曰王佐才也及同知貢舉欲擢爲首以風多士他考官持之置次選調饒州安仁丞荊州教授皆不赴大名鎮江兩帥交辟教授府學亦不就范宗尹薦于朝召至謂宗尹曰

宋史新編卷七十九

一

時危如此公不極所學校元元塗炭中尚誰待宗尹愧謝入對稱旨高宗諭宗尹曰如玉居正人才歲月間得一人亦幸矣除太常博士遷禮部員外郎建議合祭天地於明堂請奉太祖太宗配宗尹是之議遂定侍御史沈與求劾宗尹因及居正宗尹去居正乞補外不許試太常少卿兼修政局參議遷起居郎帝方卿規諫居正次前世聽納事爲集諫十五卷以廣帝意詔以時務訪羣臣居正獻疏數十言論省費尤切居正素與秦檜善檜爲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旣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見帝言曰秦檜非語臣中國人惟當着衣敝

衣共國中興臣心服其言入自謂使檜爲相數月必能動天下今爲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聞問檜檜衛之出居正知婺州州貢雜舊制歲萬匹崇寧後增五倍建炎中減爲二萬至是主計者請復崇寧之數居正力爭之詔如建炎數漕司市御炭須胡桃文鶉鴝色者居正以病民言于上詔止之召遷至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又兼權直學士院又除兵部侍郎入對以所論王安石父子之言不合於道者裒得四十二篇名曰辨學上之出知饒州尋改吉州侍御史謝祖信劾罷居數年起知溫州是時檜專國居正知不爲所容

宋史新編卷七十九

十

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客至談論經史而已檜終忌之風中丞何鑄劾其爲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凡十年檜死復故職卒年六十五居正廉約奉祿班兄弟宗族無留者郊祀恩以任其弟居厚及卒季子猶布衣具學根据六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辨示之曰吾舉其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爲書辨學十三卷詩辨學二十卷周禮辨學五卷辨學外集一卷居正旣進其書七卷而楊時三經義辨亦列祕府二書旣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程瑀字伯富饒州人少有聲太學試爲第一累官兵部



外郎欽宗議割三鎮命瑀往河東秦檜往河中瑀  
臣願奉使不願割地不報至中山諸將已得密諭城守  
不下瑀與金使王訥俱至燕山還除左正言言徐處  
仁庸俗吳敏昏懦唐恪傾險請盡黜免別選英賢共圖  
大計帝嘉納之瑀嘗論蔡京非帝因言吳敏底京又疑  
李光黨京謂瑀曰須卿作文字來瑀辭改也田卽官謫  
添監漳州鹽稅高宗卽位累遷給事中兼侍講建修政  
局其目曰省費裕國強兵息民瑀條上十四事皆切時  
務帝言呂頤浩在外總諸將秦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  
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曰如求機檜能順旨者極不  
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權邦彥除簽書樞  
密院瑀言邦彥五罪疏三上不報求罷以數文閣待制  
知信州江公躋方公孟言瑀不可去仍以爲給事中又  
之復命知信州胡安國劉一止言瑀不宜去遂得留未  
幾以言者罷與祠尋以徽猷閣待制知撫州無何復與  
祠服除知嚴州徙宣州復與祠偕召赴行在除兵部侍  
郎兼侍讀尋遷翊善論金人入侵未嘗一大劾有輕我  
心豈可保其不背盟宜省費抑未常賦外一毫不取於  
民民日益厚兵日益彊使金人不取窺爲長計帝曰且  
作十年瑀再拜曰十年之說願陛下早夜毋忘除兵部

尚書檜既主和瑀議論不專以和爲是檜忌之改  
閣學士知信州會大水檜見瑀奏牘謂同列曰堯之洪  
水不至如是瑀遂稱疾奉祠坐前書李光降朝議大夫  
卒年六十六瑀在朝無譏隨罪爲論語說至弋不射宿  
言孔子不欲除中人至周公謂魯公則曰可爲流涕洪  
興祖序述其意檜以爲議已逐興祖魏安行鉸版亦奪  
官籍其家檜死瑀子孫乃免有奏議六卷  
洪擬字成季一字逸叟丹陽人登進士甲科歷侍御史  
時王黼蔡京更用事擬無所附與殿中侍御史許景衡  
並能知桂陽軍攻海州建炎間母憂以祕書少監召  
不起終喪爲起居郎中書舍人高宗如越執政議移蹕  
饒信間擬上疏力爭謂偏方下邑不足以示形勢固守  
禦遷給事中吏部尚書言者以擬未嘗歷州縣以龍圖  
閣待制知溫州召爲禮部尚書遷吏部金人再攻淮詔  
問攻守之策擬言國勢強則戰將士勇則戰財用足則  
戰我爲主彼爲客則戰陛下前年幸會稽今年幸臨安  
興王之居未有定議非如高祖在關中光武在河內也  
以國勢論之可言守未可言戰時相姑議戰以示武實  
不能戰也紹興四年以旱地震詔羣臣言事擬奏曰  
法行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偏則人怨而氣乖尋以言

李彌遜字似之吳縣人弱冠以上今登第累官起居郎以封事貶知廬山縣改奉嵩山祠廢斥隱居者八載宣和末知黃州金人犯河朔彌遜捐金帛募義士邀擊其遊騎斬首甚衆兀朮北還戒師毋犯其城靖康初召爲衛尉少卿出知瑞州建康府牙校周德叛嬰城自守勢猖獗彌遜以江東判運領郡事招降之時李綱行次建康共謀誅首惡五十人撫其餘黨一郡帖然改淮南運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副後奉興國祠知饒州召對首奏當堅定規模排斥姦言輔臣有不悅者以直寶文閣知吉州紹興七年遷起居郎彌遜自政和末以封事貶垂二十年及復居是職直前論事鯁切如初試中書舍人又試戶部侍郎會趙鼎罷相秦檜專國胡銓范如圭曾開皆論和議之非相繼貶逐彌遜請對言金使請和欲行君臣之禮有大不可帝詔廷臣議彌遜手疏言陛下率國人以事讎將何以責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力陳不可者三檜嘗邀彌遜至私第曰苟和好無異議當以兩地相浼答曰今日之事國入皆不以爲然獨有一去可報相公檜默然彌遜

再上疏言愈切直檜大怒彌遜引疾帝諭大臣之罪再上疏乞歸田以微猷閣直學士知端州改知漳州遂歸隱連江西山旣而檜追仇向者盡言之臣嗾言者論彌遜與趙鼎王庶會開四人同沮和議於是彌遜落職十餘年間不通時相書不請磨勘不乞任子不序封爵以終其身常憂國無怨對意旣卒朝廷思其忠節詔復敷文閣待制有奏議三卷外制二卷議古三卷詩十卷弟彌大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六

期朝廷止從薄責彌大繳奏以爲邊報不至非朝廷福錡坐除名彌大亦出知光州移知鄂州召爲給事中拜禮部侍郎金人大舉入侵李綱定城守之策命彌大爲參議與綱不合罷未幾除刑部尚書歷知陝州建炎初知淮寧府坐事貶秩尋召爲吏部侍郎帝如杭州命權紹興府試戶部尚書兼侍讀呂頤浩視師以彌大爲參謀官彌大奏言已爲天子從官非宰相可辟忤旨出知平江府中丞沈與求劾彌大謀問君臣妄自尊大奪職歸起知靜江府入爲工部尚書未幾罷去又爲廣西提刑韓靖所劾貶秩卒

家厚字處厚眉山父勤國與蘇軾兄弟爲同門友王安石久廢春秋學勤國憤之著春秋新義熙寧元豐諸人紛更而元祐諸賢矯枉過正勤國憂之爲築室作室餘二蘇讀之敬歎愿弱冠遊京師以廣文館進士登第時紹聖元年李清臣策問詆元祐之政愿對與之異蘇轍嘗上疏辨策問觸上怒待罪愿未及知見轍誦所對轍驚喜曰故人子道同志合猶若是也楊畏覆考列愿下第元符末徽宗嗣位以正陽日食求言愿陳十事凡萬言皆切於時政不報崇寧初詔籍元祐元符上書人姓名愿以選人籍入邪下等謫監華州西嶽廟禁錮不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調凡十年大觀四年黨禁解始改秩調知雙流縣通判文州守鄧行純憑內侍勢自恣罷蕃夷互市啓邊隙愿爭之不從徑下令復其舊守怒交章互奏俱報罷而愿以曾入黨籍謫英州酒稅量移黃州數年始予祠興元帥王庶薦自代通判果州左丞馮薦備陳列除開封府工曹高宗南渡擢知閬州會張浚謀大舉愿謂浚厲兵足設以俟機會浚不悅以便旨移彭州有論邊防書名曰罪言守彭之明年乞骸骨以歸卒淳祐間曾孫大西侍講經筵因從容及之上改容嘉歎宣取所上書又親書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大字以賜愿同郡楊

丹陵人字信仲登進士第知廣都縣與愿同時上書語甚切直同入黨籍邪下第五等其書以火不存

論曰高宗初立頗更先朝弊政凡名節之士皆獲譴若父淹者皆得召擢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王居正等或箴主闕或排廷議或論邊防初終一節竟齟齬廢棄而靡悔庸非守道君子歟家愿位不踰郡守未嘗一日立朝何嘗鄙潛之不遇耶

仇愈 張翥 陳桷 向子諲

章詒 孫道夫 盧知原 陳規

李璆 陳榮 胡舜陟 季陵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沈晦

仇愈字泰然益都人第進士授邠州司法獄詳恕爲鄧城令滿秩民不忍其去徙武陟令調高密丞攝州司錄既行老稚擁歸縣解愈由宅道出或追拜馬首曰必使公復來宅日愈白事郡牙忽數千人徑奔以歸劇寇起萊密聞相戒毋犯高密境密卒叛掠害官吏獨嗾曰無驚仇公歷沿海制置使坐事削官奉祠復以淮西宣撫知廬州劉豫子麟合金兵大入宣撫司統制張琦者欲先脅愈出擁甲士數千突入迫愈上馬愈徐謂曰若輩無守士責吾當以死徇國爾等遽散時金人出入近

境念求援宣撫司不報又遣其子間道告急于朝雖官其子而援不至帝方下詔親征而詔亦不至淮甸喧言將舉兩淮爲保江計念錄詔語揭之郡縣讀者皆流涕思自奮募廬壽兵得數百益鄉兵二千出奇直抵壽春城下敵三戰皆北卻走渡淮念復壽春麟復以步騎數千至合肥謀言兀末爲之殿人心怖駭會京西制置使遣牛阜統兵適至念以忠義憾之阜馳出接戰寇潰去明年宣撫司始遣大將王德來德謂其伍曰事平方至何面目見仇公耶初宣撫司但令其積聚棄城退保文移不絕于道又請張浚督行浚傲念度宜處之余謂帥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九

臣誓當死守卒全活數州之衆以功加徽猷閣待制尋詔詣闕軍民號送之改浙東宣撫使知明州進直學士湖南安撫使皆有治狀加寶文閣學士陝西都轉運使時金人無故歸侵疆計巨測念力陳非策固辭不行秦檜方主和謫念居全州起知河南府金人果陷所歸郡邑如念言迺復官再知明州改知平江府以言罷奉祠官至左朝議大夫爵益都縣伯卒贈左通議大夫念居喪盡禮行已端方無所附麗云

張鼎字柔直福州人第進士爲小官蔡京延以訓子弟再三辭不獲乃卽館一日謂諸生曰汝曹曾學走乎諸

生駭而問之嘗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此旦夕賊來先至而家汝曹惟有善走庶可逃死爾諸子亟告京曰先生心恙京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見蜀敘容問計甯曰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維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爲第一義爾因以楊時薦遂召馬耆後守南劍州遷福建轉運判官未行會范汝爲陷建州遣葉徹擁衆寇南劍時統制官任士安駐軍城西不肯力戰耆獨率州兵厚犒之分爲數隊更迭交戰徹中流矢死衆敗走耆前徹首與士安士安大喜州兵皆憤耆曰賊必再至非與大軍合力不能破也未幾徹二子果引衆聲言復父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

繼縞素來攻於是士安與州兵夾而敗之後知處州平餘寇進至秘閣修撰卒廟食邵武陳桷字季溫州人以上舍貢辟雍廷對第三授冀州兵曹參軍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宣和七年提點福建刑獄福州調發防秋兵資糧不滿望殺帥臣桷入亂兵中諭以禍福賊邀桷奏帥臣自斃桷詭從其請已乃問道以實奏叛兵既調行追殺首惡二十餘人建炎四年復除福建提刑尋以疾乞祠紹興中遷至權禮部侍郎普安郡王出閣奉詔與吏部太常討論典故桷等議以國本未立宜優其禮以繫天下望乃以皇子出閣禮例

上之或以爲太重詔以其懷叛附麗與吏部尚書吳表臣禮部尚書蘇符郎官方雲翼丁仲寧太常屬王普蘇籍竝罷楠等與祠起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金房兵叛楠遣將平之而後以間從其請除祕閣修撰奉祠後改知廣州充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未至卒年六十四楠寬洪醞藉以誠接物而恬於榮利嘗秦檜用事以求嘉爲寓里孰不資緣躍進楠獨恥焉自號無相居士有文集十六卷孫峴擢第官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向子諲字伯恭敏中玄孫以欽聖宣肅皇后恩補官三遷知開封咸平縣蒙氏席勢犯法獄具上尹盛章方以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一

獄空觀賞却不受子諲以聞詔許自論決章大怒以他事劾勒停宣和初復官歷直祕閣京畿轉運副使兼發運副使建炎初金人犯亳州子諲自勤王所以書遺金人言兵勢逆順令退保河外金人謀報約日索戰語極不遜諸道兵畏縮不進時康王次濟州子諲獻金帛及木司錢穀之在濟州者以助軍費張邦昌僭位遣人持敕書往廬州問其家安否子諲檄所司拘之以俟王命邦昌又使其甥劉達齎手書來子諲不啓封焚之械達于獄遣子諲請康王率諸將渡河出其不意以救二帝遣將士儀統勒王兵至城下遷直龍圖閣江淮發運副

使請明詔大臣按劾諸路監司向承蠟詔廢格不勤王及名爲勤王而稽緩者悉加顯黜子諲素爲李綱所善黃潛善罷之未幾知襲慶府道梗不能赴初邦昌爲平章軍國事子諲乞致仕避之坐言者降三官起復知潭州金人破江西移兵湖南子諲聞警報率軍民以死守金人圍八日登城縱火子諲率官吏奪南楚門遁城陷坐黜旋復之紹興初移鄂州主管荆湖東路安撫司劇盜曹成據攸縣子諲遣使招之成聽命子諲又遣將西扼衡陽南守宜章成遂巡不敢南向者百餘日諸郡遂得割獲既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扼已擁衆而南子諲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二

率親兵拒之會官軍潰度不可遏單騎入賊中諭以國家威靈成不服執子諲歸會宣撫司都統制馬廣遣人持吳敏檄諭成成許受招始釋子諲詔與祠胡安國以書抵秦檜言子諲忠節宜復收用起知廣州又以言者罷遂致仕起知江州改江東轉運使進祕閣修撰劉豫入寇劉光世軍合肥以江東乏餉告亟退師子諲馳至合肥具見糧以聞光世由是得罪進徽猷閣待制徙兩浙路爲都轉運使除戶部侍郎入見論京都舊事頗及珍玩潘良貴聞其言甚怒旣而子諲奏事反復良久良貴厲聲叱之語在良貴傳上欲抵良貴罪中丞常同言

其能眷眷於善類今以子諱故遂柱史又遂中司非  
子諱也上意稍解批諭同言不已於是三人俱罷  
諱不肯拜金詔上章言自古人主屈已和戎莫甚此時  
止却勿受忤秦檜致仕子諱相家子能修飭自見於時  
友愛諸弟置我莊瞻宗族初漕淮南時張邦昌偽詔至  
虹縣武尉徐端益不拜而走事定爲言於朝易端益文  
資退閒十五年號所居曰蘇林卒年六十八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七

高宗御樓人心恟恟帝問羣臣曰今日之事何如浙西  
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輒曰乞問三軍諠越班  
斥之曰問三軍何義若將鼓亂邪希孟却立屏息事定  
寅布孟遷諠秩累遷殿中侍御史張浚宣撫陝西諠奏  
自趙哲退敗事任已重處斷太專當除副貳使自助虞  
南侵獻戰守四策謂比者駐蹕揚州有兵數十萬可以  
一戰斥候不明金人奄至踰江而東此宰相黃潛善汪  
伯彥過也前年修蹕建康兵練將勇據長江之險可守  
矣舟師不設二相具意金人未至遵海而南此宰相呂  
頤浩過也不知今年守戰之策安所從出執政大臣誰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七

爲陛下任此事者臣愚謂有江海必資舟楫戰守之具  
有險阻必資郡縣防守之力有兵將必駕馭循撫不可  
爲將帥自衛之資有糧賦必漕運轉輸不可爲盜賊侵  
略之用四者各付能臣分路以辦重賞嚴罰誰敢不川  
命哉詔問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策諠以任人不任法  
爲對紹興二年除大理卿宰相奏知平江府帝曰諠儒  
首賴其奏謝乎恕使民不冤勿令補外尋除權吏部侍  
郎改刑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四年金遣使求還劉  
豫之俘及西北人在東南者又欲畫江以益劉豫時議  
難之欲遣大臣報使參政席益以母老辭薦諠爲代加  
諠龍圖閣學士以行給事中孫近副之諠至雲中與黏  
罕兀室論事不少屈金人諭亟還諠曰萬里銜命兼迎  
兩宮必俟得請金人乃令蕭慶授書併以風聞事責諠  
諠詰其所自金人以實告乃還至南京劉豫留之以計  
得歸帝嘉勞擢刑部尚書是冬帝親征王師大捷於淮  
陰諠扈從還臨安遷戶部尚書五年以疾請郡除龍圖  
閣學士知溫州適歲大旱米斗千錢諠用劉晏招商之  
法置場增直以糴米商賈至其價自平六年移守平江  
時將臨幸供億繁夥諠處之皆當於理召對賜帶笏帝  
曰此不足以償卿勞其勿謝明年移蹕建康復爲戶部



尚書及帝還臨安以誼爲端明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未幾與祠代還卒年六十一諡忠恪誼寬厚長者立朝論事奏疏無慮數十百篇皆經國濟時之策初帝益薦使金帝曰誼亦母老朕當自諫之誼聞命略無難色戒其家人勿使母知將行告母曰是行不數月即歸大以往年太學謁告時爾及還母竟不知其使金也誼卒母年九十二

孫道大字太冲眉州人年十八貢辟雍時禁元祐學生收蘇氏文除籍再貢入優等張浚薦于高宗召對道夫奏願修德以回天意定都以繫人心任賢材圖興復以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雪國恥上在越浚遣奏事賜出身改左承奉郎召試館職上諭宰相自渡江以來文氣未有如道夫者涵養一二年當命爲詞臣除祕書正字權禮部郎官尋權左司員外郎遷校書郎出知懷安軍又知資州宣撫鄭剛中薦治行第一移知蜀州盜不敢入境遇事明了人目爲水晶燈籠九年不遷蓋非秦檜所樂也歷擢權禮部侍郎上曰趙鼎與張浚相失後蜀上仕于朝者皆爲沮抑自今有所見可數求對兼侍講奏敵有窺江淮意上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爲兵端道夫曰彼身弑其父兄而奪其位與兵豈問有名宰相沈該不以爲慮道夫

每進對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遂請外知建康府致仕卒年六十六道夫居官一意爲民不可干以私本給多置書籍然性剛直書面折不容人之短云

盧知原字行之德清人以父任至梓州路轉運副使王黼當國費出無藝知原以疏言之黼怒罷去久之起提點京東刑獄累升祕閣修撰提舉河北以言者劾職高宗卽位復龍圖閣知温州帝東幸知原繇海道轉粟及金繪十萬至台州獎擢右文殿修撰管內安撫使凡四年民繪像祠之歷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諫官唐輝論其乖謬章再上以舊職奉祠卒弟法原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六

法原字立之積官吏部尚書坐王黼累貶秩紹興元年張浚承制自宮祠起知夔州尋進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金人攻關輔叛將史斌陷興州法原初堅壁不戰旣而河東經制使王燮以乏食班師法原開關納之與燮同破斌復興州方巨盜充斥秦隴叛兵欲窺蜀法原極意拊循嚴爲備德傳檄諸路人心稍安視山川險阻分地置將關師古屯通川劉錡屯巴西前後屢捷上所倚重會元朮攻關爲吳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奏功訟法原之過帝手詔詰問法原辯其力上頗不直之憂遂卒始法原之擢宣撫也上從容謂知原曰朕

以川陝付法原蓋兄弟皆以科是稱於世云

陳規字元則安丘人申明法科靖康末爲安陸令會盜祝進攻德安府守縣城浙父老請規攝守事規率兵討之既而王在復與進合攻連戰敗之二人懼遂遁高宗卽位除直龍圖閣知德安府李好義以詐割城規逆爲備敗之又與楊進相持十八日進技窮求和規出城與交臂語進感之折箭爲誓而去除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升至徽猷閣待制李橫圍城造天橋填濠鼓譟臨城規率軍民禦之圍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振橫遣人來願得妓女罷軍規不許諸將曰圍城七十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七

日矣以一婦活一城不亦可乎規竟不予會濠橋陷規焚天橋以火牛助之須臾皆盡橫拔砦去歷遷龍圖閣直學士改知廬州尋召赴行在以疾辭與祠復起知德安府金人歸河南地改知順昌府會劉錡領兵赴京留守過郡境規出迎坐未定傳金人已入京城卽告錡城中有粟數萬斛鮑同爲死守計布設粗粝金遊騎已薄城矣金龍虎大王者提重兵踵至規與錡巡城督戰用神臂弓射之稍引退以步兵邀擊溺于河者甚衆復潛兵斫營滅其兵金人告急於兀朮規大饗將士問策將安出諸將或謂今已累捷宜乘勢全師而歸規曰規已

一死錡叱諸將曰府公文人猶誓死守况汝曹耶兀朮至責諸酋用兵之失衆跪曰南兵非昔比兀朮下令并兵十餘萬攻城時方劇暑規謂錡毋多由軍第更除易器以逸制勞蔑不勝矣事在錡傳兀朮敗遁詔褒諭之遷樞密直學士規至順昌廣糴粟麥實倉廩至是得其用成錡功者規也移知廬州兼淮西安撫卒年七十贈右正議大夫有攻守方略傳于世初規守德安時條上營屯田事宜倣古之制合射士民兵分地耕墾詔下其法於諸鎮自紹興以來文臣鎮撫使有威聲者惟規而已尤好振施家無贏財嘗爲女求從婢得一婦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七

甚閒雅怪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卽輟女養嫁之聞者感泣規功名與諸將等而位不酬勞時共惜之乾道八年詔立廟德安賜額賢守追封忠侯後加封智敏李璆字西美汴人登進士第歷國子博士出知房州宣和三年廷議將取燕蓼疏諫不省燕旣平責監英州清溪鎮救還爲郎尋試中書舍人建言忤大臣意罷紹興中累遷徽猷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成都舊城多毀璆至首命修築俄水大至民賴以安三江有堰可以下灌眉川百萬頃又廢弗修璆率部刺史合力修之

計人利之繪像祠于學以歲饑民使發倉振濟無虞且  
萬家治蜀之政多可紀有清溪集二十卷

陳蒙字德應餘姚人入太學登政和上舍第歷數縣令  
皆以愷悌稱呂頤浩欲授爲御史約先一見蒙曰宰相  
用人乃使之身耶謝不往趙鼎李光交薦其才紹興  
二年除監察御史論事不合除江西運判期年間按劾  
不法吏以十數至有望風解印綬者移知台州母喪邦  
人巷哭相率走行在所請起蒙詔賜蒙錢三十萬蒙方  
辭上謂近臣曰陳蒙有古循吏風終喪累遷權刑部待  
郎時秦檜主和議蒙疏謂金人多詐不可信又謂宜乘  
未吏新編卷重主

十九

時掃清以雪國恥否亦當按兵嚴備審勢而動舍此不  
爲乃遽講和何以繫中原之望旣而金厚有所邀議又  
不決將再遣使蒙復極論不可檜憾之蒙力請去未幾  
金果渝盟除徽猷閣待制知頴昌府改處州又改廣州  
留鎮三年民夷悅服檜中以事降秩屢告老改婺州請  
不已遂致仕卒年六十六蒙博學剛介不事產業先世  
田廬悉推予兄弟在廣積年四方聘幣一不入私室旣  
謝事歸刻中僑寓僧寺日課以食處之泰然王十朋爲  
風土賦論近世會稽人物曰杜祁公之後有陳德應云  
胡神鼎字汝明績溪人登進士第歷官監察御史欽宗

即位言結成邊患幾傾社稷自趙良嗣始請戮之以快  
天下從之遷侍御史高宗即位論宰相李綱之罪不聽  
言者論其嘗事僞廷除集英殿修撰知廬州軍州要騎  
卒孫瑛聚兵爲盜號一海蛟至廬舜陟乘城拒守時出  
兵擊其抄掠者瑛宵遁伏兵邀擊得其輜重而歸又請  
以身守江北以護行宮帝壯其言擢徽猷閣待制充淮  
西制置使自軍興後淮西八郡羣盜攻蹂無全城舜陟  
守廬二年按堵如故以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充沿江  
都制置使踰年改知臨安府復爲徽猷閣待制充京畿  
數路宣撫使尋罷遷廬壽鎮撫使改淮西安撫使改知

未吏新編卷重主

二十

靜江府御史中丞常同奏舜陟兇暴傾險罷之後十八  
年復爲廣西經略以知邕州俞僊有賊爲運副呂源所  
殺事連舜陟與祠先是舜陟與源有隙舜陟因討郴賊  
之源沮軍事源以書抵秦檜訟舜陟受金盜馬非訕朝  
次檜素惡舜陟入其說遣官推劾君兩句辭不服死獄  
中舜陟有愛邦人聞其死爲之哭妻江氏訴于朝詔  
通判德慶府洪元英究實元英言舜陟受金盜馬事涉  
曖昧其待人心雖古循吏無以過帝爲治勘官罪  
奉陵字延仲龍泉人登政和二年前上舍第三遷太學博  
士論學術邪正具同長官怒譴之執政謫知舒城縣未

除太常寺卿遷比部員外郎建炎中累遷中書舍人  
會盛夏澤雨詔求直言陵援洪範以證時事上嘉納之  
張浚爲川陝等路宣撫處置使陵論其太專忤旨落職  
與祠後復爲中書舍人入對言事有可深慮者四尚可  
恃者一大馮木石駐蹕之地賢人皆無經世之心兵柄  
分而將不和政權去而主益弱所持以僅存者人心未  
厭而已前年議渡江人以爲可朝廷以爲不可故諱言  
南渡而降詔回鑾去年議幸蜀人以爲不可朝廷以爲  
可故強備江淮經營關陝以今觀之孰得孰失維揚之  
變朝廷不及知而功歸宦寺錢塘之變朝廷不能救而

宋史新編卷重七

主

功歸將帥是致此曹有輕朝士之心黃潛善奸自用不  
能用人呂頤浩知使能不能任賢自張慙許景衡飲恨  
而死凡知幾自重者往往卷懷退縮今天下不可謂無  
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各招亡命以張軍勢各効小勞  
以報主恩然勝不相遜敗不相救大敵一至人自爲謀  
耳周望云此西人能言之張浚在陝右無敢言者夫軍  
事忌平機會便宜可也乃若自降詔書得無竊命之嫌  
邪官吏責以辦事便宜可也乃若安置從臣得無忌器  
之嫌邪臣恐自陝以西不知有陛下矣惟祖宗德澤在  
人心未忘所望以中興者此耳今欲薄斂以裕民財而

度方闕輕徭以紓民力而師旅之興罪已之詔屢降  
民之言屢聞丁寧以至終莫之信臣謂動民以行不  
以言陛下當當賢祿當功刑當罪施設注措無不當理  
天下不心服者未之有也除戶部侍郎范宗尹嘗仕僞  
楚故凡受僞命者皆錄用陵因上疏曰前日士大夫名  
節不立論事者皆喜攻之瑕疵既彰不復可用縱加技  
拭攻者踵來雖君相制命亦不能爲之地也臣願明詔  
宰執於罪戾中選擇實能量付以事勿因一眚廢其終  
身仍詔臺諫爲國愛人勿復追論詔勝其疏於朝堂侍  
御史沈與求劾陵承望宰執風旨罷職與祠紹興初連

宋史新編卷重七

主

復徵猷閣待制帥廣先是惠州有狂男子聚衆數千僭  
號作亂陵誘其徒會衆令以功贖罪不旬日擒之在官  
三年卒贈中大夫有文集十卷陵善言事奏疏可觀然  
附范宗尹攻張浚又草幸蜀王繼先授防禦使制時論  
少之

沈晦字元用進之孫也宣和間進士廷對第一除校書  
郎遷著作佐郎余入攻汴京從肅王樞山質幹離不軍  
邦昌僞立請金人歸馮澥等晦得還爲給事中高宗卽  
位言者論之除集英殿修撰知信州將召爲中書舍人  
侍御史張守論其布衣時事帝曰頃在金見其慷慨

主人糾行豈足為終身累邪不果召歷守婺州進德  
閣待制復被論降秩與祠尋復秩知宣州移知建康府  
御史常同又論罷之紹興四年起知鎮江兩浙西路安  
撫使尋與祠起為廣西經略兼知靜江府先是南州蠻  
酋莫公昆歸朝授本路總領公昆之歲久遁去勞結諸  
洞蠻為導惠時招誘諸酋以威信皆詣府請降晦犒  
遺之結誓而去自是公成孤立不復犯邊晦在郡歲買  
馬三千匹繼者皆不能及進徽猷閣直學士召赴行在  
知衢州改潭州奉祠卒晦膽氣過人不能盡循法度  
貪時尤甚故累致人言然當官才具亦不可掩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七

車

為曰南渡歲遭兵禍黎元荼毒所賴名侍從為之  
耳仇念兩挫強虜張覺兩平巨寇陳桷兩靖叛兵向子  
誼單騎諭賊孫道夫盜不入境章誼通商救荒盧知原  
兄弟轉輸備禦陳規武功與諸將頡頏李璆陳橐方古  
循吏斯其才並美况節槩又落落可尚若胡舜陟季陵  
晦豈不有勞然晦略細行陵攻張浚舜陟陷高登不  
免物議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七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

馬仲字庭秀 辛炳

鄧肅

陳公輔 常同

張致遠

陳淵

魏江 潘良貴 廖剛

黃龜年

馬伸字時中東平人紹聖四年進士歷西京法曹求學  
於程頤頤曰時論方異恐貽子累曰使伸得聞道死何  
憾况未必死乎頤歎其有志進之自是公暇雖風雨必  
日一造卒受中庸以歸靖康初孫傳以卓行薦召擢監  
察御史及金人陷汴京立張邦昌眾唯唯伸獨奮曰吾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八

一

職諫爭忍坐視乎乃與御史吳給約秦檜共為議狀乞  
行趙氏復嗣君位邦昌既僭立賊臣多從與之伸具書  
請邦昌速迎奉元帥康王同院無肯連名者伸獨持以  
往而銀臺司視書不稱臣却不受伸投袂叱之曰吾今  
日不愛一死正為此耳即綴中尚書省以示邦昌其書  
略曰相公不幸迫於強敵使當偽號所以忍須臾死而  
詭聽之者其心若曰與其虛遜於人而實亡趙氏之宗  
孰若虛受於已而實存以歸之耳忠臣義士未即就死  
者亦以相公必能立趙孤也今金人北還康王在外國  
統有屬宜即發使通問掃清宮室率羣臣其迎而立之

後歸死司寇伏闕候命如此則明主必能察相公忠  
實存國義非苟生且棄過而錄功矣今乃謀不出此尚  
當非據僣寢禁闕若固有之羣心狐疑道路泥滯謂相  
公方挾強金使人遊說康王姑令南遊爲久假不歸之  
計相公若以忠言知覺悟及此改圖尚可轉禍爲福  
於匪朝伊夕之間過此以往則包藏已深志慮轉異九  
廟在天萬無成理伸必不能輔相公爲宋朝叛臣也請  
先伏死都市以明此心邦昌得書氣沮明日議迎哲宗  
后孟氏垂簾追還偽赦遣馮澥李回等迎康王既即位  
擢仲殿中侍御史撫諭荆湖廣南伸自湖廣將入奏黃  
潛善汪伯彥不法凡十有七事草疏已具朝廷方召孫  
覲謝克家乃先奏覲克家趨操不正宜加遠竄不報伸  
乃進疏曰陛下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爲輔相委任不疑  
然撫其所爲豈不辜陛下哉陛下隱忍不肯斥逐塗炭  
遺民固已絕望二聖還朝在何時邪臣每念此不如無  
生歲月如流時幾易失望速罷潛善伯彥政柄別選賢  
者共圖大事疏入留中明日改衛尉少卿伸以論事不  
行辭不拜錄疏中御史臺且上奏言臣言可采即乞施  
行若臣言非是合坐誣罔之罪移疾待命詔責濮州監  
酒稅贖罪事者甚必欲殺之以濮迫寇境故有是命

趣使上道伸怡然襆被而行死道中或曰王淵在  
善密嗾其不利於伸天下識與不識皆冤痛之明年潛  
善伯彥以誤國竄乃召伸爲衛尉少卿未知其死也尋  
加直龍圖閣後以胡安國言贈諫議大夫伸天資純確  
學問有原委勇於爲義而所韞深厚恥自名凡建言輒  
削稿人罕知之建炎初右正言邵肅嘗論朝士臣邦直  
者例貶二秩伸不辨也居官晨興整衣端坐讀中庸一  
遍然後出蒞事每曰吾志在行道以富貴爲心則爲富  
貴所累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奪道不可行也故在  
廣陵行篋一櫝圖書半之山東已擾家尚留于鄆常稱  
孔子言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日何日  
溝壑乃吾死所也伸門人何兌昭武人爲展州通判觀  
郵報秦檜自陳存趙之功它人莫預兌徑取所輯伸事  
狀達尚書省檜大怒下兌荆南詔獄坐削官寔眞陽檜  
死始放還復其官  
王庭秀字穎彥慈溪人與黃庭堅楊時遊其爲學旁搜  
遠紹不苟舛時好造詣深遠操持堅正發爲文辭俊邁  
宏遠登政和二年上舍第歷御史臺檢法官高宗立臺  
臣言僞楚時庶官中如虞謨王庭秀者初非疾病毅然  
致爲臣而歸願集擢之拜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與



力爭明受降封事未幾出知瑞州右正言呂祉  
朝廷緣論大臣今日移一言官明日罷一言官則後且  
大臣行事有失誰敢言者遂召為吏部郎改左司遷檢  
正中書門下省諸房公事與宰相議多不合不自安引  
疾求去詔直祕閣主管崇道觀而歸

辛炳字如晦候官縣人登進士第累官監察御史兼權  
殿中侍御史先是蔡京廢發運司轉般倉為直達綱炳  
極疏其弊徽宗以問京京以為沮撓責監南劍州新豐  
場尋奉祠起知袁州移無為軍靖康初召為兵部員外  
郎高宗立歷侍御史首言今日公道壅塞風俗頹薄又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連疏三省乖失數十事蘇湖地震下詔求言炳言大臣  
無畏天之心何事不可為其言甚峻由是宰執呂頤浩  
居家待罪炳劾罷之知樞密事張浚召赴行在炳論其  
敗事誤國浚坐落職除御史中丞時方遣使議和炳力  
言金人無信宜講求守禦攻戰之策以疾請外除顯謨  
閣直學士知漳州未赴卒詔炳操行清修貧無以葬厚  
賻其家贈通議大夫

鄧肅字志宏沙縣人少能文美風儀善談論李綱奇之  
相倡和為意年交居喪哀毀踰禮芝產其廬入大學所  
遊游皆天下名士時守今以花石綱擾民肅作詩十一

章川事者見之屏出學欽宗嗣位召對補承務郎授鴻  
臚寺簿金人犯闕肅被命詣敵營留五十日而還張邦  
昌偕位肅義不屈奔赴南京擢右正言先是朝廷賜金  
國帑一千萬肅在營密覘均與將士之數大約不過  
八萬人至是為高宗言之且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賞

必罰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功  
而功又相等者或亡轉數官或尚為布衣輕重上下只  
在吏手賞既不明誰肯自勸欲望專立功賞一司使凡  
立功者得以自陳而賞有不行及行而弗公者並罷之  
法從之朝臣受偽命者衆肅請分三等定罪耿南仲得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五

祠祿歸其子延禧為郡守肅劾南仲父子誤國乞正典  
刑南仲嘗薦肅上嘉其直賜五品服因入對言外夷之  
方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煩煩故遲太祖  
太宗之時法嚴而今速事簡而官清未嘗旁搜曲引以  
稽賞罰自時厥後羣臣無可議者今日獻一策明日獻  
一言如元瑛碎碎惟恐不備此文書所以益煩而政事所  
以益緩也肅在諫垣不三月凡抗二十疏言皆切至上  
多採納會李綱罷肅奏陛下嘗顧臣曰李綱真以身殉  
國者今日罷之而責詞甚嚴此臣所以有疑也執政怒  
罷肅吏部能歸後避寇福唐卒

肅肅敏字商彥華亭人。以上舍生登進士第。歷秘書省校書郎。命假給事中賀金主生辰。肅敏奏曰：彼生辰後，天寧節五日，萬一金使不來，為朝廷羞。請至燕山候進。止徽宗可其奏。既至，燕金使果不至，遂以幣置境上而還。後復使金，道聞金且大入，至燕報急。衆懼不敢進。肅敏叱曰：吾將君命以行，其可止乎？既至，金知其兵已舉，殊不為屈。金人不說及還，中道羈留，且半年。至涿州，新城與幹離不遇，遣人約相見。肅敏長揖而入，金人出誓書示之，却不視，曰：遠使久不聞朝廷事，此書真偽不可知。因論用兵事，又以語折之。幾復為所留。靖康初，始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本

還進三官。遷吏部員外郎。會高麗遣使來賀，命假太常少卿往接之。既至明州，會京師多難，乃便宜稱詔厚賜使者，遣還。建炎初，復命自劾矯制之罪。高宗嘉其遷衛尉少卿，建議兩河諸郡宜降蠟書許以世襲，使各堅守。陝西山東淮南諸路並令增陣浚隍，徙民入城，為清野計。命大臣留守汴京，車駕幸江寧，帝頗納之。遷起居舍人。言陛下踐阼之初，苟無典刑，何以立國？凡前日屈節敵人，委質偽命者，宜差第其罪大則族，次則誅，又其次寬宥，下則斥之遠方，終身不齒，豈可猶畀祠祿，使塵班列哉？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時行在棄承慶院昇陽。

肅敏奏土木繁興，非所以示四方乞罷役。初，欽宗內侍昭慶軍承宣使容機圍城中時，乞致仕。高宗命起之。肅敏言：自古帝王未有求閑，寺於閑退而用者。遂寢后父邢煥除徽猷閣待制，太后兄子孟忠厚除議閣直學士。肅敏言：非祖宗法。煥尋換武職，忠厚自若。俄遷肅敏中書舍人。肅敏懇奏曰：事母后莫若孝，行親屬莫若恩。勸臣下莫若賞。今陛下順太母以非法，非所謂孝。處忠厚以非分，非所謂恩。不用臣言而遷其官，非所謂賞。一舉而三失矣。帝命宰相諭曰：朝廷以次遷官，非因論事也。肅敏猶不拜。居家逾月，及忠厚改承宣使，詔后族勿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七

除從官。肅敏始拜命，在後省論事，為黃潛善汪伯彥所惡。因事斥之。三年春，召赴行在，力疾扈蹕至臨安。俄除刑部侍郎，未拜，謁告歸華亭，就醫。許之。遷禮部侍郎，卒年四十九。特贈太中大夫。陳公輔字國佐，臨海人。政和三年，上舍及第，調平江府教授。朱勔方嬖倖，富官者以事之，公輔絕不與交。勔有兄喪，諸生欲往弔，公輔不予告。勔不悅，諷權要移公輔越州。累遷秘書郎。靖康初，二府多宣和舊人，公輔言：蔡京王黼用事二十餘年，臺諫皆緣以進，願擇人臣中朴茂純直，能安貧守志者，列之臺諫，則禮義廉

恥稍稍振起敵國聞之豈不畏服哉時吳敏李綱不協  
公輔奏乞諭以聖訓俾務一心以安國家上皇渡江未  
還人情疑懼公輔力陳父子之義宜遣大臣迎奉欽宗  
嘉之擢右司諫論蔡京父子懷奸誤國終未行謹今朝  
廷公卿百執事半出其門必有庇之者乃詔譴京又奏  
朱勔罪惡乞勿許其子姓隨上皇入京時有指公輔為  
李綱之黨鼓唱士庶伏闕者公輔自列因辭位後陳三  
事其一言李綱遺援太原乃為大臣所陷必敗事其二  
言余應求不當以言遠謫其三言馮澥不宜更論熙寧  
元豐之政語觸時宰遂與應求程瑀李光俱得罪斥監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合州稅高宗卽位累擢吏部員外郎疏言今日之禍實  
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為之維持豈非王安石學術  
壞之邪議者尚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尚可取臣謂  
安石學術尤甚於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  
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  
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存亡  
理亂為聖君賢相忠臣義士之鑑鑑安石使學者不讀  
史漢揚雄仕王莽為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謂合孔子  
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乃謂善避難  
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

也復授左司諫公輔感帝知遇益聲望然公輔禮部  
侍郎後以徽猷閣待制奉祠卒年六十六贈大中大夫  
公輔論事剴切疾惡如讎惟不右程頤之學士論惜之  
有文集奏議行于世

常同字子正安民之子也登政和進士第歷太常博士  
高宗南渡辟浙江機幕建炎中詔錄常安民江公望之  
後遂召同以為大宗丞紹興初乙卯得郴州三年召還  
首論朋黨相攻五十餘年章惇甲於經學之初蔡京和  
於崇寧之後上下蒙蔽奏成夷虜之禍今國步艱難而  
分朋締交背公死黨者固自若也上曰朋黨亦難破對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曰朋黨之結蓋緣邪正不分但觀其言行之實察其朋  
附之私則邪正分而朋黨破矣上曰君子小人皆有黨  
對曰君子之黨協心濟國小人之黨挾私害公除殿中  
侍御史韓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建康以私忿欲交  
兵同疏論其罪請分是非正國典上以章示兩軍呂頤  
浩再相同論其十事頤浩罷論張浚喪師失地浚遂貶  
同與辛炳在臺同好惡上皆重之金使李永壽等入見  
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  
在彼上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同奏未聞二  
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偽齊宿遷令張澤以二千人自攻

來歸泗州守徐宗誠納之朝論令却澤等而械宗誠赴  
行在同泰敵雖議和而兩界人往來未嘗有禁偽齊尚  
能置歸受館立賞以招民今乃却澤人心自此離矣  
况宗誠起土豪不用縣官財賦募兵自養爲國障捍今  
因受澤而械之以沮士氣非策也詔處來歸者於淮南  
釋宗誠罪四年除起居郎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先是同  
書上疏論神哲二史悉出一時姦人之論望精釋史官  
脩定上嘉納至是命同修撰論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  
聞多得事實故也張俊乞復其田產稅役令一卒持書  
瑞昌而凌辱其令郭彥彥參繫之獄俊訴于朝命罷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彥參同併封還二命俄除集英殿修撰知衢州以疾辭  
除徽猷閣待制奉祠七年秋連擢御史中丞車駕自建  
康回臨安同奏旋蹕之初去淮益遠宜遣重臣出按兩  
淮詢人情利病察官吏侵擾縱民耕墾勿收租稅數年  
之後田野加闢矣乃遣樞密使王庶視師同又言江浙  
困於月椿錢民不聊生上爲減數千緡又言國家養兵  
不爲不多患在於偏聚而不同力自用而不同心詔付  
王庶出示諸將同乞補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湖州復召  
請祠卒

張致遠字子猷沙縣人登進士第歷兩浙轉運判官改

廣東招撫劉盜曾某等悉請降紹興四年連擢殿中  
御史時金人與劉豫分道入寇宰相趙鼎勸親征朝士  
尚以爲疑致遠入對獨贊其決遷侍御史五年爲戶部  
侍郎言陛下欲富國體兵大有爲於天下願詔大臣力  
務省節明禁僭侈自宮禁朝廷始中興之業可致也除  
給事中尋以母老外以顯謨閣待制知台州改福州  
八年再召爲給事中出知廣州尋以顯謨閣待制致仕  
卒年五十八致遠鯁亮有學識歷臺省侍從言論風旨  
皆卓然可觀趙鼎嘗謂其客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從  
官如張致遠常同胡寅張九成潘良貴呂本中魏杞皆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有士望他日所守當不渝識者謂知人云

陳淵字知默確諸孫也紹興五年以薦充樞密院編修  
官李綱辟爲制置司機宜文字七年詔舉直言極諫之  
士淵得召對改官賜進士出身明年連遷右正言入對  
論比年以來頒賚賜予之費太過周官唯王及后世子  
不會說者謂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周公作法開後  
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臣謂家宰以九式均節財用有司  
雖不會家宰得以越式而論之若事事以式雖不會猶  
會也臣願自今錫賚三省得以共議戶部得以執奏則  
前日之弊息矣淵而對因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上

同以三經義解觀之其見穿鑿淵曰穿鑿之過尚小至  
於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上曰差者何謂淵曰聖學  
所傳止有論孟中庸論語主仁中庸主誠孟子主性安  
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論語隨問隨答惟樊遲問始對  
曰愛人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爲仁其言中庸  
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七篇專發明  
性善而安石取揚雄善惡混之言至於無善無惡又溺  
於佛其失性遠矣鄭億年復資政殿學士奉朝請召見  
于內殿淵言億年嘗從賊乞寢職名不報億年秦檜親  
黨也由是檜怒之除祕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以祖名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三

辭改宗正少卿何鑄論罷奉祠卒

魏元字邦達歷陽人唐丞相知古後也宣和上舍及第  
紹興元年爲考功郎會星變元因轉對力言大臣黜陟  
不公高宗識其忠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臨安大  
火元言春秋定哀間數言火災說者謂孔子有德不能  
用季孫有惡不能去故天降之咎今朝廷之上有姦慝  
邪佞之人未遂乎百執事之間有朋附奔競之徒未遂  
乎摯紳有公忠宿望及抱道懷藝有猷有守之士未用  
乎遷侍御史時朱勝非獨相元論其無所建明又疏其  
五罪詔令勝非持餘服帝將親征劉豫元請扈從因命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三

督江上諸軍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大將莫肯協心  
元首至光世軍諭之曰賊衆我寡合力猶懼不支况軍  
自爲心將何以戰爲諸公計當思爲國雪恥釋去私隙  
光世許之遂勸其貽書二帥示以無他二帥復書交歡  
遷祕書少監元在職七閱月論事百二十餘章未幾請  
郡知建州尋召還勾祠不允除權吏部侍郎八年金使  
入境命元充館伴使元言其任御史掌論和議之非今  
難以專論秦檜召元至都問所以不主和之意元具  
陳敵情難保檜曰公以智敵檜以誠待敵元曰相公  
固以誠待敵第恐敵人不誠待相公耳檜不能屈乃

改命吳表臣詔金使入境欲屈已就和令侍從臺諫條  
奏來上元言陛下欲爲親少屈願審思天下治亂之機  
酌之羣情擇其經久可行者行之其不可從者以國人  
之意拒之庶無後悔所謂國人者不過萬民三軍爾檜  
紳與萬民一體大將與三軍一體今陛下詢于摯紳則  
民情可見速召大將詳加訪問大將以爲不可則其氣  
益堅何憂此敵父喪終除集英殿修撰知宣州不就改  
奉祠凡四任丁內艱以卒  
潘良貴字子賤金華人以上舍釋褐爲辟雍博士遷至  
主客郎中尋提舉淮南東路常平靖康初召還賜對欽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用他日必誤社稷陛下若欲扶危特顛之相非博詢必下僚明楊於微陋未見其可語徹于外當國者指為仁率黜監信州內口排岸高宗即位召為左司諫既見請巡幸維揚養兵威以圖恢復黃潛善汪伯彥惡其言改除工部良貴以不得其言求去與祠歷考功郎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對曰非良貴可為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才何可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以直龍圖閣知嚴州到官兩月即請祠起為中書舍

人會戶部侍郎向子諲入見語言煩褻良貴故善子諲是日擬起居立殿上徑至榻前厲聲曰子諲以無益之談久煩聖聽高宗顧良貴曰是朕問之又諭子諲且欲語子諲復語久不止良貴叱之退者再高宗色變問門併彈之良貴求去以集英殿修撰奉祠起知明州恭平除徽猷閣待制奉祠歸不出者十年李光得罪良貴坐罪與通書降二官卒年五十七良貴剛介清苦壯老一節初登朝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拒之親故致東京願交意正色謝絕晚家居貧甚秦檜諷令求郡良貴曰除授合辭乞求之於宰相辭之於君父良貴不

其諫疏多焚棄僅存雜著十五卷云

廖剛字用中順昌人少從陳瓘楊時學登進士第歷提監察御史時蔡京當國剛論奏無所避以親老請郡出知興化軍欽宗即位以右正言召父憂服闋除工部員外郎以母疾辭紹興元年盜起旁郡官吏悉逃去順昌民以剛為命剛諭從盜者使反業既而他盜入順昌部使者檄剛撫定剛遣長子遵諭賊亦散去累遷給事中復權戶部侍郎遷刑部求補外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七年二月日有食之詔內外官言事剛言陛下有建國之封所以承天意示大公於天下後世者也然而未

遂正名者豈非有所待耶有所待則是應天之誠未至也上讀之然即召剛趣至闕拜御史中丞鄭億年與秦檜有連得美官剛顯疏其惡檜銜之金人叛盟剛乞起舊相有德望者處以近藩檜聞之曰是欲置我何地耶改工部尚書以王次翁為中丞初邊報至從官會都堂剛謂億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今已背約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乎億年奉祠去次翁與右諫議何鑄劾剛薦劉昉陳淵相為朋比以徽猷閣直學士奉祠後致仕卒子四人遲過遂讓任皆秉憲節邦人號萬石廖氏黃龜年字德邵永福人登進士第累官尚書左司員外



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符呂頤浩再相植實  
倫引朱勝非奉京祠兼侍讀惡中書舍人胡安國持錄  
書不下特命龜年書行遷殿中侍御史會遷報王倫來  
歸龜年劾檜主和誤國併劾檜黨王喚王珣王守道皆  
罷之檜乃與祠龜年又奏檜厚貌深情矯言偽行上不  
畏陛下中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議章凡三上遂褫  
檜職累遷起居舍人中書舍人兼給事中侍御史常同  
劾龜年罷歸司諫詹大方希檜意繼論之落職本貫居  
任卒年六十三龜年微時求福簿李朝旌奇之許妻以  
女既登第而朝旌死家貧甚或勸別娶龜年曰死而負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之何以自立任子恩先奏其弟之子人皆義之

論曰諫院御史臺分職不同同有繩糾之責也馬伸以  
下十二人者當建紹中嘗歷是職各倡獻忠每觸忤  
君相意夫苦口之藥利於病而使高宗能盡用其言何  
至為姦臣所說竟削弱不振耶

汪若海 馮康國 王衣 李迨

趙開 曹助 李植 韓公裔

汪若海字東叟歙人為太學生靖康初以知兵應詔  
康王起兵相州若海請立王為大元帥鎮撫河北  
以精金人之後則京城之固自解宰相何桌執提議不

果用意城失守若海述麟為書以獻及二帝北行被  
抗粘罕請存趙氏繼而出謁康王於濟州勸蚤即位圖  
中興既即位歷轉承事郎監登聞檢院朝廷以張浚宣  
撫川陝議未決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為首  
東南為尾中原為脊今以東南為首安能起天下之春  
哉將圖恢復必在川陝繼論軍食迂執政通判沅州以  
讒奪籍謫英州道出臨川時節制江夏軍馬李允文擁  
衆數十萬跋扈不用朝命朝廷命招討使張俊屯江西  
叅謀官湯東野與若海故道逢若海謂曰非君莫能開  
其自新若海馳往諭之復說以三策允文感悟即舉軍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東下若海復為書招其徒張用曹成李宏馬友用即以  
其衆二十萬降惟成尚有他志若海移書責之成怒將  
殺若海若海夜宿王林軍帳以計得林軍印奪其衆五  
千人翼日成遁若海遂以其衆歸張俊時朝廷方出師  
若海以為為國家者當化盜賊為我用不可失英雄為  
國患因獻平寇策悉用之累遷直祕閣知江州丁父憂  
卒若海謚達高亮恥為世俗章句學為文操紙筆立就  
踔厲風發高宗愛其才嘗書其名諭宰相俾甄錄焉  
馮康國字元通本名輶遂寧府人為太學生負氣節建  
炎中苗劉作亂張浚外倡帥諸將合兵致討念傅等居

中欲得辯士往說之時輻客浚所慷慨請行至杭說傳  
正彥曰自古宦官亂政根株相連若誅鋤必受禍今二  
公一旦爲國家去數十年之患天下蒙福甚大然主上  
春秋鼎盛天下不聞其過豈可遽傳位于樞樞之子且  
前日名爲傳位其實廢立二公本心爲國奈何以此負  
謗天下傳按劍大怒輻辭氣不屈正彥乃善諭之曰張  
侍郎欲復辟固善然須面議乃遣輻還約浚至杭浚復  
遣輻移書傳等告以禍福使改既又復傳書誦言其罪  
輻至傳黨馬柔吉誅之曰昨張侍郎書不委曲二公大  
怒已發兵出杭矣君尚敢來耶輻曰畏則不來來則不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畏王世修欲拘留輻浚逆知之謬爲書遺輻云適有客  
自杭來方知二公於社稷初無不利之心甚悔前書之  
輕易也傳等見之喜輻得免俄勤王兵大集傳等始懼  
輻知其可動乃說宰相朱勝非以今日之事當以淵聖  
皇帝爲主睿聖皇帝宜復爲大元帥少主爲皇太姪太  
后垂簾勝非令與傳正彥議皆許諾輻又請發傳正彥  
如趙普故事遂皆賜鐵券詔補輻奉議郎守兵部員外  
郎賜五品服更名康國高宗反正以張浚宣撫川陝遂  
拜康國主管機宜文字浚至蜀遣康國入奏事詔進兩  
省爲趙鼎宣諭使康國之行也上幸浙東不暇降詔首

康國以自意爲之坐劾貶秩二等紹興三年浚召還  
康國俱赴行在浚既黜御史常同因論康國罷之起知  
萬州湖北轉運判官浚相入爲都官員外郎浚去位康  
國乞補外遷右司員外郎除直顯謨閣知夔州丁母憂  
起復撫諭吳玠軍除都大主管川陝茶馬卒

王衣字子裳歷城人以門蔭仕中明法科歷大理寺正  
林靈素得幸將毀釋氏以逞其私襄州僧杜德寶毀體  
然香有司觀望靈素意捕以聞衣聞之曰律自傷者杖  
靈素求內批竄流之停衣官尋與祠累遷大理少卿韓  
世忠執苗傅劉正彥獻俘檻車幾百兩先付大理獄將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盡尸諸市以衣奏詔傳正彥妻子外皆釋之奉詔鞠范  
瑁獄詞服賜死釋其親屬將佐升大理卿初帶御器械  
正球爲龍德宮都監盡盜本宮寶玉器玩事覺帝大怒  
欲誅之衣曰球固可殺然非其所隱匿則盡爲敵有何  
從復歸國家乎乃寬之先是百司愆戾付寺劾之至三  
問取伏狀衣奏曰伏與辨二事也若一切取伏是以威  
迫之不使自直非法意也乞三問未承者聽辨從之詳  
定一司敕令刪雜犯死罪四十七條書成帝嘉其詳明  
紹興元年權刑部侍郎明年除集英殿脩撰奉祠既而  
以爲召復爲言者所格卒于家

李迨開封人未冠入太學以蔭至通判濟州高宗以大元帥過濟守自以才不及遜迨行州事迨應辦軍須無闕會勸進乘輿儀物皆未備迨諳典故裁定其制不日而辦上嘆賞即除隨軍輦運即授山東輦運改金部郎丁父喪詔起復為御營使司叅議官兼措置軍前財用苗傅劉正彥叛勤王之師大集迨流涕謂諸將曰君第行無慮軍食事平詔轉三官辭不拜除權戶部侍郎加顯謨閣待制為淮南江浙荆湖等路制置發運使以軍旅甫定乞持餘服許之紹興二年知筠州明年移信州尋奉祠五年連遷龍圖閣直學士為四川都轉運使兼提舉成都等路茶事并提舉陝西等路買馬踰年詔迨以每歲收支之數具旁通驛奏迨奏曰臣嘗考劉晏傳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而管榷居其半今四川榷鹽榷酒歲入一千九十一萬過晏所榷多矣諸窠名錢已三倍劉晏歲入之數彼以一千二百萬贍中原之軍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贍川陝一軍而不足冗濫在官員不在軍兵也以與吳玠不合與祠九年金人歸三京命為京畿都轉運使時孟庾為權東京留守潛通北使迨察其隱微庾不能平訟于朝且使人告迨曰北人以兵至矣迨曰吾家食祿二百年如果然吾將死

以死告者悚然而去降聖節虞失於行權為迨所獲庾自劾迨因求罷乃洛職與祠歸而庾以京師降金迨尋復龍圖閣待制知洪州以疾勾祠卒

趙聞字應祥普州人登進士第權辟離正用舉者改秩即盡室如京師買田尉氏與四方賢俊遊因謂知天下利病所當罷行者如是七年慨然有通變拯弊志宣和中歷除成都路轉運判官遂奏罷宣和六年所增上供額綱布十萬匹減綿州下戶支移利州水脚錢十分之三又減蒲江六井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列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歲時所當輸折科等實數俾人入具曉鄉胥不得隱匿竄寄嘗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官省而事理因指陳權茶買馬五害朝廷是其言即擢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使推行之時建炎二年也於是大更茶馬之法比及四年冬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馬乃踰二萬匹張浚宣撫川蜀承制以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聞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榷貨稍存贏餘而貪猾認為已有互相隱匿惟不恤怨嗟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鑿酒法自成都始明年遂徧四路行

其法又仿成都府法於秦州置錢務最後又變隱法  
言者遂奏其不便乞罷之且曰如謂大臣建請務金  
體必須更制即乞制與張浚照會詔以其章示浚浚不  
為變時浚治兵秦川經營兩河旬犒月賞費用不貲盡  
取辦於開開悉知慮於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  
而贏貲若有餘吳玠為四川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  
計盈虛未嘗問惟一切以軍期趣辦與開共趣玠數以  
不給訴于朝開亦自劾老憊乞去不許乃特置四川安  
撫制置大使之名命玠益為之益前執政詔位宣撫司  
上朝論恐未安仍詔張浚視師荆襄川陝明年罷綿州

馬開已病累疏乞去復與祠卒

曾助字公顯陽翟人父組為閤門宣贊舍人以占對開  
敏得幸徽宗助用恩補承信郎特命赴進士廷試賜甲  
科為武吏如故靖康初為閤門宣贊舍人勾當龍德宮  
殿儀大夫從徽宗北遷過河十餘日謂助曰不知中

原之民雖戴康王否翌日出御衣書領中曰可使即  
來揀父母并持章賢妃邢夫人信命助問行詰王又諭  
助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母以我為金  
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  
不祥助自燕山遁歸建炎元年至南京以御衣所書進  
入高宗泣以示輔臣助建議募死士航海入金國東京  
奉徽宗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助于外凡九年不遷紹  
興中歷遷忠州防禦使金使蕭毅等來命助為接伴使  
未幾落階官為容州觀察使充金國報謝副使召入內  
殿帝洒泣諭以懇請親族之意及見金主正使何鑄伏  
地不能言助反覆開諭乃許還梓宮及太后累遷昭信  
軍節度使時金主亮已定侵淮計助副王倫為稱謝使  
還言恭順無他人譏其妄孝宗朝加太尉提舉皇城司  
開府儀同三司卒贈少保

李植字元直臨淮人幼明敏篤學兩舉于鄉晁無咎奇  
之妻以女高宗開大元帥府羣盜四起餉道阨絕轉運  
向子諤以植借補迪功郎使督四百艘招募忠義二萬  
人自淮入徐趨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時高宗駐師鉅  
野聞東南一布衣統衆而至士氣十倍首加勞問植  
對曰高宗大悅親賜之食曰得一士如獲拱壁重特

韓公喬字子哀開封人初以三館吏補官充康王府內  
知客從王出使金軍為磁人所沮王將南奔與公喬謀  
間道潛師夜起遲明至相磁人無知者自是親愛愈篤  
王既卽帝位累遷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後以事忤黃  
潛降三王帝念舊勞召復之遷至廣州觀察使韓公  
修玉燦奏檜以公喬帥府舊人奏令修書官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八  
植上書言防江十策孝宗嘉納以太府卿召有疾不克  
上道遂以中奉大夫寶文閣學士致仕還相與劉錡胡  
安國父子相往還講論言及國事憂形于色始終以和  
議為恨年七十六卒諡忠襄有臨淮集

韓公喬字子哀開封人初以三館吏補官充康王府內  
知客從王出使金軍為磁人所沮王將南奔與公喬謀  
間道潛師夜起遲明至相磁人無知者自是親愛愈篤  
王既卽帝位累遷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後以事忤黃  
潛降三王帝念舊勞召復之遷至廣州觀察使韓公  
修玉燦奏檜以公喬帥府舊人奏令修書官

就質其事俄除保康軍承宣使檜疑其捨已而求于帝  
銜之諫議大夫汪勃希檜意劾與祠倫死復提舉佑神  
觀升華容軍節度使尋致仕華容後復為岳陽云卒年  
七十五贈太尉諡恭榮公喬律身稍謹不植勢不市恩  
又敢與權臣異亦足多者

論曰汪若海諫服叛將馮康國說折二凶有曾仲連之  
辨歟王衣兩奏鞫大獄釋無辜數百人有于定國之平  
敵李迨趙開更食貨以佐軍需有桑弘羊之心計歟曹  
勳之使虜李植之勸王韓公喬之扈從皆歷險阻著勞  
效而植與公喬為天子故人公喬又起武吏乃能不附  
權倖退居待時蓋拔於流俗乎

宋史新編卷一百二十八

東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九

列傳八十一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祺編

張九成

范如圭

晏敦復

曾幾

黃中

張翥

張闡

胡銓

許忻

張九成字子韶錢塘人嘗從楊時學紹興二年策進士  
九成對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  
爲心無以夢驚自沮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爲尚  
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今閭巷之人皆知  
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可不思所以還二聖之車乎又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九

言闡寺問名國之不祥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臣之所  
憂也擢第一授鎮東軍簽判忤提刑張宗臣投檄歸從  
學者日衆趙鼎薦之再遷著作郎除浙東提刑力辭乃  
與祠歸未幾召除宗正少卿禮部侍郎兼侍講兼權  
刑部侍郎金人議和九成謂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虛  
聲以撼中國因言十事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使  
權在朝廷鼎既罷秦檜誘之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  
成胡爲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  
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直人上問以和議九成曰  
人情多詐不可不察因在經筵言西漢災異事檜甚惡

之謂守邵州中丞何錡論其矯僞欺俗傾附趙鼎落職  
終父喪秦檜取旨上曰自古明憲畏人主知之此人  
無所畏可與宮觀先是徑山僧宗杲善談禪理九成時  
往來其間檜令司諫詹大方論其與宗杲謗訕朝政謫  
居南安軍凡十四年每執書就明倚立庭墀歲久雙趺  
隱然廣帥致簞金九成悉歸之檜死起知溫州戶部遣  
吏督軍糧九成移書痛陳其弊戶部持之九成卽伺祠  
歸數月卒九成經學多訓解然早與學佛者游故議論  
多偏實慶初特贈太師封崇國公諡文忠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九

士第歷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秦檜建和議金使來無  
所於館將虛祕書省處之如圭亟見宰相趙鼎曰祕府  
謨訓所藏可使仇敵居之乎鼎竦然爲改館旣而金使  
至倅倣議多不可從中外憤鬱如圭以書責檜曲學倍  
師忘讎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奈何爲此必遺  
臭萬世矣草奏與史官六人上之金歸河南地如圭輪  
對言宜遣使朝陵庶慰神靈羣民志帝汝然曰非卿不  
聞此言卽日遣趙士衡等往檜以如圭不先白已益怒  
如圭謁告去竟與祠杜門十餘年起通判邵州移荆南  
府檜死高宗召如圭治以知人爲先知人以清心鑒



本又論東南不舉丁之俗傷絕人理請舉漢  
以全活之抑亦勾踐生聚報吳意也以直祕閣提  
江西常平茶鹽移利州路提點刑獄以病請祠時宗  
趙建儲位未定如圭授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凡三十  
六篇合爲一書蒙封以獻請深考羣言仰師成憲斷以  
至公勿疑帝感悟謂輔臣曰如圭可謂忠矣即日下詔  
以晉安郡王爲皇子復起如圭知泉州南外宗官寄治  
郡中挾勢爲暴如圭以法義正之大沮恨密爲浸潤遂  
以中旨罷領祠如故做舍邵武以居學者多從之質疑  
年五十九卒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三

晏敦復字景初殊之曾孫少學于程頤第進士歷吏部  
郎官以守法忤呂頤浩出知貴溪縣累遷權吏部侍郎  
除給事中居兩月論駁凡二十四事議者憚之復爲吏  
部侍郎彗星見詔求直言敦復奏昔康澄以賢士藏匿  
四民遷業上下相徇廉恥道消毀譽亂真直言不聞爲  
深可畏臣等即其言考已然之事多本於左右近習及  
致邪以巧使轉移人主之意臣願防微杜漸以助應天  
之實紹興八年金遣使來要以難行之禮詔侍從臺諫  
條奏所宜敦復言一事既屈必以他事求屈我小有益  
異即成弊端社稷存亡皆在其掌握矣時秦檜方力贊

國之說外議羣起而未敢行勾龍如淵說檜得人  
爲官使擊去異論於是如淵施廷臣莫將皆據要地人  
皆駭愕敦復與尚書張璪疏言如淵廷臣庸人但知親  
望將則姦人也陛下奈何與此輩斷國論乎既又與  
等入對爭之檜使所親諭曰公能曲從兩地旦夕可至  
對曰吾終不爲身計談國家况吾輩桂之性到老愈辣  
請勿言檜卒不能屈始檜再相朝士相賀敦復與李彌  
遠獨有憂色曰姦人相矣張致遠魏缸皆以其言爲過  
及寬胡銓敦復謂人曰頃言秦之姦諸君不以爲然今  
去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權吏部尚書兼江淮  
等路經制使尋請外以實文閣直學士知衢州奉祠卒  
知七十一敦復靜默如不能言立朝論事無所避帝嘗  
謂之曰卿鯁峭敢言可謂無忝爾祖矣  
會幾字吉甫河南人幼有識度入太學有聲以兄弼恤  
恩授將仕郎試吏部優等賜上舍出身擢國子正歷校  
書郎林靈素得幸徽宗朝士爭趨之幾與李綱傅崧卿  
皆稱疾不往視父之爲應天少尹歷江西浙西提刑兄  
禮部侍郎開與秦檜力爭和議去位幾亦罷逾月除廣  
西轉運副使徙京南路請開得崇道復爲廣西運使  
辭檜居上鎮檜死起爲浙西提刑知台州賀允中奏

對以疾辭除直祕閣歸故治未幾復起  
人不振陛下欲起之於一朝矯枉者必過直雖有折  
斷牽裾還笏若賣直干譽者願加優容時高宗懲  
擅權方開言路故幾先事陳之授祕書少監幾承平時  
已為館職去三十八年而復至須鬢皓白衣冠偉然每  
會同舍多談前輩言行臺閣典章薦紳推重焉權禮部  
侍郎兄林開皆是職人以為榮引年請謝曰臣無補萬  
一惟進退有禮尚不負陛下拔擢上閱勞以事提舉王  
書院升三職文閣待制金犯塞定議親征有欲遣使  
者必經文閣者幾疏為朝廷計正當官膽枕戈專務節  
制武外一切置之且前日詔諸將傳檄數金君臣如  
此何辭可與之和耶帝壯之孝宗受禪將召屢請  
老乃遷通奉大夫致仕卒年八十二謚文清幾事親孝  
母死蔬食十五年三任領表家無南物人稱其廉早從  
舅氏孔文仲武仲講學又從劉安世胡安國游其學益  
粹為文純正雅健詩尤工有經說二十卷文集三十卷  
子逢至司農卿逮終數文閣待制而逢最以學稱  
開字天游少好學善屬文登崇寧進士第歷起居舍人  
權中書舍人多所論駁忤時相意左遷監大寧監開井  
履召屢罷建炎中自宮祠召為中書舍人累遷禮部

郎兼直學士院時秦檜專去和議開當草國書辨和  
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讀檜嘗招開慰以  
言且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為非  
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  
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聖德登大位臣民之所推戴  
列聖之所聽聞公當彊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  
至此非開所敢聞也又引古詭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  
三事倫獨不知耶他日開又至政事堂問計果安出檜  
三事意已定尚何言公自取大名而去如檜第欲濟國  
事三時詔侍從臺諫集議開上疏謂當修德立政嚴於  
三事不待出已陛下之志成矣檜曰此事大係安危開  
三事已不當說安危只當論存亡檜矍然會胡銓上封  
事痛詆檜極稱開由是罷去居閒十餘年黃達如請籍  
和議同異為士大夫升黜即擢達如監察御史首劾開  
檜職後復祕閣修撰卒年七十一檜死始復實文閣待  
制盡還致仕遺表恩數開從游酢學其留南京劉安世  
一見如舊定交終身師友淵源固有所自云  
黃中字通老邵武人以蔭補官高宗策進士親擢第二  
優保寧軍節度推官二十餘年秦檜死乃召為校書郎  
開封員外郎兼國子司業芝草生武成廟不以聞官

史記圖以獻宰相謂蔡淵同館與中曰治世之弊  
而奏何耶紹未對中曰治世何用此爲使金遠  
權禮部侍郎中之初還也言金治汴宮必徙居見迫宜  
早爲計上矍然宰相顧謂中曰沈介歸殊不聞此何耶  
居數日中白宰相請以妄言以羅湯思退怒語侵中已  
乃除介吏部侍郎徙中以補其處中猶以備邊爲言又  
不聽遂請補外上不許曰黃中恬退有守除左史不數  
月金主亮已擁衆渡淮朝臣爭遣家逃匿比敵退唯中  
與陳康伯家屬在城中衆慙服兼給事中內侍遷官不  
應法諫官劉度坐論龍大淵罷中皆不書讀羣小相與  
宋史新編卷九  
媒孽罷去尹穡希意詆中爲張浚黨乾道初引年致仕  
居六年孝宗召對問勞甚渥以爲兵部尚書兼侍讀疏  
陳十要道以爲用人而不自用以公議進退人才察邪  
正廣言路核事實即用度擇監司懲貪吏陳方略考兵  
籍上亟稱善中力求去竟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凡邑里  
後生上謁必訓以孝弟忠信朱熹裁書以見願進於門  
弟子之列其爲人敬慕如此其後上手書遣使訪朝政  
闕失進端明殿學士屬疾手草遺表猶以山陵欽宗梓  
宮爲言深以人主之職不可假之左右爲戒卒年八十  
五贈正議大夫諡簡肅有奏議十卷

張璪字子公根之子也宣和八年進士第三人嘗爲  
雍錄祕書省正字端康元年李綱爲親征行營使辟  
入幕綱貶親知坐累者十七人璪亦貶建炎初起通判  
湖州明受之變賊僞詔仰璪撫諭江浙璪不受高宗復  
辟詔求言璪上書言指置江防非計徒費民財損官賦  
不適於用又言侍從臺諫觀望意指毛舉細務至國家  
大事坐視不言又言巡幸所至營繕困民越被會稽似  
不如是紹興二年呂頤浩薦除司勳員外郎遷起居舍  
人又遷中書舍人呂祖之撫諭淮西也璪謂張浚曰社  
書生不更軍旅何可輕付浚不從遂致酈瓊之變七年  
宋史新編卷九  
張浚特賜進士出身浚兄也璪執奏謂陛下方與浚  
圖回大業何以塞公議上以命起居郎接炤炤又封還  
起居舍人何掄乃與書行璪與炤求去不許言者論之  
以集英殿脩撰奉祠明年以兵部侍郎召上曰卿去止  
緣張浚璪曰臣苟有所見不敢不言臣若不言豈惟負  
陛下亦負張浚上因問圖治一紀收効幾然其弊安在  
璪曰自昔有爲之君未有不先定規模而能收効者往  
者進臨大江退守吳會未替而或進或却豈不爲敵  
所窺乎今陛下相與斷國論二三大臣而已一紀之  
間十四命相執政遞遷無慮二十餘日月逝矣大計不

復議願以先定規模為急尋權吏部尚書時金使至  
境詔欲屈已就和令侍從臺諫條上壽言天將興之誰  
能廢之陛下飛龍濟州天所命也敵騎屢犯行闕不能  
為虞甲寅一戰敗敵師丙辰再戰却劉豫丁巳鄆瓊雖  
叛實為偽齊廢滅之資皆天所贊也臣以是知上天悔  
禍有期中興不遠矣今此和議果天誘其衷必不復強  
我以難行之禮如二三其說便當以大義絕之謹邊防  
厲將士相時而動毋取必於彼而取必於天而已乃若  
略國家之大恥置宗社之深讎躬率臣民屈膝于金而  
臣事之而覲和議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上愀然變色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九

曰卿言可謂忠矣且熟議壽頓首謝金使張通古蕭括  
至朝議欲上拜金詔壽曰陛下信王倫之虛詐遽欲屈  
而聽之一屈之後不可復伸羣臣莫能正救曾魯仲連  
之不如豈不獲罪於天下萬世既而監察御史施廷臣  
力贊和議權侍御史司農寺丞莫將乞賜第擢起居郎  
朝論大駭壽率侍郎晏敦復疏請斥逐少壯羣狂之門  
於是將廷臣皆不敢拜壽又面折檜堂為龍如淵曰遠  
觀其所舉君薦七人皆北面張邦昌今噤噤附會噫  
計他日必背君親矣秦檜患之壽亦自知得罪託疾  
告檜使校尉諭意以爲直院壽大駭曰果有此言愈

不敢出矣檜不能奪乃止和議成范如圭請遣使朝八  
陵遂命判大宗正事儀與壽偕行且命修奉令荆湖帥  
臣岳飛濟其役陵前澗水久涸二使垂至忽湧溢父老  
驚歎以爲中興之兆壽歸即奏疏曰自古戡定禍亂非  
武不可狼子野心不可保恃文矣伏望修武備俟釁際  
起而應之當掃風驅雲俘醜類以告諸陵然後盡天子  
之孝矣上問諸陵寢如何壽不對唯言萬世不可忘此  
二語然壽因請求固陵不用金玉謂金玉珍寶動人  
耳目又其爲物自當流布於世理必發露壽又言頃劉  
豫初廢人情向尚我斥候不明坐失機會今又聞敵於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十

淮陽作筏造餉素不知安用諸將又見黃河船盡均北  
岸采爲敕用往來自若無一人敢北渡者願飭邊吏責  
耳目先事而防所言皆切中時病秦檜方主和惟恐少  
忤敵意悉置不問成都謀帥上諭檜曰張壽可第恐道  
遠憚行檜以諭壽壽曰君命也焉敢辭以實文閣學士  
知成都府兼本路安撫使付以便宣壽因言官吏害民  
者請先罷後劾許之又言軍興十餘年日不暇給今和  
議甫定願汲汲以政刑爲先務上曰常書之座右在蜀  
四年乞祠歸凡十有三年檜死舊人在者皆起壽除知  
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居二年進端明殿學士二十九年

萬壽觀兼侍講以疾力辭不許除吏部尚書初上  
立普安郡王爲嗣顯仁皇后意未欲遲回久之顯仁  
崩上問壽方今大計壽以儲貳對上曰朕懷此久矣旋  
當議典禮又因對言中庫萃工巧以蕩上心酒庫醕良  
醢以奪官課且乞罷減教坊樂工上曰卿言可謂責難  
於君悉詔罷之壽屢乞骸三十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  
尋遷太中大夫給貞泰三十一年八月落致仕復知建  
康府時金人窺江建業民驚徙過半間壽至人情稍安  
尋詔沿江帥臣條上恢復事宜壽首陳十事大率欲預  
備不虞持重養威視禦而動則必勝孝宗受禪除同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十

知樞密院既而遷參知政事以老病不拜臺諫交章留  
之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謁告將理許  
之及家固求致仕卒年七十五謚忠定壽外和內剛帥  
苟有惠政民祠之不忘始論和議歸之于天士論歉然  
自繳駁施廷臣之奏朝野復一辭歸重焉

張聞字大猷永嘉人幼力學善屬文未冠由舍選貢京  
師登進士第歷鄂台二州教授紹興十年給事中林待  
聘薦召試館職除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吳益下府  
教授十三年遷祕書郎兼國史院檢討官奏檜每薦臺  
諫必先諭以已意嘗謂闡曰祕書久次欲以臺中相與

何如闡謝曰丞相見知得老死祕書幸矣檜歎然  
奉祠歷泉衢二州通判三十五年冬帝躬覽萬機起闡  
提舉兩浙市舶入爲御史臺檢法官升吏部員外郎帝  
妙選宮僚謂莊重老成無踰闡者改祠部兼建王府贊  
讀三十一年春大雨無麥苗荆浙盜起應詔陳弭災禦  
盜之術帝嘉納遷將作監進宗正少卿孝宗卽位闡權  
工部侍郎兼侍講入謝言諸將以敗爲捷冒濫秩州廂  
禁軍因置需鼓譟希厚賞不可不正其罪悉爲施行是  
冬給札侍從臺諫條具時務當時應詔數十人惟闡與  
國子司業王十朋陳時政斥權倖無所回隱明日召兩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十

人對內殿大加稱賞賜酒及御書隆興元年真拜工部  
侍郎時數易臺諫闡力言之請增廣諫員帝曰臺諫好  
名如某人但欲得直聲而去闡曰唐德宗疑姜公輔爲  
賣直陸贄切諫願陛下深以爲鑒金人求和帝與闡議  
闡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款我耳力陳六害不可  
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頃之除工部尚書兼侍  
讀屢引疾乞骸骨帝不忍其去二年請益力迺除顯謨  
直學士與祠歸隱帝問所欲言闡奏許和則忘祖宗  
之讎棄四州則失中原之心遺歸正人則傷忠義之氣  
惟陛下毋忘老臣平昔之言居家踰月卒年七十四特





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亮卿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悞諛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爲衣裳之

宋史新編卷重九

志

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爲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王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率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年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

宋史新編卷重九

志

死黃鵠處小朝廷求活耶坐除名編管昭州朝臣多數之者檜迫公論改監廣州鹽倉復改簽書威武軍判官諫官羅汝楫希意劾銓遂編管新州守臣張棟誣銓與客唱酬怨謗謫吉陽軍凡九年檜死量移衡州銓書初上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餽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啓事爲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贈之詩有燕兒不了官中事男子要爲天下奇之句師古廷珪坐流遠州剛中謫知安遠縣死焉三十一一年銓得自便孝宗卽位累遷祕書少監擢起居郎論左右史失職者四詔從之兼侍講國史院編修官進言乞都建康下臨中原此高光興王之計也時旱蝗星變詔問政事闕失銓謂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陛下卽卽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燾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爾以言爲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又言周世宗斬敗將何徽等七十人軍威大震近宿州之敗士死者滿野而敗軍之將以所得金賂權貴以自解陛下非信賞必罰以應天不可其論納諫曰今廷臣以緘默爲賢容悅爲忠馴至興元之幸庸謂一言褒邦上曰非卿不聞此金人求成銓謂金人

知陛下銳意恢復故以甘言款我願絕口勿言和字  
而詔以和戎遣使大詢于庭主和者半可否者半言不  
可和者銓一人而已乃獨上一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  
仲主和三聖播遷自何桌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黃  
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  
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  
自振尚能戰乎除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明年兼國子  
祭酒尋除權兵部侍郎上以災異詔廷臣言關政急務  
銓以振災爲急務議和爲關政其議和略曰自靖康迄  
今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七

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爲和者有三說焉曰  
徐儒曰苟安曰附會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今日之議  
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何謂可  
弔者十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爲相切勿與虜講和  
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此可弔者一也  
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一與虜和則中原絕望  
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  
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此  
可弔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既成檜建議遣三大臣  
如路允迪等分往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允迪等臣

終後軍又將覆也此可弔者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  
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  
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猝有逆亮之謀  
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弔者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  
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自此復和則  
盡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弔者六也今日之患兵  
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歲幣之外又有私覲私覲  
之外又有賀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生  
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秦中國以肥虜陛下何憚  
而爲之此其可弔者七也側聞虜人嫚書欲書御名欲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八

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小節不必計較  
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恥獻  
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臣子欲君父屈已以從之則  
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恥獻納不必爭此其可弔者  
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  
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  
輿輓輿輓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爲快此其  
可弔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爲匹夫尚可乎此其可弔  
者十也儻乾剛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濟等絕請和之  
議以激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則有可賀者亦十

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善名之恥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講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壁與觀之酷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冤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自符離之敗朝廷已棄唐鄧海泗與金和至是金又欲得商秦地邀歲幣留使者魏杞分兵攻淮銓以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時金兵號八十萬高郵守臣陳敏拒敵射陽湖而大將李寶預求密詔爲白安計擁兵不救銓劾奏之寶懼始出師倚角時大雪河冰皆合銓先持鐵鉞鉞冰士皆用命金人遂退久之與祠乾道初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改泉州趣奏事留爲工部侍郎其後屢與祠進至端明殿學士召歸經筵銓引疾力辭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謚忠簡有澹菴集一百卷其與祠歸廬後曾上所著易春秋周禮記解孫觀榘皆至尚書同邑有胡夢昱者字季昭寶慶初爲大理寺評事應詔上書訟濟王寃史彌遠怒鼠象郡以死人稱小澹菴端平更化追贈朝奉郎錄其子

許忻拱州人宣和三年進士高宗時爲吏部員外郎是

將金使張通古在館忻上疏極論和議不便其略曰人所謂講和者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今王倫誘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以詔諭江南爲名則是飛尺書而下本朝豈講和之謂哉臣竊料陛下必不忍爲也萬一奉其詔今則將變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諸將邀求無厭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下欲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之則復責我以違令其何以自處乎方王倫之爲此行也雖閭巷之人亦知其取笑外夷爲國生事今無故誘狂敵悖慢如此若猶倚信其說而不寢誠可慟哭便賈誼復生謂國有人乎哉無人乎哉爲今之計獨有陛下幡然改慮布告中外王倫賣國之罪當行誅責以釋天下之疑然後激厲諸將謹捍邊陲無防敵計進用忠正黜遠姦邪以振紀綱以修政事務爲實效不事虛名夕慮朝謀以圖興復庶乎可矣臣聞萬人所聚必有公言今在廷百執事之臣與中外一心皆以金人之詔爲不可從公言如此陛下獨不察乎疏入不省後忻乞外補授荆湖南路轉運判官謫居撫州起知邵陽卒論曰秦檜導高宗苟安一隅忘親釋怨誤國可勝道哉從臣引義固爭其去位窮居而不悔如張九成范如圭屢數復黃中曾幾兄弟不媿賢師友矣張意亦庶幾有

父鳳平張闢胡銓歷兩朝並力排和議而許忻之跡  
切願與銓同胡夢昱亦慕銓而興者舊史逸其事特附  
載之韓退之曰無亦使其無傳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九

宋史新編卷一百三十九

三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

列傳八十二

明南京戶部主事蕭田柯維驥編

蔣猷

薛徽言

胡文脩

勾濤

趙述

吳表臣

劉一止

基崇禮

呂本中

劉才邵

蔣猷字仲遠金壇人第進士政和四年拜御史中丞兼  
侍讀有直聲嘗論延臣伺人主意承宰執風旨此風不  
可長輔臣奏事殿上雷同無可否非論道獻替之體內  
侍省不隸臺察素元豐官制楊戢不當除節度使趙良  
弼不宜出入禁中上皆嘉納至揭其章內侍省且詔自  
今無得規圖節鉞又疏孟昌齡徐鑄等姦狀歷吏部尚  
書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婺州請祠歸召為刑部尚書兼  
資善堂知善靖康初奉上表起居太上皇帝於淮陰且  
持詔貶重貫猷素貫得罪天下願黜遠之太上以為然  
亟令宣詔趣貫赴貶所遂奉太上還京移兵部尚書累  
官正議大夫引疾授徽猷閣直學士奉祠卒贈特進  
薛徽言字德老溫州人登進士第為樞密院計議官紹  
興二年遣使分行諸路徽言以權監察御史宣諭湖南  
時郴道桂陽旱飢徽言請千剗不待報即發銜米以

而以經制銀市米價之所刺舉二十人使還他便皆  
進擢宰相呂頤浩以徽言專擅出知興國軍後擢至起  
居舍人秦檜議和徽言與晏敦復等七人同拜疏爭之  
一日檜於上前論和徽言直前引義固爭反復數刻中  
寒疾卒高宗念之特優恤焉子季宣有傳

胡交脩字已楸晉陵人登進士第授泰州推官試詞學  
兼茂科得首選歷起居舍人起居郎既而以右文殿脩  
撰知湖州高宗卽位以中書舍人召辭不至改徽猷閣  
待制奉祠越二年復以舍人召詔守臣津發尋進給事  
中直學士院兼侍講帝出手詔訪以弭盜保民豐財裕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國彊兵禦戎之要交脩疏言昔人謂飯有麥飯牀有故  
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爲盜惟其凍餓無聊日與死迫  
然後忍以其身棄之於盜賊陛下開其自新之路豐其  
衣食之源則悔悟者更相告語歡呼而歸其不變者黨  
與攜落亦爲吏士所係獲而盜可弭盜弭則可以保民  
矣沃野千里殘爲盜區皆吾抗稻之地操弓矢帶刀劍  
雅牛發冢白晝爲盜皆吾南畝之民陛下撫而納之反  
其田里無急征暴斂啓其不肖之心耕桑以時各安其  
業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財豐則可以裕國矣日者  
西路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爲農爲兵不數年

種粟充餉雄視一方盜賊猶能爾況以中興二百  
公卿以禦寇不能爲翟興輩之所爲乎世以爲  
書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久之遷刑部尚書蜀師  
之世將在蜀五年號爲名帥徽宗配享功臣交脩定議  
韓忠彥人大允服紹興八年以親老乞祠便養帝曰卿  
去行復召矣九年召除兵部尚書翰林學士兼侍講逾  
數月卒交脩簡重寡言進止有度爲文不事雕琢坦然  
明白在詞苑號稱職自其從祖宿從父宗愈至交脩世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將皆在禁林中興以後學士三人者自交脩始交脩哀  
次爲書號四世絲綸集以修一門之遇至於事繼母以  
孝聞撫二弟極友愛可謂文行兼副矣  
勾濤字景山成都人崇寧登進士第紹興七年遷至起  
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都統制劉光世乞罷丞相張浚  
欲以呂祉代之濤謂祉疎庸淺謀必敗事未幾祉死於  
亂浚聞之夜半召濤愧謝除中書舍人明年除史館脩  
撰重脩哲宗實錄復脩徽宗實錄丞相趙鼎論旨宜就  
辭紀載濤曰崇寧大觀大臣誤國以稔今禍藉有隱  
如天下時史何除給事中求去以徽猷閣待制知池州

以典祠俄除荆湖北路安撫使知潭州秦檜嘗令人遺  
意欲與共政濤以書謝之諷言者効濤不報濤疏論  
時事之害政者有五帝歎直賜繪綵茶藥秩滿與祠  
久之帝謂檜曰勾濤久閒喜泉石可進職與一山水  
近郡檜對求嘉有天台鴈陂之勝帝曰永嘉太遠其以  
湖州命之俄卒年五十九帝震悼顧近臣曰勾濤死矣  
惜哉贈左太中大夫諡身長七尺風貌倬然頗以忠亮  
自許國有大議帝必委心延訪往復酬詰率漏下數刻  
始罷料邊情如在目前知名之士多所薦進有文集十  
卷西掖制書十卷奏議十卷

宋史新編卷五

四

趙達字莊叔資州人讀書數行俱下尤好聚古書紹興  
中類省奏名廷對論君臣父子之情甚切擢第一時秦  
檜意有所屬而達對獨當帝意檜不悅即罷知舉王儼  
授達左承事郎簽書劔南東川帝嘗問趙達安在檜以  
實對久之帝又問除校書郎達單車赴闕征稅者希檜  
意便行橐皆書籍才數金而已既就職未嘗私謁檜愈  
恨達檜御製芝草詩有皇心未敢宴安圖之句檜怒曰  
達猶以爲未太平耶又謂達曰館中祿薄能以家來乎  
達曰親老不能涉險遠檜徐曰當以百金爲助又遣所  
親申前言諷達往謝達不答檜怒欲擠之會檜死遷

宋史新編卷五

五

秦作佐郎兼權禮部員外郎帝謂曰卿始終皆朕自經  
卿登第後爲大臣沮格久不見卿秦檜曰薦士未嘗一  
語及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詔充普安郡  
王府教授連遷起居郎入謝帝又曰秦檜炎不附者  
惟卿一人達曰受陛下爵祿而奔走權門臣不惟不敢  
亦且不忍遂除中書舍人登第六年而當外制南渡後  
未有也帝語王綸曰趙達純正可用朕於蜀士未見其  
比先是達嘗薦杜莘老唐文若孫道夫皆蜀名士至是  
舉士又以馮方劉儀鳳李石郊次雲應詔宰執以聞帝  
因蜀人道遠不因論薦無由得知前此蜀中宦游者多  
隔絕不得一至朝廷甚可惜也自檜顯權深抑蜀士故  
帝語及之達以疾卒年四十一帝收淚嘆息達嘗自謂  
司馬溫公不近非色不取非財吾雖不肖庶幾慕之帝  
亟稱達不附麗又謂文章似蘇軾故稱小東坡未及用  
而死惜其論建不傳于世有棲雲集三十卷  
吳表臣字正仲永嘉人登進士第擢通州司理陳瓘謫  
居郡中一見而器之歷官右正言高宗詔臺諫條陳大  
利害表臣策多見用以病請補外以直祕閣知信州紹  
興初召爲司勳郎中遷左司詔百官陳裕國彊兵之策  
表臣獻十事除左司諫給事中胡安國以論事不合罷



表臣疏留之前宰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軍馬表臣  
疏爭之不聽遂罷表臣授黃巖丞尋除提點浙西刑獄  
召爲祕書少監歷遷兵部侍郎建崇二國公就外傳兼  
善遷至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時秦檜欲令使金議  
地界指政事堂曰歸來可坐此表臣不答又以議大禮  
忤意罷去俄起知婺州課最除敷文閣待制三歲請祠  
許之進直學士家居數年卒年六十七表臣晚號湛然  
居士自奉無異布衣時鄉論推其清約

劉一止字行簡歸安人七歲能屬文試太學有司欲舉  
八行曰行者士之常不就登進士第爲越州教授李邴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六

薦爲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紹興初召試館職帝稱  
善欲驟用執政不樂除祕書省校書郎遷監察御史請  
倣劉晏法瀕江置司以制國用鄉村置義倉以備水旱  
後多採用其言遷起居郎奏事帝迎語曰朕親擢也絲  
六察遷二史祖宗時有幾一止謝先朝惟張洎李昉耳  
因極陳掌書官之害執政植私黨無憂國心翌日罷  
泰祠歷擢中書舍人兼侍講莫將賜出身除起居郎一  
止論將以助和議驟從班臣恥與同命乞併罷不報  
遷給事中居瑣闥百餘日繳奏不已用事者始忌奏  
合李光復罷泰祠進敷文閣待制御史中丞何若又

舉論落職罷祠後八年請老復職致仕秦檜死召至  
所以病不能拜力辭進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三一止  
冲澹寡欲嘗誨其子曰吾平生通塞聽於自然唯機  
不生故方寸自有樂地博學無不通爲文不事纖刻制  
詰坦明有體嘗言訓誥者賞善罰惡詞也豈過情溢美  
怒鄰罵坐之爲哉其草顏魯公孫特命官制甚偉帝歎  
賞爲手書之詩自成家呂本中陳與義讀之曰語不自  
人間來也有類蔡五十卷

寧止字無虞登進士甲科歷兩浙轉運判官苗劉之變  
寧止馳詣呂頤浩劉光世勉以忠義退而具軍須以佐  
宋史新編卷五十二

七

勤王高宗復辟除右司郎官累遷吏部侍郎進徹缺閣  
直學士知秀州以顯謨閣奉祠卒寧止有文名慷慨喜  
論事指切時政多人所難言乞禁王安石日錄復賢良  
方正科用司馬光十科薦士法倣唐制宰執論事以諫  
官侍立皆其顯顯者寧止與一止岑皆羣從昆弟帝嘗  
稱寧止忠一止清岑敏云有教忠堂類葉十卷  
葉崇禮字叔厚高密人祖父皆中明經進士科崇禮入  
太學登重和元年上舍第調淄縣主簿歷起居郎攝給  
事中召試政事堂爲制誥三篇不淹晷而就辭翰奇偉  
祥中書舍人進用之速近世所未有高宗猶以爲得之

晚車駕如平江有旨追復鄒浩官崇禮當行國有司之  
藥不亡想生氣之猶在茲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同列  
推重除試尚書吏部侍郎時從官惟崇禮與汪藻尋集  
直學士院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徙知明州召爲吏  
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時兵革後省曹簿書殘毀幾盡  
崇禮再執銓法熟於典故討論沿革援據該審更不得  
容其私後有詔重刊七司條勅崇禮所建明悉書爲令  
移兵部侍郎仍進直學士院未幾御筆除翰林學士再  
入翰林凡五年所撰詔命數百篇不私美不寄怨深得  
代言之體以寶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府劉豫導金人入

宋史新編卷五

八

侵楊楚震擾高宗躬御戎衣次吳會崇禮以近臣承寧  
方面謂浙東一道爲行都肘腋之地備禦不可不謹密  
疏於朝得便宜從事於是繕城郭厲甲兵輸錢帛以搞  
王師簡舟艦以扼海道疚心夙夜殆廢食寢及帝還七  
州晏然不知羽檄之遽期年上印綬退居台州卒年六  
十贈左朝議大夫崇禮妙齡秀發聰敏絕人不爲崖岸  
斬絕之行廉儉寡欲獨覃心辭章洞曉音律酒酣氣振  
長歌慷慨議論風生中年頓削場屋晚方登第驟升華  
要極潤色論思之選端方亮直不憚強禦秦檜罷政崇  
禮草詞顯著其惡及再相矯詔下台州就崇禮家索其

藥納帝前且將修怨會崇禮已沒故身後恩澤其家  
賜不取陳士大夫亦無敢爲其任保云

呂本中字居仁公著之後幼而敏悟恩授承務郎公著  
追貶本中亦坐黜後歷樞密院編修官紹興六年自直  
祕閣主管崇道觀召赴行在特賜進士出身擢起居舍  
人兼權中書舍人七上年上幸建康本中奏曰當今之計  
必先爲恢復事業求人才卹民隱審刑政開言路然後  
練兵謀帥增師上流固守淮甸伺彼有釁一舉可克若  
邦本未強恐生他患引疾乞祠直龍圖閣知台州不就  
主管太平觀召爲太常少卿八年遷中書舍人又兼侍

宋史新編卷五

九

講又兼權直學士院初本中與秦檜同爲郎相得其歡  
檜既相私有引用本中封還除目檜勉其書行卒不從  
趙鼎素主元祐之學謂本中公著後又范冲所薦故深  
相知會哲宗實錄成鼎遷僕射本中草制有曰合晉楚  
之威不若尊王而賤霸散牛李之黨未知明是以去非  
檜大怒言于上曰本中受鼎風旨伺和議不成爲脫身  
之計風御史蕭振劾能與祠卒學者稱爲東萊先生  
諡文清有詩二十卷得黃庭堅陳師道句法又有春秋  
解童蒙訓師友淵源錄行于世

劉才邵字美中廬陵人其世上世鶚太宗召見未及用而

卒其懷五季文辭卑弱做楊雄法言著法語八十一篇  
行於世才邵以大觀二年上舍釋褐爲顓汝二州教授  
復爲湖北提舉學事管幹文字宣和二年中宏詞科遷  
司農寺丞靖康元年遷校書郎高宗卽位以親老歸侍  
居間十年御史中丞廖剛薦之召見遷祕書丞歷遷中  
書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帝稱其能文時宰忌之出知漳  
州開城東渠十有四爲師與斗門以潞匯決溉田數千  
畝民甚德之兩奉祠後召拜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尋  
權吏部尚書以疾請祠加顯謨閣直學士卒贈通奉大  
夫才邵氣和貌恭方權臣用事時雍容遜避以保名節  
宋史新編卷章

所著秘溪居士集行世

論曰蔣猷直聲著先朝辭微言而折秦檜和議奈病奪  
其志弗克佐中興也若胡文修之孝友勾濤之忠直趙  
達之純正劉才邵之溫恭吳表臣劉一止之清修基崇  
禮呂本中之端亮兼優詞學稱代言論思之任顧皆見  
忌秦檜不能久於朝若甚或廢黜以老均可悲也夫

林勳 李舜臣 婁寅亮

高登 宋汝爲

林勳贛州人第進士爲廣州教授建炎中獻本政書十  
三篇言國家真農之政率因唐舊今農貧多失職兵燹

不可用是以饑民竄卒類爲盜賊軍備書井田之制  
一夫占田五十畝羨田之家毋得市田其無田與游惰  
未作者驅之使爲隸農以耕田之羨者而雜紐錢穀以  
爲什一之稅宋二稅之數視唐增七倍本政之制每十  
六夫爲一井提封百里爲三千四百井率稅米五萬一  
千斛錢萬二千緡每井賦二兵馬一匹率爲兵六千四  
百人馬三千四百匹歲取五之一以爲上番之額以給  
征役其說甚備書奏擢桂州節度掌書記後又獻比較  
書二篇謂桂州土地荒蕪遊手未作之人衆皆本政不  
修之故宋熹甚愛其書陳亮謂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  
宋史新編卷章

土

於一變之後成順致利則民不駭而可以善其後矣  
李舜臣字子思隆州人博達古今慨然有志於天下紹  
興末張浚視師江淮舜臣應詔上書言乘輿不出無以  
定大計宜徙幸武昌又謂江東六朝皆嘗取勝北方不  
肯棄機爭天下宜爲今日監著江東勝後之鑑十篇上  
之登乾道進士第歷官知德興縣有惠政遷宗正寺主  
簿重修裕陵玉牒當會布呂惠卿初用必謹書或謂非  
執政除免格舜臣曰治忽所關何拘常法尤遽於易嘗  
曰易起於畫理事象數皆因畫以見畫從中起乾坤中  
畫爲誠敬坎離中畫爲誠明若本傳三十三篇朱熹每

綱之所著書群經義八卷書小傳四卷文集五十卷  
王餘功錄二卷予心傳道傳性傳並有傳舜臣以性傳  
官二府贈太師追封崇國公

龔寅亮字陟明永嘉人第進士為上虞丞建炎四年上  
疏云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  
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寧  
以來諛臣進說獨批濮王孫以為近屬餘皆謂之同  
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逃藍縷僅同民庶忍祀  
豐于昵仰邁天監太祖在天莫肯顧歆是以二聖未有  
回鑒之期金人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未有息肩之日臣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十一

愚不識忌諱欲乞陛下于予行中遴選太祖諸孫有賢  
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并  
選宣祖太宗之裔有材武者升為南班以備環衛庶幾  
上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帝感悟樞密富直柔薦  
之紹興元年召赴行在復上疏申前說擢監察御史時  
相秦檜以直柔所薦惡之諷言者論罷由是坐廢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宣和間為太學生金人犯京師登  
與陳東等上書乞斬六賊廷臣復建和議秦神師道李  
綱兵柄登與東再抱書詣闕軍民不期而會者數萬欲  
請即位登上書言事謂陛下自東宮即位意必能為民

望臣恐人心自此離矣凡上書皆不報因謀南歸  
忽聞邦昌等相繼罷斥與所言偶合者十七八登喜曰  
是可以盡言矣復為書論敏未罷不報初金人至六館  
諸生將遁去登曰君在可乎與林邁等請隨駕隸薪山  
帳中而帝不果出金人退師敏遂諷學官起羅織屏斥  
還卿紹興二年廷對有司惡其直授富川主簿憲董奔  
聞其名傲激六郡獄復命兼賀州學事滿秩士民勾留  
不復相率餽金五十萬不告姓名白于守曰高君貧無  
以養願太守勸其咸受登辭之不可乃置于學買書以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十一

謝士民歸至廣會新興大饑帥連南大僚發廩振濟復  
為糜于野以食之願貸者聽所全活萬計歲適大稔而  
償亦及數民投牒願留者數百輩因奏辟終其任召赴  
都堂審察遂上疏萬言及時議六篇帝善之下其議中  
書秦檜惡其譏已不復以聞授靜江府古縣令豪民秦  
琥武斷鄉曲持吏短長號秦大強邑大夫以下為其所  
屈登至頗革登亦喜其遷善補廋學職宅日琥有請屬  
登謝卻之琥怒謀中以危法會有想琥侵貸學錢者登  
真之法忿而死一郡快之帥胡舜陟庶登奏琥事坐以  
誣殺之罪詔送靜江府獄屬登母死歸葬訖事詣獄而

先為秦檜所陷下獄死事卒自贖歸鄉里  
 歸善令遂差考試策問浙水災之山仰李仲文  
 謝大著作省  
 解示登登讀畢即投大作上馬大作曰少入告家人無  
 害也登曰君命不敢稽比夜巡檢領百卒復至登曰若  
 朝廷賜我死亦當拜救而後就法大作為江下奮劒叱  
 巡檢曰省符無它語汝欲何為吾當以死捍之昂不棄  
 亦坐錯一官登謫居授徒以給家事一不介意惟聞朝  
 廷所行事小則輒覺大則慟哭隨之臨卒所言皆天下  
 大計後二十年丞相梁克家疏其事以聞何萬守漳言

諸朝追復迪功郎後五十年朱熹為守奏乞褒錄贈承  
 務郎登事母孝其學以慎獨為本所著家論忠辨等篇  
 有東溪集行世

宋汝為字師禹豐縣人靖康之難閩門遇害汝為思報  
 國家及父兄之讎會金人非至謁部使者陳邊事遣對  
 行在高宗嘉納特補修武郎假武功大夫開州刺史奉  
 國書副京東運判杜時亮使金時劉豫節制東平丞  
 呂頤浩因致書豫汝為行次壽春遇完顏宗弼軍不克  
 與時亮會獨馳入其壁將上國書宗弼盛怒劫而縛之  
 汝為一無懼色曰衛命山疆願辱書此一辭死未晚矣

解縛延之曰此山東忠義之士也命往見豫汝為  
 曰願伏劔為南朝鬼豈忍背主不忠於所事力拒不行  
 乃至京師瀕死者數四豫僭號汝為以頤浩書與之勉  
 以忠義豫曰使豫自新南歸人誰直我獨不見張邦昌  
 之事乎業已至此夫復何言即拘留汝為授通直郎同  
 知曹州以誘之汝為因辭陰結先陷于北者凌唐佐等  
 為腹心以機密遣人報朝廷紹興十三年汝為亡歸作  
 恢復方略以獻時秦檜當國置不復問禮部尚書蘇符  
 憐之為言于朝連轉通直郎汝為遂上丞相書言用兵  
 大計久之有告汝為于金人以蠟書言其機事者大索  
 不獲尋知南歸檜將械送金人汝為變姓名為趙復徒  
 步入蜀汝為身長七尺踈眉秀目望之如神仙楊企道  
 者遇之溪上款留與語見其議論英發洞貫古今歷言  
 靖康間離亂事企道驚遂定交假僧舍居之檜死企道  
 勸其理前事汝為慨然太息曰吾結髮讀書奮身一出  
 志在為國復讎收還上宇頗為諸公所知命繆數奇輒  
 于權臣今老矣新進貴人無知我者汝為能知死則將  
 終神氣不亂三十二年其妻錢莫知汝為死詣登聞鼓  
 院以狀進詔索之不得隆興二年事聞特官一子有忠

汝為行世

論曰南渡民弊兵弱政多因循而苟安僻壤中原不復  
留意又不能立昌陵後以定國本係人心皆中興之失  
策者林勳諸人特小官或布衣乃有志天下事先後論  
列雖古賈誼之通達國體殆無以過林勳李舜臣之用  
弗究君相弗之知也步寅亮建儲之議豈不見納竟與  
高登宋汝為咸以忤秦檜得罪野諺曰直如弦死道邊  
實亮等之謂耶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

共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一

列傳八十三

明南京戶部主事曹田柯繼騏編

陳康伯 陳俊卿 虞允文

梁克家 葉顥

陳康伯字長卿弋陽人宣和三年中上舍丙科歷官提  
舉江東常平茶鹽紹興中累遷戶部司勳郎中康伯與  
秦檜太學有舊檜當國康伯在郎省泊然無求凡五年  
始遷軍器監借吏部尚書使金至汴將脯不供餉閉戶  
臥館人夜扣戶謝不敏亦不對後金使至詔康伯館伴  
端午賜扇帕與論拜受禮言者以生事論罷知泉州秩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一

滿奉祠垂十年檜死起知漢州將出峽召對除吏部侍郎  
至尚書拜參知政事未幾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上嘗謂其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  
又命與湯思退輔政事勿憚商論惟其當而已康伯言  
大臣事當盡公若依阿植黨此鄙夫患失者臣非惟不  
敢亦素不能上嘆其長者明年拜左僕射金遣使賀天  
申節出嫚言求淮漢地指取將相大臣先是葉義問賀  
允中使還言金必敗盟康伯請早為之備建四策至是  
召王衡帥及揚存中至都堂議舉兵又請侍從臺諫集  
議康伯傳上言曰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



內侍省都知張去為除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  
 周麟之受命聘金憚不欲行康伯獨以為已任奏曰金  
 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  
 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康  
 伯勉周麟之以國事麟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使某不為  
 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麟之竟以辭行  
 貶金犯廬州王權敗歸中外震駭康伯入奏曰聞有勸  
 陛下幸對趙鼎者審爾大事去矣蓋靜以待之一日忽  
 降手詔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之而後奏曰百官散  
 主勢孤矣上意既堅請下詔親征以葉義問督江淮軍  
 虞允文參謀軍事尋敗敵於采石金主亮為其臣下所  
 斃而還於是報書始用敵國禮高宗倦勤康伯密贊大  
 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孝  
 宗即位命兼樞密使進封信國公禮遇殊渥呼丞相而  
 不名自建康扈從同即以病所去不允隆興元年請益  
 堅遂以太保觀文殿大學士福國公判信州已又勾外  
 祠除醴泉觀使二年起判紹興府且令赴闕奏事復辭  
 未幾召陪郊祀時北兵再犯淮甸人情驚駭皆望康伯  
 相上出手札遣使仰家居召之未出里門拜尚書左

僕射同中書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封信國公與張道  
 開邊遽乘程以進至闕減拜賜坐許肩輿至殿門仍給  
 執敵師退尋以目疾免朝謁乾道元年卒年六十九贈  
 大師諡文恭後配享孝宗廟庭改諡文正康伯以經濟  
 自任臨事明斷孝宗嘗對輔臣稱其器量從容不迫可  
 比晉謝安云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登紹興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  
 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集恒謝不往秩滿秦檜察其不附  
 已抑之檜死乃以校書郎召除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  
 累遷殿中侍御史首言人主以兼聽為美必本至公人  
 臣以不欺為忠必達大體御下之道恩威並施抑驕將  
 作士氣則紀綱正而號令行矣湯思退專政俊卿言冬  
 日無雲而雷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詔罷思退  
 時災異數見金人侵軼之勢已形俊卿乃上疏為張浚  
 辨讒未報因請對力言之上始悟數月以浚守建康又  
 言內侍張去為除沮用兵且陳避敵計搖成等請按軍  
 法上曰卿可謂仁者之勇除權兵部侍郎金主亮渡淮  
 俊卿受詔整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亮死  
 詔俊卿治淮東堡砦屯田所過安輯流亡金主亮新立  
 肅舊好廷臣多附和議俊卿奏宜以正名為先名正則

威震敵幣可損因陳選將練京屯田減租之策  
受禪俊卿言爲國之要有三用人賞功罰罪所以行之  
至公而已遷中書舍人時孝宗志在興復方以閩外  
事屬張浚以俊卿忠義沈靖有謀命爲江淮宣撫判官  
兼權建康府事會主和方堅詔吳璘班師俊卿亦召還  
上封事曰定規模振紀綱勸風俗明賞罰重名器遵祖  
宗之法蠲無名之賦隆興初建都督府俊卿除禮部侍郎  
參贊軍事張浚初謀大舉北伐俊卿以爲未可已而  
邵宏淵兵潰俊卿退保揚州主和議者幸其敗橫議搖  
之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從坐詔貶秩諫臣尹穡附思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四

退議罷浚都督改宣撫使治揚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  
別屬賢將若欲責其後効降官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  
重權真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  
後効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爲宗社計願  
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効疏再上卽命浚都督且召  
爲相卒爲思退舊所擠遣視師江淮俊卿累章請罪以  
賢文閣待制知泉州請祠許之及思退被竄太學諸生  
伏闕乞召俊卿乾道元年入對上勞撫之因極論朋黨  
之弊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論人才當以氣節爲主氣  
節者小者過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錢端禮起

爲參政親相位俊卿進講寶訓適及外戚國事不  
朝軍法外戚不預政陛下宜謹守端禮愷之知建康府  
逾年授吏部尚書時上未能屏鞠戲將游獵白石俊卿  
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力以爲戒上嘉納  
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曾觀龍大淵怙舊恩竊威福俊卿  
因事質於上出之事在觀傳三年冬當郊而雷上手詔  
成飭大臣葉顥魏杞坐罷以俊卿參知政事於是政事  
稍歸中書四年制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爲已任所除吏皆一時選獎廉  
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資歷淺密薦於上未嘗語人每接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五

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  
文宣撫四川俊卿薦其才可相上卽召允文爲樞密使  
至則以爲右相俊卿爲左相允文建議遣使金以陵寢  
爲請俊卿面陳復手疏以爲未可上御弧矢弦激致目  
眦俊卿疏言陛下豈樂爲此蓋志圖恢復故閱武備激  
士氣耳然臣願陛下任智謀明賞罰恢信義則英聲義  
烈不越尊組固已震懾敵人於萬里之遠豈待區區騎  
射於百步間哉曾觀官滿當代俊卿預請處以浙東總  
管觀快而去張說爲親戚求官憚俊卿不敢言曾在  
曾請於允文得之後卿聞救已出語吏留之說皇恐來

允文亦愧猶爲之請俊卿竟不與說深憾之吏部尚書汪應辰與允文議事不合求去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直可爲執政上初然之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鄉允文而俊卿亦數求去明年允文復中陵寢之議上札諭俊卿俊卿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仰贊聖謨然於大事欲計其萬全不敢迎合意指誤國事卽杜門請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帥福州陛辭循勸上遠佞親賢修政攘敵泛使未可輕遣旣去允文卒遣使終不得要領會觀亦召還建節鉞躋保傅而士大夫莫敢言旣而俊卿請祠歸第弊屋數楹怡然不介意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累章告歸除特進起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召對命坐賜茶因從容言會觀王抃招權納賄朝辭又奏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覲抃之門十纔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材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進少保累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卒年七十四方屬諸子勿祈恩澤勿請諡樹碑上嗟悼贈太保諡正獻俊卿舉友忠敬清嚴好禮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正色論無顧避雅善汪應辰李壽元敬朱熹屢嘗論廢其

卒也熹感知已不遠千里往哭之又爲撰行狀有集二十卷子守定安並知名

定安字師復少登朱熹之門長從黃榦遊以父任歷知安溪縣嘉定七年入監進奏院府宰相史彌遠獨秉政無敢慷慨盡言者必上封事言宮闈儀刑有未正朝廷權柄有所分政令刑賞多所舛逆奏入彌遠不樂而中宮慶壽三牙獻遺至是爲之罷卻尋遷軍器監簿九年轉對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指陳故事視前疏尤剴切定遂請罷歸在告日擢太府丞不拜出知南康軍改南劍州漳州未行請致仕寶慶二年提點廣東刑獄章復三上迄不就直祕閣主管崇禧觀拜祠命而辭職名卒進職一等致仕初定之在朝也寺丞丁焞往使金定數曰世讎未復何以好爲餞詩有百年中國豈無人之句後數年聞關外不靖以書抵焞曰蜀口去關外雖遠實如一身近事可寒心皆士大夫之罪豈非賄遺不絕之故耶焞深服其言定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爲朱墨銘謂朱陽墨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顏直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贈直龍圖閣所著書有論語注義問答

春秋三傳抄讀通鑑綱目唐史贅疏之類數十卷

平家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人父祉嘗登進士第允文以父任入官亦登進士第歷知渠州秦檜當國蜀士多屏棄檜死高宗欲收用之允文以薦召對論士風之弊以文章進必抑其輕浮以言語進必黜其巧偽以政事進必去其苛刻庶可任重致遠除秘書丞累遷禮部郎官金主亮修汴已有南侵意又隱畫工圖臨安湖山以歸亮賦詩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允文上疏請詔大臣豫思備禦時紹興三十年正月也十月允文使金見運糧造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八

舟者多辭歸亮曰我將看花洛陽明年允文還奏所見及亮語申言淮海之備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九月金主遣其臣造浮梁于淮水上十月金主將兵自渦口渡淮先是劉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至是權首棄廬州錡亦回揚州中外震恐上欲航海陳康伯力贊親征是月戊午樞臣葉義問督江淮軍允文參謀軍事權又自和州遁歸錡回鎮江盡失兩淮矣十一月壬申金主率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爭瓜洲朝命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義問被旨命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丙子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九

我師三五星散解嚴東甲兵道斷皆潰賊將張瑄等皆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或受命顯忠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至江濱謀者言亮前一日刑白黑馬祭天誓衆以明日渡江時敵兵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竝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代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訖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岸者七十艘直薄宋軍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卽揮雙刀出土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鹵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敵追射大敗之多俘獲僵尸凡四千餘敵兵不死于江者亮怒悉殺之允文以捷聞犒將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繼上流別遣兵截楊口丁丑敵果至因夾擊之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并以犒顯忠至自蕪湖允文語之曰敵以揚州必與瓜洲公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乎顯忠亦李林甫之類也

幸放瓜洲今我兵聚京口待重待之可一戰  
少緩六飛之發日中至京口敵屯重兵塞瓜洲曰  
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萬惟海  
船不滿百戈船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  
使戰艦數少恐不足川遂聚材冶鐵改修馬船為戰艦  
唐寅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  
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  
亮笑曰紙船耳一將跪奏南軍有備未可輕顧駐揚州  
徐圖進取亮怒欲斬之乙未亮為其下所殺丙申敵人

宋史新編卷五

十

退屯三十里遣使議和己亥奏聞召入對上慰藉嘉歎  
謂陳俊卿曰虞允文公忠山天性朕之裴度也詔免  
從往兩淮措置允文至鎮江奏收兩淮三策不報明年  
充川陝宣諭使陛辭言金亮既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  
天相我恢復也上以為然允文至蜀與大將吳玠議經  
略中原玠進取鳳翔復鞏州金治兵爭陝西新復州郡  
蜀士欲棄之允文持不可孝宗受禪玠有言西事者  
謂官軍進討東不可過賈維北不可過德順允文爭之  
不得吳玠遂歸河池蓋用參知政事史浩議欲盡棄  
西陲玠遂歸河池蓋用參知政事史浩議欲盡棄

事康伯康伯牽於同列不能回也上將召允文問  
商事執政忌其來以顯謨閣直學士知夔州尋又命  
事隆興元年入對史浩既素主棄地及拜相亟行之且  
親為詔有曰棄難助之無多免狼心之未已允文入對  
言今日有八可戰上問及棄地允文以笏畫地陳其利  
害上曰此史浩誤朕以數文閣待制知太平州尋除兵  
部尚書湖北北京西宣撫使改制置使時朝廷遣盧仲賢  
議和湯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允文累疏力爭思退怒  
陽請召允文實欲去之也允文上印猶以四州不可棄  
為請乞致仕詔以顯謨閣學士知平江府思退竟決和

宋史新編卷五

十

議割唐鄧二年金兵復至思退貶上悔不用允文言陳  
俊卿亦薦允文堪大用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  
事乾道元年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坐論罷奉祠  
歸三年召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吳玠卒議擇代  
上諭允文曰无以易卿卿以為四川宣撫使一月召至  
闕不數月復使蜀太上賜御書聖主得賢臣頌上為之  
製跋陛辭復以所御雙履及甲冑賜焉五年拜右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允文多薦知名士及為  
相籍人才為三等有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六年陳  
俊卿以奏留玠茂良忤上意上震怒俊卿待命浙江

兩日奉報允文請對極論體貌之道聖祖命判  
州自陞文太子薨儲位未定允文上疏且懇懇陳未  
幾詔恭王悼立為皇太子會慶節金使烏林答天錫入  
覲金主婿也驕倨甚固請上降榻問金主起居上不許  
天錫跪不起侍臣錯愕失措允文請大駕還禁中且諭  
之曰大駕既興難再御殿使人來且隨班上壽金使慙  
而退時改僕射為丞相乃八年二月授允文特進左丞  
相兼樞密使梁克家為右丞相四月御史蕭之敏劾允  
文允文上章待罪上過德壽宮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  
在何許母聽其去上為出之敏且書扇製詩留之上命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三

選諫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久不報曾觀薦  
一人賜第擢諫議大夫允文克家爭之不從允文力求  
去授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陞  
辭上諭以進取之方期以某日會河南允文言異時戒  
內外不相應上曰西師出而朕遲回即朕負卿朕已動  
而卿遲回即卿負朕上御正衙酌酒賦詩以遣之且賜  
家廟祭器使蜀一歲無進兵期密詔趣之若以軍需未  
備上不樂淳熙元年卒贈太傅諡忠肅允文姿貌雄偉  
慷慨磊落有大志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無二  
事唐書五代史藏于家有詩文十卷又有經籍

議內外志行于世孫剛簡最知名嘉定中  
不至終利路提點刑獄

梁克家字叔子晉江人幼聰敏書過目成誦紹興末進  
士第一授平江簽判召為祕書省正字遷著作佐郎時  
災異數見奏宜下詔求言既得旨遂條六事曰正心術  
立紀綱救風俗謹威柄定廟筭結人心累遷中書舍人  
乾道三年郊祀雷震復條六事遷給事中事多執奏無  
隱每勸上開言路上欣納因命條其風俗之弊乃列四  
條曰欺罔苟且循默奔競上嘉獎五年拜端明殿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遂參知政事又兼知院事在政府與虞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三

允文可否相濟允文主恢復克家密諫數不合力勾去  
上曰兵終不可用乎克家曰財用不足何以集事上改  
容曰朕將思之詰朝上面諭曰朕終夜思卿言至當毋  
庸去八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允文既罷相克家獨秉  
政近戚權倖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張說入樞府謀中  
傷士夫不附已者克家悉力調護善類賴之議金使朝  
見授書儀說欲移文對境以正其禮克家議不合遂舉  
去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陞辭上以治效為問克  
家勸上無求奇功既而三省密院卒移牒泗州敵不從  
遣使來與朝震駭後二年湯邦彥坐使事貶天下益



嚴克家謀國之忠淳熙八年起知福州召除  
九年拜右丞相封儀國公逾月而疾十三年以內  
特讀明年卒年六十贈少師謚文靖克家風度峻整  
文渾厚明白自成一家辭命尤溫雅多行于世

葉顥字子昂仙遊人登紹興進士第歷知上虞縣賀正  
中薦顥靜退遂召見顥論國難未復其言剴切高宗嘉  
納除將作監簿知處州湯思退之兄家奴犯禁一繩以  
法思退不悅屬常州通緝錢四十萬守坐免移顥代之  
金犯邊高宗視師建康道毗陵顥賜對舟次因言故相  
張浚久謫無恙是天留以相陛下也顥初至郡無旬月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四

儲未一年餘緡錢二十萬累遷端明殿學士參知政事  
兼同知樞密院事武臣梁俊彥請稅沙田蘆場御史林  
安宅請兩淮行鐵錢顥力言不可安宅不能平既入樞  
府乃上章攻顥御史王伯庠亦論之乃以資政殿學士  
與祠孝宗下其事臨安府獄奏上以安宅伯庠風聞失  
實免所居官仍貶安宅筠州召顥赴闕除知樞密院事  
未拜進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顥首薦汪應辰王十朋  
陳良翰周操陳之茂內林光朝等一備執政侍從  
諫上嘉納又言自古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姦使盜  
姦姦甚上曰建康劉源嘗略近習朕欲遣王朴廉其姦

顥曰臣恐廉者甚於姦者乃止乾道三年冬至上親  
而顥引漢故事上印綬奉祠歸卒年六十八贈特進  
謚正簡顥為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毅然  
不可奪友人高登嘗上書諷切時和名補其急顥與同  
邸適令逸去登曰不為君累乎顥曰以獲罪固所願也  
自初仕至宰用服食僅安田宅不改其舊

論曰陳康伯抑於秦檜高宗末年始顯用其贊觀征及  
早定太子誠有經濟才隆興召命羣望攸屬矣但器量  
似謝安乎嗣是賢相有如陳俊卿雅而飭虞允文果而  
亮梁克家靜而肅葉顥醇而介資識雖殊要皆辨人材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五

倚重云

湯思退 魏杞 蔣鼎 葉衡

洪适 史浩 趙鼎 王淮

湯思退字進之處州人紹興中山縣令試博學宏詞科  
除祕書省正字自是登郎曹貳中祕乘史筆繼禮部侍  
郎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遂參大政秦檜病篤  
招參知政事董德元及思退至臥內屬以後事各贈黃  
金千兩德元慮其以我為自外不敢辭思退慮其以我  
期其死不敢受高宗以不受金非松黃信用之疑擢知

實院事尚書左僕射侍御史陳俊卿論其巧詐傾邪  
為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恩也遂罷奉祠  
興元年符離師潰召思退復相言者論之不報思退  
主議割地與金張浚力爭之語在浚傳其多拜思退左  
僕射張浚右僕射浚以金未可與和請上幸建康圖進  
兵上詔荆襄川陝嚴邊備謂思退曰金無禮如此卿猶  
欲言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和議論秦檜不若思退  
大駭陰謀陷浚罷之上遂命思退作書許金四郡上聞  
有敵兵命思退督江淮軍辭不行金帥僕散忠義自清  
河口渡淮言者極論思退急和微備之罪遂罷相尋責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居永州大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思退王之望  
尹穡等姦邪誤國招致敵人請斬之思退憂悸死思退  
始終與張浚不合浚以雪恥復讎為志思退每借保境  
息民為口實更勝迭負思退之計迄行終亦不免敵既  
得海泗唐鄧又索商秦皆思退力也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祖蔭入官登進士第歷宗正少卿  
湯思退建和議命杞使金孝宗面諭今遣使一正名二  
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上十七事檄問  
上隨事盡可陛辭孝宗曰臣將指出疆其敢不勉萬一無  
虞願更加兵上善之行次盱眙金所遣大將僕散忠義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祖蔭入官登進士第歷宗正少卿  
湯思退建和議命杞使金孝宗面諭今遣使一正名二  
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上十七事檄問  
上隨事盡可陛辭孝宗曰臣將指出疆其敢不勉萬一無  
虞願更加兵上善之行次盱眙金所遣大將僕散忠義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祖蔭入官登進士第歷宗正少卿  
湯思退建和議命杞使金孝宗面諭今遣使一正名二  
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上十七事檄問  
上隨事盡可陛辭孝宗曰臣將指出疆其敢不勉萬一無  
虞願更加兵上善之行次盱眙金所遣大將僕散忠義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祖蔭入官登進士第歷宗正少卿  
湯思退建和議命杞使金孝宗面諭今遣使一正名二  
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上十七事檄問  
上隨事盡可陛辭孝宗曰臣將指出疆其敢不勉萬一無  
虞願更加兵上善之行次盱眙金所遣大將僕散忠義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祖蔭入官登進士第歷宗正少卿  
湯思退建和議命杞使金孝宗面諭今遣使一正名二  
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上十七事檄問  
上隨事盡可陛辭孝宗曰臣將指出疆其敢不勉萬一無  
虞願更加兵上善之行次盱眙金所遣大將僕散忠義

下不過十五萬人紹興初外有大敵內有巨寇然兵數亦不若今日之多又招兵耗盡愈甚上悟一日因進呈邊報上顧曰將來都督非卿不可帝奏臣未嘗經歷兵問陛下更審思其人明年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母卒起復拜左僕射力辭有密旨欲令歲大舉手詔廷臣議帝奏天時人事未至拂上意服闋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提舉洞霄宮尋被論落職建昌軍居住期年聽自便再與祠卒帝始以言邊事結上知不十年致相位終以不能任兵事受責云

葉衡字夢錫金華人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調寧德簿

本

政秩知於潛縣治為諸邑最郡以政績聞即召對上曰聞卿作縣有法遣還任權知常州累遷戶部尚書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時淳熙元年也衡奏二事一牧守將帥必擇材以稱其職必久任以盡其材二令戶部取湖廣會子實數盡以京會立限易之從之其冬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孝宗銳意恢復凡將帥器械山川防守悉經思慮奏對畢從容賜坐講論機密或不時召對上諭執政選使求河南衡奏詞諫湯邦彥有口辨邦彥恨衡擠已聞衡對客有訕上語奏之上大怒即日罷相責授安德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邦彥使還果辱命上震

之嶺南既而詔衡自便復官與祠年六十二卒

事相人謂出於曾觀云

洪适字景伯皓長子也以父出使恩補修職郎紹興十二年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詞科高宗曰父在遠方子能自立此忠義報也擢除敕令所刪定官後三年弟邁亦中是選由是三洪文名滿天下改祕書省正字皓歸忤秦檜出知饒州适亦出為台州通判皓謫英州适復論罷往來嶺南省侍者九載檜死起知荆門軍改知徽州歷升尚書戶部郎中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孝宗即位海

九

州解圍符離用兵饋餉繁夥适究心調度供億無闕遷司農少卿隆興二年召武大常兼權直學士院除中書舍人時金人再犯淮羽檄沓至書詔填委咨訪醇答率稱上旨自此有大用意金既尋盟首為賀生辰使得其要領以歸乾道元年五月遷翰林學士仍兼中書舍人秦頊久廢忽予祠适論駁時巫伋復召莫伋懼樞密院編修官余堯弼復龍圖閣學士适謂其皆檜黨隨命繳之六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八月拜參知政事諫議大夫林安宅請禁銅錢入北境即蜀中取鐵錢行之淮上适言其不可乃寢前命十二月拜尚書右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未幾春霖近引替乞  
還林安宅抗疏論适既而臺臣復合奏除觀文殿學士  
奉祠尋起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再奉祠卒年六十八  
謚文惠适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然無大建明以究其  
學家居十有六年兄弟鼎立子孫森然以著述吟詠自  
樂近世備福鮮有及之或謂适黨湯思退又謂适來自  
淮東言張浚妄費浚以此罷相云

史浩字直翁鄞縣人高宗時登進士第歷司封郎官兼  
建王府直講一日講周禮言膳夫掌膳羞之事歲終則  
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不會至酒正掌飲酒之事惟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主

王及后不會世子不與焉以是知世子飲酒不可無節  
也王嘉納遷宗正少卿王立爲皇太子浩除起居郎兼  
太子右庶子孝宗立連擢翰林學士知制誥議城瓜洲  
采石張浚以爲不可語在浚傳擢參知政事詔議應敵  
定論浩奏先爲備禦是謂良規儻聽淺謀之士興不敵  
之師謂之恢復得乎拜尚書右僕射首言趙鼎李光無  
罪岳飛父冤宜復官爵祿其子孫從之張浚請幸建康  
上以問浩浩陳三說不可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  
全豈可嘗試圖僥倖復辨論於殿上浚因內引奏浩意  
不可回恐失機會乞出英斷浩在省中忽得邵宏淵出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主

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輩  
在右府而出兵不與聞不去何待乎因奏言康伯欲納  
歸正人臣恐他日必爲陛下子孫憂浚銳意用兵若一  
失之後恐陛下終不得復望中原侍御史王十朋論其  
懷姦誤國出知紹興先是浩因城瓜洲白遣太府丞史  
正志往視之正志與浚論辨十朋疏正志朋比併及浩  
遂與祠凡十三年復起與郡淳熙五年復爲右丞相殿  
前司輒捕市人京城騷動軍人怙衆因奪民財浩奏盡  
釋所捕而禽軍民首謹嗽者欲成議罪欲各取一人梟  
首以徇浩曰軍人始戢市人可同罰乎陛下恐軍人有  
語故一其罪以安之夫民不得其平言亦可畏尋求去  
拜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兼侍讀後有言市  
人陸慶童之冤者上曰史浩嘗力爭至今悔之劉光祖  
試館職答策論取士之道上批其後略曰國朝以來過  
於忠厚宰相誤國大將敗軍未嘗誅戮要在人君擇相  
相當爲官擇人懋賞立乎前誅戮設乎後人才不出吾  
不信也中外聞之大聳議者謂曾覲視草爲光祖甲科  
發也上遣覲持示浩浩奏爲國底於忠厚豈有所謂過  
哉臣恐議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歸過祖宗不可  
不審也自經筵將告歸乃於小官中薦江浙之士十五

人曾一時選如薛叔似楊簡陸九淵石宗昭陳  
襄慶趙靜之張子智後皆擢用十年請老除太保致仕  
封魏國公光宗御極進太師年八十九卒封會稽郡王  
寧宗賜諡文惠御書純誠厚德元老之碑後改封越王  
謚忠定配享孝宗廟庭浩喜薦人才嘗擬陳之茂進職  
與郝之茂嘗毀浩上曰卿豈以德報怨耶對曰臣不知  
有怨若以爲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  
行事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上曰濟非議卿者乎對  
曰臣不敢以私害公其寬厚類此子彌遠別有傳

趙雄字溫叔資州人隆興元年類省試第一虞允文宣

宋史新編卷三

三

撫西蜀辟幹辦公事入相薦于孝宗召見大奇之除正  
字范成大使金將行雄當登對允文招與之語既進見  
雄極論恢復上大喜曰功名與卿共之卽除右史兩月  
除舍人雄請復置恢復局日夜講磨條具合上意除中  
書舍人自選人入館至此未滿歲也時金將起河南之  
役議盡以諸陵梓宮歸于我上命雄出使賀生辰仍止  
奉遷陵寢及正受書儀雄見金主爭辨數四其臣屢喝  
起辨益力卒得請乃已金人謂之龍圖閣上疏論恢復  
事莫若由蜀以取陝西得陝西以臨中原是秦制六國  
之勢也淳熙中歷兩府拜右丞相祖宗時蜀人未嘗

爲帥雄請外除觀文殿大學士四川制置使御史以非  
故事疏論之改知瀘南安撫使上思雄不忘改知江陵  
府張栻再被召論恢復固當第其計非是卽奏疏上大  
書翌日以疏宣示云恢復當如栻所陳方是卽除侍講  
云且得直宿時與卿論事允文與雄之徒不樂沮抑之  
時司天奏相星在楚地上曰張栻當之人愈忌光宗將  
受禪召雄雄上萬言書甚剴切授寧武軍節度使開府  
儀同三司進衛國公改帥湖北疾甚改判資州又除潼  
川府改隆興府卒年六十五贈少師寧宗謚文定  
王淮字季海金華人登紹興進士第累遷右正言首論

宋史新編卷三

三

大臣養尊小臣持祿願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  
官宰相湯思退無物望淮條其罪策免至於吏部侍郎  
沈介之盜名都司方師尹之狡險大將劉寶之培克結  
權倖皆劾罷之又奏自治之策孝宗嘉歎除祕書少監  
兼恭王府直講與錢端禮不合出知建寧府改浙西提  
刑入見陳閭中利病甚悉召遷至翰林學士知制誥又  
自簽書樞密除同知參大政時宰相久虛淮與李彥穎  
同行相事權樞密使上謂之曰陳康伯雖有人望處事  
則不及卿拜右丞相兼樞密事先是自夏不雨至秋是  
日甘雨如注士大夫相賀趙雄罷相蜀士在朝者皆

此唐季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哉以  
進蜀士乃安章穎論事征直上將黜之淮曰陛下樂  
聞直言士大夫以言相高黜之適成其名穎復留時以  
荒政爲急淮言李椿年老成練達擬除長沙帥朱熹學  
行篤實擬除浙東提舉以倡郡國成都副帥上加訪問  
准以留正對上曰非閩人乎淮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  
也必曰閩有章子厚呂惠卿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  
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若乎上稱善拜左丞  
相上章力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力辭改宮祠  
光宗時卒贈少師諡文定初朱熹提舉心東劾台守唐  
仲友淮素善仲友不喜熹乃擢陳賈爲監察御史攻論  
學其後慶元僞學之禁始於此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一

古

章肯爲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一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一

明南京戶部主

張綱

辛亥府

劉洪

黃祖舜

汪澈

周葵

王之望

錢端禮

綱字彥正丹陽人入太學以上舍及第歷校書郎入  
對請法祖考躬行之教以化天下徽宗稱善論事與蔡  
京不相合黜主管玉局觀久之還故官稍遷敎高宗累  
遷起居舍人改中書舍人試給事中宗室令廡特轉太  
中大夫綱言宗室以來官職不循資任致綱紀大壞今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一

古

方不變其俗奈何以令廡故復違舊章詔以次官命詞  
舍人王居正復執不行命遂寢除給事中侍御史魏玠  
劾綱與祠進徽猷閣待制引年致仕秦檜用事久綱臥  
家二十年絕不與通問檜死召爲吏部侍郎兼侍讀已  
而權吏部尚書除參知政事告老以資政殿學士知婺  
州尋致仕孝宗登極召陪祀南郊以老辭不至詔嘉之  
命有司存問卒年八十四綱嘗書坐右曰以直行已以  
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其篤守如此初謚文定吏部尚  
書汪應辰論駁之孫釜再請特賜曰章簡釜慶元間爲  
御史力排道學諸賢累官至簽書樞密院事



平次膺中起奉萊州人甫冠進士第歷官  
部郎湖北運判中途召還見高宗于建康首言救世之  
弊上稱善擢右正言王倫使北清和次膺言宣和海上  
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  
識其詳情奏膺在政府次膺劾其妻兄王仲疑王喚不  
法章留中次膺再論之曰貴連宮掖親如肺腑寵任非  
宜臣亦得論之而大臣之姻婭乃不得繩之耶求去除  
秘閣湖南提刑先是湖南賊龍淵李朝擁衆數萬據  
茶陵檜匿不奏次膺陛辭上曰卿以將母爲請朕不得  
錮湖湘風物甚佳且無盜賊職名異恩卒歲當召既抵

宋史新編卷

二

長沙賊勢方張如悟檜欲陷之卽單車趨茶陵擒賊曉  
將戮之募賊黨齎榜諭降待以不死皆相繼降金好成  
赦書至衡陽次膺極陳其詐書奏不報金陷三京次膺  
罷奉祠秦檜以其負重名欲先移書當稍收用次膺笑  
而不答閱十六年貧益甚亡毫髮求於人檜死起知  
州俄被召以足疾求去加祕閣修撰還郡再召見因奏  
國木未立上政容曰誰可次膺曰知于莫若父上稱善  
權權給事中坐駁戶部侍郎蔣璨爲中丞湯鵬舉所論  
詞起知泉州移福建帥丁母憂乞納祿孝宗卽從年  
滿起知衡州史中丞時雨淮盡爲荒野次膺奏乞

歸籍業侍種牛或令在也兵從從耕種此足矣  
若成閔之貪饕湯思退之朋附葉義問之姦罔皆以次  
論劾上方厲精政事次膺每以名實爲言多裨益呼其  
官不名隆興改元同知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以疾力  
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除侍史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嘗  
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臣不引避人  
其謂何除資政殿學士奉祠陞辭賜茶甚惜其去次膺  
奏臣與思退理難同列上曰有謂湯思退可用者次膺  
奏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誤國  
家事卒年七十九次膺孝友清介立朝蹇諤仕宦五十

宋史新編卷

三

年無絲毫桂吏議爲政貴清靜先德化所至人稱其不  
煩善屬文尤工於詩

劉珙字共父子羽長子也生有奇質從季父子輩學以  
蔭補承務郎登進士乙科監紹興府都稅務請祠歸杜  
門力學不急仕進後歷禮部郎官秦檜欲追謚其父召  
禮官會議珙不至檜風言者逐之檜死召爲大宗正丞  
累遷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出知泉州改衢州湖南旱盜  
李金起朝廷憂之以珙知潭州湖南安撫使珙移書制  
使沈介請以便官出師曰擅興之罪吾自當之介卽遣  
兵至連戰破賊賊黨執李金降支黨聽其自降制率納

其給噉歸由里孝宗賜重書褒獎除翰林學士知制誥  
兼侍讀已而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時  
上欲召會觀以珙言而止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  
兩淮城壁還密薦和州教授劉夔夫上諭執政召之珙  
請曰此人名位微何自知之上以珙告琪與陳俊卿遂  
奏罷琪珙時爭之尤力殿中皆驚以故獨罷為端明殿  
學士奉外祠陳俊卿奏留乃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  
入辭猶以六事為獻上嘉其忠除資政殿學士知荆南  
府湖北安撫使以繼母憂去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荆襄  
要撫使珙謙禮懇辭亦恥與張說並命也最後言曰三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四

年通喪三代未之有改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已為  
先王罪人今邊陲幸無大吠之驚臣乃欲冒金革之名  
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為漢儒之罪人乎服闋再除知  
潭州湖南安撫使過闕入見極論時事進資政殿大學  
士以行淳熙二年移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  
進觀文殿學士屬疾請致仕孝宗遣中使以醫來疾革  
草遺奏言恭顯任文近習用事之戒今以腹心耳目寄  
之此曹朝綱以系士氣以系民心以離咎皆在此陳俊  
卿忠良確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杞學問醇正可以拾遺  
補闕願亟召用既又手書訣拭與朱熹皆以未能為國

報雪雖恥為根卒年五十七贈光祿大夫諡忠肅  
明果斷事繼母以孝聞功總之戚必素服以終壽受盡  
言事有小失下吏言之立改臨數鎮民愛若父母聞訃  
有罷市巷哭相與祠之者

王剛中字時亨樂平人進士第二人得除州推官改左  
宣義郎故事當召試秦檜怒其不諂已授洪州教授檜  
死召見擢祕書省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會西蜀謀帥  
遂以剛中知成都府制置四川進至敘文閣直學士剛  
中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塹恩威並行羽檄紛沓  
從容裁決皆中機會敵騎度大散關人情洶洶剛中跨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五

一馬夜馳二百里起吳璘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  
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又以蠟書抵張正  
彥濟師西師大集金兵敗走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  
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嘆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  
過人遠矣成都萬歲池廣袤十里溉三鄉田歲久淤澱  
剛中集三鄉夫共疏之累土為防上植榆柳表以石柱  
州人指曰王公之甘棠也苒諸葛武侯祠張文定公廟  
夷黃巢墓表賢殫惡以示民孝宗受禪以宮僚進秩召  
赴闕請祠歸次番陽營圃植竹號竹塢金犯淮有旨  
剛中入見陳戰守之策連擢端明殿學士同知樞密院

事剛中曰戰守者實事和議者虛名不可恃虛名  
事又奏四事開屯田省浮費選將帥汰冗兵屬疾卒年  
六十三贈資政殿大學士光祿大夫諡恭簡剛中絲布  
衣至公卿無他嗜好惟讀書著文爲樂有易說春秋通  
義仙源聖紀經史辨漢唐史要覽天人修應錄東溪集  
應齋筆錄凡百餘卷

黃祖舜福清人登進士第累任至倉部郎中遷右司郎  
中權刑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司兼侍講進論語講義上  
令國子監板行兼權給事中張浚沒其家奏留使臣五  
十餘人理資任祖舜言素食進秩曷以勸功乞爲限制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六

乃詔勳臣家兵校留五之一時閤門有以恩澤補者修  
撰有不由文學擢者祖舜皆論寢其命楊愿家乞遺表  
恩祖舜言愿陰濟秦檜中傷善類事遂止檜子燿贈太  
傅祖舜言燿濟惡追奪之遷同知樞密院事隆興初以  
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卒諡莊定

汪澈字明遠自新安徙居饒州第進士教授衡州沅州  
以薦爲祕書省正字校書郎輪對合高宗意除監察御  
史進殿中侍御史特賜鞍馬時和戎歲久邊防浸弛澈  
陳養民養兵自治豫備之說累數千言除侍御史同陳  
俊卿劾罷左相湯思退又論鎮江大將劉寶十罪奏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七

早祠殿帥楊存中久握兵權內結闕寺王十朋陳俊卿  
等相繼論劾帝欲存護使去澈與俊卿同具奏存中始  
罷會金使高景山來求罽端澈言天下之勢羸弱無定  
形在吾所以用之願陛下赫然奮斷益兵嚴備布告中  
外將見上下一心其氣百倍矣除御史中丞尋爲湖北  
京西宣諭使鄂帥田師中老而怯立奏易之時欲置襄  
守荆南澈奏襄陽地重爲荆楚門戶不可棄未幾金主  
亮死澈乞出兵淮甸與荆襄軍夾擊其歸師未報而金  
新主罷兵請和召澈爲參知政事與宰相陳康伯贊內  
禪孝宗卽位銳意恢復首用張浚使江淮澈以參議督  
軍荆襄將分道進討隆興元年入奏還武昌而張浚剋  
期大舉詔澈出師應之澈以議不合乞令浚併領荆襄  
諫議大夫王大寶論澈無制勝策乞罷黜澈亦請祠許  
之大寶疏再上落職仍祠祿明年知建康府尋除樞密  
使任位二年以觀文殿學士復奉祠尋知鄂州兼安撫  
使時議廢江州軍澈言不可知寧國府改福州福建安  
撫使請祠尋致仕卒年六十三贈金紫光祿大夫諡莊  
敏澈爲殿中侍御史陳俊卿王十朋陳之茂爲臺官高宗  
次第用之在樞府孝宗密訪人材薦百有十八人嘗奏  
言臣起寒遠所以報國惟無私不欺亦自奉清約雖貴

續前衣時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

周葵字立義宜興人進士甲科歷殿中侍御史兩月間  
言事至三十章張浚議北伐葵上章力言此存亡之機  
非獨安危所係或言葵沮大計罷爲司農少卿以直祕  
閣知信州未上改湖南提刑以親老易江東皆不就和  
議已定被召論爲國有道戰則勝守則固和則久不然  
三者任人不在我矣除太常少卿時秦檜獨相意葵前  
事必憾趙鼎再除殿中侍御史葵語人曰元鎮已貶葵  
固不言雖門下客亦不及之也檜始不樂因林待聘之  
訴檜即奏徙葵起居郎語在梁汝嘉傳再落職與祠檜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人

死連擢權禮部侍郎尋兼國子祭酒又兼權給事中侍  
御史湯鵬舉言葵以魏良臣薦躡處侍從呂廣問葵之  
死黨乞併罷之太學生黃作詹淵率諸生都堂投牒留  
葵翌日博士何備等言丁朝乞懲戒詔作淵皆送五百  
里外州編管葵出知信州隨罷復起知信州引疾奉興  
國祠復知太平州婺州進至敷文閣待制孝宗卽位除  
兵部侍郎兼侍講改同知貢舉兼權戶部侍郎張浚自  
督府來朝密言敵失四州其懼罪者皆欲來歸願遣軍  
渡淮赴之此恢復之機也葵請對謂不可輕舉累數百  
言及遣李顯忠邵宏淵取靈壁虹二縣敗績上思其言

葵知政事葵始終守自治之說兼權知樞密院事  
陳交章言議和太速葵與陳康伯湯思退乞令侍從  
議集議衆益洶洶諸公待罪乞罷不許葵獨留身固請  
上曰卿何請之力也曰自預政以來每與宰相論事有  
以爲然而從者有不得已強從者有絕不肯從者十常  
四五泊至榻前陛下又或不然大率十事之中不從者  
七八安得不愧於心比臣所以欲去也虞允文陳康伯  
相葵卽求退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知泉州告  
老加大學士致仕閒居累年不以世故縈心卒年七十  
七累贈太傅葵孝於事親當任子先孤姪其卒也幼子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九

與孫尚未命平生問學不泯傳注作聖傳詩二十篇文  
集三十卷奏議五卷晚號惟心居士謚惠簡  
王之望字瞻叔襄陽人父綱登進士第至通判徽州之  
望以蔭補復登進士第歷陞太府卿孝宗卽位除戶部  
侍郎充川陝宣諭使代虞允文贊吳玠葉德順敵棄其  
後喪師二萬人將校所存無幾連營慟哭聲震原野上  
聞而悔之隆興初言者疏之望罪除集英殿修撰奉祠  
未幾權戶部侍郎江淮都督府參贊軍事累權右諫議  
大夫失之望因上章極言廷臣執偏見爲身謀乞明詔在  
庭平其心於議論之際時思退主和議浚主恢復之望

端禮思退地也拜參知政事既入俄兼同知樞密院事  
敵兵交至以參知政事勞師江淮之望先嘗貽書敵帥  
至是王朴使敵軍并割商秦地許歸被俘人世為叔姪  
之國敵皆聽許講解而罷上聞敵師退令督府擇利擊  
之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行之望言王朴既  
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者復論罷為端明殿學士仍  
奉祠居天台乾道元年起知福州福建路安撫使捕海  
賊王大老捷聞加資政殿大學士移知温州尋復罷之  
望有文藝幹略當秦檜時落落不合或謂其有守紹興  
末年力附和議與思退相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為得計

宋史新編卷之三

地割而敵勢益張之望迄以此廢焉

錢端禮字處和臨安人父忱在外戚傳端禮以恩補官  
至右文殿修撰仕外服有聲高宗材之知臨安府升權  
戶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符離失利湯思退倡和議端  
禮亦奏賈怨生事思退大喜奏除戶部侍郎未幾兼吏  
部張浚方主戰孝宗甚鄉之思退詭求去端禮請對乞  
留又奏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為戒於是思退復留  
命浚行邊遠戍兵罷招納以端禮充淮東宣諭使王之  
堅使淮西端禮入奏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論  
兵未必精端禮既以是詆浚右正言尹樞亦劾浚

宋史新編卷之三

七

都督自此議論歸一矣端禮至淮還極言守備疎略宜  
早定和議遂除吏部侍郎再往淮上金帥僕散忠義分  
兵入上意中悔令思退都督江淮軍馬端禮試兵部尚  
書參贊軍事思退畏怯不行端禮赴闕兼戶部尚書俄  
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端禮以  
和議既定乞降詔除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時久  
不置相端禮以首參閣相位甚急皇長子鄧王夫人端  
禮女也殿中侍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不可任執政  
不報遷太常少卿館閣士相與上疏排端禮皆坐絀刑  
部侍郎王弗陰附端禮建為國是之說吏部侍郎陳俊

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諡忠肅孫象祖自有傳

論曰張綱見桀桀京弗通奏檜書以靜退高天下辛次  
膺亦與檜近斥湯思退之奸居約而操彌勵劉珙恥附  
權倖復離雪恥垂沒有餘心王剛中戮力破敵不以和  
好輟備禦黃祖舜為國家惜名器橛之於匪人皆有古  
大臣風也汪澈周葵當廷議恢復頗有異同然於平生

大傳何損王之望錢端禮並附奸樹黨謬誤人主而免流竄孝宗於是乎失刑矣

蕭燧 李彥穎 黃洽 施師點

范成大 龔茂良

蕭燧字照鄰臨江軍人進士高第授平江府觀察推官時秦檜當國其親黨密告燧秋試必主文漕臺燧詰其故曰丞相有子就舉欲以屬公燧怒曰初仕敢欺心耶檜懷之既而被檄秀州至則員溢就院易一員往漕闈秦檜果中前列秩滿當為學官避檜調靜江府察推而歸燧未第時夢神人示以文書記其一聯云如火烈烈

中史新編卷五

三

王石俱焚在冬青松柏不改已而果符前事孝宗初自靖州教授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輪對論官當擇人不當為人擇官上喜製用人論賜大臣淳熙中累遷左司諫上諭執政蕭燧若何龔茂良奏燧純實無華宜任言責擢右諫議大夫入謝上以議論鯁切不求名譽糾正姦邪不恤仇怨嘉獎之參政趙鼎庇夔帥李景覃恣其倉虐臺臣謝廓然不敢論燧奏罷景覃雄營救復任燧再論併及雄雉密奏燧誤聽景覃仇人之言遂下臨安府捕恭州士人鍾京等置之獄坐以罪景覃復依舊職燧乃自劾詔以風聞不許竟力求去徙刑部侍郎不

并同請補外知嚴州嚴地狹財匱始至官蠲不蠲三千餘緡以足用二年之間積至十五萬以其羨補積道色皆寬詔治郡有勞除敷文閣待制移知婺州父老道幾不得行爰與嚴鄰人熟知條教不勞而治後召遷至參知政事又權知樞密院以年及自陳上留之不可除資政殿學士與郡復請開與祠卒年七十七謚正肅孝宗每稱其全護善類誠實不欺手書二十八將傳以賜子達登進士第官至太常

李彥穎字秀叔德清人登進士第歷建德丞改秩時宰知其才將處之學官彥穎恥自獻調富陽丞御史周操

中史新編卷五

三

薦為御史臺主簿金敗盟張浚督師進討孝宗方向浚執政堅主和陳良翰周操不以為然右正言尹穡陰附執政薦引同已者轉言和於上前上惑之罷督府良翰操相繼黜而穡進遷諫議大夫一日穡以和戰守扣彥穎答曰人所見固不同公既以和議為是曷不明陳於上前以身任之事成功歸於公不成奉身而退若欲享其利而不及其害國事將誰倚穡大怒曰自為諫官前後百餘奏曷嘗及一和字而臺簿有是言自是穡彥穎陰排之改國子博士權吏部郎中歷升詹事兼吏部郎中權尚書兼侍讀時廷臣多以中批斥去彥穎言臣下



有過宜顯逐之使中外知獲罪之由以爲戒今諸  
行斥命中出將恐陰邪得伸善類喪氣非盛世事也  
吏部尚書既而自簽書樞密擢參知政事彥穎在東府  
三歲實攝相事內降繳回甚多內侍白割籍名造器械  
奔猶師降旨發左藏封樁諸庫錢動億萬計彥穎疏歲  
中經費以進因言虞允文建此庫以備邊故曰封樁  
下方有意恢復荷川之不節徒啓他日妄費失封樁初  
意上震然曰卿言是朕失之矣墜馬在告力求去以資  
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勤約有惠政與祠復參知政事諫  
官論其子歐人至死與祠錫秩起知婺州復知紹興府  
東坡新編卷五  
遷資政殿大學士再奉祠進觀文殿學士致仕家居凡  
十載自奉澹約食纔米數合室無姬媵蕭然永日與州  
縣了不相聞卒年八十一贈少保諡忠文子沐慶元中  
與一時臺諫排趙汝愚善類一空公論醜之  
黃洽字德潤福州人隆興初以太學生試春官第二詔  
循故事未臨軒賜第一人及第授紹興府觀察判官歷  
右正言除侍御史所論列未嘗擯撫細故他憲以累其  
終身除右諫議大夫上銳志肄武洽因風諫言願之大  
象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言語飲食猶謹節之况其他  
事凡筋力喘息之間一有過差皆非所以養其身也上

嘉納之洽在經筵言人主命相任則勿疑宰相重  
延尊朝廷尊則廟社安宰相掄才當盡公心君子進則  
庶職衆庶職衆則天下治上首肯再三乃曰卿如良金  
美玉渾厚無瑕天其以卿爲朕弼耶自御史中丞擢參  
知政事上因商確除目洽罄竭無所顧避上大書曰五  
十年無此差除知樞密院事累章求去以資政殿大  
學士知隆興府光宗立詔言事洽奏用人爲萬世不易  
之論臣前以此納忠壽皇今復告于陛下屢乞歸田畀  
宮祠方未得請也人勸之治第洽曰吾書生蒙拔擢至  
此未有以報國先營私乎使吾一旦罪去猶有先人敝  
東坡新編卷五  
庶可庇風雨夫復何憂慶元二年致仕洽常言居家不  
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  
求福報哉卒年七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洽質直端重  
有大臣體兩朝推爲名臣有文集奏議八十五卷  
施師點字聖與上饒人弱冠游太學司業高宏盛稱其  
文尋授學職以合選奉廷對調除臨安府教授乾道元  
年陳康伯薦賜對言歷年屢詔恤民而惠未加洽願因  
明堂肆赦蠲除逋負從之淳熙八年兼權禮部侍郎除  
給事中時太子詹事已除特增昌爲二命兼之賜對言  
近年人物飢敝士氣耗爾當廣儲人材以待用奉使

延立班既定相儀者以親王將至命師點退侍讀  
師點正色曰班立已定尚欲何為在廷相顧駭愕知其  
有守不敢復以為請使還上嘉歎不已十年連除參知  
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十四年除知樞密院事師點憐  
倦搜訪人才手書置夾袋中謂蜀去朝廷遠人才難以  
自見蜀士之賢者俾各疏其所知差次其才行文學每  
有除授必列陳之明年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泉州繼與  
臨安祠紹熙二年除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師點嘗謂  
諸子曰吾平生仕宦皆任其升沉初未嘗枉道附麗獨  
人主知之遂至顯用夫人窮達有命不在巧圖惟忠孝

事也卒年六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有文集奏議  
制藁東宮講議及易說史識諸書

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登進士第累遷吏部郎官言者  
論其超躐罷奉祠起知處州陛對論力之所及者三曰  
目力曰國力曰天力今盡以虛文耗之孝宗嘉納處民  
以爭役罷訟成大為勸義役隨家貧富輸金買田助當  
役者甲乙輪第民使之詔頒其法於諸路處多山田成  
大訪通濟堰故迹復之置隄關立水則既灌有序民食  
其利除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隆興再講和失定  
受書之禮上嘗悔之遷成大起居郎假資政殿大學士

充金祈請國信使國書專求陵寢蓋泛使也上面諭受  
書事成大乞併載書中不從金廷使者慕成大名至求  
中饋効之至燕山密草奏具言愛書式懷之入初進國  
書詞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既為叔  
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指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  
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屹不動必欲書達既  
而歸館所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成大之未起也金庭  
紛然太子欲殺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節而歸除中書  
舍人初御書崔寔政論賜輔臣成大奏謂聖意在勸綱  
常積敝而近日大理議刑遞加一等此非以嚴致平

史新

七

也上稱為知言張說除簽書樞密成大當制留詞  
頭不下又上疏言之命竟寢知靜江府政除敷文閣待  
制四川制置使蜀知名士孫松壽年六十餘樊漢廣甫  
五十九皆掛冠不仕表其節詔召之皆不起蜀士由是  
歸心召對連擢參知政事逾月為言者所論奉祠起知  
明州尋帥金陵以病請閒再奉祠進至資政殿大學士  
卒成大有文名尤工於詩自號石湖有石湖集攬轡錄  
杜海虞衡集行于世

龔茂良字實之興化軍人登進士第歷祕書省正字累  
遷吏部郎官張浚視師江淮茂良言景德之勝本於能

斷靖康之禍在於致疑願法其斷勿蓄其疑除其疑  
史水災應詔疏曰水至陰其占為女寵為嬖佞為小人  
專制蓋指內侍梁珂曾覲龍大淵也遷右正言會內侍  
李珂沒贈節度謚靖恭茂良諫寢其謚又極論大淵觀  
二人害政其珂百倍孝宗諭以皆潛邸舊有文學敢諫  
爭未嘗預外事翌日再疏不報即家居待罪章再上除  
太常少卿五辭不拜除直秘閣知建寧府請祠不允二  
人既逐起廣東提刑就知信州召對崇政殿左丞相使  
優卿欲留之右相虞允文不樂會俊卿亦罷除直顯謨  
西運判兼知隆興府上念江西連歲大旱以一路  
正付之茂良發廩振贍加右文殿修撰再任疫厲大  
作命醫治療全活數百萬進敷文閣待制除禮部侍郎  
明日拜參知政事葉衡罷上命茂良以首參行相事宣  
諭獎用願退茂良奏朱熹操行耿介請錄用除秘書郎  
為羣小讒毀未幾手詔付茂良謂虛名之士恐壞朝廷  
熹迄不至錢良臣侵盜大軍錢糧累數十萬茂良奏其  
事手詔令其折服召良臣赴闕將柄用之淳熙四年召  
史浩於四明茂良覺容裝因疾力求去上曰朕以經筵  
召史浩卿不須疑時曾覲欲以文資祿其孫茂良以格  
法繳進覲因茂良入堂道間得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

不避街司叱之曰參政能幾時茂良奏臣固不居連所  
情者朝廷大體上諭親往謝茂良正色曰參知政事者  
朝廷參知政事也覲退茂良批旨取賈光祖輩下臨  
安府撻之手詔宣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上使人宣諭  
要曲令繳進手詔且謂卿去雖得美名置朕何地茂良  
即奉詔茂良見覲勢益橫力求去上諭曰俟議恢復卿  
當再來是日與郡令內殿奏事乃手疏恢復六事上曰  
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自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于  
不可信如此良臣以宿怨從而傾之殿中侍御史謝廓  
堂也劾茂良落職尋論其矯旨責降安置英州父  
庶所後復資政殿學士謚莊敏茂良言恢復或謂  
覲令人誅以再留茂良信之茂良沒朱熹得副本讀之  
極言不可輕舉猶平生素論也深為歎息云  
論曰蕭燧忠實敢言全護善類李彥穎裁濫恩冗費不  
為近倖撻黃洽論治以用人為急孜孜許國無以家為  
施師點范成大抗禮虜庭使宋重於九鼎大呂竝淳熙  
良執政也華茂良磊落大節殆無與讓然主眷既衰又  
為羣小肆侮陳忠不已宜及於禍蓋說難自古所嘆云

明南京戶部主事蕭田柯維驥

杜莘老 王十朋 吳希 王希呂

陳良翰 李衡 張大經

杜莘老字起莘眉州人唐工部甫之後第進士以親老不赴廷對賜同進士出身授梁山軍教授以薦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彗星見高宗求言莘老陳時弊十事進一階歷殿中侍御史陳俊卿既解言職力求去上以莘老言復留金遣使致意傳欽宗凶問請淮漢地指案上上決策親征莘老上疏力贊謂當待以不懼則人

不恃而士氣振矣樞密周麟之聞金將盛兵犯邊大恐建言不必遣使莘老劾麟之挾姦罔上避事辭難恐懼至於掩泣衆有哭殺富鄭公之請尋與宮觀疏再上乃責瑞州辛醫士繼先怙寵干法聞邊警亟輦重寶歸吳興爲避敵計莘老疏其十罪竄之內侍張去爲取御馬院西兵二百斃其頂都人共駭口語籍籍莘老彈治上疑其未審不樂莘老執奏不已竟罷爲御馬院致仕而莘老亦以直顯謨閣知遂寧府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劉珪封還制書改司農少卿尋請外仍與遂寧始莘老自蜀造朝不以家行高宗西對褒諭曰聞卿出蜀

即新國紙帳如僧然雖久也未幾遂擢用莘老言中又知公論所予奪盡善皆得其根本脉絡嘗歎曰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姑言其大是欺其心不微其君者也及任言責極言無隱取衆所指目者未擊重聲振一時都人稱骨鯁敢言者必曰杜殿院云治郡績績爲諸州最孝宗受禪莘老進三議曰定國是修內政養根本尋卒年五十八

王十朋字龜齡樂清人有文行授徒梅溪絲太學試太題秦檜既死高宗親政十朋以權對其略曰嘗有鋪翠而以翠羽爲首飾者自若是豈法今不可禁乎抑

服渚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於外乎法之至公者莫如選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歲權臣子孫門客類竊巍科有司以國家名器爲媚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上親擢第一學者爭傳誦其策以擬占晁董上因取交趾所貢翠物焚之特授紹興府簽判時以四科求士帥王師心薦召除祕書郎兼建王府小學教授金將淪陷十朋輪對言禦敵莫急於用人今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爲將相者有長於用兵士卒樂用者有大帥者或設閒置散或老於藩郡願起而用之義積難也又言今雖雖陛下政復出多門是一

日會生也楊存中以三衙結北司盜大權  
其後子弟親戚布滿河臺諫論列委曲  
獨不行於管軍之門何以爲國至若清資加於喻  
盜於醫門諸軍承蒙威福自恣甚於唐之監軍皇  
道旁卒繁事甚於周之監謗將帥剝下賂上結怨  
軍道路捕人爲卒結怨百姓皆非治世事上嘉納秦  
稽父塞言路至是十朋與馮方胡憲查箴李浩相繼論  
事太學生爲五賢詩述其事除著作郎遷大宗正丞  
請祠歸孝宗立起知嚴州累遷國子司業言人主有大  
士賢納諫賞罰除起居舍人升侍講時左右史之

十朋同起居郎胡銓奏史職四事從之除侍御  
史上謂銓曰卿與十朋皆朕親擢十朋見上英銳每見  
必陳恢復之計及將北伐復上疏謂陛下志在興復大  
臣不能仰副聖心乞戒飭因論史浩八罪浩與郡十朋  
疏再上乃與祠史正志拜浩父事之林安宅出入史浩  
龍大淵門并疏其罪皆罷去符離失律張浚上表自  
和者乘此唱異議十朋上疏言臣素不識浚聞其  
不與敵俱生心實恭之則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  
陛下命督師江淮一月二捷皆服陛下任浚之難及王  
師一不利積議蠹起臣今日之師爲二帝復讐萬中

事非前代好大非事者比陛下固不以一  
議所搖然其論紛紛浚既待罪臣其可尚居  
之職乞賜竄死因言臣聞近日欲遣龍大淵撫諭淮  
信否上曰無之又言聞欲以楊存中充御營使上嘿然  
改除吏部侍郎力辭出知饒州饒竝湖盜出沒其間開  
十朋至一夕遁去丞相洪适請故學基益其圃十朋曰  
先聖所居十朋何敢予人移知夔州饒民走諸司乞留  
不得至斷其橋乃從間道去衆葺斷橋以王公名之移  
知湖州戶部責虛逋三十四萬命吏持券往辦不聽即  
請祠去起知泉州凡歷四郡布上恩恤民隱士之賢者

以禮致之訟至庭溫詞曉以理義多退聽者所至  
人繪而祠之及去老稚攀留思之如父母饒父早入境  
兩湖積霖入境即霽凡禱必應其誠之所感如此東宮  
建除太子詹事力辭不允遂力疾造朝詔給扶減拜又  
詔免朝參遣中使以告及襲衣金帶就其家賜之疾革  
累章告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命下卒年六十紹熙三  
年謚忠文十朋事親孝終喪不處內友愛二弟郊恩生  
奏其名逮沒二子猶布衣書室伯曰不欺每以諸葛亮  
自比朱熹張栻雖  
事謝詩聞禮皆篤學自立聞詩知光州提點江東

知常州江東轉運判官能守家法人亦思慕之  
吳甫字明可仙居人登進士第遷祕書正字與秦檜  
故檜專政甫退然如未嘗識公坐旅進揖而退檜風言  
者論罷通判處婺越三郡知處州以薦除監察御史遷  
殿中侍御史兩淮戰不利廷臣爭陳退避計甫言進爲  
上策退爲無策旣而金主亮斃上疏勸親征高宗至建  
康甫請遂駐蹕以係中原之望會有密啓還東者下侍  
從臺諫議甫言今欲控帶襄漢引輪湖廣則臨安不如  
建康便經理淮甸應接梁宋則臨安不如建康近議者  
徒說一時忽從思歸之人非爲國計臣恐回鑒之後西  
師之聲援不接北土之謳吟絕望矣又言去歲兩淮諸  
城望風奔潰此秦檜塞言路挫折士氣之餘毒也能  
友其道則士氣振而見危授命首有人矣出知婺州孝  
宗立陛辭陳裴伯對憲宗爲治先正其心以爲臨御之  
初出治大原無越於此上嘉納改知紹興府遷至吏部  
侍郎以敷文閣直學士知臨安府執政議以甫使金復  
除吏部侍郎凡議以龍大淵爲副甫曰是可與言行事  
者郭語聞待罷不行下遷禮部侍郎力求去與祠陳俊  
卿與甫俱以剛直見忌相繼引去中書舍人閻安中爲  
事遂言二臣之去非國之福起甫知太平州又知隆興

府前倭守六郡各因俗爲寬猛吏莫容姦民懷德  
興祠屢告老以龍圖閣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甫四親  
棺物當如已物視公事當如私事與其得罪於百姓  
得罪於上官立朝不偶晚退閒十有四年自號湖山居  
士爲文豪健俊整有表奏五卷詩文三十卷  
吳希呂字仲行宿州人南渡居嘉興登進士第孝宗獎  
用西北士召試授祕書省正字除右正言張說擢簽書  
樞密院事希呂與侍御史李衡交章劾之上疑其合黨  
責遠小監當尋悔改宮觀希呂直聲聞遠邇雖以此黜  
亦以此見知歷中書舍人給事中轉兵部尚書改吏部  
宋去除端明殿學士知紹興府以言者落職處之晏如  
天性剛勁遇利害無回護意嘗抗論近習用事上變色  
欲起希呂挽御衣曰非但臣能言之侍從臺諫皆有文  
字來矣守廬州又兼安撫使擢江西轉運副使及守紹  
興皆有政績江西時出所作奉石記示僚屬一幕官舉  
筆塗數字舉坐駭愕希呂喜其不阿薦之居官廉無屋  
可居紹興歸猶寓僧寺上聞之賜錢造第于家  
陳良翰字邦彥臨海人登進士第知瑞安縣俗號強梗  
吏治尚嚴良翰獨撫以寬催租不下文符但揭示名  
民曉諭聽訟咸得其情或問何術良翰曰無術第



此心如虛堂懸鏡耳遷至監察御史孝宗除右正人再移書求唐邵淮泗湯思退主遣小使盧仲賢李良翰言仲賢輕儇無恥杖自北來難信又言廟堂督府論議不同邊奏上聞皆陽唯諾而陰沮敗之萬一失事機督府安得獨任其責上矍然稱善仲賢至汴輒許金疆土歲幣而還上大怒下仲賢吏欲誅之宰相扣頭懇請得免復遣王之望龍大淵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不悔前失不謂秦檜復見今日且金要我罷四郡屯兵以歸之是不折一兵而坐收四千里要害之地決不可許若歲幣則俟得陵寢然後與庶猶有名今議未決

宋史李綱傳卷一百四十五

七

而之望遂行恐其辱國不止於仲賢詔侍從臺諫議多是良翰遂以胡昉楊由義為審議官與敵議四郡不合困辱而歸思退尚執前論正言升楮附思退以撼督府良翰為左司諫疏論思退姦邪誤國宜早罷黜張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言搖之上曰思退前議因失然朕愛其警敏卿其置之若魏公則今日執出其右此殆言者有異意卿為朕論之良翰頓首謝曰陛下言及此天下幸甚宰相縱無全材寧取撲實緩急猶可倚賴思退庸懦小點大癡將誤國且警敏二字恐非明主卜相之法既退以上語諭同列楮勃然變色明日亦請對

宋史李綱傳卷一百四十五

八

人使關乞召用良翰胡銓王十朋而斬思退等思退由是始敗良翰知建寧府福建轉運副使提點江東刑獄移浙西召為宗正少卿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進給事中未幾以敷文閣待制奉祠召為太子詹事一日出手書唐太宗與魏徵論仁德功利之說俾極陳今日所未至者良翰疏八弊上嘉歎詔兼侍講以疾告老除敷文閣直學士奉祠卒年六十五光宗立特謚獻肅李衡字彥平江都人幼博誦為文操筆立就登進士第授吳江主簿有部使者怙勢侵刻衡不忍以敲朴迎合投劾于府拂衣歸後知溧陽縣專以誠意化民治狀聞詔進一秩尋召為監察御史歷司封郎中樞密院檢議出知溫婺台三州如直秘閣而衡引年乞身懇懇不休孝宗累卻其奏除祕閣修撰致仕上思其樸忠旋召除侍御史以老固辭不許差同知貢舉會外戚張說以節度使掌兵柄衡力疏其事廷爭移時改除起居郎衡曰與其進而負於君孰若退而合於道章五上請老上知不可奪仍以祕撰致仕時給事中莫濟不書敕翰林院必大不韋制右正言王希呂亦與衡相繼論奏同時衡士為四賢詩紀之衡後定居岸山結茅別墅號

解左右惟三蒼頭聚書踰萬卷號曰樂菴卒年七十

初入辟雍同舍洛人趙孝孫得程頤之學勸衡讀論

語曰學非記誦詞章之謂所以學聖賢也不可有絲毫

偽實處方可以言學衡心佩其訓雖博通羣書而以論

語為根本臨沒沐浴冠櫛條然而逝周必大聞之曰世

謂晉人釋氏乃能達死生衡非逃儒入釋者而臨終超

然如此殆幾孔門所謂聞道者歟

張大經字彥文建昌人紹興中登進士第年吉人龍泉

有善政諸司列薦賜對便殿出知儀真平易以民咸

總之提舉湖南常平提點湖北刑獄尋移江東孝宗以

朱熹新學卷四

風力峻整遂除監察御史大經首陳士風倍克嫺情謨

慢淨虛四弊遷大理少卿守殿中侍御史論近習韓侯

薦士上曰此亦無害昔楊得意為狗監亦嘗薦司馬相

如大經奏恐無恥者望風希旨傷毀士俗又論宦者重

璉暴橫將命淮甸所至誅求且自號重閣羅上依奏請

罷竄南康軍除侍御史至禮部尚書兼侍讀屢請祠上

曰卿公廉必能為朕牧民以微飲閣學士知建寧府未

幾移鎮紹興辭不拜予祠進龍圖閣學士告老以通奉

大夫致仕方主眷未衰抗疏引去人方之孔幾壽逾八

朱熹宗進正議大夫降詔撫問賜銀奩藥茗逮疾革語

請予回音目可瞑吾愛君憂國之心不可泯無一語及

私計聞上甚悼之贈銀青光祿大夫諡簡肅

論曰南渡權奸相踵沮塞言路迨秦檜死高宗始親政

繼以孝宗勵精竝矯曩弊容納忠言如杜莘老等間逆

心難堪亦不深譴良以作士氣廣聰明是故小康之治

臻焉夷考七人者皆信道不惑足當大任用若克究其

效宜何如耶

王大寶 汪應辰 陳良祐 李浩

汪大猷 劉儀鳳 李燾

王大寶字元龜其先絳溫陵徙潮州政和貢辟雍建炎

朱熹新學卷四

廷試第二授南雄州教授移病歸數年差監登聞鼓院

奉台州祠復數年趙鼎謫下潮大寶日從講論語鼎數

曰吾居此平時所薦無一至者君過人遠矣知連州張

浚亦謫居命子栻與講學時栻張客賤斥無虛日人為

累息太寶獨泰然知袁州進詩書易解除國子司業

崇政殿說書進秩知溫州又提點福建廣東刑獄孝宗

即位連擢右諫議大夫張浚起為都督大寶力贊其議

未幾湯思退議罷督府請講和大寶極論之章三上除

兵部侍郎起居郎胡銓奏曰近日王十朋王大寶

去非國之福上曰十朋引去朕留之不能得大

實論湯思退太早今爲兵部侍郎豈容復聽其去  
以敷文閣直學士奉祠尋請致仕督府既罷撤邊防棄  
四州金復犯邊詔思退都督軍馬辭不行上震怒竄思  
退中外以大寶前言不用爲恨乾道初召爲禮部尚書  
入對言理財之道當務本抑末右正言程叔達奏大寶  
乞復免行錢非是以舊職奉祠中書舍人閻安中欲留  
其行叔達併劾之詔大寶致仕尋卒年七十七

汪應辰字聖錫玉山人十歲能詩鄉舉進士俱第一年  
甫十八高宗異之特書中庸篇以賜初名洋爲改應辰  
卽欲除館職宰相趙鼎言且金歷外任養成其材乃授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十一

鎮東軍簽判鼎爲帥幕府事悉諮焉歲小旱命應辰禱  
名山卽應人曰此相公也鼎曰乃狀元雨也召爲祕書  
省正字時秦檜力主和議應辰上疏謂和議不諧非所  
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怠非所患異  
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秦檜大不悅出通判建州  
遂請祠以歸寓居常山之永年院蓬蒿滿徑餽粥不繼  
應辰處之裕如益以修身講學爲事自是凡三主管崇  
道觀張九成謫邵川交游皆絕應辰時通問及喪父言  
者猶攻之應辰不遠千里往弔通判袁州趙鼎喪過郡  
應辰爲文祭之曰雨登上帝皆直艱危之時一斤南荒

遂爲死生之別事已定矣蓋檜恩特容於歸骨吏付之  
火其子僅三兵以歸道出衢州守意傑希檜檣應辰  
爲死黨符移訊鞠徧搜行囊求祭文不可得胡寅遺檣  
書謂此事不足竟事乃寢通判靜江府踰期不得代乃  
訟檣歸省其母繼差通判廣州時檣所深忌者趙鼎張  
浚鼎旣死而浚獨存未快其意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  
前帥張宗元與浚詩言干朝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  
軌獄旣具檣死應辰幸而免明年召爲吏部郎官遷右  
司母老乞外知婺州尋以憂去廬于墓側服闋除祕書  
少監遷權吏部尚書又權戶部侍郎兼侍講孝宗將建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十一

爲太子名與唐廬江王晉楚王同詔改爲曄應辰以爲  
與唐昭宗同遂改今名暨內禪擬於傳位日降赦應辰  
言唐太宗受禪於高祖明年正月始改元乃從其說又  
議改元重熙應辰謂契丹嘗以紀年遂改隆興一朝大  
典禮多應辰所定議太上尊號李壽陳康伯密議以光  
堯壽聖爲稱反集議或謂尊號始自開元罷於元豐今  
不當復況太上視天下如棄敝屣豈復顧此應辰主之  
尤力或又言主上奉親烏得援元豐自却爲比於是議  
狀書者半不書者半明日應辰復與金安節等十二人  
陳所見大槩謂光堯近乎神堯壽聖乃英宗誕節

以名寺御史周必大亦以為問應辰答以書可  
語有聞之德壽者高宗因上過宮云汪應辰素不  
於是詔尊號不容但已安節等遂奉詔應辰連乞補外  
遂知福州未幾升敷文閣待制舉朱熹自代在鎮二年  
會朝廷謀蜀帥乃以敷文閣直學士為四川制置使知  
成都府宣撫使吳玠死應辰攝宣撫之職蜀道晏然召  
還陛對以畏天愛民為言上曰卿久在蜀寬朕西顧憂  
除吏部尚書尋兼翰林學士并侍讀論愛民六事廟堂  
議不合不悅者眾一日陳良祐對上告以汪應辰言  
卿在蜀多誕謾良祐奏臣與應辰昨同從班應辰請外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三

得衢州臣情其去同奏留之時邊奏方急臣不知應辰  
將為便私計也應辰以此大憾乃為是說中臣上曰乃  
爾邪應辰在朝多章弊事中責人皆側目德壽宮方整  
石池以水銀浮金龜魚于上上過之高宗指示曰水銀  
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上怒曰汪應辰力言朕置房  
與民爭利乃自取水銀邪應辰知之力求去遂以端明  
殿學士知平江府韓王被旨棟馬過郡應辰簡其禮王  
歸謂之連貶秩請祠自是臥家不起矣淳熙三年卒應  
辰接物溫遜遇事特立不回流落嶺嶠十有七年猶  
始還朝則方正直敢言不避少從呂居仁胡安國游張

試呂祖謙深器許之告以造道之方嘗釋克己之私如  
用兵克敵其義理之精如此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尤  
友愛嘗以先疇遜其兄衢雖無屋可居不顧也子達繼  
登進士第仕至吏部尚書

陳良祐字天與金華人登紹興進士第乾道中歷左司  
諫孝宗銳意圖治以唐太宗自比良祐請省覽太宗政  
要擇善而從知非而戒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卿  
亦當以魏徵自勉時詔起復左相良祐言起復非正禮  
今無疆場之事宜使之終喪遂奪遷給事中兼直學  
士院至吏部尚書時議遣之使請地良祐奏陛下恢復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四

之志未嘗忘懷然詢謀責於僉同不可不察博訪歸於  
獨斷不可不審固有以用衆而興亦有以用衆而亡固  
有以獨斷而成亦有以獨斷而敗今遣使求侵地乃啓  
釁之端陛下度可以虛聲下之乎奏入忤旨貶瑞州居  
任尋移信州後許自便久之起知徽州尋除敷文閣待  
制知建寧府卒

李浩字德遠臨川人紹興十二年登進士第時秦熈挾  
舉相予以魁多士同年皆見之或拉浩行毅然不往歷  
未常主簿兼光祿寺丞自秦檜用事塞言路及上總  
綱此習尚存至是浩與王十朋數人始相繼言事

者興起浩不安於朝請祠歸孝宗即位以太常丞召權吏部郎官浩推為湯思退所厚御史尹絳欲引以共擠張浚因薦浩及對乃明示不同之意二人皆不樂除卒始除員外郎兼皇子恭王府直講王愛重之他日外補累年以歸王喜曰李直講來矣浙河水災應詔條時政闕失傾倒騰竭見者悚慄上不以爲忤執事者深忌之乞外得台州除直秘閣豪民鄭憲以貨給事權貴人門黨案爲姦事輒械繫之死獄中盡籍其家徙其妻孥權貴人教其家訟冤且誣浩以買妾事言者用是擠之疏方上權參政劉珙越次奏浩爲豪民所誣上顧曰守臣不畏疆禦豈易得邪且門章安在珙袖出之遂留中不下大理觀望猶欲還其所沒貨上批其後如浩斷浩始得安明年除司農少卿擢大理卿時上英明有大有爲之志廷臣不能奉行誕慢苟且依違避事浩前在司農嘗因面對陳經理兩淮之策至是爲金使接伴還奏曰臣親見兩淮可耕之田盡爲廢地心嘗痛之條畫營屯以爲恢復根本又言比日措置邊事甚張皇願戒將吏嚴備禦無規微利近功日與大臣脩治具結人心持重安靜以俟敵變上悉嘉納特宰相力求外以直寶文閣知靜江府兼廣西安撫越二年召還入對論俗不美

者八曰陛下所求者規諫而臣下專務迎合所責者守而臣下專務順從所惜者名器而僥倖之路未塞所重者廉恥而趨附之門尚開儒術可行而有險諛之徒下情當盡而有壅蔽之患期以氣節而偷情者得以苟容責以實效而誕慢者得以自售上問誕慢謂誰浩具以實對翌日謂宰相曰李浩直諫遂除權吏部侍郎時政府有怙寵竊權者黨與非一浩中立不倚相與謀議諫議大夫姚憲論罷與祠屬慶路闕帥命浩以祕閣修撰龍其行踰年以疾請祠提舉王隆萬壽宮命未至卒年六十一特贈集英殿修撰浩天資質直涵養渾厚不利害動其心少力學爲文辭及壯益沈潛理義立朝忠憤激烈見忌於衆上始終全之爲郡尤潔已不載南海一物平生奉養如布衣時人不敢干以私云汪大猷字仲嘉鄞縣人以父恩補官登進士第累遷大宗丞兼吏部郎官又兼戶部右曹入對言總覈名實責任臣下因才而任毋違所長量能授官毋拘流品孝宗顧謂左右曰疏通詳雅而善議論有用之才也除禮部員外郎丞相洪适薦兼吏部侍郎仍遷主管左選吏曹兼太子左諭德侍講遷祕書少監脩五禮會要尋兼權刑部侍郎又兼崇政殿說書又兼給事中上清諫備

勸政事曰朕每厭宦官女子之言思與卿等談語  
所聞可極論之大猷遂陳數事上嘉獎歷權吏部尚書  
以言去授敷文閣待制奉太平興國祠起知泉州毗舍  
邪背掠海濱居民歲遭戕防之勞費不貲大猷作屋二  
百區遣將留屯久之戍兵以真臘大貲爲毗舍邪犯境  
大猷曰毗舍邪面目黑如漆語言不通此豈毗舍邪耶  
遂遣之進敷文閣直學士留知泉州踰年奉舊祠改知  
隆興府江西安撫使以大暑討永新禾山洞寇不利自  
劾落職南康軍居住仍奉舊祠後提舉上清太平宮連  
復敷文閣待制升學士卒贈二官大猷與丞相史浩同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七

十七

里又同年進士未嘗附麗以干進好周施敘宗族外族  
爲興仁錄率鄉人爲義莊二十餘畝以爲倡衆皆欣勸  
所著有適齋存彙備忘訓鑒等書

劉儀鳳字韶美普州人登進士第十年始赴調尉蓬溪  
監資陽酒稅爲梁州榮州掾紹興二十七年起居郎趙  
逵舉儀鳳稱其富有詞華恬於進取得除諸王宮大小  
學教授歷禮部員外郎孝宗受禪兼國史院編修官兼  
權祕書少監乾道元年遷兵部侍郎兼侍講儀鳳奉入  
半以儲書凡萬餘卷國史錄無遺者御史張之綱論儀  
鳳錄四庫書本以傳私室遂斥歸蜀三年復集英殿修

知邛州未上改漢州果州罷歸卒年六十六  
至老不倦尤工於詩然頗慕晉人簡傲之風不樂  
與庸輩接故平生多踰蹊一蹊遂不辰云

李壽字仁甫眉州人唐宗室曹王之後父中登第知仙  
井監壽甫冠憤金籬未報著及正議十四篇皆救時大  
務紹興八年登進士第仕州縣有聲以餘暇力學壽恥  
讀王氏書獨博極載籍搜羅百氏慨然以史自任本朝  
典故尤悉力研覈倣司馬光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迄  
于靖康爲編年一書名曰長編浩大未畢仍效光體爲  
百官公卿表史官以聞詔給札來上歷潼川府路轉運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八

十八

判官乾道三年召對首舉藝祖治身治家治官治吏典  
故以爲恢復之法再除禮部郎中言中興祭禮未備請  
令太常參校開寶嘉祐政和禮書同異修成祭法四年  
上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五年遷祕  
書少監兼權起居舍人尋兼實錄院檢討官宰相以壽  
數言事不樂盡逐請去除直顯謨閣湖北轉運副使陞  
辭以欲速變古爲戒八年直寶文閣帥潼川兼知瀘州  
淳熙改元被召過城中火上章自劾提刑何熙志奏其  
數不實且言長編記魏王食肥堯語涉誣謗上曰憲臣  
按奏火數失實職也何預國史詔熙志貶二秩罷壽止



史一校數及都門乞祠除江國建前臨遺書  
震皆陰盛主敵國小人不可不慮且中無變古無  
兩言又上快箴引太祖罷朝悔乘快決事以諫上嘉納  
延祕閣修撰權同修國史權實錄院同修撰既而權禮  
部侍郎七月壬戌雷震太廟柱壞鳴尾有司旋加修繕  
壽養非所以畏天變當應以實上諭大臣壽愛朕屢進  
謫言賜金紫四年直拜侍郎仍兼工部子虛既中制科  
為祕書省正字尋遷著作郎兼國史實錄院編修檢討  
管父子同主史事惛紳榮之近臣復舉次子塾應制科  
以閣試不中程黜厘偶考上舍試卷發策問制科為御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一

十九

史所劾語連及壽庶罷壽亦出知常德府累表乞閒與  
祠明堂禮成以其首議復除數文閣待制庶塾繼亡上  
欲以吏事紆壽憂起知遂寧府十年長編全書成詔藏  
祕閣壽自謂寧失之繁無失之略故一祖八宗之事凡  
九百七十八卷云一日召對延和殿講臣方讀陸贄奏  
議壽因言贄雖相德宗其實不過今遇陛下可謂千載  
一時遂舉贄所言切於今者數十事勸上力行之上有  
功業不足之嘆壽曰功業見乎變通人事既修天應乃  
至以內祠兼侍講同修國史薦尤表劉清之十人為史  
官十一年春乞致仕優詔不允病革除敷文閣學士致

仕口占遺表願經遠以藝祖為師用入以昭陵為則  
辭徐乃卒年七十上聞嗟悼贈光祿大夫壽性剛特  
直卑著書檜尚當路檜死始聞于朝嘗在從列每正色  
以評國論張杲嘗曰李仁甫如霜松雪栢無嗜好無姬  
侍不殖產平生生死文字間長編一書用力四十年孝  
義謂無媿司馬遷葉適謂春秋以後纔有此書文集五  
十卷奏議三十卷易學五卷春秋學十卷又有五經傳  
後尚書百篇圖大傳雜說七十二子名籍及歷代宰相  
年表等書諡文簡累贈太師溫國公子壁至執政皆  
有文名人比之三蘇壁別有傳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一

二十

論曰當趙鼎張浚張九成相繼遠謫一時交遊率感禍  
絕踪而王大寶注應辰乃甘附於黨友其聞范滂之風  
而興者乎陳良祐諫開邊李浩執法不撓汪大猷鄉族  
罷其庇劉儀鳳苦學於祿利恬如李燾恥讀王氏書擅  
著述才均從臣之表表者或少燾長編掇拾野史自古  
傳而精者鮮矣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三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四

列傳八十六

明南京戶部主事蒲田柯維騭

劉章 李椿 唐文若 胡沂

周執羔 金安節 張孝祥 周淙

蔡洸 莫濛 李繁 王信

陳居仁 張運

劉章字文孺龍游人紹興十五年廷對擢第一歷秘書郎兼普安恩平兩王府教授遷著作佐郎秦檜嫌不附已風言者媒孽其罪出倅筠州檜死遷至吏部侍郎復被論予祠舉朝嗟鬱起居郎王佐訟其冤亦坐絀起知

東坡新編卷一百四十四

十一

梧州未久請祠孝宗念舊學歷拜禮部侍郎朝廷議經略中原調諸郡兵民頗擾少卿趙彥端指言非是或諧彥端曰陛下究心大舉凡所圖回但資趙彥端一笑爾上問章曰聞卿監中有笑朕者章不知狀從容對曰聖主所為人焉敢笑若議論不同或者有之上意解彥端獲免人稱章長者惟權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對選德殿問章今年幾何容貌未衰頗嘗學道否章拱對曰臣書生無他長惟非儉自度晏嬰一狐裘三十年人以為難臣以為易上嘉歎久之章力告歸以顯謨閣學士食祠祿上數存問拜端明殿學士後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

年八十贈光祿大夫諡靖文章容狀魁碩以周密自守出入兩朝被顧遇未嘗泄禁中一語

李椿字壽翁永平人父升進士起家靖康之難升其父以背受刃與長子俱死椿得補迪功郎至寧國軍節度推官張浚辟為制司準備差遣常以自隨椿奔走淮甸綏流民布屯戍察廬壽軍情相山水險要所助為多隆興初諸將有以北討之議上聞者事下督府椿奏記浚曰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縱得其地未易守也既而師出無功浚嘗嘆實才之難椿曰豈可厚誣天下無人唯不惡逆耳而甘遜志則庶其

東坡新編卷一百四十四

十二

肯來耳浚復除右相椿知事不可為勸之去明年春浚出視師椿曰公無故去朝廷蹤跡必危復申前說甚苦浚心是之而自以宰臣任天下之重不忍決去未幾果罷椿監登聞鼓院有所不樂請通判廉州以歸未上召對知鄂州移廣西提刑又移湖北漕召為吏部郎官論廣西鹽法孝宗納其說遂改法焉除樞密院檢詳忤張說求去上慰留遷左司復請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兼請十三事同日報可大者減桂陽軍月椿錢萬二千緡損民稅折銀之直民刻石紀之除司農卿椿會大農廣庸米百七十萬斛而省倉見米僅支一二月嘆曰

所謂國非其國矣力請減儲二百萬斛為一年之蓄  
得臨安守椿在議中執政或謂其於人無委曲上曰正  
欲得如此人遂兼臨安府視事三月竟以權倖不便解  
去椿在朝遇事輒言執政故不悅及是轉對又言君以  
剛健為體而虛中為用臣以柔順為體而剛中為用陛  
下得虛中之道以行剛健之德矣在廷之臣未見其能  
以剛中守柔順事陛下者也執政滋不悅出知婺州除  
吏部侍郎又極言閹寺之盛最後極言當預邊備以病  
請祠特與郡賜尚方珍劑以遣既而上章請老進秩致  
仕越再歲命待制願謨閣知潭州湖南安撫使累辭不  
東坡新編卷四

三

獲乃勉起至則撫摩凋瘵氣象一如盛時未滿歲復告  
歸進數文閣直學士致仕朝拜命夕登舟歸老野塘上  
卒年七十三朱熹嘗銘其墓云  
唐文若字立夫眉山入父庚在文苑傳文若登進士第  
分教潼川府給事中勾濤薦自代詔赴行在所既至而  
勾濤出不得見文若奏書闕下略曰昔漢高慢士四皓  
去之而西鄙少廉恥之人光武禮賢嚴光友之而東都  
多節義之士今兩宮將歸五路初復正宜市朽骨式怒  
理以來豪傑與之共治寧濤惜此數刻之對耶書奏翌  
日召對高宗大悅特旨改合入官通判洋州再判遂寧

東坡新編卷四

四

於魏良臣以文若對書為尤  
政秘書郎為文思錄以獻其意言有國者不可去其  
自會主和朝論諱言兵故文若以此風焉遷起居郎  
全收用西北人材以固根本上深納之將命以掌制時  
有為宣和執政請恩為司諫凌哲所彈文若喜其直作  
朱泰詩以美之侍御又周方崇以為譏已劾文若狂誕  
出知邵州上屢為近言唐文若無罪可改近郡知饒  
州加直敷文閣移知溫州後召為宗正少卿復除起居  
郎時金主自將圍大將王權于歷陽權遁淮南盡沒詔  
百官廷議文若畫三策一請上親征二乞遣大臣勞軍  
三乞起張浚眾遂列奏上之不報文若尋面對上問曰  
卿熟張浚否文若曰浚守道篤學天下屬望今四十年  
天不死浚嶺海正為今日遂起浚知平江府尋改建康  
乘輿幸江表以文若起居郎兼給事中直學士院同群  
司居守駕還遷中書舍人孝宗嗣位張浚以右府都督  
江淮軍事文若時以疾請外與郡尋改都督府參贊軍  
事浚使行邊按守備多所罷行者未還除知鼎州改江  
州旋請祠章三上未報卒年六十贈左通奉大夫  
胡沂字周伯餘姚人父宗伋號醇儒沂進士甲科陸沉  
州縣幾三十載紹興二十八年始入為正字遷校書郎

錄院檢討官吏部員外郎轉右司率定  
御史侍御史時龍太淵會觀以潘即舊恩除知  
論其市權招士請拜遠之未聽而諫官劉度坐抗  
遷沂草累上曰安知無抑宗元劉禹錫輩撓節以從  
之者好進者嫉其言共排之沂亦以言不行請去與外  
福乾道元年累遷吏部侍郎兼權尚書以目疾勾祠六  
年出知處州復引疾提舉興國宮八年連拜給事中進  
禮部尚書並兼領詹事又改侍讀上顧沂厚有大用意  
沂恬退無所依附數請去遂允文當國希旨建策復  
原沂極論金無靈而我諸將未見可任者數梗其議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遂以龍圖閣學士仍奉興國宮卒年六十八方疾革整  
容素冠不少惰其為學所得者如此謚獻肅  
周執羔字表卿弋陽人徽宗擢進士第二至太學博士  
高宗南渡調宜黃縣丞時四境倣擾遺卒相挺為變令  
天恐不知所為執羔諭以禍福皆斂手聽命乃誅其黨  
執首謀者斬以徇邑人德之給諫立祠歷太常丞會建  
明堂習肄大樂執羔訪輯舊聞制作始備累遷禮部  
侍郎兼權吏部侍郎同知貢舉舊例進士試禮部下歷  
十八年得免舉又四試禮部下始特奏名推恩秦檜既  
以科第執其手士論譴諱為減三年以悅眾執羔言祖

不可亂錄此作檜御史劾之久之始得  
州改慶州乘慶路安撫使又知歸州尋除敷文閣待  
乾道初守婺州召還以內祠兼侍講首進二說謂主  
權正心誠意立國在節用愛人復為禮部侍郎孝宗患  
人才難知執羔曰今一介不進亦蒙賜召口舌相尚殆  
風氣俗豈可使之得志哉上嘉納一日侍經筵自言學  
易知數臣事陛下之日知已乃事第上惻然即拜本部  
尚書升侍讀固辭不許命釐正統元曆執羔用劉義叟  
法接曆議曆書五星測驗各一卷上之充安恭皇后啟  
宮按行使日與闕人接卒事未嘗文一談闕亦服其長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六

者不怨也拜疏求去除龍圖閣學士奉內祠在經筵二  
年每勸上辨忠邪納諫爭上深知其忠累章告老上度  
不可奪乃與外祠賜茶藥御書恩禮尤渥公卿祖帳都  
門外搢紳榮之卒年七十七執羔有雅度立朝無朋比  
治郡廉知有循吏風手不釋卷尤通于易  
金安節字彥亨休寧人博洽經史尤精於易縣太學登  
進士第累遷殿中侍御史秦檜兄梓知台州安節劾其  
附麗桀師賊梓遂罷檜衡之未幾丁母憂去遂不出檜  
既死檜大理卿遷宗正少卿金使施宜生賀正安節館  
之還禮部侍郎明年再充送伴使至楚州副使耶律翼



將名世又優於吏事所至以治辦稱但渡江初大饑  
和戰張浚主復讎湯思退祖秦檜力主和孝祥出入二  
人之門兩持其說議者惜之

周宗字彥廣長興人父需以進士起家至左中奉大夫  
宗敏力學以父任爲郎歷官至通判建康府紹興末  
邊事方興命宗守滁陽未赴移越州又徙濠梁淮楚舊  
有並山水置砦自衛者宗爲立約束結保伍金主亮傾  
國犯邊民賴全活者不可勝計除直祕閣再任孝宗受  
禪命帥維揚進至直顯謨閣時兩淮經蹂躪民多流亡  
宗極力招輯按堵如故進直龍圖閣除兩浙轉運副使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九

未幾知臨安府請禁貴近奢靡浚河流以通舟楫除祕  
閣修撰進右文殿修撰奉祠歸上念宗不忘除敷文閣  
待制起知寧國府趣入奏上慰撫逾渥魏王出鎮移守  
婺州明年復奉祠詔告老尋卒年六十

蔡光字子平襄之後徙居雷用父伸左中大夫光以蔭  
補將仕郎中法科除大理評事遷寺丞歷戶部郎總領  
淮東軍馬錢糧知鎮江府時父早郡民築陂渚水灌漑  
漕司檄郡決之父老泣訴光曰吾不忍復罪百姓也卻  
之已而大雨漕運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我褚我水以  
灌以既俾我不奪蔡公是賴就除司農少卿以戶部侍

郎召試吏部尚書移戶部孝宗謂侍臣曰朕以樞密得  
人爲喜滌常言財無滲漏則不可勝用未幾求去除徽  
學士知寧國府即奉祠歸卒年五十七沈事親孝  
曠未易名力請于朝得賜諡奉入每以振親戚之貧者  
去朝之日囊無餘資至舊所賜銀鞍轡治行云

莫濂字子蒙歸安人以祖蔭補將仕郎兩魁法科累官  
至大理寺正孝宗諭輔臣曰莫濂非獨曉刑獄可俾理  
金穀除戶部員外郎遣措置浙西江淮沙田蘆場上語  
之曰得此可助經費歸日以版曹處卿濂多方括責得  
二百五十三萬七千餘畝言者論其丈量失實徵及貧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十

民責監饒州景德鎮起知光化軍金盃盟餉餽急除淮  
南轉運判官濂遷延不之任坐勒停宣諭使汪澈言於  
上復舊職召見上諭曰朕常記向措置沙田甚不易濂  
謝曰職爾不敢避怨上曰使任責者人人如卿天下何  
事不成累遷直寶文閣學士大理少卿兼詳定司敕令  
官兼權知臨安府未幾假工部尚書使金家庭賜宴濂  
以本朝忌日不敢簪花聽樂竟不能奪使還除刑部侍  
郎改工部兼臨安府少尹以言者罷起知鄂州卒年六  
十一贈正奉大夫

李燾字清叔崇慶人第進士爲隆州判官攝綿州歲侵



張者一萬人明年又饑諸郡盜起綿緬接堵廢糧成  
路難得兼提舉常平歲凶先事發廩蠲租所活百七  
一萬人知興元府安撫利州東路漢申又饑劍外和羅  
在州者獨多繫當匹馬行阡陌間訪求民瘼有老嫗泣  
曰民所以饑者和糴病之也繫奏免之徙倉部員外郎  
總領四川財賦軍馬錢糧升郎中淳熙三年廷臣上言  
四川歲糴軍糧名為和糴實科糴也詔制置使范成大  
尙繫相度以聞繫書利民十一事上之前俊凡三年繫  
上奏疏十有三而天子降詔難問者凡八訖如其議梁  
澤間繪像祠之語在食貨志擢守太府少卿上意方嚮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十一

用而繫亦欲奏蠲監酒和買之弊以盡滌民害會有疾  
率上優恤焉初繫宰眉山校成都漕試念吳氏世襲兵  
柄必稔蜀亂發策云以武宣之明不能銷大臣握兵之  
禍以憲武之烈不能收藩鎮握兵之權後吳曦果叛安  
丙既誅曦語人云吾等焦頭爛額就如李公先見者乎  
繫講學臨政皆有源委所著書十八種有桃溪集一百

卷

王信字誠之麗水人入太學登進士第授建康府學教  
授父喪除進所上府太宗論贊及負薪論孝宗覽而嘉  
之特循兩資授大學博士權考功郎官銓曹爲清授軍

器少監兼官如故以母憂去吏衷金殺牲禱神願信服  
闋無再爲考功既起知永州入奏事留爲將作少監復  
考功郎官轉軍器少監兼右司郎官升至左司員外郎  
轉對論士大夫趨向之敝居官者逃一時之責而後之  
禍患有所不恤獻言者求一時之合而行之可否有所  
不計集事者以趣辦爲能而不爲根本之慮謀利者以  
羨餘爲事而不究源流之實持論尚則薄而寢失祖宗  
醇厚之意章弊類煩碎而不明國家寬大之體願示好  
惡於取舍之間使天下靡然知向又論朝廷有恤民之  
政而州縣不能行恤民之實又論豫備三說及屯田利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十一

害上皆嘉納歷遷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假禮部尙  
書使金肄射都亭連中的信得米芾書法金人寶之歸  
言金人必衰之兆有四在我當備之策有二上首肯之  
太史奏仲秋日月五星會于軫信言休咎之徵史策不  
同然五星聚者有之未聞七政共集也分野在楚願思  
所以順天而應之因條上七事信遇事剛果論奏不避  
權要上亦虛心延訪益抗志不回絲此人多嫉之信亦  
力求去與祠詔求言信條十事以獻曰法戒輕變令貴  
必行寬州郡以養民力脩軍政以待機會郡當分其緩  
急縣當別其劇易嚴銅錢之禁廣積聚之備處歸附之

人微逃亡之卒起知湖州擢集英殿修撰知紹興府  
兼安撫使山陰境有狹狹湖四環皆田歲苦瘠信創  
十門導俾渚注之海築十一埧化匯浸爲上腴民繪像  
以祠更名曰王公湖加煥章閣待制知鄂州改池州疾  
廢請老以通議大夫致仕有星隕于其居數日信卒遺  
其子以忠孝公廉所著有是齋集行世

以居仁字安行興化軍人家明州以父膏蔭入仕舉進  
士秦檜與膏有故居仁曰是有命焉終不自通歷諸王  
宮大小學教授虞允文欲引爲用不就欲與論兵謝不  
能退而貽書謂有定力乃可立事若徒爲大言終必無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七

幸成亦旋敗允文爲色動徙主軍器監濬宗正脩玉  
璽對言立國須定規模陛下非無可致之資而規模  
未立孝宗不懌居仁奏陛下銳意恢復繼乃通和和戰  
守三者迄今未定孰爲規模耶允文曰此正前日定力  
之論也累遷權禮部郎官力請外知徽州秩滿邦人挽  
留入對帝嘉獎留爲戶部右曹郎官命未下以治行天  
下第一特轉朝議大夫兼權度支又兼權禮部累遷起  
居郎學兼詳定一司敕令兼權中書舍人泛恩監賞封  
無所避權直學士院乞詔大臣博議絕浮費汰冗兵  
計常省之數定蠲除之自此富民興術也以集英殿修

撰知鄂州進煥章閣待制移建寧府有因告糴殺人者  
會赦免居仁曰此亂民也遂誅之鎮江大旱又移居仁  
守鎮江區畫有方所有活數萬計加寶文閣待制知福  
州治宇室之暴橫申蠱毒之舊禁再進華文閣直學士  
奉祠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居仁風度凝遠處已應物宜  
以誠信臨事毅然有守號稱循吏所至立祠祀之有奏  
議制藁詩文行世子卓有傳

張運字南仲貴溪人唐宰相文瓘之後入太學登進士  
第賜同上舍出身仕州縣多佳政擢度支郎中爲高宗  
陳諸路綱運七弊懲革十術遠近遞輸以均勞逸皆施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十四

行緊遷刑部侍郎所建白皆主欽恕又請廣儲蓄興鼓  
鑄脩屯田作鄉兵並聽納連遷戶部侍郎丞相陳康伯  
議遣李寶自四明控制海道眾論紛紜運贊決以爲上  
策金人果敗走以御營隨軍都轉運使從上勞師江上  
駕還山外得太平州當兵饑疾癘之餘勞徭安輯繕甲  
兵申禁令民賴以安孝宗卽位運請老以敷文閣待制  
奉祠尋授廣東經略不赴乾道七年都大饑運首發粟  
三千石振之自是民爭出粟以濟連疏致政不許卒贈  
少師左光祿大夫嘉定中贈開府儀同三司

論曰劉章始見黜而不悔晚被眷而不驕李椿多建國

其為柄臣近倖所嫌唐文若胡沂之正論直氣固難  
金匱實兼之張孝祥仕學俱優周滌而下七人者並  
稱良吏何乾淳之多賢也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四

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五

列傳八十七

明南京戶部主事蕭因柯維祺編

周必大 留正 葛邲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其先管城人祖詵倅廬陵因  
家焉父利建太學博士必大第進士授徽州戶曹中博  
學宏詞科教授建康府除太學錄召試館職高宗讀其  
策曰掌制手也授秘書省正字館職復召試白此始兼  
國史院編修官除監察御史孝宗踐阼除起居郎又兼  
權中書舍人應詔上十事皆切時弊權給事中繳駁不  
報權倖上曰意卿止能文不謂剛正如此曾觀龍大淵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五  
得詐還知開門事必大與金安節不書黃旬日申前命  
必大格不行遂請祠去久之差知南劍州改提點福建  
刑獄除秘書少監兼直學士院兼領史職鄭聞草必大  
制上改竄其末引漢宣帝事必大因奏曰陛下取漢宣  
帝之言親制贊書明示好惡臣觀西漢所謂社稷臣乃  
鄙朴之周勃少文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於公孫弘蔡  
義韋賢號曰儒者而持祿保位故宣帝謂俗儒不達時  
宜使宜帝知真儒何至雅伯哉願平心察之不可有輕  
儒名上喜其精洽兼權兵部侍郎尋權禮部侍郎兼直  
學士院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一日與王之奇陳良

國器上出手詔舉唐太宗魏徵問對以爲  
不有成命必大等極陳當否退而條上謂陛下  
恢復而將數易是用將之道未至擇人以守郡  
守數易是責實之方未盡諸州長吏修來條去吏  
因可察民瘼何由可蘇上善其言爲革二弊又兼侍講  
兼中書舍人未幾辭直學士院從之張說拜除簽書樞  
密院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必大奏貴戚預政公私兩  
失臣不敢具草上批濟必太子宮觀說露章薦二人於  
是濟除温州必大除建寧府必大至豐城稱疾而歸三  
以祠請累遷吏部侍郎除翰林學士又兩奏請減後宮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二

給使寬浙郡積逋命省部議優恤內直宣引論金星近  
前星武士擊毬太子亦與臣甚危之上俾語太子必太  
曰太子人子也陛下命以驅馳臣安敢勸以違命陛下  
勿命之可也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進吏部兼承旨  
詔禮官議明堂典禮必大定圖丘合宮互舉之議在翰  
苑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爲一時詞臣之冠或言  
其再入也實爲勲所薦而必大不知除參知政事有介  
椒房之援求爲郎者上俾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  
舍與三省相維持豈可諭意不從失體從則壞法命下  
之日臣等自當執奏上喜曰肯如此任怨耶必大曰當

予而不予則有怨不當予而不予何怨之有上曰此法  
責非任怨也除知樞密院遂拜樞密使上諸軍升  
時點召一二察能否主帥悚激無敢容私初諸軍  
法其在外解發而親閱之池州李忠孝自言正將二人  
不能開弓乞罷軍上曰此樞使措置之效也淳熙十四  
年拜右丞相首奏今內外晏然殆將二紀此正可懼之  
時當思經遠之計不可紛更欲速封事多言大臣同異  
必大曰各盡所見豈可尚同陛下復祖宗舊制命三省  
覆奏而後行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十五年  
明堂加恩封濟國公十一月留身乞去上獎勞再三忽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三

宣諭比年病倦欲傳位太子須卿且留必大言聖體康  
寧止因孝思稍過何遽至倦勤上曰禮莫大於事宗廟  
而孟饗多以病分詣孝莫重於執喪而不得自至德壽  
宮欲不退休得乎朕方以此委卿必大泣而退明年正  
月拜左丞相許國公留正拜右丞相二月二日行內禪  
禮語在本紀中光宗正間當世急務奏用人求言二事  
三月拜少保益國公何澹爲司業久不遷留正奏選之  
澹必大而德正至是爲諫長途首劾必大詔以觀文  
殿大學士判潭州坐所舉官以賄敗降榮陽郡公復  
公致劾除與除醢泉觀使寧宗即位求直言奏四

四  
自號平園老叟著書八十一種有平園集二百卷宜建  
三忠堂於鄉謂歐陽文忠脩楊忠襄邦又胡忠簡銓皆  
廬陵人必大平生所敬慕為文記之蓋絕筆也  
留正字仲至泉州人六世祖從故事見世家正第進士  
授南恩州陽江尉清海軍節度判官龔茂良守番禺薦  
為都察院參政宰相虞允文奇之薦于上得對正言國家  
右文而略武備至敵人長驅而不能支今當改轍使文  
武並用孝宗嘉敷知循州陞辭言士大夫名節不立國  
家緩急無所倚仗今欲恢復當崇尚名節上益喜明日  
除軍器監簿歷中書舍人兼侍講兼權兵部侍郎除給  
事中多繳駁兼權吏部尚書言用人莫先論相陛下志  
在恢復望精選人才與圖大議時相益不樂以顯謨閣  
直學士出知紹興府侍御史范仲芑劾前帥賊六千萬  
託明其非辜御史怒奔劾正降職與祠尋復職知贛州  
又知隆興府又為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進至敵文

閣學士赴行在正在蜀以簡素化民歸裝僅書數  
麗連除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孝宗密諭內禪意拜  
右丞相上謂太子曰留正純誠可託光宗受禪姜特立  
隨龍恩擢知閤門事正列其招權預政狀乞斥逐上意  
猶未決會副參闕特立謁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還  
左相葉翥張杓當擇一人執政未知孰先正素之上大  
怒詔特立奉祠孝宗聞之曰直宰相也紹熙元年進左  
丞相正謹法度惜名器豪髮不可干以私引趙汝愚首  
從班卒與共政用黃裳為嘉王翊善世號得人正言嘉  
正未立請早正儲位以定天下本上不豫外議洶洶正  
東坡新編卷五  
五  
與同列間至福寧殿奏事處分得宜人情以安進封申  
國公上疾寢平正乞歸政不許進少保封衛國公李端  
友以叔房親手詔除郎正繳還上不納復執奏曰昔館  
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今端友依憑內援恐累聖  
德姜特立除浙東副總管尋召赴行在正引唐憲宗召  
吐突承理事乞罷相上批成命已行朕無反汗卿宜自  
處正特罪六和塔因繳進前後錫賚及告敕待罪范村  
乞歸田里不許凡一百四十日復入都堂視事蓋是時  
太后將上尊號用寶以正為禮儀使也禮成拜少傅封  
魯公正力辭五年正月孝宗疾革正數請車駕過宮一

日上拂衣起正引裾泣諫隨至福寧殿門正退上臨  
極誠切六月戊戌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能執喪正率同  
列屬素乞早正嘉王儲位又擬指揮付學士院降詔尋  
有手詔脫廢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始懼請對復不  
報卽出國門上表請老始正議以上疾未克主喪宜立  
皇太子監國若終喪未倦勸當復辟設議內禪太子可  
卽位既而趙汝愚以內禪請于憲聖正謂建儲詔未下  
遽及此他日必難處以有與逃去寧宗卽遣使召正  
還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罰乃從叔椿吏部侍  
郎而正復相進少傳屢辭不拜奏言陛下勉徇羣情以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六

登大寶當遇事從簡示天下以不得已之意寔非頌爵  
之時韓侂胄謀與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  
知閣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積數事失上意侂胄從  
而間之八月手詔正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  
尋又以張叔椿言蔡攸既而復之初劉德秀自重慶入  
朝未爲正所知謁正客范仲黼請爲言正曰此人若留  
之班行朝廷必不靜乃除大理簿德秀憾之及爲諫議  
大夫論正四大罪概職自是彈劾無虛歲以張釜言責  
授中大夫光祿卿分司西京邵州居住明年令自便給  
事中謝源明封還詔書移南劍川再許自便累復觀

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嘉泰元年進封魏國公復少  
師觀文殿大學士數年卒年七十八贈太師理宗賜諡  
忠宣正出薨大政如紹熙去國恥與姜特立並位而待  
罪近郊五月復入議者猶惜其去之不勇首發大議蚤  
正嘉王儲位遂致言者深文指爲棄國弘毅有所不  
足耶或問范仲黼留趙二公處變不同如何仲黼曰趙  
同姓之卿也留則異姓之卿反復之而不聽則去聞者  
以爲名言有詩文奏議外制行于世

葛邲字楚輔吳興人高祖密至邲五世登科第大父勝  
仲至邲三世掌詞命邲少警敏以蔭爲上元丞登第除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七

國子博士輪對論州縣受納及鬻爵之弊孝宗嘉獎除  
著作郎兼學士院權直除正言疏言盈虛之理隱於未  
然治亂之分生於所忽宜專以畏天愛民爲先又論征  
權歲增之害上召令條陳邲以六事對皆切中時病除  
侍御史論救荒三事累遷給事中除刑部尚書邲爲東  
宮僚屬八年孝宗書安遇字以賜又出梅花詩命邲屬  
和眷遇甚渥光宗受禪除參知政事又除知樞密院事  
紹熙四年拜左丞相守祖宗法度薦進人物博采公  
論惟恐其不聞之未幾年除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  
隆興與諸祠寧宗卽位判紹興府簡稽期會錢穀刑獄



必親或謂臣均佚有體曰崇大體而簡細務  
爲也嘗曰十二時中莫欺自己其實踐如此改判福  
道行感疾除少保致仕卒年六十六贈少師諡文定配  
饒光宗廟庭有文集二百卷詞業五十卷

論曰周必大純篤忠厚以善道其君而飭勵軍帥薦達  
名儒皆可爲大臣法當光宗建祚儲嗣未建能使中外  
帖然罔正之功何可少顧處變去留不免與趙樞密汝  
愚俱守正行權豈各有見歟司諫章穎數論高郵不足  
當大任然弗養成法汲汲於揚善拔才且莅方州有惠  
愛可不謂賢乎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胡晉臣 羅點 王闓 陳騭

胡晉臣字子遠蜀州人登進士第爲成都通判制置使  
范成大以公輔薦諸朝孝宗召對疏當今士俗民力邊  
備軍政四弊試學士院除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  
兼右曹郎官輪對論三事一無忽講讀官以仁宗爲法  
二責諫官以糾官邪責宰相以抑奔競三廣聽納通下  
情以銷未形之患又極論近侍上覽奏色動晉臣曰陳  
其悉已而手詔下中書問近侍姓名晉臣怒曰至中書  
執政詰其故晉臣曰近習招權丞相豈不知之即條其  
大者以聞上感悟曰是近習嚴憚以親老求外知漢州

歷侍御史侍郎林栗劾奏朱熹傲慢晉臣上疏留熹  
排栗物論歸重光宗嗣位連擢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  
院事上自南郊後久不御朝晉臣與丞相留正同心輔  
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清定省爲光次及親君子  
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啓沃剴切彌縫緝密人無知者  
卒于任贈資政殿學士諡文靖

羅點字春伯崇仁人六歲能文登淳熙進士第累遷校  
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應詔上封事謂今時姦諛日甚  
議論凡陋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沉則曰有量衆  
皆默已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此風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不華陛下雖欲大有爲於天下未見其可也遷祕書郎  
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寧宗時爲皇孫點兼教授撫古  
事勸戒爲鑑古錄以進歷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光  
宗立被命使金告登寶位會金有國喪迫點易金帶點  
曰登位吉事也必以吉服從事金人不能奪上宜謂點  
舊爲宮僚非他人比有所欲言毋憚啓告點言君子得  
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明王念君子之難進則極所以  
主張而覆護之念小人之難退則盡所以燭察而隄防  
之又言人主憂勤則臣下協心人主偷安則臣下解體  
今道塗之言皆謂陛下每旦視朝勉彊聽斷而宮中燕

樂錫養者侈之費已騰於衆口疆敵對境此  
計也紹熙三年日長至車駕將朝賀重華宮不果  
遂決點奏陛下已涓日過宮壽皇必引領以俟常人於  
朋友且不可以無信况人主之事親乎他日又奏竊聞  
嘉王生朝稱壽禁中父子歡洽寧不動心上念兩宮延  
望之意點以言不見聽求去不許進試兵部尚書五年  
四月上將幸玉津園點請先過重華又奏陛下深居不  
出又虧子道衆口謗譏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上曰卿  
等可爲朕調護之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  
東史新編卷五十五  
陛下一出卽當釋然上猶未行點率講官言之及壽皇  
不豫點又隨宰執班進諫閣門吏止之點叱而入上拂  
衣起宰執引上裾點亟前泣奏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  
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上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哀  
慟哭而退壽皇崩點請上奔喪許而不出前後與侍從  
列奏諫請帝過宮者凡三十五疏自上奏者又十六章  
而奏疏重華上書嘉王及面對口奏不預焉寧宗嗣位  
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卒年四十五贈太保諡  
文恭點性孝友無矯激崖異之行而端介有守義利之  
辨皎如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點曰當先論其心心苟

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宰相趙汝愚嘗泣謂寧宗曰  
黃裳羅點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王蘭字謙仲廬江人登進士第歷宗正丞出守舒州陞  
辭疏論時政闕失尋詔王蘭鯁直敢言除監察御史一  
日孝宗袖出幅紙賜之曰比覽陸贄奏議所陳深切今  
日之政恐有如德宗之弊者可條上蘭卽對曰德宗之  
失在於自用遂非疑天下士退具疏陳之上嘉納遷起  
居舍人言朝廷除授失當臺諫不悉舉職給舍始廢綴  
駁內官醫官藥官賜予之多遷轉之易可不思警惕而  
正之乎上竦然曰非卿言朕皆不聞焉落落落惟卿一  
東史新編卷五十六  
人累遷禮部尚書參知政事光宗卽位遷至樞密使除  
目或自中出未恆人心者輒留納御坐中丞何澹論之  
罷去起帥閩易鎮獨皆不就後領祠帥江陵寧宗卽位  
改帥湖南臺臣論罷歸里奉祠卒蘭盡言無隱然嫉惡  
太甚同列多忌之竟以不合去有奏議傳于世  
陳騤字叔進臨海人登第歷祕書少監兼太子諭德崔  
淵以外戚張說進除祕書郎兼金部郎騤封還詞頭未  
幾出知頤州易秀州召還再歸故官遷至試中書舍人  
兼侍講同修國史孝宗欲采晉宋以下興亡理亂之大  
端約爲一書謂騤曰惟卿與周必大可任此事言者忌

論奏之上留章不下與祠起知寧國府改知太平州以  
著罷起知袁州光宗受禪累遷參知政事光宗末朝  
華宮駢數人奏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臨喪駢請正儲  
位以安人心寧宗即位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趙汝  
愚為右丞相駢素所不快未嘗同堂語汝愚擬除劉光  
祖待御史駢奏曰劉光祖舊與臣有隙光祖入臺臣請  
避之汝愚愕而止時吏部侍郎彭龜年論韓侂胄不報  
於是俱請祠駢曰以閣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龜年竟  
外補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為  
好人耶遂與郡辭詔與祠越二年知婺州告老授觀文  
殿學士與舊祠卒年七十六贈少傅謚文簡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三

論曰朱熹學宗伊洛胡晉臣排羣議薦之其道同也方  
光宗滯疾弗親萬機晉臣與宰相留正協心毗贊國以  
敎寧其功同也羅點優輔導而限於年王蘭陳駢負剛  
直而見忌於衆是以皆弗究所建立云

尤袤

謝謬

曾三復

顏師魯

袁樞

王自中

沈煥

王阮

王質

尤袤字延之無錫人入太學以詞賦冠多士尋冠南宮  
紹興十八年登進士第嘗為泰興令舊有外城屢殘於  
寇頽毀甚袤即修築命人渝盟陷揚州獨泰興以有城

得全吏民為立生祠注江陰學官需次七年為讀計  
從臣以靖退薦召除將作監簿太宗正關承人爭求之  
陳俊卿曰當予不求者遂以袤復授祕書丞歷著作郎  
兼太子侍讀初張說自閬入西府從臣因執奏而去  
者數十人袤率三館上書與郡得台州有毀袤者高  
宗疑之使人密察民誦其公不絕口乃錄其東湖四詩  
奏上歎賞遂以文字受知累遷樞密院正兼左諭德  
論對申言民貧兵怨者甚切夏旱求言袤上封事言天  
地之氣宣通則和壅遏則乖人心舒暢則悅抑鬱則憤  
人心抑鬱故感傷天和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當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三

定廟號表與禮官定號高宗洪邁獨請號世祖袤率禮  
官奏謂太上以子繼父不可援漢光武為此以亂昭穆  
之序孝宗卒從初議語在恒志會建議事堂令皇太子  
參決庶務袤時兼侍讀乃獻書以為儲副之位止於侍  
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乞懇  
辭以彰殿下之令德進權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侍讀  
既而兼權中書舍人先是命兼直學士院辭至是復詔  
兼之辭不允孝宗內禪議已定諭袤曰旦夕制冊甚多  
故卿卿以是職袤乃拜命光宗即位開講筵袤奏天下  
萬事失之於初則後不可救又唐太宗不私家府

人爲之... 以爲議已言者因以爲同必大黨遂與祠紹熙元年起  
知婺州改太平州召除給事中既就職即昌言曰老矣  
無所補報凡營求內降小礙法制者必不奉詔甫數日  
中貴四人希賞欲自正其轉橫行奏繳奏者三竟格不  
下兼侍講入對以上謹言戒下畏物情內正一心外正  
五事爲言陳源及耶律汝等八人除遷皆論駁並聽  
納轉佐胃以武功大夫知州防禦使用應辦賞直轉橫  
行奏繳奏謂正使可回地不可直轉佐胃動賢之後不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五

宜首壞國法開攀援之門奏入手詔令書行奏復奏朝  
廷官爵專徇佐胃之求非所以爲厚厲之具命遂格耶  
律迺嘿復以手詔除承宣使一再繳奏輒奉內批特與  
施行奏執奏謂陛下安可私用祖宗爵祿而加於公議  
不允之人上震怒裂其奏事竟不行中宮謁家廟官吏  
推賞者百七十有二人奏力言其濫乞痛裁節從之除  
禮部尚書上屢以疾不詣里華宮奏先後奏請駕隨出  
兼侍讀上封事曰陳源奉一人人情固已驚愕至姜特立  
召尤爲駭聞自古去小人世難譬除蔓草猶且復生况  
加對植乎時上已屬疾事多舛奏積憂成疾請告不

報疾篤乞致仕又不報遂卒年七十贈金紫光祿大夫  
姜少從喻樗汪應辰游樗學於楊時時程頤高第也方  
乾道淳熙間程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爲道學將攻之姜  
在掖垣首言夫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武所以王周  
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詆訾士君子故臨財不苟  
得所謂廉介安貧守分所謂恬退擇言顧行所謂踐履  
行已有恥所謂名節皆目之爲道學此名一立賢人君  
子欲自見於世一舉足且入其中俱無得免此豈盛世  
所宜有孝宗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爲姦使真  
儒相亂爾爾待付出戒敕之褒死數年佐胃擅國於是禁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五

錮道學賢士大夫皆受其禍識者以姜爲知言嘗取孫  
綽途初賦以自號光宗書扁賜之有遂初小篆六十卷  
內外制三十卷諡文簡孫煥禮部尚書  
謝諤字昌國新喻人紹興末登進士第歷州縣有治辦  
聲累遷監察御史諤里居時創義役法編爲一書至是  
上之詔行於諸路遷侍御史再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講  
尋宗嘗問曰聞卿與郭雍游雍有問學豈曾見程頤乎  
諤奏雍父忠孝嘗事頤雍蓋得其傳於父上遂封雍爲  
顯謨先生光宗登極獻十箴又論三節三近所當節者  
曰慶曰曰妄費所當近者曰執政大臣曰舊學名儒曰

經筵列職除御史中丞權工部尚書請祠以歸年七十四贈通議大夫諱為文做歐陽脩曾輩初居時曾將坡名其燕坐曰良齋周必大薦士及諱姓名孝宗曰是謂良齋者耶朕見其聖學淵源五卷而得之云

曾三復字無玷臨江人乾道六年進士歷太府丞登朝數年安於平進縉紳稱之紹熙初出知池州改常州累遷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致仕三復性耿介恥奔競在臺持論不隨不激其汲也士論惜之

顏師魯字幾聖龍溪人紹興中登進士第歷國子丞除江東提舉尋改使浙西更役法以便民鹽課為旁路最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六

上謂執政曰儒生能辦事如此予職直祕閣入為監察御史有自外府得內殿宣引且將補御史闕員師魯亟奏宋璟召自廣州道中不與楊思勗交一談李鄴恥為吐突承瓘所薦堅辭相位不拜士大夫未論其才立身之節當以璟鄴為法今其人朋邪為迹人所切齒縱朝廷乏才寧少此輩乎臣雖不肖羞與為伍命乃寢繼累章論除職帥藩者比年好進之徒平時交結權倖一紆郡絛皆倍克以厚苞直故昔以才稱後以貪敗上出其疏袖中行之錄太府少卿為國子祭酒除禮部侍郎尋兼吏部高宗喪制多師魯裁定又與尤袤鄭僑上議願

號語在表傳詔充遺留禮信使初顯仁遺留使至金必令解花廳樂師魯陛辭言國勢今非昔比金人或強臣非禮誓以死守沿途宴設力請徹樂至燕山復辭簪花執射時孝宗以弟開師魯據經陳誼反復慷慨故金終不能奪遷吏部侍郎尋除吏部尚書兼侍講屢抗章請老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泉州專以恤民寬屬為政始至即蠲舶貨諸商賈胡尤服其清再起知泉州以紹熙四年卒于家年七十五師魯孝友天至大節確如金石雖動與俗情不合而終翕然信服寧宗賜諡定肅

袁樞字機仲建安人試禮部詞賦第一人調温州判官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七

教授興化軍乾道七年除太學錄張說自閤門以節鉞簽樞密樞論之上雖容納而色不怡樞退詣宰相示以奏疏且曰公不恥與噲等伍邪虞允文愧甚樞即求外補出為嚴州教授樞常誦司馬光資治通鑑苦其浩博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本末參知政事龔夬奏于上孝宗讀而嘉嘆以賜東宮及分賜江上諸帥且令熟讀治道盡在是矣以大宗正簿召登對即因史書歷陳往事自漢武而下至唐文宗偏聽姦佞致于禍亂且曰固有詐偽而似誠實儉佞而似忠鯁者荷陛下日與圖事於帷幄中進退天下士臣恐必為觀

太府丞兼國史院編修官分修國史傳  
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寧負鄉人不可負我  
下後公議遷大理少卿通州民高氏以產業事下  
大理殿中侍御史冷世光納厚賂曲庇之樞直其事以  
聞上怒立罷世光以朝臣劾御史自樞始手詔權工部  
侍郎仍兼國子祭酒因論大理獄案請有予郡之命既  
而貶兩秋寢前旨光宗受禪敘復元官與祠知常德府  
寧宗擢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尋為臺臣劾罷自是五  
奉祠力上請制比之疏傳陶令卒年七十五閒居十載  
作易傳解義辯異童子問等書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太

王自中字道甫平陽人少負奇氣自立崖岸絲是忤世  
乾道四年議遣歸上入自中伏麗正門爭論且言今內  
空無賢外空無兵當搜羅豪俊廣募忠力以圖中原坐  
斥徽州放還淳熙中登進士第主舒州懷寧簿嚴州分  
水令以從臣王蘭薦召對帝壯其言將改秩為籍田令  
又俾舉所知且鄧州矣諫疏被讒罷通判郢州道除知  
光化軍改信州一以艱服闋還朝光宗即位迎謂曰朕  
得卿名於壽皇留為郎可乎言者不置主管冲佑觀起  
知邵州興化軍命下而自中已病卒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試入太學始與陸九齡為友從而

學焉乾道五年第進士歷太學錄丞暮延見學者致  
誨誘長貳忌其立異曾充殿試考官帝俸其儀觀道內  
待問姓名眾滋忌之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  
道與職有二乎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  
道不行恥也言訖以為訕已請黜之在職才八旬調高  
郵軍教授而云後歷通判舒州卒丞相周必大聞之曰  
追思立朝不能贊揚善予愧叔晦益著三友叔晦不  
予愧也煥人品高明而其中未安不苟自恕常曰蒼觀  
諸妻于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追贈直華  
文閣特諡端憲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先

舒鑾字元質一字八賓奉化人補入太學張栻官中都  
鑾往從之又從陸九淵遊朱熹呂祖謙講學于婺源徒  
此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敝床疏席總是佳趣極風沐  
雨友為美境乾道八年第進士歷徽州教授詩禮義不  
預貢士學無傳璘詩禮講解家傳人習自是其學  
浸盛以薦知平陽縣郡政頗奇及璘以民病告辭璘義  
正守為改容秩通判宜州卒璘與沈煥為友而樂  
教人嘗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格迪後進璘不  
敢多遜璘教訓璘實不欺楊簡謂璘孝友忠實璘  
璘之於人如煦然之陽春淳祐中特諡文靖



王庾字南卿曾祖詔祖厚有傳父彥傳增廣學府  
既少好學尚氣節每自稱將種辭辟發四生其能  
劉詔守張斌謂曰當今道在武吏盡往求之阮見  
朱書與語大悅進士第時孝宗初立首詔經理建業  
圖進取而大臣望儒幸安計未決阮對策曰臨安利於  
休息建康利於進取上皇遵養時晦已三十年主上獨  
見遠覽舉而措諸事業非固以臨安為不足居也戰守  
之形既分動靜進退之理異也今議者徒習吳越之僻  
固而不知秣陵之通達是猶富人之財不布於通都大  
衢而匣金以守之忌恐半夜之或失也知舉范成大嘆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五

曰是人傑也調都督主簿以廉聞移州教授獻書闕  
下請罷吳楚牧馬而積馬於蜀茶馬司以省往來綱驛  
之費歲時分牧之其凡數千言紹熙中知濠州日講守  
備訪北邊事宜終阮在濠金人不敢南侵改知撫州韓  
侂胄開阮名特命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詣阮阮  
不答私謂所親曰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吾肯效  
劉歆柳宗元為世哉陛對畢拂衣出關阮嘗聞之  
大怒此旨予阮阮乃歸廬山棄人間事從容歸詠而巳  
宋其嘗惜其才氣術略過人不遇於世云嘉定初卒  
王庾字景文其先鄆州人後徙興國博學善屬文游太

學與王阮齊名阮每云聽景文論古如讀鄴道元水經  
名川支川貫穿周市質著論五十篇言歷代君臣治亂  
謂之有論登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就歷太學正時孝宗  
屢易相國論本上疏曰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  
事乎李牧在鴈門法主於守守乃有戰祖述在河南法  
主於戰戰乃和和羊祜在襄陽法主於和和乃有守使  
臣為陛下謀會三言為一天下烏有不治哉愚者謂質  
好異論罷去會虞文宣撫川陝辟偕行一日令草檄  
遼文授宅立就辭激壯允文執其手曰景文天才也  
歷樞密院編修官孝宗擇諫官允文宦國以質鯁亮有

文學可右三言時中貴人多畏憚沮之出通判荆  
南府改吉州皆不行奉祠山居絕意祿仕卒  
論曰尤袤屢駁內政尤有功於正學謝諤受知崇儒之  
朝實多落汰曾三復恬仕進而不激不隨無忤風紀顏  
師魯法宋璟公卿差面近倖伍至謂事指克以厚苞苴  
切中時弊袁樞以小官論國政能令時宰懷慙及為廷  
尉執三不法徑如御史罷之皆紹熙良侍從也若王自  
甫定與王阮諸人並慕古有志天下事竟遠  
之身者而道亨矣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六

余端禮 京鏜

明南京戶部主事

余端禮字叔恭，游入第進士知烏程縣。孝宗召對端禮，言謀敵決勝之道有聲有實。漢武乘匈奴之困，漠南無王庭，所謂先聲而後實也。越謀吳則不然，外講盟好，內備伺其隙。山圖之所謂先實而後聲也。今日之事異於漢而與越相若。觀變察時，則機可投矣。古之投機者，有因有投。陝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之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上嘉其說。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六

紹興太常少卿詔以來歲祈穀上辛討論明道故事行於殿庭。端禮言祈穀之制合祭天地於園丘，若乃明道之制則以宮中火後考室落成故於大安殿恭謝天地。一時謝災之旨耳。詔集議中書有可以義起者。端禮曰：禮固有可義起者，王於大體則不可易古者郊而後耕，以其於郊故謂之郊。猶祀於明堂故謂之明堂。如明道謝災之制則祈穀異從之遷至試吏部侍郎出知太平州。奉祠光宗立，累遷吏部尚書同知樞密院事。與吳玠死，端禮謂樞密趙汝愚曰：吳氏世握蜀兵，將為患。汝愚是其言，後挺于熾卒以蜀叛，上以疾不朝。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六

然為佞胥所制，意鬱不愜，志稱疾求退，以觀文殿大學士奉祠居頃之，判漳州。移慶元復帥潭卒，授少保。劾國公致仕，贈太師，諡忠肅。于嶠工部尚書。

京鏜字仲遠，豫章人。登進士第，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金人遣使來，京鏜為報謝，使金人故事南使至汴京，則賜宴鐘請免宴，不從。鏜謂必不免宴，則請徹樂遣之。書曰：鏜聞之，後者春不相里殯者不巷歌。今鏜銜命而來，繫北朝之惠，弔是荷是，謝北朝勤其遠而憫其勞，遣郊勞之使，歲式宴之儀，德莫厚焉。外臣受賜敢不重拜。若曰而必聽樂，是於聖經為悖理，於臣節為悖義。



家傳復州團練副使

州安置後死於廣州

論曰寧宗臨幸以來韓

胃用事宰相趙汝愚之死留

正之謫皆其致釐也余

禮不能匡救京鍵謝深甫率

惟其言是從平生節操

又在哉陳自強素貪鄙則其倡

議深與表裏為奸無足

已抑楊宏中六人得免嶺海

之氣寔賴端禮力且端

禮以志弗行而辭位猶可諉也

與深甫排正人而父處匪據罪豈亞自強乎

許及之

何澹

張巖

程松

李壁

詩及之字深甫未入第進士歷宗正簿乾道初林果

家傳新編卷五

五

增置諫員乃倣唐制置拾遺補闕以及之為拾遺

補闕似為補闕班序在監察御史上王淮當國父及之奏

其無補於治淮竟罷光宗受禪歷大理少卿寧宗即位

除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及之早與叔似同擢皆為當時

所予黨事既起叔似累斥逐而及之諂事侂冑無所不

至為尚書二年不遷見侂冑流涕序其知遇及衰運之

狀不覺膝屈侂冑惻然憐之居亡何同知樞密院事當

時有由寶尚書屈膝執政之語傳以為笑連遷知樞密

院事兼參知政事侂冑誅言者論及之寔贊開邊降兩

官泉州居住卒

何澹字自然龍泉人第進士累官兵部侍郎光宗內禪

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澹本周必夫所厚始為學官二

年不遷及是劾必夫罷之澹嘗謀於所善劉光祖答曰

周丞相豈無可論第其門多佳士不可併及其所薦者

澹不聽時姜特立譙熙載以春坊舊恩頗用事一日光

祖過澹語曰曾龍之事不可再澹曰得非姜譙之謂乎

既而澹引光祖入侯坐則皆姜譙之徒也光祖始悟澹

謾諾明年光祖除殿中侍御史首上學術邪正之章澹

曰近日風采一新光祖曰非立異也但嘗為大諫言者

今日言之耳同院謂光祖曰何自然見君所上章數夕

家傳新編卷五

本

恍惚餌定志凡他可知也進御史中丞澹有本生繼母

喪乞有司定所服禮寺言當解官澹引不逮事之文乞

下給諫議太學生喬嘉朱有成等移書於澹謂足下自

長臺諫綱常所係澹乃去終制與郡寧宗即位還為中

丞怨趙汝愚不援引汝愚時已免相復詆汝愚落職罷

祠又言專門之學流而為偽願風厲學者專師孔孟不

得自相標榜連遷參知政事知樞密院吳曦賄通時宰

規圖帥蜀未及萌澹故侂冑已許之澹持不可侂冑怒

曰始以君肯相就黜為學汲引至此今願立異耶遂與

澹知福州澹居外

快快失意以書祈侂冑曰迹

東治心在國南園侂冑家圃也乾清憐之進觀文殿  
學士尋移知隆興府最後為湖北制置使兼知沅陵奉  
廟卒贈少師濬少年取科名急榮進為黨之禁賢上一  
等其後更化元黨俱逐濬以早退幸免云

嚴字省翁潮州人為人機警果回善諧登進士第歷  
監察御史與張釜陳自強劉三傑程松等阿附韓侂冑  
遂當時賢者嚴道學之禁東遷給事中除參知政事  
以言者罷與都進至資政殿大學士遷察方開詔嚴與  
程松分帥兩淮復以參知政事兼同知國用事開禧二  
年遷知樞密院事明年督視江淮軍馬侂冑誅御史論  
東事新編卷之六

嚴師旦朋黨誤國事兩官寧宗特原之復官奉祠  
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奉贈特進

程松字冬老青陽人登進士第歷知錢塘縣諂事嚴帥  
吳曦以結韓侂冑侂冑以小故出愛姬松聞以百千市  
之至則盡供帳舍諸中堂夫婦奉之謹無何侂冑意  
解復召姬姬具言之侂冑大喜累擢議大夫呂祖泰  
上書乞誅侂冑蘇師旦松與陳黨劾祖泰流嶺南松滿  
歲未遷意殊怏怏乃獻一妾于侂冑曰松壽侂冑訝其  
名則之答曰欲使祀賤姓名常蒙記憶爾除同知樞密  
院事自宰邑至執政財四年開禧元年以資政殿大學

士知成都府四川制置使侂冑決議開邊期以二年四  
月分道進兵命松為宣撫使與元都統制吳曦副之曦  
降金封為蜀王遣松書諷使去松不知所為會報金人  
且至百姓奔走相蹂躪一城如沸松亟遁由閬州順流  
至重慶以書抵曦勾賂買舟耕曦為王曦遣使以匣封  
致觀松望見大恐疑其劒也亟逃奔使者追及松不得  
已焚視則金寶也乃棄程出峽西向掩淚曰吾今獲保  
頭顧矣曦誅還責果州團練副使賓州安置卒

李壁字本章以父事任入官後登進士第召試為正字  
寧宗即位累遷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時韓侂冑專  
東事新編卷之六

國建議恢復宰相陳自強請侂冑平章國事遂召壁草  
制討論典禮侂冑用師意方銳錢象祖以沮議得罪壁  
度力不能回乃迎合侂冑入奏自泰槍首倡和議使父  
兄百世之讎不復開於臣子之口臣愚以為宜亟貶泰  
槍示天下以讎恥必復之志則宏綱舉而國論明流俗  
變而人心一矣初侂冑召葉適草出師詔適不從乃以  
屬壁由是進權禮部尚書未幾拜參知政事與史彌遠  
謀誅侂冑兼同知樞密院事有論其反復詭譎則三  
次謫居撫州後復官奉祠久之又以御史奏削三秩罷  
紹興四年復除端明殿學士知奉寧府尋引疾奉祠卒

學士致仕論文辭學如飢渴之飲  
中興錄中興奏議內外制授毫錄臨汝開書

論曰韓侂胄既逐趙汝愚朱熹仍設偽學之名而嚴為之禁及為平章爵位已極復謀開邊立不世之功茲二者適所以基亂而實禍也許及之輩或阿佞締交或從吏效力皆不數載躋政府小人圖私誤國乃至於此厥後李壁協謀誅侂胄罪或可贖而及之程松第薄寬張巖見原何濬幸免均失刑矣

胡紘 林栗 鄭丙 高文虎

東坡志林

九

胡紘字應期遂昌人淳熙中第進士歷秘書郎韓侂胄逐朱熹趙汝愚意猶未快遂擢紘監察御史紘未達時嘗謁朱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遇紘不能異也紘不悅語人曰此非人而隻雞尊酒山中未為乏也遂亡去及是劾趙汝愚且詆其引用朱熹為偽學罪首竊之縉紳大夫若學校之士皆憤恒不平疏論甚衆侂胄以汝愚之門及朱熹之徒多知名士不便於已欲盡去之乃設為偽學之目用何澹劉德秀為言官專擊偽學然未有誦言攻訐者獨紘草疏將上會改太常少卿不果沈繼祖以追論程頤得為察官紘遂以藁授之繼祖

韓侂胄既逐趙汝愚朱熹仍設偽學之名而嚴為之禁及為平章爵位已極復謀開邊立不世之功茲二者適所以基亂而實禍也許及之輩或阿佞締交或從吏效力皆不數載躋政府小人圖私誤國乃至於此厥後李壁協謀誅侂胄罪或可贖而及之程松第薄寬張巖見原何濬幸免均失刑矣

東坡志林

十

上疏謂宗廟之讎而事之以弟姪其忍使祖宗聞之乎  
無庸鄧則荆襄有齒寒之憂無泗海則淮東之備達于真揚海道之防徧于明越矣議者皆言和戎之幣少養兵之費多不知講和之後朝廷能不養兵乎今東南民力陛下之所知也朝廷安得而不較乎且非徒無益而已與之歲幣是畏之矣三軍之情安得不懈弛歸正之心安得不攜貳為今日計宜停使勿遣徐於境上移書諭以各守分界不煩聘使之往來各保疆場之無事焉用疲弊州縣以奉大羊之使乎孝宗懲創紹興權臣之弊躬攬權綱果言人主蒞權大臣審權爭臣議權王侯



實感善說權者也左右近習善爲權者也至有以權爲  
愚以難爲爲之語執政訴於孝宗謂林栗詆誣臣等臣  
實不願與之同朝乃出知江州以吏部員外郎召兼皇  
子慶王府直講有旨令二王非時招延講讀官議論時  
政期盡規益栗疏言漢武帝爲戾太子開博望苑卒敗  
太子唐太宗爲魏王泰立文學館卒敗魏王太子諸王  
惟以講經讀史爲事他無預焉除右司員外郎遷太常  
少卿除直寶文閣知湖州栗朝辭曰臣聞實誼上書以  
一身喻天下之勢臣每見士大夫好論時事臣輒舉以  
問之今日國體於四百四病之中名爲何病能言其病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者猶未必能處其方不能言其病而輒處其方其誤人  
之死必矣聞臣之言者不忿則默問有反以詰臣卽對  
之曰今日之病名爲風虛其狀半身不隨是也非但半  
身不隨而已半身存者凜凜乎畏風邪之衆而不能以  
自安也聞之醫曰中風再至者多不能救臣愚有感於  
斯言竊謂實誼復生爲陛下言無以易此歷知夔州加  
直敷文閣夔屬郡曰施州其羈縻郡曰思州施民譴汝  
翼者與知思州山汝弼交惡會汝弼卒汝翼帥兵二千  
人伐其喪汝弼之子祖周沐入報復兵交於二州之境  
施野大震孝宗親札賜栗及成都制置使陳峴曰如尚

宋後未免加兵除其元惡時汝翼與官軍戰潰汝翼遁  
去栗取其巨惡九人誅之田祖周由是懼與其母氏  
謀獻田某計錢九十萬緡以贖罪蠻徽遂安旣而汝翼  
入都訴栗受田氏金栗辨其事尋坐栗擅格上命鐫職  
罷歸未幾起廣南西路轉運判官累遷兵部侍郎朱熹  
召爲兵部郎官旣入國門以疾未就職栗與論易與西  
銘不合遂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爲浮  
誕宗主謂之道學妄自推尊所至輒攜門生十數人習  
爲春秋戰國之態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  
則亂人之首也今采其虛名將置朝列而專遷延道途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邀索高價旣得旨除郎而輒懷不滿傲睨累日不肯供  
職是豈張載程頤之學教之然也望將熹停罷姑令循  
省以爲事君無禮者之戒上謂其言過當而大臣畏栗  
之強莫敢深論太常博士葉適獨上封事辯之語在適  
傳於是侍御史胡晉臣劾栗能知泉州又改明州奉祠  
以卒謚簡肅栗爲人強介有才而性狷急欲快其私忿  
遂至攻訐名儒廢絕師教殆與陳賈何澹劉德秀劉三  
傑輩同科雖曠昔論事雄辯可觀不足以蓋晚節之謬  
也

鄭丙字少融長樂人第進士歷官吏部尚書浙東提舉

朱熹奏台守唐仲友不法宰相王淮庇之因譴學使友  
且迎合淮意奏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  
不宜信用於是監察御史陳賁和之慶元學禁善類被  
厄丙罪爲多官終端明殿學士卒謚簡肅

高文虎字炳如四明人登進士第調吳興主簿曾幾守  
官在吳文虎從之游又爲名儒聞之從子校習聞典故  
除國子正遷太學博士孝宗幸兩學祭酒林光朝訪文  
虎具儀注文虎輯國朝以來臨幸故事授之兼國史院  
編修官與修四朝國史出知建昌軍擢將作丞兼實錄  
院檢討官修高宗實錄又兼王牒所檢討官脩神宗徽  
宗史新編卷五

士

宗王牒累遷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祭酒升實錄院  
同脩撰同脩國史慶元初韓侂胄既逐趙汝愚朱熹以  
其門多知名士設僞學之目損之遂命文虎草詔極其  
詆毀語在本紀中遷至翰林學士兼侍讀實錄院脩撰  
脩國史除華文閣學士知建寧府力四祠以臺臣言奪  
職卒文虎以博洽自負與胡紘合黨云攻道學久司學  
校專囑過天下士凡言性命道德者皆絀焉

論曰有宋士大夫學術號爲近古師弟子講授至廉洛  
震盛南渡則尤盛朱子正心誠意之說取厭世俗而不  
疑直躬正論忤王淮斥韓侂胄而不忌何其信道篤也

侂胄以私憾務盡傾正直之朋假手何澹劉德秀陳  
革以僞學排擊而胡紘林栗鄭丙高文虎皆極力爲之  
左右羅織禁錮名士爲空而故相趙汝愚朱門蔡元定  
竟死於竄嗚呼善人國之紀也紀滅則國無以立黨錮  
未幾而亡漢學禁未幾而亡宋仲尼曰佞人殆其弗信  
乎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六

宋史新編卷五

市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七

列傳八十九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騭編

丘密 妻機 樓鑰 林大中

宇文紹節 任希夷

丘密字宗卿江陰軍人第進士歷國子博士孝宗以薦賜對時方遣范成大使金祈請陵寢密言及使亟遣無益大計徒以驕敵上不樂曰卿家墳墓爲人所據亦須理索否密對曰臣但能訴之不能請之上怒密退待罪上察其忠不譴也累遷樞密院檢討文字被命接伴金使先是王朴爲樞密密不少下之方迂客時朴排定程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七

一

頓奏上降付接伴令沿途遵執密具奏謂不可以此啓敵疑心不奉詔朴憾之誓密不禮金使予祠起知鄂州歷兩浙轉運副使光宗卽位連擢煥章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密素以吳氏世掌兵爲慮陛辭奏曰臣入蜀後吳挺脫至死亡兵權不可復付其子臣請得便宜撫定諸軍以俟朝命及挺死朝廷以命張詔繼命郭杲死韓侂胄復以付吳曦曦叛識者乃服密先見進煥章閣直學士寧宗卽位赴召中丞謝深甫論罷之居數年復職知慶元府既入奏韓侂胄召以見出奏疏幾二千言示密蓋北伐講也知密平日主復讎

其可與共功名密曰兵凶戰危首事之禍其誰任之進

數文閣學士改知建康府侂胄聞金人置平章宣撫河南奏以密爲簽樞宣撫江淮以應之密手書力諭金人未必有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宣撫遂寢侂胄移書欲除密內職宣諭兩淮密報曰使名雖異其爲示敵人以嫌疑之蹟則同侂胄滋不悅升寶文閣學士刑部尚書江淮宣撫使金人自渦口犯淮南或勸密棄廬和州爲守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矣吾當與淮南俱存亡益增兵爲防進端明殿學士侍讀尋拜簽書樞密院督視江淮軍馬密得金人講和之情白于廟堂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七

二

請遣使移書續前議又謂彼旣指侂胄爲元謀若移書宜暫免係銜侂胄大怒罷密以張巖代之旣以臺論奉祠落職侂胄誅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尋改江淮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以病乞歸拜同知樞密院事卒諡忠定宗儀狀慰傑機神英悟嘗慷慨謂人曰生無以報國死願爲猛將以滅敵其忠義性然也妻機字彥發嘉興人乾道二年進士歷太常博士祕書郎時皇太子始就外傳以機兼資善堂小學教授機以累朝事親修身治國愛民四事手書以獻累擢監察御史諱未退而除命頒太子戀戀幾不忍舍機亦爲之感

第韓侂胄議開邊機極口沮之侍御史鄧友龍初不知其騰書投合妄薦大將既召還專主此議機語友龍曰今日孰可爲大將孰可爲計臣正使以嚴嚴當之能保其可用乎遷右正言兼侍講進太常少卿兼權中書舍人詔遣宣諭荆襄機昌言曰慰安人情則可必欲開邊啓釁有死而已不能從也泗州捷聞愈增憂慮友龍曰不逐此人則異議無所回機遂以言去侂胄誅召爲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又兼太子詹事遷至參知政事當干戈甫定信使往來之始瘡痍方深敝蠹紛然機彌縫裨贊其多尤惜名器守法度進退人物直言可否不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市私恩不避嫌怨數上章告老寧宗不許以資政殿學士知福州力辭予祠歸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加贈特進機初登第其父壽戒之曰得官誠可喜然爲官正自未易爾機撫其弟模棟卒爲善士居鄉以誠接物是非枉直判於語下不爲後言人憚而服之稱獎人才訪問賢能其所薦進亦不欲人之知也所著有歷代帝王總要及班馬字類機深於書學尺牘人多藏弄云機字大防鄞縣人登第歷太府宗正寺丞出知溫州光宗嗣位累擢起居郎兼中書舍人繳奏無所回避禁車或私請上曰機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會慶節上

壽恩從班集乘輿不出已而王牒聖政會要書成將進重華又遷更日鑰奏言之上感悟進書成禮試中書舍人俄兼直學士院草光宗禪詔薦紳傳誦之遷給事中朱善忤韓侂胄除職與郡鑰奏留不報趙汝愚初謂人曰樓公當今人物直恐臨事少剛決耳及見其持論堅正嘆曰吾於是大過所望矣彭龜年以政侂胄與郡鑰與林大中奏留龜年竟去鑰遷吏部尚書已而以顯謨閣學士奉外祠尋知婺州移宰國府罷仍奪職告老許之侂胄誅起爲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兼翰林侍講時鑰年過七十精敏絕人詞頭下立進草院吏驚詫入朝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陸楫舊班諦視鑰曰久不見此官矣趙汝愚子崇憲奏雪父冤鑰乞正趙師召之罪重蔡璉之誅毀龔頤正續稽古錄以白誣謗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升同知進參知政事位兩府者五年累疏求去與郡辭進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卒年七十七贈少師諡宣獻鑰文辭精博自號攻媿主人有集一百二十卷林大中字和叔永康人入太學登進士第知金谿縣郡督輸賦急大中請寬其期不聽投劾歸已而主太常寺簿光宗受禪除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奏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趣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之小節趣向果

雖小節可責不失為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失為小人陳賈以靜江守臣入奏大中極論其庸回亡識嘗表裏王淮劄為道學之目陰廢正人儻許入奏必再留中善類聞之紛然引去非所以靖國命遂寢紹熙二年守御史兼侍講馬大同為戶部大中劾其用法峻又論大理少卿宋之瑞俱不報大中以言不行求去改吏部侍郎辭不拜乃與大同之瑞俱與郡初占星者謂朱熹曰某星示變正人當之其在林和叔耶至是熹貽書朝士謂林和叔當於古人中求之給事中尤袤中書舍人樓鑰上疏云大中言官當與被論者有別尋命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知寧國府又移贛州寧宗即位召還試中書舍人遷給事中尋兼侍講韓侂胄來謁大中接之無他語陰請內交大中笑而却之侂胄怨由此始會吏部侍郎彭龜年抗論侂胄侂胄與內祠龜年與郡大中同中書舍人樓鑰繳奏請留龜年經筵而命侂胄以外任有旨可並書行大中復同奏不聽呂祖儉以攻侂胄謫大中林之汪義端以論趙汝愚去至是侂胄引為右史大中駁之改吏部侍郎不拜以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勾祠得請給事中許及之繳駁遂削職後提舉沖佑觀乞休致復元職監察御史林采論列再落職尋復之大中罷歸屏居

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其心作園龜潭之上客至則翫翫取溪魚觴酒賦詩時事一不掛口客或勸通侂胄書對曰吾為夕郎時一言承意豈至今日耶客曰縱不求福蓋亦免禍對曰福不可求而得禍可懼而免耶侂胄誅即召見試吏部尚書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改元兼太子賓客嘗議講和事上曰朕不憚屈已為民講和之後亦欲與卿等輩侂胄弊政作家活耳大中頓首曰陛下言及此宗社生靈之福也是年卒年七十八贈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諡正惠大中清脩寡欲退然如不勝衣及遇事而發凜乎不可犯自少力學趣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六

向不凡有奏議外制文集三十卷  
字文紹節字挺臣祖簽書樞密虛中父顯謨閣待制師授皆以使女真死無子孝宗命族子紹節為之後既補官復第進士歷寶謨閣待制知廬州韓侂胄方議用兵紹節專為固圉計淮西轉運判官鄧友龍譖於侂胄以書讓之紹節復書謂公有復讎之志而無復讎之略有開邊之害而無開邊之利不量國力浪為進取計非所敢知侂胄得書不樂乃以李爽代紹節召還遷至試吏部尚書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朝廷於蜀事多所訪紹節審而後言皆周悉事情其卒也寧宗嗟悼

進資政殿學士致仕又贈七官為少師諡忠惠

任希夷字伯起伯雨四世孫也先眉州人其後仕閬因家郫武希夷登進士第調浦城簿從朱喜學篤信力行器之歷遷禮部尚書兼給事中謂周惇頤程頤程頤為百代絕學之倡乞定議賜諡寧字卒如其請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史彌遠柄國久執政皆具員議者頗譏其拱默尋與祠卒贈少師諡宣

論曰識闇不可以慮事勢弱不可以倖功故韓侂胄謀開邊丘密妻機宇文紹節力止之樓鑰林大中之扶善

類錄諫臣亦皆弗避侂胄之怨茲豈為身謀而罔恤國事者哉任希夷均太臣也方二奸執柄之日惟務拱默自全得無負疇昔朱夫子之教耶

劉頴 吳柔勝 楊大全 應孟明

陳謙 陸游 薛叔似 商飛卿

劉頴字公實西安人第進士累遷起居郎兼實錄院檢討官權戶部侍郎升同修撰以疾丐祠起與郡歷知平江徑歸奉祠再起知泉州請興國祠以歸祠滿除敷文閣待制致仕嘉定初召赴行在除刑部侍郎辭進龍圖閣待制知婺州請老以寶謨閣直學士致仕卒年七十

八贈光祿大夫孝宗朝人臣爭承意自獻頴幾今日之朱在樞聽人言昔之施為今復棄置大損盛德光宗時論人主難兄而易流者四曰逸豫無節賜予無度儒臣易難近倖易昵寧宗時學禁初起黨論日興頴奏願陛下御之以道容之以德不然元祐崇觀之事可鑒也其在從班日韓侂胄舊與周旋無間方居中用事頴謝絕之常言士以不承身為重云

吳柔勝字勝之宣州人登進士第調都昌簿丞相趙汝愚知其賢差嘉興府學教授將寘之館閣會汝愚去御史湯碩劾為汝愚黨且主朱熹之學不可官師儒自是

柔勝始以朱熹四書與諸生誦習伊洛之學晦而復明遷大學博士又遷司農寺丞出知隨州收土豪孟宗政再興隸帳下後皆為名將除京西提刑領州如故改湖北運判兼知鄂州改知太平州終祕閣修撰奉祠卒諡正肅二子淵潛各有傳

楊大全字渾甫眉之青神人第進士調溫江尉紹熙中召除監登聞鼓院光宗以疾久不省重華宮太學生汪安仁等二百餘人上書而龔日章等百餘人以投匭上書為緩必欲伏闕大全謂院以登聞名寔明目建聰之



也今乃使人視為具文吾何顏尸此職乃為書以諫力  
請過宮不報大全於是三上疏其略曰盜滿山東而高  
斯弄權二世不知也蠻寇成都而更奏捷明皇不知也  
此猶左右孽孽爾今在朝之士澀忠以告而陛下不聽  
是陛下不自塞蔽其聰明也疏入又不報寧宗即位累遷  
司農寺丞脩高宗實錄充檢討官先是韓侂胄私臺諫  
之選為已羽翼且欲得名士以壓羣言一時好進者恨  
不預此選也有力薦大全者屬一往見且曰公朝見除  
目夕下矣大全笑謝明日遂勾外時實錄將上當推恩  
大全去不少待除知金州道病卒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應孟明字仲實永康人入太學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歷  
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輪對首論南北通好疆場無  
虞當選將練兵常如大敵之在境次乞申嚴監司庇貪  
吏及薦舉徇私之禁帝嘉獎久之它日宰相進擬帝出  
片紙於掌中書二人姓名曰卿何故不及此其一則孟  
明也乃拜大理寺丞出為福建提舉常平陸辭帝因問  
當世人才對曰有才而不學則流為刻薄惟上之教化  
明取舍正使回心向道則成就必倍於人尋除浙東提  
點刑獄以鄉部引嫌改江東會廣西謀帥帝謂輔臣無  
易應孟明者進直秘閣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光

宗立累遷一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寧宗立拜太府  
卿兼吏部侍郎慶元初權吏部侍郎卒孟明受知人主  
官職未嘗倖遷韓侂胄嘗遣其密客誘以諫官俾誣趙  
汝愚孟明不答士論以此重之

陳謙字益之永嘉人乾道八年進士歷樞密院編修官  
陳中興五事至李綱議建鎮事上曰綱何足道謙曰陛  
下用大臣審出綱上宜如聖訓今顧出綱下遠甚奈何  
上慶然光宗立謙仕於外除戶部郎中總領湖廣財賦  
謙乃丞相趙汝愚客慶元黨論起坐斥起提點成都府  
路刑獄移京西運判復直煥章閣遷司農少卿湖廣總  
領除宣撫司參謀官金兵深入陷應城焚漢川謙以實  
謨閣待制副宣撫未幾奪職罷後復知江州韓侂胄死  
和議已決謙罷去祠卒謙有雋聲早為善類所予晚坐  
偽禁中廢首稱侂胄為我王士論蘇是薄之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陸游字務觀山陰人年十二能詩文蔭補登仕郎鎖廳  
薦送第一秦檜孫埴適居其次檜怒至罪主司明年試  
禮部主司復置游前列檜顯黜之由是為所嫉檜死始  
起寧德簿累遷大理寺司直兼宗正簿孝宗即位遷樞  
密院編修官兼編類聖政所檢討官以薦得召見勸進  
士出身時龍大淵冒親用事游為樞臣張燾曰及今不

言與日將不可去壽遠以聞上詰語所自來壽以游藝  
上怒出通判建康府尋易隆興府言者論游交結臺諫  
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免歸久之通判夔州王炎宣  
撫川陝辟為幹辦公事范成大帥蜀游為叅議官以文  
學交不拘禮法人譏其類放因自號放翁後累遷江西  
常平提舉召還給事中趙汝愚駁之遂與祠起知嚴州  
過闕陛辭上諭曰嚴陵山水勝處職事之暇可以賦詠  
自適再召入見上曰卿筆力回幹甚善非他人可及除  
軍器少監光宗遷禮部郎中兼實錄院檢討官又以孝  
宗光宗兩朝實錄及三朝史未就詔游權同修國史實

宋史新編卷四十七

十一

錄院同修撰免奉朝請尋兼秘書監書成升寶章閣待  
制致仕游才氣超逸尤長於詩晚年再出為韓侂胄撰  
南園閔古泉記見譏清議朱熹嘗言其能太高迹太近  
恐為有力者所牽挽不得全其晚節蓋先見云卒年八  
十五

薛叔似字象先永嘉人游太學解褐國子錄初登對論  
熙寧以來賦日增而民困滋甚孝宗嘉納因曰朕在宮  
中如一僧叔似曰此非所望於陛下當論功業如何陛  
下卽位二十餘年國勢未張未免牽於苟安無事之說  
上默然遷太常博士尋除樞密院編修官時倣唐制置

補闕拾遺上自除叔似左補闕劾首相王淮老憊  
主殂太孫景立叔似奏規模果定則乘五單于爭立  
機規模不存則恐成五胡迭起之勢光宗立除將作監  
出為江東轉運判官以言者論罷奉祠起歷權戶部侍  
郎兼樞密都承旨復以言者論罷奉祠起歷試吏部侍  
郎兼侍讀充京湖宣諭使開禧初韓侂胄開邊除兵部  
尚書宣撫使尋除端明殿學士兼侍讀叔似夙以功業  
自期速臨事絕無可稱以御史論奪職罷祠侂胄誅諫  
官再論迎合開邊降兩官謫福州久之許自便卒贈銀  
青光祿大夫諡恭翼叔似雅慕朱熹窮道德性命之旨

宋史新編卷四十七

十一

談天文地理鍾律象數之學有彙二十卷

韓飛卿字聲仲臨海人由太學登進士第歷工部郎官  
特韓侂胄柄國飛卿未嘗造請踰月卽可去提舉福建  
常平茶鹽事擢監察御史言事迂侂胄罷為奉常請外  
以祕閣修撰為荊湖南路轉運判官後改司農卿總領  
江東淮西軍馬錢糧開禧中就擢戶部侍郎侂胄將舉  
師問餉計豐約飛卿以實告比調遣浩繁不克支復被  
旨軍前傳宣撫勞金兵大至幾不免以憂卒

論曰陳仲微有言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材不可以啖  
天下之豪傑當韓侂胄尊用廷紳升黜出其手劉顧

幕與周旋吳柔勝安於久廢楊大全應並明等失謀  
不願出其門下茲豈非所謂豪傑者耶若陳謙獻諸  
游贈文薛叔似而飛卿預邊事皆未免率於榮利品斯  
下矣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七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七

臣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八

列傳九十八

明簡肅公彭龜年

彭龜年 黃裳 曾三聘 劉光祖

徐誼 徐邦憲 李祥 章穎

孫逢吉 黃度 何異 詹體仁

游仲鴻 呂祖儉 楊宏中 徐範

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人幼孤事母孝性穎異好讀程  
氏易從朱熹張栻質疑學益明登進士第歷太學博士  
殿中侍御史劉先祖坐論吳端徙官龜年疏乞復其位  
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仲臺諫之氣不聞改  
易臺諫以伸侍臣之私累遷祕書郎兼嘉王府直講光

宗不朝重華宮龜年以書熊趙汝愚且疏宰執侍從但  
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曾不之  
及內侍陳源得罪壽皇朝人皆謂離間所自宜亟發威  
斷遂源然後負罪引慝以謝壽皇除起居舍人龜年迷  
祖宗法爲內治聖鑑以進曰是書爲宦官女謁之防此  
書若見恐不糾數經御覽上曰不至是紹熙五年壽皇  
疾浸革龜年三疏請對不復命屬上視朝龜年不離班  
位休地扣額久不已血漬發覺上曰素知卿忠直欲何  
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不過宮同知樞密院余端禮曰

扣額龍墀曲致忠悃臣子至此爲得已邪孝宗崩年  
受禪與趙善黃裳同奏往朝南內因定過宮之禮遷中  
書舍人寧宗嘗謂退朝無事恐自怠惰非多讀書不可  
龜年奏人君之學與書生異惟能虛心受諫遷善改過  
乃聖學中第一事豈在多哉尋除侍講遷吏部侍郎并  
兼侍讀遣充金國弔祭接送伴使初朱熹與龜年約共  
論韓侂胄會龜年護客熹以上疏見絀龜年聞之附奏  
云始臣約熹同論此事今熹既罷臣宜併斥不報迨歸  
見侂胄用事權勢重於宰相於是條數其姦謂不去必  
爲後患上覽奏甚駭曰侂胄朕之肺腑信而不疑不謂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八

二

如此批下中書予侂胄祠已乃復入龜年上疏求去詔  
侂胄與內祠龜年與郡以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  
安撫使龜年勾祠慶元二年以呂紫言落職已而追三  
官勒停嘉泰元年復元官起知贛州以疾辭除集英殿  
修撰提舉沖佑觀開禧二年以待制寶謨閣致仕卒龜  
年善惡是非辨析甚嚴其愛君憂國之忱先見之識敢  
言之氣皆人所難晚既投閒悠然自得幾微不見於顏  
面自僞學有禁士大夫鮮不變者龜年於開洛書益如  
涵泳扁所居曰止堂著止堂訓蒙蓋始終特立者也  
師道建節曰此韓氏之陽虎其禍韓氏必矣及聞

兵曰禍其在此乎所著書有經解祭儀五致錄義議外  
制龍寶誅謚忠肅加贈龍圖閣學士擢用其子欽

黃裳字文叔隆慶人登乾道進士第調巴州通江尉益  
務進學文詞迥出流輩時蜀中餉師名爲和羅是則取  
民裝賦漢中行諷總領李繁爲罷羅民便之改興元府  
錄事參軍以薦召對論蜀兵民大計遷國子博士光宗  
登極裳進對謂中興規模與守成不同出攻入守當據  
利便之勢不可不定行都富國強兵當求功利之實不  
可不課吏治捍內禦外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立重鎮  
除太學博士進祕書郎遷嘉王府翊善作八圖以獻曰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八

三

太極曰三才本性曰皇帝王伯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天  
文曰地理曰帝王紹運以百官終焉每進言王宜以心  
爲嚴師於心有一毫不安者不可爲也且引前代危亡  
之事以爲儆戒又每陳詩以寓諷製渾天儀與地圖循  
以詩章欲王觀象則知進學如天運之不息披圖則思  
祖宗境土半陷異域而未歸其後又以王所講三經爲  
詩三章以進上詔勞裳裳曰臣不及朱熹嘗學問四十  
年若召真府寮宜有裨益紹熙二年遷起居舍人時臺  
諫攻潘景遂上曲庇之裳奏自古人君不能從諫者其  
禍有三曰私心勝心忿心因私而生勝因勝而生忿其

設其備三年試中書舍人疏論留意武備及彌襲形勢  
時朝廷方宴安裳所言多不省未幾除給事中汪義端  
詆趙汝愚裳奏汝愚如青天白日奴隸知其清明義端  
所見會奴隸之不如不可以居朝列於是義端與郡裳  
在鎮閣甫一月封駁無慮十數韓侂冑洛階官鄭汝諧  
除吏部侍郎皆綴其命改兵部侍郎不拜遂以顯謨閣  
待制充翊善先是先宗以憂疑成疾不過重華宮裳入  
疏請五日一朝至是復苦言之上曰內侍楊舜卿告朕  
勿過宮裳請斬舜卿且以八事之目為奏曰念恩釋怨  
辨讒去疑責已畏天防亂改過不報上猶未過宮裳復  
推致疑之事有四各為辨析請幡然改過以弭禍亂會  
壽皇不豫中外憂危裳抗聲諫上起入宮裳挽裾隨之  
至宮門揮涕而出乃連章請外謂臣之職三曰待制曰  
侍講曰翊善今不過宮有虧子道前後三諫不加聽是  
待制之職可廢也不問安不視疾大義已喪復講何畫  
乎是侍講之職可廢也陛下不能以孝事壽皇臣將何  
說以勸皇子乎是翊善之職可廢也因出關待命及聞  
壽皇遺詔乃亟入臨寧宗即位裳病不能朝改禮部尚  
書兼侍讀力疾入謝勸上慎終如始謂臣恐數年之  
後委任大臣不能如今日之專獎用臺諫不能如今日

之重至如篤於孝愛勤於學問薄於嗜好陛下令皆行  
之未幾知數年之後能保常如今日乎又引魏徵十漸為  
戒懇懇數千言又奏言陛下近日所為頗異前日除授  
之際大臣多有不知臣聞之憂甚而病劇蓋是時韓侂  
冑已潛弄威柄而宰相趙汝愚未之覺故裳先事言之  
及疾革時時獨語曰五年之功無使一日壞之度吾已  
不可為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責者遂口占遺表卒年  
四十九計聞上驚悼贈資政殿學士裳簡易端純每講  
讀隨事納忠氣平而辭切事該而理盡篤於孝友與人  
言傾盡底蘊取一書不讀一物不知推賢樂善出乎天  
性所為文明白條達有王府春秋講義及兼山集論天  
久性命皆足以發明伊洛之旨蓋嘗與鄉人陳平父兄  
弟講學平父張枋門人也嘉定中諡忠文  
曾三聘字無逸新淦人乾道二年進士累遷軍器監主  
簿先宗不朝重華宮三聘以書抵丞相留正正未及言  
會以它事不合求去三聘謂父子夫婦之際羣臣莫敢  
深言者避嫌遠罪耳丞相身退計決言之何嫌乎遷祕  
書卿帝欲幸王津園三聘上疏言今人心既離大亂將  
作陛下安意肆志而弗聞知萬一敵人謀知馳一介之  
使關安北宮不知何以答之姦宄竄聞傳一紙之檄猶

序不短何以禦之望亟備法爲朝議不然則實未  
知死所也孝宗病革復上疏帝意爲動及孝宗崩所疾  
不能執喪朝論益震洵三聘謂今日事勢其若建儲或  
戒之曰前日臺諫謂汝奪其職今復有疏耶三聘曰此  
何時而可避煩言也寧宗立兼考功郎後知鄧州會韓  
侂胄爲相指三聘爲故相趙汝愚腹心坐貶兩官又之  
復元官與祠差知郴州改提點廣西湖北刑獄皆辭不  
赴侂胄誅諸賢遺竄斥者相繼召用三聘祿不及終不  
自言嘉熙間三聘已卒詔贈三官直龍圖閣諡忠節  
劉光祖字德脩簡州人外祖賈暉遺澤補官登進士第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六

歷右正言知果州以趙汝愚薦召入光宗卽位累遷殿  
中侍御史光祖入謝因論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  
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  
爲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本朝士大夫學  
術議論最爲近古初非有強國之術而國勢尊安根本  
深厚至於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疎  
棄正士招徠小人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末流大分  
事故反覆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滅絕綱常其論既  
勝其勢既成崇觀而下尚復何言臣始至時聞有議及  
是事者說而實未睹朋黨之分中更外艱去國六載

復來其事果見因惡道學乃生朋黨因生朋黨之議  
忠諫嗟乎以忠諫爲罪其去紹聖幾何章旣下讀之有  
涕涕者光祖効罷戶部尚書葉翥太府卿兼中書舍人  
亦被結近習圖進用言比年以來士大夫不慕廉靖而  
慕競不樂公正而樂軟美旣安習以成風謂苟得爲  
計良由前輩老成零落殆盡後生晚進議論無所據  
學術無所宗主幸詔大臣妙求人物必朝野所共屬  
意所同敬者參錯立朝國勢自壯徙太府少卿求去  
不已除直祕閣潼川運判改江西提刑又改夔州時孝  
宗不豫上久不過宮光祖致書留正趙汝愚曰宜與群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七

賢并心一力若上未過宮宰執不可歸安私第林陳二  
閣自以獲罪重華日夜交謀其間宜用韓魏公逐任守  
忠故事以釋兩宮疑謗大臣亦當收兵柄密布腹心俾  
緩急有可仗者聞孝宗崩又貽書汝愚勉以安國家定  
社稷之事寧宗卽位除侍御史改司農少卿入對獻  
始五歲又論人主有六易天命易恃天位易樂無事易  
憂意欲易奢政令易怠歲時易玩又有六難君子難進  
小人難退苦言難入巧佞難遠是非難明取舍難決  
主之所易明王之所難聞主之所難明主之所易進  
若舍人論政當出中書陛下審而行之人主操縱



要於此知閭閻事韓侂冑寔擅威福故首及之遷起居郎朱熹語與祠光祖再疏請留不聽劉德秀劾光祖出為湖南運判不就主管玉局觀趙汝愚既罷相侂冑擅朝遂目士大夫為偽學逆黨禁錮之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而世方以道為偽者治文章以達其志而時方以文為病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諫官張金指為謗訕奪職謫居房州久之許自便起知眉州歷潼川路提刑權知瀘州侂冑誅歷京湖制置使進至寶謨閣直學士知潼川府升顯謨閣直學士提舉王隆萬壽宮引年不許子外祠卒進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八

華文閣學士諡文節趙汝愚稱光祖論諫激烈似蘇軾悲惻似范祖禹世以為名言所著後溪集十卷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溫州人第進士累官太常丞孝宗躬攬政權執政惟奉旨而行羣下多恐懼顧望諛諛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及論樂制誼對以宮亂則荒其居驕而亂則破其官壞上遽改容曰卿可謂不以官自隋矣知徽州移提舉浙西常平守右司郎中遷左司光宗久不朝重華宮誼入諫退皆宰相曰上目朕不曉意思恍惚真疾也宜進皇太后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八

願誼與少保吳玕議請太皇太后臨朝扶羣主伐蔡及將禪正憂懼仆於殿庭而去誼以書譏劾汝愚曰自古人臣為忠則忠為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欲坐觀非雜之謂歟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非憲聖命不可語在汝愚傳寧宗即位誼累遷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侂冑恃功缺望誼告汝愚異時必為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雅器誼除授建明多咨訪誼不避形迹怨者始眾侂冑益怨恨以御史劉德秀劾疏誼責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移袁州又移婺州久之許自便復官與祠起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八

九

守江州加集英殿修撰升寶謨閣待制移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移知隆興府以卒後諡忠文

徐邦憲字文子義為人紹熙四年試禮部第一登進士第三遷為祕書郎開禧初韓侂冑謀舉兵伐金邦憲言挑釁非計勾外知處州熙辭力諫用兵不可太驟再歲召還又上侂冑書侂冑惡其言嗾御史徐相擊之錮於龍祠未幾復官除江西憲改江東漕以戶部郎為淮西總領侂冑誅除尚右郎兼太子侍講後以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勾祠知江州奏乞郡得節制屯戍兵至和議以寶謨閣待制致仕卒平官諡文肅

本朝...無錫人登進士第為錢塘縣主簿...  
正丞軍器少監言忝朝蹟八年在外賢才不勝衆...  
出送入由臣始出提舉淮東常平茶鹽淮西運判果遷  
國子祭酒丞相趙汝愚去國祥上疏爭之曰壽皇崩兩  
宮隔絕中外洵留正棄印亡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  
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搖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  
何無念功至意忽體貌常典使精忠巨節拂鬱闇何  
以示後世除直龍圖閣湖南運副言者劾罷之於是太  
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等六人上書留之俱得罪主冲  
佑觀再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卒諡肅簡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章穎字茂獻臨江軍人以兼經中鄉薦孝宗立詔求言  
穎為萬言書附驛以聞禮部奏名第一上稱其文似陸  
贄調道州教授召對除太學錄歷太常博士中丞何澹  
聞繼母計引不逮事之文穎定議解官除左司諫時右  
相葛邲獨當國穎論邲不足任大事凡二十餘疏邲始  
出穎屢疏請先宗問安重華宮悉焚其藁寧宗即位除  
侍御史兼侍講尋權兵部侍郎上御經幃問曰諫官有  
言及趙汝愚者卿等謂何同列謾無可否穎奏曰天地  
變遷人情危疑加以敵人嫚侮國勢未安未可容易進  
退大臣不報奏請待罪與郡御史劾穎阿黨罷太學生

周端朝等六人伏闕辨汝愚誣且謂章穎言發於忠  
被罪自是黨論遂起矣久之起知衢州侍御史林行可  
劾罷之尋知贛州御史王益祥復劾寢其命再祠需次  
知建寧府韓侂胄誅累遷禮部尚書兼侍讀去與祠  
卒年七十八穎生平風節不為窮達所移方黨論之興  
朱熹遺以書謂宗社有靈公論未泯異日必有任是責  
者非公吾誰望耶贈光祿大夫諡文肅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補擢右正言凡七十日章二十上皆人所難言者改國  
子司業求去為湖南提刑以祕書監召兼吏部侍郎經  
筵輪講劉光祖以疾告吏因請逢吉日講義安在取觀  
之乃詩權輿篇刺康公與逐朱熹事相類欣然代之因  
爭論甚苦寧宗曰朱熹言多不可用對曰熹議祇廟與  
臣不合他所言皆正寢失上意會彭龜年補郡逢告入  
疏曰道德崇重陛下所敬禮者無若朱熹志節端亮  
陛下所委信者無若彭龜年熹既以論侂胄去龜年復以  
論侂胄絀臣熟察者皆無固志陛下所用皆庸鄙  
之徒何以立國侂胄見而惡之時報優人王喜除

黃度即言於上前效朱侍講進趨以儒爲戲者豈可令  
于職抗疏力爭之王喜之命實未出遂以評議出知  
太平州可祠許之起知贛州已屬疾卒諡獻簡弟逢年  
逢辰皆有文行時稱孫氏三龍

黃度字文叔新昌人隆興元年進士歷國子監簿紹熙  
四年守監察御史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度連疏切諫  
又與臺諫官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三人之罪大  
於李輔國又言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今天下無不議  
聖德者臣竊危之上猶不聽遂出脩門上諭使安職度  
奏不得其言理難復入寧宗即位詔復爲御史改右正  
宋史新編卷百八

言侂冑驟竊政柄以意所好惡爲威福度具疏將論其  
姦爲侂冑所覺御筆遽除度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  
天下所由以亂今侂冑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  
効一言非爲國之利也固辭丞相趙汝愚袖其疏入白  
詔以冲佑祿歸養俄知婺州坐事罷起知泉州辭乃進  
實文閣奉祠如故侂冑誅天子思而召之累遷權吏部  
侍郎兼修玉牒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屢移疾出知  
福州進至寶謨閣待制始至訟牒日千餘度隨事裁決  
日未中而畢改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又進至寶謨  
閣直學士度以人物爲已任推挽不休每曰無以報國

惟有此耳十上引年之請不許爲禮部尚書兼侍讀起  
入覲論藝祖垂萬世之統一曰純用儒生二曰務惜民  
力三納其言謝病去遂以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歸  
越提舉萬壽宮卒進龍圖閣學士贈通奉大夫度志在  
經世而以學爲本作詩書周禮說著史通抑僭竊存大  
分別爲編年不用前史法又有藝祖憲監仁皇從諫錄  
屯田便宜歷代邊防行於世堦周南

周南字南仲平江人登進士第爲池州教授與度俱罷  
以僞學黨開禧三年召試館職南對策詆權要者劾  
罷卒于家南端行拱立尺寸有程準自賜第授文林郎  
宋史新編卷百八

終身不進官兩爲館職數月止旣絕意當世敝衣惡食  
挾書忘晝夜曰此所以遺吾老俟吾死也

何異字同叔崇仁人第進士累遷右正言時光宗怒于  
定省具疏諫不報約臺官聯名言姦人離間當明正典  
刑語極峻又不報勾外授湖南轉運判官歷祕書監兼  
實錄院檢討官權禮部侍郎太常寺乃慶元五年太廟  
芝草生韓侂冑率百官觀焉異謂色白慮生兵妖侂冑  
不悅又以劉光祖於異交密言者遂劾罷之乃與祠  
總知慶州兼本路安撫勾祠許之起知潭州乞間與祠  
者再嘉定元年召爲刑部侍郎五月不雨異上封事所

中時弊明年權主部尚書告老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泉州從所乞與祠進寶章閣學士轉一官致仕卒年八十一異高自標致有詩名所著月湖詩集行世

詹體仁字元善浦城人父慥與吳宏劉子壘游調贛州信豐尉金人渝盟慥見張浚論滅金秘計浚辟為屬體仁登進士第歷太常丞攝金部郎官光宗即位累遷太常少卿上以積疑成疾久不過重華宮體仁陞對首陳父子至恩之說謂易於家人之後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夫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為寇而不知

宋史新編卷百四十六

十四

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群疑亡也蓋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絕方其未通也湮鬱煩憤若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和悅而條暢也孝宗崩體仁率同列抗疏請詣重華宮親臨禱祭辭意懇切寧宗登極天下晏然體仁與諸賢密贊趙汝愚之力也孝宗將復土體仁言求阜陵地勢卑下非所以妥安神靈與宰相異議除太府卿尋直龍圖閣知福州言者竟以前論山陵事罷之退居雪川日以經史自娛人莫窺其際起知靜江府移守鄂州除司農卿復總制廣餉事卒年六十四體仁穎邁特立博極群書少

從朱熹學以存誠慎獨為主周必大當國體仁嘗疏二十餘人皆當世知名士郡人真德秀早從其游嘗問居官蒞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確論云

游仲鴻字子正南充人登進士第歷知中江縣總領楊輔檄置幕下紹熙四年赴召趙汝愚在樞密訪以蜀中利害汝愚欲親出經略仲鴻曰獨不聞呂申公謂經略西事當在朝廷乎汝愚悟而止差幹辦諸司糧料院光崇以疾久不朝重華宮仲鴻遺汝愚書陳宗社大計有伊周霍光語汝愚駭立焚之又遺書曰大臣事君之道

宋史新編卷百四十六

十五

利社稷死生以之既不死曷不去孝宗崩仲鴻泣謂汝愚曰今惟有率百官哭殿庭以請親臨宰相留正以病去仲鴻亟簡汝愚曰禪日不決禍必起矣後三日嘉王即位于重華宮汝愚既拜相以仲鴻久游其門辟嫌不用韓侂胄方居中用事汝愚迹已危而汝愚以淮東憲總賦積弊奏遣仲鴻覈實仲鴻曰丞相之勢已孤不憂此而顧憂彼耶改監登聞鼓院以行會侍講朱熹以論事去國仲鴻上疏曰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諍實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臣朱熹之去去之不以禮

母使小人得志以養成禍亂監察御史胡鉉者  
意誣汝愚又蓄邪心又謂朝士中有推其宗派以爲  
商出楚王元佐正統所在者指仲鴻也慶元元年汝愚  
罷相仲鴻遷軍器監主簿力勾外除知洋州起知嘉興  
府擢利路轉運判官坐數忤宣撫副使吳玠易他部未  
幾職叛誅除仲鴻利路提點刑獄尋乞休致予祠歸遷  
中奉大夫卒年七十八劉光祖表其隧道曰於乎慶元  
黨人游公之墓紹定五年諡曰忠子似有傳

呂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如諸生監明州  
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祖儉必欲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八

終暮喪朝廷從之詔違年者以一年爲限自祖儉始歷  
籍田令中丞何澹所生父繼室周氏死澹欲服伯母服  
祖儉貽書宰相曰禮曰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今風  
氏非中丞父之妻乎將不謂之母而謂之何中丞爲風  
憲首而以不孝令百僚何觀焉除司農簿已而乞補外  
通判台州寧宗卽位除太府丞特韓侂胄濫用事正言  
李沐論右相趙汝愚罷之祖儉奏汝愚未至如言者所  
侂胄怒曰呂寺丞乃預我事耶會祭酒李祥博上書  
論上書訟汝愚沐皆劾罷之祖儉上疏論救請用  
汝愚自取罪戾誠實以士氣賴解之中稍忤權臣

不勝驕私憂過計深慮陛下之勢孤而相與維持宗  
廟憂集也疏既上東檐待罪有旨安置韶州改送吉州  
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祖儉之謫也朱熹與書曰熹以  
官則高於子約以上之顧遇恩禮則深於子約然坐視  
群小之爲不能一言以報効乃令子約獨舒憤懣觸羣  
小而蹈禍機其愧歎深矣祖儉報書曰在朝行聞時事  
如在水火中不可一朝居使處鄉閭理亂不知又何以  
多言爲哉祖儉在謫所讀書窮理賣藥以自給每出必  
單屨徒步爲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  
履者固不足言矣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八

所爲文有大愚集賜諡忠從弟祖泰

祖泰字泰然夷簡五世孫寓常之宜興性疏達尚氣誼  
論世事無所忌諱聞者或掩耳而走祖儉貶移瑞州祖  
泰徒步往省之及祖儉沒貶所周必大降少保致仕祖  
泰憤之乃詣登聞鼓院上書請誅韓侂胄蘇師旦而罷  
逐陳自強之徒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之詔拘管連州  
右諫議大夫程松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預聞乎乃  
獨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且其上書必有教之者今  
不殺猶當杖黥竄遠方殿中侍御史陳諫亦以爲言乃  
罷道配欽州既至府庭拜爲好語誘之曰誰教汝

知必死而可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心鄉祖泰曰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藉風喪心耳既行侂胄使人迹其所在祖泰乃匿襄郭間侂胄誅朝廷訪祖泰詔雪其冤連授迪功郎監南獄觀軍尹王相為具棺斂歸葬焉

楊宏中字充甫福州人弱冠補國子生寧宗時韓侂胄竊弄國柄引李沐為右正言論罷趙汝愚竟竄之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連疏求爭俱被斥宏中曰師儒能解大臣之冤諸生不能留師儒之去於詎安乎眾莫

宋史新編卷四十八

十八

應獨徐範林仲麟張衡傳周端朝五人願預其議遂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惟小人中傷君子其禍尤慘黨錮故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而陛下所不忍聞也今李沐欲盡去正人以便其私於是託朋黨以陷陛下之聽臣謂二人之去若未足惜殆恐君子小人消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監豈堪復見於今日邪臣願陛下明示好惡旌別淑慝竄李沐以謝天下

李祥簡以收士心臣雖身膏鼎鑊實所不辭書奏不報

人張顯上書救之不聽丞相余端禮為獨前至數十旬免遠徙上惻然許之乃各送五百里編管宏中編管太平州天下號為六君子明年移福州聽讀嘉泰三年寧宗幸學特旨放參開禧元年宏中登進士第授南劍州侂胄誅特遷宏中一秩亦不拜累遷武學博士改宣教郎諫官應武以私憾論之遂通判潭州以親老請祠差知武岡軍未受卒年五十三端朝字子靜嘉定三年試禮部第一終刑部侍郎兼侍講衛字用叟以父任補官有二子同登進士第仲麟字景仲傳字象大父居學校忠鯁有聞咸以不偶死

宋史新編卷四十八

十九

徐範字彝父候官人舉于鄉入太學丞相趙汝愚去位祭酒李祥博士楊簡論救俱被逐同舍生楊宏中等議叩闕上書書已具有闕士亦署名忽夜傳韓侂胄將真言者重辟閩士怖請削名友人亦止範範慨然曰業已書名矣尚何變書奏侂胄果大怒謂其扇搖國是各送五百里編管範謫臨海禁錮十餘年始得釋登嘉定元年進士第累遷國子監主簿入對言時平不急之務無用之官猶當痛加裁節矧多事之秋哉願一意養民以培國本通判潭州知邵武軍尋召赴行在言功利未若德意刑罰不若恩厚難伯不若純玉真端不若



不若真諫便發不若正人者修不若詩書經史  
餘玩好不若宵衣旰食窮蹙不若偃兵息民終歲  
除大體所關積習不移治道舛矣歷起是郎兼史職以  
朝奉大夫致仕卒贈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

論曰光宗不朝重華寢疾而儲嗣未定寧宗初立韓侂  
胄擅權逐趙汝愚朱熹又輕議兵挑強虜皆國事之  
憂者彭龜年諸賢匪盡諫官或書生各竭其忠詞氣最  
烈良為國家扶綱常圖治安奚忍循默以規一身之  
貴耶時黃裳先沒其餘悉不免於譴佐胄敗乃牽復室  
爭既焚始悔不用從新之謀亦何及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八

子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八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九

列傳九十一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騭編

湯壽

牛大年 徐應龍 莊夏

黃疇若

曹叔遠 沈作賓 黃黼

宋德之

劉煥 陳咸 辛棄疾

方信孺

湯壽字若保瀏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歷國子博士時  
朱熹予祠壽疏留不報由是熹惡權相意而壽之直聲  
亦大聞于時至大理少卿進直徽猷閣卒壽與韓侂胄  
隙自強不合故屢嗾言者中傷生平奉祠閒居之日多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九

於揚歷其在禮曹例掌三省奏記臨安大火寧宗遇災  
避正殿中書三表請復不許壽屬辭務持大體不為阿  
曲言者撫其語涉訕而朝廷知其無他起復制詞有清  
風峻節之語壽嘗擇壻得蔣重珍人服其識鑒

牛大年字隆叟揚州人慶元二年進士歷官將作監主  
簿入對言人主所當先者要以天命人心之所繫致念  
焉又言今日士氣大靡宜體立國之意以振起之夫有  
扶持作興之意而後縉紳無貪名嗜利之習無貪多  
利之習而後有持正秉義之操遷軍器監主簿太常寺  
丞四川提舉茶馬兼權總領知黎州兼管內安撫

事雖制黎雅州屯戍軍馬累遷直學文閣浙東提舉  
繼又歷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以實章閣待制提舉太  
平興國宮卒特贈四官大年清操凜然所至以廉潔

將云

徐應龍字允叔登進士第調衡州法曹閱實冤獄提刑  
不能奪聞者多其有守文薦之改秩知高安縣呂祖儉  
忤韓侂冑謫死高安應龍經紀其喪且為文誄之有勸  
避禍者曰緣此獲譴亦所願也朱熹貽書謂義風凜然  
云累遷守祕書少監兼權工部侍郎又兼侍講言人主  
不能盡知天下人材當貴之宰相宰相不能盡知天下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十一

人材當採之公論李吉甫為相號稱得人而三人之薦  
乃出於裴垕之疏遷至刑部尚書兼侍讀應龍在講筵  
多指陳時政一日讀吳起為卒吮疽事應龍奏起恤士  
卒故能得其死力今軍將得以賄遷專事培植未免多  
怨寧宗驚曰債帥之風今猶未除耶宰相史彌遠聞而  
惡之免侍讀未幾徙吏部尚書以煥章閣學士奉祠卒  
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文肅三子皆登朝榮叟清叟至政  
府別有傳

莊實字子禮泉州人第進士慶元六年大旱求言夏知  
興國縣上封事曰積陰之極陽氣散亂而不收其弊為

火災為旱蝗頤陛下體陽剛之德使後宮殿里內省黃  
門思不出位此抑陰助陽之術也召為太學博士言比  
年分藩持節詔墨未乾而改除坐席未溫而易地一人  
而歲三易節一歲而郡四易守民力何由裕累遷宗正  
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尋權直學士院兼太子侍讀時  
流民來歸夏言荆襄兩淮多不耕之田計口授地貸以  
屋廬牛具兵民可合屯田可成此萬世一時也遷試中  
書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左諭德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兵  
冗乞下將帥令老弱自陳得以子若弟姪若孀強壯者  
收刺代之除兵部侍郎煥章閣待制與祠歸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十一

黃疇若字伯庸豐城人淳熙五年第進士歷知廬陵縣  
治為諸邑最召赴都堂審察差監行在都進奏院開禧  
初都城火應詔言當今急務有三一曰賦斂征求之無  
藝二曰都鄙軍民之無法三曰守令牧養之無狀歷拜  
監察御史首章乞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監司又言善為  
國者必以恐懼修省之訓陳于前善為相者必以危亡  
災異之事故上尋遷殿中侍御史兼侍講時與金人  
約和金人約由致韓侂冑首詔臺諫侍從兩省雜議疇  
若與章燾等奏乞梟首然後由送人譏其失國體疇若  
奉令帑藏無餘願自宮禁以及宰執百官共為樽節又

言胡廣盜賊亦有激而成之者宜戒諸司申明法禁屬  
城關防以時平心決訟勿令胥官巡尉侵漁權戶部特  
奏乞機買官田充糴本以廣常平之儲乞令戶部一  
員專監安邊所帝皆是之進華文閣待制知成都府蜀  
自吳曦畔後制置使移司興元朝論有偏重之嫌朝廷  
擇人故輟曦若以往避諱改寶謨閣待制詔凡利病臧  
否竝許諮訪以聞當徵積欠十餘萬曦若亟命榜九邑  
盡蠲之考官吏尤員非敕命差注者悉罷又糴米足廣  
惠倉又減他賦之重者民力遂寬初沈黎蠻屢犯邊時  
若至則鏖榜曉以禍福青彌兩羌遂乞降會董蠻合部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四  
族人寇疇若亟調兵且設方略捕之皆遁去進龍圖閣  
待制以平蠻功進一秩疇若留蜀四年弊根盡穴苗獮  
髮櫛累遷兵部尚書太子詹事後差知貢舉試禮部尚  
書以足疾乞歸進煥章閣學士知福州力辭乃與祠關  
外軍遺言者論及時若落職罷祠後以煥章閣學士致  
仕所著有竹坡集奏議講議經筵故事  
曹叔遠字器遠瑞安人少學于陳傅良登紹熙元年進  
士第久之李壁薦爲國子學錄進韓侂冑罷通判漳州  
累官權禮部侍郎遇事獻替多所裨益終徽猷閣待制  
謚文肅嘗編永嘉譜識者謂其有史才子戚孫邵皆登

進士第族子卿  
臨字四士登嘉泰二年進士第授安吉州教授調重慶  
府司法參軍郡守度正欲薦之幽辭曰章司錄母老請  
先之正敬嘆歷浙東提點刑獄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因  
感泣如期至召爲左司諫與王萬郭磊卿徐清叟俱負  
直聲當時號嘉熙四諫疏論余天錫李鳴復迂旨遷起  
居郎進禮部侍郎不拜疏七上進古詩以寓規正久之  
起知福州再以侍郎召爲臺臣所沮而止遂守寶章閣  
待制致仕卒謚文恭子愉老亦登進士第  
沈作賓字賓王歸安人以父任登仕中刑法科歷大理  
評事改秩通判紹興府秩滿知台州五十日間盡除前  
政之弊邦人胥悅而前守嫉其勝已媒孽之罷去民請  
于朝借留不遂爲立留賢碑除太府丞遷刑部郎慶元  
初除直龍圖閣帥浙東知紹興府韓侂冑方事族有  
居越者私釀公行作賓逮捕寘于獄而竄其奴除兩浙  
轉運副使人奏攢宮一司歲撥經總制錢爲緡率四萬  
有奇未見弊壞輒加脩造妄費固不足計亦非所以妥  
神靈彰聖孝自今有以營繕聞于朝下守臣稽覈盡旨  
而後興役上首肯再三而修奉者不樂也遷權工部待  
郎兼戶部以言者罷歸起歷知鎮江寧國潭州平江尋

命參贊督府兼權鎮江府請留戍兵千人又欲以江關  
新軍二千人易舊軍千人備不虞朝廷難之遂請祠言  
者繼及之復召爲戶部侍郎軍興之餘國力殫耗見存  
金穀僅支旬日作賓考通負稅吏姦閱三月卽有半年  
之儲除權戶部尚書母喪終歷授寶謨閣學士江西安  
撫使兼知隆興府在郡擲錢二十餘萬緡僚屬請獻諸  
朝作賓謂平生未嘗獻羨以半歸帥司犒師半隸本府  
除煥章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進顯謨閣學  
士致仕卒于家贈金紫光祿大夫

黃黼字元章餘杭人少游太學第進士歷太常博士輪  
東坡新編卷五

對言周以輔翼之臣出任方伯漢以牧守之最擢拜公  
卿唐不歷邊任不拜宰相本朝不爲三司等屬不除清  
望官仁宗時韓琦范仲淹龐籍皆嘗經略西事久歷邊  
任始除執政邊奏復警范仲淹至再請行貝州之變文  
彥博親自討賊乞於時望近臣中擇才略謀慮可以任  
重致遠者或畀上流或委方面出將入相何所不可上  
嘉獎曰如卿言可謂盡用人之道歷提舉江東常平茶  
鹽兩浙路轉運判官進秩至直顯謨閣浙東瀕海之田  
以旱澇告常平儲蓄不足黼捐漕計貸之毗陵饑民以  
糠粃雜草根充食郡縣不以聞黼取民食以進乞捐僧

部侍郎劉德秀劾奉祠卒

陳德之字正仲其先京兆人隋諫議大夫遠謫彭山子  
孫散居於蜀遂爲蜀州人德之以應舉擢慶元二年外  
省第一歷武學博士與諸生論八陣之象本乎八卦皆  
動物也奇正之變相生不窮知此然後可以致勝遷編  
脩樞密院時數有災詔求言德之疏七事皆當時至切  
之患又曰今敵未動而輕變祖宗舊制命武臣帥邊以  
自遺患晉叛將唐藩鎮之禍基於此矣除太常丞出知  
閬州擢本路提點刑獄制帥安丙奏德之傲視君命降  
宋史新編卷五

一官歷兵部郎官朝論有疑安丙意丞相史彌遠首以  
問德之對曰蜀無安丙朝廷無蜀矣人有大功不敢以  
私嫌廢公議忤時相意遂罷安丙嘗謂人曰丙不知正  
仲正仲知丙丙負正仲正仲不負丙請昏於德之不許  
論者益稱其賢起知眉州監特奏名試得疾卒德之大  
父耕性剛介一朝棄官去莫知所終從父廉語德之曰  
吾昔至臨安府有人言蜀有宋宣教者過浙江而去吾  
適越求之則入四明矣德之渡浙江尋訪至雪竇尋蜀  
僧言聞諸耆老云山後爛平山有三居士焉其一宋宣  
教也德之躋攀至爛平見丹竈置祠其上而歸

劉焞字晦伯建陽人與弟韜仲受學于朱熹呂祖謙  
進士歷知開縣治以清簡庭無滯訟興利去害知無不  
為以憂去偽學禁與焞從熹武夷山講道讀書築雲莊  
山房為終老之計調贛州坑冶司主管文字差知德慶  
府入奏言前者北伐之役執事者不度事勢貽陛下憂  
今雖從和議願益恐懼修省開言路以廣忠益振公道  
以進人才飭邊備以防敵患提舉廣東常平召入奏事  
首論公道明則人心自一朝廷自尊雖危可安也公道  
廢則人心自二朝廷自輕雖安易危也寧宗嘉獎累遷  
國子司業言於丞相史彌遠請以熹所著論語中庸大

宋史新編卷四十九

學子之說以備勸講正君定國慰天下學士大夫之  
心奏乞罷偽學之詔又請以熹白鹿洞規頒示太學取  
熹四書集註刊行之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  
進國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論貢舉五敝累官權刑部  
侍郎兼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升同修國史實錄院  
同修撰時廷臣爭務容默焞奏乞明詔大臣獎忠謹以  
作士氣戒諛佞以肅其僚冬雷焞奏遷選監司以考察  
舍吏為先又兼工部侍郎試刑部侍郎夏旱應詔上封  
事大略謂上既開不諱之門下必有盡言之士然或  
以爲好名要譽而陛下聽之則苦言必棄之而不恤其

言受之而不覺矣前封男爵至是進封子博王焞  
嘗戒乘石庶子每講讀經史至聲色嗜欲之戒輒懇切  
再三敷陳之進讀詩之說詹事戴溪讀之為之止舌卒  
贈光祿大夫諡文簡所著有奏議史藁經筵故事東宮  
詩解禮記解講堂故事雲莊外藁

陳咸字逢儒登進士第歷利路轉運判官開禧三年吳  
曦叛關外四州繼没人情人駭咸留大安軍督軍糧檄  
于楊震仲振流民備盜眾稍安職以咸名士欲脅之  
以令其餘檄咸議事咸不往遂之利州抵城外偽都運  
使徐景望已挾兵入居臺治英宗諱日景望大合樂以

宋史新編卷四十九

享咸力拒之初咸語家子欽曰咸受國厚恩義當擊賊  
恨無兵權獨有下策削髮以全臣節會職以書招之急  
咸答書勸其稟命既而欲親諭之遂行遇偽統領孟可  
道知職已僭亂曰吾書不可用矣還至后鋤入帳中以  
刀自斷其結披緇而出景望遣兵拘咸于岸職聞怒甚  
安丙力為救解乃得釋歸職既誅咸上表自劾安丙奏  
以咸總蜀賦從之時僭亂後帑藏亦立咸至武興與丙  
商權利病兵政財計合為一家咸晝夜精勤調度有方  
不二歲諸倉各贏數十萬而布帛銅鐵錢與祠牒不預  
金州地險咸增饋米以資之未幾金人犯上津守

以爲司農少卿卒丙列奏其功賜諡勤節

辛疾字幼安歷城人少師蔡伯堅與黨漢英同學

辛疾始筮仕懷災遇坎因留事金源疾得離遂決意南

歸金土亮死中原豪傑並起耿京聚兵山東稱天平節

度使節制山東河北忠義軍馬辛疾爲掌書記即勸京

策策南向僧義端者喜談兵聚衆千餘說下之使隸京

僧一夕竊印逃辛疾揣僧以虛實奔告金帥急追獲之

斬其首而還紹興末京令辛疾奉表歸宋高宗授承務

郎天平節度掌書記併以節使印告召京會張安國邵

進已殺京降金葉疾乃約統制王世隆及忠義人馬全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福等徑趨金營安國方與金將酣飲即衆中縛之以歸

獻俘行在仍授前官改差江陰簽判葉疾時年二十三

乾道六年自通判建康府召對孝宗銳意恢復葉疾因

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直不爲迎合作

九議并應問三篇美芹十論以獻言逆順之理消長之

勢技之長短地之要害甚備以講和方定議不行歷知

潭州兼湖南安撫盜連起湖湘葉疾悉討平之遂奏乞

深恩致盜之由講求弭盜之術申飭州縣以惠養元元

爲意詔從之復奏乞依廣東權鋒荆南神勁福建左

副副一軍以湖南飛虎爲名止撥屬三千密院

總帥臣節制調度庶使夷望風懾服詔委以勅書乃

度馬殷營壘故基立砦柵時樞府有不樂之者數沮

之葉疾行愈力卒不能奪賞以鉅萬計葉疾善幹旋事

皆立辦議者以聚斂聞降御前金字牌俾住罷葉疾受

而藏之出責監辦者期一月營柵成開陳本末繪圖繳

進上遂釋然軍成雄鎮一方爲江上諸軍之冠加右文

殿修撰差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時江右大饑詔任貴

荒政民賴以濟進一秩以言者落職久之主管冲佑觀

死宗立之二年起福建提點刑獄召見遷大理少卿加

集英殿修撰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以臺臣王閔劾勾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祠歸寧宗初落職已而復主管冲佑觀起知紹興府兼

浙東安撫使其後寧宗召見言鹽法加實謨閣待制提

舉佑神觀奉朝請尋差知鎮江府歷龍圖閣待制知江

陵府令赴行在奏事試兵部侍郎辭免進樞密都承旨

未受命卒葉疾嘗跋紹興間詔書曰使此詔出於紹興

之前可以無事雖之大恥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

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雖雖敵俱存也悲夫人服其警

切謂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爲先故以稼名軒朱熹校爲

學禁方嚴門生故舊至無送葬者葉疾爲文往哭之雅

善長短句悲壯激烈有稼軒集行世謝枋得過其墓



不絕聲枋得秉燭作文旦旦祭之文成而聲始息為  
下朝加贈少師諡忠敏

方信孺字季若興化軍人以父松卿蔭補官韓侂胄自  
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金信孺曰開霽自我金人設問  
首謀當何以答侂胄默然假朝奉郎樞密院檢詳文字  
充樞密院參謀官持督帥張巖書通問于金國元帥府  
至濠州金帥紇石烈子仁止于獄中露刀環守之絕其  
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於古  
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忍言子仁怒曰若不望生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置生死度外矣至汴  
見金左丞相都元帥完顏宗浩陳兵見之云五事不從  
兵南下矣信孺辯對不少宗浩授以報書曰和與戰  
俟再至決之信孺還朝廷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五  
萬遣信孺再往金人猶執初議信孺曰本朝謂增幣已  
為卑屈况名分地界哉且以曲直較之本朝與兵往去  
年四月若貽書誘吳曦則去年三月也其曲固有在矣  
如以強弱言之若得濠濠我亦得泗漣水若夸齊蒲  
之勝我亦有鳳凰山之捷如謂我不能下宿壽諸圍  
和楚果能下乎五事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

金人見信孺忠懾乃曰割地之議姑寢但  
從密以叔為伯歲幣外別犒師可也信孺固執不許  
浩計窮遂密與定約復命再差充通謝國信所參謀官  
奉國書草及許通謝百萬緡抵汴宗浩變前說怒信  
孺曰曲折建白遽以書書來有誅戮禁錮語信孺不為  
動會蜀兵取散關金人益疑信孺還言敵所欲者五事  
朝兩淮一增歲幣二犒軍三索歸正等人四其五不敢  
言侂胄再三問至鴈聲詰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  
侂胄大怒奪三秩臨江軍居住時開禧三年九月也已  
而王耕定和議還自信孺功曰每見金人必問信孺安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在公論所推雖敵人不能掩也乃詔信孺自便尋知  
州累遷淮東轉運判官兼提刑知真州因事降秩再奉  
朝稍復官信孺性豪爽揮金如糞土所至賓客滿其後  
車使北時年財三十既齟齬歸營居室嚴實自放於詩  
酒後費用竭賓客益落信孺尋亦死矣  
論曰湯璿乘直牛大年持廉徐應龍莊夏陳時政黃  
若優治行曹叔遠多獻替沈作賓舉職不避怨宋德之  
不以私嫌廢公議陳咸拒逆職之召劉燭請除學禁表  
其謙所著書皆端士也黃輔放歷有聲一斥不復  
其謙內金歸宋志不復仲方信孺抗詞金庭顧反加之

李孟傳

保忠

哀變

王介

柴中行 許英

李孟傳字文授以父光遺表恩歷官太府丞又兼考功郎因對言國家長育人才猶天地之於植物滋液滲漉得其既成而後足以供大厦之用今士大夫皆有苟進之心治功未優功能尚薄而意已馳騫於臺閣不稍扶將正飭之其敝將甚韓侂冑與孟傳故嘗致意孟傳謝曰行年六十去意已決侂冑慙而退請外知江州侂冑不悅勾歸復知處州遷廣西提點刑獄歷福建提舉常

宋史新編卷五

孟

平詔入對首論用人宜先氣節後才能益招徠忠謹以扶正論政府故人折簡問勞動甚孟傳逆知其意謝曰孤蹤久不造朝獲一望清光而去幸矣對畢即出關闕大饑發廩勸分民無流莩侂冑誅就遷提點刑獄移江東又辭丞相史彌遠其親故也人謂進用其時矣卒歸便節角巾還第再奉祠以倉部郎召又辭遷浙東提點刑獄未數月請疏拜上加直秘閣移江東不赴主簿明道宮進直寶謨閣致仕卒年八十四常誠子孫曰安其若無競脩己莫若自保守道則福至求祿則辱

宋史新編卷五 詞類彙編左氏說續史雜志記善記異等

宋史新編卷五

孟

倪燾字正甫歸安人登進士第中博學宏詞科累遷著作郎兼翰林權直光宗即位歷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尋兼侍講除禮部侍郎上久不過重華宮恩疏上會上召嘉王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於嘉王也上為動容李皇后寢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干瀆因奏人主治國必自齊家始漢呂氏唐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也兼權吏部侍郎出知紹興府寧宗即位歷數郡皆以言者論去久之召還試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侂冑先以書致殷勤曰國事如此一世入望豈宜專以潔已為賢哉思報曰但恐方拙不能徇時好耳時赴召者未引對先謁侂冑思曰私門不可登矧未見君乎逮入見言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輪忠自呂祖泰編牘而布衣不敢極說又言士大夫寡廉鮮恥列拜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簾稱門生不足稱恩坐恩主至稱為恩父者諛文豐賂在所不論也侂冑聞之太怒思既退謂侂冑曰公明有餘而聰不足堂中剖決如流此明有餘為蘇師旦蒙蔽此聰不足也周筠與師旦並為姦利師旦已敗筠尚在人言平章騎虎不下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也侂冑悚然曰聞所未聞司諫毛憲劾思予祠侂冑亟復召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求

對書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端倪必且傷體  
轍議謂史彌遠也徒禮部尚書史彌遠擬除兩從官參  
政錢象祖不與聞思奏論之彌遠上章自辨思求去上  
留之思乞對復申前說彌遠懷惠思請去益力以實讓  
開直學士知鎮江府移福州彌遠拜右相陳晦草制用  
昆命元龜語思歎曰董賢為大司馬冊文有允執厥中  
一言蕭咸以為堯禪舜之文今制詞所引此舜禹揖遜  
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乎乃上省牘請貼  
陳麻制詔下分析彌遠遂除晦殿中侍御史即幼思潘  
臣僭論麻制鑄職而罷父之除實文閣學士予祠卒謚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宋

文節

袁燮字和叔鄞縣人生而端粹專靜乳媼置槃水其前  
玩視終日夜臥常醒然少長讀東都黨錮傳慨然以名  
節自期入太學登進士第調江陰尉除汾海制屬寧宗  
即位為太學正時朱熹諸儒相次去國丞相趙汝愚罷  
燮亦以論去自是黨禁興矣久之歷司封郎官因對言  
陛下追思彭龜年臨朝太息今正人端士不乏願常存  
此心急開剴切崇獎朴直天下何憂不治遷至國子祭  
酒秘書監延見諸生必迪以反躬切已忠信篤實是為  
實本聞者悚然有得士氣振策崇政殿說書除禮部

侍郎兼侍讀時史彌遠主和燮爭益為臺論劾罷以  
文閣待制奉祠起知溫州進直學士奉祠卒燮初入太  
學陸九齡為學錄同里沈煥楊簡舒璘並在學以道義  
相切磋後見九齡弟九淵發明本心之指乃師事焉每  
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兢以守之則與天  
地相似學者稱曰潔齋先生後謚正獻子甫有傳

王介字元石金華人從朱熹呂祖謙遊登進士第廷對  
陳時弊光宗嘉其直擢居第三人歷國子錄上久不朝  
重華宮介上疏極諫孝宗崩介又力請過宮執喪言辭  
激烈人歎其忠寧宗立介上疏言陛下初即位策免宰  
相遷易臺諫悉出內批非治世事也遷太學博士韓侂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宋

胄疑介前封事詆已且其弟仰胄嘗以舊識求通介拒  
絕之侂胄怨益深漆差通判紹興府尋知邵武軍會學  
禁起坐劾奉祠久之差知廣德軍侂胄謀人蘇師旦恣  
介不通謁目為偽黨以告侂胄有勸其自明者介曰吾  
髮已種種豈為鼠輩所使邪侂胄亦畏公議不敢發後  
為秘書郎遷度支郎官師旦已建節介與同列謁政府  
遇於庭客皆踰階而揖介不顧於是殿中侍御史徐枋  
劾介資淺立異奉祠除都大坑冶侂胄誅朝廷更化介  
乃遷累遷國子祭酒會以旱詔百官指陳闕失時宰相

史彌遠以母喪起復介手疏歷論時政又言漢唐宋地  
降災策免丞相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左右  
王呂蔡秦之覆轍可以為戒除祕書監陞太子右諭德  
還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人繳駁不避權貴張九濟以  
閣職為州鈐介謂此小事而用權臣例破祖宗制不可  
不封還詞頭丞相語介曰此中宮意介曰宰相逢宮禁  
意向給舍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掃地矣除起居舍人  
介奏宰相以私請不行而托威福於宮禁權且下移誰  
敢以忠告陛下者乞歸老不許許奕以言事去國介奏  
自古未有大臣因給舍論事而去之者是大臣誤陛下

宋史新編卷四十九

六

也將恐成孤立之勢疏奏乞補外以右文殿脩撰知嘉  
興府升集英殿脩撰知襄陽府京西安撫使徙知慶元  
府兼沿海制置使以疾奉祠卒端平中贈中大夫寶章  
閣待制諡忠簡子桢有傳

柴中行字與之餘千人紹熙元年進士授撫州軍事推  
官權臣韓侂胄禁道學校文轉運司移檄令自言非偽  
學中行奮筆曰自幼讀程頤書以收科第如以為偽不  
願考校調江州學政校歷遷大學博士轉對首論主威  
奪而固勢輕次論士大夫寡廉隅多骨鯁末論權臣用  
事宜直成風遷太常主簿轉軍器監丞出知光州治行

為淮西人修書局直學士上之遷西  
運使兼提點刑獄改直學士知襄陽兼京西帥仍領漕  
事江陵戎司移屯襄州又弛中行白于朝考覈軍  
實招補虛籍自是朝廷以節制之權歸帥司重効李琪  
不法以懲貪守明扈再興有功以厲宿將遷江東轉運  
司判官旋改湖南提點刑獄入為吏部郎官以立志啓  
迪君心言好進好同好欺士大夫風俗三蔽選曹法大  
壞吏緣為姦中行遇事持正不為勢屈由是銓綜平允  
權宗正少卿又兼國史編脩實錄檢討邊烽告急至失  
地喪師准甸震河中行亟奏內外二失朝廷十憂大憂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七

言今日之事人主盡委天下以任一相一相盡以天下  
謀之三數腹心而舉朝之士相視以目噤不敢言至  
綏庭申請久不報脫有闕誤咎當誰執調祕書監崇  
政殿說書極論往年以道學為偽欲加遠竄杜絕言語  
便忠義士箝口結舌天下之氣豈堪再沮壞如此耶又  
謂欲結人心莫若去貪吏欲去貪吏莫若清朝廷又論  
內治外患辨君子小人進退關脩撰知贛州勾祠得請  
以言罷理宗即立以右文殿脩撰奉祠卒所著有易繫  
集傳書集傳詩義論語章句說  
許奕字德子簡州人父任縣洛城尉寧宗親權進士

第一累遷起居舍人韓侂胄議開邊奕貽書曰今日之  
弊如元氣僅屬不足當暑之寇又因轉對論今日之  
急惟備邊而制之晏然百官充位如平時京西淮上之  
師敗同罰其廟堂主議外廷莫得聞護聖之軍半發於  
外而禁衛單薄侂胄聞之不樂遣使金詣中書受指奕  
曰增歲幣歸僇虜不可行者當死守之遷起居郎兼權  
給事中以國事未濟力辭不許既行成還奏帝優勞之  
權禮部侍郎條獻六事俄兼侍講會諫官王居安傅伯  
成以言事去職奕疏留後因災異申言之又論用兵以  
來賞賚汎濫停俸積出宜加裁制夏旱應詔又言內降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三

非盛世事王璠進狀未實經營求待免裴仲何人驟為  
帶御器械言最剴切權兼侍讀遷吏部侍郎兼脩玉牒  
官兼權給事中論駁十六事皆忤責近而封還劉德秀  
贈典高文虎祠命士論尤駭之楊次山加少保郡王奕  
疏言恩寵太甚恐非保全宜聽其辭又言史彌遠力辭  
恩命宜從之以成其美不報奕遂臥家乞外以顯謨閣  
待制知瀘州安撫使安丙遭讒忌宰相錢象祖出謫書  
問奕奕唱而言士不愛一死而因於衆多之口亦可悲  
也奕願以百口保之象祖勉然曰公悉安予文若此乎  
奕又紹節宣撫荆湖還曰僕願以百口信許公之言

於是異論頓息奕於丙深相知而職事所關必反覆  
辯以求直移知遂寧府加至寶謨閣直學士又知潼川  
府兩郡民畫像祠之會金敗盟蜀道震擾奕請速選大  
臣宣撫信賞必罰以獎忠義收人心坐論降一官詔提  
舉玉隆宮未幾復官提舉崇福宮還家草遺表曰本非  
衰病初染微痼當湯熨可去之時臣以疾而為諱及鍼  
石已窮之後醫束手而莫圖靜言膏肓所致之由大抵  
脉絡不通之故寓諷諫焉進顯謨閣直學士致仕贈通  
議大夫奕性孝友通簡諫書所著有毛詩說論語尚書  
周禮講義奏議雜文行世子彪孫為四川制置司參謀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三

官劉整叛召草降文以潼川一道獻蒙古彪孫辭曰腕  
可斷筆不可書即與家人俱仰藥死  
論曰韓侂胄史彌遠相繼相寧宗皆馮恃寵靈進雷同  
而退厓異甚矣其壞士習也李子昂傳咸有雅故乃懼為  
已浼絕意攀援思而規疏陳並摘發其姦狀袁燮王  
介榮中行許奕皆不附侂胄而變爭和議介奕多繳駁  
中行欲請朝廷去貪吏復與彌遠忤直道三黜數子不  
能言人風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九

明南京戶部

吳獵

項安世

李

楊輔

安丙

楊巨源

趙方

賈涉

吳獵字德夫醴陵人登進士第初主澤州平南簿張栻經略廣西檄攝靜江府教授劉焯代栻栻以獵薦辟本司準備差遣盜李接起陷諸州獵請明賞焯乃錄林功誅南流縣尉鬱林巡檢人人驚屬爭死聞不踰時盜悉就擒尉宰相王淮甥也獵坐降父之知無錫縣尉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五

薦召試守正字光宗以疾久不覲重華宮獵上疏辭其切陳傅良言過宮事不行求去獵責之曰何不奮發獵諫為士夫倡潔身何益寧宗即位遷校書郎除監察御史偽學禁興獵言侍講朱熹遽以御札昇祠中外惶駭謂事不出中書是謂亂政又駁史浩謚請張浚配享皇陵議皆不合出為江西轉運判官尋劾罷久之黨禁弛起歷祕閣脩撰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知江陵府時韓侂胄開邊江陵又告饑獵前後備賑恤皆有法金人圍襄陽德安游騎迫竟陵命獵節制本路兵馬加

意以備倭及于獨學報至獵請魏了翁攝篆議及西事募死士入竟陵命其將王宗廉死守調兵及東義兵捷分道夾擊金人遂去又督董達等援德安董世雄孟宗政等解襄陽圍西事方殷獵為討叛計請于朝以正大才彭輅任西事仍分兵抗險要漕粟以待王師及曦誅除刑部侍郎充四川宣諭使朝廷命旌別淑慝以敷文閣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嘉定六年召還卒家無餘貲蜀人思其政畫像祠之獵初從張栻學朱熹會栻于潭獵又親炙湖湘之學一出于正獵嘗表率之有畏齋文集奏議六十卷謚文定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五

項安世字平父括蒼人後家江陵第進士召試除祕書正字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安世疏諫不報安世遺宰相留正書求去尋遷校書郎寧宗即位應詔言管夷吾治齊諸葛亮治蜀立國之本不過曰量地以制賦量賦以制用而已今天下之費最重而當省者兵也其次莫如宮掖兵以待敵國常畏而不敢省宮掖以私一身常愛而不忍省不敢省者事在他人不忍省者事在己下宮中既省則外廷官吏四方州縣奔走不暇民生何厚國力日壯復祖宗之業雪神人之憤惟吾所為矣時朱



言者劾去安世吳獵並坐學禁入廢開禧用兵獵趣帥  
荆渚起復安世知鄂州俄淮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為  
侂冑所惡安世因貽侂冑書末曰偶送客至江頭飲竹  
光酒半醉書不成字侂冑大喜曰項平父乃爾閒暇遂  
除戶部員外郎湖廣總領會叔似罷金圍德安益急諸  
將無所屬安世不俟命徑遣兵解圍第諸將殺獲功以  
聞獵代叔似為宣撫使尋以宣諭使入蜀朝命安世權  
宣撫使又升太府卿有宣撫幕官上度者獵客也獵與  
安世素相友及安世招軍名項家軍多不逞好虜掠獵  
斬其為首者安世憾之至是斬度於大別寺獵以聞安  
世坐免後以直龍圖閣為湖南轉運判官未上用臺章  
奪職罷嘉定元年卒所著易玩辭他書多行于世  
李大性字伯和端州人其先積中為御史入元祐黨籍  
始家豫章大性少力學以父任入官因參選進藝祖廟  
謨百篇及公私利害百疏歷主管吏部架閣文字服闋  
進典故辨疑百篇皆本朝故實蓋網羅百氏野史訂以  
日歷寔錄核其正舛率有據依孝宗嘉之擢大理司直  
累遷工部郎紹熙中陳傳良言事去國彭龜年黃度楊  
方相繼皆去大性抗疏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臣所為  
寒心也孝宗崩光宗疾未能執喪大性疏言今日之事

頃倒逆現金使祭奠常引見于北宮素惟不知是  
猶可以不出乎檀弓曰成人有兄死而不喪者聞子臯  
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若陛  
下必待使來然後執喪則恐貽譏中外豈特如成人而  
已哉累遷戶部尚書開禧將用兵大性條陳利害忤韓  
侂冑意出知平江移知福州又移知江陵充荆湖制置  
使江陵當用兵後殘燬饑饉繼以疾疫大性首議振貸  
凡三十八萬緡有奇前官虛羨十有四萬五千緡蠲放  
不督流移復業者皆奏免征權江陵舊使銅錢重而楮  
輕民持貨入市終日不得一錢大性奏乞依襄郢例通  
用鐵錢於是泉貨流通民甚賴之遷至兵部尚書尋以  
瑞明殿學士知平江府引疾勾祠卒于家年七十七贈  
開府儀同三司謚文惠李氏自積中三世官于朝父子  
兄弟相師友而大性與弟大異大東並躋從列為名臣  
云  
劉甲字師文摯之後家龍游登進上第累官寶謨閣待  
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移知廬州程松為四川宣撫  
使吳曦副之以甲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時曦獻四川  
於金金立為蜀王甲在漢嘉未至鎮也松謀遁甲固留  
不可遂以便宣撫甲兼沿邊制置曦以書致甲甲援大

乃援顏直卿河北故事欲自拔歸朝先募二兵持符書  
 參知政事李壁告變曦僭王位甲遂去官朝廷又乃  
 曦聞曦反狀韓侂胄猶不之信甲奏至舉朝震駭登袖  
 前書進寧宗覽之稱忠臣者再召赴行在甲舟行至重  
 慶聞安丙等誅曦復還漢中上奏待罪詔趣還任楊巨  
 源既死軍情叵測除甲宣撫使未幾金自鶴嶺關剖金  
 崖進屯八里山甲分兵進討諸關戍潼川戍兵駐饒風  
 以待之金人知有備引去侂胄誅拜甲寶謨閣學士賜  
 齋帶鞍馬自楊輔召歸西邊諸事朝論多於甲取決人  
 無知者明年罷宣撫司合利東西為一帥治興元移甲  
 知潼川府後進寶謨閣學士知興元府利路安撫使節  
 制本路屯駐軍馬卒于官年七十三甲幼孤多難母病  
 割股以進生平常謂吾無他長惟足履實地畫所為政  
 必書之名曰自監有奏議十卷理宗詔諡清惠  
 楊輔字嗣勳遂寧人進士甲科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  
 字遷校書郎出知眉州累遷戶部郎中總領四川財賦  
 升太府少卿利西安撫使吳挺病輔密白二府早擇人  
 望以章世帥之弊又貽書四川制置立宗言統制官李  
 嵩乃吳氏腹心緩急不可令權軍並從之歷數次調度

果乞以事任付丙又論蜀中三帥雖武興事權特重故  
 致今日之變乞並置兩帥分其營屯隸屬安丙奏乞兩  
 宣撫分司朝廷察丙與輔異召輔赴闕議者謂蜀亂初  
 平輔未宜去乃復以為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再被召除  
 年不進上召益堅著作佐郎楊簡言輔筆彙成都不當  
 召乃除兵部尚書兼侍讀以龍圖閣學士知建康府兼  
 江淮制置使平于忠諫莊惠  
 安丙字子文廣安人第進士調大足縣主簿秩滿詣  
 陳蜀利病言皆剴切歷知大安軍開禧二年邊事方  
 急為四川宣撫使吳玠副之丙陳上可憂於松蘿又

為然言職必誤國松不省蓋丙葦為其父廖素知職既而職奏丙為隨軍轉運職隨叛受金詔稱蜀王改興州為興德府以丙為中大夫丞相長史權行都省事丙度徒死無益陽與而陰圖之遂與楊巨源李好義等誅職語見巨源好義傳職僭位凡四十一日丙陳職所以反及矯制平賊便宜賞功狀自劾待罪朝廷初聞變莫知所為亟召問知鎮江府宇文紹節對曰安丙非附逆者必能討賊乃密降帛書令圖職帛書未至露布已聞上下動色交慶加丙端明殿學士中大夫知興州安撫使兼四川宣撫副使詔獎諭恩數視執政巨源愬功于朝

語見巨源傳於是丙拜疏勾間金人揭示境上得丙首者與銀絹二萬匹兩即授丙四川宣撫時方議和丙獨戒飭將士恫疑虛喝以攻為守威聲甚著詔以蜀平遣吳玠撫諭四川時沿邊關隘悉為金毀丙遺時相書論邊事又請于朝以沔州都統司所統十軍權太重故自吳玠至提議皆有尾大不掉之憂乃請分置副都統制各不相隸以前右中左後五軍隸都統司踏白摧鋒選鋒策鋒遊奕五軍隸副司詔皆從之金人和意未決上手書賜丙當激勵將士戮力赴功侂冑既誅進丙資政殿學士和議成還大散隔牙關丙分遣僚吏經量洋河

興元太安民田別定租稅嘉定二年丞相史彌遠丙移書曰昔仁宗起復富鄭公文潞公孝宗起復蔣丞相皆力辭名教所係人言可畏論者矐之升大學士四川制置大使兼知興元府諜知金人遷汴關輔豪傑款塞願降者衆丙以為此正掛閑告晉之時乃與宰臣書謂當興問罪之師朝論憂丙輕舉乃詔益脩守備七年春丙使所愛吏安蕃何九齡合官軍夜襲秦州敗歸河州都統王大才執九齡等七人斬之而訟丙于朝三月詔丙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手書召之未至進觀文殿學士知潭州湖廣安撫使政尚嚴酷數被論乃授崇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萬壽觀使賜旌節金印衣帶鞍馬三辭還蜀董居誼帥蜀大失士心金人乘之破赤丹黃牛堡入武休關直擣梁澤至大安末師所至輒潰散入巴山十二年以聶子述為四川制置使代丙時丙子癸仲知果州子述檄兼參議官四月紅巾賊張福莫簡叛入利州子述遁去總領財賦楊九鼎為賊所殺子述退保劔門檄癸仲兼節制軍馬任討賊之責癸仲召戎帥張威等軍來會賊自閬趨遂寧所過無不殘滅丙欲自持十萬緡偕子述往益昌募士子述曰大患非得上音未可輕出丙遂如果州時四川大震甚於

之變趙方首奏勳望如丙今猶可用魏了翁移書事執謂安丙不起則賊未即平雖賊亦曰須安相公作宜撫事乃定耳李壁李真時鎮潼遂亦皆以國事勉丙五月詔起丙四川宣撫使予便宜尋降制授保寧軍節度使兼知興元府利東安撫使丙奏自古及今謗以疑間而成禍以忌嫉而得无臣已傷於既往肯容不懲涉於方來詔曰昔唐太宗以西寇未平詔起李靖慷慨請行不以老疾爲解代宗有朔方之難圖任郭子儀聞命引道亦不以讒惑自疑勉圖萬功以濟國事尋命丁煥改知興元府丙至遂寧賊猶負固于普州之茗山丙下令

宋史新編卷五

九

諸軍合圍絕其樵汲之路未幾張威李貴俘獲張福等十七人丙命縛其黨王才以祭九鼎併誅福等七月盡俘餘黨千餘人皆斬之遂班師移治利州賜保寧軍節度使印癸仲亦加三秩明年進丙少保丙以關表管田多遺利命官括之有文垓者方持母喪以便宜起復幹辦魚關糧料院而馮安世者又卽利州置根括局於是了翁遺丙書謂不可用冒喪之人丙復書曰儻皆清流何由辦事其後安世未決滋甚丙械送大安窮治之丙嘗聞以少傅致仕贈少師賻銀絹千計賜沔州廟額爲

宋史新編卷五

源與好義會巨源又大喜曰吾與安長史議以三月六日邀驥謁廟合勇士刺之好義曰彼出則獻巷從衛且千人事必難濟聞熟食日祭東園此其時也巨源然之以告丙明日好義在僞宮見丙其謀乃決巨源好義事浸泄遂以二月乙亥未明好義率其徒入僞宮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人內戶曉啓戶欲逸李貴執殺之衛者始拒闥聞有詔皆卻巨源好義迎丙宜詔以爲三軍推丙權四川宣撫使巨源權參贊軍事詔文巨源所作也丙奏功于朝以巨源第一詔補承事巨源

宋史新編卷五

十

巨源自請爲隨軍措置糧運於是分遣好義復和州  
張林李簡復成州劉昌國復階州孫忠銳復散關俄詔  
巨源轉朝奉郎與通判差遣兼四川宣撫使司參議官  
丙素惡忠銳聞失守散關檄其還欲廢之先命巨源偕  
邦寧以河兵二千策應巨源至鳳州因忠銳出迎伏壯  
士斬之并其子揆丙遂以忠銳附僞表聞于朝且待  
罪先是獎諭誅叛詔書至河州巨源謂人曰詔命一字  
不及巨源疑有蔽其功者俄報曦黨王喜授節度使巨  
源彌不平以啓謝丙曰飛矢以下聊城深慕魯仲連之  
高誼解印而去彭澤庶幾陶靖節之清風又遣愬功于  
朝而從興元都統制彭轅乞書遺韓侂胄陽許而陰  
以白丙正將陳安復告巨源結死士入關欲焚河州州  
治俟丙出則殺之丙積患事因欲去巨源未有以發也  
會巨源在鳳州以檄書遺金鳳翔都統使其辭若馬聞  
者且自稱宣撫副使而以參議官印印之金以檄至丙  
丙乃移書召巨源時略已至河六月壬申巨源還幕府  
丙密命輅收巨源巨源至庭大呼曰我何罪丙隔屏遣  
人謂之曰若爲詐稱宣撫副使命械送閬州獄巨源曰  
我一時用間異時必有爲我明其事明日左右殺之舟  
中以自盡聞丙以情洶洶封章求免楊輔亦謂丙殺

成此禍成忠卽李珣投匭獻所作巨源傳爲訟冤賜  
褒忠官其二子加贈寶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理宗特  
賜諡忠愍子履正終大理卿四川制置副使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父棠慷慨有大志嘗兄張浚於督  
府浚欲以右選官之不爲屈累以策言兵事浚奇之命  
子拭與棠交方遂從拭學第淳熙進士歷知青陽縣告  
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差是刑  
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寧宗時遷至權工部侍郎寶謨  
閣待制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諜知金人謀犯境乃  
下防夏之令金相高琪及樞密烏古論廢壽犯陳光化  
隨襄陽信陽均州方夜半呼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  
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遂抗疏主戰親往襄  
陽金圍襄陽急遣孟宗政卽再興等往援仍增戍光化  
信陽均州以應聲勢秦陽圍解再疏力陳不可和者七  
戰議遂定金將完顏賽不入境兵號十萬方部分諸將  
犯襄陽者宗政敗之于尚家川犯隨州者劉世興敗之  
于磨子平相特諭年方調世興移師與許國再興援襄  
陽張興李維翰援隨州隨州圍解再興等轉戰入襄陽

時漢城依兵城東金人遇伏敗走未幾漢軍又敗之自是無日不戰諸將表裏合謀又連破金人遼誅賽不方以功遷龍圖閣待制封長沙縣男賜食邑金人復大舉命訛可圍襄陽頓兵八十餘日方棄其氣竭命國再興剋期合戰連敗之宗政自城中出夾擊遂大潰訛可單騎遁獲輜輶甲不可勝計進方煥章閣直學士其後累敗金人進至顯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權刑部尚書俄得疾進微猷閣學士京湖制置大使力疾稿師第其功上之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引再興臥內勉以協心報國貽書宰相論疆場大計尋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卒是夕有大星隕于襄陽以端明學士正議大夫致仕累贈太師諡忠肅方起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為守合官民兵為一體通制總司為一家淮蜀沿邊屢遭金人之禍而京西獨全其沒也人皆惜之方嘗問相業於劉清之對以留意人才故知名士如陳恢游九功輩皆拔為大吏諸名將多在麾下若扈再興孟宗政皆起自土豪推誠擢任能致其死力云范葵有傳

曹涉字濟川天台人幼好讀古書慷慨有大志以父任歷大理司直知盱眙軍隄人李先沈鐸說楚州守陳以藉山東人純之道說楊政劉全李全等以其無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後石勒平楊德廣通號忠義軍生等反魏主統之罷通判梁丙行守事欲省其糧使自清江浦以漕運水諸軍度淮屯南渡門焚掠幾盡謂朝廷欲殺金置我軍何地丙遣李全李先拒之不止事甚危涉時在寶應上書曰降附踵至而金乃請和此正川高澄間侯景遺策恐山東之禍必移於兩淮况舉數年歲幣悉還金人是以肉啗餒虎盡將反噬至若忠義之人不直是額則安能以有限之財應無窮之須饑則噬人飽則用命其勢然也授淮東提點刑獄兼楚州節制本路京東忠義人兵涉亟遣傅翼論珪等逆順禍福自以輕軍抵山陽德廣等郊迎伏地請死誓以自新由是屢破金人金人不敢窺淮東者六七年等尚懷異志涉密使先以計殺之而先之勢亦孤涉慮忠義諸軍思亂因滌濠之役分石珪陳孝忠夏全為兩屯李全軍為五砦又用陝西義勇法混其手合諸軍汰者三萬有奇混者不滿六萬人朝廷歲省費十三四涉又遣李全取海州復取密維王琳以寧海州歸遂收登萊二州青州守張林以濱棧州降又取濟沂等州自是恩博等十餘州相繼降涉權制置副使兼京東河北節制權吏部侍郎行軍法以肅諸將淮西之勢大振初翟朝宗得王



謝安是地琪還又得玉印文與舊同而加大明  
其之歸行慶賞涉遺書更彌遠謂今日人事尚未有  
可答天意者昔之患不過亡金今之患又有山東忠義  
與北邊宜亟圖之彌遠不憚未幾涉卒贈龍圖閣學士  
光祿大夫少父偉嘗守開江貽丞相趙鼎書極論蜀帥  
吳挺之橫它日陞對又乞裁抑郭棣郭杲其雄孝宗嘉  
納後反為所擠以沒涉弱冠直父冤不避寒暑泣懇十  
年至伏書闕下子似道任姦臣傳

論曰嘉泰開禧以來邊徼多虞故廟堂以謀帥為急吳  
獵李太性劉甲楊輔以惠政聞安丙楊巨源趙方買涉

宋史新編卷五

五

以武事願况獵與項安世素以學術節槩稱哉雖然安  
世殺無辜以逞私憾丙忌巨源討逆功而誣之罪以死  
均為不仁人也涉庶孽誤國覆其家視方之有子何如  
耶

陳敏 張詔 李好義 畢再遇

唐再興 孟宗政 張威

陳敏字元功石城人精騎射歷閤門祇候時閬地多寇  
始置左翼軍以敏為統領漳州駐劄累功封武功縣男  
領興州刺史召赴闕高宗見其狀貌魁岸除破敵軍  
前母憂起復以所部駐太平州金主亮來攻成閔為京

宋史新編卷五

六

湖路招討使以敏軍謀之升馬司統制獻計不聽遂  
失歸姑執孝宗即位張浚宣撫江淮奏為神勁軍統制  
浚視師改都督府武鋒軍都統制朝廷遣李顯忠北伐  
浚欲以敏偕行敏以盛夏與師非時浚不聽令敏屯盱  
眙顯忠至符離果夫律敏遂入泗州守之金人議和詔  
敏退守滁陽敏請於朝謂滁非受敵之所改戍高郵兼  
知軍中與金人戰連敗之遷宣州觀察使召除主管侍  
衛步軍司公事居歲餘敏抗章曰久任高郵無以効鷹  
犬今兩淮無備臣乞以故部之兵并戍高郵仍請更築  
其城乃除光州觀察使分武鋒為四軍升敏為都統制  
兼知高郵軍事仍賜築城屯田之費召為左僊衛上將  
軍言事者議欲戍守清河口敏言宜先脩楚州城池蓋  
南北襟喉彼此必爭之地及是再出守高郵乃詔與楚  
州守臣左祐同城楚州祐卒遂移守楚州北使過者觀  
其雄堞堅新號銀鑄城以歸正人二百家逃歸降秩為  
福建路總管改江西最後除武鋒軍都統制兼知楚州  
復官至光州觀察使卒贈慶遠軍承宣使  
張詔字君卿成州人少隸張俊帳下積功守和州嘗被  
晉介賜金人持所繪祐獻二陵像至館中皆北地服詔  
向之拜拜館者問之答曰詔雖不識其人但龍鳳之姿

吳日之表類非北朝祖宗也敢不拜孝宗聞而喜之  
是歲周紹興五年以爲成州團練使興州都統制兼知  
興州代吳挺慶元二年趙彥逾帥蜀復請分東西爲二  
師詔遂兼西路安撫司公事先是趙汝愚每奏吳氏世  
掌蜀兵非國家之利請以張詠代領武興軍未及行也  
汝愚知樞密院力辭不拜曰若武興朝除帥則臣夕拜  
命光宗從之詔在興州甚得士心卒郭杲代之  
李好義下邳人祖師中忠州團練使父定一興州中軍  
制好義善騎射喜誦孟軻書及左氏春秋初以準備  
將討文州蕃部有功建吳曦帥蜀爲興州正將開禧三

宋史新編卷五

年正月間曦叛亟歸與其兄對哭謀誅之會曦遣李貴  
遣殺宣撫程松貴語其徒曰朝廷重臣豈可殺耶好義  
知貴赤心告之謀貴遂約李彪張淵陳立劉虎張海等  
好義又密結親衛軍黃術趙亮吳政等及女弟夫楊君  
圭好義初謀立長史安丙以主事既而李坤辰言丙亦  
與楊巨源有謀好義因約巨源以報丙丙大喜遂與好  
義約三月晦舉事時彪術貴等七十餘人士人路良弼  
黃昌爲號好義皆衆曰入宮安殺人掠財  
好義衆各以入大呼曰奉詔誅賊收

外圍谷是起處直從曉開寢戶欲遁見貴復止以手  
持內戶貴則平戶戶紐折曦走貴追及手執其髻舉刃  
中曦頰曦素勇有力撲貴仆地不能起好義急呼王換  
斧其腰者二曦負痛手縱貴起遂斫其首引衆擁曦首  
詣宮亟馳告丙宣詔軍民拜舞歡聲動天地撫定城中  
市不改肆好義請乘輅取關外四州丙從之遂以西和  
妻好義兵次獨頭嶺進士王榮仲兄弟率民兵合擊金  
太死者蔽路十戰至山砦高堡七日至西和以少擊衆  
前無留敵金節使完顏欽奔遁好義欲乘勝徑取秦隴

宋史新編卷五

以率制淮寇而宣撫司令謹守故疆士氣皆沮好義以  
中軍統制知西和州卒丙上其功特贈檢校少保後吳  
獵爲請諡曰忠壯好義誅曦時幼子植留家迄事人爭  
冒功賞君玉欲注植名好義指心曰惟此物不可欺曦  
既誅好義集丙家主喜後至心懷邪謀欲刃好義丙力  
救解然日以殺好義爲心及好義守西和喜遣死黨劉  
昌國聽節制好義與酣飲達旦好義心腹暴痛洞  
而昌國遁矣既殮昌國爪指皆青黑居民莫不哀之  
勸如私親摧鋒一軍幾至於變既而昌國白日見好  
將刃刺之驚怖仆地發疽疽喜曦大將也誅曦日不

其徒入偽宮虜掠殆盡又取嬖姬妻數人  
獲欲狀好義為曠復讎丙不能止便宜處以節度使知  
興州而恨猶未已嘗山兵船柵嶺鋒未交棄軍遁朝廷  
慮喜為變授節度使移荆鄂都統制而死

畢再遇字德卿兗州人父進從岳飛護衛八陵轉戰江  
淮間積階至武義大夫再遇以恩補官開禧北伐以殿  
帥郭倪招撫山東京東道再遇與統制陳孝慶取泗州  
再遇請選新刺敢死軍為前鋒倪以八十七人付之山  
其不意進薄泗州泗有東西兩城再遇令陳戈旗舟楫  
於石匣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從陡山徑趨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七

東城南角先登殺敵數百守城者開北門遁西城猶堅  
守再遇立大將旗呼曰大宋畢將軍在此爾等中原遺  
民也可速降於是遂降尋除環衛官倪調李汝翼郭倬  
取宿州遣孝慶等繼之命再遇為先鋒取徐州至虹遇  
郭李兵果創旋間之則曰宿州大水我師不利統制田  
俊邁已為敵擒矣再遇督兵疾趨次靈壁遇孝慶駐兵  
鳳凰山倪以書抵孝慶令班師再遇曰郭李軍潰賊必  
追躡吾當自禦之金果分兩道來再遇令敢死二千人  
守靈壁北門自領兵衝敵陣金人見其騎呼曰畢將軍  
也遂遁再遇手揮雙刀絕水追擊殺敵甚衆甲裳盡

三十里刺殺其驍將以功第一超擢之除  
將軍累遷左僉衛上將軍和好成累疏乞歸不允除  
以斌信軍承宣使尋令帶職奏事提舉佑神觀後更他祠  
遇姿貌雄傑早以拳力聞屬時寢兵無所自見一旦邊  
事起諸將望風奔軋再遇遂為名將云

再遇與字叔起淮人有膂力善機變每戰被髮袒跣揮  
雙刀奮呼入陣人馬辟易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襄陽  
制置使趙方檄再遇與孟宗政等禦之廼分陣設伏掩擊  
大敗金人授神勁統制金人又犯襄陽再遇率師赴援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七

敵聞風夜潰旣而益兵數萬復圍城相持九十日再與  
夜以鐵蒺藜密布地黎明佯遁金人馳中葵藜者輒踣  
遂却走追至十五里岡已而金兵攻城東隅薄南門北  
角再與與宗政劉世興各當一面大戰數十合大敗金  
兵自是與宗政世興無日不戰事在宗政傳唐州之役  
再與獲其副統軍廣威將軍納撻達金兵殲乃斂骸體  
立人頭塚尋以病卒子世達亦名將官至都統制  
孟宗政字德夫隨州人金人犯襄陽宗政率義士據險  
游擊奪其輜重得補承節郎轉秉義郎京西鈐轄劄  
襄陽嘉定中金人犯襄陽襄陽趙方檄宗政節制神勁

報捷義三軍宗政與扈再興陳祥分軍設伏以  
如神敵大駭宵遁差權襄陽軍金帥完顏賽不擁步騎  
圍城宗政與再興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敵  
輒敗忿甚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許國援師至鼓  
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敵奔潰轉武德郎明年金帥  
完顏訛可復擁兵傅城宗政力戰焚其攻具敵連不得  
志俄乘順風渡濠飛脂草燒戰棚宗政激將士血戰射  
殪其都統天反風敵愈忿砲愈急會王大臣領銳卒一  
千冒重圍轉闢入城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主

自晡至三更敵橫屍徧地訛可棄帳走捷至朝廷方錄  
前功升武功大夫兼開門宣贊舍人既而代許國為荆  
鄂都統制仍知襄陽中原遺民來歸者萬數發廩給口  
贍之棚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  
振境外金人呼為孟爺爺病疽卒轉武功大夫防禦使  
宗政好賢樂善有功者恕必賞有罪者親必罰未嘗學  
兵法而暗與之合死之日邊城為罷市子珙有傳  
張威字德遠成州人策選鋒軍騎兵也開禧用兵威與  
金人戰輒捷以功補將領吳曦既誅遣將收復諸州西  
和之役威率眾先登敗金人戰于板橋遂取之升統制

用是威名大振天水縣當金人西入路乃移軍金  
馬年威立奇功擢充利州副都統制歷河州都統制嘉  
定十二年金人分道入蜀連陷州軍先是利州路安撫  
使丁焞聞金人深入亟遣書招威救蜀又檄忠義總管  
李好古北上捍禦好古與統領張彪遇以彪棄迷竹關  
故斬之彪威弟也威聞彪死按兵不進焞聞之謂僚佐  
曰金人所憚惟威今可無好古不可無威遂因好古入  
見數其擅殺彪罪斬之璫書速威且使進士田遂往說  
之威感激夜半調發鼓行而前連破金兵大將包長壽  
聞之宵遁興元叛兵張福吳簡作亂號紅巾除安丙檄

宋史新編卷三十三

主

威禽福等十七人戮之簡自殺賊遂平西夏來約夾攻  
金人丙遣王仕信會平輩又命威與利帥程信興帥陳  
立等分道並進議初起威謂金人尚懼夏人反覆未可  
輕動丙不聽卒遣威威勉而行令所部毋得輕發諸  
將至城下無功而還丙怒奏罷其兵丙是歲卒于利州  
終揚州觀察使威每戰輒先臨陣戰酣則精采奮奮兩  
眼皆赤時號張紅眼又號張鵠眼威立淨天鵠旗以自  
表每戰不操它兵有木梃號紫大蟲圍而不刀長六  
尺揮之掠陣敵皆靡削鄂多平川廣野威曰是彼騎  
之利也鐵騎一衝吾步技窮矣蜀中戰法不可用乃

制法名撤是陳分合不常聞鼓則聚聞金則散  
則金一軍分爲數十族金人隨而分兵則又鼓而聚  
之倏忽之間分合數變金人失措然後縱擊之以此輒  
勝威御軍紀律嚴整兵行每與百姓避路買食物則賈  
倍於市迄無敢喧喧晚以嗜欲多疾故不壽云

論曰自孝宗與金再結盟頗無外憂然亦毋敢弛備迨  
寧宗開邊吳曦稱亂材武之士益賴其用若陳敏城楚  
州却金兵張詔領興州得士心李好義協力討逆乘勝  
取關外地畢再遇扈再興孟宗政張威往往出奇陷堅  
爲虜所憚皆一時名將也惜惜賞逆黨悍好義竟不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一  
王  
仲宜駕御之道乎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一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一

列傳九十三

史彌遠 鄭清之 史嵩之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騭編

史彌遠字同叔洪之子也淳熙中以蔭至宣義郎銓試  
第一調建康府糧料院改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第進  
主爲大理司直慶元二年改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輪對  
乞旌廉潔之上推舉薦之賞落漣湖因院防實倉粟均  
賦役課農之禁未作爲水旱之備葺城郭脩器械選將  
帥練士卒儲穀粟明烽燧爲邊鄙之防丞相京鏜屏左  
右曰君他日功名事業過鏜遠甚願以子孫爲託歷宗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一

正承旬外知池州遷提舉浙西常平開禧元年累遷至  
起居郎二年兼資善堂直講韓侂胄建開邊之議以廢  
龍固位已而邊兵大起詔在位者言事彌遠上疏曰今  
之議者以爲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此爲將之事  
施於一勝一負之間則可以爭雄而捷出若事關國體  
宗廟社稷所係甚重詎可舉數千萬人之命輕於一  
平京師根本之地今出戍旣多留衛者寡萬一盜賊  
襲誰其禦之若夫沿江屯駐之兵各當一面皆所以  
禦行都尤當整備繼今勿輕調發則內外表裏俱有足  
以固無可同之勢矣所遣撫諭之臣止令按察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金水以滋敵之費使民力愈寬國勢愈壯遷之於月  
以俟大舉實宗社無疆之福矣方其客曰侂冑必以奏  
職占人情太夫人年高能無貽憂乎彌遠曰時事如  
此言入而益於國利於人吾得罪甘心焉封鄞縣男兼  
權刑部侍郎三年改禮部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脩撰  
仍兼刑部兵端既開敗衄相屬累使求和金人不聽都  
城震搖宮闈疑懼常若禍在朝暮然皆畏侂冑莫敢言  
彌遠力陳危迫之勢皇子詢聞之亟具奏乃罷侂冑并  
陳自強右丞相既而侂冑就誅召彌遠對延和殿帝欲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二

命爲簽書樞密院事力辭乃遷禮部尚書兼國史實錄  
院脩撰詢立爲太子兼詹事遣使請金求和金人以大  
散隔牙二關濠州來歸彌遠疏便宜謂當聘使既通之  
後常如干戈未定之日推擇帥守以壯藩屏之勢遂拔  
雄勇以備緩急之求拜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進  
封伯嘉定元年遷知樞密院事進奉化郡侯兼參知政  
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傅進開國公以母憂  
歸太子請賜第行在令就第持服以便咨訪二年起復  
方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四年落起復彌遠奏  
乞恩老病乞骸骨賜諡聲正誣史一時僞學黨人宋

影地年楊萬里呂祖儉雖已歿或襲贈易名或錄用其  
後召還正人故老于外寧宗崩擁立理宗語在鎮王竑  
及余天錫傳封魏國公又進魯國公紹定六年拜太師  
左丞相尋授保寧昭信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封會稽  
郡王卒帝震悼贈中書令追封衛王謚忠獻賻金帛以  
千計彌遠既誅侂冑相寧宗十有七年迨廢濟王立理  
宗又獨相九年濟王不得其死識者羣起而論之而彌  
遠用李知孝梁成大等爲薦大北時君子貶竄斥逐不  
遺餘力理宗德其立已故寵任終其身死猶優其子孫  
厥後爲製碑銘題曰公忠竑運定策元勳云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三

鄭清之字德源鄞人列女傳覃之孫也初名燮字文叔  
嘉泰中入太學登進士第調峽州教授帥趙方嚴重斬  
許可清之往白事爲置酒命其子范葵出拜方掖清之  
無答且曰他日願以二子相累歷國子學錄丞相史彌  
遠與清之謀廢濟王語在鎮王竑傳俄以清之兼魏惠  
憲王府教授遷宗學諭遷太學博士皆仍兼教授寧宗  
崩丞相入定策詔旨皆清之所定理宗卽位授諸王宮  
大小學校教授遷至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彌遠卒  
命清之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端平元年上旣親總庶政  
清獨斷而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爲已任召還直德秀



一持敬三興學三崇儉四力行五能定六明善七謹  
人察言九惜時十終竟疏奏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難  
天怒可憂而以爲易天休可喜而以爲難何哉蓋憂則  
懼心生懼則怒可轉而爲休喜則玩心生玩則休或轉  
而爲怒帝大喜命史官書之賜詔獎諭十一年十一月  
以疾乞罷政不允奏不已拜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  
泉觀使進封齊國公致仕帝震悼贈尚書令追封魏  
郡王謚忠定清之代言奏對多不存稿有安晚集六十  
卷湯中嘗論事侵清之及清之再相中求去清之曰已  
欲作君子使誰爲小人力挽留之徐清叟嘗論列清之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歸不允拜少傅仍前職封越國公尋拜少師奉國軍節  
度使仍前職更賜第十西湖之漁莊進讀仁皇訓典謂  
仁祖之仁厚發爲英明故能修明紀綱無寬弛不振之  
患孝宗之英明本於仁厚故能涵養士氣無矯勵峭刻  
之習此仁祖孝宗所以爲盛也六年拜太保七年拜太  
傅右丞相帝以邊事爲憂詔趙葵以樞使視師陳韓以  
知樞密院事帥湖廣二人方辭遜會清之再相力主之  
葵韓遂往於是戰泗水渦口木車皆以捷聞九年拜左  
丞相封魏國公清之變通屯戍之法及蠲諸路里課虧  
鹽停江算舟重賦兵民咸便之十年進十龜元吉

乃引之共政迨暮年改節政歸妻子閒廢之人或因緣  
以賄進而程公許繳其子復官之命極力排之不免爲  
世所少云

史嵩之字子由慶元府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歷京西  
湖北制置使兼知襄陽府遷刑部侍郎端平元年破蔡  
滅金獻俘上露布降詔獎諭進封子加食邑移書廟堂  
乞經理三邊不合旬祠歸侍手詔勉留之會出師與淮  
間協謀倚角嵩之力陳非計疏爲六條上之詔令嵩之  
籌畫繼餉嵩之奏言臣熟慮根本周思利害甘受遲鈍  
之譏思出萬全之計荆襄連年饑饉極力振救尚不聊

生知調既難夫豈堪命當此之際正恐重貽賢辟之虞  
及若夫和好之與進取決不兩立臣受任守邊適當事  
會交至之衝議論紛紛之際雷周和附以致誤國其罪  
當誅確守不移之愚上迨丁寧之旨罪亦當誅迨旨則  
止於一身誤國則及天下丞相鄭清之亦以書言勿為  
異同嵩之力求去與祠歸養田里尋以華文閣直學士  
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使帝自師濟始悔不用嵩之言  
累遷右丞相兼樞密都督兩淮四川京西湖北軍馬進  
封公加食邑兼督江西湖南軍馬改都督江淮京湖四  
川軍馬邊境多以捷聞降詔獎諭乞祠趣召奏事轉三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六

官依前右丞相兼樞密使眷顧特隆賜資無虛日淳祐  
元年進玉斧箴二年連進永國公加食邑四年遭父喪  
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手詔趣行太學生黃愷伯金九  
萬孫翼鳳等百四十四人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  
京學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  
等三十四人建昌軍學教授盧鉞皆上書論嵩之不當  
起復不報將作監徐元杰奏對及劉鎮上封事帝意頗  
悟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以書諫其略曰伯父秉天下之  
大政必辦天下之大事膺天下之大任必能成天下之  
大功此所行寔不克終用人之法不符舉削而改官者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七

之禍書未幾而旋棄鎮者有之乎雖未幾而棄  
還復者有之包直公行跡出山門祖家林漢城今  
也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困於應辦  
輦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曰一則督府二則督府不知  
所幹者何事所成者何功近聞蜀川不守議者多歸退  
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成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如常  
山之蛇督府據鄂渚形勢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  
淮北可以鎮荆湖不此之圖盡相藩籬深入堂奧伯父  
謀身自固之計則安其如天下蒼生何是以饑民叛將  
乘虛擄危况殺降失信則前日徹疆之計不可復用矣  
內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施矣此隙一開東  
南生靈特凡上之肉耳則宋室南渡之疆土惡能保其  
金甌之無闕也蓋早為之圖上以寬九重宵旰之憂下  
以慰雙親朝夕之望不然師老財殫續用不成主憂臣  
辱公論不容萬一不畏強禦之士繩以春秋之法聲其  
討罪不效之咎當此之時雖優游菽水之養其可得乎  
異日國史載之不得齒於趙普開國勳臣之列而乃廁  
於燕京誤國亂臣之後遺臭萬年果何面目見我祖宗  
地下乎無何璟卿暴卒相傳璟卿劉漢卿徐元杰等  
之致毒云嵩之為公論所不容居間十三年實極中

文獻太子少師安撫使

公諱簡以家諱改莊肅德祐初登第

滿口史彌遠協謀誅韓侂胄追得政及其所為時雖

繼後以私憾廢親立疏惡人言惟善類幾盡其時

如此端平初天子更化倚任鄭清之論者謂無能改於

其舊敗壞污穢殆有甚焉其鄙劣如此史嵩之力阻進

取之師為謀良審及為相苞苴公行破祖宗格法而仇

視盡言俾三士不得其死又何謬戾而殘賊也

奇行簡 李宗勉 范鍾 杜範

游似 趙葵 謝方叔

史新編卷五十五

奇行簡字壽朋東陽人學于呂祖謙登進士第歷宗正

少卿秘書監權工部侍郎兼國子司業兼史院兼侍講

理宗即位貽書丞相史彌遠請法孝宗行三年喪應詔

上疏曰求賢求言二詔之頒果能確守初意則人才煥

然治本立國威張而姦宄銷臣竊觀近事似或不然其

所召者非久無臣情決不肯來之人則年已衰暮決不

可來之人耳彼風節素著廉介有守者論薦雖多固恐

鮮收裕而召之也其所施行廢賞者往往皆寒餽細故

無關於理亂祖述古今不至於抵觸然後取之以示

有禮樂之意其間豈無深憂遠慮忠言至此者固多矣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州二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進簽書

樞密院事太后崩疏言向者陛下內廷舉動皆有稟承

小人縱有蠱惑之心猶有所忌憚而不敢縱今者安能

保小人之不萌是心陛下又安能保聖心之不無少肆

陛下為天下君當懋建皇極一循大公不應私徇小人

為其所誤縱而不已氣勢益張人主之威權將為所竊

弄而不自知矣陛下衰絰在身愈當警戒宮庭之間既

無所嚴憚嬪御之人又視昔衆多以春秋方富之年居

華色易縱之地萬一於此不能自制必於盛德大有虧

損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端平元年金亡朝議收

復三京行簡在告上疏因臣不憂出師之無功而憂事

力之不可繼有功而至於不可繼則其憂始深矣自古

英君必先治內而後治外陛下視今日內治其已舉乎

其未舉乎向未攬權之前其敵凡幾今既親政之後其

已更新者凡幾因陳所憂者三不聽師果敗績進知樞

密院事二年拜右丞相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

當益修戰守之備襄陽失守請急收復或又陳進取之

計行簡奏今內外事勢可憂而不可恃者七言其概切

事端三年秋有言謂金人將雨行簡與鄭清之並贊

免服喪期行簡還拜左丞相授韓琦故事乞骸骨  
則用分委執政請修中興五朝國史歷年請事  
三年拜平章軍國重事封肅國公邊事稍寧復告老  
十八上四年加少師保寧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封魯國  
公卒于家年八十六贈太師諡文惠行簡歷練老成識  
量弘遠居官無所不言好薦士多至顯達至於舉錢時  
吳如愚又皆當時隱逸之賢者所著有周禮總說孔山  
文集

李宗勉字彊父富陽人第進士歷秘書郎紹定初遷著  
郎郎累遷監察御史時方謀出師汴洛宗勉言今朝廷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

安恬無異於當時以守禦猶不可而欲進取可乎已而  
洛師潰又言昔之所慮者在當守而冒進今之所慮者  
在欲守而不能何地可抗拒何兵可調遣何將可捍禦  
倚賴可給餉皆當預作措畫又言內降之敵大臣所當  
執奏夫先事而言見幾而諫不可謂之事善則行之否  
則止之不可謂之專命出君上政歸中書不可謂之事  
苟以專權為嫌不以救過為急每事希旨迎合迨其命  
令已下闕失已彰然後言事之人從而論列之其累  
德亦多矣凡言之未必聽聽之未必行乎進左司諫  
兼侍講拜殿中侍御史詔侍從兩省臺諫條陳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一

趙鼎率合臺奏蜀之四路已失其一成都隔絕莫知  
襄漢昨失九郡今郢破荆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  
守陛下誠能亟下哀痛之詔以身率先深自貶損然後  
勸諭戚畹世臣隨力輸財以佐調度分上流淮西淮東  
為三帥而以江淮大帥總之或因今任或擇長才分地  
而守聽命而行以公私之財分給四處俾之招潰卒募  
流民之強壯者以充遊兵以補軍籍仍選沿流諸郡將  
士為捍禦之圖猶可支吾不然將水陸俱下大合荆楚  
之衆據我上流江以南震蕩矣或謂其勢強盛宜於講  
和欲出金緡以奉之是抱薪救火空國與敵也進工部  
侍郎加兼給事中復上疏言陛下不聞減退宮女而嬪  
嬙已溢於昔時不聞褒錄功臣而節鉞先加於外戚不  
聞出內貯以犒戰士而金帛多糜於浮費陛下之舉動  
人心所視為卷舒者也陛下既不以為憂則誰復為陛  
下憂擢諫議大夫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  
事史嵩之開督府力主和議宗勉言所主在和則凡有  
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必至虛捐歲月坐失事功進  
參知政事及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守法度抑僥倖不私  
親黨召用老成尤樂聞讜言時稱公清之相云以光祿  
大夫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少師諡文清

死繼率仲和蘭溪人嘉定二年第進士歷尚書  
崇政殿說書進對帝曰仁宗時甚多事鍾對曰仁宗  
雖多事乃以憂勤致治徽宗始雖無事餘患至于今日  
帝悅累遷起居郎兼祭酒權兵部侍郎兼史職至權兵  
部尚書兼侍讀嘉熙中連拜參知政事淳祐五年拜左  
丞相兼樞密使封東陽郡公乞歸田里不許六年以與  
游似不協固辭許之加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  
讀辭不拜以保晚節乃提舉洞霄宮卒鍾為相直清守  
法重惜名器雖無赫赫可稱而清德雅量與杜範李宗  
勉齊名贈少師諡文肅所著有禮記解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主

夫

杜範字成之黃巖人第進士歷大理司直端平中自祕  
書郎拜監察御史奏募者權臣所用臺諫必其私人約  
言已堅而後出命其所彈擊悉承風旨是以紀綱蕩然  
風俗大壞陛下親政首用洪咨夔王遂痛矯宿弊斥去  
奸邪然廟堂之上奉制尚多言及貴近或委曲回護而  
先行可祠之請事有掣肘或彼此調停而卒收論罪之  
章亦有彈墨尚新而已積除月沙汰未幾而旋得美官  
自是臺諫風采皆之振揚者日以鏢朝廷紀綱昔之漸  
趨者日以壞理宗深然之又奏九江守何炳年老事廢  
不行範再奏曰一守臣之未罷其事小臺諫之言不行

其事大阻臺諫之言猶可也至於陛下之言既而不行  
此豈勵精觀政之時所宜有哉丞相鄭清之見之大怒  
五上章句去有危機將發明此禍作之語範遂自劾言  
古者大臣欲扶持紀綱故必崇獎臺諫聞有因言而待  
罪者矣未聞有諱言而含怒者也時清之妄邀邊功用  
師河洛邊境騷然中外大困範率合臺論其事清之愈  
忌之改太常少卿轉對謂今日之病莫大於賄賂交結  
之風而邊方帥臣其弊尤甚以致賞罰顛倒威令慢褻  
望陛下嚴制宮掖不使片言得以入於閫禁約閑官不  
復讓諂得以售其姦範自入臺屢言祠至是復五上歸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主

田之請皆不允遷祕書監兼崇政殿說書拜殿中侍御  
史辭不獲乃因講筵復奏臺諫失職之弊謂陛下以其  
言之不可用又從而超遷之則是臺諫之官專為仕途  
之捷徑陛下外有好諫之名內有拒諫之實天下豈有  
虛可以蓋實哉時襄蜀俱壞江陵孤危兩浙震恐復言  
清之橫啓邊釁幾危宗祀及其子招權納賄貪冒無厭  
併言簽書樞密院事李鳴復與史寅午彭大雅以賄交  
結曲為之地鳴復既不恤父母之邦亦何有陛下之  
憂帝未即行範亦不入臺帝促之範奏鳴復不去則  
不敢入方再奏之鳴復抗疏自辨言臺臣論臣不

何事豈以臣嘗主和議耶幸未及退則安國家  
櫻死生以之去則無家可歸惟有五湖耳範又極  
言其疾廉鮮恥既而合臺劾之大學諸生亦上書交攻  
之鳴復將出關帝又遣使召回範復與合臺奏鳴復欺  
君罔上無所不至改起居郎範奏臣論鳴復未見施行  
忽拜左史之命臣嘗有仕途捷徑之疏不宜躬自蹈之  
即渡江歸授江東提點刑獄尋改浙西範力辭而鳴復  
亦出守越嘉熙二年範差知寧國府四年還朝首言今  
日之內憂外患皆權相三十年醞成之如養護離疽待  
時而決耳端平號為更化而居相位者無能改於其舊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四

敗壞污穢殆有甚焉於是天之望於陛下首孤而變怪  
見矣人之望於陛下者缺而怨叛形矣陛下敬天有圖  
旨酒有箴緝熙有記使持此一念振起頽頽宜無難者  
帝撫勞備至選權吏部侍郎兼侍講以久旱復言徇私  
忘公之害未幾復上疏謂陛下宮中宴賜未聞有所貶  
損左右嬖嬖未聞有所放遺貂珣近習未聞有所斥遠  
女冠請謁未聞有所外絕朝廷政事未聞有所修飭庶  
府積蠹未聞有所搜章陛下蓋亦震懼自省詔中外臣  
庶各務悉力盡思以陳持危制變之策拜吏部侍郎兼  
中書舍人復極言宴賜不節修造不時玩寇縱欲數

鳴復共政去之帝遣中使召回且數諸城門不得出範  
大學諸生亦上書留範而斥鳴復并斥嵩之嵩之令諫  
議大夫劉晉之等論範及鳴復範遂行會嵩之遭喪謀  
起復不果於是拜範右丞相範以遜游似不許遂力疾  
入覲範上五事曰正治本肅宮闈擇人才惜名器節財  
用仍乞早定國本以繫人心時親王近戚多求降恩澤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五

引前朝杜衍例範皆封還帝命宰執各條當今利病與  
政事可行者範上十二事曰公用捨曰儲材能曰嚴薦  
舉曰懲職貪曰專職任曰久任使曰抑僥倖曰重閭寄  
曰選軍實曰招土豪曰官被祖宗方田之制疏為溝洫  
曰明於治邊善於理財曰搜訪以聞時孟珙權重兵久  
居上流朝廷素疑其難制至是以書來賀範復之曰古  
人謂將相調和則士豫山自此但相與同心徇國若以  
術相籠架非範所屑為也珙大感服未幾元軍大入為  
取壽春之計範命維揚鄂渚二帥各調兵東西夾應  
平以捷聞未幾舉贈少傅



卷三

似字昇仁仲鴻之子進士第歷官吏部尚書入侍  
經理宗問唐太宗貞觀治效何速如是對曰人主一  
德之烈足以旋乾坤或謂霸圖速而王道遲不知一  
日歸仁期月而可王道何嘗不速乃撫太宗事以陳且  
謂太宗矜心易啓漸弗克終僅止貞觀之治陛下嗣服  
于有五年艱危之勢滋甚回視太宗治效敏速相越乃  
解意者親儒而從諫故畏以檢身未若貞觀之超卓乎  
節用以致愛選廉以共理未若貞觀之切至乎累擢知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進爵郡公淳祐五年拜右丞相  
兼樞密使十上章乞歸不許後特授觀文殿大學士醴  
泉觀使兼侍讀進國公又轉兩宮致仕卒贈少師  
趙葵字南仲京湖制置使方之子與兄范俱有志事功  
方器之聘鄭清之全子才為師又遣從南康李燔為有  
用之學葵每聞警報輿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  
將惟恐失制置子威盡死力屢以此獲捷嘉定十年金  
人犯襄陽圍襄陽方帥范葵往戰敗走之十三年方遣  
葵及都統扈再興攻金人至高願奮擊殲之翌日進次  
鄧州金人阻泚河以拒葵麾軍進楊義諸將繼至與戰

又大破之累功補承務郎知襄陽軍方卒起復直  
通判廬州進大理司直淮西安撫參議官寶慶元年范  
知揚州乞調葵以溫勇雄邊軍五千屯寶應備賊葵坐  
言者奉祠三年起為將作監丞紹定初出知滁州初李  
全之獻俘也朝廷授以節鉞葵策其必叛及是全將入  
浙西告羅葵上書丞相史彌遠謂此賊包藏禍心不止  
於得粟若不痛抑其萌則肆行無憚恐畿內有不可勝  
諱之憂以滁當賊衝又與金人對境實兩淮門戶修城  
浚隍經武不少暇命秦喜守青平趙必勝守萬山以壯  
形勢葵母疾謁告省侍不得割股雜藥寄之母卒葵求

解官不允卒哭復視事全遣舟益急葵復致書彌遠曰  
李全決非忠臣非孝子丞相苟聽葵言發兵討叛則豈  
獨可以強國勢安社稷葵父子世受國恩亦庶幾萬一  
之報使丞相不聽葵言不發兵討叛則豈獨不可以強  
國勢安社稷而葵亦不知死所不復可報君相之恩矣  
又言於朝詞甚激切彌遠意未決參知政事鄭清之力  
贊之乃加葵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范刻  
日約葵葵帥雄勝寧淮武定彊勇步騎萬四千命王  
憲斌胡顯等將之以葵兼參議官全攻揚州東門葵親  
山樓戰賊將張友呼城門請葵出及出全在隔壕

州等左右欲射全葵止之間全來何爲全曰朝建  
見諸公今便絕我糧餉我非齊叛索錢糧耳葵之  
全無以對乃抽矢向葵而去自是數戰皆捷四年正  
月遂殺全事見全傳連進兵部侍郎六年詔授淮東制  
置使兼知揚州入對帝曰卿父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  
行陣又能率先士卒捐身報國此尤儒臣所難朕甚嘉  
之端平元年金亡朝議收復三京葵上疏請出戰乃授  
葵權兵部尚書京河制置使知應天府南京留守兼淮  
東制置使時以趙范知開封府東京留守全子才知河  
南府西京留守子才既入汴葵亦取泗州趙汴會之遂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六

還將范用吉及楊誼等攻洛陽降其城屬盛暑汴隄決  
米漚溢糧運不繼所復州郡皆空城無兵食可因得元  
兵南下發水師衆多溺死師大潰葵與子才棄汴歸范  
上表劾之詔各降一秩葵以兵部侍郎准東制置使移  
司泗州嘉熙元年以寶章閣學士知揚州仍制置使二  
年以援安豐捷拜刑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兼本路屯田  
使葵前後留揚八年墾田治兵邊備益飭淳祐二年賜  
進士出身同知樞密院事數月罷知潭州改福州三年  
拜母乞追服不允疏再上與祠不拜四年復授同知樞  
密院事疏奏今天下之事大者有幾天下之才可用者

有幾吾從其大者講明之疏其可用者任使之有  
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  
爲官擇人不爲人擇官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責  
其成效連拜樞密使兼參知政事督視諸路軍馬封長  
沙郡公尋知建康府行宮留守江東安撫使九年授光  
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封信國公固辭言者以宰相  
須讀書人罷爲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仍奉朝  
請尋判潭州湖南安撫使加特進歷廢內荆湖江東西  
宣撫使景定初授兩淮宣撫使判揚州封魯國公尋奉  
祠咸淳初加少傅明年特授少師武安軍節度使封冀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六

國公致仕舟次小孤山卒年八十一是夕五洲星隕如  
箕贈太傅諡忠靖初葵與兄范帥淮時全子才劉子澄  
在幕子才嘗入朝累議而入洛之師實由二人造詞恢  
復以誑廟堂與帥附也葵從子淮在忠義傳  
范字武仲少從父軍中嘉定中與弟葵屢敗金兵唐鄧  
之役范與葵監軍孟宗政憚於供億使人問曰余人在  
斬黃而君攻唐鄧何也范曰微襄陽之備以救斬黃則  
唐鄧必將躡吾後且斬黃之寇正銳若先擣唐鄧以  
示有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吾圍不守而自固俟其師  
疲然後慶之可勝敵而無後患以功授制置安撫司

楊丁父憂與蔡直起復直秘閣通判揚州累遷直徽閣知揚州准東安撫副使時彭義斌使統領張士顯見范請合謀討李全范告于制置使趙善湘不報丞相史彌遠報范書令諭四總管各享安靖之福范所遣計議官聞之曰但恐禍根轉深不得安靖爾各俾涕而歸會全且至范又獻計曰撫機不發事已無及侯景困喪河南致毒蕭氏今逆全不得志於義斌而復慮四總管應之歸據舊巢其謀必急然蹙之於喪敗之餘者易圖之於休息之後者難若廟算果定不欲出教令但得密賜信授范一切伏藏不動只約義斌使自彼攻其所必救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則機會在我矣還報范無出位專兵范乃為書謝廟堂且決之曰賊見范為備則必忌而不得肆其姦他日必將指范為首禍之人劫朝廷以去范而范遂為宋晁錯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然殺犬固無益於弭盜也欲望矜憐別與閑慢差遣彌遠得書為之動心寶慶二年春奉祠三年知池州繼兼江東提舉常平彌遠訪將材於蔡葵以范對進范直敷文閣准東提點刑獄兼知滁州范曰弟而薦兄不順以母老辭乃上書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日新失策則失淮失淮則失江而其失不可勝諱者矣夫有過寇之兵有游擊之兵有討賊

之兵賊不能深入擄掠無所獲而又懷見討之難則反而求贖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之怒之吾於是可以嫁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兵恐連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朝廷乃召范稟議復令知池州紹定元年試將作監知鎮江府三年丁母憂求解官不許又與蔡直起復直徽猷閣准東安撫副使尋轉右文殿修撰不得已卒哭復視事又為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一請檄沿江制置司調王明本軍駐泰興港以扼泰州下江之捷徑一請檄射陽湖人為兵屯北平高郵以制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北

賊後屯其半瓜州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合滁陽六合諸軍圍救江面不然范雖死江臯無益也朝旨乃許范刺射陽湖兵母過二萬人就聽節制范又遣善湘書曰今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內惟丞相在外惟制使與范及范弟葵耳賊若得志四家必無存理於是討賊之謀遂決遂戮全進范兵部侍郎准東安撫使兼知揚州兼江淮制置司參謀官以次復淮東連進工部尚書兩淮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金亡范與葵議收復三京進范端明殿學士京河關陝宣撫使知開封府東京留守兼江淮制置使入洛師潰乃攻京湖安撫制置使

襄陽府范倚王旻樊文彬李伯淵黃國弼數人爲  
將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弛  
南北軍將交爭范失於撫御於是北軍王旻內叛李伯  
淵繼之焚襄陽北去南軍大將李虎不救焚不定變友  
國之劫掠城中倉庫所儲悉爲敵有蓋自岳飛收復百  
三十年生聚繁庶一旦灰燼禍至慘也言者劾降三官  
落職依舊制遣使尋奉祠以言罷論者未已再降兩官  
建寧府居住久之敘復與祠已而知靜江府卒于家  
方叔字德方威州人第進士歷官殿中侍御史請行  
限田請錄朱熹門人胡安定呂熹蔡模詔皆從之累遷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廿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淳祐九年拜參  
知政事封永康郡侯十一年連拜左丞相兼樞密使進  
封惠國公屬監察御史洪天錫論宦者廬允升董宋臣  
疏留中不下太宗正時承趙崇璠移書方叔云閣寺驕  
恣特甚宰執不聞正救臺諫不敢誰何一新入孤立之  
察官乃銳意出身攻之此豈易得哉丞相得君最深名  
位已極儻言之勝宗社賴之言之不勝則去去則諸君  
必不容不爭是勝亦勝負亦勝況未必去耶方叔得書  
有報色翌日果得御筆授天錫大理少卿而天錫去國  
於是太學生池元堅太常寺丞趙崇潔左史李昂英皆

宋臣而讒者又曰天錫之論乃方叔意及天  
錫去亦曰方叔意方叔疏辨爲監察御史朱應元論  
罷允升等猶未快厚賂太學生林自養上書力詆天錫  
方叔書既上學舍惡其黨姦相與鳴鼓攻之上書奏其  
罪乃授方叔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復以監察御  
史李衢兩劾罷職罷祠後依舊職與祠起居郎召澤中  
書舍人林存劾罷監察御史章士元請更與降削竄廣  
南景定二年請致仕乃叙復度宗卽位方叔以一琴一  
鶴金丹一爐來進賈似道恐其希望諷言者相繼請奪  
方叔官制置使呂文德願以已官贖之數年乃敘復致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廿

仕卒贈少師方叔在相位子弟頗干政語在余玠傳  
論曰或問相道有幾曰守法曰用賢史稱喬行簡歷練  
多薦達李宗勉抑僥倖收召老成當時評者乃謂喬失  
之泛李失之狹中庸固難哉范鍾杜範繼宗勉後公清  
之望殆相類鍾鍾與游似不協而去似母嫖於寅恭  
趙葵拜相實以衛國勳言者少其非科目報罷殊不  
知  
皇變稷契何書可讀葵辭表若謙蓋自許也謝方叔子  
治干政弗能制權鑄既退復懷希望庸且陋矣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一

明帝京戶部主事蕭田柯繼顯編

董槐

程元鳳

吳潛

葉夢鼎

馬廷鸞

王煥

章鑑

陳宜中

董槐字庭植濠州人少喜言兵陰讀孫武曹操之書廣類而豐願又美髯論事慷慨自方諸葛亮周瑜父未怒而鳴曰不力學又自喜大言此狂生耳吾弗顧也槐心愧乃益自摧折學於朱嘉葉師雍開輔廣者朱熹之門人復往從廣嘉定六年登進士第歷左司郎官進直龍圖閣沿江制置副使兼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撫司公事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一

觀其賦則吏侵甚下教曰吾蒞州而吏猶爲盜不自悔吾且誅之吏乃震恐願自新槐因除民患害凡利有宜施以利民惟恐不盡弛大計軍實常若敵且至裨將盧淵凶猾不受命斬以徇軍中肅然又歷廣西運判兼提點刑獄至邕州上守禦七策又與交趾約五事一無犯邊二歸我侵地三還鹵掠生口四奉正朔五通貿易於是遣使來獻方物南方悉定累封至侯爵同知樞密院事寶祐二年進參知政事四川制置使余晦以戰敗奪官詔荆襄制置使李曾伯往視師曾伯辭槐曰事如此尚可坐而睨乎上疏請行頒重兵夔門以固荆蜀輔車

之勢猶曰腹心之臣所與共理天下者此宜在朝廷不當在四方復上疏曰天下之事不進則退人臣無敢爲岐嶻者苟以臣爲可任宜少聽臣自效卽臣不足與軍旅之事願上官爵不許進封濠梁郡公帝曰卿用槐槐言事無所隱意在格心不爲容悅帝問繹民衆積邊則對曰吳民困甚有司急糴不復省夫民惟邦本願先垂意根本帝問邊事對曰外有敵國則其計先自強又言敵國在前宜拔材能用之士大夫有過失爲執法吏所刺劾終身損弗用深爲朝廷惜此苟非姦妄皆願爲昭洗勿廢其他善又遷謫之臣久墮遐方稍稍內徙令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一

二

得生還願弗用可矣槐每奏帝輒稱善三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槐自以爲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無不爲然務先大體任人先取故舊之在疏遠者在官者平滿歲而遷嗜進者始不說矣槐又言於帝曰臣爲政而有害政者三帝曰胡爲害政者三對曰戚里不奉法一矣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二矣皇城司不檢士三矣將率不檢下故士卒橫士卒橫則變生於無聊執法威福擅故賢不肯混淆賢不肯混淆則姦妄肆其恣休而不出親戚不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

漢高操相獨斷臣無營者下大全善爲使  
之歸弄威權而帝弗覺得大全已爲侍御史遣客  
歸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致私結  
幸爲謝丁君大全度槐弗善已銜甚乃日夜刻求槐短  
槐入見極言大全豪倖不可近帝曰大全未嘗短卿卿  
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  
發表而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  
爲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既出卽上書乞骸骨不報四  
年策免丞相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時大全亦  
論劾槐書未下自發省兵迫遣之於是太學諸生陳宜  
中等新編卷之三  
中等上書爭之請見大全傳其後屢用祀明堂恩加食  
邑連封許國公一夕天大雨烈風雷電槐起衣冠而坐  
麾婦人出爲諸生說免謙二卦問夜如何諸生以夜中  
對遂卒贈太子少師諡文清帝遣使厚賻焉  
程元鳳字申甫徽州人第進士淳祐初歷著作郎仍權  
右司郎官輪對指陳時事當國者以爲厲已勾外知饒  
州初罹水災元鳳修城堞置義阡寬誅求察誣證進  
江淮荆浙福建廣南都大提點坑冶仍兼知饒州治司  
屬有冬夏帳銀悉以補逋稅芝生治所衆以治行之致  
元鳳曰五穀熟則民蒙惠此不足異也累擢監察御史

宋史新編卷之三  
之改選之二人不拜命去元鳳疏清之罪劾燧得召還  
十二年拜右正言兼侍講以祖諱辭詔權以右補闕整  
銜上疏極劄切至謂革士大夫之風俗當革士大夫之  
心術尤名言也余晦以從父天錫恃恩妄作三學生伏  
闕上書司業蔡抗又力言之元鳳數其罪劾之奏上以  
晦爲大理少卿抗爲宗正少卿元鳳又上疏留抗而黜  
晦以安士心乃命抗仍兼司業晦予郡升殿中侍御史  
仍兼侍講實祐中累遷參知政事尋拜右丞相兼樞密  
使進封新安郡公嘗下大全謀奪相位元鳳力辭授觀  
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開慶兵興手疏收人心重賞  
罰團結民兵數事俄起判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連拜  
特進依前職充醴泉觀兼侍讀度宗立進少保咸淳三  
年拜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吉國公以言罷語在  
陳宜中傳明年罷觀使以守少保觀文殿大學士致仕  
卒贈少師初元鳳在政府一契家子求貳令謝之其人  
累請不許乃以先世爲言元鳳曰先公疇昔相薦者以  
某粗知恬退故也今予所求躡次豈元大夫意哉矧以  
國家官爵報私恩某所不敢有嘗遭元鳳論列者其後  
見其可用更薦拔之曰前日彈劾成其才也今日擢用



蘇其才所著訥齋文集若干卷

吳潛字毅夫淵之弟也舉進士第一歷尚書金部員外郎紹定四年遷尚右郎官都城大火潛疏致災之由謂嘗恐懼修省毋飾虛文詔二三大臣和衷竭慮方解纖轍庶幾反災為祥矣又貽書丞相史彌遠論六事一曰格君心其五皆切時務改吏部員外郎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遷太府少卿准西總領又告執政論用兵河南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征行之具何所取資民窮不堪激而為變今日之事豈容輕議厥後入洛師潰失亡不貲如潛言遷太府卿兼權沿江制置知建康府江東安撫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留守上疏論保蜀之方護襄之策防江之籌備海之宜進取有甚難者三事端平初詔求直言潛陳九事時相罷奉千秋鴻禧祠累遷吏部尚書兼知臨安府論艱屯蹇困之時非反身修德無以求亨通之理乞遴選近族以係人心理宗嘉納兼侍讀經筵以臺臣徐榮叟論列授寶謨閣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辭提舉南京鴻慶宮後歷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改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封金陵郡侯以亢旱乞罷免改簽書學士提舉洞霄宮改知福州兼本路安撫使徙知紹興府東安撫使召同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入對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六

國家之不能無職猶人之不能無病今日之病不似金希聖之而驚庸醫亦望而驚矣願陛下篤任元老博采衆益使臣輩得以效牛溲馬勃之助以不辱陛下知人之明淳祐十一年入為參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明年以水災乞解機政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又四年授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至官條具軍民久遠之計告于政府奏皆行之又積錢代民輸帛前後所蠲五百萬有奇以久任勾剋且累章乞歸田里進封崇國公判寧國府還家以醴泉觀使兼侍讀召入對論畏天命結民心進賢才通下情拜特進左丞相進封慶國公改封許國公元兵渡江攻鄂州別將由大理下交趾破廣西湖南諸郡潛奏今鄂渚被兵湖南擾動推原禍根良由近年姦臣檢士設為虛議迷國誤軍其禍一二竿而愈酷附和逢迎姦阿諂媚積至於大不靖臣年將七十捐軀致命所不敢辭所深痛者臣交任之日上流之兵已踰黃漢廣右之兵已蹈賓柳謂臣壞天下之事亦可哀已又論國家安危治亂之原蓋自近年公道晦蝕私意橫流仁賢空虛名節喪敗忠嘉絕響諛佞成風天怒而陛下不知人怨而陛下不察稔成兵戈之禍積為宗社之憂草鑑高鑒嘗與丁大全同官傾心附麗

素來等群小啗香沈炎實趙與驚之腹心凡所構害  
臣耳爲之搏擊茲黨盤據血脉貫穿以欺陛下致危亂  
者皆此等小人爲之又乞令大金致仕炎等與祠高銘  
竊管州軍不報屬將立度宗爲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  
遠之材忠王無陛下之福帝怒竟以炎論劾落職謫建  
昌軍尋徙潮州責授化州團練使循州安置事在劉應  
龍洪芹傳潛預知死日語人曰吾將逝矣夜必大雷風  
已而果然四鼓開霽撰遺表作詩頌端坐而逝景定三  
年五月也德祐初追復元官并恩數繼贈少師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七  
葉夢鼎字鎮之寧海人本陳待聘之子七歲後於母族

以太學上舍試入優等兩優釋褐出身授信州軍事推  
官遷太學錄淳祐二年雷變上封事言召人才戒媒近  
明年輪對言君子直言軍制楮幣任官分閭六事歷軍  
器少監兼兵部郎官轉對言國計邊事國體三事又言  
外有窺邊之大敵內有伺隙之巨姦奇表蠱媚於宮闈  
熏腐依憑於城社強藩悍將牙孽易搖草竊姦究肘腋  
潛變權知袁州十一年爲司封員外郎兼玉牒檢討官  
以直祕閣江西提舉常平兼知吉州節制悍將置社金  
義倉平反李義山受贓之寃以國子司業召實祐中累  
遷禮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升兼史職專兼侍講

葉夢鼎字鎮之寧海人本陳待聘之子七歲後於母族  
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辭不許迺與似道分任利州轉  
運使王介嘗以言去官非其罪也四川制置司已辟參  
議及死其子懇求遺澤至是夢鼎明其無罪似道以爲  
恩不已出罷省部吏數人榜其姓名于朝夢鼎怒曰我  
斷不爲陳自強即求去似道之母讓似道曰葉丞相安  
於家食未嘗希進汝強與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  
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爲官不得不如此會太學諸  
生亦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乃悔悟屬府尹洪憲求解  
而夢鼎屢上章乞開冬省引咎求去愈力四年策楊妃  
宰相無拜禮吏贊拜夢鼎以笏揮之趨出明日乞罷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八  
葉夢鼎字鎮之寧海人本陳待聘之子七歲後於母族  
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辭不許迺與似道分任利州轉  
運使王介嘗以言去官非其罪也四川制置司已辟參  
議及死其子懇求遺澤至是夢鼎明其無罪似道以爲  
恩不已出罷省部吏數人榜其姓名于朝夢鼎怒曰我  
斷不爲陳自強即求去似道之母讓似道曰葉丞相安  
於家食未嘗希進汝強與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  
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爲官不得不如此會太學諸  
生亦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乃悔悟屬府尹洪憲求解  
而夢鼎屢上章乞開冬省引咎求去愈力四年策楊妃  
宰相無拜禮吏贊拜夢鼎以笏揮之趨出明日乞罷

馬廷鸞字翔仲樂平人其貧力學登淳祐七年進士第歷官太學錄召試館職時外戚謝堂厲文翁內侍盧允升董宋臣用事廷鸞試策言強君德重相權收直臣防近習大與時迂遷祕書省正字尤煇提舉史事辟爲史館校勘初丁大全令浮梁雅慕廷鸞彌欲鈎致之廷鸞不爲動試策稍及大全及廷鸞當輪對大全私謂王持厚往問焉廷鸞素厚持厚且同館不虞其謀也密露大

持厚曰君猶未改秩姑託疾爲後圖乎廷鸞曰此微臣千一之遭其何敢不力持厚以告大全及候對殿門格不得見翌日以監察御史朱熠劾罷宋臣遣八麻親上奏秦檜雖焚聞者浸廣忌者愈深而廷鸞之名重天下開慶元年吳潛入相召爲校書郎景定元年兼浙靖惠王府教授時大全黨多斥宋臣尚居中言路無肯言者諸學官抗疏疏上卽行會日食與祕書省同守局因相與草疏潛以書告廷鸞曰諸公言事紛紛皆疑潛所喉聞館中又將論列校書宜無與以重吾過廷鸞對曰公論也不敢避私嫌越數日宋臣竟坐謫兼樞樞密院編修官時賈似道自江上還位望赫奕廷鸞未嘗之輪對言國於東南者楚越霸而有餘東晉王而不凡乞過惡揚善以順天舉直錯枉以服民歷擢起居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兼史院時召用宋臣廷鸞極言不可從之薦士二十人進中書舍人多所繳駁遷禮部侍郎度宗登極兼侍讀升直學士院累遷右丞相兼樞密使咸淳八年九疏乞罷政九年奉祠度宗初年詔詢故老專以修攘大計叩趙葵葵極意指陳曰老臣出入兵間備諸此事願朝廷謹之重之以道作色曰此三京敗事者謂臣失言廷鸞每見文法密功賞稽遲將校不出死

力升轉越拘學似頗疑異已竊堂吏以世積及相位帝慰留廷鸞言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繼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群臣不知軍前勝負列國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求圖臣死且瞑目端宗即位召不至居家十七年而卒所著六經集傳語孟會編楚辭補記洙泗齋編讀莊筆記張氏祝氏皇極觀物外篇諸書

王煥字仲潛一字伯晦新昌人登進士第歷官兼侍讀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極言正論太子聽而說之理宗聞之甚喜遷禮部尚書權吏部尚書加龍圖閣學士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士

知平江府淮浙發運使進端明殿學士以內祠兼侍讀藏淳初連拜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乞奉祠休養皆不許最後乞祠祿乃授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四辭不許七年台州言乞差煥充上蔡書院山主詔從之十年十一月以煥為左丞相章鑑為右丞相兼樞密使尋授煥特進加食邑乞致仕兩乞辭免皆不許德祐元年兩乞改命經筵庶可優閒再乞以舊職奉京祠侍讀皆不許右丞相章鑑參知政事陳宜中奏鑒留煥以鎮人心以康世道從之煥兩請母省省院公不許又奏乞將臣先賜罷斥臣本志誓死報國願報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士

又奏煥單車絕江已至蕭山乞遣中使趣還治事乃授觀文殿大學士浙西江東路宣撫招討大使置司在京以備咨訪乞解大使職名不許進少保左丞相兼樞密使尋加都督諸路軍馬累辭皆不許奏言今天下所以大壞至此者正以一私蟠塞賞罰無章故也救之之策在反其所以壞之由大明賞罰動合乎天庶幾人心興起天下事尚可為也因言買似道誤國喪師之罪於是降詔切責似道不忠不孝進平章軍國重事在宜中傳辭不許煥奏請出陳宜中或留夢炎出督吳門否則臣雖老無能為效死封疆亦不敢辭詔三省集議乞罷平章事不許京學生上書詆宜中宜中亦上疏乞骸骨初宜中在相位政事多不關白煥或謂京學之論實煥嫉之七月壬辰詔給舍之奏三入煥與宜中必難共處兼煥近奏辭氣不平誠有知人言者遂罷煥平章依前少保特授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煥清脩剛勁似道歸天台葬母過新昌煥獨不見之後以元老入相值國勢危亡天下所屬望也卒與宜中不協而去云重鑒字公秉分寧人以刑院省試及第累官同知樞密院事咸淳十年王煥拜左丞相鑑拜右丞相並兼樞密

明平定... 使... 宜中... 一物人頗嘆其清約鑑在朝日號寬厚然與人多計可  
士大夫目為滿朝歡云  
陳宜中字與權永嘉人入太學有文譽寶祐中丁大全  
得寵於理宗在臺橫甚宜中與黃鑄劉黻林則祖陳宗  
晉唯六人上書攻之宜中坐削籍拘管建昌軍士論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之號為六君子大全既竄丞相吳潛奏還宜中賈似道  
入相復為之請有詔六人皆免省試令赴景定三年廷  
試而宜中中第二人歷官監獄御史程元鳳再相似道  
恐其侵權欲去之宜中首劾元鳳縱丁大全肆惡基宗  
社之禍命格宜中亦自請外畧遷簽書樞密院事兼權  
參知政事德祐元年升同知樞密院事二月似道喪師  
蘇州乃以宜中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已而翁應龍自  
軍中歸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以為似  
道已死即上疏乞正似道國罪似道行時似道所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果敗於焦山煥奏言事無專於兵今世傑以諸將心力  
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邪臣既不得其職又不  
得其言乞罷免不允煥子乃亟京學生伏闕上書數宜  
中過失宜中竟去累召不至詔在本紀太皇太后自為  
書遣其母楊使勸諭之宜中知乞以祠官入侍召拜醴  
泉觀使尋為右丞相然事已不矣宜中倉皇發京城民  
為兵民年十五以上者皆籍入皆以為笑十一月遣  
張全合尹玉麻士龍兵援常州王士龍皆戰死全不  
一矢奔還文天祥請誅全宜中釋不問已而元兵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二  
 陳貴誼字正甫福州人慶元五年進士後又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時議更指幣法貴誼轉對言楮券之  
 今使益遠獲逞道路咨怨非所以祈天永命固結人心  
 列傳九十五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葛洪 陳貴誼 宣綸 薛極  
 曾從龍 鄭性之 陳卓 李鳴復  
 鄒應龍 余天錫 許應龍 林略  
 徐榮叟 高定子 別之傑 劉伯正  
 金淵 李陸傳 陳韓  
 葛洪字容父東陽人從呂祖謙學登進士第嘉定間為  
 尚書工部員外郎兼樞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上疏言  
 今之將帥非必奮不顧死冒水火蹈白刃而後謂之忠  
 也第職思其憂謂之忠公爾忘私謂之忠純實不欺謂  
 之忠乞嚴飭將帥申綴軍實若有寇至之憂磨礪振  
 刷以求更新亦庶乎其有用矣寧宗嘉納理宗初累遷  
 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贊計平李全援王素諫仁宗却  
 王德用進女事以止備嬪御世多稱之後以資政殿大  
 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守本官致仕卒諡獻杜範  
 稱其侃侃守正有大臣風有奏議雜著二十四卷  
 陳貴誼字正甫福州人慶元五年進士後又中博學宏  
 詞科歷太學博士時議更指幣法貴誼轉對言楮券之  
 今使益遠獲逞道路咨怨非所以祈天永命固結人心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三  
 論曰寵無不妬權無不爭此女子小人之恒態也觀宋  
 末賢宰董槐等所遭不其然乎方丁大全當緣用事槐  
 與程元鳳遂不安于朝賈似道繼大全後其橫擲甚元  
 鳳既召而寢吳潛既黜而竄以死葉夢鼎馬廷鸞亦見  
 幾而避位矣章鑑依違正邪之間去留何足為輕重若  
 王燦陳宜中皆能暴似道誤國罪而正其罰顧乃昧於  
 和衷自相爭戾豈天欲益亂而趣宋之亡耶



又其明銳果敢之才足以集事而失於其剛直之氣  
更上足以厚俗而失於循理孰若舉之以其最之次公  
主議者摘其熙寧新法之語以激怒時相人為危之再  
遷將作監丞兼魏惠王府小學教授轉對謂言路雖  
開觸犯忌諱者指為奸名切劘時政者指為玩令利害  
關於天下是非公於人心一人言之未已或至累十數  
人言之則又指為朋黨是非易位忠佞不分史彌遠益  
不樂遷秘書郎出知江陰軍提舉江西常平召赴行在  
未至授禮部郎官屬余人大擾淮蜀貴誼又指陳時弊  
大要言人才作進直言不問賄賂公行軍法不振彌遠  
宋史新編卷之三  
不樂諷言者論罷主督崇禧觀起知徽州召授司封  
郎官兼翰林權直理宗即位累遷中書舍人升兼直學  
士院內侍濫受恩賞輒封還詔書將郊貴誼以民生實  
艱吏員尚衆征斂幾於奪取公費掩為私藏宜大明黜  
陟庶有以見帝于郊遂至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  
出師汴洛時貴誼已移疾猶上疏力爭五上章乞歸轉  
四官加邑封致仕卒贈少保資政殿大學士  
官給慶元府人嘉泰三年太學兩優釋褐歷官權兵部  
尚書嘉定十五年自同知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理宗  
即位兼同知樞密院事已而權監修國史日曆同提舉

續修數年後以資政殿學士兼同知樞密院事  
太學士提舉洞霄宮以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少師  
諡文忠公定策贈太師諡忠靖  
辭極字會之武進人以父任調上元主簿中詞科累官  
東部尚書與宣繪俱為史彌遠所昵嘉定十五年賜同  
進士出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理宗時連拜  
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封毗陵郡公以觀文殿大學  
士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加少保和國公致仕卒  
曾從龍字君錫公亮四世從孫初名一龍慶元五年擢  
進士第一賜今名累官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太子  
賓客改參知政事疾胡桀儉于排沮正論陳其罪桀疾  
言者劾罷奉祠起歷湖南安撫使撫安峒獠威惠並行  
興學養士湘人紀之石改知隆興府復與舊祠改萬壽  
觀兼侍讀奉朝請端平元年連進知樞密院事兼參知  
政事後以樞密院使督視江淮荆襄軍馬卒贈少師弟  
用虎天麟治鳳皆歷顯任  
鄭性之字信之初名自誠福州人嘉定四年進士第一  
歷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端平元年召為吏部侍郎入  
對言陛下大開言路以通壅蔽心苟愛君誰不欲言且  
不切道何能感動譬如積水久壅一決其勢必盛其壅

必數言者多則易於取厭有老成則難受其  
有朕機動於詞色則讒諂乘間或不自知矣又  
下明詔百辟滌去舊汚一以清白相師權之所任  
必趨恐懼戒謹尤防其微以保終譽毋招謗議則朝綱  
肅而國體尊矣又曰爲君者不以堯舜自期則無善治  
皆君者不陳堯舜之道則無遠猷擢諫議大夫言臺臣  
交章互詆願陛下公以處之乃得其當累遷知樞密院  
事兼參知政事加觀文殿學士致仕卒

陳卓字立道紹熙元年進士最後知江州移寧國丞相  
以故欲見之卓謝不往丞相益器之爲簽書樞密院事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四

未幾勾祠還里平生不營產業閒居凡十有六年卒年

八十六諡清敏

李鳴復字成叔瀘州人登進士第歷官權刑部尚書兼

給事中端平嘉熙淳祐中兩入樞府三爲參知政事屢

爲臺臣所論語在杜範傳後出知福州福建安撫使尋

子祠監察御史蔡次傳按劾落職罷祠卒于嘉熙

鄉應龍字景初慶元二年進士歷官刑部尚書祠後

起徽猷閣學士知太平州以臣僚論罷又爲敷文閣學

士提舉玉隆萬壽宮拜禮部尚書兼侍讀嘉熙元年拜

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資政殿學士知樞密院

兼簽書樞密院事依舊職提舉洞霄宮卒贈少保

余天錫字純父昌國人丞相史彌遠延爲弟子師事

歷彌遠器重之是時彌遠在相位久皇子竑深惡之金

欲有廢置會沂王宮無後丞相欲借是陰立爲後備天

錫秋告歸試于鄉彌遠曰今沂王無後宗子賢厚者幸

具以來天錫道阻雨過全保長家保長知爲丞相館客

直難黍甚肅須臾有二子侍立曰此吾外孫也日者嘗

言二兒後極貴問其姓長曰趙與舊次口與內天錫憶

彌遠所屬其行亦良是告于彌遠命二子來彌遠善相

大奇之計事泄不便遽復使歸逾年彌遠密諭曰二千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最貴宜撫於父家遂載與歸天錫母朱爲沐浴教字

禮度益開習未幾召入祠沂王迄卽帝位是爲理宗天

錫嘉定十六年第進士歷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侍讀

嘉熙三年連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封奉化郡

公授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以觀文殿學

士致仕朱氏亦封周楚國夫人壽過九十將以生日拜

天錫爲相而天錫卒贈太師諡忠惠弟天任爲兵部尚

書兄弟友愛方貧時率更衣以出終歲同舍從子晦

官尚書出卽全蜀當置義莊以贍宗族然在蜀以遺

知蘭州王鼎也死士論少之

許繼祖字恭甫閩縣人入太學第進士歷官學士  
崇寧初再遷著作郎勾外知潮州盜陳三槍起賴州出  
沒江間廣間勢熾甚而盜鍾全相挺爲亂逼境上應龍  
分扼要害明問謀守關隘斷橋開斬木塞塗蒐補親  
兵日加訓閱既而橫岡桂嶼相繼以捷聞招捕司遣統  
領官齊敏率師由漳趨潮截賴寇餘黨應龍諭敏曰兵  
法攻瑕今鍾寇將窮陳寇得微若先破鍾則陳不戰禽  
矣敏惟命於是諸寇皆平方未解嚴時有行旅數人隅  
總搜其橐中金指爲賊黨應龍辨其非盜釋之皆羅拜  
感泣始人疑應龍儒者不閑戎事及見其區畫事宜分  
別齊民靜練雅容莫不歎服係屬請上功應龍曰守職  
扞城保民何功之云去之日閩郡遮道攀送端平初召  
爲禮部郎官入對帝謂應龍曰卿治潮與李宗勉治台  
齊名應龍頓首曰民無不可化顧牧民者如何耳臣治  
州幸免曠厥皆陛下德化所暨臣非曰能之歷拜端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累辭會正言郭磊卿論之以端  
明殿學士奉祠卒年八十一贈資政殿學士銀青光祿  
大夫應龍不躁不競不激不隨不妄薦士而亦無傷人  
害物之事潮州之治最可紀也

蘇略字孔英永嘉人慶元五年第進士歷左司諫兼

蘇告子帝曰虛心以爲從諫之本從諫以爲求過之  
道歷中遷至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以言罷  
蘇略字茂翁應龍之子第進士歷官司諫復兼說書  
兼侍講嘉熙四年拜右諫議大夫入對言楮幣不通物  
價倍長米運多阻粒食孔艱此見之京師者然也外而  
郡邑苛征橫斂嚴刑峻罰民安得而不怨甚者富家巨  
室武斷鄉閭貴族豪宗侵牟民庶如冤者不敢告負抑  
者不得伸然氣薰蒸天示之應此九陽所以爲沴也遷  
權禮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淳祐二年拜參知政事數月乞歸田以資政殿大  
學士奉祠數年轉一官致仕卒諡文靖弟清叟  
清叟字直翁第進士歷官太常博士入對疏言原人倫  
以釋羣惑惜名器以示正義因物望而進人才蓋欲理  
宗復皇子竑王爵裁抑史彌遠恤典召用真德秀魏子  
翁也累遷戶部侍郎再爲侍右侍郎前後累典方州最  
後知廣州兼廣東經略安撫使召遷至禮部尚書登樞  
府封晉寧郡公淳祐末拜參知政事尋以元樞兼參政  
官者先後論罷久之與外祠開慶初以內祠兼待讀  
知泉州復典內祠後轉兩官致仕卒贈少師諡忠簡

風采凜然獨効龍象甫於公論少貶  
子瞻以第進士授鄭縣主簿吳臈時乞解官  
母憂歸中江縣丞歷知縣州元兵穿鳳州寨破武休  
興元小校張鉞以其徒潰入文州殺守臣楊必復將  
百龍趨縣以聞成都安撫使黃伯固聞之亟奏定于兼  
兼議官措置文龍備禦定于乃部分諸軍扼青塘嶺鉞  
就擒已而劍南大震定于語僚吏曰諸君去留不敢拘  
釋某則守城郭封疆之臣有死而已乃下令招潰卒人  
給緡錢五十木一石諸軍雖受招不肯釋甲定于乃令  
帳下率衣甲於兩廡以俟戒毋輕動俄而諸軍盛陳兵  
宋史新編卷百三十五  
以至吏士皆股栗定于坐堂上傳令勞苦之諸軍皆拜  
定于開諭以理使還本部以俟給犒諸將聞之亦來上  
謁定于復慰安之衆悅而去乃遣吏給犒如令關寺觀  
祠宇以舍之進直寶章閣再任頃之召入奏事吏民追  
送莫不流涕鄰郡聞定于至焚香夾道舉手加額曰微  
公吾屬塗炭久矣入對極言時敵時史彌遠執國柄久  
定于曰陛下優禮元勛俾得以弛繁機而養靜壽朝廷  
得以新百度而革因循不亦善乎既對人爲危之定于  
曰雖逢得喪是有命焉吾得盡言乃報君職分也越兩  
月乃遷刑部郎中彌遠沒言之者紛然識者謂定于先

事有言視諸人爲難尋以直寶章閣工部員外郎  
官上疏論邊事甚悉理宗嘉納累遷翰林學士知制誥  
兼吏部尚書升兼修國史實錄院修撰賜衣帶鞍馬定  
子言人主寄耳目者臺諫也補耳目之所不逮者法從  
之論思百官之輪對宜速返李韶以開不諱之門勉起  
杜範以伸敢言之氣因乞歸山其力進端明殿學士簽  
書樞密院事尋兼權參知政事仍舊職知福州福建安  
撫固辭提舉洞霄宮因請致仕不許改知潭州湖南安  
撫大使力辭退居吳中深衣大帶日以著述自娛以資  
政暇學士轉一官致仕卒贈少保定于作同人書院于  
宋史新編卷百三十五  
夾江修長興學創六先生祠蓋以教化爲先務所著存  
著齋文集北門類藁微垣類藁經說紹熙講義奏議歷  
官表奏行世  
別之傑字宋才郢州人嘉定二年進士歷官直煥章閣  
知江陵府湖北安撫副使以親年八十乞祠歸養從之  
後累典方州被進擢淳祐二年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  
參知政事進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以臺  
臣論罷七年拜參知政事乞歸田里依前職知紹興府  
以兩浙轉運判官翁市論罷卒贈少師  
新編正序直卿餘下人開禧元年第進士歷監察御史

有子明堂雷電怒至執事者雖不離位而正聲  
糾紛儼然聲色不動帝遂以大任期之遷在司  
刑部尚書兼侍讀淳祐四年連拜參知政事以監  
御史孫起予言罷與祠蔡次傳又言之降一官尋復舊官  
致仕卒贈正奉大夫加少保時論謂伯正立朝以靜重  
鎮浮不求名譽善藏其用云

余淵字淵叔臨安人嘉定第進士歷禮部尚書兼給事  
中淳祐四年拜端明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侍御史劉  
漢弼論淵尸位妨賢罷予祠復以監察御史劉應起等  
言削職遠州居住後其妻愬于朝量移平江府卒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

李性傳字成之舜臣子也嘉定第進士歷起居舍人兼  
侍講疏言東周以後諸侯卿大夫皆既葬而除服秦漢  
之際尤為淺促孝文定為三十六日之制則視孝惠以  
前已有加矣東漢以後又損之為二十七日謂之以日  
易月則薄之至也于數百年惟晉武帝魏孝文為能復  
古之制而羣臣沮格未克盡行惟孝宗通喪三年近古  
所獨陛下繼之至性克盡前烈有光乞以此疏付之史  
庶幾四海聞風民德歸厚累遷權吏部尚書臣僚論  
性臣立斷封爵事落職與祠淳祐中歷同知樞密院事  
未幾落職與祠復與祠寶祐二年與內祠兼侍讀以親

文獻王致仕卒贈少保兄心傳道傳在儒林傳

陳韓字子華侯官人父孔碩為朱熹呂祖謙門人韓  
父郊恩與弟韓登進士第從葉適學賣沙開淮閭辟京  
東可北幹官政准東制置司幹辦公事歷倉部員外郎  
紹定二年冬盜起閩中帥王居安屬韓提舉四隅保甲  
韓有親喪辭之轉運使陳汝提舉常平史彌忠告急于  
朝謂非韓莫可平明年以寶章閣直學士起復知南劍  
州提舉汀州邵武軍兵甲公事福建路兵馬鈐轄兼招  
捕使未幾加提點刑獄韓提兵督捕所至克捷汀境皆  
平四年二月躬往邵武督捕餘寇賊首晏彪迎降韓以  
其力屈乃降卒誅之進右文殿修撰依舊職兼知建寧  
府平衢寇六年進寶章閣待制知隆興府贛寇陳三槍  
撫松梓山崇出沒江西廣東所至屠殘韓遣官吏諭降  
賊輒殺之乃謂盜賊起於貪吏劾其尤者二人又謂寇  
盜稽誅以臣下欺誕事權渙散所致若決計蕩除數月  
可畢十一月詔節制江西廣東福建三路捕寇軍馬十  
二月兼知贛州端平元年正月進華文閣待制江西安  
撫使三月遂破松梓山三槍與餘黨絕崖而遁又縱火  
焚賊巢賊首張魔王自焚三槍至興寧就禽斬隆興市  
初賊跨三路數州六十羣是悉平進權工部侍郎未

十一

爲上侍郎改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兼行營使  
兼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淳祐七年知樞密院  
兼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後以觀文殿學士兩爲福  
建安撫大使知福州久之提舉佑神觀力請致仕卒贈  
少師諡忠肅崔福者故羣盜嘗爲官軍所捕逸去因隸  
軍籍初從趙葵收李全有功名重江淮又累從韓捕賊  
積功至刺史大將軍後從韓留隆興既而韓移金陵而  
福猶在隆興屬通判與郡僚燕滕王閣福患其不見招  
道遇民懇冤者福携其人直至飲所責以郡官不理民  
事壓諸卒盡碎飲具官吏皆惶恐去莫敢嬰其鋒韓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三

四

知之遂檄建康署爲鈴轄福毋恣橫韓戒諭之不聽會  
淮兵有警步帥王鑑出師鑑請福行韓因厚遣之福不  
樂爲鑑川遇敵不擊託以葬女擅歸亦不聞于制置司  
韓遂坐以軍法福勇悍善戰時論以爲良將難得而韓  
以私忿殺之然福亦有以取之也

論曰葛洪論女寵陳貴誼論近倖林略鄭性之導虛心  
從諫高定了請更宰臣釐因循之政理宗並不嫌拂逆  
竟畀兩府臣直而君仁哉劉伯正鎮浮曾從龍疾惡陳  
韓多武功許應龍優治行陳卓不肯謁當涂李性傳徐  
夢兄弟無媿家恩皆非附離倖進者史不載耶應龍

之行事若宜續臨極余天錫爲史彌遠腹心別之儼金  
淵李鳴復爲史嵩之羽翼非易所謂負乘者與

皮龍榮 王伯大 鄭采 應係

李曾伯 王埜 蔡抗 張礪

馬天驥 朱炯 饒虎臣 戴慶炯

沈炎

皮龍榮字起霖一字季遠醴陵人淳祐進士歷官權刑  
部尚書兼劄書景定二年自簽樞拜參知政事仍兼太  
子賓客進封壽沙郡公言者先後論罷削官它日帝問  
龍榮安在賈似道恐其召用陰諷湖南提刑李雷應劾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三

之謂每對人言吾擁至尊于膝上詔徙衡州居住衡湖  
南屬也龍榮恐不爲雷應所容未至而歿龍榮少有志  
略精春秋學有文集三十卷性伉直似道當國不肯降  
志又以度宗舊學卒爲所擯德祐初復其官

王伯大字幼學福州人第進士歷江東提舉常平兼知  
池州端平中累遷直寶謨閣樞密副都承旨兼左司郎  
中進對言人主之患莫大乎處危亡而不知人臣之罪  
莫大乎知危亡而不告陛下親政五年于茲盛德大業  
未能著見於天下而招天下謗議者何其籍籍而未已  
也議逸欲之害德則天下將以爲商紂周幽之主



德之撓政則天下將以爲恭顯許史武章之  
朝議遂僞佞朋之誤國則天下又將以爲漢  
黨籍之君子陛下雖曰御治朝日親儒者日  
修辭飾色終莫能弭天下之議陛下誠能布  
所失於天下不必曲爲回護凡人言所不貸  
者一朝赫然而盡去之務使盡根悉拔孽種  
不留如日月之更如風雷之迅則天下之謗  
不改而自息矣又極言邊事由盡事情遷至  
參知政事監察御史陳垓論能以資政殿學士  
知建寧府卒鄭策不知何郡人歷殿中侍御史  
奏劾王潛基先胡清獻錡秩罷祠皆從之三人  
者不才臺諫也遷侍御史

學士兼中書舍人章山劉摯升參知政事封臨海縣侯  
乞歸山以資政殿學士知平江府奉祠寶祐三年殿中  
侍御史王大全論罷等卒德祐初詔復元職致仕  
李曾伯字長蘊潭州人後居嘉興歷官通判濠州累遷  
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使特賜同進士出身召赴闕加  
大學士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辭免以大學士提舉洞  
霄宮起爲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兼節制廣南移治  
靜江開慶元年進觀文殿學士以言者罷去景定五年  
起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咸淳初爲言者論劾褫職  
德祐初追復元官曾伯初與賈似道俱爲閩帥邊境之  
事知無不言似道嫉之使不竟其用云  
王楚子子文介之子也以蔭補官登嘉定進士第仕潭  
州帥真德秀一見異之延致幕下遂執弟子禮歷樞密  
院編修兼檢討史嵩之帥武昌首進和議楚言今日之  
事宜先定規模并力攻守上疏言八事繼爲副都承旨  
奏請出師絕和使命淮東西夾攻理宗深然之嘉熙初  
輪對采事係安危者四端而專以司馬光仁明武推說  
復推廣前所言八事以孝宗請軍實激發帝意淳祐初  
嵩之起復傾國爭之楚上疏乞聽終喪後又言嵩之當  
顯絕而終斥益嚴君子小人之限拜禮部尚書奏十事

終之曰陛下一心十事之綱領也實祐三年疏言國家  
興業古本無深仇而兵連禍結皆原於人洛之師輕啓  
真端二三狂妄如趙楷金子才劉子澄輩輕而無謀遂  
致隻輪不返金子才誕妄慘毒今乃援劉子澄例自陳  
改正乞寢二人之命罷其祠祿以爲喪師誤國之戒從  
之時楚兼給事中尋拜簽書樞密院事封吳郡侯與辛  
相不合言者攻之予祠卒贈七官位特進楚因德秀知  
樂熹之學知建寧府創建安書院祠熹以德秀配有奏  
議文集若干卷楚工于詩書法祖歐陽詢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宋

學教授疏奏權姦不可復用國本不可不早定理宗嘉  
納又歷資善堂贊讀善寶祐四年由樞府爲參知政  
事輒擅去國勉留不返落職奉祠尋坐論寢其命未幾  
復端明殿學士予祠既而從所請轉一官致仕卒諡文  
簡以犯祖諱更諡文肅

張璠字渭老福州人第進士累官禮部侍郎權吏兵二  
部尚書右補闕程元鳳論罷之寶祐中起歷樞府拜參  
知政事封長樂郡公轉三官致仕卒贈少師

馬天驥字德夫衢州人第進士歷官中外累典方州寶  
祐中遷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講國子祭酒拜端

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封信安郡侯嘗言者謂之與  
祠熹楚初知衢州復坐論與祠起知福州福建安撫使  
以舉職進大學士歷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使復予祠  
尋褫職罷之咸淳中貶信州居住逾年詔自便初理宗  
之貴妃閻氏怙寵天驥丁大全用事有書於朝門曰閻  
子當國勢將亡云

宋熹温州人端平二年武舉第一累官知樞密院事兼  
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以舊職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  
奉祠爲監察御史胡川虎論罷言者相繼糾劾送處州  
居住咸淳四年詔令自便五年侍御史章鑑復以爲言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宋

驢之還鄉尋卒熹初居言路爲理宗言境土日蹙調度  
日廣景德慶曆時以三百二十餘郡之財賦供一萬餘  
員之奉祿今日以一百餘郡之事力贍二萬四千餘員  
之冗官欲寬民力必汰冗員帝納焉惜其任情彈劾一  
時名士若徐清叟呂中尤熹馬廷鸞亦皆不免云

饒虎臣字宗召寧國人登進士第歷官同知樞密院事  
兼權參知政事景定元年拜參知政事殿中侍御史無  
辜然連劾權罷罷祠四年復元官與祠卒德祐元年詔  
中書政殿學士致仕

馬天驥字德夫衢州人第進士歷官中外累典方州寶  
祐中遷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講國子祭酒拜端

慶元年連拜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未幾致仕

贈特進資政殿大學士

沈炎字若晦嘉興人寶慶二年進士累官同知樞密院兼權參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奉祠未幾進大學士致仕贈少保炎嘗言路嘗劾高斯得李曾伯又劾左相吳潛奸謀叵測請速召賈似道正位鼎軸何其舛也然

初罷右相丁大全及其黨與斯公論云

論曰王伯大王埜論議鯁切應劭蔡抗李曾伯清愷亮直乃皆不幸遭讒去國皮龍榮不降志賈似道謫死尤可扼傷張磻行事無所考若戴慶炯嘗直率予才之枉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三

大

卷一百五十三

錢虎臣嘗列丁大全之罪他善淺如也希寵附勢如馬天驥鄭家朱熠沈炎並列政府所謂朝無人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三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四

明南京戶部主事袁紹

吳淵

曹彥約

范應鈞

吳淵字道父柔勝之子幼端重苦志力學嘉定中第進士調建德縣主簿丞相史彌遠館留之語竟日大悅謂曰君國器也今開化新置尉印日可上欲以此處君淵對曰甫得一官何敢躁進况家有嚴君所當稟命彌遠為之改容不復強至官就辟令江東九郡之冤訟于諸使者皆乞送淵改差浙東制置使司幹辦公事丁父憂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四

詔以前職起復力辭弗許再辭且貽書政府曰冒哀求榮平生大節掃地矣他日何以事君時史嵩之方起復或曰得無礙時宰乎淵弗顧詔從之服除歷右文殿修撰樞密副都承旨兼右司兼檢正適政府欲用兵中原以據關守河為說淵力陳其不可太要謂國家力決不能取縱取之決不能守丞相鄭清之不樂出補外御史王定劾淵罷侍御史洪咨夔不直之劾定左遷未幾邊事果如淵言清之致書引咎異謝差知鎮江府定防江軍之擾兼淮東總領連進權戶部侍郎職任如舊時淵造闕下入對歷陳九事甫下殿御史王璘擊之璘蓋淵

雖有也遂仍前職本利久之加寶章閣待制尋  
鎮江兼總領未幾加戶部侍郎尋以寶章閣直學士知  
太平州兼江東轉運使時兩淮民流徙入境者四十餘  
萬淵亟加慰撫而賑濟之旁郡流民焚劫無虛日獨太  
平境內肅然無敢譁者升華文閣學士知隆興府江西  
安撫使兼轉運副使會歲大侵講行荒政全活者百萬  
入加敷文閣學士改知鎮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沿海  
諸州軍許浦澈浦等處兵船歲亦大侵因淵全活者六  
十五萬人右正言三疏劾淵奪職尋復職奉祠後起龍  
圖閣學士江西安撫使兼知江州歷兵部尚書知平江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府兼浙西兩淮發運使尋兼知平江歲亦大侵因淵全  
活者四十二萬人兼浙西提點刑獄知太平州兼提領  
兩淮茶鹽所以功進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  
撫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節制和州無為軍安慶  
府兼三郡也田使朝廷付淵以光豐兩山之事凡初司  
空山燕家山金剛臺三大巖峨峨山山什子山等二  
十二小岩團丁壯立隊伍星懸棋布脉絡貫通無事則  
耕有警則禦詔以淵與利除害加資政殿大學士與執  
政恩例封金陵侯復賜錦繡堂忠勤樓大字進爵為公  
管參知政事卒贈少師淵有材略迄濟事功所至興

事若士然政尚嚴酷好典羅織之獄籍入家  
蟻松之語其弟淵亦數諫止之所著易解及遺文集  
奏議

袁紹字彥澤慶元府人第進士嘉泰中為吳江丞蘇師  
旦恃悍侏中威福此如黨亂役法詔更定改知桐廬  
縣桐廬多宗室皆將士無有善去者紹絕私謁莫敢撓  
嘉定十三年為臨安府戶幾十年理訟精簡不拾遺  
里巷爭呼為判子平反冤獄甚多紹定元年拜參知政  
事平金瓶揚州告急慶元戰道郡城爭有逃避者乃拜  
紹浙西制置使仍治臨安鎮遏之丞相史彌遠徵韓侂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胄用兵事不欲聲討紹與范楷言於彌遠曰揚失守則  
京口不可保淮將如下整淮福皆可用彌遠從之遂討  
全彌遠平言者論紹阿附奪職罷祠卒累贈太師越國  
公紹父為郡小吏給事通判廳因致豐饒夫妻俱五  
十無子其妻資遣之往臨安道妾既得妻察之有也  
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妻迎  
以為歸養計耳即遣還臨以囊中貲與之遂得歸妻迎  
問告以其故止曰若有子必待他婦人乃育哉妻曰君  
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年生紹

王居安字資道黃巖人始名居敬字簡卿避祖廟嫌易

之入大學第進士歷官太學博士已而遷校書郎居  
授故事乞召試執政曰朝廷於節度尚不較况館職乎  
居安因言文非位極武非動尚不能得節鉞何言不較  
也時蘇師旦命且下故居安言及之改司農丞御史迎  
意効與祠踰年起知興化軍召為秘書丞遷著作郎兼  
國史實錄院檢討編修官兼權考功郎官韓侂胄之誅  
居安實贊其決翌日擢右司諫首論侂胄有非常之罪  
當伏非常之誅陳自強徒以脅賤私交自一縣丞超遷  
徑至宰輔姦險附麗亂國經乞追責遠竄又効吳曦  
外嫺郭倪郭倬鼠竄表天下快之繼兼侍講方侂胄用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四

事籍天下之口呂祖儉以謫死呂祖泰流遠郡居安奏  
請明其寃以伸忠鯁之氣又疏言古今之治本亂階更  
為倚伏人主公聽則治偏信則亂政事歸外朝則治歸  
內廷則亂問百辟士大夫則治問左右近習則亂大臣  
公心無黨則治植黨行私則亂大臣正小臣廉則治大  
臣汙小臣貪則亂如用人稍誤是一侂胄死一侂胄生  
也趙彥逾與樓鑰林大中章燮並召居安言彥逾者  
汝愚之罪人黨穢同器非所以示趨向於天下也疏  
其有微聞者除目夜下遷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於  
為諫官才十有八日既供職奏曰二史得直前奏事

學法也遂極論之又言臣為陛下耳目官諫紙未  
以連權要徒他職不得其言則去臣不復留矣寧建  
政容中丞雷孝友論其越職奪一官罷太學生舉牘  
留踰年復官知太平州歷知隆興府初盜起郴黑風峒  
羅世傳為之倡勢張甚湖南所在發兵扼要衝義丁表  
裏應援賊既乏食主兵者不能堅持反欲以買降為功  
餽鹽與糧賊乃陰治械而外送款身受官峒中不至公  
府義丁皆悲曰作賊者得官我輩捐軀壞產業何所得  
於是五合六聚各以峒名其鄉李元勳陳廷佐之徒並  
起為賊列城皆震朝廷憂之遂以居安為帥旋命節制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五

江池大軍駐廬陵督捕領郡事會元勳執練木橋賊首  
李才全至居安厚待才全而賞元勳眾皆感世傳果疑  
元勳之貳已遂交惡元勳率眾攻世傳世傳嗾練木橋  
賊黨襲元勳俘其孥禽元勳以獻世傳恃功驕蹇居亡  
何與兄世祿俱叛居安密為方略遣兵合圍之世傳自  
經死斬其首以徇羣盜次第平始終用以賊擊賊之策  
故兵民無傷者江西人祠而祝之徙鎮襄陽以言者罷  
去久之召遷工部侍郎甫兩月奉祠未幾知溫州理宗  
卽位移知福州升龍圖閣直學士轉太中大夫提舉崇  
福宮將行臨寇起寧化居安書諭汀守曰土瘠民貧

使者遣左翼軍將都起提兵往起貪夜冒險與寇遇以死軍潰民相驚逃去事聞命居安專任招捕居安既留募軍校劉華立銳授以計畫至汀而賊已至郡矣賊知帥有無納意即引退華銳出入賊中指期約降而攝守備疆欲出不意為已功賊知其謀敗降約而建劍諸郡並江西嘯聚蜂起矣居安議不合歎曰吾可復求焦頭爛額功耶即拜疏歸居安書生於兵事不學而能其誅嗣寇而降汀寇皆非苟然者卒累贈少保居安宅心公明待物不貳有方嚴集行世

宋史新編卷重吉

六

曹彥約字簡甫都昌人淳熙八年進士嘗從朱熹講學歷主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知澧州未上薛叔似宣撫京湖辟主管機宜文字漢陽關守檄攝軍事時金人大入郡兵素寡彥約搜訪土豪得許嵩偁總民兵趙觀偁防水道党仲昇將宣撫司軍屯郡城金重兵圍安陸遊騎闖漢川彥約授方略擊敗之又劫其背殺千餘人以功進秩就知漢陽嘉定中歷湖南轉運判官時盛羅世傳李元勳李新等相繼竊發桂陽茶陵安仁三縣皆破壞地千里奔為盜區彥約至彼督運人心始定遷秘閣知潭州湖南安撫時江西言欲招安李元勳朝

宋史新編卷重吉

七

命下湖廣議招討之宜彥約言曲徇招安失朝廷乃督諸將逼賊巢而屯擊破李新於鄧洙新中創薙其推李如松為首如松降遂復桂陽世傳素與元勳有隙至是密請圖元勳以自效彥約付以賞格且告于朝又平萬緡錢犒其師世傳遂禽元勳餘黨悉平之池州副都統許俊駐兵吉之龍泉厚賂以結世傳超格許轉官資世傳遂以元勳解江西胡渠為右司欲以世傳盡統諸峒而為之帥悉徹江西湖南戍兵彥約固爭渠不悅然世傳終桀驁不肯出彥約密遣羅九遷為間誘胡友睦許以重賞友睦遂殺世傳江西來爭功不與校擢侍右郎官以右正言鄭昭先言寢其命久之以為利路轉運判官兼知利州時河州都統制王大才驕橫制置使董居誼不得其柄反而意奉之彥約以兵權不一作病夫議獻之廟堂累遷權戶部侍郎以寶謨閣待制知成都彥約乞赴闕奏事不允又中省乞入對不報改知福州又改知潭州力辭自是再奉祠理宗即位擢兵部侍郎兼國史院同修撰會下詔求言彥約上封事曰陛下孝友之行宜足以取信於天下然道路異說猶襲尺布之謠臣以為守法者人臣之職也施恩者人主之柄也漢淮南王欲危社稷張敖馬敬等請論如法文帝既



數其罪不幸而死封其二子於故地此往事之明  
朝太宗皇帝之所已行也今若徇文帝緣情之義法太  
宗繼絕之意雖不止謗而謗息矣尋兼侍讀我遷禮部  
侍郎加實謨閣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兼侍讀授兵部尚  
書力辭不拜改實章閣學士知常德府既而提舉崇福  
宮卒以華文閣學士轉通議大夫致仕贈宣奉大夫後

簡

范字旂豐城人開禧初第進士歷知崇仁縣明  
約束信期會聽訟發適如神負者亦無不心服直德秀  
而其堂曰對越將代整治如始至歲杪與百姓休息閣

宋史新編卷五

人

債負蠲租稅釋囚繫恤生瘞死崇孝勸睦形之榜揭見  
者嗟歎調提轄文思院幹辦諸軍審計添差通判撫州  
以言者罷與祠後通判蘄州時江右峒寇為亂吉州八  
邑七被殘燬差知吉州應鈴慨然來親以行既至以練  
兵足食為先務然後去冗吏覈軍籍汰老弱以次罷行  
賴叛卒朱德賊殺主帥應鈴曰此非小變也密遣謀以  
厚賞捕之部使者劾其輕發錯一官閒居六年養親讀  
書泊如也起廣西提點刑獄多所平反丁錢蠲民力去  
免之召為金部郎官人見言公論不出於君子而參以  
小人紀綱不正於朝廷而牽於閹寺言皆謹直識者

之累遷直寶謨閣湖南轉運判官兼安撫司峒峽將何  
三族聚千餘人執縣令殺工官帥憲招捕逾年不至應  
鈴曰招之適以長寇即調飛虎等軍會隅總討之親臨  
誓師士卒鼓勇命將時選父子及兄渠五人誅之脅從  
者使之安業未一月全帥而歸授直煥章閣上疏謝事  
不允擢大理少卿再請又不允一日籍府庫核簿書處  
決官事已遂及家務纖悉不遺僚屬勸以清心省事曰  
生死數也平生學力正在今日帥別之傑問疾整冠肅  
入言論如平常之傑退倚然而逝應鈴開明磊落不以  
得失利害動其心書饋不交上官薦舉不徇權門當官

宋史新編卷五

九

而行無敢撓以非義所至無留訟無滯獄振樹風聲聞  
者興起家居時人有不平不走官府而走應鈴之門為  
不善者輒相戒曰無使范公聞之所著有西堂雜著十  
卷斷訟語曰對越集四十九卷徐鹿卿謂應鈴經術似  
兒寬決獄似雋不疑治民似龔遂風采似范滂理財似  
劉晏而正大過之人以為名言  
論曰昔子產謂以猛治民譬諸烈火無敢玩狎故吳淵  
用是濟事功云史彌遠決策討叛袁韶之力居多或病  
其阿附何歟王居安曹彥約范應鈴皆儒而知其纖尤  
醜以匡王國詩曰文武是憲此之謂也

崔與之 劉宰 洪咨夔 蔣

王遂 張處 徐僑 吳昌裔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遊太學第進士廣之士繇太學  
取科第自與之始歷遷廣西提點刑獄與之入次其事  
為海山登清錄嶺海去大萬里用州慘酷合吏腐民乃  
疏為十事中論而痛懲之當時刻傳號嶺海使民榜石  
為金石員外郎金南遷于汴朝議疑其直道特授直寶  
閣閣樞發遣揚州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金宗立引  
入內親遣之既至浚城濠創五砦金人不收深入山東  
李金以眾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  
者必有後憂宰相欲圖邊功諸將皆懷僥倖都統劉瑄  
承密劄取泗州兵度淮而後牒報瑄全軍覆沒與之憂  
憤馳書告宰相以備敵及金人入境宰相連遺與之三  
書俾議和與之答曰連海二邑若為區處山東諸酋若  
為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與之自劉瑄敗亟修守  
戰備遣精銳布要害金人深入無功而和議亦寢召為  
秘書少監軍民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將度嶺  
與召不已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奏令邊將計  
慮者非一惟山東忠義區處要不容緩前後累疏數千  
書每數養虎將自遣與升秘書監兼太子侍講權工部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七

侍郎選為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時安內  
握蜀重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  
與丙卒詔盡護四蜀之師初金人既弊率眾南歸者所  
在而有或疑不敢納與之優加爵賞以來之未幾金萬  
戶呼延棧等扣洋州以歸與之察其誠納之籍其兵千  
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自是不敢窺興元既復鏐榜邊  
關開諭招納金人謀得之上下相疑多所屠戮人無固  
志以至於亡與之以疾丐歸金諜知大入與之再為臨  
邊金人乃退召為禮部尚書不拜使道還廣蜀人思之  
肖其像於成都以配張詠趙鼎名三賢理宗數召起皆  
力辭繼授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亦辭俄授廣  
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推鋒軍連戍建康  
江西凡八年而上功幕府不報求撤戍又不報遂相率  
倡亂長驅至廣州與之家居肩輿登城曉以逆順禍福  
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定獨受禍遂率之遁去  
入古端州以自固至是與之聞命亟拜即家治事屬提  
刑彭鉉計捕潛移密運人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  
賊戰敗請降桀黠不俊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帝於是  
注想彌切拜參知政事拜右丞相皆力辭乃訪以政事  
漢人才當若與之力疾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

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  
高而忠實有守者次也用入之道無越於此陛下以正  
人爲迂濶而疑其難以集事以忠言爲矯激而疑其近  
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篤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先  
已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  
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之臣忠於爲國言未脫口斤  
逐隨之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又曰京城之災七年  
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  
人此陛下所當深察又曰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  
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及  
問以群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  
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  
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控辭至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乃  
得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自領鄉郡不受  
廩祿之人凡奉餘皆以均親黨卒時年八十二累封至  
南海郡公諡清獻

劉宰字平國金壇人紹熙初弟進士再調真州司法詔  
仕者非偽學不讀周惇頤程頤等書才得考試宰喟然  
曰平生所學者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授泰興令免喪  
至京韓侂胄方謀用兵宰卷卻反龍薛叔似極言輕視

其端爲國深害迄如其言爲浙東倉司幹官職事修舉  
亟引去默觀時變頓不樂仕尋告歸監南岳廟江淮制  
置使黃度辟之入幕辭嘉定四年堂審召命且再下不  
至時相亦屢諷執政從官貽書挽宰宰峻辭以絕俄題  
考功曆示決不復仕理宗立以爲籍田令屢辭改添差  
通判建康府又辭乞致仕乃以直祕閣主管仙都觀既  
而升直寶謨閣且盡還磨勘歲月未幾遷太常丞都守  
以朝命趣行不得已勉就道至吳門并疏徑歸一時譽  
望收召略盡所不能致者宰與崔與之耳宰遷將作少  
監又以直敷文閣知寧國府皆不拜進直顯謨閣主管  
玉局觀帝猶直宰一來也召奏事訖不爲起尋卒鄉人  
罷市走送袂相屬者五十里人人如哭其私親宰剛大  
正直明敏仁慈施惠鄉邦其烈實多置義倉創義役三  
爲粥以與饑者自冬徂夏日食萬餘人薪粟衣續藥餌  
棺衾之須靡竭不獲生理素薄見義必爲旣竭其力藉  
質貸以繼之隱居三十年平生無嗜好惟書靡所不讀  
雖博考訓注而自得之爲貴有漫塘文集語錄行世  
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弟進士復應博學宏詞科崔與  
之帥淮東辟置幕府帥成都奏授籍田令通判成都府  
及爲制置使首檄咨夔自近辭曰今當開誠心布公道

合爾南人物以濟國事乃一未有聞而先及門生  
是示人私也卒不受尋知龍州毀鄧艾祠更祠諸葛亮  
晉其民曰毋事仇讎而忘父母還朝爲祕書郎遷金部  
員外郎會詔求直言慨然曰吾可以盡言寤主矣其父  
覓其疏曰吾能喫茄子飯汝無憂史彌遠讀至濟王之  
死非陛下本心大志擲于地轉考功員外郎轉對復言  
季全必爲國忠臺諫李知孝湛成大交論鑄二秩讀書  
敬山七年而彌遠死理宗親政數日以禮部員外郎召  
入見乞養英明之氣及論君子小人之分翌日與王遂  
並拜監察御史咨夔感激知遇謂遂曰製無親擢臺諫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南

又矣要當極本窮原而先論之乃上疏曰陛下親政以  
來大權大政亦略舉矣然中書之敝端其大者有四一  
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固願陛下於從容  
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仰稱勵精更始之意帝嘉納又  
首乞罷樞密使薛極以厲大臣之節章三上卒出之其  
他得罪清議者相繼劾去朝綱大振京湖以完顏守緒  
骨來獻時相侈大其事咨夔曰第當以金亡告九廟歸  
諸祖宗德澤况與大敵爲鄰抱虎枕蛟事變叵測願可  
侈因人之獲使邊臣論功朝臣頌德且陛下知慕崇政  
受俘之元祐獨不鑒端門受降之崇寧乎擢殿中侍衛

史會主定入臺察力詆將重珍咨夔乃按定議  
乞罷之越三日左遷定而擢咨夔中書舍人尋兼權吏  
部侍郎與真德秀同知貢舉俄兼直學士院時咨夔口  
瘍已深復上疏謂當引咎悔過且乞祠謂臣數備臺諫  
給舍皆不能過六月之師何補於朝臣病久當去去猶  
足裨風俗帝勉留之遷吏部侍郎兼給事中上在位踰  
一紀國本未立未有敢深言之者咨夔乞擇宗室子養  
之併爲濟王立後擢給事中史嵩之入相進刑部尚書  
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求去愈力加端明殿學士卒詔謂  
其鯁亮忠懇與執政恩例特贈兩官有兩漢詔令擊抄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五

春秋說外內制奏議詩文行于世  
袁甫字廣微慶之子嘉定七年進士第一歷校書郎轉  
對言邊事之病不在外而在內儉安之根不去規摹終  
不立雍蔽之根不去血脉終不通忌嫉之根不去將帥  
終不可擇欺誕之根不去其財終不可治出通判湖州  
遷祕書郎尋遷著作佐郎知徽州治先教化崇學校訪  
便民事上之父憂服除知衢州移提舉江東常平遂提  
點本路刑獄連值水旱發粟賑恤且請于朝得度牒緡  
錢以助費勸藥院以療疫癘前後持節江東五年所活  
蠲不可數計轉將作監領事如故繼力辭常平事尋星

凡詔求直言上疏請變上下交征之習以紓鬱結之民  
聖宗親政以直徽猷閣知建寧府明年兼福建轉運判  
官遷祕書少監入見帝慰勞之又遷起居舍人兼崇政  
殿說書於經筵奏剛之一字最切於陛下陛下徒慕漢  
宣厲精爲治之名而乃墮元帝文宗柔弱不振之失元  
帝文宗果斷不用於斥邪佞反用於逐賢人此二君不  
識剛德之真也兼中書舍人時相鄭清之以國用不足  
廢詔使輸券市矣其害他日侍講筵帝問近事又奏履  
畝事人心最不悅又嘗讀資治通鑑至漢高入關辭秦  
民牛酒因奏今日無以予人反橫科之其心喜乎怒乎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七

本朝立國以仁陛下以爲此舉仁乎否乎帝爲惻然時  
朝廷以邊事爲憂更嵩之帥江西力主和議甫奏嵩之  
主和其父彌忠每戒其輕易今朝廷甘心用父子異心  
之人臣謂不特嵩之之易於主和抑朝廷亦未免易於  
用人也疏入不報遂乞歸不允授起居郎兼中書舍人  
未幾擢嵩之刑部尚書復奏疏云臣於嵩之本無仇怨  
但國事所係誼難緘默嵩之誥命終不與書行迺出甫  
知江州王遂抗疏力爭帝曰本以授其兄袁肅報行誤  
耳今遂劾甫無它志翌日乃與肅江州而殿中侍御史  
徐濟復論甫賊六十萬湯中等又爭之清叟亦悔未

幾改知婺州不拜嘉熙元年遷中書舍人入見陳心源  
之說帝問邊事甫奏當以上流爲急議和恐誤事時清  
叟與甫竝召而清叟未至甫奏今人物眇然有如清叟  
宜在朝廷辭避實惟臣故乞趣其赴闕又奏備邊四事  
累遷吏部侍郎兼國子祭酒時邊遽日至甫條十事權  
兵部尚書暫兼吏部尚書卒贈通奉大夫諡正肅有孝  
說孟子解及文集行世甫少服父訓謂學者當師聖人  
以自得爲貴又從楊簡問學自謂觀草木發生聽禽鳥  
和鳴有契於心云

王遂字去非一字頴叔詔之玄孫後爲金壇人登進士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七

第歷官幹辦諸司審計司紹定三年福建寇擾甫定朝  
廷選賢能吏勞來安集以遂知邵武軍兼福建招捕司  
叅議官遂過江山浦城道中遇邵武避地之人卽遺金  
爲歸資從者如市至郡撫摩創痍窮平兇孽民恃以安  
未幾言者以遂妄自標致邀譽沽名罷改知安豐軍累  
遷監察御史疏奏朝廷謂史嵩之小點爲大智近功爲  
遠略忽臣之言必欲僥倖嵩之於不敗非爲國至計也  
遷右正言尋拜殿中侍御史疏言三十年來凶德叅會  
未有如李知孝梁成大莫澤肆無忌憚者三凶之罪上  
通于天乞重其刑又請於並淮置屯田且條上邊事曰

當今之急務在朝廷者五任邊關者六又言君德必  
千剛帝皆意之遷戶部侍郎兼史院最後以華文閣直  
學士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副使改知太平復知隆興  
兼江西安撫使召赴闕授權工部尚書遂與同里劉宰  
素同志遂守平江宰贈之言曰士友當親而賢否不可  
不辨財利當遠而會計不可不明析獄以情毋為私意  
所牽薦士以才毋為權要所奪當言則言不視時而退  
縮可去則去不計利而遲回庶幾名節之全不愧簡冊  
所載蓋格言也

張處字子必慈溪人慶元二年進士歷國子博士時以  
朱史新編卷五十四

太

早求言即上疏曰上天之心即我祖宗之心數年以來  
蓋有為祖宗所不敢為者議者惟知衰靡之俗不可不  
振起地壞之風不可不整刷仰不知振起整刷之術最  
難施於衰靡地壞之後何者元氣已傷而不可再擾人  
心方蘇而不可駭動也且造楮初欲便民朝廷既以一  
切之政賦其聽復以一定之價迫之從郡縣之閒遂騷  
然矣監司郡守老成遲鈍者悉屏不用而取夫新進喜  
功名者為之見事則風生臨事則痛決事未果集而根  
本已撥矣凡此皆有累於祖宗仁厚之德此卑勢之所  
以彌也兩遷祕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改兼經文府

遷著作佐郎兼權都官郎官轉對音邊事有二  
實合一而今則病乎樞體統貴合一而今則病乎分  
祕書丞改著作郎以疾乞外知南康徙處州移溫州力  
辭遂直祕閣主管千秋鴻禧觀參議制置使幕中使者  
尚威力懷諫自用處守正不阿每濟以寬大又上書論  
海防利便主管玉局觀端平初召為國子司業兼侍講  
以禮記月令進讀至獄訟必端平之語因敷暢厥旨力  
辭勸講之職升國子祭酒以為月令之書雖出呂不韋  
然人主後天而奉天時此書不為無助乃因已講者為  
十二卷乞按月而觀之兼權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命  
朱史新編卷五十四

本

下卒贈四官

徐僑字崇甫義烏人淳熙十四年第進士調上饒主簿  
始登朱熹之門稱其明白剛直命以殺名齋歷江東提  
點刑獄以進史彌遠劾罷寶慶初葛洪裔行簡代為請  
祠迄不受祿紹定中告老得請端平初與諸賢俱被召  
遷祕書少監太常少卿趣入親手疏數千言皆感憤詞  
切帝慰諭之頗見其衣履垢敝愀然謂曰卿可謂清  
貧僑對曰臣不貪陛下乃貪帝曰朕何為貪僑曰陛下  
下國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盜賊並起  
帑藏空虛羣臣養交而天子無立臣不貪陛下乃貪耳



又言今女謁閣相爲二豎以處國事  
下此不慮而耽樂是從世若扁鵲將望見而卻走矣  
勝貴妃閭氏方有寵而內侍輩求臣表裏用事故僑論  
及之帝爲之改容賜金帛甚厚僑固辭不受侍講陳  
陳友愛大義用是復皇子竑請從祀周敦頤程顥程  
頤張載朱熹以賈汝愚南食寧宗皆如其請近丞相意  
力再休致帝詔留其勅遷工部侍郎辭益堅遂命以內  
閣待讀不得已就職遇事盡言以疾申前請乃以寶謨  
閣待制奉祠卒諡文清其學一以真踐實履爲尚守官  
居家清苦刻厲之操人所難能也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辛

吳昌裔字季永中江人蚤孤與兄冰痛自植立得程頤  
張載朱熹書輒研繹不倦第進士開漢陽守黃榦得熹  
之學往從之歷通判眉州著苦言十篇慮蜀甚悉端平  
初爲軍器監簿連改太常少卿兼吳益王府教授轉對  
首陳六事凡君臣之綱兄弟之倫舉世以爲大成而不  
敢言者皆病陳之至於邊臣玩令陟罰無章尤拳拳焉  
拜監察御史冬海雷春大雨雪昌裔居齋宮秉燭草疏  
凡上躬缺失宮庭嬖私廟堂除授皆以爲言又念蜀事  
臨危條四事以進時有果閬州守臣逃遁而進職有知  
舉率李燁父子足迹不至邊庭而受賞債軍之趙橫

城之朱楊祖皆不知罰又帥臣趙彥呐年七十  
濫刑贖貨士卒不用命安癸仲恥遭桎梏經權復用欲  
起謫籍以代帥垣昌裔皆抗疏彈擊又歷言三邊之事  
曰今朝廷之上百辟晏然言論多於施行泮文妨於實  
務后族王宮之冗費列曹坐局之常程群工閑慢之差  
除諸道非泛之中請以至土木經營時節宴遊神霄祈  
禳大禮錫賚藻飾治具無異平時至於治兵足食之方  
乃缺略不講且援靖康之敝痛哭言之出爲大理少卿  
叅政李鳴復譏之以權工部侍郎出叅贊四州宣撫司  
軍事人曰此李綱救太原也昌裔曰君命也不可不亟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壬

行慷慨被出關中道病甚帝聞之授秘閣修撰改嘉  
興府昌裔累辭而言者以避事論矣後自宮祠起知婺  
州加集英殿修撰卒以贊章閣衛制致仕昌裔多習典  
故嘗輯至和紹興諸臣奏議本末名儲鑑又會梓周漢  
以至宋蜀道得失興師取財之所爲蜀鑑有奏議四書  
講義鄉約口義諸老記問容臺議禮文集行于世初昌  
裔與徐清叟杜範一日並入臺四方想聞風采作至和  
三諫詩以侈之才七閩月以遷莫不惋惜云諡忠肅  
論曰崔與之行類楊紱劉宰學宗程頤雖官崇卑不倫  
爲挺拔之彥端平初竝膺天子優寵一歲屢遷至

左轉從班以待終不能羅而致之其贈然之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維時同升者洪咨夔袁甫王遂張處徐僊吳昌裔在諫垣則多彈擊在講幄則多獻替孽孽夙夜感躋宮華豈以承明金馬亦足避世全身耶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歸于是而已矣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四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四

至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五

列傳九十七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騭編

楊簡

錢時

汪綱

蔣重珍

傅伯成

唐璘

黃師雍

程公許

危稹

呂午

子流

史彌鞏

陳埴

子蒙

楊簡字敬仲慈溪人第進士歷官知樂平縣興學訓士諸生聞其言有泣下者楊石二少年爲民害簡真獄中諭以禍福咸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爲恥夜無盜警路不拾遺紹熙五年召爲國子博士二少年大帥縣民隨出境外呼曰楊父會貶丞相趙汝愚祭酒李祥抗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五

一

筆辨之簡上書言汝愚之忠陛下所心知不必深辨臣爲祭酒屬日以義訓諸生若見利忘義畏害忘義臣恥之未幾亦遭斥奉祠再任轉朝奉郎嘉泰四年賜緋衣銀魚朝散郎權發遣全州以言罷奉祠嘉定元年寧宗更化授祕書郎歷著作郎將作少監入對答問往復痛過八刻上目送久之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知溫州勢家第宅障官河即日撤之城中謹誦名楊公河在郡廉儉自將奉養非薄問巷雅睦無訟爭聲民愛之如父母咸畫像事之焉駕部員外郎老稚扶携緣道哭送累遷將作監兼史官

謝大去有疾請去兩奉朝議大夫蔡溪縣男尋授華文閣  
直學士後轉朝議大夫蔡溪縣男尋授華文閣  
直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詔入見簡屢辭終寶謨閣  
直學士太中大夫致仕卒贈正奉大夫所著有甲寅乙亥  
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等書簡師事陸  
九淵而門人錢時最著

時字子是淳安人讀書不爲世儒之習以易冠漕司既  
而絕意科舉究明理學江東提刑袁甫作象山書院招  
主講席郡守及新安紹興守皆延講郡庠論議宏偉聞  
者皆有得焉丞相喬行簡薦授秘閣校勘未幾出佐浙  
東史新編卷五十五

東倉幕太史李心傳奏召史館檢閱旋求去授江東帥  
屬歸其書有周易釋傳尚書演義學詩管見春秋大旨  
四書管見兩漢筆記蜀阜集冠昏記百行冠冕集

汪綱字仲舉黟縣人侍御史義和之子簽書樞密院勃  
之曾孫也以祖任入官淳熙十四年中銓試調鎮江府  
司戶參軍試湖南轉運司又中綱笑曰此豈足以用世  
澤物耶乃刻意問學博通古今精究義理覃思大原歷  
知蘭溪縣決摘如神歲于郡倚辦勸分綱謂勸分所以  
助義倉一切行之非所謂安富恤貧也願假常平錢爲  
糴本使得循環迭濟又躬勸富民浚築塘堰大興水利

其事綱力止之後歷知高郵軍范仲淹築堰以障鵝鹵  
毛澤民置石碓函管以疏運河水勢歲久皆壞綱乃增  
修之以勞加秋提舉准東常平准東煮鹽之利本居天  
下半歲久敝滋鹽本日使帑儲空竭綱挾隱伏凡虛  
額無實詭爲出內飛走移易事制曲防課乃更羨既盡  
償所負又贏金三十萬繕爲格辦庫以備鹽本之闕添  
置新竈五十所諸場悉視乾道舊額課官吏之殷最綱  
約已率下辭臺郡之互餽獨增場官奉以養其廉擢戶  
部員外郎總領淮東軍馬財賦移疾乞閒待直祕閣知

婺州改提點浙東刑獄皆屢辭不許禱雨龍瑞宮有物  
蜿蜒朱色盤旋壇上者三日綱曰吾欲雨而已母爲異  
以惑衆言未竟雷雨大至歲以大熟進直煥章閣知紹  
興府主管浙東安撫司公事兼提點刑獄屬邑諸縣瀕  
海而諸暨十六鄉瀕湖湯澤灌漑之利甚博勢家巨室  
率私植堦岸圍以成田湖流既束水不得去雨稍多則  
溢入邑居田閭浸蕩瀕海藉藉爲困隄岸易圯鹹鹵害  
稼歲損動數十萬綱租亦萬計以綱言詔提舉常平  
司發田園奇授巧請一切峻節而湖田始復郡備緡錢  
三萬專備修築而海田始固衆權司農卿尋直龍圖閣

國祖理宗即位連加寶謨閣待制值水災蠲免錢  
捐濟賑絲綢定元年召赴行在帝曰聞卿治行甚優越  
中民力如何對曰十年之間千里晏安皆朝廷威德所  
及臣何力之有權戶部侍郎越數月上章致仕特昇二  
秩守戶部侍郎卒越人聞之多墮淚有相率哭於寺觀  
者綱於其農醫卜陰陽律曆諸書靡不研究機神明銳  
遇事立決在越佩四印又書山積而能操約御詳公庭  
如水卑官下吏一言中理慨然從之服用不喜奢麗雖  
敝不更所著有恕齋集左帑志漫存錄

蔣重珍字良貴無錫人嘉定末舉進士第一歷簽判奉  
朱史新編卷五十五

國軍理宗召入對首以自天子至於庶人所當先知者  
本心外物二者之界限為言次論苞苴盛行民罹其害  
遷祕書省正字屢乞祠遷校書郎辭不可明年待命書  
川移文閣門請對當路憚之添差通判鎮江府辭會行  
都火應詔其略曰臣頃進本心外物界限之說蓋欲陛  
下親攬大柄盡破私恩今臨御八年未聞有所作為天  
下皆曰此丞相意夫九廟至重不防於火之未至而焦  
頭爛額獨全宰相之居亦足以見人心陷溺知有權勢  
不知有君父矣昔史浩兩入相數月即罷孝宗之親訪  
事有窮已顧如此其亟何故保全功臣之道可厚以

實不可久以權也上讀之感動授寶章閣主管雲臺觀  
則告吏部不受貼職祿不願貼職恩它日星變求言復  
中前說又慮柄臣或果去位若心易縱大權旁落則進  
為君難六箴召為祕書郎兼莊文府教授端平初入對  
上五事兼崇政殿說書戒家事勿以自務積精神以審  
上意每草奏齋心盛服有密啓則手書削藁帝稱其平  
實累遷著作郎兼權司計郎官起居舍人言近者當侍  
講席旋命止之或曰是日道流生朝大輟講偶以他故  
則當知聖躬舉措之難或所傳果得其實則當知聖心  
持守之難帝曰非卿不聞此言關洛師大勦謀復舉重  
朱史新編卷五十五

珍言恥敗而欲勝之則心不平而成忿氣不平而成怒  
生靈之命豈可以忿怒用哉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  
檢討官言更化以來舊敝未去者五徇私調停覆護姑  
息依違是也今又益之以輕易添起居郎以疾求去除  
集英殿修撰知安吉州權用部侍郎三辭不許促入覲  
而疾亟詔守用部侍郎致仕贈朝請大夫諡忠文  
傅伯成字景初祖察在忠義傳伯成少從朱熹學登進  
士第歷官知連江縣有惠政慶元初擢至太府寺丞屢  
論事不合出知漳州以律已愛民為本推意遺意行之  
遷工部侍郎時權臣方開邊語尚祕伯成言天下之

如來州歲月既久，歸漢多苟安旦夕，猶懼其欲徵降，圖古人之所難，臣則未之知也。相府災同，則相率往唁，或以爲偶然者，伯成正色謂：「官師相規，時也以爲偶然乎？丞相色動，遂陳三事曰：『失民心，棄軍政，啓邊釁。』」右司郎官權幸有私，謁者皆峻拒之，出爲湖廣總領。朝議欲納金人之叛降者，伯成言：「不宜輕棄信誓，乞戒將帥母生事，御史中丞鄧友龍遂劾罷之。」嘉定中，歷拜左諫議大夫，抗疏十有三，皆軍國大義，或致史彌遠意令有所彈劾，將引其政，伯成謝曰：「吾豈傾人以爲利哉？」疏乞詔大臣以公減私，左遷權吏部侍郎，以集英殿修撰知建昌府。進實謨閣待制，知鎮江府，召赴闕以病辭，除實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致仕。理宗卽位，升直學士，落致仕，予祠，伯成辭免，乃進昭明天常扶持人極之說，詔進一官。實謨初與楊簡同召，尋加實謨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雖力以老病辭，而愛君憂國之念不少。袁州大理評事胡夢昱坐論事貶，然語所親曰：「向呂祖儉之謫，吾爲小臣，猶嘗抗論，今蒙國恩，叨竊至此，而不言，誰當言者？」疏入，不報。明年，加龍圖閣學士，轉一官，提舉鴻臚寺，復辭，伯成純實無妄表裏洞達，每稱人善，不啻如已出語，及姦邪詞色，俱厲常慕尸諫，草疏畢，

朝服，卽逝。年八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忠簡。唐麟字伯玉，古田人。進士，學嘉定十年，第進士時，臺臣李安行奏次對，官不許論邊事，麟對策極詆之曰：「吾始進可樂於天子之庭乎？歷官知晉陵縣，端平中，擢監察御史，疏奏天變而至於民怨，而幾於離海宇，將傾天下有不可勝計之慮，陛下謂此何時縱欲，累德文過飾非，疏遠正人，御賜戚宦濁亂朝政，自取覆亡，宰相用時文之才，爲經世之具，不顧民命，輕挑兵端，不度事宜，頻空國帑，委政厥子，內交商人，賄塗大開，小雅盡廢，瑣瑣嫺嫺，敢預邪謀，視國事如俳優，以神器爲奇貨，都人側目，朝士痛心，蓋正無將之誅，以著不忠之戒，崔與之操行類楊綰，雖修途莫力，不逮心而命下之日，聞者興起，喬行簡頗識大體，朝望稍孚，而除授偏私，事多遺忘，宜擇家相，贊宗子輔民物，以慰父母之望，母使天變震極，人心愈離也。理宗爲改容，又請號召士豪，經理荆襄，亟擇帥臣安集淮西，帝嘉納之。問邊事，其悉琳感激知遇，自是彈擊無所避，再疏卿清之妄，相誤國子士昌招權納賄，鄭性之懦而多私，黨庇姦邪，李鳴復甘心諂鄭，賴得薦入朝，又結史實午得登政府，會杜範亦論鳴復不行而範去，琳遂力爲外疏，七上，授廣西運判，改知嘉

陳賡等改江東運判時邊事急置四察訪使  
建康太平池州江西尋加直華文閣知廣州廣東總督  
使明年上章乞致仕帝思見之亟命入奏擢太常  
少卿尋丁內艱璘居喪哀毀不食久之疾革卒璘初聞  
聖命皇駭不敢詣闕其母詰之對曰此官須為朝廷爭  
是非一拂上意或近權貴恐重為大人累母曰吾有而  
見在而勿憂璘乃就職璘立臺榭百日世謂唐介再見  
至切劘上弔帝益嚴憚之蓋得母教之助云

黃師雍字子敬福州人少從黃幹學入太學寶慶二年  
第進士為楚州官屬秋滿恥出史彌遠門不往見調發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州教授李宗勉趙必愿趙汝談皆薦為之宗勉在政府力  
言於丞相喬行簡行簡已許以朝除師雍以書見行簡  
勸其歸老行簡不悅宗勉之請遂格知遂之龍溪行簡  
罷宗勉與史嵩之入相召師雍審察將至而宗勉卒嵩  
之延師雍密示相親意師雍不領遷糧料院又曰相府  
密通故以相處師雍亦不領嵩之獨相權勢震盛博士  
劉應起疏論帝悟思遂嵩之師雍與應起相善故嵩之  
疑師雍諷御史梅杞擊師雍差知興化軍旋奪之改知  
邵武軍及應起為監察御史師雍尋亦遷監察御史首  
疏嵩之之黨金淵京之再疏趙綸項谷孫史官之皆斥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九

去嵩之之終喪也上言李昂英殿中侍御史章瑛列疏  
請寬片師雍亦上疏論列帝即日勒令致仕權直舍人  
院劉克莊封還詞頭乞貼職如宰臣故事遂得守金紫  
光祿大夫觀文殿學士致仕議者曰大夫官也觀文職  
也御筆但云守官無本官職之辭觀文之命自克莊啓  
之朋邪顧望不可故師雍遂劾克莊免所居官又乞籍  
蒿之家隸張叔儀皆從之未幾昂英劾臨安尹趙與憲  
及執政琰亦劾執政帝怒二人鄭家乘間劾之又族同  
耐再疏以昂英屬某人琰屬師雍師雍毅然不從獨擊  
葉闡乃與憲腹心也琰昂英去國家復薦周坦葉大有  
入臺日排擊善類江萬里吳潛皆不免而陳垓為監察  
御史與案坦等合為一師雍獨立案惡之尤甚日圖去  
師雍未得招四人共謀之會大旱求言應詔者率謂災  
由案坦等牟子才李伯玉盧鉞語尤峻坦等偽撰匿名  
書論之師雍力辨謂匿名書條令所禁非公論也因發  
其偽撰之迹適鉞疏譽師雍案指為阿附帝不聽擢師  
雍左司諫未幾案入政府謝方叔趙汝騰疏其姦遂罷  
去師雍與丞相鄭清之故同舍然劾劉用行魏峴皆清  
之親故清之不樂坦喜曰吾得所以去之矣遣其婦日  
遺清之妻謂曰彼夫用行峴乃云丞相之漸也帝將以



歸雅爲侍御史清之曰如此則臣不可留遷起尋舍人  
兼侍講卽力勾去清之猶冀師雅少貶師雅曰吾欲爲  
舍人終不屈數月坦卒劾師雅及高斯得俱罷久之以  
直寶文閣奉祠陳垓又劾同列寢之清之卒起爲左史  
旣而改江西轉運使遷禮部侍郎命下卒師雅簡淡寡  
欲靖厚有守言若不出口其於表正之辨甚明故博采  
公論當官而行愛護名節無愧師友云

程公許字季與一字希穎敘州人嘉定中第進士歷知  
崇寧縣有惠政差通判南州改隆州未上命金人犯閬  
中制置使桂如淵遣一川震動朝廷擢李奎代之辟公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許通判施州行戶房公事當兵將奔潰之後公許盡力  
佐之節浮費疏利原民不增賦而用足時諸將乘亂抄  
劫事定自危以重賂結幕府大將和彥威懷金寶以獻  
公許正色卻之彥威漸而退吳彥者緘僧牒於書尾以  
進公許卷還之而責其使聞者畏服端平初授大理司  
直遷太常博士嘉熙元年夏行都大火殿中侍御史蔣  
峴逢君希寵劾爲邪說禁銅言者公許應詔曰陛下宜  
以大舜無臧怒宿怨爲心而參酌於漢文帝待厲王我  
太宗待秦邸故事以召和氣弭青災特在一念轉移之  
頃耳遷祕書丞兼工部郎官竟爲峴劾去差主管雲

知衢州未上改江東宣撫司參議官不赴李綱勉入  
綱以著作佐郎召歷遷將作少監兼國史編修實錄檢  
討淳祐元年遷祕書少監輪對言蜀事十條兼直學士  
院拜太常少卿力請外爲右正言濮斗南論罷等以直  
寶文閣知袁州杜範薦于上召拜宗正少卿再遷起居  
舍人遷工部尚書還疏有臣等恥與爲伍之語遂以舊職  
提舉王乃謂範見疏曰程季與昔與汝爲伍耶退處二  
年召赴行在爲更尚之以父憂去位經起復公許密  
東韓昨喉殿中侍御史上贊奏寢召命帝雖曲從而意  
不悅及遂不才臺諫擢公許起居郎兼直學士院是日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晚命下尚之罷起復相范鍾及杜範三制皆公許爲之  
兼權中書舍人右史徐元杰暴亡司諫謝方叔御史劉  
應起言不報公許亟奏於朝紳中選公正明決無所顧  
忌者專莅其事分列首從必誅無赦疏入不報物論沸  
騰臨安尹趙鼎與奏之置獄天府帝從之公許繳奏與  
黨乃尚之死黨乙改送大理寺命臺臣董之詔殿中侍  
御史鄭采案回儒首鼠事竟不白然公論莫不偉公許  
權禮部侍郎汪充執綬官鄭清之以少保奉祠侍講  
中批復其子士昌官職與內祠且許侍養行在所公許  
奏上言罪重恐其積習沉痾重爲清之累莫若且

少尉清之內祠待養之命宜與收復帝室之命  
清之選中書舍人進禮部侍郎公許自繳士昌之命  
之日夜於經筵短公許周知事與清之妻善因拜坦  
中侍御史坦首疏劾公許以齊章閣待制知建寧府諫  
議大夫鄭宋又劾之命遂寢清之再相公許并居湖州  
者四年再提舉玉隆觀差知婺州未上帝欲召為文字  
官清之奏已令守婺帝曰朕欲其來乃授權刑部尚書  
屢辭弗獲入對疏時弊七事薦知名士二十九人時罷  
京學類中散遣生徒公許奏臣方還朝未敢強聒以撓  
既出之令莫若權宜以五百為額仍用類中之法使遠  
方遊學者得以肄習其間京邑四方之極而庠序一空  
弦誦寂寥遂使逢掖皇皇市廛敢怨而不敢議非所以  
作成士氣尊崇教化也清之益不樂授葉殿中侍御史  
陳垓以劾公許參知政事吳潛奏留之帝夜半遣小黃  
門取垓疏入同知樞密院徐清叟上疏論垓太學生劉  
轍等百餘人布衣方和卿伏闕上書繼論之朝廷尋授  
寶章閣學士知隆興府而公許已死矣進龍圖閣學士  
致仕贈宣奉大夫公許冲澹寡欲晚年惟一簞侍食無  
重味一裘至十數年不易家無羨儲敬愛親戚備至蜀  
有兵難族姻奔東南者多依公許以居所著有塵缶文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一

集內外制奏議奉常擬盜掖垣繳奏金章講義進狀  
行世

危稹字逢吉臨川人舊名科第進士孝宗為吏之歷講  
聖宮教授嘉定九年新學成改充博士累升著作郎兼  
屯田郎官稹始進對論和戰守利害而請願意於守是  
歲春至夏不雨稹應詔言安邊所征歛之害與無罪籍  
沒之害楮幣之改以一奪二鹽鈔之更以新廢舊至於  
沮格軍賞放散死士皆足以召怨而致旱柴中行去國  
積賦詩送之迂史彌遠出知潮州尋以通徐僑書論罷  
與祠久之知漳州漳俗不葬往往棲寄僧刹稹命營高  
燥地為義塚二約期責之其無主名及力弗給者官為  
葬凡二千三百有奇刻石以識郡有經總制無名錢歲  
五十緡為民病前守趙汝讜奏蠲五之二稹疏于朝悉  
罷之會常平使有言稹不欲辯即自請以歸久之提舉  
崇禧觀與鄉里耆艾七人為真率會卒年七十四稹性  
至孝真德秀嘗薦之又銘其墓所著有巽齋集諸經有  
講義集解諸魏晉唐詩文皆有編輯先賢奏議曰王府  
曰藥山弟和字祥仲亦登第歷知德興有惠政有蟾蜍  
文集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二

字伯可歙縣人第進士歷當塗縣丞陳貴誼守太

安集淮甯流民江東提舉徐僊孫爲其  
僊史彌遠以言罷午後知餘杭縣亦以言罷  
其名益重浙東提舉章良朋留之幕旋兼沿海制置  
事差知龍陽縣彌遠雖非賢相猶道人才簿書賢士大  
失以待用而午治縣之政亦書之遷至太府寺簿拜監  
察御史理宗親擢也鄭清之喪師至是丁黼死於成都  
史嵩之孟珙在京湖嵩之尋升督府陳韓杜杲在淮西  
王鑑在黃州計用兵十七萬人圍始解獨周葵在淮東  
不出兵應援午疏論邊關角立當協心釋嫌而乃幸災  
樂禍無同舟共濟之心葵以爲午黨京湖制司而嵩之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高

亦憾午乃遷宗正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寶錄院檢討官  
出知泉州初左相李宗勉以葵之言爲疑後察午獨立  
無黨始賢之嵩之得彌遠人才簿心知敬午而內怨所  
論邊事及午移浙東提刑嵩之令鄉咏嗾復亨論罷  
奉祠再移浙東提刑復爲監察御史已而兼崇政殿說  
書嵩之雅不欲午在經筵以午嘗劾王璠姻家史洽遂  
以璠爲右正言午卽治裝去上手詔趣留議論愈不合  
遷起居郎兼史院官至中奉大夫開居一紀卒年七十  
七累贈華文閣學士通奉大夫子沈

沈字叔朝以恩補將仕郎累遷通判婺州朱君章訟爭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主

田四十有二年吳王府第墓二十有九年沆皆決之歷  
四轉六院之文思官告事提尚左右郎官事賈似道議  
行公田芟芟見沆請罷公田還民及理宗崩似道矯詔  
廢十七界會子行關于沆力言非便似道大怒調將作  
監簿急令言者論擬文之與雲臺觀起知興國軍未赴  
論仍雲臺觀起知今州未赴與仙都觀德祐元年三學  
伏闕上書訟沆屈召赴行在沆不復出卒年八十一  
史彌遠字南叔彌遠從弟也入太學升上舍時彌遠柄  
國寄理不獲試淹抑十載嘉定十年始登進士第端平  
初入監都進奏院轉對有君子小人才不才之奏護蜀  
保江之奏嘉熙元年都城火應詔上書謂修省未至者  
五且及濟邸冤謂以先帝之子陛下之兄乃使不能安  
其體魄於地下豈不干和氣召災異乎出提點江東刑  
獄饒信南康三郡大侵謂振荒在得人俾釐戶爲五甲  
乙振糶丙自給丁糴而戊濟全活百一十四萬人召爲  
司封郎中以兄子嵩之入相引嫌勾祠遂以直華文閣  
知婺州時年已七十何祠里居絕口不道時事卒年八  
十直德秀嘗曰史南叔不登宗室之門者三十年未仕  
則爲其寄理已仕則爲其非擯矜然不污有如此五子  
有之終刑部郎官能之有之胄之俱進士有之子

進士爲學淹博著書立言一以朱熹爲法

陳頌字和仲鄞人試江東轉運司第一試禮部復第一

嘉定十年登進士第調黃州教授喪父毀瘠考古禮行  
之忽歎曰俗學不足學乃師事楊簡攻苦食淡晝夜不  
怠免喪史彌遠當國謂之曰省元魁數千人狀元魁百  
人而恩數踰等盡令省元初授堂除教授當自君始填  
謝曰廟堂之議甚盛舉自填始得無嫌乎徑部注處州  
教授以去理宗詔求言填上封事直聲聞天下與郡守  
高似孫不合去歸奉其母召爲大學錄踰年始至轉對  
言天道無親民心難保日月逾邁事會莫留上嘉納之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七

遷太學博士主宗正寺簿都城火填步往玉牒所盡藏  
玉牒于石室詔遷官不受應詔言應上天非常之怒者  
當有非常之舉動歷陳致災之由遷太常博士獨爲哀  
變議謚餘皆閣筆因歎曰幽厲雖百世不改謚有美惡  
豈諛墓比哉會朱端常于乞謚填曰端常居臺諫則逐  
善類爲藩牧則務刻剝宜得惡謚以戒後來乃謚曰榮  
愿季全在楚州有異志填以書告彌遠蚤正典刑大明  
黜陟不納未幾嘗貴妃入內填又言之去君側之蟲媚  
以正主德彌遠乃填問之曰吾甥殆好名邪填曰好名  
孟子所不取也夫求士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

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耳力勾去添差通判

府彌遠卒召爲編修官入對首言天下之安危  
在宰相次言內廷當嚴宦官之禁外廷當嚴臺諫之選  
於是洵益陰中之監察御史王定劾填出知常州改僭  
州改提點都大抗治徙福建轉運判官侍御史蔣峴常  
璠論中庸不合又劾之主管崇道觀踰年遷浙西提點  
刑獄安吉州俞玟與丞相李宗勉連姻恃勢贖貨填親  
按臨之弓手戴福以獲潘丙功爲副尉宗勉倚之爲腹  
心盜橫貪害填至福聞風而去貽書宗勉曰填治福所  
以報丞相也或傳實充丞相監輔弼不宜有此宗勉答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七

書曰福罪惡貫盈非君不能治宗勉雖不才不敢庇蔽  
凶惟君留意及獲福豫章加墨徇于市囚之圖土以吏  
部侍郎召及爲國子司業諸生咸相慶以爲得師未幾  
兼玉牒檢討國史編修實錄修撰乃辭兼史館歷陳境  
土之廢民生之艱國計之匱又言任用混殺薰蕕同器  
遂使賢者恥與同群諫議大夫金淵見之怒填乞補外  
不許又辭免和紐轉官賞亦不許知温州未上以言罷  
填家居時自娛於泉石四方學者踵至輕財急義明白  
洞達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忽臥疾戒其子抽架上書占  
之得禹祖謙文槩其墓志曰祖謙生於丁巳歲沒於辛

丑歲頃曰異哉我生於慶元丁巳今歲在辛丑於是一甲矣吾死矣夫子蒙年十八上書萬言論國事吳子良奇之妻以女爲太府寺主簿入對極言實似道爲相時國政闕失爲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汙貶建昌軍簿錄其家惟青氈耳德祐初禮部侍郎李珣乞放便以刑部侍郎召不赴卒

論曰楊簡汪綱之學術度越世儒施諸政令人百世不輟思信乎學道愛人也蔣重珍積誠寤主鄭璠獻替傳伯成好善疾邪垂沒不怠唐璘切劘闕失今天子嚴憚皆古之遺直也黃師雍公許危積呂午咸始終特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五

太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六 列傳九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曹州柯維祺編  
危昭德 邵武人寶祐元年進士歷遷祕書郎疏言國之命在民之命在士大夫士大夫不廉膠民膏血爲已計朕民不堪命矣進兼侍講又言欲壽國脈必厚民生欲厚民生必寬民力且條上厲民四敝又言願陛下爲萬世根本之慮毋爲一時倉卒之防必求安節之亨旺招不節之咎宮闈之費差省帑藏之積自充上用足而下不匱矣累遷權工部侍郎兼史職乞致仕特轉一官昭德在經筵以易春秋大學衍義進講反覆規正者甚多所著春山文集子微孫咸淳元年進士  
度正字周卿合州人登進士第歷官國子監丞紹定中士大夫皆策李公必反母敢言者正獨上疏極言之且獻斃全三策其言頗亮激切遷軍器少監輪對爲帝言陛下推行聖學當自正家始進太常少卿適太廟災爲二說以獻其一則用朱熹之議其一則因宋朝廟制

以議累遷禮部侍郎轉一官守禮部侍郎  
奉贈四官所著有性善堂文集

吳泳字叔永潼川人嘉定二年進士歷著作郎兼權直  
舍入院輪對言陛下養心以清明約已以恭儉進德以  
剛毅母以旨酒違善言母以嬖御嫉莊士母以靡曼之  
色伐天性不惟可以消弭災變殄滅寇賊雖以是建久  
安長治之策可也他日入對又言誦往哲之遺言進謀  
國之上策實不過曰內修政事而已然所謂內修者非  
但車馬器械之謂也陛下退修於其上百官有司交修  
於其下合內修外攘為一事神州赤縣皆在吾指顧中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矣火災應詔上封有曰慘莫慘於兵而連年不戢則甚  
於火矣酷莫酷於吏而頻歲橫征則猛於火矣理宗嘉  
納還祕書少監尋遷起居舍人兼權吏部侍郎兼直學  
士院疏言世之識治體而憂時幾者以為天運將變矣  
世道將降矣國論將更矣正人將引去而小人將登用  
矣執持初意封植正論故非砥柱傾頽之時乎若隨才  
器使各盡其分則短長小大安有不用者哉又言謹  
政體正道揆厲臣節綜軍務四事權刑部尚書以賢  
閣直學士知寧國府奉祠進寶章閣學士差知湖州  
兼救者五萬人事聞賜衣帶鞍馬改知泉州以言罷

所著有鶴林集

徐繼孫字中立初名子柔寶慶二年進士歷通判  
歸陳韓雅相知事必咨而後行累遷監察御史劾  
鷹又翁言偽而辨疏入留中宣諭至再即日出關上  
便追之不及進直寶章閣福建提點刑獄號稱平允歲  
餘升安撫使召為祕書監兼太子諭德經孫為安撫時  
韓家居門人故吏有撓法者不得送相與搖撼至是韓  
起家判本郡懷私逞忿無復交承之禮即日劾奏通判  
語侵經孫通判坐罷削秩經孫造朝具白于政府事上  
聞帝大怒欲罷經孫再詣政府言某韓門生也前日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之白公事也苟韓以是得罪人謂我何請之不置俾自  
乞開明通判無罪識者疑之遷至刑部侍郎兼給事中  
升太子左庶子太子詹事公田法行經孫條其利害忤  
丞相賈似道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未踰月諷御史舒有  
開奏免罷歸竟授端明殿大學士閑居十年卒贈金紫  
光祿大夫經孫所薦陳茂濂為公引官聞經孫去國曰  
我不可以負徐公遂以親老謝歸終身不起

陳瑄字子葵嘉興人徽歷中外至右文殿修撰知平江  
府兼淮浙發運使最聞特轉一官遷太府卿司農卿  
王副侍郎兼同詳定敕令官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



後事入奏願陛下轉移世道之樞機砥礪士大夫之  
恥使知名義爲重利障爲輕又言請以從官倣古昔人  
從出藩之意其從臣爲諸路憲漕則以提點刑獄使轉  
運使繫銜假之使名示與庶官別仍乞除授自臣始後  
屢以爲言理宗不許以言罷未幾進集英殿修撰知駱  
州改知太平州兼江東轉運副使累遷戶部尚書暫兼  
吏部尚書以寶文閣學士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召赴  
闕以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加龍圖閣學士久之加端  
明殿學士卒諡清毅增屢歷歷節軍民愛戴慕客盛多  
而塏又樂薦士所著可齋說彙二十卷

四

劉應龍字漢臣高安人嘉熙二年進士自知崇仁縣擢  
言職先是理宗久未育子以弟福王與芮之子爲皇子  
丞相吳潛有異論帝已不樂元兵渡江朝野震動遂丞  
相丁大全復起潛爲相帝問潛策安出潛對曰當遷幸  
又問卿如何潛曰臣當死守於此帝泣下曰卿欲爲張  
邦昌乎潛不敢復言未幾北兵退帝語群臣曰吳潛幾  
誤朕遂罷潛相帝怒潛不已應龍朝受命帝夜出象簡  
書疏授應龍使劾潛應龍謂潛本有賢譽獨論事失  
當臨變易斷皇姑從寬典以全體貌帝大怒迺按劾丁  
大全請加竄斥疏言內莫急於蘇民瘼外莫急於討賊

五

實又自時政四事以爲綱要上潛會京師米貴騰貴  
勸糴歌宦者取以爲資帝問知應龍所作問以道宋程  
高當亟處之似道語然山亦怒應龍遷司農少卿尋以  
諫議大夫孫附鳳言遂去國景定三年湖南饑起提  
舉常平以揀荒功遷直寶章閣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累  
遷權戶部侍郎兼侍講時似道當國百官奏對稍切直  
似道應龍言臣觀今日之事可言者多矣邇日以來以  
謫事爲忌正臣奪氣鯁臣吃舌宜非盛世所有遂當  
終自侍從兩省以下無不切齒未幾以集英殿修撰知  
建寧府亟辭中書舍人盧鉞希指封還錄黃久之起江  
東曹使辭南海寇作乃以顯謨閣待制知廣州廣東經  
略安撫使寇悉平南海大治屢遷兵部尚書寶章閣直  
學士知贛州兼江西兵馬鈐轄清海軍節度使力辭爲  
光峰子元高亦第進士

本多虞潛是馳赴關理統鎮陳力爲多。且  
爲升聚得無如詩所謂將安將樂女轉棄乎乎遷  
侍郎帝銳意鄉用而以論去還寓求嘉怡然自適感  
初起知寧國府卒有文集

洪天錫字君疇晉江人寶慶二年進士歷監察御史兼  
說書寶祐中作佑聖觀以侍董宋臣董之宋臣逢迎  
上意起梅臺芙蓉閣香蘭亭強奪民田引倡優入宮招  
權納賄無所不至人以董閭羅目之天錫累疏言天下  
之患三曰宦官外戚小人蓋指宋臣及謝堂厲文翁也  
理宗力護之令吳燧宣諭再三又出御札俾天錫易疏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欲自戒飭之天錫又言自古裁人未嘗不畏人主之知  
苟知之而止於戒飭則愚怙愈張反不若未知之爲愈  
也章五上出關待罪詔一人已改命宋臣續處之天錫  
言臣留則宋臣去宋臣留則臣當斥愿早賜裁斷越月  
天雨上天錫以其異爲蒙力言陰陽君子小人之辨蜀  
中地震浙閩大水又言上下窮空遠近怨疾獨貴戚巨  
闈享富貴耳舉天下窮且怨陛下能獨與數十人者共  
天下乎會吳民仲大論等列懇求臣奪其田天錫下其  
事有司而申劾宋臣併盧允升枚數其惡上猶力護之  
天錫上至六七最後請遷御史印言雖不果行然終

宋世間人不能竊弄主威者皆天錫力而天錫亦自是  
去朝廷矣起知潭州遷廣東轉運判官咸有治績兩擢  
皆固辭度宗卽位以侍御史兼侍讀召累辭不許監察  
御史張桂劾罷之乃疏所欲對病民五事曰公田曰關  
子曰銀綱曰鹽鈔曰賦役又言在廷無嚴憚之士遇事  
無敢諍之臣累擢又皆辭既而改福建安撫使力辭不  
許召爲刑部尚書詔守臣趣行不起久之進顯文閣直  
學士奉祠三降御札趣之又力辭踰年進華文閣直學  
士仍舊祠尋致仕加端明殿學士轉一官疾革草遺表  
以規君相贈正議大夫諡文毅天錫言動有準繩居官

清介臨事是非不可回折所著奏議經筵講義味言發  
墨陽嚴文集

牟子才字存家井研人少從其父客陳咸咸張樂大宴  
子才閉戶讀書人咸異之學于魏了翁李方子嘉定末  
舉進士對策詆丞相史彌遠調洪雅縣尉久之歷史館  
檢閱蓋牟心傳修中興四朝國史薦子才自助也子才  
入對首言大臣不公不和六事次陳備邊三策理宗顧  
問甚悉命宰相優擢之會牟宗勉卒史嵩之獨相頗怨  
子才言已子才亟請外通判吉州徙衢州日食求言極  
時政既踰年自國子監兼史館校勘遷太常博士

鄭清之再相子才兩上封事言今日有繼繼子才又  
為濟王立後以回天怒校書郎徐霖言議議大失鄭  
某及臨安府尹趙與策不報出關子才言陛下行霖言  
則霖留不然則不留也某遂罷至若高之謀復相清之  
誤引嵩之黨別之傑共政皆歷歷為上言之作書以孔  
光張禹切責清之清之復書魏謝謁告還安吉州寓舍  
遷秘書郎屢辭主管崇道觀踰年遷著作佐郎又辭清  
之卒之明日詔子才還朝遷著作郎丞相謝方叔吳潛  
交書道上意趣行益急乃至兼崇政殿說書復兼史館  
檢討福建九郡同日大水子才言納私謁溺近習勞土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八

未庇小人失人心五者皆蹈宜和之失苟不恐懼修省  
臣恐宜和京城之水將至矣左司徐霖言諫議大夫葉  
大有帝大怒遂霖給事中趙汝騰繳之徙他官汝騰即  
出關子才上疏留之大有遂劾汝騰子才上疏訟汝騰  
誣及大有之欺未幾罷大有言職故事早講講讀官皆  
在晚講惟說書一員宰相懼子才言已并晚講於早自  
是不得獨對矣遷軍器少監御史蕭泰來劾高斯得徐  
霖右司李伯玉言泰來所劾不當上切責伯玉降兩官  
罷子才言陛下更化召用諸賢今汝騰斯得霖相繼劾  
去伯玉又重獲罪善人盡矣兼直舍人院會泰來亦遷

子才與同列七疏力辭上為出泰來子才亦  
請去不已上不允升兼侍講御史徐經孫劾府尹厲文  
公不報出關子才奏留之文翁改知紹興府又繳其命  
伯玉降官已逾年舍人院不敢行詞子才即書行為敘  
復地帝曰謫詞皆褒語可更之子才不奉詔丞相又道  
帝意子才不可乃已淮東制置使賈似道以海州捷聞  
子才草獎諭詔第述軍容之盛不言其功且語多戒敕  
似道不樂湯漢黃蛻召試學士院子才發策蛻舉高之  
罷蛻正字去遷起居郎言外郡以進奉易富貴左右以  
上末盡上心小人以譁競朋比陷君子此天災所以數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九

見也又言首蜀尾吳幾二萬里今兩淮惟賈似道荆蜀  
惟李曾伯二人而已可為寒心正月望召妓入禁中子  
才言此皆董宋臣輩壞陛下素履權臣部侍郎屢辭帝  
不允升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吳子聰之姑知古為  
女冠得幸子聰因之以進得知閤門事子才繳之帝曰  
子聰之除將一月乃始繳駁何也子才曰錄黃二下餘  
日乃至後省蓋欲俟其供職使臣不得繳之耳給舍紀  
綱之地豈容此輩得以行私於其間於是子聰改知  
州待次子才力辭去以集英殿修撰知太平州前是制  
兼提領江淮茶鹽子才以不諳財賦免至郡首教民

事以贈人慈竹義木二詩刻頌之間詣學為諸生講說  
修戰艦造兵仗郡有平糴倉以米五十石益之又  
以借錢二十六萬創抵庫歲收息以助糴本召入對樞  
密部侍郎時丁大全與宋臣衷濁亂朝政子才累疏  
辭歸初子才在太平建李白祠自為記曰白之斥實由  
高力士激怒妃子以報脫鞬之憾也力士方貴倨豈耳  
以奴隸自處者白非直以氣陵亢而已蓋以為掃除之  
職固當爾所以反其極重之勢也彼昏不知顧為逐其  
所忌力士聲勢益張宦官之盛遂自是始其後分提禁  
旅蹕血宮庭雖天子且不得奴隸之矣又寫力士脫鞬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十

及黃庭堅返棹二圖各系以贊庭堅守太平方九日被  
讒而罷事與白同也宋臣大全聞而銜之嗾御史劾子  
才在郡公燕及餽遺過客為贓降兩官猶未已帝疑之  
密以契問安吉守吳子明子明奏曰臣嘗至子才家四  
壁蕭然人咸知其清貧陛下母信讒言帝語經筵官曰  
子才之事吳子明乃謂無之何也眾莫敢對戴慶河  
曰臣憶子才嘗繳子明之兄子聰帝曰然事遂解慶河  
論所在雖仇讎不可廢也未幾大全敗宋臣斥課勸子  
才者悉竄嶺海外乃復子才官提舉玉隆萬壽宮帝節  
節子才會似道入相僅進寶章閣待制知溫州又嗾

御史造飛語曰子才為潛黨將中以危禍上意不可  
遂以禮部侍郎召慶河不許子才至北關請內引奏事  
帝者在旁沮之帝特令見大說慰諭久之時似道自謂  
有再造功四方無虞皆其力故肆意逸樂惡聞讜言子  
才言開慶之時天下岌岌殆矣今幸復安不知天將去  
疾遂無復憂耶抑順適吾意而基異時不可測之禍也  
累擢禮部尚書升修國史實錄院修撰度宗在東宮雅  
敬子才言必稱先生即位授翰林學士知制誥力辭請  
去不已進端明殿學士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贈四官  
有存齋集內制外制四朝史奏議經筵講義口義故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十一

事四尚易編春秋輪輻子嗽大理少卿  
朱觀孫字與甫浮梁人淳祐四年進士歷授福州學教  
授差充江東安撫司幹辦公事天久陰雨觀孫貽書政  
府言回積陰之道去姦邪罷手實蠲米稅姦邪指丁大  
全也丞相董槐得書嘉歎主管尚書刑工部架閣文字  
官者董宋臣寵幸用事觀孫發策試官子極論宦寺專  
權之患宋臣諷言者論罷之歷遷太學博士屬帝親擢  
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首疏論大全誤國之罪時有  
建議遷都四明者觀孫亟上疏言鑒輿若動則三邊之  
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蜂起必不可遂止觀孫在講

及宋臣提政事廷選大理少卿歷祕書監太子左論德改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姓名已付外矣  
等後改命浙西行公田史並緣為義親孫疏其敵推春  
秋尊王紂霸之旨勸帝崇仁政用吉士行正論賜養其  
屋權殿中侍御史兼侍講升侍御史侍讀親孫之再入  
臺屬疆場多事屢陳備禦之策理宗春秋高倚成賈似  
道以道擅命親孫隨事進諫不肯阿附至若行公田之  
政屢於經筵密以告帝似道自是深忌之親孫累疏求  
去理宗崩度宗即位相石諫議大夫賜紫金魚袋以疾  
乞辭言職遷吏部尚書不拜帝以舊學故雅欲留親孫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一

使者旁午於道而親孫辭益力以華文閣學士知寧國  
府似道諷言者論罷久之提舉太平興國宮復華文閣  
學士知袁州升敷文閣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使未幾  
卒于袁之郡治贈四官有文集奏議行世

潘枋字庭堅閩人端平二年策進士枋對曰陛下手足  
之愛生榮死哀反不得視士庶人宜厚東海之恩裂淮  
南之士以致人和會殿中侍御史蔣峴劾方大琮劉克  
莊王遇前倡異論併誣枋姓同逆賊策語不順請并論  
以漢法枋調鎮南軍節度推官歷通判潭州日食鹽額  
上封事曰熙寧日食郡縣掩骼著為令故王一杯殘生

其為難亦太矣請以王禮改葬又移書丞相游似中  
書之似以善其言方將收用而枋卒

若水字平仲井研人博通經史能文章吳曦叛州縣  
其敵抗若水為布衣憤甚將殺縣令起兵討之夜刳雞  
三顧不發歸責其僕以背盟僕曰平人尚不可殺况知  
縣乎若水乃仗劍徒步如武興欲手刃曦道聞曦死乃  
還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時史彌遠柄國久若水對策  
極論其壅蔽遠怒將寘之罪或為之解乃已理宗即位  
應詔上封事略曰行大義然後可以弭大謗收大權然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一

後可以固大位除大姦然後可以息大難史彌遠不利  
濟王之立夜矯先帝之命棄逐濟王奔殺皇孫而奉迎  
陛下曾未半年濟王竟不幸於湖州揆以春秋之法非  
弑乎非篡乎非攘奪乎為陛下之計莫若遵泰伯之至  
德伯夷之清名季子之高節而後陛下之本心明于天  
下此臣所謂行大義以弭大謗策之上也自古人君之  
權鮮有不自廢立之際而盡生之今宣繪薛極彌遠之  
肺腑也王愈其耳目也盛章本知孝其鷹犬也馮楷其  
爪牙也臣以為不除此數凶陛下非惟不足以弭謗亦  
未可必安其位然則陛下何憚久而不為哉此臣所

大格以固六位策之次也。次而不行，又有一馬曰：「大格然後可以息大難。」夫卒全一流民耳，寓食於我，非加多土地，非加廣勢力，非特盛也。賈涉為帥，庸人耳，金不敢妄動，何也？名正而言順也。自陛下即位，乃敢僭疆，何也？彼有辭以用其衆也。陛下今日而誅彌遠之徒，則全無辭以用其衆矣。制置司不敢為附驛，卻還之以格當改官，奏上彌遠取筆橫抹之，而罷嘉熙間召為太學博士，當對草奏數千言，略曰：「寧宗不豫，彌遠急欲成其詐，此其心豈復顧先帝之生哉？先帝不得正其終，陛下不得正其始。」臣請發冢斷棺取其屍斬之以謝在。天之靈，往年臣嘗上封事請禪位，近屬以洗不義之汙，無路自達，今其書尚在，謹昧死以聞。將對前一日，假筆吏於所親潘允恭，允恭諭筆吏使竊錄之。允恭懼斧及禍，走告丞相喬行簡，亦大駭，翌日出若水通判寧國府若水，快快而退，自知不為時所容。到官數月，以言罷，遂不復仕。隱太湖之洞庭山，若水雅思其鄉，乃從賈似道，辭參京湖軍事，因而歸蜀。居山中有盜夜劫之，若水危坐不動，盜擊其首流血被面，亦不動，乃舍去。若水為學務躬行，恥為空言。荆水為主大書曰：「自古以來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位，歲時祀之，有一子膂力絕人，築山皆以兵衛衛鄉井，有破舉家遇害。」

馮去非字可遷，都昌人。父椅字儀之家，居授徒，著書二百餘卷。去非淳祐元年進士，幹辦淮東轉運司治饑，直歐陽修東園在焉，使者黃壽欲以為佛寺，時已許，去非力爭不得，寧不受使者薦謁，告而去。寶祐四年召為宗學諭，丁大全為左諫議大夫，二學諸生叩閭言不可，帝為下詔禁戒，詔立石三學。去非獨不肯書名，監察御史吳衍翁應劭劾諸生下獄，去非復調護之。未幾大全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蔡抗去國，去非亦以言罷歸。舟泊金焦山，有僧上謁，乘間致大全意願，母遽歸少俟，收召誠得尺書以往，成命即下去。非奮然正色曰：「斯言何為至我絕之，不復與言。」羅必元字亨父，進賢人。嘉定十年進士，歷崇仁丞、直德秀入參大政。必元移書曰：「老醫嘗云：傷寒壞證，惟獨參湯可救之。然活者十無二三，先生其今之獨參湯乎？」調福州觀察，推官有勢家李遇奪民荔支園，必元直之，遇為言官以私憾論罷，知餘干縣，淳祐中通判贛州，賈似道總領京湖，剋剝至甚，必元上疏以為憂國脈傷民命，以道銜之，改知汀州。為御史，丁大全按去後，起幹行在。帝召見，曰：「見卿梅花詩，足知卿志度宗，即位以。」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六  
列傳九十九  
李昭字元善，晉陽之會孫也。父饒為台州司理參軍，每謂人曰：「吾司臬多陰德，後有與者，昭五歲能賦梅花詩。」定四年，與其兄寧同第進士，調南雄州教授，校文廣州。時有當國之親故私報所業，昭卻之。調慶元丞，相史彌遠薦士充學職，昭不與。袁燮求學宮射圃，益其居，亦不與。燮以此更敬，昭以廉勤薦遷主官。三省架閣文字遷太學正，改太學博士，上封事諫濟王竝獄，且以書曉彌遠，言甚懇到。通判泉州，改知道州。紹定四年，行都災，詔應詔言事，提舉福建市舶會，星變又應詔言事。端平二年，連遷右正言，奏乞以國事邊防二事專委丞相鄭清之，喬行簡各任責論，汰兵節財，及襄蜀邊防，又論史嵩之、王遂和戰阻議，迄無成功，請出遂於要藩，易嵩之於邊，面使各盡其才。史宅之將守袁州，詔率同列一再劾，俱不報。乞解言職，拜殿中侍御史，辭不允。奏曰：「頃同臣居言職者，四人未除，月徐清叟去，未三月杜範、吳昌裔、李昭更替，言三新臣繼其說，陛下初不加怒，猶曰清叟。」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六

去

備之也今國與範言未嘗不相表裏二臣出處  
知釋而後言邪清吏所言三漸臣猶以為未甚切今國  
猶有侵夷之漸士氣有萎靡之漸主勢有孤立之漸宗  
社有阽危之漸上下偷安以人言為諱此意不改其禍  
豈直三漸而已時魏了翁罷督予祠詔疏曰了翁刻志  
問學幾四十年忠言讜論載在國史願亟召還處以台  
輔又劾秦宦寺陳洵益竊弄威權宜與外祠女冠吳知  
古招權納賄宜出之禁庭帝怒詔還笏殿陛乞歸不許  
歷起居舍人復疏論洵益知古不報辭新命不許應詔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二

上封事數千言帝諭左右曰李韶真有愛君愛國之心  
凡三辭不獲以生死所哀乞去帝度額謂韶曰曲為朕  
留退復累疏外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號稱廉平嘉  
熙中兩召赴闕辭遷戶部侍郎又辭皆不許改禮部侍  
郎又辭詔所在州軍護遣至闕嵩之遣人謂韶曰母言  
濟邸宮媼國本詔不答上疏曰左氏載史墨言魯公世  
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蓋言所由來者漸矣陛下臨御  
日久宜深思熟念威福自己誰得而盜之哉舍此不為  
慮終恐禍乃幾於左氏所謂世從其失者蓋以世卿風  
氣之也嵩之不悅曰治春秋人下語毒當是時杜範亦

在列二人廉直中外稱為李杜韶兼侍講及兼史職  
辭遷吏部侍郎兼中書舍人三辭不許淳祐二年疏言  
陛下以腹心寄之大臣大臣以腹心寄之一二都司恐  
不能周天下之慮故以之用人則能用其所知豈能用  
其所不知以之守法則能守其所不與必不能守於其  
所欲與又及濟王國本宮媼三上疏乞歸以寶章閣直  
學士知泉州辭乞昇祠不許既歸三辭仍舊職提舉鴻  
慶宮五年被召再辭詔本州勸勉赴闕連遷權禮部尚  
書復三辭不許入見疏曰陛下改畀政權竝進時望天  
下孰不延頸以覩大治臣竊窺之恐猶前日也君子小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三

人倫類不同惟不計近功不急小利然後君子有以自  
見不惡聞過不諱盡言然後小人無以自託不然治亂  
幾危反覆手爾累擢翰林學士兼知制誥侍讀不拜詔  
不許又三辭不許嵩之服除有鄉用之意殿中侍御史  
章瑛正言秦鼎英監察御史黃師雍論列嵩之甚峻詔  
落職予祠詔同從官抗疏亟賜裁處詔嵩之勒令致仕  
既而嵩之進觀文殿大學士韶上疏爭之甚力未幾瑛  
鼎英他有所論列並罷言職詔復上疏留之七年韶十  
上疏乞去以端明殿學士提舉玉隆宮時直學士院應  
詔書舍人趙汝騰拜疏留韶內祠未報韶陛辭疏其

劉漢弼字正甫上虞人嘉定九年第進士歷官侍御史  
兼侍講以戶部侍郎致仕漢弼學明義利之辨為正字  
為校書郎為著作為考功員外所陳皆切時務理宗以  
其純實不欺親擢言職漢弼疏三事曰定規撫正體統  
遠謀慮首論給事中錢相巧於迎合睥睨政地直學士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院吳愈不稱其職罷去之又劾中書舍人濮斗南左正  
言葉賁疏留中不出賁為時相史嵩之腹心漢弼由是  
去國既復以左司諫召首贊帝分別邪正以息眾疑奏  
疏論立聖心正君道謹事機仲士氣收人才五事帝嘉  
其言併付外行之及為侍御史密奏曰自古未有一日  
無宰相之朝願聽史嵩之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帝  
乃命范鍾柱範竑相百官舉劾相慶漢弼之力為多又  
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舊為引例之地乞勃  
令追服終喪以補名教漢弼以受知特異而故邪未盡  
解汰論議未能堅定為慮遂感未疾未幾卒太學生蔡

德潤等百七十人伏闕上書以為暴卒而程公許著  
謫墓銘亦與徐元杰並言其首微矣贈四官諡曰忠

徐元杰字仁伯上饒人陳文蔚講書鈴山實朱喜門人  
往師之後師事真德秀紹定五年進士及第嘉熙二年  
為校書郎奏右轄久虛不可輕畀又言皇子竑當置後  
及蚤立太子淳祐元年差知南劍州民訟以理化誨輸  
苗聽其自槩闔郡德之免喪授侍左郎官兼崇政殿說  
書拜將作監時天久不雨轉對極論修省之實丞相史  
嵩之起復中外莫敢言惟學校叩關力爭元杰時適輪  
對言陛下為四海綱常之主大臣身任道揆扶翊綱常

者也自聞大臣有起復之命雖未知其避就若何凡有  
父母之心者莫不失聲涕零是果何為而然人心天理  
誰實無之非可使聞於鄰國也經筵復申前議未幾夜  
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起復之命遂寢元老舊德次第  
收召元杰亦兼右司郎官拜太常少卿兼給事中國子  
祭酒權中書舍人杜範入相復延議軍國事為書無慮  
數十書隨劄藁雖子弟無有知者五年六月朔以暴疾  
薨告特拜工部侍郎隨乞納祿詔轉一官致仕夜四鼓  
卒元杰未死日折簡察院劉應起將以翌日奏事是夕  
熱大作詰朝不能造朝夜煩愈甚指爪忽裂以死膚

人有所謂道中使問狀大學諸生伏聞想其中毒謂  
人有傾君子者不過使之自死於蠻烟瘴雨之鄉今  
烟瘴雨不在嶺海而在陛下之朝廷豈奢發客斷大明  
典刑於是三學諸生相繼訟冤帝諒交疏論奏詔付臨  
安府逮醫者孫志寧及常所給使物治欲迄無成帝悼  
念不已賜田五百畝緡錢五千給其家諡忠愍

王萬字處一家世婺州父遊淮間萬因生長濠州少忠  
仇有大志究心當世急務尤精於邊防要害登嘉定十  
六年進士第調和州教授端平初歷國子學錄明年添  
差通判鎮江府時金初滅當路知其人豪咨問旁午鄭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清之初謀乘虛取河洛萬謂當急為自治之規已而元  
兵壓境三邊震動理宗下罪已詔吳泳起草又以咨萬  
萬謂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今邊民生意如髮宜  
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為條具沿邊事宜累數萬言其  
他所敷陳往往類此授樞密院編修官嘉熙元年兼權  
屯田郎中差知台州郡大治才五月乞祠去三年連遷  
尚右郎官尋兼崇政殿說書四年擢監察御史首論史  
宅之故相之子曩者弄權不當復玷從班上命丞相再  
聖諭旨迄不奉詔上不得已出宅之知平江府又論之  
疏凡五上史嵩之自江上董師入相萬又首論之然

時論相之事已決疏入遷大理少卿萬即日還常熟  
舍遷太常少卿知寧國府辭召赴行在奏事出為  
福建提點刑獄加直煥章閣四川宣諭司叅議官皆力  
辭乞休致詔特轉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嵩之罷  
相衆方交論其非上思萬先見親賜御札謂萬立朝蹇  
諤古之遺直為郡廉平古之遺愛聞其母老家貧朕甚  
念之賜新會五千貫田五百畝以贍給其家初萬之學  
專有得於時習之語謂學莫先於言顧行言然而行未  
然者非言之偽也習未熟也熟則言行一矣故終其身  
行無不顧其言發於設施論諫皆根於中心遺文有時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習編及其他奏劄及論天下事者凡十卷

徐霖字景說西安人年十三取所作文焚之研精六經  
之奧淳祐四年試禮部第一登第授沅州教授時宰相  
史嵩之挾功要君植黨顯國霖上疏歷言其姦深之狀  
以為其先也奪陛下之心其父奪士大夫之心而其甚  
也奪豪傑之心擢祕書省正字會日食應詔上封事曰  
富閭之私暱未屏瑣聞之姦叢未辨臺臣之討賊不決  
精祿感決日為之食又數言建立太子遷校書郎七年  
夏大旱霖應詔言諫議大夫不易則不兩京兆尹不易  
則不兩不報去國上遺著作郎姚希得留之不還御筆

改合入官迺改宣教郎縣慶辭曰向爲身死而不敢欺  
其君父今爲官高而自欺於平生失其本心何以暴其  
忠志又曰志貴乎潔忠尚乎精卽有取則自貽於垢汙  
矣八年添差通判信州皆力辭尋令守臣勉諭之以宣  
教郎主管雲臺觀霖迺受十二年遷祕書省著作郎  
累辭不許兼史職兼權尚左郎官兼崇政殿說書疏言  
兼大有陰柔姦黠爲群儉冠不宜久長臺諫乞斥去不  
報兼權左司霖知無不言於是讒嫉者思以中傷而上  
亦不說乞補外知撫州幾一月而政舉以言去士民遮  
道不得行及曉始由徑以出最後知汀州卒度宗賜祭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八

田百畝以旌直臣霖閒居衢守游釣築精舍聘霖爲學  
者講道是日聽者三千餘人

王邁字實之僊遊人嘉定十年進士爲潭州觀察推官  
調浙西安撫司幹官考廷試詳定官王元春欲私所親  
宣高第邁顯擢其繆元春怒激諫官李知孝劾免調南  
外睦宗院教授真德秀方守福州邁竭忠以裨郡政赴  
都堂審察丞相鄭清之曰學官掌故不足浼吾實之俄  
召試學士院策以楮幣邁援據古今考究本末謂國貧  
楮多弊始於兵又因以及時事言君子之類雖進而  
道兼行小人之誣誣舛而其心未服真德秀聞而善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九

邁又上封事言史嵩之不宜復相及吳知古陳洵  
獲政輪對又言君不可欺天臣不可欺君邁由疎遠進  
空臆無隱理宗爲政容言者劾邁論邊事過實魏了翁  
傅經筵爲帝言惜其去改通判漳州禮祀雷雨邁應詔  
言劉黷致疾妖冶伐性初秋踰旬曠不視事道路憂疑  
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隱刺覆絕倂熿尊寵網淪法  
教上行下效京率外兵狂悖迭起此天與寧考之所以  
怒也陛下不足之思方用漢炎興免三公故事環顧在  
廷莫知所付遙相崔與之臣恐與之不至政柄他有所  
屬此世道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機也於是臺官李大  
同言邁交結德秀了翁及洪咨夔以收虛譽削一秩免  
蔣峴劾邁前疏妄論倫紀請坐以非所宜言之罪削二  
秩久之後通判贛州改福州建康府信州皆不行淳祐  
政元通判吉州右正言江萬里袖疏榻前曰邁之才可  
惜不卽召將有老不及之歎帝以爲然有尼之者遂止  
元早詔求言邁知邵武軍驛奏七事以徹龍翔宮立濟  
王後爲先鄭清之再相以左司郎官召力辭以直祕閣  
廣東提刑亦辭改侍右郎官諫官焦炳炎論罷了祠卒  
贈司農少卿李宗勉并論邁然邁評近世宰輔至宗勉  
必曰賢相徐清叟與邁有違言邁晚應詔謂清叟有人

世服其公云

論曰史高之作和太素朝綱及居喪奪情終喪觀焉尤  
玷上節當時臺諫侍從若李韶王萬劉漢弼徐元杰各  
深排力阻至於徐霖王邁特疎遠臣亦先後有言斯可  
徵公議矣夫逆風之木未有不先蹶者也詔雖被眷不  
大用餘皆顛頓弗偶而漢弼元杰竟坐是死易曰王明  
並受其福理宗之弗明也夫何福之有

徐鹿卿 趙逢龍 孫夢觀 楊大異

黃裔 冷應激 胡頴

徐鹿卿字德夫豐城人嘉定十六年進士調南安軍學

宋史新編卷之七

教授學田多在溪峒異時征之無藝農病之鹿卿撫恤  
無逋租者其後盜作環城皆燬惟學宮免曰是無撓我  
者辟福建安撫司幹辦公事都城火鹿卿應詔上封事  
言積陰之極其徵爲火指言惑孽寵溺燕私用小人三  
事尤切改知尤溪縣德秀守泉辟宰南安德秀尋帥閩  
疏其政以勸列邑歲饑處之有法最聞令赴都堂審察  
以毋喪去詔服闋赴樞密稟議首言邊事楮幣上存官  
告院幹辦諸司審計司遷國子監主簿入對陳六事理  
宗嘉納改樞密院編修官權右司贊畫三府會右史方  
大猷編修劉克莊正字王邁以言事黜鹿卿贈以詩言

宋史新編卷之七

者併効之太學諸生作四賢詩知建昌軍治行大乎田  
望歌誦擢度支部官兼右司入對極陳時敝改侍右郎  
官兼敕令刪修官兼右司鹿卿又言當時並相之敝宰  
相以甘言誘鹿卿退語人曰是牢籠也吾不能爲宰相  
私人言者以他事詆鹿卿主管雲臺觀越月起爲江東  
轉運判官歲大饑出本司積米三千餘石減半賈以糴  
及減抵當庫息出緡錢萬有七千以予貧民兼領太平  
仍暫提舉茶鹽事移浙東提點刑獄加直祕閣兼提舉  
常平鹿卿言罷浮鹽經界賺地先撤相家所築就捕者  
自言我相府人鹿卿曰行法必自貴近始卒論如法丞  
相史彌遠之弟通判溫州利韓世忠家寶玩籍之鹿卿  
奏削其官初鹿卿檄衢州推官馮惟說決發獄大家不  
快其爲會卿人居言路迺屬効惟說州索印紙惟說笑  
曰是猶可以仕乎自題許印紙而去衢州鄭逢辰以繆  
華鹿卿以委使不當相繼自効且共和其詩御史兼二  
人劾罷之後累擢皆辭淳祐三年以右司召猶辭丞相  
杜範遺書曰直道不容使人擊節君不出豈以馮惟說  
故耶惟說行將有命矣鹿卿迺出擢太府少卿兼右司  
入對願蚤決大計上嘉納之歷兼權吏部侍郎時議使  
執政分治兵財鹿卿執議不可以疾勾祠遷右文殿修



擬知平江府兼發運副使力勾祠上諭丞相挽留之  
權兵部侍郎固辭上令丞相以書招之鹿卿至又極  
君子小人切於當世之務兼國子祭酒權禮部侍郎兼  
史院兼侍講兼權給事中上眷遇深篤而忌者寢多有  
擬偽疏託鹿卿以傳播歷抵宰相至百執事鹿卿初不  
知也遂力辨上前因乞去上曰去則中姦人之計矣令  
臨安府根捕事連勢要獄不及竟遷禮部侍郎累疏告  
老授寶章閣待制知寧國府而引年之疏五上不允提  
舉鴻禧觀遂致仕進華文閣待制卒贈四官鹿卿居家  
孝友喜怒不形恩怨俱泯宗族鄉黨各得歡心居官廉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七

約清峻毫髮不妄取一廬僅庇風雨所著有泉谷文集  
手編漢唐文類文苑菁華諸書諡清正

趙逢龍字應甫鄞人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授國子正  
太學博士歷知興國信衢衡袁五州提舉廣東湖南福  
建常平爲政務寬恕撫諭惻怛民是以不忍欺居官自  
常奉外一介不取遷將作監拜宗正少卿兼侍講奏疏  
甚衆彙悉焚棄年八十八終于家逢龍家居講道四方  
從遊者皆爲鉅公名士丞相葉夢鼎出判慶元修弟子  
禮常謂師門庫陋欲市其鄰居充拓之逢龍曰鄰里粗  
安一旦驚擾彼雖勉從我能無媿於心逢龍寡嗜欲不

好名數歷日久泊然不知富貴之味或問何以裕後  
龍笑曰吾憂子孫學行不進不患其飢寒也

孫夢觀字叔慈溪人寶慶二年進士歷武學諭輪對  
言人主不容有所憚尤不容有所玩憚則有言而不能  
容玩則雖容其言而不能用力請外添差通判嚴州主  
管崇道觀召遷至大宗正丞兼屯田郎官將作少監知  
嘉興府仍舊班兼右司郎官將作監轉對極言風憲之  
地未聞有十人疏攻一疎者封駁之司未聞有三舍人  
不肯草制者當路者滋不悅出知泉州兼提舉市舶政  
知寧國府戶部遣官督賦急閭郡皇駭夢觀曰吾寧委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七

官以去毋寧病民以留夢觀去寧國人言之爲之流涕  
丞相董槐召還帝問江東廉吏槐首以夢觀對帝說乃  
遷司農少卿兼資善堂贊讀輪對謂今內外之臣恃陛  
下以各遂其私而陛下獨一無可恃可爲寒心遷太府  
卿宗正少卿兼給事中兼權舍人起居郎八上章辭免  
以監察御史吳燧論罷與祠授祕閣修撰江淮等路提  
點鑄錢司公事甫至官卽復召爲起居郎兼侍右侍郎  
給事中兼贊讀兼國子祭酒權吏部侍郎奏事抗論益  
切以寵賂彰仁賢逝貨財徧聚爲言力求補外以集英  
殿修撰知建寧府俄而得疾口授遺表不忘規諫遂卒

帶悼其賻銀帛三百夢觀退然若不勝衣然義所當為  
奮往直前其居敗屋數間布衣蔬食而重名節云

楊大異字同伯十世祖祥避地醴陵因家焉祥事親孝  
親亡泣血廬墓終身有白之白烏白兔之瑞事聞于朝  
褒封至孝公賜名木植墓道以旌其孝大異從胡宏受  
春秋大義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累遷吉州戶曹改廣  
西經幹以弭盜賞除四川制置司參議官嘉熙二年元  
兵入成都大異從制置使丁黼巷戰黼敗死大異被創  
死復蘇閨門皆遇難詰旦其部曲負以逃獲免進朝奉  
郎宰石門縣就除通判溧陽攝州事皆有惠政去官之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古

日老弱攀號留之大異易服潛去擢知登聞鼓院遷大  
理寺丞平反冤獄者七召對極言時政得失迂宰相意  
出知澧州理宗曰是四川死節更生者楊大異耶論事  
剴切有用之材也何遽出之對曰是人尤長於治民命  
予節兼庾事進直祕閣提點廣東刑獄改廣西兼漕庾  
二司未六十卽致仕不允章四上除祕閣修撰太中  
大夫提舉崇禧觀醴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  
魚袋歸里第與居民無異學者從之講肄食祠祿者二  
十四年卒年八十二子震在本市傳

曾子耕分寧人嘗從郭雍朱熹學舉太學進士歷

曾大理守簿軍器監承歲餘三遷嘗乃不樂間行西湖  
慨然曰我昔在南北山一水一石無不自題品今無復  
情味何邪勾外知台州謝良佐子孫居台者旣播越流  
落蠻夷之民間收而教之勤苦夙夜郡稱平治遷袁州  
突從弟哀甚得疾卒所著有復齋集

冷應徵字公定分寧人第進士調廬陵主簿已著廉能  
聲歷知德慶府奏罷仰配鹽法及乞用楮券析銀綱等  
五事以紓民力理宗詔升本道提舉常平兼轉運使俾  
行其說最聞加直祕閣旋召爲都官郎官未行就升直  
寶章閣知廣州主管廣南東路經略安撫司公事馬步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五

軍都總管領漕庾如故五司務劇應徵分時以理不擾  
不勅常曰治官事當如家事惜官物當如已物今國計  
內虛邊聲外震吾等受上恩安得清談誤世陶士行卞  
望之吾師也自聞襲樊受圍日結器械裕財粟以備倉  
卒後賴其用屢平大寇未嘗輕殺卽笞杖亦審慎至其  
臨事輒斷雖勢要不爲奪卒于家

胡穎字叔獻湘潭人幼秀警趙范兄弟其諸舅也以類  
已每加賞鑒中童子科復從兄顯學弓馬母曰汝家世  
儒業毋復爾也遂感勵苦學尤精春秋紹定三年趙范  
謝李金徽穎入幕金敗遣獻俘于朝以賞補官五年登

遷士第授京秩歷官知平江府兼浙西提點刑獄移湖  
南兼提舉常平卽家置司性不喜邪佞尤惡言神異所  
至毀淫祠數千區以樞密都承旨爲廣東經略安撫使  
潮州僧寺有巨蛇驚動人吏潮者皆信奉之類檄僧歸  
蛇至大如柱而黑色絳以闌檻類令之曰爾有神靈當  
三日見變恠過三日則汝無神矣旣及期蠢然猶衆蛇  
耳遂殺之毀其寺并罪僧移節廣西尋遷京湖總領財  
賦咸淳間卒贈四官類博學強記援筆千言立就正直  
剛果臨政善斷不畏強禦在浙西榮王府有二人行劫  
類悉斬之他日輪對理宗曰聞卿好殺類測意在浙獄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答曰臣不敢屈太祖法以負陛下非嗜殺也顯拳力絕  
人趙方在襄陽每出師必命顯及子葵領精銳分道赴  
戰摧堅陷陣聚散離合前無勍敵以功至檢校太尉  
論曰仕至於侍從方州亦達矣徐鹿卿趙逢龍孫夢觀  
咸勵廉尚敝廬疏食如寡人非孟軻所謂富貴不淫大  
丈夫歟楊大異陷白刀恬榮進黃營治先教化振賢者  
之後冷應徵師陶卞有志事功胡穎不爲天子戚屬  
類法竝負時名不虛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八 列傳一百  
明南京戶部主事蕭田柯維騭編  
孟珙 余玠 杜杲 王登  
王霆 楊揆 張惟孝  
孟珙字璞玉棗陽人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駐團山父  
宗政時爲趙方將以真禦之珙料其必闕樊城獻策宗  
政由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越翌日諸軍臨渡布陣金  
人果至半渡伏發殲其半宗政被擄援棗陽臨陣父  
子相失珙望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騎  
軍突陣遂脫宗政以功補進勇副尉累功授承信郎丁  
父憂制置使起復之珙辭訖葬姬就職又辭轉成忠郎  
理宗卽位特授忠靖郎歷京西第五副將權管神勁左  
右軍統制初宗政招唐鄧蔡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  
命江海總之衆不安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爲三  
衆乃帖然紹定中歷京西兵馬鈐轄棗陽軍駐劄仍總  
三軍六年元將朮顏魯盞盞追金主完顏守緒逼蔡玘  
成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特與武天錫及鄧守移刺  
環相倚角爲金盡力欲迎守緒入蜀犯光化鋒剽其天  
錫者鄧之農夫乘亂聚衆二十萬爲邊患珙逼其過一  
校之壯士子良斬天錫首以獻乃授江陵府副都

休人犯呂堰共奉命諸軍追擊悉棄輜重走  
馬天章奉書請降得縣五鎮二十二珙入城  
下請死其爲之易衣冠以賓禮見七月已酉仙愛  
劉儀領壯士二百降珙問仙虛實儀陳仙所據九砦  
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踏沙窩砦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  
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王子山砦亦破砦  
山沙窩孤立三帥成禽矣珙翌日遣兵向離金金人不  
疑爲宋軍掩殺幾盡是夜壯士楊青等倚王子山砦護  
帳軍酣寢王建入帳中斬金將首翼佩之平明視之金  
小元帥也丙辰出師馬踏遺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

陳史新編卷五十六

二

邀截西路砦火燭天殺僂小積餘逸去者復爲成明伏  
軍所得師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是日三戰三克  
洪料武仙將上砦山絕預窺伺令樊文彬詰旦奪砦山  
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果登山及半  
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衆失措枕藉崖谷山爲之顛殺  
其將兀沙惹擒七百人夜召文彬等受方略明日冒雨  
至石穴分兵攻九砦一時俱破武仙走追及於鮎魚砦  
仙望見易服而遁復戰于銀葫蘆山軍又敗仙與五六  
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人還軍襄陽轉修武郡  
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元遣宣撫王檄約共攻蔡制置

便謀於珙珙請以二苗人行因命珙盡護諸將金兵二  
萬騎歸真陽橫山南來珙鼓行而前金人戰敗卻走  
至高黃陂斬首千二百級僞蓋遣免花忒沒荷過出阿  
悉三人來迓珙與射獵割鮮而飲馳入其帳僞蓋喜約  
爲兄弟酌馬湏飲之金兵萬人自東門出戰珙遮其歸  
路掩入汝河擒其偏裨八十人得蔡降人言城中飢珙  
曰已窘矣當盡死而守以防突圍命諸將拔柴潭樓俾  
其將士五百人蔡人恃潭爲固珙決之實以薪草遂濟  
師攻城金人驅其老稚熬爲油號人油砲人不堪其楚  
珙遣道士說止之端平元年正月辛丑黑氣壓城上日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三

無光降者言城中絕糧已三月鞍鞞敗鼓皆糜煮且聽  
以老弱互食諸軍日以人畜骨和芹泥食之又往往斬  
敗軍全隊拘其肉以食故欲降者衆已酉珙帥師競登  
大戰城上降其丞相烏古倫栲栳殺其元帥兀林達偏  
裨二百人門西開招僞蓋入江海執其參政張天綱以  
歸珙問守緒所在天綱曰城危時即取寶王寘小室環  
以草號泣自經曰死便火我煙骸未絕珙與僞蓋分守  
緒骨還軍襄陽時授武功郎主管侍衛馬軍行司公事  
權建康府都統制兼權侍衛馬軍行司職事制置司奏  
權建康府都統制兼權侍衛馬軍行司職事制置司奏

院議授帶御器械二年授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  
駐劄黃州朝辭帝問恢復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  
以俟機會帝問和議對曰臣介冑之士當言戰不當言  
和賜養其厚兼知光州又兼知黃州三年元兵攻蘄州  
珙遣兵解其圍又攻襄陽隋守張龜壽荆門守朱揚祖  
鄧守喬士安皆委郡去復州施子仁死之江陵危急詔  
沿江淮西遣援衆謂無踰珙者乃先遣張順渡江珙以  
全師繼之破砦二十有四還民二萬嘉熙元年封隋縣  
男擢高州刺史忠州團練使兼知江陵府京西湖北安  
撫副使未幾授鄂州諸軍都統制元大將武沒解入漢  
陽口溫不花入淮甸靳守張可大舒州李士達委郡去  
光守董堯臣以州降合三郡人馬糧械攻黃守王鑑江  
師萬文勝戰不利珙入城軍民喜曰吾父來矣卒全其  
城二年授寧遠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鄂州江陵府諸軍  
都統制未幾授樞密副都承旨京西湖北路安撫制置  
副使兼督視行府參謀官未幾升制置使兼知岳州三  
年授樞密都承旨制置使兼知鄂州前後遣將盡復諸  
郡初詔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鄂然後可以通饒饒  
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略發兵深入所

下城關  
加經里如護元無上兵伐謀此不爭之爭也乃置先鋒  
軍以襲鄧歸順人隸焉謹報元兵欲大舉臨江珙策必  
首施黔以透湖湘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珙弟  
珙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爲藥聲援元兵自隨關江珙密  
遣劉全拒敵遣伍思智以千人屯施州元大將塔海奔  
禿雪帥師入蜀號八十萬珙遣張舉提兵間道抵均州  
防遏元兵度萬州湖難施藥震動珙兄瑁時爲湖北安  
撫副使知峽州急以書謀備禦珙請于督府帥師西上  
環調金鐸一軍迎拒于歸州大亞皆劉義捷于巴東縣  
之清平村珙弟瑄選精兵二千駐澧州防施黔路四年  
進封子謀知元兵於襄樊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積船  
材于鄧之順陽乃遣張漢英出隨任義出信陽集進出  
襄分路燒其勢遣王堅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  
糧於蔡遣張德劉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制拜寧武軍  
節度使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招集沿邊經戰之士號  
寧武軍令瑄領之進封漢東郡侯兼京湖安撫制置使  
回鶻愛里八都魯帥壯士老稚人馬來降珙飛書  
愛里名艾忠孝充總轄之補以官黎守閭師古言大  
國請道教雅入貢珙報大理自通遠廣不宜取道川

御史兼路制置大使兼屯田大使軍無補益  
屯田上屯田始末與所減券食之數降詔獎諭淳祐  
年淮東受兵樞密俾珙應援遣李得帥精兵四千赴之  
元兵至三川珙下令應出戍主兵官不許失棄寸土權  
開州梁棟之禱請還司珙曰是棄城也棟至夔州使高  
達斬其首以徇由是諸將稟令惟謹元兵至瀘珙命重  
慶分司發兵應援遣張祥屯涪州并檢校少保進封漢  
東郡公余玠宣諭四川道過珙珙以重慶積粟少餉屯  
田米十萬石遣晉德帥師六千援蜀子之經為策應司  
都統制四年兼知江陵府珙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六

彼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急將若之何珙往則彼禱吾虛  
不往則誰實得患識者是之五年御筆以職事修輿轉  
行兩官許令回授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海  
不知沮如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即至城外蓋自城  
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迺修復內隘十有  
二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者沮漳之水舊自城  
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遶城北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焉  
一隨其高下為險蓋世三百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  
費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上之珙身鎮江陵而兄瑁帥  
故事無兄弟同處一路者乞歸田不允珙奏襄陽

蜀折上無所歸蜀士聚於公安襄士聚於郢渚皆作合  
安南陽兩書院以沒入田廬隸之使有所教養請帝題  
其榜賜焉初珙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吳軍亂鎮北  
亦潰乃厚招之降者不絕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  
受告為質珙白于朝不從珙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  
今志不克伸矣病革乞休授檢校少師寧武軍節度使  
致仕九月卒于江陵府治是月朔大星隕境內聲如雷  
卒之夕大風發屋折木計至帝震悼賜銀絹各千三贈  
至太師封吉國公諡忠襄廟曰威愛珙在軍中與參佐  
部曲論事言人人異徐以片語析衷衆志皆慍謁士遊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七

客老校退卒壹以恩意撫接惟建鼓旗臨將吏而色凜  
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蕭然事外  
遠貨色絕滋味其學邃於易六十四卦各繫四句名警  
心易贊亦通佛學自號無庵居士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  
為白鹿洞諸生嘗携客入茶肆販賣茶翁死脫身走襄  
淮時趙葵為淮東制置使以長短句上謁葵壯之留幕  
中以功補進義副尉累功至大理少卿淮東制置副使  
進對言今世胃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  
指為僞人斥為噍伍願陛下視文武為一勿令偏有所



黨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理宗曰卿人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乃授權兵部侍郎四川宣諭使帝從容慰遣之玠亦自許當手摯全蜀還本朝其功日月可冀尋授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兼四川總領兼夔路轉運使自寶慶至淳祐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三人制置使九人或老或暫或庸或貪或慘或繆或遙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東西川無復統緒遺民咸不聊生及聞玠入蜀人始有安土之志玠大更敝政遴選守宰築招賢之館供張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眾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播州冉氏兄弟璉璞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闔帥辟召堅不起聞玠賢詣府上謁刺入卽出見與分廷抗禮賓館之奉冉安之若素有居數月請見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吾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不謀諸眾密聞于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璉爲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璉爲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

璉璉以爲不可玠怒曰事之不成乃玠之責諸君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幕布星分爲諸郡治所屯兵聚糧爲必守計且誅潰將以肅軍令又開屯田於成都蜀以富實十年冬玠率諸將巡邊直搆興元與元兵大戰十三年又大戰于嘉定初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每得富家大箕加頸四面然箕謂之箕蝕月以弓弦繫鼻下高懸於格謂之錯繫喉縛人兩股以木交壓謂之乾榨油以脇取金帛稍不遂意卽死其手蜀人悉苦之朝廷雖知不合法在遠不能詰也大帥處分少不嫌其意則百計撓之使不得有所爲玠又欲誅夔謀於親將楊成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至斬之成因察其所與爲惡者數人稍以法誅之玠乃薦成爲文州刺史戎帥欲舉統制璉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敝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且有危言然常疑玠圖已屬丞相謝方叔家子姪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求方叔爲援方叔因曰玠失利戎之心非我調停且旦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於是世安與玠

蜀人悲慕如失父母玠自入蜀累進  
學士端明殿學士及召拜資政殿學士恩例視執政  
其卒也特贈五官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  
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德至於  
修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  
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  
闕未有能及之者惜其遽以太平自詫進蜀錦蜀箋過  
於文飾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勇退遂來讒賊  
之口而又置樞密官雖足以廉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群  
小虛實相半故人多懷疑懼至於世安拒命玠威名頓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十

挫齋志以沒有子曰如孫取當如孫仲謀之義遭論政  
師忠歷大理寺丞為賈似道所殺

杜杲字子昕邵武人以父穎任歷官監崇明鎮與總領  
岳珂議不合慨然引去珂出文書一卷曰舉狀也杲曰  
此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淮西制置曾式中辟廬州  
節度推官浮光兵變杲單騎往誅其渠魁守將餉金幣  
悉封貯將行屬通判鄭淮反之知六安縣民有孽其妾  
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謂妾無分法杲書其牘云傳  
二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是父之言為令也父令子  
不可以訓然妾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識者

稱之歷知安豐元兵連歲圍城杲皆戰却之權將後  
賜御書慰諭淮西擇帥遂以杲安撫兼廬州進太府卿  
淮西制置副使兼轉運使復與元兵戰請老不許權刑  
部尚書淳祐元年乞去愈力擢工部尚書遂以直學士  
奉祠帝欲起之帥廣西以言者罷帝曰杜杲兩有守功  
若脫兵權使有後禍朕何以使人乃起知太平州俄擢  
華文閣學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行宮留守節制安  
慶和無為三郡累遷刑部尚書兼吏部尚書進徽猷閣  
奉祠請老升寶文閣致仕帝思前功進龍圖閣而杲卒  
贈開府杲淹貫多能善行草急就章晚歲專意理學嘗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十

言吾兵間無悖謀左畫得於四書子庶

燕字康侯通宋典故專為文從父兵間習邊事未入仕  
已立戰功明堂恩補官杲帥淮西辟書寫機宜文字廬  
州圍解庶白事朝堂諸將佩金助上功皆皆受之賞典  
行歸悉反所餽遷籍田令歷司農丞知和州尋兼淮西  
提點刑獄知真州兼淮東提點刑獄踰年進直祕閣移  
淮西兼廬州安撫副使人歡迎如見慈父治績甚多就  
加刑部郎中升寶文閣與元兵戰於白沙城升華文閣  
開慶中累遷直寶文閣知隆興府江西轉運副使卒  
王登字景宋德安人少讀書古兵法出孟珙幕府又

之權知也東縣獻俘制置司以念奮自書生不拜  
不拜則不敢上難之竟棄功去第淳祐進士至將作監  
丞丁內艱吳淵為制置使邊事甚亟具書幣招之登方  
與客奕發書衣冠拜家廟長揖出門淵曰事亟矣奈何  
登曰亟呼諸將共議衆至驩躍曰景宋在此登曰用兵  
患不一登書生不過馮軾觀戰請五大帥中擇一人為  
節制淵曰請監丞出正謂此也登誓衆竟立奇功於沮  
河趙葵為制置使見登握手曰景宋一身膽惜相見晚  
也俾參宣撫司兼京西兩節馬光祖為制置使辟充參  
謀官遷軍器少監京西提點刑獄登威聲日振余思忠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十一

徐制幾讒於光祖出登屯郢州後思忠之黨在幕中又  
傾之以是議論不合才略不能施開慶初提兵援蜀約  
日合戰夜分經理軍事忽絕倒五臟出血幕客唐舜申  
至尚瞪目視几上文書俄卒它日舜申舟經漢陽有蜀  
聲呼唐舜申者三左右曰景宋聲也是夕舜申暴卒  
王震宇定叟東陽人高大父豪帥衆誅方臘以功補官  
震少有奇氣試有司不偶去就武舉嘉定四年中絕倫  
異等授承節郎歷浙西副都監鎮江都統趙勝辟為計  
議官時李全寇鹽城攻海陵勝出戍揚州屬官多憚從  
行震慨然曰此豈臣子辭難之日既至以帥憲之命

三戰事勝次第出城接戰震必身先士卒大小十八戰  
無一不利奪賊壕築土城焚城門賊氣為懾差知應州  
兼沿邊都巡檢使樞密院命節制黃甫後營彈壓諸道  
軍馬諸道兵將往收復楚州震帥所部為犄角之助大  
帥薦之理宗召試為閣門舍人入對言恢復之說有二  
曰規撫曰機會規撫既正然後義旗一麾諸道並進臣  
力尚壯願效前驅升武功大夫出知濠州尋差知安豐  
軍臣僚言王震在濠人甚安之不宜輕易詔再任職事  
修舉特轉橫班北兵至浮光民奔遁相屬于道以震知  
光州兼沿邊都巡檢使冒雪夜行倍道疾馳至州整飭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十一

戰守之具大戰于謝令橋光人遂安尋為吉州刺史仍  
知光州震固辭丞相鄭清之制置使史嵩之皆數以書  
留震震不從且曰士大夫當以世從道不可以道從世  
也累遷准西馬步軍副總管兼准西遊擊軍副都統制  
論遊擊軍十事不報提舉崇禧觀知高郵軍時議出師  
和者甚多震以為莫若遣間探覘敵情如不得已然後  
行之否則無故自蕩其根本是外兵未至而內兵先慘  
烈也諸軍畢行惟高郵運之境內賴以安全由是與時  
許而讒者益衆提舉雲臺觀執政期論邊事且謂朝廷  
自有齊安之命震曰秋防已急蓋少需之乃授帶行左

領軍衛大將軍充沿江制置副使司計議官遷乃攝沿江等邊誌一編上之差知壽昌軍改蘄州嘗歎曰兩淮藩籬也大江門戶也三輔堂奧也藩籬不固則門戶且危門戶危堂奧能久安乎於是貽書丞相杜範乞瞰江審察形勢置三新城不報卒有王溪集行于世

楊拔字純父臨川人出杜果幕府以奇策解安豐圍補七官拔乃肄習騎射夜以青布藉地乘生馬以躍初過三尺次五尺至一丈數閃跌不顧制置使孟珙辟于幕嘗用其策未幾有大將立功珙坐受其拜拔爲動色因歎曰信堯蓋不如毛錐子也於是謝絕賓客治進士業

宋史新編卷之六

十四

遂登第調麻城尉向土壁守黃州檄入幕尋以戰功升三官無何得心疾調潭州節度推官卒贈架閣

張惟孝字仲友襄陽人通春秋下第乃工騎射城中亂爭出關惟孝拔劍殺數人趨白河奪舟達郢州兵亂奔沙洋趨藕池開慶初卜居江陵至沙市衆舟大集不可涉惟孝提劍驅左右而出舉白旗以麾令衆船登岸毋敢亂次幹官鍾輩英見而異之以告唐舜申舜申曰吾故人也具言其平生輩英謂曰今日正我輩立功之秋惟孝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輩英導宣撫姚希得難致之宴仲宣樓輩英酒酣曰天下如此將安歸

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軍賜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亦得大喜請所統姓名對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爲君侯紓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危甚於是擊鼓耀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招之不就物色之不可得後不知所終

論曰孟珙出將家通儒術豈能者倫其總戎重與蒙古共滅完顏氏一洗先世之恥功在宗廟余玠杜杲皆良帥王登王震楊拔張惟孝皆奇士然拔厄於疾疫命也玠等不獲伸其志盡其才誰之過乎

宋史新編卷之六

十五

程玘 梁成大 李知孝

李大同

程玘字懷古休寧人光宗末登進士第歷事寧宗理宗累官禮部尚書兼史職兼權吏部尚書拜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玉牒官進封新安郡侯最後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再奉祠遷至龍圖閣學士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卒贈特進少師玘十歲誅冰語出驚人直學士院時寧宗崩丞相史彌遠夜召玘舉家大驚玘妻丞相王淮文也泣疑有不測使人問之知彌遠出迎而後收涕彌遠與玘同入禁中草矯詔一夕爲制誥二十有五初許

楊皇后緘金一囊賜必受之不辭歸視之其  
直不貲彌遠以是銜之卒不與共政云

樂成大字謙之福州人開禧元年進士素荷賤亡恥作  
縣滿秩詣事史彌遠家幹前所言貞德秀當擊成大  
曰某若入臺必能辨此事所為達其語通判揚州尋遷  
宗正寺簿實慶初轉對首言大佞似忠大辨若訥或好  
名以自鬻或立異以自詭不察焉薰猶同器涇渭混  
流矣數日拜監察御史尋去魏了翁已從追竄人猶以  
為罪大罰輕真德秀狂僻繆不減了翁相羊家食宜  
削秩貶竄一等施行章既下不下者兩月或傳德秀有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衡陽之命時宰於帝前及帝曰仲尼不為已甚遂止  
錫三秩明年又奏楊長孺命徐瑄追三秩移象州  
居住胡夢昱移欽州編管權刑部侍郎帝一夕降  
旨黜之提舉千秋鴻禧觀時兼給事中急於別異  
上疏駁之遂寢祠命端平洪咨夔吳泳交章論駁錫  
兩秩泳復上疏送泉州居會王遂論亦上再錫秩徙  
潮州成大天資暴狠心術鷄四方賂遺列寘堂廡賓  
至則導之使觀尤嗜豪傑一日朝命毀其廬雖小人  
如李知孝亦曰所不堪者與成大同傳耳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史實慶元年上疏士大夫汲汲好名正救之力少而  
和清激之意多始則慷慨而激烈終則懇切而求去盡  
陰詆真德秀等又奏洪咨夔錫三秩放罷胡夢昱追毀  
除名勒停羈管象州拜右正言又言德秀節改聖語繆  
謬牒示導信邪說箠鼓同流其或再有妄言當追削流  
竄以正典刑疏既上遂鏤榜播告天下又言趣召之人  
率皆遲回久而不至以要君為高致以共命為常流時  
召傅伯成楊簡劉宰等皆不至故知孝詆之又奏張忠  
恕落職罷郡累遷工部尚書兼侍讀進兵部理宗親政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以質謨閣直學士出知寧國後省殿之與祠端平初監  
察御史洪咨夔權直舍人院吳泳交章論駁錫秩罷祠  
泳復封駁繼送婺州居住殿中侍御史王遂且論之再  
錫秩徙瑞州知孝苟於仕進優欲斂積不知紀極世指  
知孝梁成大莫澤為三凶卒以貶死天下快之  
李大同字從仲東陽人嘉定十六年進士歷官秘書丞  
兼崇政殿說書拜右正言兼侍講累遷殿中侍御史至  
工部尚書以質謨閣直學士知平江府提舉江州太平  
興國營乞致仕不許後卒于家大同以相臣喬行簡卿  
曲之權顯致貴顯王邁直德秀魏了翁嘗為所論云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曰富尼有訓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  
不處也觀程秘李大同第錄錄梁成大李知孝與莫澤  
號三凶顧皆躡華階享不貲之祿夷考其故則或以史  
補遠廢立預其謀也或以彌遠假手斥異已也或以喬  
科簡鄉曲所昵也是謂以道乎否耶秘與大同復保富  
貴以沒殆有天幸成大等不免寫死為天下笑世之士  
大夫何樂於為小人也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八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八

六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九

明南京戶部

楊棟 姚希得

陳宗禮 常林

馬光祖 高斯得

家鉉翁

附張山翁

楊棟字元極青城人紹定二年進士第二歷校書郎權  
密院編修官入對言祖宗立國不恃兵財法惟恃民心  
固結而已願陛下常存忠厚之意勿用峻急之人理宗  
悅以臣僚言奉祠起知興化軍孔子之裔有居涵頭鎮  
者棟為建廟闢田訓其子弟遷福建提點刑獄歷遷宗

宋史新編卷一百五十九

正少卿進對帝曰只是正心修身之說乎棟對曰臣所  
學三十年止此一說用之事親取友用之治凋郡察憲  
獄至為簡易遷太常少卿起居郎差知滁州殿中侍御  
史周坦論罷起歷吏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  
撰兼侍讀又以集英殿修撰兼中書舍人兼侍講出知  
太平州右補闕蕭泰來復論之罷奉祠起知婺州召奏  
事又奉祠度宗立為太子帝親擢棟詹事累官參知政  
事台州守王華甫建上蔡書院言于朝乞棟為山主詔  
從之因卜居于台累予郡不拜奉祠卒贈少保棟之學  
本諸周程氏負海內重望方賈似道入相登用故老列



之從官棟亦預焉及彗星見棟乃言重九旗非善也棟  
為世所少云或謂棟姑蘇是言告于帝謀遂似漢  
道覺之遂蒙疑而去所著有崇道集平舟文集

姚希得字逢原一字叔剛潼川人寧宗末第進士理宗  
累擢太府寺丞兼沂靖王府教授疏言自古甘蹈危亡  
之機非獨闇主而明君亦有焉朝廷者萬化所自出也  
實根於人君之一心夫何大明當天猶有可議者內小  
學之建人皆知陛下有意建儲也然歲月逾邁未親施  
行人心危疑無所係屬秦漢而下嗣不蚤定事出倉卒  
或官闈出令或官寺主謀或姦臣首議此皆足以危人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之國也陛下何憚而不蚤定大計耶第之盛人皆知篤  
於親愛也然依馮者眾輕視王法請託之行捷於影響  
楊干晉侯弟也亂行於曲梁而魏絳戮其僕晉侯始怒  
而終悔晉卒以霸平原君趙王弟也不出租稅而趙奢  
刑其用事者趙王賢而用之趙卒以彊皆足以興人之  
國也陛下何為而不少伸國法今女冠者流衆所指目  
近璫小臣時竊威福此皆陛下之心乍明乍晦之所致  
豈不謂之危乎陛下明於知人矣於用人固無權姦再  
用之意然道路之人往往竊議此元祐紹聖將分之機  
也竊根猶伏而未去不幾於安哲危乎帝改容曰朕欲

不用史嵩之累遷宗正少卿兼權給事中兼權刑部  
鄭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時西方用兵有為嵩之復  
出計者謂非此人不能辨帝有意再用知希得必執之  
出旨諭意希得毅然具疏密奏不報又繳鄧泳予祠之  
命右正言邵澤監察御史吳衍殿中侍御史朱熠相繼  
論罷久之起歷戶部侍郎帝曰姚希得才望可為閫帥  
乃進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歷華文閣直  
學士沿江制置使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希  
得初寧江軍自建康太平至池州列營置屋二萬餘間  
屯戍七千餘人帝聞之一再降詔獎諭加寶章閣學士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三

尋加刑部尚書依舊任兼淮西總領景定五年連拜端  
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兼權參知政事  
度宗即位連授參知政事以言罷奉祠既而以資政殿  
大學士金紫光祿大夫依舊潼川郡公致仕卒贈少保  
希得忠亮平實清儉自將好引善類不要虛譽蓋有誦  
薦于上而其人莫之知者蜀之親族姻舊相依者數十  
家希得廩之終身昏喪悉損已力晚年計口授田各有  
差所著有續言行錄奏藁檇州文集

包拯字宏父建昌人自其父揚世父約叔父遜從朱  
陸九淵學恢少為諸父門人講大學諸父驚焉

二年第進士直金谿主簿歷通判台州兼提點刑獄司  
主簿文字屢有捕寇功累遷福建提點刑獄兼知建寧  
兼轉運判官以待御史周坦論罷光州布衣陳景夏上  
書云包恢剛正不屈之臣言者汗峽之耳起歷直顯文  
閣浙西提點刑獄是時海寇爲亂恢單車就道討平之  
連進祕閣修撰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沈妖妓於水化  
爲狐人皆神之有母想子者得其情孀居與僧通狀則  
僧爲之也因責子侍養此步不離僧無由至母乃託夫  
諱日入寺作佛事以籠益衣帛因納僧以歸恢知之使  
人娶之置籠公庫逾旬吏報籠中臭達于外命沉於江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四

又姑死者假子婦棺以斂家貧不能償婦懇于恢恢怒  
買一棺給其婦卧棺中以試就掩而葬之改湖南轉運  
使罷景定初累遷華文閣直學士知平江府兼發運使  
召赴闕辭改知紹興又辭度宗卽位召爲刑部尚書進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封南城縣侯以資政殿學  
士致仕恢歷仕所至破豪猾去姦吏治蠹獄課益鹽理  
銀欠政聲赫然嘗因輪對曰此臣心惻隱所以深切爲  
陛下告者陛下惻隱之心如天地日月其閉而食之者  
自近習耳小戚耳參知政事董槐見而歎曰吾等有慚  
不棄他日講官因稱恢疏剴切願容納理宗欣然曰朕

何憚怒直言度宗亦敬重焉恢待其父疾滌濯枕席之  
穢不命僮僕臨終與處懷慎以簪窮約事戒諸子斂以  
深衣作書別親戚而後卒有光隕其地贈少保諡文肅  
且厚賜焉

常挺字方叔福州人嘉熙二年第進士歷監察御史兼  
崇政殿說書疏言邊閫三事曰時官才奏實功招實兵  
朝廷二事曰選良吏擢正人累遷吏部尚書咸淳三年  
授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封合沙郡公拜參知  
政事明年致仕卒贈少保

陳宗禮字立之東市爲江東提點刑獄宗禮往問學焉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五

淳祐四年第進士歷著作佐郎入對言天下方事於利  
欲之中士大夫奔競趨利惟至公可以遏之後升著作  
郎遷尚左郎官兼右司時丁大全擅國柄以言爲諱宗  
禮歎曰此可一日居乎陛對願奇腹心於忠良毋但寄  
耳目於卑近願四通八達以來正人毋但旁蹊曲逕類  
引貪濁遷至祕書監以監察御史虞處言追兩官送永  
州居住景定中起歷刑部尚書以起居舍人曹孝慶言  
罷度宗卽位兼侍講拜殿中侍御史疏言恭儉之德自  
上躬始清白之規自宮禁始左右之言利者必斥蹊蹙  
受私獻者必誅以詩進講因奏帝王舉動無微不顯古

人所以貴於慎獨也權禮部侍郎兼給事中富弼飲名曰排當理宗朝多內侍自爲之一有排當則必有私事密啓帝卽位益盛至出內帑以益宗禮上疏請禁絕不報再遷權禮部尚書乞祠不許以華文閣直學士爲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加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江州侯諡文定所著有寄懷斐藁曲轅散木集兩朝奏議經筵講義經史明辨經史管見人物論

常林字長孺同之曾孫入太學淳祐七年第進士歷官簽書臨安府判官不爲權勢撓有爲准東提舉常平辟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木

林提管林知其不可與共事笑而卻之未幾政府強林行錄拂衣去後歷監察御史知無不言嘗論天變及賈似道家爭田事論繼皇子竑嗣觸度宗怒遷司農卿尋爲兩浙轉運使禁戢吏姦不以急符督常賦海鹽歲爲賊潮害稼林請于朝捐金發粟復輟已帑大加修築新塘三千六百二十五丈名曰海晏塘是秋風濤大作塘不浸者尺許民得食居歲復告稔邑人德之累遷刑部侍郎平反全活者甚衆兼給事中封還隆國夫人從平

雖秩錄帝怒似道以御書令委曲書行林迄不奉命

以寶章閣待制奉祠德祐元年拜吏部尚書辭不許專

有越得甚峻林入見首言巴陵帝王之胃生不得其死不得血食沉寃幽憤鬱結四五年不爲妖爲異冥中者幾希願陛下勿搖浮議特發神斷宗社幸甚於是詔討論興故以開明堂禮成進端明殿學士提領戶部財用與執政恩數林以國步方艱非臣子貪榮之時力辭恩數與廟堂議事不合以疾謁告二年春拜參知政事爲夏士林繳駁拜疏出關數年卒

馬光祖字華父金華人寶慶二年進士歷直祕閣浙東提舉常平起復軍興監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兼知鎮江進直徽猷閣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以右正言劉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七

漢弼言罷後歷戶部尚書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帝趣入覲乞嚴下海米禁麻陳京師艱食和糴增價海道致寇三害加寶章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兼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連加寶章閣學士始至官卽以常例公用器血錢二十萬緡支犒軍民減租稅養鰥寡孤疾無告之人招兵置砦給錢助諸軍婚嫁拜端明殿學士荆湖南寧知江陵府去而建康之民思之不已帝聞命以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江東安撫使再知建康士女相

聚死祖益思寬養民力興廢起壞知無不爲蠲除前政

食之斯得應詔上封事時臺諫累疏論滿之罪竟不施  
行第因致仕予祠范鍾獨當國過失日章斯得皆  
之文言便嬖側媚之人尤足為清明之累陰姦伏蠱  
煽交攻陛下之心至是其存者幾希矣又言群臣屍  
宮禁奇裝濫貨外交豈可坐視而不之問遂使衆臣爭  
衡大權旁落養成積輕之勢以開窺覷之漸於是群  
慄懼或泣懇上前或上章求去合力排擠斯得遂求補  
外任告幾百餘日於是差知嚴州三請祠不許遷浙東  
提點刑獄遂劾知處州趙善瀚知台州沈暨等七人倚  
勢厲民不報改江西轉運判官斯得辭免上奏曰善瀚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者侍御史周坦之婦翁也沈暨者簽書樞密院事史宅  
之妻黨也祖宗以來未有監司按吏一不施行者壞法  
亂紀未有甚此臣身為使者劾吏不行反叨易節若貪  
榮冒拜則與世之頑頓無恥者何異乞併臣鐫罷以戒  
奉使無狀者坦上章劾罷斯得未幾坦亦罷七人竟罷  
去移湖廣提點刑獄攸縣富民陳衡老以家一糧食資  
彊賊劫殺平民斯得簿錄其家塔吳自性與衡老館客  
太學生憑燁等謀中傷斯得盜折官檣斯得白于朝復  
正其罪出一篋書具得自性等交通省部吏胥情狀斯  
得并官於朝下其事天府索出賕銀六萬餘兩黥配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至建康終始一紀威惠並行百廢無不修舉云

高斯得字不妄忠義傳稼之子也入太學第進士授利  
路觀察推官辟差四川茶馬幹辦公事李心傳辟為檢  
閱文字端平二年稼戰沒于浦斯得與其僮潛往其處  
得遺體奉以歸見者感泣歷軍器監主簿兼史館校勘  
時丞相史嵩之柄國斯得遇對空應盡言應詔上封事  
乞擇才並相由是忤嵩之意遷太常寺主簿仍兼史館  
校勘時高定子以禮部尚書領史事嵩之恚使其黨  
叔父兄子不可同朝以斯得添差通判紹興府又通判  
嘉興召為太常博士遷秘書郎淳祐六年正月朔日有

使省寺高鑄等二千餘人初自性厚昭宦者言於  
宋四斯得以緡錢百萬進願易近地一節理宗曰高  
使漢安得有是而斯得力求去加直祕閣湖南轉運  
官政尚右郎官未至改禮部郎中上疏極論時事改  
左司力辭內批兼侍立修注官監察御史蕭泰來論罷  
論年以直寶文閣知泉州力辭遷福建路計度轉運副  
使朝廷行自實田斯得言按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令  
民自實田主上臨御適三十一年而異日書之史冊正  
與秦同丞相謝方叔大嫺即為之罷董棍入相召為司  
農卿程元鳳入相改祕書監丁大全入相監察御史沈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炎論斯得以閩漕交承錢物下郡吏天府榜死數人先  
是吳自性之獄高鑄黥配至是為相府監奴喉炎發其  
端京尹顧岩傳會其獄安吉守何夢然奉行其事陵鑠  
甚至斯得不少挫竟無所得大全既謫朝廷罪其委任  
非人遂斬鑄斯得既拜浙西提刑之命炎浙西人泣於  
上前乞更之移浙東提舉常平命下給事中章鑑繳還  
斯得杜門不出彗星見應詔上疏曰陛下專任一相虛  
心委之若非大失人心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似道匪  
以聞度宗即位召為祕書監又論罷復遷祕書監  
許累遷工部侍郎屢求補外以顯文閣待制知

軍府度宗崩陳宜中入相以樞密部尚書召韓侂  
澈烈指陳當時之事無所遺韓翰林學士知制誥兼  
讀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平加贈  
太師臺諫徐直方等論似道誤國乞安寢籍表簿錄其  
家丞相留夢炎庇護之止令散官居住且謂簿錄擾及  
無事斯得謂散官則安寢籍降官分司則居住祖宗制  
也夢炎語寒夢炎乘間直罷去平章事王爚監察御史  
俞浙併罷斯得於是宋亡矣所著有詩膚說儀禮台抄  
增損刊正杜佑通典恥堂文集行世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兼樞密都承旨賜進士出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  
城降鉉翁獨不署元帥遣使至欲加縛鉉翁曰中書省  
無縛執政之理堅奉表祈請于元以鉉翁介之禮成不  
得命留館中聞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月元以其  
節高欲尊官之以示南服鉉翁義不二君辭無詭對鉉  
翁遂於春秋自號則堂改館河間適以春秋教授弟子  
數為諸生談宋故事及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元成宗  
即位放還賜號處士錫賚皆辭不受數年以壽終同時  
有張山翁者為荆湘宣撫司幹官鄂守張晏然議降元

山翁以書謝讓之晏然既降山翁執元人諱曰若  
不後居黃鵠山聚徒教授而終山翁字君壽晉州人  
鼎定三年進士有南紀緇林藏雲山相鋤等集  
論曰楊棟學宗伊洛晚昵賈似道為名節玷包恢武健  
矯終弛政聲赫然至用肉刑督公田酷矣姚希得長者  
馬光祖惠人常挺陳宗禮高斯得咸正直士常林在國  
遠道將節不苟立平家鉉翁義不仕元其顧視留夢葵  
輩何啻大幾也

明南京戶部主事蕭田柯維繫編

趙景緯 李伯玉 楊文仲

歐陽守道 劉敬

趙景緯字德父於潛人有志程朱之學葉味道謂之曰  
度正吾黨中第一人遂往見首誨以求放心為本由是  
往來二人之門研索益精入太學登進士第授江陰軍  
教授母喪除以祿不逮養不復出作讀易菴懸壺山召  
為史館檢閱累辭不許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崇道觀三  
辭不許景定元年特授秘書郎遷著作郎皆辭不許以  
疾勾祠以內祠兼史館校勘史成兩乞外祠許之進直  
秘閣辭職名不許差主管崇禧觀依舊職差知台州再  
辭不許趣命益嚴至郡取陳述古諡俗文書示諸邑且  
自為之說取孝經庶人章為四言詠贊其義使朝夕歌  
之至有為之感涕者舉遺逸旌孝行建社倉浚河築隄  
節浮費進考功郎官再辭不許兼澄靖惠王府教授是  
冬四辭新命且乞祠皆不許乃乞於赤城桐柏之間采  
藥著書庶幾有補後學而病廢之身不為無用於聖世  
不許御筆兼崇政殿說書三辭不許乃造朝以易進講  
曰楊厲祗懼乃天心之所存聖人先處於憂故能無憂



應處以危故能無言文翰雖守令曰與其糾劾  
之而後未必盡得其情孰若精擇於未用之先而使  
之各稱其職譬出于柳應詔上封書曰損王食不若損  
內帑卻貢奉之為實避正朝不若塞倖門廣忠諫之為  
實肆大責不若擇循良黜貪暴之為實蓋天意方回而  
未豫人心乍悅而旋疑此正陰陽勝復之會眷命隆替  
之機也兼史職辭不許轉對言辨義利之限破繫各之  
私母以閹閹之賤干公議母以戚畹之私紊國常乞歸  
田里不許拜太府少卿兼職仍舊辭不許復上疏乞歸  
不許以直敷文閣知嘉興府辭仍乞奉祠皆不許咸淳  
元年至郡首以護根本正風俗為先務拜宗正少卿御  
筆兼侍講辭不許乃還家三乞祠御筆趣行猶乞寬告  
不許至國門御筆兼權工部侍郎時暫兼權中書舍人  
三辭不許以禮記進講間陳敬恕之義封還恩詞頭  
帝從之又言損德害身之大過過於嗜欲而窒欲之要  
莫切於思又曰雷發非時竊迹今日之事而有疑焉內  
批疊降而名器輕宮闈不嚴而主威廢橫恩之濫已吸  
而復出戢貪之詔方嚴而隨弛陛下可不思致災之由  
而亟求所以正之哉准權禮部侍郎兼修玉牒再辭不  
許并兼侍讀辭不許進聖學四箴一曰惜日力以致其

勸二曰精體認以充其知三曰屏嗜好以專其業四曰  
謹行事以驗其用屢乞歸田里帝勉留之請益力特授  
集英殿修撰知建寧府辭不許乃還家召為中書舍人  
三辭不許請益力進顯文閣待制依所乞予祠辭職名  
不許遂差提舉王隆萬壽宮有疾謝醫却藥曰使我清  
心以順天命毋重惱我懷拱手三揖乃卒特贈四官至  
中奉大夫諡文安景緯天性孝友雅志冲澹親沒無意  
仕進故其立朝之日弗久云  
李伯玉字純甫餘干人端平二年進士第二初名誠以  
犯理宗潛諱改焉歷官校書郎奏言臺評迎合上意論  
梁史新編卷五十一  
三  
罷尤煇楊棟盧鉞三人忠表不辨乞同罷帝不允監察  
御史陳垓連劾罷之奉雲臺祠累遷尚右郎官侍御史  
何夢然論伯玉酒吳潛死黨復奉祠遷至太府少卿祕  
書少監起居郎工部侍郎度宗即位兼侍講權禮部侍郎  
升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費似道嘗集百官議  
事忽厲聲曰諸君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眾默然莫敢  
應者伯玉答曰伯玉殿試第二名平章不拔擢亦可至  
此既退即治歸以顯文閣待制知隆興府右正言黃萬  
壽論罷召入觀擢權禮部尚書兼侍讀似道益專國事  
帝以伯玉舊學進之臥內相對泣下欲用以參大政

伯玉尋病卒伯玉嘗請龍童子科以爲  
新成入材厚風俗趨汝騰薦八士各有品目於伯  
玉曰銅山鐵壁立朝風節大較似之所著有斛峰集  
楊文仲字時發彭山人淳祐七年以貢試第一入太學  
九年又以公試第一升內舍時言路頗壅因季冬雷震  
首帥同舍叩閣極言時事有曰天本不怒人激之使怒  
人本無言雷激之使言一時爭傳誦之升上舍爲西廊  
學錄寶祐初登進士第從父棟守婺州罷歸文仲往問  
伊洛之學歷太學正升博士時棟爲祭酒講學益詣精  
邃遷國子博士勾外添差通判台州故事守貳尚華修

宋史新編卷五

四

正月望取燈民間更以白文仲曰爲吾然一燈足矣劾  
慶東郊守因欲泛湖文仲卽先馳歸添差通判揚州召  
爲宗學博士近輔兵變水忠輪對言春多沈陰豈但多  
秋之憂於時爲太尤軫莫陸之慮天日則洪水發焉蘇  
湖則弄兵興焉將習黃金橫帶之娛兵疲赤籍掛虛之  
尤蚩蚩編氓得以輕統府瑣瑣警遽輒以憂朝廷設不  
幸事有大於此者國何賴焉度宗竦聽顧問甚至遷太  
常丞尋兼崇政殿說書再遷將作監帝以疾連不視朝  
文仲奏聲色之事若識得破元無可好帝斂容端拱  
又奏建宗陽宮壞徙民居畿甸騷然文仲疏陳移

之舉爲香火之庭不得爲善計矣陛下紹祖宗之位  
以諸老之居爲輕重哉翌日面奏益懇丞相贊似道  
奏曰楊文仲多言時詔卿監以上薦人才文仲薦陳存  
呂折鍾季玉等十有八人名士二人金華王栢天台車  
若水也兼國子司業兼侍立修注官又以棟太學教諭  
彭成大造似道主管崇禧觀出知衡州召爲祕書少監  
尋又兼崇政殿說書遷太常少卿兼國子司業遷起居  
舍人恭帝卽位授權工部侍郎兼樞密院右郎官尋兼給  
事中時丞相王煥陳宜中不協文仲上疏言事危且急  
袁祖宗所深賴億兆所寄命在乎二相苟以不協之故

宋史新編卷五

五

今日不戰明日不征時不再來後悔何及尋兼國子祭  
酒時元兵渡江畿甸震動朝士多棄去者侍從班惟文  
仲一人詔旌在列不去者二階文仲疾益甚勾祠以集  
英殿修撰知漳州再上章乞致仕改知泉州因將家歸  
嶺南待次卒而宋亡矣有見山文集  
歐陽守道字公權一字迂父吉州人初名異自以更名  
應舉非是當祭必稱罷少孤貧無師自力於學年未三  
十翕然以德行爲鄉郡儒宗淳祐元年第進士授雲  
主簿調贛州司戶守江萬里作白鷺洲書院首致守道  
爲諸生講說湖南轉運副使吳千良聘爲嶽麓書院

守道初升講發明孟氏正人心承三聖之遺教  
悅服宗人新及子必泰先寓居長沙聞守道至在訪之  
初猶未識也晤語相契守道即請于子良禮新為傳  
書院講書新講禮記天降時山川曰雲一章守道起  
曰長沙自有仲齊吾何為至此仲齊新字也踰年新卒  
守道哭之慟自銘其墓又薦必泰於當道子良代守道  
復還吉州萬里入為國子祭酒薦為史館檢閱召試館  
職授秘書省正字歷遷秘書郎轉對言欲家給人足必  
使中外臣庶無復前日言利之風而後可以言罷守道  
徒步出錢塘門唯書兩篋而已度宗立特旨與祠少傳

宋史新編卷第十

七

呂文德應詔舉賢凡九十六人守道預焉添差通判建  
昌軍以書謝廟堂曰史贊大將軍不薦士今大將軍薦  
士矣而某何以得此於大將軍哉幸嘗蒙召擢備數三  
館異時或者謂其放廢無聊託身諸貴人虧傷國體則  
寧得而解願仍賦祠祿足矣遷著作佐郎兼崇政殿說  
書兼權都官郎官經筵所進皆切於當世務上為動色  
遷著作郎卒家無一錢所著有易故文集

劉敞字晦伯樂清人淳祐十年試入太學時丁大全劾  
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其位敞率同舍生伏闕上  
書坐貶南安軍安置至則盡取濂洛諸子書摘其精切

之語集為十卷名曰濂洛論語及大全貶敞還太學未  
幾侍御史陳垓誣劾程公許右正言蔡榮誣劾黃之純  
俱罷去六館相顧失色敞又率諸生上書其略曰扶植  
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論祖宗建置臺諫本以伸  
君子而抑小人呂公論而杜私說迺今老蔡自肆姦種  
相仍以諂諛承風旨以傾險設機阱以泐忍盜官爵陛  
下非不識拔群賢彼則忍於空君之堂陛下非不容  
受直言彼則勇於倒公議之戈不知陛下何負此輩而  
彼乃負陛下至此耶陛下萬機之暇試以公許之純與  
垓榮等熟思而靜評之其言論孰正孰邪孰忠孰佞雖

宋史新編卷第十

七

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別是非况以陛下明聖而顧不  
察此且陛下擢用臺諫若磊卿客夢等卓為天下稱首  
然甫入而遽遷或一鳴而輒斥獨垓榮輩久汙要津根  
據而不拔劉向所謂用賢轉石去佞拔山者乃今見之  
自昔天下之患莫大於舉朝無公論空國無君子我朝  
本無大失德於天下而乃有宣靖之禍夫豈無其故哉  
始則邪正交攻更出迭入中則朋邪翼偽陰陷潛詆終  
則倒置是非變亂黑白不至於黨禍不止向使劉安世  
陳瓘諸賢尚無恙楊畏張商英周秩輩不久據臺綱其  
禍豈至此烈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今朝廷善類無幾

心懷姦險者則以文藻飾佞舌志在依違者則以首鼠  
持圓機宗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為陛下伸一喙者則  
其勢必終於空國無君子舉朝無公論脫有緩急彼一  
二儉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乎雖借尚方劍以礪其首  
尚何救於國事之萬一哉自昔大奸巨孽投閑散地惟  
規朝廷意向以圖進用之機今右轄久虛姦臣垂涎有  
日矣聞之道路餽遺不止於鞭撻脉絡潛通於禁近若  
公論不明正人引去則遲回展轉鉤衡重寄必歸於章  
惇等乃止今日之天下乃祖宗艱難積累之天下豈堪  
此輩再壞耶又諫游幸疏曰嘉舜禹湯文武之兢兢祗

宋史新編卷五

懼終始憂勤為嘗借祈禳之說以事遊觀之逸陛下春  
秋尚少貽謀垂憲之機悉在陛下作而不法後嗣何觀  
以材署昭慶宮節度掌書記由學官試館職咸淳中拜  
監察御史論內降恩澤曰命令帝王之樞機必經中書  
參試門下封駁然後付尚書省施行凡不由三省者名  
曰斜封墨勅不足效也出納朕命載於書出納王命誅  
於詩不專言出而必言納者蓋以命令不能皆中乎理  
於是右出而復有納焉改正字父喪除授集英殿修撰  
沿海制置知慶元府事遷至試吏部尚書兼工部尚書  
兼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兼侍讀以母憂去明年江上師

潘丞相陳宜中起復蔽為端明殿學士不起及曾似  
韓震死宜中謀擁二王由溫州入海以兵逆敵共政將  
遜相位於是敵託宗祀於母弟遂起至羅浮卒初陳宜  
中夢人告之曰今年大災流行人死且半服大番者生  
繼而疫厲大作服者果不死及敵病宜中令服之終莫  
能救其配林氏舉家蹈海未幾海上事亦瓦解敵有  
家川集行于世

論曰趙景緯惠民輕爵祿李伯玉勁氣峻節不為權倖  
屈楊文仲多為士以道規人主歐陽守道言欲厚民生  
在百察不言利而身允踐之劉黻在太學兩上書扶正  
宋史新編卷五

九

抑邪及登朝阻內降恩澤最後奪喪浮海從二少帝圖  
興復斃而後已噫若數儒者真可謂不負所學哉

向士璧 汪立信 孫子秀 陳仲微

向士璧字君玉常州人負才氣精悍甚自好紹定五年  
進士歷通判平江府歷龍慶起至湖北安撫副使兼知  
峽州兼歸峽施黔南平軍紹慶府總撫使進至直隸國  
關元兵犯蜀台州告急制置司檄赴援數立奇功帝語  
群臣曰士璧不待朝命進師歸州且捐家貲百萬以供  
軍費其志足嘉進必閣修撰樞密都承旨仍舊職累官  
樞密副侍郎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升湖南制置副使

完將九良哈解兵自交北還前鋒至城下攻圍急士  
發極力守禦間後隊且至遣王輔佑率五百人往覘之  
以易正大監其軍過於南岳市一戰有功潭州圍遂解  
事聞進兵部侍郎兼轉運使賈似道入相奏其功諷監  
察御史陳寅侍御史孫附鳳一再劾罷之送潭州居住  
又稽守城時所用金穀逮至行部責償幕屬方元善者  
極意逢迎似道意士壁坐是死復拘其妻妾殺之其後  
元善改知吉水縣俄歸得往常呼士壁時輔佑亦遠  
適及文天祥起兵召輔佑下譴所則死矣德祐初詔追  
復元官仍還從官恩數立廟潭州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

汪立信澈從孫也居六安淳祐元年立信獻策招安慶  
劇賊借補承信郎六年登進士第歷通判建康府荆湖  
制置趙葵辟充策應使司及本司參議官鄂州圍解賈  
似道惡聞外之臣與已分功適行打算法於諸路欲以  
軍興時冒費為罪擊去之馬光祖代葵且素與葵隙遂  
迎合似道意遽召更稽勾簿書卒不能得其疵乃以開  
慶二年正月望夕張燈宴設錢三萬緡為葵放散官物  
聞于朝立信時猶在幕力爭之曰方艱難時趙公莅事  
勤勞而公以非理擱拾之公一旦去此後來者復效公  
所為可乎光祖怒曰吾不才不能為度外事知奉朝命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

而已君他日處此勲為之立信曰某必不效公所為  
光祖益怒立信即投劾去光祖悔而留之議遂寢初  
信為通判葵嘗以公事劾及在府亦謀議寡諧時論謂  
立信長者而鄙同時方元善之陷向士壁為險薄也立  
信累遷權兵部尚書荆湖安撫制置知江陵府移書似  
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為度夫  
天之不假易也從古以然此誠上下交修以延續天命  
之幾重惜分陰以應事赴工之日也為今日之計者其  
策有三夫內郡何事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距  
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刁斗相聞餽  
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選宗室親王忠良有  
幹用大臣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任得其人此上策也  
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  
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三三年邊遽稍休落垣稍固生兵  
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  
若銜璧與櫬之禮則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  
詎曰暗賊狂言敢爾蓋以立信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  
廢斥之咸淳十年元兵大入似道督諸軍出次江上以  
立信為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淮招討使俾就建  
康府庫募兵援江上諸郡立信既受詔以妻子託愛將

金明卽日上道與似道遇蕪湖似道拊立信背與似道  
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  
句不得似道問立信何向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  
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爾既至則建康  
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  
爲宋臣死爲宋鬼終爲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率所部  
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已而聞似道師  
潰蕪湖江漢守臣皆望風降立信歎曰吾今日猶得  
死於宋土也遇酒酒必飲與談手爲表起居三宮與  
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振衣撫案

宋史新編卷五

上

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遺表聞贈太傅伯顏入  
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以其二策告伯顏曰宋有是  
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  
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立信子麟內  
書寫機宜文字在建康不肯從衆降崎嶇走閩以死  
孫子秀字元實餘姚人紹定五年進士調吳縣主簿邑  
有妖人稱水仙太保子秀火其廬沈其人於太湖曰實  
汝水仙之名矣妖遂絕歷知金壇縣嚴保伍釐經界結  
義役崇學校訪國初茅山書院故址新之以待遠方遊  
學之士通判慶元府主管浙東鹽事辟幹辦行在諸司

燈軒院衢州寇作水冒城郭知縣守屬子秀行  
立保伍選用土豪旌常山縣令陳謙亨寓士周還洋  
捍禦之勞且表於朝乞加優賞人心由是競勸未幾  
復起江山玉山間甫七日禽四十八人終子秀之什賊  
不復動水潦所及則爲治橋梁修堰障完城壁浚水原  
助葺民廬招通鄰里奏蠲秋苗代納其夏稅民用復蘇  
南渡後孔子裔孫寓衢州衢學奉祀因循踰年子秀撤  
廢佛寺奏立家廟如闕里以政最遷太常丞被讒罷未  
幾遷大宗正丞遷金部郎中遷左司兼右司再兼金部  
興丞相丁大全議不合去國差知吉州尋錫罷時變倖

宋史新編卷五

上

朱熹凡三劾子秀開慶元年爲浙西提舉常平徙提點  
刑獄兼知常州尋以兼郡則行部有妨得請專其事擊  
倉舉廉風采凜然行獄爲清進大理少卿直華文閣浙  
東提點刑獄兼知婺州婺多勢家以爲厲已喉言者罷  
之尋遷湖南副漕以迎養非便辭移浙西憲遠近稱爲  
神明風聞者謂凌轢州縣劾罷之子秀笑而已後移江  
東度宗卽位進太常少卿兼右司尋兼知臨安府以言  
罷起知婺州卒子秀少從劉漢卿遊磊落慷慨抵掌  
談凡朋友死生患難營救不遺力聞一善則手錄之  
陳仲微字致廣高安人其先居江州淮表義門嘉泰



年集進上調莆田尉囊山洋嶺與郡學爭水利久不決  
仲微按法曰由在浮屠其徒揭其事鐘上以爲寃且冀  
祝詛然莫省爲仲微也仲微過寺見之曰吾何心哉吾  
何心哉唐明首僧無疾而死寓公有誦仲微於當路而  
密授薦牘者仲微受而藏之踰年其家負縣租竟逮其  
奴寓公有怨言仲微遂其牘緘封如故其人慚謝終其  
任不敢撓以私遷海鹽丞改知崇陽縣寢食公署旁曰  
與父老棋堅相爾汝下情畢達通判黃州江州遷幹辦  
諸司審計事知荊州江西提點刑獄近丞相賈似道監  
察御史舒有開言罷久之起知惠州遷太府寺丞兼權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古

侍右郎官輪對言祿餌可以鈎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  
聳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陸  
沈天下之英雄似道怒又諷言者罷奪其官久之敘復  
咸淳末元兵陷樊城呂文煥以襄陽降國勢危甚仲微  
上封事其略曰失襄之罪不專在於庸閹疲將移兵也  
君相當分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今代言乏知  
體之士翹館鮮有識之人吮肯茹柔精習成痼君道相  
業兩有所虧顧此何時而在廷無謀國之臣在邊無折  
衝之帥惟君相慨然改悟天下事尚可爲也乃出仲微  
江東提點刑獄德祐元年遷至殿中侍御史端宗即位

海上拜吏部尚書給事中崖山兵敗走安南越四年卒  
年七十二後其子文孫與安南王族人益稷降元鄭鑑  
南征安南王憤伐仲微墓芥其棺仲微天稟篤實雖生  
長富貴而惡木非食自同輩人故能涵飮六經於諸千  
百家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釋老之學靡不搜攷云

論曰宋自開慶以來元兵日迫宗社危如累卵當國者  
協力百執事猶懼弗支何況賈似道專而愎忌而忮耶  
夫向上壁帥潭誠有捍禦功乃懼撫其罪繫於囹圄汪  
立信自荆閫貽書責其耽樂且爲區畫數端皆非忠言  
至計反懷忿而中以法孫子秀陳仲微之節操政績卓  
爲世吏師亦槩不能容假臺論罷去他若吳潛皮龍榮  
曹世雄皆以非辜死文天祥謝枋得皆以直道黜而害  
類盡矣姦人逞私不恤國一至此極矣怪臣工多解體  
而叛官降敵者踵相接也詩曰亂之初生僭始既通亂  
之又生君子信讒其謂亡宋之君臣乎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

道學

明南京戶部主事 莆田柯維騭

記曰人不學不知道然則舍道亦奚學矣在昔帝王盛時上無異教而下無異論周衰後弛天下之學術爲裂仲尼道大莫能容退而刪修六經以詔來世曾子子思孟軻各有講授斯道不絕如錢漢唐之儒擇不精語不詳而後進溺於見聞窮年矻矻會不離記誦辭章之末何啻爲輪扁之所笑乎迨至有宋歷千數百年周邵二程張朱諸君子接踵而出皆挺然以道自任其所論述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一

足續孔孟遺緒元儒劉因嘗評之曰邵至大周至精程至正朱子則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惜於張載弗之及以彼志道精思窮神知化當在周邵之間乎或問張南軒銳於希顏固也呂東萊扶持絕學與考亭南軒爲同道友茲傳何以獨遺豈博而末約與要之未及知命之年弗見其至耳嗟夫奎躔啓運諸儒殆不虛生其間伊川考亭名最高嫉最衆至目爲僞學禁錮以老斯君相之過也身歿論定褒崇有加顧於宋何補矣讀史至此不覺一歎

周敦頤

程頤

程頤

張載

邵雍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爲以舅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一訊立辨部使者薦湖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欲深治之逮酷悍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于版歸將集官去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達悟囚得免移郴之桂陽令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頤爲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徒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歷合州判官部使者趙鼎或於諧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一

上

通判虔州守虔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知郴州用并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爲已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癘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并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其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原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榮養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大極大極動

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大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又著通書發明太極之蘊據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知道因與為友使二子顯頤受業焉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顯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頤未悟訪敦頤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顯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邪其善開發人類此嘉定十二年賜諡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子廟庭子壽實文閣待制

程顯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徙河南高祖羽二司使父珦

仁宗錄舊臣後以為黃陂尉歷知漢州熙寧法行瑄未便使者李元瑜怒即移病歸旋致仕累擢大中大夫卒年八十五有終始之節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唯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所得奉祿分贍親戚之貧者官小祿薄充已為義人以為難文彥博蘇頌等表其清節詔錫帛二百官給其葬顯第進士調鄂上元主簿山有池產龍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顯捕而脯之為晉城令富人張氏父死且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出懷中書所記為驗曰某年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顯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翁稱叟駭謝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偽無所容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民愛之如父母政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顯名數召見從容咨訪一日論事久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乎顯不飾詞辯獨以誠意感動上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室慾求賢育才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四

易有曰人主當防未然之欲帝俯躬曰當防未然之  
論人材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帝曰朕何敢如是王  
安石更法令言者攻甚力頴被旨赴都堂議事安石方  
惡言者厲色待之頴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  
以聽安石爲之媿屈自安石用事頴每爲帝言君道以  
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  
水行其所無事也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  
不可而能有成者况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  
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微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  
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安石本與之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善既不合猶敬其忠信不深怒神宗亦重其去屢請不  
許頴閤門待罪乃除提點京西刑獄因辭曰臣言是願  
行之如其妄言願賜顯責改簽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  
在長安上疏求退稱頴公直以爲已所不如時內侍程  
昉爲外都水丞怙勢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婦兵治一殿  
河頴以法拒之昉請於朝許調八百人天方大寒昉虐  
用之衆逃歸群僚畏昉欲勿納頴曰彼逃死自歸弗納  
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卽親往啓門撫勞約少休三日  
復役衆驩踴而入員以事聞得不遣昉亦不敢訴曹村  
婦狀帥劉渙盡以廩兵付頴經度親臨決院激勵士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六

事數日而合頴求監局以便養得洛河竹木務歷年不  
絕頴特遷太常丞帝欲命脩三經義執政沮之以知  
樞密院境有廣濟蔡河瀕河惡子無生理頴脅取行舟  
船賃頴捕得一人盡得其黨類貫宿惡分地處之令以  
稅經爲業且察爲姦者自是境無焚剽患內侍王中正  
後閱保甲權焰震灼階邑競後供張悅之主吏來請頴  
曰吾邑貧獨有令故青帳可用耳中正數往來境上卒  
不入頴初領扶溝不數月以薦除判武學李定劾其新  
法之初首爲異論罷歸舊任歲餘坐獄囚遂責監汝州  
鹽稅所創溝洫學校之法皆幾成而廢哲宗立召爲宗  
正丞頴平生有意經濟及是徵還卅方冀大用未赴而  
卒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年五十四頴資性過人  
充養有道和粹之氣溢於面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  
未嘗見忿厲之容遇事優爲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自十  
五六時與弟頤聞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  
東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六  
經而後得焉頴慨秦漢以來斯文久湮欲振而起之其  
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  
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惑  
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

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彀彀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鳴也邪誕妖巫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又所著定性書實闡聖學之秘與太極圖說相表裏天下學者咸傳誦之謬公採衆論題其墓曰明道先生顯嘗爲安石條例司官屬頤撰行狀諱之朱熹謂頤乃大賢以上作用云同敦頤賜諡曰純公封河南伯從祀孔廟

程頤字正叔少與兄顥受學周敦頤年十八上書闕下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七

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游太學胡瑗試諸生顏子所好何學讀頤論謂學以至聖人之道大驚卽延見處以學職嘗應進士舉值廷試罷遂不復試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執政其疏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詔爲西京國子教授辭尋以祕書省校書郎召入見擢崇政殿說書疏言習與知長化與心成夫率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勸講分直以爲

或有不失隨事獻規歲月積久必能養成聖德

每進顏色甚恭繼以諷諫聞帝宮中盥漱嬾頤奏願此心以及四海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頤乞改賀爲慰既除有司請開宴頤言除喪設宴是喜之也蘇軾奏頤不近人情至以俚語相侮頤門人賈易朱光庭不能平上疏攻軾胡宗愈卽臨因頤讓更張國子條制及請經筵坐講不合連章劾頤不宜用孔文仲又極論請罷歸田里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力辭不報父喪終三省奏除頤館職太皇太后謂其不靜蓋蘇轍洎之復除西監加直祕閣力辭御史董敦逸撫疏中怨望輕躁語去官紹聖迫貶元祐諸臣目爲姦黨頤坐竄涪州李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清臣尹洛卽日迫遣徽宗立移峽州俄敏復又奪於崇寧黨禁弛復宣義郎致仕卒于家年七十五頤之學自謂與兄同蓋以誠爲本以聖人爲師張載稱其兄弟符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其言之旨若布帛菽粟然知德者尤尊崇之頤晚年著易春秋傳嘗言今農夫祔寒暑雨播種五穀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藝作爲器物吾得而用之介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無功澤及人而浪度歲月晏然爲天地間一蠹唯綴緝遺人遺書庶幾有補爾師道尊嚴淵源所漸皆爲名士皆不祀於北巖世稱伊川先生高宗詔贈直龍圖閣

正公封伊陽伯從祀孔廟

子厚大梁人祖復集賢學士父迪殿中丞知府卒于官遂家于郛載少喜談兵欲結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嘗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為未足又訪諸耆老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者甚眾二程至與論易語人曰二程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於求於是盡棄其學淳如也第進士為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

宋史新編卷百五

九

召鄉之高年者宴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公事熙寧二年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召問治道對曰為政不法三代終僻道也授崇文院校書王安石問新政載曰公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王人琢玉則宜有不受命者矣移疾屏居南山下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志道精思未嘗須臾忘也每告諸生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以為知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其學尊禮貴德

宋史新編卷百五

十

樂天樂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孟為法黜佛老神又論定井田宅里發敘學校之法呂大防薦以備諮訪乃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且而卒年五十八門人共買棺奉其喪還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牛躡載學方力行為關中士人宗師世稱為橫渠先生著書曰正蒙又作西銘曰乾稱父而坤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幼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惴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望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惇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賴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中生其悲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命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言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王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殁吾寧也程頤謂西銘明理一分殊廣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



之論同功云同諸賢賜諡曰明公封郡伯從祀孔廟第  
戲字天祺第進士熙寧初爲監察御史裏行累章論王  
安石亂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陳  
升之趙鼎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欲與爲死黨李  
定以邪詔竊臺諫呂惠卿刻薄辯給假經術以文致言  
置宜勸講君側書數十上又請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  
面而咲戲曰哉之狂直宜爲公咲然天下之咲公者不  
少矣出知公安縣徙監司竹監至舉家不食筍嘗愛用  
一卒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簪治之無心貸罪已正待  
之復如初其德量如此卒于宣和四十七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

郡雍字堯夫河南人始爲學卽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  
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於古吾獨未  
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鄒之墟久之  
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  
學受河圖洛書宓義八卦六十四卦圖象之才之傳遂  
有端緒而雍探賸索隱妙悟神契多其所自得嘉祐詔  
求遺逸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嘗  
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  
其居曰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每旦焚香燕坐晡時  
酒三四甌微醺卽止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風雨常不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一

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卒年六十七贈祕書省著作  
郎元祐中謚康節程顥初侍其父識雍退而歎曰堯夫  
內聖外正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  
其心虛明白能知之雍疾病司馬光張載與顥兄弟晨  
夕候之將終衆議喪葬事外庭雍皆知所言召子伯溫  
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顥銘其墓謂純一  
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著書曰皇極經世觀  
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  
伯溫字子文父雍與司馬光韓維呂公著程頤兄弟  
友伯溫入聞庭訓出則事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輩

為舟世交故學益博尤熟當世之務元祐中以薦特擢  
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蔡確之罷相也邢恕亦  
被黜移知河陽間道謁確於鄧謀遣定策事恕出司馬  
光之門又與子康同登科第及是康父喪除詣闕恕約  
康會河陽伯溫止康曰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  
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  
從必為異日之悔既而恕果勸康作書稱確有定策功  
以為他日全身保家計康竟如其請梁燾以諫議召恕  
亦要至河陽日夜論確功不休且以康書為證燾不悅  
會吳處厚奏確詩謗朝政請誅劉安世其請誅確且論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七

恕罪亦命康分析康始悔不用伯溫言康卒子植幼宣  
仁后憫之呂大防曰康素謂伯溫可託請以伯溫為西  
京教授教之伯溫既至則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  
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力學不懈卒有立章惇嘗事康  
節及為相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頤  
謂伯溫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  
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猶薦之于朝伯  
溫願補那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秩滿惇  
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幕實  
璉惇也微宗即位以日食求言伯溫上書累數千言大

要蔡確之罪制度辦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顧別君子  
人戒勞役用其語極懇至宣仁之謗伯溫既辨之又著  
為書名曰辨誣後崇寧大觀間以元符上書人分邪正  
等伯溫在邪等中以此書也出監華州西嶽廟歷主管  
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童貫為宣撫使上大夫求速  
化者爭出其門伯溫聞貫來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擢  
提點成都路刑獄蜀人德之除知路轉運副使提舉太  
平觀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贈秘閣修撰初殖有言世  
伯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  
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既為宰相當以宰相待之  
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劉摯  
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以貽後日  
禍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溫游及當相乞行  
追錄始得贈焉鼎又嘗表伯溫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  
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於崇寧世以此三語盡伯溫山  
處云所著又有辨惑河南集聞見錄皇極系述皇極經  
世序觀物內外篇解等書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古

劉絢	李願	謝良佐	游酢
張繹	蘇軾	尹焞	楊時

羅從彥 本侗

四程氏門人

羅從彥字質夫其先常山人後徙河南祖彥卿處部郎中父師旦朝散大夫絢以祖蔭爲壽安主簿後長子令賢公進如期而集迄去不啻一人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蠲稅財二三絢力爭不得還其榜請易之富弼嘆曰劉向古縣令也元祐初大臣相繼以經明行脩薦爲京兆府教授又爲太學博士卒年四十三絢自結髮從程顥學篤信而固守之顥每言他人之學敏則有矣未易保也斯人之志吾無疑焉絢深於春秋作傳未就病劇尚以例類質其父將終啓手足自盟垂絕猶道詩書語可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五

李顥字端伯洛陽人第進士元祐中爲祕書省校書郎李顥與劉絢才器志尚頗相同程頤嘗稱二子可以大受及相繼早沒追悼之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傲而信從者顥與絢有力焉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以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良佐第進士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爲民良佐天資篤實事有未徹則顥有泚其憤排如此記問該贍程顥談及前史所引不爽一字顥以玩物喪志警之初未之信後

乃省悟後顥與之別一年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物矣顥稱之曰是子力學切問而近思者也良佐晚歲朱震兄弟論學謂一部論語大義只師見見及子見齊義者三章可以該之蓋聖人之道由灑掃應對進退而上達天道未末一以貫之也所著論語說行於世呂大鈞亦同門也與大臨並附大防傳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與兄醇並以文行名程頤見之京師謂其資可以進道程頤與扶溝學酢應其招因受業焉元豐六年第進士調蕭山尉以薦爲太學錄遷博士乞外以便養得知河陽范純仁判河南待以國士有疑

宋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輒咨之純仁移守穎昌辟自隨爲學教授及入相復以爲太學博士純仁罷酢亦請外簽判齊州移泉州徽宗正擢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舒濠三州卒年七十一酢性穎悟有治劇才時脩奉祠館編氓困於征調所至雖然酢更數郡處之裕如民不勞而事集所著有易議詩二南義中庸義論語孟子雜解各一卷

張繹字思叔河南人受業程頤頤賞其穎悟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慨然若有得未及仕而卒頤嘗言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

鮮于子李明武功人始學張載而事二程卒業呂大

爲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籍編管饒川卒  
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洛人祖源在文苑傳父林處部  
員外郎焞少師事程頤紹聖中嘗應舉終策有誅元祐  
諸臣議焞曰尚可以干祿乎哉不對而出告頤曰焞  
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存焞歸告其母陳母曰  
吾知汝以善養不知汝以祿養頤聞之曰賢哉母也於  
是終身不就舉頤沒焞聚徒中其品甚衆問疾不出戶  
靖康初仲師道薦焞召至京師不取爵賜號和靖處士  
戶部尚書梅執禮等合薦不報次年金人陷洛圍門遇  
害焞死復姓門人昇置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僞師趙斌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一

以禮聘焞不從則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止于涪涪  
願讀易地也聞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侍讀范冲  
舉焞自代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以疾辭范冲奏  
給五百金爲行資遣焞臣奉詔至涪親遣紹興六年始  
就道左司諫陳公輔疏攻程氏學焞至九江上奏曰焞  
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舍其所學是欺  
君父遂留不進復因薦以祕書郎兼說書趣起之焞始  
入見就職八年除祕書少監未幾力辭求去上語參知  
政事劉大中曰焞未論所學淵源足爲後進矜式班列  
傅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徽猷閣主筆萬壽

願留侍經筵除太常少卿仍兼說書未幾稱疾在告  
禮部侍郎兼侍講解金人來議和焞上疏曰父母之  
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陛下信讎敵之誦詩而  
說其背和以紆目前之急臣切爲陛下痛惜之又移書  
秦檜言今北使在廷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天下有被  
髮左衽之憂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  
子而遠小人外則當當功而罰當罪勿以小智小義而  
圖大功疏及書皆不報於是焞固辭新命九年以徽猷  
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又辭且奏言當去者五乞  
放歸田里疏上提舉江州太平觀引年告老轉一官致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八

佳焞自入經筵即乞休致朝廷以禮留之張浚趙鼎既  
去秦檜當國遂不復留十二年卒年七十二焞質直弘  
毅實體力行願嘗以魯許之且曰我死而不失其正者  
尹氏子也有論語解及門人問答傳于世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熙寧九年第進士調官不赴  
以師禮見程頤於穎昌相得甚懽其歸也頤目送之曰  
吾道南矣頤死又見程頤於洛時年已四十事頤最篤  
一日頤偶腹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則門外雪  
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時疑其近於兼愛與頤  
游論往復間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

十年久之歷知瀋州除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張瑄以  
在陳垣薦之得州州人授時安於州縣未嘗求聞達而  
德望日重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  
多故有言於蔡京者以為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老成  
置左右會有使高麗者國王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  
為秘書郎遷著作郎及面對奏曰亮舜曰允執厥中洪  
範曰皇建其有極臣願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為  
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  
豐姑置勿問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  
時遂陳時政之弊執政不能用君對力陳君臣警戒正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九

在無虞之時乞為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  
之數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聞金人入攻謂執政  
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燃當自奮勵以竦動觀聽若示  
以怯懦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且謂今日之事當以  
收人心為先免夫之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  
其害尤甚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供奉之每  
已銜尾矣欲殺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金人  
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言當立統帥一  
號令示紀律又言童貫為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由  
歸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當正典刑以為臣子不忠

之張瑄軍殺將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軍之數不  
可復踴躍上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  
割三鎮以講和時孫言其不可曰河朔為朝廷重地而  
三鎮又河朔之要藩也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  
兩端時抗疏曰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而返今挾之以  
獲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  
盟必得肅王而後已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  
留不進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不報李綱之罷太學  
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神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  
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遂以時兼國子祭酒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

言蔡京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今日  
之禍實安石有以啓之昔神宗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  
罷露台安石乃謂守財之言非正理且後王黼以應奉  
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為享上實安石倡之也其釋  
鳥驚守成之詩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為  
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安石倡為此說以啓人主之  
侈心後蔡京輩輕費妄用以侈靡為事安石邪說之害  
如此伏望追奪王黼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辭不為  
學者之惑疏上安石遂降從祀之列士習王氏學取科  
第已久不復知其非忽聞以為邪說議論紛然諫官

沛力主王氏上疏請罷除酒藥累疏之罷諫省除給事中辭乞致仕除徽猷閣直學士奉祠辭直學士改侍制監爵猶上書乞選將練兵爲戰守之備高宗卽江除工部侍郎繼除兼侍讀累召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從其請致仕優游林泉以著書講學爲事年八十三卒諡文靖時洋沅州縣四十七年時居諫省僅九十日朱熹張栻得程氏之學其源委脉絡皆出於時子迪方學通經亦嘗師程頤云

羅從彥字仲素以累舉恩爲博羅主簿聞同郡楊時得程氏學慨然慕之時爲蕭山令徒步往學焉見時三日

朱史新編卷五十一

圭

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嘗與時講易至乾九四爻云伊川說甚善卽嚮田走洛見頤問之乃歸季業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嘗采祖宗故事爲遵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道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內有林甫之姦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

朱史新編卷五十一

圭

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本明道明道者多故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而失周孔之心於是明道者寡故忠義行之者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怒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平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淳祐間謚文質李侂字愿中劔浦人年二十四間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以書謁之其略曰天下有三本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關一則本不立洙泗之徒得夫子而益明孟氏之後真儒不復見於世其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先生得不傳之道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於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入化如春風發物莫知所以然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從之累年從彥好靜坐侂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有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既而退居山中謝絕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侂事之得其權心閤門內外夷愉肅穆其後學答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以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



坐澄心體認天理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  
者之病在於未有洒然冰解凍釋處又曰講學切在深  
潛鎮密然後氣味味長踐徑不差皆以黃庭堅之稱周  
茂叔如光風霽月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常諷誦之而  
顧謂學者存此於胸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  
其語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一篇之指要也其  
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  
形勢不同侗既閑居若無意當世而傷時論事感激動  
人肯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人主當於此留意朱  
松遺子熹從學卒得其傳沙縣邵迎嘗謂松曰愿中如  
宋史新編卷百全

三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一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二

列傳一百四

道學

朱熹

張栻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婺源人父松字喬年第進士歷  
司勳吏部郎秦檜決策與金虜議和松率同列上章極  
言其不可檜怒風御史論松出知饒州未上卒熹幼穎  
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上何物松  
異之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  
年十八貢于鄉紹興十八年第進士主同安簿選邑秀

宋史新編卷百全

一

民充弟子員禁女婦之為僧道者罷歸請祠監潭州南  
嶽廟明年輔臣薦召以疾辭孝宗卽位求言熹上封事  
言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事物之變自然意識  
心正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  
之說誤之也願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勵風俗數  
年之後徐起而圖之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  
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  
之本也欲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隆興  
元年復召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其  
二言君父之讎不與其戴天時相湯思退方偁和議

博士待次乾道初便就職既至而洪迄爲計  
生和論不合歸陳俊卿劉珙薦爲樞密院編修官待次  
丁內艱工部侍郎胡鈐薦與王庭珪同召以未終喪辭  
既免喪復召以祿不及養辭梁克家相申前命又辭克  
家奏宜褒錄上曰喜安符守道廉退可嘉特改主晉台  
州崇道觀再辭不允淳熙二年除秘書郎力辭乃主管  
武夷山冲佑觀五年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值歲不雨  
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訪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爲  
學規俾守之明年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於恤民而恤  
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蓋天下之紀綱不能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二

以自立必人主心術公平正大然後有所繫而立君心  
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  
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  
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上以惑感陛下之心志下則  
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交通  
貨賂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所竊者皆陛下之  
柄且云莫大之禍必至之憂近在朝夕而陛下獨未之  
知上讀之大怒熹以疾請祠不報陳俊卿以舊相守金  
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宰相趙鼎言於上曰士之好名  
陛下疾之愈甚則人之譽之愈衆無乃適所以高之不

若因其長而用之彼漸寧事任能否自見矣上以爲然  
乃除熹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  
秘閣辭會浙東大饑宰相王淮奏改熹提舉浙東常平  
茶鹽公事即日單車就道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修德  
任人之說次言近習便嬖前媚之態足以蠱惑志胥史  
狡獪之術足以眩瞶明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  
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  
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  
計邪佞充塞貨賂公行人人皆得瀕其所欲惟有陛下  
了無所得而顧乃獨受其弊上爲動容所奏凡七事其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三

一二事手書以防宣洩熹拜命日鈞訪民隱郡縣官吏  
憚其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於叔荒之餘隨事處畫  
必爲經久之計復奏言爲今之計獨有責躬求言君臣  
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錢以供大禮之  
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免徵舊負詔漕臣依條檢放租  
稅詔宰臣沙汰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  
政庶幾猶足下結人心知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  
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御史洪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  
刑未行尋行部至台訟仲友有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  
淮匿不以聞熹論愈力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

新命以授其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疏詆  
其學且以沮意淮又置陳賈為監察御史賈而對首論  
道學者假名以濟偽願積棄勿用蓋指意也詔以意主  
管台州崇道觀連奉雲臺鴻慶之祠者五年周必大相  
除喜提點江西刑獄公事淮罷相遂入奏言刑獄失  
當次言經總制錢及江西諸軍計司之弊而其末言陛  
下卽位二十七年因循存舊無尺寸之益可以仰酬聖  
志無乃燕閒蠅渡之中為善不能充其量除惡不能去  
其根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必謹而察之果大理  
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繼聞果人欲也則敬以  
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為正  
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意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  
可隱默以欺吾君乎時內侍甘昇尚在意方以為言上  
曰昇乃德壽所薦為其有才耳意曰小人無才安能動  
大主翌日除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劾  
意請在栗傳周必大辟叔似援之乃令依舊職江西提  
舉葉適上疏與栗辨語在適傳胡晉臣論栗喜同惡異  
為黜栗知泉州意再辭免除直寶文閣奉祠未踰月再  
召喜又辭始意嘗以為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凡封事  
以聞至是投匭進封事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

自心發外達四支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且以天下之  
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  
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紀變化風俗愛養民  
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  
是以建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  
器用財賄與夫宦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使其  
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  
隙陛下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正其左右果  
有如此之效乎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  
後稱職者鮮而又時使邪佞僭薄闕冗庸妄之輩參於  
其間師傳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  
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  
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以  
任哉直以一念之間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若用剛明公  
正之人則恐其有妨而不得肆是以排擠此等而後取  
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  
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  
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  
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  
風俗則今日富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

正之人獻乃得以審六盤據於其間是以紀綱不正  
上風俗頹弊於下大率習為軟美依阿甚者以金珠為  
贖以契券為詩文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  
道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眾排指為道學而  
禁錮之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此豈治世之事哉至  
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有漢文之為相也盡取版  
曹歲入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  
時之須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為私貯典  
以私人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官軍聞其能易敵人  
之首如太祖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促日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六

峻中外承風競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  
求進也必先持趙士卒以殖私利然後以此自結於陛  
下之私人而漸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以付軍  
中使自什伍以上保稱材武陛下以為公薦可以得人  
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彼智勇材略  
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  
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激勵士卒以疆國勢豈不誤哉  
凡此六事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有不  
正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  
明日除主督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熹力辭除秘閣修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告數月  
除注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奏除無名之賦減  
德制錢以習俗未知禮采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  
之常病經界不行會朝論欲行泉汀漳三州經界熹乃  
訪事宜上之宰相留正泉人也其里黨多以為不可行  
布衣吳禹圭上書訟其擾人有言先行漳州經界明年  
以千畏請祠時史浩入見請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閣  
修撰主督南京鴻慶宮宮司辭優詔不允乃拜命除荆湖  
南路轉運副使辭漳州宮司竟罷罷以言不用自劾除  
知靜江府辭主督南京鴻慶宮宮司幾差知漳州力辭黃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七

熹為嘉王府翊善以學不次熹乞召為宮僚王府直  
講彭龜年亦為大臣之謂正曰正非不知熹但其性  
剛恐到此不合反為累耳優詔不允辭乃拜命寧宗即  
位趙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  
許入對首言乃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  
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今三月矣或反不能  
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陛下盡負罪引惡之誠致溫清  
定省之禮而大倫正大本立矣時論者以為上未還大  
內則名體不正而疑議生有旨修葺舊東宮為屋三殿  
百間欲徙居之熹奏疏言此必左右近習倡為此說以

陛下而欲因以遂其姦心臣恐上帝震怒災異數出  
不常與此大役以咈譴告警動之意亦恐畿甸百姓  
於死亡或能怨望忿切以生他變又聞太上皇后懼忤  
太上皇帝聖意不欲其間太上之稱又不欲其間內禪  
之說此又慮之過者父子大倫三綱所繫久而不圖亦  
時有借其名以造謗生事者此又臣之所大懼也願陛  
下罷修葺東宮之役回就慈福重華草創寢殿使粗可  
居又願下詔自責減省其備入宮之後暫變服色如唐  
肅宗之改服紫袍執持馬前若則太上皇帝雖有忿怒  
之情亦且霍然消散而微意淡洽矣至若朝廷之紀綱  
則號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一委之二三大臣反覆較  
量有不當者繳駁論難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  
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不得專任已私而陛下亦得以  
益明習天下之事而無所疑於得失之筭矣若夫山陵  
之下則願黜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營新宮使壽皇之  
遺體得安而宗社生靈皆蒙福矣疏入不報意又奏漢  
文短喪歷代因之三綱不明十有餘年壽皇聖帝易月  
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用大布陛下以世嫡承大  
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遂用漆紗淺黃之服臣竊痛  
之會孝宗祖廟議宗廟迭毀之制自太祖皇帝首尊四

祖之廟潛平間議者以世數寢遠議遷僖祖於夾室後  
不廢后等奏僖祖有廟與稷契無異請復其舊時相趙  
鼎意雅不以復祀僖祖為然侍從多從其說吏部尚書  
鄭僑欲且祔宣祖而祠孝宗其以為神宗得禮之正所  
謂有舉之而莫敢廢者乎又擬為廟制以辨以為物豈  
有無本而生者廟堂不以開即毀微信宣廟室更創別  
廟以奉四祖始寧宗之立韓侂冑用事其憂其害政上  
疏斥言左右竊柄之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惻卿  
著艾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汝愚袖御筆還上且諫且  
拜內侍王德謙徑以御筆付臺諫爭留不可樓鑰陳  
傳良族封還錄黃修注官劉光祖鄧驛封章交上熹行  
被命除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辭除知江陵府辭  
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初趙汝愚既相  
中外引領望治熹獨以侂冑為慮既屢為上言又數以  
手書啓汝愚勿使得預朝政汝愚謂其易制不以為意  
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歸侂冑矣熹始以  
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依舊秘閣修撰沈繼  
祖為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  
送道州編管熹以年近七十中乞致仕從之卒年七十  
一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及諸門人朱拳以勉學及修正

讀書爲習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熹登第五十年  
世外者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休父友劉  
季羽寓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自喜去國侂冑勢  
益張何澹爲中司首論專門之學乞辨真僞劉德秀不  
爲張栻之徒所禮及爲諫官首論僞學太常少卿胡絃  
言比年僞學猖獗圖爲不軌遂召陳賈爲兵部侍郎未  
幾熹有奪職之命劉三傑以前御史論熹汝愚劉光祖  
徐誼之徒前日之僞黨至此又變而爲逆黨卽日除三  
傑右正言右諫議大夫姚愈論道學權臣結爲死黨竄  
伺神器乃命直學士院高文虎草詔諭天下於是攻僞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一

學日急選人余熹至上書乞斬熹方是時士之繩趨尺  
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游之士特立不顧者屏  
伏丘壑依阿異儒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而熹日與諸  
生講學不休熹將薨言者謂四方僞徒期會送僞師之  
葬會聚之間非妄談時人短長則繆議時政得失望令  
守臣約束從之侂冑死詔賜熹遺表恩澤謚曰文加贈  
寶謨閣直學士理宗贈太師追封信國公改徽國始熹  
父病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  
人學有淵源吾卽死汝往事之延平李侗老矣熹歸自  
閩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

其知及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所著書有易本義  
啓蒙書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  
集註太極圖通書西銘解楚辭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  
編次有論孟集議孟子指要中庸輯略孝經刊誤小學  
書通鑑綱目宋名臣言行錄家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  
書伊洛淵源錄意浚學庸語孟訓說并儀禮經傳通解  
未脫藁俱立在學官淳祐元年詔以周張一程及熹從  
祀孔子廟黃幹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  
子而始者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者  
蓋知言也熹卒于在吏部侍郎曾孫浚兵部侍郎福安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一

府尹王剛中以城降元浚自殺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穎悟夙成長師胡宏一見卽  
以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栻退而思若有得焉宏稱  
之曰聖門有人矣栻益自奮厲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  
錄以蔭補官孝宗新卽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  
極一時之選栻時以少年內贊密謀外參庶務諸人皆  
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曰陛下上念宗  
社之艱恥下閔中原之塗炭惕然於中而思有以振之  
臣謂此心之發卽天理之所存也願稽古親賢以自輔  
則今日之功可以必成而因循之弊可革矣孝宗異其



曾公亮以之坎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其講和浚已涉江營葬甫畢即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讎繼今以往益堅此志誓不言和專務自強雖折不撓遲以歲月何功之不濟哉疏入不報久之劉珪薦於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奏言先王所以建事立功無不知志者以其會中之誠有以感格天之心而與之無間也今規畫雖勞而事功不立陛下誠深察之亦有私意之發以害吾之誠者乎明年召爲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時宰方謂敵勢衰弱可圖珪見上曰臣切見比年諸道多水旱民貧日甚而國家兵弱財匱官吏

王慶忌所謂人言不足恤者所以爲誤國也知閣門事張說除簽書樞密院事忒夜草疏極諫曰詰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忒奏再上命遂中寢然宰相實陰附說明年出忒知袁州中說前命中外諠譁說竟以謫死忒在朝末期歲而召對至六七所言皆脩身務學畏天恤民抑僥倖屏讒諛於是宰相憚之近習尤不悅退而家居累年孝宗念之除知靜江府經略安撫廣南西路部內荒殘多盜忒簡州兵籍黥卒佞健者日習月按申嚴保伍法諭溪峒酋豪毋相殺掠朝廷買馬橫山歲久弊滋邊氓告病而馬不時至忒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諸蠻感悅歲得善馬治行聞進秩直寶文閣尋除秘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群盜皆遁去並准奸民出塞爲盜者捕得數人北方亡奴亦在盜中忒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曲在我命斬以徇於境而縛亡奴歸之北人歎曰南朝有人信陽守劉大辨怙勢希賞忒劾請論罪不報忒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夷沖佑觀病且死手疏親君子遠小人信任防一已

之備好惡公天下之理祇有公輔之望卒年四十八世  
感惜之杖嘗言學莫先於義利之辨有所為而為皆利  
也朱子謂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云所著有論語說及  
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等書

蔡元定 字流黃幹 李燾 張洽

陳淳 李方子 黃灝 與朱氏門人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博覽辟書號牧堂老人以  
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  
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飢啖  
齋齋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也不當在弟子列四方來學 必俾先從元定質正

焉從臣尤褒揚萬里聯疏 名之堅以疾辭時韓

侂冑禁偽學臺諫承風肆 猶未敢誦言攻朱熹

至沈繼祖劉三傑連疏 元定聞命不辭家即

偽惡得無罪遂謫道州州縣捕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

就道熹與從游數百人餞蕭寺中坐客有泣下者熹視

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

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為兒女悲

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

零陵遠近從者日衆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

心學辨人為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

蔡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聞

門塞實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

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

靜以還造化舊物閑三日卒侂冑既誅贈迪功郎謚文

節元定於書無不讀於事無不究凡奇奧古書一過目

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意疏釋四書

及為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參訂啓蒙一書則屬起憂

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所著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

樂原辯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熹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為之序及彝書誅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

志不可窮之辯不復可得見矣子淵沉泣躬耕不仕淵

有周易訓解沉字仲默少從熹游熹書傳未及為元定

洪範數未及論著皆以屬沉沉沈潛反復數十年然後

成書其序洪範數曰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

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象成於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

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者

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

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而八

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

已署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時象數之屬  
變通之妙或即象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牽合傳會  
自然之數益晦焉初從父謫道州楚學窮僻常以理義  
自怡悅父沒徒步護喪以還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  
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不屑  
就次丁抗別有傳

黃榦字直卿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爲監察御史以爲  
行直道者聞瑀沒榦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因命  
受業未幾榦自見晝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微坐一  
倚或至達曙嘗詣東萊呂祖謙以所聞於熹者相質正  
宋史新編卷之三

及張栻亡熹與榦書曰吾道益孤所望於賢者不輕後  
遂以其子妻榦寧宗卽位熹命榦奉喪補將仕郎銓中  
授迪功郎監台州酒務丁母憂學者從之講學于墓廬  
其衆喜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榦病革以深衣及所  
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榦持心妻二年畢調興府石  
門酒庫歷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徽鞫和州獄獄故以  
疑未決榦一夜夢井中有人果於廢井得尸尋知漢陽  
軍值歲飢荒政具舉民大感悅卽郡治後鳳栖山爲  
館四方士立周程游朱四先生祠以病乞祠主管武夷  
神佑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乃請一

以備戰守不俟報而興役榦日以五鼓坐于堂  
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受命畢乃治府事會條  
佐講究邊防利病次則督視城役晚入書院誦論經史  
築城之杵用錢監未繕之鐵事畢還之後二年金人破  
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繼而霖  
潦餘月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  
于寇不蹈于水生汝者黃父也制置李珣辟爲參議官  
再辭不受既而朝命與徐僑而易和州且令先赴制府  
稟議榦卽解印趨制府先是榦移書珣有曰今日之  
計莫若用兩淮之人食兩淮之粟守兩淮之地然其策  
宋史新編卷之三

當先明保伍保伍旣明則爲之立堡砦蓄馬制軍器以  
資其用不過累月軍政可成珣不能用及至制府珣往  
維揚視師與偕行榦言敵旣退當思所以賞功罰罪者  
其時幕府書館皆輕儇浮靡之士僚吏士民有獻謀畫  
多爲毀抹疏駁將帥偏裨人心不附所向無功流移滿  
道而諸司長吏張宴無虛日榦知不足與共事歸自維  
揚再辭和州之命仍乞祠開閣謝客宴樂不與乃復告  
珣曰浮光敝退已兩月安豐已一月盱眙亦將兩旬不  
知吾所措置者何事所施行者何策但聞請總領運使  
至王麟堂嘗駐丹用妓樂又聞總領運使請宴嘗亦然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六  
及守安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相向此聲既出在位者益忌且慮餘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羣起擠之餘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俄命知潮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許之特授承議郎卒贈朝奉郎錄其子諡文肅有經解文集行于世

李燔字敬子建昌人紹熙元年第進士授岳州教授未上往建陽從朱熹學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燔退以弘名其齋而自微焉既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弊且曰古之人皆通材用則文武兼焉即武學諸生文

振而高者拔之敗襄陽府教授復往見熹熹嘉之凡燔生未達者先令訪燔俟有所發乃從熹折衷諸生熹慮熹渡學禁嚴燔率同列往會葬不少休九江守廬召鄒堂審察辭再召再辭郡守請為白鹿書院堂長學者雲集除大理司直辭等添差江西運司幹辦公事洞寇作亂燔請自往駐兵萬安察隅保之尤無良者易置之分兵守險馳辯士論賊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漕司以十四界會子新行償日損乃視民稅產物力各藏會子若干官為封識不時點閱人愛重之則價可增慢令者黥籍而民譁張持空券益不售燔與國子學錄李誠之力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九  
爭不能止燔又入劄爭之漕司即弛禁改通判潭州真德秀為長沙帥一府之事咸諮燔不數月辭歸當是時史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燔以三綱所關自是薦辟不復出矣乃以直秘閣奉祠紹定五年帝諭及當時高士累召不起者史臣李心傳以燔對且曰朱熹高弟經術行義亞黃幹當今海內一人而已帝然其言終不召也九江蔡念成稱燔心事有如秋月卒年七十贈直文華閣諡文定錄其子燔嘗曰凡人不待仕宦有位為職事方為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又嘗曰仕宦宰相不可失寒素體入仕凡四十二年而應官不

考學者宗之與黃榦並稱孫鑣登進士第

張洽字元德臨江人父綬第進士洽少穎異從朱熹學極群書嘗取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將通之之語以爲窮理之要熹嘉其爲志時行社倉法洽貸縣常平米二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本鄉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右經界不正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吏姦無所匿改袁州司理參軍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有兄弟訟財者洽諭之曰冒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訟者感悟盜聞之自伏民有殺人贖其子焚之洽治其獄無狀俄夢有人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手

拜于庭示以傷在脅翌日委官上其事果然知永新縣湖寇作亂與縣接壤民大恐洽單車以往邑佐寓士交諫弗聽至則寇未嘗至乃延見隅官訪利害而犒之又結約土豪得其權心未幾南安舒寇將犯境聞有備乃去用薦通判池州歲大旱禱弗應洽言於提點常平袁甫辯冤獄白守寬催科三日果大雨後從其請與祠時袁甫提刑江東以白鹿書院廢弛招洽爲長洽曰是先師之跡也其可辭已復謝病去端平初用薦召都堂察察不赴除秘書郎尋遷著作佐郎帝數問張洽何時到將以說書待洽固辭遂除直祕閣主管建康府

嘉熙元年以疾乞致仕數月卒年七十七卒後一日有旨除直寶章閣洽自少川力於敬故以主一名齋所著有春秋集注春秋集傳左氏蒙求續通鑑長編事略子樸樸賜同進士出身

陳淳字安卿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授以近思錄淳遂盡棄其業及朱熹來守其鄉淳請受教熹數語人以南來吾道真得陳淳喜淳追思師訓痛自裁抑無書不讀無物不格其語學者曰盈天地間千條萬緒是少人事聖人大成之地千節萬口是多少工夫惟當開拓心智直萬理明徹然後可以語孔孟之學須明三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主

代法度通之於今而無不宜然後可以語王佐事業至於以天理人欲分數而驗質主進退之機如好好色惡臭而爲天理人欲強弱之證此語又中學者膏肓而示以標的也淳性至孝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世雖不用而憂時論事感慨動人鄉守以下皆禮重之時造其廬而請焉嘉定九年待試中鄉歸遇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淳歎張陸王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遂發明吾道之體統師友之淵源用功之節目讀書之次序爲四章以示學者明年以特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卒年六

十五其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口義等書

本方子字公晦昭武人性端謹純篤初見朱熹謂曰觀公爲人自是寡過但寬大中要規矩和緩中要果決遂以果名齊入太學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守官真德秀以師友禮之故事秩滿必先通書廟堂乃除方子曰以書通是求也丞相史彌遠聞之怒踰年始除國子錄無何將選入宮僚而方子不少貶以求合或告彌遠曰此直德秀黨也使宰相劾罷之方子嘗語人曰吾於問學雖未能周盡然幸於太小有見處此心常覺泰然不爲物欲所淆爾其亡也天子閔之與一子恩澤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二

車

黃灝字商伯都昌人入太學登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以興學校崇政化爲本薦除登聞鼓院光宗卽位歷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時草殫盈野或食其子持一臂行乞而州縣方督候逋欠灝見之慶然有旨停閣夏稅遂奏乞脩閭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事移居筠州已而寢謫命止削兩秩而從其歸闕之請起知信州改廣西轉運判官移廣東提點刑獄告老不赴卒灝性行端飭以孝友稱朱熹守南康願執弟子禮熹沒黨禁方厲灝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二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三

列傳一百五

明南京戶部王事曹田柯維騏編

### 儒林

諸家之學莫尚於儒自古非否運昏朝寧弗知敦崇爲致理之助哉五季構亂五十年志士率抱經伏農野宋興事脩文教物色儒術於是長裾大袖雲命有司父老見而喜曰此曹出天下必太平矣迨重熙累洽學校遍州郡而俗以通經學古爲高紹聖以後負盛名者遭嚴譴終不肯自諱輟其素業未造凜凜不支已草莽猶獻著述經義會日勸講蓋祖宗振作有之澤雖久而未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三

一

艾也抑考仲尼所述儒行非賢哲何以與此後世君子卽希之而未逮亦儒之徒也宋舊史有胡旦陳陽議者頗少其行矣可與孫復胡瑗諸人班乎他若任道者尚志者及有文藻忠勳者已見別傳茲不復錄

聶崇義 邢昺 孫奭 王昭素

孔維 孔宜 崔頌子瞻 尹拙

田敏 辛文悅 李覺 崔頤正弟僎

李之才

聶崇義洛陽人少舉三禮漢累官至國子禮記博士顯顯德中累遷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先是世宗以郊廟



錄終止由有司承襲製造年代浸久無所  
發檢討墓畫以聞既上乃命有司別造五年將禘於太  
廟言事者以宗廟無祧室不當行禘祫之禮崇義援引  
故事上言其略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上巳至五  
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祫自茲後以五年為禘且魏以武  
帝為太祖至明帝始三帝未行祫主而行禘祫其證一  
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大祠其太學博  
士議云案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高祖至文帝裁  
亦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  
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二

且梁武乃受命之君裁追尊四朝而行禘祫則知祭者  
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  
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宗廟  
備與未備其證三也終從其議未幾世宗詔參定郊廟  
祭王又詔翰林學士賈儼統領之崇義取三禮圖再加  
考正宋建隆三年四月表上之儼為序太祖覽而嘉之  
詔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參議苟有異同善為  
商確五月賜崇義紫袍犀帶銀器綸帛以獎之拙多所  
駁正崇義復引經釋之悉以下戶部尚書賈儼裁定儀  
上奏曰肅崇義耽味禮經良有新意尹拙爰承制旨能

所開尹拙駁議及肅崇義答義各四卷臣詳閱增補  
外務注釋共分為十五卷以聞詔頒行之崇義復陳祭  
主鼎金異同之說詔下中書省集議吏部尚書張昭等  
奏議曰周禮王人之職只有璧琮九寸瑑琮八寸及璧  
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之文即無奢璧瑑琮之制漢代  
諸儒頗多著述討尋祭主並無尺寸之說魏晉之後鄭  
玄王肅之學各有生徒三禮六經無不論說亦不言祭  
王尺十崇義等以諸侯入朝獻天子夫人之琮璧以為  
祭王又配合羨度肉好之言彊為尺寸於理未通又據  
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  
三禮義宗內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  
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倣地之數又引白虎通  
云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崇義非之為不合禮  
臣等聿稽古訓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大琮內守皆  
長尺有二寸又裸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君親  
行郊祭手秉尺二之圭神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裸  
圭之數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恩議論未為失所  
以歷梁陳隋唐垂四百年言禮者引為師法伏望依白  
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為定式又尹拙依舊圖畫金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三

通義金畫鏤臣等參詳舊圖皆有金無鏤按易說若

云璠爲金詩云惟鐘及釜其來尚矣崇義以周官祭禮  
者省鼎鑊供鼎鑊又以儀禮有羊羹豕饌之文請兩圖  
之未幾崇義卒三禮圖遂行於世并畫於國子監講堂  
之壁崇義爲學官兼掌禮僅二十年世推其該博郭忠  
恕嘗以其姓嘲之曰近貴全爲贗禁龍卽作筆雖然三  
箇耳其奈不成聰崇義對曰僕不能爲詩聊以一聯奉  
答卽云勿喚有三耳全勝畜二心蓋因其名以嘲之真  
儒者之戲云

邢昺字叔明濟陰人太平興國初舉五經廷試召升殿  
講師比二卦又問以群經發題太宗嘉其精博擢九經  
博士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四

及第授大理評事知秦州鹽城監賜錢二十萬歷國子  
博士賜緋選爲諸王府侍講累遷右諫議大夫咸平初  
改國子祭酒二年始置翰林侍講學士以昺爲之受詔  
與孫奭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  
爾雅義疏遷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學士如故俄權知  
審官院景德二年上幸國子監閱庫書昺曰臣少從師  
業儒時經具有疏者百無一二蓋力不能傳寫今板本  
大滿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三年加刑  
部侍郎昺居近職常多召對四年昺以羸老自陳曹州  
故鄉願給假一年歸視田里上命坐慰勞之因謂曰便

可權本州何須假耶昺又言楊嗣復侯嶠同爲府僚  
臣嘗贈尚書上憫之翌日謂宰相曰此可見其志矣  
卽起拜工部尚書知曹州職如故大中祥符初上東封  
泰山昺表曹州民請車駕經山本州仍令濟陰令王範  
部矣父老詣闕優詔答之俄召還進禮部尚書三年被  
病請告上親臨問賜名藥白金綰絲國朝故事非宗戚  
將相無首疾臨喪之禮特有加於昺與郭贊者以恩舊  
故也未幾有旨命昺中書召其子太常博士知東明縣仲  
衡嗣子博士知信陽軍若思還特疾踰月卒年七十九  
贈左僕射初雍熙中昺撰禮選二十卷獻之太宗採其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秩得文王世子篇觀之甚悅上嘗因內閣曝書覽而繼  
善召昺同觀作禮選并賜之先是咸平中王欽若知貢  
舉有告其受舉人賄者下御史臺鞠得狀欽若自訴詔  
昺等覆推昺力爲辨欽若德之昺厚被寵顧欽若與有  
功焉事在欽若傳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九經及第爲莒縣主簿上書願試  
講說遷大理評事爲國子監直講太宗臨幸召奭講時  
書賜五品服奭宗以爲諸王侍讀累擢龍圖閣待制  
大中祥符初得天書召問宰相王旦等對曰天貺符命  
實臆德之應皆再拜稱萬歲又召問奭對曰臣愚陋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上疏諫曰先王上征五年歲習其祥祥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上陛下始東封更議而幸殆非先王上征五年慎重之意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陛下宜側身脩德以答天譴宜下徇姦回遠勞民庶夫民神之主也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沴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唐明皇以嬖寵姦邪內外交害身播國屯兵交關下亡亂之迹如此由徂於承平肆行非義終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

故事以為盛烈導陛下而為之臣切為陛下不取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為可取願少賜清問以畢臣說帝遣內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曰陳勝起於徭戍黃巢出於凶饑隋煬帝勤遠略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存機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邊患安知今日成卒無聊勝饑民無告巢災雄將無賴同於肝腹外敵將無觀釁於邊陲乎先帝嘗欲北幸幽朔西取繼遷大勳未集川付陛下則群臣未肯獻一策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

不美丹墀國幣辭姑息於繼遷橫造祥瑞假託鬼神東封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饑民其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勳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姦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嘆而痛哭也後天下數有災變又言今野鵲山鹿郡國交奏秋旱冬雷群臣率負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為可罔下民為可愚後世為可欺乎六年又上疏曰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為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誅矯詔之罪乃始諭以識理不明寄任失所雖有罪已之言何所及也臣願陛下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早自覺寤斥遠邪佞罷興土木無為明皇不及之悔父之以父老請歸田里不許以知密州居二年遷左諫議大夫罷符制還糾察在京刑獄復出知河陽又求解官就養還給事中徙兗州天禧中朱能獻乾祐天書復上疏曰昔漢文成五刑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鉞田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顯戮休於邪說既惑左道即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籙安能排難邪今朱能所為或類於此未幾

仁宗即位乃召為翰林侍講學士知審官院  
子監丁父憂起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遷兵部侍郎  
龍圖閣學士嘗畫無逸圖上之帝施於講讀閣三請  
致仕不允求近郡優拜工部尚書復知兗州詔須宴而  
後行以恭謝恩改禮部尚書既而累表乞歸以太子少  
傅致仕疾甚從正寢屏婢妾曰無死婦人之手計聞帝  
悼其贈左僕射諡曰宣夷性方重事親篤孝父亡舐其  
面以代頰常撥五經切治道者為經典微言五十卷又  
撰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嘗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  
諸經正義註子爾雅釋文子瑜有傳見上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王昭素開封人少篤學不仕有至行為鄉里所稱常聚  
徒教授以自給李穆與弟肅及李惲皆嘗師事焉鄉人  
爭訟不詣官府多就昭素決之昭素博通九經兼究莊  
老尤精詩易以為王韓注易及孔馬疏義或未盡是乃  
著易論二十三篇開寶中穆薦之朝召見時年七十七  
精神不衰太祖問曰何以不求仕進致相見之晚賜坐  
令講易乾卦至飛龍在天對曰此書非聖人出不能舍  
其象因訪以民間事誠實無隱上嘉之以衰老求歸拜  
國子博士致仕賜茶藥及錢二十萬留月餘遣之年八  
十九卒於家昭素每市物還直不諭問下縣人相告曰

中亮生市物無得高取其價也東有一驢人多來假  
出先問價奴曰外無假驢者乎對云無然後出其為  
實若此子仁著亦有隱德

孔維字為則雅丘人乾德四年九經及第歷滁州軍事  
推官太宗即位累擢為國子司業賜金紫會將有事藉  
田維稽舊典起周禮至唐書凡沿革制度並錄以獻又  
上書請禁原蠶以利國馬直史館樂史駁之曰古先哲  
王厚農桑之業以其為衣食之原耳孔維徒引前經物  
類同氣之文不究時事確實之理編民之內貧窶者多  
春蠶所成止充賦調之備晚將盡利始及卒歲之資今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若禁其後國民豈皇寧上覽之遂寢晚蠶之禁維復抗  
疏曰按周禮夏官司馬職禁原蠶者為傷馬也原再也  
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故禁再蠶以益馬也按本草  
注以僵蠶塗馬齒則不能食草物類相感如此月令仲  
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皆謂天駟房星也為馬祈福謂  
之馬祖為蠶祈福謂之先蠶是蠶與馬同其類爾蠶重  
則馬損氣感之而然也臣謂依周禮禁原蠶為當上蠶  
不用維言而嘉其援引經據以章付史館藉田畢拜國  
子祭酒淳化初兼工部侍郎明年卒年六十四太宗尹  
京口維為屬邑吏頗以經術受知即位後維求為司

即以鼓之及為祭酒又奏兼侍郎上從之然猶紳  
儒者疎求無退讓之風真宗錄其孫禹圭

孔宜字不疑兗州曲阜人孔子四十四世孫孔子生鯀  
季伯魚鯀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永字子襄  
永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誦字子慎誦生鮒  
字子魚以弟子騰為嗣騰字子襄值秦難藏其家書于  
屋壁騰生正字季忠正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延年生  
霸字次孺漢元帝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霸生福福生  
房房生均字長平平帝封為褒成侯追諡夫子為褒成  
宣尼公世祖復封均子志為褒成侯諡元成志生揖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

爵和帝徙封褒亭侯揖卒子曜嗣侯邑千戶子完嗣邑  
百戶完早卒無子以弟美襲爵魏封宗聖侯美生靈  
晉武帝徙封奉聖亭侯靈太常黃門侍郎靈生靈生  
撫聖孝廉歷豫章太守撫生懿懿生鮮宋文帝襲封奉  
聖侯鮮生爽後魏孝文舉孝廉封為崇聖大夫復十戶  
以供洒掃乘生靈珍襲爵歷秘書郎改封崇聖侯靈珍  
生文泰文泰生渠北齊文宣帝改封恭聖侯後周宣帝  
追封孔子為鄒國公以渠襲爵渠生長孫隋文帝復封  
為鄒國公長孫生嗣哲應制舉歷太子通事舍人改封  
為鄒國公哲生德倫唐太宗封褒聖侯德倫生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七

德倫中宗後朝散大夫崇基生璣之玄宗追諡孔子  
宣王改封褒聖侯璣之為襲文宣公兼兗州長史璣之  
生晉歷兗州泗水令宣生齊卿德宗以為兗州司馬璣  
於東平卒憲宗元和十三年其子惟晤歸魯詔以為兗  
州參軍奉夫人祀惟晤生策歷國子監丞尚書博士自  
璣之至策五世並襲封文宣公策生振懿咸通四年  
舉進士甲科歷刑部員外郎振生昭儉歷兗州司馬曲  
阜令昭儉生光嗣哀帝天祐中為泗水主簿奉孔子祀  
光嗣生仁王後唐明宗遷冀立令襲文宣公晉高祖改  
曲阜令周高祖幸曲阜拜孔子廟及墓召仁王賜五品  
服復以為本縣令仁王四子長曰宜舉進士不第乾德  
中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以為曲阜主簿歷司農寺丞  
知南康軍宜代還獻文賦數十篇太宗覽而嘉之召見  
問孔子世嗣宜因言歷代不預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  
田遂為編戶乃下詔曰素王之道百代所宗傳祚襲封  
抑在典制文宣王四十四代孫司農寺丞宜服勤素業  
砥礪廉隅亟歷官職洽聞政績聖人之後世德不衰俾  
登朝倫以光儒貴可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復  
其家德至殿中丞雍熙北征受詔督餉涉拒馬河溺死  
年四十六子延世特賜學究出身歷曲阜令襲封大

遷至第至工部員外郎知漢陽縣次自是應城文  
舉次曰易進士及第延世子聖祐景德初始九歲賜  
舉究出身大中祥符元年真宗封泰山聽聖祐衣綠障  
襪綴京官班幸曲阜謁孔子廟行酌獻禮宗廟並令陪  
衍又幸孔林又御北亭觀古碑加諡孔子為聖文宣王  
追封孔子父齊國公母顏氏魯國太夫人伯魚母并官  
氏邦國夫人擢聖祐太常寺奉禮郎又錄其近屬進上  
謂同三傳出身習進士延祐習學究延渥延魯延齡並  
同學究出身優資以充奉祠廟延魯易子也時易為殿  
中丞通判廣州王欽若薦其有游鄉曲召赴闕改太常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主

博士賜緋令知曲阜縣導主祠廟聖祐後改大理評事  
天禧五年授光祿寺丞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後改  
名佑遷太子中舍卒年三十延魯復舉進士及第後改  
名道輔易仕止見道輔傳

崔頌字敦美偃師人又協後唐門下侍郎平章事頌以  
蔭補河南府巡官累權左拾遺遷右補闕歷仕漢周至  
左諫議大夫宋初判國子監太祖每臨幸召頌與語因  
及經義頌應答無滯及郊祀以頌攝太僕升車執轡上  
問以一時典禮頌占對閒雅上甚重之未幾坐請託有  
司為所親求便官出為保大軍行軍司馬暴得疾卒年

五十頌好談諧善筆札篤信釋氏親佛像必拜性多  
在鄆州官舍嘗召巧嫺者治堂堂以品蒙其目人皆笑  
之子曉曠俱登朝曠字文炳第進士淹雅有士行至太  
常少卿判將作監卒

尹拙潁州汝陰人梁貞明五年舉三史調補下邑主簿  
歷仕後唐晉漢周至檢校右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通判  
太常禮院事宋初改檢校工部尚書太子詹事判太府  
寺遷祕書監判大理寺開寶元年告老以本官致事拙  
性純謹博通經史周世宗北征命翰林學士為文祭白  
馬祠學士不知所出遂訪於拙拙歷舉郡國祠白馬者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主

以十數當時伏其諱卒年八十一  
田敏潁州鄆平人少通春秋之學梁貞明中登科為國  
子四門博士歷仕後唐晉漢周至工部尚書改太子少  
保致仕恭帝即位如少傅開寶四年卒年九十二敏嘗  
使湖南路出荆渚印本經書遺高從誨從誨謝曰僕  
但能識孝經耳敏曰讀書不必多十八章足矣敏雖篤  
於經學亦好為穿鑿所校九經頗以獨見自任如政禮  
書盤庚若網在綱為若網在綱又爾雅板木榦注曰日  
及改為白及如此之類甚眾世頗非之

卒文悅者不知何許人以五經教授太祖幼時從其



其來諸太祖異之及登位召見授太子中允判太府事  
又有張道張文旦者嘗與太宗同學校太平興國中詣  
關自言各起家爲主簿

李覺字仲明本長安人曾祖鼎唐國子祭酒蘇州刺史  
唐末避亂徙家青州益都鼎生瑜本州推官瑜生成字  
威熙性曠蕩嗜酒喜吟詩善琴奕畫山水尤工人多傳  
秘其蹟乾德中司農卿衛融知陳州聞其名召之成因  
學族而往日以酬飲爲事醉死於客舍子覺太平興國  
五年舉九經是家將作監丞通判建州秩將滿州人借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四

籍有詔褒之就遷左贊善大夫知泗州轉秘書丞太宗  
以孔穎達五經正義刊板詔孔維與覺等校定雍熙三  
年與石補闕李若拙同使交州黎桓謂曰此土山川之  
險中朝人乍歷之豈不倦乎覺曰國家提封萬里列郡  
四百地有平易亦有險固此一方何足云哉桓默然色  
沮還遷國子博士端拱元年春初令學官講說覺首預  
焉俄獻時務策上頗嘉獎是冬以水官直史館右正言  
王禹偁上言覺但能通經不當輒居史職覺傲韓愈筆  
穎傳作竹穎傳以獻太宗嘉之故寢禹偁之奏遷司門  
員外郎卒子宥大中祥符五年進士

崔頤正封丘人與弟僊僉並舉進士明經術頤正歷國  
學直講遷殿中丞太宗召見令說莊子一篇賜錢五萬  
判監李至上言本監先校定諸經音疏其間文字訛謬  
尚多伏見博士杜鎬直講崔頤正孫奭皆苦心彊學博  
貫九經問義質疑有所依據望令重加刊正從之真宗  
召頤正於苑中說尚書大禹謨賜以牙紉自是日令赴  
御書院待對說尚書至十卷頤正年老步趨艱蹇表求  
致仕聽以本官致仕以充直講改國子博士卒年七十  
九僊僉淳化中爲直講太宗顧謂曰李覺嘗奏朕云四  
皓中一先生或言姓字加撇或云加點爾知否僊僉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曰昔秦時程邈撰隸書訓如僕隸之易使也今字與古  
或異臣聞刀用爲角音權音兩點爲角音鹿音用上一撇一點俱  
不成字真宗幸國學音說尚書即特賜緋景德後令講  
道德經日於崇文院候對終篇賜以白金綵綵卒年七  
十九嘗撰帝王手鑑十卷并注曹唐大遊仙詩十五卷  
其子世安上之特賜出身  
李之才字挺之南社人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爲人質  
朴無少矯厲師河南穆脩脩性寡合雖之才亦頻在訶  
怒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易脩之易受之种放放受  
之陳搏源流最遠其圖書象數音交通之妙秦漢以來

有知者之才初為士簿權其城令時邵雍居母憂卒  
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粢以養父之才扣門來謁  
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  
之才曰君非迹聞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  
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以陸淳春  
秋意欲以春秋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終  
焉之才器大難乎識者久不得調再調孟州司法參軍  
時范雍守孟亦莫之知也雍初自洛建節守延安送者  
皆出境之才獨別近郊以病之謝曰故事也及雍謫安  
陸之才治檄見之洛阻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始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三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四  
明南京戶部主事  
儒林  
賈同 劉顏 高升 孫復  
石介 胡瑗 劉義叟 林槩  
李觀 何涉 王回 弟向 周堯卿  
王當 譙定 喻樗 洪祖  
高州 程大昌 林之奇 林光朝  
楊萬里  
賈同字希得臨淄人初名同字公跡著山東野錄七篇  
同進士出身真宗命以今名拒王欽若延致坐是久淹  
張知白薦通判兗州王聖初上書言祥符以來諫諍路  
塞丁謂乘間為數陷今謂姦既白宜明告天下使先帝  
免後世之議又言寇准忠規亮節宜還之內地皆人所  
難言者再遷殿中丞知棣州卒劉顏謚曰存道先生  
劉顏字子望彭城人舉進士出知龍興縣坐法免久之  
授徐州文學採潭唐奏議為輔弼名對蔡齊等上其書  
除任城主簿李迪知兗青皆辟從事卒又有儒術通義  
經濟樞言數十篇石介見而歎服馬子庠別傳  
高升字公儀濮州人弱冠徒步從种放學于終南山又

學古文於柳開與張景齊名舉進士累官侍御史諫修  
王清昭應宮降知廣濟軍尋以戶部判官試開封府進  
士私發糊名奪二官稍復知單州邢州鹽鐵判官知陝  
州卒升性孝友文章祖六經及孟子喜言仁義有帝則  
三篇為世所傳石延年劉潛劉顏皆其門人也

孫復字明復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  
尊王發微十二篇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  
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  
猶謙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宜因以成  
丞相之賢名復乃聽介為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十一

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國  
子監直講召為通英明祇候說書楊安國言其講說多  
異先儒罷之孔直溫敗糾所遺復詩坐貶翰林學士趙  
槩等言復經為人師不宜佐州縣留為直講稍遷殿中  
丞卒年六十六賜錢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  
辯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  
仁宗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祕閣特官其一子  
石介字守道兗州人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為學  
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忤然敢為以論赦書罷  
為南寧書記代父丙遠官為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

喪解褐山下葬五世七十喪以易教授于家魯人  
復繼先生入為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眾皆患文章  
之弊佛老為害著怪說中國論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  
為又著唐鑑以戒姦臣宦官宮女指切當時無所諱忌  
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  
竦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  
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並為  
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  
德詩其略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六姦之去如距斯脫  
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十二

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遠涉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  
惟艱惟斷乃克既明且臆惟皇帝之德其言大姦蓋斥  
竦也詩且出孫復曰子禍始於此矣介不自安求出通  
判濮州未赴卒年四十一會孔直溫謀反搜其家得介  
書夏竦銜介且欲中傷杜衍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  
請後棺以驗詔下京東訪其存亡衍時在兗州以語官  
屬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事具鼎臣傳  
點刑獄呂居簡亦曰介果走擊戮非酷不然是國家無  
故割人家墓何以示後世且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  
焉若蘭無異亦足應詔於是衆數百保介乃免斂棺于

其分奉買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行於世

胡瑗字翼之泰州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景祐初范仲淹薦召與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虞丁度等以為非古制罷之語在律曆志校試秘書省校書郎仲淹經略陝西辟州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其科條纖悉畢具有經義治事齋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者為今召為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為太子中舍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于祕閣遂興作樂事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作以太常博士致仕卒年六十七詔賻其家瑗居太學其徒益衆人學至不能容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飭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為瑗弟子也程頤嘗稱之曰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於為政也何有

劉義叟字仲叟晉城人歐陽修薦其學術試大理評事權趙州軍事判官及修唐史令專修律曆天文五行

其子福修官以祕書省著作佐郎以憂去詔令家居編書成推崇文院檢討未入謝道發背卒義叟與記多胡尤長於星曆術數皇祐五年日食心時胡瑗鑄鐘不

和陝西又鑄大錢義叟曰此謂害金與周景王同占上將有心腹之疾後仁宗果不豫他所占測皆驗語在天志預知死期自擇地先坐旁占庚穴以語其妻如其葬之著十三代史志劉氏輯曆春秋災異諸書

休築字端父福清人父高太常博士有治行樂舉進士歷知連州康定初上封事謂古者民為兵而今兵食民馬寓於民而今不習馬此兵與馬之大患也又行陣法而出於臨時將無素備而取於倉卒軍不予權而

以官侍若是者雖得古之材使循今之法亦必屢戰而屢敗官至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卒著史論辨國語子希自有傳

李觀字泰伯建昌人俊辯能文章舉茂才異等不中觀老以教授自資從學者常數十百人皇祐初范仲淹薦為試太學助教上明堂定制圖序略曰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燕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憲闡之制也蓋崇義所謂秦人明堂圖者其間有十二楹古之道法當亦取之若其建置之所則

平恕公云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  
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  
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取  
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不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  
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協於戴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  
三位本於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為一門門夾兩廡是為  
八憲四闔楹於白虎通也十二階采於三禮圖也四面  
各五門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嘉祐中用國子監奏  
召為海門主簿太學讀書卒熙寧中門人鄧潤甫上其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六

退居類著其祐續讀官其子參魯詔為郊社齋郎  
柯涉字濟川南充人汎覽博古一過目終身不忘登進  
士第范仲淹辟彰武軍節度推官用龐籍奏遷著作佐  
郎管勾鄜延等路經略安撫招討司機宜文字時元昊  
擾邊軍中經畫涉預有力累官尚書司封員外郎卒詔  
恤其家官其一子涉長厚有操行事親至孝平居未嘗  
談人過所至多建學館勸誨諸生徒之游者甚眾雖在  
軍中亦為諸將請去氏春秋秋青之徒皆橫經以饗者  
治道要術春秋本意廬江集七十卷  
王固字深父候官人父平言試御史回教行孝友實

平恕造次必借古人所為不為小廉曲謹求名譽  
士中第為衛真簿有所不合稱病自免作告友其略曰  
古之言天下達道者五君之於臣也父之於子也夫之  
於婦也兄之於弟也過且惡必亂敗其國家故為上者  
不敢不誨為下者不敢不諫處今之時而見古之道難  
矣姑求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過者與之友乎退居  
潁州久之不肯仕治平中以薦為忠武軍節度推官知  
南頓縣命下卒年四十三回在潁州與處士常拱友善  
熙寧中秩上其文集補子汾郊社齋郎弟向  
向字子直為文長於序事戲作公默先生傳托公議先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七

生與弟子任意相問答其末云先生之行已視世人所  
不逮何等也曾未得稱高世而詆訶蜂起幾不得與妄  
庸人伍者良以口禍也先生能不好議而好默是非不  
受口而心存焉何疾於不容此策之最下者也先生能  
用之乎公議先生喟然歎曰吁吾為爾用下策也任意  
乃大笑顧其徒曰宜吾先生之病於世也請去公議為  
公默先生弟同字容季性純篤亦善序事皆蚤卒仕止  
於縣簿  
周堯卿字子俞道州人天聖二年第進士積官太常博士  
范仲淹薦經行可為師表未及用卒年五十一竟

幼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母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母  
母喪倚廬三年既葬慈烏百數銜土集隴上人以爲擊  
慙所致其於昆弟尤篤友愛爲人簡重不校慢已者必  
厚爲禮愧之居官祿薄必以周宗族朋友罄而後已爲  
學不專於傳注以孔子一言以蔽孟子以意逆志爲學  
詩之法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  
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其學春秋曰  
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  
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讀莊周孟子書曰周善言  
理未至於窮理窮理則好惡不謬於聖人孟善言性未

宋史新編卷五

九

至於盡已之性能盡已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可與天地  
參有詩春秋說各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王當字子思眉山山人舉進士不中退居田野歎曰士之  
居世苟不見其用必見其言遂著春秋列國名臣傳五  
十卷元祐中蘇轍以賢良方正薦廷對慷慨不避權貴  
策入四等調龍遊縣尉蔡京知成都舉爲學官不就京  
相遂不復仕卒年七十二當邃於經學易春秋皆爲之  
傳多得聖人之旨又有史論十二卷兵書十二篇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學易于郭襄氏自見乃謂之衆一  
人以人郭襄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

世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定一日至汴聞程頤講道于  
洛棄其學而學焉嘗有言曰學所以明心也禮所以行  
敬也明心則知性矣行敬則至誠矣孔門以博文約禮  
爲入道樞要正在於此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爲  
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卽位定猶在汴右  
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請行在至維揚寓邸舍饗  
甚一中貴人偶與鄰僦之食不受與之衣亦不受委金  
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此上將用之會金兵  
至失定所在復歸蜀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  
指其地曰誰嚴樞之曰譙夫子定易學得之程頤授之

宋史新編卷五

九

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餘意者也定  
後不知所終初頤兄弟游成都見治篋緇桶者挾問就  
視則易也篋者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  
問二程遜而問之曰三陽皆失位兄弟渙然有省翌日  
再過之則去矣後閬人袁滋入洛問易於頤頤曰易學  
在蜀蓋往來之滋入蜀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黃蘗薛  
翁於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不知所得何語也時行行  
成蜀人郭襄氏及篋叟薛翁皆蜀隱君子也  
譙樞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後徙嚴建炎末樞第進士貢  
直好議論趙鼎去樞完居常山樞往謁因諷曰公之



上當使落沃多而施行少啓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  
 言少最奇之引爲上客鼎都督川陝荆襄辟樞爲屬紹  
 興初高宗親征樞見鼎曰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  
 詰試一擲也當思歸路母以賊遺君父憂鼎曰策安出  
 樞曰張德遠有重望居閫今莫若使其爲江淮荆浙福  
 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闕宣撫來路卽朝廷歸  
 路也鼎於是入奏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浚至執鼎手曰  
 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樞於是往來  
 鼎浚間多所裨益頃之以鼎薦授秘書省正字兼史館  
 校勘初金旣退師鼎浚相得驩甚人知其將並相樞獨  
 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  
 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則必更  
 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稍如其言又嘗曰推車者遇  
 艱險則相詬病及車之止也則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  
 亦若是而已先是樞與張九成皆言和議非便秦檜既  
 主和言者希旨劾樞與九成謫出知舒州懷寧縣  
 通判衡州已而致仕檜死復起歷提舉浙東常平以治  
 績聞淳熙中卒

洪興祖字慶普丹陽人登政和上舍第高宗召試授秘  
 書省正字後爲太常博士上疏乞收人心納謀策安民

情壯國威又論國家再造一宜以藝祖爲法紹興四年  
 蘇湖地震興祖時爲駕部郎官應詔上疏其言朝廷紀  
 綱之失爲時宰所惡主簿太平觀起知廣德軍視水原  
 爲陂塘六百餘所民無旱憂一新學舍因定從祀自十  
 哲曾子而下七十有一人又列先儒左丘明而下二十  
 有六人歷擢知饒州先夢持六刀覺曰三刀爲益今倍  
 之其饒乎嘗作程瑀論語解序言者希秦檜自劾其怨  
 望遂編管昭州卒年六十六明年詔復其官直敷文閣  
 興祖好古博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者老莊本旨  
 周易通義繫辭要旨古文孝經序傳離騷楚詞考異行  
 于世

高閱字抑崇鄞縣人紹興初以上舍選賜進士第歷官  
 權禮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面對言春秋之法莫大於  
 正名今樞密院號本兵柄而諸路軍馬盡屬都督是朝  
 廷兵柄自分爲二又周六卿其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官  
 屬猶得專達今一切拘以文法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  
 曹官屬乃與胥吏無異且祖宗時監察御史許言事今  
 則名爲臺官實無言責此皆名之未正也尋遷著作佐  
 郎以言者論罷主簿崇道觀召爲國子司業時興太學  
 閱奏宜先經術條具其法以六經語孟義爲一場詩賦

次之乎史論又次之時務策又次之太學課試及郡國  
科舉蓋以此爲法新學成開奏補試者六千人且乞臨  
頒於是帝幸太學秦炳執經開講易泰卦賜三品服胡  
寅聞之以書責閱語在寅傳聞少宗程頤學楊時爲祭  
酒開爲諸生胡安國至京師訪士於時以閱爲首稱由  
是知名除禮部侍郎帝因問張九成安否明日復問秦  
檜檜疑閱薦中丞李文會承檜旨劾閱出知筠州不赴  
卒初秦桧嘗請婚閱之有春秋集傳行于世

程大昌字奉之休寧人紹興中第進士獻十論言當世  
事連擢太學正試館職爲祕書省正字孝宗卽位遷著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三

作佐郎會詔百官言事大昌奏曰漢石顯矯制人不復  
言國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請自今御前直降文  
書皆申省審奏又言去歲完顏亮入寇無一士死守而  
丘將至今策勳未已惟李寶捷膠西虞允文戰采石實  
屠亮之階今寶罷兵允文守嬰此公論所不平也帝稱  
善連遷國子司業兼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又除浙東  
提點刑獄徙江西轉運副使大昌曰可以興利去害行  
吾志矣會歲歉出錢十餘萬緡代輸清江縣舊有二堰  
後堰壞歲罹水患且四十年大昌力復其舊進祕閣修  
撰召爲祕書少監帝勞之曰卿朕所簡記監司若人人

如卿朕何憂累遷權吏部尚書會行中外更迭之制  
請遷出知泉州遷知建寧府光宗嗣位徙知明州尋  
奉祠紹熙五年請老以龍圖閣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三  
諡文簡大昌篤學於古事靡不考究有禹貢論易原  
雅錄易老通言攷古綱目演繁露北邊備對行於世

林之奇字少穎候官人從呂本中學紹興中第進士歷  
官校書郎會朝廷欲令學者參用王安石三經義之說  
之奇上言王氏三經率爲新法地晉人以王何清談之  
罪深於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  
之責或傳金人欲前侵之奇作書抵當路以爲吾欲與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三

之和宜無憚於戰戰之所須不一而人才爲先必求可  
與共患難者非得如龐士元所謂俊傑者不可也以痺  
疾乞外遂以祠祿家居自稱拙齋東萊呂祖謙皆受學  
焉卒年六十五有書春秋周禮說論孟揚子講義道出  
記聞等書行於世

林光朝字謙之莆田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  
自光朝始然未嘗著書嘗曰道之全體全乎太虛六經  
既發明之後世注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愈遠矣年  
五十進士及第累官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讀兼史職是  
時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事光朝不往賀遂出爲廣西

建寧府獄以時 李寇自荆湘割江西南諸南長  
其會者詔使光州轉運使使臣朝謂賊勢方張乃  
遣二將馳擊連敗之賊皆遁孝宗聞之喜曰沈尤  
德生乃知此賊之直實諷閣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  
諭德淳熙四年冬孝宗舍人是時吏部郎謝廓然中  
觀薦賜出身除殿中丞從中書光朝稱曰是輕  
臺諫者引口也乃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光朝老  
授工部侍郎小官竟以集英殿修撰出知婺州光朝老  
儒素有士望石後人有建明或疑之及聞繳駁廓然  
上論始服光朝 秋奉利卒年六十五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十四

楊萬里字廷秀吉水人登紹興進士第再調永州零陵  
承張浚謫求勉以正心誠意之學迺名讀書之室曰戒  
齋後知奉新縣召為國子博士侍講張栻以論張  
守袁萬里抗疏留栻又遺虞允文書以和同之說  
歷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常州尋提舉廣慶軍節度使  
盜沈師犯南粵帥師往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事  
二年五月以地震應詔上書其略曰臣聞言有事於  
事之時不害其為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為忠也  
南和北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而老臣曰

彼有五單于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胡之禍  
既而皆不驗迨丞相傳繕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又於  
河南北發民兵增驛騎製馬櫪籍井泉而吾之間諜不  
得以入此何為者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一  
也或謂金主北歸可為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  
乎此此人北歸蓋懲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  
南之必固北之或者以身填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姪經  
營其南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二也臣竊聞  
論者或謂緩心淮不可守則票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昔  
昔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揚二  
州自此南唐如感今曰票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  
而保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三也今淮東西  
凡十五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使宰相擇之乎使樞廷  
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為樞廷慮也使樞廷擇  
之則除授不自己出也一則不為之慮一則不自己出  
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臣所謂言  
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  
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為北之計者日  
繕治其海舟而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  
具也或曰舟雖未具而憚於擾也夫斯民一日之擾與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十五

社稷而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大于擾者也臣所  
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五也陛下以今日為何等時  
耶金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  
者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  
鄉飲理軍以千羽解圍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  
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  
也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  
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異時災惑  
犯南斗邇日鎮星犯端門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  
文未敢以為必然也至於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六

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  
日載陽復有雨雪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  
又不信也迺五月庚寅又有地震茲又不曰大異乎臣  
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  
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  
廣則又旱流徙者相續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而  
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振救  
之動而有事將何以仰以為資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  
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饒  
者富商巨賈闢官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

之用惟破楮券爾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而  
覆之山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為寒心哉臣所謂  
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九也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  
其國也畏其人也故符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為不可謂  
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  
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  
珙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  
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  
憚者又何人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十也願陛  
下姑置不急之務精專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於天變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七

下不墮於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臣前所陳  
枝葉而已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聖學高明願  
益思其所以本原者東宮講官闕帝親擢萬里為侍讀  
王淮為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  
為才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  
歷遷祕書少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  
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  
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太子悚然翰林  
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享獨以呂頤浩等姓名上萬里  
疏詆之力言張浚當預且謂邁無異指鹿為馬孝宗不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四  
以直諫聞出知筠州光宗立召為祕書監入對言天下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於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又論古帝王知攬權不知臣下之竊權竊權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會泰進孝宗聖政孝宗猶銜之出為江東轉運副使權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朝議欲行鐵錢於江南萬里疏其不便不奉詔忤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乞祠除祕閣修撰提舉萬壽宮自是不復出矣寧宗立召還辭乃進秩予祠既而從其請以寶文閣直學士致仕嘉泰三年進寶謨閣直學士開禧元年遷直學士卒年八十三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四

六

贈光祿大夫萬里剛而剛孝宗始夢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不見剛剛僦用事屬記南園以掖垣許之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僦言患改命他人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時也僦胃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成疾家人知之聞時政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用兵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僦胃姦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萬里精於詩書著易傳行於世光宗嘗為書誠齋二字諡文節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四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五

列傳一百七

儒林

明南京戶部主事蕭田柯維驥編

劉子翬 呂祖謙 陸九齡 陸九淵

薛季宣 陳傅良 葉適 戴溪

蔡幼學 楊泰之 劉勉之 郭雍

劉愚 魏揆之

劉子翬字彥冲幹之仲子以父任補官幹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感慕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寇楊就犯閩境子翬盡計備禦如素服戎事者賊不敢犯子翬始執喪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五

一

致羸疾至是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凡十七年事繼母呂氏及兄子羽盡孝友而督教姪珙卒有立與胡憲劉勉之及以講學為事朱松且死託子翬於子翬及喜請益告以易不遠復三言子翬少喜佛歸而讀易渙然自得以為學易當先復云卒年四十七學者稱屏山先生  
呂祖謙字伯恭好問之孫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學本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與張栻朱熹友講索益精初蔭補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模當定方略當審召試館職先是試者前期從學

士院東門目獨祖謙不然而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  
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  
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喪除奉祠越三年  
除祕書郎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重修徽宗實  
錄書成進秩嘗而對言曰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上  
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疑勿  
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詳於小而忘遠大之計  
勿忽於近而忘遠蔽之萌又言國治體有遠過前代  
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夫以寬大思厚建立規模以禮  
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倣擬艱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二

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之深  
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略未  
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范韓  
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  
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  
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先是  
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周必大言去取差謬委館職銓  
擇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為百  
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祕閣尋主管沖簡  
觀閣事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卒年四十五諡曰

祖謙學以關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  
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子急一  
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  
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書將  
以開物成務既臥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  
皆可為後世法脩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  
易書說闡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晚年  
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沒郡人即而祠  
之

陸九齡字子壽金溪人唐宰相希聲八世孫也父賀有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三

學行為鄉里所宗九齡自幼穎悟稍長補郡弟子員秦  
檜當國士無敢道程氏學者九齡獨尊其說久之聞新  
傳七學黃老不事禮法慨然嘆曰此非吾所願學也遂  
歸家從父兄講學旁開百家書晝夜不倦悉通陰陽曆  
五行卜筮之說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入太學司業汪  
應辰舉為學錄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桂陽軍教授以  
親老道遠改與國軍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聲搖旁  
郡舊有義壯以備寇郡從眾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不  
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調度屯禦皆有法寇雖不至  
而縣倚以為重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曰是固男子



之事也及至與國俗俗尚而鮮知學九齡不以職聞  
侯益嚴規矩肅衣冠知臨大衆勸綏引其類興起腹  
蘇調全州教授未上得疾一日晨興坐牀上與客語猶  
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至夕整襟正臥而卒年四十九  
寶慶二年特贈朝奉郎直祕閣諡文達九齡與弟九淵  
相爲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二陸廣漢張栻與九齡不  
相識晚歲以書講學期以世道重呂祖謙常稱之曰  
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首蔡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  
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竝觀却立  
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四

九韶字子美九齡弟也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  
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九韶以訓戒之辭爲韻語晨  
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所  
著有梭山文集

陸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遂深  
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謂人曰伊川之言奚  
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初讀  
論語卽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  
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  
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  
入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  
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亦無不  
同也登乾道進士第歷國子正除敕令所刪定官九淵  
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復讎之志至是訪勇士與議恢  
復大略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讎恥未復願博求天下  
之後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  
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  
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爲給事中王信  
所駁詔王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湊稱象山先生  
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  
弟本無欠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  
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  
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  
我註脚光宗卽位差知荆門軍民有訴涉人倫者使自  
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實之法其境內官吏  
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善惡皆素知之郡以爲神申嚴保  
伍之法羣盜屏息荆門爲次邊而無城九淵以爲郡民  
江漢之間爲四集之路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  
憂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集稅入日增故事

上諭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賜其屬不限流品  
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  
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每旱禱即雨郡人異之逾年政  
行令修民俗爲變永和周必大稱九淵荆門之政以爲  
獨行之效云一日九淵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  
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  
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遇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  
而卒年五十四會葬者以千數謚文安初九淵嘗與朱  
熹合編湖論辯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  
與至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

有泣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于無極而  
太極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門人楊簡袁燾舒  
璣沈煥能傳其學子持之

持之字伯微韓侂胄將用兵持之憂甚乃歷聘時賢將  
有以告見徐誼於九江其言自古興事造業非有學以  
輔之往往皆以血氣盛衰爲銳情故三國兩晉諸賢多  
以盛年成功名公更天下事變多矣未舉一事而朝思  
夕惟利害先入于中愚恐其爲之難也誼撫然又之誼  
誼辭叔以項安世之荆謁吳獵爭欲留之尋皆謝歸  
誼十篇名顯說嘉定三年試江西轉運司預選常平

張燾薦于朝不報穆建東湖書院連帥以書幣禮  
持之長之十六年寧寧特詔持之祕書省讀書固辭不  
允既至又詔以迪功郎入省理宗轉修職郎差幹辦浙  
西安撫司以疾請致仕特命改通直郎所著有易提綱  
諸經雜說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徽吉之子也年十七起從荆南  
帥辟書寫機宜文字從事袁溉嘗從程頤學盡以其  
學授之季宣既得觀學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  
制靡不研究講畫皆可行於時江淮仕者聞金兵且至  
皆預遣其孥而繫馬于庭以待季宣獨留家與民期曰  
吾家即汝家即有急吾與汝偕死民亦自奮縣多盜季  
宣行保伍法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樞密  
使王炎薦于朝召爲大理寺主簿爲書謝炎曰主上天  
資英特羣臣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建中興之業  
徒僥倖功利夸言以眩俗雖復中夏猶無益也爲今之  
計莫若以仁義紀綱爲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可  
也時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宰相虞允文曰遣季宣行  
淮西收以實邊季宣爲未廢田相原隰以戶校屋以丁  
授田頒牛及田器穀種粟具家至秋乃止凡爲戶六百  
八十有五季宣還言於孝宗曰齊威之霸不在阿卽墨

善實而在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奈何毀譽之人且  
若乎又進言曰左右近侍陰濟正士而陽稱道之陛下  
儼因貌言而聽之臣恐后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言  
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夫好名特為臣子學問之累人  
主為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  
立帝稱善恨得李宣晚遂進兩官除大理正自是凡奏  
請論薦皆報可以虞允文諱闕大不樂之居七日出知  
湖州改知常州未上卒年四十李宣於詩書春秋中庸  
大學論語皆有訓義藏于家其著曰浪語集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傳良皆師事之及入太學與  
張栻呂祖謙友善祖謙為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  
敬集義之功得於栻為多登進士甲科歷太學錄出通  
判福州為勢家所中罷歸後五年起知桂陽軍光宗立  
歷浙西提點刑獄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四十年至是積  
賢無黑者都人聚觀嗟嘆號老陳郎中傳良為學自三  
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而於太祖開創本原尤為潛心  
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為  
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上繼  
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墮底則致疾帝悟會疾亦稍  
平過重華宮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百官力諫不  
聽方召內侍陳源為內侍省押班傳良不草詞且疏請  
通宣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  
回傳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傳良哭于庭后益怒傳良  
下殿徑行詔改秘閣脩撰仍兼贊讀不受寧宗即位召  
為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資錄院脩撰會詔朱  
熹與外祠傳良不書行乃與熹州郡御史中丞謝深甫  
議傳良言不願行出奉祠明年察官交疏劾秩罷熹  
二年起知泉州辭授集英殿脩撰進寶謨閣待制終

卷六十七 益文節有詩解詰春秋後傳左氏章句

于世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人歷太學博士因輪對奏曰二陵之難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信者以為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非直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為難自為不可耳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為虛弱此國是之難一也為奇謀秘書者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於親征還都深沉慮遠者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視諸臣迭進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

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聖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顧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歟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會朱熹為林栗所劾適上疏爭曰栗

於寧宗曰治國以和為體處事以平為極臣欲人臣

凡善其受禍何所不有疏入不報光宗嗣位出知新州人為尚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華宮及孝宗不豫羣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常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不能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為皇太子帝許之俄得御批有退閒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閣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庸坐視乎蔡許諾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

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禮知閣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計適曰汝愚遣侂胄奏太皇太后遂立嘉王事詳汝愚傳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遷國子司業汝愚既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効忠職也適何功之有而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望怨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及汝愚貶衡陽而適亦為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罷主管冲佑觀差知衢州辭起為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召入對會

唐事海內知名士與策始盡故適奏及之且薦樓船江  
黃度三人悉與郡自是禁網漸解矣除惟兵部侍郎  
父喪除召至時有勸佐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佐胃然  
之將啓兵端適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疆  
者與陛下思報積恥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疆矣竊  
謂必先審知疆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修實政行  
實德弱可變而為疆非有難也累遷實謀閣待制知建  
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守江自  
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經乃請于朝乞節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上

制江北諸州及金兵大入適謂劫害南人所長乃募市  
井悍少弁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米石將徐統以  
往夜遇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以前  
金人皆錯愕不進復命石破定山之人劫敵營得其俘  
械以歸又遣石斌賢夏侯成等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  
自滁州遁去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初淮民被  
兵驚散日不自保適遂於墟落歛十里內依山水險要  
為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  
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緩急應援首尾聯絡因言堡  
成有四利所謂用力寡而收功博也佐胃誅中丞

孝友勤通附佐胃用兵遂奪職自後奉祠者凡十三年  
寶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卒年七十四贈光祿大夫諡  
忠定適雅以經濟自負方佐胃之欲開兵端也以適每  
有大讎未復之言重之而適自召還每奏疏必言當審  
而後發且力辭草詔第出師之時適能極力諫止曉以  
利害禍福則可免南北生靈之禍議者不能不為之歎  
息焉

戴溪字吉望永嘉人少有文名淳熙五年為別頭省試  
第一歷太學錄兼史職累遷兵部郎官開禧時山禮部  
郎中凡六轉為太子詹事兼祕書監景獻太子命溪講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上

中庸大學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資治通鑑各  
為說以進權工部尚書除華文閣學士嘉定八年以龍  
圖閣學士致仕卒贈端明殿學士理宗賜諡文端溪又  
於宮僚以微婉受知然立朝建明多務祕密或議其殊  
乏骨鯁云

蔡幼學字行之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是時陳傅  
良有文名于太學幼學從之游月書上祭酒芮燁及呂  
祖謙連選拔輒出傅良右皆謂幼學之文過其師孝宗  
聞之因策士將翼前列而是時外戚張說用事宰相虞  
允文梁克家皆陰附之幼學對策其略曰陛下恥名相

正更制近古二相並進以爲美談然或以虛譽  
自許立功或以緘默容身不能持正蓋指虞允文梁  
克家也又曰漢武帝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  
而丞相輕公孫弘爲相衛青用事弘苟合取容相業無  
有宣元川許史成帝川王氏哀帝用丁傅率爲始元之  
禍今陛下使姨子預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宰相忍與  
同列曾不羞恥按其罪名宜在公孫弘上蓋指張說也  
帝覽之不懌虞允文尤惡之遂得下第教授廣德軍歷  
遷校書郎時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幼學上封事不報  
寧宗卽位詔求直言幼學又奏陛下欲盡爲君之道其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四

要有三事親任賢寬民而其本莫先於講學帝稱善將  
進用之時韓侂胄方用事指正人爲僞學異論者立黜  
幼學遂力求外補特除提舉福建常平陞辭言今除授  
命令徑從中出而大臣之責始輕諫者經筵無故罷黜  
而多士之心始惑或者有以誤陛下至此耶侂胄聞之  
不悅既至官日講荒政時朱熹居建陽幼學每事咨訪  
遂爲御史劉德秀劾罷奉祠者凡八年起知黃州改提  
點福建路刑獄未行有勸侂胄以收召海內名士者乃  
召幼學爲吏部員外郎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皆兼權  
中書舍人侂胄既誅餘黨尚塞正路幼學次第彈劾

外郎溫醇雅厚號爲得體除刑部侍郎改吏部仍兼  
職趙師魯除知臨安府幼學言師魯以媚權臣進官三  
尹京兆狼籍無善狀詔必出褒語臣何辭以革命遂獲  
改兼侍讀師魯命乃下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徙建康  
福州進福建路安撫使政主寬大惟恐傷民因言錢幣  
上均科提無術力求罷去遂升寶謨閣直學士提舉萬  
壽宮召權兵部尚書兼修玉牒官尋兼太子詹事卒年  
六十四幼學早以文鳴于時而中年遂作益窮根本非  
開教化之大由情性之正者不道也器質疑重一語不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五

要發及論義理縱橫闢難辯士不能及嘗續司馬光  
公卿百官表年曆大事記備忘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  
要凡百餘篇傳于世  
楊泰之字叔正眉州人少立志于學臥不設榻幾十年  
慶元初類試調瀘州尉歷知嚴道縣擢通判嘉定白崖  
若將王璵引蠻寇利店刑獄使者璵于法又胥絀餘  
人當坐死泰之訪知夷都通利店夷都緝緝亂不肅  
引導因請釋之不聽乃去  
呂宣撫使安丙薦之曰蜀中  
名儒楊虞仲之子當逆臣大職之變勉有位者勿  
不用擢表而大使得尺寸之柄必能見危致命



其子鄉里以千緡為義。知晉州以安居安岳二縣受禍尤慘。泰之力自內盡。其賦知果州。踰零錢。病民泰之以一年經費儲其。其也。對減上尚苦。省按為定式民歌之曰。前張後楊。惠無疆。張謂張義實。自發其端。而泰之踵行之。理宗即。入對。言本朝德澤。邇來。劉喪無餘。民無恒心。何以為國。上奇其對。以為工部郎中。遷軍器少監。大理少卿。紹定中。入對。言巴陵追降之命。重於達羣。臣輕於絕友。愛陛下居天位之至。逸則思天倫之大痛。泰即歿於房陵。既行封諡。又錄用其。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今乃曰不當為之後。以貽他日憂。何示人之不廣乎。知重慶府奉祠卒。所著克齋文集。論語解。老子解。春秋列國事目。公羊穀梁類詩類。詩名物編論。孟類等書。劉勉之字致中。崇安人以鄉舉詣太學。譙定。至京師。勉之聞其從程頤遊。遂易學。遂師事之。已而厭科舉業。揖諸生歸。見劉安世。楊時。皆請業焉。及至家。即邑近郊。結草為堂。讀書其中。力耕自給。澹然無求於世。與胡憲劉平。常日以講論切磋。為事紹興間。特召詣闕。勉之知不與泰合。即謝病歸。杜門十餘年。學者踵至。入號曰白鹿先生。歸家。富無子。謀盡以貲歸子女。勉之不受。以是

其受學意之得道自勉之始卒年五十九

郭雍字子之和。河南人。父忠孝。字正之。受易中庸於程頤。號兼山先生。以蔭補官。第進士。不忍去親。側多仕于河南。堯庫間宣和中。為河東路。以舉忤宰相王黼。免靖康初。召為軍器少監。入對。斥和議。陳追擊之策。謂兵家忌深入。若不能擊。其歸他日。安能禦其來。復條上戰守十餘事。不用。改永興軍路提點。刑獄。措置保甲。金人犯求。與經略使唐重分城而守。城陷。與重俱死之。贈太中大夫。雍傳其父學。通世務。隱居峽州。號白雲先生。孝宗

以守帥薦。旌召不起。賜號冲。憲士命峽州歲時存問。後更封頤正先生。仍遣官就問。雍所欲言。備錄繳進。於是雍年八十有三。至淳熙初。學者裒集程頤程頤張載游酢楊時及忠孝雍凡七家為大易粹言行于世。劉愚字必明。龍游人。弱冠入太學。有聲上舍。釋褐第一。調江陵府教授。移安鄉縣令。有惠政。諸司交薦。改秩愚雅不樂仕進。遂致仕。鄉人丞相余端禮與愚有舊。且召堂審。竟捨去。結廬城南。蓬蒿蕭然。著書自適。書論語孟皆有年。八十三卒。門人謚曰靖。君妻徐氏。甘貧。事機料。愚。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子為貴。而若是。豈真歸

以東條得也乃已子克有詩名

以鄉舉試禮部不第嘗客衢守章傑所趙鼎謫死其子

汾將喪過衢傑雅憾鼎又希秦檜意遣尉翁家之掩取

鼎故舊簡牘家之先遣人告汾焚之以書責傑長揖徑歸築

室讀書勝以艮齋人稱曰長齋先生乾道中以遺逸召

力辭宰相陳俊卿閩人雅知揆之招其力乃以布衣入

見極陳當時之務賜同進士以守太學錄請廢王安

石父子從祀追爵程頤程頤列祀典不報復言大學之

教宜以德行經術為先其次則通習世務不可專取空

言又不報遂丐去會曾觀秩滿還揆之累疏諫移疾杜

門遺書責俊卿不能抹止語甚切遂以迎親請歸行數

日罷為台州教授居家謹喪祭重禮法行古社倉民賴

以濟諸鄉社倉自揆之始或嘗其近名則蹙然曰使夫

人避此嫌為善之路絕矣病革母視之不巾不見召朱

熹至妾以後事卒年五十八贈直祕閣熹平日趣向類

同乾道中熹亦被召將行聞揆之去國乃止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六

列傳一百八

明南京戶部生事莆田柯維騏編

儒林

范冲

朱震

胡安國

陳亮

鄭樵

李道傳

范冲字元長祖禹子也登紹興進士第歷兩淮轉運副

使紹興重修神哲實錄召為宗正少卿兼直史館初祖

禹元祐中嘗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神宗

之聖其後安石塔祭下惡之祖禹坐謫死嶺表至是復

以命冲上曰兩朝大典皆為姦臣所壞故以屬卿遷起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六

居郎又升兼侍讀會皇子建國公瑗出就傅首命冲以

徽猷閣待制提舉建隆觀為資善堂翊善而朱震兼贊

讀冲震皆一時名德老成極天下之選遷翰林侍讀學

士用其父故事也尋以龍圖閣直學士奉祠卒年七十

五冲之修神宗實錄為考異明示去取舊文墨書刪去

者黃書新修者朱書世號朱墨史及修哲宗實錄又著

辨証錄冲性好義樂善司馬光家屬皆依冲所撫育之

請以光之族曾孫宗召主光祠又嘗薦尹焞自代云

朱震字子發荆門人登政和進士第仕州縣以廉稱胡

安國薦於高宗召為司勳員外郎稱疾不至會趙鼎入

為知政事上諮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廉正守道士之冠冕上乃召之擢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遷祕書少監兼侍經筵轉起居郎建國公出就傳以震為贊讀遷中書舍人兼翊善累遷翰林學士是時虔州以為盜選良太守往慰撫之震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則百姓自安願詔新太守到官之日條具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仁惠之人從之紹興七年震謝病丐祠旋知禮部貢舉會疾卒震經學深醇有源上易解云陳搏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穆脩穆脩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二

河圖洛書傳李溉傳許堅許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穆脩以太極圖傳周惇頤惇頤傳程顥程頤是時張載講學於二程邵雍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惇頤作通書程頤著易傳載造太和參兩篇臣今以易傳為宗和會雜載之論上采漢魏吳晉下逮有唐及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離而復合蓋其學以王弼盡去舊說離以莊老專尚文辭為非是故其於象數加詳焉其論圖書授受源委如此蓋莫知其所自云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入太學登進士第哲宗親擢

三為太學博士足不踰閤門提舉湖南學事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境應詔零陵簿稱二人黨人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已異得簿言大喜命推鞠無驗安國竟除名未幾復官父沒謂子弟曰吾昔為親而仕今雖有祿萬鍾將何所施遂稱疾不仕築室墓傍若將終焉宣和末以薦除屯田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辭除起居郎又辭朝旨屢趣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日方午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又言為天下國家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計謀議既定君臣固守故有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三

志必成治功可立欽宗曰比留詞掖相待已命召卿試矣時門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恩凡與已不合者即指為朋黨乃言安國意窺經筵不宜召試欽宗不答安國屢辭南仲又言安國不臣欽宗問其狀南仲曰往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欽宗曰渠自以病辭初非有向背也每臣僚登對欽宗即問識胡安國否中丞許翰曰自蔡京得政士大夫無不受其籠絡超然遠跡不為所汙如安國者實鮮欽宗嘆息令勉受命既試除中書舍人南仲諷臺諫論其藉命不恭宜從黜削疏奏不下安國乃就職中書侍郎何桌建議分天下為四道置四都總

實各持一面以衛王室捍疆敵安國言內外之勢  
則安國重則危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分爲四道相  
太重萬一抗衡跋扈何以待之尋以趙野總北道安國  
言魏都地重野必誤委寄是冬金人大入野道爲群盜  
所殺西道王襄槐衆不復北顧如安國言李綱罷中書  
舍人劉珪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衄坐貶安國封  
還詞頭何東從而擠之詔與郡衆以安國素苦足疾而  
海門地卑濕乃除安國右文殿修撰知通州安國在省  
一月多在告之日及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蓋  
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四

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高宗卽  
位以給事中召黃潛善諷給事中康執惟論其託疾罷  
之三年樞密張浚薦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  
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聞駕幸吳越  
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  
先以時政論獻論入復除給事中其論之目曰定計建  
都設險制國卹民立政覈實尚志正心養氣宏度寬隱  
安國嘗謂雖諸葛復生爲今日計不能易此論也尋除  
兼侍讀專講春秋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  
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賦獸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附會補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天下  
憤及正位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疆  
敵憑陵叛臣不思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  
大計勝非改除侍讀安國持錄黃不下左相呂頤浩特  
命校正黃龜年書行安國言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  
況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苗劉之變能調護  
聖躬肯公羊氏言祭仲廢君爲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  
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臣以講  
春秋之時而與勝非爲列有違經訓遂臥家不出時呂  
頤浩再相欲傾石相秦檜謀於席盜曰目爲常可也今  
黨魁胡安國在瑣闥當先去之乃降旨曰胡安國屢召  
偃蹇不至今始造朝又數有請豈不以時艱不肯盡瘁  
乃欲求微罪而去其自爲謀則善如國計何落職奉祠  
是夕夢出東南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侍御史江躋  
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亦  
言安國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報頤浩卽黜給  
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躋等二十餘人云應天變  
除舊布新之象臺省一空勝非遂相安國竟歸五年除  
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辭詔從其請與祠令纂修所著奏  
秘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內祠兼侍讀

陳公輔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本朝  
嘉祐以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  
以道德名世會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  
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裏  
其遺書頒行使邪說者不得作奏入公輔與中丞周秘  
侍御史石公孫永望宰相風肯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  
除知永州辭復予祠進實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贈  
四官又詔加賻賜田十頃恤其孤諡文定安國初問人  
材於游酢酢以秦檜為言且比之荀文若故安國力稱  
檜賢檜亦力引安國及檜再相誤國安國不及見也安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六

國強學力行以聖人為標的志於康濟時艱見中原淪  
沒遺黎塗炭常若痛切於其身然風度凝遠脩然塵表  
視天下萬物無足以嬰其心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  
官實歷不及六載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子發  
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  
切切詢究至於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  
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  
平生出處皆內斷於心浮世利名如蟻蠅過前何足遺  
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為稱首僕  
亦良歎曰吾以為志在天下視不義富貴真如浮雲者

二程先生而已不意復有斯人也謝良佐曰胡康侯知  
太多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柏挺然獨秀者也自王公巨  
卿春秋不列學官安國謂先聖筆削之書乃使人主不  
得聞講說學士不得相傳習亂倫滅理殆由乎此故潛  
心是書二十餘年每嘆曰此傳心要典也有文集十五  
卷資治通鑑舉要補遺一百卷三子寅宏寧從子憲  
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寅將生母以多男不欲取安國  
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父閉之  
空閣上有維木寅盡刻為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心  
別置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辭游辟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七

雍中進士甲科靖康初以薦除秘書省校書郎楊時為  
祭酒寅從之受學遂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議立異  
姓寅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中不書議狀張邦昌偽立寅  
棄官歸言者劾其離次降一官建炎中連擢起居郎金  
人南侵時高宗在金陵詔議移蹕之所寅上書其略曰  
自古中興之主所以能克復舊物者莫不本於憤恥恨  
怒不能報怨終不苟已未有乘衰微闕絕之後固陋以  
為榮苟且以為安而能久長無禍者也今日圖復中興  
之策莫大於罷免和議以使命之幣為養兵之資不然  
則僻處東南萬事不競納賂則孰富於京宣納賂則孰

二聖反復計之所謂乞和決無可成之理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欲不變之在於務實效去虛文治兵擇將皆大教者孝弟之實也屈已求賢信用群策者求賢之實也不惟面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納諫之實也擢賢勇忠直之人待御以恩威結約以誠信者任將之實也汰疲弱擇壯勇足其衣食申明階級以變其驕悍之習者治軍之實也遴選守刺入於其官肅刑姦賊廣行賞恤者愛民之實也君子小人勢不兩立仁宗皇帝在位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者則斥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願則收故其成當世之功貽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八

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則不改故其敗當時之政為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以致二聖屈辱罪莽擅朝伏節死難者不過一二此浮華輕薄之害明主之所畏而深戒者也宰相呂頤浩孫其切直除直龍圖閣奉祠紹興二年五月詔內外官各言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策寅以十事應詔曰修政事備邊陲治軍旅用人才除盜賊信賞罰理財用核名實廣學校去姦惡疏上不報尋命知永州四年復召為起居注中書舍人時議遣使入雲中寅上疏言女真

廢毀宗廟切質二聖乃吾國之大讎也誤國之臣遣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于茲其效如何幸陛下灼見邪言漸圖恢復然後二聖之怨可平陛下人子之職舉矣高宗嘉納召至都堂諭旨仍降詔獎諭既而有僕射張浚自江上還奏遣使為其家機權竟反前有賈復奏疏言今日大計只合明復讎之義用賢修德自宜訓民以圖北向儻或未可則堅守待時若夫二三其德無一死之論必不能有所立寅既與浚異遂乞便郡就養除徽猷閣待制知邵州雖改集英殿修撰復以待制改知嚴州又改知永州徽宗皇帝寧德皇后訃至朝廷用故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九

事以日易月寅上疏言禮讎不復則服不除願降詔旨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尋除禮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父喪除適齋檜當國除徽猷閣直學士奉祠俄乞致仕遂歸衡州檜既忌寅雖告老猶憤之坐與李光書譏訕朝政落職右正言章復劾寅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檜死詔自便尋復其官卒年五十九寅志節豪邁初擢第中書侍郎張邦昌欲以女妻之不許始安國頗重秦檜之大節及檜擅國寅遂與之絕在謫所著讀史管見數十萬言及論語詳說皆行于世其

集賢堂集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氏師事之紹興  
間上書其略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察天理  
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試思方今之世事孰  
為大乎孰為急乎則良心可察而臣言可信矣昔舜以  
匹夫為天子瞽叟以匹夫為天子父受天下之養豈不  
足於窮約哉而瞽叟猶不悅自常情觀之舜可以免矣  
而舜蹙然有憂之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微欽二  
帝初於離敵遠適窮荒引領東望九年于此矣在廷之  
臣不能對揚天心反以天子之尊北而離敵陛下自念

於舜何如也且群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  
欲偷安江左貪圖寵榮皆為身謀爾陛下乃信之以為  
必持是可以進撫中原展省陟廟來歸兩宮亦何誤耶  
求言陛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然陳東以直  
諫死于前馬伸以正論死于後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  
諛佞何推中正之力而去姦邪之難臣竊傷陛下威權  
之不在己也高閎為國子司業請幸太學宏見其表作  
書責之曰昔楚懷王不送楚人憐之如悲親戚太上皇  
帝劫制於彊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臥薪嘗膽  
宵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難為大

恩乎昔宋公為楚所執及楚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  
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母天  
下之母其縱釋乃在舍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  
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為大恩乎晉朝廢  
太后董養游太學升堂嘆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  
矣則引遠而去今閣下偃然為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  
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  
求舉太平之典又為之詞欺天罔人孰甚焉宏初以陰  
補右承務郎不調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于家著書  
曰知言張氏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著龜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也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  
寧字和仲以蔭補官試館職除敕令所副定官遷祠部  
郎官寧以父兄故召用及寅與檜忤乃出寧為饒路安  
撫司叅議官除知澧州不赴奉祠卒安國作春秋傳修  
纂檢討蓋出寧寧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罷其書云  
寧字原仲居建之崇安從從父安國學平居危坐植立  
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紹興中以鄉貢入  
太學會伊洛學有禁靈獨陰與糾勉之誦習其說既而  
學易於誰定又未有得定曰心為物清故不能有見唯  
學乃可明耳寧喟然歎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一

西樵諸生歸故山力由賣藥以奉其親從游者日繁  
籍溪先生累召崇辭乃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添差  
建州教授憲猶不屈太守魏廷開辟其力憲不得已就  
職訓諸生以爲己之學問者始而笑中而疑久而觀其  
所以修身事親接人者無一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郡  
人程元以篤行稱進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俾參學政學  
者自是大化因七年不徙官以母年高不樂居官舍求  
監南嶽廟以歸久之起爲福建路安撫使司屬官與帥  
張宗元不合復請祠去泰檜方用事諸賢零落憲家居  
不出拾死召爲祕書正字既至疏言金人勢必敗盟元

宋史新編卷之六

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願亟起之時兩人皆爲積毀所  
傷未有敢顯言者憲疏入即求去上嘉其忠詔改秩與  
祠歸初憲與劉勉之俱隱後又與劉子翬朱松交松將  
沒屬子翬並受學憲自謂從三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  
爲父方憲以館職召也適秦檜譁言之後憲與王十朋  
馮方登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爲五賢詩以歌之人  
始信其不苟出而惜匪父于位云卒年七十七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  
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攷古人用兵成敗  
之跡著酌古論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

蘇軾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  
不報已而退修于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  
先是亮嘗圍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  
西湖也至是孝宗即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請闕上  
書其略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  
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  
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  
以是爲可父安而無事也天地之正氣鬱遏而父不得  
聘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可父係也  
國家二百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

宋史新編卷之六

十一

漢唐之所未有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  
不與之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敵及秦檜  
倡邪議以阻之忠臣義士斥死南荒而天下之氣憤矣  
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  
之大難一切不復關心自非海陵送死淮南亦不知兵  
戈爲何事也昔春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  
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爲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爲禽獸皇  
皇奔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遇而發其志於  
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舉一世而忘君父之  
大難此豈人道所可安平南師之不出於今幾年豈無

一、能自奮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春秋之末  
小邦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所甚痛也可以  
中國之無人矣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臣請為陛  
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為之略論天下  
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為之機惟陛下幸聽之唐  
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藩鎮自相雄長卒以成君弱臣  
彊正統數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定藩  
鎮拱手以趨約束列郡各得自達於京師如臂使指無  
有留難兵皆天子之兵財皆天子之財紀綱總攝法令  
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  
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偉功天子蚤夜  
憂勤於其上以義理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  
厚斯民之生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契丹遂  
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微澶淵一戰則中國之勢  
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契丹之所以止勝中國者  
其積有漸也立國之初其勢固必至此慶曆諸臣亦嘗  
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群臣爭進其說更  
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  
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賤削之此所以  
不能救契丹乎視中國之恥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

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自合聖意其實欲藉天下之  
兵革歸朝廷別行放閔以為彊也括郡縣之利盡入朝  
廷別行封裕以為富也青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  
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振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  
士大夫緘口畏罪矣西北兩邊至使內已經畫而豪傑  
恥於為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其財之數既多銳然南  
北征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嘗振也彼蓋不知  
朝廷立國之勢正患文為之太密事權之太分郡縣大  
輕於下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不易舉  
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力不  
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一  
復卒為金人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四裔哉  
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為  
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况秦檜盡  
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讎節太平於一隅以為欺其罪可  
勝誅哉陛下勵志復讎不免籍天下之兵以為彊括郡  
縣之利以為富臣愚見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  
旦之用也陛下蚤朝晏罷真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  
取人以文法莅事臣恐程文之士資格之官不足當度  
外之關也藝祖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已不能盡用今

其遠望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推原其意而行之則  
以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物乎不然維精之  
具既窮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陛下試令臣畢陳  
於前則今日大有為之略必知所處矣夫吳蜀天地之  
偏氣錢塘又吳之一隅當唐之衰錢鏐起王其地二百  
年之間人物繁盛中於東南及建炎紹興間為六飛所  
至之地當時論者固已疑其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  
本檜又從而備白司庶府以講禮樂於其中其風俗固  
已華靡士大夫又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  
之餘上下晏安而錢塘為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七

容萬乘而鎮壓於五十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  
矣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  
下場屋之士以千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其  
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閩浙日衰之士而欲鼓  
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  
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  
也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  
於南陽又二百餘年遂為三國交據之地又百餘年而  
晉氏南渡荆雍常雄於東南而東南往往倚以為強  
竟以此伐齊及北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為偏方

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當中原諸國本朝三百年之  
際為荒落之邦北連許汝民居稀少土產卑薄至千建  
炎紹興之際群盜出沒於其間而被禍尤極議者或以  
為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為偏方然未有  
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況其東通吳會西連  
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以為進取之  
機今誠能開墾其地洗濯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  
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於中國矣是亦形勢消  
長之常數也臣不佞自少有驅馳四方之志嘗數至行  
都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以是知陛下大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七

有為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  
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  
晉唐長短之由人人之際昭昭然可攷而知也始悟今  
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  
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  
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為  
得富國彊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  
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彊不知何  
者謂之富彊乎陛下厲志復讎百代之英主也今乃委  
任庸人籠絡小孺以遷延大有為之歲月臣不勝憤

以爲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  
願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贊與聞之書奏  
然震動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大臣交沮之  
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旨問所欲言皆落  
不少貶又不合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謂臣不勝忠憤  
齎沐裁書願得望見顏色待命十日未有聞焉臣恐天  
下豪傑有以測陛下之意向而雲合響應之勢不得而  
成矣又上書曰臣妄意國家維持之具至今日而窮而  
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指猶可恃以爲久臣不敢泄  
之大臣之前而大臣拱手稱旨以問臣亦姑取其大體  
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  
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智自謂差有一  
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高宗明亮感孝宗  
之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曰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  
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  
應之者不待知者而後知其不濟也時孝宗將內禪不  
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爲狂惟光宗策進士亮以君道師  
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  
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  
察辭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

落魄醉酒醉中戲爲大言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州郡  
侍郎何澹澹即繳狀事下大理答掠亮無完膚詎服爲  
不執事問孝宗知爲亮寔陰遣左右廉知其事亮遂得  
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亮父次尹  
其家疑事由亮聞于官論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淮知  
帝欲生亮而卒棄疾難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  
死亮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所學益博  
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  
古今之同異原心於秒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  
涵養爲正晬而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

而見其流行矣豈徒一川四朔而以為京邑之美觀也哉時上不朝重華宮祥以送陳省不聽喜亮策謂善處父子之間擢第一既知亮又喜曰朕置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間知書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上卒亮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肝與人言必本於君臣父子之義雖為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半產畸人寒士衣食之夕不衰卒後吏部侍郎葉適請予朝官其子非故典也端平初謚文毅更與一子官鄭樵字漁仲莆田人好著書不為文章自負不下劉向揚雄居夾漈山謝絕人事久之乃游名山搜奇訪古遇藏書家必借留讀盡乃去趙鼎張浚而下皆器之初為經旨禮學三宗天竺地理蟲魚草木方書之學皆有論辨紹興十九年上之以待講王綸賀允中薦得召對因言班固以來歷代為史之非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以御史葉義問劾之致監潭州南嶽廟給札歸抄所著通志書成入為樞密院編修官尋兼攝檢詳諸房文字因求入祕書省閱書籍未幾又坐言者被其事卒年五十九學者稱夾漈先生樵平生甘枯淡樂施與論者謂其切切仕進蓋弗察也同郡林寔字時隱擢進士第樵嘗象數與樵為金石交林光朝嘗師事之聚書數年

卷皆自校讎謂子孫曰吾為汝曹獲良產矣紹興中為敕令所刪定官力詆泰檜和議印世冠去當世高之李道傳字貫之舜臣之子也稍長讀河南程氏書玩索義理至忘寢食寧宗時登進士第歷遂州教授吳曦反曦黨以曦意脅道傳道傳以義折之竟棄官歸職平詔進官二等累遷祕書郎著作佐郎見帝首言憂危之言不聞於朝廷非治世之象今民力未裕民心未固財用未阜儲蓄未豐邊備未修將帥未擇風俗未能知義而不偷人才未能奮進而不乏而八者之中復以人才為要至於人才盛衰繫學術之明晦願下明詔崇尚正學遷著作郎時薛極等以新進用事賄賂成風道傳言今名優儒臣實取材吏刻剝殘忍誕謾傾危之人進矣遂求補外知真州除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初至即按部劾貪縱釋濫繫弛負錢夏大旱道傳應詔言楮幣之換官民如解鈔法之行商賈疑怨賦斂增加重將推剝皆切中時病遂條上荒政朝廷多從之與漕臣真德秀振饑餉冬行風雪中雖深村窮谷必至全活甚衆樵宣州守行朱熹社倉法諸郡翕然應命胡榘為吏部侍郎薦道傳自代引疾乞去不許召令奏事再辭又不許遂入對言無所諱除兵部郎官監察御史李楠與當路



意乞授以節鎮蜀遂出知果州道卒年四十八詔特贈  
一官致仕謚文節道傳篤於踐履氣節卓然臥櫬屏間  
大書喚起截斷四字其慎獨如此兄心傳

心傳字微之慶元元年薦于鄉既下第絕意不復應舉  
閉戶著書晚因崔與之許奕甥了翁等之薦自制置司  
教造至闕下為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專修中興四朝  
帝紀因言者罷添差通判成都府尋遷著作佐郎兼四  
川制置司參議官詔無入議幕許辟官置局踵修十三  
朝會要端平三年召赴闕為工部侍郎言成湯聖主也  
而桑林之禍猶以六事自責陛下願治七年于此災祥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六

主

饑饉史不絕書願亟降罪已之詔修六事以回天心不  
然民怨於內敵逼於外事窮勢迫何所不至陛下雖謀  
臣如雲猛將如雨亦不知所以為策矣未幾後以言去  
奉祠居湖州淳祐元年罷祠復予又罷三年致仕卒年  
七十八心傳有史才通故實然其作吳獵項安世傳褒  
貶有愧秉筆之旨蓋其志常重川蜀而薄東南之士云  
所著成書有高宗繫年錄學易編誦詩訓春秋考禮辨  
讀史考舊聞訓誤朝野雜記道命錄西陲泰定錄辨南  
遷錄又有詩文一百卷無子以道傳之子為後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六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七

列傳一百九

明南京戶部主事蕭田柯繼騏編

儒林

程迥 劉清之 真德秀 魏了翁

廖德明 湯漢 何基 王柏

徐夢莘 魏業味道 王應麟 黃震

程迥字可久寧陵人後徙餘姚登隆興元年進士第歷  
知上饒縣已而奉祠寓番陽之蕭寺迥居官寬而明簡  
而信循吏為民皆感激涕洟後宋隱德潛善無所幽明  
聽決獄訟凡上官所未悉者必再三抗辨不為苟止迥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七

嘗授經學於岷山王葆嘉大商人茂德嚴陵喻樞所著  
有古易考古易章句古占法易傳外編春秋傳微例  
目論語傳孟子章句文史評經史說諸論辨太玄補贊  
戶口田制貢賦書乾道振濟錄等書卒官朝奉郎朱熹  
以書告迥子絢曰敬惟先德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  
訂史開悟後學當世之務又所通該曾不得一試而奄  
奪盛時然著書滿家足以傳世是亦足以不朽絢以致  
仕恩調巴陵尉攝邑事能理冤獄孫仲熊亦有名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其貧力學博極書傳紹興二  
十七年進士第歷調萬安縣丞帥龔茂良以拔荒實

于朝又借諸公薦之發運使史正志按部督州縣  
之賦清之不可有同年生在幕中謂曰侍郎將薦子  
其以開闢來清之貽之書謂贏資者皆州縣侵刻於  
民法所常禁某誠不敢玷侍郎知人之鑒薦者兩有審  
察之命清之竟不見丞相請吏部銓得知宜黃縣茂良  
入參知政事與丞相周必大薦于孝宗召對首論民困  
兵驕大臣退託小臣苟煊又言用人四事一辨賢否二  
正名實三使材能四聽換授改太常寺主簿服除通判  
鄂州差權發遣常州改衡州先是郡節廚傳以事常平  
刑獄二使者月一會集互致折餽清之數曰此何時也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二

吾惟求無負於吾民足矣嘗作論民書一編簡而易從  
每因月講設酒有宴諸生相與論學之近來者築精舍  
居之建開武場按籍召閑悉華隱占之弊創朱陵道院  
以祠先代節義名臣及本朝寇準周敦頤胡安國邵使  
者惡其不能媚已諷臺臣論其勞民用財遂于祠歸築  
室授徒廷臣多薦之光宗卽位起知袁州而疾作猶貽  
書執政論國事諸生往候疾不廢講論及周必大來謂  
曰子澄其澄虛清之氣息已微云無慮可澄遂卒清之  
自舉進士有志義理之學所著有曾子內外雜篇訓蒙  
新書外書戒子通錄等書

壽字景元後更爲景希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  
誦登慶元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復中博學宏詞科入  
閣帥幕召爲大學正嘉定初遷博士累遷起居舍人奏  
權姦擅政十有四年朱熹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  
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  
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擠之則熹泰之失  
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傅伯成  
以諫官論事去蔡幼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許奕又  
繼以封駁論事去故人務自全一辭不措設有大安危  
大利害羣臣喑嘿如此豈不殆哉今欲與陛下言勤訪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三

開廣謀議明黜陟三者而已時鈔法楮令行告訐繁興  
抵罪者衆德秀奏或一夫坐罪而併籍昆弟之財或虧  
陌四錢而沒入百萬之貲自此籍沒之產以漸給還兼  
太常少卿言金人必亡君臣上下皆當以祈天水命爲  
心使金道聞其國有難而返因請修墾田之政謂臣自  
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野無際陲湖相連民皆堅悍強  
忍此天賜吾國以屏障大江使強兵足食爲進取資也  
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上德秀慨然謂劉燾曰吾  
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方  
請出爲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蝗唐德太平

德秀與留守憲司大講荒政自領廣德太平興  
德中魏峴同以便宜發廩使教授林庠振給徽州寧國  
守無善狀皆劾之而以李道傳攝徽先是都司胡規薛  
極每請德秀迂儒試以事必敗至是政舉日聞因倡言  
早傷本輕監司好名振贍太過使峴劾庠以撼德秀德  
秀上章自明朝廷悟與峴祠授庠幹官道傳等亦召還  
德秀進秩知泉州海賊作亂官軍敗勦德秀親授方略  
禽之復審視形勢增屯要害以備不虞進秩知隆興府  
母喪除授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  
勤四字勸僚屬以周惇頤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源流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四

勉其士立惠民倉置社舍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  
舉理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  
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樑奠安生民之柱石晉  
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  
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問四方所  
損非淺嘗川之變非濟王本志願討論雖熙追封秦王  
舍罪恤孤故事濟王未有子息亦惟陛下興滅繼絕上  
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  
不及舜明其人主當以二帝三王為師秦漢以下何足  
法也帝曰亦是一時倉卒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五

益講學進德以掩前失帝曰善德秀又乞收人心略曰  
太平興國中泰邸事作太師王溥等議于朝堂者七十  
有四人以大事不可輕也康定慶曆間求西帥必取當  
世第一流宰相呂夷簡至忘讎薦進以重任不可輕也  
往者雪川之獄未聞參聽于公朝淮蜀二閭皆出僉論  
所期之外天下事非一家之私回惜不與眾共此收人  
心之一事也賞罰適平則人莫得而議今有功罪同而  
賞罰異者朝廷之於天下當如天地之於萬物栽培傾  
覆付之無心可使一毫私意於其間哉此收人心之二  
事也當乾淳間有位干朝以饋遺及門為恥受任于外  
以苞苴入都為羞今薰染成風恬不之怪果若息天下  
之謗莫若反其物罪其人則心迹恭白此收人心之三  
事也治世氣象欲其寬裕不欲其迫蹙曩以訛言之故  
籍有譏呵之令焉譏呵則已過矣甚至於流竄焉殺戮  
焉都城之民搖手相戒宜解密網達下情此收人心之  
四事也又言朝廷之上敏銳之士多於老成政事之才  
富於經術雖嘗以耆艾褒傳伯成楊簡以儒學棄柴中  
行以恬退用趙蕃劉宰至於諒直敢言如陳宓徐橋皆  
未蒙記錄上嘉納之上初御清暑殿德秀因經筵侍上  
進曰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

以維此心因極陳古者居喪之法與先帝視朝之勤  
秀屢進經言上皆虛心開納而彌遠益嚴憚之乃謀  
所以相撼畏公議未敢發給事中王暨盛章始駁德秀  
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劾之遂以煥章  
附待制奉祠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落職罷祠監察  
御史梁成大又劾之請加竄竄上曰仲尼不為已甚乃  
止既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  
我執此以往紹定四年改職典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  
州迎者塞路城中歡聲動地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  
膏養精神德秀謂郡弊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六

勉彌遠致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召為戶部尚  
書入見上迎謂曰卿去國一年每切思賢乃以大學衍  
義進復陳祈天求命之說謂敬者德之聚儀狄之酒南  
威之色盤遊弋射之娛禽獸狗馬之玩有一于茲皆足  
害敬上欣然嘉納改翰林學士知制誥時政多所論建  
端平二年已得疾拜參知政事三乞祠祿上不得已進  
資政殿學士以內祠兼侍讀辭疾亟冠帶起坐迄謝事  
猶神爽不亂遺表聞上震悼贈銀青光祿大夫德秀長  
身玉立入咸以公輔望之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  
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直聲震朝廷四方人士誦其文

德秀其風采霞遊所至專政深洽不愧其言由是中外  
交頌城人時驚傳溪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果  
至則又填塞聚觀不置時相益以此忌之輒擯不用而  
聲愈彰及歸朝適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尤世  
遂升降治亂之機而德秀則既衰矣甘範方攻清之誤  
國且謂其貪黷更甚於前而德秀乃奏言此皆前權臣  
玩愒之罪今日措置之失譬如和局縱庸醫之後一藥  
之誤代為庸醫受責其論論與範不同如此然自侂冑  
立偽學之名以鋼善類凡近世大儒之書皆顯禁以絕  
之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講習而服行之黨禁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七

既開而正學遂明于天下後世多其力也所著西山甲  
乙藁對越甲乙集經筵講義等書謚文忠  
魏了翁字華父蒲江人年數歲日誦千餘言過目不再  
覽時稱神童年十五著韓愈論有作者風登進士第歷  
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冑謀開邊了翁  
上言蓋亦急於內修姑遑外攘不然與天下而試於一  
鄉宗社存亡係焉改秘書省正字明年遷校書郎以親  
老乞補外乃知嘉定府又明年侂冑誅朝廷收召諸賢  
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入相專國事了翁察其所為力辭  
召命丁憂憂解官心悲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

事燭者開門授徒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蓋知漢  
用又知眉州眉俗習法令持吏短長故號難治了翁禮  
著者拔俊秀行鄉飲酒禮增貢士員以振文風復整頓  
堰築江鄉館利民之事知無不為嘉定四年擢潼川路  
提點刑獄公事八年兼提舉常平等事遷轉運判官上  
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頤程顥定謚示學者趣向  
朝論題之如其詩歷知潼川府十五年被召入對疏五  
事又論郡邑強幹弱枝之弊所宜變通蓋自了翁去國  
十有七年矣至是上迎勞優渥嘉納其言進兵部郎中  
俄改司封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轉對論江淮襄蜀當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八

分爲四重鎮爲聯絡守御之計次論蜀邊蠻田及實錄  
闕文等事皆下其章中書累遷祕書監尋爲起居舍人  
再辭而後就列入奏極言事變倚伏人心向背疆場安  
危鄰寇動靜其幾有五又論士大夫風俗之弊謂君臣  
上下同心一德而後平居有所補益緩急有所倚仗其  
言無所忌避時相始不樂矣寧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即  
位時事忽異了翁積憂成疾三疏求閒不得請遷起居  
郎明年改元寶慶雷發非時上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語  
了翁入對即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  
之外別有所謂天地明也

即而求之則本

臣而無事不可爲矣又論講學不明風俗淳樸  
犯顏收諫之忠臨難無伏節死義之勇願效求碩儒不  
關正學圖爲久安長治之計屬濟上黜削以死有司願  
望治弊弗度了翁每見上請屏倫紀以弭人言復應詔  
言事最爲切至而了翁亦以疾求去右正言李知孝劾  
胡夢昱竄嶺表了翁出關餞別遂指了翁倡爲壯論將  
擊之彌遠外示優容改權尚書工部侍郎力以疾辭乃  
以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常遂  
劾了翁欺世盜名朋邪誘國降三官靖州居住紹定四  
年後職奉祠尋知遂寧府辭不拜進實章閣待制潼川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九

路安撫使知瀘州彌遠卒上親庶政進華文閣待制遂  
應詔上章論十弊乞復舊典以彰新化上因民望與真  
德秀並召以爲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入對首乞明  
君子小人之辨次論故相十失猶存又及修身齊家皆  
切上躬兼同修國史兼侍讀俄兼吏部尚書復條十事  
以獻皆苦心空臆直述事情上悉嘉納還朝六閱月前  
後二十餘奏上將引以其政而忌者相與合謀排擠乃  
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會江  
淮督府曾從龍以憂畏卒併以江淮付了翁朝論大駭  
三傳亦上書言之適邊警沓至上心焦勞了翁嫌於

平江五辭弗獲遂受命開府宣押同一府奏事進封  
郡開國侯又賜便宜詔書如張浚故事朝辭而賜御  
書唐人嚴武詩及鶴山書院四大字仍賜金帶鞍馬詔  
宰臣飲餞于園外開幕府江州奏邊防十事甫二旬召  
爲簽書樞密院事赴闕奏事時以疾力辭尋改爲殿  
學士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復力辭詔予祠未幾改知紹  
興府浙東安撫使嘉熙元年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  
乞骸骨不允疾平口授遺奏少馬俱手而逝後十日詔  
以資政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致仕遺表聞上震悼贈太  
師謚文靖累贈泰國公所著有鶴山集九經要義周易

宋史新編卷五十二

十

集義易舉隅周禮井田圖說經史雜抄等書

虞德明字子晦南劍人受業於朱熹登乾道進士第知  
莆田縣會有顯者欲取邑地廣其居德明不可守會倭  
屬諭之德明曰太守天子守土之臣未聞以上地與人  
者守乃斬服累官知漳州有聲遠東提點刑獄彈劾  
不避權要歲當薦士朝貴多以書託之德明曰此國家  
公器也還其書不啓封有鄉人爲主簿德明聞其能薦  
之會德明行縣薄感其知已置酒假富人觴豆甚盛德  
明怒曰一主簿乃若是侈耶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時  
孫貽桂陽迫詔德明遣將馳擊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

乃分茂守遠斥堠明實謂布威信詔勸然如平時健知  
廢州選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德明初爲漳州教授爲  
學者講聖賢心學手植三柏于學潯士愛之如甘棠在  
南粵時立師梧堂刻朱熹家禮及程氏諸書遠近化之  
嘗語人以仕學之要曰德明白始仕以至爲郡惟用三  
代直道而行一句而已有槎溪集行于世

湯漢字伯紀安仁人與其兄十中中皆知名當時漢以  
棍刑趙汝騰薦差充象山書院堂長赴禮部別院試正  
奏名授上饒縣主簿轉運使趙希堅言漢今海內知名  
士也豈得吏之州縣哉詔循兩資差信州教授兼象山

宋史新編卷五十二

十一

書院長淳祐十二年差充史館校勘改國史實錄院校  
勘會大水未幾火災繼作漢先後上封事授太學博士  
轉對言太祖之天下壞其半者蔡京王黼也高宗之天  
下壞其半者鄭清之也又曰苟有志焉則其紀綱必先  
正根本必先強藩籬必先固夫然後泮渙優游其樂無  
極舍此不務而徒以九重之深一笑之適以爲樂樂極  
而思之吾有朝廷而不能治也吾有黎民而無與保也  
起視四境而外侮又至矣雖有鄭衛之音燕趙之色難  
章之麗瓊林之積亦獨何樂哉召試館職連遷祕書郎  
轉對極言邊事以爲今日扶危救亂無復他策在乎人



李濟心無欲盡用天下之財力以治兵大臣公心無  
盡用天下之人才以強本庶幾尚有以亡爲存之理耳  
擢舉福建常平歷江東運判知隆興府召遷至太府少  
卿兼太子諭德改秘書少監疏論比年董宋臣輩熾黨  
灼其力能去臺諫排大臣結連兇渠惡德參會以致兵  
戈相尋之禍陛下灼見其故斥而遠之宜壯陰清而再  
疑冰解而驟合既得自便卽圖復用上下皇威大小切  
齒而陛下方爲之濟明大臣方與之和解臣竊重傷此  
過計也自古小人復出其害必慘將逞其憤怨嘯其儔  
伍顛倒宇宙其可畏也乞休致擢太常少卿求補外以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三

秘閣修撰知福州福建安撫改知隆興府度宗卽位累  
遷權工部尚書兼侍讀已而奉祠以端明殿學士致仕  
卒年七十一特贈正奉大夫諡文清漢介潔有守恬於  
進取有文集六十卷

何基字子恭金華人師事黃幹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  
苦工夫而後可基悚惕受命於是隨事誘掖得聞淵源  
之懿來學者衆王柏弘論英辨質問難疑或一事至十  
往返基終不變以待其定嘗曰治經常謹守精玩不必  
多起疑論其文集二十卷而與柏問辨者十八卷景定  
五年以薦被命添

石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敬政承務郎主管西岳廟終亦不受也卒年八十一國  
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謚文定所著大學發揮中庸發  
揮大傳發揮易啓蒙發揮通書發揮近思錄發揮

王柏字會之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父朝奉郎  
瀚俱得伊洛之學柏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踰  
三十始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  
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  
亟更以管齋以何基尊從黃幹得意之傳卽往從之於  
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爲精密作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三

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閣靜坐子弟白  
事非衣冠不見也來學者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  
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  
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柏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  
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  
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以四成數而  
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洪範初一曰五行以  
下六十五字爲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  
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  
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

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鄭衛  
淫奔之詩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末聲亡還知止章于  
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  
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整末  
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謚文憲  
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  
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  
研幾圖魯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  
傳續國語等書

徐夢莘字商老臨江人幼慧耽嗜經史第進士歷官主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四

管廣西轉運司文字朝廷議易二廣鹽法遣廣西安撫  
司幹官胡廷直與東西曹臣集議于覺夢莘從行議與  
廷直不合後廷直爲轉運使夢莘知賓州猶以前議爲  
梗法罷去夢莘恬於榮進每念生於靖康之亂四歲而  
江西阻江母襁負亡去得免思究見顛末乃網羅舊聞  
會粹同異爲三朝北盟會編三百五十卷自政和七年  
海上之盟訖紹興三十一年完顏亮之幣上下四十五  
年凡收諸國書奏議記序碑志登載靡遺高宗聞而嘉  
之置直祕閣夢莘平生多著述有集補有會錄有讀史  
記志有集醫錄有集仙錄皆以儒學冠之卒年八十二

夢莘之從子天麟俱舉進士得之字思叔終通直郎  
仕安貧樂分著左氏國紀史記年紀等書天麟字仲祥  
歷官權發遣廣西轉運判官所至有惠政著西漢會要  
東漢會要等書晚作學齋灘之上畫嚴光像事之

葉味道初諱質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溫州人師事朱熹  
試禮部第一時禁偽學味道對策率本程顥無所避知  
舉胡紘曰此必偽徒也黜之味道復從熹于武夷山中  
學禁開乃登第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熹之徒及所著  
書部使者以味道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  
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  
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帝忽問鬼神之事疑伯有  
之事涉於誕味道對曰陰陽一氣之散聚雖天地不能  
易有死而猶不散者其常也有不得其死而鬱結不散  
者其變也故聖人設爲宗祧以別親疏遠邇正所以教  
民親愛參贊化育今伯有爲厲爲之立子洩以奉其後  
則庶乎鬼有所知而神莫不寧矣蓋諷皇子竝事也三  
京用師廷臣邊聞交進機會之說味道進議狀以爲科  
配日繁餽餉日迫民不堪命龐勳黃巢之禍立見是  
先搖其本無益於外也遷祕書省右佐郎而卒帝出內

應麟字伯厚慶元府人九歲通六經淳祐元年第進士從王埜受學歷陽州教授初應麟登第言曰今之事

舉子業者一切委京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詞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應麟與弟應鳳同日生開慶元年亦中是科詔褒諭之添差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帝御集英殿策上召應麟獲考帝欲易第七卷宜其首應麟讀之乃頓首爲得士賀遂爲首選及唱名乃文天祥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上

也歷太常寺主簿面對言淮成方警蜀道孔艱海表上流皆有藩籬唇齒之憂軍功未集而各賞民力既困而重斂非修模計也時大全諱言邊事於是應麟罷未幾大全敗起應麟通判台州遷至著作佐郎度宗卽位累遷著作郎守軍器少監經筵人日雪帝問有何故事應麟以唐李嶠李義等應制詩對因奏春雪過多宜謹感召又累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忤賈似道以祕閣修撰奉祠久之起知徽州其父檣嘗守是郡父老皆曰此清白太守子也召爲祕書監權中書舍人力辭不許兼史職兼侍講遷起居郎兼權吏部侍郎時朝臣無以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七

應麟指陳成敗逆順之說帝不悅似道復爲之通以愛去及似道潰師江上授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卽引疏陳十事進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兼侍讀遷禮部侍郎兼中書舍人日食應詔論治弭及備禦之策皆不及用尋轉禮部尚書兼給事中丞相留夢炎用徐囊爲御史擢江西制置使黃萬石等應麟繳奏曰囊與夢炎同鄉萬石隴族無學吳浚貪墨輕躁况夢炎舛令慢諫讜言弗敢告今之賣降者多其任用之士疏再上不報出關俟命再奏曰因危急而紊紀綱以偏見而拂公議臣封駁不行與大臣異論勢不當留疏入

海等書

黃震字東發慈溪人寶祐四年登第度宗時爲史館檢討與修寧宗理宗兩朝國史實錄輪對言當時之大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乞罷給度僧人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卽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

糾民力財密中廷內道場故首及之帝怒批降三級  
國門用諫官言得寢出通判廣德軍郡守賈蕃世以  
權相從子驕縱不法震數與爭論是非蕃世積不堪疏  
震撓政坐解官尋通判紹興府復海寇僂之撫州饑起  
震知其州多善政詔增秩遂升提舉常平初常平有慈  
幼局爲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亡震謂收哺於既  
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免而  
貧者許里胥請于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  
收家成活者衆改提點刑獄御史中丞陳堅以讒者言  
劫震去遂奉雲臺祠賈似道罷相以宗正寺簿召將與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俞浙竝爲監察御史有內戚畏震直止之而浙亦以直  
言去移浙東提舉常平時皇叔父福王與芮判紹興  
府遂兼王府長史震奏曰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紀綱  
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言之今爲其屬敢察其非  
奈何自臣復壞其法固不拜長史命進侍左郎官及宗  
正少卿皆不拜震嘗告人曰非聖人之書不可觀無益  
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恒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儉  
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吝所著日抄一百卷其卒也  
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七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八

列傳一百一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騭補

循吏

天子統御兆民所必以其理者吏也吏不擇人譬如土  
偶彼文繡何益於事此者如猛虎毒蛇民其能堪乎漢  
唐循吏之效尚矣今五季諸鎮之弊著令朝臣由知  
州縣躬召詢政事乃遣吏歸自使保薦以充勝任與否  
則督監司糾舉或命使者准察有佳政則賜璽書賚錢  
帛或寵以章服其重如此累朝相承在位咸烝烝不  
懈而樹有成績以贊仁厚之治者史不絕書亦云盛哉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茲從舊述得十有二人他不但以惠稱者見別傳

陳靖 張綸 邵晔 崔立

魯有開 張逸 吳遵路 趙尚寬

高賦 程師孟 韓晉卿 葉康直

陳靖字道卿莆田人好學頗通古今父仁璧仕陳洪進  
爲泉州別駕洪進稱臣豪猾有負險爲亂者靖徒步謁  
漕使陳討賊策召還授陽翟縣主簿契丹犯邊靖上五  
策曰明賞罰撫士衆持重示弱待利而舉帥府許自辟  
士而將帥得專制境外太宗異之改將作監丞歷太常  
卿上太宗務興農事詔有司議均田法靖議曰法未易

遷行也宜先命大庫或三司使為租庸使兼中書門下省  
置仍擇三司判官選通知民事者一人為之貳兩京東  
西千里檢貢荒地及逃民產籍之募排作賜耕者室廬  
牛稂種食別其課為十分貢州縣勸課分殿最為三等  
候數歲盡罷官屯田悉用賦民然後量入授田度地均  
稅太宗謂呂端曰朕欲復井田顧未能也靖此策合朕  
意乃召見賜食遣之他日帝又語端下三司雜議群議  
不同始罷之出靖知婺州再遷尚書刑部員外郎真宗  
即位復列前所論又言國家禦戎西北而仰食東南東  
南食不足則誤國大計請自東西及河北諸州大行勸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二

九

農之法歲可省江淮漕百餘萬又下三司議皆不果行  
歷河南轉運使極論前李氏橫賦於民凡十七事詔為  
罷其尤甚者徙知潭州歷度支鹽鐵判官累遷太僕卿  
集賢院學士知建州徙泉州月余諫議大夫劾靖與丁  
謂善謂貶黨人皆逐去提點刑獄侍御史王耿乃言靖  
老疾不宜久為鄉里官於是以太僕卿監致仕卒靖平生  
多建書而於農事尤詳嘗上勸農公議錄然其說泥古  
多不可行

張綸字公信汝陰人少倜儻任氣舉進士不中補三司  
率職遷右班殿直從駕有終討王均于蜀以功遷右侍

慶州兵馬監押歷內殿崇班知鎮戎軍辰州溪峒蠻  
屢入寇以綸為辰州漕鼎等州緣邊五溪十峒巡檢安  
撫使綸諭蠻酋禍福歸還所掠民遣官與盟刻石于境  
上時嘉祐二年也久之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奏除鹽  
課宿負官助其器用入者優其直由是歲增課數十萬  
后復置鹽場于杭秀海三州歲入課又百五十萬疏五  
渠導太湖入于海復租米六十萬開長蘆內河以避復  
舟之患又築漕河從二百里于高郵北旁創鉅石為一  
壁以泄橫流泰州捍海堰壞歲歲清冒民田綸表請  
修復命兼權知泰州遂成堰凡百五十里復運戶三千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三

州民利之為立生祠累遷東上閣門使真拜乾州刺史  
徙知潁川卒綸有材略而性仁恕在江淮見漕卒凍餒  
道死推奉錢市絮襦千數衣其不能自存者

邵晔字日華京兆人家桂陽幼嗜學心從辟署太平興  
國八年登進士第歷遂州錄事參軍時楊全知州性悍  
率部民張道豐等三人被誣為劫盜晔察其枉不署牘  
白全核實全不聽引抵法不服既而捕獲正盜三人遂  
得釋全坐削籍為民晔代還引對太宗嘉獎賜錢五萬  
詔以全事戒諭天下授晔光祿寺丞歷遷工部員外郎  
淮南轉運使景德中假光祿卿充父陞安撫國信使會

龍之變聯以事聞改命為緣海安撫使許以便宣  
方輿賸賸書諭朝廷威德俾速定位即聽命使還改兵  
部員外郎賜金紫嘗上邕州至交州水陸路及宜州山  
川等四圖頗詳控制之要俄判三司三勾院坐所舉李  
隨犯職當削三官上以其遠使之勤令停任後起知充  
州歷有諫議大夫知廣州州城瀕海每蕃舶至常苦  
颶風嘩聲內濠通舟颶不能害未幾卒年六十三

程立字本之鄆陵人祖周度任周為泰寧軍節度判官  
慕容彥超叛周度以大義責之遂見殺立登進士第歷  
官知江陰軍屬縣有利港久廢立濬治溉田數千頃及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四

開橫河六十里通運漕累遷太常少卿歷知棣漢相潞  
兗鄆涇七州立性淳謹尤喜論事符符封禪士大夫爭  
奏符瑞獻贊頌立獨言水發徐州旱連江淮無為烈風  
金陵火天所以驚駭怖戒淫佚也區區符瑞何足為  
治道言哉前後上四十餘事以右諫議大夫知耀州政  
知濠州遷給事中告老進尚書工部侍郎致仕卒立謚  
韓琦於布衣以女妻之入服其喪云

魯有開字元翰川從父宗道降入官歷知確山縣富弼  
守蔡薦之以為有古循吏風知金州有懋獄當死者數  
十人有開曰安得若是眾邪訊之則誣天方早獄白而

而知南康軍代還舉行新法王安石問江南如何曰  
法新行未日其患當在其日也以所對乖異出通判杭  
州知衛州徙冀州增河隄或謂郡無水患何以役為對  
曰豫備不虞吝之善計也卒成之明年河決水果至不  
能冒隄而止朝廷遣使河北民遮道有聞功狀召為膳  
部郎中元祐中歷知信陽軍洛滑州復守冀嘗至中大

大卒

張逸字大隱榮陽人進士及第知襄州鄆城縣知州謝  
必將薦逸設几案置草其上望闕拜曰老臣為朝廷  
得良吏他日引對真宗問所欲何官逸對曰母老在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五

家頗得近鄉幕職授澶州觀察推官母喪服除引對帝  
又固問之對曰願得京官特改大理寺丞用祕薦也知  
長水縣徙青神縣縣東南有松栢灘夏秋暴漲多覆舟  
逸禱江神不踰月灘為徙五里時人異之累遷尚書兵  
部郎中知開封府有僧求內降免田稅而逸固執不許  
仁宗曰有司能守法朕何憂也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  
逸凡四至蜀詰其民風華陽騷長殺人誣道旁行者縣  
吏受財欲誅其乃使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寬守者氣  
不直豈守者囚始敢言而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爲  
神卒于官



大遼路平安道父淑見文苑傳遵路第進上累官  
校書郎獻太后稱制下莫敢言遵路條奏十餘事忤太  
后意出知常州嘗預市米糶中以備歲儉已而果大乏  
食民賴以濟自他州流至者亦至十八九累遷兵部郎  
中權知開封府時宋庠鄭戩葉清臣皆宰相呂夷簡所  
不悅遵路與三人雅相厚善夷簡忌之出知宣州上禦  
戎要略邊防雜事二篇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  
被病猶決事不輟手自作奏及卒仁宗聞而悼之遵路  
博學知大體母喪廬墓蔬食終制性夷雅慎重寡言笑  
善筆札其為政簡易立朝敢言平居廉儉無他好身後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六

室無長物子瑛為尚書比部員外郎不待老而歸

趙尚寬字濟之河南人安仁子也知平陽縣鄰邑有大  
囚十數破械夜逸殺居民將犯境尚寬悉獲之知忠州  
大化其俗嘉祐中以考課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  
代亂土曠民稀賦不足以充役議者欲廢為邑尚寬曰  
土曠可益墾辟民稀可益招徠何廢郡之有乃按視圖  
記得漢召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既田  
萬餘頃又教民自為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  
來者雲布尚寬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三司使包拯與  
尚寬者交上其事仁宗下褒詔仍進秩賜金留唐凡五

年民像以祠而王安石蘇軾作新田新渠詩以美之  
國信二州又徙梓州尚寬去唐數歲田日加闢戶日益  
多朝廷推功自少府監以直龍圖閣知梓州積官至司  
農卿卒詔賜錢五十萬

高賦字正臣中山人以父任為右班殿直復第進士改  
奉禮郎四遷太常博士歷知真定縣通判劍邢石州成  
德軍知衢州俗尚巫鬼民毛氏柴氏二十餘家世蓄蠱  
毒值閏歲害人尤多忿爭者輒遭其毒賦悉擒治伏辜  
蠱患遂絕徙唐州州田經百年墾不耕前守趙尚寬蓄  
墾不遺力而榛莽者尚多賦繼其後益募兩河流民計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七

口給田作陂堰四十四再滿再留比其去田增闢三萬  
一千三百餘頃戶增萬一千三百八十歲益稅二萬二  
千二百五十七璽書奏諭宣布治狀以勸天下兩州為  
生立祠歷蔡路二州入同判太常寺進集賢院學士在  
朝累有建明神宗多施行之以通議大夫致仕卒年八  
十四

程師孟字公淵吳人舉進士甲科累官知南康軍楚州  
提點鹽路刑獄變部無常平粟建請置倉迫凶歲振民  
不足即矯發他儲不俟報更懼白不可師孟曰必俟報  
報者盡為殍矣竟發之徙河東路晉地多土山勞懷川

谷春夏大...如黃河俗謂之大河可說灌師孟勳  
民出錢開渠築堰淤良田萬八千頃其平為水利圖  
經領之州縣為度支判官知洪州歷江西轉運使知直  
昭文館知福州治行最東南徙廣州州城為傑寇所毀  
師孟作西城及交趾陷管間廣守備固不收東時師  
孟已召還朝廷念前功以為給事中集賢殿修撰判都  
水監吳興丹生辰至涿州與迎者抗禮不為屈明日涿  
人皆于郊疾馳不顧涿人移雄州以為言坐罷歸起知  
越州青州遂致仕以光祿大夫卒年七十八師孟累領  
劇鎮為政簡而嚴發隱擒伏如神豪惡不逞跌宕者必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痛懲文之至勸絕乃已洪福厝越為立生祠

韓晉卿字伯修安丘人以五經中第歷官知同州壽州  
奏課第一擢刑部郎中元祐初知明州兩浙轉運使差  
役法復行諸道處畫多倉卒失敘獨晉卿視民所宜而  
不戾法指連遷大理卿元豐置大理獄多內庭所付晉  
卿持平考核無所上下神宗稱其才嘗被詔按治寧州  
獄循故事當入對晉卿曰奉使指三尺法具在豈應  
刺候主意輕重其心乎受命即議者欲引唐日覆奏  
今天下庶獄悉奏決晉卿言可命矜者許上請祖察  
之制也四海萬里必須繫以聽命恐自今瘐死者多

於伏辜者矣朝廷皆行其說士大推其忠厚不以  
家名之卒于官

葉康直字景溫建州人登進士第光化縣時豐稷為  
穀城令亦以治績顯人歌之曰葉九化豐穀城清如水  
平如衡曾布行新法以為司農屬陝西提點刑獄轉  
運副使五路兵西征康直領湟原糧道內侍梁同以餉  
惡妄奏神宗怒將誅之王安禮力救得歸故官元祐初  
加直龍圖閣知秦州中書舍人曾肇劾康直諂事  
李憲免官究實無狀改知河中府復為秦州進寶文閣  
待制陝西都轉運使以疾請知亳州通濬積潦民獲田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數十萬畝召為兵部侍郎卒年六十四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祺編

文苑

古之文也質而典奧而不晦西漢世邇矩法猶存東漢迄五季愈變愈卑其振俗而追之古者十年間不過數人而已宋初楊億劉筠擅才藻木脫聲律之習柳開穆脩志欲變古而力弗逮仁宗朝歐陽脩以古文倡學者翕然宗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而曾鞏蘇軾又踵和之不幸宣政爭尚靡麗至孝宗升平名儒迭出復崇雅正號乾淳體合一代觀之斯文亦云盛矣若詩人則有梅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堯臣黃庭堅秦觀陳師道陳與義輩亦一切名家夫詞章固未藝然非閱覽深研則莫能工况多出於節行之士哉茲錄槩因舊史其歐曾蘇三子見別傳

宋白

梁周翰

朱昂

趙鼎

何承

鄭起

和峴

馮吉

高頤

何承

李度

韓洵

鞠常

宋準

柳開

夏侯嘉正

羅處約

安德裕

錢熙

陳充

吳淑

黃夷簡

許洞

宋白字太素大名人建隆二年進士甲科乾德初獻文百軸試拔高等解褐授著作佐郎知蒲城衛南二縣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放蕩少法度在內署久厭番直草辭疎略不愜旨景德二年與梁周翰俱罷拜刑部尚書集賢院學士未幾引年以兵部尚書致仕進吏部尚書卒贈左僕射錄其後三人白瞻濟親族文藝之上極意稱獎故為時彥所宗進士陳彭年輕俊喜嘲謗白惡而黜之彭年既顯為貢舉條制多所關防蓋為白設也會有司謚白文憲內出密奏言白素無檢操途改文安有集百卷

梁周翰字元褒管城人周第進士歷開封府戶曹參軍宋為祕書郎直史館高錫誦議太公配享諸賢內王僧辨恐非全德尋詔重銓定終始無缺者方預焉周翰上

書天地以來覆載之內聖賢參稽古今同流校其臈寒  
鮮克其美周公聖人也盛德大勳蟠天極地外則淮東  
構難內則管蔡流言莠尾跋胡垂至顛顛假禾什木僅  
得辨明此可謂之盡美哉臣以為非也孔子聖人也祖  
述堯舜憲章文武雖試用於定哀曾不容於季孟又嘗  
履盜跖之虎尾聞南子之佩聲遠好慎名未見其可此  
又可謂其盡善哉臣以為非也自餘區區後賢瑣瑣立  
事比於二聖曾何足云而欲責其磨涅不渝始卒如一  
者臣竊以為難其人矣昉自唐室崇祀太公武臣陪饗  
廟貌如文宣之制事雖不經義足垂勸況於曩日不之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三

通賢疑難討論亦云折中今若求其考類別立不臧以  
羔袖之小疵忘狐裘之大善恐其所選僅有可存景行  
高山更奚瞻於往蹟英魂烈魄將有恨於明時顧納微  
忠特追明敕不報乾德中獻擬制二十篇擢為右拾遺  
會修大內上五鳳樓賦人多傳誦之五代以來文體卑  
弱周翰與高錫柳開范杲習尚淳古齊名友善當時有  
高梁柳范之稱歷通判綿眉二州坐杖人至死奪一官  
起授太子左贊善大夫開寶三年遷左拾遺監綬錦院  
改左補闕兼知大理正事俄坐杖錦工過差為其所訴  
太祖甚怒責之曰爾豈不知人之膚血與已無異何乃

遂劾翰將杖之周翰自言臣負天下才名不當如此  
太祖乃解止授左司農寺丞逾年為太子中允太平興  
國中知蘇州周翰善音律喜誦博雅以飲戲為務以本  
官分司西京踰月授左贊善大夫仍分司俄除楚州團  
練副使雍熙中歷遷起居舍人兼起居郎會考課京朝  
官有敢隱前犯者皆除以為民周翰被謫尤多所上有  
司偶遺一事當免判館楊徽之率三館學士詣相府以  
為周翰非故有規避其害所犯頗繁不能悉記於是止  
罰金百斤至道中遷工部郎中直學在儲宮知其名微  
之時為左庶子因令取所為文周翰悉纂以獻上答以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四

書及即位首擢駕部郎中知制誥俄判史館昭文館不  
數年召入翰林為學士歷工部侍郎卒帝憫之錄其子  
周翰性疎雋不急臨事嚴暴故多曠敗晚年才思稍減  
書詔多不稱旨有集五十卷及續因話錄  
朱昂字舉之其先京兆人徙家南陽父葆光家衡山昂  
少與熊若谷鄧洵美同學朱適度好讀書人號之為朱  
萬卷昂昂為小萬卷北游江淮韓令坤署權知揚州楊  
子縣使官緩輟復述亡者七千餘家令坤即表授本縣  
今宋初為衡州錄事參軍嘗讀陶潛閑情賦而慕之因  
廣其辭曰維稟氣兮清濁獨得意兮虛徐耳何暇兮無

願表何散兮無裾務冥懷於得喪寧勤體乎舊章  
屬方姬孔抗跡孫遠精驚廣漠心游大虛傲朝曦兮南  
榮遡夕飈兮北疏非道之病惟情之舒絲是含穎懷粹  
凝和習懿器滄淪兮幽憂德芬馨兮周比井無滌兮泉  
融珠潛輝兮川媚又何必陋雄之尚玄笑奕之心醉悲  
墨之素絲嘆展之下位苟因時之明揚乃斯文之不墜  
睇烟景兮飄飄心懸旌兮搖搖感朝榮而夕落嗟響蛩  
而鳴蜩姑藏器以有待因寄物而長謠願在首而爲弁  
束玄髮而未棄會名器之有得與纓珥兮相宜願在足  
而爲舄何坎險之罹憂欲效勤於堅亥思追踵於浮丘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願在服而爲袂傅縑素而飾躬異化縑之色浮寧拭面  
而道窮願在目而爲鑑分妍醜於崇朝驚青陽之難久  
庶白首以見招願在地而爲簞當暑溽而冰寒伊膚革  
之尚歎胡寤寐以求安願在觴而爲醴不亂德而溺真  
體虛受之爲器華譎性以歸淳願在握而爲劍每輔衽  
而保裾殊鉛銛之效用比劘刃而有餘願在橐而爲太  
美箬羽之斯全疇慙勳而錫晉射窮壘而劬燕願在體  
而爲裘託針縷以成功非珍華而取飾將被服而有容  
願在軒而爲簪歲寒而不改挺介節以自持廓虛心  
而有待人之願兮寔繁我之心兮若此蓄爲志兮璞藏

發爲文兮霧委既持瑾兮掌瑜復握蘭兮執芷始解  
兮植杖終俛首兮嗟解振襟兮自適觀物兮解頤雲無  
心兮遐舉羅綺餘兮最滋想陵谷之變地况玄黃之易  
絲人可汰而可鍛已不磷而不緇苟一鳴而驚人何五  
鼎而勿飴已而擁膝清嘯傾懷自寬樞橈戶車兮差樂  
鳩飛梭躍兮胡難指夜曉兮爲伍仰踈籟兮邀歡何孫  
牧而伊耕何巢箕而昌播滌我慮兮綠綺清我眠兮琅  
玕周旋兮有則徙倚兮可觀終卷兮自得契休哉於  
考繁累遷監察御史江南轉運副使太宗累遷水部郎  
中直祕閣兼越王府記室參軍直宗累遷翰林學士踰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六

年拜章乞骸骨乃拜工部侍郎致仕昂前後所得奉賜  
以三之一購奇書以諷誦爲樂及是閒居自稱退叟著  
資理論三卷上之晚歲自爲墓誌卒年八十三詔加賻  
贈錄其孫門人謚曰正裕先生昂好學純厚有清節澹  
於榮利進退存禮士類多之有集三十卷子正裕正辭  
並登進士第正基虞部員外郎

趙隣幾字亞之須城人家世爲農隣幾少好學嘗作禹  
別九州賦萬餘言人多傳誦在周第進士解褐祕書省  
郎歷許州宋州從事太宗召爲左贊善大夫直史  
館改宗正丞後郭贊宋白薦之而帝又嘉其所獻願

以宋寶錄訪求清寧始廢寢食會疾革唯以書未成  
渴恨淳化中太宗取其書得隣幾所補會昌以來日曆  
二十六卷及文集三十四卷所著鱖子一卷并他書來  
上皆塗竄之筆也詔賜其家錢士萬時又有何承裕者  
晉天福末擢進士第有清才好為歌詩而嗜酒狂逸累  
官至著作佐郎直史館出為慈州城陽二縣令醉則露  
首跨牛趨府尹王彥超以其名士而容之然為治清  
而不煩民頗安馬後歷侍御史累知忠萬商三州卒  
鄧起字孟隆不知何許人少挑剽無檢操聞襄州僧能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七

為黃金遂削髮為侍者久之知其誑耀乃反初服舉進  
士時舉子多尚詩賦惟起有文七軸歌詩尤清麗為縣  
簿秩滿以書于周宰相范質薦為右拾遺直史館乾德  
初自殿中侍御史出掌泗州市行忤刺史張延範奏起  
嗜酒廢職黜為河西令會蜀平當徙遠官起不欲往  
燭其足因是成疾卒起負才倨傲多詆訐數為羣小窘  
辱終不改時有郭昇者好為古文俠中詭僻在周登進  
士第恥赴常選獻書宰相趙普自北巢山朝議惡其矯  
激收久不調後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  
得渠由拜於馬首開寶末詣薛居正上書極言其

長安碑文為遺風集二十卷餘皆官不達  
和峴字晦仁浚儀人晉宰相魯國公疑之于以蔭歷太  
常丞宋初授太常博士俄拜刑部員外郎兼博士仍判  
太常寺乾德二年孝明孝惠二后神主附別廟三年十  
二月蜡百神峴皆獻議從之又嘗言朝會登歌用五瑞  
郊廟與獻用四瑞凡諸樂之議並從之其事具禮樂志先  
是王朴竇儼洞曉音樂前代不協律呂者多所考正朴  
既沒未有繼其職者會太祖以雅樂聲高詔峴講求  
其理以均飾之自是八音和暢上其嘉之語具律呂圖  
新初遷司勳員外郎歷藥官二州通判太宗即位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八



宋史中歷京東轉運使峴性苛刻鄙吝好殖財復輕侮人嘗以官船販易規利坐削籍配隸汝州起爲大常丞分司西京端拱初上躬耕籍田峴表賀至闕下因以其所著奉常集五卷祕閣集二十卷注釋武成王廟贊五卷奏御上甚嘉之復授主客郎中判太常寺兼禮儀院事未幾卒弟嶸

嶸字顯仁疑第四子也太平興國八年登進士第釋褐霍丘主簿歷光祿寺丞先是嶸嘗取古今史傳斷獄雪冤事著爲疑獄集嶸因增益事類分爲三卷表上之俄獻所著文賦五十軸召試中書擢爲太子中允淳化初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九

補注疑所撰古今孝悌集成十卷以獻遂以本官直集賢院中謝日賜緋魚三年春獻觀鰲賦遷右正言太宗謂李昉曰嶸宰相子勤學自立有文章能荷堂構如嶸者不可多得也以本官知制誥不踰年加水部員外郎知理檢院至道元年賜金紫與王旦同判吏部銓是秋晨起將朝風眩暴作卒上聞之驚嘆賙賜加等錄其二孤嶸好修飾容儀自五鼓張燈燭至辨色冠帶方畢上嘗欲召入翰林不果嶸弟嶠始爲三班奉職淳化中獻文求試上以故相之後改授大理評事

馮吉字惟一洛陽人周太師中書令道之子以父任歷

太常少卿吉嗜學善屬文工草隸然性滑稽無操持中書舍人缺宰相卽欲用吉終以佻薄而止雅好琵琶尤臻其妙父常戒令勿習不能改道欲辱之因家宴命吉奏琵琶爲壽賜以束帛吉置於座右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狀了無忤色家人皆大笑及爲少卿頗不得意以杯酒自娛每朝士宴集雖不召常自至酒酣彈琵琶已復賦詩詩成起舞舞人愛其俊逸謂之三絕宋初受詔撰述明憲皇太后論議見稱於時云

高頤字子奇雍丘人後唐舉進士乙科四遷魏博觀察支使周顯德中符彥卿奏署掌書記時太宗親迎懿德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皇后干大名彥卿遣頤迎候日夕陪接尤伸款好後隨彥卿鎮鳳翔會詔留彥卿洛陽頤復爲天雄軍掌書記以病免雍熙中頤年八十餘太宗親試貢士頤子南金舉學究自陳願賜一第庶獲寸祿及老父上問左右其父何人宰相宋琪以頤對且言其素行縉紳推重上曰此高頤子耶頤在大名幕中嘗與朕遊處迨踰旬月晨暮對按飲食常拱手危坐未嘗少懈其恭謹蓋天性也情老矣不欲煩以官政卽擢南金第拜頤左補闕致仕賜錢一萬卒于家頤有清節力學彊記手錄書千餘卷所集馬老以縻餉之僕夫年七十待之如初時稱其長

子仲謙進士至殿中丞

洛陽人周顯德中第進士度工於詩有醉鄉詩  
事老重故鄉人之句時翰林學士申文炳知貢舉  
便王朴移書錄其句以薦之文炳即擢度為第三人累  
遷殿中丞知欽州坐事左遷絳州團練使十年不調度  
在欽州嘗以所著詩刻於石有中黃門得其石本傳入  
禁中太宗見之謂宰相曰度今安在即令召至對於便  
殿與語甚悅擢為虞部員外郎直史館賜緋端拱初交  
州黎桓加恩度借太常少卿為副使上賜詩寵行未至  
交州卒于傳舍弟康亦善詩登進士第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士

韓溥京兆長安人唐相休之裔孫周顯德初第進士歷  
司門郎中溥詳練臺閣故事多知唐朝氏族與人談歷  
歷然可聽號為近世肉譜縉紳頗推重之尤善筆札人  
多藏其尺牘弟洎亦進士及第

鞠常字可久高密人父慶孫申州團練判官有詩名常  
漢乾祐二年登進士第釋褐祕書省校書郎周廣順中  
宰相范質奏充集賢校理出為鄆州觀察支使歷數縣  
令開寶中趙普為相擢為著作佐郎時任此官惟常與  
楊徽之李若拙趙麟幾四人皆有名於時常應舉時著  
四時成歲賦萬餘言又為春蘭賦頗存興託後為清

子仲謙雍熙中進士弟愉周廣順中進士

準字子平雍丘人祖父俱為京朝官準開寶中登進  
士甲科貢士徐士廉擊登聞鼓訴知舉李昉用情取捨  
太宗怒召準覆試便殿見準形神偉茂程試敏速甚嘉  
之以為宜首冠俊造由是復擢甲科即授祕書省祕書  
郎直史館歷左拾遺知制誥加主客員外郎尋判大理  
寺被病遷金部郎中罷知制誥卒年五十二賜錢百萬  
準辭采清麗位官所至有聲盧多遜之獄李穆坐同門  
生黜免左右無敢言者準因奏事盛言穆長者有檢操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士

常惡多遜專恣非其黨也上寤未幾復穆官時論稱之  
真宗錄其子郊祁其族子也

柳開字仲塗大名父承翰監察御史五代文格淺弱  
慕韓愈柳宗元為文因名愈字紹元既而改名字以  
為能開聖道之塗也著書自號東郊野夫又號補亡先  
生作二傳以見意尚氣自任不顧小節范杲好古學尤  
重開文世稱為柳范開寶六年第進士歷宋州錄事參  
軍太宗累遷殿中侍御史因事貶上蔡令時朝廷銳意  
北征開詣闕上書願效死戎行上憐之傷授元職出使  
北因抗疏曰臣受非常恩未有以報今契丹未滅願

步騎數千任以河北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  
復幽劍雖身沒戰場臣之願也上以五代以來自節鎮  
至刺史皆用武臣不諳政事於是欲兼用文士以開為  
崇儀使知寧邊軍徙全州全西延洞有葉氏聚族五百  
餘人常鈔劫民口糧畜閭閻為作衣帶巾帽選才吏勇辨  
者得三輩諭降即賦其居業作時鑑一節刻石戒之遣  
其酋入朝授本州上佐賜開錢三十萬淳化初移知桂  
州坐事黜為復州團練副使移滁州復舊官知潭州三  
年移邕州至州其城豐戰其諸將多沮議不協開謂其  
從子曰吾觀品宿有光雲多從北來犯境上寇將至矣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一

吾聞師克在和今諸將怨我一旦寇至必危我矣即求  
換郡徙忻州刺史四年徙滄州道病首陽卒年五十四  
錄其子開善射喜奕棊有集十五卷作家牋千餘言刻  
石以訓諸子性倜儻義在太名嘗過酒肆飲有士人  
在旁辭貌稍異開詢其名則至自京師以貧不免葬其  
開王祐篤義將丐之問所費曰二十萬足矣開即罄  
所有得白金百餘兩益錢數萬道之開兄有吾卒御史  
肩吾子湜灝沆並進士第

夏侯嘉正字會之江陵人太平興國中第進士歷官至  
著作佐郎使于巴陵為洞庭賦人多傳寫端拱初太宗

知其名召試辭賦擢為右正言直史館兼直秘閣賜  
賚尤夕上御乾元門觀燈嘉正賦五言十韻詩其末句  
雲兩制誠堪羨青雲待玉輿上作韻和以賜之有俠劣  
終雖染通才列上居之句議者以為誠嘉正之好進也  
未幾被病詔以為益王生辰使所獲金幣幣得錢犒歸  
家忽一絛自地起立良久而仆聞者異之嘉正疾遂篤  
月餘卒

羅處約字思純華陽人父濟仕蜀為升朝官歸朝至太  
常丞處約年作黃老先六經論人多重之登第為臨渙  
主簿再遷大理評事知吳縣王禹偁知長州縣日以詩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一

什唱酬蘇杭間多傳誦後並召赴闕太宗自定題試之  
以禹偁為右拾遺處約著作郎皆直史館賜緋魚會平  
詔求議言處約奏論三司之制非古莫若復尚書都省  
故事其尚書丞郎正郎員外郎主事令史之屬請依六  
典舊儀以今三司錢刀粟帛莞權支度之事均在二十  
四司如此則各有司存可以責其集事今則金部倉部  
安能知儲廩帑藏之盈虛司田司川孰能知屯役河渠  
之遠近有名無實積久生弊復就三司之中吏分置僚  
屬則愈失其本原矣受詔州湖路巡撫欲以苛察立名  
所奏約止眾淳化中卒兄自登進士第至員外郎處約

有綱采而急於進用時論以此薄之卒後蘇軾  
至禹備集其文凡十卷題曰東觀集易簡表上之蜀士  
又有嚴儲者太平興國中進士後直史館使河北陷于  
契丹

安德裕字益之一字師臯河南人父重榮晉成德軍節  
度五代史有傳德裕生于貞定末期重榮舉兵敗乳母  
抱逃水竇中爲守兵所得執以見軍校泰習習與重榮  
有舊匿養之因姓泰氏習世兵家以弓矢狗馬爲事德  
裕孩提卽喜筆硯遇文字輒爲誦讀聲既成童俾就學  
遂博貫文史精於禮傳嗜西漢書習卒德裕行三年服

宋史新編卷之九

五

後還本姓習家盡以憂廢與之凡白金萬餘兩德裕却  
之曰斯秦氏之蓄於我何有丈夫當自樹功名以取富  
貴豈屑於他人所有耶聞者高之開寶二年擢進士甲  
科累遷金部郎中出知睦州還判太府寺咸平中卒德  
裕性介潔以風鑑自負王禹偁孫何皆初遊詞場德裕  
力爲延譽及領考試何又其首選然酣飲太過故不被  
獎擢有集四十卷

錢熙字太雅泉州人陳洪進嘉其才以弟之子妻之將  
署熙府職辭不就著楚鴈賦以見志尋復辟爲巡官事  
寧歲奏洪進歸熙不敏舊職雖熙初登甲科補度州

熙中承賜緋魚著四夷來王賦以獻凡萬餘言太宗嘉  
之卽以本官直史館熙嘗與楊徽之言及張洎錢若水  
將被進川熙與劉昌言同鄉里相親善又語及其事昌  
言因以語洎洎疑熙交構訴之熙坐削職通判湖州俄  
徙衡州就改太常博士真宗卽位遷右司諫尋通判杭  
州政多專達爲轉運使所奏徙通判越州熙負氣好學  
喜談笑精筆札稍躁務進自罷職因憤恚成疾卒嘗擬  
古樂府著雜言十數篇及楷刑論爲識者所許有集十  
卷子蒙吉亦進士及第

宋史新編卷之九

六

陳充字若虛成都人少以聲酒自娛雍熙中天府禮部  
奏名皆爲進士冠廷試擢甲科歷刑部郎中大中祥符  
六年以疾出權西京留守御史臺旋以本官分司卒充  
詞學典謄唐牛僧孺著善惡無餘論言堯舜伯鯀俱不  
能慶殃及其子充因作論以反之性曠達善談諧澹於  
榮利自號中庸子臨終自爲墓誌有集二十卷

吳淑字正儀丹陽人父仕吳淑以校書郎直內史歸朝  
久不調甚窮窘以近臣薦試學士院授大理評事歷著  
作佐郎祕閣校理嘗獻九絃琴五絃阮頌太宗賞其  
博又獻事類賦百篇詔令注釋淑分注成三十卷上之

東漢方員外郎疏請用古車戰法上嘉其博學激性  
純樸好古有集十卷筆札好篆籀取說文有字義者  
千八百餘修撰說文字義三卷又著江淮異人錄三卷  
秘閣閑談五卷子安曾讓夷邊路皆進士及弟

舒雅字子正父仕李氏入朝歷祕閣校理與吳淑齊名  
累遷職方員外郎請外得知舒州仍賜金紫雅恬於榮  
舊州之潛山靈仙觀有神仙勝迹郡秩滿即請掌觀事  
東封就加主客郎中改直昭文館轉刑部在觀累年優  
游山水吟詠自樂弟雄端拱二年進士

黃夷簡字明舉福州人爲錢惟治明州判官隨錢倣來  
宋史新編卷百六十一

朝授從官爲倣掌書記後倣爲淮海國王封許王皆爲  
其府判官加倉部員外郎歸朝累遷檢校祕書監平江  
軍節度副使卒夷簡能文尤工詩詠老而不輟然士大  
夫薄其貪鄙浙右士之秀者又有盧植謝炎許洞

盧植字叔微杭州人幼穎悟及長曉五經大義酷嗜周  
易孟子端拱初登進士第調補真定東鹿主簿未及赴  
官卒年二十七嘗著五帝皇極志孺子問翼聖書數十  
篇

謝炎字化南嘉興人慕韓柳爲文與盧植齊名時謂之  
盧謝植選儒炎勁急反相厚善端拱初第進士歷知華

公安二縣卒集二十卷

許洞字洞天吳縣人父仲容太子洗馬洞精左氏傳咸  
平三年進士解褐雄武軍推官嘗詣府白事有卒踞坐  
不起即杖之時馬知節知州洞又移書責知節知節終  
其狂狷不遜會洞輒用公錢奏除名歸吳中數年日以  
酣飲爲事常從民坊貰酒一日大署壁作酒歌數百言  
鄉人爭往觀其酷數倍乃詣洞洞所負景德二年獻所  
撰虎鈴經二十卷應洞識略運籌決勝科以負譴報  
罷就除均州參軍大中祥符四年祀汾陰獻三盛禮賦  
召試中書改爲江縣主簿卒有集一百卷又著春秋釋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九

幽五卷演玄十卷  
宋史新編卷一百六十九

東史新編卷一百七十

明南京戶部

文苑二

徐鉉 句中正 曾致堯 刁衍

姚鉉 李建中 洪湛 路振

崔遵度 陳越 穆修 石延年 劉潛附

蕭賈 蘇舜欽 尹源 黃元

黃鑑 楊蟠 顏太初 郭忠恕

梅堯臣 江休復 蘇洵 章望之

王逢 孫唐卿 黃唐附 唐庚 兄伯虎附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

文同 楊傑 賀鑄 劉涇

鮑由 黃伯思

徐鉉字鼎臣廣陵人十歲能文不妄游與韓熙載齊名

江東人謂之韓徐仕吳為校書郎仕南唐李昇及景祐

知制誥宰相宋齊丘中以事貶泰州司戶掾俄復官時

景命二內臣營屯田於楚州人不甚苛細起為盜命鉉

乘傳巡撫鉉至奏罷屯田二內臣懼逃罪鉉捕之急惟

近側目及捕得賊首即斬之坐專殺流舒州徙饒州父

之復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煜立歷翰林學士御史大夫

吏部尚書宋師圍金陵煜遣鉉求緩兵時煜將朱令贊

將兵十餘萬自上江來援煜以鉉既行欲立令贊

車下鉉曰此行未保必能濟難江南所恃者援與贖金

何止之煜曰方求和解而復決戰豈利於汝乎鉉曰要

以社稷為計豈顧一介之使置之度外可也煜泣而遣

之及至雖不能勝兵而入見辭歸禮遇皆與常時同及

隨煜入覲太祖責之聲甚厲鉉對曰臣為江南大臣國

亡罪當死不當問其他太祖嘆曰忠臣也事我當如李

氏命為太子率更令事許五代史李景世家鉉歷左散

騎常侍因事貶靜難行軍司馬初鉉至京師見被毛褐

者輒哂之邠州苦寒終不御毛褐致冷疾一日於起方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

冠帶遽索筆手疏約束後事又別著曰道者天地之母

書訖卒年七十六鉉簡淡寡欲質直無矯飾好李斯小

篆臻其妙隸書亦工嘗受詔與句中正葛端王惟恭等

校說文弟錯亦善小學嘗以許慎說文依四聲譜次為

十卷目曰說文解字韻譜錯為序親為之篆錢板行于

世錯字楚金李景以為私書正字峯官內史舍人因

鉉奉使入宋憂懼而卒李穆使江南見其兄弟文章嘆

曰二陸不能及也鉉有文集三十卷皆疑論若于參所

著稽神錄多出於客蒯亮錯所著則有文集家傳方輿

記十卷皆疑論若于參所著則有文集家傳方輿



何中正字坦然華陽人孟昶時授崇文館校書郎復爲  
進士及第歸朝補曹州錄事參軍汜水令又爲潞州錄  
事參軍中正精於字學古文篆隸行草無不工太平興  
國二年獻八體書召入授著作佐郎直史館被詔詳定  
篇韻歷著作郎與徐鉉重校定說文模印頒行太宗問  
中正凡有聲無字有幾何中正退條爲一卷以獻上曰  
朕亦得二十一字可弁錄之也時又命中正與著作佐  
郎吳鉉大理寺丞楊文舉同撰定雍熙廣韻加太常博士  
廣韻成凡一百卷特拜虞部員外郎淳化中累遷屯  
田郎中杜門守道以文翰爲樂嘗以大小篆八分三體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五

書孝經摹石咸平三年表上之真宗召見便殿賜坐問  
所書幾許時曰臣寫此書十五年方成上嘉歎賜金紫  
命藏於祕閣時乾州獻古銅鼎狀方而四足上有古文  
二十一字人莫能曉命中正與杜鎬詳驗以聞援據甚  
悉卒年七十四中正喜藏書家無餘財子希古希仲並  
進士及第

曾致堯字正臣南豐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歷太常博士  
性剛率好言事前後屢上章奏辭多激訐真宗卽位  
累遷戶部員外郎因抗疏狂躁被黜奪金紫未幾復舊  
官累遷禮部郎中坐知揚州日冒請月奉降堂昇州權

轉戶部郎中卒致堯頗好纂錄所著有仙島雜錄  
中台志清邊前要西陲要紀爲臣要紀子易從易皆  
登進士第

刁衍字元賓昇州人父彥能仕南唐爲昭武軍節度衍  
用蔭爲祕書郎集賢校理以文翰入侍甚被親昵金陵  
卒從李煜歸宋太祖賜緋魚授太常寺太祝稱疾假滿  
屏居輦下者數歲太平興國初李昉扈蒙在翰林勉其  
出仕因撰聖德頌獻之詔復本官出知睦州桐廬縣會  
詔羣臣言事衍上諫刑書再遷大理寺丞獻文四十篇  
召試授殿中丞通判湖州歷虞部員外郎轉運使狀其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四

政績優詔嘉獎徙知廬州真宗卽位遷比部員外郎嘗  
上疏曰天下大器也群生衆畜也治大器者執一以正  
其度保衆畜者齊化以臻其原陛下纂圖茲始布政雖  
新所宜上順天心下從人欲若太祖之勤儉若太宗之  
惠慈答天地敷錫之意保祖宗艱難之業則周成漢文  
三宗之美不可同年而議擬也代還獻所著本說十卷  
得以本官充祕閣校理出知潁州入爲比部員外郎改  
直祕閣充崇文院檢討歷兵部郎中入朝暴中風眩卒  
年六十九衍始仕李氏權勢甚盛父爲藩帥家富於財  
被服飲膳極於侈靡歸宋以純澹夷雅知名于時恬於

伯善謔笑其妻交道敦篤士大夫多推重之子湛  
溪渭皆登進士第湛子經紹大聖中並進士及第  
姚鉉字實之合肥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中其歷起居  
舍人兩浙轉運使鉉雋爽頗尚氣辭映知杭州與之不  
協事多不肖映撫鉉罪狀以聞除名貶連州文學吉州  
之萬安抵虔江右贛石角行其中湍險萬狀鉉過感而  
賦之以自况後再移舒州又授木州副使使卒年五  
十三鉉文詞敏麗善筆札藏書至多頗有異本兩浙課  
吏寫書亦辭映所倚之一事雖被竄斥猶備大荷格以  
自隨有集二十卷又采唐人文章纂為百卷目曰文粹

宋史新編卷五

五

卒後子嗣復上其書詔授永城簿幼子稱俊頴頗善屬  
辭裁十歲卒鉉紀其事為聰悟錄人多傳之  
李建中字得中其先京兆人自其祖稠仕於蜀遂為蜀  
人建中太平興國中進士甲科累官主客員外郎歷通  
判河南府知曹解頴葵四州景德中以久次進金部員  
外郎建中性簡靜神風雅秀恬於榮利前後三求掌西  
京留司御史臺尤愛洛中風上就構園池號曰靜居好  
吟詠每遊山水多留題自稱嚴夫民伯加司封員外郎  
工部郎中建中善修養預校定道藏又判大府寺卒年  
六十九建中善書凡行筆尤工多構新體草隸篆籀八

分其妙人多慕習雲華寫郭忠恕月簡集以獻世宗  
文宗有詩嘉獎好古勤學多藏古器名畫有集三十卷  
子周道周士並進士及第周民太子中舍  
洪湛字惟清上元人自曾祖而下皆登仕湛幼好學五  
歲能為詩未冠錄所著十卷為韶年集舉進士有聲維  
熙二年廷試已落復試擢真高等歷右拾遺直史館端  
拱初通判壽許二州既歸朝與左正言尹黃裳馮拯右  
正言王世則來沆伏閣請立許王元僖為儲貳詞意狂  
率太宗怒湛出知容州再遷比部員外郎知郴州二州  
咸平二年召還命試舍人院復直史館其秋命使荆湖

宋史新編卷五

六

視民事條奏利病甚衆還判三司都磨勘司又與王  
欽若同知貢舉未幾同修起居注時議城綏州邊臣互  
言利害遣湛按視湛言城之利有七而害有二遂詔營  
葺終以勞人罷之湛美風儀俊辨有材幹凡五使西北  
疆邊要真宗有意擢任顧遇甚厚曲宴苑中賦詩不移  
琴以獻深被褒賞有河陰民常德方訟臨津尉任懿納  
賄登第事下御史臺坐王欽若欽若方被龍顧乃詔給  
休侍讀學士邢昺等別鞠懿易款坐湛遂削籍流徙州  
事具欽若傳初王旦與欽若知舉出拜樞密副使以湛  
代領其事湛之入貢院懿已試第三場畢及官收湛

以開特賜錢二萬貫護還其喪洪有集十卷子鼎大  
中祥符四年進上

路振字子發祁陽人唐相巖四世孫巖死領外其子  
琛避地湘潭間逢后馬振父洵美事馬希果署連州從  
事洵病終于家振幼穎悟上歲應請除府君自言而止  
洵美仲終其業振曰百言演道足矣洵美大奇之淳化  
中與進上太宗以詞場之弊多事輕淺不能諳古道  
因試厄言日出賦觀其學術時就試者數百人咸聘昭

忘其所出雖當時馳聲場屋者亦有難色振寒素遊京  
師人罕知者所作賦尤為典瞻太宗甚嘉之權宜甲科  
歷官左司諫知制誥振文詞溫麗屢奏賦頌為名輩所  
稱詩詠多謔句及居文翰之職深愜物議自是彌加精  
厲從祀譙臺車典給翰牋奏頌委應川無滯時推其敏  
瞻充同修起居注嗜酒得疾卒錄其子振純厚無城府  
時人惜其登川之晚有集二十卷又嘗米五代末九  
君臣行事作世家列傳尚未成書云

崔遵度字際白潯州人太平興國八年第進士累遷太  
常丞直史館大中祥符初歷左司諫遵度與物無競

不正是非津濟清素於勢利泊如也掌右史十餘  
上常退匿楹間慮上之見善鼓琴得其深趣所

然自適嘗著琴篋具略云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  
者太極之節也四時者兩儀之節也律呂者四時之節  
也晝夜者律呂之節也刻漏者晝夜之節也節節相受  
自細至大而歲成焉既不可使之節亦不可使之不節  
氣之自然者也氣既節矣聲同則應既不可使之應亦  
不可使之不應數之自然者也既節且應則天地之交  
成矣文之義也或任形而著或假物而彰曰星文乎上

山川理乎下動物植物花者節者五色具矣斯任形者  
也至於人常有五性而不著以事觀之然後著日常有  
五色而不見以水觀之然後見氣常有五音而不聞以  
鼓吹之然後聞斯假物者也故聖人不能作易而能  
知自然之數不能作琴而能知自然之節何則數本於  
一而成於三因而重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及其應也一  
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氣氣相召其應也必矣  
卦既畫矣故畫琴為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  
必於六焉節節相召其應也必矣易之書也偶三為六三  
才之配具焉萬物由之而出雖曰六畫及其數也止三

爲一在律爲黃在音爲宮在木爲根在四體爲心  
德方經也著之德圓緯也故萬物不能逃其象微三其  
節經也絃五其音緯也故衆音不能勝其文世稱其知  
言典記注坐謬誤降秩論歲復之九年仁宗以壽春郡  
守開府遂命與張士遜並爲上友改戶部員外郎賜服  
金紫歷禮部郎中充諮議參軍儲宮建又加吏部兼左  
諭德未幾命使契丹判司農寺遼度世寡合音讀易嘗  
云意有疑則彈琴辨其數筮易觀其象無不究也天禧  
四年卒年六十七錄其二子仁宗詔贈工部侍郎又錄

其孫二人有集二十卷

陳越字損之開封人祖父供養仕越少好學尤精歷代  
史書屬文氣俊拔咸平中詔舉賢良策入第四等解褐  
將作監丞通判舒州歷擢右正言越耿桀任氣喜激烈  
朋友放曠益酒間家徒壁立不以屑意然嗜酒過差罕  
不醒日亦用是遺戾卒年四十無子越兄成與進上  
策第以楊億杜鎬陳彭年言賜同三傳出身  
越字伯長邠州人幼嗜學不事章句真宗東封謁  
越曾經行之士脩預選賜進士出身調泰州司理參軍

爲一在律爲黃在音爲宮在木爲根在四體爲心  
德方經也著之德圓緯也故萬物不能逃其象微三其  
節經也絃五其音緯也故衆音不能勝其文世稱其知  
言典記注坐謬誤降秩論歲復之九年仁宗以壽春郡  
守開府遂命與張士遜並爲上友改戶部員外郎賜服  
金紫歷禮部郎中充諮議參軍儲宮建又加吏部兼左  
諭德未幾命使契丹判司農寺遼度世寡合音讀易嘗  
云意有疑則彈琴辨其數筮易觀其象無不究也天禧  
四年卒年六十七錄其二子仁宗詔贈工部侍郎又錄  
其孫二人有集二十卷

蓋異楊億劉筠聲偶之體云有集三卷

后延年字曼卿先幽州人晉以幽州遺契丹其祖舉族  
南走家宋城延年跌宕任氣節爲文勁健於詩最工且  
善書真宗錄二舉進士以爲三班奉職延年恥不就張  
知白素奇之曰母老乃擇祿耶延年不得已就命歷太  
子中允同判登聞鼓院嘗上言天下不識戰三十餘年  
請爲一變之備不報父元昊反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  
說延年喜劇飲嘗與劉潛造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  
一言王氏怪其飲多以爲非常人益奉美酒肴果二人  
飲至夕無酒色相拒而去明日都下傳王氏酒

樓有二仙來飲已乃知劉后也延年雖酣放若不可  
以世務然與人論天下事是非無不當年四十八卒官  
其一子當時有規惟懼必頌者竝工詞章負氣節隱於  
浮屠與延年友善歐陽脩嘗稱爲奇男子云

劉潛字仲方定陶人少卓犖有大志好爲古文起家進  
士爲淄州軍事推官嘗知萊州縣代還過鄆州方與受  
卿飲聞母某疾亟歸毋死潛一慟遂絕妻亦撫潛大號  
而死同時以文學稱京東者無城有李冠舉進士不第  
得同三禮出身調乾寧主簿卒有東臯集二十卷

蕭貫字貫之新喻人俊邁能文尚氣舉進士甲科歷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知洪州降知饒州遷至兵部員外郎召還將試知制誥  
卒貫臨事敢爲不苟合於時初感疾夢綠衣中人召至  
帝所賦禁中曉寒歌詞語清麗人以比唐李賀

蘇舜欽字子美易簡之孫父耆有才名嘗爲工部郎中  
直集賢院舜欽以父任補大廟齋郎調萊陽縣尉王清  
昭應宮災舜欽年二十一詣登聞鼓院上疏援五行志  
及劉向所論魯成公三年新宮災襄公九年春宋火二  
事爲諫又上書曰歷觀前代聖神之君好聞讜議然後  
朝無遺政物無遺情雖有佞臣邪謀莫得而進也昔者  
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爲大對曰大臣持祿而

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能上通此患之大者故

文感女子之說而肉刑是除武帝聽三老之議而江  
流以族肉刑古法江充近臣女子三老愚老疎隔之至  
也蓋以義之所在賤不可忽二君從之後世稱聖兄國  
家班設爵位列陳豪華故當責其公忠安可教之循默  
尋第進士改先祿寺主簿知長垣縣遷大理評事監在  
京店宅務康定中河東地震舜欽詣陞通疏曰妖祥之  
興神實尸之各以類告未嘗妄也臣竊見綱紀隳敗政  
化闕失其事甚衆不可殫舉謹條大者一事一曰正心  
二曰擇賢陛下身旣勤儉輔弼臺諫又皆得人則天下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三

何憂不治災異何由而生范仲淹薦其才召試爲集賢  
校理監進奏院舜欽所論議既多侵權責而婦父杜衍  
與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  
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爲會進奏院祠神舜欽與  
右班殿直劉巽輒用鬻故紙公錢召妓樂間多會賓客  
拱辰廉得之諷其屬劾奏因欲搖動衍事下開封府劾  
治於是舜欽與巽俱坐自盜除名同時得罪者十餘人  
世以爲過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  
與巽廢寓于吳中其友人韓維責以隔絕親交舜欽報  
書曰蒙問責以兄弟在京師不以義相就獨釋外數千

事敗後苦言豈無親戚之情豈不知會合之樂也  
賢會安逸而甘愁苦哉昨在京師不敢犯人顏色不敢  
議論時事隨眾上下心志嚙屈不開固亦極矣不幸適  
在嫌疑之地不能決然自引去致不測之禍梓去下  
吏人無敢言友讐一波共起謗議被廢之後喧然未已  
更欲置之死地然後為快來者往往鈞躡言語欲以傳  
播好意相恤者幾希矣故閉戶不敢與相見知避兵寇  
偷俗如此安可久居其間遂超然遠舉羈泊於江湖之  
上不唯衣食之累實亦少避機穽也況血屬之多資入  
之薄持國見之矣常相國聚可乏衣食乎不可也可閉

宋史新編卷五

七

關常不與人接乎不可也與人接必與之言與之言必  
與之還往使人人皆如持國則可不迨持國者必加釀  
惡言暗布上下使僕不能自明則前日之事未為重也  
都無此事亦終日勞苦應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塵土泥  
淖中不能了人事羸馬餓僕日栖栖取辱於都城使人  
指背譏笑哀閔亦何顏而安得不謂之愁苦哉此雖與  
兄弟親戚相遠而伏臘稍足居室稍寬無終日應接奔  
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閑而體舒  
三商而眠高春而起靜院明窓之下羅列圖史琴樽  
自愉悅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閭二門吟嘯覽占於江山

之閒清茶野饌足以銷憂寧鱸膾足以適口又多  
公隱君子佛廟勝絕家有園林珍花奇石曲池高臺  
鳥留連不覺日暮昔孔子作春秋而夷吳又曰吾欲居  
九夷觀今之風俗樂善好事知予守道好學皆欣然願  
來過從不以罪人相遇雖孔子復生是亦必欲居此也  
以彼此較之孰為然哉人生內有自得外有所適固亦  
樂矣何必高位厚祿役人以自奉養然後為樂今雖僑  
此亦如仕宦南北安可血親戚常相守耶予窘迫勢不  
得如持國意必使我尸轉溝洫肉餒豺虎而後以為安  
所義何其忍耶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以恩誼

宋史新編卷五

南

難必相拯救後章曰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  
如友生謂友朋尚義安寧之時以禮義相琢磨予於持  
國外兄弟也急難不相救又於未安寧之際欲以義相  
琢磨雖古人所不能受予欲不報慮淺吾持國也二年  
拜湖州長史卒年四十一舜欽數上書論朝廷事在蘇  
州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時發憤懣於歌詩其體豪  
放往往驚人善草書每酣酒落筆爭為人所傳及諫死  
世尤惜之妻杜氏有賢行兄舜元字才翁為人清性佳  
氣節為歌詩亦豪健尤善草書官至尚書度支員外郎

宋史新編卷五



尹源字子漸少博學強記與弟洙皆以文學知名洙  
論明辨果於有爲源自晦不矜飾有所發卽過人初以  
祖蔭補官第進士歷通判澤州嘗作唐說及敘兵十篇  
上之其唐說略曰世言唐所以亡由諸侯之強此未極  
于理夫弱唐者諸侯也唐旣弱矣而久不亡者諸侯維  
之也及廣明之後關東無復唐有方鎮相侵伐者猶以  
王室爲名及梁祖舉河南劉仁恭輕戰而敗羅氏內附  
王鎔請盟于時河北之事去矣梁人一舉而代唐有國  
諸侯莫能與之爭其勢然也向使以僖昭之弱乘梁蔡  
之亂而田承嗣守魏王武俊朱滔據趙燕強相均地相  
屬其勢宜莫敢先動况非義舉乎如此雖梁祖之暴不  
過取霸于一方耳安能強禪天下故唐之弱者以河北  
之彊也唐之亡者以河北之弱也或曰唐之亡其由君  
失道乎曰君非失道而才不至焉爾其亡也臣竇主之  
明皇非不欲天下如貞觀之治而馭臣之才不能勝林  
甫之姦於是而祿山之禍德宗非不欲平暴亂安四方  
而君人之術不能勝盧杞之邪於是有朱泚之變以至  
於僖昭其心皆欲去亂而卽治也而才不逮於明皇德  
宗輔臣之姦邪或過於林甫盧杞求國不亡安可得已  
歷述其事君豈有失道乎故至賢之主與夫失道之主

其與其亡皆自取之此繫乎君者也中才之主其國  
勝邪則治而安邪勝正則亂而亡此繫乎臣者也然則  
唐之亡非君之爲臣之爲也其敘兵略曰唐之失失於  
諸侯之不制非失於外兵之彊故有驕將罕聞有驕兵  
今之失失於將太輕而外兵不足以應敵內兵鮮得其  
用故有驕兵不聞有驕將且唐之所失者勢也今之所  
失者制也勢也者不得已也制也者可爲而不爲也趙  
元昊寇定川堡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源是時通判慶  
州遺懷敏書曰賊舉國而來其利不在城堡而兵法有  
不得而救者宜駐兵瓦亭擇利而後動懷敏不聽以敗  
范仲淹韓琦薦其才召試學士院源素不喜賦請以論  
易賦主試者方以賦進不悅其言第其文下除知懷州  
卒  
黃亢字清臣浦城人年十五以文謁翰林學士章得象  
得象奇之遊錢塘以詩贈處士林逋逋尤激賞時王隨  
知杭州奏禁西湖爲放生他亢作詩數百言上人爭傳  
之亢爲人俳儒不飾小節對人野率如不能言快嗜學  
源記爲文詞奇偉旣卒鄉人類其文號東溪集  
黃鑑字唐卿與亢同鄉里第進士歷國子監直講同郡  
楊億善其文詞由是知名累擢太常博士直集賢院以

蘇州

字公濟章安人第進士為密和二州知府  
其詩蘇軾知杭州通判州事也軾倡酬甚多平生  
詩數千篇後知壽州卒

太初字醇之彭城人顏子四十七世孫慷慨好義喜  
為詩多譏切時事天聖中文宣公孔聖祐卒無子除襲  
且十年是時有醫許希以鍼愈仁宗疾拜賜已西向  
拜扁鵲曰不敢忘師也帝為封扁鵲神應侯立祠城西  
太初作許希詩指聖祐事以諷在位又致書參知政事  
齊濟為言於上遂以聖祐弟襲封山東人范諷石延

蘇州

七

年劉潛之徒喜豪放劇飲不循禮法後生多慕之太初  
作東州逸黨詩孔道輔深器之太初第進士歷南京國  
子監說書卒著書號淮南子所居在烏鵲兩山之間號  
烏鵲處上有集十卷淳熙間英二十卷

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七歲能屬文舉童子及第尤工  
篆籀弱冠漢州陰公召之忠恕拂衣遽辭去周廣順中  
為周易博士建隆初生酒失貶再削籍配隸靈武其後  
流落不復求仕進多游岐雍京洛間縱酒嘶馳有佳山  
水即淹留浹旬不能去或踰月不食盛暑暴露日中  
不沾汗跡多盤河而浴其傍夢漸消釋人皆異之又

字公卿荷意不欲仕而後得者

其性少檢敗度上憐其才每優容之益使酒肆言謔  
賤賤官物取其直詔杖流登州行至齊州臨邑謂  
吏曰我今逝矣因培地為穴度可容其而俯窺焉而  
空然若蟬蛻焉所定古人尚書并釋文並行於世  
梅堯臣字聖俞宣城人用從父翰林侍讀學士詢蔭  
河南主簿堯臣工為詩以深遠古淡為意間出奇巧初  
未為人所知西京留守錢惟演獨嗟賞之為忘年交引

蘇州

六

其創倡一府盡傾歐陽脩與為詩友自謂不及堯臣益  
其屬精思苦學終是知名於時宋興以詩名家為世所  
傳如堯臣者蓋少也堯臣語人曰凡詩意新語工得前  
人所未道者斯為善矣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  
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也世以為知言歷知襄  
興縣後監永豐倉大臣屢薦宜在館閣仁宗召試賜  
進士出身為國子監講學遷尚書都官員外郎預修  
唐書未成卒錄其子實元嘉祐中有事郊廟堯臣預修  
唐書詩又書上書言兵注孫子十三篇撰唐載記  
蘇州詩小傳一卷宛陵集四十卷詩晚益

人禮西商楚布弓其織文乃楚臣詩也

江休復字鄰幾陳留人自少擢學博覽爲文淳雅尤著  
於詩喜琴奕飲酒不以聲利爲意進士起家爲桂陽監  
監山尉騎驢之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舉書判拔萃  
改大理寺丞遷殿中丞獻所著書試爲集賢校理判  
尚書刑部與蘇舜欽游坐預祠神會落職累遷尚書刑  
部郎中卒休復外簡曠而內行甚飭仁宗皇嗣未立休  
復著神告一篇假神告祖宗之意冀以感悟又嘗言昭  
憲太后子孫多流落民間宜甄錄之著唐宜鑒十五卷  
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陳史新編卷五

九

蘇洵字明允眉山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舉進士及  
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所爲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  
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二子軾  
轍來京師翰林學士歐陽脩上其所著文二十二篇既  
出士大夫爭傳之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爲文章宰相韓  
琦奏于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秘書省校書郎  
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  
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  
書成方奏未報卒年五十八賜其家緡銀二百緡辭所  
賜奉贈官特贈光祿寺丞石公集二十卷謚法三卷

宋史新編卷五

三

七篇歐陽脩論魏梁爲正統望之以爲非著明統三篇  
江南人李觀者禮論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望  
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其議論多有過人者嘗北游齊  
趙南汎湖湘西至汧隴東極吳會山水勝處無所不歷  
有歌詩雜文數百篇集爲三十卷

王逢字會之當塗人其四世祖居嚴仕唐爲驍衛長史  
遭亂棄官歸居青山楊行密據淮南使人以兵迫起之  
居嚴散遣其家人而以身歸行密授以湖州別駕不遣  
一日行密大會失居嚴亟使人掩其家無一人在者其  
後有人於嵩山見空石室詢其旁或云有道人王居嚴

唐居此莫知所往逢博學能爲文尤長於講說教於鄉  
州學者常數百人晚始登第歷國子監直講兼隴西縣  
主簿教授久之以太常博士通判徐州卒逢爲人樂易  
爲於朋友與胡瑗最善有易傳十卷乾德指說一卷復  
書七卷妻陳氏亦有賢行

陳唐卿字希元青州人少有學行與黃庠楊真有名一  
時唐卿初登第通判陝州於吏事若素習丁父憂毀瘠  
嘔血而卒詔賻其家

黃庠字長善洪州分寧人初至京師就舉國子監開封  
府禮部皆爲第一比引試宗政殿以疾不時入天子遣  
宋史新編卷五

內侍卽邸舍撫問賜以藥劑是時庠名聲動京師所作  
程文傳誦天下聞於外夷近世布衣罕比也歸江南卒  
楊真字審賢蔡之弟慶曆二年舉進士第一授將作監  
丞通判潁州未至官持母喪病羸卒特詔賻恤其家先  
是其友夢真作龍首山人真自謂龍首我四冠多士山  
人無祿位我其終是乎已而果然

唐庚字子西丹稜人第進士爲宗子博士以張商英薦  
除提舉京畿常平商英罷相庚亦坐貶後復承議郎提  
舉上清太平宮歸蜀道卒年五十一庚爲文精密通於  
世務作名治察言閔俗諸書時人稱之有文集二十卷

子文若自有傳庚長兄瞻字望之後名伯虎字長儒治  
易春秋皆有法元祐三年其父游瀘南伯虎兄弟居  
母喪於丹山伯虎夜半蹴庚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亟  
來二字吾父得無他乎吾心動矣起褰襤黎明走洪川  
蹴舟遇江漲聲搖數十里客舟皆蟻岸不敢動伯虎徬  
徨堤上有漁者持小艇繫港中啗以厚利不許伯虎超  
入艇中叱僕夫解維漁者不得已從之二日至瀘南父  
果病甚是日疾少間伯虎具舟侍父以歸居數日疾復  
作遂卒元符二年庚以貢舉事繫獄臨邛語連伯虎臨  
邛并械之凡對吏逾年掠治無完膚其詞確然一不及

庚以故獄久不具卒會赦除之伯虎性真率無威儀人  
多易之至是皆大服以爲不可及伯虎仕於四方每數  
年一歸不過旬日復去後卒于家

文同字與可梓潼人漢文翁之後蜀人猶以石室名其  
家同方口秀眉以學名世操韻高潔自號笑笑先生善  
詩文篆隸行草飛白又善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  
持繒素請者足相踞於門同厭之投繒於地罵曰吾將  
以爲戰好事者傳爲口實第進士稍遷太常博士集賢  
校理歷知湖州明年至陳州死丘驛忽留不行沐浴衣  
冠正坐而卒有丹淵集四十卷行於世

楊傑字次公無為人第進士元豐中禮樂之事皆自  
論筆言大樂七失與范鎮異議哲宗即位議樂又用范  
鎮說傑復攻之鎮之樂律卒不用語在樂志元祐中為  
禮部員外郎出潤州除兩浙提點刑獄卒年七十自號  
無為子有文集二十餘卷樂記五卷

智鑄字方回衛州人喜談當世事可不少假借人以  
為近俠博學強記工語言深婉麗密如次組繡尤長於  
慶曲撥拾人所棄遺少加鑒括皆為新奇豈言吾筆端  
驅使李商隱溫庭筠常奔命不暇諸公貴人多客致之  
苟所不欲見終不貶也初娶宗女隸籍石選監太原工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五

作是時江淮間有米芾以魁岸奇謫知名二人每相遇  
瞋目抵掌論辨鋒起終日不能屈談者傳為口實元祐  
中換通直郎通判泗州又倅太平州竟以尚氣使酒不  
得美官悒悒不得志食祠祿退居吳下稍務引遠世故  
亦無復軒輊如平日家藏書萬餘卷手自校讎所為詩  
章往往傳播人口黃庭堅自黔中還得其江南梅子之  
句以為似謝玄暉自東坡詞名東山樂府嘗自言知章  
之後且推本其初出于子慶忌以慶為姓居越所謂鏡  
湖者本慶湖也避漢安帝父清河王諱改為賀氏慶湖  
亦轉為鏡故鑄自號慶湖遺老有集二十卷

蘇軾字子瞻眉山人第進士王安石薦為翰林學士  
蘇軾所論詩文之為太常博士罷知成陽縣蘇軾  
為文務奇怪好進取多為人排斥同時有鄭少微者  
明舉成都人與涇俱以文名而仕不偶

蘇軾字欽止龍泉人第進士其文汪洋濶肆詩尤高妙  
蘇軾召對除工部員外郎居無何以不合去歷知海州  
蘇軾卒軾註杜甫詩有文集五十卷

黃伯思字長睿履之孫饒州司錄應求之子風韻洒落  
談論有凌雲意以履任為假承務郎元符三年進士高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五

手伯思好古文奇字遂以名家初淳化中博求古法書  
續正法帖伯思病其乖偽龐雅考引載籍作刊誤二卷  
中是篆隸正行草章草飛白皆至妙絕得其尺牘者多  
為奔歷秘書郎縱觀兩府藏書至忘寢食自六經及子  
史百篇天官地理律曆卜筮之說無不精講凡諸講  
前世典章文物集古器考定真贋以素學與出議論  
居多館閣諸公自以為不及也頗好道家自號雲  
子軾字雲龍政和中年四十伯思學問慕楊雄詩  
李相文集柳宗元有文集五十卷翼騷一卷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文苑三

黃庭堅 晁補之之秦觀 張耒

陳師道 李薦 劉恕 王無咎

蔡肇 李格非 呂南公 郭祥正

朱芾吳汝 劉詵 倪濤 李公麟

周邦彥 朱長文 劉弁 陳與義

汪藻 葉夢得 程俱 張嶠

韓駒 朱敦儒 葛勝仲 熊克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一

張即之附

黃庭堅字魯直分寧人李常之甥也第進士歷知太和縣哲宗立召為校書郎神宗實錄檢討官累擢起居舍人母喪除為祕書丞提點明道宮兼國史編修官紹聖初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錄多誣貶落州別駕黔州安置又移戎州庭堅泊然不介意與蜀士講學不倦徽宗即位起監鄂州稅簽書寧國軍判官知舒州以吏部員外郎召皆辭不行丐郡得知太平州至之九日罷主管王隆觀庭堅在河北與趙挺之有隙挺之執政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上其判南承天院記

為幸災除名管宜州三年徙永州未開命卒年六十一庭堅為孝母病衣不解帶及亡廬墓下學問文章天成性得尤長於詩善行草書楷法亦自成一家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游蘇軾門天下稱為四學士蜀江四君子以庭堅配軾故稱蘇黃軾為侍從時舉以自代有瑛偉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之語初游潯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勝因自號山谷道人云

晁補之字無咎鉅野人宗慤之曾孫也父端有工於詩補之年十七從父官杭州粹錢塘山川風物之麗著七述以謁通判蘇軾稱其博辯雋偉絕人遠甚由是知名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一

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別院皆第一歷著作佐郎章惇當國出知齊州坐修神宗實錄連貶監處信二州酒稅徽宗立復以著作召既至拜吏部員外郎禮部郎中兼國子編修實錄檢討官黨論起為諫官管師仁所論出知河中府修河橋以便民民畫祠其像徙湖州密州果州遂主管鴻慶宮還家歸來園自號歸來子慕陶潛為人大觀末出黨籍起知遠州改泗州卒年五十八補之才氣飄逸文章溫潤典綽其凌麗奇卓出於天成尤精楚詞論集屈宋以來賦辭為變離騷等三書安南用為著罪言一篇大意欲擇仁勇略吏為五管郡守及



海上海都武備議者謂通達世務從弟諫之

之字之道以法入官復舉進士又舉博學宏詞科一  
傳誦其文為河中致授元符末應詔上書論事罷官  
久之為京兆府司錄事秋滿提點崇福宮卒有文集五  
十卷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高郵人少豪雋慷慨溢於文詞  
登第歷祕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紹聖初坐黨籍  
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  
稅又以謁告為佛書為罪削秩徙郴州繼編管橫州又  
徙雷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出游華光亭為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先自作  
挽詞其語哀甚讀者悲傷之年五十三有文集四十卷  
觀未第時所作詩賦已為蘇軾王安石稱賞及卒軾歎  
曰世豈復有斯人乎弟觀字少章觀字少儀皆能文  
張耒字文潛淮陰人幼穎異十七時作函關賦已傳人  
口游學於陳學官蘇轍愛之因得從軾游軾亦深知之  
弱冠第進士歷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以直龍圖閣知  
泗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徙復州徽宗立起  
為通判黃州知兗州召為太常少卿甫數月復出知  
州汝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主管明道宮初耒在

間蘇軾計為舉者行服言者以為言遠取於州別

置於黃五年得自便居陳州耒筆力絕健於騷詞尤長  
論人作文以理為主嘗著論云知文而不務理求文之  
工世未嘗有也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順道而行滔滔  
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  
舒為淪漣鼓為波濤激之為風颺怒之為雷霆蛟龍魚  
鱉噴薄山沒是水之奇變也水之初豈若是哉順道而  
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澮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  
虛日夜激之欲見其奇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  
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澮而求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為奇反覆咀嚼  
卒亦無有文之陋也學者以為至言作詩晚歲亦務平  
淡效白居易體而樂府效張籍久於役閑家益貧郡守  
翟汝文欲為買公田謝不取晚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  
卒年六十一建炎初贈集英殿修撰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彭城人年十六以文謁曾鞏  
一見奇之留受業廐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  
說遂絕意進取鞏與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朝廷以白  
朱難之元祐初蘇軾傳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為徐州  
教授又用梁肅薦為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起境出

蘇軾教授穎州又論其過非科第罷歸調  
不他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慙見弗恤也父之召爲  
書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師道安貧樂道喜作詩自云  
黃庭堅至其高處或謂過之然小不中意輒焚去今  
存者財十一世徒喜誦其詩文至若與學至行或莫之  
聞也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門傅堯俞欲識之  
堯以問秦觀曰是人非持刺乎俛顏色伺候乎公卿之  
門者殆難致也堯俞曰非所望也吾將見之懼其不吾  
見也子能介於陳君乎知其貧懷金欲爲餽比至聽其  
論議益敬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于朝亦屬觀延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五

至師道答觀書曰辱書喻以章公降屈年德以禮見招  
不佞何以得此豈侯嘗欺之耶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  
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嘗  
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賢  
爲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敝必至自  
齎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益  
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可去乎  
且公之見招蓋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冒法義聞金  
走門則失其所以見招公又何取焉雖然有一于此  
公之他日庸勞謝事幅巾東歸師道當御飲於下

蘇軾上書外尚書省  
蘇軾知州事待之絕席參請問弟子問  
蘇軾有鄉來一瓣香敬爲魯兩豐之語其自守如是  
蘇軾友瑒趙挺之適領郊祀禮樂甚衣無綈妻就假機  
之家問所從得却去遂以寒疾死

李鵬字方叔其先自郛徙華焉謁蘇軾於黃州鵬文求  
知軾謂其筆墨瀾灑有飛沙走石之勢拊其背曰子之  
才萬人敵也抗之以高節莫之能禦矣鵬再拜受教又  
教者再見軾問其所著效曰張耒秦觀之流也鄉舉試  
禮部軾典貢舉遺之賦詩以自責軾與范祖禹謀曰鵬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六

雖在山林其文有錦衣玉食氣蓋許寶於路隅昔人所  
歎我曹得無意哉將同薦諸朝未幾相繼去國不果軾  
上鵬哭之慟即走許汝問相地卜兆授其子作文祭之  
中年絕進取意謂賴爲人物淵數始定居長社卒年五  
十一薦喜論古今治亂辨而中理元祐求言上忠諫書  
忠厚論并獻兵鑒二萬言  
劉恕字道原涪州人父渙字凝之爲穎上令棄去家于  
廬山之陽時年五十歐陽脩高其節作廬山高詩以美  
之渙居廬山三十餘年環堵蕭然僅賴以爲食而所  
著之外超然無戚戚意以壽終知少類常未可與

王時有詔能講經義者別奏名應詔者才數十人如  
第一傳文亦入高等而廷試不中格更下國子試  
後第一遂賜第訓銀鹿主簿和川令恕篤好史學自  
太史公所記下至周顯德末紀傳之外至私記雜說無  
所不覽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鑑召爲局僚王安石與之  
有舊欲引其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爲辭因言天子  
方屬公大政宜恢張堯舜之道以佐明主不應以利爲  
先至面刺其過安石怒變色如鐵恕不少屈或稱人廣  
坐抗言其失無所避遂與之絕光出知永興軍恕亦以  
親老求監南康軍酒以就養許即它修書官至祕書丞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七

卒年四十七恕求書不遠數百里身就之讀且抄殆忘  
寢食著五代十國紀年以擬十六國春秋又采太古以  
來至周威烈王時事史記左氏傳所不載者爲通鑑外  
紀家系貧無以給旨其一毫不妄取於人自洛南歸時  
方冬無裘具司馬光遺以衣襪及故茵褥辭不獲強受  
而別行及賴悉封還之好攻人之惡每自頌平生有二  
十失十八蔽作文以自警亦終不能改也通鑑成追錄  
其勞官其子義仲次子和仲有超軼材蚤天

王無咎字補之南城人第進士歷天台令棄而從王安  
石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復調南康簿已又棄去好

力學樂著行役不暫釋所在學者歸之常數百人安  
石爲政無咎至京師士大夫多從之游然與人寡合嘗  
閉門治書惟安石言論莫逆也安石上章薦其文行該  
備中道安貧詔爲國子直講命未下卒

蔡肇字天啓丹陽人能爲文最長歌詩初事王安石兄  
器重又從蘇軾游聲譽益顯第進士歷中書舍人踰月  
罷爲顯謨閣待制知明州言者又論其非議辟維奪職  
奉祠會赦復之卒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登進士第歷太學博士以文章  
受知于蘇軾嘗著洛陽名園記謂洛陽之盛衰天下治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八

亂之候也其後洛陽陷于金人以爲知言紹聖立局編  
元祐章奏以爲檢討不就戾執政意通判廣信軍召爲  
校書郎遷著作佐郎禮部員外郎提點京東刑獄以黨  
籍罷卒年六十一格非苦心工詞章嘗言文不可苟作  
誠不著則不能工劉伯倫酒德頌陶淵明歸去來辭字  
字如肺腑山遂高步晉人之上其誠著也妻王氏拱辰  
孫女亦善文女清昭詩文尤有稱於時嫁趙挺之下  
呂南公字次儒南城人一試禮闈不偶退築室灌園不  
復以進取爲意益著書且借史筆以褒善貶惡遂以  
著名所居齋謂士必不得已於言則文不可以不工

吳以聚特立之士未嘗不爲文者故雖  
恩欲與古人並元祐立十科薦士中書舍人曾肇上  
其不事俗學志希古人堪充師表科一時任臣亦多  
辭之議欲命以官未及而卒有清湖先生集傳於世  
祥正字功父當塗人母夢李白而生少有詩癖梅堯  
臣嘆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後身也第進士熙寧中知武  
岡縣簽書保信軍節度判官時王安石用事祥正奏乞  
天下大計專聽安石處畫安石恥爲小臣所薦因極口  
陳其無行時祥正從章惇察訪辟開之遂以殿中丞致  
仕後復出通判汀州知端州又棄去隱于縣青山卒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九

宋希字元章吳人以母侍宣仁后潘邸恩從仕歷官太  
常博士知無爲軍召爲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希上其  
子友仁所作楚山清曉圖禮部員外郎山知淮陽軍  
卒希爲文奇險不蹈襲前人軌轍嘗法沈著飛鴻得王  
獻之體畫亦名家尤善臨移至亂其不可辨王安石每  
讀其詩句書于扇蘇軾亦喜譽之冠服效唐人風神蕭  
散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潔成癖至不與人  
巾器所爲謠與人傳爲笑無爲州治有巨石狀奇異  
大喜曰此足以當吾拜具衣冠拜之呼爲兄以不  
世所仰故數困友仁字元彈力學嗜古亦善書畫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

倪濤字巨濟廣德軍人年十五試太學第一遂擢進士  
歷司勳左司員外郎徽宗有事燕雲大臣爭先決策爲  
固位計濤抗言曰毋輕議以詒後患王黼怒坐貶監朝  
臣縣酒稅再徙茶陵船塢卒卒之明年金人犯闕朝廷  
憶濤言官其一子有雲陽集傳於世  
李公麟字伯時舒州人第進士歷御史檢法官好古博  
學長於詩多識奇字自夏商以來鐘鼎彝器皆能名定  
世次辨別款識聞一妙品雖捐千金不惜紹聖末朝廷  
得玉璽言人人殊公麟以爲泰重議由是定以爲璽  
世所仰故數困友仁字元彈力學嗜古亦善書畫

不減古人然因畫爲累故世但以藝傳云

周邦彥字美成錢塘人疎雋少檢頗博涉元豐初獻汴都賦萬言神宗異之自太學諸生一命爲正歷事哲徽至徽猷閣待制提舉大晟府知處州府卒贈宣奉大夫邦彥嘗製樂府長短句詞韻清焉傳於世

朱長文字伯原蘇州人舉進士乙科以病足不試吏築室樂園坊著書閱古吳人化其賢長吏至必造請謀政所急公卿多薦自代元祐中起教授於鄉遷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卒哲宗知其清醇緒百有文三百卷六經皆爲辨說又著琴史其序云方朝廷成太平之功利禮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作樂比隆商周則是書也豈虛文哉蓋立志如此

劉弁字倬明安福人登進士第繼中博學宏詞科歷官太學博士元符中有事南郊進大禮賦哲宗覽之動容以爲相如子雲復出除祕書省正字徽宗改著作佐郎實錄檢討官卒弁性嗜酒不事拘檢爲文辭劇剝瑕類卓詭不凡有龍雲集三十卷周必大序其文謂廬陵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續韓文公正傳繼之者弁也

陳與義字去非其先居京兆後爲洛人登上舍甲科歷太學博士擢符寶郎尋謫監陳留酒稅及高宗南遷遂避亂襄漢轉湖湘踰嶺嶠久之召爲兵部員外郎紹興

中與義翰林學士知制誥至參知政事以疾請與義年四十九與義容狀儼恪不妄言笑雖謙以接物然內剛不可犯其薦士於朝退未嘗以語人上以是多之尤長於詩體物寓興清邃紆餘尚舉橫厲上下陶謝韋柳之間嘗賦墨梅徽宗嘉賞之以是受知于上云

汪藻字彥章德興人入太學登進士第歷江西提舉學事司幹當公事徽宗親製君臣慶會閣詩羣臣皆進惟藻衆莫能及時胡仲亦以文名人爲之語曰江左二寶胡仲汪藻累遷著作佐郎以忤時相王黼出通判宣州提舉江州太平觀終黼之世不得用欽宗卽但召遷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至起居舍人高宗嗣位召試中書舍人時次揚州藻多

所論奏宰相黃潛善惡之遂假他事與祠明年復召連拜翰林學士帝以所御白團扇觀書紫誥仍兼館黃麻似六經以賜屬時多事詔令類出其手嘗論諸大將擁重兵浸成外重之勢且陳御將三事後十年卒如其策紹興二年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湖州言古者有國必有史故書損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錄住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今踰二十年無復日曆何以示來世乞卽臣所領州許臣訪尋故家文書纂集元符庚辰以來詔旨爲日曆之

之乎祠六年修撰范冲言宜令就閒復卒前業詔賜史館錢聽辟屬編類書成上之凡六百六十五卷藻再進官升顯謨閣學士尋知徽州逾年徙宣州言者論其為蔡京王黼客奪職居永州累赦不有卒蔡儉死後職官其二子後徽宗實錄成以藻纂集詔旨有力詔贈端明殿學士藻通顯三十年無屋廬以居博極群書老不釋卷尤喜讀左氏傳及西漢書工儷語多著述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三  
夢得字少溫吳縣人嗜學蚤成多識前言往行談論

所立法度已罷者復行夢得言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取群臣太宰得以詔王而不得自尊上喜曰邇來工多朋比媒進卿言獨無觀望遂除起居郎時用事者喜小有才夢得言自古用人必先辨賢能賢者有德能者有才常使德勝才不使才勝德願繼今用人以德為先累遷翰林學士極論士大夫朋黨之弊專於重內輕外且乞身先眾人補郡明年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汝州尋落職奉祠政和五年起知蔡州復龍圖閣直學士移帥穎昌府尋又奉祠自是或廢或起逮高宗駐蹕揚州遷路林學士兼侍讀除戶部尚書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

氣而已形固則可恃以守勢強則可資以立義漢書作以用如是則敵皆在吾度內矣既而帝駐蹕杭州遷尚書左丞門下侍郎顏岐知杭州康允之皆嫉夢得又與宰相朱勝非議論不協會州民有上書訟夢得者上以夢得深曉財賦乃除資政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專一提領戶部財用辭不拜歸湖州紹興初起為江東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兼壽春等六州宣撫使八年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又奏防江指畫八事初建康屯兵歲費無算權貨務所入不足以支至是禁旅又與諸道兵咸集夢得兼總四路漕計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四  
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力以戰詔加觀文殿學士移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使平寇五十餘群然頗與監司異議上章請老特遷一官奉祠尋拜崇信軍節度使致仕卒湖州贈檢校少保  
程俱字致道開化人以外祖鄧潤甫恩補官坐上書論事罷歸起歷著作佐郎宣和二年進頌賜上舍出身除禮部郎以病告老不俟報而歸建炎中為太常少卿知秀州金兵南渡破崇德海鹽耽撤諭降俱率官屬遷城保華亭留兵馬都監守城朝廷命俱部金帛赴行在既至以病乞歸紹興初始置秘書省召俱為少監奏修且



例從省記俱撫三館舊聞比次爲書名曰麟臺故事上  
 之權中書舍人兼侍講俱論國家之患在於論事者不  
 敢盡情當事者不敢任責言有用否事有成敗理固不  
 齊今言不合則見排於當時事不諧則追咎於始議故  
 雖有智如陳平不敢請金以行間勇如相如不敢全璧  
 以抗秦通財如劉晏不敢言理財以贍軍食而人人不  
 敢當事不敢盡謀則艱危之時誰與圖國而恢復乎武  
 功大夫蘇易轉橫行俱論文臣所謂庶官者轉不得過  
 中大夫而武臣乃得過皇城使此何理也徐俯爲諫議

大夫俱繳還以爲俯雖才俊氣豪所歷尚淺近聞俯與中官唱和有魚須之句號爲警策臣恐外人以此爲疑仰累聖德不報後二日言者論俱前臬秀州城罷與祠久之除徽猷閣待制俱晚病風痺奏檜薦俱領史事除提舉萬壽觀使實錄院修撰免朝參俱力辭不至卒年六十七俱爲文典雅閑奧爲世所稱

張嶠字巨山襄陽人宣和三年上舍選中第歷利州路  
安撫司幹辦公事以母病去官紹興中召對嶠上疏論  
邊事召試除祕書省正字再遷著作郎既而何掄以  
刑改補衆實錄得罪語連嶠出爲福建路轉運判官上疏

爲國占之人君其患有一不在於掩諫在納諫  
用不在於不知天下利害在知而不以爲意陛下渡江  
十年矣外有勦敵之國內有騎悍之兵下有窮困無聊  
之民進言者多矣今皆以爲陳腐而別取新奇之說任  
事者衆矣今皆習是以爲當然而更爲迂闊之事此近  
於納諫而不知用知利害而不知恤也除司勳員外郎  
兼實錄院檢討官金人叛盟上命兩省卿監郎中各草  
檄獨取嶠所進者播之四方擢中書舍人升實錄院同  
修撰未幾右正言方俟論嶠罷去頃之起知衢州除  
敷文閣待制爲政頗尚嚴酷歲滿得請與祠時方修好

息兵朝廷講稽古禮文之事噪作中興復古詩以進上  
將召用俄卒

韓駒字子蒼仙井監人政和初以獻頌補假將仕郎召試舍人院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尋坐爲蘇氏學謫去召爲著作郎駒言祠事樂章辭多牴牾於是召三館士分撰觀祠明堂圓壇方澤等樂曲五十餘章多駒所作除祕書少監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寺兼權直學士院制詞簡重爲時所推未幾復坐鄉黨曲學與祠高宗卽位知江州卒進一官致仕贈中奉大夫與遺孀三

署以進用頗為識者所薄云

朱敦儒字希真河南人父勃紹聖諫官敦儒志行高潔靖康中召至京師將處以學官曰麋鹿之性自樂閒曠爵祿非所願也固辭還山高宗卽位部使者以敦儒應詔召之又辭避亂客南雄州張浚奏赴軍前計議弗起紹興二年以宣諭使明蒙薦為右迪功郎敦儒不肯受詔其故人勸之乃起既至命對使殿上悅賜進士出身為祕書省正字俄兼兵部郎官遷兩浙提刑會諫諍大夫汪勃劾敦儒專立異論與李先交通敦儒遂罷十九年上疏請歸許之敦儒素工詩及樂府時泰檜當國喜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七

獎用騷人墨客以文太平檜千煊亦好詩於是先用敦儒子為剛定官復除敦儒鴻臚少卿檜死敦儒亦廢談者謂敦儒老懷祗憤之愛畏避竄逐故其節不終云葛勝仲字魯卿丹陽人登進士第累遷太常卿宋自建隆至治平所行典禮歐陽脩嘗集為書號太常因華禮徵宗詔勝仲續之及建春宮以勝仲兼諭德勝仲為仁孝學三論獻之太子復採春秋戰國以來歷代太子善惡成敗之迹日進數事詔嘉之徙太常少卿除國子祭酒尋知汝州改湖州尋徙邵州朱勗媒孽其短罷歸高宗卽位還復知湖州未幾丐祠去年七十三卒

文獻子丁公曾至侍從孫郛自有傳

蘇軾字子瞻建陽人御史大夫博之後紹興登進士第為諸暨縣部使者芮燁行縣至其境謂克曰某知子文而巳今乃見古循吏為表薦之入為提轄文思院掌以文獻曾親親行白于孝宗喜之累遷學士院權直克自以見知於上數有論奏嘗言金人雖講和而不能保於他日今宜以和為守以守為攻帝嘉其有志召草明堂赦書克言二浙祥餓蝗且起赦文不宜飾詞帝嘉其識體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以言者出知台州奉祠克憚聞強記自少至老著述外無他嗜尤淹習宋朝典故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六

有問者酬對如響家素儉約雖貴不改人稱其清介卒年七十三

張卽之字溫夫參知政事孝伯之子以父恩授承務郎銓中兩浙轉運司進士舉歷司農寺丞知嘉興以言者罷予祠引年告老授直祕閣致仕寶祐四年制置使余晦人蜀以讒劾闕州守王惟忠沒入其貲下詔獄獄錄誣伏坐棄市惟忠臨刑謂其友陳大方曰吾死當上書平天七揮刃不殊血逆流卽之雖閒居移書准東制置使賈似道恤其遺孤又使從孫士倩娶惟忠孤女未幾似道入相書舍人常挺亦以為言因得紿還首領

補陳公金壇田云卽之工翰墨金人尤賢之惟忠孝  
實事鄭人嘉定十三年進士

趙蕃字昌父其先鄭州人大父賜官萬玉山蕃以賜恩  
補官歷辰州司理參軍與郡守爭欲罷人以蕃爲直始  
蕃受學於劉清之清之守衡州乃求監安仁贍軍酒庫  
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蕃卽出祠從清之歸真德秀  
書之國史曰蕃於師友之際蓋如此肯負國乎家居連  
書祠官之考者三十有一理宗卽位以太社令與劉宰  
同召不拜特改奉議郎直祕閣又辭奉祠得致仕轉承  
議郎依前直祕閣卒年八十七蕃年五十猶問學於朱  
九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一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二 列傳一百十四  
明南京戶部主事黃田柯維輯  
忠義  
昔仲尼稱述古之賢人如伯夷叔齊比干之倫竝以仁  
許之於是徇國之士始重於後世作史者咸表見其事  
以勸世之爲人臣者夫撓節事讎委城降敵者逆行也  
臨難銷縮觸事緘默者懦夫也士大夫居常論議孰不  
切齒於若人及身履其地往往不能自決何者愛生之  
念勝也惟夫懷忠者不爲禍怵抱義者不爲利疚隨其  
所遇以身徇焉是故擇國難焉而死守封疆焉而死全  
使節焉而死主辱國亡焉而死忤姦邪犯忌諱焉而死  
匪直死也雖剖心鬻支體荼毒妻孥百口弗顧焉故非  
烈丈夫能之哉抑食人之祿分宜爾也乃若謝仕間居  
慷慨赴義常布方外之士亦敢於嬰驪項啗虎口斯並  
明哲所戒要亦忠義激發非苟而已也易曰過涉滅頂  
凶無咎是之謂乎宋承五季綱常頹壞之後而忠義相  
踵獨盛於前代論者謂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脩唐  
介諸賢實爲之倡嗚呼骨鯁之臣有裨風俗如此哉

蘇絨

張克戩

李迥

李若水

劉幹 林冲之 滕茂實 陳壽

吳革 附 徐揆

蘇軾字宣甫晉江人第進士再調陽武尉捕劇盜李囊  
驍馬逐斬其首遂以勇聞累遷秘書丞知英州以禦  
機智高功換供備庫副使為廣東都監陳曙失律誅絀  
亦坐貶十餘年始遷職知廉州又知惠州熙寧中交趾  
謀入寇絀自鈴轄進皇城使知邕州絀以書抵知桂州  
沈起及代者劉彝論事宜俱不聽八年蠻遂大入絀設  
方略拒守發神弩弓射賊殪其衆蠻知外援不至或欲  
囊土傳城頃刻高數丈蟻附而登邕城遂陷絀猶領傷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二

卒戰愈厲而力不敵曰吾義不死賊手亟還州治殺其  
家三十六人藏于坎縱火自焚蠻至求尸不得屠郡民  
五萬餘隕三州城以填江邕被圍四十二日糧盡泉涸  
人吸漚麻水多病痢相枕藉死無一叛者絀憤起與彝  
致寇又不救患道梗朝廷不得聞乃榜其罪于市神宗  
嗟悼贈絀奉國軍節度使諡忠勇錄子子元官次子子  
明子正孫廣淵直溫同死皆褒贈焉子元召對謂曰邕  
管賴卿父守禦昔張巡許遠以睢陽蔽遮江淮不能過  
也再授殿中丞通判邕州起韓皆坐謫後交人謀寇絀  
用行數舍其衆見大兵從北來呼曰蘇皇城領兵報怨

惟面引歸邕人為絀立祠元祐中賜額懷忠

宋族者字庭實莆田人第進士累官知剡縣方臘之亂  
族遣妻子浮海歸閩獨與民據守以忠義激勸俄盜衆  
大至躬率壯銳冒矢石力不敵死之贈朝散郎錄其四  
子特鞠嗣復知休寧縣臘破縣脅使降罵之臘念有善  
政委之而去加直祕閣知睦州嘗傷於賊未幾卒

傅察字公晦堯俞從孫也年十八登進士第宰相蔡京  
遣子僚往見將妻以女拒弗答調青州司法參軍歷遷  
吏部員外郎宣和七年十月遣接伴金使是時金將渝  
盟朝廷未之知也察至燕聞金人入寇或勸毋遽行察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三

曰若君命何遂抵韓城鎮金人擁之東北去行百里許  
遇所謂二太子幹離不者領兵至譚道使拜察曰當以  
賓禮見何拜為幹離不怒恚左右促使拜白刃如林或  
猝之伏地衣袂顛倒金植立不顧反覆論辨竟殺之時  
年三十七贈徽猷閣待制孝宗賜諡忠肅察幼嗜學不  
與同輩娛嬉又恬於勢利故人鼎貴罕至其門云

張克誠字德祥考會孫也第進士歷衛尉丞初克誠從  
弟克公為御史劾蔡京京再輔政脩怨於張氏以微事  
黜克誠論京起歷庫部員外郎宣和七年知汾州數月  
金兵犯河東圍太原太原距汾二百里遣將來攻縱兵

四樓克復畢力押禦論功加直秘閣靖康元年金兵復  
軍以城守有勞連進直龍圖閣右文殿脩撰太原不守  
通判韓琬等相繼亡克敵召令兵民曰太原既陷吾固  
知亡矣然義不忍負國家辱父祖願與此城終始以明  
吾節諸君其自爲謀皆泣不能仰視同辭而對曰公父  
母也願盡死聽命乃益厲兵敵守賊至身帥將士擐甲  
登陴雖屢却敵而援師不至其述危苦之狀募士問道  
言之朝不報金益萬騎來攻愈急度不得免手草遺表  
及與妻子遺書純州兵持抵京師明日金兵從西北隅  
入克敵猶帥衆巷戰金人募生致之克敵歸索朝服焚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四

香南向拜舞自引決一家死者八人金將奉其屍禮葬  
于後園羅拜設祭爲立廟事聞詔贈延康殿學士優恤  
其家表揭門閭紹興中謚忠確同時有楊震者字子發  
代州人知麟州建寧府初契丹之亡其將小鞠鞞西奔  
招合雜羌破豐州攻麟府諸城震父宗閔率兵屢摧敗  
之俘其父母妻子靖康元年十月太原陷鞠鞞驅幽劇  
叛卒與夏人奚人圍建寧扣壁語震曰汝父奪我居破  
我兵掩我骨肉我忍死到今急舉城降當全汝軀命震  
矢盡力乏城不守與子居中執中戰沒闔門俱喪唯長  
子存中從征河北獨免明年宗閔亦死事于長安震時

年四十噶高宗詔贈武經郎後與宗段並賜諡  
在存中傳又有張確者字子固宜祿人第進士知隆德  
府金兵圍太原確表言河東天下根本無河東豈特秦  
不可守汴亦不可都矣敵勢必南下若得秦兵十萬猶  
足以抗敵不然唯有一死報陛下耳書上上不報明年  
金兵至確拒守戰死欽宗悲悼優贈述古殿直學士又  
有孫益者以福州觀察使知朔寧府被命救太原冒圍  
至城下死之益初在朔寧察郡人孫谷可用奏爲掾屬  
待之異於常僚益出師屬以後事益死敵騎來攻且別  
命郡守衆議欲開關迎之谷爭弗得嘆曰吾身已許國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五

又不忍負孫公之託諸人不見容是吾死所也或舉刀  
脅之無懼容遂見殺當太原之陷也劉七英爲通判王  
稟爲副都總管稟負原廟太宗御容赴汾死士英持短  
兵接戰死太原守禦凡九月稟力爲多金曾得稟屍戮  
而暴之高宗賜稟家田十頃  
李邈字彥思臨江人唐宗室宰相適之之後少有才略  
見事風生以父任累擢通判河間府以近蔡京童貫換  
右列由承議郎換莊宅副使知信安軍遷知霸州貫將  
連金人來攻邈適有異議都轉運使沈積中括邈罪免  
邈久之監在京染院歷知嚴州代還密教貫陰佐邈以

金人賈不能用乃乞獻計冀收復燕山秦繼之  
改易州皆辭不起嘆曰國家禍亂自茲始矣金人  
入見邈慨然起就道既至會姚平仲戰不利京  
師震動欽宗賜對問禦敵奈何邈言勝負兵家之常勢  
陛下無過憂耿南仲方主和議不合乃換右文殿脩撰  
京畿轉運使辭不拜金人猶駐毛駝岡乃以邈爲京城  
西壁守禦使邈言姚平仲敗績而敵猶不敢留是畏我  
也不以神師道再戰已失機會尚可尾其行及河半渡  
擊之猶足爲後戒議復格三上章致仕不允後歷青州  
觀察使知真定府金人至邈乞師于宣撫副使劉韜且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六

間道走蠟書上聞皆不報城被圍且戰且守相持四旬  
城破邈巷戰不克將赴井左右持之不得入幹離不啻  
邈拜不屈以火燎其鬚眉及兩眸亦不顧乃拘于燕山  
府欲以邈知滄州笑而不答且曰天下強弱之勢安有  
常特吾中國適逢其隙耳金人命邈被髮左社邈憤詆  
毀甚力金人極其口猶吮血嘆之翌日自去髮爲浮屠  
金人大怒遂遇害將死顏色不變燕人爲之流涕高宗  
贈昭化軍節度使諡忠壯邈之被執也本路都鈐轄劉  
錫猶集左右巷戰已而稍亡去顧其弟曰我大將也  
可受賊奴乎乃之孫氏山亭解條自縊死同時有

國者知懷州金兵圍城安國打禦不遺力鼎沸其亦至  
扣門其守拜微猷閣待制城陷將官王美投壕死安國  
等俱被執爲軍引安國以下公爲四行問不降者爲誰  
安國曰守臣安國也通判州事直徽猷閣林淵其馬鈴  
濟州防禦使張彭年都監趙士許張謀于潛鼎禮將  
沈汝張行中及隊將五人同辭對曰淵等與知州一體  
皆不肯降會令引於東北鄉望其國拜降皆不屈乃解  
衣而縛殺十三人而釋其餘安國一門無噍類贈延康  
殿學士

朱昭字彥明府谷人以效用進宣和末爲震武城兵馬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七

監押攝知城事金兵內侵夏人乘虛盡取河外諸城鎮  
震武距府州三百里最爲孤絕昭率老幼嬰城拒敵是  
時諸城降者多昭故人從旁語曰天下事已矣忠安所  
施昭叱曰汝輩背義偷生不異犬彘尚敢以言誘我乎  
我唯有死耳因大罵引弓射之衆走凡被圍四日城多  
圯懷昭以智補禦皆合法然不可復支昭退坐廳事召  
諸校謂曰城且破妻子不可爲賊汗幸先戕我家而背  
城死戰勝則東轡圖大功不勝則暴骨境內大丈夫一  
生之事畢矣衆未應昭幼子戲階下遽起手刀之長子  
驚視又殺之徑領數卒屠其家人昇屍納井中部將賈



并媼從之遂併覆以上將士將妻孥者又皆盡殺之媼  
謂衆曰我與汝曹俱無累矣賊以利啗守兵得登城昭  
勸衆于通衢接戰自暮達旦屍填街不可行中矢而死  
同時有史抗者濟源人爲代州沿邊安撫副使金人圍  
代急抗夜呼其二子楷古楷哲謂曰吾將死事汝輩亦  
勿以妻子爲念當令自裁然後同赴義二子泣曰唯吾  
父命明日城果破父子三人突圍力戰死于城隅代州  
西路都巡檢使李翼屯崞縣金人既取代執守將嗣本  
遣來諭降翼射却之率士卒堅守義勝軍統領崔忠殺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監張忠輔擲首陣外以示金人金兵夜入城翼搏戰  
達旦力不敵被執怒罵不屈與縣令李登丞王唐臣尉  
劉子英監酒閭城將官折可與同死之又有郭許者德  
順軍安堡人爲涇原第八副將金人之犯陝西也渭帥  
以下皆叛降獨許義不許稱病去帥惡忌之傳致以罪  
下之獄脅使俱降許奮而呼曰大丈夫今得死所矣終  
不能受汗叛逆大惡天地所不容吾雖死誓不爾貸當  
訴于地下耳衆觀其語卽殺之贈武翼大夫忠州刺史  
同許死者涇原第一副將朱友恭西安人贈敦武郎又  
有王士言者爲河東防秋將金人陷澤州士言巷戰死

贈忠州團練使又有劉化源者耀州人紹聖進士歷官  
知龍州金兵至不肯降城陷被執金人使人守之不得  
死遂驅入河北鬻蔬果隱民間者十年終不屈辱  
奉若水字清卿曲周人元名若冰上金第歷太學博  
士靖康初欽宗選使金者議以賦入贖三鎮若水預焉  
召對賜今名遷著作佐郎見粘罕于雲中纔歸兵已南  
下復假徽猷閣學士副馮澥以往至懷州遇館伴蕭慶  
揆與俱還及都門拘之于冲虛觀獨个慶解入既所議  
多不從粘罕急攻城若水入見帝道其語帝命何舉行  
舉還言二人欲與上皇相見帝曰朕當往明日幸金營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過信而歸擢若水禮部尚書固辭帝曰學士與尚書同  
班何必辭請不已改吏部侍郎明年金人再邀帝出郊  
帝殊有難色若水以爲無他慮扈從以行金人計中變  
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曳出擊  
之敗面氣絕仆地衆皆散留鐵騎數十守視粘罕令曰  
必使李侍郎無恙若水絕不食或勉之曰事無可爲者  
今日順從明日當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  
二主哉其僕亦來慰解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屈與得  
一歸觀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矣後旬日粘罕召計  
事且問不肯立異姓狀若水曰上皇爲生靈計罪已內

皇上仁孝慈儉未有過行宜輕議廢立粘罕指宋  
朝失守者水曰若以失信為過公其尤也歷數其五事  
不絕口監軍者搆破其唇喋血罵愈切至以刀裂頸  
斷舌而死年三十五高宗即位贈觀文殿學士諡忠愍  
有自北方逃歸者云金人相與言遼國之亡死義者十  
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臨死無怖色為歌詩卒曰矯首  
問天今天卒無言忠臣效死今死亦何復聞者悲之  
劉韜字仲偃崇安人第進士累官知越州拜述古殿直  
學士召為河北河東宣撫參謀官歷知真定建州福州  
加延康殿學士因事罷起知荆南河北盜起復以守真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定金人已謀南牧朝廷方從之求雲中地韜謀得實急  
以聞且陰治城守以待變是冬金兵抵城下知有備留  
兵其旁長驅內嚮及還治梯衝設圍示欲攻擊韜發強  
弩射之金人乃退自金兵之來諸郡皆塞門民坐困韜  
獨縱樵牧如平日以時啓閉欽宗善之拜資政殿學士  
是時諸將救太原神師中姚古敗以韜為宣撫副使至  
遼州招集糾募得兵四萬人與解潛折可求約期俱進  
兩人又繼敗太原陷召入覲為京城四壁守禦使宰相  
沮罷之京城不守始遣使金營金人命僕射韓正館之  
金正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韜曰偷生以事二姓者

死不為也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燕人歎其忠愍之  
節問上通題憲壁識其處凡八十日乃就殮顏色如生  
年六十一建炎元年贈資政殿大學士後諡忠顯韜壯  
氣寬厚與人交若有畏者至臨大事則毅然不可回初  
在西川為童貫所知故首尾預其軍事及以忠死論者  
不復短其前失云子子羽子彥孫其自有傳

林冲之字和叔莆田人先符末第進士靖康初為主客  
郎中副陳過庭使金同被拘字文虛中受其命金人亦  
以是邀之冲之奮厲見詞色金人怒徙之奉聖州既而  
過庭卒金人逼冲之仕為齊不屈徙上京又不屈置顯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士

州極北亘寒之地幽佛寺十餘年漸便飲茹以義命自  
安髭髮還黑病亟語同難者曰某年七十二持忠入地  
無恨所恨者國讎未復耳南向一慟而絕子柳從子震  
震郁字襲休宣和三年第進士調福建茶司幹官建州  
勤王卒為亂殺漕使毛圭等郁聞變急入諭卒遇害震  
平時慕崇寧元年第進士歷秘書少監以不附二蔡有  
聲崇寧大觀間震字時隱政和五年第進士為敕令所  
刪定官詆紹興和議謂不宜置二帝萬里外不通問即  
挂冠出都門權臣大恚怒亦廢放以死莆人稱為忠義  
林氏守慶三年即其所立祠後又給祀用百啟

滕茂實字秀穎臨安人第進士靖康初以工部員外郎  
假工部侍郎副路允迪使金為所留時茂實兄絢通判  
代州已先降金粘罕素聞茂實名乃遷之代州又自京  
師取其弟華實同居以慰其意欽宗自離都城舊臣無  
敢候問起居者茂實聞欽宗將至即自為哀詞且蒙宋  
工部侍郎滕茂實墓取丞使黃幡裹之以授其友人朔  
寧府司理董訛欽宗及郊茂實具冠幘迎謁拜伏號泣  
金人諭之曰所以留公蓋將大用迫令易服茂實力拒  
之茂實請從舊主北行金人不許憂憤成疾卒雲中訛  
拔歸言於張浚上其事贈龍圖閣直學士官其家三人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主

金人拘留使者率散處之有進武校尉朱勔分在粘罕  
所勔遽求妻室粘罕喜令擇所虜內人妻之勔取最醜  
者不半月亡去追之還粘罕大怒勔含笑死挺下蓋勔  
求妻者所以固粘罕也明年有魏行可者以太學生應  
募奉使假禮部侍郎以行仍命兼河北京畿撫諭使金  
人知其布衣待之甚薄因留不遣行可嘗貽書金人警  
以不戢自焚之禍大國舉中原與劉豫劉氏何德趙氏  
何罪若亟以還趙氏歸於宋劉氏萬萬也數年卒贈朝  
奉郎秘閣修撰優錄上後其副乃吳人郭元邁以上金  
人募補和州團練使不肯髮髮換官亦卒于北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主

應進學事伯其先自江寧徙宋州登進士第為  
政績歷廣西轉運判官蔡京啓蠻徭地建平從允三州  
人幸安靜輕擾以兆累不可京惡之以他事罷  
知商州興元府累遷龍圖閣直學士經制七路治  
于杭時縣官用度百出進創議度公私出納量增其贏  
經制錢做其式者號總制錢於是天下有經總制錢  
實自茲始語在食貨志又進學士徙河北都轉運使進  
延康殿學士歷知中山真定河間府欽宗立加資政殿  
學士積官至光祿大夫復為真定又徙中山金人再至  
遂冒圍入城堅辟拒守詔康王領天下大元帥命違為  
兵馬元帥受圍半年外無援師京都既陷割兩河求和  
遂弟光祿卿適至中山臨城諭旨違遙語之曰主辱臣  
死吾兄弟平居以名義自處寧當賣國家為囚乎適  
近曰兄但盡力勿以弟為念適呼總管使盡括城中兵  
擊賊總管辭遂斬以徇又呼步將沙振往振素有勇名  
亦固辭違固遣之振怒且懼潛乘刃入府害違於堂及  
其子錫奔僕妾十七人長子鉅以官淮南獲免振出帳  
下卒謀而前曰大敵臨城汝安得殺吾父執而碎裂之  
身自無餘城中無主乃開門出降金人見違屍嘆其忠  
敵而解之韓炎初贈特進忠性孝友為人寬厚長者任

鄒刺史二十年每出行郡邑必焚香祈天願不逢貪濁吏中  
山芝難適亦被執以歸後死於雲中

吳革字義夫華陽人廷祚七世孫也少好學喜談兵再  
試禮部不中乃從涇原軍以秉義郎幹辦經略司公事  
金人南牧帥兵解遼州圍使粘罕軍庭揖不拜責其貪  
利敗約粘罕少屈授書使歸欽宗問割地利害對曰金  
人有吞噬意願悉起關中士馬赴都爲備詔以爲武功  
大夫閣門宣贊舍人持節諭陝西行至朱億聞金人犯  
京師復還與張叔夜同入城陳事宜皆不聽上皇妃后  
太子出郊革曰孫傅乞留之不得乃與傅謀於啓聖僧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雨

院置振濟局募士民就食一日之間至者萬計陰以軍  
法部勒將攻金營久之遷于同文館所合已數萬多兩  
河驍悍士旣而有立張邦昌之議革謀先誅范瓊輩以  
三月八日起兵謀旣定前期二日有班直甲士數百人  
排闥入言邦昌以七口受冊請亟起事革乃被甲上馬  
至咸豐門四面皆瓊黨給革入帳卽執之脅以從逆革  
罵之極口引頸受刃其麾下百人皆死時河南府少尹  
阮駿率所隸兵擁護神御殿抱神御冕聲不絕口卒被  
害特贈朝議大夫駿興化軍人紹聖進士

徐接衢州人入太學清康元年試開封府進士舉首末

乃大北還國難欽宗詣金營不歸揆帥請生扣關以書抵二酋其略曰昔楚莊入陳欲以爲縣申叔時諫復封之後世君子莫不多叔時之善諫楚子之從諫千百歲之下猶想其風采本朝失信大國背盟致討元帥之職也都城失守社稷幾亡而存元帥之德也兵不血刃生靈幾死而活元帥之仁也元帥有存社稷之德活生靈之仁而以金帛之故留質君父是猶愛人之子弟而辱其父祖與不愛無擇願存始終之惠反其君父班師振旅緩以時日使永之四方然後遣使奉獻則楚封陳之功不足道也二酋見書使以馬載揆至軍詰難揆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五

厲聲抗論爲所殺建炎二年追贈宣毅郎官其後  
李震者汴人爲小校靖康初金人迫京師震率所部出  
戰已而被執金人曰南朝皇帝安在震曰我官家非爾  
所當問虜怒縛諸庭柱斃割之膚肉垂盡罵不絕口  
間進者原諫宣武靖康從通問使至雲中金人拘留使  
者散處之凡三亡乃見殺臨刑進謂行刑者吾南向受  
刃南則我皇帝行在也行刑者曳其臂令面北進踊身  
直起盤旋數四卒南鄉就死

盧寶者代州人爲五臺山僧止學佛能外死生靖康之

寶應山統聚兵助討州不守敵衆大至晝夜相攻  
敵寺舍盡焚四下令生致其寶至則抗詞無撓會其  
不忍殺也使郡守劉勗誘勸百方終不顧且曰吾法中  
有口回之罪吾既許宋帝以死當安言也怡然受  
戮北人聞見者咸嘆異焉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二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二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三

列傳一百十五

明南京戶部主事苗田柯維騭

忠義

陳東 歐陽澈 唐重 徐徽言

向子韶 楊邦乂 劉汲 郭永

李彥仙 趙立 朱鼎

字少陽丹陽人蚤有雋聲似儼負氣以貢入太學  
堅宗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  
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  
南王黼輩貫又結怨於遼金河間邊隙宜誅六賊傳百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三

四方以謝天下明年春貴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請  
追貫還正典刑別選忠信之人往侍左右金人迫京師  
又請誅六賊時師成尚留禁中東發其前後姦謀乃誅  
死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斯道主戰邦彥因小失  
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上書略曰在  
朝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  
社稷之臣也其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  
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悅之徒是也所  
謂社稷之賊也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豈可遽以此輕  
動任事之臣幸陛下即反前命復綱舊職付利師道以

屬外之事陛下不信臣言請備開關國人必皆曰  
用刑等可斥也軍民從者數萬傳旨慰諭衆其有  
力昇登聞鼓搗壞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衆櫛而磔之  
於是詔綱入復領行營金人既解去學官觀望時宰  
議存伏聞之上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致諸生於  
獄人人惴恐朝廷用楊時爲然酒復東職遣聶山詣學  
撫諭然後定吳敏欲弭謗議奏補東官賜第除太學錄  
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前後書五上既歸復預  
鄉薦高宗卽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  
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若汪伯彥不報請親征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  
勿幸金陵又不報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  
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府尹孟庾召  
東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  
其尸瘞之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有三越三年  
高宗感悔並追贈優錄其後及駕過鎮江遣守臣祭東  
墓紹興四年並加朝奉郎祔簡修撰官其後二人賜田  
十頃  
歐陽澈字德明崇仁人靖康初應制條陳政陳安邊總  
數十策州未許發還而復采朝廷之闕失政令之乖謬

爲切要然而觸權臣者有之迂天聽者有之或結怨  
貴之門或遺怒臺諫之官臣非不知而敢抗言者願  
以身而安天下也高宗卽位南京伏闕上封事極詆用  
事大臣遂見殺見陳東傳死時年三十七許翰在政府  
聞之遂力求罷爲東澈著哀詞澈所著飄然集六卷  
唐重字聖任彭山人少有大志大觀三年進士累遷中  
書舍人詞命多所繳奏又言近世不次用人其間致身  
宰輔有未嘗一日出閤門者乞先補外以爲之唱宰相  
執奏以爲不可明日臺諫皆得罪重落職知同州金人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已陷晉絳將及同重度不能守乃開門縱州人使出  
以殘兵數百守城以示必死金人疑有備不復渡河而  
返降詔獎諭擢天章閣待制二帝旣北行重移檄川秦  
十路帥臣各備禮物往軍前迎奉未幾高宗卽位上疏  
論今急務有四大患有五所謂急務者以車駕西幸爲  
先次則建藩鎮封宗子通夏國之好繼青唐之後使相  
倚角以緩敵勢所謂大患者法令滋彰朝綱委靡軍政  
敗壞國用竭民心離欲救此者宜守祖宗成憲登庸忠  
直大正賞刑誠今日之急務以天章閣直學士知京兆  
府事兼京兆府路經略制置使重前在同州凡三疏上



六元帥乞蚤臨關中以符眾望且畫三策若引之度則國勢微弱人心離散此最無策暨至永興又六上疏皆以車駕幸關中為請并條奏關中事宜俱不報金將婁宿渡河陷韓城縣時京兆餘兵皆為經制使錢蓋調赴行在重慶勢不可支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立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殉國含笑入地矣及金人入境重潰書轉運使李唐儒曰重平生忠義不敢辭難始意迎車駕入關居建瓴之勢庶可以臨東方今乃南幸矣關陝又無重兵雖竭智力何所施一死報上不足惜及金兵圍城城中兵不滿千固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四

守險旬外援不至而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出降城陷重以親兵百人血戰諸將扶重去重曰死吾職也戰不已眾潰重中流矢死初唐儒以其書聞俄以死節報上哀悼之贈資政殿學士後諡恭愍時同死者副總管楊宗閔轉運副使桑景詢判官曾謂經略主管機宜文字王尚提點刑獄郭忠孝武功大夫程迪贈恤有差宗閔張之父忠孝維之父迪開封人亦諡恭愍父傅亮部郎延戰死永樂云

徐徽言字彥猷西安人少為諸生汎涉書傳負氣豪傑徽言功名人觀二年賜武舉絕倫及第以功累遷武

徽言知軍兼鳳石路沿邊安撫使金人忌徽言徽言拔營軍以除患建炎二年冬自蒲津涉河圍之先是徽言移府州約折可求夾攻金人可求降金將婁宿挾至城下以招徽言徽言故與可求為姻迺登陴以大義曉數之可求仰曰君於我胡大無情徽言攝弓厲言曰爾於國家不有情我尚於爾何情寧惟我無情此矢尤無情一發中之可求走因出兵縱擊遂斬婁宿字董之子當是時環河東皆已陷獨晉寧屹然孤墉橫當強敵勢相百不抗徽言能得眾心奮枵餓傷夷之餘哀折梁斷刃以死固守既自度不支取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敵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遣人間道馳書其兄昌言曰徽言孤國恩死矣兄其勉事君一夕裨校陰約婁宿啓外郭納金兵徽言與太原路兵馬都監孫昂決戰門中所格殺甚眾退嬰牙城以守金人攻之不已徽言置妻子室中積薪自焚仗劍坐堂上慷慨語將士我天子守土臣義不見讎敵手因拔佩刀自擬左右號救持之急金兵狎至挾徽言以去婁宿出金制曰能小屈當使汝世帥延安舉陝地并有之徽言怒罵曰吾荷國厚恩死正吾所此膝詎為汝請屈耶飲以酒持杯擲婁宿曰我尚飲汝酒乎慢罵不已遂射殺之結單聞其死怒婁宿曰爾虜狼何專殺義人以

遂爾私治其罪甚慘事聞高宗撫几震悼顧謂宰相  
休徵言報國死封疆過於顏真卿段秀實遠矣議處此  
再贈彰化軍節度昂亦被執不屈死贈成忠郎團練使  
徽言子罔既同死事而從孫適亦以守安豐死昂父翊  
宣和末知朔寧府救太原死于陣各世著忠義云

向子韶字和卿開封人欽聖皇后再從姪也強學自奮  
登元符三年進士第欽聖錫賚甚渥銓注保州司法參  
軍有旨改承事郎蓋特恩也差監京炭場秋滿知吳江  
縣蘇人私鑄黃錢流布一路諸邑聽民自便守亦以為  
然子韶為書極言其害禁之事聞獄諸邑皆曰太守

宋史新編卷之三

太

之命守意子韶必以抗論不從為功比子韶至無一語  
及守守德之以為仁人君子也獄成守以下皆貶秩子  
韶獨賞一官大觀三年除開封府右曹參軍有告李彪  
草疏欲論蔡京擅權誤國者下彪詔獄有司欲當誘誅  
重典子韶以未上爭之張商英為相卒用子韶議薄彪  
罪已而京復相流彪海島子韶追三官停任後敘復歷  
官知淮寧府建炎二年金人犯淮寧子韶率諸弟城守  
諭士民曰汝等墳墓之國去此何之援兵未至城陷子  
韶率軍民巷戰力屈為所執金人酌酒於前左右相金  
人曰子韶直立不動執手責罵金人殺之其弟新和

子韶等請即子家等與國門皆遇害惟一子逃  
得存初工部侍郎楊時聞金兵襲淮寧謂同列曰子韶  
其死矣蓋知其素行云再贈通議大夫官其家六人謚  
忠毅

楊邦乂字晦稷吉水人博通古今以舍選登進士第歷  
婺源尉新廬建康三郡教授改秩知溧陽縣會致卒周  
德據府城殺官吏邦乂立縣囚趙明於庭欲誅之因諭  
之曰爾皆里中之豪誠能集爾徒為邑人誅賊不惟有  
罪當上功昇爵明即請行邦乂飲之卮酒使自去趙翌  
日討平之建炎中金人至江上杜充率麾下降金人濟

宋史新編卷之三

七

江逼建康守陳邦光及督餉戶部尚書李稅具降狀逆  
之十里亭金帥完顏宗弼既入城稅邦光率官屬迎拜  
惟邦乂不屈膝以血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  
臣宗弼遣人說以舊官邦乂首觸柱礎流血曰世豈有  
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翌日宗弼等與稅邦光宴堂上  
立邦乂于庭邦乂此稅邦光曰天子以若扞城敵至不  
能抗更與其宴樂尚有而日見我乎有劉國練者以幅  
紙書死活二字示邦乂曰若無多云欲死趣書死字邦  
乂奮筆書死字金人相顧動色然未收害也而宗弼  
再引邦乂邦乂不勝憤遙望大罵宗弼怒遂殺之劉

其年四十四事聞贈直祕閣即其地賜廟號忠烈  
又少處郡學目不視非禮同舍欲喚其守拉之出許其  
故舊家邦又不疑為娼館也酒數行婦女出拜又愕然  
疾趨還舍解衣冠焚之流涕自責其立志如此

劉汲字直天丹陵人第進士歷通判隆德府方士林靈  
素得幸徽宗郡人攻自改易繫辭為妖言以應靈素汲  
攝守下自欲靈素為自有道命轉運使陳知存按驗據  
史懼欲殺汲汲數掾史知存憚之卒以實聞通判河  
中府辟開封府推官宰相王黼初領應奉司汲對客輒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詆之黼聞奏謫監蓬州稅欽宗召對汲奏願驅馳外服  
以衛京師時置京西轉運司于鄧州以及添差副使范  
致虛至陝汲貽書勸以一軍自蒲中越河陽焚積聚一  
軍直抵鄧許與諸道連衡敵必解散致虛以書謝汲而  
行建炎元年金人再犯京師諸道不知朝廷動息者三  
月馮延緒傳詔謂車駕出郊定和議令諸道罷兵汲謂  
副總管高公純曰此金人脅朝廷以款勤王之師爾可  
速進兵公純難之汲請自行公純不得已俱至南陽不  
進汲獨馳數十騎赴都城二帝已北行汲素服慟哭尋  
代公純攝帥事捐金帛饗士為戰守計高宗立詔鄧州

劉汲字直天丹陵人第進士歷通判隆德府方士林靈  
素得幸徽宗郡人攻自改易繫辭為妖言以應靈素汲  
攝守下自欲靈素為自有道命轉運使陳知存按驗據  
史懼欲殺汲汲數掾史知存憚之卒以實聞通判河  
中府辟開封府推官宰相王黼初領應奉司汲對客輒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馬屯河中權知府事步希以重兵壓城仲連率眾力戰  
度不能守先自殺其家人皆陷及其子皆死之後贈明  
州觀察使

郭永大名人以祖任歷知大谷縣部使者及郡文移有  
不便於民者必條利病反復或遂寢不行客謂世方雷  
同母以此賈禍永曰吾知行吾志耳皇恤其它大谷太  
安其政以為自有令無永此者既去久復過之老稚遮  
留如未始去累遷河北東路提點刑獄時高宗在揚州  
帝宗澤守京師澤厲兵積粟將復兩河以大名常山  
趙子龍帥杜充漕張公議相倚角永朝夕謀戰守具圖

張良謀代之而裴億為轉運使益謙億雖小人也會  
范瓊齊邦彥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城孤無援求  
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狙擊會大霧四塞豫以車  
發斷碑殘礎攻城樓櫓皆壞城陷求坐城樓上或掖以  
歸諸子環泣請去求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  
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益謙億率眾迎降金人曰城  
破始降何也眾以求未金人召之求正衣冠南向再拜  
易幅巾入歸氣不屈金人奇其貌愛焉以富貴求瞑目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

戰手罵不絕金人麾使去求厲聲曰胡不速殺我我死  
當率義鬼滅爾曹大名人在執者咸以手加額為出涕  
虜斷求所舉手并其家害之時年五十三建炎二年十  
二月也求好學見古人立名節者則慨然慕之杜充守  
大名名稱其盛求畫數策見之它日問其目曰未暇讀  
也求數之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貨驕蹇自用而  
得名聲以此當人任鮮不顛沛者公等足與治乎充大  
慙靖康時金人再犯京師中外阻絕或以兩宮北狩告  
求號絕仆地家人昇歸不食者數日聞元帥檄求始  
強一餐紹興初贈中大夫資政殿學士諡勇節忠義

數人同求時金兵陷維州知州韓汝知州知州韓汝  
死權北海縣丞王允功司理參軍王薦皆全家陷沒  
雖有差浩琦之孫也州人朝議大夫周中率家人乘城  
拒守中弟辛盡散家財享士城陷闔門皆死

李彥仙字少嚴初名孝忠彭原人徙鞏州嘗為神師中  
部曲入雲中獲首級補校尉靖康元年金人犯境郡縣  
募兵勤王遂率士應募補承節郎李綱宣撫兩河上書  
言綱不知兵恐誤國書聞下有司追捕乃亡去易名彥  
仙以效用累功得知陝州兼安撫使遷武節郎閤門宣  
贊舍人彥仙蒐軍實增陞游擊益為戰守備盡取家屬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一

以來曰吾以家徇國與城俱存亡聞者感服金將烏魯  
撒拔再攻陝彥仙極力禦之技窮而去後婁宿悉兵自  
蒲解大入彥仙伏兵擊之婁宿僅以身免授右武功大  
夫寧州觀察使兼同統州制置婁宿率叛將折可求眾  
號十萬來攻期以三旬必拔彥仙日與金人戰將士未  
解甲婁宿雅奇彥仙才嘗陷以河南兵馬元帥彥仙  
斬其使至是使人呼曰即降界前秩彥仙曰吾寧為宋  
鬼安用汝富貴為命疆弩一發斃之設鉤索日鉤取金  
人春新城上殺傷相當守陴者傷夷且盡金益兵攻  
城陷彥仙率眾巷戰矢集身如蜩左臂中刃不斷賊

力金人重賞募人生致之彥仙易敝衣走渡河曰吾本  
可以身受敵人之刃遂投河死年三十六舉家被害惟  
劉鑾子毅得免張浚亦制贈彰武軍節度使建頤商州  
曰忠烈官其子給田宅孝宗易諡忠威彥仙頤而長嚴  
厲不可犯與其下同甘苦故士樂為用有等略善應變  
官略地至青澗猝遇金人眾愕眙彥仙依山植疑幟徐  
據柳林解甲自如金人疑有伏引去彥仙追襲於隘踰  
死相枕關以東皆下陝獨存金人必欲下陝然後解力  
西向彥仙以孤城扼其衝再踰年大小二百戰金人不  
得西至城陷民無貳心雖婦女亦升屋以瓦擲金人哭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一

李觀察不絕金人怒屠其城全陝遂沒時裨將呂圓登  
宋炎賈何閻平皆力戰死而邵雲被執大罵不屈金將  
妻宿怒釘雲五日而磔之金人有就視者猶咀血噴其  
面至抉眼摘肝罵不絕聲贈官錄其家

趙立徐州張益村人以敢勇隸兵籍靖康初數有戰功  
為武衛都虞候建炎三年金人攻徐州王復拒守命  
立督戰中六矢戰益厲城陷立巷戰奪門以出金人擊  
之死夜半得微雨而蘇乃殺守者入城求復死慟哭手  
鑿之結鄉民為收復計金人北還立率殘兵邀擊斷歸  
路奪舟船金帛以千計軍聲復振復徐州詔授忠順節

趙立徐州刺史會金圍趙州急遣使求救  
趙州兵赴之且戰且行連七戰勝始達楚兩燭更  
流矢不能言以手指麾既入城休士而後拔鐵詔以立  
時楚州明年正月金人攻城立命撤磨屋城下然火池  
壯士持長矛以待金人登城鉤取投火中金人選死士  
突入又搏殺之乃稍引退五月兀朮北歸築高臺六合  
以輜重假道于楚立斬其使兀朮怒乃設南北兩屯絕  
楚餉道立引兵出戰大破之會朝廷分鎮以立為徐州  
觀察使泗州漣水軍鎮撫使兼知楚州立一日擁六騎  
出城呼曰我鎮撫也可來接戰有兩騎將襲其背立奮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一

二矛刺之俱墮地奪兩馬而還承州既陷楚勢益孤立  
遣人詣朝廷告急簽樞趙鼎欲遣張俊救之俊不肯行  
乃命劉光世督淮南諸鎮救楚高宗以書趣光世會兵  
光世光世訖不行金知外救絕圍益急九月攻東城  
城中其首左右馳救之立曰我終不能為國殄賊矣言  
訖而絕年三十七眾悲哭以參謀官程括攝鎮撫使以  
守金人疑立詐死不敢動越旬餘城始陷立家先殘于  
徐以單騎入楚為人未徂不知書忠義出天性不喜聲  
色財利與士卒均廩給賞戒士卒不幸城破必共戰決  
死及陷眾如其言自金人犯中國率以虛聲脅降惟太

守諭二年濮州城破殺傷大相皆爲金人所擄  
威名戰多威出其上計開輟朝贈奉國節度使開  
府儀同三司官其子孫十人謚忠烈王復者歷官龍圖  
閣待制其知徐州也與男倚同守城率民力戰城陷  
被執粘罕欲降之復慢罵求死關門百口皆被殺獨子  
伯先去州教授鄭德爲敵與巡檢楊彭年並死焉復贈  
資政殿學士謚壯節立廟楚州號忠烈官其家五人有  
諱者祖者准寧大冢也紹興末官軍已復蔡州其祖遂  
民立據能守執知州完顏耶律以其城來歸命爲  
武翼大夫忠州刺史知淮寧府金兵攻城亨祖力戰死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四

之舉家五十餘人皆死贈蔡州觀察使廟號閔忠

朱蹕安吉人知錢塘縣建炎三年金人陷杭州初犯餘  
杭守臣康允之退保蕭山蹕自允之前路拒敵使杭民  
爲逃死計行二十里遇金兵蹕兩中流矢左右掖至天  
竺山猶能率鄉兵禦敵後數日遇害時元末自安吉進  
兵過獨松關曰南朝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  
哉蹕事與胡斌相類斌湖州人殿前司將也提兵戍郡  
武紹定三年盜至斌奮身迎戰格殺甚衆賊益生兵官  
軍所有僅數十人或告以衆寡不敵盡避之斌曰郡民  
數千人山京門而出我不綴其勢使得脫走則賊誰其

事開贈武節大夫錄其後上人爲立廟祀焉

越州守李鄴以州城降金琦不勝憤袖石伏道旁伺  
守者芟八出擊之不中被執顧鄴曰我月給才石五斗  
米不肯背其主爾享國厚恩乃甘心降虜豈復齒人類  
哉詬罵不少屈芟八趣殺之至死不絕口論者謂自金  
人內侵凡六年士大夫畏避至不敢稱虜爲賊視琦有  
魏焉會稽帥傅崧卿請於朝爲立廟賜名旌忠  
易青者歸善人爲都督行府權鋒軍效用紹興六年十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五

月經略使連南夫與統制韓京會于惠州督諸兵以討  
屠賊會哀京募敢死士夜劫哀營青在行中爲賊所執  
驅至後軍趙續皆外謂續曰汝大軍爲我擒甚眾青大  
呼曰勿信所擒者我爾賊又言第令經略來招安吾不  
殺青青又呼曰勿聽任賊殺我我惟以一死報國賊怒  
焚之青罵不絕口死贈保義郎閔門祇候

范旺者順昌巡檢司軍校也初順昌盜金勝等詐亂官  
吏皆散土軍陳望謀舉皆應之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  
子皆受國家廩食以活今力不能討反更助爲虐無  
天地也凶黨忿剔其目而殺之一子曰佛勝年二十以



賈賊許以父命召之至則俱死其妻馬氏聞之行且哭賈許之不從節解之旺死迹在地隱隱不沒紹興

忠義

大年贈承信郎賜廟曰忠節後又曰感節

華岳

楊震仲

史家郭靖附

李誠之

馬俊者或曰進太平州慈湖皆兵也紹興二年若軍陸

高稼

曹友聞

陳雷子坤附

劉銳

德周青張順等據州叛青為謀主約翌日屠老弱推衆

陳隆之

王忠植附

王翊

陳元桂

渡江俊隸青左右得其謀陰結其徒十人殺賊然後諭

張順

張順附

陳昭

王夢龍附

衆開門其徒許之俊歸語其妻孫氏與之訣至南門伺

密佑

馬駿

張珪

青出上馬所中頗九人懼不敢前俊與妻子皆遇害青

華岳

字子西為武學生輕財好俠韓侂胄當國有事北

征岳上書略曰侂胄專執權

公取賄賂賣名器私爵

為立祠號登勇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四

實睥睨神器窺覷宗社此外急之居吾腹心者也朝臣

有以庸瑣之資請媼師且驟入政府者有以諛佞之資

附阿侂胄致身顯貴者陳自強老不知耻食不知止私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五

植堂與陰結門第此外患之居吾股肱者也爽奕汝異

諸李之貪懦無謀倪傑卓諸郭之膏粱無用諸吳之

恃寵專權諸彭之庸碌不肖皇甫斌魏文諒毛致通秦

世輔之彫瘵軍心瘡痍士氣以卒陳孝慶夏鼎祖商榮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六

田俊邁之徒皆以一卒之才各得把麾專制平日剽青

刻血包苴侂胄以致通顯饑寒之士咸願食其肉而不

可得萬一陛下付以大事彼之首領自不可保奚暇為

史 22-534

陛下計裁此外患之居吾爪牙者也程松之納逆求風或以舊姝入府或以獻妻入閨曾祖之貢子爲郎官宮之虜爲充位此外患之居吾耳目者也蘇師且以穢吏冒節鉞牙僧名曾周筠以隸卒冒戎鈐市易將相此外患之扼吾咽喉者也且所貴乎中國者皆聽命於陛下也今也與奪之命黜陟之權不出於陛下而出於侂冑是吾有二中國也命又不出於侂冑而出於蘇師旦周筠是吾有三中國也女真以區區之地猶能逼我淮漢曾謂外患之居吾腹心股肱耳目爪牙及吾咽喉而不爲虞吾之宗廟社稷乎曾謂一家之中自爲秦越一舟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

之中自爲敵國而能制遠人乎比年軍皆倍克而士卒自仇其將佐民皆侵漁而百姓自畔其守令此又啓吾中國億萬之仇敵也今不務去吾腹心股肱爪牙耳目咽喉與夫億萬之仇敵而欲空國之師竭國之財而與遠人相從於血刃相塗之地顧不外用其心欺書奏侂冑大怒下大理貶建寧園土中侂冑誅放還復入學登第爲殿前司官屬鬱不得志謀去丞相史彌遠事覺下臨安獄寧宗知爲名欲生之彌遠曰是欲殺臣者竟杖死東市

楊震仲字華父成都人蚤負氣節雅有志當世歷淳熙

二事補主簿糾繹非議以事聞轉興元府通判權敵史軍兵機變素聞震仲名譽檄招之震仲辭狀不行時軍教授史次秦亦被檄謀於震仲震仲曰教授非城郭臣且有母在未可死脫去爲宜因屬次秦曰吾死以匹絹纏身斂以小棺足矣賊遣興州都統司機宜郭鵬飛代震仲趣其行益急鵬飛宴震仲終飲不見顏色歸舍然獨坐飲毒死次秦如其言斂而寘于蕭寺閨郡爲之流涕震仲之未死遣家人書曰武興之事從之則失節何面目在世間不從禍立見我死禍止一身不及妻子矣人孰無死死而有子能自立卽不死自震仲死蜀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三

之義士感慨奮發始有協謀謀逆者明年曦伏誅贈震仲朝奉大夫直寶謨閣錄其二子表其里曰義榮後又賜廟曰旌忠謚曰節毅史次秦者眉山人及進士第曦招次秦甚遽乃以毒藥傅兩目比至目益腫母年高而賢命家人以疾篤馳報且曰恐病不足取信以計聞可也曦乃聽還曦誅敗後至合州太守方曦之叛也四州之民不願臣金葉田宅推老稚順嘉陵而下過大安軍楊震仲計口給粟境內無餓死者曦盡驅驚移之民使還皆不肯行行則哭者高橋士豪巡檢也時亦在遣中至白崖關告北船曉由嘉州世爲王民不忍棄漢衣冠

續元終此為國民思赴江而死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受學呂祖謙鄉舉第一入太學舍選亦第一慶元初釋褐為饒州教授丁父母憂廬墓終喪歷官知新州斬自南渡以來未嘗被兵誠之曰備禦無素長驅而來將石之何相視城壁而增益之教閱廂禁民兵激之以賞積粟四萬酒庫月解錢一無所受寄諸公帑以助兵食嘉定十四年三月金人犯淮南誠之喟然謂其僚曰吾以書生再任邊疆行年七十抑又何求獨欠一死爾當與戮力以守不濟則以死繼之乃選丁壯分布城守募死士拒戰累日累敗之金人謀益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四

巧攻益力未幾傅城下圍之數重又連敗之誠之料敵應變若熟知兵者金人卒不得志會黃州失守併兵為一凡十餘萬誠之激厲將士勉以忠義城陷率兵巷戰殺傷相當于士允戰死誠之引劍將自剄呼其孥曰城已破汝等宜速死無辱妻許及婦若孫皆赴水死事聞贈朝散大夫祕閣修撰封正節侯賜卹曰褒忠厚時之仍賜爵三人士允贈通直郎妻以下並贈有差從誠之死者通判州事秦鉅

秦鉅字子野檜曾孫通判新州與守李誠之協力禦金其城破鉅與誠之各以自隨之兵巷戰死傷略盡鉅歸

屠族呼吏人劉迪令火諸倉庫乃赴一室自焚有老婦見煙焰中著白戰袍者識其鉅也冒火挽出之鉅叱曰我為國死汝輩可自求生墾不就焚而死次子浚先往四祖山兵至亟進與弟澧從父偕死特贈鉅五官祕閣修撰封義烈侯與誠之同賜廟于新贈浚通直郎各厚賜焉州學教授阮希甫防禦判官趙汝標斬春主簿甯時鳳錄事參軍兼司戶杜諤監新州都太監轄斬口鎮倉庫嚴剛中答贈官有差時統制官孫中小將江士旺陳興曹全丘十軍士李斌等皆闔門死淳祐十二年加封鉅義烈顯節侯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高稼字南叔蒲江人嘉定七年進士歷官直祕閣知河州利州提點刑獄兼參議官始至告于神曰郡當兵難之後生聚撫摩所當盡力去之日誓垂橐以入劍門乃葺理創殘招集流散民皆強負米歸元兵入西和薄陷川稼質制置使趙彥呐登原督戰進稼二官兼關外四州安撫司公事措置西路屯田元兵自鳳州入東軍不能禦遂擣河池至西池谷距河九十里吏民率逃議欲退保大安稼白彥呐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彥呐曰吾志也已而竟行留稼守河元兵大至下河州先二日子斯復侍以時危任重為憂稼舉田承君五日不汗之言

語之且曰吾得死所何憾又以書告李心傳曰移必堅守海無汚則無蜀矣自謂此舉可以無負知己城既陷遂死焉詔進七官爲正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諡曰忠後以子斯得執政累贈太師稼推穀人士常恐不及視財如糞士死之日聞者莫不流涕所著有縮齋類稿三十卷

曹友聞字允叔栗亭人彬十二世孫也少有大志與仲弟友諒不遠十里尋師取友登寶慶二年進士授絲竹尉改辟天水軍教授累立戰功積官眉州防禦使左驍衛大將軍利州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兼沔州駐劄兼管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六

關外四州安撫權知沔州節制本府屯戍軍馬弟萬差知同慶府四州制置司帳前總管仍總管忠義軍節制屯戍軍馬董仙駐劄專與沔利兩司同共任責措置邊面明年友聞引兵扼仙人關諜聞元兵合西夏女直回吐蕃渤海軍五十餘萬大至友聞語萬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衆寡不敵惟當乘高據險出奇匿伏以待之元兵攻武休關敗都統李顯忠軍遂入興元欲衝大安制置使趙彥呐檄友聞控制大安以保蜀口友聞馳書彥呐曰吾重兵在此敵有後顧之憂必不能越沔陽而入蜀又有曹萬土官首尾應援可保必捷大安平曠無

險可守正敵騎所長步兵所短况衆寡不敵豈可於平地禦衆彥呐不以爲然一日持小紅牌來速者七友聞爲以寡擊衆非乘夜出奇內外夾擊不可乃遣萬友諒引兵上雞冠隘多張旗幟示敵堅守友聞選精銳萬人夜渡江密往流溪設伏約曰敵至內以鳴鼓舉火爲應元兵至萬出逆戰矢石如雨萬身被數創令諸軍舉烽火聞道諸將分擊前後隊友聞親帥精兵三千人疾馳至隘下先遣保捷軍統領劉虎帥敢死士五百人衝前軍前軍不動虎衆衝敵突戰會大風雨諸將請俟少齊友聞斥曰緩必失機遂擁兵齊進友聞入龍龍頭萬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七

聞之五鼓出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血流二十里黎明元兵益增遇以鐵騎四面圍繞友聞歎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萬俱死軍盡沒元兵遂長驅入蜀事聞特贈龍圖閣學士太中大夫賜廟號忠諡曰節萬特贈武翼大夫並錄其二子時端平三年也先是紹定中有陳寅者知西和州元兵入蜀寅散資財以結忠義爲必守之計元兵屢攻屢却之元兵增至數十萬圍州城援不至城遂陷寅顧其妻杜氏曰若速自爲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謀死不共王事者即登高堡自飲藥二千及婦

魏元母傍實斂而焚之乃朝服登戰樓望關焚香號泣  
曰始謀守此城爲蜀藩離城之不存臣死分也臣不  
負國臣不負國再拜伏劍而死賓客二十八人俱死一  
子後至亦欲自殺軍士抱持之曰不可使忠臣無後與  
繼城亦折足死詔所居鄉所守州立廟贈朝議大夫  
華文閣待制諡襄節時惟官賈子坤潼川人攝通判協  
防城守城陷子坤朝服與其家十二口死之追贈承議  
郎封其父崧官其子仲武仲武子昌忠純孝同登進士  
純孝至朝散郎崖山師敗抱二女偕妻卒同蹈海死  
劉銳知文州端平三年元兵來攻銳與通判趙汝鼎相  
率衆新編卷五  
誓死守被圍久沒道絕兵民吮妻子之血無叛志時援  
師不至銳度不免先飲家人藥家素有禮法幼子同哥  
才六歲下拜受藥俱死焉城垂陷汝鼎猶提雙刀入陣  
中十六矢被執斷兩臂而後擒之銳與二子登文王臺  
自刎死汝鼎宣城人詔立廟賜諡是年元兵犯金州通  
判蹇彝拒戰兵敗被擒不屈而死子永叔復力戰城破  
舉家死焉參軍蹇維之其弟也亦迎敵力戰而死彝潼  
川人與維之俱第進士又有漢川人何充通判黎州  
川事元兵至被殺妻陳罵敵不絕口東望再拜曰臣  
雖死可以對趙氏無愧矣衆以石擊殺之

之不知所仕履爲四川制置使澤州人十一月  
賊將圍彌旬弗下部將田世顯乘夜開門元兵突入  
之舉家數百口皆死檻送隆之至漢州命諭漢州中  
王夔降隆之呼夔語之曰大丈夫死爾母降也遂見  
殺特贈徽猷閣待制錄其二子賜諡立廟初紹興中有  
王忠植者本太行義士爲河東經略安撫使金人圍慶  
陽急宣撫副使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赴陝西會合行  
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械詣撒離曷不能屈使甲  
士引詣慶陽城下諭使降忠植大呼曰我河東步佛山  
忠義人也爲金人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  
宋史新編卷五  
守城墮忠植即死城下撒離曷怒殺之贈奉國軍節度  
使開府儀同三司諡義節官其家十人後德祐中有趙  
淮者爲淮東轉運使元兵至戰敗與其妻俱被執元將  
阿木使淮招降楊師李庭芝許以大官淮至揚城下呼  
庭芝如隆之言亦被殺  
王翊字公輔郫縣人寶慶元年進士吳曦嘗招之入幕  
及曦以蜀叛抗節不拜爲陳大義曦怒囚翊欲烹之曦  
誅而免嘉熙元年制置使丁輔辟爲參議官先遣其家  
歸鄉里爲文訣先誓以身死報國及元兵至輔敗死  
副司理王燦連司幹官李日宣募兵拒守兵入公署

見其狀危坐問為何人曰小官食天子之祿臨難不能救死有餘罪可速殺我又問何不走曰願與此賊俱亡元兵相謂曰忠臣也戒勿殺敵縱火大掠劫以朝服赴井死轉運副使蒲東卯亦死之元兵屠漢州權州事劉當可判官邵復錄事參軍羅由司戶參軍趙崇啓知繼縣羅君文皆不屈而死復乃雍六世孫也元兵入眉州知丹陵縣馮仲燁死之取簡州簡守李大全死之取守趙晨親率兵出戰力盡而死至重慶進士胡天啓負母而逃兵欲殺其母天啓妻張哀號願以身代不聽卒殺之天啓與其妻呼天大罵於是夫婦同死至利州守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將南求忠降統制呂達戰死降慶教授鄭炳孫不從求忠降先縊殺妻女隨朝服自縊事聞達炳孫贈官錄其子翊立廟贈諡餘褒恤有差寶祐六年元兵拔吉平隘守將楊禮周德榮死之拔長寧守將王佐父子俱死至閬州推官趙廣死之至蓬州轉運使施擇善死之至順慶帥守段元鑑城守麾下劉淵殺之以降陳元桂撫州人第進士累官知臨江軍時聞警報築城備禦以焦勞致疾聞慶初元兵至元桂登城力疾督戰力不能支左右屢勸之避去不從城陷罵敵以死初有勸其移治者元桂曰時事如此與其死於饑饉死於疾

死於...若死於...之為...明...家...請登舟不許且戒之曰...臣家無...可走動以...心贈寶章閣待制為...廟...諡曰正節繼後江西諸郡皆降于元有唐震者字景實會稽人登第歷浙西提刑嘗忤...似道免官咸淳十年起知饒州元兵至震發州民城守元兵使人入饒取降款通判萬道同風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使者明年二月元兵大至都大提舉鄧益道去震盡出府中金錢書官資揭於城募有能出戰者賞之眾懼不能戰遂潰震入府中王芝堂有頃兵入執廣鋪案上使震署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降震擲筆于地不屈死之兄椿與家人俱死贈華文閣待制諡忠介廟號忠宣官其二子震客馮驥何新之驥後守獨松關新之守闕之新堡皆戰死張順民兵部將也襄陽父受圍生兵日增援兵扼關隘不克進乃咸淳八年五月朝廷出重賞募死士得三千求將得順與張貴命為都統俗呼順曰矮張貴曰竹園張俱智勇素諸將所服者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收吾事皆為奮漢水方生發舟百艘進圍山下越二日進營順夜漏下三刻起而攻出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寨順和重圍至唐洪灘以上元軍





城被圍已數月伯顏兵破城南門皆死之  
有戰人請出北門走臨安曰去此一步非死  
矣日中兵至死焉伯顏之攻城也日殺人整膏作火  
城陷悉屠其民其心就戮無降者贈言龍圖閣  
直學士安節度使堅之子察功為閤門祇候浙西添差  
馬副都監以功轉三官同知城陷安節揮雙  
刀率死上巷戰臂傷被執有求其姓名者安節呼曰我  
王堅子安節也降之不得乃殺之  
劉師勇者廬州人常州被圍加和州防禦使助姚訔以  
守伯顏遣張彥招降師勇責以大義繼遣范文虎來勸  
走之遂潛師復取呂城又加福州觀察使總統出戍兵  
城陷師勇戰且行歸從二少帝至海上憂憤縱酒卒  
師應炎者字煥卿常州人授溧水縣尉未赴守姚訔署  
為節度判官同禦元兵應炎歸謀父兄皆曰願同死國  
乃命其弟應登侍母護妻子出城以存宗祀應炎乃應  
命屢山戰殺敵城陷猶巷戰手刀數人既被擒  
不屈腰斬之城陷父聰兄應發俱遇害徐道明者亦州  
人乃天慶觀道士為管轄陽紫取觀之文籍為石函藏  
坎中元兵屠城道明危坐焚香讀老子書兵使之

初聲琅然以刀脇之不為動遂死焉時有某謙之者  
宜興僧也糾合義士捍禦鄉閭詔為溧陽尉戰死贈武  
功大夫  
密祐廬州人咸淳十年為江西都統十一月元兵至隆  
興劉槃兵敗乃嬰城自守黃石時移治撫州將遁懼  
佑不從乃調佑兵援槃且戒以勿戰未至隆興槃已降  
已而元帥張榮實呂師夔提兵逼撫州佑率眾逆之進  
擊坪兵來呼曰降者乎聞者乎佑曰聞者也麾其兵突  
戰進至龍馬坪元兵圍之數重天下如雨佑面中矢拔  
之復戰又身被四矢三槍眾皆死僅餘數十人佑乃揮  
雙刀斫圍南走橋斷被執眾見其勇求勿殺與歸隆興  
月餘終不屈嘗罵萬石為賣國小人使我志不得伸求  
都將命劉槃呂師夔坐城樓引佑樓下以金符遺之許  
以官佑不受語侵槃師夔益不遜又不佑子說之曰父  
死于安之佑斥曰汝行乞於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  
汝也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有未立者淮人三世為  
將初從陳英守黃州英降元立潰圍出江西制置使黃  
萬石署為帳前都統制元兵略江西立迎戰于江坊被  
執時萬石降元元遣萬石諭立立曰三世食趙氏祿趙  
亡何以生為竟死之

馬君昌人一家父叔兄弟可以忠勇為名將而  
其兄楚特顯咸淳中堅知欽州徙知邕至閩門宣贊各  
人未幾以左武衛將軍徵入朝命恭帝入燕堅因留靜  
江總屯戍諸軍護經略司印守城元將平章阿里海牙  
攻廣西堅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  
嚴關兵敗連保靜江平章使人招降堅發弩射之堅與  
參議官劉子薦及蜀戍將黃又政協力守城凡三月夜  
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者傷相藉訖無降意城破堅  
率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殺之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  
踰時始仆文政被執大詬不屈元人斷其舌以次剗則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宋

之文政舍胡叱咄比死不絕聲子薦亦死之知靜江劉  
得遇亦沒江死書幅紙三宋室忠臣鄧氏孝子不忍偷  
生寧甘溺死彭咸故居乃吾潭府屈公子平乃吾伴侶  
慶哉游哉吾得其所時嘗手馬成旺及其子都統應麒  
以城降元獨堅部將黃鈴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  
不下圍之十餘日晝從壁上呼曰吾屬饑不能出降苟  
賜之食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將開門取  
歸復閉壁元軍乘高視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鬻牛啖  
立盡鳴角伐鼓元諸將以爲出戰也甲以待事乃令所  
部人各擁一火砲然之聲如雷霆震城城皆崩煙氣漲

天外兵多驚死者火炮入視之無遺矣

張珪字君玉隴西人年十八從軍以戰功累官中軍都  
統制又以功加寧江軍承宣使德祐元年升四川制置  
副使知重慶府五月加檢校少保徵其兵入衛蜀道斷  
不得達而瀘敘長寧富順開達巴渠諸郡不一月皆降  
元元合兵圍重慶後絕糧盡珪屢以死士間入城許以  
赴援且為之畫守禦計二年正月遣其將趙安襲青居  
執安撫劉才參議馬嵩歸二月遣張萬以巨艦載精兵  
斷內水橋入重慶四月合重慶兵出攻鳳頂諸砦珪結  
瀘士劉霖先坤朋為內應六月遣趙安破神臂門執梅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宋

應春殺之復瀘州重慶兵漸解去圍瀘州十二月趙定  
應迎珪入重慶為制置瀘州圍經年食盡安撫王世昌  
自經死元兵會重慶駐佛圖閣招降珪不從元兵破咸  
淳皇華城軍使包申巷戰死既而元兵破紹慶府珪率  
兵出薰風門與元將也速解兒戰扶桑垣珪兵大潰城  
中糧盡趙安以書說珪降不聽安乃與帳下韓忠顯夜  
開鎮西門降珪率兵巷戰不支歸索鵠飲左右匿鵠乃  
以小舟載妻子東走涪中道太懣齊其舟欲自沉舟人  
奪斧擲江中珪躍欲赴水家人挽持不得死明日其  
尸鐵木兒追及於涪執之重慶降制置曹琦自經死珪

至孝。趙老庵其友。諭以盡節。亦自經死。趙妻李氏。  
有趙立者。字德備。亦蜀人。第進士。以上書。其妻似趙被。  
調德祐初。起爲太社令。湖北提刑。使蜀。趣諸將入衛。至  
重慶。則符萬壽已降。珪方城守。爲後圖立。無以復命。還  
至涪。沉水死。時制慕趙。西泰亦自殺。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四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四

宋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五

列傳一百十七

明南京戶部主事蕭田柯維祺編

忠義

李芾 尹穀

趙卯發

李庭芝

附

江萬里

文天祥

張世傑

陸秀夫

陳文龍

徐宗仁

謝枋得

高應松

附

李成大

附

李芾字叔章。其先廣平人。中徙汴。高祖升起進士。靖康  
中金人破汴。升前悍其父。並遇害。曾祖椿徙衡州。遂爲  
衡人。芾自少知樹立名。其齋曰無暴棄。魏了翁謂有祖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五

一

風易名曰肯齋。以蔭補官。辟祁陽尉。遂攝令縣。大治。歷  
知數州。政教兼舉。咸淳元年。知臨安府。忤賈似道。使臺  
臣黃萬石劾罷之。元軍取鄂州。始起爲湖南提刑。未幾  
以道兵潰。無湖乃復。芾官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時湖  
北州郡皆已降元。其友勸芾勿行。曰。無已。卽以身行可  
也。芾泣曰。我以家許國矣。德祐元年七月。至潭。潭兵調  
且盡。倉卒召募。不滿三千人。乃結溪峒蠻爲聲援。諸將  
劉孝忠等皆得其死力。元右丞阿里海牙分軍戍常德。  
過諸蠻。而以大兵入潭。芾遣其將於興帥兵禦之。于湖  
陰與戰。死。九月。元軍圍城。芾與諸將分地而守。十月。攻

西壁孝忠輩奮戰前矢后督之城中矢盡有故矢  
皆利敗命括民間羽扇羽立具又苦食無鹽苦取庫  
中積鹽席焚取鹽給之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  
戰有來招降者殺之以徇十二月城圍益急除夕元兵  
登城苦坐熊相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  
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  
叩頭辭以不能苦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盡醉  
乃徧刃之苦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  
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同守城湖南安撫  
司參議楊廷城城赴水死妻妾奔救之不及遂皆死幕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二

屬茶陵顏應森安仁陳億孫皆死潭民間之多舉家自  
盡城無虛井益林木者累索相比吳繼明以城降事聞  
贈帝端明殿大學士謚忠節帝初至潭遣其子裕孫出  
曰存汝以奉祀也其孫輔叔時亦親迎於溫皆得不死  
端宗悉詔入閩官之帝好賢禮士雖一藝小善亦倦倦  
獎薦之居官廉家無餘貲

尹穀字耕叟長沙人宋以詞賦取士本年惟閩浙賦擅  
西方穀與同郡邢天榮董景舒歐陽逢泰諸人為賦體  
裁務為典雅上爭學之由是湘賦與閩浙頡頏中年益  
進士第調常德推官知興陽縣所至廉正有聲于內

尹穀授不改儒素士雖有才思而不謹飭者懷不齒  
穀上陳言必盛服端坐終日夜滅燭始免巾幘早作必  
冠而後出帷行市中市人見其舉動有禮相謂曰是必  
尹先生門人也詰之果然晚入李庭芝制幕用薦擢知  
衡州需次于家元兵圍潭帥臣李市禮以為參謀共畫  
備禦策援兵不至穀知城危與妻子訣曰吾以寒儒受  
國恩典方州詎不可屈若輩必當從吾死耳召弟岳秀  
使出以存尹氏祀岳秀泣而許之已乃積薪高戶朝服  
望闕拜已先取歷官告身焚之即縱火自焚鄰家棟之  
火熾不可前但於烈焰中遙見穀正冠端笏危坐闔門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三

少長皆死焉市聞之命酒醑穀呼其號曰尹務實男子  
也先我就義矣初潭士以居學肄業為重州學生月試  
積分高等升湘西嶽麓書院生又積分高等升嶽麓精  
舍生潭人號為三學生兵興時三學生聚居州學猶不  
廢業穀死諸生數百人往哭之城破多感激死義者  
趙卯發字漢卿昌化人卯一作昂以上舍登第咸淳十  
年權通判池州元兵渡江池守王起宗棄官去卯發攝  
州事為守禦計明年正月元兵且至都統張林屢諷之  
降卯發發氣填膺睨目視林不能言有問以挺身之道  
者卯發曰忠義所以裨身也此外非臣子所得言林以

其出巡江陰降歸而陽助卯發為守守兵五百餘捕獲  
歸林卯發知不可守乃置酒會親友與飲訣謂其妻羅  
氏曰賊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羅氏曰君為忠  
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二月元兵薄池卯發晨起書  
几上曰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節義成雙與羅  
盛服同縊從容堂死卯發始為此堂名可以從容及兵  
遽領客堂中指所題扁曰古人謂慷慨殺身易從容就  
義難此殆其兆也卯發死林開門降丞相伯顏為其棺  
衾葬於池上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制諡文節  
羅氏贈順義夫人錄二子官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四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後徙隨之應山  
縣又徙隨王旻為守庭芝年十八告諸父曰王公貪而  
不恤下隨必亂請徙家德安以避諸父勉強從之未浹  
旬旻果為部曲挾之以叛嘉熙末江時甚急庭芝得鄉  
舉不行以策干荆帥孟珙請自效時四川有警珙即以  
羅建始縣淳祐初始去舉進士中第辟珙幕中主管機  
宜文字珙卒遺表舉賈似道自代而薦庭芝於似道庭  
芝感珙知己扶其柩葬之興國葉官為珙行三年喪似  
道鎮京湖起為制置司參議開慶元年似道宣撫京湖  
留庭芝權揚州尋以元兵在蜀奏知峽州丁母憂去奪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情主管兩淮制置司事守揚州楊民德之如父母咸淳  
五年元兵圍襄陽急賈貴范文虎之兵連敗乃命庭芝  
以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陽時似道為平章文虎貽  
書似道乞無使聽命京闕似道即除文虎福州觀察使  
其兵從中制之文虎曰攜妻妾走馬擊捷軍中為樂庭  
芝屢欲進兵曰吾取旨未至也明年六月始一出師未  
至武門中道遁去庭芝數自劾請代不允竟失襄陽似  
道北文虎止降一官知安慶府而貶庭芝罷居京口未  
幾元兵圍揚州起庭芝制置兩淮庭芝請分淮西賈貴  
而己得專力淮東從之十年築清河口詔以為清河軍  
十二月元兵破鄂庭芝首遣兵勤王為諸道倡德祐元  
年春似道督兵潰于蕪湖沿江諸郡非降即遁獨庭芝  
率所部郡縣城守加參知政事元將阿朮攻揚久不拔  
乃築長圍困之明年元伯顏兵追臨安宋奉表降謝太  
后諭庭芝降者再曰吾與嗣君既已臣伏卿尚為誰守  
之庭芝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退去時妻才亦在揚  
州其妻兩宮不克復閉城守城中粟盡兵有烹子而食  
者猶日出苦戰端宗立召為少保右丞相庭芝以某處  
將兵與妻才將兵七千人東入海至泰州阿朮將其追  
圍之妻才既以城降驅庭芝將士妻子至泰州妙下律



將孫貴胡惟孝等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池不得死執至揚州被殺揚民皆泣下宋應龍者為泰州諮議官守孫良臣弟齊臣來說降良臣召應龍與計應龍請殺舜臣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殺之及泰州降應龍夫婦自經死提刑司諮議緒一正置司高郵督戰被創沒水死知興化縣胡世辰城破亦死鎮江錄事參軍陶居仁城陷被執曰願以死報朝廷遂見殺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才逆戰敗之又戰于揚子橋日暮兵亂流矢貫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所向辟易已而元兵集長圍務欲以久困之時德祐元年也明年元兵日迫五奉使及一閤門宣贊舍人持謝太后詔諭降才發弩射却之復以兵擊五奉使于召伯堡大戰而退恭帝北遷至瓜洲才與庭芝泣涕誓將士出奪乃盡散金帛犒資以四萬人夜擄瓜洲衆擁恭帝避去才進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木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邪庭芝召才計事才期與俱死七月端王立以保康軍奉宣使召才時庭芝亦赴召才與俱東至泰州將入海阿木以兵追圍之

六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使使者招之降不聽會祖發寶不能戰諸將遂聞門降都統曹安國入才臥內執以獻阿木愛其忠勇欲降而用之才肆為慢言阿木責庭芝不降才曰不降者才也復憤憤不已阿木怒畀之揚州才臨刑責貴出其傍才切齒曰若見我寧不魏死邪貴為淮西制置使送款于元者也有洪福者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為鎮東雄江左軍統制鎮江降元福與于大淵大源下班祇候彭元完結貴軍復之加右武大夫知鎮東貴既北降招福不聽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兵攻城久不拔遣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七

貴並殺大源大淵諱曰法止諒首謀何至舉家為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聞者流涕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自其父煒始業儒大父璘鄉稱善人其鄰史知縣者夸其能杖譴健士璘俛首不答歸語煒曰史故寒士今居官以杖士人自甚更氏且不昌汝其戒之是夕煒妻陳夢一貴人入其家曰以汝家長有善言故來已而有娠生萬里少神雋有鋒穎連舉于鄉人太學有文聲理宗在潛邸嘗書其姓名几屏間以會選出身歷尚右郎官兼行講史尚之罷相連遷右正

殿中侍御史又遷侍御史未及拜萬里器量清峻論  
風采傾動一時帝眷注尤厚嘗勾祠省母疾不許屬  
弟萬頃奉母歸南康旋以母病聞萬里不俟報馳歸至  
祁門得計而議者謂萬里母死祕不奔喪反挾妾媵自  
隨於是側目者相與騰謗萬里無以自解坐閒廢上有  
二年後陸德興嘗辨其非幸於帝前賈似道督兵辟為  
參謀官累遷刑部侍郎似道入相遷至同簽書樞密院  
事兼太子賓客隨以言者去官後歷知福州兼福建安  
撫使度宗即位連遷參知政事萬里始雖俯仰容默為  
似道用然性峭直臨事不能無言似道常惡其輕發故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八

每入不能久似道以去要君帝呼為師相至涕泣拜留  
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  
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下殿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  
為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講筵每問經史疑義  
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常從旁代對時王夫人  
頗知書帝語夫人以為笑似道聞之積慙怒謀逐之萬  
里四囚祠不候報出關後數年自知太平州召拜參知  
政事進封南康郡公既至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勾祠授  
知潭州湖南安撫大使加特進尋予祠時咸淳九年萬  
里年七十有六矣明年元兵渡江萬里隱草野間為詩

所執大詔欲自戕既而脫歸先是萬里聞襄樊失守  
池芝山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嘗報至執  
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  
存亡及犯饒州通判萬道同以城降軍士執萬頃索金  
銀不得支解之萬里竟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  
刃中積尸如壘鎬蓋蜀人王璠為後者也事聞贈太  
傅益國公後加贈大師諡文忠萬頃歷守大郡為提舉  
江西常平茶鹽官至正郎城破時郴州守趙崇標寓城  
中亦死焉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九

年甫弱冠理宗親拔進士第一考官王應麟奏曰是卷  
古誼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開慶初元兵  
伐宋宦官童宋臣說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天祥時  
入為寧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以一人之心不報  
即自免歸後稍遷至刑部郎官宋臣復入為都知天祥  
又上書極言其罪亦不報出守瑞州改江西提刑遷尚  
書左司郎官累以臺論罷除軍器監兼權直學士院忤  
賈似道又諷臺臣張志立劾罷之天祥既數斥援錢若  
水例致仕時年二十七咸淳九年起為湖南提刑因見  
故相江萬里萬里素奇天祥志節語及國事怏然曰吾

若人之道之責其在君子十年改知贛州德安府江上  
詔天下勤王天祥奉詔涕泣遂起兵諸將皆應  
有衆萬人事聞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  
言是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  
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  
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  
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衆者  
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  
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罄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  
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一

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八月天祥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  
府時以丞相陳宜中未還朝不遣十月宜中至始遣之  
朝議方濯呂師孟爲兵部侍郎封呂文德和義郡王欲  
賴以求好師孟益偃蹇自肆天祥陛辭上疏言朝廷姑  
息牽制之意多奮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擊鼓以作  
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  
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以寢弱中原陸沈痛悔何及  
今宜分天下爲四鎮建都督統御於其中彼備多力分  
疲於奔命敵不難却也時議以天祥論闊遠不報是月  
天祥入平江元兵破常州入獨松關宜中召天祥華平

江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安府未幾宋降元宜中與  
張世傑等去以除天祥樞密使尋召丞相兼樞密使  
使如元軍請和與元丞相伯顏抗論阜寧山伯顏怒拘  
之皆宰執吳堅賈餘慶謝堂家鉉翁劉岳至鎮江天祥  
與其客杜詩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陳興復  
計天祥大稱善以書遣一制置遣使四出約結天祥  
未至時揚有脫歸兵言密遣二丞相入真州說降矣李  
庭芝在揚遂疑天祥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  
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  
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一

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  
談制置司下令備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乃東入海  
道遇兵伏環堵中得免然亦飢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  
棹美行入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  
詩金應而去虞候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創天祥偶不見  
獲許應解所懷金與李汝覓募二樵者以晉荷天祥至  
高郵應以憂憤死許應天祥汎海至溫州端宗未立天  
祥上表勸進以觀文殿學士侍讀召至福州拜右丞相  
尋與宜中等議不合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  
兵入汀州十月遣參謀趙時賞諮議趙孟榮將一軍取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土  
時陳子敬遁唐杖之後與梓之後潛範之從子也天祥見弘範不拜弘範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張世傑不可索之固乃書零丁洋詩與之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皇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扶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至燕天祥不食八日不死即復食及至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乃移兵馬司設卒守之丞相博羅等召見詰數端爲天祥罪天祥辨

劉洙皆被執歸臨刑洙頌曰辨時賞此曰死耳何必然於是棟文炳及蕭敬夫蕭壽夫皆不免天祥收殘兵奔循州又明年三月進屯麗江浦六月入船澳端宗崩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乞入朝不許八月加少保信國公軍中疫且起兵士死者數百人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十一月進屯潮陽十二月趨南嶺鄒鳳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弘範兵突至被執天祥吞腦子不死鄒鳳自頸死劉子俊陳龍復肅明哲蕭壽皆死杜濬被執以憂死林琦張唐熊桂吳希輿陳子全兵敗被獲俱死惟趙孟深何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土  
論不少貶博羅欲殺之元主及諸臣皆不可元主求才方急遣南官王績翁諭旨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績翁欲令南官留夢炎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夢炎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何地事遂已天祥留熱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元主知不可屈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遂不果元主召入諭之曰汝何願對曰天祥受宋恩爲守

杞安事二姓願與一死足矣朕猶不忍遽麾之退言者

乃請其請乃即刑天祥從容謂吏卒曰吾事已竟  
而死哉有詔止之無及矣數日妻歐陽氏收其屍  
面如生年四十七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  
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  
幾無媿

張世傑范陽人金貞祐間河北盜起定興豪俠張采聚  
族黨結隊伍慕義之士多從之世傑與焉金主以采爲  
中軍采行元帥事采使世傑戍杞世傑見金事日非  
元益強成勸采歸正采怒斥之將得罪世傑遂來歸爲  
小校累功至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又以功轉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世

十官加環衛歷知高郵軍安東州度宗末呂文煥以襄  
陽降元命世傑將五千人守郢元兵不得前遣人招之  
不聽元乃移兵攻鄂德祐元年世傑促所部兵入衛道  
復饒州乃入朝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獨世傑  
來上下歎異自和州防禦使不數月累加至保康軍承  
宣使總都督府兵遣將四出取諸郡復諸城兵勢頗振  
七月與劉師厚諸將出師焦山操戰艦名黃鵠白鶴者  
凡萬餘艘每十艘爲一舫沉鐵錠於江非有號令不得  
擅起碇示以必死元將阿木分兵兩翼以火矢夾射遂  
覆皆約董文炳兵又合而擊之占宜至午師大敗投江

溺死數萬人無一降者世傑奔圖山上疏請濟師不報  
擢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數月進沿江招討使改制置  
副使兼知江陰軍已而元兵至獨松關以世傑爲保處  
軍節度使知平江尋亦召入衛加檢校少保明年正月  
元軍迫臨安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與天祥合兵背城  
一戰丞相陳宜中方遣人請和不可未幾和議亦沮元  
兵駐阜亭山世傑提兵趨定海石國英遣都統下彪來  
世傑意從已俱南也推牛享之酒牛彪從容說之降世  
傑大怒斬其舌磔之巾子山遂從二少帝入福州與眾  
共立端宗拜簽書樞密院事王世強導阿剌罕來攻世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世

傑奉帝航海由泉州入廣復潮州明年唆都遣人招帝  
又遣孫安甫說世傑世傑拘安甫不遣劉深來攻淺灣  
世傑兵敗移帝居井澳深復來攻井澳世傑戰却之因  
徙硃洲帝崩奉弟昀嗣帝位拜少傅樞密副使世傑以  
硃洲不可居再徙厓山封越國公祥興二年正月張弘  
範等兵至厓山或謂世傑曰北兵若塞海口則我不能  
進退盍先據之卽不利猶可西走世傑慮久在海上有  
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  
負悉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水砦爲死守計已而  
弘範果據海口樵汲道絕茹乾飲鹹輒嘔世兵大困世

劉義方興大戰弘範者秉之子也其父元  
元還其舊職得使官行事累封察國公恒規世弘範  
以世傑故父部曲皆至港外呼世傑與語舊世傑不往  
韓在弘範軍中使一至招之世傑曰吾知降生且富  
貴但當為主死耳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乃二月癸未弘  
範等攻崖山世傑敗走帝舟元其薄中軍世傑斷維以  
十餘艦奪港去還收其崖山復欲奉楊太后求趙氏後  
立之太后聞帝計亦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五月四日  
世傑舟抵平章港颶風作世傑辦香祝天曰若天不欲  
吾復存趙氏則大風覆吾舟舟遂覆死焉事詳本紀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七

陸秀夫字君實楚州人其父徙家鎮江景定元年登進  
士第李庭芝鎮淮南聞其名辟至幕中時天下稱得士  
多者以淮南為第一號小朝廷三遷至主管機宜文字  
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東擢參議官德祐元年邊事急  
諸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累擢至宗正少卿兼  
權起居舍人二年正月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  
而返與蘇劉義追從二少帝于溫州召陳宜中張世傑  
等皆至遂相與立端宗于福州秀夫進端明殿學士簽  
書樞密院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世傑  
讓宜中曰此如何時動以臺諫論人宜中皇恐亟召還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七

時君臣播越海濱庶事疎略楊太后垂簾與群臣議  
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  
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浥屬并澳風帝以驚  
疾崩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  
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  
卒數萬天若未欲絕此豈不可為國邪又相與立弟  
昀嗣帝位時宜中往占城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為左丞  
相與世傑共秉政世傑駐兵崖山秀夫外籌軍旅內調  
工役凡述作又盡出其手雖勿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  
章句以勸講祥興二年二月崖山兵敗秀夫走帝舟而  
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杖劍驅妻子入海  
奏曰陛下當為國死太皇太后辱已甚今不可再辱即  
負帝赴海死年四十四  
陳文龍字君貴興化人俊卿之後咸淳五年廷對第一  
初名子龍度宗為易焉文龍雅為丞相賈似道禮重由  
鎮東軍節度判官歷崇政殿說書祕書省校書郎數年  
拜監察御史皆出似道力先時臺中相承凡有所建白  
皆以似道始行文龍獨不呈藁已忤似道洪起程請  
行類曰似道主其說文龍上疏以為不可襄陽久被圍  
似道日恣淫樂不少加意文龍上疏極言其失范文虎



總師無功似道訛之以知安慶又除趙潛知建康黃勳  
石知臨安文龍皆極論之似道大怒黜知樞州旋又使  
臺臣李可劾罷之未幾元軍東下范文虎首迎降似道  
兵潰魯港潛最先遁常梅不用文龍言起為左司諫尋  
遷侍御史時邊事甚急王煥與陳宜中不能畫一策而  
日坐朝堂爭私意文龍上疏請召大臣同心圖治累遷  
文龍至參知政事未幾議降文龍乃疏乞歸養既出國  
門而悔復上疏求還不報乃歸五月益王即帝位于福  
州復以文龍參知政事漳州畔以為閩廣宣撫使計之  
文龍辟前守黃佐招撫民皆頓首謝罪興化石手軍畔

東史新編卷五十五

大

復命文龍為知軍平之已而叛將王世強導元軍入廣  
建寧泉福皆降元知福州王剛中遣使徇興化文龍斬  
之而縱其副以還使持書責世強剛中遂發民兵自守  
城中兵不滿千元兵來攻不克使其將林華偵伺境上  
華即降元且導兵至城下通判曹登孫開門降執文龍  
與其家人至軍中欲降之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  
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乃械繫送杭州文龍  
去興化即不食至杭餓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無  
醫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  
死泉歎曰有是母宜有是兒為收葬之元兵既歸文龍

之始會復舉兵殺林華據興化未幾復破瓊死之

徐崇仁字求心求豐人淳祐十年進士歷官國子監主  
簿開慶元年伏闕上書曰賞罰者軍國之綱紀賞罰不  
明則綱紀不立今通國之所謂佚罰者不過丁大全袁  
玠沈嘉張鎮吳衍翁應弼石正則王立愛高鑄之徒而  
首惡則董宋臣也是以廷紳抗疏學校叩闕至有欲借  
尚方劍為陛下除惡而陛下乃釋而不問天下之事勢  
急矣朝廷之紀綱壞矣若誤國之罪不誅則用兵之士  
不勇陛下亦嘗一念及此乎又請言責者皆得以盡其  
言則國論伸而國威振臣雖僻處山林亦有生氣累遷

東史新編卷五十五

九

大常少卿兼國史編修實錄檢討知寧國府監察御史  
郭聞論罷德祐元年起歷權禮部尚書兼益王府贊讀  
從端宗於海上厓山兵敗赴水死同赴水者樞密使高  
桂吏部侍郎趙樵兵部侍郎茅泚俱死翰林學士劉鼎  
孫沉海不死被執擄掠無完膚一夕得脫卒蹈海時湖  
南制置使張烈良及提刑劉應龍起兵應厓山為阿里  
海涯所敗烈良等舉宗及餘兵奔恩州烏羅洞元兵襲  
之俱戰死有袁天與者不知何許人第進士丁父憂未  
仕厓山宋亡人勸其退伏草莽為自全計天與不聽結  
義兵誓復州邑奮不顧身兵敗罵敵以死初與謝昌元

趙孟頫約同死國無何二人並食元祿獨天與踐其言  
一門自盡者十七人只遺一子

謝枋得字君直弋陽人爲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  
過目終身不忘性剛好直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  
必掀髯抵几跳躍奮厲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  
摩霄不可籠繫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  
宦官董宋臣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卽棄去明年復  
出試教官中兼經科除教授建寧府未上吳潛宣撫江  
東西辟差幹辦公事會舉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摘似  
道政事爲問自言兵必至國必亡坐訕謗追兩官謫居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辛

興國軍咸淳三年赦放歸德祐元年以江東提刑江西  
招諭使知信州二年正月呂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  
龜枋得以兵逆之敗奔信州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  
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故寓逆旅中日  
麻衣躡屨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爲被病也已而去賣  
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率謝不  
納其後人稍稍識之多延至其家爲子弟論學遂居閩  
中元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  
人以枋得爲首辭不起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詔  
老親手相勉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名姓

不辭不敢赴詔二十五年福建行省來政管如德壽  
如江南無人材尚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遣書夢炎  
國江南無人材求一取呂飴甥程嬰杵曰廝養卒不可  
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  
論武王太公稷稟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  
後遂與周竝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  
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  
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  
還太后可歸終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  
材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它志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辛

歲終不行郭少師從恭帝北遷旣而南歸與枋得道時  
事曰大元本無意江南張晏然上書乞斂兵從和上卽  
可之兵交二年無一介行李之事乃挈數百年宗社而  
降因相與痛哭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求材欲  
薦枋得爲功枋得見天祐傲岸不爲禮與之言坐而不  
對天祐怒強之而北枋得卽日食菜果既至夢炎使醫  
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棄於地終不食而死伯父徵明  
以特奏恩爲富陽尉攝縣事與元兵戰死之二子抱父  
屍亦死枋得妻亦死節在列女傳  
應松州慶元年進士歷權禮部員外郎翰林權直元

金甌入舉朝奔竄從官留者九人應其一二也  
遺金書樞密院事從恭帝入燕絕粒不語越七日卒  
有徐應鑣字巨翁江山人爲太學生恭帝入燕三學  
生百餘人皆從應鑣與其子琦松女元娘誓共焚子女  
皆唯命太學故岳飛第有飛祠應鑣具酒肉祀飛曰天  
不祐宋社稷爲墟應鑣死以報國誓不與諸生俱已將  
魂魄累王作配神主與王英靈永永無斃琦亦賦詩以  
自誓祭畢以酒肉餉諸僕醉臥應鑣率子女入梯  
雲樓縱火自焚一僕未寐聞火聲起至樓下穴牖視之  
父子儼然坐立如廟塑像走報諸僕壞壁入撲滅火應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三

鑣不能死與其子女快快出戶去倉卒莫知所之翌日  
得其屍祠前井中端宗立褒贈朝奉郎祕閣修撰同舍  
生私謚曰正節先生

林逢龍字慶雲平陽人弟廷龍字雷發俱爲太學生當  
理宗末元兵入侵逢龍上書陳戰守計不報咸淳中同  
廷龍叩閭言事忤似道意歸鄉里後逢龍又上封事  
乞正賈似道誤國之罪宜急調兵解襄樊圍似道怒削  
其上籍押還本貫逢龍乃屏跡居山中德祐丙子元兵  
至溫州素聞逢龍姓名令軍校至山中索之逢龍執驅  
迫登舟入城元兵欲用之逢龍攘臂怒罵曰我宋書生

也豈爲胡虜用哉以腹觸其力而死廷龍亦被執不屈  
同日遇害

李成大字實夫建昌人迪之從子也第進士知金壇縣  
德祐初元兵至與寄巷官舍山縣尉胡傳心陽春主簿  
潘大同弟濠梁主簿大本進士潘文孫潘應奎率義局  
兵巷戰不勝大同等俱死吏民挾成大降乃潛與胡用  
存謀復金壇事泄繫獄榜掠不屈殺其二子以懼之終  
不屈笑曰子爲父死臣爲君死亦見殺事聞贈朝散大  
夫直祕閣諡忠節吳楚材者亦建昌人起義兵欲復建  
昌事敗父子俱死贈朝奉郎立廟曰忠勇尹玉者宜都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三

人爲贛州三峯巡檢秩滿城居亦起兵應文天祥常州  
告急天祥命玉赴援兵敗被執死殘兵數百俱戰死生  
還僅四人贈玉濠州團練使官其二子林空齋者永福  
人舉進士爲縣令解官家居端宗立張世傑圍泉州乃  
率鄉人黃必大劉全祖卽其家開忠義局起義兵復永  
福縣元兵至屠永福必大全祖等先它邑空齋盛服坐  
堂上嚙指血書壁云生爲忠義臣死爲忠義鬼俄見執  
不屈而死又有劉士昭者太和人嘗爲鐵工太和陷土  
昭與鄉人同謀恢復事敗血指書帛云生爲宋民死爲  
宋鬼赤心報國一死而已因以帛自縊死其黨入獄多

乞憐苟免有王十敏者吉州人獨慷慨不屈題其居云  
此生無復望生還一死都歸談笑間大地盡為腥血汗  
好收吾骨首陽山臨刑嘆曰恨吾病失聲不能罵賊而  
死又有黃介者分寧人帥鄉民登龍安山為保聚計元  
兵至皆眾奔潰介堅守不去顧謂家僮陳力曰爾盡力  
勿走力曰主在死生同之介身被鏃如蠟面頸復中十  
三矢倚柵而死力亦死妻劉被掠子用中逃得不死及  
壯求母四方逾十年得于京師以歸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五

志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六

列傳一百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蕭山柯維騏編

孝義

俗之敝也人各私其妻子由是父母昆弟之間多慝德  
焉乃有終身而不輟慕與累世而不輟睦者有司必以  
聞天子皆從而褒獎之蓋樹之風聲于以勸世而敦俗  
也宋治先教化鼓舞漸摩雖閭閻細民率以孝義顯其  
閭閻股肱疾即非庸行均之至性所發非可強而能者  
旌曲或漏在史氏宜得書爰從舊述皆附之列傳云

李璘

徐承珪

劉孝忠

呂昇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六

羅居通

齊得一

李罕澄

邢神留

許祚

胡仲堯

陳兢

洪文撫

易延慶

董道明

郭琮

顧忻

朱泰

成象

陳思道

方綱

龐天祐

劉斌

樊景溫

祁牌

何保之

李玘

侯義

王光濟

江白

裘承詢

常真

杜誼

姚宗明

鄧中和

毛安興

李訪

申積中

支漸

鄧宗古

沈宣

蘇慶文

仰忻

趙伯深

彭瑜

毛洵 孝義 楊慶 陳宗 郭義重

申世寧 苟與齡 王珠 顏詡

張伯威 蔡定 楊文脩

李璘河間人晉開運末契丹犯邊有陳友者乘亂殺璘父及家屬三人乾德初璘謀殺前散祇候友為軍小校相遇於京師璘手刃殺友而不遁去自言復父讎案鞫得實太祖壯而釋之雍熙中又有鄂縣民甄夢兒母劉氏與同里人董知政忿競知政擊殺劉氏夢兒年始十歲避仇徙居後數年稍長謂其兄曰大讎不報何用生為時方寒食夢兒具酒般詣母墳慟哭歸取條桑斧置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二

袖中往見知政知政方與小兒戲夢兒出其後以斧斫其腦殺之有司以其事上請太宗嘉其能復母讎特貸焉

徐承珪萊州掖人兄弟三人及其族三十口同甘藜藿歷四十年所居木連理瓜瓞異蔓同實乾德元年詔改鄉名義感里名和順承珪嘗為贊皇令

劉孝忠太原人母病經三年孝忠割股肉斷左乳以食母母病心痛劇孝忠然火掌中代母受痛母尋愈後數歲母死孝忠傭為富家奴得錢以葬富家知其孝養為已子後養父兩日失明孝忠為舐之經七日復能視以

親故事佛謹於像前割雙股肉注油創中然燈一晝夜太祖征太原召見慰諭之

呂昇萊州人父權失明剖腹探肝以救父疾父復能視而昇不死冀州南宮人王翰母喪明翰自抉右目睛補之母目明如故淳化中竝下詔賜粟帛

羅居通成都人母死廬墓三年有甘露芝草之祥開寶四年以為延長主簿大中祥符初資州人黃德直葬父母負土成墳甘泉湧其側降詔旌表

齊得一諸城人教授鄉里士大夫子弟不遠百里就肄業焉晉末王萬敢為防禦使性貪暴親屬死者十餘人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三

得一與兄脫身獲免明年上訴萬敢坐削官判官胡轍坐死得一乃歸鄉里布衣蔬食不樂仕進開寶中詔舉廉退孝悌之士得授章丘主簿

李罕澄阜城人七世同居漢乾祐中詔改鄉里名及旌其門閭太平興國六年復旌表焉

邢神留深州人父超毆殺里胥神留年十六詣吏代父死詔貸之端拱初海陵人沈正父為屯田院衙官凶暴使酒毆平人死正中途見父恐懼道其故正即號呼極衣就毆其屍巡警者捕送官獄具怡然就聞者悲之許許江州人八世同居長幼幾八百口太宗旌其門閭

漢貸米千斛又有信州李琳十五世同居貝州田祚庇  
其惠從順十世同居廬州趙廣順安軍鄭彥圭信州俞  
儒八世同居陝州張文格六世同居葉州張巨源劉芳  
潭州羅景鴻溫州陳侃江陵褚彥逢五世同居徐州彭  
程四世同居皆賜詔旌表門閭巨源習法律賜明法及  
第芳賜進士出身彥逢補教練使

胡仲堯奉新人累世聚居至數百口備學舍于華林山  
別墅聚書萬卷大設廚廩以延四方游學之士南唐李  
煜時許授守丞雍熙二年詔旌門閭州境早歉仲堯發  
廩減市直以振饑民又以私財造南津橋太宗茹之除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四

本州助教稍遷國子監主簿致仕卒弟仲容字咸和初  
授試校書郎至光祿丞致仕卒仲容弟克順端拱二年  
進士仲容子用之泊從子用莊用舟並進士及第

陳兢德安人陳宜都王叔明之後有伯宣者避難泉州  
注司馬遷史記行於世後遊廬山因居德安嘗以著作  
佐郎召不起伯宣子崇為江州長史益置田園為家法  
戒子孫擇羣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僖宗時嘗詔旌  
其門南唐又為立義門崇子江州司戶衮衮子試奉禮  
郎昉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人無間言每  
食必羣坐廡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有大百餘亦置一

積其食一大不至羣大皆不食建書樓於別墅延四方  
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爭訟稀少宋初平江南  
仍舊免其徭役昉弟之子鴻鴻之弟兢淳化初詔本州  
歲貸粟二千石後就死其從父弟旭歲止受貸粟之半  
云省費而食可及秋成屬歲儉穀貴或勸全受可邀善  
價旭曰朝廷軫其乏食豈可見利忘義為罔上之事乎  
至道初遣內侍就賜御書還言旭家孝友儉讓近於淳  
古太宗嘗對近臣言之真宗以旭為江州助教旭卒弟  
繼主家事仁宗又以繼繼為助教繼卒弟泰主之泰弟  
度太子中舍致仕從子延賞可並第進士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洪文撫建昌人本姓紀宣祖偏諱改焉曾祖諤唐司倉  
丞軍六世義居室無異爨就所居雷湖北創書舍招來  
學者太宗遣內侍齎御書百軸賜其家又飛白一軸曰  
義居人賜之文撫弟文舉以為江州助教又詔表其門  
閭文撫兄子待用登咸平二年進士第

易延慶字餘慶筠州人涉獵經史尤長聲律以父贊蔭  
歷大理評事知臨淮縣乾德末贊卒延慶旦出守墓夕  
歸侍母紫芝生於墓數年又生王芝服闋以母老稱疾  
不就官母卒藁殯後出為大理寺丞嘗司建安市征私  
鹽者淹廩而返坐擅去職免官復廬墓側母平生嗜



栗延慶樹二栗於墓三樹連理後知端州卒子綸大中祥符元年進士及第

董道明蔡州人母死出葬道明潛厝墓中人瘞之經三日家人發取之道明無恙終身廬於墓側

郭崇黃巖人幼孤事母極恭順娶妻有子移居母家居常不過中食絕飲酒茹葷者三十年以祈母壽母年百歲耳日不衰太宗詔旌表門閭除其徭役又有越州應天寺僧者幼貧無以養母剃髮乞食以給晨夕母年一百五歲而終長沙人畢特仕郡為引贊更性至孝父母皆年八十餘轉運使表其孝詔贊解職終養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六

顧忻泰州人十歲喪父以母病草辛不入口者十載雞初鳴具冠帶率妻子詣母之室問其所欲如此五十年未嘗離左右母老目不能覩物忻日夜號泣祈天刺血寫佛經數卷母目忽明燭下能縫紉九十餘無疾而終又有杭州人李瓊以鬻繒為業事母孝夜常十餘起省母母喜食時新瓊百方求市得必十倍酬其直

朱泰湖州人家貧鬻薪養母常適數十里外易甘旨一日雞初鳴人山及明慙千山足遇虎搏攫負之而去泰已暝眩行百餘步忽稍醒厲聲曰虎為暴食我所恨母無此爾虎忽棄泰於地走不顧如人疾驅狀泰匍匐而

歸母扶持以泣泰竟無恙里人目為朱虎殘

戚家渠州人以詩書訓授里中事父母以孝聞母病割股肉食之太宗詔賜束帛醪酒父母死廬墓側未嘗食肉衣帛薦百餘筴廬中未生慕側吐九穗服終猶未還家知禮者為書諭之遂歸教授遠近目為成孝子

陳思道江陰人以孝梯聞鬻鹽市側以給晨夕買物不酬價如所索與之母既薨哀毀鬻鹽之利得錢十萬奉其兄結廬墓側日夜悲慟其妻時攜兒女詣之拒不與見夏日種瓜以待過客晝則白兔馴狎夜則虎豹環其廬而臥咸平元年詔賜束帛旌其門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七

方綱池州人八世同爨家屬七百口居室六百區每旦鳴鼓會食嘗出稻五千筴賑貧貧民景德二年詔旌其門天禧中蠲其戶雜科

龐天祐江陵人以經籍教授里中父疾天祐割股肉以食疾愈復病日喪明天祐號泣祈天詆之父卒結廬墓側晝夜號不絕聲詔旌表門閭天祐居委巷中知府陳堯咨為徙里門之右築闕表之

劉斌定州人父加友為從弟志元所殺斌兄弟皆幼隨母改適人比長斌兄弟挾刀伺志元於道刺之不殊即詣吏自陳其宗語釋斌等罪志元黥面配隸汝州

符中景溫樗樹五枝并爲一恕旻家榆樹兩木自合兩  
露感其異復義聚鄉人稱難時

祁暉字坦之萊州人第進上歷度支員外郎直集賢院  
出知濰州母卒解官廬墳側號泣蔬食經六冬墮足二  
指有白鳥白兔馴擾太宗詔賜粟帛令長吏存問

何保之梓州人母卒負土成墳廬其側日有羣鳥集墳  
上哀鳴不去又有兔馴於坐隅真宗降詔旌恤

李毗大名人力耕事母母卒讓田與其弟遂廬於葬所  
晝夜號泣負土築墳又以二代及諸族喪葬者盡禮築

卷之六

八

之凡三年成六墳不食肉衣帛不預人事復留守墳三  
年年六十餘足未嘗入縣門鄉人目爲孝孝子天禧中  
詔賜粟帛里有母在析產者聞此被旌慚懼復同居  
侯義楚丘人貧無產備田以事母咸平中母卒義力自  
辦葬不掩墳塋晝則負土築墳夜則慟哭柩側踰年墳  
間瓜異蒂木連理又有巨蛇遶其側不暴物野鴿飛而  
不去嘗遇盜劫其衣服既而知義物悉還之

王光濟廬州人喪母因刻像日夕奉事如平生咸平二  
年詔旌之時又有徐州人李祚親喪廬墓側凡二十七  
年益州人周善敏喪父廬於墓側又割股肉啖母葬後

大中祥符九年詔旌表祚賜善敏粟帛在慰之

李自敬授大中祥符初獻東封詩十五篇詔賜粟帛遣  
使存問其卒也白自對尉罷還負土營葬廬於墓側黎  
葉亡屬晝夜號泣將終制猶然詔賜粟帛醪酒

有保定軍孫浦襄州常元紹蔡州黃美解州董孝章並  
千世同居莫州高珪永定軍朱仁貴潞州邢濟相州趙  
祚八世同居麟州楊榮隰州趙友開封李居正潁州張  
可象衛州張珪滄州崔諒七世同居邢州王覺趙州曹

卷之六

九

遵六世同居兗州董升陳州樊可行京兆元守全平定  
軍段德五世同居開封張仁遇亳州王子建昌軍翟  
肅四世同居又河陰王世及大名李宗祐陳州劉閔宣  
州汪政潭州李耕政聚居至七百口累數百年並旌  
表仍蠲其課調大中祥符初東封泰山王欽若言曲阜  
東野宜乾封寶益合居五六世有節行四年祀汾陽焉  
起言陝州張化基閭用和楊忠義聚族累世孝悌可稱  
並卽行在所降詔褒美各優賜粟帛

常真項城人父母死廬墓終喪不如輩血周廣順中詔  
旌其節開寶七年再加旌表真妻病子晏割股肉以

及死次子守規徒跣日一食廬墓三年太在  
八年詔旌表之又有齊州王途河南李繼成滄州胡元  
與母死負土成墳晝夜哭不絕聲皆降詔旌門賜  
粟帛

杜誼字漢臣黃巖人事父母至孝父剛嚴誼獨失愛惻  
惻不自容伺顏色而後進繼喪父母號慟晝夜不絕  
尋徒跣負土往來十餘里日渡塘澗泥水沒胫雖大雨  
雪未常少止手足皸裂流血既葬遂舍墓旁日一飯  
不輟事聞詔書嘉獎誼以祖垂象陰入官至贊善大夫  
通判梓州卒子揆纔十六歲哭誼墓旁卒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姚宗明河中人其十世祖栖雲當唐貞元中調卒戍邊  
栖雲之父以兄嗣未立請代兄行遂戰沒塞上時栖雲  
方三歲其母改適人栖雲養於伯母伯母亡栖雲葬之  
又招魂葬其父痛父死於邊乃殮墓次終身哀慕不衰  
縣令蘇徽為買地開阡刻石表之河中尹渾瑊上其事  
詔加優賜表其門名其鄉曰孝悌社曰節義里曰敬愛  
栖雲生岳岳生君儒君儒生師正自岳至師正四世廬  
墓五世孫曰厚六世曰雅七世曰文八世曰敬真九世  
曰直十世曰宗明慶曆初以十世同居詔復其家十一  
世孫用和十二世曰士明十三世曰德自慶曆以後又

五十餘年而其家孝睦不替姚氏世為農無他  
田數十頃聚族百餘人躬事農桑僅給衣食經唐末五  
代兵戈亂離而子孫保守墳墓骨肉不相離散求之天  
下未或有焉

鄧中和字祖德開封人舉三禮喪親廬墓終其喪定省  
往來如事生者二十年負土累增高三丈

毛安興嘉州人年九歲父死負土為墳廬於側三年知  
益州張方平遣以酒餼狀其事以聞

李訪韶州人業進士廬父母墓有虎暴傷旁人而不近  
訪又有白鳥集墓上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士

申積中成都人襁褓中楊繪從其父起求為子及長知  
非楊氏絕口不言年十九登進士第盡孝終身畢弟妹  
婚嫁始歸其宗政和中以奉議郎通判德順軍翰林學  
士許光凝以純孝薦召赴京師擢提舉永興軍學事道  
卒光凝復與廷臣表其操行詔予一子官初光凝同輩  
者三人其一河陽故大理丞陳芳十四世同居一鄧州  
王襄經術登科年未六十請老事孀嫂如母養孤甥如  
子教誨後進鄉里詔表芳門閭賜號號處士  
支漸資州人年七十持母喪既葬廬墓側負土成墳遂  
首垢面哀毀瘠甚白蛇狸兔擾其旁白雀白鳥日集

孝子... 父母離好親漸至行深自悔責號慟而... 孝盡志鄉閭親感而化者甚眾

陳宗古簡州人父死自培土為墳廬其側晨夕號慟其... 陳隆墓木里中號為鄧孝子

沈宜汝州人母亡既葬不塞墓門三十有六月晝負土... 哀捐棺而臥妻高氏亦有孝行漸以下三人元豐中皆

獲賜粟帛

蘇慶文臺亭許夏縣人慶文事父母以孝聞繼母少寡... 無子慶文戒其妻曰汝事吾母少不謹必逐汝妻奉終

士

母得安其室終身事之盡元豐中朝廷脩景靈宮調天... 下畫工試其優者待詔翰林昇以官祿亨名第一以父

老固辭歸養閭里贊之

仰忻字天貺永嘉人年五十餘執母喪盡孝禮躬自負... 王盧子墓側有慈烏白竹之瑞大觀二年以行取士郡

以忻應詔求幾卒特贈將仕郎

趙伯深字逢原父子個宜和間為棣州兵軍屬奮其動... 燕雲子個被敵往塞上伯深時尚幼與母張留棣州既

而金人渡河伯深母子相失子個亦隔絕數年始得南... 歸子個年伯深粉髮其母二十餘年一旦聞伯深南徙

步入蜀間關累年乃得之相持號泣哀感行路... 彭瑜字君安福人熙寧間失其母瑜朝夕焚香祈天... 願知母所在如是十餘年俄有人言母為泰和倪氏婦... 瑜竟迎以歸

李洵字子仁吉水人天聖二年進士又中拔萃科性至... 孝凡守四官再以親疾解仕藥膳畢而後進三月不之... 寢室父應俗通判太平州卒母高繼卒持鋪荷土為墳... 手砥面黔親友不能識廬於墓凡二載朝夕哭踊食裁... 脫粟諸生請問經義對之流涕未嘗言文抱疾歸數日... 卒郡以孝聞賜其家粟帛兄溥字文祖亦以哀毀卒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主

李壽者洵同縣人字彥良與弟衡字平國生同乳二歲... 喪母十歲喪父政和中改葬其母負土成墳廬于墓左... 未幾廬所產木一本兩幹高丈許復合于一至其末乃... 分兩幹五枝鄉人以爲瑞有楊芾者亦同縣人字文卿... 性至孝紹興五年大饑爲親負米百里外遇盜欲兵之... 芾慟哭曰吾爲親負米不食三日矣盜義而釋之又有... 鮑宗嚴者字仲欽人子壽孫字子壽宋末盜掠里中... 宗嚴避地山谷間爲賊所得縛樹上將殺之壽孫拜前... 願代父死宗嚴曰吾老矣僅一子奉祀吾願自死盜聞

釋之

楊慶鄧人父病貧不能召醫適割股肉啖之良已後  
母病不能食慶取右乳焚之以灰和藥進爲入口遂差  
久之乳復生守仇念爲之請尚書詔表其門復之念曰  
韓退之作鄧人對以毀傷支體爲義而匹夫單人軌  
翻之理未宏汲引之徒多闕而乃行成于內情發自天  
使稍知詩書禮義之說推其所有出身事主臨難伏節  
死義豈減介之推安金臧哉

陳宗永嘉人年十六母蔡病爲刲股爲餌病愈已復病  
不救宗一慟而絕守陸德輿爲合葬榜曰陳孝子墓  
郭義重字處仁興化軍人早遊太學以操尚稱年四十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古

餘客錢塘徒跣奔母喪每一慟輒嘔血家貧甚不受饋  
遺聚土爲墳手蒔松竹而居其旁甘露降焉鵲馴集焉  
宗旌表其閭前安緯楔左右建土臺高一丈二尺方正  
下廣上狹飾白間以赤仍植所宜木義重後以特科奏  
名補官歷慶州錄事參軍年六十始婚以高年終

申世寧鉛山人潘達兵襲縣父愈未及出戶遇賊賊欲  
殺之世寧年未冠亟引頸願代死賊感其孝兩全之

蜀與齡字壽隆涪州人志尚高潔事其親生養死葬有  
禮而盡廬母墓有芝十五莖生墓亭詔旌其門

王珠字仲淵龍泉人以孝謹聞建炎間居父喪哀哀

生墓側倒植竹以爲杵復生柯葉紹興間再旌其  
有雙竹靈芝之祥

顏詡真卿之後真卿嘗謫廬陵故詡爲永新人詡少孤  
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一門千指家法嚴肅少長輯  
睦匪架無主廚饌不異義居數十年終日怡愉家人不  
見其喜愠年七十餘卒

張伯威大安軍人將家子也紹熙元年武舉進士調神  
泉尉大母黃年九十八不忍之官黃疾瀕殆伯威剔左  
臂肉食之遂愈繼母楊疾伯威復剔臂肉疾亦愈伯威  
妹嫁崔均其姑王疾妹亦剔左臂肉以進達旦即愈事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五

聞詔伯威與升擢倍賜其妹束帛

蔡定字元應會稽人家世微且貧父革依郡獄吏傭書  
以生資定使學遊鄉校稍稍有稱獄吏坐舞文法被繫  
革以誑誤年七十餘矣法當免繫鞫胥削其籍年而入  
之罪且與獄吏等定數詣府號愬請代繫弗許請效命  
戎行弗許請隸五符爲兵又弗許定預爲墓志又爲狀  
若詣府者結置袂間其父之必免也以建炎元年十  
二月甲申自赴河死府帥聞之立命出革厚爲具棺斂  
事而撫周其家

楊文簡字中理諸暨人年六歲視母食多寡爲飢飽母

病輒不食年十五以母多憂遂棄舉子業讀書父  
 父譴之從容答曰我母常病忍能一日去母從師耶母  
 病革藥弗效即剖股肉和餵以進病遂已文脩頰下  
 生肉大如覆杯一日山市歸中途值探鵲者截頰不可  
 近時暴雨至從文脩求共雨蓋即與其之行一里探鵲  
 者左手指文脩頰右手拊背曰頰可醫汝何報我文脩  
 素心信別去數步顧瞻其人不見矣文脩大悔明旦視  
 頰下瘡忽不見家人驚怪問其背則瘡還在背矣人謂  
 孝誠所致母歿文脩躬捧土成墳種樹築廬墓上居之  
 童子婦人瞻其儀形咸手加額曰佛子佛子尊官鉅入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六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七

列傳一百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騷

隱逸上

君子之生於世或出或處大致詎相懸哉孟軻蓋嘗論  
 之西山餓夫與商家元輔其趣一也陋巷窶儒與虞廷  
 勳臣其道同也何者各協于宜耳矣乃若希踪巢許傲  
 世隱淪固辭羔鴈之聘自甘衡泌之娛雖非中行亦可  
 謂離塵拔俗者也其下則乏實用而負虛名是謂之竊  
 竊捷徑以竊榮途是謂之偽竊二者志士實恥之宋世  
 號隱逸者或未老求閑或蒙徵不屈咸足嘉尚獨種放  
 然時止時行與古君子等矣

戚同文 陳搏

種放 萬適

李濟 魏野

邢敦 林逋

高擇 徐復

孔叟 何群

王樵 張愈

黃晞 周啓明

代淵 陳烈

孫侔 劉易

姜潛 連庶

章營 王庠

戚同文字同文楚丘人幼孤事祖母以孝聞從楊慈授  
 五經慈妻以女弟營亂不求祿仕且思見混



依將軍趙直疾亟以家事託同文  
直復厚禮之爲築室聚徒第者六十人多  
同文純質尚信義不積財不營居室曰人生以行  
義爲貴焉用此爲與宗翼爲友長子維仕隨州書記同  
文就養卒於漢東年七十二好爲詩有孟諸集二十卷  
楊徽之嘗與酬唱追號堅素先生益擬之陶隱居號堅  
白云維太祖朝崇官職方郎中致仕卒年八十一弟綸  
自有傳楊愈者虞城人方學勤志不求聞達嘗置父  
爲虛城主簿因家焉負米養母好學能屬文歐陽虞柳  
書皆得其精法隱而不仕家無斗粟未嘗以貧害于人

宋史文編卷百七

二

物不評價市人知而不欺嘗言晝夜者昏曉之辨也既  
暇未曙皆不出戶見鄰里卒年八十餘子度第進士  
陳傳字圖南亳州真源人始四五歲戲渦水岸側有青  
衣媼乳之自是聰悟日益及長讀經史百家言一見成  
誦無遺忘頗以詩名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  
祿仕自言嘗遇孫君仿塵皮處士二人者高尚之人也  
語搏曰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搏往棲焉因服氣辟  
穀歷二十餘年但日飲酒數杯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  
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好黃白術召  
搏樂中月餘從容問之對曰陛下爲四海之

浩爲念奈何留意黃白之事乎世宗不之責命  
太夫人固辭不受放還詔州長吏歲時存問太平興國中  
再來朝太宗待之甚厚謂宰相宋琪等曰搏獨善其身  
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自言經承五代離亂幸天  
下太平故來朝觀與之語甚可聽因遣中使送至中書  
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對  
曰搏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  
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沖天亦何益於世  
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真  
有這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

宋史新編卷百七

三

行修煉無出於此琪等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賜號希  
夷先生仍賜紫衣留搏闕下上屢與之屬和詩賦數月  
放還山端拱初忽謂弟子賈德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  
石爲室吾將憩焉石室成搏手書數百言爲表其略曰  
臣搏大數有終聖朝難繼已於某月某日化形於蓮花  
峯下張超谷中如期而卒搏好讀易常自號扶搖子著  
指玄篇八十一章言導養及還丹之事宰相王溥亦著  
八十一章箋其指搏又有三茅寓言及高陽集釣潭集  
詩六百餘首搏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挂壁知道士  
曹休復欲之輒取以頭擊除隱士李琪自言居開元郎

官已數百歲人罕見者關西逸人呂洞賓有幼術自餘  
尚童顏步履輕疾頃刻數百里世以為神仙皆數來  
齊中宋祖既代周博聞之曰天下自此定矣

種放字名逸洛陽人沉默好學七歲能屬文父詡嘗令  
舉進士放以業未成辭每往來嵩華間慨然有山林意  
未幾父卒放兄皆十進獨放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  
東明峯結茅為廬以講習為業從學者眾得束脩以養  
母放得辟穀術別為堂於峯頂盡日望雲危坐每山水  
暴漲道阻隔糧絕之絕止食芋栗性嗜酒種秫自釀  
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幅巾短褐負琴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四

攜壺游長溪坐磐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終日值月夕  
或至宵分自豹林抵州郭七十里徒步與樵人往返性  
不喜浮圖裂佛經以製帷帳所著蒙書十卷及嗣禹說  
表孟子上下篇太一祠錄多為歌詩自稱退士作傳以  
述其志淳化三年轉運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  
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果為  
人知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其  
母盡取筆硯焚之與族轉居窮僻人跡罕至太宗詔  
繡錢使養母不奪其志有司歲時存問咸平元年  
繡於其側翰林學士宋湜等言其貧不克葬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五

四年以兵部尚書張齊賢為詔遣赴闕養終喪不  
起明年齊賢出守京兆復條陳放操行請加旌賞乃遣  
官齎詔召赴闕賜帛百匹錢十萬九月放至對崇政殿  
以幅巾見命坐與語詢以民政邊事放曰明王之治愛  
民而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  
昭文館賜巾服簡帶館于都亭驛大官供膳至日表辭  
恩命上知放舊與陳堯叟游令堯叟諭意又謂宰相曰  
朕求茂異以廣視聽資治道如放終未樂仕亦可遂其  
請也中書傳詔放曰巖猿溪鳥之性固不敢以祿仕為  
意然主上虛懷待士肝食憂人之心亦不敢以羈束為  
念遂詔不聽其讓數日復召見賜緋衣象簡犀帶銀魚  
御製五言詩寵之賜昭慶坊第一區加帷帳什物銀器  
五百兩錢三十萬中謝日賜食學士院自是屢召對六  
年春表謝暫歸故山許之將行遷起居舍人命宴餞于  
瓊林苑上賜詩三章十月遣使撫問圖其林泉居處以  
獻景德元年冬來朝二年擢右諫議大夫表乞高養  
疾許之宴餞于資政殿屢遣中使勞問賜以茶藥是冬  
復來朝三年以兄喪請告歸終南營葬十月復至上遣  
內侍齎詔訓以經國大猷致君遠略且有登用機衡  
成寡昧之語放上言曰臣列迹侍從我冠諫諍

之禮樂之制詢其刑政之方豈伊對非敢預論述伏  
學懷此過聽遂其夙心上曰放能守分懇讓益可嘉也  
大中祥符元年命判集賢院從封泰山拜給事中二年  
四月求歸山宴餞于龍圖閣上作詩卒章云我心虛佇  
川無復醉山中初放作詩嘗有溪上醉眠都不知之句  
故及之四年正月復來朝從祠汾陰拜工部侍郎放屢  
至闕下俄復還山人有詩言朝其出處之迹且勸以棄  
位居巖谷放不答放終身不娶尤惡黨雜故京城賜第  
為僻僻處然祿賜既優晚節頗飾輒服于長安廣置良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田歲利甚博亦有疆市者遂致爭訟門人族屬依倚恣  
橫王嗣宗守京兆放嘗乘醉慢罵之嗣宗屢責放不法  
仍條上其事詔推究會赦恩而止四月求歸山又賜宴  
遣之所居山林細民多縱橫特詔禁止放遂表徙居  
嵩山天封觀側遣內侍就賜唐觀基起第賜之然猶往  
來終南接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詬驛吏規  
算糧具之直時議浸薄之嘗曲宴令羣臣賦詩杜鎬以  
素不屬辭誦北山移文以譏之上嘗語近臣曰放為朕  
言事甚眾但外廷無知者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其目  
曰議道議德議刑議器議又武議制度議教化議賞罰

自議軍政議獄訟議征賦議邪正八年十一月  
與忽取前後章疏藁悉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於  
紫酒數行而卒計聞上親製文遣內侍致祭歸葬終南  
贈工部尚書錄其姪世雍

萬道字縱之宛丘人自號遺玄子精於道德經不求仕  
進專以著述為務有任簡集百卷又有雅書志苑等書  
淳化中韓不任翰林學士上問曰卿早在嵩陽當時輩  
流頗有遺逸否不以為適及楊璞田誥對上悉令召至闕  
詔書下而誥卒璞既至對於便殿不願仕進上賜以束  
帛遣還適最後至特授慎縣主簿數日卒田誥歷城人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好著述宋惟翰許哀皆其弟子也著作百餘篇傳於世  
大率迂闊每構思必匿深草中絕不聞人聲俄自草中  
躍出即一篇成矣楊璞字契玄鄭州人每乘牛往來郭  
店自稱東里遺民嘗杖策入嵩山窮絕處構思為歌詩  
凡數年得百餘篇璞既被召還作歸耕賦以見志真宗  
朝諸陵道出鄭州遣使賜茶帛卒年七十八  
李漬洛陽人曾祖邵仕梁歷後唐以太子少傅致仕祖  
延昭殿中丞父瑩善詞賦周廣順進士蒲帥張鐸辟為  
記室因家河中乾德初為殿中侍御史度支判官責授  
右贊善大夫初瑩禱河祠而生漬故名漬字河神後改

之世每勸其仕皆不答所乘馬嘗爲宗人借憩于廬  
間人有見者以語漬漬卽驚之其惡貴如此州閭化其  
德德真宗祀汾陰以廷臣薦命使召見辭足疾不起再  
遣使存問漬自陳世本儒墨習靜避世之意素嗜酒人  
或勉之答曰扶麻養疾捨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  
不亦樂乎嘗語諸子曰吾將與爾永訣爾輩當常在左  
右一日忽曰適有人至牀下誦詩云行到水窮處未知  
天盡時言訖不見吾當逝矣亟取筆集付諸子促家人  
置酒頃之平時天禧三年十二月三日也年六十三四

年詔曰故處士李漬嘗纓傳緒儒雅踐方曠逸自居恬  
智交養特行賞典式慰潛魂可特贈祕書省著作佐郎  
州縣存卹

魏野字仲先陝人嗜吟咏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手植  
竹樹清泉環遶旁對雲山景趣幽絕鑿土袤丈曰樂天  
洞前爲草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肴從之游嘯詠  
終日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紗帽白衣以見出則跨白  
驢過客名士往來留題會話累宿而去野爲詩精苦有  
唐人風格多警策句所有草堂集十卷大中祥符初集  
凡使東全部詔與之祀汾陰歲與卒漬並被薦遣陝

王希紹之野上言麋鹿之性頗纓則狂望國還歸金  
野字詔長吏常加存撫又遣使圖其所居觀之後復遣  
使存問天禧三年十二月無疾而卒年六十明年詔  
曰故處士魏野服膺儒素刻意篇章篤淳古之行慕肥  
遯之風及此淪亡載深嗟悼可特贈祕書省著作郎州  
縣存卹漬卽野中表兄也野卒後漬六日時其異焉  
那敦字君雅不知何許人家於雍丘嘗舉進士不第慨  
然有隱遊意性介僻不妄交友耽玩經史精於術數工  
繪畫頗嗜酒里中號那夫子真宗幸瑯回邑人列上其  
事王曾以名聞詔授許州助教敦讓而不受乾興元年

無疾而卒年七十四

林通字君復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爲章句性恬淡好古  
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久之  
歸杭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中真宗賜粟  
帛詔長吏歲時勞問薛映李及在杭州每造其廬清談  
終日而去嘗自爲墓於其廬側臨終爲詩有茂陵他日  
求遺藥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既卒仁宗賜諡和靖先  
生贈粟帛通善行書喜爲詩其詞澄浹峭特多奇句既  
就薨隨輒集之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  
况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今所傳尚三百餘篇

選不娶無子教兄子有登進士甲科

唐澤宇文悅荆南高平與四世孫築室豹林谷從神放  
棄放奇之衣敗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堯許勃號南  
山三友詔舉沈淪越進薦之辭不起景祐中錄國初侯  
王後擇推其弟所得官及范雍建京兆府學召擇講授  
諸生席間常數十百人止宿嘗請賜處士號乃命為大  
理評事擇固辭仁宗嘉祐中嘗安素處士詔給良田五  
百畝文彥博表其經術該通有當世之行詔賜第一區  
嘉祐中就除光祿寺丞復因請夢道士持素言聘為白  
鹿洞主卒有韓退者稷山人亦師事種放母死負土成  
塋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十

黃徒既終喪去隱嵩山吳遵路石延年論其高節詔賜  
厚帛號安逸處士以壽終

徐復字復之建州人初舉進士不中退而學易通流衍  
卦氣法自筮知無祿遂亡進取意遊學淮浙間數年益  
通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他日聽其鄉人  
林鴻範說詩且言詩之所以用於樂者忽若有得因以  
聲器求之遂悟大樂於七音十二律清濁太序及鐘磬  
修介匏竹高下制度皆洞達胡瑗作鐘磬大變古法復  
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  
乎後瑗制作皆不效范仲淹過潤州見復復剡西方當

川其繼其月日後無少差慶曆初與布衣郭京俱召見  
帝問天時人事復對曰以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配年  
月日時當小過也剛失位而不中其在彊君德乎帝又  
問明年主何卦復曰乾卦川事說至九五盡而止帝又  
問前年京師黑風何所應復曰其兆在內豫王喪其應  
也明日命為大理評事同以疾辭乃賜號冲晦處士補  
其子發試秘書省校書郎復性高潔而處世未嘗自異  
後居杭州十數年卒郭京者少任俠不事家產平居好  
言兵范仲淹滕宗諒數薦之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十

孔叟字寧極孔子四十六代孫隱居汝州龍山之漢陽  
城性孤潔喜讀書有田數百畝賦稅常為鄉里先遇歲  
饑分所餘賙不足者未嘗計有無里人皆愛慕之葬其  
父廬墓三年臥破棺中日食米一盞墜間生紫芝數十  
本州以行義聞賜粟帛又給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秘書  
省校書郎致仕居數年召為國子監直講辭不赴即遷  
光祿寺丞頃之起知龍興縣復辭卒贈太常丞晚年惟  
玩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為太玄圖張壁上下列方  
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謂寂然不動  
者與此無異也

何祥字通夫西充人嗜古學喜激揚論議雖業進士非

石介在太學四方諸生來學者數千人皆亦自  
因館群于其家使弟子推以為學長群愈自克  
著書數十篇與人言未嘗下意曲從同舍目為白衣  
御史群嘗言今之士語言脫易舉止惰肆者其衣冠不  
如古之嚴也因請復古衣冠又上書言三代取士先行  
誼後世專以文辭就文辭中皆道者莫甚於賦請罷去  
介贊美其說會諫官御史亦以為言下兩制議皆以為  
進士科始附歷唐不為不得人且祖宗行之已久不可  
廢也群聞其說不行乃慟哭取平生所為賦八百餘篇  
焚之講官視群賦既多且工以為不情絀出太學群徑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士

歸遂不復舉進士嘉祐中龍圖閣直學士何刻表其行  
義賜號安逸處士群既死趙抃守益州奏群遺藁有益  
時政願詔果州錄上之云非若茂陵書起天子侈心也  
綏不下

王樵字有望淄州人博通羣書尤善考易學者多從之  
咸平中契丹度河舉家被掠樵妻入契丹訪父母累  
年不獲還東山刻木招魂以葬服喪六年哀動行路又  
為婦之尊者次第成服北望嘆曰身世如此自比於人  
可乎遂與俗絕自稱贅世翁唯以論兵擊劔為事一  
日從徒步千里晚年屢遊塞下畫策千何承矩耿望

藏書不用乃於城隅累碑自環謂之蘭室銘其門  
曰天生主樵薄命寡智材不濟時道號贅世生而為室  
以備不虞死則藏形不虞乃備病革入室自掩刀卒  
張愈字少愚益州人遊學四方屢舉不第寶元初上書  
言邊事以薦除試祕書省校書郎頗以授父顯忠而隱  
於家丁內艱隨路不入口再葬植所持柳杖於墓忽生  
枝葉後合抱六召不應喜奕棋樂山水嘗浮湘沅觀浙  
江升羅浮入九疑買石載鵝以歸杜門著書未就卒妻  
蒲氏名芝賢而有文為之謀有曰廣成遺趾吳興高陽  
疏石通運依林架屋麋鹿同羣晝遊夜息嶺月破雲秋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蘇灝字清意何窮真心得放言遺應何榮何辱  
黃晞字景微建安人學者多從之游號贅隅子著獻歎  
瑣微論十卷謂贅隅者析物之名獻歎者歎詳瑣微者  
述辭也石介在太學以禮聘召晞走匿樞密使韓琦表  
薦為太學助教致仕受命一夕卒

周啓明字昭回處州人四舉進士皆第一景德中舉賢  
良方正科既召會東封泰山言者謂此科本因災異訪  
直言非太平事遂報罷於是歸教弟子百餘人不復有  
仕進意以薦賜粟帛仁宗除試助教就加廩給久之遷  
太常丞卒啓明藏書數千卷多手自傳寫而能口誦



史有古律賦賦啓辭文十六百餘篇

淵字蘊之代州人唐末避地導江家世爲吏有陰德  
事親以孝聞舉進士甲科得清水主簿歿口祿不及  
數何所爲耶還家教授坐席常滿舉鳳州團練推官不  
就以薦授太子中允致仕謝絕諸生著周易要老佛  
經說數十篇田況上其書自太常丞改祠部員外郎晚  
年日菜食巾褐山水間自號虛一子嘉祐二年九月有  
疾召術士擇日云丙申吉頷之是日沐浴而絕

陳烈字季慈候官人性介僻篤於孝友動遵古禮御童  
僕如對賓客里中人敬之從學者常數百嘗以鄉薦試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五

京師不利卽罷舉仁宗屢詔不起人問其故曰吾學未  
成也公卿大夫郡守鄉老交章稱其賢嘉祐中以爲本  
州教授歐陽脩又言之召爲國子直講皆不拜已而福  
庭提刑王陶言其爲妻林氏所訟因詆烈貪詐乞奪所  
受恩時司馬光爲諫官率同列爭曰烈雖有迂闊不合  
中道猶爲守節之士當保而全之若夫婦不相諧則  
之離絕母使節行之士爲橫辱所挫陶說遂不行元祐  
初部使者申薦之詔從其尚以宣德郎致仕明年復教  
授本州在職不受廩奉鄉里間遺絲毫無所受家私  
財則推以濟貧之卒年七十六

件字少述早孤事母盡孝志於祿養故屢舉進士及

子病革自誓終身不求仕劉敞知揚州薦其孝弟忠信  
足以扶世矯俗詔爲揚州教授辭敞守永興辟入幕府  
亦辭治平中沈遘王陶韓維連薦之授忠武軍推官常  
州判官皆不赴少與王安石友善安石爲相過真州與  
相見俸待之如布衣交卒年六十六初王回王令常秩  
與件皆有盛名回令不壽歿爲隱不竟云

劉易折州人性介烈博學好古喜談兵韓琦知定州上  
其所著春秋論授太學助教并州州學說書不能屈志  
任進寓居於號之盧氏習辟穀術趙抃復薦其行詔賜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五

號退安處士治平末卒

姜潛字至之奉符人從孫復學春秋累薦爲國子直講  
韓王宮伴讀謁宗正允弼吏引趨庭潛不答呼馬欲去  
遂以客禮見神宗聞其賢召對延和殿訪以治道何以  
致之對曰有堯舜二典在願陛下致之之道何如知陳  
留縣數月條例司効祥符住散青苗錢潛知不免移徙  
去縣人詣府請留之不得家居卒年六十六

運庶字居錫安州應山人第進士調商水尉壽春令以  
母老乞監陳州稅嘗送客出北門見日西風塵而冠蓋  
憧憧不已慨然有感卽日求分司歸父之翰林學士歐

陽修字晦知崑山縣辭不行累遷職方員外郎卒庶始  
弟作在鄉里時宋郊兄弟歐陽脩皆依之及二宋貴  
遂不可其志退居二十年守道好脩非其人不交非其  
義秋毫不可汙也庠亦登科號良吏終都官郎中

章登字隱之成都人博通經學尤長易太玄著發隱三  
篇明用著素道之法知以數寓道之川三幕九據始終  
之變獨守累以逸民薦一賜粟帛再命州助教不就嘉  
祐中賜號冲退處士王素時為州因更其所居之鄉曰  
處士里曰通儒坊曰冲退嘗由是征以道自裕尊生養  
氣憂喜是非一不以撓其心里人范有祿從扣太玄餐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七

為解述大旨再復權詞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  
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強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  
太玄之道幾矣卒年七十六子禴亦好古學

王庠字周彥榮州人累世同居號義門王氏父夢易登  
皇祐第嘗攝興州忤部刺史以事中之鐫秩罷歸卒母  
向氏欽聖憲肅后之姑也庠幼穎悟有志謂弟序曰父  
以直道見擠母撫樞誓言期我兄弟成立贈復父官乃  
許歸葬相與勉之且制科先君之遺意也遂閉戶窮經  
更百家書傳注之學尋師千里究其旨歸嘗以經說寄  
蘇軾謂二帝三王之臣皆志於道惟其自得之難故守

之至舉自孔孟作六經斯道有一定之論士之所養

本遠古乃知後世見六經之易忽而不行也軾以為  
言紹聖諸臣用事罷制科庠嘆曰命也無愧先訓以之  
行已足矣崇寧應能實為首選京師煌庠上書論時政  
得失下第徑歸奉親養志不應舉者八年大觀行合法  
於天下州復以庠應詔時嚴元祐黨禁庠自陳蘇軾蘇  
轍范純仁為知己呂陶王古嘗薦舉黃庭堅張舜民王  
鞏任伯雨為父游不可入舉求仕願屏居田里以弟序  
升朝贈父官始克葬母喪終復舉八行為天下第一詔  
旌其門朝廷知不可屈賜號處士尋改潼川府教授賜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七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七

明南京戶部主事薛日何繼職縮

隱逸下

俞汝尚 陽孝本 鄧孝甫 宇文之邵

吳瑛 松江漁翁 杜生 順昌山人

南安翁 張舉 徐中行 蘇雲卿

王忠民 褚承亮 安世通

金汝尚字退翁烏程人爲人有禮濬於勢利登第涉歷

州縣無營進心王安石當國惠大臣異已或言汝尚清

可賞之御史使彈擊乃驛召詣京師汝尚既知所以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八

薦用意力辭章再上得免親故責以不能與子孫爲地

要尚笑曰是乃所以爲其地也還家苦貧未能忘祿養

又從趙抃於青州以屯田郎中致仕卒孫仲敷文閣直

學士

陽孝本字行先顓人學博行高隱於城西通天巖蘇軾

自海外歸過而愛焉號之曰玉巖居士知其不娶戲以

爲元德秀之流孝本隱遯二十年崇寧中舉八行解褐

國子錄事轉博士以直秘閣歸卒年八十四

鄧孝甫字成之臨川人第進士至本議郎提點開封府

界河渠坐事去官遂閉戶者書不復言仕元符末事

甫年八十一上書論熙寧而下權臣迭起政弊

益繁嫉之削籍歸筠州崇寧去黨彈彈逐臣同類者

十三人惟孝甫與范柔中封覺民獨居遂卒於筠且死

希幼孫名世執筆口占百餘言其略曰予自謂山中

相虛有其才也自謂文昌先生虛有其詞也不得大用

於盛世亦無憾焉蓋有天命耳所論述有卜世大寶

伊周素蘊義命雜著太平策要等凡二百五十餘篇

宇文之邵字公甫綿竹人第進士爲曲水令神宗卽位

求言之邵上疏有曰京師者諸夏之視儆俗宜敦厚而

儉薄浮侈是尚公卿大夫民之表也宜以名節自勵而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八

勢利合雜是先疏奏不報喟然曰吾不可仕矣遂致仕

以太子中允歸時年未四十自強于學不易其志日與

交友爲經史琴酒之樂退居十五年而終范鎮曰之邵

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二十一歲而先我掛冠使

吾慊然司馬光亦亟稱之

吳瑛字德仁新蔡人以父遵路任至虞部員外郎治平

三年年四十六致仕歸有田僅足自給臨溪築室種花

酒客至必飲飲必醉或困臥花間客去亦不問有

人物者不酬一語但促奴行酒人咸愛其樂易而

爲詩宗朝被薦召爲吏部郎中就知新州皆不

寧三年感疾即閉閣謝客

松江漁翁者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游長橋往來波上

扣舷飲酒酣歌自得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回

過吳江遇而異焉過與語翁曰吾厭喧煩處開曠遜迹

於此三十年矣幼喜誦史百家言後觀釋氏書今皆

棄去唯飽食以嬉且養心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

忘心心形俱忘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子勉

之裕曰幸聞先生之高義敢問舍所在曰吾姓名且不

欲人知况居室耶飲畢長揖使裕反其所鼓枻而去

杜生者穎昌人不知其姓名呼為杜五郎有屋兩間不

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問所以不出門之因

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憶十五年前十曾網

涼其下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耳問所以為

生曰與人擇日賣藥以給飢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

耕荷長者見憐與田三十畝自此食足由是擇日賣藥

一切不為問常日何所為曰端坐耳時盛寒布袍草屨

室中枵然而氣韻閒曠言詞簡簡蓋有道之士也問其

子之為人曰村童也然性質甚淳厚間一至縣署鹽酪

可數行跡以待其歸未嘗旁游一步也軫嗟嘆留連久

之乃去後至延安幕府為沈括言之括時理軍書遣夜

牛瘠極未臥聞軫談頓忘其勞

順昌山人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

主人風裁甚整即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

擊妻擊至是邪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眾爭為

言主人嗟則久之曰我父為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

處于此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幾何年矣

南安翁者漳州陳元忠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投宿

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土翁麻衣草屨舉止談對宛

若士人几案間文籍散亂陳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

種園為生耳入城市乎曰不出十五年矣問藏書何用

曰偶有之耳因雜以他語少焉風雨暴作其二子歸

鉅揖客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共談遲明別

去陳以事留城中翌日見翁倉遑行陳追詰何為到此

曰大兒鬻果失稅為關吏所拘陳為謁監征至則已捕

送郡翁與小兒偕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懇曰郡守曰若

渠不勝杖則翌日乏食矣願以身代小兒曰大人豈可

受杖某願代大兒又以罪在已甘心焉三人爭不決小

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請翁叱之兒必欲前郡守疑

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元係帶職正郎宜和問累典州

郡翁急拽其衣使退曰兒狂妄言守詢詰勅在否兒曰

見作一束寬篋中埋山下守立遺更隨兒發取

即延翁上坐謝而釋其子次日訪之室已虛矣

張舉字子厚常州人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其

親不忍去左右親友彊之仕乃調青溪主簿亦不之官

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窮經著書至夜分不寐

元豐元祐中大臣累薦起教授州辭不就於是孫覺

胡宗愈范祖禹交章言曰舉且死草萊後世必以為朝

廷失士蘇軾言之尤切詔拜秘書省校書郎敕郡縣致

禮敦遣竟不出舉孝弟脩於家忠信行於友聲名聞於

人蹈中守常從容不迫為當時名流所慕以不造門為

恥崇寧四年辛明年詔賜諡正素先生

徐中行臨海人遊京師司馬光謂神清氣和可與進道

得胡瑗所授經熟讀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爐夜

不安枕者踰年乃歸葺小室竟日危坐所造詣人莫測

也父死跣足廬墓躬耕養母推其餘力葬內外親及州

里貧無後者十餘喪晚年教授學者其友羅適持節本

路舉以自代又率部使者以遺逸薦崇寧中郡守李諤

又以八行薦一日去之黃巖會親友盡燬其所為文幅

巾藜杖往來委羽山中客有詰以避舉要名者中行曰

人而無粹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不被

舉者舉人類與吾正欲避此名非舉名也陳瑊

蘇翁積齊名呼為八行先生季子庭筠重非有志行孝

友大至既免喪猶不忍娶者十餘年黃巖尉鄭伯熊代

去請庭筠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願安時處順主張

世道伯熊受其言迄為名臣其學以誠敬為主無情容

無戲言不事緣飾不苟臧否年八十有五朱熹行部拜

墓下題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之句且大書表

之庭筠兄庭槐庭蘭皆有父風孫日升苦學有守於是

徐氏詩書不絕六世矣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人稱曰

蘇翁披荆畚礫為圃藝植松竹灌漑培植皆有法度雖

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品無

闕者味視他圃尤勝又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

期輸直夜織屨堅韌過華為人爭買之以饋遠以故薪

米不乏溉園之隙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

與張浚為布衣交浚為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

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

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為我致之師漕密物龜

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屏騎從更服為遊士入其園

新運鋤不顧進而揖之延入室土銚竹几地無纖塵案

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為雲卿也既  
汲泉煮茗意稍款淡遂扣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  
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  
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  
德遠今何官二客因出書幣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  
咎歎者二客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遣使迎  
伺則局戶闐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  
遁矣竟不知所往帥漕復命浚枌几嘆曰求之不早實  
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

王忠民潁陽人靖康以來數言邊方利害于朝累召不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至張浚授以迪功郎不受劉豫僭立忠民作九思圖及  
定亂四象達之金主及鏤板印圖散于偽境以明天下  
之義紹興三年翟宗薦其忠節于朝特授宣教郎詔津  
道詣行在既至上疏辭官言臣三上金主書乞還二帝  
本心報國非冀名祿上不許忠民以誥宣牘中藏七寶  
山下力懇求去復依鎮撫使董先遂不出時又有蘇摩  
者頌之族紳之後也少能詩蘇軾見其清江曲大愛之  
由是知名徐俯薦其賢累召辭疾不至以壽終

褚承亮字茂先真定人有文名為蘇軾稱賞宣和五年  
秋應鄉試第一明年登第調任兗州戶曹未赴會金帥韓

離不降下破真定籍境內進士試安國寺承亮亦在  
籍中僭不出金帥知其才押赴與諸生對策策問上皇  
無道少帝失信眾承風旨極口詆毀承亮請主文劉特  
中曰君父之罪豈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劉為之動  
容時七十二人悉放第號七十二賢榜狀元許必仕金  
為郎官一日出左掖門墮馬首中關石死餘皆無顯者  
劉多承亮之誼薦知東城縣謾應之即棄去卒年七十  
門人謚曰玄貞先生

安世通號青城山人本西人其父有謀策為武官數  
以言干當路不用遂自沉於酒而終世通亦隱居青城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山中不出吳曦反乃獻書於成都帥楊輔其略曰士太  
夫皆酒缸飯囊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  
知輕重如此所謂得囚長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凡舉  
大事者成敗死生皆當付之度外區區行年五十二矣  
吾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  
汗面戴天同為叛民也輔不能決遂東如江陵請吳玠  
舉兵以討曦朱幾曦敗玠使蜀薦士以世通為首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蒲田柯維騏編

卓行

行異于衆謂之卓觀劉庭式之義朱壽昌之孝鄭德珪之友陳洙之忠侯可巢谷之交好斯皆人所難兄徐積鄭戢龔明之克孝且廉翁蒙之許迥王遷克睦且多陰德哉曾叔卿等之處貧賤患難雖一節可以勵貪懦之夫矣古今士豈無負高行而名湮滅者彼以學士大夫爲揄揚故後世述焉宜史遷有感於顏氏之附驥也

劉庭式

朱壽昌

鄭絳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九

侯可

巢谷

徐積

鄭戢

龔明之

曾叔卿

劉求一

蘇軾

劉庭式字得之齊州人第進士蘇軾守密州庭式爲通判初庭式未第時議娶鄉人女未納幣既登第女喪明女家貧甚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心已許之矣豈可負吾初心哉卒娶之生數子後死庭式喪之逾年不復娶軾問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君其何居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若緣色而生愛緣愛而生哀色衰愛弛吾長亦忘則凡楊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爲妻也耶庭式後監太平觀老于廬山絕粒不

食自菜蔬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如飛以高壽終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九

子

明旣葬有白鳥集墓上拊同母弟妹益篤又知鄂州提舉崇禧觀軍官司農少卿遷中散大夫卒年七十壽昌勇於義周人之急無所愛嫁兄弟兩孤女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天性如此鄭絳浦江人通春秋穀梁學以肅睦治家九世不異爨四世孫德珪德璋孝友天至晝則聯几夜則同衾德璋與物多迕仇家陷以死罪當會逮揚州德珪哀弟之見誣乃陽謂曰彼欲害吾何預爾事我往則姦狀白卽治行德璋追至諸暨道中兄弟相持頓足哭爭欲就死德珪給以無往夜半聞道逸去德璋復追至廣陵德珪已

陳洙字思道建陽人登進士第歷殿中侍御史嘉祐中上疏助司馬光乞早建儲嗣且曰陛下以臣懷異日之圖莫若殺臣一身用臣之言疏方上卽仰藥以卒奏下大計遂定仁宗聞洙死賜錢百萬元祐初用光言官其一子

侯可字無司華陰人少倜儻不羈旣壯篤學益易前好  
孫沔征儂傜請參軍事奏功得官歷簽書儀州判官韓  
琦鎮長安薦知涇陽縣說渭源羌酋輸地八千頃因城

熟羊以撫之。時上其功。又議復鄭白渠。得召對。旋以徵  
 罪罷官。至殿中丞。卒于家。年七十二。可輕財樂義。與田  
 顏爲友。顏病甚。爲千里求醫。未歸而顏死。目不瞑。人曰  
 其待侯君乎。且斂而可至。拊之乃瞑。顏無子。不克葬。可  
 辛勤百營。鬻不相役。卒葬之。方天寒。單衣以居。有饋白  
 金者。顧顏之妹處室。舉以佐奩具。一日自遠歸家。以箋  
 告適友人郭行扣門曰。吾父病。醫邀錢百千。賣吾廬。而  
 不售。可惻然計囊中。裝收。留其數。盡與之。

巢谷初名穀字元修眉山人父中谷傳其學舉進士嘉

人之義成而不中第聞西邊驍勇爲四方冠蓋  
煙原間所至友其秀桀與韓存寶尤相善教之兵書  
熙河名將會瀘州蠻乞弟擾邊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  
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度  
必死謂谷曰死非所惜願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數百金  
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卽變姓名懷金步往授其  
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蘇軾責  
黃州與谷同鄉幼而識之因與之遊及軾與弟轍在朝  
谷浮沉里中未嘗一相見紹聖初軾轍謫嶺海平生親  
舊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徒步訪之至梅州遺

轍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意自全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轍驚言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臂谷年七十三瘦瘠多病將復見軾於海南轍敗而止之曰君意則善然循至僭數千里當復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卽死也公無止我聞其橐中無數千錢轍方困乏亦強資遣之舟行會有絲緥竊其橐裝以逃復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轍聞哭之失聲恨不用已言而致死又奇其不用已言而行其志也

飄流落不能止事母至孝朝夕冠帶定省從胡惠之舉所居一室寒一衲裘啜飲水罷之饋以食弗受應舉入都不忍捨其親徒載而西登進士第舉首許安國卒同年生入拜致百金爲壽謝却之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精曰吾遇之則休然傷吾心母亡廬墓三年臥苫枕塊哀經不去體雪夜伏墓側哭不絕音翰林學士呂公著過其廬適聞之爲泣下曰使鬼神有知亦垂涕也甘露歲降兆域杏枝合榦既終喪不徹筵几起居饋獻如平生中年有積疾屏處窮里自少及老日作一詩州以行聞詔賜粟帛元祐初近臣合言積養親以孝著居鄉以廉稱道義文學顯於東南乃以揚州司戶參軍爲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君欲爲君子而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爲猶之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小人者未之有也聞之者斂衽敬聽使者又交薦之轉和州防禦使官收宣德郎監中獄廟卒年七十六政和六年賜諡節孝處七官其一子

蘇軾字伯牙石州人家貧竭力營養或憐傷之貸錢數百萬使取息自贍軾留錢五六年不用復返之第進士歷通山令時年未五十以父樵老不第請致仕爲父求官執政諭使赴官而後請曰如是則可升朝籍遇恩及親矣於是留妻子於家獨奉父行踰歲竟謝事上官以其治績固留者老拜庭遮道皆不能止得太子中允以歸樵卒自益上遣家人有助之者使宣王冢上去則隨撤之服除州以狀聞詔賜粟帛治平末翰林學士呂公著薦起爲奉寧軍推官涇原經略使亦奏辟幕府軾曰向未老致仕欲官及親也既不能及尚庶幾以恩得贈龔明之字熙仲崑山人幼事祖母李李自言少嘗大病神告曰與汝七十七及期果病且革明之齋心屏處灼香于頂夜禱于天乞減已年以益李壽詰旦李病良愈又五年乃卒宣和三年明之以諸生貢京師迎父母注已而母與弟繼歿去鄉數千里貧無以歸葬或使旅櫬僧舍否則火之以其燼歸山之俱不從取其家所有自錢之直皆折賣之不足又乞貧於人竟護二喪以歸

辨西山先墓墓有大木萬株族人利其直悉斬而分之  
明之不能制獨泣且罵每伐一木仆地明之輒號慟聲  
震林谷紹興二十年鄉貢年已六十或勸少匿其數為  
異日計笑曰吾平生未嘗妄語且不敢自欺卒其實  
年逾八十授宣歙郎致仕時李衡以忠諫去國德望絕  
人獨以兄事明之時人高之目為二老明之生平不摘  
人短不作貌言每自謂平日受用惟誠字云

翁蒙之崇安人孝謹順悌兄歿撫其孤甚厚嫁其女先  
已女父引年恩讓以予弟家居不問有無仕宦不計升  
黜喜周人之急不復知有難易多寡之擇即有不逮雖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七

奔走乞貸不憚也張孝祥忤秦檜逮繫廷尉親舊畏禍  
莫與通求所以為養餽費者無所得蒙之聞之慨然罄  
家貲得白金百兩遺之在江西時同寮劉氏子琦奔父  
喪病瘵甚殆人莫敢視蒙之輿致其家悉慕躬治粥藥  
琦得不死其為常山縣尉也適故相趙鼎鼎死朱崖其  
柩將返葬常山郡將章傑希秦檜旨陽以善意檄蒙之  
護其喪陰囑之曰趙氏私為酒以飲役夫亟捕寘之法  
且併殺趙平日知舊往來書疏欲敗趙氏以自取美官  
蒙之不可啗以利又不可則脅以威往返再三蒙之度  
機意堅或更囑他吏則事不可為即伴諾密以告趙

趙文公嘗悉燬之無片紙在翌日乃往為搜捕者而以  
所得告傑怒誣蒙之他罪貶官同郡朱熹稱其所為多  
類此云

許迥字光遠祁門人父規南唐時遊宦歙間聞旁舍呻  
呼往問之其人曰吾病且死察君長者敢以骸骨累君  
因指囊中黃金贈之規許諾敬負其骨與金走千里詣  
其家死者父母大驚因獻金如亡兒言以為壽規不顧  
徑去迥其季子也迥事父及兄遂歿甚敦懇宋師伐南  
唐歙為將分護北城迥同在軍中矢集如雨迥以身蔽  
歙被重傷不避及歙歸宋載其友金惟岳之族同寓京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八

師惟岳有子因亂失所之後聞淝水鉅盜李某俘以為  
子惟岳泣謂迥曰吾止此息料公能出之迥即請往既  
至盜遮刺之迥曰李氏若蒙雄欲殺義士無所事刃盜  
驚止迥泣謂曰汝所俘者吾兄弟子也吾聞義士能哀  
人之急汝豈效草間無知輩耶盜迎舍迥厚飲食之還  
金氏子是時迥以節勇聞河北大臣屢欲薦之迥曰寧  
浮游江淮不能就刀尺間以活竟終淮上遂歿俱以孝  
悌稱大中祥符中封泰山加羣臣恩欽當遷以讓其兄  
乃以遂為將作監主簿遂子俞登第授澤陽從事俞少  
喪母事父尤謹所欲千里必致既應貢不忍離左右扶

係以僧病爲辭濯必親不避污穢父卒推毀幾滅性  
遷父所經由涕泣求日許氏世濟忠孝王安后爲作家  
傳云

聖遷穀城人平生輕財好義未嘗管管人一僕驟麥出  
游值驟雨漂且盡杖之三終身以爲悔見鄉人鬻小女  
於市以償債即與直曰翌日以女來作券既如期至遷  
笑曰吾焉用汝女聊資君耳竟歸之所居去杜安鎮十  
餘里有僧與鎮將邢氏有怨導賊來劫且甘心焉遷聞  
之因以半酒待賊賊素聞遷賢戒其徒無犯王君僧亦  
感遷舊恩拜曰此來專欲謝公而報邢也遷爲力解不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可遂醉而閉之亟遣告邢舉族遁獲免市有一無賴子  
與姪京不協京使酒而好鬪遷慮之呼無賴子與十萬  
錢使市布於房陵無賴子罄其錢縱酒蒲博遁去家人  
皆咎遷遷乃告之故欲姪與無賴子兩全耳常曰家貴  
非我獨有當三分之一以給家用一以奉官輸一以待  
賓客賔貧窮故四方之士奔走其門凡婚嫁死喪及罷  
官流落告匱者悉資其費遠近翕然呼曰無怨公云子  
文遵父業世其德而不變南陽帥盛次仲卒于官其子  
卜葬苦貧乃告文曰聞公高誼且多山林願得尋常地  
爲先人宅兆文慨然曰惟君所擇既得卜凡葬事皆仰

給又館穀其家數百指不厭與從兄高相敬如賓三世  
遷居門內百口同案而食尊卑內外無異財鄉人取以  
爲法云

曾叔卿南豐人輩族兄也家苦貧心存不欺嘗買陶器  
欲貿易於北方既而不果行有從之轉售者既受直矣  
問將何之其人曰欲效君前策耳叔卿曰吾聞北方新  
有災饑此物必不時泄金宜不告以誤予其人即取  
錢去居鄉介潔非義一介不取妻子貧困而拊庇孤嫠  
唯恐失其意起家進士至著作佐郎熙寧中卒

劉永一陝州人兄泰爲醫助教居喪不飲酒食肉終三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年永一亦孝友持身廉潔熙寧初水溢縣城民多溺死  
求一持竿立門他人物流入輒撻出有僧寓錢數萬無  
何僧死永一詣縣請以錢歸其徒鄉人負債不肯償立  
焚其券行事類此

馮貫道壽春人以訓童子爲業與人交淡而能久元祐  
末門下侍郎蘇轍罷政斥外平昔翕翕走其門者皆譁  
悔弗顧惟貫道朝夕往見且受其所寄錢越七年自鎮  
表歸許昌貫道即日訪焉還其向所寄者視其錢封緘  
如故紹聖中太尉卿賈種民董領茶事人爭求爲郎肆  
不許獨念貫道貧論使出名可以端居不預而月獲錢

十許千貫道謝曰我訓童子逾三十年矣口不綴聲手  
不傳筆窮日之力以脩吾職至勤苦也月所得不過數  
千錢然頗無他虞今一旦坐獲厚利恐有意外憂請辭  
道精五行數以人生年月日時推吉凶無不應以故  
車馬常滿門有公者雖權勢震赫非其所好不往也貫  
道於吉者必曰當為善以承其吉於凶者必曰當為善  
以避其凶凡所為槩類漢嚴君平云

高談字景遂光澤人紹定二年旁郡盜作諸子請避之  
談曰昔楊子訓問避寇於胡文定公語之曰往歲盜起  
燕山則河北關中可避入明河南漢南可避今惟二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九

士

廣寧保無寇乎吾惟存心以爾此格言也今南則  
江劍西則肝賴皆盜區守隸利人囊橐指為謀剽殺之  
將焉避乎盜入諸子又請談曰有期祇在賊至談出曰  
時和歲豐何忍為此盜曰吏貪暴民無所忍我為直之  
談曰獨不能撾鼓上聞乎民何辜而殺之盜怒執諸徒  
遺之牛酒不釋遺之金帛不釋談曰然則將何為盜  
我欲東破武陽若得耆老如爾者率是鄉子弟其有  
平談曰斯言奚為至我唾賊大罵遂遇害而理  
免談平居言動必由禮法故鄉人敬而附之

宋史新編卷一百七十九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

明南京戶部主事

列女

列女自漢紀之或甘貧共隱或獻規輔德或尊章致孝  
或志節靡虧均謂之賢顧宋史獨褒孝節庸非以二者  
女德所先在常情尤難哉嗚乎古有師氏姆氏之訓衛  
共姜朱伯姬僅見於經孰謂叔世敦孝而窮巷幽閨友  
播徽美有若而人乎易坤之辭曰妻道也臣道也褒列  
女者所以勸為臣也

朱娥 張氏 彭列女 郝節娥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

朱氏 崔氏 趙氏 丁氏

項氏 王氏婦 徐氏 榮氏

何氏 董氏附 譚氏附 劉氏

張氏 師氏 陳堂前 廖氏梁氏

劉當可母 曾氏婦 王豪妻 涂端友妻

詹氏女 劉生妻謝必妻 謝材得妻

王貞婦 趙淮妾 譚氏婦 吳中孚妻

呂仲洙女 林老女 董氏女 韓氏女

王貞婦梁氏 鄭覃妻董氏

劉全子妻毛惜惜



中無賴朱顏與媼競持刀欲殺媼一家驚潰獨媼號呼  
案前以身擁蔽其媼手挽顏衣曰寧殺我毋殺媼也媼  
以娥故得脫娥連被數十刀猶手挽顏衣不釋顏忿恚  
斷其喉以死事聞賜其家粟帛其後會稽令以配祀曹  
娥廟焉

張氏江夏氏婦也里中惡少謝師乞者懷刀過其家逼  
欲與爲亂曰從我則生不從則死張大罵曰庸奴我可  
死不可生也至以刀斷其喉猶能走擒師乞以告隣人  
既死朝廷詔封旌德縣君表塋曰列女之墓賜酒帛令  
宋史新編卷百十

郡縣致奠焉

彭列女生洪州農家從父泰八山伐薪父遇虎將不脫  
女拔刀斫虎奪其父而還事聞詔賜粟帛救州縣歲時  
存問

郝節娥嘉州娼家女生十歲母娼苦貧賣於洪雅良家  
爲養女始笄母奪而歸欲令世其娼娥不樂母日逼之  
娥曰少育良家習織作組紉之事又輒精巧能給母朝  
夕欲求此身終爲良可乎母怒且箠且罵洪雅春時  
爲縣祠娼與邑少年期因簪叢具酒邀娥娼與娥徐往  
娥見少年倉皇驚走母挽掙不得已留坐中頗酒食  
娥

唾彈飲之則嘔噦滿地少年卒不得侵凌暮歸  
度娥度他日必不可脫陽渴求飲自投于江以死  
宋氏開封民婦也家貧賣山樓簪耳以給其夫夫日與  
俠少飲博犯法徙武昌父母欲奪而嫁之一夕自經死  
且曰及吾夫未去使知我不爲不義屈也

崔氏合肥包繆妻繆拯之子早亡惟一稚兒孫意崔不  
能守也使左右嘗其心崔曰生爲包婦死爲包鬼誓無  
它也其後推兒亦卒母呂自荊州來誘崔欲嫁之崔不  
從呂怒詈罵曰我寧死此決不獨還崔泣曰義不當使  
母獨還然到荊州儻以不義見迫必絕於尺組之下願  
宋史新編卷百十

以屍還包氏遂偕去母見其誓必死卒還包氏

趙氏貝州人父掌舉學究王則反聞趙有殊色劫致之  
趙知不脫乃給曰必欲妻我宜擇日以禮聘賊信之使  
歸其家人懼其自殞得禍于賊益使人守視賊具聘  
帛盛輿從來迎趙與家人訣曰吾不復歸此矣遂涕泣  
登輿而去至州廨舉簾視之已自縊輿中死矣

張管卿妻丁氏鄆州人靖康中爲金立所得挾之鞍上  
丁投于地戟手大罵宿挾上馬罵不已縱擊死鞍下  
項氏吉水人適孫氏爲里胥所逮至中途欲侵凌之項  
引刃自刺而死徽宗詔贈孺人旌表其廬

王氏二婦汝州人建炎初爲金人所掠擁置舟中遂獲以死屍浮出不壞人爲收葬江上爲雙塚表之

徐氏和州人閨中女也適同郡張滿建炎三年金人犯維揚官軍奔潰肆掠徐欲汙之徐罵曰敵犯行在汝輩不能赴難又乘時爲盜我恨一女子不能引劍斷汝頭肯爲汝辱苟活耶賊慙殺之投江中

榮氏蕪女弟也歸將作監主簿馬元穎建炎二年張遇寇儀真榮與其姑及二女出走賊至脅之不從賊殺其女脅之益急榮厲聲詬罵遂遇害

何氏吳人吳永年之妻也金兵道三吳永年與姊及何氏新編卷首下

奉母而逃爲賊所得將繫之何給謂賊曰諸君何不武耶婦人東西惟命爾賊信之行次水濱謂其夫曰我不負君遂投于河其姊繼之

董氏滕縣人許適劉氏建炎初盜李昱剽縣悅其色欲亂之女終不屈斷其首三年盜馬進掠臨淮王宣要其妻曹氏避之曹曰我聞婦人死不出閨房遂遇賊不屈見殺四年盜祝友於滁州掠人爲糧東安民丁國兵及其妻爲所掠妻泣曰丁氏族流亡已盡乞存夫以續其祀賊遂釋夫而害之同時叛卒楊就寇南劍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毅然誓死不受汙遂遇害

嚴道傍賊退人爲收瘞屍所枕藉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或削去卽復見覆以他土其迹愈明

譚氏真陽縣人曲江村士人吳琪妻也紹興五年盜起譚被執盜欲妻之譚罵曰良家女豈若爾耶遂遇害同時南雄李科妻謝氏保昌故村人因虞盜中數日欲犯之謝唾其面曰寧萬段我不汝徇也盜怒劉之

劉氏胸山人適同里陳公緒紹興末金人犯山東公緒倡義來歸時劉歸寧倉卒不得與偕惟挈其子庚以行宋授以八品官累功至正使劉留北方音問不通矢志靡他公緒亦不他娶庚長傾家貲結任俠奔走淮甸

宋史新編卷首下

五

十餘年遂得母以歸劉在北二十五年繚蕭以自給張氏羅江士人女其母楊氏寡居一日親黨有婚會母女偕往其典庫雍乙者從行既就坐乙先歸會罷則乙死于庫提點刑獄張文饒疑楊有私殺乙以滅口遂命劾治并逮其女考掠無實母絕而復蘇者屢辭終不服一日女謂獄吏曰我不勝苦毒將死矣願一見母吏憐而許之謂母曰母寧死筆楚不可自誣女今死將訟冤于天言終而絕於是連三日地大震聲如雷天雨雪屋瓦皆落邦人震恐勸官李志寧疑其獄夕禱于天俄假

縣志事枕有懷隆前驚寤索之不見志寧自念非殺人

有袁姓平門卒忽言張氏饋食之夫曰袁大明日袁至執之袁遽曰願就死問之云適盜庫金會雖歸遂殺之楊乃得免時女死才數日獄上郡勝所居曰孝感坊師氏求豐人父驥宣和中為右正言十餘日凡七八疏論權倖及廉訪使者之害而去女適范世雍子孝純建炎初賊掠方城孝純先被害賊欲汙師氏許以不死師氏罵曰我中朝言官女豈可受賊辱遂害之

陳堂前維縣王氏女節行為鄉人所敬但呼曰堂前猶私家尊其母也堂前年十八歸同郡陳安節歲餘夫卒既葬其夫事親治家有法舅姑安之訓子日新入太學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六

二孫曰綱曰紱咸篤學舅姑亡夫之妹求分財產堂前盡遺室中所有無靳色親屬貧窶不能自存者收養婚嫁至三四十人自後宗族無慮百數子孫遵遺訓五世同居竝以孝友儒業著聞乾道九年詔旌門閭

廖氏臨江貢士歐陽希文之妻也紹興三年盜白甌笠過臨江為所追廖以身蔽姑使希文負之逃賊執廖氏廖正色叱之遂被害是年盜彭友犯龍泉李生妻梁氏義不受辱赴水而死

王氏利州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劉當可之母也紹定三年就義興元元兵破蜀提刑檄當可詣行司議事元

軍營興元王氏義不辱大罵投江而死婦杜氏亦殺于

曾氏婦安寧化人夫死守幼子不嫁紹定間寇至令佐俱逃將樂縣宰黃坪令上蒙王萬全王倫結諸將以拒賊晏首助兵給糧多殺獲賊集愈眾諸將不能禦晏乃依黃牛山自為一砦一日賊遣人索婦女金帛晏召田

丁諭曰賊意在我汝念主母各當用命不勝即殺我因解首飾悉與田丁晏自搥鼓使諸婢鳴金以作其勇賊復退敗鄰鄉依避難者甚眾復與倫萬全共措置析黃牛山為五砦選少壯為義丁賊屢攻弗克所活數萬人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

七

事聞詔封恭人賜冠帔其子補承信郎

王表妻趙氏樂平人表監上高酒稅金兵犯筠葉官逃遇金人縛繫夫婦於市門而入剽趙宛轉解縛并解表謂曰君速去俄金人出趙他指以誤之虜怒殺趙涂端友妻陳氏臨川人紹興九年盜起被驅入黃山寺逼之不從以刃加其頸叱曰我良家子義豈爾辱賊幽之屋壁居數日人咸齎金帛贖其挈賊引端友妻令歸曰吾何面目登涂氏堂罵不絕竟死之

詹氏女蕪湖人父老而貧授經里中女與凡事之甚謹間取給女工手抄列女傳溫讀不輟紹興初年十七歲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一、竊賊破縣女歎曰父子無俱生理我計決  
棄賊至欲加刃父兄女趨前拜曰妾願執巾帶事將  
軍贖父兄命賊釋之女麾手使亟去無顧我我待將  
軍何憾哉隨賊行數里過市東橋躍身入水死

劉生妻歐陽氏安福人以事出惡少來欲侵凌之歐陽  
不受辱而死同縣朱雲孫妻劉氏姑病雲孫割股以進  
而愈姑復病劉亦割股又愈時稱孝婦

謝泌妻侯氏南豐人盜起夢里舍殺人遠近逃避姑疾  
篤不能去侯號泣姑側盜逼之候曰寧死不從盜刃之  
仆溝中賊退漸蘇後夫與姑俱亡子幼父母欲更嫁之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侯曰忍使謝氏無後乎寧貧以養其子雖餓死亦命也  
同縣有樂氏二女父以鬻果為業父紹定二年挈家避  
盜盜掠其舟將逼二女俱不從一赴水死一見殺

謝枋得妻李氏安仁人枋得起兵敗逃入閩武萬戶恐  
其扇變購捕之根及其家人李攜二子匿貴溪山荆棘  
中採草木而食景炎二年冬信兵蹤跡至山中令曰苟  
不獲李氏屠而墟李聞之曰豈可以我故累人遂就俘  
明年徙囚建康或指李言曰明當沒入矣是夕自縊  
而死枋得母桂氏尤賢達自枋得通播婦與孫幽遠方  
無一語語人間之曰義當然也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一、竊賊破縣女歎曰父子無俱生理我計決  
棄賊至欲加刃父兄女趨前拜曰妾願執巾帶事將  
軍贖父兄命賊釋之女麾手使亟去無顧我我待將  
軍何憾哉隨賊行數里過市東橋躍身入水死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九

趙淮妻長沙人也淮事在忠義傳安逸其姓名德祐中  
從淮戍銀樹塢兵敗俱被執淮被害棄尸江濱妾倖一  
軍校帳中乃解衣中金遺左右告之曰趙運使不葬妾  
誠不能忘情願因公言使掩埋之當終身事相公無憾  
矣軍校憐其言使數兵輿如江上妾焚淮骨置缶中自  
抱持操小舟至急流仰天慟哭躍水而死

譚氏婦趙氏永新人景炎二年元兵破其城趙氏抱嬰  
兒隨舅姑匿邑校中為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欲汙  
之趙罵曰吾寧從舅姑以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  
衣襟兩楹之間入軌為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

謝或辭之磨以沙石不滅又燬以熾炭其狀益顯  
與中平妻進賢人少寡景定元年兵亂攜孤女自沉于  
縣之染步曰義不辱吾夫

呂仲洙女名良子晉江人父疾瀕殆女焚香祝天判設  
為粥以進時夜中群鵲遶屋飛噪仰視空中大星燁煜  
如月者三越翌日父瘳守貞德秀表其居曰懿孝

林老女永春人及笄未昏紹定三年寇犯邑入山避之  
卒遇寇欲汙之不從度不得脫給曰有金帛埋於家盍  
同取之甫入門大呼曰吾寧死於家決不辱吾身賊怒

殺之越三日面如生

宋史新編卷百十

童八娜鄴人虎銜其大母女手拽虎尾祈以身代虎為  
釋其大母衛女以去林栗聞于朝祠祀之

韓氏女字希孟巴陵人或曰琦之裔少明慧知讀書開

慶初元兵至岳陽女年十有八為卒所掠將挾以獻主  
將女知必不免竟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尸於練裙帶有  
詩曰我質本瑚璉宗廟供蘋蘩一朝嬰禍難失身戎馬  
間寧當血刃死不作衽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

長號赴洪流激烈摧心肝

王貞婦梁氏臨川人嫁夫才數月會元兵至與夫約曰  
吾義不受汙辱若後娶當告我頃之夫婦被掠有軍士

戶強使從已婦給曰夫在有所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夫  
戶以金帛與其夫并與一矢以却後兵約行十餘里平  
戶即之婦拒且罵曰吾與夫誓天地鬼神寔臨之乃被  
殺數年夫謀更娶議輒不諧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我  
死後生某家今十歲矣後七年當復為君婦明日聘之  
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同云

鄭覃妻董氏覃字季厚明州人靖康二年貢于鄉建炎  
四年春金人陷明州與兄草俱被執脅以刃索金覃指  
所壓釵遺之遂得釋而金兵相屬覃挈小川與董同載  
顧謂草曰萬一不得脫覃豈北面事異國者兄勉主祭

宋史新編卷百十

祀果復為兵所劫迫使之降覃厲辭罵不屈躍水死董  
哭曰夫亡矣與其受辱以生不如死亦自沈其後孫曾  
多舉進士而清之最顯覃累贈太師秦國公董秦國夫

人

劉全子妻林氏福清人全子為福建招撫使倡義抗元  
兵後亡命自經死有司執其妻具反狀林叱曰林劉二  
族世為宋臣欲以忠義報國事不成天也何為反乎汝  
知去歲有以血書壁而死者乎是言兄也死且求治汝  
於地下可生為汝等辱耶遂遇害兄指林空齋也忠義  
有傳

毛惜惜有高郵妓女也端平三年別將榮全據城歸  
便以武翼郎招之全偽降欲殺使者方與同黨王安  
等宴飲惜惜恥於供給安斥責之惜惜曰初謂太尉降  
為太尉更生賀今乃閉門不納使者縱酒不法乃畔逆  
耳妾雖賤妓不能事畔臣全怒遂殺之

明南京戶部主事蒲田柯維祺編

方技

世傳方技尚矣王者使民趨吉避凶而免於札瘥大昏  
之患惟占與醫尤為急焉然非其人則罔攸濟其者擾  
天紀而輕民命果何賴矣宋以二術名者頗眾以賢稱  
者亦不乏王處訥謂多殺短祚是仁人之言也皇甫坦  
謂心無為則身安是道家之旨也郭天信不阿附茲相  
是忠臣之操也龐安時不盡納酬金是廉夫之行也君  
子擬之漢嚴君平唐李淳風云其他談神異者往往出  
於方士如蘇澄隱柴通玄諸人養生延年庶幾陳搏之  
匹與夫蠹國亂政者奚可槩言哉

趙脩已

王處訥

苗訓

馬韶

楚芝蘭

韓顯符

史序

周克明

劉翰

王懷隱

趙自化

馮文智

蒲洪鑑

蘇澄隱

丁少微

趙自然

賀蘭真

柴通玄

甄棲真

楚衍

僧志言

僧懷丙

許希

龐安時

錢乙

僧智緣

郭天信

魏漢津

王老志

玉仔昔

林靈素



皇肅祖 王克明 漢垣人 孫守榮

漢垣人精推步之學晉李守直表為司戶參軍  
漢乾祐中守直鎮蒲津懷異志脩已屢論以禍福不聽  
遂辭疾去明年守直敗脩已得免於禍周祖鎮鄴奏  
軍謀會德帝將害周祖脩已知天命所在密謂曰公位  
極將相居功高不賞之地雖欲殺身成仁何益於事不  
如引兵南渡詣闕自訴則明公之命是天所與也天與  
不取悔何可追周祖遂決渡河之計及即位遷至司天  
監顯德中累加檢校戶部尚書宋初加太府卿卒  
王處訥洛陽人少時有叟至舍煮河石如麵令食之曰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後當為人師又感異夢因留意星曆占候之學仕漢判  
司天監周祖雅相善及舉兵入汴遂命訪求因問劉氏  
祚短事對曰以曆數推之其大祀猶未第多報讎殺人  
結怨天下所以運祚不長周祖蹶然太息於是漢大極  
多得全活廣順中遷司天少監王朴作欽天曆處訥私  
示朴曰此曆不久即差朴深然之建隆應天曆處訥所  
造太平興國中又上新曆遷至司天監卒于熙元  
熙元幼習父業自司天曆算累遷少監奉詔續陰陽  
十卷上之真宗為製序賜名望臺秘要初上所脩儀天  
曆秋官正趙昭益言其一年後必差又焚感度數種

後舉驗熙元頗伏焉熙元官終將作監致仕卒

苗訓河中人仕周為殿前散員右第一直散指揮使陳  
橋推戴訓皆預白其事語在本紀擢至檢校工部尚書  
卒于守信

守信少習父業歷司天臺主簿知筭造太平興國中以  
應天曆小差詔與冬官正吳昭素主簿劉內直造新曆  
及成太宗命衛尉少卿元象宗等同校定號乾元曆頗  
為精密累遷少監卒

馬韶趙州人習天文三式太宗尹京韶一夕造親吏程  
德玄曰明日乃晉王利見之辰德玄惶駭遽入白太宗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三

太宗將聞于太祖詰旦果受遺踐阼韶以救獲免踰月  
起家為司天監主簿累遷太常博士歷長山令卒

楚芝蘭汝州人歷擢司天春官正判司天監事占者言

五福太一臨吳分當於蘇州建太一祠芝蘭獨請建于

京師輿論不能奪官成特遷尚書工部員外郎淳化初

同判監坐事出為遂卒令卒

韓顯符不知何許人少習三式歷靈臺郎累加司天冬

官正顯符專渾天之學淳化初表請造銅渾儀候儀上

其法要十卷其制有九事具天文志自是顯符專測驗

渾儀累加春官正又轉太子洗馬改殿中丞兼翰林

文萃

東序字正倫京兆人補司天學生累遷知監事淳化三年司天鄭昭晏言臣測金火行度須有相犯今驗之天而火行漸南金度漸北有若相避序言此國家欽崇天道聖德所感也序後修儀天曆上之又嘗纂天文曆書為十二卷以獻歷殿中丞權知少監卒

周克明字昭文曾祖德扶唐司農卿祖傑開成中進士歷弘文館校書郎僖宗在蜀傑上書言治亂萬餘言累遷司農少卿傑嘗以大衍曆數有差因敷行其法著極經二十四篇天復中棄官攜家避地嶺表劉隱案聞其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四

名每令占候傑恥以星曆事僭偽乃謝病不出龔襲位疆起之令知司天監事因問國祚脩短傑以周易筮之謂當五百五十龔僭國五十五年而滅蓋傑舉成數以避害耳詳具南漢世家遷太常少卿卒年九十餘傑生茂元亦世其學事龔至司天少監歸宋授監丞卒即克明父也克明開寶中累遷春官正學德初嘗獻所著文召試中書賜同進士出身三年有大星出氏西衆莫能辨或言國皇妖星為兵凶之兆克明請對謂星名周伯所見之國大昌續計文武稱慶以安天下心上從其請拜太子洗馬殿中丞皆兼翰林天文又權州監事後坐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初諸闕獻經用方書三十卷論候十卷全體治世集二十卷世宗嘉之命為翰林醫官建隆初加鴻臚寺丞乾德初考較翰林醫官藝術以翰為優嘗被詔詳定唐本草歷翰林醫官使加檢校戶部郎中雍熙初滑州劉遇疾詔翰馳往視之翰還言遇必瘳既而即死坐責授和州團練副使起為尚藥奉御復為醫官使卒

王懷隱睢陽人初為道士太宗尹京以湯劑祇事太平興國初詔歸俗累遷翰林醫官使詔與醫官陳昭遇等

五

編類經驗方一百卷太宗御製序賜名曰太平聖惠方昭遇本嶺南人醫術尤精驗後加光祿寺丞賜金紫趙自化德州人高祖嘗為景州刺史後舉家陷契丹父知岳脫身南歸寓居洛陽與二子自正自化周顯德中皆來京師悉以醫術稱知岳卒自正試方技補翰林醫學自化歷授醫官副使加至正使卒遺表以所撰四時養頤錄為獻真宗改名調膳攝生圖仍為製序自化頗喜為篇什有詩集五卷

馮文智并州人世以方技為業事太宗真宗至醫官副使祀汾陰加檢校主客員外郎卒咸平中有軍士中流

宋自煩貧耳藥醫不能取醫官閣文顯以藥傳之信  
而顯出上命賜緋又有醫學劉贊亦善此術天武右衛  
都指揮使韓最從太祖征晉陽弩矢貫左臂鏃不出幾  
三十年贊傳以藥出之步履如故特賜金遷醫官

沙門洪蘊本姓藍長沙人以醫術知名太祖召見賜紫  
方袍號廣利大師真宗累轉左街副僧錄洪蘊尤工診  
切每先歲時言人生死無不應辛年六十八又有廬山  
僧法堅亦以善醫著名久遊京師嘗賜紫方袍號廣濟  
大師後還山卒

蘇澄隱字棲真真定人爲道士住龍興觀得養生之術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年八十餘不衰老後唐以來屢有聘命並辭疾不至太  
祖嘗召見行宮謂之曰師累辭召命豈懷土耶對曰太  
梁帝宅浩穰繁會非林泉之士所可寄迹也賜茶絹又  
幸其觀因問其術對曰臣之養生不過靜思鍊氣耳帝  
王養生卽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  
民自正無爲無欲凝神太和黃帝唐堯享國永年得此  
道也上大悅賜紫衣金帛年僅百歲卒

丁少微亳州真源人爲道士持齋戒奉科儀尤爲精至  
嘗隱華山漢谷與陳搏齊名少微志尚清潔搏嗜酒適  
性其道不同米嘗相往還少微善服氣多餌藥年百餘

康康強無疾太平興國二年召赴闕以金丹丹勝商  
玄芝爲獻留數月遣還山數年卒

趙自然繁昌人本名王九始十三疾甚父抱詣青華觀  
許爲道士後夢一老人出青柏枝令啗及覺遂不食惟  
生果清泉而已歲餘復夢向見老人教以篆書數百字  
或云此道家符籙耳嘗爲元道歌言脩煉之要太宗召  
赴闕賜道士服改名自然齎錢三十萬月餘遣還真宗  
召至闕下屢得對賜紫衣改青華觀曰延禧自然以母  
老求還侍養許之時又有鄭榮者本禁軍戍壁州還夜  
遇神人謂曰汝有道氣勿火食因授以醫術救人上賜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名自清度爲道士居上清宮所傳藥能愈大風疾民多  
求之皆刺臂血和餅給焉又有秦州民家子趙抱一者  
常牧羊田間一夕遇異人自是不喜熟食間亦飲酒貌  
如嬰兒素不習文墨口占辭句頗成篇詠有道家之趣  
大中祥符四年至京師猶卅角詔賜名度爲道士自是  
間歲或一至京師常令居太一宮

賀蘭棲真不知何許人爲道士自言百歲善服氣不憚  
寒暑間不食或時縱酒遊市鄼間能啖肉至數斤始居  
嵩山紫虛觀後徙濟源奉仙觀張齊賢與之善真宗  
遣中使召赴闕賜號宗玄大師齎藥服及金帛香

之田租度其待者未幾來還舊居卒時大

三日頂猶執人多異之

崇通玄字又玄陝州人爲道士於承天觀年百餘歲善辟穀長嘯唯飲酒太宗召至闕下懇求歸本觀真宗卽位屢來京師召對語無文飾多以脩身慎行爲說祀汾陰召至行在命坐問無爲之要上賜詩并齋茶藥繒帛詔爲脩道院度弟子二人明年春通玄作遺表自稱羅山太一洞主遣弟子張守元李守一詣闕以龜鶴爲獻又召官僚士庶言生死之理夜分盛濯然香庭中望闕而坐遲明卒同時又有華山隱士鄒隱數水隱士李寧

東史新編卷百全

真宗亦召見行在竝如通玄所賜隱辭賜物不受隱業儒遇道士傳辟穀鍊氣之法頗驗寧精於藥術老而不衰賜號正晦先生

甄棲真字道淵單父人博學善詩賦一應進士舉不中第遂讀道家書久之爲道士年七十五遇異人或以爲許元陽授鍊形養元之訣三年漸反童顏攀高攝危若飛乾興元年秋謂其徒曰此歲之暮吾當逝矣卽自斃殯室不食與所知敘別以十二月二日夜紙衣臥斃卒歲久形如生狼鷲爲尸解棲真自號神光子與隱人傳蟠子以詩往還論養生秘術目曰還金篇凡兩卷

幾何開封人少通四聲字母於九章緝古綴術海島算

并得其妙明相法及聿斯經善推步語休咎無不

中問製崇天曆及司辰星漏曆官至管勾司天監卒

備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落髮東京景德寺爲清遠弟

平動止軒昂語笑無度多行市里褻褻疾趨舉指書空

佇立良久時從屠酤遊飲啗無所擇衆以爲狂遂獨曰

聖人也人有欲爲齋施輒先知以至不召款門指名

取供仁宗每延入禁中徑登坐結趺飯畢遽出未嘗揖

也王公士庶召卽赴然莫與交一言者或陰卜休咎書

紙揮翰甚疾字體逾壯初不可曉其後多驗仁宗嗣未

東史新編卷百全

立默遣內侍至志言所志言所書有十三郎字人莫測

何謂後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入繼衆始悟志言將死

作頌不可曉已而曰我從古始成就逃多國土今南國

矣仁宗遣內侍以真身塑像置寺中榜曰顯化禪師其

後善厚者禮之見額上煖然有光就視之得舍利

僧懷丙真定人巧思出天性非學所能至也河中府澤

州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斤後水暴漲絕梁牽牛

渡于河募能出之者懷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

大木爲權衡狀鈞牛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

以聞賜紫衣誥

人以醫術稱於世者仁宗不豫侍醫數人  
下包絡之間亟命為翰林醫官賜緋衣  
及紫帶希拜謝已又西嚮拜帝問其故對曰扁鵲  
醫師也安敢忘乎帝為築廟于城西隅封靈應侯希至  
殿中省尚藥奉御卒著神應鍼經要訣行于世

龐安時字安常廬州人父世醫授以脉訣安時曰是不  
足為也取黃帝扁鵲之脉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說時  
出新意嘗曰扁鵲寓術於其書而言之不詳意者使後  
人自求之歟予之術蓋出於此又著難經辨數萬言作  
本草補遺為人治病率十愈八九踵門求診者為辟

宋史新編卷百十

十

舍居之活人無數病家持金帛謝不盡取也嘗詣舒之  
桐城有民家婦孕將產七日而子不下百術無所效安  
時度兒已出胞而手誤執母腸不能脫乃隔腹捫兒手  
所在鍼其虎口即縮手遂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  
存焉年五十八亦作門人請自視脉笑曰吾察之審矣  
胃氣已絕死矣遂解卻藥餌後數日與客坐語而卒其  
鄉人屠光遠者嗜酒落魄頗能傳其鍼法云

錢乙字仲陽鄆州人父穎善醫然嗜酒喜游一旦東之  
海上不反乙方三歲母前死姑嫁呂氏哀而收養之  
梅之醫乃告以家世即泣請往迹尋凡八九反積數

宋史新編卷百十

士

以鍼醫已三十年矣初為翰林醫官皇子病  
進黃土湯而愈神宗問狀對曰以土勝水水得其  
平則風自止惟太醫承賜金紫由是公卿宗戚家延致  
無虛日王子病嘔泄他醫與劑加喘焉乙曰是本中  
熱脾且傷奈何復燥之將不得前後復與之曰膏湯王  
不信謝去信宿寢刺竟如言而效又乳婦因悸而病既  
瘳自張不待服乙曰煮郁李酒飲之使醉即愈所以然  
者目系內連肝膽恐則氣結膽衡不下郁李能去結隨  
酒入膽結去膽下則目能瞑矣飲之果效病瘳免歸不  
復出乙於書無不闢不斬斬守古法時度越縱舍卒與  
法會尤遂本草諸書卒年八十二

惟智緣隨州人善醫每察脈知人貴賤禍福診父脈知  
子吉凶所言若神王珪疑古無此王安石曰醫和診晉  
侯知其良臣將死視父知子亦何足怪哉熙寧中王韶  
謀取青唐上言蕃族重僧而僧結災此臘主部帳其衆  
請智緣與俱至邊神宗召見賜金遣乘傳而西遂稱經  
略大師智緣有辯口徑入蕃中說結吳叱臘歸化而他  
族皆因以書款詔頗忘惡之言其僥邊事召還卒

郭天信字佑之開封人以技隸太史局徽宗為端王  
廷朝天信密燕白曰王當有天下既而即帝位因得

武軍節度使佑神觀使與外司  
每託天文以擬之且云日中有黑子常  
不巳京山是黜為京黨所陷連貶行軍司馬竄  
天信至數月死京已再相猶疑天信挾術多能死未  
實令發棺驗視焉

漢津本蜀縣卒也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號李八百  
授以鼎鑪之法嘗過三山龍門聞水聲謂人曰其下  
必有王即沒水抱石而出果王也崇寧初朝廷協考鐘  
律召見獻樂議言律黃帝夏禹聲律身度之說謂人主  
秉賦與眾異請以帝指三節三寸為度定黃鐘之律而

李良新編卷百全

三

指之徑圍則度量權衡所自出也當時以為迂怪蔡  
京獨神之於是請先鑄九鼎次鑄鐘器鼎成賜號沖顯  
處士大晟樂成受羣臣朝賀加漢津虛和沖顯寶應先  
生漢津死後即鑄鼎之所建寶成殿祀黃帝夏禹成王  
尚召而良漢津俱配食諡漢津為嘉成侯有馬賁者出  
京之門在大晟府十三年方議樂時依違其間無所管  
正權至通議大夫徽猷閣待制名器之濫如此

王老志濮州人遇異人於句中自言吾所謂鍾離先生  
也予之丹服之而往遂棄妻子結草廬田間時為人  
林和三年召至京師館蔡京第嘗賦書一封

徽宗嘗讀乃昔歲秋中與喬劉二妃游好也由其  
信之封為洞微先生朝士多從求書其門如市嘗獻  
叩鑑法命鑄之既成謂帝與皇后他日皆有難請時坐  
鑑下思所以微懼消變者焉歸未得請病甚始許歸濮  
而死詔賜金以葬贈正議大夫

王仔昔洪州人自言遇許遜得太洞隱書豁落七元之  
法能道人未來事徽宗召見賜號沖隱處士嘗默祝為  
宮妃療亦目用其符法立愈進討通妙先生仔昔倨傲  
又少謹帝待以客禮故其遇巨閹殆若童奴及林靈素  
有寵恩之陷以事下獄死仔昔之得罪宦者馮浩力最  
多未死時書示其徒曰上蔡遇冤人其後浩南竄至上

宋史新編卷百全

三

蔡被誅

林靈素溫州人以從浮屠學苦其師笞罵去為道士善  
妖幻政和末王老志王仔昔既衰徽宗訪方士於左道  
錄徐知常以靈素對既見大言謂帝為長生大帝君下  
降于世貴妃劉氏方有寵謂為九華王真安妃帝心獨  
喜其事賜號通真達靈先生賞資無算建上清寶錄宮  
密連禁省天下皆建神霄萬壽宮其實無所能解惟稍  
識五雷法召呼風霆間禱雨有小驗而已朝士之習進  
者靡然趨之每設大齋輒費絳錢數萬謂之千道會其



傳其水... 二萬人遂立道學置郎大夫十等...  
釋氏以遂前憾既而改其名稱冠服靈素益尊重  
中奉大夫升溫州爲應道軍節度加號元妙先生  
門羽客冲和殿侍晨出入呵引至與諸王爭道都人  
稱曰道家兩府後遇皇太子弗避太子入訴帝怒斥還  
故里又徙置楚州而已死遺奏至僞以待從禮葬焉  
皇甫坦夾江人善醫術高宗召見問何以治身坦曰心  
無爲則身安人主無爲則天下治爲太后治目疾立愈  
帝厚賜之一無所受復問以長生久視之術坦曰先禁  
諸欲勿令放逸升經萬卷不如守一帝書清靜二字以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五

名其卷且繪其像禁中

王克明字彥昭樂平人後徙湖州烏程紹興乾道間名  
醫也魏安行妻風痿十年不起克明施鍼而步履如初  
盧州守王安道風禁不語旬日他醫莫知所爲克明令  
熾炭燒地灑藥置安道于上須臾而蘇命使黑鹿谷過  
姑蘇病垂死克明治之明日愈名聞北方張子蓋救海  
州戰士大疫克明時在軍中全活者幾萬人克明頗知  
醫好俠尚義常數千里赴人之急初試禮部中選累任  
官王炎宣撫四川辟克明不就炎怒劾克明避事坐  
貶秩後遷至額內翰林醫痊局賜金紫卒

表道人姓何氏名中立膺山人治進士業紹興末  
平江倏若狂者衣白欄勾食于市夜止天慶觀久之衣  
益敝以莎緝之遊妙嚴寺臨池見影豁然大悟問休咎  
輒奇中孝宗在位夜夢有莎而跣哭而來弔問之曰臣  
蘇人也詰其故則不肯言寤以語中官月餘成恭后崩  
莊文繼卽世中官因言臣微時聞蘇有何姓者類夢中  
人帝大驚召之不至帝念恢復大計累歲未有所屬后  
位虛且久乃焚香默祈遣中官致贊不言所以道人見  
之掉首吳音曰有中國卽有外夷有日卽有月不須問  
趣之去帝賜號通神先生爲築菴觀中賜衣數襲皆不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五

受又嘗遣中官問中原事道人授紙筆口誦有胡孫拖  
白不終場及也須還我二百州之語後頗驗光宗召之  
亦不至慶元中卒道人耐寒暑啖肉至十數斤獨不飲  
酒死前一日取寄衣於郭氏既至端坐而逝太皇太后  
前兩夜夢其求衣亟命特賜後一日至遂易之以瘞  
孫守榮富陽人幼病瞽遇異人授風角鳥占之術其法  
以音律推五數播五行以知休咎復授以鐵笛守榮因  
號富春子吹笛市中人初不異也寶慶間遊吳興聞熊  
樓鼓角聲驚曰旦夕且有變士人當有典郡者越兩月  
潘丙作亂王元春以告變功典郡自是富春子之名大

顯丞相史嵩之頗喜之一日庭鵲噪令之占曰來日  
時常有寶物至明日李全果以王柱斧為貢士大大威  
詢履歷中榮不盡答私謂所知曰吾以音推諸朝紳互  
有贏縮宋祿止殆終乎後為嵩之所忌誣以罪貶死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一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一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二

列傳一百八十二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熊

外戚上

夫外戚之臣憑寵則驕據權則恣驕恣不已則亂自昔  
然也宋徽前軌凡后妃家母得除二府而駙馬都尉須  
七年始遷其後雖母后臨朝無敢或紊成憲宋之家法  
有足稱者矣雖然南渡韓侂冑賈似道非緣戚里進哉  
蟻穴不塞終潰隄防可不慎歟

杜審琦

弟審琦審琦審琦審琦

賀令圖

揚州

王繼勳

劉知信

宗

劉文裕

符惟忠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二

李昭亮

郭崇仁

劉美

子從德從德從德

楊景宗

李用和

子璋璋

曹佺

從弟佺

張堯佐

柴宗慶

杜審琦安喜人昭憲皇太后之兄也弟審王審瓊審璘

審進世居常山以積善聞審琦仕後唐為義軍指揮使

卒審王亦早卒太祖贈審琦左神武衛大將軍以其子

彥超為西京作坊使彥超卒贈左領軍衛大將軍

審瓊建隆初授檢校國子祭酒累遷右衛大將軍權判

右金吾街仗事又兼點檢行衛步軍司事卒年七十

審璘審瓊性醇質畏慎里閭清肅人皆稱之加贈

本朝平定

州事以左右之未幾河大決太祖怒不即奏遣使  
案鞠論恕棄市免審聲官俄復之令致仕卒諡溫肅加  
贈太傅

審進建隆三年改右羽林大將軍乾德中歷知陝州運  
政保義軍節度太宗累加至檢校太師上以審進年高  
不當煩以劇務授右衛上將軍奉給如故雍熙四年復  
授靜江軍節度端拱元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是歲卒年  
七十九贈中書令諡恭惠審進鎮陝二十餘年勸農敦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本民庶便之雖位居節制無驕矜之色人推其醇厚景  
德三年追封京兆郡王後贈尚書令子彥鈞彥彬

彥圭起家六宅副使累遷沙州觀察使出知定州雍熙  
中北伐命副米信為幽州西北道行營都部署彥圭不  
容軍士哺食設陣不整以致亡失坐左遷均州團練副  
使卒于貶所加贈太師子守元

彥鈞起家補供奉官累遷密州觀察使出為并代副都  
部署卒贈安化軍節度

守元歷遷如京洛苑使後領梧州刺史連為并代鎮定  
高陽關鈴轄卒

遷陝州并功自三班奉職累功遷至大名府鎮守陝  
州團練使卒

賀令圖開封人父懷浦孝惠皇后兄也仕軍中為散騎  
揮使後為岳州刺史領兵屯三交雍熙三年春從楊業  
北征沒於陣令圖少謹愿諫太宗左右洎即位補供奉  
官歷平州刺史充幽州行營壕砦使會父戰死起家為  
六宅使領本州團練使護瀛州屯兵先是令圖控兵邊  
郡十餘年多可邊寨利害及幽薊可取之狀上信之故  
有岐溝之舉既而師敗議者皆咎其貪功生事令圖輕  
而無謀吳丹將耶律遜寧號于越者使謀給曰我從罪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本國願歸南朝無路自拔幸君侯少留意焉令圖私遣  
以重錦十兩是年十二月于越率眾入寇大將劉廷讓  
與戰于君子館令圖為先鋒被圍數重于越傳言軍中  
願得見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而終獲大功即引麾下  
數十騎逆之于越反縛令圖而去令圖與其父首謀北  
伐一歲中父子皆陷焉令圖時年三十九是役也別將  
楊重進亦死之

王繼勳孝明皇后同母弟也累遷保寧軍節度觀察留  
後領虎捷左右兩都虞候權侍衛步軍司事繼勳所為  
多不法上念有不及之罪也乾德四年為部曲所訟詔中

之解兵初為彰國軍留後奉朝請繼勳自以失職  
常快快專以鬻割奴婢為樂前後多被害詔削奪官爵  
俄又配流登州未至改右監門率府副率開寶三年命  
分司西京繼勳殘暴愈甚洛民苦之而不敢告太宗即  
位有訴者命雷德驥來傳往勒之繼勳具伏手所殺婢  
百餘人乃斬繼勳洛陽市

劉知信字至誠邢州人父遷晉滑州奉國軍校從驍將  
皇甫暉禦邊有功早卒母即昭憲太后妹也知信三歲  
而孤建隆三年起家授供奉官歷事三朝累官建武軍  
節度觀察留後知永平軍府又再知天雄軍真宗北巡  
宋史新編卷百全

四

充駕前副都部署歷知河陽昇州景德元年車駕幸澶  
淵命為東京都巡檢使復知定州二年以疾求還京至  
鎮州卒年六十三贈太尉天平軍節度知信中外踐歷  
最為舊故以循謹聞于承宗承渥

承宗幼善射兼習書數以蔭補殿直寄班祇候歷宮苑  
使知雄州河北緣邊安撫使在郡有治迹詔書嘉獎累  
遷東上閣門使徙鄜延都鈐轄卒承渥蔭補殿直累任  
使喜為條奏至供奉官閣門祇候

劉文裕字以寧保州保塞人簡穆皇后從孫也祖正晉  
幽州營田使兼平州刺史父審琦武牢關使從征李重

胤有傳文裕開寶四年起家補殿直太宗擢為內弓  
庫副使出為秦隴巡檢有李飛雄者太保錡之孫秦州  
節度判官若愚之子性兇險不為其家所容常往來京  
師魏博間與無賴惡少游處縱酒博為務以其父故  
盡知秦州倉庫所積及地形險易真備多少又有妻父  
張季英為鳳翔蓋屋尉飛雄自京師往省之因乘季英  
馬詐為使者夜抵廐置呼卒索馬卒乘炬出迎飛雄以  
私市馬纓示之卒不能辨即授以馬一卒乘馬前導以  
巡邊為名因矯詔率巡驛殿直姚承遂等從行先是秦

五

州內屬羌人為寇朝廷遣周承瑨田仁朗王侁梁崇質  
韋翰馬知節及文裕領兵屯清水縣飛雄至稱制盡縛  
之承瑨等見姚承遂數輩同至不覺其詐仁朗獨號泣  
求詔書飛雄叱之曰我受密旨以若輩逗撓不用命令  
盡誅汝豈不聞封州殺李鶴邪詔書汝豈得見上即位  
時嶺南使者言封州李鶴不奉法詔即誅之故飛雄引  
以為言將械承瑨等詣秦州戮之因據城叛遂驅承瑨  
等行初飛雄詐宣制時自言我上南府時親吏文裕因  
哀告飛雄曰我亦嘗依晉邸使者豈不營救之乎飛雄  
低語謂文裕曰爾能與我同富貴否文裕得其詐許之

即轉其文裕策馬前附耳語仁朗仁朗其  
若威狀飛雄共前視之又釋其縛仁朗奮起搏飛雄  
與文裕共擒之送秦州獄鞠得實飛雄承遂等坐要斬  
夷飛雄家廐置卒亦夷其族文裕後累遷高陽關都監  
雍熙初徙屯三交加領順州團練使從潘美北征坐陷  
失驍將楊業削籍配隸登州事具業傳歲餘上知其情  
召文裕還遷至容州觀察使出為鎮州兵馬部署卒於  
屯所年四十五贈寧遠軍節度

符惟忠字正臣懿德皇后外家三世孫也以外祖母賢  
靖大長公主陰為三班奉職後擢至西染院副使權提

宋史新編卷百十一

六

軍倉草場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開封主簿樂誥宰  
相王曾外孫也或風使薦之惟忠不從曰誥無善狀安  
可以勢使我既而誥果以賊敗惠民河與刁河合流歲  
多決溢害民田惟忠自宋樓鎮碾灣橫隴村置斗門殺  
水勢以接鄭河圭河自是無復有水害累遷西上閣門  
副使契丹遣使求地惟忠副富弼往報使還閣門使道  
奉贈客省使眉州防禦使

李昭亮字晦之明德皇后兄繼隆子也四歲補東頭供  
奉官累遷至武寧軍節度使代李用和為殿前副都檢  
擇使時承平久將士多因循樂縱弛昭亮本將家守雖

以厚澤建然習軍中事既統宿衛政尚嚴多所建  
軍備軍備博爭勝負微坐株相擊士皆惶駭昭亮  
之杖其主者禁兵自是頓肅歷拜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判大名府仁宗以奎金紋羅青曰李昭亮親賢勳舊  
命其子惟賢持以賜徙定州改天平彰信泰寧軍節度  
使在定州數言老疾不任邊事願還京師乃以為景靈  
宮使又改昭德軍節度使卒贈中書令諡良僖昭亮為  
人和易練習近事於吏治頗通敏善委任僚佐以故數  
更藩鎮無他過惟賢字實臣以父蔭為三班奉職累遷  
四方館使卒惟賢善宣辭令習朝儀仁宗頗愛之

宋史新編卷百十一

七

崇仁字永年字文之子章穆皇后弟也累擢捧日天  
武四廂都指揮使賀州防禦使高陽關路馬步軍副都  
總管以疾落軍職改磁州防禦使卒贈彰德軍節度觀  
察留後崇仁雖外戚朝廷未嘗過推恩澤其為解州團  
練使十年不遷嘗除知相衛二州皆辭不行其性蓋慎  
靜云

劉美字世濟并州人父通事在章獻皇后傳后通長女  
也美后兄也歷官洛苑使領勤州刺史真宗欲委其  
以後恩讓中較者數四遷至侍衛馬軍都虞候加武衛  
將軍度觀察留後卒贈太尉昭德軍節度錄其子從

後唐后諒為太后臨朝遷從德至恩州其馬都總官知  
州卒贈保寧軍節度使諡康懷恤典特厚語在后錄  
永年

後唐字景元娶荆王元儼女累遷宣州觀察使同勾當  
三班院請補外白效以知名州漳水益從唐穿隋故渠  
以殺水勢治人便之徙邢州召還復領三班院出知襄  
州徙真定府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卒贈昭慶軍節度使  
諡良惠從廣性謹飭然喜交士大夫時頗稱之

永年字若錫生四歲授內殿崇班許出入兩宮仁宗使  
賦小山詩有一柱擎天之語帝奇之年十二始聽出外

宋史新編卷百十一

累遷康州團練使為陝州都監以破賊功連擢幹辦皇  
城司歷知涇州又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凡三除防禦  
使皆為言者所論而寢知代州契丹取西山木積十餘  
里蹇載相屬於路前守不敢過永年遣人焚之一夕盡  
上其事帝稱善帝嘗問禦戎策對合旨書忠孝字以賜  
英宗立歷遷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太原定州路副都  
總管王師征安南永年請先士卒度富良江取賊以獻  
未許遷邕州觀察使步軍副都指揮使卒贈崇信軍節  
度使諡莊恪

永年及字元之開封府尉氏人家本茶商娶劉美女初

永年及字元之開封府尉氏人家本茶商娶劉美女初  
太后崩換潭州防禦使赴本州言者論李良微倖得  
官降秩滁州安置歲餘徙壽州致仕還京師卒

後坐事屢黜屢起為汝州鈐轄祀明堂草以願還所政  
官求為郡仁宗謂輔臣曰景宗性貪虐老而益甚郡不  
可予也乃復以為建寧軍留後提舉四園苑改提舉在  
京諸司庫務卒贈安武軍節度使兼太尉諡莊定景宗  
起徙中以外戚故至顯官然性暴戾所至為人患復使

宋史新編卷百十一

九

酒任氣奉賜隨費無餘云  
李用和字審禮仁宗母宸妃弟也少窮困劉美女為三  
班奉職累遷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景靈  
宮使兼侍中卒贈太師中書令諡恭僖帝為提碑曰親  
賢之碑初帝念母不逮養故外家榮寵特厚用和列位  
將相能小心靜默推遠權勢論者稱之子璋  
璋字公明以恩補三班借職累遷武勝軍節度使殿前  
都指揮使仁宗書忠孝李璋字弁祕書賜之宴近臣基  
王殿酒半命太監二飲韓琦及璋如有所屬帝崩以武  
成軍節度使知鄆州京東盜白日殺縣令略人道中



唐劉備植盜為表止發卒城州西關調夫修路數  
里道植柳人指為李公柳知鄧州坐失舉改節振武  
軍知鄧州卒贈太尉諡忠惠弟瑋

瑋尚周陳國大長公主積官濮州團練使以瑋與  
主不相能所生母又忤主意主中夜扣禁門入訴瑋  
恐自劾坐罰金後數年終不復協主降封還宮瑋落  
馬都尉知衛州未幾主徙封復瑋都尉主薨瑋以奉主  
亡狀貶秩陳州安置赦還至建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師  
卒贈太師中書令

珣字公粹以蔭為閤門祇候累遷均州防禦使知相州

宋史新編卷百全一  
宋幾遷相州觀察使時劉末年亦同除官知制誥楊敏  
以為不可開僥倖之門御史范鎮復論之命遂寢感  
中遷宣州觀察使知潁州哲宗初進泰寧軍留後提舉  
萬壽觀復知相州卒

曾伯彬之孫忠聖光憲皇后弟也性利易美  
度通音律善英射喜為詩自右班殿直累遷至保靜軍  
平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忠聖嘗使加兼待中  
封濟陽郡王神宗每召訪以政然退朝終日語不及公  
事帝謂大臣曰曹上端拱算過善自保真純臣也以  
每節度使司徒兼中書令為太一宮使哲宗即

宋史新編卷百全二  
卒年七十二贈太師追封沂王從弟偕子評議  
權字光道少以節俠自喜累官華州防禦使知相州徙  
河陽總管卒嘗從梅堯臣學詩堯臣稱之

評字公正以父任累官至寧遠軍留後平海軍節度使  
佑神觀使使契丹者四館伴者十二在閤門十二年預  
修儀制多所增損性喜文史書有楷法尤善射左右手  
如一夜或滅燭能中在戚里號為湛厚卒年六十六贈  
開府儀同三司

諤字公善以蔭遷至安德軍節度使醴泉觀使與兄評  
同日拜命立雙節堂於家戚里榮之性謹密習熟典故

卒年六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定

張堯佐字希元河南宋人溫成世父也第進士歷知  
開州還判登聞鼓院時溫成方為脩媛欲以門閥自表  
異故堯佐稍進用權開封府推官又提點府界公事諫  
官余靖言用堯佐不宜上遽未幾遷至給事中端明殿  
學士拜三司使明年諫官包拯陳升之吳奎言法制刑  
敝實自堯佐臣等竊惟頌昵之私聖人不免惟處之有  
道使不踐危機斯為得矣未幾連拜淮康軍節度使兼  
牧制置使宣徽南院使景靈宮使賜二子進士出身  
尋復旨陛下即位僅三十年未有失道敗德之事乃五

近習與執政大臣也蓋女謁近習知陛下繼嗣未立  
既有所私莫不潛有趨向執政大臣不能規諫乃從諛  
順旨高官要職惟恐是佐不滿其意致陷陛下於私昵  
後宮之過御史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欲廷議不許是  
日堯佐辭宣徽景靈待從之未幾復以宣徽使判河陽  
舉正又抗論徙鎮天平軍卒贈太師堯佐持身謹畏頗  
通吏治以戚里進遽至崇顯戀嫺恩寵爲世所鄙從弟  
堯封孝謹好學第進士爲石州推官次女卽溫成也累  
贈至中書令清河郡王諡景惠

柴宗慶字天祐大名八祖禹錫父宗亮宗慶尚太宗女  
升行爲禹錫子拜左衛將軍駙馮都尉領恩州刺史歷  
拜彰德軍節度使仁宗連徙永清彰德軍拜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徙節武成軍出知澶州未行改陝州潞州後  
判鄭州以縱部曲擾民召還奉朝請久之出判濟州用  
御史中丞賈昌朝言留不遣卒贈中書令諡榮密主先  
宗慶沒宗慶歷官多過失性極貪鄙積財鉅萬而薄於  
自奉及終以無子獻其貲產仁宗以幼女尚在不許

列傳一百一十五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外戚下

王貽永 李遵勗 子端懿 端愿 端懋 曾孫淵

高遵裕弟遵憲漢縣士林子公紀公紀子世則

張敦禮  
任澤  
孟忠厚從子鄭昉裔

韋淵 錢忱 邢煥 吳益弟蓋

潘永思 夏執中 李道 韓同卿

楊次山子谷石

王貽永字季長溥之孫也初名克明頗通書不好聲妓

尚太宗女升父行改今名授右衛將軍駙馬都尉歷遷  
節度使樞密使久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遂加兼侍  
中徙鎮海軍節度使以疾求罷仁宗冀其愈聽罷侍中  
徙鎮彰德至和初復以疾辭拜尚書右僕射檢校太師  
兼侍中景靈宮使卒贈太師中書令謚康靖當時無外  
姻輔政者貽求能遠權勢迄無過父人稱其謙靜

李遵易字公武崇矩孫也好爲文詞第進士大中祥符間召對便殿尚荊國大長公主初名昺帝益遵字升其行爲崇矩子授左龍武軍駙馬都尉累遷寧國軍節度使徙鎮國軍知許州以疾請按唐韋嗣立故事求山陰

初天聖間章獻太后屏左右問曰人有何言  
不答固問之曰臣無他聞但言天子既冠太后宜以  
時還政太后曰我非戀此但帝少內侍多恐未能制也  
又嘗上三說五事論時政補助居多師楊億為文億率  
為制服又與劉筠友善其遺孤通釋氏學將死與浮  
圖楚圓為偈頌卒贈中書令諡和文有閒宴集二十卷  
外館芳題七卷主太宗女也書筆札能為歌詩尤精女  
主居夫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御華麗晚病目真  
宗親其翳左右感泣帝亦悲慟曰先帝伯仲之籍惟  
大主在奈何嬰斯疾竟喪明卒子端懿端愿端懿曾孫

宋史新編卷百全

二

渭  
端懿字元伯性和厚喜問學頗通陰陽醫術星經地理  
之學七歲授如京副使遷華州觀察使以母喪起復為  
鎮國軍節度觀察留後領終制許之服除提舉集禧觀  
出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置弓手局教以戰鬪遂  
如精兵治汶陽堤百餘里以却水患民便之尋除寧遠  
軍節度使知澶州御史中丞韓絳奏端懿無功不當得  
旌節不拜以留後赴澶州數月卒贈感德軍節度使  
良定再贈兼侍中端懿能自刻厲聞善士傾身下之以  
致士大夫與之遊甚得名譽

端懿字公謹以蔭歷邢州觀察使鎮東軍留後知  
三州移廬州富弼謂曰肥上之政何以減於襄陽端  
曰初官喜事節傳以千名則譽者至更事既久知抑  
豪彊制猾吏故毀隨之弼以為然英宗拜武康軍節度  
使知相州請歸除醴泉觀使神宗城隤兀端愿手為趙  
普諫太宗北伐疏以聞連年請老以太子少保致仕哲  
宗立進太子太保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子評歷成州團  
練使知蔡州卒贈冀州觀察使

宋史新編卷百全

三

澶淵端懿走護其喪以歸元豐間因進對袖舊蒙上之  
神宗歎曰近世之賢戚也由是端懿之名益著  
渭字浩然以蔭至通直郎知鄆州崇陽縣靖康元年京  
城被圍羽檄召天下兵鄆部縣七當發二千九百人皆  
未集渭獨以所募六百銳然請行募士多市人不能軍  
渭出家錢買牛酒激犒之即日引而東北過淮蒲圻嘉  
魚二縣之兵始至合而前至蔡渭馳馬先犯敵鋒乘勝  
追北十餘里大與敵遇飛矢蟬集二縣兵亦舍去渭創  
甚猶血戰遂死焉年五十三贈朝奉郎官其三子  
高遵裕字公純宣仁皇后之從父瓊之孫也以父任累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五 宋高宗皇帝 趙昚 爲通鑑軍命遵裕知軍事明年持附順光部圖籍及  
齊唐武勝形勢入獻擢引進副使帶御器械俾歸治師  
師進營武勝城下羌衆逃去遂據其城詔建爲鎮洮軍  
又命知軍事尋以熙河洮岷通遠爲一路進西上閣門  
使榮州刺史充總管洮知通遠軍明年安撫使王韶欲  
取河州遵裕曰古謂舉事先建堡砦以漸而進今兵糧  
未備難以圖遠詔攻河州累不克神宗善遵裕議令專  
管洮岷營嚴未款附者旣而從韶取岷州下之令士衆  
曰生獲老幼與得級同全活者數萬捷聞加岷州刺史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四

明年光圍河岷二州遵裕命將合擊之時朝廷以岷難  
守議棄之詔至賊已潰矣以功進團練使龍神衛都指  
揮使知熙州連坐事黜知淮陽軍元豐四年復知慶州  
詔與諸路討夏國又令節制涇原兵劉昌祚先至靈州  
幾得城遵裕嫉之故不用其計遂以潰歸語在昌祚傳  
貶鄆州團練副使哲宗立復右屯衛將軍主管中獄廟  
卒累贈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從弟遵惠

直字子育以蔭爲供奉官熙寧中試經義中選擢  
詳事歷遷戶部侍郎以龍圖閣學士知慶州卒年五  
十八贈樞密直學士方宣仁后臨朝緝族人一以爲

慶乃舉家事付遵惠遵惠躬表率之人無間言亦能  
嫌自保故不罹紹聖之禍從姪士林

士林字才卿宣仁皇后弟也累官內殿崇班殿直英宗  
書謹守法律四字誨之曰能此則爲良吏矣每欲進擢  
后屢辭輒止喜儒學涉閱經史通大義其卒也加贈昭  
德軍節度使子公紀

公紀字君正歷遷永州防禦使集慶留後性儉約珍異  
聲妓無所好奉祿悉給諸族得任子恩均及孤遠卒贈  
感德軍節度使諡懷僖高宗追封新興郡王子世則  
世則字仲貽以恩補官歷康州防禦使知西上閣門事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宣和末金泛使至徽宗命世則掌客記問該洽應對有  
據自是掌客多命世則金人軍城下又使其軍還進秩  
二等遷知東上閣門使高宗爲康王在艱難中世則常  
在左右寢處不少離及卽位累遷感德軍節度使充萬  
壽觀使進開府儀同三司奉朝請賜第臨安除景靈宮  
使兼判溫州尋以病旬罷後爲萬壽觀使紹興十四年  
召入觀進少保懇求還卒贈少傅諡忠節

向傳範字仲模敏中之子以父任爲衛尉丞娶南陽郡  
王世吉女改內殿崇班帶御器械歷知鄆州兼京西  
安撫使以密州觀察使卒贈昭德軍節度使諡惠簡

經字審禮駕部員外郎傳亮之子以蔭至虞部員外郎  
神宗為穎王選經女為妃改莊宅使帝即位妃為皇后  
進光州團練使以維州防禦使知陳州歲大雪輒弛公  
私餼錢以寬民有司持不可經曰上使我守陳民窮蓋  
我責我自為此不爾累也方鎮別賜公使錢例私以自  
奉去則盡入其餘經獨斥歸有司知河陽會旱蝗民乏  
食經度官廩歲用無餘乃先以圭田租入振救之富人  
爭出粟多所濟活徙徐州累遷定國軍留後復出知青  
州卒年五十四贈侍中諡康懿賜碑篆首曰忠勤懿感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六

經所至勤吏治事皆自省決頗欲以才見於用故數請  
外補累世追封王爵語在敏中及后傳子宗回宗良  
綜字君章知欽縣籍閬里惡少年有盜發用以推迹經  
得歷知隨州漳汾密棣沂七州性寬裕善治劇於嘉禾  
不少怨官累中散大夫

宗回字子發歷官觀察留後諸鎮節度使檢校司空封  
郡王開府儀同三司崇寧初有告其陰事者削官流  
州行二日聽家居省各踰年盡還其故官宗回少驕  
有小才嘗權群牧都監數以蕃息被賞出知蔡州擒

其黨類歲饑發廩與役饑者得濟而官舍聚粟二  
千卒贈檢校少師諡榮縱

宗良字景弼歷觀察留後諸鎮節度使未嘉郡王開府  
儀同三司欽聖后臨朝時陳瑾嘗論其與蔡京相結及  
預政事亦能恪共自守卒贈少保

張敦禮字興寧元年選尚英宗女授左衛將軍駙馬都尉  
遷密州觀察使元祐初謫言變法易令始於王安石成  
於蔡確近者退確進司馬光以臣觀之所得多矣進武  
勝軍留後章惇為政言敦禮詆毀先烈引累罪首責授  
左千牛衛大將軍徽宗立遷至寧遠軍節度使諫官王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七

能甫言神宗禮遇優渥而敦禮詆毀盛德今復與之節  
鉞無乃傷陛下紹述之志乎乃奪節仍為集慶軍留後  
大觀初復節度寧遠軍徙雄武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任澤字天錫濮王夫人之弟也累官嘉州刺史卒贈崇  
信軍節度使諡恭僖澤際會恩寵能自安繩檢英宗欲  
廣其居固辭當任子弗請其篤謹如此

孟忠厚字仁仲昭慈皇后兄彥弼子也后被廢哲宗恩  
眷不衰故忠厚得以仕進靖康元年權衛尉卿二帝北  
遷張邦昌迎后聽政后遣忠厚持書遺康王王卽位尊  
后為太后累除忠厚顯謨閣直學士臺諫六章論列高

崇以太后故難之后聞卽命易武秩趙鼎謂張浚曰太后  
后續辟其功甚大當推恩外家浚乃奏忠厚為寧遠軍  
節度使后崩以祔廟恩起復鎮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  
三司及后大祥封信安郡王充禮儀使歷判紹興府兼  
脩奉檣宮事加少保及管佑陵秦檜當為繼護使憚往  
乃除忠厚樞密使代其行檜與忠厚僚壻也然心實忌  
之山陵事畢忠厚欲歸樞府檜諷言路引故事論列遂  
判福州改判建康又改判紹興會郊赦加恩謝表中丞  
詹大方希檜意論忠厚表辭經侮罷為醴泉觀使檜死  
召還行在授保寧軍節度使判平江再改判紹興過關

宋史新編卷百全

入見復詔充萬壽觀使提舉祕書省卒贈太保忠厚奉  
太后訓避遠權勢不敢以私干朝廷明受之變太后垂  
康忠厚乞裁節本家恩澤帝念擁佑功故眷忠厚特優  
其卒也三千皆除直祕閣官其親屬六人從父彥卿為  
潭州通判建炎三年潰兵杜彥自袁州入瀏陽遂犯善  
化長沙二縣彥卿率民兵拒之賊勢挫俄而民共自  
潰者賊遂乘之斬彥卿支解以徇添差通判趙民彥以  
民兵赴之鏖戰瀏陽城南為賊所得邑士謝淳帥民兵  
為前鋒助民彥戰亦被執併遇害事聞並贈官錄其子  
發朱真帥湖南請立廟從之

崇節度使會祖紳公師封樂平郡王諡僖靖  
皇后父也興裔早孤叔父藻以子字之分以餘貲不受  
請立義莊贍宗族及藻沒解官收追報之義初以后恩  
授成忠郎充幹辦祇候庫歷福建路兵馬鈐轄過闕入  
見詢守令臧否對甚悉孝宗曰卿識時務習吏事行當  
用卿會復置武臣提刑就命為之加領高州刺史帝等  
其數論事加成州團練使累差浙東浙西江東提刑請  
祠歸尋知閤門事兼幹辦皇城司又兼樞密副都承旨  
軍婦楊殺鄰舍兒取其臂釧棄其屍獄成刑部以無證

宋史新編卷百全

九

左出之命興裔復治得實帝喜賜居第遷至潭州觀察  
使復請祠起知廬州移揚州郡大治紹熙初遷保靜軍  
承宣使召領內祠充明堂大禮都大主管大內公事寧  
宗立除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告老授武泰軍節度使  
卒年七十四贈太尉諡忠肅興裔歷事四朝以材名結  
主知中興外族之賢未有其比子損登進士甲科藻亦  
以後恩至太尉保信軍節度使卒封榮國公諡端靖  
輩淵顯仁太后季弟也靖康末官至忠州防禦使高宗  
卽位遷寧州觀察使知東上閤門事言橫行五司尚書  
建元豐舊制乞併引進司歸客省東西上閤門合



一以省冗費從之遂命同官客省四方館制書  
橫不循法度帝慮其有過難於行法遂遷福建路  
總管淵引疾旬祠許之久之落階官除德慶軍節度使  
者起行在除開府儀同三司帝久不召淵聞太后將  
入境乃封平樂郡王令逆于境上既從后歸即令致仕  
又詔奉朝請還少師淵在內不得逞乞致仕任便居住  
從之未幾帝恐其肆橫於外復詔落致仕還召賜第太  
后朝景靈宮淵見后出言詆毀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  
袁州安置數年復故職累遷太保太傅卒贈太師子三  
人訊謙諱訊紹興中官至達州刺史坐過用太后旨降

宋史新編卷百全

十

武德郎與領外監當謙好學能詩官至建康軍節度使  
謙子璞累官明州觀察使十年不遷寧宗嘉其恬退授  
清遠軍節度使致仕卒贈太尉

錢忱字伯誠吳越王俶五世孫父右領軍衛大將軍景  
臻尚仁宗女生忱靖康之難主以先朝女幸而免先是  
戚里例納節旣南渡主為忱請還舊官以為瀘州節度  
使進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紹興末以少師致仕卒  
年八十餘贈太師忱歷事五朝靖共不懈高宗書  
之家賜之子端禮自傳

潘承字文冲開封人以父任歷開封府士二錢前詔

其女為康王妃王即位連進徽猷閣待制諫議大夫  
承旨煥屢奏馬仲言事切當崇澤忠勞可倚黃潛香汪  
伯彥誤國其言多所裨益擢至慶遠軍節度使提舉洞  
霄宮煥涉學有文節儉自持未嘗恃恩私請識者取焉  
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恭簡加贈少師追封嘉國公  
吳益字叔謙蓋字叔平俱嘉興皇后弟也並以恩補官  
高宗與后皆喜翰墨故益蓋兄弟師法亦有書名帝為  
置皇后宅大小學教授以王鑑為之益娶秦檜孫女又  
與王繼先交相薦引故三家姻族皆隲美官益既建節

宋史新編卷百全

上

以檜故授文資累加秘閣修撰直徽猷閣又加直寶文  
閣檜死又升敷文閣待制中丞湯鵬舉乞禡職名以示  
至公自是不復遷顯仁太后葬為檜宮總護使始進少  
保孝宗嗣位再進太師封泰寧郡王卒諡莊簡追封衛  
王蓋亦至節度使累升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少保封新  
興郡王卒贈太傅追封鄭王公蓋子琚習吏事歷鎮安軍  
節度使復以才選除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位至少師  
判建康府兼留守琚嘗使金人嘉其信義琚弟璘  
子璘並至節度使

潘承思賢如叔父也建炎初為開門官贊舍人帶御

之交接為諫官吳表臣所論職職  
金宗言求恩嘗捕魔賊有功復為御器械未幾又坐  
事追一官擢至右武大夫知開門事

夏執中成恭皇后弟也累遷奉國軍節度使提舉萬壽  
觀寧宗卽位加少保執中既貴始從師學作大字頗工  
復善騎射高宗行慶壽禮近戚爭獻珍環執中獨大書  
一人有慶萬壽無疆以獻高宗喜錫香甚渥嘗為館伴  
副使連射皆命中金人駭服孝宗聞其才將召用之謝  
曰他日無累陛下保全足矣人以此益賢之

李道字行之相州人其中女為光宗后初道與兄旺聚  
宋史新編卷百全

眾歸宗澤澤因事斬旺命道掌其軍澤卒道引軍依襄  
陽鎮撫使桑仲仲以為副都統制兼知隨州奏于朝授  
武義郎閤門宣贊舍人仲為霍明所殺道與統制李橫  
率兵縞素圍明于郢明亡去劉豫遣人持書招道道不  
從執其使以聞詔嘉獎之豫怒遣將穆楷攻道道拒破  
之領榮州團練使進武義大夫胡安中守唐州勢孤不  
能自立遂附豫道招之安中復來歸會卒成入寇鎮撫  
使李橫棄襄陽去道亦棄隨南歸後累功至龍神衛四  
廂都指揮使遷鎮南軍承宣使歷捧日天武四廂都指  
揮使知荆南府隆興初湖北諸司劾其過帝曰道持

事可罷久之再為湖北副總管及卒乃遷  
度使贈太尉諡忠毅后既貴進封楚王孫孝友老

至節度使  
同卿恭淑皇后父也累遷慶遠軍節度使加太尉卒  
贈太師諡恭靖同卿季父侂冑聲勢熏灼同卿每懼滿  
盈不敢干政時天下皆知侂冑為后族不知同卿乃后  
父也侂冑敗人始服其識云

楊次山字仲甫恭聖仁烈皇后兄也其先開封人曾祖  
全以材武奮靖康末捍京城死事祖漸以遺澤補官仕  
東南家于越之上虞次山儀狀魁偉少好學能文補右  
宋史新編卷百全

學生以后恩得官至岳陽軍節度使累加太保授安  
慶節度使改封會稽郡王次山能避權勢不預國事  
時論賢之卒年八十一贈太師追封王王子二人谷至  
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末寧郡王石字介之  
乾道間入武學以后貴賜第至保寧節度使進封信安  
郡侯又以檢校少保進封開國公寧宗崩宰相史彌遠  
謀廢立命石與谷白后事在楊后傳理宗既立並授  
府儀同三司充萬壽觀使時寶慶垂簾人多言本朝  
有母后之聖石獨曰事豈容榮言昔仁宗英宗哲宗  
他或尚在幼冲或素絲撫育軍國重事有所未諳

石性恬澹每拜爵命必力辭及恭聖祠廟除太師兄谷  
疑於辭受石力言吾家非有元勳盛德竊恐自速顯  
乃合疏懇辭至再三不受及屬疾除彰德集慶節度使  
進封魏郡王卒年七十一贈太師

東坡新編卷一百八十三

西

東坡新編卷一百八十四

列傳一百二十六

明南京戶部主事蒲田柯維祺編

宦者

古者閹寺司宮門之禁令楊園政立之詞甚遜蓋其所  
處然也後世品秩浸優而謹飭幹敏者率蒙眷顧謀議  
不幸邪佞乘之非有內屬則有外虞若宋之童貫梁師  
成康履藍珪釀成靖康明受之禍方之昔轍奚異矣神  
宗之言曰人才無類顧駕御何如歷代明君曷嘗不界  
之事任然豈至於僭越陵夷也夫苴茅分虎列門戟典  
禁兵漢唐之紀綱大壞而徽宗崇以師傅尤可為朝廷  
羞高宗之寵未極故其禍易弭然豺狼噬而殞首蜚蛇  
螫而斷腕均之為身害也嗚呼率先訓者無愆政豈前  
事者無後患奈二石之闢何

劉承規

秦翰

王繼恩

李神福

周懷政

張崇貴

張繼能

衛紹欽

石全彬

雷允恭

任守忠

閻文應

藍繼宗

張惟吉

甘昭吉

李憲

張茂則

李舜舉

梁從吉

陳衍

程昉

蘇利涉

童貫

梁師成

楊戩

為世章

邵成章

關禮

張繼有武力以方略自任前後戰死身被五十創

不計其數

之至道一年春在本朝

接展請關奏繼恩功當兼機務。大慈以機務急，故  
春觀面配崖州，俄召繼恩還。太宗崩，按行山陵，加領桂  
州觀察使。繼恩初事太祖，特承恩顧，及朋夕中夜馳詣  
府邸，請太宗入太宗忠之故，繼恩莫比。士大夫好進者，  
悉趨焉。真宗初，益豪橫，頗欺罔。世機事與參知政事李  
昌齡、臧題往來多請託，至有連宮禁者。素善胡旦，時將  
加恩，密諉為衰辭。又士人詩頌盈門，坐朋比黜為右監  
門衛將軍。均州安置，籍沒資產多蜀土，僭擬物。昌齡貴，  
忠武軍節度行軍司馬旦削籍長流，尋州繼恩卒，貶所  
後追復官爵恤其家。初李順之獲也，侍御史知雜事呂

宋史新編卷百八十四

四

夷簡按奏以為非是真宗，置不問。建景祐中，有人告李  
順尚在廣州，巡檢使陳文璉捕得之，囚赴闕覆按。皆實，  
朝廷以平蜀將士功賞已行，不欲暴其事，第斬順，賞文  
璉二官。順初起，悉召鄉里富人，大姓令具所有財粟，據  
其生齒足用外，一切發賑，貧乏錄用材能，存撫良善，所  
至無所犯。時兩川大饑，旬日間歸者數萬人，及敗人尚  
懷之，故得脫去三十餘年於就戮云。

李神福開封人，少給事晉王府，歷事真宗，遷至宣政使。  
授宣慶使，領昭州防禦使。是諸司使止，宣政特置使。  
額寵之，卒贈潤州觀察使。福恭厚，每為衛紹欽詔，

不校。在禁闥五十年，稱為長者。然父掌三班無異，  
不能拒請託人，譏其所守。同時內侍有賞神寶，鄧守恩  
王仁睿與神福弟神祐竝以謹恪稱云。

周懷政，并州人，累至入內高品，祥符大禮皆為都監。遷  
至左藏庫使，後領英州團練使，加昭宣使。懷政口侍內  
廷，權任尤盛。中外帑庫皆得專取，多入其家。位望居右  
者，必排抑之。酷信妖妄，有未能者，本斷養為人，凶狡遂  
賂懷政，親信得見，因與侍卒姚斌妄談神怪，以誅之。懷  
政大惑，援能至御藥使，領階州刺史，俄於終南山脩道。  
觀與劉益輩造符命，託神言國家休咎，否臧大臣寇準。

宋史新編卷百八十四

五

鎮永興，能為巡檢，倚準舊望，欲實其事，準好勝，喜其附  
已多，依違之。朝臣屢言懷政之妄，真宗含忍不斥，然漸  
疎遠之。懷政憂懼，會準罷相，懷政愈畏，獲譴不自安。天  
禧四年七月，謀潛召客省使楊崇勳內殿承制，楊懷吉  
閤門祇候楊懷玉會皇城司期以二十五日竊發，殺丁  
謂等，復相寇準奉帝為太上皇，傳位太子。前夕崇勳懷  
吉密告，謂謂即夜偕二人至曹利用第，計議翌日利用  
入奏收懷政斬于城西普安寺。懷王次日始詣樞密院，  
自陳亦坐貶。擢崇勳懷吉官，遣入內供奉官盧守明、鄧  
文慶馳驛捕朱能等，能偵使者至東甲山殺守明以叛。

張繼能字守拙太原人長服丘德明有所論述及境上  
交侵皆先付裁制嘗請置緣邊安撫使如北面之制上  
曰增置署勿徒爲張皇不若委卿靜制之卒年五十七  
贈豈州觀察使

張崇貴字真人事太祖太宗嘗與李繼隆共討李繼遷  
降之累遷崇儀副使內侍右班副都知繼遷復叛圍靈  
州急太宗將棄之廷議未決命崇貴與馮訥乘傳往議  
其事乃益兵固守就命爲靈環慶州清遠軍路監軍又  
爲排陣都監真宗立拜洛苑使右班都知管勾并州軍  
馬使繼遷還加六宅使咸平元年又命管勾鄜延屯兵  
宋史新編卷百十四

泊延安改駐泊都監又爲鈐轄其後繼遷復內擾崇貴  
與張守恩擊敗之又與王榮禦賊再詔褒飭四年領  
州刺史復莅鄜延仍制置沿邊青白監事景德元年繼  
遷死子德明幼崇貴移書諭朝廷恩信自是邊防事宜  
皆崇貴專主之二年春召赴闕面授方略許德明以定  
難節度西平王聽回圖往來放青監禁凡五事而令德  
明納靈州土疆遣子弟入宿衛凡七事德明悉如約惟  
以子弟入質及納靈州爲難故亦禁監如舊不許回圖  
三年九月以德明誓表來上拜皇城使內侍左右班都  
知領州團練使大中祥符元年加昭宣使崇貴久在

連書識義云情傷西人畏服丘德明有所論述及境上  
交侵皆先付裁制嘗請置緣邊安撫使如北面之制上  
曰增置署勿徒爲張皇不若委卿靜制之卒年五十七  
贈豈州觀察使

張繼能字守拙太原人長服丘德明有所論述及境上  
交侵皆先付裁制嘗請置緣邊安撫使如北面之制上  
曰增置署勿徒爲張皇不若委卿靜制之卒年五十七  
贈豈州觀察使

崇儀副使同王繼恩平蜀寇宗時歷昭宣使卒紹欽  
新復少恩不爲衆所附太平興國中江東有僧詣闕請  
修天竺壽昌寺且言寺成願焚身以報太宗允其請命  
紹欽往督營繕既訖役遽積薪於廷請僧如願僧言欲  
見至尊即謝紹欽曰昨朝辭日親奉德音不煩致謝僧



又柳按而焚之

石全彬字長卿真定人父知顯由中商品事太祖太宗真宗遷至莊宅使歷并代州卒全彬以知顯奏補至西頭供奉官嘗擒陝右羣盜解延州圍除并代州都監加內侍押班進鈴轄徙廊延還為押班懷智高寇廣南以為湖南江西路安撫副使出桂林請于宣撫使狄青願獨當一隊以自效於是使將左方兵力戰于邕州事平領綿州防禦使張貴妃之喪過制皆劉沆王洙與全彬共為之遷至入內副都知領信武軍留後後為

宋史新編卷百十四

人

延福宮使卒贈太尉定武軍節度使諡恭僖

雷允恭開封人初為黃門頗慧黠遷至西京作坊使普州刺史入內侍省押班真宗崩章獻后臨政丁謂潛結允恭凡機密事令傳達禁中由是允恭勢橫中外及為山陵都監司天監邢中和為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類汝州秦土墳允恭曰何不就中和曰恐下有石與水爾允恭曰上無他子若如秦王墳何不可中和曰祗恐覆按不及七月之期耳允恭曰第移就上宋我走馬入見太后足允恭入白其事章獻意不然曰出與山陵使議可也時丁謂為山陵使允恭具道所以

謂唯而已聖帝上穴果有石屑水出允恭竟以是并坐盜金寶物死籍其家中和流沙門島謂竄海上

任守忠字穆岳陰入內黃門累轉上御藥供奉章獻時守忠與都知王德明等交通請謁權寵過盛仁宗親政連謫監英州酒稅遷至宣政使洋州觀察使為入內都知帝未有嗣意英宗守忠議援立昏弱以微大利及英宗立拜宣徽使安靜軍留後守忠又語言誕妄離間兩宮知諫院司馬光請誅之英宗猶未行宰相韓琦出空頭敕一道命政歐陽脩已簽趙鼎難之脩曰第責之韓公必自有說琦坐政事堂立守忠庭下曰汝罪當死

宋史新編卷百十四

九

貶保信軍節度副使斬州安置填敕即日押行琦意以為緩則中變也久之為左武衛將軍致仕卒

閻文應開封人承翰子也遷至入內副都知仁宗時宰相呂夷簡與文應相結郭后之廢文應有力焉后既廢楊尚二美人公無寵專夕仁宗禮為弊或累日不進食楊太后亟以為仁宗未能去文應早暮入侍言之不已仁宗厭其煩語應曰諾文應即以氈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涕泣詞說云云不肯行文應罵曰官婢尚何言驅使登車既而仁宗欲復后文應大懼會后有小疾挾醫診視數日暴崩帝遂召宣徽使恩州團練使時諫官劾其

婦其子。子良出之二。夫人之出宮也。蓋其子良入宮。父號。子城楊太后。嘗許以爲后。宋繆不可。王曾呂夷簡察其相繼諫。陳氏女將進御。士良聞之。邊見仁宗曰。子城太后。臣家奴僕官名也。陛下納其女爲后。無乃不可乎。仁宗遽命出之。文應後徙相州。鈴轄卒贈汴州觀察使。

藍繼宗字承祖。南海人。事劉鋹爲宦者。歸朝。年十二。遷爲中黃門。歷事太宗真宗仁宗。遷至左驥驎使。忠州防禦使。歷昭宣宣政宣慶使。累上章求致仕。以景福殿使。邕州觀察使。家居養疾。卒。諡傳靖。繼宗謙謹。每領職未

宋史新編卷百十四

久。輒請罷。家有園池。退朝。即亟歸。謂同列曰。我欲種花卉。弄游魚。爲樂。爾景福殿置使。自大中祥符間。至繼宗授者。纔三人。

張惟吉字祐之。開封人。補入內黃門。累遷如京使。果州團練使。領皇城司。卒。諡忠安。惟吉任事久。頗見親信。而言弗阿。徇惡貴妃。薨。將治喪。惟吉曰。事干典禮。須聞宰相。既而宰相不能執議。惟吉深非之。

甘昭吉字祐之。開封人。初以內侍殿頭爲英韶州巡檢。捕盜有功。累遷入內。副都知。英宗以明衛功。遷至供奉。庫使。康州刺史。昭吉嘗曰。先帝知臣朴直。自小官。即用

此分當從。今願得酒。端陵寢足矣。昭吉嘗曰。昭陵使加如京使。還朝。未辭職。以左龍武軍大將軍。夜仕卒。昭吉敦實。慎密。人土稱之。

李憲字子範。祥符人。山入內黃門。稍遷供奉官。神宗初。論邊事。合旨王韶。上書請復河湟。命憲往視師。與韶收河州。遂爲鳳河。經略安撫司。幹當公事。會未征合。攻破踏白城。圍河州。憲破木征降之。以功加昭宣使。肅州防禦使。既還朝。令乘驛計議。秦鳳熙河邊事。諸將皆聽節度御史中丞鄧潤甫等極論其不可。章再上弗聽。冷雞朴誘山後生元。擾邊。木征請自效。衆以爲不可。

宋史新編卷百十四

憲聽之。往殺獲萬計。斬冷雞朴。董氈懼。即遣使奉贊效。肅遷宣慶使。時兵餉不繼。詔憲兼經制財用。裁冗費。什六元豐中。五路出師。討夏國。憲領熙秦軍至西市。新復蘭州。城之請建爲帥府。帝又詔憲領兵直趣興靈。董氈亦稱欲往。宜乘機協力。入掃巢穴。憲旣不能至。靈州董氈亦失期。師無功。憲欲以開蘭會。邀功。弭責。同知樞密院孫固論之。帝釋弗誅。復上再舉策。兼陳進築五利。且從之。會李彝舉入奏。具陳師老民困狀。乃罷。立趣。遣關進。嘉祐殿使武信軍。留後復還。熙河仍兼秦鳳。夏人入蘭州。破西關。降宣慶使。又坐妄奏。功狀罷。

內省職事書宗正政求與軍路副都總管提舉崇福宮  
御史中丞劉摯論憲食功生事連累右千牛衛將軍分  
司南京居陳州卒紹聖初贈武泰軍節度使並放格同  
時有宋用臣者神宗每訪以外事惟憂焚赫朝士好進  
者爭諂附之元祐初自宣政使貶紹聖遷至蔡州觀察  
使入內副都知卒贈安化軍節度使諡僖敏王中正者  
神宗命經度熙河言可取狀遂從王詔入治城壁守具  
已而受詔會師靈州共助糧絕士卒多死坐貶元祐再  
貶紹聖復嘉州團練使卒右得一者元祐初坐管皇城  
殘刻降左藏庫使卒贈隨州觀察使三人並開封人劉

宋史新編卷百八

十一

摯論其罪合李憲為四內云

張茂則字平甫開封人歷事神宗進入內都知累乞退  
休言廩食過量積而未請者七年乞令三司毀券詔褒  
之仍進其官哲宗遷寧國軍留後加兩省都都知卒年  
七十九茂則性儉素紹聖論元祐人以茂則嘗預任使  
道貶左監門衛將軍崇寧中入黨籍

本舜舉字公輔開封人神福其曾祖也舜舉少補黃門  
事仁宗英宗神宗遷至內侍押班制置涇原軍馬五路  
師出無功議再舉李憲督饋糧民德前役死於陳縣皆  
憐行出錢百緡不能雇一夫至械縣令以督不能集曉

舉人奏乃罷兵退詣中書王珪迎勞之曰朝廷以邊事  
屬卿班及李留後無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卿  
大夫之辱相公當國而以邊事屬一內臣可乎內臣正  
宜供禁庭酒掃豈可當將帥之任聞者代珪慙焉轉嘉  
州團練使沈括城永樂遣舜舉計議被圍急斷衣襟作  
奏曰臣死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賊尋以死聞贈昭信  
軍節度使諡忠敏舜舉資性安重與人言未嘗及宮省  
事頗覽書傳能文辭筆札神宗嘗書數語賜之曰李舜  
舉公忠奉上恭勤檢身始終惟一以安以榮

宋史新編卷百八

十二

慶路駐泊兵馬鈐轄敗夏人獲其酋領又討平寧州叛  
卒以功升都鈐轄累官永州團練使為副都知贈成德  
軍節度使諡敏恪李祥者亦開封人以材武為兵馬都  
鈐轄在熙河二十年以宣慶使內侍押班卒

陳衍開封人累官左藏庫使文州刺史出為真定路都  
監紹聖中御史來之邵言衍在宣仁垂簾日恬寵驕肆  
張商英亦論衍交通宰相御服為之賜珠結託詞臣儲  
祥為之賜膳蓋指呂大防蘇軾也衍坐貶監郴州酒稅  
務劉惟簡以援引張士良梁知新以黨附皆得罪已又  
編管白州徙配朱崖章惇起獄誣元祐諸大臣云結衍

韓琦立士良嘗與衙同在宣仁后閣因郡州召使  
之士良但言宣仁淵留之際衍嘗可否二府事及用  
資付外而已鍛鍊無所得安博學京乃奏衍疏隔兩宮  
斥隨龍內侍十餘人于外以剪除人主腹心羽翼意在  
動搖大逆不道乃詔處死

程昉開封人熙寧初為河北屯田都監累遷達州防禦  
使制置河北河防水利悖慢豪橫為御史盛陶所論始  
王安石興水利故曠用昉扶安石勢慢韓琦後安石  
覺其虛誕亦疎之以憂死贈輝州觀察使遂罷都大制  
置河防水利司

宋史新編卷百十四

四

蘇利涉字公濟初為入內內品歷事仁宗英宗神宗至  
內侍押班副都知轉海州團練使卒年六十四贈奉國  
軍節度使諡勤僖利涉嘗幹當皇城司循故事相卒選  
報不皆以聞後石得一代之事無巨細悉以奏往往有  
緣飛語受禍者人始以利涉為賢

童貫少出李憲之門性巧媚以供奉官主明金局于統  
始與蔡京游京進貫力也京既相贊策取青唐因力薦  
貫用李憲故事監王厚軍累遷武康軍節度使加檢校  
司寇恃功驕恣所置將吏皆撻取中旨不復關朝廷廢  
碑京意及除開府京曰使相豈應授宦官不奉詔政和

初韓琦太尉使遼或言宦官為上介國無人不帝因  
遣貫賂光欲見之且因以視國耳使還歷開府儀  
同三司簽書樞密院河西北兩府不三歲領院事更武  
信等九鎮太傅涇國公時稱蔡京為公相因稱貫為媼  
相將秦晉銳師深入河隴薄于蕭關古骨龍謂可制夏  
人死命遣大將劉法取朔方法不可貫逼之法不得已  
出塞遇伏死法西州名將既死諸軍恟懼貫隱其敗以  
捷聞百官入賀切齒莫敢言初使遼得馬植歸薦諸朝  
遂告謀取燕選健將勁卒刻日而發會益方臘起即移  
師討臘以重貫譚種為宣撫制置使宣和二年十月也

宋史新編卷百十四

五

三年四月生擒臘及妻子偽相方肥等四年餘黨平進  
貫太師徙國楚已而貫領陝西兩河宣撫使蔡攸副之  
貫與蔡京王黼共主馬植之謀鄭居中种師道先後力  
陳非計皆拒之遂督師道及辛興宗分兵伐遼並敗績  
遂以黨叛棄好遣使來責貫不能對語在師道傳七月  
貫與攸再舉伐遼朝散郎宋昭上書諫謂金必敗盟為  
中國患乞誅童貫王黼馬植等昭坐竄十月貫遣將劉  
延慶同郭藥師取燕又敗績貫懼得罪密遣使懇金英  
攻金既克燕以六州地與宋貫以功為真三公加封徐  
豫兩國越兩月命致仕明年復起宣撫河北燕山七年

順下生須十數不類閹人妃嬪以下皆獻餉結內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輔弼岳牧多出其門云

方臘者青溪人世居縣塌村素託左道惑眾因花石之擾聚羣不逞以誅朱勔為名自號聖公建元永樂置官設將以巾節為別自紅巾而上凡六等脅居民益之不前日眾至數萬陷青溪睦州歙州武帥蔡遵顏坦郭師中知縣宋旅先後戰死又陷杭州殺制置使陳建康訪使趙約又陷婺州衢州衢州彭汝方罵賊而死屠其城又陷處州凡得官吏必斃支體探肺腸或叢鋼亂射備盡殘毒以償怨幸相王黼匿不以聞凶焰日熾附者

東東南大震發運使陳邁奏至徽宗始大驚為震局移重貫北伐之兵討之臘敗於秀州還據甌閩中為韓世忠所擒云

梁師成字守道慧黠習文法稍知書得幸徽宗至賈名進士籍積遷至節度使檢校太傅遂拜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徽宗留意禮文符瑞師成善逢迎御書號令皆出其手多僞善書吏習帝書雜詔旨外廷莫能辨師成自言蘇軾出于是時天下禁誦軾文師成訴於帝自是軾之文乃稍出以翰墨為已任多實書畫卷軸於外舍邀賓客縱觀得其題識合意者輒密加汲引王黼父事之蔡京父子亦諂附焉都人目為隱相所領職局數十百黼造伏燕議師成贊決之又薦譚稹為宣撫燕山平策勳進少保益通賄謝鄆王楷寵盛有動搖東宮意師成力保護欽宗立嬖臣多從上皇東下師成以舊恩留於長太學生陳東布衣張炳論其穢定策功當正典刑帝猶未誦言逐之久乃責彰化軍節度副使開封吏押行次八角鎮縊殺之以暴死聞籍其家楊戩少給事掖庭主掌後苑善測伺人主意自崇寧後日有寵勢與梁師成埒歷節度使加至太傅遂謀憾東嘗有貸更杜公才者獻策于戩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

乙乙之內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地所出增立賦稅  
權公才爲觀察使宣和三年戢死李彥繼其職彥資  
復密與王黼表裏置局汝州臨事愈劇凡民間美田  
使他人投牒告陳皆指爲大荒營山園縣盡括爲公田  
訴者輒加刑致死千萬京西提舉官及京東州縣吏劉  
奇任輝彥李士漁王潛毛孝立王隨江停昌坏錢械宋  
憲皆助彥爲虐民不勝忿痛發物供奉大抵類朱勔如  
龍鱗薌荔一本輦致之費踰百萬禍福轉手因之得美  
官者甚衆賴昌兵馬鈴轄范寥不爲取竹誣刊蘇軾詩  
文爲十惡勒停靖康初詔追戢官劉彥削官賜死籍其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太

家劉寄以下十人皆停廢復范寥官

馮世寧字靜之以入內黃門累遷昭宣使忠州團練使  
入內押班歷事哲宗徽宗以內客省使彰化軍留後致  
仕世寧出入禁闥六十年循謹無過卒贈開府儀同三  
司諡恭節

邵成章初從高宗幸揚州金人掠陝西京東諸郡羣盜  
起山東黃潛善汪伯彥匿不以聞及張遇焚真州去行  
在六十里帝亦不之知也成章疏絳二人罪曰必誤國  
且申二人使聞之帝怒除名南雄州編管侍御史馬伸  
言今何時以言爲諱久之帝召赴行在其徒忌之謫曰

都九百來陛下無歡樂矣遂止之于洪州金人入洪  
其名訪求得之謂之曰知公忠正能事君主可坐享富  
貴成章不應脅之以威亦不從金人曰忠臣也吾不忍  
殺遺之金帛而去

關禮高宗朝積官保信軍承宣使孝宗頗親信之後命  
提舉重華宮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執喪樞密趙汝愚等  
請建儲以安人心禮卽入宮泣告太后以時事可憂狀  
遂立嘉王事具本紀及汝愚傳禮等除入內侍省都  
知遷中侍大夫禮不以功自居乞致仕不許乞免推恩  
又不許南渡後內侍可稱者惟邵成章與禮云

宋史新編卷五十四

元

藍珪康履初皆爲康王府都監入內東頭供奉官既卽  
位恃恩用事履尤妄作威福大將劉光世等多曲意事  
之俄遷內侍省押班金州觀察使建炎三年帝在揚州  
金兵卒至帝馳馬出門百官不戒備從行者惟履等五  
六人自是履等益自銜愈有輕外朝心及幸浙道吳江  
其黨競以射鴨爲樂比至杭州江下觀潮中官供帳赫  
然遮道統制苗傅等切齒與武功大夫劉正彥謀共除  
之王淵齋樞筦正彥以爲由宦者所薦愈不平謀遂決  
伏兵斬淵遣兵圍履家履馳入白帝傅等至厲聲乞  
履藍珪等誅之以謝三軍帝除傅等官傅等曰



還官第須控兩匹馬與內侍何必至此帝不得已遣人  
執履至履望帝呼曰大家何獨殺臣遂以付傳卽腰斬  
之梟其首帝幸睿聖宮傳等留內侍十五人奉左右尋  
捕珪等皆編置遠州擇昭州行一程追還斬之事具  
苗傳傳等誅贈履官諡榮節召珪等還遷至內侍省  
都知珪與履同進而驕橫不及履故以壽終有安石者  
與珪同姓爲內侍省副都知至景福殿使湖州觀察使  
卒贈保寧軍節度使諡良恪渡江後中官贈諡自安石  
始又有與履同姓者名誦爲內侍省押班亦親幸用事  
至均州觀察使卒贈保信軍節度使諡忠定

宋史新編卷百十四

十

馮益初給事康王邸王卽位恃舊恩驕恣帝幸浙東益  
與都統制張浚爭渡以語侵浚且訴于帝事下御史臺  
侍御史趙鼎論之事乃已累遷明州觀察使會劉豫搆  
榜山東言益遣人收買飛鵠因有不遜語張浚請斬益  
以釋謗帝不許鼎言事關國體當解職加罰自是家居  
廩祠者十四年坐驗柔福帝姬不實送昭州編管尋以  
皇太后連姻得免卒于家初徽宗改公主爲帝姬靖康  
之難女二十人俱北遷柔福其一也開封有尼李靜善  
者內人言其貌似柔福靜善卽自稱柔福事聞高宗封  
公主適防禦使高世榮其後內人從顯仁太后歸言其

妻靜善伏誅益遂抵罪云

張去爲內侍張見道養子也遷至入內侍省都知  
宗末年去爲頗恃恩下外朝謀議金人叛盟陰沮用兵  
進幸蜀之計宰相陳康伯力非之侍御史陳俊卿乞斬  
去爲以作士氣杜幸老復以兵事彈治乃致仕及內  
禪洛致仕提舉德壽宮又特遷安慶軍承宣使卒

陳源淳熙中頗有寵顯恣孝宗聞而惡之詔與祠言者  
劾之乃謫建州居住籍其資進德壽宮言者猶未已移  
源郴州源有園名小隱其制視禁籞有加高宗以賜王  
才人光宗卽位復召還紹熙四年自永州防禦使除入

宋史新編卷百十四

十一

內內侍省押班帝以疾不朝重華宮源與內侍楊舜卿  
林億年數有間言寧宗卽位御史章穎論之詔罷源等  
官竄之後卒聽自便億年養娼女於別業源在貶所以  
淫媒聞人疑其非宦者

甘昇內侍省押班澤之子累遷亦至押班乾道中昇頗  
用事與曾觀王抃相盤結既而覲死抃逐獨昇在朱熹  
力言之黃由對策亦及之後帝祭其姦遂抵罪籍其資  
竟以廢死弟禹寧宗初爲內侍省都知帝過壽康宮禹  
有力焉遷官二秩頗賞寵禹同時王德謙亦以給事  
卽被親信遷至昭慶軍承宣使驕恣踰法外朝多附之

書舍人王旦事之尤謹韓休曾與德諫爭用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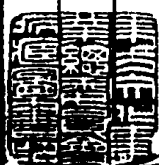
外祠連被論廢斥以死

宋臣有寵理宗朝聲焰薰灼洪天錫劾之天錫坐左遷開慶初元兵駐江上京師大震宋臣贊帝遷幸寧海軍簽判文天祥上疏乞誅之不報景定四年自保康軍承宣使除入內侍省押班廷臣論宋臣不置帝曲爲諭解庇之既卒猶命轉節度使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四

十一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四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五

明南京戶部主事

倭幸

甚矣哉小人之巧於取寵也其效勞似忠其順旨似敏其獻訐似直其結援借譽似賢匪特近習爲爾士大夫亦有之又匪特中材之主樞而莫悟明者或不免焉此歷代之通患也宋徽宗不足論矣以太宗孝宗之厲精而弭趙曾龍輩得恣胸臆寧二君察察自喜故彼有以投其隙歟夫柔曼傾意漢史之論殆未盡也茲述宋列傳廣其說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五

弭德超 侯莫陳利用

趙贊

王黼

朱勔

王繼先

曾覿

張說

王抃

姜特立

載附

弭德超滄州人給事太宗晉邸卽位累遷酒坊使歷鎮州駐泊都監初太宗念邊戍勞苦月賜士卒銀謂之月頭銀德超乘間以急變聞曰樞密使曹彬秉政歲久得士衆心臣從塞上來聞士卒言月頭銀黃公所致又得誣彬他事上頗疑之出彬爲天平軍節度以王顯爲宣徽南院使德超爲宣徽北院使並兼樞密副使德超嘗嘗彬事成期得樞密使乃爲副使又柴禹錫與德超官

侯莫陳利用成都人幼得變幻術太平興國初賣藥京師言黃白事以惑人樞密承旨陳從信白於太宗即日召見試其術頗驗授殿直累遷鄭州團練使前後賜與甚渥依附者頗獲進用遂橫恣無復畏憚居處服玩皆州禁錮未幾死

侯莫陳利用成都人幼得變幻術太平興國初賣藥京師言黃白事以惑人樞密承旨陳從信白於太宗即日召見試其術頗驗授殿直累遷鄭州團練使前後賜與甚渥依附者頗獲進用遂橫恣無復畏憚居處服玩皆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上

僭乘輿人畏之不敢言會趙普再相廉知殺人及不法事奏之太宗遣近臣按鞠得姦狀欲貸其死普固請曰陛下不誅是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何足惜哉乃除名配商州禁錮初籍其家俄詔還之普恐其復用因殿中丞寶誼嘗監鄭州榷酤知利用每獨南向坐以接京使禮州黃河清鄭州用為詩題試舉人利用判試狀言甚不遜召誼至中書詰實令上疏告之又京西轉運副使宋沆籍利用家得書數紙言皆指斥切害悉以進上太宗怒令中使鸞殺之已復遣使弒其死無及矣

趙普并州人性險詖辯給好言利害初為軍小吏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上

侯莫陳利用成都人幼得變幻術太平興國初賣藥京師言黃白事以惑人樞密承旨陳從信白於太宗即日召見試其術頗驗授殿直累遷鄭州團練使前後賜與甚渥依附者頗獲進用遂橫恣無復畏憚居處服玩皆州禁錮未幾死

人為計如贊昌祠奔走賤吏不足言也

補字將明祥符人少疎雋多智善佞登崇寧進士補  
補相州司理參軍何執中薦之遷至符寶郎左司諫張  
商英在相位寢失帝意遣使以玉環賜蔡京於杭補規  
知之數條奏京所行政事并擊商英京復相德其助已  
除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御史中丞自校書至是財兩歲  
補因執中進迺欲去執中使京顯國遂疏其二十罪不  
聽俄兼侍讀進翰林學士京與鄭居中不合補復內交  
居中京怒徙為戶部尚書還為學士進承旨遭父憂開  
五月起復宣和殿學士復為承旨拜尚書左丞中書侍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四

郎宣和元年拜特進少宰由通議大夫超八階前此未  
有也兩賜甲第寵傾一時蔡京致仕補陽順人心悉反  
其所為天下翕然稱賢相既得位乘高為邪多畜子女  
至常自奉儉儉禁省誘奪徵餼閣待制鄧之綱妾反以  
罪荒之綱嶺南加少保太宰請置應奉局自兼提領中  
外名錢皆許擅用凡四方水土珍異之物悉許取於民  
進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其家方臘起補方文太平  
不以告遂致蔓延帝遣童貫平之猶以功轉少傅又進  
少師時朝廷已納趙良嗣計結女真其圖燕大臣多不  
可獨輔力主之帝以兵屬貫命以保民觀變為上策補

以真寶書曰大師若北行願盡死力補於三省置經撫  
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算得錢六  
千二百萬緡寬買空城五六而奏凱率百餘種賀帝解  
丁帶以賜進人傳封楚國公駙從儀物幾與親王等身  
為三公位元宰至陪扈曲宴親為俳優鄙賤之役以獻  
笑取悅欽宗在東宮惡其所為鄆王楷有寵補為陰畫  
奪宗之策皇孫謀為節度使崇國公補謂但當得觀察  
使召宮臣耿南仲諭旨使草代東官辭疏竟奪之蓋欲  
以是憾攝東宮帝遇補厚名其所居閣曰得賢治定為  
書亭堂勝九有玉芝產堂柱乘輿臨觀之梁師成與連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牆穿便門往來帝始悟其交結狀眷頗衰幸命致仕欽  
宗受禪補惶駭入賀閣門以上旨不納金兵入汴不俟  
命載其孥以東詔貶崇信軍節度副使籍其家吳敏李  
綱請誅補事下開封尹羅山道武士躡及於雍丘取其  
首以獻帝以初即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為盜所殺云  
朱勔蘇州人父冲狡獪有智數家本賤微傭於人梗悍  
不馴抵罪鞭背去之旁邑乞食遇異人得金及方書歸  
設肆賣藥服之輒效遠近輻湊家遂富因時園圃結游  
客致往來稱譽蔡京欲建僧寺闕費鉅萬僧言必欲集  
此緣非朱冲不可冲兄京願獨任居數日大木數千章

精處下京大驚陰器其能以其父子姓名屬實賈賈  
籍中皆得官徽宗頗垂意花石京諷勛語其父密取  
亦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歲率不過再三  
貢貢物裁五七品至政和中舳舻相銜于淮汴號花石  
綱置應奉局于蘇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  
萬計延福宮良徽成奇卉異植充物其中勛擢至防禦  
使所貢物豪奪漁取於民毛髮不少償士民家一石一  
木稍堪翫即領健卒直入用黃封表識使護視之及發  
行必徹屋壞牆以出嘗得太湖石高四丈載以巨艦役  
夫數千人所經州縣有折木門橋梁鑿城垣以過者既  
至賜名神運昭功石所居直蘇市中孫老橋忽稱詔凡  
橋東西四至壤地室廬悉買賜予已合數百家期五日  
盡徙郡吏逼逐民嗟哭於路遂建神霄殿奉青華帝君  
像其中監司都邑吏朝望皆拜庭下命士至輒朝謁然  
後通刺詣勛主趙霖建三十六浦輝興必不可成之功  
天方大寒役死者相枕藉霖志在媚勛益加苛虐吳越  
不勝其苦子汝賢等召呼鄉州官寮頤指目攝皆奔走  
聽命淹毒州郡者二十年方臘起以誅勛為名寇平勛  
復得志聲焰熏灼衰人穢夫候門奴事自直秘閣至殿  
學士如欲可得不附者旋踵罷去時謂東南小朝廷帝

末年竊親任一歷隨州觀察使慶遠軍承宣使燕山  
功進拜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一門盡為顯官驕倖  
亦至金紫靖康之難欲為自全計倉卒擁上皇南巡具  
欲邀至其第欽宗用御史言放歸田里凡由勛得官者  
皆罷籍其貲財田至三十萬收言者不已罷之衡州徙  
韶州循州遣使即所至斬之  
王繼先開封人姦黠善佞建炎初以醫得幸其後寢貴  
寵世號王醫師諸大帥承順下風莫敢忤其權勢與  
秦檜埒檜使其夫人詣之敘拜兄弟表裏引援遷至昭  
慶軍承宣使十弟通朝籍總戎寄姻戚黨與盤據要途  
數十年間無能搖之者金兵將至劉錡請為戰備繼先  
乃言新進主兵官好作弗靖若斬一二人和好復固帝  
不懌曰是欲我斬劉錡乎侍御史杜莘老劾其十罪大  
略謂繼先廣造第宅占民居數百家都人謂之快樂仙  
宮奪良家婦女為侍妾鎮江有娼妙於歌舞矯御前索  
之淵聖成喪舉家燕飲令妓女舞而不歌謂之啞樂自  
金使來日輦重寶之吳興為避走計奏入詔繼先福州  
居住停三子及孫官籍其貲以千萬計天下稱快孝宗  
即位詔任便居住母至行在卒  
曾觀字純甫其先汴人用父任補官與龍大淵同為建

王內知客若宗受禪驟遷二人官諫議大夫劉度入對  
言潛邸舊人待之不可無節張壽新拜參政亦欲以  
大淵觀決去就力言之遂以內祠兼侍讀劉度奪言職  
連擢大淵爲宜州觀察使知閤門事觀文州刺史權知  
閤門皆兼皇城司不數月間除命四變劉度出知建寧  
府尋放罷羣臣既以言二人得罪去自是勢張甚士大  
夫之寡恥者潛附麗之內侍加班梁珂者表裏用事右  
正言龔茂良極論二人害政甚珂百倍索疏不報茂良  
待罪出知建寧府一日右史洪邁過參政陳俊卿曰聞  
將除右史邁遷西掖信乎俊卿曰何自得之邁以二人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八

告俊卿即以語宰相葉鵬魏杞而已獨奏之且以邁語  
質之帝前帝怒卽出二人於外於是遷大淵爲江東總  
管觀爲淮西副總管中外快之尋改大淵浙東觀福建  
乾道四年大淵死觀尚在福建帝憐欲召之樞密劉珪  
奏曰此曹奴隸爾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而待以賓友  
使得與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整朝綱也命遂寢既而  
觀垂滿俊卿恐其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臺臣上疏  
論之不報太學錄覈揆之亟上封事論列且見俊卿切  
責之揆之得台州教官以出觀至龍山已久伺揆之去  
然後入閤問竟中浙東之命且戒閤門吏趣朝辭觀由

是歲而去六年夏俊卿罷職十月觀以書請召七  
立皇子觀以件讀勞升承宣使八年副姚憲使金歸除  
武泰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淳熙元年除開府儀同三  
司四年觀欲以文資官其子孫龔茂良時以參政行丞  
相事沮之朝大怨茂良退朝謝從騎不遑茂良執而捷  
之語在茂良傳謝廓然除侍御史連論茂良貶英州皆  
觀所使也觀則雖預事未敢肆至是始側目重足矣  
從班有韓彥古者觀之姻廓然之黨乃獻議助廓然使  
人主疑大臣而信近習至是益甚六年加觀少保醴泉  
觀使時周必大當草制人謂其必不肯從及制出乃有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九

敬故在尊賢之上之語士論惜之觀後與王抃昇相  
蟠結文武要職多出三人門葉衡自小官十年至宰相  
徐本中由小使臣積階至刺史知閤門事換文資歷集  
英殿修撰奉內祠皆觀所進也著作郎胡晉臣極論近  
習怙權遂出知濮州南康守朱熹應詔上書其言尤力  
帝大怒陳俊卿守金陵過關入見歷言招權納賂士太  
夫公然趨附語在俊卿傳帝頗感悟觀用事二十年權  
震中外至於諸詠大臣貶死傾外自是浸覺其效嘗謂  
左右曰曾觀誤我不少遂稍疎觀觀憂甚疽發背卒於  
是凡論觀得罪者皆錄贈云



張說開封人以父任爲右職聚壽皇后女弟東宮  
密院琪心與之同命力辭不拜命既下朝論譁然不平  
莫敢誦言于朝者惟張拭在經筵力言之范成大不草  
詞尋除說安遠軍節度使奉祠歸第不數月出知袁州  
說既奉祠語人曰張左司不相樂固也范致能亦胡爲  
見致指所坐亭材植曰是皆致能所惠也未幾召內祠  
簽書樞密院事右正言王希呂等交章論之起居郎莫  
濟不書錄黃直院周必大不草答詔希呂莫遠小監當  
濟必大皆與在外宮觀國子司業劉焯移書責宰相言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五

說不當用亦坐黜於是說勢赫然無敢撓之者淳熙元  
年帝廉知欺罔又被劾連降明州觀察使責居撫州三  
年許自使後卒于湖州說嘗建議郎官卿監通差武臣  
中書舍人留正以爲不可遂止與右相梁克家議使事  
不合克家罷而說留其職政權傾大臣類如此

王朴初爲國信所小吏乾道中積官至知閣門事甫親  
信之淳熙中兼樞密都承旨與會觀甘昇相結恃恩專  
恣其門如市著作郎胡晉臣論之竟外補校書郎鄭  
宗正丞袁樞因轉對數爲帝言帝猶未之覺也吏部  
郎趙汝愚力疏朴罪先是金使至帝以德壽宮之命

如受國書尋悔之八年金賀正旦使至復與帝起  
如舊儀帝遽入內朴擅許金使用舊儀見翌日汝愚  
殿上帝不懌數日汝愚因亟攻朴帝遂出朴外祠不復  
召以福州觀察使卒

姜特立字邦傑麗水人父綬靖康時金人再犯京師綬  
以忠翊郎應募往南京總管司調兵赴援乃割股藏蠟  
書絕下南壁爲邏騎所獲厲聲叱罵死之特立以恩補  
承信郎淳熙中累遷閣門舍人充春坊官兼皇孫平陽  
王伴讀由是得幸於太子太子卽位除知閣門事與  
熙載皆以春坊舊人用事特恩無所忌憚時人謂曾龍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五

士

再出爲留正所論奪職與外祠語在正傳帝念之復除  
浙東馬步軍副總管詔賜錢爲行裝正言之不已不聽  
正待罪國門帝不復召而特立亦不至寧宗受禪特立  
遷和州防禦使再奉祠俄拜慶遠軍節度使卒熙載  
廉勤累官至忠州防禦使知閣門事卒于官以恩補  
官充王府內知客王卽位累遷至揚州宣使謝  
保成軍節度使帝書得開知止名其堂  
太尉致仕卒贈開府階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五

明酌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騭編

姦臣

易內小人外君子曰否蓋小人常路則君子必不安於朝由是主勢孤而亂政作譬如天地之氣壅隔而庶物疵癘也宋東都昇平百餘年自元豐以來羣姦繼續用事是以貽靖康之難南渡既失中原高寧理度竝倚任匪人是以趣閔廣之禍跡其誤國竄殛不足償史家揭以姦臣之目所謂遺臭萬年者也彼徒竊權寵取快一時詎為得計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六

蔡確

呂惠卿

章惇

曾布

安惇

蔡確字持正晉江人父徙陳確第進士調邠州司理參軍以賄聞轉運使薛何行部欲按治見其儀觀秀偉召與語奇之更加延譽韓絳王安石鄧綰交薦歷監察御史裏行王韶開熙河多貸公錢為秦帥郭達所劾詔杜純鞠治得實安石卻其牘更遣確確希意直詔既而知神宗厭安石即疏其過以賈直加直集賢院遷御史知雜事范子淵浚河之役知制誥熊本按行以為非是為子淵所訟確劾本附文彥博黜之代為知制誥知樞密院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六

判司農寺中丞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陳安民獄主奏遣確詣臺參治潤甫均密奏確慘掠諸囚確備知之即劾二人庇有罪由是皆罷而確得中丞治太學生虞審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以下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溷共為一室久繫不問幸而得問無一事不承遂劾參知政事元絳有所屬請出知亳州確代其位確自知制誥為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為得計也吳充數為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其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為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遂不變元豐五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時富弼在西京上言蔡確小人不宜大用確既相屢與羅織之獄縉紳士大夫重足而立確名為次相實顯大政王珪以左僕射兼門下拱手而已帝雖以次敘相珪確然不加禮重屢因微失罰金每罰輒門謝宰相罰金門謝前此未有人皆恥之哲宗立轉左僕射為永裕山陵使御史劉摯王巖叟連擊之言確有十當去太皇太后猶不忍即退斥元祐元年二月始罷為觀文殿學士知陳州明年坐弟碩事徙安州又徙鄆初神宗疾章王珪議建儲事確與同

晉在側知狀確自見得罪於世陰與章惇邢恕等合謀  
 邢諫謂王懷忠意已擁護故不得逞既失勢愈怒  
 望恕又益為往來造言識者以為憂未有以發也確在  
 安陸嘗游重蓋亭賦詩十章知漢陽軍吳處厚上之以  
 為譏訕其用邢處俊事以斥東朝語尤切害於是張熹  
 范祖禹吳安詩王巖叟劉安世連上章乞正確罪詔確  
 其析確辨甚悉安世等又言確罪狀著明何待其析此  
 乃大臣委曲為之地耳遂連責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幸  
 相范純仁左丞王存坐簾前出語救確御史李常盛陶  
 翟恩趙挺之王彭年坐不舉劾中書舍人彭汝礪坐封  
 還詞命皆罷去確後卒于貶所紹聖元年馮京卒哲宗  
 臨奠確子渭京壻也於喪次中闕訴明日詔復正議太  
 夫加贈太師諡忠懷崇寧初配饗哲宗廟庭蔡京請徵  
 宗書元豐受道定策殊勳宰相蔡確之墓賜其家京與  
 太宰鄭居中不相能居中以憂去京懼其復用而居中  
 王珪壻也時渭更名懋京使之重理前事以沮居中遂  
 追封確清源郡王懋懋同知樞密院事諸子諸壻皆擢  
 官貴震當世高宗即位下詔恭群姦之罪貶確武泰軍  
 節度副使胤懋英州凡所與溫恩一切削奪天下快之  
 吳處厚者邢武人登進士第歷將作丞蔡確嘗從處厚

賦及作相處厚通牋乞憐確無汲引意王珪用為大  
 理丞確救舒宣處厚不從確怒珪請除處厚館職確沮  
 之珪為永裕山陵使辟掌殿奏確代使山知通利軍又  
 徙知漢陽處厚不悅會得確車蓋亭詩引邢訛山事乃  
 戕釋上之云邢處俊封訛山公會高宗欲遜位武后處  
 俊諫止今乃以此太皇太后且川滄海揚塵事此蓋時  
 運之大變尤非佳語確遂南竄擢處厚知衛州然士大  
 夫由此畏惡之未幾卒紹聖間追貶欽州別駕  
 邢恕字和叔陽武人博貫經籍能文章喜功名從程顥  
 學因出入司馬光呂公著門登進士第補永安主簿公  
 著薦于朝得崇文院校書諫官言新進士未歷官而即  
 處館閣開奔競路出知延陵縣廢不復調浮湛陝洛  
 間者七年復為校書歷職方員外郎蔡確既相而神宗  
 有復用光公著意確以恕於兩人為門下客亟結納之  
 恕亦深自附託帝不豫恕與確成謀密語宣仁后之姪  
 公繪公紀曰蔡丞相令布腹心上疾不可諱延安冲幼  
 宜早有定論雍曹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  
 吾家邪恕計不行則反宣言太后屬意雍王與王珪奏  
 裏導確約珪入問疾陽鈞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  
 劾士於外珪止其則執而誅之既而珪嘗上言有

子定議立延安恕益無所施猶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哲宗立遷右司員外郎起居舍人又爲公繪具奏乞尊崇朱太妃爲高氏異日計后詰之曰汝素不識字誰爲之者公繪不得隱以恕對且上其藁時恕方召試中書遂黜知隨州改汝襲河陽恕久斥外蓄怒憤間道謁確於鄧緒成前惡紹司馬光手書持以取信會確得罪恕亦責監永州酒紹聖初擢寶文閣待制知青州章惇察卡得政將甘心元祐諸人引恕自助連遷吏部尚書兼侍讀改御史中丞恕既處風憲遂誣宣仁后有廢立謀引司馬光言北齊婁后宣訓事誅高遵裕之子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六

五

士京追訟其父在日王珪令其兄士充來謀立雍王遵裕非之又教蔡懋上文及甫私牘詆梁燾劉摯陰圖不軌且加司馬光呂公著以凶悖名惇乃置獄同文館事在劉摯傳既而惇恐恕太用切忌之恕亦揣帝稍薄惇屢言其短竟爲惇所陷歷知南安軍徽宗初言者論其矯誣責爲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居均州蔡京當國經營遑鄙欲使恕立方面之勳起卿延經略安撫使旋改涇原權至龍圖閣學士轉運使李復言恕所爲類兒戲不可用帝亦燭其妄京力主之已而夏人寇鎮戎欲趨渭州遣秦京師日五六京懼始徙恕太原連徙永興

昌其定奪奪職人之復顯謨閣待制卒恕天資反曠得爲腹心則之死弗替上謗母后下誣忠良幾於禍及宗廟建炎元年與蔡確同追貶子居實僚若實有異材八歲爲明妃引黃庭堅諸人皆見而愛之從恕守隨作南征賦蘇軾讀之歎曰此足以藉手見古人矣卒時年十九有遺文曰呻吟集僚及恕在時爲司農丞靖康初至少卿奉詔館金國使爲使人趙倫所誑激怒金主復提兵南下僚時出知岳州詔責其始禍削籍停官既而京闕失守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六

六

呂惠卿字吉甫晉江人父瑋明習吏事爲漳浦令歷官開封府司錄鞫中人史志聰獄吏多爲之地瑋窮治之志聰以謫去終光祿卿惠卿第進士爲真州推官秩滿入都見王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熙寧初安石爲政惠卿方編校集賢書籍安石言於帝曰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及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以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議奏皆其筆擢太子中允兼政殿說書集賢校理判司農寺司馬光諫曰惠卿檢詳非杜士使安石負勝於中外者皆其所爲安石賢而

不聞世務惠卿爲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故天下分  
爲姦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  
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願聖  
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光又貽書  
安石曰諂諛之士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  
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會惠卿以父喪去服除召爲天  
章閣侍讀同脩起居注進知制誥判國子監與王雱同  
修三經新義又知諫院爲翰林學士安石求去惠卿使  
其黨變姓名日投輒上書留之安石力薦惠卿爲參知  
政事弟升卿無學術引爲侍講又用弟和卿計制五等  
丁產簿使民自供手實尺椽寸土檢括無遺至雞豚亦  
徧抄之隱匿者許告而以賞三之一充賞民不勝其困  
又因保甲正長給散青苗使結甲赴官不遺一人上下  
騷動鄭俠疏惠卿朋姦邪蔽惠卿怒又惡馮京異已而  
安石弟安國惡惠卿教詔面辱之於是乘勢併陷三人  
皆獲罪安石以安國之故始有隙惠卿既叛安石凡可  
以害王氏者無不爲韓絳爲相不能制請復用安石安  
石至猶與其事御史蔡承禧等論之出知陳州後以資  
政殿學士知延州元豐五年加太學士知太原入見將  
使仍舊知延州云陝西之師非唯不可以攻亦不可

以守帝曰如惠卿言是爲陝西可棄也豈宜委以邊  
事其輕躁矯誣之罪斥知單州明年復知太原哲宗  
初惠卿知不容於時懇求散地於是右司諫蘇轍條奏  
其姦曰惠卿懷張湯之辨詐有盧杞之姦邪王安石強  
狠傲誕惠卿指撝教導以濟其惡又興起大獄塗汙公  
卿安石於惠卿有羽翼之恩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  
固爲一及勢力相軋化爲敵讎發其私書不遺餘力犬  
彘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昔呂布事丁原則殺丁原事  
董卓則殺董卓劉牢之事王恭則反王恭事司馬元顯  
則反元顯故曹操桓玄終畏而誅之如惠卿之惡縱未  
正典刑猶當投畀四裔以禦魘魅中丞劉摯數其五罪  
以爲大惡連責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中書舍人  
蘇軾當制備載其罪天下傳頌稱快馬紹聖中復資政  
殿學士知大名府加觀文殿學士知延州以築威戎威  
羌城加銀青光祿大夫拜保寧武勝兩軍節度使徽宗  
立易節鎮南因會布有宿憾徙爲杭州而用范純幹帥  
延治其上功罔冒事奪節度布去位復武昌節度使知  
大名數歲又以事致仕崇寧五年起爲觀文殿學士知  
杭州妖人張懷素事連其子淵配沙門島惠卿責知  
州使安石置宣州再移廣州復觀文殿學士爲觀文

便致仕奉贈開府儀同三司初蔡石退處金陵在  
建子三字蓋深悔為惠卿所誤也雖章惇曾石  
當國咸畏惡其人以是轉徙外服訖於死云

章惇字子厚浦城人父俞徙蘇州惇豪雋博學善文進  
士登名恥出姓衡下委勃而出再舉甲科調商洛令召  
試館職王陶劾罷之熙寧初王安石悅其才用為編修  
三司條例官加集賢校理中書檢正時經制南北江羣  
發命為湖南北察訪使累擢知制誥直學士院判軍器  
監又為三司使呂惠卿去位鄧綰論惇同惡出知湖州  
徙杭州入為翰林學士元豐三年拜參知政事坐事罷

宋史新編卷八十六

九

知蔡州又歷陳定二州五年召拜門下侍郎哲宗即位  
知樞密院事宜仁后聽政惇與蔡確矯唱定策功確罷  
惇不自安乃駁司馬光所更役法累數千言光議既行  
惇憤甚爭辨策前其語甚悖宣仁后怒劉摯蘇轍王黼  
朱光庭王巖叟孫升交章擊之黜知汝州七八年間數  
為言者彈治哲宗親政有復熙寧元豐意首起惇為尚  
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於是專以紹述為國是凡元祐  
所革一切復之引蔡下林希黃履來之邵張商英周敦  
瞿思上均等居要地任旨責協謀朋黨報復仇讐  
盡之然一得免死者禍及其孥甚至詆宣仁后

宋史新編卷八十六

十

蔡確又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家牘其牘皆崇寧時  
意不愜請編類元祐諸臣章疏遂治劉安世范祖禹  
乳媪事又以文及甫誣書導蔡渭使告劉摯梁燾  
起同文館獄事見劉摯傳又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  
南將盡殺流入哲宗曰朕遵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  
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千餘人或至三四謫徙天下  
之惇用邢恕為御史中丞其誣宣仁后語在恕傳遂追  
貶司馬光王珪又欲追廢宣仁后自皇太后太妃皆力  
爭之哲宗感悟焚其奏明日惇下再言哲宗怒曰卿等  
不欲朕入英宗廟乎乃已惇又以皇后孟氏元祐中宣  
仁后所立迎合中官郝隨勸哲宗起掖庭秘獄廢之後  
哲宗悔曰章惇壞我名節惇又結劉友端相表裏請建  
劉賢妃於中宮既而肆開邊隙復棄青唐死傷不可計  
知天下怨已請詔禁民間妄語用刑愈峻然不能遏也  
哲宗崩無子惇有異議語在本紀中徽宗立遷惇特進  
封中國公為山陵使言者劾其不恭罷知越州尋貶武  
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右正言任伯雨論其欲追廢  
宣仁又貶雷州司戶參軍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  
遂僦民屋惇又以為強奪民居下州究治以僦舍明  
遂至是惇問舍其人曰前蘇公來為章丞相幾破我



本不可也從睦州卒傳知人敬等第內檢點不  
肯以良爵私所親四千連科獨舉于授官為校書郎  
餘皆備牒東銓仕州縣訖無顯者妻張氏甚賢悍之入  
相也張病且死屬曰君作相幸勿報然既悍悍語陳雖  
曰悼亡不堪奈何唯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  
之言悼無以對政和中追贈觀文殿大學士紹興五年  
高宗閱任伯雨章疏手詔賤悼昭化軍節度副使子孫  
不得仕於朝海內稱快其家猶為辨誣論見者哂之  
會布字子宣學於兄輩同登第歷開封令以韓維王安  
石薦上書大率皆安石指也神宗召見論建合意授太  
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加集賢校理判司農寺檢正中書  
五房凡三日五受敕告與呂惠卿共創青苗助役保甲  
農田之法一時故臣及朝士多爭之布疏言陛下以不  
世出之資登延碩學遠識之臣思大有為於天下而夫  
臣玩命倡之於上小臣橫議和之於下人人窺伺聞陳  
巧言醜詆以譁眾罔上是勸沮之術未明而威福之用  
未果也布欲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督眾使毋敢言  
敬鑒見拔川遂修起居注知制誥為翰林學士兼三司  
使韓琦疏論新法之害帝頗悔布遂為安石條析而  
之持之愈固熙寧七年大旱詔求直言布論判官呂

布字子宣學於兄輩同登第歷開封令以韓維王安  
石薦上書大率皆安石指也神宗召見論建合意授太  
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加集賢校理判司農寺檢正中書  
五房凡三日五受敕告與呂惠卿共創青苗助役保甲  
農田之法一時故臣及朝士多爭之布疏言陛下以不  
世出之資登延碩學遠識之臣思大有為於天下而夫  
臣玩命倡之於上小臣橫議和之於下人人窺伺聞陳  
巧言醜詆以譁眾罔上是勸沮之術未明而威福之用  
未果也布欲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督眾使毋敢言  
敬鑒見拔川遂修起居注知制誥為翰林學士兼三司  
使韓琦疏論新法之害帝頗悔布遂為安石條析而  
之持之愈固熙寧七年大旱詔求直言布論判官呂  
布字子宣學於兄輩同登第歷開封令以韓維王安  
石薦上書大率皆安石指也神宗召見論建合意授太  
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加集賢校理判司農寺檢正中書  
五房凡三日五受敕告與呂惠卿共創青苗助役保甲  
農田之法一時故臣及朝士多爭之布疏言陛下以不  
世出之資登延碩學遠識之臣思大有為於天下而夫  
臣玩命倡之於上小臣橫議和之於下人人窺伺聞陳  
巧言醜詆以譁眾罔上是勸沮之術未明而威福之用  
未果也布欲堅帝意使專任安石以威督眾使毋敢言  
敬鑒見拔川遂修起居注知制誥為翰林學士兼三司  
使韓琦疏論新法之害帝頗悔布遂為安石條析而  
之持之愈固熙寧七年大旱詔求直言布論判官呂



初紹興初入權戶部尚書時意復舊法議者  
多不決京請於傅曰取熙寧成法行之爾何以講為程  
復遂定權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命窮治文及甫獄  
京捕內侍張士良令述陳衍事狀即以大道不道論誅  
并劉摯梁燾劾之衍死摯與燾亦貶死皆劄其子孫王  
嚴更再追貶范祖禹劉安世再遠竄元符三年徽宗立  
諫官陳瓘論京交通近侍班坐斥京亦自承旨出知江  
寧頗快快遷延不之官御史陳次升龔夬陳師錫交論  
其惡奪職奉祠居杭州並貫以供奉官訪書畫奇巧留  
杭京日與游貴附語言論奏至帝所由是帝屬意京又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因太學博士范致虛結左街道錄徐知常以達禁中謂  
非相京不足以有為已而宮安宦官合詞譽京起知定  
州崇寧元年徙大名府韓忠彥與曾布交惡謀引京自  
助復用為學士承旨徽宗有意修熙寧政事起居舍人  
鄧洵武黨京撰愛莫助之圖以獻遂決意用京忠彥罷  
拜尚書左丞俄代曾布為右僕射制下之日賜坐延和  
殿命之曰朕欲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京頓首謝願  
盡死二年正月進左僕射京陰託紹述之柄箝制天子  
取政事之大者如宗室冗官國用商旅之類用條例故  
事即都省置諸議司自為提舉以其黨吳居厚王漢之

為僚屬每事以三人主之又用馮澥錢端禮  
元祐皇后罷科舉法推方田於天下權江淮七路茶官  
自為市盡更鹽鈔法凡舊鈔皆弗用富商巨賈齎持數  
十萬緡一旦化為流勾甚者至赴水及縊死南開黔中  
築靖州辰溪後叛命留守荆南以勦絕羣盜為期西  
收湟川鄯廓取特剌夜郎地擢重賈領節度使其後楊  
徽隨從熙寧梁師成皆踵之凡寄資一切轉行祖宗  
之法蕩然無餘矣累轉司空封嘉國公時元祐羣臣貶  
竄死徙略盡京猶未愜命等其罪狀首以司馬光目曰  
嘉黨刻石文德殿門仍自書為大碑徧班郡國初元符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來以日食求言者多及熙寧紹聖之政則又籍范柔  
中以下為邪等在兩籍者凡三百九人悉錮其子孫不  
得官京師及近甸五年正月彗星見帝以言者毀黨碑  
其所建置一切停罷京免為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乙宮  
使其黨陰援於上大觀元年復拜左僕射魏國公太廟  
齋郎方軫上書論京請誅之其略曰蔡京睥睨社稷內  
懷不道善則稱已過則稱君必欲陛下斂天下之怨而  
後已又使子攸日以花石禽鳥為獻欲愚陛下使不知  
天下治亂臣以為京必反也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  
續南丹納上京疏拜太尉二年受八寶拜太師

年以臺諫交論致仕曾提舉實錄改封楚國太學生陳  
朝老疏京惡十四事明年彗出奎妻御史張克公論京  
輔政八年權震海內輕錫予以蠹邦用託爵祿以市私  
恩脩塔以壯臨平之山決水以符興化之識不軌不忠  
數十事毛注復論之貶太子少保出居杭政和二年召  
還徙封魯國三日一至都堂治事京去時中外學官多  
以時政策士提舉淮西學士蘇軾獻議請索策問校之  
以觀向背坐停替三十餘人京更官名遂正公相位總  
治三省追封王安石蔡確並為王侍御史黃保光力攻  
之京中以事竄昭州拔故吏魏伯弼領權貨獻錢百萬

宋史新編卷百全

七

緒帝大喜示左右曰此太師與我奉料也京自崇寧以  
來倡豐亨豫大之說以蕩上心謂泉幣積藏五千萬和  
足廣樂富足備禮於是鑄九鼎建明堂修方澤立道觀  
作大晟樂製定命寶任孟昌齡為都水鑿大伾三山創  
天成聖功二橋儲積為竭民庶不聊生而京憫然自以  
為稷契周召也又欲廣宮室求龍媚召童貫等五人風  
以禁中偃側狀俱聽命各視力所致以侈麗相夸延福  
景龍良嶽之役起矣京被眷五日一至都堂攸暨第僚  
備子行竝至大學士視執政隆尚主帝屢微行幸其第  
命坐傳觴用家人禮廝養居大官滕妾封夫人久而公

編益不與帝亦厭薄之宣和二年令致仕六年因朱勣  
復起仍領三省京自昏眊不能事事悉決於季子條凡  
京判皆出條手恣為姦利竊弄威柄宰臣白時中等准  
奉行文書而已既不能堪兄攸亦發其事上怒欲竄條  
京力勾免特勒停侍養未幾條條侍讀毀賜出身救京  
亦令上章致仕欽宗立邊遽自急京盡室南下以避敵  
天下罪京為六賊之首以侍御史孫覿言連貶崇信慶  
遠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又徙韶脩二州行至潭州死  
年八十京性凶譎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顛徂伺為固位  
計謂當越拘攣之俗竭四海九州之力以自奉徽宗亦

宋史新編卷百全

六

知其姦屢罷屢起且擇與京異者執政以杞之京每聞  
將罷輒入見祈哀蒲伏叩頭無復廉恥燕山之役京以  
詩送攸陽寓不可之意為自解地見利忘義至於兄弟  
為參商父子如秦越暮年心彌患失根株結盤牢不可  
脫卒致宗社之禍云八子條先死攸條伏誅條流白州  
死條以帝塔免竄餘子孫皆分徙遠惡郡  
卞字元度與京同年登第調江陰主簿王安石妻以女  
因從之學元豐中遷至中書舍人兼侍講進給事中擢  
宗正丞禮部侍郎使遼還以龍圖閣待制知宣州徙江  
寧府歷揚廣越潤陳五州廣州寶昌叢湊一無所取及

魏夷人清其去以薈薇露灑衣遂之紹聖元年復爲中書舍人上疏請更脩神宗實錄詔從之以下兼國史修撰初安石且死悔其所作日錄命從子防焚之防詭以他書代至是下取以上因及落事實文飾姦偽盡改所修實錄正史於是呂大防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皆獲深譴遷翰林學士四年拜尚書左丞專託紹述之說上欺天子下脅同列凡中傷善類皆密疏建白然後請帝親札付外行之章惇雖鉅姦然猶在其術中惇輕率不思而下深沮寡言論議之際惇毅然主持下或禁不啓齒一時論者以爲惇迹易明下心難見徽宗卽位諫

宋史新編卷百六

九

官陳瓘任伯雨御史龔夬疏其兄弟姦惡瓘併數下尊私史以厭宗廟之罪伯雨言下惡有過於惇去年封事數千人皆乞斬惇下公議於此可見矣遂陳其大罪有六曰誣罔宣仁保佑之功欲行追廢一也凡紹聖以來竄逐臣僚皆下啓而後行二也哲宗疑宮中厭勝事未知所處惇欲召禮法官通議下云旣犯法矣何用議爲皇后以是得罪三也編排元祐章牘萑菲語言被罪者數千人議自下出四也激怒哲宗致鄒浩遠謫又請治親故送別之罪五也蹇序辰建看詳訴理之議章惇遽發奏應下卽以二心之言迫之惇默不敢對卽日置局

去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六也連貶少府少監分司池州繼歲起知大名府徙揚州召爲中太乙宮使權知樞密院時京居相位下禮辭不許帝謀復遼鄙問於下下以王厚高末年對與京合謀竭府藏以事邊募商入運糧不復問其直貴賤鄙至斗米錢四千束芻錢千二百秦中騷困及取三州進金紫光祿大夫末年竟爲帳下執去以降自是西方交兵連年不息追離任伯雨所言曲自辯理至欲會獄證治諸人坐貶兄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二府政事時有不合京於帝前詆下下求去以天章閣學士知河南妖人張懷素敗下

宋史新編卷百六

十

素與之游坐降職旋加觀文殿學士拜昭慶軍節度使人爲侍讀進檢校少保開府儀同三司易節鎮東政和末謁歸上冢道死贈太傅諡文正高宗連追貶單州團練副使

攸字居安京長子也元符中監在京裁造院徽宗爲端王每退朝攸適趨局遇諸塗必下馬拱立問知爲蔡承旨子心善之及卽位遂有寵自鴻臚丞賜進士出身二年間至樞密直學士京再入相加龍圖閣學士兼侍讀初置宣和殿命爲大學士改准康軍節度使帝將去京攸通籍禁庭聞其事亟請聞百拜以懇帝意遂解其禁

勢日相軋浮薄者復聞之父子各立門戶遂為仇敵修別居賜第誼京搢父手為脡視狀曰大人騰辭舒緩禮中得無有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乃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此兒欲以為吾疾而罷我也閱數日京果致仕以季弟條鍾愛於京數請殺之帝不許歷開府儀同三司鎮海軍節度使少保進見無時益用事與王黼得預宮中祕戲或侍曲宴則短衫窄袴塗抹青紅雜倡優侏儒多道市井淫媒謔浪語以盡帝心妻宋氏出入禁掖千行領殿中監視執政帝留意道家者說攸獨倡為異聞謂有珠星壁月跨鳳乘

朱史新編卷五十六

三

龍天書雲篆之符與方士林靈素等爭證神變事於是神霄王清之祠徧天下矣童貫伐燕以攸副宣撫攸童驥不習事謂功業可唾手致入辭之日二美嬪侍上側攸指而請曰臣成功歸乞以是賞帝笑而弗責涿州留守郭藥師降進攸少傅王師入燕進少師封英國公還領樞密院王黼罷政帝欲大用攸既而悔之但進太保徙封燕靖康元年從上皇南下及還都始責為太中大夫繼而安置永州連徙潯雷京死御史言攸罪不減乃父燕山之役禍及宗社驕奢淫佚載籍所無詔置萬安軍等遣使隨所至誅之

爾初以恩澤補官宣和中拜禮部尚書兼權知樞密勢日異稍持正論故與京異加大學士提舉醴泉觀欽宗立脩上募兵陝西策自請行又勸西幸帝頗采納俾知京兆府計垂就攸忌其功成會徽宗南幸攸假徽宗旨請脩守鎮江流言至京師謂將復辟於鎮江帝趣迎上皇還而責脩昭信軍節度副使尋與攸併誅宗者京族子也性矯妄善談鬼神事崇寧初京黨以學行脩飭聞諸朝與泉州布衣呂注皆著道士服召入謁累官拜給事中兼侍讀京去位屢為言者所攻奪職隨削其籍京復相徽宗戒毋得用宗後復待制提點洞霄宮卒

朱史新編卷五十六

三

趙良嗣本燕人馬植世為遼大族仕至光祿卿行汙而內亂不齒於人政和初童貫出使道遼謁植夜見其侍史自言有滅燕之策因得謁童貫載與歸易姓名李良嗣薦諸朝良嗣曰女真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若遣使結好約攻遼其國可圖也帝嘉納之賜姓趙以為祕書丞圖燕之議自此始良嗣使金至六七頗能緩頰盡心與金爭議進至龍圖閣直學士既得燕山又加延康殿學士至光祿大夫良嗣言頃在北方結燕中素士欲按幽薊歸朝瀝酒於北極祠下祈天為約俟他日勢成即挂冠謝事以表本心賴陛下威靈今日之事遂



而集議前自之約豈可欺哉願許臣致仕使傳遺田  
耕命有識者曰此平燕首謀之人得請閒退天下美事  
也凡三上章不許既而朝廷納張覺良嗣爭之云失機  
於金後不可悔生則官靖康初御史胡舜陟論其罪時  
以竄柳州詔即所至梟其首徙妻子于萬安軍

張覺亦名張毅平州人在遼第進士為遼興軍節度副  
使天祚走山西平州軍亂殺節度使覺拊定亂者州人  
惟領州事燕王淳建號未幾死覺知遼必亡籍丁壯為  
備淳妻蕭氏遣時立愛來知州拒弗納金人至燕遼太  
臣左企弓康公弼等降粘罕訪覺情狀於公弼公弼言

宋史新編卷百十

軍

彼何能為當示以不疑乃以為臨海軍節度使仍知平  
州既而粘罕又欲先下平州擒覺公弼曰如此是趣之  
叛也我請使焉而觀之覺之言曰契丹八路皆陷今獨  
平州存敢有異志所以未釋甲者防蕭幹耳粘罕信之  
升平州為南京加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金驅企弓公  
弼與曹勇義虞仲文及燕之富民俱東徙燕民苦流離  
過平州訴於覺覺召僚屬議皆曰公能仗大義迎故主  
殺企弓諸人縱燕人歸燕南朝宜無不納况內用營平  
之兵外藉南朝之援何懼於金乎覺又訪於翰林學士  
李石亦以為然乃殺企弓等四人復稱保大三年繪天

宋史新編卷百十

吉

祚像每事告而後行燕人尚義習事從於是祚遣使  
歸石更名安弼偕故三司使高黨往說知燕山府王  
中曰覺文武全才必能屏翰王室安中具奏願以身任  
其責令安弼密詣京師帝不欲違好金人以手札付同  
知燕山府唐度密示羈縻而度數諷令內附宣和五年  
六月覺以書遣掌書記張鈞參謀軍事張敦固詣安撫  
司聽命金人聞覺叛遣兵來討覺拒退之朝廷遂建平  
州為奉寧軍拜覺節度使以安弼黨鈞敦固皆為徽猷  
閣待制詔命至覺喜遠出迎金人謀知復舉兵來覺不  
得返同其弟奔燕母妻先寓營州為金人所得弟聞之  
亟往降敵其詔勅金人既平二州來索覺王安中諱之  
索愈急乃斬一人貌類者金人曰此非覺也安中不得  
已引覺出數其過使行刑覺語殊不遜既死函首送之  
燕降將及常勝軍皆泣下郭藥師曰若來索藥師當奈  
何自是解體金人終用是啓釁云  
郭藥師渤海鐵州人遼欲報怨女真立怨軍於燕以藥  
師與張令徽劉舜仁甄五臣將之宣和四年燕王淳建  
號改為常勝軍擢藥師至諸衛上將軍涿州留守淳死  
蕭妃立蕭幹專國入貳藥師謂左右曰此男兒取金帛  
賄也遂擁所部奉涿易二州來歸童貫受之以開詔

觀察使已而劉延慶入燕為蕭幹所敗再戰  
取清破之連拜武泰軍節度使五年加檢校少保同知  
燕山府詔入朝禮遇甚厚給甲第姬妾復解所御珠袍  
及二金盆賜之加少傅後又加太傅初王安中知燕山  
府詹度與藥師同知頗不協命度與河間蔡靖兩易靖  
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稍為抑損安中但諂事之朝  
廷亦曲徇其意所請輒從藥師又結貴近慶言日聞專  
制一路增募兵號三十萬而不改左袵朝論憂之亟拜  
太尉召入朝辭不至帝令童貫行邊察其去就不然則  
挾之偕來藥師出迎貫再拜帳下歸為帝言藥師必能  
抗虜蔡攸亦力主之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  
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輒不省七年十二月詹度言藥  
師逆節已萌凶橫日甚願早圖之始詔詰問而金兵已  
南下破檀薊至玉田蔡靖遣藥師張令徽劉舜仁帥師  
出禦其夕令徽遁歸靖與部使者詣藥師計事藥師欲  
降靖曰靖誓死報國此何言邪引佩刀將自剄藥師抱  
持之弁詣使者悉鎖于家餘雖不及郊藥師率眾降遂  
從以南叛報至帝猶秘之議封為燕王無及矣虜起趨  
京城索宮省寶玩皆藥師能測宋之情得其肯綮故也  
金主以藥師為燕京留守賜姓完顏海陵時例復一姓

故其子刑部尚書安國仍姓郭安國導海陵伐宋海陵  
被弒安國亦為諸軍所殺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六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六

宋

姦臣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黃潛善

汪伯彥

秦檜

黃潛善字茂和邵武人登進士第至右司郎中宣和六年東都地震震既而蘭州地及山之草木悉沒入地而山下麥苗乃在山上徽宗懼欲棄燕燕潛善被命按視以不害聞遂詔天下起免夫錢圖固燕燕潛善戶部侍郎坐事謫亳州遷知河間府靖康之難高宗開大元帥府檄潛善將兵入援張邦昌僭位潛善趨白帥府得拜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七

副元帥高宗即位拜中書侍郎時右相李綱將奏逐潛善及汪伯彥右丞呂好問止之未幾潛善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綱遂罷大學生陳東論李綱不可去潛善伯彥不可任潛善恚會歐陽澈上書詆時事潛善乘間啓奔東誅之明年金人攻陝西京東山東盜起潛善伯彥匿不以聞內侍邵成章疏二人誤國坐除名御史張所馬伸先後論劾坐謫伸道死潛善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鄧洵相繼陷沒宿泗屢警右丞許岳術以扈衛單弱請帝避其鋒潛善謂不足慮率同列聽浮屠說法俄泗州奏虜且至帝大驚決策南渡御舟已戒潛善伯彥方

其食更大呼曰駕行矣乃蒼黃鞭馬南馳都人爭出死者枕藉人無不怨憤會司農卿黃鑄至江上軍士聞其姓以為潛善也爭數其罪揮刃而前鑄方辨非是而首已斷矣中丞張澈劾之罷知江寧府落職居衡州鄭慤王廷秀繼論責置英州尋卒于梅州潛善嫉害忠良李綱遂張慤宗澤許景衡相繼貶死中外為之切齒高宗末年以嘗任副元帥詔復元官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七

汪伯彥字廷俊祁門人登進士第積官直龍圖閣知相州高宗以康王使金至磁時金騎充斥嘗蹤跡王所在伯彥亟以帛書請王還相躬服藥鞭部兵逆王于河上王勞之曰他日見上當首以京兆薦公未幾王奉蠟書開元帥府以伯彥為副將張邦昌僭立王承制除伯彥顯謨閣待制升元帥進直學士王即帝位擢知樞密院事未幾拜右僕射方高宗初政天下望治伯彥潛善踰年在相位專權自恣不能有所經畫御史諫官下至章布內侍皆劾奏之罷知洪州改奉祠尋落職居永州紹興初再復再黜七年帝謂輔臣曰元帥舊僚往往淪謝惟汪伯彥實同艱難宜與牽復始伯彥之末第也受權干王氏秦檜嘗從之學而張浚亦伯彥所引二人在檜位其贊焉累遷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請祠卒贈少

師範處是初值彥駿去相州金人執其子軍器監丞以父之乃還或云伯彥賸之似後更名召嗣

秦檜字會之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補密州教授繼中詞學兼茂科歷太學學正靖康元年金兵攻汴京遣使求三鎮檜上兵機四事不報連遷左司諫金二酋堅欲得地集百官議檜等二十六人持不可未幾除御史中丞汴京失守二帝留金營金命立異姓意在張邦昌監察御史馬伸言於衆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容坐視時檜爲臺長卽進狀謂張邦昌在上皇時附會權倖共爲黨國之政君付以土地使主人民四方豪傑必共起而謀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三

之終不足爲大金屏翰檜不顧斧鉞之誅言兩朝利害願復嗣君位以安四方非特大宋蒙福亦大金萬世利也金人怒取檜詣軍前二帝北遷檜從至燕山又徙韓州上皇聞康王卽位作書貽粘罕與約和議俾檜潤色之檜以厚賂達粘罕會金主吳乞買以檜賜其弟撻懶爲任用撻懶攻山陽檜挈家自軍中收漣水軍水寨航海歸行在建炎四年十月也檜入見拜禮部尚書賜銀帛檜自言殺金人監已者奔舟而來朝士多疑之惟宰相范宗尹副樞李回與善力薦其忠未對前一口帝命

覲見宰執檜自言如欲天下無事南自南北自北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四

檜賢於張浚諸人遂目安國爲黨魁與檜所引諸賢先後被斥而檜爲黃龜年所劾比之莽卓罷予祠龜年等論不置落檜職勝朝堂示不復用事詳願浩傳三年金使來求盡還北俘與檜前議牒合識者益知檜共謀國家之辱未已也五年金主旣死撻懶主議卒成其和未幾連復檜觀文殿學士歷知紹興府尋除醴泉觀使兼侍讀充行宮留守以右相張浚薦赴講筵七年正月授樞密使始張浚與趙鼎相得甚浚先達力引鼎鼎其論人才浚劇談檜善鼎曰此人得志吾人無所措手矣浚不以爲然故引檜其政浚以鄺瓊叛求去帝不可

矣論及檜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開於是趙鼎與  
檜固此憾浚浚之被論也鼎約同列救解及見帝檜猶  
無一語浚遂謫遠州檜謂鼎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遲留  
蓋欲鼎共擠也檜在樞府惟聽鼎鼎反深信之卒為所  
傾鼎與浚晚遇於園言及此始知皆為檜所賣八年三  
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吏部侍郎  
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五月金遣使議和與王倫  
偕至帝愀然謂宰相曰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故不  
憚屈已冀和議速成也十月宰執入見檜獨留身言臣  
僚畏首尾多持兩端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決欲講

宋史新編卷百七

五

和乞願與臣議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亦恐未便望陛  
下更思三日容臣別奏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帝意欲  
和甚堅檜猶以為未也曰臣恐別有未便欲望陛下更  
思三日容臣別奏帝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如初  
知上意確不移乃出文字乞決和議勿許群臣預鼎力  
求去出知紹興府初帝擇宗室育宮中者曰瑗曰璩  
先建節封建國公及是帝出御札除璩節度使封吳國  
公樞密副使王庶呼曰並后匹嫡此不可行鼎約檜同  
奏面納御筆及見帝檜亦無一語鼎曰今建國在上名  
雖未正天下之人知陛下有子矣今日禮數不得不

乃留檜筆俟議明日檜留身奏事傾鼎後數日  
事與大中參告亦以此為言故鼎與大中俱罷明  
張寬授保大軍節度使封崇國公鼎入辭出見檜一揖  
而去檜亦憾之鼎既去檜獨專國決意議和中朝賢士  
以議論不合相繼去王庶與檜尤不合謂檜曰而忘東  
都欲存趙氏時何遣此敵邪檜方挾金人自重深恨庶  
言故出之胡銓上疏願斬檜與王倫以謝天下貶昭州  
几排和議者相繼被謫擢勾龍如淵為中司有異議者  
輒擊去金使張通古蕭哲以詔諭江南為名至淮安言  
先歸河南地且聞上為帝徐議餘事檜欲帝見金使行

宋史新編卷百七

六

屈已之禮帝不可命檜即館中見通古等受其書納禁  
中張浚在永州馳奏力言以石晉劉豫為戒徐俯連南  
夫岳飛皆因賀表寓諷他如秘書省正字汪應辰等咸  
言金人叵測迪功郎張行成獻詢堯書皆豫備之策檜  
悉加黜責十年金人果敗盟分四道入侵諸郡相繼陷  
沒帝始大怪下詔罪狀兀朮御史中丞王次翁奏曰前  
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  
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為至意  
深然之次翁所奏蓋專為檜地故檜位復安公論不能  
搖矣時出飛范郎城幾獲兀朮張俊等所向皆捷

力主班師於是淮寧蔡鄭復爲金有以明堂見  
國公十一年元末再舉取壽春入廬州諸將連  
皆獲槍忽諭楊沂中等班師自是不復出兵盡收諸  
將兵權用給事中范同策也六月拜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封慶國公徽宗實錄成遷少保加  
封眞國公是時元末有求和意歸我使人槍復奏遣使  
通問遂定和議語在本紀元末遺槍書令殺岳飛遂下  
飛詔微張俊誣飛與舊將張憲謀反方俟禹誣飛嘗自  
言已與太祖皆三十歲建節指斥乘輿受詔不救淮西  
父子俱死天下冤之語在飛傳十二年加太師進封秦

宋史新編卷百七

七

魏兩國公槍幸和議復成益咎前日異已者趙鼎王庶  
胡銓既皆遠竄至是遇赦永不檢舉張俊本助和議居  
位歲餘無去意槍諷江迎論罷之十三年賀瑞雪賀雪  
自槍始又賀日食不見是後日食多書不見槍修飾彌  
文以粉飾治具爲苟安餘杭之計自此不復巡幸江上  
而祥瑞之奏日聞矣初粘罕行軍至淮上槍嘗爲草檄  
爲其左右室揆所見洪皓歸致室揆語槍意士大夫莫  
有知者因憾皓令李文會論罷之胡舜陟以非笑胡收  
下獄死張九成以鼓唱浮言貶明年貶黃龜年以前雖  
論槍也謂水火左右武大夫白錫有獎理非

宋史新編卷百七  
彼相直言不聞深可畏試賦論福建安撫司機宜吳元  
美以蚊蠅作夏二子傳怨家鄭璋計其譏刺且謂亭號  
潛元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無意於事秦槍怒甚龜登  
先後竄容州登死焉二十年正月殿司小校施全挾刀  
伺槍趨朝刺之不中磔于市後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挺  
自衛二十四年燔于數文閣待制填試進士舉省殿試  
皆第一槍從于煒烟姻黨曹冠周寅沈興傑等並上第  
考官則魏師遜湯思退鄭仲熊沈虛中董德元帝諒以  
策皆槍語降第三未幾填修撰實錄院宰相于徐同  
領史職前所無也帝嘗諭槍近輪對者多謁告避免可

宋史新編卷百七

八



檣竿約束自檣擅政言者恐觸忌諱但請禁銷金銅  
及鹿胎冠子以塞責故帝及之二十五年檣黨侍御史  
徐嘉奏趙鼎于汾與趙令衿有密謀下大理獄使汾自  
誣與張浚李光胡寅及令衿謀大逆凡當時賢士五十  
三人皆與焉獄成而檣病不能書令衿事在宗室傳檣  
奏請代居相位者帝曰此事卿不當與帝遂命學士草  
檣父子致仕制煇猶遺項與林一飛鄭栢夜見徐嘉張  
扶謀奏薦帝不聽明日詔檣加封建康郡王煇進少師  
皆致仕項堪並予祠是夕檣卒贈中書諡忠獻賜碑額  
曰決策元功精忠全德之碑檣陰險如崖穿深沮不可  
宋史新編卷百十七

測兩據相位蓋十有九年倡為和議挾虜勢以劫制君  
父一時忠臣良將誅鋤殆盡而阿附以苟富貴者爭以  
積陷善類為功其矯誣也無罪可狀第曰謗訕曰指斥  
曰怨望曰立黨沽名甚則曰有無君心凡論劾章疏皆  
檣自操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陰結內侍及  
醫官王繼先伺上動靜察事之卒布滿京城捕讖議者  
中以深文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頌之  
立父任之說士淹滯失職有十年不解者其附已者立  
擢用自其獨相以來易執政二十八人皆世無一譽  
佞易制者如孫近韓肖胄樓炤王次翁范同万俟卨

万俟卨父會楊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勳唐大方余  
萬丞及章復宋樸史才魏師遜施鉅鄭仲能之徒率拔  
之尤散多自言官與檣彈擊輒以政府報之然甫入即  
罷去惟王次翁閱四年以金初敗盟次翁有力於檣也  
又取士用王安石新經字說悉黜程頤之學天下道術  
大壞矣開門受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競進  
之徒獻媚納交無所不至台州曾惇獻詩稱聖相靜江  
有驛名秦城知府呂愿中率賓僚共賦秦城王氣詩張  
扶請乘金根車又有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而帝  
亦出意符之賜甲第用教坊樂導入數臨幸書其扁曰  
宋史新編卷百十七

一德格天之閣又賜祭器繪像自為贊生日賜宴優詔  
不允辭至以申甫褒之皆異數也檣晚尤恣橫郡國事  
惟申省無一上聞者檣死帝方言之且曰今日始免朕  
檣逆謀矣帝末年檣黨祖述餘說力持和議據相位者  
尚數人至孝宗始蕩滌無餘開禧用兵追奪王爵改謚  
謬醜其後史彌遠奏復之齊祐二年理宗復命太常  
正謂輔臣曰謚謬狠可也

万俟卨 韓侂胄 丁大全 賈似道

万俟卨字元忠開封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歷提點  
北刑獄岳飛宣撫荆湖遇卨不以禮卨憾之萬入觀

時檢謀收諸將兵權。禹力助之曰：「益示以逗遛之罰。」敗亡之誅，不用命之戮，使知所懼。既而檜令禹劾飛，又令治飛，欲誣以淮西逗遛。飛父子俱死，凡言飛無罪及與飛舊者，皆劾去之。參政范同或自奏事，檜忘之。禹再劾同罪，謫居筠州。又為檜劾李光，鼓偪孫近朋比，皆竄謫梓宮。還以禹為檜宮掖行，使內侍省副都知宋唐卿副之。禹請與唐卿同班上殿奏事，其無恥如此。張浚寓居長沙，禹妄劾浚，下它論制至振五鳳樓，會吳秉信自長沙還，朝奏浚宅，不過眾人當庭可辦。浚乃得免除，參知政事使金還檜假金人譽已數千言，囑以聞。禹難之，又因檜除官與之異，檜令李文會等劾禹連謫居歸州。移沅州，紹興二十五年召還。除參知政事，尋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浚上書論之，浚坐貶。禹進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諡忠靖。禹始附檜，進及登政府，不能受鉗制，遂忤檜去。檜死，帝親政，將反檜所為，首召禹還。禹主和，固位無異於檜。士論益薄之。

韓侂胄字節夫，琦曾孫也。父誠娶高宗憲聖慈烈皇后女弟侂胄，以父任歷汝州防禦使，知閤門事。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趙汝愚議定策立皇子，

太后居慈福宮，而侂胄惟善慈福內侍張瑄。汝愚乃使侂胄介宗尹以其議密啓太后，不復命。既而遇重華宮提舉，闢禮為白憲聖，乃可其議。嘉王即位，是為寧宗。侂胄欲推定策恩，汝愚但遷侂胄宣州觀察使，兼樞密都承旨。侂胄始歛望，然以傳導詔旨，浸見親幸。時時乘間竊弄威福，朱熹嘗論奏其姦，侂胄怒，使優入我冠閣，袖象大儒戲於上前，意遂去。侂胄進保寧軍承宣使，提舉佑神觀，自是侂胄益用事，而以抑賞故怨汝愚。日深雪川，劉劼者，襄與侂胄同知閤門事，頗以知書自負，方議內禪，時劼弗得與，聞內懷不平，至是與侂胄謀傾汝愚。以內批除所知劉德秀、楊大法、劉三傑為臺諫。汝愚之迹始危。侂胄又謀於京鏜鏜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可也。」慶元元年引李沐為右正言，沐奏汝愚將不利社稷，汝愚罷相。朝士以言侂胄遭責者數十人，已而侂胄拜保寧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又設偽學之目以網括汝愚及意門下士。用何澹、胡紘為言官，奏章論之。汝愚謫永州，慮他日復用，密諭衛守錢鑒圖之。汝愚抵衡，暴卒。未幾侂胄加開府儀同三司，時臺諫相舍侂胄意以攻偽學為言，然憚清議不欲顯斥。意範嘗未快以疎責，嘗攻意召除資政殿學士，未至而除。

三年拜太師時侂冑以勢利盡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  
 棄疾陳謙皆起廢顯用當時固有困於久斥損晚節以  
 規榮進者矣侂冑凡所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陳自  
 強至印空名劄授之惟所欲用三省不預知也而言  
 路阮塞每月舉論二三常事而已謂之月課或勸侂冑  
 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於是恢復之議興以吳曦為興  
 州都統識者言曦主西師必叛侂冑不省也開禧改元  
 詔中外諸將密為行軍之計武學生華岳扣閣乞斬侂  
 冑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諫議大夫李大異亦論止閣  
 遷岳下大理劾罪編置大異斥去陳自強及鄧友龍相

故事乞命侂冑兼領平章遂除平章軍國事兼  
 其第侂冑昵蘇師旦為腹心除師旦安遠軍節度使自  
 置機速房於私第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事關機要  
 未嘗奏稟人莫敢言於是左司諫易祓大理少卿陳景  
 俊太學博士錢延正皆起而言恢復之計侂冑既喪師  
 始覺為師旦所誤謫之韶州已而金人渡淮攻廬和真  
 揚取安豐濠又攻襄陽至棗陽乃以立宗發書樞密院  
 事督視江淮軍馬侂冑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立  
 宗舉人并書幣赴敵營謂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  
 斌所為非朝廷意金人答書辭甚倨又遣書許還河北  
 流民及今年歲幣金人乃有許意會郭倪兵敗吳曦叛  
 受金命宗乞移書敵營伸前議且謂金人指太師平章  
 為首謀宜免繫銜侂冑忿雷坐罷侂冑連遣方信孺使  
 北請和以林拱辰為通謝使金人欲責正隆以前禮賂  
 以侵疆為界且索犒軍銀凡數千萬而縛送首議用兵  
 之臣侂冑大怒和議遂輟復銳意用兵自真興以來蜀  
 口漢淮之民死於兵戈者不可勝計公私之力大屈而  
 侂冑意猶未已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史彌遠謀誅侂冑  
 議是祀皇子榮王入奏楊皇后亦從中力請乃得密書

以告參知政事錢象祖李壁御筆云韓侂胄  
端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可罷平章軍國重事與在  
外宮觀陳自強阿附充位不恤國事可罷有丞相口下  
出國門仍令權上管殿前司公事夏震以兵三百防護  
象祖欲奏密謂事留思世不可翌日侂胄入朝震呵  
止於金匱至玉津園殛殺之後自強連貶雷州籍其家  
友龍連貶循州師旦貶韶州尋誅師旦金人求侂胄首  
乃斲棺取其首侂胄旦首函遺之侂胄用事十四年威  
行宮省權震寓內宮鑿山為園下瞰宗廟出入宮闈無  
度孝宗時首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宮人見之為垂涕

宋史新編卷百七

事

顏敏草制言其得聖之清易被撰答詔以元聖褒之四  
方投書獻頌者謂伊霍旦奭不足儗其勳有稱為我王  
者余壽請加九錫趙師弄乞置平原郡王府官屬皆當  
之不辭所嬖妾皆封郡國夫人號四夫人每內宴與妃  
嬪雜坐恃勢驕倨至是皆論罪有司籍其家多乘輿服  
御之飾其僭紊極矣侂胄娶憲聖吳皇后姪女無子取  
曹嬪子為後名玠削籍流沙門島云

丁大全字子萬鎮江人面藍色嘉熙二年第進士以  
里婢婿實緣取寵事內侍盧允昇董宋臣累官侍御史  
兼侍讀劾奏丞相董槐章未下大全夜半調閱兵符

人露刃圍槐第以臺牒驅迫出北關而罷相之命下大  
自是志氣驕傲道路以目遷至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  
公太學生陳宗劉黻黃淮陳宜中林則祖等伏闕上書  
訟大全臺臣翁應鵬失行為人全鷹犬鈐制學校貶逐  
宗等開慶元年九月罷相判鎮江府中書舍人洪芹繳  
言大全鬼蜮之資穿窬之行引用凶惡陷害忠良遏塞  
言路濁亂朝綱乞追官還職以謝天下自是臺臣屢以  
為言連削官移竄貴州團練使既而移置新州權直舍  
人院劉震孫繳奏乞徙海島於是將官畢遷護送其行  
舟過藤州擠於水而死時景定四年也初淮西總領鄭

宋史新編卷百七

夫

初富甲吳門大全欲結婚不從遂令卓夢卿彈之籍其  
家為子聘婦見其豔自取之為世所醜  
賈似道字師憲台州人少落魄游博以父涉蔭補嘉興  
司倉會其姊入宮有寵於理宗為貴妃遂詔赴廷對擢  
太常丞軍器監益恃寵不檢縱游諸妓家理宗嘗夜憑  
高望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  
詢之果然累遷寶文閣學士京湖安撫制置大使未幾  
以端明殿學士移鎮兩淮年始三十餘寶祐二年加  
知樞密院事臨海郡開國公四年加參知政事五年加  
知樞密院事六年改兩淮宣撫大使自端平初益驕

師會元兵滅金約以陳蔡爲界師未還用趙范謀殺  
據殺區絕河津取中原地爲元兵所敗遂啓兵端開慶  
初元兵攻鄂州又分兵蹂躪西破湖南傳檄數朱背盟  
理宗大懼乃以趙葵軍信州禦廣兵以似道軍漢陽援  
鄂即軍中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鄂城告急死傷者萬三  
千人似道私遣宋京如元軍請輸歲幣稱臣元將忽必  
烈不許會元有內難似道遣京復請許之鄂圍遂解留  
張傑閭旺以偏師候湖南兵明年爲景定元年傑作浮  
梁新生磯與湖南兵同濟而北似道用劉整計攻斷浮  
梁殺殿兵百七十人上表以肅清開帝以其有再造功

宋史新編卷百十七

七

召入朝授少師進封衛國公百官郊勞如文彥博故事  
久而元遣使郝經等持書申好息兵且徵歲幣似道方  
令館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  
謂和也似道密令淮東制置司拘之真州不令入見語  
在本紀似道尋兼太子少師逾年加太傅似道既秉政  
頗忌功脩怨結謫諫何夢然孫附鳳桂錫孫多所彈擊  
初似道在漢陽丞相吳潛移之莆州而分曹世雄等兵  
屬江閩黃雖下流實兵衝似道潛以爲欲殺已也中  
以事連貶循州以死高達在園中殊易似道每見其督  
戰卽戲之曰轍巾者何能爲哉似道屢譏於帝欲下達

帝知達功免重譴曹世雄向士璧在軍中事不關白  
以機昌邊費貶遠州仍徵償以萬計士璧竟坐是死似  
道假會計以污噉諸閹如趙葵史巖之皆不免劉整亦  
因是罹禍以瀘州降于元云時理宗在位久內侍董宋  
臣盧允升爲之聚斂以媚之引薦奔競之士交通賄賂  
置諸通顯又用外戚子弟爲監司郡守作芙蓉閣查閣  
亭宮中進倡優傀儡奉帝爲遊燕竊弄權柄臺臣有言  
之者帝宣諭去之謂之節貼似道入逐盧董所薦林光  
世等悉罷之勒外戚不得爲監司郡守子弟門客不敢  
干朝政由是權傾中外先朝舊法率意紛更增吏部七

宋史新編卷百十七

六

司法買公田以罷和糴民因之破家者甚衆知平江包  
恢督買田至以肉刑從事復以楮賤作銀關銀關行物  
價益踊楮益賤五年禁出柳臺諫布韋皆上書言公田  
不便民間愁怨所致似道奏辨甚力建寧府教授謝枋  
得摘似道專政悉黥配之後又行推排法江南尺寸  
地皆有稅而民力弊矣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  
容拜稱爲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爲周公咸淳元年穆  
帝甫軍事卽棄官去使呂文德報北兵攻下池急朝中  
議廢度宗與太后手詔起之既至欲以經筵拜太師以

其後復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已出後曰時日不利  
遂命之宋制節出有撤開環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  
至是人皆駭歎然下沱之報實無其也三年又乞歸養  
遣大臣侍從傳旨留日四五至中使賜資日十數至夜  
即交臥第外守之除太師平章軍國重事三日一朝上  
都堂治事賜第葛嶺俾迎養其中吏抱文書就第署政  
無大小悉決於堂吏翁應龍及廖瑩中宰執充位署紙  
尾而已似道雖深居凡臺諫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級  
曹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字節文天祥陳文龍陸達杜  
朱史新編卷五十五

九

淵張仲微謝章輩小意輒斥重則辱棄終身不錄趙  
潛輩爭獻寶王陳葵至以兄事其王工陳振民以求進  
一時貪風大肆五年復稱疾求去帝泣涕留之不得令  
六日一朝六年命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出  
殿廷始坐繼又令十日一入朝時襄陽圍已急似道惟  
坐葛嶺起樓榭取宮人媚尼有美色者為妾日事淫樂  
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疑其第者其妾有兄來立府  
門若將入者似道見之縛投火中嘗與群妾踞地關鑿  
蜂所狎客入戲之曰此軍國重事邪酷嗜寶玩建多寶  
閣日一登玩聞金珍有至帶束之已御葬矣後其塚取

之人有物求不予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帝知  
其意不從駕八年明堂禮成祀景靈宮天大雨似道期  
帝雨止升輅胡貴嬪之父顯祖為帝御器械請如開禧  
故事却輅乘逍遙輦遠宮帝曰平章云云顯祖給曰平  
章已允乘逍遙輦矣帝遂歸似道人怒曰臣為大禮使  
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山嘉會門帝留之不  
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為尼始還似道既專恣日甚  
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不愛官爵牛籠一時名士又  
如太學餐錢寬科場恩例以小利啗之由是言路斷絕  
威福肆行自圍襄陽以茶似道每請出督而陰使臺諫  
朱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

疏留呂文煥以急告似道復申請之監察御史陳堅等  
謂師臣宜居中以運天下乃就中書置機速房調邊事  
文煥以襄陽降于元諭月似道始以聞曰向使早聽臣  
行邊當不至此十年母胡氏卒詔以天子鹵簿葬之尋  
起復入朝度宗崩元兵破鄂太學諸生亦詳言非師臣  
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臨安然憚劉整不  
行明年正月整死似道欣然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  
師至蕪湖俾宋京如元軍請輸歲幣稱臣如開慶約不  
從夏貴自合肥以師來會袖中出緡書示似道曰宋  
三百二十年似道俯首而已時孫虎臣戰失利夏貴



淮西似道與虎臣以單舸奔揚州明日敗兵蔽江  
下似道招之皆不至有為惡語慢罵之者乃檄列郡如  
海上迎駕疏請遷都遂入揚州陳宜中請誅似道謝太  
后止罷平章都督了利繼又制三官然尚居揚不歸五  
月王煥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死孝太后乃詔歸終喪  
七月王煥入見太后曰不朝權臣僥禍未有如似道之  
烈者始徙之婺州婺人聞似道將至率眾為露布逐之  
監察御史孫嶸叟等又言之徙建寧侍御史陳文龍等  
又言之始謫高州團練使循州安置籍其家福王與丙  
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送之貶所有縣尉鄭虎臣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七

十

欣然請行虎臣每名斤以道徹轎蓋暴行秋日中令昇  
轎夫唱杭州歌謠之似道至古寺中壁有吳潛南行所  
題字虎臣呼似道曰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  
八月至漳州木綿菴虎臣屢諷之自殺似道曰太皇許  
我不死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杖殺之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七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八

列傳一百三十

叛臣上

明南京戶部主事曹田柯維祺編

宋之衰也內多憂而外靡寧奸雄往往乘間動於惡舊  
史揭為亂及降金者七人劉豫杜充俸保首領張邦昌  
苗傅劉正彥吳曦李全並勦絕不旋踵顧降豫鄭瑄等  
與降元劉整等視七人者大矣殊僅一施宜生鼎烹餘  
率終身享富貴又史成於虜人不與叛逆者比百世之  
下有遺憾焉昔眉山蘇洵謂史為小人而作故以檮杌  
名賊子亂臣其為書切也大矣焉可隱哉焉可隱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八

張邦昌

劉豫

苗傅

杜充

吳曦

鄭瑄

徐文舉  
中丞附

張邦昌字子能東光人第進士累官大司成以失職貶  
歷尚書左右丞遷中書侍郎欽宗即位拜少宰金人犯  
京師副康王為質以求成及肅王代康王邦昌乃還進  
太宰兼門下侍郎邦昌力主和議命為河北路割地使  
上書者目邦昌為社稷之賊遂黜奉祠罷割地議其冬  
虜陷京師帝再出郊留青城明年春翰林承旨吳玠吏  
部尚書吳玠自金營持文書來今推立異姓百官計無  
所出適尚書員外郎宋齊愈奎自外衆問虜意所主齊

邦昌示之遂定議孫傳張叔夜不署狀令人  
之留守王時雍再集議秘書省眾至即閉省門環以兵  
俾京城巡檢范瑗諭意眾唯唯有大學生不可瑗厲聲  
折之遣歸學舍時雍先署狀率百官御史中丞秦檜抗  
言請立趙氏乃被執并僑持狀赴軍前金以冊寶至邦  
昌北向受冊即偽位僭號大楚擬都金陵遂升文德殿  
設位御牀西受賀遣閣門傳令勿拜時雍率百官遽拜  
邦昌但東面拱立外統制官宣贊舍人吳玠謀舉義范  
瑗詐與合謀捕革併其子殺之所襲殺百餘人是日風  
霾日暈無光百官慘沮邦昌亦變色唯時雍并僑瑗等

宋史新編卷六十八

二

欣然鼓舞若以為有佐命功時雍權知樞密院事領尚  
書省并權同知樞密院事僑權簽書樞密院事呂好問  
權領門下省徐秉哲權領中書省時雍每言事邦昌前  
輒稱臣啓陛下邦昌斥之勸邦昌坐紫宸垂拱殿呂好  
問爭之乃止金人將退師邦昌詣金營祖別服拓袍張  
紅蓋所過設香案起居悉如常儀時雍等皆從行虜退  
邦昌手書赦天下呂好問及監察御史馬伸請迎立康  
王邦昌從之時雍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他日噬臍悔無  
及已秉哲復贊之弗聽乃冊元祐皇后曰宋太后入御  
延福宮遣將師僉書康王自陳所以勉循虜情者飲

權宜一時以紓國難敢有他乎尋遣謝克家獻大宋降  
命寶復請元祐皇后垂簾聽政以俟復辟邦昌以太宰  
退處內東門資善堂尋謁王東京慟哭請死王撫慰之  
王即皇帝位相李綱從邦昌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封同  
安郡王綱上書論邦昌僭逆黃潛善猶左右之綱又力  
言于上前而繼之以泣乃責邦昌昭化軍節度使潭州  
安置語在綱傳初邦昌僭居內庭華國靖恭夫人李氏  
數獻果實邦昌亦厚答之一夕邦昌被酒李氏擁之曰  
大家事已至此尚何言因以赭色半臂加邦昌身掖入  
福寧殿夜飾養女陳氏以進及邦昌還東府李氏私送

宋史新編卷六十八

三

之語斥乘輿帝聞下李氏獄詞服詔數邦昌罪賜死潭  
州時雍秉哲并僑等先已遠竄至是併誅時雍  
劉豫字彥游景州人世業農至豫登進士第歷殿中侍  
御史累章言禮制局事徽宗曰劉豫河北種田叟安識  
禮制黜兩浙察訪後為河北提刑金人南侵豫棄官避  
亂儀真建炎二年用張憲薦除知濟南府時盜起山東  
豫請易東南一郡執政惡之不許豫忿而去是冬金人  
攻濟南豫遣子麟出戰敵解去因遣人啗豫以利豫怒  
前忿遂蓄反謀殺其將關勝降金三年三月兀朮聞高  
宗渡江乃徙豫知東京府充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

麟知濟南府界舊河以南俱豫統之四年金入用豫  
帝國號太齊都大名府豫卽僞位赦境內奉金正朔以  
張孝純爲丞相升東平爲東京改東京爲汴京降南京  
爲歸德府以弟益爲汴京留守用母翟氏爲皇太后妻  
錢氏爲皇后改明年元曰阜昌紹興元年六月豫以麟  
爲兵馬大總管尚書左丞相置招受司于宿州誘宋通  
逃十月豫入寇二年二月知商州董先以商號附于豫  
襄陽鎮撫使桑仲上疏請正豫罪朝廷命仲兼節制應  
援京城軍馬量度事勢復所陷郡三月仲爲其將霍明  
所殺河南鎮撫使翟興中伊陽山豫患之陰結其麾下  
楊偉殺興待興首降豫四月丙寅豫遷都汴奉祖考于  
宋太廟分置河南汴京淘沙官兩京冢墓發掘殆盡賦  
斂煩苛民不聊生六月斬黃鎮撫使孔彥舟叛降豫既  
而襄陽鎮撫使李橫屢敗豫兵復賴昌三年三月豫聞  
橫入賴昌求援于金粘罕遣兀朮赴之豫亦遣將李成  
率師二萬逆戰於京城西北之年駟岡橫敗績復陷賴  
昌四月陷虢州統制官謝臯自剖心以死是月明州守  
將徐文以所部浮海抵鹽城輸款于豫豫以文知萊州  
俾寇通秦間五月朝廷遣韓肖胄胡松年使僞齊十月  
已亥賊將李成陷鄧州以齊安守之癸卯陷襄陽

麟知隨州李道彥城走成據襄陽以王嵩知開州  
甲辰陷鄧州守臣李簡遁豫以荆超知州事十一月金  
人遣李永壽上邕來報聘永壽等驕倨請還豫俘及西  
北士民之流寓者復要畫江以益豫四年熙河路馬步  
軍總管關師古與豫兵戰于左要嶺敗績遂降洮岷之  
地盡歸豫矣五月知壽春府羅興叛降豫制置使岳飛  
復襄陽李成遁尋復唐隨鄧三州豫聞岳飛取襄鄧遂  
乞師於金九月豫下僞詔有混一六合之言遣麟入寇  
及誘兀朮等分道南侵或勸帝他幸趙鼎曰戰而不捷  
去未晚也張俊曰避將安之遂決意親征十月韓世忠  
戰於大儀解元戰於承州皆捷十一月下詔討豫始暴  
豫罪惡士氣大振欲濟江決戰趙鼎曰退固不可渡江  
亦非策豫猶不親來至尊豈可與逆離決勝負哉十二  
月岳飛遣將牛皋徐慶敗金人於廬州金兵退麟棄輜  
重宵遁六年豫聚兵淮陽又爲世忠所敗豫聞帝親征  
告急於金主金主報豫自行始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  
豫豫於是籍民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由壽春犯廬  
州倪出渦口犯定遠江東安撫使張俊拒戰詔併以淮  
西屬俊命殿帥楊沂中至泗州與俊合沂中遇倪兵連  
戰之倪遁麟聞亦拔皆走麟兵有自書鄉貫姓名而

豫由此失人心金人開麟等敗詰豫罪狀始有廢豫  
人訪河南百姓豫自麟敗意沮氣奪中原遺民日望  
至師七年三月帝進駐建康八月統制鄒玘執呂社以  
兵三萬叛降豫殺社授玘難軍節度使知拱州玘  
勸豫入寇豫復乞師于金且言玘欲自效金恐豫兵衆  
難制欲以計除之乃佯言玘降恐詐命散其兵於是尚  
書省奏豫治國無狀當廢乃廢爲蜀王初金主先令撻  
斡兀術爲河南留守汴給麟出至武成磨騎翼而擒之  
因馳至城中豫方射講武斡兀術從三騎突入東華門

宋史新編卷百八

下馬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刀夾之囚于  
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豫以鐵騎數千圍宮門遣  
小校巡閱巷間揚言曰自今不僉汝爲軍不取汝免行  
錢爲汝敲殺親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此由是人心稍  
安置行臺尚書省於汴以張孝純權行臺左丞相以女  
真胡沙虎爲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悉令歸農聽宮  
人出嫁豫願居相州韓琦宅許之後併麟徙臨潢封豫  
爲曹王賜田居之紹興十三年卒豫僭王號凡八年未  
廢之先齊境內數見怪異梟鳴後苑龍撼宣德門滅宣  
德字大星隕平原鎮識者謂豫禍不出百日豫怒殺之

果廢豫之僭逆也宋史新編卷百八  
隱不以聞尚書郎官李旦南京守臣凌唐佐遣人持蠟  
書告其機事滄州進士邢希載上書乞通宋朝並遇害  
將武郎宋汝爲攷呂頤浩書被留不屈招東京留守上  
官悟知楚州趙立與李道季橫皆不從召迪功郎王寵  
朝奉郎趙俊處士尹焞皆不至尉氏令姚邦基判原州  
米璞簽書博州判官廳公事劉長孺俱不汙僞命乃若  
馬定國進君臣名分論祝簡獻遷都國馬賦語多指斥  
至如許清臣毀景靈宮孟邦雄發永安陵蹠犬吠堯蓋  
無青馬

宋史新編卷百八

苗傅上黨人祖授在元豐中爲殿前都指揮使隆祐太  
后南渡傅爲統制官以所部八千人扈衛駐于杭州有  
劉正彥者不知何許人父法政和間爲熙河路經略使  
死王事正彥歷武德大夫知濠州以平丁進功進武功  
大夫威州刺史初正彥討進請劉晏偕行正彥恥已賞  
薄而晏獲峻遷由是缺望乃散所賜金帛與將士尋被  
命從六宮皇子至杭州建炎三年二月高宗從王淵議  
由鎮江幸杭州時諸大將如劉光世張俊楊沂中韓世  
忠分守要害扈衛者獨苗傅先是王淵裝大船十數自  
維揚來杭杭人相謂曰平陳通時殺奪富民家財也

傳有押班康復頗用事肆為暴橫傳等恨之曰天子雖  
清至此猶敢爾耶其黨張達復激怒諸軍曰能殺淵及  
內侍則人人可富朝廷豈能徧罪哉三月辛巳拜王淵  
同簽書樞密院事傳自負宿將疾淵驟貴正彥雖由淵  
進淵微取所予兵亦怨之於是與王世修張達王鈞甫  
馬柔吉等謀作亂誣淵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殺淵以兵  
圍後第分捕內官凡無須者盡殺之揭淵首引兵犯闕  
中軍統制吳湛守宮門潛與傳通導其黨入奏曰苗傳  
不負國止為天下除害知杭州康允之聞變率從官扣  
關請帝御樓百官皆從傳見黃羣猶山呼而拜帝憑闕

宋史新編卷八十八

八

呼二賊問故傳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軍士有功者不  
賞私內侍者即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猶未遠竄  
王淵遇敵不戰而友康復得除樞密臣立功多止作遙  
郡團練已斬淵首更乞斬康復藍珪曾擇以謝三軍帝  
諭以當流海島可與軍士歸管且曰已擢二人官矣賊  
不退帝問百官計安出軍器監葉宗諤曰陛下何惜康  
復遂命捕獲傳即樓下腰斬履傳猶肆惡言謂帝不當  
即大位淵聖歸何以處也帝使朱勝非繼樓下曲諭之  
傳請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使與金議和帝許諾即下  
詔請太后垂簾賊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太后

宋史新編卷八十八

九

帝曰皇帝聖孝無失德強敵在外使吾一婦人繼前  
抱二歲兒何以今天下正彥等號立因請諸益不遜太  
后還入門帝遣人奏禪位勝非泣曰臣義當死乞下詔  
二凶帝屏左右曰當為後圖事不成死未晚是日帝幸  
顯忠寺甲申太后垂簾降赦帝留內侍十五人餘悉編  
置於是呂頤浩張浚等謀舉兵勝非內謀復辟從傳請  
改元明受語在勝非傳書以傳為武當軍節度使傳  
等欲以所部代禁衛又欲邀帝幸徽越張浚勝非曲諭  
止之馮輜者即馮康國也張浚遣說二凶反正傳怒遣  
歸浚復遣輜諭以禍福既又復傳書謂其大逆不道傳  
等初聞浚集兵未之信及得浚書始悟見計遣苗瑁馬  
柔吉將部曲駐臨平以拒諸將兵事在張浚及馮康國  
傳賊聞勤王之兵大集即呼馮輜勝非議復辟乃四月  
戊申朔帝還宮徙傳淮西制置使正彥副之詔復建炎  
號是日頤浩浚軍次臨平苗瑁馬柔吉以兵阻河韓世  
忠率先鋒力戰張浚劉光世乘之翊敗走勤王兵進北  
關二凶引精兵二千夜闖湯金門遁既入城世忠手執  
王世修以屬吏遂斬吳玘事在世忠傳傳等所過橋橋  
以阻官軍連犯衢州常山世忠請任討賊詔以為江浙  
制置使五月世忠發杭州賊黨張翼斬鈞甫及柔吉

子首以降賊寇捕城縣夾溪而屯據險設伏以邀官軍  
統制官馬彥博死之賊棄勝犯中軍世忠揮兵直前正  
彥墮馬生禽之賊將江池殺孟阜禽苗翊降衆悉解甲  
張遂收餘兵入崇安喬仲福追殺之傳遁建陽土豪詹  
標覺之執送世忠七月世忠俘傳正彥以獻磔于建康  
市張遂苗瑀及傳二子俱已前死詔釋餘黨

杜充字公美相人登進士第歷集英殿修撰知滄州建  
炎初爲北京留守遷樞密直學士提刑郭永嘗畫三策  
獻充充不省永謂之語在永傳二年代宗澤爲留守兼  
開封尹三年歷知宣武軍節度使連拜尚書右僕射同

宋史新編卷百六

十

平章事御營使初宗澤要結豪傑圖迎二帝澤卒充短  
於撫御人心疑阻兩河忠義之士往往皆引去留守判  
官宗穎嘗疏其失朝廷謂充有威望可屬大事呂頤浩  
張浚亦薦之故有是命高宗將幸浙西命韓世忠屯太  
平王瓌屯常州以充爲江淮宣撫使留建康使盡護諸  
將劉光世韓世忠惲充嚴急不樂屬充詔移他州時江  
浙倚充爲重而充日事誅殺無制敵方識者寒心金人  
窺江充遣將卻之一日當晝敵對江列陣而佯退繼信  
之守益懈敵謀知無備夜乘數十舟橫江直濟衆不戒  
遂奪岸充亟命統制官陳淳合二萬人邀擊於馬

渡王瓌偵進敵無備遂奪岸充亟命統制官陳淳合二萬人邀擊於馬  
渡遂陷充渡江保真州充嘗痛絕諸將諸將偷之伺其  
敗衆將止心馬充不收歸居真州長蘆寺頗奇異金  
完顏宗弼遣人說充當封以中原如張邦昌故事充遂  
降事聞高宗謂輔臣曰朕待充不薄何乃至是哉下制  
削充爵徙其子及婿於廣州船單薄充久之命知相州  
累遷行臺右丞相紹興初成而充死矣

吳曦璘之孫挺之中子以祖任至高州刺史挺卒起復  
濠州團練使累遷武寧軍承宣使又遷太尉會韓侂胄  
謀開邊曦潛蓄異志因附侂胄求還蜀陳自強納曦賂

宋史新編卷百六

十一

陰贊侂胄遂命曦興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兼知興  
州利州西路安撫使曦至鎮譖副都統制王大節罷之  
更不除副帥而兵權悉歸於曦開禧二年朝廷議出師  
詔曦爲四川宣撫副使仍知興州自紹興末王人出總  
蜀賦移牒宣司勢均禮敵而侂胄以總計謀宣司副使  
得節制按劾而財賦之權又歸於曦未幾兼陝西河東  
招撫使曦與從弟晁及徐景望趙富米脩之董鎮共爲  
反謀陰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于金求封蜀王侂胄日  
夜望曦進兵曦陽爲持重潛爲金人地以困王師侂胄  
不之覺金人犯西和曦時已布腹心于金將士未之知



紹興七年金陷大散關曦退屯置日舉人陳  
師授歷上書言曦必叛侂冑不省十二月金遣吳玠  
詔書金印至置口封曦蜀王曦密受之翌日曦召幕屬  
諭意謂東南失守宜從權濟事王翼陽駭之抗言曰如  
此則相公八十年忠孝門戶一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  
決即詣甲仗庫集兵將官語故祿禧褚青王喜王大中  
等皆稱賀聽命曦北向受印正使程松聞變棄興元去  
三年正月曦遣將引金兵以四郡付之表鐵山為界曦  
遂乘黃屋左纛僭王位于興州即治所為行宮稱是月  
為元年曦所統軍七萬併松軍三萬分隸十統帥聲言  
約金人夾攻襄陽現為曦謀宜收用蜀名士以係民心  
於是陳咸自髡其髮更次秦塗其目楊震仲飲藥死王  
翊家拱辰皆不受僞命楊脩年詹又中家大酉李道傳  
鄧性善楊泰之悉棄官去合江倉官楊巨源與隨軍轉  
運安丙共謀誅曦會李好義與兄好古李貴等皆有謀  
交相結納二月甲戌夜漏盡巨源好義首率勇敢七十  
人斧門以入李貴即曦室斬其首裂其尸丙分捕其二  
子及叔父柄弟晫晫賊黨米修之等皆誅之由曦首謀  
于朝璘子孫徙出蜀玠子孫免連坐

紹興七年人葉文為州學生後更習武藝從軍有功

紹興七年安撫使淮南東路兵馬鈐轄累遷武奉軍承  
運紹興七年兵部尚書呂祉為都督府參謀節制淮西  
軍時淮西將王德為都統制璦副之二人因事交訟于  
督府璦慮罪率所部十餘萬奔劉豫殺呂祉等語在張  
浚及祉傳豫授璦靜難軍節度使知拱州金人廢豫以  
璦為博州防禦使遷驃騎上將軍金人背和議兀朮率  
諸將南侵璦與焉璦嘗語同列曰璦每見元帥臨陣督  
戰矢石交集而免肯指揮意氣自若身不避難將士孰  
敢愛死宜其所向無前也江南諸帥才能不及中人每  
當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或督召軍旅易置  
將校僅以一介之士持虛文諭之謂之調發制敵決勝  
委之偏裨是以智者解體愚者喪師幸一小捷則露布  
飛馳增加倖級以為己功敏怨將士縱或親臨亦必先  
遁而又國政不綱纔有微功已加厚賞或有大罪乃置  
而不誅不即覆亡已為天幸何能振起耶眾以其言為  
然元帥即兀朮璦又告兀朮以宋事成敗曰宋任宰相  
秦檜所謂亡國之大夫兢兢自守惟顛覆是懼吾以大  
軍臨之彼之君臣方且心破膽裂將哀鳴不暇蓋傷弓  
之鳥可以虛弦下也既果如其計兀朮大喜金兵初陷  
州也璦為守及王德克復璦乃遁去再陷再為守凡

六年遷至秦寧軍節度使又遷歸德尹加金紫光祿大夫

卒  
徐文者膠水人少爲商後應募從軍能揮巨刀重五十斤人呼爲徐大刀累有戰功高宗龍至淮東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紹興二年立御前忠銳軍凡七將文其一也大將閻臯與文有隙因譖其謀叛遣都統朱師敏襲文文遂率戰艦數十艘泛海歸劉豫豫連擢文海道副都統兼總管文教豫自海道襲臨安不果其後金人背盟兀朮等南侵陷我州郡文效力居多累官定海軍節度使致仕遷龍虎衛上將軍卒

宋史新編卷百八

忠

施宜生者邵武人自少博聞強記未冠由鄉貢入太學政和四年登上舍第試學官授穎州教授宜生困于場屋遇一僧善相謂之曰子面有權骨當爲公卿然子身之毛皆逆且覆碗必有以合乎此乃可貴也宜生大喜會金兵入汴宜生南奔遂從巨盜范汝爲於建劔汝爲敗宜生變服爲秦之吳翁家傭米幾歸劉豫爲陳取宋之策授以官金人以其才藻擢至禮部侍郎翰林侍講學士紹興末爲賀宋正旦使館伴張燾以首丘風之宜生頗有貳志返國爲其介所發金主亨之

張中孚者其先自安定徙居張義堡父達實官太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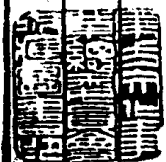
公中孚以父任補官金兵圍太原父戰沒中孚年十餘入金軍中得其尸以還歷擢知鎮戎軍兼安撫使屢從吳玠張浚拒金兵浚退保巴蜀中孚權歸軍旣而金兵次涇州中孚率將吏降金主以爲鎮洮軍節度使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略安撫使後爲陝西諸路節制使知京兆府金人以河南地歸宋中孚遂入宋元末再取河南陝西移文徵中孚復仕金連遷尚書左丞加開府儀同三司進封崇王卒弟中彥亦以父任歷涇原副將知德順軍金人取陝西中彥遂降除招撫使以功累至涇原路經略使知平涼府其後歸宋仕金並與

宋史新編卷百八

忠

中孚同存擢中彥封崇國公歷吏部尚書真定臨洮二尹熙秦諸路都總管加開府儀同三司卒中孚兄弟以公卿子受宋厚恩且其父戰死於金蓋不共戴天之讎也乃比肩北面爲之效忠君親之倫滅矣同時叛者又有李成孔彥舟二人皆起盜賊是何足責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八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九

叛臣下

明南京戶部主事

呂文煥

李全

劉整

呂文煥

夏貴

范文虎

留夢炎

李全維州北海農家子也銳頭蠡目權誦善下人以弓馬矯捷能運鐵槍號李鐵槍初金主避元兵竄于汴民苦橫斂思亂於是劉二祖起霍儀繼之彭義斌石珪夏全時青裴淵等附之楊安兒起以舅劉全為帥閭閻通董交張正中孫武正等附之全與仲兄福聚眾數千劉慶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九

福國安用鄭衍德田四于洋等咸附之元兵退金乃遣兵討捕安兒敗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等奉而統之稱曰姑姑眾尚萬餘全以其眾附楊氏通焉遂嫁之霍儀敗其徒彭義斌等歸李全有定遠民李先者安兒嘗處以軍職及是當緣鎮江武鋒卒沈鐸見楚州守應純之道豪傑願附意時江淮制置李珪淮東安撫崔與之皆令純之沿江增戍恐不能禦乃命先為機察諭意羣豪敘復鐸為武鋒軍副將辟楚州郡監與高忠皎各集忠義民兵分二道攻金先遂以李全五千人附忠皎合兵攻剋海州全分兵襲破莒州會其守臣別將千洋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九

又青密州元福又克青州全因得授武興大夫京東總管純之密聞于朝謂中原可復丞相史彌遠鑒關事不明招納密敕珪等慰接之號忠義軍就聽節制詔依武定軍生券例放錢糧萬五千人名忠義糧東海馬良高林宋德珍等萬人遂輻湊連水鐸納之全與劉全俱起羨心焉嘉定十一年全圍海城不下分兵襲密州禽黃擱十二年金人圍淮西急帥司調全與李先石珪軍援盱眙先進駐天長全進駐盱眙鼎立以待敵全至渦口值金將乞石烈牙吾答名盧鼓槌者將濟全掩擊之金兵溺淮者數千俘獲甚眾數日又與阿海戰化陂湖大捷殺金數將得其金牌三圓俱解全喪失亦眾阿海者金所謂四駙馬也全進達州刺史全說降金元帥張林以青莒等十二州來歸全與林結為兄弟表聞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兼總管餘授官有差授全廣州觀察使京東總管慶福義斌皆為統制先是制置使賈涉以朝命督戰立賞約全乃致金牌干涉云殺四駙馬所獲者故全有是授而四駙馬實不死也十三年全至楚州屬召先赴行在全自渦口之捷有輕諸將心獨先許策戰助威望不下已患之乃陰結制帥所任吏某勸使請先卒全喜而心益貳涉乘先死欲收其軍

劉陳遷往連水以總之先黨裴淵宋德珍孫武正及王  
義深張山張友拒而不受潛奉石珪為統帥全伺知之  
乃見涉請計珪珪素通好於元至是技窮殺淵而挾  
正德珍與其謀主孟導歸元連水軍未有所屬全求併  
將之全又白制府請于朝以劉全為總管駐揚州分數  
千兵從之而將其眾十四年正月金人將南來全請於  
涉欲與劉琚共圖泗州伐其謀涉許之全兵攻尅泗州  
之西城入城布守琚徙盱眙梁以質之未幾盧鼓捷  
來取西城全戰敗統制賴興死全遁歸資糧器械悉以  
委敵金人既陷蘄州扈再興趙范及其弟葵邀擊于天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三

長全隨行襲金人後謁而賀曰二監軍已立大功乞以  
餘寇付全追之全追不甚力亦以是進承宣使十五年  
三月琚再取西城盧鼓捷背城力戰戒張惠必獲全不  
獲則斬惠即陳躍馬奔全壁棄所執兵請降全掖而  
之惠號張飛者也不數日惠獻下數千人皆潛至全  
與惠歸請于制置司官之令自總一軍膠西當登寧海  
之衝百貨輻湊全使其兄福守之為窟宅計輦貨車去  
皆督辦於林林不能堪福怒謂曰若背恩耶待與都統  
提兵取若頭爾林懼歸于元福狼狽走楚州冬加全昭  
信軍節度林猶遺涉書詆全明已非叛涉以答全全

楊氏取之乃機歸海州以通林林走全入青  
十六年二月涉勸農出郊募歸人門忠義軍遮道涉  
人發楊氏楊氏馳出門伴怒忠義而揮之道開涉乃入  
城自是以疾求去其力五月被召卒丘壽邁攝帥事全  
謂曰忠義烏合尺籍國莽莫若別置新籍一納諸朝一  
申制閫一留全所庶功過有攷請給無弊壽邁善而諾  
之全乃合帳前忠義悉籍之盡統其軍時人莫悟十一  
月許國自武階換朝議大夫准東安撫制置使先是國  
奉祠家食數言全必反欲傾涉而代之會召國奏事國  
疏全姦謀甚深反狀已著非有豪傑不能消弭蓋自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也吏部侍郎喬行簡上疏論國望輕不宜帥准不報山  
陽參幕徐晞稷雅意開闢及聞國用晞稷闕望乃騰國  
奏注釋以寄全全得報不樂十七年正月國之鎮楊氏  
郊迂國辭不見楊氏慚以歸國既視事痛抑北軍有與  
南軍競者無曲直偏坐之禍賁十載十八八月全謁國  
庭趨國端坐納全拜不為止全退怒甚國之客章夢先  
王慕議劉慶福謁見夢先責客將令隔簾貌喏慶福  
不能堪全欲往青州懼國苛留更折節為禮因會席  
出劄白事國見其細故判從之全即席再拜謝自是  
恩必請得請必拜國大喜語家人曰吾折伏此虜矣

往青州寶慶元年全遣慶福還楚城使爲訛潛約奸  
賄四軍相應四將不從於是慶福等謀中輟止欲快意  
於許國焉國晨起莅事忽露刃充庭客駭走國厲聲曰  
不得無禮矢已及顙流血蔽面國走亂兵悉害其家人  
縱火焚官寺兩司積蓄盡入賊國繞城走伏道堂中宿  
馬是日慶福首殺夢先以報宿憾明日國縊于途時忠  
義統領王文信提本部兵歸揚州謀縛守以其城獻事  
泄爲鈴轄趙拱所阻文信遂與劉全還楚州盱眙總管  
夏全聞山陽得志亦懷異圖劉瑄厚賂之乃止及文信  
亂瑄懼夏全復動乃使十整將兵三千視之使不敢動  
整以邀文信爲辭引兵還揚州因僞言盱眙失守十整  
爲亂於是揚州復震城門盡閉史彌遠當國懼激他變  
姑涵忍而後圖之謀帥莫可以徐晞稷嘗倖楚州守海  
州得全歡心晞稷亦勇往乃授淮東制置使令屈意撫  
全時慶福以事濟報全全牒義斌等曰許國謀反已伏  
誅矣爾軍並聽我節制義斌罵曰逆賊背國厚恩擅殺  
制使此事皆因我起我必報此讎乃斬齋牒人南向告  
天誓衆見者憤激全自青州至楚城伴責慶福不能  
壓致忠義之聞斬數人請待罪朝廷未之詰趙范  
兼提點刑獄得制置印于潰卒中以授晞稷全

州晞稷已帥晞稷入楚城劉全躍馬登城順風  
之至及門下馬拜庭下晞稷等止之賊衆乃悅四月  
特使人爲金兵道邳州出漣水奪全田租而伏騎  
八百以待全全引騎度淮與關伏發全敗圍之慶福以兵  
往援全出全與慶福俱重傷歸楚州丁勝張世雄欲乘  
全敗舉兵追北軍晞稷止之全夜知其謀對晞稷詰之  
二人不爲屈然懼禍及已晞稷乃潛授世雄勝軍統制  
教使逃而陽索之北軍追世雄世雄且戰且走得達揚  
州晞稷辱令全還戰馬軍器于制司全唯唯退招姚紳  
及將校飲酒酣全語之故一人曰不若有官者棄官無  
官者歸山東爲百姓一人抵掌憤然使全反全陽罵之  
紳以告晞稷翌日全見晞稷求納官晞稷撫之而去自  
是不復誰何其後至以恩府稱全恩堂稱楊氏而手足  
倒置矣五月全取東平不克引兵攻恩州明日義斌出  
兵與全聞全敗慶福往救又敗全退保山崗抽山陽忠  
義以北遣人求晞稷書與義斌連和義斌納全降兵兵  
勢大振進攻真定降金將武仙衆至數十萬致書沿江  
制置使趙善湘曰不誅逆全恢復不成時四總管亦  
遣計議官致書乞助討賊范亦以爲言不報全脂書  
詞誣義斌叛晞稷繳達之時朝廷知義斌之功

未欲行賞未幾義斌俟命不至拓地而北與元兵戰于  
內黃之五馬山元兵說之降義斌罵聲曰我宋臣且河  
北山東皆宋民義豈爲他臣屈耶遂死之戲下王義深  
等復歸全全使人說時青亦附全二年三月元兵攻青  
州全大小百戰終不利嬰城自守朝廷初以力未能討  
故用晞稷調護及傳全被圍稍密圖賊晞稷畏懦幸全  
未歸以苟歲月朝廷方謀易帥劉瑄久在盱眙雅意建  
國又見賊勢稍孤意功名可立使鎮江副都統彭忞延  
譽京師忞亦垂涎代瑄從吏尤力九月以瑄知楚州兼  
淮東制置使忞代知盱眙晞稷不知也乙亥晞稷以戶

宋史新編卷百十九

七

部侍郎召已出知袁州十一月瑄至楚州忞激夏全曰  
楚城賊黨不滿三千健將又在山東劉制使圖之收功  
在旦夕太尉宜往赴事會何端坐爲夏全欣然領兵徑  
入楚城時青亦自淮陰移屯城內瑄且駭且恐勢不容  
卻復就二人謀焉時傳全已死福欲分兵赴援兵少卒  
不往甲子瑄令夏全盛陳兵楚城賊黨震恐楊氏賂夏  
全求緩師乃止三年二月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曰將  
軍非山東歸附耶孤死鬼泣李氏滅夏氏寧獨存全許  
諾楊氏盛飾出迎與按行營壘曰人傳三哥死吾一婦  
人安能自立使當事太尉爲夫子女王帛干戈倉廩皆

太尉有望卽領此誠無多言也夏全心動乃置酒歡甚  
飲酣就寢如婦更與福謀遂瑄辛卯全令賊黨圍州治  
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瑄精兵尚萬餘窘束不  
能發一令夜半縋城僅以身免全既逐瑄幕歸楊氏拒  
之意楊氏反目圖已明日大掠趨盱眙欲爲亂張惠范  
成進閉門不得入翔翔淮上惠成進出兵欲勦之夏全  
狼狽歸金金人納之是舉也張正忠不從亂經妻女于  
庭并已自焚報至中外大恐劉瑄自劾未幾死初姚翀  
從賈涉辟楚州推官全喜其附已爲引重當路得改秩  
全請以通判青州國之死全借翀撫定以誑衆以功入

宋史新編卷百十九

八

朝三月以翀爲軍器少監知楚州兼制置翀辟鄭子恭  
杜耒等爲幕客留母及其子于京買二妾以行至城東  
艤舟以治事楊許翀入城乃入寄治僧寺極意娛之四  
月李全欲歸元懼衆異議乃焚香南向再拜欲自經而  
使鄭衍德田四救之曰譬如爲衣有身愁無袖耶今北  
歸蒙古未必非福全從之乃約降元元兵入青州承制  
授全山東行省慶福在山陽自知已爲厲階懷不自安  
欲圖福以自贖福知之亦謀去慶福福僞病旬餘張庸  
者素厚慶福懼福疑已乃勸慶福往問疾福殺慶福及  
庸元帥封高陽公歸全者也福以慶福頭納鞬



相夫喜未白慶福首禍一世姦雄今頭落掛犬下耶  
守朝遣子恭繼奏捷瑋之敗儲積掃地網運不續賊  
黨籍籍謂福所致福數見州及僉幕促之皆謝以朝廷  
撥降未下福曰朝廷建圖開幕不支中義錢糧是欲立  
制圖以困忠義也六月福乘眾怒與楊氏謀召州飲州  
至而楊氏不出就坐賓次左右散去福以州命召諸幕  
客以楊氏命召州二妾諸幕客知有變不得已往未朝  
服至八字橋福兵腰戮之未南望再拜就斃二妾之入  
州及見之福兵欲害州鄉行德救之得免去須臾縋城  
夜走徒步歸明州未幾死朝廷以淮亂相仍遣帥必亮

宋史新編卷百九

九

莫肯往來始欲輕淮而重江楚州不復建圖就以帥楊  
紹雲兼制置改楚州名淮安軍命通判張國明權守視  
之若羈縻州然賊徒黨塞南門開北門支邑民田皆以  
少價抑買之自收賦以贍軍錢糧不繼如故賊將國安  
用閻通歎曰楚州物賤可以樂生而劉慶福為不善怨  
仇相尋使我曹無所衣食與張林邢德王義深五人共  
議殺福及楊氏以獻於是眾帥兵趨楊氏家福出德手  
刃之相屠者數百人有郭統制者殺全女子通殺一婦  
人以爲楊氏函其首奔福首馳獻紹雲紹雲驛送京師  
領朝甚喜檄彭牴張惠范成進時青併兵往楚州便宜

戮餘黨未幾傳楊氏故無恙所殺者乃全次妻劉氏  
也極輕儇可供四總管弄戲得檄不敢自決力遂惠成  
進二人卽提兵入楚城與林等五人歡宴議分北軍爲  
五使五人分掌之請制府及朝廷處之廟議謂青望重  
惟聽青區畫青微之下不及惠成進青亦思禍及密遣  
人報全于青州遷延不決惠等歸時貽賊黨復振紹雲  
赴樞密議議准東總領岳同攝制府事惠成進既歸錢  
糧缺乏密約降全盧鼓槌許之二人給牒曰南北軍易  
致激變宜令出入無得帶刀牒從之二人每宴必偏  
迨早謀托皆不悟八月辛酉復燕托酒半縛托托從者

宋史新編卷百九

十

無寸鐵且醉皆就縛卽日渡淮輸款以貽附盧鼓槌  
于泗州金兵至開門接之諸軍不戰皆降盧鼓槌與惠  
釋憾連姻金官更有加俾專制河南以拒元自是金人  
窺淮東益急朝廷調京湖制置司兵萬人屯青平山以  
備全全得青報慟哭力告元將求南歸不許斷一指示  
不畔許之承制授山東淮南行省得專制山東而歲獻  
金幣十月丙辰全與元張宣差奔通事數人至楚州服  
元衣冠文移紀甲子而無號義深走金安用殺林德自  
贖丁巳全邀青及張國明于淮陰國明辭疾青父子同  
至全推殺其子者郭統制斬之全亦惡青反覆青與

傳被書遂併青軍紹定元年春全厚募人為兵不限  
北宋軍多亡應之又募南匠大治舳艫船自淮及海相  
望其秋全及楊氏大開戰艦于海洋十一月全至楚州  
全山東經里未定而貢十元歲不缺故外恭順于宋以  
就錢糧往往買貨輸元宋得少寬北顧之憂遣餉不輟  
二年四月全以糧少為詞遣海舟自蘇州洋入平江嘉  
興告糴實欲習海道規幾旬也二年二月御前軍器庫  
火得縱火者楚州軍穆椿全實遣之於是先朝兵甲盡  
喪矣全擬先據揚州渡江衍德等曰通泰鹽場在焉莫  
若先取為家計全欲朝廷不絕錢糧乃挾元李宋二宣

宋史新編卷百九

三

差同疑虛喝使國明達諸朝而元實未嘗資全兵有識  
李宣差者曰此青州賣藥人也七月召國明稟議全以  
寶王資其行資從所過揚言李相公英略絕倫其射五  
百步朝廷莫若裂地王之與增錢糧使當邊境徧餽要  
津求主其說既見廟堂以百口保全不叛八月全糴麥  
舟過鹽城縣權制置程朝宗嗾尉兵奪之全怒水陸數  
萬徑擣鹽城據之知縣陳遇踰城走公私鹽貨皆沒於  
全朝宗乃遣下整領兵扼境全留鄭祥董友守鹽城提  
兵往楚全言于朝宗遣兵捕盜過鹽城令自棄城遁虞  
軍民驚擾未免入城安眾乃加全兩鎮節令釋兵遣官

之全曰朝廷待我如小兒啼則與果不受朝廷  
宗通判揚州趙璣夫暫攝事節制鎮江滁州軍馬  
范趙葵慮全必反累疏力言之史彌遠不納全遣舟益  
急至發家取粘板鍊鐵錢為釘熬人脂膏油灰列炬繼  
晷招沿海亡命為水手又給璣夫以元為詞邀增五千  
人錢糧求書鐵券朝廷猶遣餉不絕全得米即自轉  
輸淮海入鹽城以贍其眾他軍士見者曰朝廷惟恐賊  
不飽我曹何力殺賊射陽湖人至不養北賊戕淮民之  
語聞者太息全又遣人以金牌誘脅周安民等造浮梁  
于諭口以便鹽城來往又開馬邏港壽河引淮船入湖

宋史新編卷百九

三

為攻撓水砦計十月朝命趙善相為制置使以圖全全  
言於善相曰趙制置岳總管二趙兄弟人自為政使全  
難處全欲決定去就親往鹽城存劄若有疾全疑全者  
如趙知府輩便可提兵決戰設能滅全高官重祿任彼  
取之如或不能方表全心善相甚憤范亦請調兵執政  
鄭清之袁詔等議合力贊計全事遂決十二月金字牌  
進善相煥章開學士江淮制置大使范直徹猷閣知揚  
州淮東安撫副使弟葵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  
滁州俱節制軍馬全子才軍器監簿制置司參議官  
詔駮李全罪削其爵停給錢糧勑善相等討之仍促

韓淮西諸軍赴援全兵突至灣頭揚州副都統丁勝據之時朝廷猶有內圖戰守外用調停之說墩夫得彌遠書許增萬五千人糧勸全歸楚州墩夫以授全全鄭書不受曰丞相勸我歸丁都統與我戰非相給耶遂引兵抵泰州知州宋濟迎降全入盡收于女營幣及是全聞范葵已入揚州城答衛德輔之曰二趙入揚州矣江其可度耶今惟有徑擣揚州耳乃配兵守泰州悉出衆宜陵至灣頭立砦據連河之衝使胡義將先鋒馬駐平山堂伺三城機便全攻城東門不利全隔濠見葵而去語在葵傳全連日接戰俱不利會襄兵萬人至真州上垠

宋史新編卷第六

三

統制張達監軍張大連不設備急而丁全哨馬帥田四擊之爲數截殲者五千達大連死之城中不知也襄兵敗全兇焰益振復引輕騎犯州城南門統制陳達率勁弩射之范葵出軍迎擊乃去是日全玠等距淮安十里焚全砦捆全將劉全出戰玠軍不利退屯寶應全志吞三城而兵每不得傳城下全乃用宗雄武計築長圍以困三城全張蓋奏樂平山堂布置築圍指揮開暇范葵令諸門以輕兵牽制親帥將士出堡砦西全分路鏖戰自辰至未殺傷相當越二日范出師大戰玠等破全將張友于都倉數日葵出戰又捷四年正月范葵累與

全謀始全反謀雖成然多顧忌好進喜事者欲據賊爲重或陰贊之謂敦作愈甚朝廷愈畏則錢糧愈增文許身任調停之責故全兵將舉而張國明先召全之託詞陳遇棄城及歸過三趙圖已蓋成謀也及三趙用宋師集諸閫易國明沮制全官爵罷支錢糧攻城不得欲戰不利全始自悔忽忽不樂常歎曰國明誤我望日全置酒高會平山堂有卒識其槍垂雙拂爲號以報范喜謂葵曰此賊勇而輕若果出必成擒矣乃悉精銳數千而西取官軍素爲賊所易者張其旗幟誘之范麾軍並進葵親搏戰諸軍爭奮賊始疑非前日軍欲走入土

宋史新編卷第六

四

城李虎軍已塞其襄門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將以制勇寧淮軍蹙之賊趨新塘新塘自決水後渚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如躁壤全騎陷淖不能按制勇軍奮長槍三十餘亂刺之全曰無殺我我乃頭目先是令獲頭目無得爭以爲獻故羣卒碎其尸而分其鞍馬器甲并殺三十餘人類非卒伍俱不暇問三日間追賊黨連破之俘斬及奪回糧餉蔽野葵使人瘞新塘骸骨得左掌無一指蓋全支解也揚州平善湘以露布上帝驚喜太后舉手加額國明輩懼禍及已云全未死至資壽寺勸禪之及泰州凱奏繼上浮言始定三月庚寅禱祭南

巢鳴于牙占之吉別遣金子才率王曼等將萬五千金  
子玠倚角取鹽城四月壬戌范葵遣諸軍薄淮安城  
下賊大敗死者萬餘五月丙戌朔官兵攻城自丑至未  
五城俱破斬首數千級生擒數百人燒若柵萬餘家夷  
五城餘址賊始懼已亥金子才率趙必勝王曼軍移若西  
門道遇賊大戰又敗之楊氏論衍德等曰二十年梨花  
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已去棹柱不行我欲歸老連水  
汝等請降可乎翌日楊氏絕淮而去賊黨遣使款軍門  
范等密聞于朝不可范乃陽許以誤之衍德等自知降  
亦不免始送款于金六月己未大戰于河西三砦賊大

東史新編卷之九

五

敗楊氏歸連水甲子復大戰淮安遂平議乘勝復淮陰  
兵未行淮陰降金繼得探報云宋師遲一宿攻城淮安  
亦為金有矣於是金所據州悉平金之寇泰州官屬十  
有九人皆迎降獨教授高夢月不汗又有海陵簿吳嘉  
薦賊而死各褒贈錄嘉一子楊氏寧歸山東數年而後  
斃金子松壽又名瑄仕元為江淮大都督亦嘗窺海道  
犯淮安景定三年以連海三城來歸獻山東郡縣請贖  
交過詔授瑄保信寧武軍節度使封齊郡王復金官爵  
明年元兵圍濟南瑄兵敗死焉

國整鄧州人自金避亂入宋得諫荆湖制置使孟拱

下璣攻金信陽整為前鋒夜縱十二勇士渡壘登城  
橋其守還報璣大驚疑之唐李存孝十八騎拔洛陽也  
乃書其旗曰寨存孝累遷知瀘州兼潼川安撫副使元  
兵以內難解鄂州圍督帥賈似道用整計殺殿兵以肅  
清聞整與南方諸將多不相能制置使呂文德俞興尤  
忌之會以道託會計邊費以陷諸閫整遂為興所按整  
懼乃籍州之十五郡戶二十萬降于元景定二年七月  
也元主忽必烈授整襄府行省兼安撫使給以金符數  
年為鎮國上將軍都元帥總漢軍方整之叛也興率兵  
討整屢為所敗安撫高達兵亦屢敗四川都統張桂及

宋史新編卷之九

六

統制金文德曹顗俱戰死穎閣門死整每為元主言宋  
可圖宜益屯兵廣儲積又曰臣願效犬馬勞先攻襄陽  
撤其捍蔽元之群臣沮之整又曰自古帝王非四海一  
家不為正統今何置一隅不問自棄正統耶於是元主  
意決遣整同阿未督兵開襄陽城鹿門堡及白河口為  
攻取計既而築實心臺於漢水中流多置戰具又築外  
圍以斷援兵造戰艦習水軍以奪中國長技皆整謀也  
咸淳八年五月荆湖制置使李庭芝遣都統張順張貴  
援襄陽整邀擊順死之惟貴得入城數月貴率兵出求  
援整謀知迎戰于龍尾洲殺貴殲其眾庭芝以金印牙

得整漢軍都元帥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爲書  
承寧僧持送整所以問整事覺整對元主曰宋設此以  
殺臣臣實不知元主命整復書謂受元主命不敢負也  
時襄陽拒守已五年整計襄陽唇齒宜先攻樊城九年  
樊守將范天順牛富俱戰死整屠其城遣所擒宋將唐  
末堅諭襄帥呂文煥文煥遂降元主賜整田宅金幣良  
馬整謂元主曰襄陽破則臨安搖矣若將所練水軍乘  
勝長驅長江必皆非宋有元主改整行淮西樞密院事  
陞驃騎上將軍行中書左丞尋詔整別將兵出淮南整  
銳欲渡江首將止之未果行及聞伯顏入鄂捷憤惋而  
卒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卒整乘蒙古方張之勢而效其知能以圖富貴宋之亡  
皆整爲之忍矣哉

呂文煥安豐人文德之弟也文德有材勇淮帥趙葵招  
致麾下累功擢瓊路策應使景德二年授太尉京湖安  
撫制置使兼知鄂州劉整叛俞興罷文德兼四川宣撫  
使復瀘州遂授開府儀同三司四年浚築郢常澧城池  
迄事加寧武保康軍節度使度宗屢賜褒詔授少傅時  
劉整獻計元主謂南人所恃惟文德然可以利誘乃遣  
文德玉帶求置榷場於襄陽城外仍築土牆以護居積  
文德爲請於朝外通互市內固堡壁時出兵哨掠文德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爲所脅後開元人益兵圍襄樊爲必取之計文  
德曰誤國家者我也疽發背乞致仕授少師衛國公尋  
奉贈太傅諡武忠德祐元年追封和義郡王呂文信者  
亦文德弟也歷官武功大夫沿江制司諮議官德祐初  
與元兵戰于南康死之贈定遠軍承宣使文煥度宗時  
自帶行御器械改知襄陽兼京西安撫副使元阿朮同  
劉整攻襄陽文煥拒守凡九年頗有勞咸淳九年樊城  
陷文煥遂納笏簪與其子俱降元且爲畫攻鄂策請身  
爲先鋒元主卽以文煥爲襄陽大都督恭帝卽位文煥  
引元兵攻破沙洋城執守將王大用總管王虎臣翌日  
連破新城殺都統邊居誼語在居誼傳未幾文煥帥兵  
犯鄂州都統程鵬飛及權守張晏然以城降太皇太后  
謝氏詔文煥息兵脩好不省及獨松關陷遣兵部侍郎  
呂師孟等使元軍師孟文德子也因詔文煥贊和議亦  
不省德祐二年伯顏兵至阜亭山太皇太后遣使奉璽  
迎降伯顏令文煥慰諭太皇太后文煥因入內上表謝  
而出有曰茲絀北命來抗南帥視以大馬報以仇讎非  
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尚何言哉伯顏拘文天祥  
於軍中祈請使吳堅賈餘慶等繼往伯顏引天祥與同  
坐天祥面斥餘慶賣國且讓伯顏失信文煥從旁諭解

天祥辭母文煥及師孟謂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  
報國乃合族為逆文煥大慙悲師孟語在天祥傳中  
呂文福者文煥從弟也歷典方州擢知閤門事又擢常  
德辰沅澧靖五郡鎮撫使知沅州恭帝立元兵日逼文  
福以所部淮兵入衛降詔褒獎尋加福州觀察使又如  
保康軍承宣使遣使趣之文福至饒州殺使者入江州  
降元於是常德鼎澧皆降矣呂師夔者亦文德子也歷  
官提舉江州興國宮請募兵禦元師許之德祐元年陳  
奕既降元以元兵攻蘄州師夔適擢權刑部尚書都督  
府參贊公事不受命乃與知江州錢真孫遣人如蘄州

宋史新編卷百九

元

請降伯顏入江州師夔設宴庾公樓師宗室二女以進  
伯顏却之師夔與知信州謝枋得雅友善至是師夔以  
元兵取江西攻信州枋得敗走鑄榜捕之執妻子下獄  
妻李死焉端宗之趨廣也師夔同元酋阿里海牙及塔  
出等率兵攻襲廣州諸郡故帝日航海無寧居云陳奕  
者初諂事實似道之王工以求進自小官躋貴顯為制  
置使知黃州程鵬飛既降元以元兵攻黃州奕遣人請  
降于壽昌軍且求名伯顏曰汝率眾來歸何慮名爵誰  
以洽江大都督奕大喜遂以城降奕子嚴知安東州奕  
以書諭之嚴亦出降元主擢文煥諸人至中書左右丞

宋史新編卷百九

夏參知政事皆治行省事云  
夏鼎深陽人理宗時為諸將累立戰功擢至保康軍承  
宣使左金吾上將軍知淮安兼淮東安撫副使京東招  
撫使賜金帶前後賜深陽田六十頃既而知廬州兼淮  
西安撫副使改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度宗又  
賜金帶為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黃州累加檢校少保兼  
行衛馬軍都指揮使又為淮西安撫制置使兼知廬州  
賜錢百萬激犒咸淳十年元兵運攻陽邏堡夏貴兵俱  
敗貴沿江縱兵大掠廬州德祐元年元兵與孫虎臣  
戰于丁家洲虎臣兵敗奔魯港貴不戰而去故諸軍盡  
潰元兵日逼加貴開府詔以所部兵入衛時貴已蓄異  
志縱北軍岳全還致款附元明年正月元兵犯臨安貴  
遂以淮西降元貴遣從子招知鎮巢軍洪福福斬之既  
而福被執貴從殺其二子并殺福福數貴不忠大詬之  
當妻才之被執臨刑也貴在傍亦為才所切齒語在才  
傳元主擢貴至江淮行省左丞致仕仍官其子孫

宋史新編卷百九

元

范文虎乃天順之從父呂文德之壻也景定中以戰功  
遷至左領衛大將軍主管侍衛步軍司兼馬軍司尋以  
白鹿磯功賞七官咸淳中遷殿前副都指揮使元兵犯  
其樊命文虎總統殿司兩淮諸軍援之賜錢百五十萬



文虎陰蓄異志貽書丞相賈似道請從中制勿聽  
命聞師李庭芝於是文虎自恣淫樂久不進兵比戰又  
不力兵屢敗統制朱勝總管朱日新鄭阜先後被獲所  
乘舟械甚衆及樊城陷襄陽降給事中陳宜中請誅文  
虎似道庇之仍知安慶府事詳庭芝傳德祐元年正月  
元兵犯江州文虎遣人以酒饌迎犒及犯安慶文虎遽  
以城降伯顏授文虎兩湖大都督文虎持元主詔往諭  
安豐壽州諸鎮復同大里伯史樞率兵招安豐軍呂文  
煥陳奕先已降元用事以皇太后謝氏詔論文虎三人  
使通和議息兵文虎等方且為元將兵日攻陷州郡乃  
朱史新編卷百九

幸

宋史新編卷百九  
外文武諸臣率避禍逃竄太皇太后榜朝堂申以國法  
弗能止乃十一月夢炎遁太皇太后兩遣使召之不至  
以為江東西湖南湖北宣撫大使二年元將唆都陷衢州  
夢炎遂降宋亡丞相文天祥被執元主忽必烈欲官天  
祥不為屈曰倘得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  
也王績翁同夢炎降者謀之夢炎欲令宋臣十人請於  
元主釋天祥為道士夢炎曰使天祥復號召江南置吾  
輩何地天祥竟被誅元授夢炎禮部尚書至翰林學士  
承旨元主嘗以夢炎葉李優劣問趙孟頫對曰夢炎臣  
之父執重厚有大臣器葉李所讀書臣皆讀之所知所  
輕汝也固宜

原缺

明南京戶部主事曹田柯維騏編

世上

夫百川朝宗于海其勢順也燭火不能與太陽爭明其分定也是故有王者作則萬姓戴羣雄歸荀負固相抗衡不可以言智矣自五季之亂豪傑遙起各建號據土傳其子孫迄宋興凡五國三鎮江南則李煜西蜀則孟昶吳越則錢俶廣南則劉鋹太原則劉繼元湖南則周保權荆南則高繼冲漳泉則留從效陳洪進太祖平江湖蜀廣復得荆南太宗平太原復得漳泉吳越六十年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

南唐李氏

西蜀孟氏

吳越錢氏

南唐李景徐州人父昇大楊行密將徐溫養子冒姓徐名知誥受吳禪國號齊以元昇元僭號居金陵復姓李改名昇自云唐宗室後以國號唐封景吳王改封齊王立七年卒景襲位改元保大周顯德中屢破景軍既連克揚州將議濟江景大懼請盡割江北地畫江為界海臣歲貢數十萬許之於是稟正朔表稱唐國主世宗嘗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

贈子煜請追尊帝號許之煜乃謚景為明道崇德文孝

皇帝廟號元宗

煜字重光景第六子也太名從嘉善屬文工書畫知音律累封吳王建隆二年昇立為太子監國未幾襲位居建康改名煜遣使來貢日奉表陳紹襲之意太祖詔答為自景畫江內附周世宗貽書於景至是因煜之立始下詔而不名煜每聞朝廷出師克捷及嘉慶之事必遣使犒師修貢吉凶大禮必別修貢助煜有母妻之喪亦遣使往弔開寶四年遣弟從嘉來貢其數皆倍於前歲冬以將郊祀又遣弟從嘉來貢會嶺南平煜懼上表

改唐國主為江南國主唐國印為江南國主印又書  
所賜詔呼名許之煜又貶損制度官號多所改易五年  
太祖以從善為奉寧軍節度賜第留京師煜雖外示累  
服內實為戰備太祖慮其難制令從善諭旨使來朝七  
年秋詔煜赴闕煜稱疾不奉詔冬乃命曹彬潘美率兵  
討之煜聞大兵將舉其惶恐遣其弟從鎰及潘慎脩來  
貢及至遂留於別館王師克池州大破其眾於采石磯  
擒其將初朝廷將有事江表江南進士樊若水詣闕獻  
策請造浮梁以濟師議者以為古未有作浮梁渡大江  
者恐不能就乃先試於石埭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渡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一

五

江若履平地八年春王師傳城下煜召朱令贊於上江  
令連巨筏載甲士數萬人順流而下將斷浮梁未至為  
劉遇所破又募勇士五千餘人謀襲官軍皆素不習戰  
宋師縱其至擊之殲焉又獲其將煜危迫甚遣其臣徐  
鉉周惟簡奉方物來貢屢哀懇求罷兵太祖不許是年  
冬城陷曹彬等駐兵于宮門煜率其近臣迎拜於門彬  
等上露布以煜并其宰相湯悅等四十五人上獻太祖  
御明德樓以煜嘗奉正朔詔有司勿宣露布止令煜等  
自表紼帽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賜賚有差詔曰江南  
舊主李煜其體量包蓄日影勞銳旅以徂征傳孤城

而問鼎迫聞危迫累示招攜何逃復之不後果獲之  
因獲者唐堯光宅非無丹浦之師夏禹泣辜不赦  
風之罪朕以道在句荒恩推惡殺式優待過盡捨尤違  
可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仍封違命侯  
以其子仲寓為左千牛衛大將軍弟從鎰等姪仲遠等  
俱進秩有差太宗即位始去違命侯加特進封隴西郡  
公卒年四十二贈太師追封吳王先是江南民間有服  
玩侈靡之謠及煜時宮衣有天水碧之號皆歸宋之徵  
也語在五行志其國事詳見五代史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一

四

從善字子師偽封鄭王累遷太尉中書令後降封南楚  
國公開寶四年春奉方物來貢授奉寧軍節度充海沂  
等州觀察等使留京師已復授節制仍賜甲第一區江  
南平政右神武大將軍雍熙初再遷右千牛衛上將軍  
出為通許監軍卒

從誦本名從謙偽封吉王後降封譚國公歸朝歷右龍  
武大將軍知隋復成三州淳化五年上言貧不能自給  
求外任許之子仲偃大中祥符八年進士

李操昇從父弟歸朝累遷左衛大將軍領康州刺史  
知海陽連水二軍蔡舒二州卒

仲寓字叔章有文藝偽封清源郡公歸朝為千牛衛

將軍煜卒宗族百餘口貧不能給上書自陳太宗援

州刺史為政寬簡部內甚治未幾卒

舒元頴州人少儻好學與道上楊訥講習於嵩陽通  
左氏及公穀二傳與訥同請李守貞館於門下守貞敗  
元易姓朱楊訥更姓名為李平元事李景至淮南北面  
招討使遭譖被代元憤怒自以戰功高又不忍負景欲  
自殺門下客宋洎諫曰大丈夫何往不取富貴豈必為  
妻子外哉元聽之將其眾歸世宗景盡誅其妻子世宗  
素知元驍果得之甚喜以為檢校太保歷濠州防禦使  
宋初從平李重進敗沂州防禦使為滑州巡檢使詔元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五

復姓舒氏後為白皮兵馬都監卒特贈武泰軍節度次  
子知雄歷郾延路駐泊都監後辭疾居嵩山太宗召授  
西京作坊副使景福都巡檢使真宗初懇請入道歸嵩  
陽舊隱復以薦授供備庫使歷知處州復求入道面賜  
紫冠服號崇玄大師嘗獻字母圖有詔褒獎卒年八十

韓熙載字叔言淮州北海人後唐同光中第進士名聞

京洛父光嗣為平盧軍節度副使被誅熙載奔江南歷  
任李昇及子景權至知制誥兵部尚書熙載善為文江  
東士人道釋載金帛以求銘誌碑記者不絕又累獲

外齋以帷薄不脩責授右庶子分司洪州熙載盡  
諸妓單車即路煜留之俄而復位諸妓復集如故煜歎  
曰吾亦無如之何遷中書侍郎光政殿學士承旨開寶  
中卒贈左僕射平章事諡文靖熙載才氣俊逸機用周  
敏性高簡無所卑屈江左號為韓夫子云

馮謐本名延魯字叔文其先彭城人唐末南渡家于新  
安與兄延巳俱以文學得幸李景歷工部侍郎東都副  
留守周世宗下揚州謐髡髮為僧為所獲釋之數年拜  
刑部侍郎放還為戶部尚書建隆三年煜遣來貢因表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六

求舒州田宅詔賜之後改常州觀察使卒子伉歸中朝  
與兄儀价並登進士第仿文辭清麗嘗著幸普頌時人  
稱之累遷殿中侍御史歷典潘郡皆有治跡咸平中知  
福州卒

潘佑南唐散騎常侍處常之十少介僻杜門讀書不交  
人事及長善屬文尤長於論議仕李景及子煜至知制  
誥內史舍人有奔李者本楊訥易姓名者也歷戶部侍  
郎佑與平俱好神仙遂相善佑嘗建議復井田及依周  
禮置牛籍薦平判司農寺以督之事行百姓大瘼未幾  
而罷佑自以為眾所排因憤怒歷詆大臣朋比謀殺

爲平知省事又薦星官楊熙爲樞密使小校侯景  
禁兵煜不納佑益忿抗疏請誅宰相湯等數十人煜  
手書教戒之佑不復朝謁乃於家上書曰臣聞三軍可  
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近者連上表章指陳姦惡何  
面目以見士人乎遂自縊死

皇甫繼勳江州節度使暉之子幼以蔭爲軍校父死難  
於滁州累遷神衛統軍都指揮使資產優贍營第舍畜  
妓樂極遊宴之好及宋師至諸軍多敗繼勳欲煜之  
速降每衆中流言頗道國中盛弱姪紹傑亦以繼勳故  
爲巡檢常令紹傑入見煜陳歸命之計會有風雹繼勳  
宋史新編卷第九

又密陳滅亡之兆煜併紹傑誅之

周惟簡鄱陽人隱居好學問明易義李煜召爲國子博  
士集賢侍講頃之以虞部郎中致仕宋師圍金陵張洎  
薦惟簡有遠略可以談笑和解之召爲給事中與徐鉉  
奉使至京師太祖召見詰責惟簡惶恐反言曰臣本居  
山野無仕進意李煜強遣來耳臣聞終南多靈藥事寧  
後願得棲隱太祖許之江南平命爲國子周易博士判  
監事開寶九年上書述前志求解官非其心也改虞部  
郎中致仕太宗立南唐南唐求入見有司以非詔旨  
却之歲餘復上表自求用遷水部員外郎卒子縉縉進

宋史新編卷第九

初名仁贊其先邢州人父知祥事後唐武  
宗以弟之子妻之歷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  
事明宗卽位命知祥討平東川知祥自領兩川節度明  
宗卽以授之長興四年封蜀王許行墨制五年閔帝立  
乃稱帝於蜀改元明德時清泰元年也事具五代史昶  
母李氏本莊宗嬪御以賜知祥知祥偕號以昶爲檢校  
太保同平章事崇聖宮使東川節度知祥疾立爲皇太  
子權監軍國明德元年七月知祥卒昶襲位年始十六  
止稱明德年號委政於趙季良張知業李仁罕等二年  
宋史新編卷第九

其母李氏爲皇太后四年改元廣政後以事誅仁罕  
知業乃親政事周世宗時致書稱大蜀皇帝世宗怒其  
無禮不答昶不自安乃於劔門夔峽多積芻粟增置師  
旅用度不足遂鑄鐵錢禁境內鐵置場鬻之以專其利  
立其子玄詰爲太子用王昭遠伊審徵韓保正趙崇範  
等掌機要總內外兵柄母李氏謂昶曰吾嘗見莊宗跨  
河與梁軍戰又見爾父在并州捍契丹定兩川當時主  
兵者非有功不授故士卒畏服此輩素不知兵一旦遇  
警急何以禦敵太祖下荆楚昶欲遣使朝貢昭遠等  
固止之乾德二年昶遣孫遇楊縉趙彥韜爲謀臣縉

齊王全斌等分路討之詔孫遇等指畫江山曲折之狀及兵若戍守之處道里遠近俾畫工圖之以授全斌全斌等兵至相遣王昭遠趙崇勳等來拒戰相繼就擒相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其子玄喆統之以守劔門玄喆離成都但攜姬妾樂器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劔門間宋師已破劔門遂趨歸相益惶駭三年正月相遣其通奏使審徵齋表詣全斌請降且言中外骨肉二百餘人有親年幾七十願終甘旨之養免賜脞離之責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九

責全斌等既受其降遣康延澤入城見相諭以恩信留三日盡封府庫而還相又遣其弟仁贊詣闕上表待罪太祖詔赦之相乃舉族與官屬由峽江而下上洪遣使迎勞之相至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太祖御崇元殿備禮見之相及母以下賜資有差即日宴於大明殿先是詔有司起大第五百間以待相供帳悉備至是賜之又為其官屬各營居第翌日詔拜相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公相子玄喆弟仁贊等及官屬除拜有差相數日卒年四十七太祖廢朝五日素服發及遣封楚王諡恭孝相之卒也其母李氏不哭以酒澆地

曰汝不能死社稷食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在爾今汝既死吾何生為因不食數日卒太祖聞而為之賻贈加等贈相墳莊一區初相在蜀專務奢靡為七寶溺器他物稱是周世宗欲討之而未果至太祖乃平之其所題桃符乃降宋之兆也語在五行志

玄喆字遵聖幼聰悟善隸書僭封秦王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判六軍諸衛事既而領武德軍節度又加兼侍中未幾立為皇太子入朝與相同日宣制檢校太尉泰寧軍節度移鎮貝州十餘年亦有治迹太平興國初移鎮定州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四年從平太原就命為鎮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十

州駐泊兵馬鈐轄又從征幽州率所部攻城之西面會班師命帥兵歸屯定州俄與諸將校破契丹於徐河以功封滕國公人為左龍武軍統軍判右金吾衛仗未幾知滑州淳化初以病求小郡養疾移知滁州卒年五十五贈侍中有子十五人隆記隆詰隆說隆詮並進士及第玄喆弟玄珪歷右神武統軍出知滑州卒

仁贊字忠美僭封雅王檢校太傅既而領閬州保寧軍節度加太尉歸朝授右神武統軍丁母憂起復領大同軍節度西京都巡檢使卒贈太子太師仁裕字鳴謙與仁贊同日封彭王後亦領節鎮加檢校



太僕卿朝授檢校太傅右監門衛上將軍遷右羽林  
卒贈太子太傅

仁操亦與仁贊同日封嘉王後亦領節鎮如檢校太尉  
歸朝授右監門衛上將軍累遷右龍武統軍卒

伊審徵字中圖并州人父延環隨知祥入蜀知祥僭位  
以女妻之歷陵嘉眉三州刺史審徵幼以孝聞母病割

股肉啖之以父任歷武泰軍節度使遷其子崇度尚公  
主又改寧江軍節度同平章事與王昭遠俱掌機務常

自以原濟經略為已任蜀宋師入境審徵首奉降表詣  
軍前昭遠時統軍敗走時人笑之審徵歸朝授靜難軍

節度太宗以判右金吾衛仗卒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韓保正字永吉潞州人父昭運從知祥入蜀及知祥僭  
號署珍州刺史保正事知祥及起累遷奉鸞肅衛馬步

軍都指揮使遷其子崇遠尚主宋初荆南高繼沖納土  
相聞之以保正為峽路都指揮制置使屯夔州以經畫

邊事遷檢校太尉兼侍中聞太祖將加兵以保正為山  
南節度與元武定緣邊諸砦屯駐都指揮使及王全斌

至保正棄興元保西縣為史延德所破擒送全斌驛置  
闕下未及命官卒贈右千牛衛上將軍

王昭遠成都人幼孤貧依東郭僧為童子知祥飯僧母

昭遠賜恩慧留給事起左右嗣位累遷知樞密院事  
歷夔州寧江軍節度未幾兼領山南西道節度同平章

事及入謝求解樞密許之昭遠好讀兵書頗以方略自  
許宋師入境相遣昭遠與趙崇韜率兵拒戰將至漢源

聞劍門已破昭遠股慄發言失次崇韜布陣將戰昭遠  
據胡床皇恐不能起俄崇韜敗乃免胄走匿誦羅隱詩

云運去英雄不自由俄為追騎所執送闕下太祖釋之  
授左領軍衛大將軍

趙崇韜太原人父延隱事知祥累功遷至太師中書令  
宋王卒諡忠武崇韜驍果有父風起累遷至左右衛聖

步軍都指揮使遷其子文亮尚主加領洋州武定軍節  
度山南武定緣邊諸砦都指揮副使漢源之戰獨策馬

先登及蜀軍敗猶手擊殺十數人為宋師所擒  
高彥儔太原人父暉宣威軍使彥儔仕知祥及起累遷

夔州寧江軍都巡檢制置使加宣徽北院事利州  
昭武軍節度及宋師至師敗城陷判官羅濟勸令單騎

歸成都彥儔曰我昔已失天水今復不能守夔州縱不  
忍殺我亦何面目見蜀人哉濟又勸其降彥儔曰老幼

百口在成都若一身偷生與族何負吾今日止有死耳  
即解符印授齊具衣冠望西北再拜登樓縱火自焚初

刺殺趙相惟彥僞可任及是果能死難

趙彥與州人爲本州義軍裨校相遺與孫遇楊綱爲謀至都百因泄其事太祖并赦遇綱伐蜀以爲鄉導彥稍歷遷澧州刺史卒

龍景昭與州人事蜀懼至施州刺史乾德中諸將伐蜀兵將歷境景昭率官吏犒師迎入城蜀平卽授永州刺史秩滿改右千牛衛將軍卒

幸寅遜蜀人仕相歷翰林學士加工部侍郎領簡州刺史歸朝授右庶子掌工疏諫儆太祖嘉之召見賜帛開寶五年爲鎮國軍行軍司馬罷職年九十餘尚有仕進意治裝赴闕未登路卒

三

李廷珪太原人仕至遂州武信軍節度領本鎮及保寧軍都巡檢使其與玄詰拒宋師也狼狽而還所經州縣盡焚儲蓄及全斌等入成都王仁贍案籍詰軍須康延澤謂廷珪曰王公志在聲色苟符所欲則置不問矣廷珪求女妓四人貸金帛數百萬道之繇是獲免歸闕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卒廷珪諸人川中各有田宅相降獻於朝詔賜錢償焉

李昊字智佐自言唐相紳之後嘗仕蜀王衍至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歷事知祥及昶累官門下侍郎兼戶部尚

書事監修國史俄加左僕射自知相領蜀凡事

判度支戶部廣政十四年脩成相實錄四十卷相欲取觀吳曰帝王不閱史不敢奉詔以判使辦集封趙國公俄加司空領遂州武信軍節度出判鹽鐵加弘文館大學士修奉太廟禮儀使又改判度支使其子孝連尚相女蜀平隨相入朝太祖優待之拜吳工部尚書賜第二子皆進秩卒昊前後仕蜀五十年相之世昊位兼將相秉利權資貨歲入鉅萬奢侈尤甚後堂妓妾曳羅綺數百人相與江南李景通好遣其臣趙季札至江南購得

古

唐李紳武宗朝拜相制書還以遺昊昊喜甚大會賓客宴飲所費無算以帛二千匹謝季札初王衍降莊宗昊草其表相之降也其表亦昊所爲蜀人潛署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有集二十卷目爲樞機應用集孫德錫進士及第

母守素字表淳河中人父昭裔仕蜀至宰相太子太師致仕守素弱冠起家累遷工部尚書守素奉親頗勤至雖隆暑暑歸必朝服執簡以巾皆定之禮入朝授工部侍郎坐居父喪娶妻免開寶初起爲國子祭酒歷知益州兼本管諸州水陸轉運使卒次子克恭尚和女歸

五左監門衛將軍

歐陽迴益州人嘗事蜀王衍及知祥父子累官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歸朝歷左散騎常侍充翰林學士嶺南平議遣迴祭南海迴聞之稱病不出太祖怒罷其職分司西京卒贈工部尚書迴性坦率無檢操雅善長笛太祖召偏殿令奏數曲御史中丞劉溫叟聞之叩殿門求見諫曰禁署之職典司誥命不可作伶人之事上曰朕嘗聞孟昶君臣溺於聲樂迴至宰司尚習此技故爲我擒所以召迴欲驗言者之不誣也溫叟謝曰臣愚不識陛下鑒戒微旨自是不復召迴好爲歌詩甚富

宋史新編卷百九

主

掌誥命非所長但蜀之卿相奢靡相尚迴能守儉素此其可稱也

吳越錢俶字文德臨安人本名弘俶以犯宣祖偏諱去之祖鏐因黃巢之亂據有吳越昭宗授以杭越兩藩節制封彭城郡王歷梁後唐加吳越國王卒子元瓘嗣元瓘卒子佐嗣佐卒弟宗嗣爲其大將胡進思所廢遂迎立俶事具五代史俶卽元瓘之第九子也晉開運中爲台州刺史數月有僧德詔語俶曰此地非君爲治之所當速歸不然不利俶從其言卽求歸國未幾有進思之變漢乾祐初授杭越等州大都督吳越國王賜號朝聖

宋史新編卷百十

太

廣運間德保定功臣賜以金印王用歷事周恭帝加昭仁昭德宣忠保慶扶天翊亮功臣建隆初授天下兵馬大元帥自太祖受命俶貢奉有加常數帝亦厚賚之乾德初改賜功臣號開寶五年又改賜開吳鎮越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封其妻孫氏爲賢德順穆夫人特命有司造大第於蕪風門外連亘數坊儲備什物無不悉具賜名禮賢宅以待來朝賜之詔諭旨於俶七年冬討江南詔以俶爲昇州東面招撫制置使賜戰馬旌旗劔甲令丁德裕以禁兵步騎千人爲俶前鋒盡護其軍李煜貽書於俶其略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勤王亦大梁一布衣耳俶不答以書來上八年俶率兵拔常州加守太師詔俶歸國俶遣大將沈承禮等率兵水陸隨王師平潤州遂進討金陵江南平論將校功悉優擢九年二月俶與其妻孫氏子惟濬節度使孫承祐來朝上遣皇子德昭至睢陽迎勞居禮賢宅對於崇德殿貢白金四萬兩絹五萬匹賜襲衣玉帶金器千兩白金器三千兩羅綺三千段卽日宴長春殿俶又賀平江左助郊祭皆有貢二月詔賜劔履上殿書詔不名以孫氏爲吳越國王妃宰相以爲異姓無封妃之典太祖曰行自我朝表異恩也俶獻白金六萬兩

大萬匹爲謝俶歸國太祖宴餞於講武殿俶涕泣言願  
至歲一朝太祖曰川陸迂遠當俟詔旨卽來親也自俶  
之至逮於歸國太祖所賜不可勝計俶既歸國嘗視事  
功臣堂一日命坐于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京在焉  
天威不遠邇咫尺敢寧居乎太宗卽位加食邑五千戶  
俶貢品物鉅萬又請歲增常貢詔不許太平興國三年  
三月來朝對於崇德殿賜俶及賓佐衣帶器幣有差卽  
日宴俶長春殿令劉錡李煜預坐俶以金幣珍寶主物  
上獻四月會陳洪進納土俶上言曰臣伏有懇誠貯於  
肺腑幸因入覲輒敢上聞蓋虞神道之害盈必冀天慈

宋史新編卷百本

七

之從欲令納軍士器甲仍罷吳越國王及天下兵馬大  
元帥職名凡頒詔命願復名呼優詔不許五月乙酉俶  
再上表云陛下嗣守丕基削平諸夏凡在率濱之內悉  
歸輿地之圖獨臣一邦僻介江表職貢雖陳於外府版  
籍未歸於有司尚令山越之民猶隔陶唐之化太陽委  
照不及鄰家春雷發聲元爲輦俗則臣實使之然也願  
以所管十三州獻于闕下詔許之丁亥詔封俶爲淮海  
國王仍改賜寧淮鎮海崇文耀武宣德守道功臣卽以  
禮賢宅賜之其子弟將校並進秩體貌隆盛冠絕一時  
是歲七月中元京城張燈令有司於俶宅前設燈山陳

集以寵之八月令親屬及管内官吏悉歸朝四年  
月從征太原會劉繼元降上御連城臺誅軍中先亡命  
太原者顧謂俶曰卿能保全一方以歸於我不致血刃  
深可嘉也俶頓首謝還京策勳加食邑二萬戶實封二  
千戶五年八月俶被病上臨問優賜之六年又被病賜  
告久之上遣中使賜俶文楸棋局水精棋子乃諭旨曰  
朕機務之餘頗曾留意以卿在假可用此遣日八年冬  
累表求罷職優詔褒之但罷兵馬大元帥餘如故雍熙  
元年改封漢南國王四年春出爲武勝軍節度改封南  
陽國王又改封許王端拱元年春徙封鄧王會朝廷遣

宋史新編卷百本

七

使賜生辰器幣與使者宴飲至暮有大流星墮正寢光  
燭庭是夕暴卒年六十俶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生至是八月二十四日卒復與父元瓘卒日同人皆異  
之上爲廢朝七日追封秦國王諡忠懿仍正衙備禮發  
冊有曰天道難謀梁木斯壞長沙旣往空存甲令之勳  
征虜云亡但見雲臺之像庸加典則以厚始終命中使  
護其喪歸葬洛陽自鏐至俶世有吳越之地僅百年管  
內諸州皆子弟將校授任而後請於朝有至使相者  
善始令終窮極富貴福祿之盛近代無比頗知書雅好  
吟詠有詩數百首曰正本集陶穀爲之序性謙和未嘗

惲物崇信釋氏前後造寺數百歸朝又以愛子為僧著  
草書上有玉硯象管蜀牋之賜初倣為胡進思所立廢  
其兄倣徙越州進思屢請除之恐為後患倣泣曰若殺  
吾兄吾終不忍汝欲行其志吾當退避賢路進思慙而  
退倣慮進思害倣遣親將薛溫為倣守衛戒之曰委汝  
以保全廢王苟有非常汝當以死扞之溫至越旬餘有  
二卒夜持刀踰垣入倣闔戶拒之呼聲達於外溫領徒  
入斃二卒於庭乃進思所遣也後左右屢有以倣為言  
倣終拒之倣居越州二十餘年卒子惟濬惟治惟演惟  
灝惟潛惟濟惟演至詔州團練使惟灝賀州團練使惟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九

潛至左龍武將軍澠州刺史惟演惟濟皆童年召見慰  
勞竝起家諸衛將軍惟演自有傳神宗時以知杭州趙  
抃言錢氏父祖妃夫人子孫墳廟在錢唐臨安者三十  
餘所立表忠觀以時修治理宗給田三百畝付觀旌功  
德焉

惟潛字禹川倣嫡子也裁數歲倣表授節度副使檢校  
太保宋初領建武軍節度加至太尉後授鎮東等軍節  
度浙江東西道觀察處置兩浙制置營田發運等使大  
兵征金陵惟潛從倣下毗陵以功加平章事太宗即位  
加兼侍中倣獻地改封惟潛亦徙淮南節度以郊祀恩

校太師從平太原征幽薊又從幸大名雍熙中歷  
鎮安州端拱初封蕭國公倣卒起復加兼中書令淳化  
初暴卒追封邵王諡安僖子守吉守讓守讓頗勤學為  
文章退居多閑關讀書屢獻歌頌真宗優詔褒獎有集  
二十卷子恕娶曹王元僖女

惟治字和世廢王倣之長子倣初遷於越而惟治生倣  
愛之養為己子累遷檢校太保台州團練使乾德中制  
授寧遠軍節度檢校太傅仍兼衛職與惟潛節旄同日  
而至國人榮之王師討江南惟治從倣率兵下常州策  
勳改奉國軍節度太尉進檢校太尉倣既納土惟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十

治歸朝改領鎮國軍節度惟治善草隸尤好二王書嘗  
曰心能御手手能御筆則法在其中矣家藏書帖圖書  
甚衆太宗命翰林書學貲不顯詣其第徧取視之曰諸  
錢皆效浙僧亞棲之迹故筆力軟弱獨惟治為工耳惟  
治嘗以鍾繇王羲之唐玄宗墨跡凡七軸為獻優詔褒  
答雍熙三年大出師征幽州命惟治知真定軍府兼兵  
馬都部署至則訓兵享士頗勤政務初惟潛雖倣嫡嗣  
然倣以其放蕩無檢故器惟治洎入朝惟潛止奉朝請  
而委惟治藩任焉倣卒起復檢校太師累上表請能節  
制優詔不許惟治既病心恍惚家事不肅坐貶右監門

衛上將軍晚年頗貧。景德中其弟惟演獻文上對。其相稱其王公之後能苦心翰墨。令記其名。因曰錢氏繼世忠順。子孫可念。惟治頗貧乏。尤可軫惻。特轉右武衛上將軍。月給奉一萬緡。加左驍衛上將軍。左神武統軍。卒年六十六。贈太師。惟治好學。聚圖書萬餘卷。多異本。慕皮陸為詩。有集十卷。書功多為人藏。祕子不字簡之。幼好學。仕終光祿少卿。

惟濟字嚴夫。生七歲。假封漢南王。奏補本府元從指揮使。歷東萊院使。拜封州刺史。其後請試郡真。宗命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奪桑不能得。乃自創其臂。誣桑主欲殺。人久繫不能辨。惟濟取盜與之食。視之盜以左手舉匕飭惟濟曰。以右手創人者。上重下輕。今汝創特下重。正用左手傷右臂。非爾自為之邪。辭遂服。歷事仁宗。累遷至保靜軍節度觀察。留後惟濟喜賓客。豐宴。家無餘貲。卒贈平江節度使。諡宣惠。有王季集二十卷。惟濟有吏幹。能戢下。而性苛忍。所至羣蔓滿獄。重囚棄市。或斷手足。採肝膽云。

儼字誠允。倣異母弟也。本名信淳。化初。改焉。幼為沙門。及長。謹慎好學。倣襲國封。命為鎮東軍安撫副使。周顯德中。奏署福州刺史。宋累遷。隨州觀察使。兄儀為金州

縣令。卒而儼代之。出判和州。在職十七年。卒。年六十。七。贈昭化軍節度使。儼博涉經史。少夢人遺以大硯。自是樂為文辭。頗敏速。富贍。當時國中詞翰多山其手。歸京師。與文士遊。歌詠不絕。淳化初。嘗獻皇猷錄。咸平又獻光聖錄。所著有前後集。吳越備史。及備史遺事。忠懿王勳業志。各若干卷。又作貴溪叟自敘傳一卷。善飲酒。百危不醉。居外郡。嘗患無敵。或言一軍校差可倫擬。儼問其狀。曰。飲益多。手益恭。儼曰。此亦變常。非善飲也。

昱字就之。佐之長子。佐卒。昱尚幼。國人立宗。遂以昱為咸寧大安二宮使。歷台州刺史。王師討江南。為東面水

陸行營應援使。從倣入朝。授白州刺史。昱好學。多聚書。喜吟詠。多與中朝卿大夫唱酬。嘗與沙門贊寧談竹事。迭錄所記。昱得百餘條。因集為竹譜三卷。歷官郢州團練使。卒。昱善筆札。工尺牘。聰敏能覆棋。工琴。畫。飲酒至斗餘。不亂善諧謔。生平交舊。終日談宴。未嘗犯家諱。有集二十卷。然貪猥縱肆。無名節。可稱。生子百數。涉雍熙中。進士及第。倣之群從。又有昭序者。字著明。好學。喜聚書。仕以勤幹聞。至如京。副使昭度字九齡。至供奉官。俊敏。工為詩。多警句。有集十卷。

孫承祐。錢塘人。倣納其姊為妃。因擢處要職。至中興軍



節度使倣克毗陵功居多詔改中吳軍爲平江軍真  
承祐節太平興國中倣來朝盡獻其地徙承祐泰寧軍  
節度使歷知滑州卒贈太子太師承祐在浙日憑藉親  
寵恣爲奢侈每一飲宴殺物命千數常膳亦數十品方  
下飭從車駕北征以橐駝負大斛貯水養魚自隨至幽  
州南村落間日已盱石守信諸人尚未朝食適遇承祐  
卽延所止幕舍中膾魚具食窮極水陸人皆異之承祐  
少時嘗夢人以著草一本增其一而授之旣寤以語所  
親曰大行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今增其一我壽止  
於此乎果五十而卒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一

三

沈承禮烏程人錢元瓘以女妻之歷事佐及倣累官威  
武軍節度事主師征江南錄功真授福州節制後倣獻  
地徙承禮鎮密州卒贈太子太師初秦王廷美之敗也  
有司按驗倣惟潘孫承祐及陳洪進皆嘗有贈遺獨承  
禮無焉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一

列傳一百三十三

世家下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編

南漢劉氏

北漢劉氏

湖南周氏

荆南高氏

漳泉留氏

陳氏

南漢劉鋹其先上蔡人高祖仁安仕唐爲潮州刺史因  
家嶺表仁安生謙爲封州刺史謙生隱代其任梁開平  
初兼靜海軍節度使封南海王弟陟襲位貞明三年稱  
帝號大漢改元乾亨改名巖又改襲終改襲襲讀爲嚴  
字書不載蓋其妾也晉天福七年卒千玢嗣爲弟晟所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一

下

殺晟遂自立盡殺群弟周顯德中卒事其五代史長子  
鋹名繼興封衛王襲位改今名改元大寶性昏懦委政  
宦者龔澄樞及才人盧瓊仙鋹日與宮人波斯女等游  
戲增中官至七十餘有爲三師三公者女官亦有師傅  
今僕之號目百官爲門外人群臣小過及七人釋道有  
才略可備問者皆下獄室令得出入宮闈作燒煮剝剔  
刀山劒樹之刑或令罪人鬪虎抵象又賦斂煩重置媚  
川都定其課令入海五百尺採珠所居宮殿以珠玁瑁  
飾之中官陳延壽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離宮數十錕  
常游幸以豪民爲課戶供宴犒費太祖聞其奢酷曰吾

此一方民先是屢因湖南馬氏之亂襲取桂柳賀  
州開寶初銀又舉兵侵道州刺史王繼勳上言請討  
之太祖難其事令江南李煜遣使以書諭銀使稱臣歸  
湖南舊地銀不從煜復遣給事中龔慎儀遺之書略曰  
煜與足下情若弟兄義敦交契憂戚之患曷嘗不同每  
思會面抵掌交議所短各陳所長使中心釋然利害不  
惑而相去萬里斯顧莫伸凡於事機不得款會屢達誠  
素冀明此心而足下視之謂書檄一時之儀近國梗槩  
之事使忠告確論如水投石若此則又何必事虛詞而  
勞往復哉殊非宿心之所望也今大朝點閱大衆仍以

宋史新編卷百七十一

三

生秋爲期令弊邑以書復敘前意觀夫古之用武者不  
顧小大強弱之殊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讎此必  
戰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有亡之機以戰爲命此必戰  
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無路戰亦亡不  
戰亦亡奮不顧命此必戰也彼有天亡之兆我懷進取  
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大朝非有此四者無故而坐  
受天下之兵將決一旦之命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  
不從有國家利社稷者常若是乎夫稱帝稱王角立傑  
出今古之常事也割地以通好王帛以事人亦古今之  
常事也虛虛消息取與翕張屈伸萬端在我而已

歷歷而用壯輕禍而爭雄哉足下撫百越之衆北距  
嶺南負重漠衆數十萬表裏山川此足下所以慨然而  
自負也然天方相楚尚未可爭大朝師武臣力實謂天  
時登太行而伐上黨士無難色絕劔閣而舉庸蜀役不  
淹時是知大朝之力難測也萬里之境難保也十戰而  
九勝亦一敗可憂六奇而五中則一失何補入之情端  
坐而思之意滄海可涉也及風濤驟興奔舟失馭與夫  
坐思之時蓋有殊矣是以智者慮於未萌機者重其先  
見圖難於其易居存不忘亡故曰計禍不及慮福過之  
良以福者人之所樂心樂之故其望也過禍者人之所  
惡心惡之故其思也忽是以福或脩於懋望禍多出於  
不期願脩祖宗之謀以尋中國之好蕩無益之忿棄不  
急之爭知存知亡能強能弱屈已以濟億兆談笑而定  
國家何必扼腕肝衡履腸蹠血然後爲勇也故曰知止  
不殆可以長久又曰沉潛剛克高明柔克此聖賢之事  
業何恥而不爲哉況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  
承五運而乃當正統度四方則咸偃下風方且遏天下  
之兵鋒俟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亦以善矣足下  
之忿亦可以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  
有利於黎元可也有利於天下可也有利於身可也無

宋史新編卷百七十一

三

一利焉何用華德修怨自生仇敵幸而小勝莫保其後  
本素而違心則大事去矣念頃者淮泗交兵疆陲多壘  
吳越以累世之好首為厲階惟有貴國情分逾親驩盟  
僉篤在先朝感義情實慨然下走承基理難負德不能  
自已又馳此誠近奉大朝諭旨以為足下無通好之心  
必舉上秋之役即命弊邑速絕連盟雖善鄰之心期於  
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煜之不得事足下也臣  
手之情尚不逾於三諫煜之極言於此三矣是為臣者  
可以逃為子者可以泣為交友者亦惆悵而遂絕矣錢  
得書遂囚慎儀驛書答煜言甚不遜煜上其書開寶三

宋史新編卷百九

四

年太祖命潘美尹崇珂計之時舊將多以讒構誅死宗  
室翦滅殆盡掌兵者唯宦人數輩自晟以來耽於遊宴  
城壁壕隍多飾為宮館池沼樓艦皆毀兵器又腐內外  
震恐九月美與崇珂圍賀州斬其大將伍彥昇翌日城  
陷十月次昭州擒若將靳暉城又陷十一月連州又陷  
十二月美等攻韶州都統李承渥以兵數萬陣蓮華山  
下初錢教象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仗凡戰必置陣  
前以壯軍威至是與美遇美盡索軍中勁弩布前以射  
之象奔蹙乘象者皆墜反踐承渥軍遂大敗承渥僅以  
身免城遂陷擒刺史辛延渥諫議大夫卿文遠錢始

宋史新編卷百九

五

蘇廣州東壕遣郭崇岳統兵六萬屯馬逕列柵以拒之  
四年正月美等破英雄二州都統潘崇徹來降翌日次  
龍頭錢遣使請和且求緩師二月美等將至城錢懼遣  
其左僕射蕭淮奉表詣軍門乞降美諭太祖意語在美  
傳錢又遣其弟保興率百官奉迎為郭崇岳所遏崇岳  
無謀勇但祈禱鬼神復為拒扞之備美等乃進攻保興  
迎戰大敗崇岳死於亂兵城既破擒錢及龔澄樞等與  
崇室文武九十七人保興逃民家亦獲之悉部送闕下  
斬閹工五百餘人至京有司以帛係錢及其官屬獻太  
廟太社太祖御明德門宣詔責錢對曰臣年十六僭  
偽位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遂伏地待罪  
太祖命引澄樞及李托薛崇舉斬于千秋門外釋錢罪  
賜襲衣冠帶器幣鞍勒馬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  
右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朝會班上將軍之下以其  
弟保興為右監門率府率蕭淮等並授以官初龔召司  
天監周傑筮之遇復之豐龔問曰享年幾何傑曰凡二  
卦皆土為應土之數五二十五也上下各五將五百五  
十五乎及是果五十五年又廣州童謠亦驗語在五行  
志錢後進封彭城郡公太平興國初進衛國公五年卒  
年三十九贈太師錢有口辯性絕巧嘗以珠結鞍勒為

之狀極其精妙以獻詔示諸宮官皆駭伏太祖曰  
習巧之勤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太祖嘗賜銀卮酒  
銀疑爲醜太祖取飲之銀大慙語在本紀太宗將討晉  
陽召近臣宴銀預之自言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  
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  
朝願得執挺爲諸國降王長太宗大笑賞賜甚厚其誡  
諸此類也銀子守節守正皆至崇儀副使守素至閣門  
祇候守通供奉官其貧也朝廷展優恤之

宋史新編卷百一  
龔澄樞南海人幼事龔累遷內給事晨龔位擢知承宣  
院兼內侍省改德陵使兼龍德宮使銀嗣位加特進開

府儀同三司萬華宮使驃騎大將軍改上將軍左龍虎  
軍觀軍容使內太師澄樞與李托薛崇舉置酷法之具  
民其苦之初嚴改名龔有術者言不利遂改名龔後銀  
用澄樞以其姓卒亡其國澄樞亦被誅

李托封川人以謹愿事龔爲內府局令歷晟及銀遷至  
驃騎上將軍內太師嘗納二女於銀銀以其長爲貴妃  
次爲美人政事皆訪托而後行太祖命師伐銀托堅沮  
降議及軍敗又縱火焚府庫遂被戮

薛崇舉韶州人歷事晟及銀遷至內中尉特進開府儀  
同三司簽書點檢司事太祖命師克廣州崇舉縱火焚

龔崇舉至京與李托同戮

龔崇舉南海人事龔爲內侍省局丞頗讀兵書立戰功  
歷事晟及銀爲大將加西北面都統歲餘銀頗疑崇舉  
遣薛崇舉使其軍以察之崇舉言其淫樂不恤軍政銀  
怒召歸奪兵柄自是居常怏怏太祖命師度嶺銀復命  
崇舉領兵五萬戍賀江崇舉不爲効命銀敗至京太祖  
知其事特赦之授汝州別駕卒

北漢劉繼元太原人祖崇漢祖之弟漢初爲太原尹隱  
帝嗣位周祖爲樞密使崇謂判官鄭珙曰吾與郭樞密  
素不協朝廷幼弱郭得志吾無賴矣珙遂勸繕完甲兵

宋史新編卷百一

招集亡命爲自全計及間隱帝遇害崇欲率兵南向會  
漢太后下令迎崇子贊爲漢嗣崇信之謂賓佐曰吾兒  
爲帝矣復何慮哉少尹李驥曰知幾其神時不可失揣  
郭公之心必不以天下與人不如領精騎疾度太行控  
孟津以觀其變崇大怒罵曰腐儒敢離間我父子遂斬  
之驥曰僕負王佐才今日爲愚人畫計死固甘心但家  
有病妻願同戮於市崇並殺之表其事於太后明無他  
志俄周祖爲衆所推降封贊湘陰公贊隨死崇慟哭爲  
驥立祠遂卽皇帝位國仍號漢仍稱乾祐年改名昱以  
子鈞爲太原尹齋重帟結契丹自言與周有隙願如晉

敬事約爲父子契丹主許之策崇爲大漢神武皇帝  
德元年崇率鉤襲位改元天會以千繼恩爲太原尹  
潛結江南西川爲外援太祖卽位李筠求援於鉤鉤自  
至太平驛與筠會遣兵赴之連爲石守信等所破乾德  
元年八月王全贊率師攻樂平鉤與契丹兵來救三戰  
皆敗之遂下其城詔建爲平晉軍以降兵爲效順軍後  
李繼勳等攻遼州鉤遣兵來援戰于城下鉤大敗刺史  
杜延範等籍部兵三千降于繼勳詔以效順懷恩爲名  
自是降者相繼初鉤自今鈐敗狼狽而歸旦夕懼宋師  
之至以趙文度爲相召抱腹山人郭無爲參議中書事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以五臺山僧繼顥爲鴻臚卿參議國事因事誅樞密使  
殿常契丹主遣使責鉤曰爾不棄我命其罪有三鉤皇  
恐曰父爲子隱願赦罪契丹不報自是使契丹者被留  
不遣終以勢力窘弱憂憤成疾卒繼恩嗣位初太祖嘗  
因界上謀者謂鉤曰君家與周世讎宜其不屈今日何  
爲因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鉤  
遣謀者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鉤家  
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  
言終其世不加兵焉繼恩本姓薛父釗娶崇女釗死繼  
恩尚幼漢祖令鉤養爲子遂冒姓劉迺開寶元年八月

太祖詔李繼勳等率兵伐繼恩復繼恩爲供奉官僕  
榮所弒時立六十日矣無爲遣卒殺霸榮立其弟繼元  
初薛釗死崇以女再妻何氏生繼元何死鉤亦養繼元  
爲子繼元既襲位改元廣運復結契丹爲援二年春太  
祖親征至太原進汾水淮其城閭五月南城爲汾水陷  
水注城中太祖幸長隈觀焉繼元殺其相郭無爲城中  
紛擾俄而城兵自西長連城出將焚攻戰具反爲攻兵  
擊走之斬首萬餘級大常博士李光贊請班師從之軍  
校趙翰等叩頭願棄城急擊以盡死力太祖曰汝曹我  
所訓練無不一當百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取太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九

原豈忍驅汝曹冒鋒鏑而蹈必死之地乎士皆感泣九  
年秋太祖又遣党進等討之前後俘獲甚衆十月太宗  
卽位召諸將還太平興國四年始議討伐曹彬以爲可  
語在彬傳宰相薛居正不以爲然太宗曰朕計決矣卿  
勿復言遂遣潘美等率諸將分兵圍汾沁嵐諸州車駕  
遂親征以曉將郭進扼石嶺關斷契丹援路契丹果至  
進擊敗之繼元外援不至饑道又絕潘美等兵數十萬  
長圍四合自春徂夏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太宗奄至親  
督衛士急攻人百其勇城無完堞太宗屢以手詔諭繼  
元降城中危急一夕繼元遣其客省使李勣奉表請降

劉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詔釋之賜衣衣王  
文武官器幣有差授繼元特進檢校太師右衛上將  
軍封彭城郡公其相李俎等授官有差繼元獻其宮妓  
百餘悉分賜立功將校令康仁寶護繼元親屬赴京賜  
京城甲第一區歲時優賚六年加開府儀同三司雍熙  
三年建房州爲保康軍以繼元爲節度淳化中卒贈中  
書令追封彭城郡王贈賻加等子三猪六歲賜名守節  
授西京作坊副使劉崇自周廣順元年稱帝歷四主二  
十九年而亡繼元性殘忍臣下被殺傷不可勝紀及窮  
蹙始降太宗終保全之嘗謂近臣曰晉司馬昭以劉禪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

思蜀之對戲之云何乃似卻正之言此不仁之甚也之  
國之君皆暗懦所致均有遠識豈至滅亡此可愍傷何  
反戲侮乎劉繼元朕所勞者待之若賓客猶恐不慰其  
意爾守節後歷右驍衛將軍

衛融字明遠青州人晉天福初第進士劉崇稱帝授中  
書侍郎平章事宋初劉鈞援李筠遣盧贊監其軍贊與  
筠不協鈞遣融和解之會筠敗融被擒太祖責之曰汝  
何故勸劉鈞舉兵助李筠反耶融曰犬吠非其主臣四  
口受劉氏豐衣美食不忍負之陛下縱不殺臣臣亦  
不爲陛下用終當問道走河東爾太祖怒令左右以鐵

縛其首曳出將戮之融大呼曰大丈夫死或重於  
山或輕於鴻毛今之死正得其所爾太祖聞之曰此忠  
臣也遽命釋之以良藥傅其創賜襲衣金帶鞍勒馬既  
而欲放融歸令融先爲書論釣言俟周光遜等歸朝即  
遣融去鈞得書久無報乃授融太府卿賜第京城乾德  
初郊祀融獻郊禋大禮賦改司農卿出知陳舒黃三州  
卒子稱儔孫齊並進士及第

趙文度鄆州人入洛舉進士擢甲科劉崇稱帝累官至  
翰林承旨兵部尚書天會四年授中書侍郎平章事轉  
門下侍郎兼樞密使加司徒久之與郭無爲不協出知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十

汾州徙嵐州太祖親征晉陽遣偏師圍嵐文度危屢請  
降待罪行宮太祖命釋之文度本名弘以犯宣祖廟諱  
賜今名師還授檢校太傅安國軍節度歲餘徙華州又  
徙耀州卒文度善爲詩人多諷誦有觀光集文度之降  
也其母在太原世以不能死節罪之

李憚字孟深開封人漢乾祐第進士客游嵐州會劉崇  
自立署州從事擢知制誥翰林學士累至司空平章事  
太宗克太原爲殿中監知廣州遷司農卿連知許孟二  
州以足疾求解授忠武軍行軍司馬卒

馬峰太原人仕劉繼元至樞密使左僕射致仕太原平



太宗以爲將作監遷太府卿分司西京峰蓋服餌藥  
體強無疾卒年八十餘

郭無爲青州人少博學有辭辯爲道士隱武當山漢乾  
祐中周祖征河中無爲杖策謁於軍門周祖將留館門  
下爲左右所阻遂拂衣去隱太原抱腹山後劉鈞召爲  
諫議大夫尋遷吏部侍郎參議中書事與趙文度同秉  
政意好不協鈞乃出文度知汾州俄謀殺常遂以無爲  
爲左僕射平章事兼樞密使機務一以委之鈞嘗病與  
無爲語及後事謂其子繼恩不才無爲亦言其然繼恩  
既立知其事欲誅無爲畏懼不能決月餘侯霸榮弒繼  
恩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一

七

恩無爲使人殺霸榮并人疑無爲初授意於霸榮後殺  
之以滅口也繼元立太祖遣李繼勳等討之仍詔許繼  
元以青州節度無爲邢州節度無爲得詔色動有貳志  
太祖親征長圍既合無爲請將兵夜襲圍欲自夜來歸  
值天陰晦而止事洩會太祖薨汾水浸城城中人情大  
懼繼元乃殺無爲以徇

湖南周行逢朗州武陵人少無賴不事生產嘗犯法配  
隸鎮兵以驍勇累遷裨校自唐乾寧二年馬氏專有湖  
南二十州之地雖稟朝廷正朔其郡守官屬皆自署至  
周廣順初兄弟爭國求援江南李景道大將邊鐔卒

鐔之屬下長沙遷馬氏之族於建康景遂以鐔爲  
歸會朗州衆亂推衙將劉言爲留後言以行逢爲都督  
攝使旣而言遣副使王進逵行軍何景真與行逢師丹  
師襲破潭州鐔遁去行逢等據其城周祖卽以言爲朗  
師初朗人謂劉言爲劉鋹牙馬氏將亂湘中童謠云馬  
去不用鞭敲牙過今年及邊鐔俘馬氏鐔爲劉言所逐  
而言亦爲王進逵所害周祖卽以進逵爲朗州節度以  
行逢領鄂州節度知潭州顯德中世宗將用師淮南詔  
王進逵出師入鄂州界進逵遣裨將潘叔嗣領兵三千  
爲先鋒至鄂州叔嗣回戈襲進逵進逵趨武陵叔嗣攻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一

七

而殺之迎行逢爲節度行逢斬叔嗣以徇世宗乃授行  
逢朗州大都督武平軍節度盡有湖南地宋初加兼中  
書令條教簡約民皆悅之然性猜忌少忤意必寘於法  
多署溪洞蠻酋爲司空太保一日謂天策府學士徐仲  
雅曰吾奄有湖湘兵彊俗阜四鄰其懼我乎仲雅曰公  
部內司空滿川太保偏地孰敢不懼其卒也追封汝南  
郡王子保權起復檢校太尉朗州大都督武平軍節度  
初行逢疾且亟召將校託保權曰吾部內兇狠者誅之  
略盡惟張文表在焉吾死文表必亂必不得已當舉族  
歸朝無令陷虎口行逢卒之明年文表果自衡州舉兵

據將取朗陵滅周氏保權乞師於朝廷江陵高  
亦以其事聞太祖遣慕容延釗等發安復十州兵會  
襄陽計之師及江陵文表已為保權之眾所殺保權牙  
校張從富輩以為文表已平而王師繼進不已懼為襲  
取相與拒守延釗以聞太祖遣中使諭曰無自取塗炭  
重擾生聚保權出軍於澧州南未及交鋒望風而潰復  
還朗州王師長驅而南獲從富慕容延釗市又獲保權湖  
湘悉平時乾德元年也保權至上章待罪優詔釋之賜  
襲衣金帶鞍勒馬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兼京城舊邸院  
為第令居焉累遷右羽林統軍知并州卒年三十四

宋史新編卷九十一

高

李觀象桂州人行逢署為掌書記頗加信任臨終託以  
後事及張文表難作王師壓境觀象謂保權曰高氏拱  
手聽命朗州勢不獨全莫若幅巾歸朝則不失富貴保  
權幼懦不能用其言及湖湘平太祖聞之以為左補闕  
張文表朗州人從王進逵周行逢舉兵逐邊鐔行逢署  
文表衡州刺史頗心忌欲誅之行逢卒文表襲潭州時  
行軍司馬廖簡知留後素輕文表不為之備方宴飲聞  
報謂四坐曰此黃口小兒至則成擒何足患也飲啖如  
故俄文表率眾徑入遂害簡保權遣其將楊師璠眾  
以禦遂破其眾擒文表繫而食之

節度使保融字德長其先陝州人祖奉興唐末為節  
節度使後唐封南平王卒子從誨嗣至太傅中書令  
五代史有傳從誨生保融長興初以蔭補官歷首漢周  
至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江陵尹荆南節度使歸峽觀察  
使後加太師兼侍中中書令進封南平王加守太保宋  
初守太傅連遣使貢獻恩顧甚厚卒贈太尉諡正懿保  
融性迂闊淹緩一時術略政事悉委於母弟保勗二子  
繼冲繼充繼充至歸州刺史

宋史新編卷九十一

高

軍節度使保融卒保勗權知軍府奉章以聞太祖即授以  
節度使初保融於絕南城北決江水灌之七里餘謂之  
北海以闕行者太祖因保勗弟保寅入貢諭旨令決去  
使道路無阻保勗淫汰無度政事不治未幾卒初保勗  
在保抱從誨獨鍾愛故或盛怒見之必釋然而笑荆人  
目為萬華休及保勗之立藩政離弱卒裁數月遂失國  
亦預兆也

繼冲字贊平保融長子也周顯德六年以蔭檢校司空  
為荆南節度副使建隆三年保勗寢疾以繼冲為節度  
副使權知軍府保勗卒制授繼冲為檢校太保江陵尹

新清節度時湖南張文表叛周保權求救於朝廷詔  
陳發水軍三千人赴潭州繼冲即遣親校李景威將以  
往二月王師至繼冲以牛酒犒師開門納慕容延釗等  
即奉表納土太祖遣使齎衣服玉帶器幣鞍勒馬賜之  
繼冲馬步都指揮使慕容佐威屬除授有差是歲將郊  
祀表求入朝可之十月至闕下獻珍寶弓劍鞍勒賜賚  
甚厚郊禮畢授繼冲徐州大都督府長史武寧軍節度  
使徐宿觀察使繼冲鎮彭門幾十年委政僚佐部內亦  
治卒年三十一贈侍中自高季興據有荆南歸峽之地  
傳襲三世五帥凡四十餘年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六

保寅字齊異晉天福七年以蔭授官宋興保勗既襲封  
遣保寅入覲太祖召對便殿授掌書記遣還保寅語保  
勗曰真主出世天將混一區宇兄宜首率諸國奉土歸  
朝無爲他人取富貴保勗不聽王師討武陵道出荆  
渚保寅奉牛酒迎犒軍鋒太祖嘉之驛召赴闕授將作  
監充內作坊使累遷光祿卿歷知光化軍卒年六十八  
初保寅在懷州蘇易簡主欽若竝妙年始趨學在同州  
錢若水爲從事在光化軍張士遜其邑人也保寅一見  
皆獎拔許以遠大世多其知人子輔政輔之輔堯輔國  
進士及第

光憲字孟文陵州人事高氏三世皆在幕府累官  
勸發祕書監兼御史大夫慕容延釗等救朗州光憲乃  
勸繼冲獻三州之地太祖聞之甚悅授光憲黃州刺史  
賜賚加等在郡亦有治落乾德中卒光憲博通經史聚  
書數千卷或自抄寫孜孜雖校老而不廢好著譏自號  
葆光子所著荆臺集華湖編玩筆備集摘齋集北夢瑣  
言蠶書又譏續通歷紀事頗失實太平興國初詔毀之  
子謂譏進士及第

梁延嗣字兆人事高氏歷四帥人稱其忠蓋嘗勸冲之  
納土太祖嘉之授復州防禦使充湖南前軍步軍都指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七

揮使兼排陣使後因郊禮自復州入朝太祖慰撫之曰  
使高氏不失富貴爾之力也改濠州防禦使有善政詔  
書褒美延嗣頗知書好接士嘗暴疾禳於城隍神是夕  
夢神人告以九九之數俄疾愈年八十一卒

漳泉留從效泉州永春人幼孤事母兄以孝悌聞頗知  
書好兵法唐末王審知據有福建之地子延鈞後唐長  
興中僭稱帝國號閩都福州爲其下所殺立審知次子  
延義晉天福末部將朱文進殺延義據其位署其黨黃  
紹頗爲泉州刺史程贊爲漳州刺史許文禎爲汀州刺  
史時審知子延護爲建州刺史亦僭稱帝吳人念王氏

洪進有異謀漢思遂為留後未幾洪進又廢漢思而立語在洪進篇中從效再從弟仁諱淳化中為泗州長吏有清節官散奉薄雖黎藿不充未嘗妄十人太宗聞之召赴闕特遷揚州觀察支使

陳洪進泉州人幼有壯節頗讀書習兵法長以材勇隸兵籍從攻汀州先登補副兵馬使從留從效殺黃紹頗以首送建州延政大悅以為本州馬步行軍都校時晉開運元年也自是漳州殺程贊迎延政從子繼成為刺史許文植以汀州降連重遇殺朱文進傳首建州福人又殺重遇延政遂遣洪進歸泉州從效為清源軍節度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一

九

州自此分矣景累從效同平章事兼侍中中書令封鄂國公晉江王從效在郡專以勤儉養民為務常衣布素置公服於中門之側出則衣之每言我素貧賤不可忘本民甚愛之部內安治每歲取進士明經謂之秋堂世宗時潛表內附貢方物詔嘉納之宋初從效遂上表稱藩貢奉不絕會李景遷洪州從效疑景計已頗懼遣使厚幣獻景又遣使假道吳越入貢太祖特命使厚賜以撫之使未至卒年五十七為贈太尉靈州大都督從效無嗣以兄從願之子紹鉷紹鉷為子從效寢疾時從願守漳州紹鉷在金陵紹鉷尚幼及卒衛校張漢思

洪進為統軍使與副使張漢思同領兵柄累立戰功從效卒少子紹鉷典留務月餘洪進誣紹鉷將召越人以叛執送江南推張漢思為留後自為副使時建隆三年也漢思年老醇謹不能治軍務事皆決於洪進漢思諸子為衛將頗不平欲害之明年四月漢思大享將吏伏甲於內將害洪進酒數行地忽大震棟宇將傾坐立者不自持同謀者以告洪進洪進亟去衆驚悸而散洪進子文顯文顯皆為指揮使勒所部欲擊漢思洪進不許一日洪進袖置大鎖從二子常服安步入府中直兵數百人皆叱去之漢思方處內齋洪進即鎖其門使人叩

洪進見授漢恩別墅遣使請命於李煜煜以洪進為清源軍節度泉州等州觀察使時太祖平澤潞下揚州取荆湖洪進大懼遣衙將魏仁濟問道奉表聽朝旨太祖遣使齎詔撫諭又以其事詔諭李煜煜聽命乾德二年制改清源軍為平海軍授洪進節度泉州等州觀察使檢校太傅賜號推誠順化功臣錡印賜之以文顯為節度副使文顯為漳州刺史是年夏丁家艱起復洪進每歲以修貢朝廷多厚敘於民第貲百萬以上者令差入錢以為試協律奉禮郎蠲其丁役及江南平吳越王來朝洪進不自安遣子入貢太祖因下詔召之遂入覲道聞太祖崩歸鎮發哀太宗即位加檢校太師明年四月來朝禮遇優渥又增食邑以其子文顯為團練使文顯文頊並為刺史洪進遂上表請納土太宗嘉之以洪進為武寧軍節度同平章事留京師奉朝請諸子皆授以近郡優賜之後封杞國公進封岐國公洪進年老富貴且極上言求致仕優詔免朝請未幾卒年七十二贈中書令諡忠順洪進在泉州日方書有蒼鶴翔集內於前引向洪進洪進觀之有魚鰓其喉即以手採取之

魚鰓其喉馴擾齋中數日而後去人皆異之洪進弟洪初為泉州都指揮使開寶中授漳州刺史卒文顯字仲達歷泉州馬步軍都軍使右軍押衙朝命為平海軍節度副使累加檢校太保洪進歸朝授通州團練使知泉州未幾代還又為青齊蘆壽西京水南北陝州四州都巡檢使文顯與諸弟不睦咸平初為言者所劾詔誡諭之以疾改通許鎮都監卒文顯初為泉州衙內都指揮使俄權知漳州朝命漳州刺史數年求還泉州署行軍司馬洪進歸朝授房州刺史換康州端拱初出知同州咸平初知耀州徙徐州坐用刑失入貶官上念其父納土功復以為康州刺史祥符東封命知濮州馳道所出供擬頗勤至詔褒之改衡州代還以老疾請致仕卒文顯始為泉州衙內都指揮使知漳州洪進歸朝加滁州刺史俄召歸奉朝請景德中換光州以父次領和州團練使歷知數州軍所至無能稱文頊頗知書工畫本文顯子也初洪進在泉州有相者言一門受祿當至萬石時洪進與三子皆領州郡而文顯始生乃以為己子欲應其言歷衙內都監使朝命顯州刺史歸朝為登州刺史改舒州卒

附三臣

三臣者何韓通李筠李重進也宋有天下矣三臣繫之  
周者何明三臣之志也曷明三臣之志也食周厚祿義  
義為宋臣也然則宋有天下非耶曰否西山之餓夫洛  
邑之頑民豈為武王伐殷病哉是故有滅有興者天命  
之靡常也知其無可奈何而罔收戒者臣子之自盡也  
三臣之志亦可哀矣或議三臣嘗臣唐晉漢而目為智  
氏之豫讓信斯言也三臣將不得為義士乎哉

韓通

李筠

李重進

韓通太原人弱冠應募以勇力開補騎軍隊長歷仕晉

宋史新編卷百一

三

漢周罕功遷至歸德軍節度檢校太尉同平章事侍衛  
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通性謹厚周祖伐河中命以  
自隨鎮大名委以心腹入汴通甚有力焉王彥超擊劉  
崇通副之敗崇于高平世宗時浚胡蘆河築博野諸城  
契丹再至皆拒退之其攻秦鳳也通入大散關斷蜀饒  
道拔其城新築都城及廣舊城街道通總領其役初期  
以三年纔半歲而畢復命按行河北河隄浚汴渠數百  
里世宗將北征命通巡北邊自浮陽至淤口浦壤坊三  
十六途通瀛莫初克益津關以為霸州通復重城役甚  
帝即位移領鄭州太祖為六軍推戴通在殿閣聞有變

惶遽而歸軍校王彥昇遇通於路策馬逐之通馳入其  
第未及閤門為所害妻子皆死太祖下詔贈中書令以  
禮收葬通剛狷寡謀言多忤物肆威虐眾謂之韓瞎眼  
其子頗有智略見太祖有人望常勸通早為之所通不  
聽後太祖幸開寶寺見通父子畫像于壁遽命去之

李筠太原人善騎射初隸後唐秦王從榮麾下從榮難  
作筠騎從至天津橋射殺十數人知事不濟棄馬遁去  
清泰初應募為內殿直遷控鶴指揮使開運末契丹德  
光滅晉其將趙延壽開筠驍勇召宣帳下及德光北歸  
道卒延壽至鎮州為元欲所執惟耶律解里將二千騎

宋史新編卷百一

三

尚留筠與諸將謀伺間併擊控鶴左廂都校白再榮匿  
室中不敢應筠拔佩刀破幕引臂逼再榮行諸將次第  
赴之殺傷相當解里遂棄城去故相馮道與諸將議權  
推白再榮為留後以安人心再榮以鎮州送款漢祖乃  
授再榮留後授筠博州刺史筠以賞薄不悅周祖鎮天  
名表為先鋒指揮使又為北面緣邊巡檢周祖起兵入  
汴筠與郭崇從戰敗慕容彥超於留子陂累功遷至昭  
義軍節度檢校太傅同平章事世宗時筠以奇兵擊敗  
契丹兵之援太原者加兼侍中其後屢破并眾多斬獲  
筠嘗用征賦頗集亡命嘗以私忿囚監軍使世宗



必不能平但詔責而已恭帝立加檢校太尉宋初加兼中書令遣使諭以受周禪筠即欲拒命左右為陳曆數方備俛下拜貌猶不恭及延升階置酒張樂遽索周祖畫像懸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半使臣曰今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為訝及太原劉筠以蠟書約舉兵筠雖絀書上太祖心已畜異謀太祖手詔慰撫之是時筠子守節為皇城使嘗泣諫筠不聽太祖又遣諭旨曰歸語汝父我未為天子時任自為之既為天子獨不能臣我耶守節曰白筠筠謀愈甚遂起兵檄辭多不遜從事閭丘仲卿獻策曰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援河東亦恐不得

宋史新編卷九十一

五

其力大梁兵甲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南向爭天下計之上也筠曰吾周朝宿將與世宗義同昆弟禁衛皆舊人必倒戈歸我况有僧珪槍撥汗馬何憂天下哉僧珪筠愛將有勇力善用槍撥汗馬駿馬日馳七百里故筠誘焉筠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往據其城劉筠遂率兵與契丹數千眾來援至太平驛筠以臣禮迎謁見筠兵衛寡弱甚悔之而業已然矣筠封筠西平王召與語筠自言受周祖大恩敢死死不寤筠與周世宗雖鈞默然遂疑之命其宣徽使盧質監筠軍筠心不能平頗不協鈞復命其相衛融和解

之筠會其子守節守上黨引眾南向太祖遣石崇等討之數旬勿縱筠下太行急進師扼其隘破之必奏太祖遂親征山路險峻多石不可行太祖先於馬上負數石群臣六軍皆負之即日平為大道與守信等會破筠眾於澤南殺盧質筠走還保澤太祖親督戰拔其城筠赴火死獲衛融鈞懼而遁歸太祖進伐上黨守節以城降釋其罪賜葉衣金帶銀鞍勒馬是日宴從官守節預焉以為單州團練使餘官屬授秩有差時建隆元年六月也筠初名榮周世宗諱改之性雖暴事母甚孝每怒將殺人母屏屏父母筠趨至母曰聞將殺人可免

宋史新編卷九十一

五

季為之曾增福釋之筠有愛妾劉氏欲俱死筠以其有娠麾令去節守得臣歷和州團練使卒年三十三無後以劉氏所生之弟為嗣李重進其先滄州人生於太原周太祖之甥也仕晉為殿直周廣順中累遷殿前都指揮使顯德初領武信軍節度重進年長於世宗周祖寢疾召重進受顧命令拜世宗以定君臣之分世宗立從征劉崇有功語在白重贊傳擢至歸德軍節度使兼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正陽之役重進與宣祖韓令坤共擊吳師一鼓敗之斬首萬餘級追奔二十里大獲

劉重進為廬壽等州招討使兵壽陽  
中下蔡與重進不協每宴將吏多暴重進短至謂  
有奸謀密遣人驛告之世宗雖不之信然人情頗憂  
重進單騎詣永德帳中命酒飲謂永德曰吾與公皆國  
家肺腑相與戮力公何疑之深也未德意解三軍遂安  
李景知之齎蠟書啗重進以厚利重進表其事行豫州  
刺史亦藏珍亦說重進世宗知之假他事誅藏珍詔重  
進夾淮城正陽下蔡既成上其圖俄又敗淮兵二千餘  
於塌山北時圍壽春經年未下吳遣將許文績率兵來  
援重進擊敗之世宗有玉帶戎服器幣鞍馬之賜  
及克加檢校中又改天平軍節度仍為招  
討濠州降關南等處有勞恭帝立加檢校太尉改淮  
南節度太祖受禪以韓令坤代為侍衛都指揮使加重  
進中書令既而移鎮青州加開府階重進與太祖俱事  
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太祖太祖立愈不自安及聞移  
鎮陰懷異志太祖遣六宅使陳思誨賜鐵券以安其  
心重進欲治裝隨思誨入朝為左右所惑猶豫不決又  
自以周室近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隍繕兵甲遣  
人求援李景景雖而不納聞之太祖太祖遣石守信等  
率兵討之太祖謂左右曰朕於周室舊臣何如

重進不體朕心自懷反側今六師在野當無所  
爾遂親征徑至揚州城下即日拔之重進舉族赴火死  
思誨亦為其黨所害時建隆元年十二月也重進兄景  
州刺史重興聞其叛自殺弟解州刺史重贊子尚食使  
延福並戮於市

宋史新編



外國

明南京戶部

書

夷狄國於四垂之外族類風俗不與華同故先王謂

之荒服當其內外無虞職貢時脩稍有瑕釁輒擊焉鳴

鏑以相加遺蓋山川阻深足以自固而狙詐橫悍其天

性也雖然少康興夏樂舞畢陳武王造周繄矢來獻歐

陽子迺謂有道未必服無道未必不來豈理之恒乎自

唐季迄五代德衰而威不振邊鄙蕩搖幽燕淪沒中國

之勢可深憂矣宋興太祖太宗剷除僭偽寰宇底寧千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二

時契丹貽書請成夏州戮力以從王事東若女真高麗

勃海南若交趾占城勃泥真臘蒲甘三佛齊西若天竺

于闐回鶻大食高昌沙州龜茲之屬或限重溟或隔沙

漠咸靡憚跋涉稽顙闕庭璽琛疊薦府無虛月而究項

吐蕃唃廝囉董氈賸征諸部與夏州錯叛服無常亦終

有悛心且間獲其助焉方其來也優之宴賚寵之爵命

以廣恩也叛則討之服則舍之非顯武也先王柔遠之

制在宋復何加矣奈數世以降士馬創於西夏金幣廢

於契丹疆宇割於女真而蒙古繼起滅宋尤非常之變

豈夫往小來丁中華否運抑綏禦宏略弗祖宗如耶夫

家書不必論矣契丹女真事與西夏同而義例異

宋並可乎禮四夷雖大皆曰子蓋卑之也春秋內中國

而外四夷所以立坊也茲尊宋統列遼金於外國與西

夏同詞庶無愆斯義云

遼國上

遼之先出鮮卑有莫那者自陰山徙遼西久之其衆散

處曰宇文氏曰庫莫奚曰契丹元魏以來契丹名見中

國歷隋唐漸拓大漠之境東接高麗西奚國南營州北

室韋阻冷陁山以自固風氣多寒畜牧畋漁以食皮毛

以衣轉徙隨時車馬爲家臣于突厥俗槩與突厥同其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二

會姓大賀氏有勝兵四萬析爲八部貞觀時酋窟哥請

內附爲置松漠都督府賜姓李窟哥裔孫盡忠死於叛

餘衆悉降于突厥盡忠族人失活開元初復歸附以爲

松漠都督封郡王繼襲數世皆權臣可突干持國被放

弑者凡三遂脅奚衆降于突厥官軍屢爲所敗契丹衙

官李過折斬可突干之首以獻於是過折立未幾可突

干餘黨泥禮殺過折立迪輦祖里爲阻午可汗更號遙

輦氏泥禮即溫里亦曰雅里奇首之後阻午因立爲夷

離董掌刑辟云天寶四年阻午來降仍賜姓李名懷秀

自失活至懷秀多尚公主懷秀殺公主叛爲安祿山所

於是皆落立自皆落已上悉賜王爵如失活故事  
開成朝獻不絕以其屬回鶻不復寵以官爵會昌二年  
回鶻破會昌戍復來附拜幽州節度使為易回鶻印曰  
奉國契丹之印後其王習爾說已刺可汗欽德號痕德  
董可汗勢稍強盛光啓中欽德鈔掠奚室韋小小部種  
皆役服之未幾耶律阿保機興

耶律阿保機小字啜里只迭刺部霞瀨益石烈鄉耶律  
彌里人夷離董撒刺之子泥禮六世孫也娶述律氏  
亦曰蕭氏契丹故事八部大人推一尤者統其眾歲久  
及不任事則協議代之阿保機多勇略善騎射為眾所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推立久不肯受代七部劫之乃建旗鼓自為一部居古  
漠城地宜五穀有鹽池之利用述律計襲殺七部大人  
併其眾時梁將奚唐晉王李克用遣使通好遂率兵三  
十萬會克用于雲州約為兄弟期共擊梁及梁稱帝反  
求梁封明梁許以共滅晉如所請竟不果阿保機多用  
漢人教以隸書之半增損之作文字數千代刻木之約  
又制婚嫁置官號建宮室乃於有國九年稱皇帝述律  
氏稱皇后群臣上尊號曰天皇帝皇后紀年曰神冊  
元年乃梁貞明二年也其年春三月立子倍為皇太子  
七月親征突厥吐渾党項小蕃沙陀諸部皆平之凡得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戶萬五千六百是役述律氏從室韋初欲乘虛掩襲述  
律氏勒兵以待奮擊大破之名震諸夷八月陷朔州  
侵蔚新武嬀儒五州二年圍幽州為晉將李嗣源等所  
敗三年建臨潢所居城是謂皇都四年修遼陽故城改  
為東平郡六年十二月契丹上率兵侵幽州陷涿州復  
侵定州為晉王李存勗所敗先是存勗命將討鎮州張  
文禮而定州王處直懼禍及已遣其子郁以和說契丹  
主入塞以牽晉兵契丹主悉眾而南方王郁之行也定  
人皆謂契丹必為患故處直隨為其假子都所廢契丹  
主至涿州聞處直廢而都立遂攻中山渡沙河都告急  
於存勗將五千騎救之契丹主敗還存勗躡其後見其  
宿處環結在地方隅整然雖去而不亂嘆曰虜法令嚴  
乃如此也明年改為天贊元年二年為後唐同光元年  
時契丹主有窺中國之志慮渤海直其後欲擊渤海慮  
中國乘其虛乃遣使通好于唐三年六月下令親征吐  
渾党項等部九月破胡毋思山諸蕃部十月遣兵踰流  
沙拔浮圖城盡取西鄙諸部四年十二月親征渤海明  
年正月拔扶餘城遂圍忽汗城國主誼讓降而復叛攻  
破之盡有其地方五千里兵數十萬城邑百有三二月  
破為天顯元年改渤海國為東丹國子倍為人皇王以

土之契丹主嘗自號曰天皇王云七月契丹主卒于扶餘年五十五改元者三凡丁一年述律氏護喪還西樓遂攝軍國事西樓即所都之地又有東樓南樓北樓各相距數百里阿保機常往來射獵四樓之間阿保機用武得國然崇祀先聖畫前代直臣像為招諫圖咸足稱者顧其弟剌葛安端與叔禧底謀叛僅縊叔而弟不之誅又復用之遼世有內難非貽謀過邪子德光立更父名曰億諡曰昇天皇帝廟號太祖

德光字德謹小字堯骨述律氏所生倍之母弟也貌嚴重而性寬仁軍國務多取決之天贊初授天下兵馬大元帥所向奏功天顯初阿保機卒母意屬之倍遂讓德

光於次年十一月嗣位仍以天顯紀年八月葬阿保機于祖陵置祖州述律氏欲以身殉群臣切諫因斷右腕納于柩三年三月契丹主得定州王都蠟丸書命奚禿里鐵剌赴援為唐將王晏球所敗七月復命惕隱涅里袞都統查剌合鐵剌兵赴援又大敗鐵剌死焉涅里袞等數十人為幽州趙德鈞所執八月遣使修好于唐十二月遷東丹民實東平升為南京契丹主頗疑其兄倍故為是舉明年復置衛士以伺倍動靜倍不自安唐明宗遣人潛召之倍謂左右曰我將遠適以成大伯之名

乃立木海上賦詩刻之獨攜高美人載書數千卷浮海南奔詳見隆先傳九年八月契丹主自將南侵搜剽解里手接飛鴈異之因以祭天地十一年七月唐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為其主李從珂所討用掌書記桑維翰計求救契丹奉表稱臣約事以父禮割壤酬之九月契丹主將兵抵晉陽援敬瑭唐將張敬達揚光遠大敗棄甲如山斬首數萬級敬達走保晉安十一月則敬瑭為大晉皇帝是為晉天福元年閏月敬達被圍八十日食盡猶堅守光遠殺之以降契丹主聞其至死不變曰為人臣當如此也命以禮葬未幾班師與敬瑭酌別執手噓

歎曰世世子孫勿相忘以兵送之洛從珂自焚敬瑭命桑維翰為文紀契丹主援立功十三年晉主遣馮道等為冊禮使復以伶官獻十一月改是年為會同元年是月晉主遣使以幽州瀛莫涿檀順嬀儒新武雲應朔寰蔚十六州并圖籍以獻契丹主以皇都為上京以幽州為南京改南京為東京新州為奉聖州武州為歸化州幽州後又號燕京云是時晉事契丹甚謹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弔及珍寶飲食之餽使者相屬於道初表稱臣簪契丹主為父皇帝其後契丹主令易表為晉帝稱臣稱兒皇帝如家人禮五年晉出帝新立契丹

主遣使讓來書何為稱孫不稱臣景延廣答曰今上我  
國自立與先帝殊契丹主不悅其虜龍節度使趙延壽  
明宗塔也謀欲代官屢說契丹主南侵遂以經略中國  
之事委之曰他日當立汝為帝六年十二月契丹主遣  
趙延壽等分道南侵自帥兵繼之七年正月陷貝州二  
月兵渡河為晉師所敗三月契丹主自將兵十餘萬犯  
瀋州不克而還八年正月契丹主分兵陷邢磁洺三州  
三月陷鄆州已而晉師過于陽城戰數十合適大風晝  
晦晉諸將皆驚呼大戰契丹兵稍却符彥卿以萬騎橫  
擊大敗之契丹主棄輿車退十餘里追急獲一橐駝乘

宋史新編卷九十五

七

之而道九年十一月契丹主復自將南侵晉師拒之於  
瀋州敗績追奔逐北傷尸數萬其二將進圍晉師於  
中渡用北院大王耶律圖魯計分遣將士據要害絕其  
饒道十二月晉將杜重威李守貞張彥澤等以食盡勢  
窮率所部二十萬眾降彥澤等持契丹主諭詔入汴殺  
開封尹桑維翰遷出帝於開封府署維翰諫不宜絕  
好得收葬復田里厚恤其家契丹主將至汴出帝縞素  
牽羊率百官郊迎契丹主不受出帝降慰百官而遣之  
景延廣捕至以牙籌數其罪凡八繫以北去道自殺明  
年正月朔契丹主備法駕入汴降封出帝為負義侯

祥初入汴掠財賄亂宮掖諸將莫能禁至是斬彥澤  
市汴人大悅以李松為樞密使馮道為太傅和凝為翰  
林學士隨命安置出帝於黃龍府后妃宗室俱行契丹  
主入居晉宮門廡殿庭皆燹犬掛皮以為厭勝二月朔  
契丹主登正殿百官朝賀建國號曰大遼改是年為大  
同元年升鎮州為中京以魏王趙延壽為留守三月契  
丹主議北歸省母時諸將蕭翰等肆鈔略遠近怨苦思  
叛晉北平王劉知遠舉義兵起太原諸州鎮多殺契丹  
守將降契丹主大懼又值炎熱患旱濕乃北歸改汴州  
為宣武軍以蕭翰為節度使守之吏部尚書張礪諫宜

宋史新編卷九十五

八

用中國人不聽四月契丹主發汴州以晉文武諸司僚  
吏嬪御宦寺方伎百工圖籍曆象石經銅人明堂刻漏  
太常樂譜諸宮縣圖簿法物及鎧仗悉載以行至相州  
攻城屠之既而謂侍臣曰朕此行有三失縱兵掠芻粟  
一也掠民私財二也不遽遣諸節度還鎮三也至藥城  
得疾卒國人剖其腹去胃腸實以鹽晉人謂之帝紀年  
四十六改元者二凡二十一年德光臻富強之業可謂  
雄才大略末年三失之訓視秦伯之悔過鄭伯之善處  
勝蓋無愧焉阮立諡曰嗣聖皇帝廟號太宗

阮十九欲東丹王圖欲之長子德光以人望所歸篤愛



六月同九年從德光滅晉大同元年二月封永康王四

月德光道卒趙廷壽衛德光負約即日引兵趨鎮州自稱權知南朝軍國事阮以兵繼至執廷壽遂即帝位於樞前六月抵潢河祖母述律鍾愛其弟李胡欲立之乃與李胡整兵出禦相持數日用耶律屋質謀各罷兵趨上京既而阮聞述律李胡復有異謀竝囚于祖州九月羣臣上尊號曰天授皇帝改是年為天祿元年追諡父曰讓國皇帝是年劉知遠稱帝國號漢自太原提兵向汴州殺蕭翰所立明宗子從益復以汴州為東京二年契丹主納南唐蠟書誘攻漢其將郎五麻荅掠定州孫

宋史新編卷百九

九

方簡既降漢自狼山率眾還據定州三年正月蕭翰謀叛伏誅二月遷晉出帝於建州給田八十頃十月遣將攻河北諸州漢遣郭威禦之四年契丹主率萬騎攻邢州陷內丘等城大獲而還五年正月漢郭威稱帝國號周遣使告即位旋遣使獻良馬九月契丹主自將南下欲會北漢兵伐周至新州祭其父于行宮羣臣皆醉泰寧王察割等弑之周撤葛只蕭氏乘步輦直詣察割請收殮并遇害年三十四敗元者一凡五年阮輕躁乖周防耶律屋質嘗奏察割陰謀蕭塔刺葛等同察割侍宴以赤族戒之阮竝不省其及禍宜也璟立諡曰孝和皇

帝廟號世宗

璟字述律德光之長子會同二年封壽安王天祿五年九月察割等弑逆僭位號諸酋長奉璟攻之嚮殺察割璟遂嗣帝位號曰天順皇帝改是年為應曆元年越三年遣兵入定州周將楊弘裕敗之四年周世宗新立二月契丹主遣將合化漢兵擊周敗周將李筠三月周世宗自將兵大敗北漢兵于高平九年四月周世宗自將兵伐契丹其寧夏瀛三州及益津瓦橋二關相繼降孫行友復拔易州擒刺史李在欽世宗斬於都市遂以瓦橋關為雄州益津關為霸州關南悉為周有契丹主謂

宋史新編卷百九

十

其國人曰此本漢地今以還漢又何惜耶十年正月宋太祖代周是為建隆元年是年契丹主叔父李胡坐其子喜隱謀叛下獄死十三年九月契丹主遣兵助北漢攻平晉軍宋將郭進救却之十二月契丹主拘北漢使者劉繼文初北漢主父事契丹貢使時至邇年讓其專擅每留使人不遣北漢主令其從子繼文請命仍留之前後凡十六人數年乃遣歸十四年契丹主遣撻烈將六萬騎援北漢於遼州宋將曹彬等敗之十八年三月敗潢河獲駕鷲祭天地造大酒器刻為鹿文名曰鹿甁貯酒以祭天十月宋圍太原北漢主乞兵命撻烈將諸

道兵赴之十九年正月己巳契丹主收懷州獲熊歡飲  
方醉馳還行宮夜分近侍小哥與盛人花哥庖人辛古  
等六人弑之年三十九改元者一凡十九年璟好獵耽  
酒喜殺每與臣下酣狎夜以繼日或連飲經旬甚至浹  
月以獲鴨除鷹坊刺面腰斬之刑俱驚失期加炮烙鐵  
梳以死寄班都知耶律夷臘葛屨以無辜輕殺諫不聽  
而大臣肅思溫與護思等竝無一言匡救由是營虐益  
恣五年之內殺狼人鹿人豕人鴈人鵠人雉人不可勝  
計至一日殺鹿人四十四人近侍宰夫雖微過輒手刃  
至有支解者於其八不能堪致斯變也賢立諡曰孝安

宋史新編卷百九

十一

敬正皇帝廟號穆宗

賢字賢寧小字明辰阮之子璟愛之自幼育于宮  
中應曆十九年正月璟遇弑賢率侍中肅思溫樞密使  
高勳等將兵奔行宮哭之慟羣臣勸進遂即帝位於樞  
前號曰天贊皇帝改是年為保寧元年四月宋太祖親  
征北漢契丹主遣將分道救之為何繼筠韓重斌所敗  
斬獲甚眾憲州嵐州守臣竝以城降宋二年四月契丹  
主西巡次盤道嶺盜殺北院樞密使肅思溫九月得國  
舅蕭海只及海里殺思溫狀皆伏誅十一月契丹主發  
兵攻定州宋將田欽祚拒退之六年二月契丹主命涿

州刺史耶律昌米貽書雄州請通好宋太祖命知州孫  
全興答書許之十二月以沙門昭敏為三京諸道僧尼  
都總管加兼侍中七年契丹主遣克沙骨慎思以書如  
宋結成宋遣郝崇信呂端報聘自是吉凶慶弔竝遣使  
往還八年九月宋遣黨進等圍太原契丹主命耶律沙  
等將兵援之九年三月契丹主發粟二十萬斛助北漢  
十一年乃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也正月太宗命潘美等  
伐北漢契丹主遣使問故太宗答曰河東逆命所當問  
罪若北朝不援和好如舊不然則戰二月太宗自將伐  
北漢契丹主遣耶律沙等援之三月耶律沙等與宋將

宋史新編卷百九

十一

郭進遇於白馬嶺敗績諸將敵烈等數人皆死五月北  
漢兵失利劉繼文盧俊奔契丹六月太宗既滅北漢乘  
勝欲取幽薊移兵抵易州契丹刺史劉宇以城降涿州  
判官劉原德亦以城降進抵幽州城南契丹將北院大  
王奚底等戰于沙河敗走太宗命諸將宋渥等分兵攻  
幽州城圍之三市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契丹將多降  
宋七月順州薊州皆降宋太宗與契丹將耶律沙大戰  
于高粱河沙小却適耶律休哥以援兵至乃與耶律斜  
軫分左右翼以進復大戰太宗大敗引師還至涿州休  
哥追急乃乘驢車走免是役宋兵死者萬餘人所喪資

械不勝計和好遂絕九月契丹主命韓匡嗣等分兵侵定州以報圍燕之役與宋將劉廷翰等戰于滿城大敗追至遂城匡嗣棄旗鼓遁惟耶律休哥整兵而退十一月改是年為乾亨元年二年二月契丹兵抵鴈門為宋將潘美所敗都指揮使李重誨被獲駙馬侍中蕭咄李死之三月契丹主在行宮有鴛止于帷獲以祭天十月契丹主自將圍瓦橋關太宗親征敗之數日復戰宋兵陣水南耶律休哥率精騎渡水擊敗宋兵追至莫州多殺獲三年五月宋降卒二日人在祖州劫立已廢宋王喜隱前此喜隱數反赦而用之既復有謀事泄囚祖州

宋史新編卷百九

三

遂致是變乃賜死其子伏誅四年四月契丹主自將南侵戰于滿城兵敗太尉奚月里中流矢死九月契丹主獵于雲州得疾卒於焦山年三十五改元者二凡十二年賢與宋爭衡兵連禍結且崇信沙門縱丞相高勳之不法政刑紊矣子隆緒立諡曰孝成皇帝廟號景宗隆緒小字文殊奴賢之長子喜書翰多藝能乾亨二年封梁王四年九月賢卒即帝位於樞前時年十二明年六月尊母蕭氏為承天皇后攝國事羣臣上隆緒尊號曰天輔皇帝復國號曰大契丹改是年為統和元年四年二月夏州李繼遷叛宋降契丹授交州都督三月

宋太宗遣曹彬米信潘美等分道取幽薊契丹主命律休哥及耶律斜軫等合兵禦宋契丹主與母蕭氏賢之初戰涿州飛狐俱敗將大鵬翼等被獲相賀斯死之諸城守將艾正等先後降宋既而休哥敗宋兵復涿州事詳太宗本紀契丹主以復涿州告天地越三日諸將獻俘契丹主以近侍所進自落鵝祭天地五月曹彬米信自雄州復趨涿州休哥等以輕兵薄於途且戰且却宋兵自救不服結方陣墜兩邊而行炎暑乏井漉淖以飲凡四日始達于涿士乏糧又將盡契丹主與蕭氏接兵又至彬信大勢冒雨而退休哥出兵蹙之戰

宋史新編卷百九

四

于岐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追及拒馬河溺死不可勝紀退屯易州方沙河而巽聞休哥兵至驚潰墮岸相蹂死者過半沙河為之不流棄戈甲山積宋知幽州劉保勳死之耶律斜軫亦敗潘美等兵復蔚州乘勝下靈丘飛狐又復寰州宋將楊業死之雲應朔諸州守將聞業死皆棄城遁十二月契丹主同母蕭氏復率眾南侵敗劉廷讓等于莫州誘執知雄州賀令圖陷邢洹二州進薄代州知州張齊賢大敗之殺其二將是月李繼遷款塞祈婚契丹主以耶律襄女歸之自是累世通婚六年九月契丹主督兵破涿州降其眾進攻長城士卒

潰圍委城遁招之不降契丹主邀擊殺獲殆盡因攻肅  
城祁州及新樂皆陷七年二月契丹主督兵陷易州四  
月宋將尹繼倫大敗耶律休哥兵于唐州八年十二月  
契丹主遣使封李繼遷爲夏國王九年十月李繼遷叛  
宋附契丹封爲西平王十一年正月契丹主遣將伐高  
麗王治上表請罪十二年七月契丹主遣使貢方物自是  
通貢不絕十二月高麗進妓樂契丹主却之十三年正  
月契丹主遣韓德威將萬騎誘党項勒浪等族侵府州  
宋節度使折御卿敗之于河漢勒浪等乘亂反擊德  
威僅以身免宋知雄州何承矩條子河漢之捷以諭民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七

契丹愧忿未數月率兵抵城下欲襲取承矩承矩敗之  
十一月契丹主冊王治爲高麗國王遂爲故事十四年  
王治上表祈婚許之十五年三月契丹主封李繼遷爲  
西平王遂爲故事十七年十月契丹主南侵與宋將康  
保裔戰于瀛州保裔沒焉遂攻遂城十八年正月契丹  
主聞宋眞宗親征遂大掠諸州而還宋將范廷召追敗  
之十九年十月契丹主復南侵宋將王顯敗之於遂城  
契丹主進次滿城而還二十年契丹主遣將南侵連敗  
宋師二十一年契丹主遣耶律奴瓜蕭撻懶南侵復宋  
將王繼忠于望都二十二年閏九月契丹主同母蕭氏

太皇太后初與宋師戰唐興及遂城俱捷已而命蕭  
撻懶攻威虜順安軍北平砦及保州俱敗乃與契丹主合  
衆攻定州宋將王超拒于唐河十月契丹主分兵圍哥  
嵐軍宋將高繼勳力戰禦之又攻瀛州爲宋將李延渥  
所敗遂駐兵陽城砦號二十萬是月契丹主命宋降將  
王繼忠通書議和十一月契丹主乘勝進逼澶州眞宗  
自將禦之軍於城惶問契丹兵直犯前軍而陣未接戰  
蕭撻懶出按視地形中伏弩死撻懶即捷覽有機勇蕭  
氏聞其死哭之勸明日眞宗渡河契丹主和議益決各  
遣使往復蕭氏謂宋使曹利用曰晉界我關南周世宗  
取之今宜見還十二月契丹主復遣姚東之持書以請  
眞宗却之曹利用竟定議歲遺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  
契丹主遂遣丁振持誓書結成南朝爲兄北朝爲弟各  
罷兵自是吉凶慶弔各遣使如故事二十三年十月宋  
遣使歸幣歲以爲常二十五年正月契丹主城遼西爲  
中京二十八年五月契丹主將蕭圖玉伐回鶻入甘州復  
破肅州盡俘其民八月契丹主謂羣臣曰高麗西京留  
守康肇弑君而立詢遂爲相宜發兵問罪國舅詳穩蕭  
敵烈諫不聽遂自將伐之詢乞罷兵不許十一月契丹  
主率兵伐高麗渡鴨綠江康肇拒戰竟就擒銅雀臺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七

州將降詢上表請朝許之因以馬保佑等爲開京  
守道之虞將千騎護以往其守將卓思正殺契丹使者  
韓喜孫等十人率兵出拒保佑等復還之凜擊之思正  
奔西京圍之五日不克契丹主駐兵于城西佛寺遣排  
押盆奴攻開京遇高麗兵敗之詢棄城遁遂焚開京至  
清江而還二十九年正月契丹主班師所降高麗諸城  
復叛至貴州南峻嶺谷大雨連日馬馳皆疲甲仗多遺  
棄露乃得渡明年改爲開泰元年四月高麗王詢遣使  
乞稱臣如舊契丹主詔詢親朝八月詢上表稱朕不能  
朝詔復取六州地二年三年兩遣耶律資忠使高麗取  
六州地高麗不從乃命蕭敵烈等將兵討之高麗與女  
直掩擊契丹兵大敗以捷聞四年五月復命耶律世良  
等總兵伐高麗五年正月耶律世良等與高麗兵戰郭  
州西破之斬首數萬級六年復命蕭隱洼及蕭合卓王  
繼忠等先後將兵伐高麗蕭合卓等政興化軍無功而  
還十年十月復命蕭排押等伐高麗且諭之降既至戰  
于茶州二河之間遼兵大敗將士沒溺者衆八年復命  
將會兵伐高麗王詢遣使乞貢方物九年五月耶律資  
忠使高麗還以詢降表進請稱藩納貢歸所留使者只  
留里契丹主遣使釋詢罪并允其請只刺里留高麗

宗真忠節不屈契丹主以爲林牙明年十一月改爲  
承元年開子梁王宗真爲太子二年二月契丹主聞宋  
真宗計不待使至先集蕃漢大王舉哀后妃以下皆爲  
沾涕命憫忠寺設真宗御靈建資福道場百日而罷仍  
命國中避真宗諱四年二月契丹主獵捷魯河改曰長  
春河又改鴨子河曰混同江六年八月遣蕭惠將兵伐  
甘州回鶻攻城不克而還自是諸部皆叛契丹兵爲所  
敗喪其二將復遣耶律洪古等討之九年東京舍利軍  
詳穩大延琳據城叛號其國爲興遼年爲天慶契丹主  
遣蕭孝穆等討之十年八月東京賊將夜開門納蕭孝  
穆等兵擒延琳渤海平十一年六月契丹主卒于大福  
河年六十一改元者三凡四十九年隆緒在位理寬滯  
察貪殘恤死事之孤振諸部之乏又能却高麗女樂之  
獻雖不免黷武勞民亦可謂賢君也子宗真立諡曰文  
武大孝宣皇帝廟號聖宗  
宗真字夷不董小字只骨隆緒元妃稱斤蕭氏所生其  
嫡曰齊天皇后無子取養之封梁王太平元年回爲皇  
太子善騎射好儒術通音律十一年六月隆緒卒宗真  
卽位於極前尊稱斤爲皇太后攝國事改是年爲景福  
元年初齊大有巧思創宮殿車服之式其麗隆緒崩之

與釋斤隙及隆緒疾革釋斤言齊天曰老物龍亦重  
既耶護衛馮家奴喜孫等希旨誣國舅蕭匹敵等謀逆  
以齊天攝政逮鞠連及齊天宗真謂齊天有撫育恩既  
失皇太后又可罪乎釋斤慮其為患不從遷之臨潢殺  
匹敵等明年三月釋斤誣齊天罪遣人行弑齊天曰我  
實無辜請具浴以就死有頃殂釋斤弟北府宰相孝先  
實預謀北院樞密使蕭朴屢言齊天冤不報朴忿恚為  
嘔血云十月群臣上母后及契丹主尊號改是年為重  
熙元年三年釋斤陰召諸弟議立少子重元重元白於  
契丹主乃收其符璽遷于慶州七括宮八年始迎還蓋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一

五

從臣僚請以覲宋歲聘之利然出入舍止常相距十數  
里陰為之備十年乃宋仁宗慶曆元年也九月夏主元  
昊以所獲宋將及生口獻契丹十一年契丹主謀侵宋  
遣使索關南十縣地且問興師伐夏及沿邊增戍疏濬  
水澤之故諸部會師幽州命蕭惠將之以臨南境聲言  
伐宋宋兩道知制誥富弼等議增歲幣契丹主以書答  
之契丹主隨遣耶律仁先劉六符如宋定議歲增銀絹  
各十萬與前共五十萬匹兩送至白溝以宋誓書還契  
丹主感富弼和戰之說和好始定語在富弼傳中十三  
年夏主元昊遣使上表請伐宋契丹主不從十三年五

月契丹主遣使請大將將校多沒千陣元昊遣使  
與契丹主徵諸道兵會西南邊討之六月契丹主將  
兵十萬出金肅城九月命其弟重元將騎七千出南  
路蕭惠將先鋒兵六萬出北路各濟河長驅夏境十月  
元昊上表乞和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復遣使進方  
物契丹主遣蕭革還之仍進軍次千河曲元昊親率党  
項三部待罪契丹主命革詰其背盟納叛之故賜之酒  
許其自新蕭惠等皆以為大軍既集宜加討伐元昊以  
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  
繕其地契丹馬無所食遂許和元昊故遷延俟其弊擊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一

五

蕭惠營敗之乘勝攻契丹主營又大敗駙馬蕭胡覩被  
執越數日元昊遣使歸其先所俘獲契丹主亦歸所留  
夏使遂罷兵是年升雲州為西京於是五京備焉十八  
年夏主諒祚立契丹主親征八月渡河夏人遁乃還九  
月蕭惠等為夏人所敗十月耶律敵魯占率兵至賀蘭  
山獲夏主母及官僚家屬以歸十九年復遣蕭蒲奴等  
將兵伐之諒祚母遣使乞休舊稱藩未許諒祚復上表  
乞如母訓二十年遣使如夏國索党項叛戶諒祚表  
乞代党項權進馬駝牛羊等物復遣使求唐隆鎮及  
罷所建城邑契丹主不許諒祚母及前後所獲



傳安肅州二十一年夏主遣使乞他邊借契丹主意  
許降二十四年二月契丹主如混同江召宋使釣魚賦  
詩八月卒千秋山年四十改元者二凡二十五年宗真  
虧孝黷武又性佻悅喜飲酒博鞠數變服入酒肆寺觀  
禁中夜宴自入樂隊酷信浮屠至拜僧為三公三師兼  
政事令者獨親策進士晚年與宋夏結和庶可稱云子  
洪基立諡曰神聖孝章皇帝廟號興宗

洪基字涅隣小字查刺宗真之長子重熙二十一年以  
燕趙國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知惕隱事二十四年八  
月宗真卒即位於柩前改為清寧元年二年十一月契  
丹主上尊號曰天祐皇帝三年九月契丹主再遣使如

宋求仁宗御容宋遣胡宿奉以往仁宗嘗却其初使諭  
之曰南朝叔父宜先致恭至是致其像乃許之契丹主  
迎謁再拜謂左右曰我若生中國不過與之執鞭持蓋  
一都虞候耳七年北院樞密使蕭阿剌為南院樞密使  
蕭惠所讒縊殺之事在阿剌傳九年七月契丹主田于  
太子山其太叔重元及其子楚王涅魯古等與北院樞  
密同知蕭胡覲等四百人謀作亂敗睦宮使耶律良上  
變契丹主命南院樞密使耶律仁先及良等率衛士數  
千人禦之母后撻里蕭氏親督戰賊黨多降南府宰相

蕭德同詳穩耶律阿思射殺涅魯古斬其首以獻重元  
被傷而退是夜同黨立重元為帝胡覲自為樞密使翌  
日重元復率奚人二千犯行宮北院宣徽使蕭韓家奴  
諭奚人以禍福韓家奴投杖首服五院節度蕭搭剌兵  
適召至仁先等共破之事詳仁先傳初重元以叔父被  
尊寵及事敗走大漠嘆曰涅魯古使我至此乃自殺胡  
覲遁投水死明年改為咸雍元年正月契丹主冊子梁  
王濬為皇太子二年正月契丹主復國號曰大遼十年  
遼主兩遣使如宋議河東疆界明年改為人康元年二  
月遼主復遣使議疆界七月神宗遣使割河東地以分

水嶺為界凡七百里六月遼主命子濬總領朝政濬生  
至是年十八矣十一月遼主賜后死族誅伶人趙惟一  
高長命后小字觀音姿容冠絕工詩詞美談論好音雅  
尤善琵琶生子濬有專房寵濬自幼聰慧好學善騎射  
既總領朝政法度脩明姦臣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不  
得逞其私忌之謀傾后宮婢輩殺坊朱頂鶴誣后與  
惟一私乙辛以聞從而實之遂賜死歸其尸於家乙辛  
譽其姻家駙馬都尉蕭霞抹之妹坦思美宜正位中宮  
乃納為惠妃二年以北面林牙蕭巖壽言出乙辛為上  
京留守惠妃立為后授乙辛復集百官議召還契丹行

耶律撒剌三諫不聽竟召之三年五月乙未  
石護衛太保查刺等告北院樞密使蕭速撒及撒剌  
奔已竄嚴壽等八人謀立遼主案無狀不治六月乙  
辛復令牌印郎君蕭訛都幹等誣首肯預速撒等謀遼  
主信之杖濟命乙辛及其黨北府宰相張孝傑左夷离  
畢耶律燕哥等鞠治濟具陳枉狀曰吾爲儲副尚何所  
求公當爲我辨之燕哥易潘言爲款遼主怒誅速撒等  
廢濟爲庶人囚之上京臣僚知其冤無敢言者惟北院  
樞密副使耶律惟信數廷爭不聽潘將出曰我何罪至  
是殿前點檢蕭十三叱令登車以去十三嘗爲乙辛言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書

太子若立吾輩措身何地而燕哥捏潘伏款亦十三謀  
也十一月乙辛遣其私人盜殺潘以卒聞遼主哀悼欲  
召其妻乙辛陰遣人殺之四年蕭訛都幹以車服僭擬  
誅臨刑語人曰前告耶律撒剌事皆乙辛教我今乙辛  
殺我以滅口耳五年乙辛欲害潘子延禧而請宗室子  
淳爲儲嗣及遼主出獵又請留延禧勿行北院宣徽使  
蕭兀納等先後諫不可遼主頗疑之遼主又見黑山扈  
從官多從乙辛後惡其事乃削乙辛一字王爵封混同  
郡王六年正月出乙辛知興中府事三月封延禧爲  
王是冬宰相耶律仁傑坐乙辛貶本曰張孝傑遼主

廢姓更名以比休梁公實乙辛薦達也仁傑嘗對客  
言曰無百萬兩黃金不足爲宰相家其瀆亂如此七年  
十一月遼主出幸駙馬都尉蕭訛幹第方飲宰相梁  
諫曰天子不可飲人臣家乃還宮十二月乙辛以罪囚  
于萊州八年降坦思后爲惠妃出居乾陵先是坦思之  
妹幹特懶已嫁乙辛子綏也后言其宜子命離昏納宮  
中至是亦遣還其家九年六月進謚潘爲昭懷太子十  
月乙辛謀亦宋及私藏兵甲事覺縊殺之十一月進封  
延禧爲惠王十年十二月改明年爲大安元年是年宋  
哲宗新立二年七月惠妃母削占以厭魅延禧事覺伏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書

誅竄其子酬幹妃廢爲庶人七年十月命延禧爲天下  
兵馬大元帥總北南院樞密使事八年夏主遣使如遼  
乞援師以拒宋十年拔思母達里底二部侵遼境遣兵  
討之降而復叛又擊敗之明年爲壽隆元年四年三月  
黃河清六月夏主復乞援師以拒宋十一月遼主遣使  
諷宋與夏和六年生女直節度使盈歌破紇石烈部阿  
疎之城取之先是阿疎奔訴于遼主遣使止勿攻盈歌  
以計却遼使竟取之阿疎復訴于遼主遣使命盈歌曰  
凡攻城所獲者復與之否則備償盈歌與下謀曰若  
償阿疎諸部不復可號令矣乃令主僕充答兩水之民

陽嘉祖絕復謀他部謂遼主曰若開鷹路非女  
真家可遼主即以命盈歌而阿疎城事遂止盈歌  
平鷹路而歸遼主賞其功七年正月遼主卒于混同江  
年七十改元者五凡四十七年洪基葬設賢良科置國  
子監班五經傳疏優獎新文高八世同始頗有意於教  
化然行謗訕之令重告訐之賞讒邪競進賊及骨肉末  
年國基寢危諸部反側一日祝髮三千一歲飯僧三十  
六萬遼之亡實階于此孫延禧立謚曰仁聖大孝文皇  
帝廟號道宗

延禧字延寧小字阿米湊之子也大安七年以燕王總  
宋史新編卷百九

北南院樞密使事加尚書令爲天下兵馬大元帥壽隆  
七年正月洪基卒卽位於樞前號曰天祚皇帝二月改  
爲乾統元年六月追復祖母后號仍更謚合葬十月追  
尊考妣爲帝后廟號曰順宗二年四月誅耶律乙辛黨  
竄其子孫發乙辛得里特及張孝傑蕭十三墓剖棺戮  
尸以家屬分賜被害之家十三人皆伏誅三年正  
月生女直謀遼叛將蕭海里函首以獻語在金國傳十  
一月追尊阿保機之高祖曾祖及妣爲帝后廟號高祖  
曰肅祖曾祖曰懿祖其祖考妣在重熙末已追尊廟號  
祖曰玄祖考曰德祖用翰林都林牙蕭韓家奴之議也

四年十月鳳凰見遼陰五年夏遼主順道使求拔且  
乞伐家遼主遣使諷宋興夏和十年大儀明年改爲天  
慶元年二年遼主如混同江釣魚生女真酋長在千里  
內者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酒酣遼主命諸酋次  
第起舞獨阿骨打辭不能但端立直視諭之再三終不  
從他日遼主慮其雄豪爲後患密謀於樞密使蕭奉先  
欲誅之奉先謂無大過恐傷向化心且叢爾何能爲遼  
主乃止其弟吳乞買粘罕等嘗從獵能呼鹿刺虎搏熊  
遼主輒喜加官爵無何阿骨打舉兵併旁近部族遼主  
命咸州詳穩司詰責欲使自新三年阿骨打率五百騎

突至咸州辨對不屈遂所司問狀一夕遁去自是召不  
復至四年阿骨打兩遣使如遼索阿疎自遼主之立淫  
酗好獵知北院樞密使事蕭胡篤每言從禽之樂以達  
其意故國政愈隳廢每歲市名鷹海東青于海上道出  
女真使者貪縱徵索無藝女真怨苦之烏雅束屢請阿  
疎不發遂以爲辭稍拒市鷹使者及是阿骨打屢請  
亦不發仍遣使問女真境上多建城堡之故阿骨打慢  
語答曰若還阿疎朝貢如故不然城未已也隨發兵伐  
擒遼障鷹官已而會諸部兵于來流水數遼罪以誓衆  
進攻寧江州遼兵大敗方女真初起群臣請發兵乘其

備知北院樞密事肅得黑底獨沮之及攻寧江州肅  
射于慶州略不介意江州遂陷遼主乃遣肅奉先  
肅嗣先等將美軍禁兵及土蒙武勇合七千人伐之屯  
手出河店阿骨打迎戰混同江會大風塵埃蔽天阿骨  
打乘風奮擊遼兵潰將七多死獲免者僅十七人奉先  
懼嗣先獲罪輒奏東征肅軍所至劫掠若不肆赦恐聚  
為患於是遼主但免嗣先官諸軍相謂曰戰則有死而  
無功退則有生而無罪從此士無鬪志遇敵輒潰五年  
正月阿骨打稱帝國號金遼主下詔親征數月之內累  
遣使如金諭降不從仍拘遼使語在金國傳八月遼主

宋史新編卷百三

主

督兵十餘萬命阿不奉先等分道伐金發數月糧期必  
勦滅九月先鋒部署耶律章奴反謀迎立耶律淳兵敗  
伏誅十二月駙馬蕭特末等將騎兵五萬步卒四十萬  
從遼主至駙門會都監耶律張家奴反遼主引還金兵  
追戰于護答岡遼兵大潰枕藉相屬百餘里輜重寶物  
悉為所獲六年正月朔東京遼主年十餘人夜入留守  
府殺肅保先其裨將渤海高永昌據遼陽遠近響應因  
僭帝號建元隆基四月金將幹魯古攻高永昌殺之遂  
取東京州縣十二月遼主封庶人蕭氏為皇太妃召其  
弟肅幹為南女真詳穩七年九月遼主置怨軍八營

萬人屯衛州義叢山以郭樂師等為帥欲報金怨  
於遼軍十二月耶律淳與金將幹魯古戰疾黎山敗績  
顯州及旁邑七州皆降金自是宋徽宗與金密議夾攻  
遼語在金國傳八年遼主以金主求封冊乃遣使如金  
議和金主復書曰能以兄事朕歲貢方物歸我上京中  
京興中府三路州縣以親王公主駙馬大臣子孫為質  
還我行人及元給信符并宋夏高麗往復書詔表牒則  
可以如約凡七遣使議乃定是歲遼山前諸路大饑人  
相食九年三月遼主遣蕭習泥烈等冊金主為東懷國  
皇帝七月金主遣烏林答贊謀責遼冊文無兄事語不

宋史新編卷百三

主

云大金而云東懷乃小邦懷其德之義及有渠材二字  
涉於輕侮遙芬多戰等語皆非善意如更定然後可從  
十年金主遣使持書及冊文副本如遼遼主以大聖二  
字與先世稱號同復遣習泥烈使金更議金主怒絕之  
未幾上京復陷明年改為保大元年都統耶律余覲降  
于金時遼主有數子長趙王習泥烈次晉王敖盧斡次  
秦王定次許王寧晉王文妃所生國人以其賢屬望之  
文妃嘗作歌諷遼主玩愒怠政作遼主意秦許王之  
蕭奉先懼秦王不得立謀傾晉王文妃姊適耶律撻  
烈姊適耶律余覲一日其姊妹俱會軍前奉先諷人

蕭蕭及余觀等謀立晉王遼主誅昱獲呂等  
黃妃死獨晉王未忍加罪余觀懼即率千餘騎奔金遼  
主遣將蕭遐買等追及諸途眾議曰主上信奉先王觀  
吾輩蔑如也余觀宗室家後常不肯為奉先下若擒余  
觀他日一黨皆令觀也不若縱之還即約曰追襲不及  
金主得余觀益知遼國事官常以為先鋒將云二年正  
月金兵克中京進下澤州遼主出居庸關至鴛鴦濼聞  
余觀引金將婁室索達魯奔至蕭奉先謂遼主曰余觀欲  
立其甥晉王耳若為社稷計何惜一子遼主謀於樞密  
使蕭得里底等唯唯無一言乃賜晉王死或勸晉王亡

宋史新編卷百九

十

答曰安忍為最爾之軀失臣子之節遂就擒諸軍聞之  
無不流涕由是人心解體余觀引金兵通行宮遼主奔  
雲中遺傳國璽于秦乾河三月遼主復避金兵奔白水  
樂至女古字粘沒喝以精兵追襲遼主計不知所出乘  
輕騎入夾山方悟奉先姦逐之曰汝父子誤我至此誅  
汝何益奉先哭拜而去行未數里左右執父子縛送金  
軍長子昂被殺以奉先及次子昱械送金主遇遼兵奔  
歸遼主泣賜死時蕭得里底父子亦以誤國逐耶律得  
山奴執送金軍其子死焉得里底亡歸為耶律得所縛  
淳已建號知不免不食死淳乃宗貞第四孫累封秦

王遼主初奔雲中留宰相張琳李處溫等淳平  
溫奉先黨也已而遼主入夾山數日命令不通處溫  
弟處能及千頭外藉怨軍內結都統蕭幹謀立淳為帝  
琳不可竟勉從之遂與奚王回鹘保林牙耶律大石及  
大臣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等援唐靈武故事  
率吏民詣淳府勸進淳乃出李昶被以赭袍淳驚駭固  
辭不獲已從之號曰天錫皇帝改元建福降封天祚為  
相陰王改怨軍為常勝軍燕雲平及上京中京遼西六  
路淳主之沙漠已北西南西北路兩都招討府諸蕃部  
族仍隸天祚自此遼國分矣四月金將粘沒喝等取西

宋史新編卷百九

十

京沙漠以南部族皆降天祚奔訛沙烈是月阿疎為金  
兵擒以歸五月徽宗命童貫督兵伐遼种師道趨白溝  
辛興宗趨范村淳遣耶律大石蕭幹出禦連敗宋師隨  
遣使責宋黨叛棄好語在种師道傳六月淳寢疾聞天  
祚傳檄合諸蕃請兵以八月入燕淳驚甚命大臣議李  
處溫蕭幹等有迎奉王拒拒陰王之說南面行營都部  
署耶律寧不可眾問故寧曰天祚果能以諸蕃精兵大  
舉奪燕則是天數未盡吾能拒之否則秦相父子也拒  
則皆拒自古安有迎乎而拒其父者眾以寧亂軍心  
殺之淳歌枕長歎曰彼忠臣也天祚果來吾有死耳

已而得死殺議立其妻蕭氏為皇太后奉淳遺命迎  
蒙主定改元德興謚淳為孝章皇帝廟號宣宗處溫父  
子懼禍南通重賈欲挾蕭氏納土蕭氏數處溫罪賜死  
繼而疎之八月遼主遇金軍于石輦驛敗績數日會兵  
于歡捷新查刺金兵追急輜輳重迫九月涿州留守郭  
藥師以城降宋藥師同宋將劉延慶入燕為蕭幹所敗  
十一月蕭幹與郭藥師戰于永清敗績遼主聞金兵至  
奉聖州率衛士屯于落昆隨蕭氏五表于金求立秦王  
不許以勁兵守居庸關金兵至厓石自崩戍卒多壓不  
戰而潰金兵直抵燕京統軍高六等開門待之左企弓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十一

率百官奉表降蕭氏與蕭幹趨天德軍於是遼五京悉  
為金有十二月遼主由埽里關出居四部族詳穩之家  
三年正月奚王回鹮保節前山自立號奚國皇帝建  
元天復二月遼主殺蕭妃追降淳為庶人釋其黨蕭幹  
奔奚四月金兵圍遼主於青塚硬寨太保特母哥竊其  
子梁王雅里以遁秦王許王公主從臣皆陷沒數日遼  
主復與金兵戰白水灤趙主習泥烈等皆被執遼主遁  
去五月遼主奔西夏渡河止于金肅軍北遣使冊李乾  
順為夏國皇帝人情惶懼軍將耶律敵烈等共劫梁王  
雅里奔西北部立以為帝建元神曆敵烈自為樞密使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十一

四月回鹮保節所殺十月遼主東還雅里不歸  
雅里死敵烈立耶律述烈繼之未幾並為亂兵所殺  
四年五月平州張覺倡義迎遼主數左企弓等罪殺之  
事詳覺傳遼主謀出兵收復燕雲耶律大石諫不聽大  
石遂自立為王率所部西遁遼主山夾山取天德等州  
至武川與金人遇與戰不利奔陰山五年正月遼主奔  
党項過沙漠金兵忽至遼主皇孫走免至天德遇雪途  
次絕糧左右惟齧冰雪以濟饑二月遼主至應州新城  
東六十里為金將完顏婆室等獲以歸金主吳乞買降  
封為海濱王置政封豫王在位二十四年改元者三後  
以疾終年五十四延禧為庸惟數臣是崇是信盤游玩  
寇刑政俱奉國本既極羣下土崩遂至身虜而國滅凡  
歷九主傳國百五十年而亡  
耶律大石者阿保機八代孫也字重德第進士至節度  
使協策立耶律淳淳死復歸天祚知天祚必亡率鐵騎  
二百西遁會西鄙七州十八部王諭以興復事得精兵  
萬餘假道回鶻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  
者數國至起兒漫羣臣共冊立為帝保大五年二月五  
日也改元延慶號曰天祐皇帝越三年班師東歸得善  
地建都城號虎思斡魯朵處酋有力解幹魯朵等帳名



穆為康國元年十年卒在位二十年廟號德宗子夷列幼太后妻蕭氏稱制號感天太后改元咸清凡七年夷列立改元紹興十三年卒廟號仁宗子幼夷列妹普速完稱制號承天太后改元崇福普速完通於其夫駙馬蕭朶魯不之弟朴古只沙里出駙馬為東平王羅織殺之駙馬之父幹里刺以兵圍其宮射殺普速完及朴古只沙里其稱制凡十四年夷列次子直魯古立改元天禧立三十四年乃變王屈出律設伏伺其出獵擒之而據其位遂襲衣冠尊直魯古為太上皇侍以終身自大石至直魯古幾九十年世號西遼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三

遼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三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三

列傳一百三十五

遼國

明南京戶部主事蕭田柯維祺編

耶律曷魯字控溫一字洪隱夷離堇偶思之子質厚有謀阿保機信任之事必諮而後行曷魯每戰身先士卒或設奇掩擊故連克烏古室韋諸部奚部攻不下親抵其壘說降之常贊阿保機得聖人符瑞阿保機遂稱帝命曷魯總軍國事以討平刺葛之亂加授如其父官時民更兵變頗抗曷魯緩斬方畜牧繁滋國以富庶威益振拜為阿魯敦干越阿魯敦者盛名也自是伐西南夷皆為先鋒及圍幽州還得疾卒遼主悼甚葬為立石紀功又為立祠上京開國凡二十一功臣各有所擬以曷魯為心以蕭敵魯為手以阿古只為耳蕭敵魯兄阿古只弟皆北府宰相也他如耶律斜涅赤為北院夷離堇其姪老古為右皮室詳穩並在功臣列老古弟頗德為南院夷離堇以疆直見重云

韓延徽字藏明幽州人刺史夢殷之子仕梁為本州觀察度支使出使為阿保機所留召與語合自立命參軍事延徽為畫策攻下諸部落漢人降者樹城郭立市里以居又定配偶教藝藝生養之以故少逃亡一日亡

保機如失左右手已復走遼曰忘親非孝君非  
臣去而復來阿保機大悅即命為守政事令崇文館大  
學士當初元草創几筵禮儀百度井井皆其力也天  
贊四年以同破渤海功拜左僕射又與康默記攻長嶺  
府拔之延徽在佐命功列歷事德光阮累官封魯國  
公南府宰相致仕卒贈尚書令世為崇文令公子德桓  
孫紹芳喬孫資讓並弱極貴紹芳之兄紹勳官東京  
戶部使會大延琳叛被執不屈賊以鋸解之憤罵至死  
康默記本名照少亦漢人也為蔚州衙校阿保機侵剽  
川得之愛其才以隸麾下一切蕃漢事折衷合旨時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一

諸部新附文法本備默記推祈律意人人自以為不冤  
拜左尚書後為皇都夷虜董累有軍功在功臣列孫延  
壽以功至保大軍節度使

高模翰一名松勒海人有膂力善騎射阿保機平渤海  
模翰避地高麗王妻以女因罪亡歸坐使酒殺人繫獄  
阿保機知其才賞之德光援石敬瑭挫唐兵連下諸州  
嘗模翰統師德光曰朕自起兵百餘戰卿功第一乃授  
上將軍及晉背盟出師南伐下關南城邑數十又屢敗  
其重威之師德光獎曰朕憑高觀兩軍接戰見卿勇銳  
如鷹逐雉兔當圖形麟閣卿後裔及重威降德光滅

晉模翰自太傅加特進檢校太師封忠郡開國公歷事  
阮及瑋官至中臺省左相先是召為右相東京父老皆  
歡迎嘆為鄉里榮論者謂功名始終為時良將云同時  
有趙思溫者字文美虜龍人初為晉王李存勗驍將降  
遼累立戰功至臨海軍節度使加檢校太師贈太師魏  
國公二子俱至使相

張礪礪州人初仕唐為翰林學士會遣將討石敬瑭援  
張敬達以礪為招討判官敬達敗礪入遼德光見礪剛  
直有文彩如其本國官之礪臨事必盡言無所避由是  
益見重未幾亡歸追之還德光責之對曰臣不習北方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一

三

土俗飲食居處常鬱鬱德光頗通事者曰朕嘗戒善遇  
此人乃令失所耶杖之而謝礪會同初擢翰林承旨兼  
吏部尚書從德光入汴滅晉諸將薦礪等肆殺掠遠近  
思叛翰被命為節度使守汴礪奏宜用中國人以安人  
心德光不聽翰聞而怨之改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  
事德光卒于灤城礪在恒州翰以兵逼脅而數其離間  
動戚之罪曰今必殺汝趣令鎮之礪抗聲曰國家大體  
安危所繫我實言之欲殺即殺何鎮為翰不果殺是夕  
礪憤卒

其律吼字魯端慤好施不事生產德光特加倚任

向六年爲南院大王蒞事情簡人不敢以年少勿之後  
侵晉入汴諸將皆取內帑珍異吼獨取馬銼德光于  
途無遺詔軍中咸憂吼詣北院大王耶律注議曰天  
位不可一日曠若請於太后恐屬李胡恭戾殘忍詎能  
子民必欲厭人望則當立永康王注然之會宿衛耶律  
安搏來議與吼合且贊其決吼與注整軍召諸將令曰  
永康王人皇王之嫡長天人所屬當立有不從者以軍  
法從事諸將皆曰諾永康王既立吼以功加採訪使賜  
以寶貨吼辭曰臣位已高敢復求富臣族子坐事籍沒  
陛下見原臣受賜多矣許之仍賜宮戶五十時有收當

宋史新編卷九十五

四

世名流作七賢傳者吼與其一年僅三十九卒吼之被  
賜推也注亦賜宮戶五十拜于越安搏賜奴婢百口仍  
宿衛又拜北院樞密使其功同也厥後安搏事頗纖弛  
察割兵犯主帳不能計爲中外所短應曆中以前定策  
故不復委用竟坐誣下獄死

耶律屋質字敵輦性簡靜有器識重然諾遇事造次從  
容處之人莫能測又博學諳天文會圖緯爲惕隱當述  
律與李胡率兵拒永康王阮于潢河屋質實從自回太  
后宜其策蓋與約和因遣屋質授書於阮責其自戕  
阮遣官徵使耶律海思復書辭多不遜屋質諫曰太

宜遜謝太后以安社稷且陳倫諍事勢以感悟之乃  
與太后相見先遣海思往往返數日議始定阮相見怨  
言父讓殊無和意屋質復委曲辨論各回其不平心述  
律謂屋質曰和議定神器將安歸屋質曰太后若授我  
康王順天今人李胡猶不從屋質曰公暴戾殘忍萬人  
怨讟咸願立永康王不可奪也述律然之遂罷兵臣僚  
咸屬先爲李胡所執者並獲免天祿二年耶律天德等  
謀爲亂屋質奏不宜輒恕即奏訊天德伏誅三年表列  
泰寧王察割陰謀事不聽五年察割果行弑屋質協力  
討賊遣弟冲迎立壽安王璟既立命屋質知國事蓋以

宋史新編卷九十五

五

逆黨財產賜之屋質固辭應曆五年爲北院大王總山  
西事保寧初帥兵援太原拒宋師以功加千越明年卒  
年五十七子唐古事定真至節度使積粟練兵邊境晏  
然上疏乞勒父功于石從之屋質同時有耶律撻烈者  
爲南院大王俱有政迹朝議以爲富民大王云海思應  
曆末坐謀叛死獄中

耶律賢適字阿古直于越魯不古之子嗜學有大志于  
越屋質器之事遂主瑋及賢累有功歷節度使北院樞  
密使兼侍中兩賜功臣號賢適忠介膚敏推誠待人雖  
憊怠不忘政務故百司罔敢懈怠年滯獄悉決遣大

又允令鑄手印行事乾亨初得請封西平郡王  
同時有郭襲者性端介識治體保寧中爲南院樞密使  
加兼政事令上書諫能游獵爲生靈社稷計被獎賜協  
贊功臣拜武寧軍節度使卒

耶律隆先字國隱東丹王倍之子阮之弟也倍小字國  
欲讓國奔唐事在德光傳中唐明宗以莊宗后夏氏妻  
之賜姓東丹名慕華改姓李名贊華歷拜節度使鎮滑  
州性卞急婢妾微過輒刳灼夏氏懼求削髮爲尼倍後  
爲李從珂所害于阮有國謚曰讓國皇帝後累加謚廟

宋史新編卷百五十三

太

號義宗隆先保寧元年封平王既又兼政事令留守東  
京薄斂省刑薦賢恤下同計高麗有功還卒隆先爲人  
聰明博學能詩有閑苑集行世弟道隱性沉靜有文武  
才歷南京留守號令嚴肅民獲安業封至荆王追封晉  
王隆先子陳哥與渤海官屬謀弑父事覺車裂之  
耶律合住字粘袞遼王近族也知而有文曉暢戎政每  
從征有功保寧中宋師屢警拜涿州刺史西南兵馬都  
監招安巡檢使務鉅靜不妄邀功嘗領數騎徑詣雄州  
北門與郡將立馬陳兩國利害與周師侵邊本末辭氣  
慷慨左右壯之自是疆圉數年無事識者謂合住一

賢於數十萬兵既而宋人繼驅倉住爲達和

邊睦鄰其力居多

室昉字夢奇幽州人自少謹厚篤學不出外戶者二十  
年會同初第進士歷仕天祿應曆保寧間爲翰林學士  
南京副留守累遷樞密使兼北府宰相加同政事門下  
平章事統和初告老不許進尚書無逸篇以諫是時昉  
與韓德讓耶律斜軫相友善同心輔政釐析蠹弊知無  
不言務在息民薄賦以故法度脩明朝無異議八年昉  
復請致政詔入朝免拜賜几杖封鄭國公加政事令病  
劇授中京留守加尚父卒贈尚書令遺言戒厚葬恐人

宋史新編卷百五十三

七

譽過情自志其墓云德讓斜軫當宋遼爭衡之際摧鋒  
略地皆爲名將斜軫歷北院樞密使加守太保從承天  
南伐卒于軍中德讓賜姓名耶律隆運後拜大丞相封  
齊王改晉王總二樞府事卒贈尚書令謚文忠  
邢抱朴應州人刑部郎中簡之子與弟抱質幼孤受經  
于母陳氏後皆以儒術顯抱朴仕保寧統和間歷戶部  
尚書翰林學士承旨拜叅知政事奉詔按覈諸道守令  
能否大協人望兩決南京滯獄人無冤者改南院樞密  
使贈侍中抱質亦至侍中時人榮之陳氏貞靜柔順母  
儀兼備其卒也詔刻石表其行遣使諭祭云

馮得臣幽州人好學博古善屬文尤長於詩立朝以直稱統和初自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又兼諫議大夫知宣徽院事上書引見觀開元事以勸睦親講學及罷逐馬之戲隆緒嘉歎良久卒贈太子太保同時有請扑者亦起身文學事在宗真傳中終南院樞密使封魏王卒贈齊王

耶律休哥字遜寧祖父俱顯休哥初爲楊隱當應曆乾亨間適宋太宗滅漢乘潘美銳師長驅取燕遼將屢敗獨休哥高梁之戰大捷明年瓦橋之戰又捷遼主獎之曰尔勇過於名拜爲于越統和初命總南面軍務以便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八

宜從事休哥均戌兵勸農桑疆境大治四年宋復遣曹彬等分道來伐休哥大敗之于岐溝事詳遼主傳中休哥收岐溝宋屍爲京觀封宋國王未幾又兩敗宋師自是宋寢圖燕志矣休哥以燕民疲弊加意振恤戒戍兵無犯宋境馬牛逸于北者悉還之遠近向化邊氓按堵十六年孝詔立祠南京休哥料敵如神每讓功諸將故人樂爲之用身更百戰未嘗殺一無辜二子高八至節度使高十終于越孫馬哥亦至節度使

耶律海里字留隱天祚察割之亂其母的魯與焉遣人召海里海里拒之亂平酌魯以子故獲免海里儉素

善擊利以射獵自娛雖居閒人敬之如貴官然保寧間自節度使遷楊隱秩滿稱疾不仕久之復爲南院大王同諸將禦宋師有功賜資忠保義匡國功臣濟王倭親征海里在南院十餘年鎮以寬靜戶口增給封郡王遷上京留守卒以家貧給葬具

蕭繼先字楊隱尚主拜驍馬都尉歷事隆緒拜北府宰相繼先雖處富貴不收儉素所至以善治稱故將兵攻戰未嘗失利名重畿里

張儉宛平人統和十四年進士第一調雲州幕官端懿達世務故事遠上出幸州邑長吏常有獻是時隆緒獵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九

雲中州節度使奏臣境無他產惟慕僚張儉一代之寶敢以爲獻隆緒嘗夜夢四人侍側賜食人二口至聞儉名悟而召之占奏三十餘事稱旨遂加顧遇踐清華太平六年拜左丞相封韓王未幾受遺詔輔嗣君宗真既卽位賜儉貞亮弘靖保義守節者德功臣拜太師中書令加尚父徙王陳儉衣惟絀帛食不重味俸餘以周親舊宗真憐其貧命恣取內府物儉惟持布三端而出又欲賜其弟五人進士第儉固辭在相位二十年裨益爲多年九十一卒

耶律鐸珍字敵輦仕統和開泰間多戰功至節度使及

聖恩得効力萬死不能報國又將何求隆緒愈重之手書其衣裾曰勤國忠君舉世無雙

蕭孝穆小字胡獨董女主釋斤之弟孝先孝友之兄也歷官北府宰相南京東京留守北院樞密使晉累將兵御敵討叛有功兩賜功臣號進封吳王重熙九年徙王楚時四方無事戶口蕃息遼主宗真欲一天下謀取三關集羣臣議南院樞密使蕭惠贊之曰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宗真以為然孝穆歷歷述祖宗興兵結好之利害以諫且曰宋人無

宋史新編卷百五十三

十

罪不可棄先帝盟約不聽以老乞骸骨不許更王齊卒贈大丞相晉國王諡曰貞孝穆難以貴戚重然始終兼謹循禮法妻子亦無驕色宮中每有賜輒辭所薦拔皆忠直士時大臣多親細務失大體洽襲已久孝穆語人曰樞密選賢而用何事不濟又曰不能移風易俗偷安爵位臣子之道如是乎時稱為國寶臣目其文曰寶老集于阿剌撒八阿剌字阿里歷駙馬都尉北院樞密使累封陳王與蕭輩同掌國政革詭諛不法阿剌爭之不得告歸遼主洪基目是惡阿剌竟為革中傷縊殺之阿剌性忠果曉世務有經濟才議者謂阿剌若在必無重

无乙辛之亂撒八字周隱尚主歷北院宣徽使重熙末出為西北路招討使武寧郡王撒八持行頗其父居官以治稱卒追封齊王

孝先字延寧尚主歷北院樞密使封楚王釋斤弑齊天謀廢立孝先皆預聞竟以釋斤故免譴重熙四年徙王晉為南京留守卒諡忠肅得里底為樞密使坐誤國死語在天祚傳

孝友字撻不衍歷北府宰相上京東京洛京留守拜中書令加尚父累賜功臣號進封豐國公坐子胡觀與重元作亂伏誅胡觀尚主歷同知北院樞密事事敗投水

宋史新編卷百五十三

七

死五子同日誅之

劉六符河間人唐盧龍節度怱之六世孫曾祖守敬祖景皆仕遼為南京留守景忠實優文學終武寧開遠二節度使兼侍中父慎行初歷北府宰相多匡救終彰武軍節度使六符與兄三嘏四端先後第進士六符重熙初擢翰林學士同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使宋宋竟增歲幣易十縣定名曰歲貢語在富弼傳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宋幣至命為三使受之或言六符受宋賂出為長寧軍節度使已復召為三司使卒論者謂六符啓靈邀功玷其門閥云按伐宋取十縣實樞密使蕭惠統



其且嘗贊其議語在蕭孝穆傳及增幣惠以首功進  
韓王後伐夏大衄亦不之罪致仕封魏王歲時賜賚不  
絕惠與六符其失均然惠以廉名

楊佖字正叔幽州人進士第一開泰中累遷翰林學士  
文章號得體燕饑疫多流殍以佖同知南京留守事發  
廩振乏鬻子者計備出之重熙中歷參知政事兼知南  
院樞密使復出為武定軍節度使時久旱苗稿佖視事  
之夕雨沾足百姓喜而歌之灤陽水失故道以已俸創  
長橋人不病涉及被召郡民攀轅泣送遼主御殿宴勞  
之即日除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三

佖以進賢為已任事總大綱責成百司人人樂為之用  
致政卒有登瀛集行于世  
耶律韓八字嘲隱布衣時隆緒微服出獵遇與語識其  
才會北院奏南京疑獄久不決即召韓八以審錄委之  
朝士皆愕韓八量情處理人無冤者自是頗信任宗真  
立歷左夷離畢北院大王忠謹多補益死之日篋無舊  
蓄施無新衣官給葬具平生不屑細務喜愠不形嘗失  
所乘馬僮以同色者代之數月不覺

蕭韓家奴字休堅中書令安搏之孫少好學博覽通達  
漢宋字為彰昭帝使宗真與語才之命為詩友嘗從

問曰卿居外有異聞乎對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則飛  
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為盡美蓋  
嘗掌栗園故託以諷諫宗真大笑宗真制問省徭補役  
恤民弭盜之策韓家奴對千餘言人曰登之鼎重也擢  
翰林都林牙兼脩國史暇日飲酒賦詩相醺酢君臣相  
得無比上疏請倣唐高祖之制尊阿保機之父以上四  
代為皇帝於是始行追冊二祖之禮有司奏獵秋山熊  
虎傷死數十人宗真見韓家奴書于冊命去之既出復  
書他日宗真見之曰史筆當如是宗真問祖宗以來孰  
為賢主韓家奴曰穆宗賢宗真不以為然韓家奴對曰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三

三

穆宗雖暴虐省徭輕賦人樂其生無罪被戮未有過今  
日秋山傷死者其每事規諷如此與耶律庶成兩被詔  
錄逸輦可汗至重熙事迹二十卷自天子達於庶人制  
為典禮三卷又詔譯諸書韓家奴譯通曆貞觀政要五  
代史欲其知古今成敗也拜歸德軍節度使以善治聞  
遣使問勞召脩國史卒有六義集十二卷行于世

蕭陶隗字烏古隣宰相轄特六世孫咸雍初任馬群太  
僕陶隗素知群牧名在實亡悉閱舊籍除其羸病錄實  
數奏為定式太康中累遷契丹行宮都部署耶律乙辛  
有寵於洪基已害諸嗣潘因薦宗室淳陶隗諫曰有嫡

任不可以國與人洪基嘗謂群臣曰北樞密院久關  
律阿思蕭幹特刺二人孰愈群臣各舉所長陶隲獨默  
然洪基詰之對曰幹特刺儒而敗事阿思才而貪將為  
禍基不得已用敗事猶勝基禍不聽卒用阿思阿思衡  
之九年出為西南而招討使阿思陰與蕭阿忽帶誣奏  
其縱賊當死詔免官久之起為節度使未行疽發背卒  
陶隲剛直負氣怒則須髯輒張每有大議必毅然決之  
雖遼主有難色未嘗遽已見權貴無少屈故得罪云  
耶律仁先字紇鄰南府宰相瑰引子也魁爽有智略受  
知宗直仁先以為不世遇言無所隱使宋鎮邊皆有功

宋史新編卷百九

十四

歷北院樞密使東京留守封吳王洪基立兩為南院樞  
密使更王許清寧七年洪基獵太子山太叔重元與其  
子涅魯古等謀逆洪基趣仁先捕之未及介馬重元兵  
犯帷宮洪基欲走北南院仁先日若舍扈從而行賊必  
躡其後且南北大王心未可知仁先子撻不也曰聖意  
豈可違乎仁先怒擊其首洪基悟悉委仁先討賊事仍  
環車為營折行馬為兵使率官屬三十餘騎陣抵柘外  
及交戰賊眾多降涅魯古中矢墮馬斬其首重元被傷  
而退仁先以五院部蕭塔刺所居最近亟召之分遣人  
集諸軍黎明重元復率奚人二千犯行宮蕭塔刺其適

至仁先料賊勢不能久俟其氣沮攻之乃背營而陣  
便奮擊賊眾奔潰追殺二十餘里重元與數騎遁去洪  
基執仁先日平亂皆卿之功也加尚父進封宋王為北  
院樞密使詔畫濛河戰圖以旌之咸雍元年加千越改  
封遼王與耶律乙辛共政乙辛恃寵不法仁先抑之由  
是見忌出為南京留守改王晉恤孤惻禁奸慝議者以  
為目于越休哥後惟仁先一人而已弟義先信先義先  
性剛直有禮法歷拜惕隱封郡王信先終南面林牙宗  
直嘗以其父瑰引為刺血友故信先自幼養于宮父以  
信先請封燕王撻不也至節度使太康中為西南面

宋史新編卷百九

十五

招討使阻卜誘殺之

耶律玦字吾展重熙十年為樞密副使咸雍初兼北院  
副部署及遼主弟泰國王為西京留守請玦為佐歲中  
獄空者三召為敞隱玦不喜負璽洪基知其貧賜官戶  
十嘗謂宰相曰契丹忠正無如玦者漢人則劉伸而已  
然熟察之玦優於伸同時節度使耶律僕里篤知興中  
府亦以玦空聞所至皆稱職云

劉伸字濟時宛平人第進士為大理正因奏獄宗真適  
與近臣語不順伸進曰臣聞自古帝王必重民命願  
下省臣之宗宗直之驚異伸明法而恕歷大理卿而

又提點大理寺凡冤獄全活者衆及爲崇義軍  
使政務簡靜民川不擾致烏鵲同巢之祥優詔褒之  
改戶部使歲入羨錢三十萬拜參知政事與北院樞密  
使耶律乙辛忤乙辛排詆出之終崇義軍節度使致仕  
適燕薊民饑仲與致仕趙徽韓造日濟以糜粥所活不  
勝筭其卒也洪基悼其贈賻加等

耶律儼字若思析津人世姓李父仲禧咸雍中爲樞密  
使賜國姓封韓國公嘗常耶律乙辛陷儲君濬云儼第  
進上歷景州刺史有言政郡人刻石頌之改御史中丞  
平反滯獄歷山西路都轉運使剗剔垢弊壽隆初自樞  
密直學士拜參知政事洪基晚年倦勤用人不能自擇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七

令各擲骰子以采勝者官之儼得勝采洪基曰上相之  
徵也累知樞密院事賜經邦佐運功臣封越國公脩葵  
丹累朝寶錄七十卷受顧命立天祚累封郡王卒贈尚  
父諡忠誠儼博學廉介一芥不取於人獨惜以非道固  
寵妻耶儼出入禁中戒勿失上意世以此哂之

蕭巖壽乙室部人爲人廉直常面折廷諍無所忌太康  
初爲北而林牙密奏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忌皇太子  
預政日與張孝傑相過從恐有陰謀動搖太子時乙辛  
已誣后罪賜死洪基頗惜出乙辛爲上京留守命乙辛

生日洪基遣人賜物爲壽乙辛因私屬爲曰曰臣兄  
人在朝陛下孤危身雖在外竊用寒心洪基遂疑巖壽  
出之而召乙辛仍流巖壽于烏隗路終身拘作未幾  
巖壽與謀廢立事執還殺之天祚立贈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繪像殿中

耶律撒刺字童隱南院大王阿魯古之孫性忠直沉厚  
歷契丹行宮都部署太康二年洪基詔百官廷議欲召  
還耶律乙辛撒刺三進諫不納乙辛旣入讓撒刺曰與  
君無憾何獨異議對曰此社稷計何憾之有乙辛竟誣  
與蕭速撒等同謀廢立殺之語在洪基傳天祚立追封

宋史新編卷五十三

七

漆水郡王繪像殿中

蕭速撒字禿魯性沈毅歷北院樞密使嘗立軍功及經  
略邊事稱旨太康二年耶律乙辛權寵方盛附麗者多  
至通顯速撒未嘗造門乙辛銜之誣以首謀廢立殺之  
語在洪基傳速撒尸諸原野盛暑色不變烏鵲不敢近  
天祚立追封蘭陵郡王繪像殿中

耶律撻不也字撒班林牙高家之子累功遷至北院宣  
徽使耶律乙辛謀害太子撻不也知其姦欲殺乙辛及  
其黨蕭特里得蕭十三等乙辛覺誣以廢立事蕭撻不  
也字幹里郡王高九之孫歷駙馬都尉漢人行宮都

署與耶律撻不也善乙辛嫉之弁誣以廢立同死殺  
祚立竝追封郡王繪像殿中又有蕭烈古者字阿斯性  
忠直趨捷有力為護衛官屢欲殺乙辛等乙辛知而械  
繫之考効不服流于邊及速撒獄成蕭廢召忽古殺之  
天祚立贈龍虎衛上將軍又有耶律孟簡者字復易于  
越屋質五世孫節度劉家奴之子優詞學當乙辛出為  
留守也孟簡與耶律庶箴表賀未幾乙辛召還舊職流  
孟簡保州孟簡雖放逐以道自安太康中始得歸鄉里  
擢至昭德軍節度卒

蕭兀納一名撻不也字特免太康初為北院宣徽使時

宋史新編卷九十三

大

耶律乙辛已害儲君潛又欲害其子燕王延禧而以宗  
室子淳為請兀納諫不可以國與人洪基猶豫不決五  
年洪基出獵乙辛請留延禧母行兀納奏曰聞將留皇  
孫臣請侍左右恐有他變洪基始疑乙辛即併淳等出  
之以兀納同知樞密使封蘭陵郡王授殿前都點檢謂  
侍臣曰兀納忠純屋質立穆宗無以過也卿等宜達燕  
王知自是令兀納輔導益見優寵大安初詔尚主固辭  
壽隆初拜北府宰相兀納數以直言忤燕王及嗣位出  
兀納為節度使守太傅坐議奪官既又歷東北路統軍  
使前後數十書言女真有輕朝廷心宜早為備又言女

志非小宜及其未發舉兵圖之不聽他日同知樞  
密院樞密使事蕭陶蘇幹亦慮女真難制如兀納言亦不  
聽蓋北院樞密使蕭得里底排其議也兀納并因敗軍  
免隨以拒叛臣耶律章奴功授副元帥終契丹都宮使  
兀納近古社稷臣言皆創切惜天祚不能用云陶蘇幹  
後以太子太傅致仕

大公鼎渤海人咸雍十年第進士調濬州觀察判官遼  
東大雨水北樞密院大發瀕河丁壯以完隄防公鼎曰  
邊障甫寧大興役事非利國便農之道奏罷役水亦不  
為災改良鄉令勸農興學部民服化徙長州錢帛都提

宋史新編卷九十三

大

點拒公主假貸曰豈可徇人情廢官守耶俄拜大理卿  
多平反天祚立歷東京戶部使盜殺留守蕭保先因而  
倡亂民亦互生猜忌家自為閭公鼎單騎行郡陳以禍  
福衆皆投兵而拜曰是不欺我敢弗聽命安輯如故拜  
中京留守賜貞亮功臣時盜賊充斥有遇公鼎于路者  
卽叩馬乞自新公鼎給以符約俾還業聞者接踵而至  
不旬日境內清肅加賜保節功臣公鼎以人心反側慮  
生變請布恩惠以安之為之肆赦累表乞歸不許會奴  
賊張撒八率無賴嘯聚公鼎欲擊而勢有不能嘆曰吾  
欲謝事久矣為世故所牽不幸至此豈命也夫憂憤成

公忠為稱首

蕭杜刺字虛聲北府宰相排押之弟性介特不事生業歷寧遠軍節度使秩滿里居淡泊自適隆緒累召遷輒以疾辭遂入頤山築室杜門不談時務人目曰頤山老人云其後有耶律官奴者字奚隱林牙幹魯之孫沉厚多學重熙中為宿直將軍以疾免既而宗真兩命為節度使輒請致政官奴與蕭哇友善謂之二逸哇謂官奴曰仕不能致主澤民成大功烈何屑屑為也吾與若居林下以枕簟自隨賜詠為樂雖不官無嫌焉又有蕭蒲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南不者字校懶魏王惠四世孫少失怙恃能力學於文藝無不精天祚召欲官之皆以疾辭或勸之出以嗣先世功名曰吾年踰強仕安能益主庇民乎晚年謝絕人事卜居抹古山超然自得論者謂遼委權優寵之臣不出宗室與后族其間不淫於富貴不詘於聲利若札刺等三人者不亦卓乎

耶律中為五院都監天祚末金兵徇地嶺西盡徙其民中死之韓慶民為宣州節度使金兵破宣州慶民死之遼亡死事之臣他無所於考列婦可考者四人中與慶民之妻與焉方中被君為都監謂妻挾關肅感曰我當

以死報國汝能從乎對曰謹奉教及中死挾關躍馬墮中死所自殺慶民妻不知其姓氏慶民死金人以妻配將士妻誓死不從遂自殺又其一則蕭意辛乃陶蘇幹尚主所生女耶律奴之妻也奴與樞密使乙辛有隙被誣流烏古部洪基意辛主女欲使絕婚意辛辭曰夫婦之義生死以之臨難乖離於禽獸何異乞與奴偕行即死無恨從之意辛同奴在貶所久禮敬有加于舊洪基嘉其節召舉家還子國隱事天祚保大中意辛在臨漢謂諸子曰吾受虜彥倫必叛汝輩速避我當死之賊至遇害又其一則蕭訛里乃國舅子董之女耶律木者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之妻也木者登朝早訛里極長毀既葬謂所親曰夫婦之道如陰陽表裏無陽則陰不能立無表則裏無所附妾亦何聊賴耶律婢慰勉竟無留意自刃而卒遼之境土內有五京六府上京道曰臨潢府即古遼東郡東京道曰遼陽府即古朝鮮國中京道曰大定府與中府即古遼西郡斯皆自唐以來契丹所有也南京道曰析津府即古燕國西京道曰大同府即古雲中郡斯皆德光援立石晉所得也州軍城百五十有六縣二百有九東至海西至金山暨流沙北至臚胸河南至白溝方為郡里內之部族拔里乙室巴國舅石烈等凡五十

有四外之屬國女真突厥吐蕃奚室韋吐谷渾党項  
凡五十有九部族分鎮邊圉寔爲爪牙屬國朝貢無備  
或有期會及下令專征不從者討之助軍多寡隨其便  
無常額境內之民以畝收爲稼穡故以兵馬爲徭賦勝  
甲冑者盡籍爲兵每兵一馬三器仗皆自備馬逐水草  
人仰渰酪挽強射生以給日用官無芻膳之費一有徵  
發卯辰集居有宮衛謂之幹營日出有行營謂之捺  
鉢自禁軍而下爲名三十餘九重者皮室屬珊二軍各  
謀以精兵數十萬凡二帳十二宮一府并五京有兵一  
百六十四萬部族屬國之兵不與焉分地牧馬屯田積

宋史新編卷九十三

三

粟坑冶鑄錢又有關市之征鹽鐵之利雖頻歲軍興四  
時遊獵而調度不乏號稱富強其設官之制改夷禹董  
爲大王分爲北南院宰相樞密以至郎君護衛皆分北  
南然皆謂之北面也北南宰相兼總庶務北樞密視兵  
部南樞密視吏部北南二大主視戶部夷離畢視刑部  
宣徽視工部敵烈麻都視禮部曰惕隱者典族屬也曰  
林牙者典文翰也曰詳穩者將領之別名也曰千戲者  
坐而論議象公師不輕授也是謂國制後得燕伐十六  
州復設南面三師三公三省六部臺院寺監東宮王傅  
及諸衛點檢指揮諸州節度觀察防禦刺史縣令分

五京是謂漢制宮帳部族屬國之政北面主之漢人州  
縣租賦軍馬之政南面主之雖參用漢人然其國任事  
則惟宗室耶律外戚蕭氏二族而已武事旣振文治漸  
興祀功德則建孔子廟崇學術則開進士科設貢磨六  
軍之仗制言凶軍賓嘉之禮及雅樂大樂散樂鑾歌鼓  
吹樂皆唐晉之舊曆法初用乙未曆本何承天後用大  
明曆本祖冲之然與宋曆閏朔間有異焉乃哲遼主與  
南面漢官用漢服女后與北面契丹臣僚用國服女后  
習射御便鞍馬政徵軍旅未嘗不從有事神祇亦同展  
祀禱雨射柳或先祭而後射或先射而後祭謂之琴瑟

宋史新編卷九十三

幸

儀出師以閃還師以俘縛置所向之方亂矢射之以被  
不祥謂之射鬼箭遼主每歷十二歲擇季冬日於禁中  
除地設再生室母后室及先主神輿倒植三岐木其日  
羣臣迎國主入室釋服跣足以童子從三過岐木之下  
室中人呼曰生男遂拜先主宴羣臣謂之再生儀與所  
謂祭山儀柴冊儀春夏避暑秋冬違寒暨歲序雜儀又  
本國樂諸國樂斯皆循襲其故俗耳至於刑辟雖參漢  
制然炮烙車轅投瓦砲擲梟磔生瘞支解剖心迄遼世  
莫之能革蓋武猛殘忍之性然也遼之政俗此可見其  
槩六



論曰阿保機滅諸酋而得國見於歐陽五代史及朱  
綱目其說皆同遼史乃謂受禪於痕德望可汗臣為  
諱胡可信也阿保機威行大漠志窺中國德光繼之遂  
奄有燕雲廣晉帝子孫襲其富強數寇掠邊鄙自非有  
宋之隆寧能沮雄心而保信誓乎第忍恥結成歲輸五  
十萬計國體既損大農之費亦不可支斯徽宗所以乘  
天祚之隙協謀于金以甘心也雖然遼未亡則金不能  
為宋患以烏蒙療飢可言智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三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三

金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四

列傳一百三十六

外國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騭編

金國一

金之先號靺鞨亦號勿吉元魏時勿吉有七部隋並號  
靺鞨唐初惟有黑水粟末二部粟末始附高麗姓大氏  
後為渤海稱王傳十餘世黑水居肅慎地東瀕海南接  
高麗亦附于高麗開元中來朝為置都督府賜姓李名  
獻誠其後屬渤海朝貢遂輟五代時遼盡取渤海地而  
黑水屬于遼在南者籍遼號熟女直在北者不在遼籍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四  
號生女真生女真地有按出虎河有混同江有長白山  
江又名黑龍謂之白山黑水本名女真遼主宗真諱  
曰女直宋初屢貢名馬及海東青太宗時請兵伐遼不  
從遂不通使而歲貢于遼不絕其始祖曰函普者自高  
麗來居完顏部時年六十餘能為部內息爭配以六十  
未嫁之女仍為同部遂為完顏部人生二子長曰烏魯  
烏魯生跋海跋海生綏可綏可徙居海古水耕墾樹藝  
始築室有定居綏可子石魯稍創條教以威諸部而石  
魯子烏古遂役屬之遼主乃以烏古為生女真部族節  
度使烏古不肯數遼籍辭其印不受既為節度使置官

屬紀綱漸立國中舊無鐵烏古傾貲償鄰國之需中  
者因之脩武備附者踵至時恒赦散達父雅達爲國相  
烏古用幣馬求於雅達以子頗刺淑爲之國俗諸子長  
各異居烏古知次子効里鉢能成大事而四子頗刺淑  
五子盈歌俱有勇略謂長子効者三子効孫采和可治  
家務乃以効者與効里鉢同居効孫與頗刺淑同居効  
者効孫不復與外事故烏古卒効里鉢襲節度使頗刺  
淑竭心匡輔值叔父跋黑有異志及恒赦散達諸部相  
繼作難悉大破之隨降其衆効里鉢娶泰懶氏生數子  
長烏雅束次阿骨打効里鉢襲位十九年陰有取遼之

宋史新編卷百十四

二

志寢疾以阿骨打屬弟盈歌曰烏雅束善柔惟此子足  
了契丹事既卒頗刺淑繼之頗刺淑卒盈歌繼之紇石  
烈部阿疎叛盈歌攻其城取之事詳遼國傳天祚政衰  
蕭海里叛盈歌屢執私交之使以獻遼兵與海里遇不  
能克烏雅束阿骨打突戰射殺之盈歌卒烏雅束繼之  
烏雅束卒於是阿骨打興

阿骨打又名旻多力善射知勇絕人在其父時遼主錄  
功與其兄皆爲詳穩其克蕭海里也兵不滿千奮曰有  
此甲兵何事不可圖烏雅束末年命諸部不得擅置信  
牌以一號令皆其謀也及繼烏雅束稱都勃極烈自以

得遼國江爲遼主所猗又知遼主淫醜不恤國政  
稱其僻勞近鄰族逾年督諸路兵得二千五百人數  
侵侮及納叛臣阿疎罪伐之遼兵雖數十萬數爲所挫  
出河店之戰殺獲尤衆遼人嘗言女真兵若滿萬則不  
可敵至是始滿萬云羣臣勸進遂卽皇帝位阿骨打曰  
遼以賓鐵爲號取其堅也然賓鐵終變壞惟金不變不  
壞且完顏部色尚白故國號大金紀年曰收國元年正  
月遼主遣將以三十萬兵戍邊且屯田爲長久計金主  
率衆超達魯古城大敗之三月遼主遣耶律張奴等六  
人使金諭降金主以書辭慢留五人獨遣張奴還報書

宋史新編卷百十四

三

亦如之六月遼主復遣張奴使金國書猶斥金主名報  
書亦如之且諭遼降已而遼主復遣蕭蕭刺使金主  
以書辭慢執之九月金主征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金  
主使一人道前乘猪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諸軍隨  
之水及馬腹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其底既克黃龍還  
至江徑渡如前冬遼主將兵七十萬伐金金主率諸將  
禦之適遼國內難而返襲敗于護步答岡時金兵僅工  
萬云二年金主遣幹魯取遼東京州縣及南路擊遼女  
真皆降明年曰天輔九年金主遣幹魯古取遼顯州其  
乾懿豪徵成川惠七州皆降徽宗知金將滅遼遣登州

地二年金主遣散觀帳聘于宋謂所請地當與宋朝夾  
政得者有之若本朝自取不在分割之議是後金主與  
遼議和約遼上封冊以兄事之遼凡七遣使至金議冊  
禮及冊至以匪式責之而金主自定冊文遼主亦不可  
再遣使議語在遼國傳金主怒謂其臣曰遼人屢敗遣  
使求成惟飾虛辭以為緩師之計當議進討乃四年五  
月金主自將攻遼上京克之其留守耶律撻不野以城  
降五年遼都統耶律余覲降于金金主以余覲言議伐  
遼命斜也為內外諸軍都統以粘罕幹木幹離不等副

宋史新編卷九十四

之仍許便宜行事六年斜也等取中京復取西京遼主  
連遁獲阿疎以歸金主杖而釋之其冬金主率諸將兵  
陷燕京遼大臣左企弓等上表降七年金主命平州官  
與宋使分割燕京六州之地是時左企弓獻詩于金主  
曰君王莫聽捐燕議一寸山河一寸金故金主微肯宋  
約要求歲幣二十餘萬匹以代燕地之稅使者往返竟  
如其意燕之金帛子女職官富民皆為金所掠而東宋  
所得惟空城而已是月金主改平州為南京以張瑄為  
留守無何張瑄叛金殺左企弓以州歸宋六月金主在  
軍中有疾八月卒年五十六改元者二凡九年阿骨打

有大慶既下遼諸州陵墓在乾禁無所犯凡克城邑在  
往釋其俘亡去者亦戒諸將勿殺其後執高永昌妻子  
以城降者乃寧江州所釋東京渤海人也所至除遼苛  
政人心咸悅云有子十三人以弟吳乞買嗣立諡曰武  
元皇帝廟號太祖

吳乞買又名晟阿骨打母弟也阿骨打即帝位以吳乞  
買為諸班勃極烈委以國事及阿骨打卒其子宗幹宗  
峻率羣臣立吳乞買改天輔七年為天會元年夏與高  
麗聞金主立先後奉表稱藩十一月幹離不與張覺戰  
南京覺敗奔宋金人索覺急將攻燕徽宗乃斬覺函首

宋史新編卷九十四

五

昇之事在覺傳三年八月婁室獲遼主天祚于余覲  
至金降封海濱王遼自是亡但有西遼云十月金主詔  
斜也等分道侵宋宋師屢敗郭藥師降金燕山州縣悉  
復為金有四年正月金將幹離不取滑州遣吳孝民入  
汴問宋納張覺事令執送童貫譚稹詹度以黃河為界  
納質奉貢俄而諸軍圍宋都城欽宗遣李稅謝罪且請  
脩好納質割三鎮地增歲幣誓書稱姪大宋皇帝伯太  
金主帝金師解圍未幾金主叛盟復遣粘罕幹離不侵  
宋乘勝陷都城明年執徽宗欽宗以歸號為庶人立宋  
少宰張邦昌為大楚皇帝事詳欽宗本紀高宗嗣位遣

使如金素表請和金主不從命進兵伐宋徽宗欽宗  
至金金主封徽宗為昏德公欽宗為重昏侯已而徙居  
韓州數年復徙于鴿里改路亦名五國城是年金主立  
宋叛臣劉豫為大齊皇帝脩子禮十三年卒年六十一  
改元者一吳乞買乘滅遼之威大舉入宋而背盟黷武  
荼毒中華俘人之君帝人之臣虐戾亦太甚矣特有子  
十四人舍之而立其兄之後人以為難合刺立諡曰文  
烈皇帝廟號太宗

合刺又名賈阿骨打嫡子宗峻子也母蒲察氏吳乞買  
末年屬意合刺以為諸班勃極烈蓋吳乞買嘗居是官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四

本

及襲帝位遂以命弟斜也斜也卒吳乞買定議為儲嗣  
故命合刺合刺繼吳乞買而立仍以天會紀年追尊考  
妣為帝后考廟號徽宗又尊由普以下至烏雅束俱為  
帝后廟號由普曰始祖綏可曰獻祖石魯曰昭祖烏古  
曰景祖劼里鉢曰世祖頗刺淑曰肅宗盈歌曰穆宗烏  
雅束曰康宗定烏古劼里鉢阿骨打吳乞買之廟皆不  
祧班曆曰大明廢劉豫為蜀王立行臺尚書省于汴凡  
三年始改天眷元年乃紹興八年也先時宋王倫使  
金請還梓宮及河南地元帥撻懶言於金主請以廢齊  
舊地與宋而東京留守訛魯觀亦云我以地與宋宋必

殺我臣皆云勿與便二人者附太師蒲盧虎蒲盧虎  
遂定議歸河南陝西地及是和議成金乃遣張通古偕  
王倫來言歸地以詔諭江南為名明年王倫至汴見兀  
朮交割地界兀朮渡河而去移行臺于大名府兀朮言  
於金主曰撻懶蒲盧虎主河南地與宋必有陰謀今宋  
使在汴勿令踰境倫因如金致使指遂拘之于河間而  
蒲盧虎撻懶相繼以謀反伏誅三年五月金主叛盟復  
命兀朮取河南撒離合取陝西所至州縣多迎降者九  
月殺左丞相完顏希尹父子及右丞相蕭慶明年改皇  
統元年金主初御袞冕二月改封徽宗為天水郡王欽  
宗為天水郡公封天祚為豫王九月兀朮復帥兵渡淮

七

以書讓宋宋復書乞罷兵兀朮以便宜畫淮為界語在  
本紀二年金主以和議成遣使以袞冕圭冊冊宋高宗  
為大宋皇帝歸徽宗及三后梓宮隨遣宋使者朱升張  
邵洪皓來歸四年金主以宋使者王倫為平州轉運使  
不從遂遇害七年四月以便殿宴醉殺戶部尚書宗禮  
六月又殺節度使田燾等八人九年四月壬申夜大風  
雨雷震壞寢殿鴟尾有火入寢燒幃幔金主趨避別殿  
丁丑有龍聞於榆林河水上大風壞官民舍瓦木人畜  
皆飄揚十數里五月以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

士榜鈞數百不死以手劍釐其口而醢之十月又殺其二弟昨王常勝節度使查刺及左衛將軍特思十一月殺后裴滿氏納常勝妻撒卯於宮中將立爲后數日殺故鄧王子阿懶特懶又數日殺妃烏古論氏及夾谷氏張氏十二月又殺妃裴滿氏於寢殿右丞相亮因羣臣震恐陰謀宿衛夜半入宮爲亂遇秋卒年三十一收元者二凡十五年合刺初年精罕幹高不等相繼秉機務吏清政簡百姓樂業及舊臣謝后裴滿氏干預政事數年後繼嗣不立頗爲掣制內積不平無聊縱酒遂爲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四

人

暴虐之主禍起蕭牆也亮立降爲東昏王其後烏祿立諡曰武靈皇帝廟號興宗改號熙宗

亮字元功本名迪古乃阿骨打庶子宗幹子也嫡母徒單氏母大氏合刺以嫡孫嗣位亮以已亦孫行且其父庶長子也頗懷覬覦其爲中京留守結納猛安蕭裕裕揣知其意因勸舉大事且曰願竭力以從皇統九年正月亮由右丞相兼都元帥金主使小底大興國賜亮生日禮物亦附賜禮物金主不悅杖興國百追還所賜亮不自安逆謀從茲萌矣三月拜太保領三省事五月學士張鈞章罪已詔忤旨金主問誰使爲之左丞相

曰太保嘗然遂出亮領行臺尚書省事過中京蕭裕定約而去至良鄉召還亮莫測所以大恐既至復拜平章政事由是益危迫金主嘗以事杖左丞唐括辯及右丞相秉德辯乃與大理卿烏帶謀廢立而烏帶先以此謀告亮他日亮與辯語及廢立事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辯曰昨王常勝乎問其次曰鄧王子阿懶亮曰阿懶屬疎安得立辯曰公豈有意耶亮曰果不得已捨我其誰於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特思疑之發其事金主怒復杖辯金主之弟止有常勝查刺亮乘此構常勝阿懶兄弟金主命特思鞠之無狀亮曰特思鞠不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四

人

以害遂俱殺之護衛十人長僕散忽土舊受宗幹恩徒單阿里出虎與亮姻家大興國給事寢殿嘗以李老僧屬亮得爲尚書省令史故使老僧結興國爲內應而興國亦以被杖怨金主遂與亮約十二月丁巳忽土阿里出虎內直是夜與國取符鑰啓門守者以辨駢馬不疑內之亮與秉德辨烏帶徒單貞李老僧等俱得入及殿門衛士覺抽刀劫之莫敢動至榻前金主求榻上常所置佩刀不知已爲興國易置其處阿里出虎先進刀忽土繼之金主已頓仆亮復前手刃之血濺滿其面與家乘等未有所屬勿土替其決乃奉亮坐皆拜稱

金主命召大臣因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寶是月  
秉德辨烏帶忽土阿里出虎貞興國並進秩改是年為  
天德元年追尊考為帝廟號德宗二年正月尊嫡母及  
冊皆為太后亮銜秉德首謀廢立不即勸進又忌吳乞  
買諸子盛強將并誅之乃是年四月命尚書省令史蕭  
王上變逮大臣唐括辯秉德宗本宗美宗懿十等并親  
屬殺之又殺吳乞買子孫七十餘人粘罕子孫三十餘  
人諸宗室五十餘人十月亮殺太妃蕭氏及其子任王  
偃喝使使殺宗室行臺左丞相撒离喝于汴并殺平章  
政事宗義前工部尚書謀里野御史大夫宗安皆夷其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四

十

族以魏王幹帶之孫活里甲好脩飾亦族之三年屠燕  
京城大營宮室以尚書右丞張浩燕京留守劉等監  
護盛夏與役人多疾疫是年亮納所誅宗室諸婦于宮  
中叔母與焉四年七月復命崇義軍節度使烏帶之妻  
唐括定哥殺其夫而納之明年三月遷都燕京初備法  
駕改是年為貞元元年改燕京為中都府曰大興汴京  
為南京中京為北京廢上京為會寧府五月亮殺其弟  
西京留守蒲家几蒲家所善官屬皆殺之十二月亮召  
潘南尹葛王烏祿妻烏林答氏其妻曰我不行禍必及  
主我必自勉不以相累也行至中途自殺二年正月有

丞相蕭裕積疑謀反既款伏亮召詰其故自刺臂血塗  
襟面曰汝死後乃知朕無疑汝之心哭送出門殺之并  
誅其黨前真定尹蕭瑪家奴等三月太原尹徒單阿里  
出虎坐陰謀伏誅并殺其妻命其子喇馬都尉木斯刺  
焚其骨投水中十一月亮命諸從姊妹皆分屬諸妃與  
為淫亂臥內徧設地衣裸逐為戲三年六月汴京火焚  
宮室時亮有南侵之意倖臣李通張仲軻等從而導之  
亮乃謀遷汴遣完顏長寧為留守經畫其事及灾杖殺  
長寧明年改為正隆元年十月改葬其始祖以下十主  
于燕之大房山二年十月命會寧府毀舊宮殿諸大族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四

十

第宅及儲慶寺仍夷其址而耕種之三年正月召張仲  
軻等於便殿侍坐談及國家輻員仲軻曰今天下有四  
主必一統乃可言大且宋有罪伐之不為無名亮喜曰  
向者梁琬嘗言宋有劉貴妃姿質艷美今當一舉而兩  
得之十一月命左丞相張浩參知政事敬嗣暉營汴京  
宮室四年二月脩中都城造戰船于通州下詔伐宋調  
諸路兵六年二月亮決意遷都發燕京尚書省以下諸  
司皆從行三月丁亥將至獲嘉有男子上書言事斬之  
所言莫得聞五月亮遣使于宋求淮漢地且詰宋焚汴  
京宮室及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以為兵端六月癸亥亮



備法備人汴京八月癸丑亮以嫡母徙軍氏謀伐宋  
于寧德宮協命宮中焚之棄其骨水中并殺侍婢十  
餘人九月庚寅自將三十二總管兵伐宋以奔猪爲  
左領軍大都督李通副之統石烈良弼爲右領軍大都  
督烏延蒲瀛渾副之又設左右監軍及左右都監俱自  
壽春入分命諸將趨臨安一趨蔡州一趨鳳翔取散  
關甲午亮戎服乘馬啓行十月至蒙城是時將士自軍  
中逃歸者相屬于道皆公言於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  
新天子矣十月丙午曹國王烏祿卽位于遼陽改元大  
定亮以丁未渡淮至廬州獲白鹿以爲武王白魚之兆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三

諸將連取宋州郡間失利十一月庚午亮駐和州始聞  
烏祿事拊髀嘆曰我本欲滅宋後改元大定豈非天命  
乎更以亮顏元其爲浙西道兵馬都統制郭安國副之  
亮駐軍江北遣總管阿隣先渡江與宋兵戰失利亮還  
和州遂進兵揚州甲午會舟師于瓜州渡期以明日渡  
江安國輕躁無方略奮勇爲前鋒李通爲謀主督責苛  
急諸將皆怨疾乙未亮顏元宜等軍反弑亮于揚州  
山寺并通安國及其黨徙軍永年皆殺之蓋諸將以南  
軍有備不欲渡江亮性復諫者輒死亡者衆刃剄之衆  
不能堪故有此變初亮伐宋留太子光英于汴居守

太子太師兼統軍使施滿訛里也護衛之左丞相張瑄  
參知政事敬嗣暉留治尚書省事及亮被弑都督府穆  
文訛里也殺太子退師與宋和而浩等亦遣人同奔猪  
等上表賀烏祿云亮死年四十改元者三凡十三年亮  
剛愎淫虐滅絕綱常而意廣禍速父子爲戮擬之古無  
道主豈在隋煬下哉烏祿立之二年降封海陵郡王諡  
曰煬後有司復奏亮惡再降庶人不得祔諸王域兆  
烏祿又名雍阿骨打之孫宗輔子也母李氏烏祿偉姿  
貌美鬚髯長過其腹胸間有七子如北斗形性仁孝沈  
靜明達善騎射國人稱爲第一皇統間以宗室子封葛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三

王爲兵部尚書後歷東西京留守改封曹正隆六年八  
月起復東京留守副留守高存福女在海陵後宮海陵  
使存福伺烏祿起居適烏祿以造兵器餘材造甲數十  
存福因宣言留守何爲造甲密報海陵遂與推官李彥  
隆託爲擊毬謀不利於烏祿烏祿嘗憂海陵令謀良虎  
圖淮北諸王偶值故吏六斤乘傳自南來具言海陵殺  
母及宗室大臣事且曰今復遣人來害宗室兄弟矣烏  
祿益懼及聞存福圖已事且有迹託以議事召官屬會  
清安寺彥隆先到存福累召始來並於座上執之十月  
丙征諸將完顏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奴等自山東舉所

何罪當即遣還八月金主促諸將伐宋十一月金將徒  
擊克寧敗宋兵取楚州數日金主復促進兵先是宋遣  
魏杞使金軍金將以不如約却之至是復遣周葵王之  
望致書約世爲姪國書不稱大字稱姪宋皇帝稱名再  
拜奉書千叔大金皇帝歲幣二十萬和議始成五年正  
月孝宗遣魏杞以國書使金金主以歲幣悉賞諸軍七  
年十二月東京留守徒單合喜北京留守完顏謀衍肇  
州防禦使蒲察通朝辭金主賜之金帶諭之曰卿雖有  
才能用心多詐朕左右須忠實人故以補外此賜答服  
勞之爰也又顧謂宣徽使敬暉曰如卿不可謂無才所  
宋史新編卷九十四  
思敬擒高幹餘衆悉平十月金主以宋使書辭非皇統  
舊式命副元帥紇石烈志寧侵宋十一月復命右丞相  
僕散忠義節制南侵諸軍金主諭之曰宋若歸侵疆真  
禮如故則可罷兵三年正月取德順州四月取商虢環  
州宋吳玠所復三路一十六州軍皆爲金有五月宋政  
宿州金將志寧復取之宋將李顯忠邵宏淵議不計師  
大潰于符離是年金將志寧致書于宋求海泗唐鄧四  
州地及歲幣孝宗亦屢遣使報之最後孝宗命胡昉爲  
審議官以宰相湯思退書與金將忠義其書稱姪國不  
稱加世字忠義拘昉軍中四年金主聞昉被拘曰行人

月金主幸其太子宮謂太子曰吾兒在儲貳之位朕爲  
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自今宰執樞密饋獻  
亦宜罷去三月用一品禮祔葬欽宗於鞏洛之原十一  
宋史新編卷九十四  
矢者純實耳十年閏五月孝宗遣范成大使金請陵寢  
及更定起立受書之禮金主不從復書略云和好再成  
界山河而如舊誠音遽至指鞏洛以爲言旣云廢禮欲  
伸追遠之懷止可奉遷卽修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  
櫬亦當竝發于行塗抑聞附請之辭欲變受書之禮於  
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十一年正月分陽軍  
節度副使牛信昌生日受饋獻當官金主謂宰相曰  
朝廷行事苟不自正何以正天下自今宰執樞密饋獻  
亦宜罷去三月用一品禮祔葬欽宗於鞏洛之原十一

汝惟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祖宗純厚之風以勤脩道德為孝明信賞罰為治而已是年及十二年宋復遣使請更受書禮俱不從十三年三月金主謂宰臣曰自海陵遷都永安女真人寢忘舊風朕時嘗見女真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習效之十四年金主圖畫開國功臣二十人于衍慶宮十五年九月高麗西京留守趙位寵以慈悲嶺至鴨綠江四十餘城附于金金主曰朕豈助叛臣為虐執其使付高麗位寵伏誅二十二年東京留守徒單貞以與

宋史新編卷百九

七

海陵逆謀伏誅妻子並賜死海陵易大興國名曰邦基及是詔暴邦基逆謀磔于先主墓側海陵逆黨九人至是俱盡獨完顏元宜首弒海陵得正死人以爲恨二十四年三月金主將如上京命太子守國諭之曰以汝守國譬之農家種田商人營財但能不墜父業即爲克家子二十五年四月金主在上京欲還都謂宗室戚屬曰太平歲久國無征徭汝等皆奢縱往往貧乏朕甚憐之當務儉約無忘祖先艱難二十八年宋高宗崩孝宗遣使獻遺留物金主頗怪禮物薄丞相徒單克寧諫曰此非常貢賁之近於奸利金主然之乃以玉器五破瑄案

宋史新編卷百九

七

二十及宋器月劔之屬使還還宋曰珍玩之物所宜藏以無忘追慕今受之義有不忍也二十九年卒年六十七改元者一烏祿華華爲治夜以繼日尚食庖人約量損減近臣獻琵琶却之且飭自今勿以聲技獻嘗謂宰臣曰朕觀在位之臣初入仕時競求聲譽以取爵位今既顯達即循默苟容爲自安計朕甚不取又曰今在位不聞薦賢何也狄仁傑薦賢非妻師德何以自薦乎又曰人之幹能固不易得然不若德行之士最優也又曰朕於女真人未嘗不加優恤然涉於贓罪雖朕子弟亦不能恕也又曰人多奉釋老意欲徼福夫上天立君使之治民果能愛養下民上當天心福必報之又曰志遠日屠羊三百豈能盡用徒傷生耳彼身爲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是時南北講和封微晏然上下相安家給人足而犯法者寡刑部歲斷死囚不過二十人號稱小堯舜至於夫人烏林答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尤常情所難也孫璟立諡曰光天興運文德武功聖明仁孝皇帝廟號世宗

瑋小字麻達太子允恭之嫡子母徒單氏瑋初封金源郡王進原王太定二十六年四月拜尚書右丞相允恭既早卒乃立瑋爲皇太孫二十八年受攝政之寶二十

改明年爲明昌元年八月金主諭宰臣何以使民無末  
務本以廣儲蓄令百官議戶部尚書鄧儼請禁奢侈右  
丞移刺履等亦曰凡人之情見美則願若不卽以制度  
則奢侈無極民之貧乏殆由此致方今承平之際正宜  
講究此事爲經久法金主從之二年六月禁樞本朝人  
及本朝言語爲蕃六年正月給靖康帝戚屬田宅明年  
改爲承安元年四年十二月進封淑妃李氏爲元妃先  
時胥持國應經童科入仕侍金主於東宮及卽位遂  
用爲參知政事持國知金主好色干以祕術又多賂遺

宋史新編卷百十四

七

左右而所幸李妃自嫌門地寒薄欲藉外廷爲重亦數  
稱譽持國由是金主信任之持國與妃表裏擅政時人  
語曰經童作相監婢爲妃惡其卑賤庸鄙也張復亨等  
十人趨持國門俱爲臺官謂之胥門十哲嘗爲言者所  
論十人者與持國並坐免踰月持國復得召承安凡五  
年改明年爲泰和元年二年八月鳳凰見于磁州武安  
縣鼓山石聖臺十一月更定德運爲土臘用辰十二月  
定人戶物力隨時推收法五年五月金主聞宋將用兵  
命平章政事僕散揆宣撫河南以備宋揆移文詰問宋  
兵之故宋以錯諭邊臣爲辭揆信之宋將郭倪等復行

於揆揆白金主罷宣撫司六年四月金主聞宋出師  
虜取唐鄧復命僕散揆領行省于汴盡徵諸道籍兵分  
守要害六月金主詔彰德府守臣護宋宰相韓侂胄祖  
諸墳墓凡宋宗族所居有司提控之十月僕散揆督諸  
道兵侵宋十一月宋督視江淮軍馬丘宗兩遣使赴金  
軍議和十二月宋四川宣撫副使吳曦叛送款于金將  
完顏綱獻蜀四州求封蜀王丘宗復遣使議和是年金  
兵連陷西和等州遂破大散關事詳寧宗本紀七年二  
月宋督視江淮軍馬張巖遣方信孺赴金軍議和是月  
金主遣使問吳曦爲蜀國王曦隨爲安丙所殺五月張

宋史新編卷百十四

七

巖復遣方信孺議和增歲幣八月張巖復遣方信孺持  
國書誓草議和許通謝百萬緡金帥完顏宗浩變前說  
不許語在方信孺傳十一月韓侂胄遣王柎議和約稱  
伯增歲幣犒軍錢誅蘇師旦函首以獻既而宋誅侂胄  
宰相錢象祖移書于金主遂決和議命元帥完顏匡  
移牒求侂胄首以贖淮南故地八年二月錢象祖遣  
王柎議和復請川陝關隘四月錢象祖復遣王柎議和  
函韓侂胄蘇師旦首赴金軍完顏匡露布以聞五月金  
主命竿二首并縣璽象于通衢俾百姓縱觀漆而焚之  
軍器庫金遂罷兵六月金主以大散關及濠州歸于宋

以命完顏匡不三年而三易帥兵家所忌其成功  
事也九月遣吏部尚書賈守謙等十三人與各路按察  
司官推排民戶物力十一月金主卒年四十一改元者  
三凡十九年環際小康飾治具又數問羣臣漢室之核  
實唐代之考課可謂有志然宦豎李新喜用事妃戚李  
喜兒兄弟干政跋扈大臣如胡沙虎知之而不能去誅  
求無藝民力浸竭剪除宗室傳授非人金源之業從此  
衰矣末濟立諡曰憲天光運仁文義武神聖英孝皇帝  
廟號章宗

宋史新編卷第九

三

末濟舊名允濟小字興勝烏祿第七子母李氏末濟歷  
官至殿前都點檢更數鎮累封衛王璟初年雅愛諸王  
置官屬以傳導之及趙王末中鄭王允蹈被誅由是疏  
忌宗室以所置官屬檢制王家奇問嚴密門戶出入皆  
有籍而允濟乃允蹈母弟柔弱鮮知能故得愛之既無  
繼嗣而諸叔兄弟多在璟皆不肯立惟欲立允濟泰和  
八年十一月允濟自武定軍入朝是時璟已感嗽疾允  
濟且辭行而璟意留之無何璟疾亟元妃李氏黃門李  
新喜平章政事完顏匡定策比璟卒傳詔立允濟遂即  
位于柩前明年改爲大安元年璟有遺腹二人遺命生

宋史新編卷第十

三

男則立爲儲貳至是平章政事僕散端左丞相即  
合允濟意奏承御賈氏當以十一月免乳今則已出三  
月范氏產則合在正月醫稱胎形已失范氏願削髮爲  
尼於是允濟以范氏損其遺腹告中外有人告元妃李  
氏令賈氏詐稱有身竝賜死乃完顏匡欲專權立功而  
構其罪也二年四月徐邳州河清五百餘里八月夏人  
侵葭州是年蒙古主鐵木真出兵屢犯金境初金主爲  
衛王時受命往靖州受鐵木真之貢奇其狀貌歸請以  
事除之不許鐵木真頗聞其事及金主嗣位有詔至蒙  
古傳言當拜受鐵木真問金使曰新君爲誰使曰衛王  
也遼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佐此等庸懦  
亦爲之耶何以拜爲即乘馬北去金主聞之怒欲俟鐵  
木真入貢就害之鐵木真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爲備  
侵掠諸州其勢漸盛國人皇皇金主禁百姓不得傳說  
邊事三年四月蒙古兵復侵金境金主遣使乞和不許  
金乃戒嚴八月蒙古攻金西京留守紇石烈胡沙虎棄  
城遁蒙古主以精騎馳之金兵屢敗蒙古遂取西京及  
恒撫州九月尚書右丞千家奴參知政事胡沙虎將兵  
屯邊千家奴遇蒙古兵棄烏月營而遁胡沙亦奔氣  
敗績于會河堡蒙古兵遂入居庸關大掠而去中

啟之時楊安兒張汝楫兵起掠山東其疆與弘州界懷來縉山豐潤密雲撫寧集寧東過平壤南至清冷山臨潢過遼河西南至忻代皆歸于蒙古明年改為崇慶元年五月金諸路大饑劉二祖兵起掠山東明年五月改為至寧元年時蒙古兵在近故遼人耶律留哥又以兵取遼東州郡金主起胡沙虎為右副元帥領兵屯通玄門外胡沙虎者即紇石烈執中也胡沙虎與經歷官文繡苟直長完顏醜奴提控宿直將軍蒲察六斤武衛鈐轄烏古論奪刺謀作亂乃八月辛卯胡沙虎矯稱知大興府徒單南平及其子刑部侍郎駙馬都尉沒烈謀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四

金

反奉詔討之南平姻家治中福海別將兵屯城北胡沙虎以好語誘殺福海奪其兵壬辰自通玄門入使其黨徒單金壽等先後召南平父子殺之福海子符寶郎都陽都統完顏石古乃共召大漢軍五百人赴難與胡沙虎戰於東華門外衆寡不敵皆死之胡沙虎扣東華門遣人呼守直親軍百戶冬兒五十戶蒲察六斤俱不從時有二蒲察六斤云都點檢徒單渭河絕而出見胡沙虎令其聚新焚東華立梯登城護衛斜烈指鑲葛門胡沙虎遂入宮盡逐宿衛以其黨代之自稱監國都元帥

必大興府陳兵自備癸巳逼金主出宮錮守于故邸

胡沙虎取宣命之寶陳於府階出制除拜醜奴等數百人官誘殺左丞完顏綱胡沙虎欲僭立猶豫未決訪在告丞相徒單鎰鎰曰昇王衆心所屬若決策立之萬世功也胡沙虎乃遣醜奴等迎珣於彰德遣宦者李忠中弑金主於邸卒于從恪等六王皆廢錮立凡五年改元者三永濟不德故主以怨報之忍也舊臣賈鉉孫鐸不能任徒單鎰屢進讜言不能用完顏匡怙寵納附不能遠孫即康斗臂之流躡而相之間也政亂於內兵敗於外身弑國蹙覆亡之勢成矣珣立勅有司以禮改葬胡沙虎議廢為庶人禮部尚書奧屯忠孝兵部侍郎蒲察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四

金

思忠附和之珣不從乃降封海東郡侯久之追復衛王諡曰紹

珣又名吾睹補太子允恭之長子珣之庶兄也母招華劉氏珣累封昇王判彰德等軍至寧元年九月珣念胡沙虎擁立功而奧屯忠孝又力薦之遂以胡沙虎為相改是年為貞祐元年十月金將木虎高琪與蒙古戰于城北凡兩敗績初胡沙虎之督戰也高琪失期不至以金主命免其死至是益兵令出戰戒之曰不勝斬汝及兵敗高琪自度不免以兵殺胡沙虎于其第持其首詣關金主不能正高琪擅殺罪仍授左副元帥是冬夏人



取涇州節度使夾谷守中死之蒙古徇觀州刺史高守約死之破淄州判官齊鴈揚致仕也留縣尉楊敏中州民張乞盧率兵巷戰死之時蒙古拔兩河山東凡九十餘郡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卷而去二年蒙古逼燕城北金主遣使求和蒙古主以公主請乃以衛王少女及金帛童男女各五百馬三千與之蒙古主既成婚乃引還出居庸關五月金主以兵弱財匱不能守京師議遷都參知政事耿端義請遷南京右丞相南京留守僕散端几三上表請金主遂決意遷汴太學生趙昉等四百人上書極論利害左丞相徒單鑑諫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帝

曰鑾輿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議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爲後圖策之次也翰林待制納坦謀嘉亦如鑑言俱不納於是偕六宮啓行留太子與都元帥完顏承暉左副元帥抹撚盡忠等守之先是金主欲遷汴軍於平州高琪難之及遷汴行至良鄉以抹撚盡忠言命護衛軍悉納還元給鎧馬軍遂作亂殺主帥推所焚等三人易之降于蒙古蒙古主聞金南遷怒曰旣和而遷是疑我也因受其降合兵以圍薊是年冬金兵起于山東張鯨據錦州稱臨海王附蒙古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帝

遼西州郡皆相繼降蒙古武州陷刺史完顏九住判官唐括季果速皆死之隨州陷節度使宋辰死之嵐州陷節度使烏古論仲溫死之東明陷縣令王毅死之徇彰德知府黃擱九住死之徇順州勸農使王晦死之密雲陷留守木甲法心守將溫特罕咬查刺死之薊州陷節度判官蒲察紇舍縣令溫特罕十方奴死之三年正月夏人犯環州北京軍亂殺宣撫使奧屯襄中都右副元帥蒲察七斤以其軍降蒙古三月金主以完顏承暉告急遣元帥右監軍永錫左都監烏古論將兵御史中丞李英護饗並往援中都英馭衆素無紀律至霸州又被酒爲蒙古所殺士卒殲焉永錫慶壽軍聞之皆潰歸四月蒙古攻曹州濟陰令馬驤死之五月承暉以救不至仰藥死蒙古入燕宮室爲亂兵所焚火月餘不滅蒙古輦其府庫之實北去金祖宗神御及諸妃嬪皆淪沒抹撚盡忠不肯與承暉同死又不護妃嬪潛攜愛妾先遁見金主於南京仍以爲平章政事十月盡忠坐謀逆奔其兄吾里也誅之是月夏人取臨洮蒙古兵攻潼關不克遂自高山趨汴兵敗乃還遼東宣撫使蒲鮮萬奴叛稱帝改元四年四月山東紅襖賊首郝定僭號陷滕充單諸州萊蕪新泰等十餘縣河北行省侯摯討擒之餘

宋史新編卷九十四  
宋高宗皇帝本紀三  
九月蒙古攻代州經略使與屯醜和尚死之  
十月蒙古攻瀋陽節度使泥危古蒲魯虎死之十二月  
蒙古攻平陽大名諸郡節度使吳僧哥護遷朔州民死  
之改明年爲興定元年金比年多難宋不復遣使輸幣  
已啓兵端丞相木虎高琪懼蒙古見逼欲南侵以避之  
且疆土多沒於蒙古而欲于宋取償力排羣議以導其  
主於是遣將分道侵宋宋隨下詔伐金互有勝負是多  
蒙古命太師木華黎圖金建行省于燕雲木華黎乃自  
中都南攻遂城及蠡州下之又東擊齊定臨淄登萊等  
州而去二年二月金兵圍東陽焚大散關四月金兵陷

西和成階諸州八月蒙古將木華黎復攻陷河東州郡  
行省李革守將從坦烏古論德升兀顏訛出虎納合蒲  
刺都先後死之是冬金主遣使求和于宋至淮中流不  
納而返自是和好遂絕金主命其太子守緒會兵南侵  
三年金兵大舉犯西川淮西諸州郡事詳寧宗本紀三  
月夏人破葭州之通泰砦金刺史紇石烈王家奴戰沒  
四月金知真定府事武仙與蒙古將張柔戰于滿城太  
敗柔乘勝攻中山府仙遣別將兩戰俱敗柔威名震于  
河朔自深冀以北鎮定以東三十餘城望風降附十月  
金汴京薊城畢土初金主以京城闊遠難守故從木虎

高琪議竭公私之力築之其自  
能惟以精兵屯駐河南苟且歲月  
援金主久知其姦會與令奴殺其

忠功  
不復敗  
口事

覺下琪獄殺之金主嘗曰亂天下者衆多高琪二人也  
抹撚盡忠原名衆多云十一月蒙古攻晉安府守將粘  
剌貞與府官十餘人皆死之四年正月蒙古徇霍州刺  
史移剌阿里合節度副使孔祖湯等皆死之二月設諸  
路三公府原爲招撫經略安撫節度等使者竝就封公  
爵鎮之於是封王福等凡九公竝兼宣撫使賜號宣力  
忠臣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斂財賦賞罰號令皆

宋史新編卷九十四  
宋高宗皇帝本紀三  
得便宜行之五月蒙古破兗州節度使兀顏畏可死之  
八月恒山公武仙以真定降蒙古九月宋遣兵會夏人  
共圍鞏州不克而還十月蒙古復徇霍州進士賈邦獻  
被執欲以爲鎮西元帥不屈自殺五年五月蒙古取東  
平唐州守將訛論與宋兵戰大敗死者七百人匿之而  
以捷聞十月蒙古合夏兵取葭州徇綏德州十二月蒙  
古下潼關京兆閏月又徇鄜州守將完顏六斤紇石烈  
鶴壽蒲察婁室女奚烈資祿皆死之紅襖賊夜入蒙城  
縣屠掠而去改明年爲元光元年二月遣將訛可時全  
伐宋由金倡議也三月渡淮攻固始縣破廬州將焦恩

忠兵五月訛可欲引還為時金所沮一夕大雨水漲橋以渡宋師襲敗之以輜舟先濟者皆覆沒金之兵財由是大竭金主數金罪誅之金與姪青皆起紅巾賊事敗金歸金青歸宋青為宋將全知而祕之是役敗金者乃青也七月蒙古徇青龍堡平陽公胡入作降八月蒙古破太原招撫使趙益殺妻子隨自殺十一月蒙古徇同州節度使李復亨訛可皆自殺二年七月蒙古攻襄垣知平陽府事王佐率兵赴援死之十二月金主卒年六十一改元者三凡十一年珣性猜忌常任近侍局察訪外事多失其實委政胡沙虎木虎高琪高汝礪跡舊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元

臣斥正士惟獎用苛刻之吏胥輟集中都驢武南宋兵力既分功不補患且諸將恃功跋扈莫能制而喪師冒捷失律疲眾者率置不問豈其蔽於逸欲而忘木虎虜壽鞠仗之諫忽宋珪元夕燈戲之諄語耶然則金惡得不亡子守緒立謚曰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廟號宣宗

守緒原名守禮又名寧申速珣之第三子母王氏賜姓溫敦氏守緒以遂王為樞密使貞祐四年立為皇太子元光二年十二月即位改明年為正大元平正月有男子服麻衣望承天門且吟且哭詰之則曰口吟吟將相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元

無人吾哭哭金國將亡羣臣請置輿輓輓而過之十月金主及夏平十一月蒙古蒲化攻鳳翔府總管馬慶祥治中胥謙及子嗣亨俱不屈死之四年三月蒙古廢德順府五月陷臨洮府守將愛申馬肩龍馳蒲胡上門先後死之七月蒙古自鳳翔徇京兆關中大震六年十月蒙古兵駐慶陽界詔陝西行省遣使奉羊酒幣帛乞緩師請和七年冬以權參知政事蒲阿同平章政事合達行省事于闐鄉以備潼關八年蒙古主窩闊台以兵平鳳翔兩行省棄京兆遷居民於河南留慶山奴守之蒙古駐河中慶山奴亦棄京兆東還都尉大婁室遇蒙古於白鹿原與戰死之又陷河中行院事大訛可死之元帥板子訛可提敗卒走闐鄉金主杖殺之兩訛可守河中力竭而陷非戰之罪人冤板子蓋奉御六兒監戰所讒也兩省軍入鄧州楊沃衍陳和尚武仙皆引兵來會隨禦蒙古于禹山之前力戰數合蒙古稍却營於三十里外兩省以大捷驛聞百官表賀河南避兵者率為所誤越三日游騎至皆遇害明年正月蒙古遣唐州元帥完顏兩婁室與戰襄城之汝墳被酒戰敗走汴京遣完顏麻斤出等部民丁萬人決河水衛京城工未畢敵騎奄至麻斤出等死之丁壯無二三百人得返者兩省

軍由鄆州赴汴京蒙古主自白波渡河薄鄭州元帥  
伯堅以城降防禦使烏林答咬住死之汴京戒嚴者  
謂裏城不可守外城不可棄金主乃決計守外城脩樓  
櫓增兵甲兩省軍與蒙古戰於三峰山軍大潰聲如山  
崩將校多戰沒合達陳和尚楊沃衍走鈞州城破皆死  
之阿蒲就執尋亦死自是金兵不復振是月改元開興  
潼關守將李平以關降蒙古許州軍變殺元帥古里甲  
石倫粘合全周蘇椿等以城降蒙古二月慶山奴謀走  
歸德遇蒙古兵徐帥完顏兀里戰死慶山奴被執使招  
京城不從睢州刺史張元壽棄城從慶山奴皆死之蒙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四

古徇臨渙攝縣令張若愚死之數日蒙古兵至盧氏縣  
關陝行省總帥兩軍及秦藍帥府軍棄潼關而東遇蒙  
古兵于鐵嶺天大雪士卒困備完顏重喜降蒙古斬手  
馬前都尉劫苗膺降不從殺膺携其首以降於是士卒  
大潰行省徒單兀典納合合閭奔匿山間被執皆殺之  
秦藍總帥府經歷商衡不屈死之蒙古圍汴十六晝夜  
內外死者以百萬計蒙古將速不臺知不可取乃為好  
語講和金遂遣使出酒炙犒兵賂以珍異四月速不臺  
退軍河洛改是年為天興元年詔上書不得言聖汴京  
解嚴七月金飛虎卒甲福等擅殺蒙古行人唐慶等三

十餘人于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絕九月再括京城祿  
者治罪貧富俱困連日有箭射入宮中書簽臣姓名十  
一月河解元帥趙偉襲據陝州以叛殺行省阿不罕奴  
十刺以下二十一人誣諸人以反狀金主不能正其事  
仍授偉行總帥府事偉尋歸蒙古是時亳州鎮安軍鎮  
防軍徐州義勝軍宿州鎮防軍相繼殺逐官吏易主帥  
語在劉均王賓傳十二月蒙古遣使約宋伐金金主出  
奔以右丞相賽不章白撒等帥諸軍扈從留參知政  
事完顏奴申元帥崔立等守京城金主東行由陳留抵  
黃陵岡遂幸河北速不臺知金主棄汴復帥師圍之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五

年正月金主濟河會大風後軍不克濟蒙古將回古乃  
追擊于南岸金將完顏偕兒賀都喜死之完顏兀論降  
兵士溺死者十人金主次于溫麻岡遣白撒攻衛州紅  
撒聞蒙古主自河南渡河遂退師蒙古將夫天澤以騎  
兵踵其後戰于白公廟金兵敗績白撒棄軍東遁金主  
進至魏樓村猶欲俟蒙古兵至決戰俄白撒至倉皇言  
我軍已潰止兵已逼請幸歸德金主遂與副元帥合里  
人等六七十人夜登舟狼狽入歸德翌日諸軍始聞金主  
棄師遂大潰白撒之往衛州也所過縱兵四掠哭聲滿  
野一飯之費數十金公私皇皇民始思畔故衛城堅

而敵其之追無來援者金主暴其罪并其子皆賜死鑄其家以散將士時速不臺攻汴城急內外不通米升至銀二兩殍死相望縉紳士女多行乞于市民有嫁妻飽一餐者至有目食其妻子者金主遣后弟徒單四喜奉御木甲塔失不至汴迎兩宮人情益不安元帥崔立與其黨韓鐸藥安國等因舉兵為亂殺二相完顏奴申習捏阿不等論百姓曰二相開門無謀今殺之為汝一城生靈請命眾皆稱快立遂勒兵入宮集百官以母后命召衛王子從恪為梁王監國自稱左丞相都元帥尚書令百官遷擢有差開封判官李禹翼舊官去戶部主事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四

幸

鄭若石不起點檢溫敦阿里完顏阿散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諫議大夫烏古孫奴申戶部尚書完顏珠額與外郎聶天驥奉御忙哥諱議滿察珣並死之立遂起不臺軍以城降既還城盡燒樓櫓速不臺益信其實降也立性淫姣託以軍前索隨駕官屬軍民子女立聚之省中親閱日亂數人猶不足復禁民間嫁娶括京城財兩宮值變不果行四喜以其妻完顏氏答失不以其父咬住奪門而出至歸德金主奴誅之二月蒙古忒木解帥兵圍亳州是月知歸德府事石蓋女魯懼議散護衛兵就糧他州留元帥汪察官奴忠孝軍四百五十人都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四

幸

尉馬用軍二百八十餘人于城中三月忒木解兵日滿歸德官奴請北渡河再圖恢復女魯懼阻之官奴又邀金主如海州金主不從官奴本輕馬用起於小校又以金主信任忌之積忿謀為亂以忠孝軍攻殺馬用女魯懼與左丞李蹊等三百餘人俱被害軍士死者三千人官奴提兵見金主謂女魯懼等及臣殺之矣金主不得已暴女魯懼罪人咸寬之官奴遂權參知政事以金主居照碧堂禁諸臣無一人敢奏對者金主日悲泣謂近侍曰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死之主但恨朕不知人為此奴所囚耳四月陳州都尉李順兒殺行省粘葛奴尉及招撫使劉天起唐括送款于崔立崔立以金主母廢王氏后徙單氏及梁王從恪荆王守純族屬男女五百餘人衍聖公孔元措名儒梁陟及三教醫流工匠繡女赴青城速不臺殺二王及族屬以后妃北還寶符李瑛從至宣德州居詞摩院自縊於佛像前速不臺入汴道兵先入立家取其妻妾寶玉以出立自外歸大慟而邑城既陷完顏族盡屠之初正大中大風落左掖門鴟尾壞丹鳳門扉天興初荆王守純府第產肉芝一株高五寸色紅津濡地成血臭不可聞剗去復生者再獲則虜搦間羣狐號鳴乘燭逐捕則失所在蓋亡國之兆云

戶部州節度使移刺瑗以其城叛右司郎中白雲  
遊鄧州召兵入援瑗既拒命與俱亡入宋五月蒲察官  
奴襲敗蒙古兵于亳州克拜參知政事金主以慶陽總  
管烏古論鎬言欲如蔡州遊敵適官奴自毫還皆之官  
奴嘗過蔡知不足備禦力陳不可至扼腕頓足意甚巨  
測出號于眾曰敢言南遷者斬眾以官奴為無君勸金  
主早為計金主遂與內侍宋珪等謀殺官奴六月官奴  
及其黨阿里合白進皆伏誅赦忠孝軍以安反側遂決  
策遷蔡中京留守烏林答土棄城奔蔡城遂陷總帥驤  
仲死之金主發歸德值久雨扈從罕執而下徒行泥水

宋史新編卷二十九

金

中撥青棗為艗數日足脛盡腫至毫從行纔二三萬人  
馬五十疋而已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一人迹金  
主太息曰生靈盡矣為之一慟至蔡父老羅拜於道其  
儀衛蕭條皆感泣金主亦歔歔久之然離敵差遠尚賤  
稍集金主意頗安命修見山亭為遊息之所又遣宋珪  
與總管烏古論鎬之妻選室女備後宮右丞忽斜虎立  
切諫金主罷工役所選皆自便只留識文義者一人  
八月宋遣兵會蒙古將於察兒取唐州九月金主遣使  
如宋乞糧諫使人曰宋人負朕深矣蒙古滅國四十以  
來酋長夏亡及於我我亡必及於宋若與我連和所以

為我者亦為彼也卿其以此曉之至宋宋不許重九日  
蒙古兵突至城下再接戰蒙古兵不利乃築長壘圍蔡  
是月徐州守將郭恩殺逐官吏以叛行省賽不死之士  
一月宋遣將孟珙江海兵二萬運米三十萬石助蒙古  
攻蔡十二月宋兵決柴潭蒙古兵決練江並入汝水破  
外城旬日又合攻破西城金主謂侍臣曰我自知平生  
無大過惡死無恨矣所恨祖宗傳祚至我而絕與自古  
荒淫暴亂之君等為亡國獨此為介介耳又曰亡國之  
君往往為人囚繫或為俘獻或辱於階庭閉之空谷盼  
必不至於此是時諸將多戰歿其砲軍總帥王銳殺元

宋史新編卷三十

金

帥夾谷當哥率眾降蒙古三年正月戊申金主遜位於  
元帥承麟改元者三凡十年守緒本庸才所任將相如  
高汝礪則欺君固位白撒徒單兀典慶山奴則奢縱金  
鄙闖元盈朝近習干政而播越苟安殊乏臥薪嘗膽之  
志亡國自身惡得無罪但不惜一死庶合禮耳承麟立  
諡曰哀宗

承麟者幼里鉢之後白撒之弟也天興三年正月己酉  
承麟即帝位亟出捍敵而南面已立宋幟已而四面呼  
聲震天地南面守者棄門走孟珙招江海塔察兒之兵  
以入忽斜虎帥千餘兵悲戰不能禦守緒還取寶璽



于幽蘭軒環以草自縊死忽斜虎亦赴汝水死將士從死者五百人承麟退保千城聞守緒死帥羣臣入哭奠未畢而城潰諸禁近舉火焚之江海入宮執參知政事張天綱孟珙與塔察兒分守緒骸骨及寶王法物以歸承麟為亂兵所殺凡歷九十傳國百十有九年而亡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四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四

夫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五

金國二

明南京戶部主



撒改烏古之孫劾者長子也盈歌襲位念兄劾者最長不得立因命撒改為國相能馴服諸部獄訟悉得其情時有言不見相國事何從決烏雅束襲位撒改與阿骨打分治諸部阿骨打襲位屢敗遼兵撒改同諸將勸進既稱帝撒改行國相如故伐遼之計雖決於迪古乃銀木可實自撒改啓之進拜國論胡魯勃極烈卒後改贈金源郡王配享阿骨打之廟謚忠毅迪古乃又名忠先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五

顏部人既與阿骨打言遼可取狀即以兵會伐屢敗遼兵克東京及顯州降乾懿等州命為耶懶路都勃堇天眷中累加保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卒也追贈配享並與撒改同宗雄本名謀良虎烏雅束長子也幼善射及長辨智衆謹人愛敬之阿骨打屢伐遼宗雄皆身先士卒摧鋒逐北一時罕有比者既取泰州宗雄包其土來奏曰其土如此可種植也由是從萬餘家屯田境中西京既降復叛衆議欲罷攻宗雄曰西京都會也若委而去則降者離心遼之餘黨與夏人得以窺伺矣乃立重賞激士心

竟克之仍與宗翰等大破耿守忠救兵七千于西京之東未幾卒封楚王謚威敏與配享

阿魯合懣烏古第八子也健捷善戰贊阿骨打伐遼屢有功同宗翰等勸進曰大功已集宜有以繫天下心既卽位與宗翰同獻耕具九祝曰願母忘稼穡之艱難阿骨打以爲國論乙室勃極烈性聰敏凡一聞見終身不忘始未有文字祖宗族屬時事並能默記預脩譜牒阿骨打幸其家問疾并及國事對曰馬者甲兵之用國俗以良馬殉葬可禁止之比亟猶有遺奏後改封隋國公與配享謚剛憲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二

習不失本名辭不失石魯之孫健捷能左右射自幼里鉢時已立戰功阿骨打出河店之戰惟習不失謀合卒破十萬之師拜爲阿買勃極烈其後阿骨打每伐遼輒命習不失與吳乞買居守倚任與撒改伴習不失父烏骨出酗酒屢悖其母母殺之人謂習不失克蓋前人之愆云卒後封金源郡王與配享謚忠毅子鶻沙虎亦名將

幹魯宗室子也同諸將攻拔幹路城又城高麗收國中爲統軍與閻母蒲察幹魯古等伐高末昌城降末昌殺之於是遼南路係籍女真及東京州縣盡降命

魯爲南路都統迭勃極烈燭隈水部叛幹魯殺其首惡國人撫定餘衆遼西京破遼主奔陰山幹魯爲西南路都統往襲之遼主奔應州宗翰爲西北西南兩路都統也幹魯及蒲家奴副之幹魯兩奏疆場事宜其六勿割山西與宋與宗翰議同也宗翰等入宋幹魯行兩路都統事天會中卒後封鄭國王與配享幹魯古亦宗室子累功至咸州路都統其攻拔顯州降乾懿諸州功與幹魯等以罪降爲謀克卒後贈特進同配享謚莊翼

宗翰本名粘沒喝漢語爲粘罕撒改長子也自少健勇伐遼計議多與阿骨打合率群臣勸進授移齊勃極烈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三

既克臨潢宗翰請乘時進取中京乃副斜也等統師施之遼護衛習泥烈被獲知遼主獵駕爲濼可襲而取兩使人報斜也斜也意未決宗幹力贊宜如宗翰請斜也因定約分軍追遼主遼主奔西京宗翰復追至白水濼獲其寶貨西京降遣希尹等追遼主于乙室部遼主奔陰山西京叛宗翰復取之悉撫定西路州縣部族又與宗望等從阿骨打取燕京吳乞買立宗翰屢沮割山西地與宋宗望亦以爲言已復竝請南伐於是斜也頌都元帥居京師宗翰爲左副元帥自太原路進師宗望爲南京路都統自燕山路進師宗望克燕山至汴許宋

和解圍無何復攻汴宗翰亦克太原趨汴汴京破執王  
帝北歸語在欽宗本紀中宗翰賜鐵券高宗立復委宗  
翰等伐宋宗翰會宗輔自濮進師連克郡縣遣拔离速  
等襲高宗于揚州高宗渡江南遁奉書自貶大號稱宋  
康王趙構請存趙氏社稷不許分遣捷懶宗弼等南追  
至海不及而還語在高宗本紀中宗翰朝京師與宗輔  
宗幹希尹合議建儲以先帝嫡孫合刺再三請合刺立  
宗翰自國論右勃極烈都元帥拜太保尚書令領三省  
事封晉國王卒贈泰王諡桓忠與配享子孫三十餘人  
悉遭海陵之禍

宋史新編卷九十五

四

宗望本名幹魯補又作幹离不阿骨打次子也歷都統  
副元帥善用兵其擒遼主妻子得傳國璽殺張覺父子  
撫定南京降郭藥師董才獲其用伐宋夜破姚平仲襲  
營兵四十萬克汴執徽欽二帝北歸皆雋功也餘見宗  
翰傳中克汴未幾卒後贈太師與配享政封宋王諡桓  
肅  
婁室字幹里衍完顏部人佐阿骨打累敗遼兵降諸部  
落既克黃龍府命婁室為萬戶守之進都統從斜也取  
中京追遼主同閣母攻破西京獲阿疎夏人救遼金兵  
兩為所敗婁室與諸將合擊大破之遼都統大石犯奉

聖州婁室擒大石其衆遂降夏人屯兵可墩館婁室破  
朔州西山兵二萬擒其帥趙公直遼主奔余都谷婁室  
襲而獲之賜鐵券惟死罪乃答諸將侵宋婁室屢破宋  
兵其後婁室專事陝西連克州郡叛者討平之殘破蕩  
析者置官府安輯之宗輔總戎陝西也婁室已有疾富  
平之戰宗弼左翼軍已却婁室力疾以右翼鏖戰張浚  
軍遂潰宗輔推服謂古名將無以加也卒贈開府儀同  
三司追封莘王以正隆例改贈金源郡王與配享諡莊  
毅子活女謀衍石古乃皆顯有戰功

宋史新編卷九十五

五

取狀阿骨打意遂決阿骨打與遼將戰于達魯古城遼  
兵二十萬銀术可與婁室率衆衝其中堅凡九陷陣輒  
戰而出遼兵大敗既為謀克與婁室戍邊又同攻黃龍  
府敗遼兵萬餘于白馬濼斜也克中京婁室獲遼主宗  
翰定太原克汴京銀术可皆與有功與希尹同賜鐵券  
天會十年為燕京留守數年致仕加保大軍節度使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封蜀王卒後贈金源郡王  
與配享大定中諡武襄其二弟曰麻吉曰拔离速皆為  
名將云銀术可有妹沙里質嫁阿隣天輔六年黃龍叛  
率鈔略部族時阿隣從軍沙里質糾集居民纔得男女

五百人樹營柵保守賊千餘來攻沙里質杖劍督戰居三日賊乃退以功封金源郡夫人

閼母阿骨打之異母弟也代幹魯古爲咸州副都統斜也克中京宗翰克西京婁室略定天德等州獲阿疎閼母有力焉與平中閼母爲南路都統嘗爲張覺所敗吳乞買使宗望問敗軍狀宗望遂以閼母軍討覺覺敗乃赦閼母罪既而閼母克南京撫定兵民吳乞買詔褒之閼母奏宋敗盟有狀遂爲都統同諸將南伐降燕山克汴州師還下河間連有莫州維州之捷及議伐高宗閼母欲先定河北吳乞買酌群議並與師閼母年四十卒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六

後與配享封魯王諡莊襄阿疎者自煩刺淑時爲勃董盈歌嗣立阿疎叛歸遼語在遼洪基傳阿骨打伐遼每以阿疎爲辭及被獲軍士問爾爲誰曰我破遼鬼也斜也又名果阿骨打母弟也初爲景勃極烈取春州泰州繼爲忽魯勃極烈都統內外諸軍取中京復取西京時山西諸城雖降而人心未固斜也使宗望請金主臨軍遂定燕京吳乞買立斜也爲諸班勃極烈與宗幹並治國政未幾卒與配享諡知烈斜也同時諸將又有蒲家奴撒离喝習失皆有勲勞烏祿圖畫勲臣下衍慶宮自斜也至習失凡二十一人撒离喝歷事海陵至行臺

丞相兼左副元帥爲所忌誣以謀叛族誅大定追封金源郡王與配享諡莊襄斜也子孫亦爲海陵殺百餘人

宗幹本名幹阿骨打庶長子也佐阿骨打伐遼進退皆中機會吳乞買立爲國論勃極烈天會三年獲遼主始改女真舊章用漢制度正官名定服色興序序設選舉治曆明時皆自宗幹啓之合刺立與宗翰並領三省事進至太師封梁宋國王卒亮其子也既篡立加宗幹帝諡并廟號烏祿立乃削奪封皇伯太師遼王諡忠烈明昌升配享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七

宗弼本名兀朮又作幹嘑亦作幹出或作晃幹出阿骨打第四子而宗望之弟也從宗望宗輔先後伐宋蹙高宗于溫州又從宗輔定陝西兄和尚原天眷中進都元帥時置行臺於燕京詔宗弼爲太子兼領行臺尚書省事蓋總軍旅與民訟錢穀也其誅撻懶恢復陝西河南地與宋定畫淮之約語在宋本紀賜金券進至太師職任如舊卒諡忠烈與配享烏祿嘗稱宗翰之後惟宗弼一人云子宇迭歷東西京留守爲海陵所忌殺之大定追封韓王

希尹原名谷神完顏部人曾祖佐金三世祖服諸部

人以此名同故呼曰賢口魯以金祖爲勇石魯云賢口魯生効孫舉部來歸効孫生歡都事四上勤勞四十年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敏歡都生謀演希尹謀演以功贈大傅希尹自阿骨打舉兵常任行陣屢有功天會大舉伐宋爲元帥右監軍再伐宋執二帝以歸賜鐵券合刺卽位希尹爲丞相坐讒奔其子誅之後知其非罪贈儀同三司邢國公爲改葬大定中諡貞憲希尹嘗製女真字謂之大字合刺又製女真字謂之小字俱行用孫守道事烏祿以忠勤被眷有諫無不從至左丞相諡簡靖蓋重其能全始終云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勛字勉道本名烏野盈歌第五子也宗翰等入宋金主吳乞買使勛就軍中往勞之宗翰等問所欲曰惟好書耳載數車而還女真初無文字及破遼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而完顏希尹依倣契丹字製女真字於是始有記錄吳乞買復進士舉而韓昉輩皆在朝文學之士稍擢用天會六年命勛與耶律迪越掌國史採撫祖宗遺事皆得其實歷事合刺累遷左丞相拜太師進封漢王合刺嘗與近臣連日酣飲或徹夜勛疏諫乃爲止酒亮方用事朝臣多附之者一日大臣會議亮後至勛面責之其剛正類此亮篡立誅宗本等勛歸鄉里

方請致仕進封周宋國王後例降金源郡王卒大定未表章其諫疏詩文及所獻射虎賦子宗秀封廣平郡王程案者字公弼析津人遼第進士燕既入金案歷事合刺爲諫議大夫累疏請脩禮樂乃命有司議贈上阿骨打尊諡至彰德軍節度使卒案剛直耿介不諂奉權貴以希苟進有古君子之風云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韓企先燕京人其先累世仕遼皆貴顯乾統間企先第進士回翔不振金克遼累擢西京留守天會六年代劉彥宗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樞密院事十二年爲尚書右丞相時方議禮制度禮部尚書韓昉多有因革企先博通經史咸與折衷務爲官擇人推轂善類一時臺省多君子至於關決大政與大臣謀議不使外人知之世稱賢相皇統六年封漢王卒正隆例降封齊國公大定配享吳乞買之廟後諡簡懿劉彥宗在遼登進士乙科至簽書樞密院事同左企弓等降金佐諸將經略專理州縣之事務農積穀供億賴之非武功預行慶官圖像者惟彥宗與企先耳韓昉亦燕京人遼天慶二年進士第一仕金爲禮部最久兼翰林學士太常卿歷參知政事雖貴猶好學不輟善屬文金朝大製作皆出其手外國亦敬慕之皇統六年以儀同三司致仕

賢本名審里習不失之孫也累功至左丞相兼都元帥合刺之后其母黨也后專政未嘗附以進川合刺二子死請選後宮以廣繼嗣曾不顧忌於后海陵同在相位不肯稍假借海陵因與后力排出之宗賢不以是少變合刺納常勝妻於宮中將立爲后未果爲海陵所弑海陵欲弑殺諸王大臣詭合刺命以立后召之宗賢謂人曰若立常勝妻吾當以死爭及被殺猶不知其爲海陵也

蕭仲恭祖仕遼爲司徒父爲司空尚主仲恭性恭謹有禮節遼主天祚西奔天德仲恭爲護衛太保兼領軍事

宋史新編卷九十五

一日金兵奄至仲恭從遼主西走時雪寒乏食仲恭進衣弁乾脯遼主困仲恭伏冰雪中遼主藉之以憩凡六日乃至天德始得食後與遼主俱見獲吳乞買以仲恭忠於其主特加禮待擢都點檢宗磐與宗幹爭辦金主合刺之前宗磐拔刀向宗幹仲恭呵之乃止累遷平章政事封濟王天祚死葬廣寧仲恭請往會葬合刺義而許之進尚書右丞相拜太傅領三省事天德封越國王除燕京留守卒諡貞簡正隆例改儀同三司鄭國公張通古字樂之易州人遼天慶二年第進士補樞密院承旨丁父憂起復懇辭不獲因遞去屏居興平阿骨打

定燕京割以與宋宋以通古人望召之通古辭謝隱居太寧山下金復取燕通古以薦得進用歷四主至平章政事拜司徒致仕進封曹王通古官宰相自奉如寒素鞠胙王獄不肯阿附張浩張暉坐與磁州僧法寶款昵失大臣體海陵各杖二十獨稱通古三教該通足爲儀表云

胡礪字元化武安人天會十年舉進士第一歷翰林脩撰禮部郎中一時典禮多所裁正礪性剛直位尊已者事之以正不少阿或有陵蔑下寮者以禮折之海陵拜平章政事百官賀於廟堂礪獨不跪海陵問故礪以令

宋史新編卷九十五

士

對且曰朝服而跪見君受禮也終翰林學士改刑部尚書

烏林答贊謨自收國以來與礪溫敦思忠皆司閤刺之任閤刺者漢語云行人也贊謨歷行臺參知政事時思忠爲行臺尚書左丞贖貨無厭贊謨鄒之兩人由是交惡海陵殺左丞相秉德子行臺贊謨妻秉德乳母也思忠因構殺之遂納贊謨妻曹氏盡取其財產烏祿稱贊謨忠實剛毅贈特進追還財產賜葬地思忠歷尚書令位丞相上海陵欲定封爵制度風思忠建白封王著皆降封惟封思忠廣平郡王後以諫伐宋頗見疎



高榘渤海人少好學業進士金將破永昌以榘同知東京留守事海陵僣至司空兼太子太保行御史大夫進封代王正隆例改冀國公海陵嘗幸中京榘爲留守警夜嚴肅有倖臣夜飲于禁杖之瀕死在臺父彈劾無所避每進對必以區別流品進善退惡爲言遂招憎怨幾陷中傷疾革曰某事未決某事未奏死有餘恨平生家居無聲伎之奉雖暑甚未嘗解衣緩帶對妻孥危坐終日其方嚴簡靜如此

祁宰字彥輔江淮人在宋爲醫官金入汴得之累遷中奉大夫太醫使數被賞賚常感激欲自效海陵將伐宋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一

上疏諫大略謂今謀臣猛將不如祖宗時而宋人無罪兵出無名加以賦役煩重民人怨嗟此人事之不脩也況且天時不順地利不便言甚激切海陵怒命戮於市籍其家產大定明昌間贈資政大夫復田宅錄用其子泰和初詔定功臣諡不及宰尚書省掾李秉鈞上言海陵之大臣皆畏罪典忍曾不敢伸一喙畫一策爲社稷計卒使立名死節之士顧出於臂下之流亦可愧矣乞賜諡以旌其忠得諡忠毅按秉鈞所斥大臣乃右丞相張浩尚書左丞耶律安禮也安禮系出遼輦氏篤孝謹廉斯可稱者浩渤海人天會賜進士及第無事不爲無

殺不從大定復用爲相至尚書令諡文康

蕭永祺字景純本名蒲烈通契丹大小字廣寧尹耶律固作遼史未成永祺出其門繼成之作紀志傳共七十五卷累官翰林學士遷承旨海陵欲以爲尚書左丞永祺曰臣材識卑下不足以辱執政海陵曰今天下無事朕方以文治卿爲是優矣永祺固辭謂人曰執政係天下休戚貪冒寵榮如蒼生何海陵嘗選近臣備咨訪獨永祺論議寬厚時推爲長者

契丹擁衆猝至城中兵少宗敘自將擊之不敵被執久契丹擁衆猝至城中兵少宗敘自將擊之不敵被執久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一

而脫歸拜兵部尚書同諸將伐契丹禦宋兵皆屢捷宋和議成除河南路統軍使河決李固渡分流曹單之閘詔遣都水監梁肅相度宗敘言河道填淤不受水故決溢今欲河復故道卒難成功幸而可塞他日亦不保沿河數州驟興大役人心動搖恐宋人乘間構爲邊患梁肅亦請聽兩河分流以殺水勢遂止不塞拜參知政事出巡邊道卒遺表朝政得失及邊防利害烏祿深悼念其勤勞國家云後與配享

宗憲本名阿懶撒改次子也少入太學兼通女真契丹漢字未冠從宗翰入宋破汴京衆爭趨府庫取財斷宗

憲獨載圖書以歸金初制度多沿舊宗憲謂宜遠引  
古何乃近取遼人合刺時尤多匡諫時議以齊地與宋  
宗憲廷爭折之後卒用其策大定中拜太子太師平章  
事高山奴昔以罪廢烏祿以功臣裔召之宗憲曰傲狠  
貪墨之人不可置之左右烏祿遂追還制命顧近臣曰  
此朕之過舉不可不改卿等當盡心以輔朕宗憲進拜  
右丞相卒

李石字子堅遼陽人歷興中尹石知海陵忌宗室而海  
陵又知石爲烏祿母舅石頗不自安秩滿託疾還鄉里  
烏祿留守東京而副留守高存福承海陵旨圖烏祿石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西

勸烏祿先除存福而後舉事既即位請亟趨中都據腹  
心以號令天下萬世之業也烏祿即日啓行石拜參知  
政事女納後宮是爲元妃歷太尉尚書令以太保致仕  
進封廣平郡王卒謚襄簡石嘗兼御史大夫糾劾不避  
樞要獨中年以冒粟見斥論者鄙之以大定策功與  
配享同時有獨吉義者爲利涉軍節度使聞烏祿立即  
日來歸以爲參知政事烏祿問義曰若正隆返旆北指  
計將安出義曰正隆多行無道必自斃且將士在南家  
屬皆在北惟早幸中都爲便卒如所料云

蒲察鼎壽本名和尚上京曷速河人海陵女弟所生

平尚金上合刺女璟之后父也鼎壽性沈厚有明鑒通  
契丹漢字長於吏事歷駙馬都尉蘇州刺史濬州防禦  
使有惠政兩州人刻石紀之又歷兩鎮節度使左右宣  
徽使河間尹有宗室居河間侵削居民鼎壽奏徙其族  
于平州郡內大治卒贈太尉越國公鼎壽長子辭不失  
凡三尚主蓋金制娶后嫁女不出蒲察徒單六七貴族  
若鼎壽則尤寵遇者也然未嘗以富貴驕人當時以爲  
外戚之冠云

紇石烈志寧上京胡塔安人海陵時副白彥敬爲都統  
討契丹撒八兩人聞烏祿有異志陰結節度使獨吉義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等圖烏祿而烏祿已立獨吉義即日歸附惟彥敬志寧  
不受烏祿招殺其使者九人既被伐力屈乃俱降烏祿  
不之罪會契丹餘孽窩幹稱帝元帥完顏謀衍完顏福  
壽並恃功怠事烏祿命僕散忠義代謀衍志寧代福壽  
窩幹平志寧爲副元帥經略宋事而忠義以丞相總戎  
居汴志寧與忠義協謀大破李世輔兵復同渡淮追宋  
宋孝宗遂定和議罷兵其敗宋兵及駁宋書辭語在烏  
祿傳忠義被命還京師志寧加平章政事駐汴蓋藉以  
規撫南服久之還京師拜樞密使以子諸神奴尚金主  
女大定九年拜右丞相志寧辭曰受詔征伐則不敢辭

為宰相則誠不能累封金源郡王卒與配享

僕散忠義上京拔盧古河人阿骨打外家姻也嘗為博州防禦使公餘學女真字及古算法閱月盡能通之在郡罷田獵燕遊以職業為務境內翕然稱治其總戎平高幹與宋定和議功與紇石烈志寧等召拜左丞相大定六年卒忠義動由禮法樂稱儒者善御將能得其死力及為宰相知無不言自古恩威鮮有兼任將相功名始終如忠義者謚武莊後又勒銘墓碑與配享圖像衍慶宮子綏尚金主女歷事璟至平章政事北征南伐累建大功詔以其子安貞尚女卒謚武肅徙單合喜者上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七

京速蘇海水人善料敵應變功著秦隴至平章政事封定國公同忠義配享云

紇石烈良弼本名婁室回怕川人自幼能習希尹文字年十四為北京教授天德中歷刑部尚書賜之名海陵稱其不阿諂累遷尚書左丞烏祿即位盡黜海陵時懷祿偷安之臣以良弼諫伐宋乃復用之遷至左丞相致仕卒追封金源郡王謚誠敏勒銘墓碑與配享良弼忠正敏辨善斷決為宰相朝夕惕惕謀慮深遠舉人材常若不及居位二十年贊太平之功號賢相云唐括安禮者字子敬海陵時為翰林學士改節度使烏祿遷至

老丞相稱其正直練達與左丞相習顯無異卒與配享又有移刺道者篤孝通女真契丹漢字且清廉有幹局海陵謂有公輔器大定中歷翰林直學士遷至平章政事

石琚字子美定州人父臯為郡吏廉潔多陰德琚博涉經史工文詞天眷二年進士第一歷吏部郎中侍郎尚書典選且十年凡宋齊換授官格南北通注銓法能縷指而次第之號為詳明拜參知政事進左丞兼太子少師烏祿將行郊祀議配享琚曰配者侑神作主也漢魏晉皆以一帝配唐宋之初增及二宗終竟以一祖配宜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七

依古禮從之後由平章政事拜左丞相致仕卒烏祿留意政治琚裨贊為多烏祿末年將立元妃為后以問琚答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東宮搖矣烏祿悟而止論者謂許敬宗一言幾亡唐祚琚之對為金謀至矣謚文憲後圖像衍慶宮與配享

孟浩字浩然灤州人遼末第進士入金歷事合刺為郎宰相韓企先拔擢一時賢能置機要以田穀為吏部侍郎以浩為左司員外郎既典選善銓量鑒別引用悉君子而小人蔡松年曹望之許霖求與殺相結殺鄙而拒之松年素得宗弼意宗弼當國引松年為刑部員外郎



河中府判官海陵寢失道少冲知天下且亂秩滿不續求仕大定乃調遷至刑部郎中執奏刑名甚堅再遷秘書少監兼起居注左補闕外柔內剛每從容恒諫十四年聘于宋宋方有祈請常餽之外別致珍異少冲却曰行人敢以賂辱君命乎使還加右諫議大夫終順天軍節度使卒少冲雅不喜言利嘗教諸子曰謹所以庇身筭庫不可爲也子益亦第進士至節度使

梁襄字公贊絳州人大定第進士爲薛王府掾烏祿將畋金蓮川其地極邊荒涼甚襄上疏極諫曰太康出畋洛內后羿拒河而失邦魏帝拜陵近郊司馬懿竊權而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

纂國武帝幸甘泉途中江充之奸太宗居九成幾致結社之變隋煬海陵雖惡德貫盈止以離棄宮闕其禍遂速皆可爲殷鑒也反覆凡千六百言烏祿爲罷行襄由是以直道聞累遷保大軍節度使卒襄博學自蚤達至晚貴膳服常淡薄或譏其太儉云子持勝原名詢第進士復中宏詞歷太常博士咸平路宣撫司經歷官興定中宣撫使蒲鮮萬奴蓄異志欲棄咸平持勝力止之萬奴杖持勝八十持勝走告上京行省太平太平已與萬奴通謀詭稱持勝忠署左右司員外郎既而太平以萬奴旨焚毀上京宗廟執元帥承充奪其軍持勝與萬奴

裴滿賽不萬戶韓公恕約殺太平等事世俱被害

張大節字信之五臺人第進士歷東京市令烏祿時判留務甚愛重之烏祿改元於遼東或勸赴之當貴可一朝遂大節曰自有定分何遽爾隨例補官累遷震武軍節度使致仕卒大節廉勤好學能勉勵後進烏祿稱其剛直忠實果於從政惜乎用之太晚其見知如此

楊伯仁字安道伯雄弟也歷翰林直學士禮部侍郎領脩起居注卒伯仁久在翰林文詞典麗金主烏祿曰自韓昉張鈞後則有翟永固近日則有張景仁鄭子明今則伯仁而已伯仁善鑒別文章讀孟宗獻發解程文曰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

此人當成大名既而宗獻府試省試廷試皆第一號孟四元云永固字仲堅良鄉人宋取燕舉進士第一金復取燕中詞賦科海陵時爲翰林學士永旨諫伐宋不從乞致仕大定起歷直定尹致仕鄭子明字景純大定府人英俊有直氣文章亦然終翰林直學士

內族襄本名唃石魯五世孫參知政事阿魯帶之子也璟立自右丞相拜左丞相襄被知遇故爲將能立功其駐軍臨潢也有以僞書遺西京留守徒單益欲構以罪書問金主以書界襄具明信如此在政府二十年明練故事簡重能斷器局尤寬大用人各得所長泰和二年

卒謚武昭預配享按金人初起完顏有十二部後皆以部爲氏見於紀錄親者稱宗室疎者稱完顏而異姓同部亦稱完顏明昌以後避諱不曰宗室而曰內族書名不書氏其制如此珣卽位詔皆稱完顏不復別云

守貞本名左監希尹之孫也大定中歷上京留守因事除名烏祿愛其剛直起歷西京留守珣卽位自參知政事進尚書左丞明昌三年以旱災求解職歷西京留守臺臣劾其不法不報拜平章政事封蕭國公守貞讀書通法律明習故事時金有國七十年禮樂刑政率因遼舊雜亂無貫珣任守貞等修正爲一代法守貞又喜推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主

轍善類接援後進金主嘗與泛論人才必迹其心術行事臧否無少隱遂爲胥持國輩所傾蓋指守貞持錫王求中事久不決也出知濟南府下詔切責承安元年降授河中防禦使以南鄙用兵須大臣安撫乃移知濟南卒守貞爲相口在廷名士皆在其門如遼陽孟奎等號冷巖十俊云後近臣上書願陛下辨君子小人金主問其人曰君子故相完顏守貞小人今參知政事胥持國也

徒單克寧本名習顯萊州人有勇略善騎射通女直契丹事海陵至葛懶路兵馬都總管大定初從完顏

討高幹兩賊遇皆捷謀行駐師玩寇克寧斥其驕馬祿乃以僕散忠義代謀衍克寧與忠義協謀敗賊平之已而爲山東路兵馬都總管行軍都統屢與宋將魏勝戰竟射殺之取海州及淮陰縣是役也賽剌功居多宋自是懼遂定和議罷兵克寧歷遷平章政事授世襲不扎土河猛安兼親管謀克歷升太尉至承平時太孫璽爲右丞相因使克寧輔導之烏祿以克寧言下詔立璽爲皇太孫璽立徙封東平郡王進拜太傅兼尚書令屬疾臨幸拜太師封淄王卒克寧爲相持正守大體其輔導受顧命尤有勞遺表言人君往往重君子而反疎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主

之輕小人而終昵之願陛下慎終如始安不忘危云謚忠烈圖像衍慶宮配享璽廟夾谷衡本名阿里不大定中創設女真進士舉衡中第四人遷至修起居注時徒單鑑尼庵古鑑皆出女真進士中衡與二人竝以才傑稱璽立歷參知政事詔賜今名曰汝之所長衡實似之承安二年爲樞密副使行院規畫邊事明年以修完封界賜詔褒諭又明年就拜平章政事封國公卒謚貞獻

張萬公字良輔東甌人正隆二年第進士事烏祿歷利源帝卽以純直見重璽立歷升平章政事封壽國公



李淑妃欲立爲后御史大夫張曄侍御史路鐸坐沮議削官御史姬端脩上書言之杖七十以贖論淑妃竟進封元妃又邊事方殷災異頻仍制度朝更夕改萬公頗嫌畏不敢犯顏強諫累上表以病乞開不允朝議聽主兵者之請括冒稅民田分給戰士爲屯田萬公上書言不可者五不報泰和以來堅請致仕六年伐宋起知濟南府和議成復致仕未幾卒謚文貞後預配享萬公淳厚剛正門無雜賓典章文物多所裁正輔政八年所薦引多廉讓之士惜其閉於羣說不得行其志焉

宋史新編卷九十五

五

李愈字景韓正平八中正隆五年詞賦進士第歷事環至節度使刑部尚書前後所陳皆省費防邊屯田之策泰和二年春環將幸長樂川愈切諫不從夏四月愈復諫曰北部侵我舊疆千有餘里不謀雪耻復欲北幸一旦有警臣恐丞相襄樞密副使閻母等不足恃也况皇嗣未立群心無定豈可遠事逸遊哉環異其言未幾出知河中府事致仕卒謚清獻自著狂愚集二十卷路伯達字仲顯冀州人有器識博學能詩正隆五年第進士歷事環論事切時弊遷至太常卿拜武安軍節度使使宋回獻所得黃金二百五十兩白金一千兩以謝宋及士卒共妻傅氏言之贈太中大夫仍還其所獻

傅泣請弗許傅以伯達嘗修冀州學乃市信都張強以贍學事聞賜號成德夫人子鐸鉤並負氣節鐸事環爲右拾遺改補闕以鯁切爲宰相所銜補外召爲翰林脩撰言胥持國不可復用爲相其黨聞之愈怒改監察御史遷侍御史因事解職復補外久之召爲翰林待制累除孟州防禦使貞祐初城破投沁水死其文尚奇詩溫潤精緻號虛舟居士集鈞大定中第進士

宋史新編卷九十五

五

裴滿亨字仲通臨潢府人大定末由奉職第進士升奉御一日烏祿問以上古爲治之道亨奏陛下欲興唐虞之治要在進賢退不肖信賞罰薄徵斂而已璟卽位擢監察御史內侍梁道兒恃恩驕橫朝士側目亨奏劾其姦歷安武軍節度使轉河東南北路按察使隨處有政績可紀卒贈嘉議大夫

閻公貞字正之宛平人大定七年第進士歷承安至大理卿兼翰林侍讀學士公貞居法寺幾十年詳慎周密未嘗有過舉被命校定律令多所是正金人以爲法家之祖云

楊伯元字長卿尉氏人大定三年第進士歷官安武軍節度使致仕伯元以才幹被委任凡兩爲推排定課使里爲審錄官人稱其平每有疑獄必專決遣明辨多中

賜諡曰達

孟鑄大定末補尚書省令史事環累遷御史中丞奏彈知大興府事紇石烈執中貪猥擅恣環頗知其跋扈第以東宮舊人不深罪也鑄出為絳陽軍節度使未濟未年鑄復入臺執中難作召鑄及右諫議大夫張行信俱至大興府曰汝輩向來彈我者耶二人各以正言答之執中遣還曰且須後命既而執中死鑄亦尋卒

趙質字景道大定末舉進士不第隱居燕城南教授為業明昌間金主璟遊春水聞弦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題詠賞其志趣召至行殿命之官因辭賜田千畝復之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終身卒年八十五時又有杜時昇者字進之信安人博學知天文宰相數薦不肯仕承安泰和間時昇謂人曰吾觀正北赤氣如血東西亘天天下當大亂亂而南北當合為一是時風俗侈靡紀綱大壞大定之業衰時昇乃南渡河隱居嵩洛山中從學者甚眾大抵以伊洛之學教人自時昇始正大間潼關拒蒙古甚堅眾皆相賀時昇曰蒙古若假道於宋涉襄漢長驅南陽土崩之勢也已而果然汴京遂不守凡所言皆驗云

宗端脩字平叔汝州人避宗輔諱改宗為姬好學喜為詩大定第進士歷事環為監察御史李元妃兄弟干預

環疎端脩上書乞遠小人環遣李喜兒傳詔問小人端脩曰小人者李仁惠兄弟仁惠喜兒賜名也越二年復言事削一官歷大理丞知大興府紇石烈執中陳言下大理議端脩斥其言涉私忤旨解職久之為節度副使卒端脩終以直道不振於時自守愈篤妻死獨居二十年汝州司候游彥哲將之官問政端脩曰不過治氣養心而已彥哲不達端脩曰心正則不私氣平則不暴世以為名言

張緯字明仲莒州人第進士歷仕大定明昌至右諫議大夫兼禮部侍郎凡吉凶大典及制度因革多緯折衷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承安中為御史大夫武安軍節度使致仕緯寡欲博古為禮官二十年最明古今禮學家法為士族儀表子行簡行信行簡字敬甫大定第進士歷事環未濟至禮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同脩國史珣立進太子太傅致仕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諡文正行簡端慤孝友所著文章十五卷禮例纂一百二十卷會同朝獻禘祫喪葬皆有紀錄及清臺皇華戒嚴為善自公等記載千家論者謂張氏父子專門之學為金儒臣之冠云行信見下

劉從益字雲卿渾源人自高祖攝而下多由科第入仕從益登大安元年進士第歷監察御史忤當路得罷

久之起爲葉令脩學勸俗滅荒田之賦以惠民有古良吏風被召授應奉翰林文字卒葉人間之以端午日罷酒爲位而哭且立石頌德以致哀思從益博學強記精於經學善爲文章尤長於詩有蓬門集子祈字京叔爲太學生有文名值金末喪亂作歸潛志以紀時事元人修金史多採用之

党懷英字世傑馮翊人宋太尉進之裔第進士歷翰林學士改泰寧軍節度使召爲學士承旨致仕卒諡文獻懷英大定末與鳳翔府治中郝侯充遼史刊修官瑋卽位頗尚文辭懷英獨被稱獎旣卒遼史未就詔直學士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三

陳大任繼成之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五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六

列傳一百三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蕭田柯維祺編

金國三

賈鉉字鼎臣博平人性純厚好問學大定第進士歷左諫議大夫兼工部侍郎上書言親民之官任情正威甚者以鐵刀置杖端往往致死上干和氣頗下州郡申明舊章內庭勅斷亦依已定程式從之泰和三年自刑部尚書拜參知政事事有未當雖已行猶執奏出爲武安軍節度使改知濟南府致仕終衛紹王之世不復用孫鐸字振之恩州人與賈鉉同第進士承安泰和中爲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一

戶部尚書與侍郎張復章議交鈔請廢勿用辨詰久之環謂侍臣曰孫鐸剛正人雖古魏徵何加焉或指以怨望黜後累遷參知政事左司郎中劉昂等十餘人坐私議朝政下獄鐸曰昂等無他第如鄭人議鄉校耳環悟薄其罪又言鈔法擾民乞罷諸處鈔局從之大安初議誅黃門李新喜鐸曰此先朝用之太過耳未濟不察卽曰卿今日始言之何耶遷尚書左丞因議鈔法忤旨猶以論李新喜降黜歷絳陽軍節度使珣立除太子太師未幾致仕卒

完顏綱字正甫本名元奴泰和六年興兵伐宋綱冒宣

出爲蜀漢路安撫使都大提舉兵事永濟直道尚書  
丞丞至寧初綱行省事于縉山徒單鑑使人謂之曰未  
虎高琪駐兵縉山士皆思奮與其行省親往不如益兵  
爲便綱不聽鑑復使人止之曰高琪指畫已定彼之功  
卽行省之功又不聽綱至縉山兵大敗胡沙虎作難遷  
永濟于邸命綱子安和作家書使親信人召綱至則數  
其失四川敗縉山事殺之貞祐中安和訟冤乃復官綱  
不聽徒單鑑之言而及禍功名富貴歟之也

賈益謙字彥亨沃州人本名守謙大定十年詞賦進士  
泰和中爲吏部尚書衛紹王立拜參知政事胡沙虎弑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衛王立珣益謙歷尚書左丞致仕衛王之弑也一時朝  
臣皆謂衛王失道天命已絕胡沙虎無罪且有推戴之  
功至是脩衛王實錄史官遣人訪衛王事於益謙益謙  
知旨謂之曰知衛王莫如我然我聞大定中禁近能舉  
海陵蟄惡者輒以美仕故當時史官脩實錄多附會衛  
王爲人勤儉惜名器吾知此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  
罪吾亦何惜餘年八十卒

張翰字林卿秀容人大定末第進士歷行省左右司郎  
中與平章政事獨吉思忠參知政事承裕論議不叶二  
人行事或乖翰輒爭皆不見省承裕就逮衛紹王知翰

翰言召見慰撫之歷事珣爲戶部侍郎蒙古逼中都  
翰與尚書任天寵規畫調度珣遷汴危從供饌無缺途  
中上書言強本足用防亂省事推恩五事略施行歷戶  
部尚書翰雅有治劇才所至整辦是時初至汴都庶事  
草創翰經度區處皆有條理卒諡達義

周昂字德卿真定人父天錫第進士至節度使昂亦第  
進士爲簿令有異政拜監察御史路鐸以言事被斥昂  
送以詩坐謫訕停廢海上十數年始入翰林言事愈切  
出佐三司非其所好從宗室承裕軍承裕失利跳走上  
谷衆欲徑歸昂獨不從城陷與其從子嗣明同死於難  
宋史新編卷五十一

昂平生孝友喜名節學術醇正文章古雅學者師尊之  
甥王若虛從學教之爲文曰文以理爲主以詞爲役主  
強而役弱則無令不從矣

完顏伯嘉字輔之北京路人明昌第進士歷監察御史  
劾奏宰相僕散揆不法興定二年自吏部尚書改御史  
中丞金主珣憂旱宰相謂冤獄所致伯嘉奏曰旱熯乃  
入君自用亢極之應且變和陰陽宰相之職顧歸之有  
司耶宰相請脩山寨以避蒙古兵伯嘉奏曰獨不見陳  
后主之入井乎人臣有忠國者有媚君者忠國者或拂  
君之過媚君者不爲國謀臣竊論之有國可以有君有君

宋必有國也高琪汝礪聞之怒四年秋河南大水伯壽以中丞充宣慰副使按行京西御史摺撫其罪下獄會赦免五年起歷翰林侍講學士坐言事過切謫官逾年遷授集慶軍節度使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于河中幸陝西精銳復河東卒伯嘉純直不能與時低昂故不安于朝貞祐以來王擴許古陳規程震完顏素蘭五人皆起進士多才敢言亦為宰相及群小所抑有劉炳者貞祐三年第進士即日上書陳便宜十事金主復試以保城邑和兵民通鈔法平物價之術對皆切直不能用但補御史臺令史而已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四

承暉字維明本名福興歷刑部尚書改知大興府事宦者李新喜借府中妓樂元妃兄宣徽使李仁惠受賂于暉承暉皆拒之未濟即位累遷尚書左丞坐承裕會河堡敗績除名即位自尚書右丞拜平章政事兼都元帥遷汴拜左丞相封定國公與太子留守中都蒙古兵復圍中都承暉悉以兵事委平章政事抹撚盡忠已乃持大綱城被圍久太子去右副元帥蒲察七斤降承暉以繫寫奏告急宰相术虎高琪忌承暉成功所遣救援諸將求錫等皆顧望且不知兵中道奔潰承暉辭家廟解道表付尚書省令史師安石表中歷數當時邪正人

又為家書以從兄子永懷為後從容若平日安石將行承暉與飲酒引滿謂之曰承暉於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為虛文遂與之訣仰藥死貞祐三年五月二日也贈太尉尚書令廣平郡王諡忠肅承暉常置宋司馬光蘇軾像於書室曰是吾師友也同時死者兵部尚書知大興府事權參知政事高霖字子約東平人大概進士贈翰林學士承旨諡文簡出走而遇害者戶部尚書任天寵字清叔定陶人明昌進士諡純肅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兩道安禮團練繕完為守禦計及兵至戰旬日不能下城破被執不知為誰或妄以酒監對安禮曰我刺史也何以諱為使之跪安禮不屈遂以戈撞其胸而殺之贈泰寧軍節度使諡堅貞是時觀州刺史高守約亦被執不屈死贈崇義軍節度使諡忠敬鎮西軍節度使烏古論德溫亦被執不屈死贈資德大夫諡忠毅定海軍節度使王維翰與其妻姚氏俱被執不屈俱死贈維翰中奉大夫姚氏芮國夫人諡貞潔守約遼陽人德溫蓋州人維翰龍山人俱大定進士也劉德基大興人貞祐元年特賜同進士出身守官遼邑

人攻城德基坐廳事積薪其傍謂家人曰城破即焚  
我及城破家人不忍縱火遂被執魯使跪降德基不屈  
同僚故人給夏人曰此人素病狂德基曰爲臣子當如  
此非狂也夏人壯其義乃繫諸獄冀其改圖數日召問  
德基大罵曰吾豈苟生者哉乃害之贈朝列大夫同知  
通遠軍節度使事

李革字君美河津人穎悟過人記大定末第進士歷事環  
永濟珣至參知政事時貞祐四年蒙古兵破潼關革引  
咎罷爲絳陽軍節度使興定元年改知平陽府權參知  
政事代晉鼎爲河東行省從議興兵伐宋革諫宜息民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安邊不納十月蒙古圍平陽徵諸州兵不時至裨將李  
懷德縋城出降兵自城東南門入左右請革突圍出革  
數曰吾不能保此城何面目見天子汝輩可去矣乃自  
殺贈尚書右丞革爲大興府治中時知府徒單南平貴  
倖用事勢傾中外遣所親以進取誘革革拒之其素守  
如此

從革鎰本名按出上京路人大定九年試女直進士及  
第爲中都路教授環郎位由翰林待制累遷平章政事  
封濟國公奉淑妃兄弟恣橫朝士多趨北門會災異求  
言鎰以立五常與五德正薄俗順人心爲對因論爲

惡務其一正臣下之心其一導學者之志環問侍臣  
高光優劣鎰曰光武無沈湎冒色之事高祖威威姬卒  
至于亂蓋微諫也泰和四年罷于郡六年改知京兆府  
充宣撫使節制陝西諸將屢破宋安丙軍永濟立自上  
京留守拜右丞相監脩國史蒙古入侵鎰畫備禦計不  
用遂不可支至寧以病告胡沙虎難作謀諸鎰迎立昇  
王珣是爲宣宗拜鎰左丞相廣平郡王授中都路世襲  
猛安蒲魯吉必刺謀克諫不宜棄京師而之汴不聽卒  
鎰明敏方正學問該貫及門皆名士嘗嘆文士委頓雖  
巧拙不同要以仁義道德爲本乃著學之急道之要二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七

篇大學諸生刻之石有弘道集六卷

把胡魯不詳其所起貞祐四年自參知政事權尚書右  
丞左副元帥行尚書省元帥府于京兆奏駁朝議取會  
州爲勞民費財繼又上言禦敵在乎強兵強兵在乎足  
食今陝西置帥府者九部衆率不過三四千而長校猥  
多虛糜廩給苟非邊要皆可罷去並從之蒙古入延安  
胡魯遣將調兵捍禦城賴以完累遷平章政事正大元  
年卒贈右丞相東平郡王胡魯爲人忠實愛國奉公及  
亡朝廷公宰下逮吏民皆嗟惜之

孫德淵字資深興中州人第進士歷沙河令有盜秋禾



者主逐捕之盜以又自刺其足而曰秋桑例不禁探汝  
何得刺我主懼賂而求免盜不從訴之縣德淵曰若逐  
捕而傷創必在後今在前乃自刺也盜引服丁外艱去  
官民爲刻石祠之累官河北西路按察轉運使改昭義  
軍節度使潞州破被執俄有拜于前者皆沙河舊民密  
護德淵由是得脫貞祐二年拜工部尚書攝御史中丞  
尋致仕監察御史許古言德淵忠亮明敏請復用未幾  
卒按金世多良吏德淵以前則有牛德昌李瞻劉敏行  
傅慎微劉煥高昌福繼後則有蒲察鄭留女奚烈守愚  
張毅武都紇石烈德張特立並起進士扶持衰祚諸人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有力焉

王賓字德卿亳州人貞祐進士歷官尚書省令史坐事  
罷歸鄉里揚春以州降蒙古而自以羸兵守之賓與前  
譙縣尉王進及魏節亭呂鈞謀復其州春遂遁事聞授  
進節度使賓同知節亭副使呂鈞判官春以兵來攻月  
餘不能拔渡河而北守緒遷蔡賓迎於州北之高安擺  
賓行部尚書世襲謀克毫糧儲不充賓常吝惜之適賓  
鈞與蔡政張天綱聚一樓上議功賞鎮防軍崔復哥等  
譁謀登樓天綱問故曰無預和公即找賓鈞往市中鈞  
且行且跪涕淚俱下賓岸然不懼大叫曰不過殺我乃

害之節亭及節度判官孫良觀察副使孫九住皆殺  
害明日又殺節度使王進天綱以使宜授作亂者官訊  
乃定是歲也徐州義勝軍校侯通杜正張興率所部降  
蒙古蒙古兵至徐行省事徒單益都力戰却之既而通  
亡命正與興慮爲蒙古所圖窮窘自歸益都撫而納之  
無何興及義勝統領封仙等作亂推興行省事國安用  
隨入徐州殺興推仙爲元帥益都走宿州宿州鎮防軍  
校高臘哥等殺節度使紇石烈阿虎父子請益都主帥  
事益都不從率將吏西走道遇蒙古兵不屈而死明年  
都尉李順兒亦作亂於陳州行省帖葛奴申之死與王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賓事相類云

九

斜卯愛實字正之登策論進士第守緒卽位累官翰林  
直學士兼左司郎中愛實憤時相非其人歷數曰白撒  
擊九外無一能賽不救麥不分顏蓋世魯居位七八年  
碌碌備員亦蓋合喜一馬軍之材止矣倚注此類曷望  
中興蒙古絕和好汴京復飭備禦括城中粟旣而罷括  
粟以進獻取之前御史大夫完顏合周食復進用建言  
括粟可得百餘萬石遂以合周權參知政事與左丞李  
蹊總領其事令各家自實其數千門壯者存石有三  
斗幼者半之匿者以升斗論罪城中三十六坊皆督以

深刺吏而完顏九佳九酷有貧家寡婦難遂批自給藥以爲罪杖死京師股栗投其餘于糞溷中愛實上奏大略謂罷括粟則改虐政爲仁政散怨氣爲和氣不報自是貧富俱困枕藉而死守緒命出太倉粟作粥以食餓者愛實歎曰與其食之寧如勿奪爲奉御所發又近侍干預朝政將相大臣不敢與之抗愛實上章諫謂此輩使令之材不可預大計近侍泣訴以激怒守緒遂有司近侍局副使李大節救解乃赦之出爲中京留守後不知所終

師安石字子安清州人避諱改尹爲師永安五年詞賦

宋史新編卷百六

十

進士爲人輕財尚義受完顏承暉之託爲金主所知累遷御史中丞上書言備禦二事嘉納之坐事奪官守緒卽位連擢尚書右丞會臺諫劾近侍張文壽等三人安石亦論列不巳守緒大怒出挫折語安石疽發腦死張行信原名行忠字信甫行簡弟也大定末第進士事衛紹王爲左諫議大夫劾已黜胡沙虎凶悍跋扈不宜復用不報詢卽位行信請立太子繫天下望胡沙虎爲高琪所殺行信上書言正刑賞又劾將帥庸懦不諳師律者二人又請正都監訛可遇敵奔潰之罰皆嘉納中

郭受兵議和未決行信言宜飭將士拒戰使敵少

和可威珣不能行時以軍食缺詔括官民糧戶存兩餘悉輸官酬以爵級銀鈔參知政事與屯忠孝務多得爲功民甚苦之行信以聞遂詔從人便遷山東東路按察使兼轉運使仍權本路宣撫使將行入見奏與屯忠孝慘刻不忠與胡沙虎爲黨請罷黜逾年改武安軍節度兼冀州管内觀察使上書言四事皆當時急務興定元年拜參知政事時高琪爲相專權用事會宋人來伐諫官許古等議先遣使議和高琪等以爲失體行信歷引先朝故事奏辯高琪不以爲然而高汝礪亦傳會高琪議遂寢明年出爲彰化軍節度使兼涇州管内觀察

宋史新編卷百六

十一

使元光初改保大軍移鄴州又改靜難軍移邠州致仕守緒卽位起爲尚書左丞言事稍不及前人望頓減尋致仕築亭號靜隱卒于嵩山雖平昔甚妬忌者皆曰正人亡矣高汝礪者字嚴夫金城人大定第進士守緒時仍爲相平生以慎密循默固位雖廉潔練達人咸以欺君目之劉祁曰金自南渡之後爲宰執者率無恢復之謀臨事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爲養相體每有四方災異盜賊將奏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事至危與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言當改革日以生事抑之故濟

用必擇輒熟無鋒銳易制者蒙古壓境則君臣相

下殿上發長吁而已兵退則大張其會飲黃閣中因循苟且竟至亡國祁之言蓋指高汝彌完顏奴申諸人也

胥鼎字和之尚書右丞持國之子也大定末第進士歷官有幹濟才至寧初蒙古逼中都鼎以戶部尚書辦軍饌拜參知政事貞祐初命知大興府兼中都路兵馬都管民艱食立鬻爵法振之多全活拜尚書右丞金主珣將南渡以鼎知平陽府兼河東南路兵馬都總管權宣撫使未幾加本路宣撫使拜樞密副使權尚書左丞行省于平陽前後屢有建白皆關社稷生靈大計多採納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十一

鼎聞蒙古兵踰關奉詔提兵援京師倍道兼行奏乞委知平陽府事王質及同知完顏僧家奴權左右監軍以鎮守河東從之鼎進拜尚書左丞兼樞密副使興定元年進拜平章政事封莘國公詔鼎舉兵伐宋且令勿復有言以沮成算鼎已出兵乃疏條伐宋有不可者六謂正遴選將士分布近邊州郡敵至則追擊去則力田俟他日士氣振民心固國用饒自可恢廓先業成中興之功彼宋何足平耶下尚書省議宰臣以爲諸軍旣進無復可議遂寢以伐宋功遷一階蒙古兵大舉入陝鼎多料敵之策朝臣或從中沮之詔樞密不須遙授又遷

鼎曰卿專方面何必每事從中覆徙遲遲也屢請進封溫國公致仕守緒卽位起拜平章政事封益國公行尚書于衛州懇辭優詔不允未幾卒鼎通遼吏所至鎮以安靜得人心論者謂珣南遷天命已去而未卽淪喪者鼎與侯摯守禦有力焉

侯摯字莘卿東阿人明昌第進士貞祐初蒙古圍燕都摯爲中都麴使請出募軍已而以嬰城功擢右補闕不三年拜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于河北摯負應變才多故之秋累有建白至是自言河北要地防秋在邇願出鎮撫之故有是命北商販粟渡河官遮糴其什八商遂不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十一

行民餓益甚摯奏罷其令山東紅襖賊郝定僭號陷州郡摯討擒之興定三年設京東西南三路行三司詔摯居中總其事監察御史陳規論摯拔擢太驟勞效無聞且躬按細務失大臣體不報明年遷榮祿大夫致仕守緒卽位兩起爲平章政事封蕭國公行京東路尚書省事未行都堂會議摯以國勢不支因論數事曰只是更無壁劃白撒怒將置之不測曰平章出此言國家何望耶糞不解之曰侯相言甚當白撒憤而罷摯未幾致仕居汴崖立以汴城降蒙古摯遇害摯爲人威嚴善御兵士初遇事敢言又喜薦士爲南遷後名宰執云

乙科事永濟及珣歷禮部吏部尚書改御史中丞嘗駁  
權油諫伐宋與宰相高琪不合繼而時全復倡議南伐  
雲翼極陳利害勝負願毋悅甘言母貽後悔不報全果  
大敗於淮上一軍盡沒而愧甚守緒時自翰林學士為  
禮部尚書兼侍讀益政院設以雲翼為選首同翰林學  
士趙秉文進君臣政要及龜鑑萬年錄雲翼患風痺愈  
守緒問其方曰但治心平心和則邪氣不干治國亦然  
卒謚文獻雲翼自律甚嚴國家事知無不言與趙秉文  
代掌文柄時人號楊趙兼精術數曆法所著文集及續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南

通鑑各若干卷周禮辨左氏莊列賦五星聚井辨縣象  
賦各一篇又有勾股機要象數雜說等書  
趙秉文字周臣滏陽人大定第進士明昌六年同知制  
誥上書論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金主璟召問  
言頗差與命官鞫之秉文初不肯言詰其僕歷數交遊  
者秉文乃言嘗與脩撰王庭筠等數人私議庭筠等并  
下獄決罰時人語曰古有朱雲今有秉文朱雲攀檻秉  
文攀人坐是久廢後起歷平定州刺史事守緒至翰林  
學士兼益政院說書秉文年已老日以時事為憂每聞  
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拜章小則言之常路

不能自已積官資善大夫卒秉文自幼至老不一  
廢書所著文章有滏冰集資暇錄易中庸語孟及諸子  
書各有解注又歷富貴自養如寒士晚年頗以禪語自  
污或以為恨云

康錫字伯祿趙州人至寧第進士守緒時為御史劾近  
侍局宗室散合聲勢熏灼請託公行不可使在禁近  
間帥紇石烈牙吾塔鷲很很戾不喜文儒察屬有長裾  
者輒以刀截去自先朝屢敗宋兵威震淮泗恃功跋扈  
不聽節制朝使至往往陵侮嘗詣省堂詆毀宰執朝廷  
每優容之又以銀符佩妓屢往州郡求索州將之妻皆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十五

逮迂號省差行首厚賄之錫劾奏謂保全其人宜加裁  
制竟不問錫後為河中路治中河中破從時帥率兵南  
奔濟河船敗死為人重厚忠實與雷淵冀禹錫齊名  
賽不金同祖也狀貌魁偉有大略起親衛軍自環至興  
歷官都總管招討觀察等使屢與宋夏戰有功遷至樞  
密副使守緒即位拜平章政事轉尚書右丞楊居仁為  
吏部郎中上封事言宰相宜擇人守緒曰此事與郎曹  
何與侍臣合辭以為僭賽不徐進曰天下有道庶人猶  
得獻言况郎官乎居仁乃免譴天興元年候摯在都堂  
議事觸白撒之怒賴賽不右之語在摯傳拜右丞相

仕守緒還歸德復起兼右副元帥封壽國公危從至歸德又致仕二年起行尚書省事于徐州守將郭恩作亂塞不投河不沒軍士援出之數日自縊于州第子按春正大中充護衛坐罪收係居許州蒙古兵至許按春開門降從蒙古攻汴京已而逃歸詔押入省問事情時賽不為相奏曰老臣不幸生此賊今日恨不手刃之尚與對面語乎按春行死獄中居仁大興人秦和第進士天興末北渡舉家投黃河死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亦蓋尉忻字大用上京人明昌第進士歷參知政事正大初拜尚書右丞守緒欲脩宮室尉忻極諫至以臥薪

肅膽為言守緒悚然從之同簽書樞密院事內族撒合輦以定策功見親信臺諫陳規等每以為言母后亦戒飭之守緒終不能去尉忻諫曰姦諛之臣在天子左右非社稷之福乃出為中京留守尉忻致仕居汴崔立之變自縊死年六十三子名董七亦歿於兵間撒合輦妻獨吉氏當蒙古攻城急自經死遺命焚其屍撒合輦哭曰夫人不辱我我肯辱朝廷乎因命焚之少頃城破撒合輦投濠死

劉均林慮人正大九年為亳州判官州有鎮安軍乃紅巾餘黨力盡來歸變詐反覆節度使粘哥荆山頗防之

已棄夜掩殺殆盡荆山出走提控楊春以州降蒙古脅均同降均律應之歸其家索朝服服之顧謂妻子曰我起刀筆吏荷上知拔佐大藩死亦足矣今頭顱如此假便有十年壽何以見先帝於地下耶仰藥而死

王晦字子明高平人少負氣自意常慕張詠之為人友妻與人有私晦手刃殺之第進士歷戶部郎中貞祐初蒙古兵逼中都或薦晦有將帥才俾募人自將得死士萬餘護送通州饒入中都有功遷秩以所部兵守順州通州圍急晦攻牛欄山以解其圍遷翰林侍讀學士加

勸農使未幾順州受兵晦誓不負國將士絕城出降晦被執不屈遂就死愛將牛斗曰吾豈忍獨生併見殺贈晦榮祿大夫樞密副使立祠祀之

烏古論德升本名六斤益都路猛安人第進士歷翰林侍讀權參知政事與平章政事抹撚盡忠論近侍局干政忤旨出為節鎮歷知太原府權元帥左監軍興定元年蒙古兵攻城急德升屢出戰糧道復通遷官一階二年蒙古兵復至圍城數日已破濠垣德升植柵為距散家貲賞戰士及壞城西北隅以入德升聯車塞之三却三登矢石如雨力窮城陷德升至府署與其姑及妻訣

自縊死姑及妻同自殺贈翰林學士承旨後數年有元顏諸兒者從守緒爲南面元帥戰死黃陵岡妻尹氏聞諸兒死盡焚家貨自縊

馮延登字子俊吉鄉人登詞賦進士第正大七年十二月遷國子祭酒假翰林學士承旨充國信使以八年春奉國書見蒙古主窩闊台於號州軍中窩闊台問汝識鳳翔帥否對曰識之又問何如人對曰敏於事者也又問汝能招之使降卽賞汝死對曰招降非使職也明日復再三問不爲屈又明日亦然叱左右以刀截去其鬚眉延登岸然不動乃監之豐州踰二年放還歷刑部尚

宋史新編卷之六

十六

書明年蒙古圍汴京延登倉卒逃難爲騎兵所獲擁之北行延登辭情慷慨義不受辱躍城傍井中死時有宋可者字予之武陟人輕財重義爲鄉里所推蒙古兵駐山陽聞其名訪知所在質其子使人招之曰不我從汝子死矣親舊競勸之往可皆謝不從曰吾有子無子與吾子死生皆有命焉豈以一子故併平生所守亡之乎後竟以無子

爲古孫仲端字子正本名卜吉登策論進士第歷官權參知政事坐忤旨貶守緒將遷歸德召爲翰林學士承旨留守汴京蒙古圍汴日久仲端度事變不測一日與

同年裴滿思忠小飲談曩事以爲笑因數言人死亦易事思忠詰其故乃書一詩示之大意謂人生大似巢燕或在華屋杏梁或在村居茅茨又秋社甫臨皆當逝去人生雖有富貴貧賤不同要之終有一死耳書竟連飲數杯送思忠出門曰此別終天矣卽日自縊其妻亦從死明日遂有崔立之變時有張潛者字仲升武清人少慕豪俠及壯折節讀書教行誼年五十始娶晉山孫氏夫婦相敬如賓家故貧負薪拾穗行歌自得非義一介不取里人目曰張古人天興間單家避兵少室山不食七日死孫氏亦投絕澗死焉

宋史新編卷之六

十九

蒲察琦本名阿隣字仁卿陽信人以刑部掾襲謀克性好讀書知古今事守緒遷歸德汴京立講議所琦與其選與同事元好問交相得崔立變後令改易巾幘琦謂好問曰此事在京人皆可獨琦不可今以一死付公然死則卽死付公一言亦剩矣遂涕泣而別琦至其家母方晝寢驚而寤琦曰阿母何爲母曰適夢三人潛伏梁間故驚寤琦跪曰梁上人鬼也兒意在懸梁母夢先見耳家人輩泣且初曰君獨不念老母歟母曰毋庸勸兒所處是矣卽自縊母完顏氏以孝謹稱

王浩由吏起身初辟涇陽令廉白爲關輔第一有善政



底絲毫無所犯秦人爲立生祠南遷後爲扶溝令開興  
初縣民錢大亨等執縣官送款于蒙古大亨以浩有恩  
於民不忍加刃日遣所知勸之降浩終不聽於是殺之  
無血簿劉坦尉宋乙竝見害意死道傍自春徂夏獨浩  
屍儼然如生目且不瞑爲犬莫敢近殆若有神護者時  
又有石林元趙重福皆起於吏部轉運使以循良稱  
陀滿胡土門字子秀登策論進士第爲翰林待制正大  
三年爲臨洮總管四年蒙古攻城破被執誘之降不  
應使之跪不從以刀亂斫其脛終不屈遂殺之贈中京  
留守妻爲古論氏崔立之變縉紳婦女多爲所汚烏古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辛

論氏自縊謂家人曰我豈敢辱吾夫與吾兄乎蓋其兄  
伯祥登朝亦有盛名云當崔立時奉御完顏忙哥與其  
妻溫持罕氏訣曰吾寧死不能受辱妻曰君爲國家死  
我不能爲君死乎一婢曰主死婢將安歸是日夫婦以  
一繩同縊婢從之又有總領完顏長樂之妻蒲察氏參  
政完顏素蘭之妻並從容縊死于室以避崔立均謂之  
烈婦焉按金有中原以來若義豐令李實信妻王氏御  
史中丞李英妻張氏縣司吏相里妻樂氏進士張慥妻  
馮氏司諫許古妻劉氏與其二女皆不爲盜賊所汚而  
死若康住住之自盡雷婦師氏之投井李婦史氏之殺

臣皆不肯事二夫者豈其俗沾被先王之遺風千載猶  
未泯歟

薛天驥字元吉五臺人第進士性簡靜不妄交雅道自  
將不畏權倖歷右司郎中守緒遷歸德天驥留汴中崔  
立之亂被創甚臥旬餘其女舜英謁醫救療至刲股肉  
以進天驥嘆曰吾幸得死兒女曹尚欲我活耶竟鬱鬱  
死女葬父之明日亦自縊死女適進士張伯家而寡歸  
父家年尚少云

張天綱字正卿益津人至寧詞賦進士直性正論造次  
不少變累擢權參知政事扈從至蔡妖人烏古論先生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壬

裸顯露足佯爲狂態金主珣嘗召問祕術因出入戚里  
大臣家頗有穢迹守緒敕有司掩捕遁去蔡帥烏古論  
錡爲所惑營道守居之守緒將至蔡生欲遁無所往乃  
自言能使軍士服氣不費糧石承完顏仲德欲假以駭  
敵天綱力辨以爲不可守緒乃止生自詭有退敵策求  
入見長揖大言欲出說爲脫身計朝臣具言往日之奸  
守緒殺之且曰向非張天綱幾爲此賊所誑蔡城破天  
綱爲宋將所得至臨安命知府薛璿詰問答辭不屈理  
宗召見曰天綱真不畏死耶對曰大丈夫患死之不出  
節耳何畏之有因祈死不已理宗不聽有司供狀必

書廣王天綱但書故主而已後不知所終時為古論餉亦被執以招息州不下為所殺

虎顏仲德本名忽斜虎合懶路人泰和第進士歷事守緒累以樞密行院兼元帥府事所至增城浚濠列柵屯田流亡來歸道不拾遺授鞏昌行省天興元年拜工部尚書參知政事行省陝州守緒徵諸道兵入援仲德提孤軍千人擷果菜為食間關百死至汴至之日適守緒東遷妻子在汴五年矣仲德不入其家趨見守緒於宋門知欲北渡諫不如西幸秦鞏不聽進尚書右丞兼樞密副使守緒自歸德遷蔡以仲德領省院徵兵繕甲未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五

嘗一日無西志左右幸安率妻營業每沮西行仲德常以為恨守緒命有司脩見山亭及同知衙為遊息之所又選室女備後宮仲德連諫大意謂無恢復之路人心將懈弛乃皆罷之仲德御軍嚴軍校有驕悍者小則決大則誅迄于國亡不敢越紀律蔡被圍以來仲德日夕督戰西城連破仲德率精兵巷戰既聞守緒自給遂赴汝水死參政李木魯妻室元林蒼胡土總帥元志元帥王山兒紇石烈栢壽烏古論桓端及軍士五百人皆從死仲德在軍旅手不釋卷家素貧敝裹糲食終其身云

石揀世勛字景略詞賦經義兩科進士貞祐中累官太常丞預講議所事時徙河北軍戶於河南宰相議給田世勛上言不便侍御史劉元規亦以為言乃罷之歷禮部尚書兼翰林侍講學士天興元年守緒將北渡世勛率朝官劉肅田芝等二十人求見諫止守緒曰外無良將安得不自行又指御榻曰此行豈有還期但恨我無罪亡國耳我未嘗奢侈未嘗信任小人世勛應聲曰陛下用小人則亦有之守緒詰其人世勛歷數移刺粘占溫敦昌孫元散惹完顏長樂以對世勛危從子嵩亦為應奉翰林文字蔡城破父子俱死嵩經義進士也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五

王若虛字從之藁城人經義進士也歷翰林直學士天興二年崔立以汴京降蒙古附和者請為立功德碑程奕以尚書省命召若虛為碑文若虛自計必死姑先以理喻之乃謂奕曰功德當指何事奕怒曰活百萬生靈非功德而何若虛曰學士代王言此非其職也奕輩不能奪以屬太學生劉祈麻革既草定左司員外郎元好問意未愜乃自為之文成以示若虛其刪定數字止直敘其事而已後蒙古兵入城不果立金亡若虛微服北歸鎮陽遊東山樂其勝自謂仙府因垂足憩石上瞑目而逝年七十所著號慵夫集渾南遺老集

元好問字裕之秀容人父德明甘貧好學累舉不第以山水詩酒自娛所著有東巖集好問淹貫經傳工詩文從郝天挺問業興定五年第進士歷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所作七言古樂府不用古題恢幽并慷慨之氣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為一代宗工晚年構亭纂輯金源事跡名曰野史又有中州集壬辰雜編云天挺字晉卿陵川人多病厭科舉不復充賦謂好問曰讀書不為藝文選官不為利養唯通人能之又曰仕以貪敗皆苦飢寒丈夫不耐飢寒一事不可為貞祐中居洛陽為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窮困終不一至富豪之門

宋史新編卷百六

書

焉  
宋珪本名乞奴燕人為內侍殿頭頗知書珪嘗以元夕欲觀燈戲命珪監作珪許語云社稷棄之中都南京作燈戲有何看耶珪杖之尋悔守緒放鶴後苑鶴逸市中與之直乃得事聞守緒欲治其人珪諫曰貴畜賤人豈可宣示四方守緒杖之尋亦悔及守緒為官奴所制珪以計誅之蔡城破珪與完顏斜烈焦春和等皆從死時有守恒者亦內侍也守緒自蒲城遷歸德道次民家守恒進櫛曰願還宮之日無忘此草廬中守緒為之驚嘆又之君子謂珪與守恒二人者其鐵中之錚錚耶

秦之境土東極吉里迷元始改諸野人之境北自蒲舉路之北三千餘里大磧謀克地為邊右旋入秦州婆盧火所浚界濠而西經臨潢金山跨慶桓撫昌淨州之北出天山外包東勝接西夏逾黃河復西歷駁州及米脂寨出臨洮府會州積石之外與生羌地相錯復自積石諸山之南左折而東逾洮州越鹽州堡循渭至大散關北竝山入京兆絡商州南以唐鄧西南皆四百里取淮之中流為界而與宋為表裏初都會寧按出虎河之源出焉其俗言金為按出虎故國號亦曰金源貞元都燕正隆都汴大定復都燕貞祐復都汴路分十九上

宋史新編卷百六

書

京路有會寧府登隆等州金之舊土也咸平路有咸平府韓州東京路有遼陽府澄瀋等州北京路有大定臨潢等府瑞慶等州西京路有雲朔等州中都路有幽薊等州皆取之遼者也河南路即南京路有開封歸德府鄆蔡等州河北東路有河間府深冀等州河北西路有真定彰德府邢洺等州山東東路有益都濟南府海密等州山東西路有東平府徐濟等州大名府路有大名恩濮等州河東北路有太原府晉汾等州河東南路有平陽河中府隰絳等州京兆府路有京兆府商虢等州鳳翔路有鳳翔平涼府秦隴等州鄆延路有延安府

等州慶原路有慶陽府環邠等州臨洮路有臨洮府  
蘭州等州皆取之宋者也建五京置十二總管府其間  
節鎮三十六防禦郡二十二刺史郡凡七十三州凡百  
七十九縣凡六百八十三蒲與路合懶路恤品路曷蘇  
館路胡里改路各置總管隸上京者也婆速府路總管  
隸東京者也部族節鎮八詳穩九群牧十有二隸西京  
者也內外官名初猶繫以本國語亦有雜遼人者官長  
曰勃極烈上加都者總百官也加諸班者尊且貴也加  
國論者尊禮優崇也加胡魯者統領也加移蒼者位在  
第三也加阿買者治城邑也加乙室者主迎送也加札

宋史新編卷五十五

五

失哈者守官署也加昷者司陰陽也加迭者倅貳也曰  
兒曰詳穩者職邊戍也曰謀克者百夫長也曰猛安者  
千夫長也曰移里董者部落墟砦之首領也曰禿里者  
掌部落獄訟也天眷改定官制悉用中國之號獨猛安  
謀克世襲猶仍其舊盛時版籍凡女真契丹漢戶七百  
六十八萬五千口千五百八十一萬七千丁壯盡發爲  
兵平居聽以佃漁射獵習勞有警徵發車騎仗輿皆取  
備部長曰孛董行兵則曰猛安謀克猛安之上置軍帥  
時亦稱軍帥爲猛安軍帥之上置萬戶萬戶之上置都  
統都統之外又設總領故稱元帥爲總領神策等軍

名三十二外又招燕趙亡命爲義軍籍諸路歸正人  
及諸路所虜臨陣所獲爲忠孝軍如曰奚軍曰兒軍曰  
渤海軍皆遼舊名也天會入汴宋之禮器樂器及經史  
圖籍悉爲所得於是興禮樂立庠序隆宣聖之祀曆法  
初用宋紀元曆稍增損之正隆以後始命趙知微改脩  
至於大定明昌典章文物粲然與中國埒其用女真舊  
首度曲夫固不忘土風而端午中元重九行拜天禮畢  
則射柳毬塲斯猶承踵遼俗耳娶后嫁女不出數部長  
曰徒單氏挾懶氏唐括氏蒲察氏裴滿氏紇石烈氏僕  
散氏烏林答氏烏古論氏選舉諸科尤重進士而及第

宋史新編卷五十六

五

出身或歛操行不得授清銜若乃以策論進士取國人  
而用女真文字爲程文蓋就所長以收其用又欲行其  
國字令通習而不廢官田有租私田有稅租稅外等園  
廬畜牧及藏緹多寡徵錢曰物力物力之徵自公卿至  
庶人無免者近臣出使外國例受餽遺歸必增物力錢  
猛安謀克戶又有所謂牛頭稅者宰臣有納此稅庭陞  
間諮及增減則州縣徵求可知用刑以杖折徒累及三  
百有司奉法至置刃杖端虐於肉刑士大夫雖微過往  
往受決蓋欲強主威也珣燕燕遷汴後弊政尤多其夫  
皆用奉御採訪民間號行路御史多被中傷又軍中監

戰動有牽制蓋蹈唐之覆轍云

論曰仲尼有言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漢唐以來匈奴突厥吐蕃回鶻雖嘗爲中國患未有若女真之慘以烈也初宋約攻遼高麗以虎狼成之而徽宗自貶其患悔不可追汴京失守虜二帝暨族屬五百人宗社南遷中原陷焉一時點將粘罕謀力居多他日與吳之賈子孫並遭海陵荼毒無噍類末年蒙古連破燕汴所俘掠屠戮尤甚靖康時而孟珙夾攻守緒灰骨完顏之祀忽諸仕兵好還在宋亦可以釋憾也夫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六

庚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六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七

列傳一百三十九

明南京戶部主事苗何維祺編

外國

夏國

夏之先出党項部落以十數而拓拔最彊唐有拓拔赤辭者以地內屬太宗以爲西戎州都督居松州賜姓李後畏吐蕃之逼請內徙乃置靜邊等州處之其析居夏州者號平夏部天寶末平夏部有戰功擢容州刺史天柱軍使裔孫思恭咸通末據宥州謀討黃巢得權知夏綬銀節度使賊平封夏國公復賜李姓累傳至彝興加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七

定難軍節度使歷晉漢周加中書令封西平王累加太傅宋初加太尉卒贈太師追封夏王子克睿立彝興本名彝殷克睿本名光睿避宋諱也克睿授定難軍節度使率兵破北漢砦獻其俘累加檢校太尉卒贈侍中子繼筠立授檢校司徒定難軍節度觀察留後卒弟繼捧立率族人入朝繼捧陳其諸父昆弟多怨願留京師乃遣使夏州護赴闕授繼捧彰德軍節度使繼捧之也弟繼遷出奔後數爲邊患有言繼遷悉知朝廷事蓋繼捧泄之乃出爲崇信軍節度使端拱初改感德軍旣而

肝宰相趙普計令繼捧圖繼遷因召繼捧赴闕賜姓趙

氏更名保忠授夏州刺史元定難軍節度使夏銀綏  
靜等州觀察使賜姓趙名保吉子德明管内蕃落使行  
軍司馬其後繼遷復叛詔遣李繼隆等進討隨削所賜  
姓名至道初繼遷遣左都押衙張浦獻蒙貳良馬太宗  
遣使拜繼遷鄜州節度使不受乃以浦為鄜州團練留  
京師繼遷以千騎攻清遠軍守臣張延擊退之二年春  
命洛苑使白守榮等護送易粟四萬于靈州繼遷邀  
擊于浦洛河運餽盡為所得太宗聞之怒親部分李繼  
隆等五路進討真宗立繼遷請降乃復姓名授夏州刺  
史定難軍節度使夏銀綏靜等州觀察使置押蕃落等  
使加食邑實封益功臣號張浦亦遣還繼遷遣弟繼瑛

年卒贈威塞軍節度使

繼遷繼捧族弟也高祖思忠嘗從兄思恭討黃巢拒賊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二

於渭橋表有鐵鶴射之沒羽賊駭之遂先士卒戰沒唐  
僖宗贈宥州刺史祠于渭陽曾祖祖暨父俱仕于五代  
繼遷生而有齒開寶七年授定難軍管内都知蕃落使  
繼捧歸宋時繼遷年二十出居銀州及太宗召總麻親  
赴闕乃奔地斤澤太平興國八年知夏州尹憲與都巡  
檢曹光實夜襲破之焚四百餘帳繼遷遁免獲其母與  
妻繼遷復連娶豪族轉遷無常漸以彊大西人以李氏  
世著恩德多歸之繼遷遂與弟繼冲起夏州乃詐降饒  
殺曹光實于葭蘆川遂襲銀州據之雍熙二年二月也  
三年契丹以女嫁繼遷而為夏國王淳化初奉表歸款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三

授銀州觀察使賜姓趙名保吉子德明管内蕃落使行  
軍司馬其後繼遷復叛詔遣李繼隆等進討隨削所賜  
姓名至道初繼遷遣左都押衙張浦獻蒙貳良馬太宗  
遣使拜繼遷鄜州節度使不受乃以浦為鄜州團練留  
京師繼遷以千騎攻清遠軍守臣張延擊退之二年春  
命洛苑使白守榮等護送易粟四萬于靈州繼遷邀  
擊于浦洛河運餽盡為所得太宗聞之怒親部分李繼  
隆等五路進討真宗立繼遷請降乃復姓名授夏州刺  
史定難軍節度使夏銀綏靜等州觀察使置押蕃落等  
使加食邑實封益功臣號張浦亦遣還繼遷遣弟繼瑛  
來謝授繼瑛夏州防禦使封繼遷母衛慕氏衛國太夫  
人子德明為定難軍節度使行軍司馬未幾復抄邊咸平  
五年繼遷集蕃部攻陷靈州以為西平府六年春都靈  
州詔議和割河西銀夏等五州與之六月復圍麟州詔  
金明巡檢李繼周擊之知州衛居實出奇兵突戰乃拔  
去遂攻西蕃取西涼府時都首領潘羅支偽降繼遷受  
之不疑景德元年羅支集六谷蕃部合擊繼遷大敗中  
流矢卒年四十二德明立上尊號曰應運法天神智仁  
聖至道廣德孝光皇帝元昊追諡曰神武廟號太祖  
德明小字阿移母野利氏立時年二十三稍知蕃宋器



率步歸順逾年復奉誓表請藏盟府乃授特進檢校太師兼侍中持節都督夏州諸軍事行夏州刺史上柱國充定難軍節度夏銀綬宥靜等州管内觀察處置押蕃落等使西平王食邑六千戶食實封一千戶仍賜推忠保順亮節翊戴功臣遣使錫賚因以子弟入質德明謂非故事不遣乃獻御馬及散馬蒙駝以謝大中祥符初以東封遣使來獻累加兼中書令益食邑實封時契丹亦遣使冊德明爲大夏國王三年境內饑表求粟百萬事具王旦傳後因大禮進中書令又加守大保又加宣德功臣九年表云自向敏中歸闕張崇貴云亡後來邊臣罕守舊制各務邀功漸乖盟約詔答之天禧初加守太傅三年加崇仁功臣五年契丹復加尚書令乾興元年加純誠功臣仁宗卽位加尚書令德明娶三姓衛慕氏生曩霄天聖九年德明卒年五十一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遣使奠陳帝與皇太后后以服于苑中曩霄立謚曰光聖皇帝廟號太宗曩霄本名元昊小字鬼理國語謂惜爲鬼富貴爲理性雄毅多大略善繪畫能制器物始曉浮圖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常攜野戰歌太乙金鑑訣弱冠獨引兵襲破回鶻夜洛隔可汗王奪甘州遂立爲皇太子數

其父母臣宋父輒戒之曰吾久川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錦綺此宋恩也不可負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爲德明卒授以父職襲父封明號令以兵法勅諸部衣白窄衫氍毹冠紅裏冠頂後垂紅結綬自號鬼名吾祖其官分文武班冠服各別自中書令宰相樞使大夫侍中太尉已下皆分命蕃漢人爲之每舉兵必率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飲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長初宋改元明道元昊避父諱稱顯道於國中景祐元年遂攻環慶路殺掠居人下詔約束之是歲改元開運踰月或告以石晉敗亡年號也乃改廣運母死遣使來告哀宋亦遣使弔贈慶州柔遠軍蕃部巡檢鬼通攻破後橋諸堡於是元昊稱兵報仇環慶路都監齊宗矩被執久之始放歸明年加兼中書令元昊既悉有夏銀綬宥靜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而洪定威龍皆卽堡鎮號州以興州爲都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始大建官以鬼名守全張陟張絳楊廓徐敏宗張文顯主謀議以鍾鼎臣典文書以成通克成賞都臥移如定多多馬實權吉主兵馬野利仁榮主蕃學置十二監軍司委豪右分統其衆分兵以備邊又備環慶文備鄜延又備西蕃回紇又駐兵爲鎮守總五十餘萬

元昊自製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字形體  
方整類八分而畫頗重複教國人紀事用蕃書而譯  
經爾雅四言雜字爲蕃語復收元大慶宋寶元元年表  
遣使詣五臺山供佛寶祿河東道路與諸豪軟血約  
先攻鄜延欲自靖德塞門若赤城路三道並入遂築壇  
受冊卽皇帝位時年三十明年遣使上表曰臣以狂斐  
制小蕃文字改大漢衣冠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塔  
塔張掖交河莫不從伏輻湊屢期山呼齊舉再讓驪遑  
群集又迫事不得已顯而行之伏望皇帝陛下許以西  
郊之地冊爲南面之君敢竭愚庸常敦歡好魚來鴈往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六

任傳鄰國之音地久天長永鎮邊方之忠詔削奪官爵  
互市元昊又遣賀正年齋嫂書納旌節及所授敕告置  
神明匣留歸孀族而去康定元年屢寇邊執將校事在  
仁宗本紀慶曆元年二月攻渭州韓琦命任福桑維翰等  
併擊之福與樛循好水川西去未至羊牧隆城五里與  
夏軍遇樛爲先鋒見道傍置數銀泥合封樛謹密中有  
勦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縣哨家鷄首餘自合中  
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樛先犯中軍繼之自辰至  
午酣戰陣中忽斃老旗長二丈餘樛等莫測旣而鮑老  
隨古則右伏出陣左則左伏出翼而襲之宋師大敗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七

將戰沒事具任福傳是役死者萬三百人關右震  
軍須日廣三司告乏仁宗爲之旰食秋夏入轉攻河東  
及麟府不克乃引兵攻豐州城孤無援遂拔之元昊雖  
數勝然死亡創痍相半人困於黠集財力不給國中爲  
十不如之謠以怨之元昊乃歸塞門若主高延德因乞  
和知延州范仲淹爲書喻以禍福元昊復書語猶嫚時  
知延州龐籍謀招附而知青澗城种世衡用計遣野利  
旺榮書遂稱臣如舊事具世衡傳三年復大入戰于定  
川宋師大敗葛懷敏死之直抵渭州焚掠而去復詔籍  
初納元昊以書議和然不肯削僭號且云如日方中止  
可順天西行安可逆天東下詔籍復書許之明年遣使  
來酋稱男邦泥定國元卒上書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  
而不稱臣元卒卽吾祖也如可汗號議者謂改吾祖爲  
元卒特以侮玩朝廷不可許詔遣使更議且許封冊爲  
夏國主而元昊亦遣使繼來四年契丹以元昊納叛討  
之遣使來告元昊始上誓表稱臣凡歲賜銀綺絹茶二  
十五萬五千如常數許之未幾元昊與契丹和事在遼  
國傳宋乃遣使行冊禮賜夏國主印約稱臣奉正朔改  
所賜敕書爲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其國用賓客  
禮道權場于保安軍及高平皆第不通青鹽然宋每遣

使往但館于賓州終不復至興靈而元昊帝北歸中自  
若也八年二月卒年四十六宋遣使如故事厚賜焉元  
昊生以五月五日凡五娶初娶契丹主宗真女其二沒  
藏氏生諒祚改元曰開運曰廣運曰大慶曰天授禮法  
延祚凡十七年諒祚立諡曰武烈皇帝廟號景宗

諒祚小字賓令哥國語謂歡嘉為賓令兩岔河名也母  
從元昊出獵至此生諒祚遂名焉立時方期歲間為夏  
國主嘉祐元年母薨遣使弔慰諒祚幼養于母族訛龐  
訛龐因專國政初麟州西城枕畔脫曰紅樓下瞰屈野  
河其外距夏境尚七十里而田腴利厚多入訛龐歲東  
宋史新編卷百七

侵不已至耕穫時輒屯兵二年知麟州武瑄築堡于河  
西以為保障戰與夏人戰兵潰瑄走兵馬監押劉慶等  
被執安撫司議疆事而訛龐驚不聽久之乃合議築堠  
九更新邊禁要以違約則罷和市自此始定諒祚忌訛  
龐專或告將叛殺之夷其族已而請去蕃禮從漢儀云  
常以此迎使者詔許之七年夏使至稱宣徽南院使詔  
戒其僭擬夏使表求太宗御製草詩隸書石本且進馬  
五十匹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詔惟賜九經還所獻馬  
治平元年求復榷場不許遂山兵秦鳳涇原鈔熟戶擾  
邊詔問之諒祚遷延弗受已而獻表歸罪宋湯更三

年大舉攻大順城圍柔遠皆燒屈乞村柵蕃官趙明  
退之詰之乃獻方物謝罪時英宗崩神宗立遣使賜遣  
留物諒祚遣使弔慰進助山陵是年十月种諤取綏州  
脇降族帳諒祚詐為會議誘殺知保安軍楊定等事聞  
命韓琦知永興軍經略西方諒祚錮送殺定者數十人  
二月諒祚卒年二十一改元曰延嗣寧國曰天祐垂聖  
曰福聖承道曰輝都曰拱化凡二十年子秉常立諡曰  
昭英皇帝廟號毅宗

秉常立時年七歲母梁氏稱太后攝政熙寧元年殺楊  
定者李崇貴至云定奉使諒祚常拜稱臣且許歸沿邊  
宋史新編卷百七

熟戶諒祚遺之寶劍寶鑑及金銀物初定之歸以劍鑑  
上而匿金銀言諒祚可刺帝喜擢知保安既而夏人失  
綏州以為定賣已殺之至是事露帝薄崇貴等罪而削  
定官沒田宅萬計二年二月遣使冊秉常為夏國主三  
月進誓表乞班誓詔及請以安遠塞門一砦易綏州初  
朝議欲官其首領計分其勢及是秉常不受詔來言曰  
上方以孝治天下奈何教小國之臣叛其君乃罷前議  
賜誓詔而夏主受冊不歸一砦且欲先得綏州又不欲  
交地界於是易砦之議亦罷詔城綏州八月表請去漢  
儀復用蕃禮從之三年五月夏人號十萬築開訛堡

慶州李復圭遣將出戰爲所敗復出兵邛州堡又與金湯而夏人已去惟殺其老幼一二百人告捷而邊怨人起矣八月夏人遂大衆入環慶鈴轄郭慶高敏魏慶宗秦勅等死之四年正月种諤謀取橫山先城囉兀既而夏人陷新築諸堡殺將士詔棄囉兀城九月夏遣使入貢且乞綏州易二砦如舊約詔不允五年閏七月城武勝元豐四年四月有李將軍清者本秦人說秉常以河南地歸宋國母知之遂誅清而奪秉常政鄜延總管种諤乃疏夏國有亂宜興師問罪此千載一時之會帝然之遂詔熙河李憲等大舉征夏王中正提兵六萬出麟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十

州高遵裕將步騎八萬劉昌祚將卒五萬出慶州諤將鄜延及畿內兵九萬出綏德城九月諤圍米脂夏人來救戰于無定川大破之斬首五千級十月遂克米脂降其守將中正度無定河循水北行地皆沙濕士馬多陷沒遂繼誘趨夏川而民皆潰軍無所得遵裕至清遠軍攻靈州夏人決黃河灌營復抄絕餉道士卒凍溺死餘兵纔萬三千人遂歸夏人追戰將官俞平死之中正至宥州奈王井糧盡士卒死亡者已二萬乃引軍還諤兵無食會大雪凍死人塞者纔三萬人獨昌祚遇夏人于麟隘分兵渡河盧河奪其隘與統軍國母弟梁大王

戰大破之憲營于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內殿并其館庫追襲其統軍仁多陵丁敗之擒百人遂班師初夏人聞宋大舉梁氏問策于廷一老將曰堅壁清野縱其深入聚勁兵于靈夏而遣輕騎抄絕其餽運可不戰而困也梁氏從之宋師卒無功五年五月沈括議築永樂城永樂依山無水泉种諤等極言不可徐禧率諸將竟城之賜名銀川砦屬曲珍守之永樂接宥州附橫山夏人必爭之地九月夏人來攻禧乃挾李舜舉來援而夏兵至者號三十萬翌日夏兵漸逼縱鐵騎渡河號鐵鷄子震盪衝突大兵從之禧師敗績將校寇偉李思古高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十一

世才夏儼程博古及使臣十餘輩士卒八百餘人盡沒夏人進圍城城中乏水鑿井不得泉竭死者大半援兵及餽運皆爲所隔城遂陷高永能戰沒禧舜舉運使李稷皆死於亂兵惟曲珍王湛李浦呂整裸蹠走免蕃部指揮馬貴獨誓死殺數十人而沒是役也死者將校數百人士卒役夫二十餘萬夏人乃耀兵米脂城下而還宋自熙寧用兵以來凡得葭蘆吳保義合朱脂浮圖寨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死者六十萬人錢粟銀絹以萬數者不可勝計帝臨朝痛悼而夏人亦困弊夏西南都統昂星鬼名濟迺移書劉昌祚夏

封二萬里帶甲數十萬南有十閩作我歡鄰北有大燕爲我強後若乘間伺便角力競鬪雖十年豈得休哉至於魯國之憂不在顧史隋室之變生於楊感此皆明公得於胸中不待言而後喻今天下倒垂之望正在英才何不進讜言闢邪議使朝廷與夏國歡好如初主民重見太平豈獨夏國之幸乃天下之幸也昌祚上其書帝喻答之六年二月夏人大舉圍蘭州敗走五月復來圍侍禁韋定死之六月遣使請修貢詔歲賜如舊七年復圍蘭州攻德順等及諸砦事在神宗紀八年三月神宗崩賜以遺留物七月遣使來奠慰十月母梁氏薨

宋史新編卷九十七

十一

計至亦遣使奠慰夏以上母遺留物來進元祐元年二月始遣使入貢五月遣使來賀即位六月復遣使來求所侵蘭州米脂等五砦蘇轍兩疏請因其請地而與之司馬光亦言羣臣見小忘大守近遺遠惜此無用之地使兵連不解願決聖心爲兆民計文彥博議亦與光合遂從之秋七月乙丑秉常卒年三十改元曰乾道曰天賜禮盛國慶曰大安曰天安禮定凡二十年子乾順立諡曰康靖皇帝廟號惠宗

乾順母梁氏生甫三歲立遣使告哀詔元豐所得城砦歸我陷執民當給還乃遣使奠慰夏亦遣使進馬

興寶龍興元祐二年正月遣使冊乾順爲夏國主僭節度西平王七月夏人攻鎮戎軍諸堡三年以後索寇諸堡五年二月歸來樂所獲吏士百五十人遂以爲歲宋脂浮圖安疆四砦與之而畫界未定明年六月復來言詔諭如約九月夏人復圍麟府都監李儀等盡沒七年屢攻綏德城以重兵壓涇原境留五旬大掠八年復遣使以蘭州一境易塞門二砦詔數其違順不常却之紹聖元年復請詔不允三年九月大入鄜延十月忽自長城一日馳至金明列營環城國主子母親督桴鼓縱騎四掠金明乃破守兵二千八百人惟五人得脫城中

宋史新編卷九十七

十二

糧積皆盡將官張愈死之元符二年梁氏薨遣使爲夏人議和夏人因上表謝過繼進誓表詔報歲賜仍舊三年哲宗崩徽宗立夏遣使來奠慰及賀即位復遣使來賀天寧節是時乾順始建國學設弟子員三百立養賢務以廩食之崇寧初蔡京秉政使熙河王厚招夏國卓羅石廂監軍仁多保忠厚云保忠雖有歸意而下無附者章數上不聽京愈言厚急乃遣弟詣保忠許還爲夏之選者所獲京必令金帛召致之三年遂以女嫁乾順四年乾順遣使賀請皆拒之又令殺其牧放者夏人遂入鎮戎略數萬口執知鄜州高永年而去又攻

自是兵連者三年大觀元年始遣人脩貢政和四年冬  
乾順焚滅底河城遂詔河東節度使董貫為陝西經略  
以討之五年春遣熙河經略劉法將步騎十五萬出湟  
州秦鳳經略劉仲武將兵五萬出會州貫以中軍駐蘭  
州為兩路聲援法與夏人右廂軍戰於古骨龍大敗之  
斬首三千級貫奏凱皆遷秩秋仲武王厚復合涇原廊  
延環慶秦鳳之師攻夏滅底河城敗績死者十四五秦  
鳳第三將全軍萬人皆沒厚懼賂貫而匿之六年春劉  
法劉仲武合熙秦之師十萬攻夏仁多泉城受其降而  
屠之仲師道以十萬衆復攻滅底河城克之十一月夏

宋史新編卷九十七

五

人大舉攻涇原靖夏城陷復屠之而去宣和元年董  
貫復逼劉法使取朔方法不得已引兵二萬出至統安  
城遇夏國主弟察哥郎君大戰法敗走墜崖折足為一  
卒斬首而去是役死者十萬貫隱其敗而以捷聞夏人  
遂乘勝圍震武劉仲武何瑾等赴之俄解去震武在山  
峽中熙秦兩路不能餉自築二歲間知軍李明孟清皆  
為夏人所殺當夏人之圍震武也察哥曰勿破此城留  
作南朝病塊乃自引去而宣撫司受解圍之賞者數百  
人諸路所築城皆不毛夏所不爭之地而關輔為之  
蕭條米如蔡哥之言其冬夏遣使來賀天寧節時關

宋史新編卷九十七

五

既困董貫諷夏人因遼進誓表納款遂詔六路罷兵及  
夏使來投以誓詔不取貫不能屈迫館伴強持還及邊  
棄之而去貫炎符而上之貫始大沮四年金兵陷遼中  
京乾順使李良輔將三萬兵救之敗績已而金將韓萬  
不至陰山以便宜議和許以割地乾順遂上表於金請  
以事遼之禮稱藩自是乾順遣使賀金正旦及生辰歲  
以為常欽宗立遣使來賀正旦靖康初夏人陷震威城  
兵馬監押朱昭死之先是金滅遼割天德等四軍及武  
州河東八館之地與夏人約攻麟州以牽河東之勢及  
是金兀室陽為出獵掩至天德逼逐夏人悉奪有其地  
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建炎元年九月金帥兀朮與夏  
約侵宋十月金為夏國請熙寧以來侵地蓋欲償其所  
奪也二年朝廷遣主客員外郎謝亮等持詔書賜乾順  
乾順見使者禮甚倨留居幾月始與約和罷兵亮歸而  
夏兵已躡其後襲取定邊軍時方有金難夏人謀知關  
陝無備遂檄延安府言金割麟延須當理索敢違拒者  
發兵誅討之帥臣王庶檄報數其乘難貪利之過且曰  
節制之師尚堪一戰果能辦此何用多言因遣諜聞其  
用事臣李遇夏人竟不出三年知樞密院事張浚使川  
陝謀北伐欲通夏國為援即開封尹宗澤之謀也浚請



國書從之浚既西行復遣謝亮再使夏國明年亮往還不得其要領而還紹興元年詔以夏本敵國母復班曆日其冬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始遣人通夏國書四年冬玠奏夏國數通書有不忘本朝意九年夏人陷府州靈芝生於後堂高守忠家乾順作靈芝歌是年乾順卒年五十七改元曰天儀治平曰天祐民安曰永安曰貞觀曰雍寧曰元德曰正德曰大德凡五十四年子仁孝立諡曰聖文皇帝廟號崇宗

仁孝母曹氏金人冊命加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自是宋廢冊命夏人亦不復通使是年高宗詔還夏國之俘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七

百九十八人明年詔胡世將與夏人議入貢夏人不報又明年六月夏樞密使慕洵弟慕溶謀反伏誅仁孝上尊號曰制義去邪仁孝建學校于國中立小學于禁中親為訓導尊孔子為文宣帝自仁孝之立其臣屢作難任得敬抗禦有功遂相夏國二十餘年陰蓄異志誣殺宗親大臣其勢漸逼仁孝不能制乃乾道五年仁孝分西南路及靈州囉囉嶺地與得敬自為國且為請封于金金主不許得敬竟坐誅得敬嘗遣間使于宋以求助宋以蠟九書答之為仁孝所獲云紹興四年九月仁孝卒年七十改元曰大慶曰人慶曰天盛曰乾祐凡五十五

年子純祐立諡曰聖德皇帝廟號仁宗

純祐母羅氏立之明年改元天慶凡十四年開禧二年正月鎮夷郡王安全廢之而自立純祐被廢閏月卒年三十諡曰昭簡皇帝廟號桓宗

安全乾順之孫仁孝弟仁友之子其廢主自立也金人以羅氏表請乃冊封安全為夏國王凡六年卒年四十二改元曰應天曰皇建宗室遵頊立諡曰敬穆皇帝廟號襄宗

遵頊始以進士及第為大都督府主金人冊為夏國王夏自乾順稱藩於金八十餘年無干戈之警及是遵頊

宋史新編卷五十七

七

為蒙古所攻金援不至銜之又乘金有蒙古之難侵掠金境嘉定五年遣二僧齎蠟書來宋西邊欲與共圖金人復侵地制置使黃誼不報其後金人南遷議徙都長安遣元帥赤盞以重兵宿鞏州夏畏其侵迫屢議夾攻秦鞏安撫安丙許之以奏劄聞諸朝不待報可命將大舉卒無功十年蒙古率兵圍夏興州遵頊奔西涼十六年遵頊自號上皇傳位於子德旺數年遵頊卒年六十四改元曰光定凡十三年諡曰英文皇帝廟號神宗德旺立念累年構難於金兩國俱弊乃矯前失與金議和自稱兄弟之國寶慶二年蒙古入夏城邑多降德旺

以寧平年四十六改元曰乾定廟號獻宗於是宗室前  
平王峴立二年爲蒙古所取歷世凡二百五十八年而  
亡

夏之境土方二萬餘里其設官之制多與宋同朝賀之  
儀雜用唐宋而樂之器與曲則唐也河之內外州郡凡  
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曰靈曰洪曰宥曰銀曰夏曰石  
曰監曰南威曰會河西之州九曰興曰定曰懷曰永曰  
涼曰甘曰肅曰瓜曰沙熙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寧曰樂  
曰廓曰積石其地饒五穀尤宜稻麥甘涼之間則以諸  
河爲溉興靈則有古渠曰唐梁曰漢源皆支引黃河故

宋史新編卷九十七

大

灌溉之利歲無旱澇之虞其民一家號一帳男年登七  
五爲丁率二丁取正軍得漢人勇者爲前軍號撞令郎  
若脆怯無他伎者遷河外耕作或以守肅州有左右廂  
十二監軍司諸軍兵總計五十餘萬遇戰則先出鐵騎  
突陣陣亂則衝擊之步兵挾騎以進其人能寒暑饑渴  
出戰率用隻日避晦日齋糧不過一旬不取奔遁敗三  
日輒復至其處捉人馬射之號曰殺鬼招魂篤信機鬼  
尚詛祝每出兵則先卜卜有四一以艾灼羊脾骨以求  
兆名彘勃焦二辨竹干地若撲著以求數謂之辨算三  
覆以羊焚香祝之又焚穀火布靜處晨屠羊視其腸胃

通則兵無阻心有血則不利四以矢擊弓弦審其聲知  
敵至之期與兵交之勝負及六畜之苗祥五穀之凶稔  
俗皆土產惟有命者得以瓦覆之

論曰夏之先世有功於唐至宋興克繼前業爲西土藩  
輔逆亂之萌實自繼遷德明效尤追降僭僭及元昊遂  
顯然稱帝子孫襲以爲常其間雖嘗遜章結好要非由  
衷宋之封冊班曆祇虛文耳彼其桀驁之性撫之懷之  
猶不免侵軼况窮兵以逞是微亂也神宗徽宗咸於邪  
議空儲蓄魚肉生靈爭無用之地宗社家殃有所從來  
矣發誓有言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胸背之

宋史新編卷九十七

九

標疽三折肱於醫國者尚其鑒諸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七

東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

外國

高麗

交趾

大理

高麗本曰高句驪卽周之朝鮮漢之玄菟郡也漢魏以來嘗通好亦屢爲邊寇隋煬帝再舉兵唐太宗親御六師皆不克高宗命李勣征之遂拔其城分其地爲郡縣唐末中原多事遂自立君長後唐長興中權知國事王建承高氏之位三傳其孫昭累通朝貢事見前史建隆三年冬昭遣使來朝貢明年春冊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玄菟州都督充大義軍使高麗國王其後累加食邑及賜推誠順化守節保義功臣昭卒其子仲請朝旨襲封高麗國王太宗卽位改大義軍爲大順軍仲遣國人金行成入就學於國子監太平興國二年遣其子元輔以良馬方物兵器來貢其年行成擢進士第累歲貢獻不絕宋亦屢遣使至其國七年仲卒其弟治求襲位封高麗國王雍熙三年出師北伐以其國接契丹境詔諭申戒師徒迭相犄角淳化元年三月詔加治食邑遣戶部郎中柴成務等往使其俗多拘忌每朝廷使至必擇良月吉辰方具禮受詔成務在館踰月乃遣書於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八

一

宋史新編卷百九十八

二

治曰書稱上日不推六甲之元辰禮載仲冬但取一陽之嘉會儻鳳綵無滯克彰拱極之誠則龍節有輝免貽辱命之責會霖雨不止仍以俟霽爲請成務復遣書責之治翌日乃出拜命三年上親試舉人詔賜高麗貢進士王彬崔罕等及第並授祕書郎遣還治表謝略曰彬罕等幼從匏繫嗟混迹於岫夷不憚蓬飄早賓王於天邑縕袍襁褓玉粒桂薪堪憂食貧若爲卒歲陛下豐其館穀之資曷以藝文之業去歲高懸軒鑑大選魯儒彬罕接武澤宮敢萌心於中鵠濫巾英域空有志於羨魚陛下以其萬里辭家一年觀國俾登名於桂籍仍命秩於芸臺憫其懷土之心慰以倚門之望別垂宸旨令歸故鄉玄造曲成鴻恩莫報又上言願賜板本九經書用敦儒教許之五年六月遣使來乞師想以契丹寇境朝廷以北鄙甫寧不可輕生事賜詔慰撫自是受制于契丹朝貢中絕治卒弟誦立賜誦鈿函詔一道令其國人朱仁紹齎與之明年誦遣使來朝謝恩誦爲其西京留守康肇所弑立誦從兄詢契丹討肇擒之先是契丹既襲高麗遂築六城曰興州曰鐵州曰通州曰龍州曰遼州曰郭州于境上契丹以爲貳已遣使來求六城詢不許遂舉兵奄至城下焚蕩宮室剽劫居人詢徙居昇

州以避之兵退乃遣使請和契丹堅以六城爲辭  
是調兵守六城大中祥符三年大舉來伐詢與女真設  
奇邀擊殺契丹殆盡詢又于鴨綠江東築城與來遠城  
相望跨江爲橋潛兵以固新城事詳遼國傳七年方遣  
使來貢八年詔登州置館於海次以待使者其年又遣  
御事民官侍郎郭元來貢九年辭還請錄國朝登科記  
及所賜御詩以歸從之天禧中詢求成于契丹自是稱  
藩納貢受其封冊屢遣使入宋獻方物明州登州屢言  
高麗海船有風漂至境上者詔給糧遣還著爲令詢遣  
禮部侍郎韓祚等一百七十九人來謝恩且言與契丹

宋史新編卷之六

三

修好又表乞陰陽地理書聖惠方並賜之天聖初詢卒  
子欽嗣立八年欽遣使奉表貢方物其後絕不通中國  
者四十二年欽卒欽嗣立是爲文王熙寧二年聞宋欲  
招接通好遂移牒福建轉運使羅拯其略云最爾平壤  
通于大遼久困羈縻難圖攜貳故違連職致有積年屢  
上雲祥雖美聖辰於中國空知日遠如迷舊路於長安  
三年拯以聞朝廷議者亦謂可結之以謀契丹神宗許  
焉命拯諭意徵遂遣民官侍郎金梯等百十人來詔待  
之如夏國使往時高麗人往反皆自登州七年遣使來  
書欲遠契丹乞改塗由明州詣闕從之九年復遣使來

待之優厚嘗獻伶官十餘輩曰夷樂無足觀止欲潤  
國吏爾帝以其國尚文每賜書詔必選詞臣著撰而擇  
其善者元豐元年始遣使往聘前此貢至輒下有司估  
直償萬緡至是命勿估以萬緡爲定數六年徽宗在位  
三十八年治尚仁恕爲東夷良主俗王女不下嫁臣庶  
必歸之兄弟宗族貴臣亦然徽子運諫以爲既通上國  
宜以禮革故習徽怒斥之于外計聞天子閱焉遣使奠  
慰子勳嗣百日卒弟運嗣運仁賢好文內行飭備每市  
書至潔服焚香對之哲宗立遣使奉慰致賀請市刑法  
等書詔惟賜文苑英華運立數年卒子昱嗣數年卒叔

宋史新編卷之六

四

父熙立貢使久不至元祐四年其王子義天使僧壽介  
至杭州祭亡僧言國母使持二金塔爲兩宮壽知州蘇  
軾奏却之熙後避遼主諱改名顯旋復通使七年遣使  
獻黃帝鍼經詔頒之時請市書甚衆蘇軾爲禮部尚書  
言高麗入貢無絲髮利而有五害宜勿許不聽徽宗立  
遣使來弔賀崇寧二年顯卒子候嗣貢使接踵且令士  
子金瑞等五人入太學朝廷爲置博士政和中其使  
爲國信與遼人皆隸樞密院改引伴押伴官爲接送館  
伴賜以大晟燕樂遂置簠簋銅鼎及盥洗一尊銘曰  
惟爾德孝恭是稱東蕃有來顯相予一人嘉之用錫

爾賢尊以寧爾祖考子子孫孫其永保之賜賓貢進士  
權適等四人上舍及第宣和四年侯卒子楷立侯賓求  
醫於朝詔使二醫往及歸楷語之曰聞朝廷將伐遼遼  
兄弟之國足爲邊扞女真狼虎耳不可交也業已然願  
報天子早爲備歸奏無及矣欽宗立賀使至明州御史  
胡舜陟言彼昔事契丹今必事金國宜止勿使來乃詔  
留館於明而納其幣幣明年始歸國自王徽以降雖屢  
通使然受契丹封冊奉其正朔歲六貢而誅求不已嘗  
詰其西向修貢事高麗表謝曰中國三甲子方得一朝  
大邦一周天每修六貢契丹悟乃得免高宗卽位慮金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五

人通高麗命迎功郎胡彞等使高麗以問之錄之回史  
失書建炎二年浙東路馬步軍都總管楊應誠上言由  
高麗至女真路甚徑請身使三韓結雞林圖迎二聖乃  
以應誠充使浙東帥臣翟汝文奏言若高麗辭以金人  
問津窺吳越其將何辭以對及應誠至果如汝文言終  
不奉詔應誠還對言狀上以楷負國恩怒甚尚書右丞  
朱勝非曰彼鄰金人與中國隔海利害甚明曩時待之  
過厚今安能責其報也其多楷遣使奉表謝罪如禮遣  
還三年八月上謂輔臣曰聞上皇遣內臣宮女各二人  
隨高麗貢使來朕聞之悲喜交集呂頤浩曰此必金人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本

之意不然高麗必不敢安知非窺我虛實詔止之紹興  
三年閏四月楷遣使入貢答以溫詔遣還十二月聞高  
麗遣知樞密院事洪彝敘等六十五人來貢卒不至六  
年高麗持牒官金稚圭至明州賜銀帛遣之三十二年  
三月高麗綱首徐德榮詣明州言本國欲遣賀使守臣  
韓仲通以聞詔止之隆興二年四月明州言高麗入貢  
使不書引見日恐同韓敘之詐其後使命遂絕慶元間  
詔禁銅錢入高麗蓋絕之也初高麗入使明越困於供  
給朝廷館遇燕饗錫予之費以鉅萬計饋其主者不在  
焉我使之行費亦不貲蘇軾言于先朝謂高麗入貢有  
五害以此也惟是國於吳會事兵東都昔高麗入使率  
由登萊山河之限甚遠今直趨四明明四明距行都限一  
浙水耳其國東西二千里南北五百里西北接契丹恃  
鴨綠江以爲固江廣三百步其東所臨海水清澈下視  
十丈王居開州蜀莫郡曰開成府依大山置宮室立城  
壁名其山曰神嵩民居皆茅茨大止兩椽覆以瓦者才  
十二以新羅爲東州樂浪府號東京百濟爲金州金馬  
郡號南京平壤爲鎮州號西京西京最盛總之凡三京  
四府八牧郡百有十八縣鎮三百九十洲島三千七百  
餘邑之小者或只百家男女二百十萬口兵民僧各居

其一地寒多山土宜松栢有杭黍麻麥而無秫以杭爲酒多衣麻紵少絲織以白金十兩易一縑王出令曰教曰宣臣民呼曰聖上私謂曰嚴公后妃曰宮主百官名稱階勳功臣檢校頗類中朝士人以族望相高柳崔金李四姓爲貴種無宦者以世族子爲內侍六衛歲十二月朔王坐紫門小殿注官外官則付國相有國子監四門學學者六千人貢士三等王城曰土貢郡邑曰鄉貢他國曰貢貢所取不過三四十人王親試以詩賦論三題謂之簾前重試亦有制科宏詞之目然特文具耳士尚聲律少通經國無私田民計口授業十六以上則充

宋史新編卷六

七

軍六軍三衛常留官府三歲以選戍西北半歲而更有警則執兵任事則服勞事已復歸農畝王亦有分地以供私用王母妃主世子皆受湯沐田上下以賈販利入爲事日中爲虛用米布貿易地產銅崇寧後始學鼓鑄有海東通寶重寶三韓通寶三種錢然其俗不便也兵器疎簡無強弩大刀崇尚釋教雖王子弟亦常一人爲僧信鬼拘陰陽病不相視斂不撫棺貧者死則露置中野歲以建子月祭天王城有佛寺七十區而無道觀大觀中朝廷遣道士往乃立福源院置羽流十餘輩俗不

自王侯來請醫後始有道其術者人首無枕骨背

桶側男子巾幘如唐紫婦人鬢髻垂右肩餘髮被下約以絳羅男女許白昏夏月同川而浴樂聲甚下無金石音既賜樂乃分左右二部右曰鄉樂左曰庫樂左乃賜樂也拜無不答子拜父猶半答之性仁柔惡殺食羊豕則暴蒿以燔刑無慘酷科唯惡逆及罵父母者斬自明州定海便風三日入洋又五日抵墨山入其境又過島嶼詰曲礁石間舟行甚駛七日至禮成江江夾兩山東以石峽湍激而下所謂急水門最爲險惡又三日抵岸有館曰碧瀾亭由此崎嶇山谷四十餘里乃其國都其王自王建傳國數百年未嘗易姓亦外國所罕云

宋史新編卷六

八

交趾本漢初南越地漢武分九郡置交趾刺史後漢置交州晉宋齊梁陳因之又爲交趾郡隋廢郡置州煬帝初廢州置郡唐武德中改交州總管府至德中改安南都護府梁貞明中爲土豪曲承美所據送款於宋授節鉞時劉隱檀命領表并有其地後楊延藝紹洪皆受廣南署繼爲交趾節度使紹洪卒州將吳昌及遂居其位昌及卒弟昌文襲乾德初昌文卒其參謀吳處珩等爭立管內一十二州大亂部民嘯聚起爲寇攻交州先是楊延藝以牙將丁公著攝驪州刺史兼禦蕃都督子部領繼之至是部領與千璉率兵擊敗處珩等賊黨潰散



境內安堵交民德之乃推部領為交州帥號大勝王署  
鄭為節度使凡三年遂遷位開寶六年璵以嶺表平遣  
使人貢表內附授檢校太師充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  
護八年璵復脩貢朝廷降制褒寵其父部領封交趾郡  
王太宗時璵卒弟琮幼嗣立稱節度使行軍司馬權領軍  
府事大將黎桓擅權樹黨遷璵於別第舉族禁錮之代  
總其衆太宗聞之怒乃議舉兵太平興國五年秋詔孫  
全興等分路進討桓遣使來貢仍為丁璵上表求襲位  
上察其欲緩王師不報王師進破萬衆斬首二千級六  
年春又破之于白藤江口轉運使侯仁寶率前軍先進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九

全興等頗兵花步桓詐降以誘仁寶遂為所害事聞班  
師全興等誅戮抵罪有差仁寶贈工部侍郎七年春桓  
復以丁璵為名脩貢上表謝罪八年桓自稱權交州三  
使留後遣言使弁以璵讓表來上帝賜桓詔略曰朕且  
欲令璵為統帥之名卿居副貳之任若璵將材無取童  
心如故然英世紹襲載綿星紀一旦捨去節鉞降同士  
伍理既非便居亦靡安宜遣璵母子盡室入朝即降制  
授卿節旄凡茲途卿當審處其一桓不聽命雍熙三  
年十月以桓連歲入貢上表求正領節鉞乃降制略曰  
在者丁璵方在童幼昧於撫綏桓乃肺腑之親事舉軍

宋史新編卷五十八

十

漢之號令自出必愛並行璵盡解三使之權以徇  
入之欲遠輸誠款示領節旄士變疆明化越俗而咸  
熙化恭順稟英詔而無違宜正元戎之稱以列通侯之  
賞可檢校太保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安南都護充  
靜海軍節度交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封京兆郡侯仍  
賜號推誠順化功臣後累加檢校太尉特進淳化二年  
宋鑄等使還上令條山川形勢及黎桓事迹以聞鑄等  
具奏曰去歲秋末抵交州境桓遣牙內都指揮使丁承  
正等以九艘三百卒迎于太平軍由海口入大海風濤  
危險經牛月至白藤徑入海汊乘潮而行凡宿泊之所  
皆有茅舍三間曰館驛至長州漸近本國自是宵征抵  
海岸至交州僅十五里有茅亭五間題曰茅徑驛至城  
一百里俄而擁從桓至展郊迎禮桓斂馬側身問皇帝  
起居畢按轡偕行時以檳榔相遺馬上食之俗待賓然  
也桓質陋而目眇自言近歲與蠻寇接戰陰馬傷足受  
詔不拜信宿之後乃張筵飲宴又出臨海汊為娛賓之  
遊桓跣足持竿入水標魚海中一魚左右皆叫譟歡躍  
嘗令數十人扛大蛇長數丈饋於使館且曰若能食此  
當治為饌以獻又驅送二虎以備縱觀皆刳之士卒死  
千人悉黥額曰天子軍糧以禾穗日給今自春為食

其器止有弓弩木牌梭槍竹槍弱不可用地少寒冬月  
猶衣夾衣揮扇云四年進封桓交趾郡王明年遣使來  
修職貢然桓性本兇狠負固山海屢為寇害漸失藩臣  
禮真宗卽位進封桓南平王兼侍中桓屢遣使來貢欽  
州言交州効誠場民及頭首八州使黃慶集等數百人  
來投詔慰撫遣還本道黎桓附奏自今國朝加恩願遣  
使至本道以龍海裔先是使至交州桓以供奉因緣賦  
斂上聞之止令疆吏召授命不復事使景德元年又遣  
其子攝驪州刺史明提來貢懇求加恩使至本道許之  
仍以明提爲驪州刺史三年桓卒立中子龍鉞龍鉞兄

宋史新編卷九十六

十一

龍全劫庫財而遁其弟龍廷殺龍鉞自立龍廷兄明護  
率扶闕皆攻戰知廣州凌策等言桓諸子爭立衆心離  
叛頭首黃慶集黃秀繼等千餘人以不從驅率戮及親  
族來投廉州請發本道二千人平之慶集等願爲前鋒  
上以桓素忠順屢修職貢今幸亂而伐喪不可令緣海  
安撫使邵晔曉譬之晔胎夏交州諭以朝廷威德如其  
自相魚肉久無定位偏師問罪則黎氏盡滅矣明護懼  
卽奉龍廷主軍事龍廷自稱節度開明王遂欲修貢晔  
以聞上曰遐荒異俗不恤事體何足恃也令削去僞官  
爵入貢四年龍廷稱權安南靜海軍留後遣弟峰州刺

史明親殿中丞黃成雅並來貢會含光殿大宴上以成  
雅坐遠欲稍升位著訪於宰相王旦旦曰昔子產朝周  
周王饗以上卿之禮子產尚辭受下卿之禮而還國家  
惠綏遠方優待客使固無嫌也乃升成雅于尚書省五  
品之次詔拜龍廷特進檢校太尉充靜海軍節度觀察  
處置等使安南都護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封交趾郡王  
賜推誠順化功臣賜名至忠仍賜印給旌節又贈桓中  
書令南越王大中祥符初加至忠翊戴功臣又加同平  
章事二年遣使來貢三年遣使來朝表求邕州互市詔  
以舊制諭之至忠苛虐不法國人不附大校李公蘊尤

宋史新編卷九十六

十一

爲所親任嘗令以黎爲姓其年遂圖至忠逐之殺明提  
明相等自稱留後遣使貢奉上曰黎桓不義而得公蘊  
尤而効之甚可惡也然以其蠻俗不足責遂用桓故事  
授特進檢校太傅封交趾郡王賜推誠順化功臣四年  
祀汾陰后土公蘊遣使來貢禮成加同平章事五年冬  
又加開府儀同三司賜翊戴功臣七年春又加保節守  
正功臣先是交州狄獠張婆看避罪來奔都巡檢臧嗣  
令如洪若獠以牢酒交州偵知其事因捕狄獠故鈔如  
洪若獠人畜甚衆詔轉運司督公蘊追索仍禁獠吏不  
得誘召蠻獠致生事公蘊或間歲或仍歲以方物入貢

天祐元年進封南平王二年又加檢校太尉每加恩皆遣使將命至其境上乃賜器幣襲衣金帶鞍馬焉仁宗即位加公纘檢校太師凡兩遣使來貢既而令其子弟及其婿申承貴率衆內寇詔廣南西路轉運司發溪峒丁壯討捕之未幾卒年四十四其子德政自稱權知留後事來告哀贈公纘爲侍中南越王命使祭奠并賜官告除德政檢校太尉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趾郡王天聖九年遣使來謝明道元年恭謝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景祐中加檢校太師寶元元年進封南平王康定慶曆間累貢不絕皇祐二年邕州誘其蘇茂州韋紹

朱異新編卷九

嗣紹欽等三千餘人入居省地德政表求所誘詔盡還之仍令德政約束邊戶毋相侵犯其後廣源州蠻僣智高反德政率兵二萬由水路欲入助王師朝廷優其賜而卻其兵至和二年卒其子日尊遣人告哀命使弔贈贈德政爲侍中南越王賻賚甚厚尋除日尊特進檢校太尉封交趾郡王嘉祐四年寇欽州五年又寇邕州詔安撫使余靖等會兵捕討靖遣諜誘占城同廣南西路兵甲趨交趾日尊惶怖上表待罪詔罷兵八年遣使貢馴象仁宗崩英宗立以次行皇帝詔及遺留物賜日尊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治平初知桂州陸誥言交州

朱異新編卷九  
表乞予所奪州縣詔不許順州落南深置戍鎮守被羅瘴霧多病沒朝廷知其無用後悉以四州一縣還之然廣源舊隸邕管羈縻本非交趾所有也六年乾德以追捕僣智會爲辭犯歸化州又遣其臣黎文盛來廣西辨理順安歸化境界乃以八隘之外保樂六縣宿桑二峒予乾德哲宗立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元祐中又數上表求勿惡勿陽峒地詔不許其後遣使入貢進封南平王徽宗時累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大觀中詔以交人自熙寧以來全不生事特寬和市之禁宣和初如

空紹興二年乾德卒贈侍中追封南越王子陽

嗣封交趾郡王八年賜煥卒遣使弔祭追封南平王子  
天祚嗣授官如其父初乾德有側室子奔大理變姓名  
爲趙智之自稱平王聞陽煥死大理遣歸與天祚爭立  
求入貢欲假兵納之高宗不許二十一年累加天祚崇  
義懷忠保信鄉德安遠承和功臣二十五年進封南平  
王二十六年加檢校太師乾道六年累加歸仁協恭繼  
美遵度履正彰善功臣孝宗自卽位屢却安南貢使九  
年復遣使求入貢帝嘉其誠許之淳熙元年二月進封  
安南國王加號守謙功臣二年賜安南國印三年賜安  
南國曆日天祚卒明年子龍翰嗣如故事封安南國王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八

十一

仍賜推誠順化功臣示殊禮也五年貢方物表謝十六  
年累加龍翰守義奉國履懷德功臣光宗卽位奉表  
入貢稱賀寧宗朝賜衣帶器幣累加謹度思忠濟美勤  
禮保節歸仁崇謙協恭功臣嘉定五年龍翰卒遣使弔  
祭特贈侍中依前安南國王制以其子吳昌襲封給賜  
如龍翰後謝表不至遂輟加恩吳昌卒無子以女昭聖  
主國事遂爲垺陳日嬰所有李氏凡八傳二百二十餘  
年其名曰日曰乾曰陽曰天曰龍曰昊皆階上之意然  
貢獻頗恭順云淳祐二年加賜日嬰功臣號寶祐五年  
賜餘詔及器幣香茗六年詔安南情狀叵測申飭邊備

嘉定三年表乞世襲詔日嬰授檢校太師安南國大王  
男威是授檢校太尉安南國王効忠順化功臣咸淳中  
父子累加恩焉

大理國卽唐南詔也熙寧九年遣使來貢自後不常來  
亦不領於鴻臚政和五年廣州觀察使黃璘奏南詔大  
理國慕義懷徠願爲臣妾欲聽其入貢詔璘置局於賓  
州凡有奏請皆俟進止六年遣使來詔璘等偕詣闕七  
年二月至京師貢馬三百八十四匹及麝香牛黃細氈碧  
玕山諸物制以其王段和譽爲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  
空雲南節度使上柱國大理國王朝廷以爲璘功并其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八

十一

子皆遷官已而知桂州周種劾璘詐冒璘得罪自是大  
理復不通於中國間一至黎州互市紹興三年十月廣  
西奏大理國求入貢及售馬詔却之不欲以虛名勞民  
也淳熙二年知靜江府張栻申嚴保伍之禁又以爲管  
戍兵不能千左右江峒丁十餘萬每恃以爲藩蔽其  
邕州提舉巡檢官宜精其選以撫峒丁欲制大理當自  
爲管始云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八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祺編

外國

占城 真臘 蒲甘 龜黎

三佛齊 閩婆南毗 勃泥 注輦

丹眉流 天竺 于闐 高昌

回鶻 大食 層檀 龜茲

沙州 拂菻 流求 定安

渤海 日本 党項 吐蕃喇嘛

阿里骨 趙思忠 幣征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九

占城國在中國之西南大小州三十八不盈三萬家無城郭風俗衣服與大食國相類官無奉祿令其所管土俗資給之文吏五十餘員有郎中員外秀才之稱分掌資儲寶貨等事詳具五代史建隆二年其王釋利因陀盤遣使來朝貢表章書千頁多葉盛以香木函其後嗣王貢使不絕宋亦厚資之太平興國六年交州黎桓上言欲以占城俘九十三人獻于京師太宗令廣州存撫道還雍熙二年其王施利陀盤吳日歡訴為交州所侵詔答令保國睦鄰淳化元年新王楊陁排自稱新坐佛國訴為交州所攻人民財寶皆為所略上賜黎桓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九

令各守其境三年賜其王白馬二遂為常制熙寧初王師討交趾以其素仇詔使乘機協力除蕩其國選兵七千扼賊要路然亦不能成功元祐七年又表言如王師再舉願率兵掩襲朝廷以交趾不絕臣節難以興師敕書報之政和中授其王楊上麻疊金紫光祿大夫領廉白州刺史楊上麻疊言身廢化外不霑祿食願得薄授奉給壯觀小國許之宣和元年進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懷遠軍節度琳州管内觀察處置使封占城國王自是每遇恩輒降制加封邑紹興二十五年其子鄒時蘭巴嗣立以其父初封之爵授之乾道二年子鄒亞娜嗣掠大食國方物遣人來貢以求封爵為其國人所訴詔卻之遂不議其封淳熙三年求通商詔不許慶元以來真臘大舉伐占城以復讎殺戮殆盡俘其主以歸國遂亡其地悉歸真臘真臘國亦名占臘其國在占城之南其縣鎮風俗同占城地方七千餘里其國有戰象幾二十萬政和六年遣使來貢宣和二年封其王與占城等建炎二年以郊恩授其王金哀寅深檢校司徒加食邑遂定為常制慶元六年遣使奉表貢方物詔優其報賜以海道遠涉後

入貢

蒲耳國崇寧五年遣使入貢詔禮秩視注犖尚書省言蒲甘乃大國王不可下視附庸小國欲如大食交趾諸國禮從之

邇黎國元祐四年般次令移四抹粟迷等齎于闐國黑汗王并本國王表章來有司以其國未嘗入貢請視于闐條式從之

三佛齊國蓋南蠻之別種與占城爲鄰居其臘開麥之間所管十五州土有花酒椰子酒檳榔酒蜜酒皆非麴蘖所醞飲之亦醉亦有中國文字上章表印川焉累覽爲城周數十里用椰葉覆屋人民不輸租賦有所征伐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隨時調發立酋長率領皆自備兵器糧餉汎海便風二十日至廣州其王號詹卑其國居人多蒲姓唐天祐元年貢物授其使都蕃長蒲訶栗立寧遠將軍建隆元年其王悉利胡大霞里檀遣使來朝貢自此至高宗時累世貢獻不絕紹興二十六年其王悉利麻霞囉陀遣使入貢帝曰遠人向化嘉其誠耳非利乎方物也其王復以珠獻宰臣秦檜時檜已死詔償其直而收之淳熙五年復遣使貢方物詔免赴闕館於泉州

開婆國在南海中西北汎海十五日至勃泥國又十五日至三佛齊國又七日至古邏國又七日至柴曆國

交趾達廣州其地平坦宜種植產稻麻粟豆民輸十一之租亦務蠶織室宇壯麗飾以金碧地不產茶其酒出於椰子及蝦蟇丹樹其樹華人未嘗見或以桃榔檳榔釀成亦甚香美不設刑禁罪隨輕重出黃金以贖惟寇盜者殺之以王子三人爲副王官有落佖連四人共治國事如中國宰相無月奉隨時量給土產諸物次有文吏三百餘員目爲秀才又有卑官殆千員其俗有名而無姓方言謂真珠爲沒爹蝦羅謂牙爲家囉謂香爲峴嫩盧林謂犀爲低密先是宋元嘉十二年遣使朝貢後絕淳化三年十二月其王穆羅茶遣使來朝貢云中國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有真主本國乃修朝貢之禮使還賜金幣甚厚仍賜良馬戎具以從其請大觀三年遣使入貢詔禮之如交趾建炎三年以南郊恩制授開婆國王懷遠軍節度琳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琳州諸軍事琳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開婆國王紹興二年復加食邑實封

南毗國在大海之西南俗喜戰鬪習刀稍善射其國最遠番舶罕到時羅巴智力于父子其種類也居泉之域南自是船舟多至其國矣

勃泥國在西南大海中其國以版爲城所統十四州至



所居屋覆以貝多葉民舍覆以草其國鄰於底門國有藥樹取其根煎爲膏服之及塗其體兵刃所傷皆不死前代未嘗朝貢故史籍不載太平興國二年國王向打遣使齎表貢方物元豐五年二月王錫理麻哈復遣使貢方物其使乞從泉州乘海船歸國從之

注輦國水行至廣州約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國有城七重輦城四土城二中城以木竝高七尺植花果雜木一至三皆民居環以小河四城四侍郎居之五城王四子居之六城爲佛寺首僧居之七城卽王所居所統三十一部落兵陣象居前弓矢在後四侍郎分領其衆自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五

昔不通中國大中祥符八年國王羅茶羅乍遣使貢珠數萬兩珠衫帽各一及象牙香藥其表略曰二帝開基聖人繼統登封太岳禮祀汾陰至德升聞上穹眷命臣昌期斯遇吉語幸聞輒傾就日之誠仰露朝天之款離本國凡千一百五十日至廣州宴賜與龜茲同天禮及入貢明道二年王尸離囉茶印他囉注囉遣使以泥金表進方物熙寧十年主地華加羅遣使二十七人來貢前後使至登陞以真珠龍腦金蓮花等向御座跪撒謂之撒殿三佛齊國亦然蓋請從其國俗展至敬也

再續流國東北至廣州一百三十五程其俗以版爲

所居屋覆以貝多葉民舍覆以草其國鄰於底門國有藥樹取其根煎爲膏服之及塗其體兵刃所傷皆不死前代未嘗朝貢故史籍不載太平興國二年國王向打遣使齎表貢方物元豐五年二月王錫理麻哈復遣使貢方物其使乞從泉州乘海船歸國從之

注輦國水行至廣州約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國有城七重輦城四土城二中城以木竝高七尺植花果雜木一至三皆民居環以小河四城四侍郎居之五城王四子居之六城爲佛寺首僧居之七城卽王所居所統三十一部落兵陣象居前弓矢在後四侍郎分領其衆自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六

中西天竺僧薩滿多等十六族來貢名馬宋初滄洲僧道圓自西域還得佛舍利一水晶器具葉梵經四十夾來獻道圓晉天福中詣西域在塗十二年住五印度凡六年五印度卽天竺也還經于闐與其使偕至明年僧行動等一百五十七人詣闕上言願至西域求佛書許之以其所歷甘沙伊肅等州焉者龜茲于闐割祿等國並詔諭其國人導之開寶後天竺僧持梵夾來就者不絕天竺之法國王死太子襲位餘子皆出家爲僧不復居本國有曼殊室利者乃其王子也隨中國僧至焉太祖令館於相國寺善持律爲都人所傾嚮財施盈室

僧頗嫉之以其不解唐言即偽爲奏求還本國許之  
遲留數月而後去終不知所適太平興國七年益州僧  
光遠至自天竺以其王沒從義表并釋迦舍利上進雍  
熙中婆羅門僧永世與波斯外道阿里烟同至京師求  
世自云本國名利得國王姓牙羅五得名阿喏你縛衣  
黃衣戴金冠以七寶爲飾出乘象或有與多遊佛寺博  
施貧乏其妃曰摩訶你歲一出多所振施五穀六畜果  
實與中國無異市易用銅錢其國東行經六月至大食  
國又二月至西州又三月至夏州阿里烟自云本國王  
號黑來姓張名哩沒用錦綵爲衣無錢貨以雜物貿易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七

其國東行經六月至婆羅門天聖中西印度僧愛賢智  
信護等來獻梵經各賜紫方袍景祐三年僧善稱等九  
人貢梵經佛骨及銅牙菩薩像賜以束帛

于闐國事見五代史其王李聖天自稱唐之宗屬建隆  
二年十二月聖天遣使貢圭一玉枕一乾德三年五月  
于闐僧善名善法來朝賜紫衣其國宰相因善名等來  
致書樞密使李崇矩求通中國太祖令崇矩以書及器  
幣報之其後數以方物來獻所貢珠玉珊瑚翡翠象牙  
乳香木香琥珀花蕊布硃砂龍鹽西錦玉鞍轡馬腦腦  
麝金星石水銀安息鷄舌香有所特無表章地產乳香

其國私與商賈牟利得善價故其來益多元豐初  
始乳香無用不許貢神宗嘗問其使去國歲月對曰  
去國四年道塗居其半元祐中以其使至無時令熙河  
開歲一聽至闕知秦州游師雄言外夷慕義萬里而至  
此非所以來遠人也從之自是訖于宣和朝享不絕  
高昌國有高昌城後魏初沮渠無諱自署高昌太守無  
諱死茹茹以闕伯周爲高昌王高昌有王始於此後魏  
至隋皆來貢獻唐貞觀中侯君集平其國以其地爲西  
州事具唐書安史之亂其地陷沒乃復爲國語訛亦云  
高敞然其地頗有回鶻故亦謂之回鶻建隆三年西州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八

回鶻阿都督等四十二人以方物來貢太平興國六年  
其王始稱西州外生師子王阿斯蘭漢遣都督麥索溫  
來獻五月太宗遣供奉官王延德等使高昌還敘其水  
程自夏州歷數種至臥梁劾特族地有都督山唐回鶻  
之地又歷拽利王子族有合羅川回鶻公主所居城基  
尚在次至阿墩族經馬駿山望鄉嶺嶺上石龜有李陵  
題字處又歷伊州州將陳氏其先自唐開元二年領州  
凡數十世有唐時詔勅又歷數種乃至高昌其地南距  
于闐西南距大食波斯西距西天步路涉雪山葱嶺皆  
數千里地無雨雪而極熱每盛暑居人皆穿地爲穴以

處飛鳥羣萃河濱或起飛卽爲日氣所燦墜而傷翼有  
水源出金嶺導之周圍國城以溉田園作水碓地產五  
穀惟無蕎麥用開元七年曆以三月九日爲寒食餘二  
社冬至亦然佛寺五十餘區皆唐所賜額所統有南突  
厥北突厥大衆熨小衆熨其名甚衆國中無貧民絕食  
者共賑之人多壽者率百餘歲絕無夭死時四月師子  
王避暑於北廷邀延德至其地由金嶺口至漢家砦五  
日上金嶺嶺上有積雪行人皆服毛罽度嶺一日至北  
廷擇日以見使者王及王子侍者皆東向拜受賜王之  
兒女親屬皆出羅拜以受賜遂張樂飲宴爲優戲云八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九

年春延德與其謝恩使百餘人復循舊路還雅熙元年  
四月至京師景德元年又遣使金延福來貢

回鶻後魏號鐵勒唐初號特勒後稱回紇元和中爲回  
鶻事具唐書五代史唐及五代通好不絕宋興累世遣  
使貢方物咸平四年可汗王祿勝遣使曹萬通來貢萬  
通自言任本國樞密使本國東至黃河西至雪山有小  
郡數百甲馬甚精習願朝廷命使統領使得縛繼遷以  
獻因授萬通左神武軍大將軍優賜祿勝器服大中祥  
符四年夜落紇遣使言敗趙德明立功首領請加恩賞  
詔給司戈司階郎將告敕十道使得承制補署初回鶻

西奔族種散處故甘州有可汗王西州有克韓王新復  
州有黑韓王皆其後焉天聖元年詔甘州回紇外甥可  
汗王夜落隔通順特封歸忠保順可汗王熙寧初求買  
金墾大般若經以墨本賜之神宗問其國種落生齒幾  
何曰三十餘萬壯可用者幾何曰二十萬明年勅李憲  
擇使聘阿里骨使諭回鶻令發兵深入夏境憲以命殷  
直皇甫且且往不得前而妄奏功狀詔逮且赴御史獄  
抵罪然回鶻使不常來宣和中間因入貢散之陝西諸  
州公爲貿易至留久不歸朝廷慮其習知邊事且往來  
皆經夏國於播傳非便乃立法禁之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十

大食國本波斯之別種隋大業中自立爲王據有波斯  
國之西境唐永徽以後屢來朝貢其王盆泥未換之前  
謂之白衣大食阿蒲維拔之後謂之黑衣大食乾德四  
年僧行勤遊西域因賜其王書以招懷之開寶以後脩  
貢不絕大中祥符五年廣州言大食國人無西忽盧華  
百三十歲耳有童輪貌甚偉異自言遠慕皇化附古邏  
國船舶而來詔就賜錦袍銀帶加束帛其國在泉州西  
北舟行四十餘日至藍里次年乘風颶又六十餘日始  
達其國地雄壯廣袤所產多寶玉珠貝又有火浣布民  
俗侈麗甲於諸蕃天氣多寒其王錦衣玉帶躡金履朝

冠百寶純金冠其居以礪礪為柱綠甘為壁水晶為瓦礪石為碑活石為灰帷幕用百花錦官有丞相太尉各領兵馬二萬餘人馬高七尺士卒驍勇民居屋宇略與中國同市肆多金銀綾錦工匠技術咸精其能建炎三年遣使入貢帝謂侍臣曰大觀宣和間茶馬之政廢故武備不脩致金人亂華危亡不絕如綫今復捐數十萬緡以易無用之珠玉曷若惜財以養戰士詔張浚却之優賜以答遠人之意紹興元年復遣使貢文犀象齒朝廷亦厚加賜與而不貪其利故貢賦不絕云

層檀國在南海傍熙寧四年始入貢海道便風行百六

宋史新編卷百九

十一

十日經勿巡古林三佛齊國乃至廣州其王名亞美羅亞眉蘭傳國五百年十世矣人語音如大食地春冬暖官有奉祿其法輕罪杖重罪死穀有稻粟麥食有魚畜有羊牛橐駝馬犀象所產有珍藥元豐六年遣使再至神宗念其絕遠詔頒資如故事仍加賜白金二千兩龜茲本回鶻別種其國主自稱師子王衣黃衣寶冠與宰相九人同治國事國城有市井而無錢貨以花蘆布博易有米麥瓜果或稱西州回鶻或稱西州龜茲又稱龜茲回鶻自天聖以來累使入貢

沙州漢燉煌故地唐天寶末陷于西戎大中五年張義

潮以州歸順詔建沙州為歸義軍以義潮為節度使領河沙甘肅伊西等州觀察營田處置使義潮入朝以從士惟染頰州事至朱梁時張氏絕州人推長史曹義金為帥義金卒子元忠嗣周顯德二年來貢授本軍節度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鑄印賜之建隆三年加兼中書令元忠卒子延祿脩貢贈元忠燉煌郡王咸平中封延祿為譙郡王為從子宗壽所害宗壽權知留後表求旌節乃授節度使宗壽卒子賢順嗣授節度使天聖以後累入貢

拂綵歷大食于闐回紇青唐乃抵中國歷代未嘗朝貢

宋史新編卷百九

十一

元豐四年其王滅力伊靈改撒始遣使來獻鞍馬刀劍真珠言其國甚寒土屋無瓦產金銀珠錦御峰苑樂有鑾篋壺琴小篋篋偏鼓不尚戰鬪云

流求國在泉州之東有海島曰澎湖烟火相望其國墾柵三重環以流水植棘為藩以刀稍弓矢劍鼓為兵器時月盈虧以紀時無他奇貨商賈不通厥土沃壤無賦斂有事則均稅旁有毗舍邪國語言不通袒裸野晒始非人類淳熙間國之酋豪嘗率數百輩徃至泉之水灣圍頭等村肆行殺掠奪鐵器及壯筋臨敵用標鎗繫腰千餘丈為繩縱橫其鐵不忍棄也不駕舟楫惟解竹

為後急則羣昇之泗水而遁

定安國本馬韓之種為契丹所攻破其酋糾合餘眾  
保于西鄙建國改元自稱定安國開寶三年其國王烈  
萬華因女真遣使入貢乃附表貢獻方物太平興國中  
太宗方經營遠略討擊契丹因降詔其國令張倚角之  
勢其國亦欲依王師以據宿憤得詔大喜六年冬會女  
真遣使來貢附表來土答以詔書端拱淳化中復因女  
真使表獻其後不復至

渤海本高麗之別種唐高宗平高麗徙其人居中國則  
天萬歲通天中契丹攻陷營府高麗別種大祚榮走保  
遼東睿宗以為急汗州都督封渤海郡王因自稱渤海

國併有扶餘肅慎等十餘國歷唐梁後唐朝貢不絕後  
唐天成初為契丹阿保機攻扶餘城下之改扶餘為東  
丹府命其子突欲留兵鎮之阿保機死渤海王復攻扶  
餘不能克歷長興清泰遣使朝貢周顯德初其酋曩  
烏斯等三十人來歸其後隔絕不能通中國太平興國  
四年太宗平晉陽移兵幽州其酋帥太鸞河率小校李  
勛等十六人部族三百騎來降以鸞河為渤海都指揮  
使六年將征契丹賜烏舍城浮渝府渤海瑛府王詔諭  
以協力雪恥明年春宴大明殿因召大鸞河慰撫之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五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五

日本國者本倭奴國也後漢始朝貢雍熙元年日本國  
僧裔然與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獻銅器十餘事并本  
國職貢今王年代紀各一卷問其風土云國中有五經  
書及佛經白居易集並得自中國土宜五穀而少麥交  
易用銅錢文曰乾文大寶畜有牛羊多犀象產絲蠶藥  
有國中高麗二部國之東境接海島夷人所居身面皆  
有毛東奧州產黃金西別島出白銀以為貢賦文武僚  
吏皆世官其所記略云初王號天御中主次曰天村雲  
尊其後皆以尊為號至彥瀲尊凡二十五世並都於筑  
紫日向宮彥瀲第四子號神武天皇入居大和州橿原  
宮即位元年甲寅當周僖王時也自是皆以天皇為號  
傳至符平天皇即今王也凡六十四世國有五畿七道  
三島凡三千七百七十二郡四百一十四驛八十八萬  
三千三百二十九課丁皆裔然所記云太宗召見裔然  
存撫甚厚賜紫衣上聞其國王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  
因歎息謂宰相曰此島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繼襲  
不絕蓋古之道也中國自唐季之亂寓縣分裂五代享  
歷尤促大臣世胄鮮能嗣續朕雖德敷往聖常夙夜寅  
畏講求治本亦以為子孫之計使大臣之後世襲祿位  
此朕之心焉明年歸其國後數年遣其弟子奉表來謝

略云傷鱗入夢不忘漢主之恩枯骨含歡猶亢魏氏之敵雖云羊僧之拙誰忍鴻歸之誠陛下惠溢四溟恩高五嶽世超黃軒之古人直金輪之新裔然空辭鳳凰之窟更還蠅蠟之封縱紛百年之身何報一日之惠染筆拭淚伸紙搖魂不勝慕恩之至稱其本國永延二年實端拱元年也又別啓貢佛經及方物天聖四年十二月明州言日本國太宰府遣人貢方物而不持本國表詔却之其後亦未通朝貢熙寧五年有僧誠尋至台州止天台國清寺願留州以聞詔使赴闕誠尋獻方物神宗以其遠人而有戒業處之開寶寺盡賜同來僧紫方袍

宋史新編卷百九

主

是後連貢方物而來者皆僧也乾道九年始附明州綱首以方物入貢淳熙二年倭船火兒滕太明殿鄭作死詔械太明付其綱首歸治以其國之法後日本之舟屢爲風所泊而至者並振給遣歸

党項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後周世始強盛有細風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亂氏房當氏朱禽氏拓拔氏最爲強族唐貞觀至上元間內附散居西北邊元和以後頗相率爲盜會昌初武宗置三使以統之在邈寧延者爲一使在鹽夏長澤者爲一使在靈武麟勝者爲一使五代亦嘗入貢於靈夏綏麟府環慶豐州鎮戎

宋史新編卷百九

主

大德振武軍並其族帳建隆二年代州刺史折也埋來朝也埋党項之大姓世居河右有捍邊功故授方州開寶元年直蕩族首領啜倍等引兵入寇爲王師所敗詔內屬羌部十六府大首領屈遇與十二府、領羅崖領所部誅啜倍啜倍懼以其族歸順以屈遇爲檢校太保歸德將軍羅崖啜倍並爲檢校司徒懷化將軍太平興國二年靈州部送歲市官馬賂所過族帳物粗惡羌人恚不受知州比部郎中張全操捕得十八人殺之沒入其兵仗羊馬戎人遂擾上遣使齎金帛撫賜其族與之盟始定全操決杖流登州沙門島是歲靈州通遠軍界桑暗族折也埋族吐蕃村族奈喝三家族尾落族奈窩族桑泥族剌略官綱詔靈州安守忠通遠軍董遵誨討平之雍熙初諸族渠帥附李繼遷爲寇詔田仁朗王侁等相繼領兵討擊并賜麟府銀夏豐州及日利月利族敕書招諭之二年四月侁等破悉利諸族斬首三千六百餘級梟僞署代州刺史折羅遇并弟埋乞五月又破保寺保香族梟其首領埋乞已等五十七人又破保洗兩族降五十五族侁等又言麟州及三族皆羌人二千餘戶皆降酋長折御七等六十四人獻馬首罪願改圖自効爲國討賊遂與部下兵入濁輪川斬賊首五十級



酋豪二十人李繼遷及三族皆監押折御也皆遁去旋命內客省使郭守文亟往與王侁等同領邊事五月王侁李繼隆等又破銀州杏子平東北山谷內沒邵浪悉訛等族及濁輪川東免頭川西諸族招降千四百五十二戶六月夏州尹憲等引兵至監城吳移越移等四族來降憲等撫之安加羅賦十四族拒命憲等縱兵斬首千餘級又降銀麟夏等州三族皆諸部一百二十五族合萬六千一百八十九戶酋豪折御也窮蹙來歸守文置部下又夏州咩族魔病人也崔在南山族結黨為寇招懷不至擒之梟首徇衆并滅其族淳化元年藏才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七

七

三族都判啜尾卒其子啜香來請命乃令代其父二年七月以黃也族降戶七百餘散于銀夏州舊地處之十一月繼遷寇熟倉族刺史咩唃率來離諸族擊退之四年鄭文寶獻議禁青鹽羌族四十四首領引兵入寇詔弛其鹽禁由是部族寧息五年六月繼遷所驅脅內屬戎人橐駝路孰藏族首領也遇率部族反攻繼遷其弟力戰而死既敗繼遷之衆復來歸附以遇為檢校司空領會州刺史至道二年三月以府州界五族大首領折突厥移為安遠大將軍父死來請命也六月勒浪族副首領遇元等百九十三人歸附貢馬七匹遇元舊隸契

丹淳化初遷族帳於府州界至是始朝貢上召問慰勞賜袍錦銀帶遇元言部族多良馬今始來朝所貢未備上曰吾嘉爾忠順之節慕化來歸固不以多馬為意也咸平元年十月元泥族大首領昭州刺史黃繼對干崇德殿元泥族領族帳千五百戶初隸繼遷俄投府州淳化中數敗契丹及與繼遷相攻擊繼遷內附黃繼懼北徙過黃河今還舊地遂入貢且言繼遷既受朝命不敢侵伐上面加獎慰賜資甚厚四年九月環州言繼遷所掠羌族嵬逋等徙帳來歸又繼遷諸羌族明葉示及撲咩訛諸等首領率屬內附並令給善地處之五年咩逋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八

族開道使費州刺史泥埋遣子城逋入貢上嘉泥埋數與繼遷戰聞有勞授錦州團練使其餘授官有差六年三月以咩逋族首領泥埋領鄯州防禦使充靈州河外五鎮都巡檢使時潘羅支已授河西節制上以泥埋實與羅支犄角捍賊故加恩寵四月繼遷寇洪德若酋長慶香與乜都慶族合勢擊之以若兵策援大敗繼遷上悉與所獲物加賜銀綵以慶香領順州刺史乜都慶領羅州刺史景德元年正月麟府路言附契丹戎人言泥族拔黃太尉率三百餘帳內屬詔府州厚賜茶綵給公田依險居之二年原州野狸族首領所多逋丹卒其子

阿訖代爲首領乞奉制詔諭有功則賜三年十一月  
戎軍曹瑋言叛去酋長蘇尚娘復求歸附詔不許曰尚  
娘反覆無信恐誤邊吏又使德明緣此爲詞也大中祥  
符二年六月麟府鈐轄言杜慶族依援唐龍鎮數家別  
帳請發熟戶兵合擊上曰戎落皆吾民宜以道撫之四  
年藏才西族中族首領奴移橫全等並遣子來朝七年  
涇原鈐轄曹瑋請署熟戶百帳以上大首領爲大族軍  
王次指揮使次副指揮使百帳而下爲本族指揮使從  
之天禧四年五月環州七曰族軍主近賦納質歸化以  
近賦領順州刺史首領惹都等十五人補官有差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九

九

吐蕃本漢西羌之地或云南涼秃髮利鹿孤之後其子  
孫以秃髮爲國號語訛故謂之吐蕃唐大中五年其國  
沙州刺史張義潮以瓜沙伊肅十一州來獻唐末瓜沙  
之地復爲所隔然而其國亦自衰弱族種分散自儀渭  
涇原環慶及鎮戎秦州暨于靈夏皆有之各有首領內  
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事具唐書五代史建隆二  
年靈武五部以橐駝良馬致貢秦州首領尚波千傷殺  
宋造務卒知州高防捕繫其黨四十七人以狀聞上乃  
以吳廷祚爲雄武軍節度代防安輯之尚波千等感涕  
其年秋乃獻伏荒地太平興國中秦州諸族數來寇略

太宗詔諭曰豈朕信之未孚而吏撫之不至並蠲累  
特示威懷後又謂宰相曰以國家兵力雄盛聊舉偏師  
便可驅逐數千里外但念其種類蕃息安上重遷倘因  
懷除必致殺戮所以置於度外存而勿論也淳化五年  
知秦州溫仲舒上言每歲伐木多爲蕃族攘奪今遣驅  
其部落於渭北大宗慮生邊患乃以知鳳翔薛惟吉對  
易其任咸平元年十一月河西軍左廂副使歸德將軍  
折逋游龍鉢來朝游龍鉢四世受朝命爲酋雖貢方物  
未嘗自行今始至獻馬二千餘匹河西軍即古涼州舊  
領姑臧神烏蕃耆昌松嘉麟五縣城周回十五里相傳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十

十

李軌舊治也皆龍鉢自述云詔以龍鉢爲安遠大將軍  
四年知鎮戎軍李繼和言西涼府六谷都首領潘羅支  
願戮力討繼遷請授以刺史仍給廩祿經略使張齊賢  
又請封六谷王兼招討使上以問宰相皆曰羅支已爲  
酋帥授刺史太輕未領節制加王爵非順招討使號不  
可假外夷乃以爲鹽州防禦使兼靈州西面都巡檢使  
六年原渭蕃部三十二族納質來歸羅支又遣蕃官吳  
福聖臘來貢表言感朝廷恩信憤繼遷僭號已集騎兵  
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乃以羅支爲朔方軍節度靈  
州西面都巡檢使賜以鎧甲器幣又以吳福聖臘爲

遣將軍大首領元佐等七人爲懷化將軍十一月繼遷  
攻西蕃遂入西涼府知州丁惟清陷沒羅支僞降未幾  
集六谷諸豪及者龍族合擊繼遷繼遷大敗中流矢遁  
死景德元年二月來獻捷六月又遣其兄邦浦支入奏  
且欲更率部族及回鶻精兵直抵賀蘭山討除殘孽願  
發大軍援助詔從之先是繼遷種落迷般囑及日通吉  
羅丹二族亡歸者龍族而欲陰圖羅支是月會遷黨攻  
者龍羅支率百餘騎急赴將議合擊遂爲二族戕于帳  
詔贈羅支武威郡王遣使贈恤其家者龍凡十三族而  
六族附迷般囑及日通吉羅丹西涼府聞羅支遇害乃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三

率龕谷蘭州宗哥瓦諾諸族攻者龍六族六族遷隴山  
谷中詔使者安集之六谷諸豪乃議立羅支弟斯鐸督  
爲首領且言鐸督剛決平恕數更戰計威名甚著詔授  
鐸督鹽州防禦使靈州西面沿邊都大巡檢使上以遷  
黨未平藉其腹背攻制遂加鐸督朔方軍節度押蕃落  
等使西涼府六谷大首領渭州言龕谷懶家族首領尊  
德磨壁余龍及便囑等獻名馬願率所部助討不附者  
又言河西諸蕃四十五族內附其年遷黨寇永樂爲樂  
令族合蘇擊敗之斬首百餘級二年斯鐸督遣其甥呵  
昔來貢仍上與趙德明戰鬪功狀又言蕃帳周斯那

有智勇久參謀議請授以六谷都巡檢使上嘉獎從其  
請仍賜茶綵又追錄潘羅支子失吉爲歸德將軍厚賜  
器幣者龍七族首領有捍寇之勞並月給千錢舊制弓  
矢兵器不入外夷時西涼據丹族上表求市弓矢上以  
樣丹宣力西陲委以捍蔽特令渭州給賜因別賜斯鐸  
督以重恩意三年又以者龍族合窮波黨宗族業羅等  
爲本族首領檢校太子賓客皆鐸督外姻也五月鐸督  
言部落疾疫詔賜白龍腦犀角疏黃安息香白紫石英  
等藥使者感悅而去又制加鐸督檢校太傅其族帳李  
波通等四十九人爲檢校太子賓客充本族首領九月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三

詔釋西面納質戎人先是諸蕃有鈔劫爲惡嘗經和斷  
者恐異時復叛故收其子弟爲質乃有禁銅終身者上  
憫而縱之族帳感恩皆稽顙自誓不爲邊患大中祥符  
五年八月曹瑋言伏羌砦斯難波與宗哥族李磨論聚  
爲文法領兵趣之悉潰散夷其城帳天禧元年十月塞  
州部署言鬼留家族累歲違命討平之二年又言吹麻  
城及河州諸族皆破宗哥文法來附唃廝囉少衰數爲  
羅磨力骨所困今還舊地諸砦羌族及空俞斯難波等  
納質者凡七百五十六帳

唃廝囉者緒出贊普之後本名敗南陵溫錢通錢通猶

贊普也訛爲發通生高昌磨榆國既十二歲可州羌何郎業賢客高昌見斯囉貌奇偉挈以歸置割心城而大姓聳昌斯均又以斯囉居移公城欲於河州立文法河州人謂佛角謂兒子斯囉自此名喃斯囉於是宗哥僧本立遵邈川大酋溫通哥略取斯囉如郭州尊立之部族寔彊乃徙居宗哥城立邈爲論逋佐之論逋者相也立遵貪且喜殺戮國人不能與曹瑋戰三都谷不勝又襲西涼爲所敗斯囉遂與立邈不協更徙邈川以溫通哥爲論逋有勝兵六七萬與趙德明抗希望朝廷恩命知秦州張佖奏請拒絕涇原鈐轄曹瑋上言宜厚喃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韋

史

斯囉以扼德明而立邈屢表求贊普號朝議以贊普戎王也立邈居斯囉下不應妄予乃用斯鐸督恩例授立邈保順軍節度使大中祥符八年斯囉立文法聚衆數十萬請討平夏以自效上以戎人多詐或生他變命閭文質監涇原軍曹瑋知秦州兼兩路沿邊安撫使以備之明道初卽授斯囉寧遠大將軍愛州團練使授通哥歸化將軍已而通哥爲亂囚斯囉置牢中出收不附已者守牢人間出之斯囉集兵殺通哥徙居青唐景祐中以斯囉爲保順軍節度觀察留後數以奇計破元昊衆不敢窺其境寶元元年加保順軍節度使仍兼邈川大

當領時以元昊反累詔諭斯囉使背擊元昊以披其勢然終不能有大功後累加恩兼保順河西節度使洮涼兩州刺史又加階勛檢校官功臣食邑治平二年冬斯囉死年六十九其子董氈嗣

董氈母曰喬氏斯囉三妻也董氈自九歲請朝命爲會州刺史其二妻皆李立遵女生瞎氈及磨氈角李氏寵衰斥爲尼置郭州其子結母黨李巴全竊載其母奔宗哥磨氈角因撫有其衆累奉貢歷授思州團練使卒所部立其子瞎撒欺丁嘉祐三年命欺丁爲順州刺史瞎氈居龍谷亦屢通貢授澄州團練使先卒子木征居河

宋史新編卷五十九

韋

史

州母弟瞎吳叱歸銀川斯囉地既分董氈最彊獨有河北之地其國大抵吐蕃遺俗也貢獻謂之般次自言不敢有貳則曰心由向漢云初斯囉死董氈嗣爲保順軍節度使檢校司空神宗卽位加大保進太傅熙寧元年封其母安康郡太君以其子蘭通比爲錦州刺史三年夏人寇環慶董氈乘虛入其境大克復賜璽書袍帶獎激之王韶旣定熙河其首領青宜結鬼章寇河州踏白城景思立死焉帝命邊臣招來之十年以鬼章及阿里骨皆爲刺史董氈貢方物改西平節度使方鬼章犯境請列帳訥兒溫及祿尊率部族叛附之旣來降又陰與

黃鼐通元豐初詔知岷州神謬集酋長斬之以妻女田產賜降將俞龍呵四年王師討夏嘗其兵董鼐由常樂郡公進封武威郡王鬼章阿里骨党令支皆團練使心牟欽鼐阿星李叱臘欽爲刺史知邈川事力固不足與夏人抗但欲解散其謀而已故終不能大有功哲宗立加檢校太尉未幾卒蘭通比已死養子阿里骨嗣阿里骨本丁蘭人少從其母給事董鼐故養爲子元豐蘭州之戰最有功進至防禦使既嗣事遣使脩貢元祐元年爲河西軍節度使封寧塞郡公里骨頗峻刑詔飭諭之二年遂逼鬼章使率衆拒洮州羌結黨密者使所部怯陵來告里骨執法陵結黨密懼携妻孥南歸鬼章又使其子結吼齮入寇八月鬼章就擒檻送京師尋赦之授陪戎校尉居秦州聽招其子以自贖明年里骨奉表謝罪詔熙河無復出兵許貢奉如故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紹聖三年卒年五十七子瞎征嗣瞎征卽邦彪錢也紹聖四年爲河西軍節度使檢校司空寧塞郡公性嗜殺部曲睨貳大酋心牟欽鼐之屬有異志忌其季父蘇南党征雄勇多智共誣其謀逆瞎征殺之盡誅其黨獨錢羅結逃奔溪巴溫溪巴溫者董鼐疏族也錢羅結奉溪巴溫長子杓撈據溪哥城瞎征討

杓撈據溪羅結奔河州說王瞎以取青唐之策已而溪巴溫入溪哥城自稱王子元符二年七月瞎取邈川八月瞎征自青唐脫身來降欽鼐迎溪巴溫入青唐立木徑之子隴撈爲主九月瞎軍至青唐隴撈出降以邈川爲湟州青唐爲鄯州二酋雖降然其種人本無歸漢意議者謂不先修邈川以東城障而遽取青唐非計也青唐不可守者有四道險地遠聲援不相及一也羌若斷橋塞隘我雖有百萬之師倉卒不能進二也孤軍無援必生他變三也內地無糧可運難以久處四也官軍自會州還者皆憔悴衣屨穿決器仗不全羌視之有輕漢心旦夕必叛逾月欽鼐等果與青唐城中人相結謀復奪城山南諸羌亦叛瞎遣將破之殺結吼齮及欽鼐等九人青唐圍解而邈川益急夏人十萬助之總管王慤以死戰固守乃得免瞎棄青唐歸溪巴溫與其子溪踪羅撒據之朝諭請并棄邈川且謂董鼐無後隴撈乃木征之子哨廝囉嫡曾孫最親於是以隴撈爲河西軍節度使知鄯州封武威郡公充西蕃都護依府州折氏世世承襲尋賜姓名曰趙懷德其弟邦辟勿丁吼曰懷義爲鄯州團練使同知湟州加瞎征校尉太傅懷遠軍節度使三年三月懷德入見徽宗命輔臣問何以招致溪

巴鳳對曰磨如乳牛繫其子即母須來其母即子須來俟至岷州當遣人往諭使之歸漢遂與暗征俱還漢州溪賒羅撒謀襲殺懷德懷德奔河南暗征不自安求內徙詔居鄧州崇寧元年卒三年王厚復遣鄧語在厚傳懷德至京師拜感德軍節度使封安化郡王

趙思忠即暗氈之子本征也青唐族會迎居洮州欲立以復洮岷疊宕武勝軍諸羌秦州以其近邊逐之乃還河州後徙安江城弟暗吳叱別居銀川有鄰家山至和初補本族副軍主嘉祐中河州刺史王韶遣僧智圓往說之啖以厚利因隨以兵前後殺其老弱數千焚族帳

宋史新編卷九十九

七

萬數得腹心酋領十餘人又禽其妻子皆不殺遂以熙寧七年四月舉洮河二州來降賜以姓名拜榮州團練使封其母妻弟董合賜名繼忠補六宅副使結吳延征賜名濟忠暗吳叱曰紹忠巴氈角曰醇忠巴氈林曰存忠長子邦群勿丁呢曰從義次蓋呢曰秉義皆超拜官以思忠為秦州鈐轄不蒞事而乞上熙河羌部經略司以為不可詔以二州給地五十頃後遷合州防禦使卒贈鎮洮軍節度觀察留後

宋史新編卷一百九十九

宋史新編卷二百

列傳一百四十二終

明南京戶部主事蕭田柯維騏編

蠻夷

楚粵巴黔諸蠻椎髻跣足涉險如鶩所居依樹積叢林為固無君長以材力和雄勇於戰鬪至推刃父子兄弟先王禽獸視之謂之要服云後世版圖盡西南之疆而諸蠻錯處往往款附而州郡之然叛服無常時肆鈔略勞王師彼其趨悍之性易動於惡矧鎖撫者失其職而啓之釁哉是故善制御者不役其人不征其賦樹之酋長聊羈縻焉蓋服遠者先自近堂上不養曷瞻郊草曠

宋史新編卷一百

七

雲乎宋之失策莫神微為甚所爭蠻夷地槩與西夏震武諸城同何補中國之虛匱耶噫可鑒哉

西南溪峒諸蠻

梅山峒蠻

誠徽州蠻

南丹州蠻

撫水州蠻

廣源州蠻

黎峒蠻

環州蠻

西南諸夷

黎州諸蠻

敘州路蠻

威茂渝州蠻

黔涪施高徼外諸蠻

瀘州蠻

西南溪峒諸蠻皆盤瓠種周世其衆彌盛時為中國患宣王命方叔伐之其後服於楚秦昭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置黔中郡漢改為武陵建武中大為寇鈔遣馬援



等擊破之歷晉宋齊梁陳或叛或服隋置辰州唐置  
州溪州巫州敘州皆其地也唐季之亂蠻酋分據其地  
自署爲刺史晉天福中馬希範承繼父業據有湖南時  
蠻酋保聚依山阻江殆十餘萬至唐行逢時數出寇邊  
逼辰永二州殺掠民畜無寧歲末太祖既下荆湖擇  
人爲蠻黨所伏者得秦再雄擢爲辰州刺史予一州租  
賦再雄訓練土兵得三千人皆能披甲渡水歷山飛壘  
捷如猿猴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諭旨莫不風靡  
各得降表以聞太祖大喜改辰州圖練使再雄盡瘁邊  
圉五州連袤數千里不增一兵不益帑庾終太祖世邊  
境無患其後諸州多歸順者太平興國八年錦溪敘富  
四州蠻相率詣辰州言願比內郡租稅不許咸平五  
年夔州路轉運使丁謂言溪蠻入界實邊頓省饋餉臣  
觀自昔和戎安邊未有境外轉糧給我戍兵者先是中  
國嚴盟禁故蠻人數擾上詢知其詳乃詔諭丁謂傳告  
厚蠻感悅因相與盟約不爲寇鈔名只約者衆殺之且曰  
天子濟我以食鹽我願輸與兵食自是邊戢有三年之  
積初益州軍亂議者恐緣江下峽乃集施黔高溪蠻豪  
子弟捍禦羣蠻因熟漢路寇掠而歸丁謂等至卽召與  
盟令還漢口六年有生蠻違約謂遣兵擒獲六百餘人

奪還漢口四百餘人焚其室廬皆震懼伏罪謂乃置尖  
木砦施州界以控扼之自是寇鈔始息邊溪峒田民得  
耕種大中祥符元年夔州路言五團蠻嘯聚謀劫高州  
欲令暗利若援之上以蠻夷自相攻不許發兵六年辰  
州溪峒都指揮使魏進武率山徭數寇城砦朝廷不欲  
發兵窮討降詔招諭七年進武詣吏請罪天禧二年知  
辰州錢絳等入下溪州破砦斬蠻六十餘人刺史彭  
儒猛亡入山林執其子仕漢等赴闕儒猛自訴求歸詔  
辰州召與歃血要盟遣之富州刺史向通漢上五溪地  
理圖願留京師上嘉之特授檢校太傅本州防禦使還  
賜疆土署其子光澤等三班職名通漢再表欲留京師  
不允乃爲光澤等求內地監臨從之三年通漢卒以其  
子光憲知州事其後光澤不爲親族所容上表納土上  
察其意不許初北江蠻酋最六者曰彭氏世有溪州州  
有三曰上中下溪又有龍賜天賜忠順保靜感化永順  
州六懿安遠新給富來寧南順高州十一總二十州皆  
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督主十九州皆隸焉謂  
之誓下州將承襲都督主率羣酋合議子孫若弟姪親  
黨之當立者具州名移辰州爲保證申鈐轄司以聞乃  
賜敕告印符受命者隔江北望拜謝州有押案副使及

校吏聽自補置彭氏自九殊文勇儒猛相繼為下溪州刺史至仕漢為殿直留西京後輒遁歸天聖初以狀曰廣州自言父老兄亡潛歸本道願放還家屬詔徙其家京師舍以官第未幾儒猛言仕漢逃歸誘羣蠻為亂遣別子仕端等殺之朝廷嘉其忠降詔獎諭時儒猛為檢校尚書右僕射特遷左僕射又以仕端為檢校國子祭酒知溶州彭氏有文綰者知中彭州即忠順州也三年儒猛攻殺文綰其子儒索率其黨九十二人來歸補儒索復州都知兵馬使餘官為粟給五年儒猛死仕端命知下溪州明道初仕端死復命弟仕義為刺史累遷檢

宋史新編卷五

四

校尚書右僕射自九殊至仕義五世矣仕義有子師寶景祐中知忠順州慶曆四年以罪絕其奉貢蓋自咸平以來始聽二十州納貢歲有常賜蠻人以為利有罪則絕之其後師寶數自訴請知上溪州皇祐二年始從其請朝貢如故既而師寶妻為仕義取去師寶忿恚至和二年與其子知龍賜州師黨舉族趨辰州告其父之惡將起為亂於是知辰州宋守信等議率兵討伐以師寶為鄉導兵至而仕義遁入他峒不可得俘其孥及銅柱而官軍戰死者十六七守信等皆坐貶自是蠻獠數入寇鈔邊吏不能制朝廷姑欲無事間遣吏諭旨許以改

自歸嘉祐二年仕義乃歸所掠兵丁械甲率蠻衆七百飲血就降辰州亦還其孥及銅柱時師寶已死遣師黨歸知龍賜州戒勿殺自是仕義歲奉職貢然黠鰲數盜邊熙寧三年為其子師綵所弑師綵專為恭虐其兄師晏攻殺之并誅其黨納誓表于朝乃命師晏襲州事五年詔進為下溪州刺史賜母妻封邑章惇經制南北江湖北提點刑獄李平招納師晏誓下州峒蠻張景謂等各以其地歸版籍師晏遂降詔修築下溪州城并置砦於茶灘南岸賜新城名會溪新砦名黔安成以兵隸辰州出租賦如漢民遣師晏詣闕授禮賓副使京東州

宋史新編卷五

五

都監官其下六十有四人是時天子方用兵以威四夷湖北提點刑獄趙鼎言峽州峒首刻剝亡虔蠻衆願內屬辰州布衣張翹亦上書言南北江利害遂以章惇察訪湖北經制蠻事而南江之舒氏北江之彭氏梅山之蘇氏誠州之楊氏相繼納土初立城砦使之比內地為王民北江彭氏已見前南江諸蠻自辰州達于長沙邵陽各有溪峒曰敘曰峽曰中勝曰元則舒氏居之曰獎曰錦曰懿曰晃則田氏居之曰富曰鶴曰保順曰天賜曰古則向氏居之皆受朝命張翹言南江諸蠻雖有十

六州之地惟富峽敘僅有千戶願先招富峽二州俾納

土則餘州自歸并及彭師晏之孱弱皆可郡縣詔下  
廣州劉策商度策請如翹言熙寧五年以石鑑爲湖北  
鈴轄兼知辰州且助章惇經制明年富州向世等來歸  
順獨田氏有元猛者頗桀驁難制時數侵奪舒向二  
族地惇進兵破懿州南江州峒悉平遂置沅州以懿州  
新城爲治所尋又置誠州元祐初傅堯俞王巖叟言沅  
誠州初建以來設官屯兵布列皆縣募役人調戍兵費  
鉅萬公私騷然荆湖南路爲之空竭又自廣西融州初  
開道路達誠州增置潯江等堡其地無所有湖廣移賦  
以給一方民不安業願樹酌廢置朝廷以沅州建置至  
是十五年蠻情安習已久但廢誠州爲渠陽軍而沅州  
仍爲郡云旣而諸蠻復叛朝廷方務休息痛懲邀功生  
事詔諭湖南北及廣西路曰國家疆理四海務在柔遠  
撫治之邊臣邀功獻議初通融州道路侵逼峒穴致生  
疑懼朝廷知其無用旋即廢罷邊吏失於撫遏遂爾扇  
搖其叛酋竝免追討諸路所開道路初置堡砦並廢自  
後五溪郡縣舉而不問崇寧以來開邊拓土之議復熾  
於是安化上三州及諸酋各願納土輸貢賦又令廣西  
招納左右江四百五十餘峒宜和士議者以爲招致熟

荒獲武請吏竭金帛縉絮以啗其欲捐高爵厚奉以後  
其心開辟荒蕪草創城邑張皇事勢僥倖賞恩入版圖  
者存虛名充府庫者亡實利不毛之地旣不可耕狼子  
野心頑冥莫革建築之後西南夷獫狁交寇而溪峒子蠻  
亦復跳梁士卒死於干戈官吏沒於王事肝腦塗地往  
往有之以此知納土之議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所由生  
也乃詔悉廢所置州郡其餘諸蠻自乾興以來或叛或  
服其類不一有蠻獠者居山谷間其山自衡州常寧縣  
屬于桂陽郴連賀韶四州環紆千餘里蠻居其中不事  
賦役謂之徭人慶曆三年出桂陽藍山縣華陰峒害巡  
檢李延祚都監張克明事聞權楊敞提點刑獄督攻討  
事久之不克遂詔招撫始於湖南置安撫司四年冬知  
潭州劉沆招降二千餘人五年春餘黨唐和等復內寇  
詔沆等便宜從事沆檄楊敞等八路入討覆蕩巢穴然  
唐和等猶未平是冬復入寇殺將校沆敗坐黜以劉夔  
代沆爲安撫使夔言唐和等寢爲邊患願以詔書招安  
就補溪峒首領詔可是時湖湘騷動兵不得息明年夏  
仁宗謂輔臣曰官軍久戍南方夏秋之交瘴癘爲虐其  
本太醫定方和藥遣使給之唐和之屢寇也朝廷初議  
討除招安二策旣而以知桂陽監宋守信奏大發兵討

之其眾果懼遁入郴州黃莽山由趙峒轉寇英韶州依山自保是冬帝聞士卒暴露復諭執政密戒主帥安恤七年唐和遣其子執要領詣官自言願貸糶米居所保峒中時楊政復爲湖南鈴轄詔趨韶州山下與廣南東西轉運使共告諭之使以兵械上官質其親屬詔補唐和盤知諒等五人爲峒主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知諒等蓋唐和黨也至冬其眾悉降紹興六年知鼎州張巖言事宜詔荆湖北路帥司相度帥司是齎議言營田四州舊置弓弩手練習武事散居邊境平居事耕作緩急備戰守靖康調援河東全軍陷沒今辰沅澧靖等州乏兵防守竊慮蠻夷生變叵測若將四州弓弩手減元額定爲三千五百人分處要害量給土田以所餘閒田募人耕作歲收其租其於邊防財賦兩得其便詔從之二十四年禽楊正修及其弟正拱鞠治斬之初正修侍其父再興入覲獻還省民疆土遂命以官建炎後與弟正拱率九十國峒峒人出武岡軍縱火殺掠民財爲亂紹興間潭州帥司嘗招徠之後復作亂屢抗官軍至是伏誅乾道元年宜章峒賊李金陷郴州焚桂陽軍州將棄城遁世忠峒李昂督耆率壯丁禦賊民恃以安湖南提舉常平鄒丙請發

潭軍討平之三年靖州界峒人姚明敏等作亂詔劉黻駐劄明樞選將率精銳千人會屯戍官合擊之十一月南郊禮成詔緣邊溪峒反側逃竄者並加寬宥能復業者罪一切置不問互市如故承聽其便守臣常加撫問以稱綏遠之意六年盧陽西獺獠楊添朝寇邊知沅州孫叔傑調兵數千討之敗績死者十七八初峒人與省戶交爭殺二人死叔傑輒出兵破其十三棚奪還所侵地於是峒人相結爲亂宰臣虞允文奏曰蠻夷爲變皆守臣貪功所致今峒人仇視守臣若更去叔傑量遣官軍示以兵威徐與盟誓自可平定帝允其奏俾葉行代叔傑遂招降之八年孝宗問左右曰靖隸湖北今聞仰給廣西何也趙雄對曰靖州本溪峒神宗時初爲誠州元祐間廢尋復爲軍徽宗朝始改靖州與桂府爲鄰故今廣西給其金穀之費近歲漕司匱乏乃責辦諸州以故不能如約宜復舊制俾廣西漕臣如期饋運靖州也戍官兵聽守臣節制於事爲便帝從之十年四月全州上言本州密邇溪峒山徑非止一途遊民惡少之棄本者商旅之避征稅者盜賊之亡命者往往由之以入萃爲淵藪交相鼓扇深爲邊患爲今計者宜徙開地巡檢兵及分遣士卒屯諸溪谷山徑間俾湖南北廣西帥

顯其役庶幾事權有歸號令可行也嘉定元年郴州黑風峒徭人羅世傳寇邊飛虎統制邊寧戰沒江西湖南驚擾知隆興趙希澤知潭州史彌堅共招降之二年李元礪羅孟二寇江西攻破龍泉縣李再興戰敗死之江州駐劄都統制趙選亦戰死其後命工部侍郎王居安知豫章擒獲之溪峒略平七年臣僚上言辰沅靖三州之地多接溪峒其居內地者謂之省民熟戶山徭峒丁乃居外爲捍蔽其初匿處詳密立法行事悉有定制峒丁等皆計口給田多寡闊狹疆畔井井擅鬻者有禁私易者有罰一夫歲輸租三斗無他餘役故皆樂爲之困

邊陲有警衆庶雲集爭負弩矢前驅出萬死不顧比年防禁日弛山徭峒丁得私售田田之歸於民者常賦外復輸稅公家因資之以爲利故護不加省而山徭峒丁之常租仍虛掛版籍責其償益急往往不能聊生反寄命徭人或導其入寇爲害滋甚宜救湖廣監司檄諸郡俾循舊制毋廢庶邊境綏靖而遠人獲安也  
梅山峒蠻舊不與中國通其地東接潭南接邵其西則辰其北則鼎澧而梅山居其中開寶以來往往寇掠邊界招諭不聽太宗討平之嘉祐末湖南轉運副使范子奇奏蠻恃險爲邊患宜臣屬而郡縣之熙寧五年乃詔

招納等招納等道喬執中知全州而大田諸蠻納款遂徵諭開梅山蠻徭爭開道路以待得其地東起寧鄉縣司徒嶺西抵邵陽白沙砦北界益陽四里河南止湘鄉佛子嶺籍其民得主客萬四千八百九戶萬九千八十九丁田二十六萬四百三十六畝均定其稅築武陽開峽二城詔以山地置新化縣并二城隸邵州

誠徽州唐溪峒州宋初楊氏居之號十峒首領以其族姓散羣州峒太平興國中首領楊蘊始內附楊通寶始入貢命爲誠州刺史元豐三年知邵州關杞請於徽誠則融嶺擇要害地築城砦以絕邊患從之元祐二年廢誠州爲渠陽軍有楊晟臺者乘間寇文村堡知渠陽軍胡田措置亡術蠻結西融州蠻砦栗仁催往來兩路爲民患朝廷方務省事廢堡砦徹戍守而以其地予蠻乃復以渠陽爲誠州擇授土官崇寧初改誠州爲靖州南丹州蠻亦溪峒之別種也地與宜州及西南夷接壤開寶以來酋帥莫洪誓始求內附歲入貢雍熙四年洪替族人知寶隆鎮莫淮閩誘羣蠻爲寇知宜州侯汀失於備禦坐免官詔諭安土厚生保境延世或尚志於陸梁當盡勸其族類自是不復爲寇洪誓卒其弟洪皓襲稱刺史洪皓卒長子淮勅襲父任俄爲弟淮汕攻南丹

州淮勅帥屬來奔真宗詔宣州賜開田資給之後淮迪  
老自言願傳其子世漸仁宗從之以淮迪爲懷遠大將  
軍致仕世漸爲刺史檢校工部尚書又以故事補親黨  
數十人爲檢校官世漸死命其子公帳襲之有世忍者  
亦淮迪子也初率其屬人內附治平初逃歸攻殺公帳  
奪其地自首請於朝廷願授刺史如其請神宗時徭賊  
殺人世忍執以獻大軍討安化世忍獻弓矢自言願世  
世爲外臣脩葺不懈遷至檢校戶部尚書世忍死子公  
佞襲大觀元年廣西經略使王祖道以公佞相命擒而  
殺之改南丹爲觀州以都巡檢劉惟忠守之詳見祖道

宋史新編卷三

七

傳公佞之死人以爲冤其弟公晟結溪峒圖報復連歲  
攻圍觀州惟忠中傷死繼以黃璘亦以疾告罷其後遂  
棄而不守高宗謂朱勝非曰前日用事之臣貪功生事  
公爲欺罔其實勞民費財使遠俗不安也又用廣南經  
略安撫使劉彥適言以公晟知南丹州兼溪峒都巡檢  
使提舉盜賊公事紹興二十四年公晟始貢馬率諸蠻  
來歸遂以延沈襲公晟職是年廣西經略安撫使呂愿  
中諭降諸蠻三十一種皆爲羈縻州縣云後延廩延甚  
延廩相繼襲職知南丹州事嘉泰五年襲延廩職者其  
子光熙也

撫水州在宜州南有縣四曰撫水曰京水曰多逢曰古  
勞唐隸黔南酋皆蒙姓同出有上中下三房及北退一  
鎮民則有區廖潘吳四姓亦種水田採魚其保聚山險  
者雖有畬田收粟甚少但以藥箭射生取鳥獸盡即徙  
他處地曰帚洞五十里至前村川原稍平合五百餘家  
夾龍江居種稻似湖湘中有樓屋戰棚衛以竹柵卽其  
酋所居善爲箭中者信宿死得邕州藥解之卽活雍熙  
以來叛服無常咸平四年酋蒙瑛等來納兵器毒箭誓  
不復犯邊祥符末復叛數入寇詔招撫猶拒命帝以轉  
運使俞獻可請詔曹克明爲宜融等州都巡檢安撫使

宋史新編卷三

七

王文慶等爲都監上意其道險難進師第令設方略撫  
之二人請便宜掩擊乃領兵徑入運破之追斬殆盡克  
明等知其窮蹙乃曉諭恩信許以改過於是酋蒙承貴  
等面縛詣軍自首歃血立誓自言奴山推倒龍江西流  
不敢復叛克明等師還宜州蠻人納器甲凡五千數顧  
遷還漢地者七百餘口詔分置廣西及荊湖州軍給以  
田糧凡立功使臣將士遷補賜資者千八百人承貴因  
請改州縣名以固歸順之意詔以撫水州爲安化州撫  
水縣爲歸仁縣京水縣爲長寧縣寶元元年其黨復以  
寇融宜州至殺運糧官吏踰年乃平慶曆嘉祐中



方物入貢熙寧初土人羅世念等復構亂大發兵討之明年世念等出降各拜官崇寧二年其酋蒙光有為寇未幾以三州一鎮戶口六萬一千來上乾道以後宜州蠻莫才都等安化蠻蒙光漸等往往猖獗或討平或招降又有融州屬蠻大丘峒首領楊光朝等至和後請內附皆納之而王祖道開邊諸蠻納土隸黔南所謂平州者初亦屬融州紹興三年廣南東西路宣撫使明瑤請罷平觀二州從之觀州即南丹州事見前篇

廣源州蠻在邕州鬱江之源地產黃金丹砂俗椎髻左衽輕死好亂其先首領韋黃周儂四姓相劫掠唐經略

宋史新編卷五

五

使徐申厚撫之黃氏納質而十三部二十九州蠻皆定自交趾據安南廣源號羈縻州實服役於交趾有儂全福者知儂猶州其弟存祿知萬涯州妻弟儂當道知武勒州全福殺存祿當道奔有其地交趾執以歸其妻阿儂遂嫁商人生子名智高因冒儂姓母又嫁特磨道漢夏卿父之智高復與其母出據儂猶州建國曰大曆交趾擒智高釋其罪使知廣源州又以雷火頻婆四洞及思浪州附益之居四年內父交趾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年景瑞皇祐中來貢不納智高遂招納亡命與儂州進士黃瑋黃師宓及其黨儂建侯儂志忠等謀大

寇一夕焚巢穴給其衆曰積聚已盡無以為生計窮矣當據邕州據廣州以自王否則皆死四年四月率衆五千沿鬱江東下破邕州執知州陳珙及司戶參軍孔宗旦廣西都監張立害之僭號仁惠皇帝改年啓曆師宓以下皆稱中國官名是時天下久安兵起倉卒守將多棄城遁故智高所嚮得志相繼破橫青龔潯藤梧封康端九州害知封州曹觀知康州趙師旦及監押馬貴餘殺官吏甚衆進圍廣州五十七日不克解去繇清遠濟江擁婦女作樂行過張忠戰于白田忠死之去攻賀州不克夜害蔣偕于太平場九月庚申破昭州害王正倫

宋史新編卷五

五

等于館門十月破賓州復據邕州大將陳曙擊之敗績宣撫使狄青斬曙以徇未幾智高為青所敗焚城遁入大理事具青傳智高起幾年暴踐一方如行無人之境吏民不勝其毒朝廷為下赦令優除復百姓始得更生先是謠言農家種糴家收至是如其謠智高母有計謀攻陷城邑多用其策僭號皇太后性慘毒嗜小兒肉每食必殺小兒智高既敗入保特磨依儂夏卿收殘衆三千餘人習騎戰復欲入寇至和初余靖督兵入特磨掩襲之獲其母及智高弟智光子繼宗繼封檻至京師索欲殺蓋以誘智高或傳智高死乃悉棄市既而西川

智高未死然智高卒不出存亡莫可知僕氏又有  
宗自著知雷火洞稍桀黠嘉祐中嘗入寇後內屬久之  
知順安州而僕夏卿僕平僕亮亦自持磨來歸皆其族  
也治平中宗且棄其州內徙命為右千牛衛將軍廣源  
又為劉紀所據熙寧末王師下廣源得紀以州為順州  
元豐初還之語見交趾傳

有甲峒蠻者姓甲氏役屬交趾與李公蘊世為婚姻最  
為邊患蘇茂州蠻亦近邕州至和嘉祐中皆嘗擾邊

黎峒唐故瓊管之地在大海南其地有黎母山黎人居  
焉舊說五嶺之南人雜夷獠朱崖環海豪富兼并役屬

宋史新編卷三

未

貧弱婦人服緦縵績木皮為布陶土為釜器用瓠瓢  
飲石汁又有椒酒以安石榴花著甕中即成酒俗呼山  
嶺為黎居其間者號曰黎人其服屬州縣者為熟黎其  
居山峒無征徭者為生黎時出與郡人互市至和以來  
亦時犯邊乾道九年藥昌縣黎賊劫省民焚縣治為亂  
黎人王日存王承福陳顏招降之瓊管安撫司上其功  
得借補承節郎淳熙元年詔王日存子孫許襲職初三  
十六峒都統領王氏居化外世立邊功受封爵高宗朝  
瓊山民許益為亂王母黃氏撫諭諸峒無敢從亂者以  
功封宜人後黃氏年老無子請以其女襲封孝宗詔從

之十二年樂會縣白沙峒黎人王邦佐等率眾為亂被  
掠官軍保義郎陳升之撫降其眾俘獲林智福等十六  
年詔以大寧砦黃弼補承信郎彈壓本界黎峒瓊管司  
言弼沉毅有謀為遠近推服故用之弼宜人黃氏姪也  
嘉定中詔王宜人女吳氏襲封統領諸峒

環州蠻區氏州隸宜州羈縻領思恩都毫二縣有區希  
範者思恩人也狡黠頗知書舉進士試禮部後與其  
叔正辭應募從官軍討安化州叛蠻既而希範擊登聞  
鼓求錄用仁宗下其事宜州而知州馮仲巳言其妄編  
管全州正辭亦嘗自言功不報二人皆觖望希範後輒

宋史新編卷三

未

遁歸與正辭率其族人及白崖山酋蒙趕荔波峒蠻謀  
為亂將殺仲巳且曰若得廣西一方當建為大唐國乃  
擇日殺牛建壇場祭天神推蒙趕為帝正辭為奉天開  
基建國桂正希範為神武定國令公桂州牧又以區正  
績為宰相餘皆偽立名號補置四十餘人慶曆四年正  
月率眾五百破環州以環州為武城軍又破帶溪砦下  
鎮寧州及普義砦有眾一千五百宜州捉賊李德用擊  
卻之明年轉運使杜杞大引兵至環州誘趕等出降給  
與盟置曼陀羅花酒中飲者皆昏醉擒之後數日又得  
希範臨以賜諸蠻續其五

為圖傳於世餘黨悉平

西南諸夷漢牂牁郡地唐置豐珍莊琰播郎牂牁夷  
等州其地北距充州百五十里東距辰州二十四百里  
南距交州千五百里西距昆明九百里無城郭散居村  
落土熟多霖雨稻粟皆再熟無徭役隋大業末首領謝  
龍羽據其地勝兵數萬人唐末王建據西川由是不通  
中國後唐天成二年牂牁清州刺史宋朝化等來朝其  
後孟知祥據西川復不通朝貢乾德三年平孟昶五年  
知西南夷南寧州蕃落使龍彥珣等遂來貢詔授彥珣  
歸德將軍南寧州刺史蕃落使開寶四年彥珣卒子漢  
瑋嗣詔襲父職太平興國五年夷王龍瓊瑋遣子并諸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大

州蠻七百四十四人以方物名馬來貢六年保州刺史  
董奇死以其子紹重繼之雍熙二年夷王龍漢瑋自稱  
權南寧州事兼蕃落使遣牂牁諸州酋長來獻方物名  
馬并上蜀孟氏所給符印授漢瑋歸德將軍南寧州刺  
史其後夷王龍漢興龍漢瑋相繼遣使貢方物授漢瑋  
寧遠大將軍封歸化王景德四年西南蠻羅玘并都指  
揮使顏士龍等來貢士龍種落遐阻未嘗來朝今始至  
詔館餼賜予如高溪州大中祥符五年黎洞夷人互相  
殺害巡檢使發兵掩捕上聞而切責之曰蠻夷相攻許  
邊吏和斷安可擅發兵甲或致擾動即令有司更選可

任者代之是年晏州多剛縣夷人斗望等劫清井監殺  
羅洧借職平言大掠資畜知瀘州江安縣奉職文信領  
兵趨之遇害民皆驚擾走保戎州轉運使寇瑛上言斗  
望等屢為寇鈔恃寬赦不悛熙寧今請發嘉眉屯兵捕剪  
以震懼之六年九月詔王懷信為嘉眉戎瀘等州水陸  
都巡檢使康訓符承訓為都同巡檢使及發虎翼神虎  
等兵三千餘人令懷信與瑛商度進討瑛乃分兵合擊  
連破之七年正月又大敗之夷人震驚詣軍首服因殺  
三牲盟誓辭甚懇苦即犒以牢酒感悅而去嘉祐中鷄  
州亦遣人貢馬有董氏世知保州曰仲元者襲是州二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九

十餘年矣至是益州鈐轄司表其善拊蠻夷命為本州  
刺史鷄州保州皆西南邊地也又有夷在瀘州部亦西  
南邊地所部十州曰鞏曰定曰高曰奉曰清曰宋曰納  
曰晏曰投附曰長寧皆夷人居之依山險善寇掠清井  
監者在夷地中朝廷置吏領之以拊御夷衆或不得人  
往往生事皇祐中知益州田况奏夷衆連年為亂緣主  
者非其人請令轉運鈐轄司舉官為知監監押代還日  
時遷一資從之瀘州部舊領姚州廢已久有烏蠻王子  
得蓋者來居其地部族最盛數遣人詣官自言願得州  
名以長夷落嘉祐中因賜號姚州鑄印予之夔州路又

晉漆南二州夷頗盛疆皇祐初詔自今歲遣使存問雅  
州西山野川路蠻者亦西南夷別種有部落四十六唐  
以來皆爲羈縻州太平興國初首領馬令膜等來貢并  
上唐朝勅書告身凡七通咸賜冠帶其首領授以官  
黎州諸蠻凡十二種曰山後兩林蠻曰邛部川蠻曰風  
琶蠻曰保塞蠻曰三王蠻亦曰部落蠻曰西蕃蠻曰淨  
浪蠻曰白蠻曰烏蒙蠻曰阿宗蠻凡風琶兩林邛部皆  
謂之東蠻其餘小蠻各分隸焉夷俗尚鬼謂主祭者鬼  
主故其酋長號都鬼主開寶以後諸蠻遣使來貢其酋  
及使咸授以官邛部於諸蠻中最驕悍狡詭招集蕃漢

宋史新編卷三

三

亡命僥倖他種閉其道以專利曰大雲南蠻曰小雲南  
蠻即唐南詔今名大理國自有傳部落蠻有劉楊郝三  
姓孝宗時五部落蠻貢馬三百疋求內附詔許通互市  
却所貢後吐蕃青羌首領奴兒結等爲邊害十餘年制  
置使留正以計禽殺之盡殲其黨趙汝愚代爲制置使  
奴兒結弟三開復叛汝愚縣重賞以間羣蠻三開不能  
孤立以憂死汝愚以定青羌功加秩云

紋州三路蠻西北曰董蠻正西曰石門部東南曰南廣  
蠻董蠻在馬湖江右焚侯國也其酋董氏南廣蠻在叙  
州慶符縣大觀三年有夷酋羅承順楊光榮李世恭等

各以地內屬詔建茲純祥三州後皆廢石門蕃部與臨  
洮土羌接唐興播等十二州之地其人精悍善戰自  
馬湖南廣諸族皆畏之蓋古浪稽魯望諸部也

威州保霸蠻者唐保霸二州也天寶中所置後陷沒酋  
董氏世有其地與威州相錯因羈縻焉嘉祐熙寧中常  
請朝命政和初知成都龐恭孫建言開拓置官吏迺以  
保州地爲祺州霸州地爲亨州授其酋刺史團練使  
茂州諸部落蓋塗靜當直時飛宕恭等九州蠻也自推  
一人爲州將治其衆常詣茂州受約束茂州居羣蠻之  
中地不過數十里宋初無城隍惟植鹿角自固蠻乘夜

宋史新編卷三

三

屢入寇民甚苦之熙寧八年城茂州蠻以爲侵其地率  
衆奄至知州范百常擊走之既而合羣蠻復至相距七  
十日詔遣王中正將陝西兵來援入恭州宕州誅殺頗  
衆蠻遂降政和五年有直州將郭永壽陽延俊董承有  
等各以地內屬詔以永壽地建壽寧軍延俊承有地置  
延寧軍然與亨祺二州皆非扼控之所未幾皆廢

渝州蠻者古板楮七姓蠻唐南平僚也治平中熟夷李  
光吉梁秀等三族據其地各有衆數千家間以威勢脅  
誘漢戶有不從者屠之沒入土田官軍追捕輒遁去習  
以爲常密賂黠民規守令動靜稍築城堡繕器甲遠近

慶之熙寧三年轉運使孫固判官張詵使兵馬使馮儀  
并簡杜安行圖之以禍福開諭因進兵復賓化砦平蕩  
三族以其地賦民凡得租三萬五千石以賓化砦為隆  
化縣隸涪州建榮懿扶歡兩砦其外銅佛垣者隸渝州  
南川縣地皆膏腴自光吉等平他部族據有之朝廷因  
補其土人王才進充巡檢委之控扼才進死部族無所  
統數出盜邊朝廷命熊本討平之建為南平軍以渝州  
南川涪州隆化隸焉大觀二年木欒首領趙泰播州夷  
族楊光榮各以地內屬詔建泰播二州後皆廢

黔州涪州微外有西南夷部漢牂牁郡唐南寧州牂牁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昆明東謝南謝西趙充州諸蠻也宋初以來有龍蕃方  
蕃張蕃石蕃羅蕃者號五姓蕃皆常奉職貢受爵命熙  
寧之後諸族繼來龍蕃眾至四百人往返萬里神宗憫  
其勤詔五姓蕃五歲聽一貢人有定數無輒增及別立  
首領以息公私之擾命宋敏求編次諸國貢奉錄客省  
四方館撰儀皆著為式元豐中張蕃乞添貢奉人至三  
百詔不許故事蠻夷入貢雖交趾于闐之屬皆御前殿  
見之獨此諸蕃見於後殿蓋卑之也諸蕃部族數十獨  
五姓最著程氏韋氏比附五姓號西南七蕃云  
施州蠻者夔路微外熟夷蓋唐彭水蠻也咸平中施蠻

嘗入寇詔以鹽與之且許其以粟轉易蠻大悅自是不  
為邊患後因饑又以金銀倍償實質于官易粟官不能  
禁熙寧六年詔施州蠻以金銀質來者估實直如七年  
不贖則變易之著為令熊本經制清井事蠻酋田現等  
內附施黔比近蠻子弟精悍戰鬪捷朝廷嘗團結為  
忠義勝軍其後瀘州清井石泉蠻叛皆復其用  
高州蠻故夜郎也宋初其酋田仙以地內附賜名珍州  
拜為刺史仙以郡多火災請易今名大觀二年有駱解  
下上族納土復以珍州名云

瀘州西南微外古羌夷之地被邊十餘郡綿亘數千里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剛夷惡僚殆十萬計自治平之末訖于靖康大抵皆通  
互市奉職貢亦時有剽掠清水夷者羈縻十州五困蠻  
也雜種夷僚散居溪谷中慶曆初瀘州言管下溪峒十  
州有唐及本朝所賜州額今烏蠻王子得蓋居其地旁  
有舊姚州廢已久得蓋願得州名以長夷落詔復建姚  
州以得蓋為刺史得蓋死其子竊號羅氏鬼主鬼主死  
子僕刺襲其號漫弱不能令諸族烏蠻有二酋領曰晏  
子曰斧望箇恕晏子所居直長寧寧遠以南斧望箇恕  
所居直納溪江安以東皆僕夜諸部也二酋漫強大腹  
劫收州山外六姓及納溪二十四姓生夷夷弱小

宋史新編卷一百一十五  
熙寧七年六姓夷自消弁謀入寇命熊本  
備之景思正戰沒本將蜀兵募土丁及夷界黔州弩手  
以毒矢射賊賊驚潰於是山前後長寧等十郡八姓及  
武都夷皆內附提點刑獄范百祿作文誓之立石武寧  
若熊本言二酋桀黠不羈縻之則諸蠻未易服遂遣人  
說誘招納於是晏子斧望箇忽及僕夜皆願入貢受王  
命晏子未及命而死乃以箇忽知歸來州僕夜知姚州  
以箇忽之子乞弟晏子之子沙取祿路並為把截將西  
南夷部巡檢十年羅荷夷犯納溪若提點刑獄穆珣請  
加誅乃詔涇原副總管韓存寶擊之存寶召乞弟等擒  
所討蕩五十六村十三團蠻乞降願納土承賦租乃詔  
罷兵元豐元年乞弟率吳州夷合步騎六千至江安城  
下責平羅荷之賞數日乃引去知瀘州喬敘要欲與盟  
奏以乞弟襲歸來州刺史乞弟不肯出拜敘遣就賜之  
亦不見第令小蠻取敕以去喬敘因沙取祿路以賄招  
乞弟乃肯來三年盟于納溪蠻以為畏已益悖慢盟五  
日遂以衆圍羅箇牟族羅箇牟熊本所團結熟夷也王  
宣往救之宣與一軍皆沒事遂張馴召存寶授方略統  
三將立萬八千趨東川存寶怯懦不敢進乞弟遂款結  
存寶信之遂休兵于綿梓遂資間四年詔以

總管林廣代存寶按實追撓誅之林廣與南平熟夷  
尤襄同力討賊乞弟恐復送款帝以其前後反覆無真  
降意督廣進師廣遂破樂攻城至斗蒲村斬首二千五  
百級次落婆乞弟乃納降廣盛陳兵以受之對語良久  
乞弟疑有變引衆遁廣帥兵深入會大雨雪浹旬始次  
老人山山形劒立度黑崖至鴉飛不到山五年正月次  
歸來州天大塞然桂為薪軍士皆凍墮指留四口求乞  
弟不可得有密詔如已破其巢穴雖未得乞弟亦聽班  
師軍中皆呼萬歲乃以衆還捷書聞赦梓州路以歸來  
州地賜羅氏鬼主乞弟既失土窮甚往來諸蠻間無所  
依帝猶欲招來之會其死於是羅始党斗然斗更等諸  
酋請依十九姓團結新收生界八姓兩江夷族請依土  
姓團結皆為義軍從之自是瀘夷震懼不復為邊患遂  
取祿路死子驚弊承襲政和五年安州夷卜漏叛招討  
使趙適討平之事見趙適傳

宋史新編卷二百終



頌

文奎聚宿開祚精華湮消五季瀕噩一家十有六主  
德寡愆尤奔亡海島講筵弗休家傳內法而過漢書  
矧平理學兩代系當如山如河君子多福既而道衰  
舟湍霜木汴京汗牘富視石渠三朝兩朝四朝有書  
元豐付誰曾氏椽筆洪際淳熙九朝合一南渡長編  
王紀亦盡得失非真史奚以信勝國儒臣歐揭其選  
輯宋全編四百餘卷遙輦狄裔聲迹扶餘傳禪可汗  
遂斥其墟審吉造邦肅慎微外侵宋弁遼完顏用大

宋史新編附錄

凡歷二百相望僭吞豈惟隣壤盜我中原史流法弛  
正統無歸華夷有界大分已微

明興以來幾開史局纂要爰脩綱目載續達理制事古  
難其人紛出諸手組麗靡均文安著論文莊提綱吁  
哉前美承者未遑狀元家世太守名郎領鑒玄達適  
世翺翔入奉

清問一日起曹十有一閨韞玉林畢不目除目何損道  
心亟騰薦剡孰遏德音九冬有隙三餘暇時尺陰尺  
璧念茲在茲代樹萱蘇汎遊藝圃分漏分更心苦彌  
苦少治春秋微言隱故喟歎史經治世全務權衡一

宇般亂折平公穀可奪左氏可興六經而下遷史其

尤又歎司馬善學春秋考要之作功多於遷史材命  
世其然又然次第羣史隨世曲常研求宋簡未悉三  
長當勝國初於宋為近詞彥之宗凡抱碩蘊時政聖  
政寶典訓典博考旁搜可徵著撰策書大體焉支焉  
離或失則戾或失則遺能讀立索自許史才論世兩  
宋昭往詒來首之以紀邇甸系原兼錄制令以備王  
官次之以志彙附門分最詳象諱測應具存表專宰  
輔觀世汗隆宗室別述系在其中列傳之目重道崇  
儒叛人微利罔逃顯誅遼金國事收而夷之書名書

宋史新編附錄

字西夏同詞春秋之旨馬遷之文集敘鴻業開府餘  
芬漢臣三篋梁相五車羽陵嵩嶽綠字無涯新編之  
作因舊功崇趙家通典天地與終

歲舍壬子春分日葭蒼洲人鄭應旂謹書于寄寄齋

東坡新編附錄終

宋史新編後序

宋史新編者吾友柯奇純氏之所著也編成泰泉黃公既序於首矣乃授簡屬余敘諸後余惟史之難久矣非網羅千古兼備三長不足以綜覈前聞獨超往乘非窮居隱約謝絕世紛不足以專情探索一意編摩故古今稱司馬遷有良史才而史記一書乃於幽憤中得之柯子思遠而志弘識高而才敏少承學士竹巖公家學之傳妙年登第與父兄師友互相刮磨多其所自得者筮仕南司徒郎即乞疾引歸林臥三十餘年杜門劬書浮雲滌利而所學益大以肆讀宋

宋史新編後序

讀是史者

嘉靖三十六年歲次丁巳夏五月

賜進士出身南京禮部右侍郎前翰林院侍講學士掌

院事 春宮諭德同脩

國史會典同邑礪峰康大和撰

史慨其義例久精編次失當而宋遼金三史並列尤失春秋之義乃覃思發憤遠紹博稽釐複訂謬舉備補漏凡二十餘寒暑始克成編斯其志亦勤矣首本紀而次志表先道學而後循吏爲得其敘略細務而摯宏綱刊繁畧而存典實爲得其要論讀之詞直而不刻辯而不浮爲得其體其最大者尊宋之統附遼金爲外國傳尤爲得義例之精於是數百年之書一旦釐正視元人所修何啻千百其有功於史大矣向使柯子身不隱窮不久雖勤烈當有可觀必不能潛心大業卓見旁通以成茲典以此視彼其所得孰多

宋史新編後序 終



宋史新編二百卷 浙江孫仰曾家藏本

明柯維騏撰維騏字奇純莆田人嘉靖癸未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未任事而歸事迹具明史文苑傳史稱其家居三十載乃成是書沈德符敝帚軒剩語稱其作是書時至於發憤自官以專思慮可謂精勤之至凡成本紀十四卷志四十卷表四卷列傳一百四十二卷糾謬補遺亦頗有所考訂然托克托等作宋史其最無理者莫過於道學儒林之分傳其最有理者莫過於本紀終瀛國公而不錄二王及遼金兩朝各自爲史而不用島夷索虜互相附錄之例蓋古之聖賢亦不過儒者而已無所謂道學者也如以爲儒者有悖於道則悖道之人何必爲之立傳如以爲儒者雖不悖道而儒之名不足以盡道則孔子之詔子夏其誤示以取法乎下耶妄生分別徒滋門戶且太平御覽五百十卷中嘗引道學傳二條一爲樂鉅一爲孔總乃清淨棲逸之士襲其舊目亦屬未安此必宜改者也而維騏仍之至於元破臨安宋統已絕二王崎嶇海島建號於斷橋壞榜之間偷息於魚鼈鼉鼉之

窟此而以帝統歸之則淳維遠遁以後武庚構亂之初彼獨非夏商嫡冢神明之胄乎何以三代以來序正統者不及也他如遼起滑鹽金興肅慎並受天命跨有中原必似元經帝魏盡黜南朝固屬一偏若夫南北分史則李延壽之例雖朱子生於南宋其作通鑑綱目亦沿其舊軌未以爲非元人三史並修誠定論也而維騏強援蜀漢增以景炎祥興又以遼金二朝置之外國與西夏高麗同列又豈公論乎大綱之謬如是則區區補苴之功其亦不足道也已